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三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三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80·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82）

遼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進遼史表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鑒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聯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術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蹙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既邱墟史亦蕪茀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勑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聞見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爰暨旨下而儆聘行朝士賁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以中書右丞相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世中書右丞今平章政事臣賀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臣歐陽玄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奉命爲總裁官中書遴選儒臣宗文太監今兵部尚書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祕書著作佐郎臣徐昺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積藏集遐方之匯獻蒐羅剔抉删潤研劘紀志表傳勒成一代之書藏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覩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朝之綸綫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上塵天覽下情無任惭懼戰汗屏營之至臣脫脫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進遼史表

遼史目錄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三十卷
志三十一卷
表八卷
列傳四十六卷 凡一百一十六卷

本紀

遼史卷一
本紀第一
太祖上
遼史卷二
本紀第二
太祖下
遼史卷三
本紀第三
太宗上
遼史卷四
本紀第四
太宗下
遼史卷五
本紀第五
世宗
遼史卷六
本紀第六
穆宗上
遼史卷七
本紀第七
穆宗下
遼史卷八
本紀第八
景宗上
遼史卷九
本紀第九
景宗下
遼史卷十
本紀第十
聖宗一
遼史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聖宗二
遼史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聖宗三
遼史卷十三
本紀第十三
聖宗四
遼史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
聖宗五
遼史卷十五
本紀第十五
聖宗六

遼史卷十六
本紀第十六
聖宗七
遼史卷十七
本紀第十七
聖宗八
遼史卷十八
本紀第十八
興宗一
遼史卷十九
本紀第十九
興宗二
遼史卷二十
本紀第二十
興宗三
遼史卷二十一
本紀第二十一
道宗一
遼史卷二十二
本紀第二十二
道宗二
遼史卷二十三
本紀第二十三
道宗三
遼史卷二十四
本紀第二十四
道宗四
遼史卷二十五
本紀第二十五
道宗五
遼史卷二十六
本紀第二十六
道宗六
遼史卷二十七
本紀第二十七
天祚一
遼史卷二十八
本紀第二十八
天祚二
遼史卷二十九
本紀第二十九
天祚三
遼史卷三十
本紀第三十
天祚四
志
遼史卷三十一
志第一
營衛上
宮衛
遼史卷三十二
志第二

營衛中
捺鉢　部族上
遼史卷三十三
志第三
營衛下
部族下
遼史卷三十四
志第四
兵衛上
兵制
遼史卷三十五
志第五
兵衛中
御帳親軍　宮衛騎軍
大首領軍　衆部族軍
遼史卷三十六
志第六
兵衛下
五京都鄉丁　屬國軍
邊境戍兵
遼史卷三十七
志第七
地理一
上京道　邊防城
遼史卷三十八
志第八
地理二
東京道
遼史卷三十九
志第九
地理三
中京道
遼史卷四十
志第十
地理四
南京道
遼史卷四十一
志第十一
地理五
西京道
遼史卷四十二
志第十二
曆象上
大明曆元
遼史卷四十三
志第十三
曆象中
閏考　朔考上
遼史卷四十四
志第十四
曆象下
朔考下　象

刻漏　官星
遼史卷四十五
志第十五
百官一
北面上
遼史卷四十六
志第十六
百官二
北面下
遼史卷四十七
志第十七上
百官三
南面上
遼史卷四十八
志第十七下
百官四
南面下
遼史卷四十九
志第十八
禮一
吉儀
遼史卷五十
志第十九
禮二
凶儀
遼史卷五十一
志第二十
禮三
軍儀
禮四
賓儀
遼史卷五十二
志第二十一
禮五
嘉儀上
遼史卷五十三
志第二十二
禮六
嘉儀下
遼史卷五十四
志第二十三
樂
國樂　雅樂
大樂　散樂
鼓吹樂　橫吹樂
遼史卷五十五
志第二十四
儀衛一
國輿　漢輿
遼史卷五十六
志第二十五
儀衛二

國服 漢服
遼史卷五十七
志第二十六
儀衛三
符印
遼史卷五十八
志第二十七
儀衛四
國仗 渤海仗
漢仗 鹵簿儀仗總目
遼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
食貨上
遼史卷六十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下
遼史卷六十一
志第三十
刑法上
遼史卷六十二
志第三十一
刑法下
表
遼史卷六十三
表第一
世表
遼史卷六十四
表第二
皇子表
遼史卷六十五
表第三
公主表
遼史卷六十六
表第四
皇族表
遼史卷六十七
表第五
外戚表
遼史卷六十八
表第六
遊幸表
遼史卷六十九
表第七
部族表
遼史卷七十
表第八
屬國表
列傳
遼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太祖靖安皇后蕭氏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　世宗妃甄氏
穆宗皇后蕭氏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　興宗貴妃蕭氏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道宗惠妃蕭氏
天祚皇后蕭氏　天祚德妃蕭氏
天祚文妃蕭氏　天祚元妃蕭氏
遼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二
宗室
義宗倍 子平王隆先 晉王道隱　章肅皇帝李胡 子宋王喜隱
順宗濬　晉王敖盧斡
遼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
耶律曷魯　蕭敵魯 阿古只
耶律斜涅赤 老古 頗德　耶律欲穩
耶律海里
遼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
耶律敵剌　蕭痕篤
康默記 延壽　韓延徽 德樞 紹勳 紹芳 資讓
韓知古 匡嗣 德源 德凝
遼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五
耶律覿烈 羽之　耶律鐸臻 古 突呂不
王郁　耶律圖魯窘
遼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
耶律解里　耶律拔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魯不古
趙延壽　高模翰
趙思溫　耶律漚里思
張礪
遼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七
耶律屋質　耶律吼 何魯不
耶律安摶　耶律洼
耶律頹昱　耶律撻烈
遼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八
耶律夷臘葛　蕭海瓈
蕭護思　蕭思溫
蕭繼先
遼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九
室昉　耶律賢適
女里　郭襲
耶律阿沒里
遼史卷八十
列傳第十

張儉　邢抱朴
馬德臣　蕭朴
耶律八哥

遼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十一
耶律室魯 歐里斯　王繼忠
蕭孝忠　陳昭袞
蕭合卓

遼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德威 滌魯 制心　耶律勃古哲
蕭陽阿　武白
蕭常哥　耶律虎古 磨魯古

遼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十三
耶律休哥 馬哥　耶律斜軫
耶律奚低　耶律學古 烏不呂

遼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十四
耶律沙　耶律抹只
蕭幹 討古　耶律善補
耶律海里

遼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　蕭觀音奴
耶律題子　耶律諧理
耶律奴瓜　蕭柳
高勳　奚和朔奴
蕭塔烈葛　耶律撒合

遼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十六
耶律合住　劉景
劉六符　耶律褭履
牛溫舒　杜防
蕭和尚 特末　耶律合里只
耶律頗的

遼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撒八 孝先 孝友　蕭蒲奴
耶律蒲古　夏行美

遼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十八
蕭敵烈 拔剌　耶律盆奴
蕭排押 恒德 匹敵　耶律資忠
耶律瑤質　耶律弘古
高正　耶律的琭
大康乂

遼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十九
耶律庶成 庶箴 蒲魯　楊皙
耶律韓留　楊佶
耶律和尚

遼史卷九十
列傳第二十
蕭阿剌　耶律義先 弟信先
蕭陶隗　蕭塔剌葛
耶律敵祿
遼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耶律韓八　耶律唐古
蕭朮哲 姪藥師奴　耶律玦
耶律僕里篤
遼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蕭奪剌　蕭普達
耶律侯哂　耶律古昱
耶律獨攧　蕭韓家
蕭烏野
遼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蕭惠　蕭迂魯 鐸盧斡
蕭圖玉　耶律鐸軫
遼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耶律化哥　耶律斡臘
耶律速撒　蕭阿魯帶
耶律那也　耶律何魯掃古
耶律世貢
遼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耶律弘古　耶律馬六
蕭滴冽　耶律適祿
耶律陳家奴　耶律特麼
耶律仙童　蕭素颯
耶律大悲奴
遼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 撻不也　耶律良
蕭韓家奴　蕭德
蕭惟信　蕭樂音奴
耶律敵烈　姚景行
耶律阿思
遼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耶律斡特剌　孩里
竇景庸　耶律引吉
楊績　趙徽
王觀　耶律喜孫
遼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蕭兀納　耶律儼
劉伸　耶律胡呂
遼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蕭巖壽　耶律撒剌
蕭速撒　耶律撻不也
蕭撻不也　蕭忽古
耶律石柳
遼史卷一百
列傳第三十
耶律棠古　蕭得里底
蕭酬斡　耶律章奴
耶律朮者
遼史卷一百一
列傳第三十一
蕭陶蘇斡　耶律阿息保
蕭乙薛　蕭胡篤
遼史卷一百二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　李處溫
張琳　耶律余覩
遼史卷一百三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上
蕭韓家奴　李澣
遼史卷一百四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王鼎　耶律昭
劉輝　耶律孟簡
耶律谷欲
遼史卷一百五
列傳第三十五
能吏
大公鼎　蕭文
馬人望　耶律鐸魯斡
楊遵勗　王棠
遼史卷一百六
列傳第三十六
卓行
蕭札剌　耶律官奴
蕭蒲離不
遼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三十七
列女
邢簡妻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　耶律朮者妻
耶律中妻
遼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三十八
方技
直魯古　王白
魏璘　耶律敵魯
耶律乙不哥
遼史卷一百九
列傳第三十九

伶官
羅衣輕
宦官
王繼恩　趙安仁
遼史卷一百一十
列傳第四十
姦臣上
耶律乙辛　張孝傑
耶律燕哥　蕭十三
遼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姦臣下
蕭余里也　耶律合魯
蕭得裏特　蕭訛都斡
蕭達魯古　耶律塔不也
蕭圖古辭
遼史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逆臣上
轄底 迭里特　察割
重元 涅魯古　婁國　滑哥
遼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逆臣中
蕭翰　耶律牒蠟
耶律朗　耶律劉哥 盆都
耶律海思　耶律敵獵
蕭革
遼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逆臣下
蕭胡覩　蕭迭里得
古迭　耶律撒剌竹
奚回離保　蕭特烈
遼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外紀
高麗　西夏
遼史卷一百一十六
國語解第四十六
國語解

遼史目錄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一

太祖上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皇帝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簡獻皇后異之鞠爲己子常匿於別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雖齠齔言必及世務時伯父當國疑輒咨焉既長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斤爲撻馬狘沙里時小黃室韋不附太祖以計降之伐越兀及烏古六奚比沙狘諸部克之國人號阿主沙里唐天復元年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爲本部夷離堇專征討遂破室韋于厥及奚帥轄剌哥俘獲甚衆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離堇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萬伐河東河北攻下九郡獲生口九萬五千駝馬牛羊不可勝紀九月城龍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開教寺明年春伐女直下之獲其戶三百九月復攻下河東懷遠等軍冬十月引軍略至薊北俘獲以還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爲奚迭剌部分十三縣遂拜太祖于越總知軍國事明年歲甲子三月廣龍化州之東城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七月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爲兄弟及進兵擊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明年二月復擊劉仁恭還襲山北奚破之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書幣衣帶珍玩來聘十一月遣偏師討奚霫諸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曷魯等勸進太祖三讓從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設壇于如迂王集會堝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立皇后蕭氏北宰相蕭轄剌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庚子詔皇族承遙輦氏九帳爲第十帳二月戊午以從弟迭栗底爲迭烈府夷離堇是月征黑車子室韋降其八部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爲帝國號梁遣使來告劉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衆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冬十月乙巳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御正殿受百官及諸國使朝辛巳始置惕隱典族屬以皇弟撒剌爲之河東李克用子存勗襲位遣使弔慰夏五月癸酉詔撒剌討烏丸黑車子室韋秋八月壬子幽州進合歡瓜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樓築長城於鎮東海口遣輕兵取吐渾叛入室韋者

三年春正月幸遼東二月丁酉朔梁遣郎公遠來聘三月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爲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討之命皇弟舍利素夷離堇蕭敵魯以兵會守文於北淖口進至橫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因名北淖口爲會盟口夏四月乙卯詔左僕射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功德五月甲申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冬十月己巳遣鷹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西北嗢娘改部族進輓車人

四年秋七月戊子朔以后兄蕭敵魯爲北府宰相后族爲相自此始冬十月烏馬山奚庫支及查剌底鋤勃德等叛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丙申上親征西部奚奚阻險叛服不常數招諭弗聽是役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於是盡有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三月次灤河刻石紀功復略地薊州夏四月壬申遣人使梁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謀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實上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爲誓而赦其罪出剌葛爲迭剌部夷離堇封粘睦姑爲晉國夫人秋七月壬午朔斜離底泊諸蕃使來貢八月甲子劉守光僭號幽州稱燕冬十月戊午置鐵冶十一月壬午

遣人使梁

六年春正月以化哥爲惕隱二月戊午親征劉守光三月至自幽州夏四月梁郢王友珪弑父自立秋七月丙午親征朮不姑降之俘獲以數萬計命弟剌葛分兵攻平州八月壬辰上次恩德山皇子李胡生冬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甲申遣人使梁致祭壬辰還次北阿魯山聞諸弟以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濼是日燔柴翼日次七渡河諸弟各遣人謝罪上猶矜憐許以自新是歲以兵討兩冶以所獲僧崇文等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以用兵免朝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甲寅王師次赤水城弟剌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馬以將軍耶律樂姑轄剌僅阿鉢爲御解兵器肅侍衛以受之因加慰諭剌葛等引退上復數遣使撫慰二月甲戌朔梁均王友貞討殺其兄友珪嗣立三月癸丑次蘆水弟迭剌哥圖爲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而至紿稱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尙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而剌葛引其衆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皇太后陰遣人諭令避去會弭姑乃懷里陽言車駕且至其衆驚潰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剌葛遣其黨寅底石引兵徑趨行宮焚其輜重廬帳縱兵大殺皇后急遣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上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爲意諸將請急追之上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旣切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盡以先所獲貨畜分賜將士留夷离畢直里姑總政務夏四月戊寅北追剌葛己卯次彌里聞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至達里淀選輕騎追及培只河盡獲其黨輜重生口先遣室韋及吐渾酋長拔剌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路命北宰相迪里古爲先鋒進擊之剌葛率兵逆戰迪里古以輕兵薄之其弟遏古只臨陣射數十人斃衆莫敢前相拒至晡衆乃潰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車乘廬帳而去前遇拔剌迪里姑等伏發合擊遂大敗之剌葛奔潰遺其所奪神帳於路上見而拜奠之所獲生口盡縱歸本土其黨厙古只磨朵皆面縛請罪師次札堵河大雨暴漲五月癸丑遣北宰相迪輦率騎先渡甲寅奏擒剌葛涅里袞阿鉢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實魯寅底石自剄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剌葛涅里袞阿鉢詣行在以槀索自縛牽羊望拜上還至大嶺時大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爲食孳畜道斃者十七八物價十倍器服寶貨委棄於楚里河狼藉數百里因更剌葛名暴里丙寅至庫里以靑牛白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馬二千三百分賜大小鶻軍六月辛巳至榆嶺以轄賴縣人掃古非法殘民磔之甲申上登都庵山撫其先奇首可汗遺跡徘徊顧瞻而興歎焉閱獄官涅离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命誅之壬辰次狼河獲逆黨雅里彌里生瘞之銅河南軌下放所俘還多爲于骨里所掠上怒引輕騎馳擊復遣驍將分道追襲盡獲其衆幷掠者庚子次阿敦濼以養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黨六千各以輕重論刑于厥掠生口者三十餘人亦俾贖其罪放歸本部至石嶺西詔收回軍乏食所棄兵仗召北府兵驗而還之以夷离菫涅里袞附諸弟爲叛不忍顯戮命自投崖而死秋八月己卯幸龍眉宮轘逆黨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賜有功將校所掠珍寶孳畜還主亡其本物者命責償其家不能償者賜以其部曲九月壬戌上發自西樓冬十月庚午駐赤崖戊寅和州回鶻來貢癸未乙室府人迪里古迷骨离部人特里以從逆誅詔羣臣分決滯訟以韓知古錄其事只里姑掌捕亡十一月祠木葉山還次昭烏山省風俗見高年議朝政定吉凶儀十二月戊子燔柴于遼花濼

八年春正月甲辰以曷魯爲迭剌部夷离菫忽烈爲惕隱于骨里部人特离敏執逆黨怖胡亞里只等十七人來獻上親鞫之辭多連宗室及有脅從者乃杖殺首惡怖胡餘並原釋于越率懶之子化哥屢蓄姦謀上每優容之而反覆不悛召父老羣臣正其罪幷其子戮之分其財以給衛士有司所鞫逆黨三百餘人獄旣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復生賜宴一日隨其平生之好使爲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刑首惡剌葛其次迭剌哥上猶弟之不忍寘法杖而釋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爲剌葛所使皆釋其罪

前于越赫底里子解里剌葛妻轄剌已實預逆謀命皆絞殺之寅底石妻涅離脅從安端妻粘睦姑嘗有忠告竝免因謂左右曰諸弟性雖敏黠而蓄姦稔惡嘗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兇狠谿壑可塞而貪黷無厭求人之失雖小而可恕謂重如泰山身行不義雖入大惡謂輕於鴻毛昵比羣小謀及婦人同惡相濟以危國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北宰相實魯妻餘盧覩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從于叛逆未寘之法而病死此天誅也解里自幼與朕常同寢食眷遇之厚冠於宗屬亦與其父背大恩而從不軌茲可恕乎秋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餘人罪狀皆棄市上歎曰致人于死豈朕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塗炭生民剽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冬十月甲子朔建開皇殿於明王樓基

九年春正月烏古部叛討平之夏六月幽州軍校齊行本舉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請降詔授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名兀欲給其廩食數日亡去幽帥周德威納之及詔索之德威語不遜乃議南征冬十月戊申釣魚于鴨淥江新羅遣使貢方物高麗遣使進寶劍吳越王錢鏐遣滕彥休來貢是歲君基太一神數見詔圖其像

神冊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龍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魯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丙申羣臣及諸屬國築壇州東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冊初闕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壇側滿林曰冊聖林三月丙辰以迭烈部夷离堇曷魯為阿盧朵里于越百僚進秩頒賚有差賜酺三日立子倍為皇太子夏四月乙酉朔晉幽州節度使盧國用來降以為幽州兵馬留後甲辰梁遣郎公遠來賀六月庚寅吳越王遣滕彥休來貢秋七月壬申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其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仗器服九十餘萬寶貨駝馬牛羊不可勝算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奇塚南冬十月癸未朔乘勝而東十一月攻蔚新武嬀儒五州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遂改武州為歸化州嬀州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討司選有功者領之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譟乘之不踰時而破時梁及吳越二使皆在焉詔引環城觀之因賜滕彥休名曰述呂十二月收山北八軍

二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來降進攻其城刺史安金全遁以文進部將劉殷為刺史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于居庸關之西合戰於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殺李嗣本之子武八以后弟阿骨只為統軍實魯為先鋒東出關略燕趙不遇敵而還己未于骨里叛命室魯以兵討之夏四月壬午圍幽州不克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氣如烟火狀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師留曷魯盧國用守之剌葛與其子賽保里叛入幽州秋八月李存勗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曷魯等以兵少而還

三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為大內惕隱命攻雲州及西南諸部二月達旦國來聘癸亥城皇都以禮部尚書康默記充版築使梁遣使來聘晉吳越渤海高麗回鶻阻卜党項及幽鎮定魏潞等州各遣使來貢夏四月乙巳皇弟迭烈哥謀叛事覺知有罪當誅預為營壙而諸戚請免上素惡其弟寅底石妻涅里袞乃曰涅里袞能代其死則從涅里袞自縊壙中并以奴女古叛人曷魯只生瘞其中遂赦迭烈哥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秋七月乙酉于越曷魯薨上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贈賻有加冬十二月庚子朔幸遼陽故城辛丑北府宰相蕭敵魯薨戊午以于越曷魯弟汙里軫為迭烈部夷离堇蕭阿古只為北府宰相甲子皇孫隈欲生

遼史卷一

遼史卷一考證

太祖紀上太祖字阿保機德祖皇帝長子〇臣長發按北庭雜記太祖父諱釋魯遼史不載

三年二月丁酉朔梁遣郎公遠來聘〇臣長發按資治通鑑梁開平元年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二年五月契丹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册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書是契丹聘梁二年中遼有二使遼史不書此特書梁遣郎公遠來聘是梁之專使非報使也修史者各自尊其本國故凡書聘之例皆如此

七年春正月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〇臣人龍按五代新史唐莊宗本紀十年十月王如幽州劉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於太原考天祐十年即遼太祖之七年也晉王拔幽州事在七年十月殺守光在次年之春正月此書擒守光于七年之春正月與五代史不符

神册元年春二月大赦建元〇臣浩按舊史不記保機建元事自耶律德光方記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〇臣長發按資治通鑑契丹主阿保機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注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蔚州恐當作朔州據此則遼史書朔州可正通鑑之誤

遼史卷一考證

遼史卷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

太祖下

四年春正月丙申射虎東山二月丙寅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爲東平郡置防禦使夏五月庚辰至自東平郡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九月征烏古部道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病間復還軍中冬十月丙午次烏古部天大風雪兵不能進上禱于天俄頃而霽命皇太子將先鋒軍進擊破之俘獲生口萬四千二百牛馬車乘廬帳器物二十餘萬自是舉部來附

五年春正月乙丑始製契丹大字夏五月丙寅吳越王復遣滕彥休貢犀角珊瑚授官以遣庚辰有龍見于拽剌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內府閏六月丁卯以皇弟蘇爲惕隱康默記爲夷离畢秋八月己未朔党項諸部叛辛未上親征九月己丑朔梁遣郎公遠來聘壬寅大字成詔頒行之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堇汙里軫等略地雲內天德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節度使宋瑤降賜弓矢鞍馬旗鼓更其軍曰應天甲戌班師宋瑤復叛丙子拔其城擒宋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十二月己未師還

六年春正月丙午以皇弟蘇爲南府宰相迭里爲惕隱南府宰相自諸弟構亂府之名族多罹其禍故其位久虛以鎋得部轄得里只里古攝之府中數請擇任宗室上以舊制不可輒變請不已乃告于宗廟而後授之宗室爲南府宰相自此始夏五月丙戌朔詔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及詔長吏四孟月詢民利病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癸丑朔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內附丙子上率大軍入居庸關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十餘城俘其民徙內地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衆來朝上呼郁爲子賞賚甚厚而徙其衆于潢水之南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康默記攻長蘆晉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養子都囚其父自稱留後癸亥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癸酉刺史李嗣弼以城降乙亥存勖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存勖引兵趨望都遇我軍秃餒五千騎圍之存勖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却存勖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存勖至幽州遣二百騎躡我軍後我軍反擊悉擒之己卯還次檀州幽人來襲擊走之擒其裨將詔徙檀順民于東平瀋州

天贊元年春二月庚申復徇幽薊地癸酉詔改元赦軍前殊死以下夏四月甲寅攻薊州戊午拔之擒刺史胡瓊以盧國用涅魯古典軍民事壬戌大饗軍士癸亥李存勖圍鎮州張文禮求援命郎君迭烈將軍康末怛往擊敗之殺其將李嗣昭辛未攻石城縣拔之五月丁未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遣人奉表來謝六月遣鷹軍擊西南諸部以所獲賜貧民冬十月甲子以薦霞的爲北府宰相分迭剌部爲二院斜涅赤爲北院夷离堇綰思爲南院夷离堇詔分北大濃兀爲二部立兩節度使以統之十一月壬寅命皇子堯骨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略地薊北

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三月戊寅軍于箭笴山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誅其黨三百人沉之狗河置奚墮瑰部以勃魯恩權總其事夏四月己酉梁遣使來聘吳越王遣使來貢癸丑命堯骨攻幽州迭剌部夷离堇覿烈徇山西地庚申堯骨軍幽州東節度使符存審遣人出戰敗之擒其將裴信父子閏月庚辰堯骨抵鎮州壬午拔曲陽丙戌下北平是月晉王李存勖即皇帝位國號唐五月戊午堯骨師還癸亥大饗軍士賞賚有差六月辛丑波斯國來貢秋七月前北府宰相蕭阿古只及王郁徇地燕趙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卯唐兵滅梁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夏五月丙午以惕隱迭里爲南院夷离堇是月徙薊州民實遼州地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六月乙酉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及二宰相諸部頭等詔曰上天降監惠及烝民聖主明王萬載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統羣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機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

行人情大附舛訛歸正遐邇無愆可謂大含溟海安納泰山矣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憲章斯在胤嗣何憂升降有期去來在我良籌聖會自有契於天人衆國羣王豈可化其凡骨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値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聞詔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日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等部詔皇太子監國大元帥堯骨從行秋七月辛亥曷剌等擊素昆那山東部族破之八月乙酉至烏孤山以鵝祭天甲午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以麃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庚子拜日于蹛林丙午遣騎攻阻卜南府宰相蘇南院夷离堇迭里略地西南乙卯蘇等獻俘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癸亥大食國來貢甲子詔礱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諸蕃部次業得思山以赤牛靑馬祭天地回鶻霸里遣使來貢冬十月丙寅朔獵寓樂山獲野獸數千以充軍食丁卯軍于霸離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十一月乙未朔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射虎于烏剌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餘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皆給

四年春正月壬寅以捷報皇后皇太子二月丙寅大元帥堯骨略党項丁卯皇后遣康末怛問起居進御服酒膳乙亥蕭阿古只略燕趙還進牙旗兵仗辛卯堯骨獻党項俘三月丙申饗軍于水精山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子迎謁於札里河癸酉回鶻烏母主可汗遣使貢謝五月甲寅淸暑室韋北陘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冬十月丁卯唐以滅梁來告卽遣使報聘庚辰日本國來貢辛巳高麗國來貢十一月丁酉幸安國寺飯僧赦京師囚縱五坊鷹鶻己酉新羅國來貢十二月乙亥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皆從閏月壬辰祠木葉山壬寅以靑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天顯元年春正月己未白氣貫日庚申拔扶餘城誅其守將丙寅命惕隱安端前北府宰相蕭阿古只等將萬騎爲先鋒遇諲譔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大元帥堯骨南府宰相蘇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是夜圍忽汗城己巳諲譔請降庚午駐軍于忽汗城南辛未諲譔素服稾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上優禮而釋之甲戌詔諭渤海郡縣丙子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爲邏卒所害丁丑諲譔復叛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諲譔請罪馬前詔以兵衛諲譔及族屬以出祭告天地復還軍中二月庚寅安邊鄚頡南海定理等府洎諸道節度刺史來朝慰勞遣之以所獲器幣諸物賜將士壬辰以靑牛白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顯以平渤海遣使報唐甲午復幸忽汗城閱府庫物賜從臣有差以奚部長勃魯恩王郁自回鶻新羅吐蕃党項室韋沙陀烏古等從征有功優加賞賚丙午改渤海國爲東丹忽汗城爲天福冊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爲左大相渤海老相爲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賢爲左次相耶律羽之爲右次相赦其國內殊死以下丁未高麗濊貊鐵驪靺鞨來貢三月戊午遣夷离堇康默記左僕射韓延徽攻長嶺府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宮己巳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叛遣安端討之丁丑三府平壬午安端獻俘誅安邊府叛帥二人癸未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師以大諲譔舉族行夏四月丁亥朔次撒手山辛卯人皇王率東丹國僚屬辭是月唐養子李嗣源反郭存謙弑其主存勗嗣源遂卽位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復叛大元帥堯骨討之六月丁酉二府平丙午次愼州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秋七月丙辰鐵州刺史衛鈞反乙丑堯骨攻拔鐵州庚午東丹國左大相迭剌卒辛未衛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賜諲譔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天贊三年上所謂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壬午皇后稱制權決軍國事八月辛卯康默記等攻下長嶺府甲午皇后奉梓宮西還壬寅堯骨討平諸州奔赴行在乙巳人皇王倍繼至九月壬戌南府宰相蘇薨丁卯梓宮至皇都權殯于子城西北己巳上諡昇天皇帝廟號太祖冬

十月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十一月丙寅殺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
郎君耶律匹魯等二年八月丁酉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
以奉陵寢統和二十六年七月進謚大聖大明天皇帝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
謚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建昇天
殿于此而以扶餘為黃龍府云

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
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為契穴地為牢讓阻午而不肯自
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頦領頦領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是為肅
祖肅祖生薩剌德嘗與黃室韋挑戰矢貫數札是為懿祖懿祖生勻德實始教
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
鼓鑄是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為契丹遙輦氏之夷离堇執其政柄德祖之
弟述瀾北征于厥室韋南略易定奚霫始興板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
已有廣土眾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
海西至于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
未有能非之者剌葛安端之亂太祖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舊史
扶餘之變亦異矣夫

遼史卷二

遼史卷二考證

太祖紀下神冊六年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兵馬內附○臣長發按五代新史亦云郁新州防禦使惟資治通鑑則云郁新州團練使

天贊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夏五月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臣長發按通鑑所書是年契丹寇晉無虛月兵在渤海亦有月分可考乃遼史僅于正月書略地燕南于五月書渤海殺刺史掠民以是知修史者遺漏之多也

遼史卷二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三

太宗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
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為瑞及長貌嚴重而性寬仁
軍國之務多所取決天贊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尋詔統六軍南徇地明年
下平州獲趙思溫張崇回破箭笴山胡遜奚諸部悉降復以兵掠鎮定所至皆
堅壁不敢戰師次幽州符存審拒于州南縱兵擊大破之擒裨將裴信等數
十人及從太祖破于厥里諸部定河壖党項下山西諸鎮取回鶻單于城東平
渤海破達盧古部東西萬里所向皆有功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
事明年秋治祖陵畢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羣臣請于后曰皇子大元帥
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即皇帝位癸亥謁太祖廟丙寅行柴冊
禮戊辰還都壬申御宣政殿羣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大赦有司請改元不許
十二月庚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應天皇太后立妃蕭氏為皇后禮
畢閱近侍班局辛巳諸道將帥辭歸鎮己丑祀天地庚寅遣使諭諸國辛卯閱
羣牧于近郊戊戌女直遣使來貢壬寅謁太祖廟甲辰閱旗鼓客省諸局官屬
丁未詔選遙輦氏九帳子弟可任官者

三年春正月己酉閱北剋兵籍庚戌閱南剋兵籍丁巳閱皮室拽剌墨離三軍
己未黃龍府羅涅河女直達盧古來貢庚午以王郁為興國軍節度使守中書
令二月幸長濼己亥惕隱涅里袞進白狼辛丑達盧古來貢三月乙卯東蒐癸
亥獵羖攊山乙丑獵松山唐義武軍節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主出師
討之使來乞援命奚禿里鐵剌往救之四月戊寅東巡己卯祭麃鹿神丁亥於
獵所縱公私取羽毛革木之材甲午取箭材赤山丙申獵三山鐵剌敗唐將王
宴球于定州唐兵大集鐵剌請益師辛丑命惕隱涅里袞都統查剌赴之五月
丙午建天膳堂獵索剌山戊申至自獵丁卯命林牙突呂不討烏古部己巳女
直來貢六月己卯行瑟瑟禮秋七月丁未突呂不獻討烏古捷壬子王都奏唐
兵破定州鐵剌死之涅里袞查剌等數十人被執上以出師非時甚悔之厚賜
戰歿將校之家庚午有事于太祖廟八月丙子突厥來貢庚辰詔建應天皇太
后誕聖碑于儀坤州九月己卯突呂不遣人獻討烏古俘癸未詔分賜羣臣己
丑幸人皇王倍第庚寅遣人使唐辛卯再幸人皇王第癸巳有司請以上生日
為天授節皇太后生日為永寧節冬十月癸卯朔以永寧節上率羣臣上壽於
延和宮己酉謁太祖廟唐遣使遺玉笛甲子天授節上御五鸞殿受羣臣及諸
國使賀十一月丙子鼻骨德來貢辛丑自將伐唐十二月癸卯祭天地庚戌聞
唐主復遣使來聘上問左右皆曰唐數遣使來實畏威也未可輕舉觀釁而動
可也上然之甲寅次杏堝唐使至遂班師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遣耶律羽之遷
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
贍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為南京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宴羣臣及諸國使觀俳優角觝戲己卯如瓜埚二月庚戌
閱遙輦氏戶籍三月甲午望祀羣神夏四月辛亥至自瓜埚壬子謁太祖廟癸
丑謁太祖行宮甲寅幸天城軍謁祖陵辛酉人皇王倍來朝癸亥錄囚五月癸
酉謁二祖殿宴羣臣女直來貢戊子射柳于太祖行宮癸巳行瑟瑟禮六月丙
午突呂不獻烏古俘戊申分賜將士己酉西巡己未選輕騎數千獵近山癸亥
駐蹕涼陘秋七月庚辰觀市曲赦繫囚甲午祠太祖而東八月辛丑至涼陘謁
太祖廟癸卯自幸人皇王第己酉謁太祖廟九月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葉山
己卯行再生禮癸巳至南京冬十月壬寅幸人皇王第宴羣臣甲辰幸諸營閱
軍籍庚戌以雲中郡縣未下大閱六軍甲子詔皇弟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
之未附者十一月丙寅朔以出師告天地丁卯餞皇弟李胡于西郊壬申命大
內惕隱告出師于太祖行宮甲申觀漁三义口十二月戊申女直來貢戊午至
自南京

五年春正月庚午皇弟李胡拔寰州捷至甲午朝皇太后二月己亥詔修南京
癸卯李胡還自雲中朝于行在丙午以先所俘渤海戶賜李胡丙辰上與人皇

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書，命書于前以觀之。辛酉，召羣臣議軍國事。三月丙寅，朝皇太后。丁卯，皇弟李胡請赦宗室舍利郎君以罪繫獄者，詔從之。己巳，幸皇叔安端第。辛未，人皇王獻白紵。乙亥，冊皇弟李胡爲壽昌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壬午，以龍化州節度使劉居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酉，宴人皇王僚屬便殿。庚寅，駕發南京。夏四月乙未，詔人皇王先赴祖陵謁太祖廟。丙辰，會祖陵。人皇王歸國。五月戊辰，詔修褒潭離宮。乙酉，謁太祖廟。己亥，射柳于行在。乙卯，如沿柳湖。丁巳，拜太祖御容于明殿。己未，敵烈德來貢。秋九月壬申，烏古來貢。戊子，薦時果于太祖廟。八月丁酉，以大聖皇帝、皇后宴寢之所號日月宮，因建日月碑。丙午，如九層臺。九月己卯，詔舍利普寧撫慰人皇王。庚辰，詔置人皇王儀衛。丁亥，至自九層臺，謁及祖廟。冬十月戊戌，遣使賜人皇王胙。癸卯，建太祖聖功碑于如廷正集會堝。甲辰，人皇王進玉笛。十一月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

六年春正月甲子，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乙丑，敵烈德來貢。丁卯，如南京。三月辛未，召大臣議軍國事。丁亥，人皇王倍妃蕭氏率其國僚屬來見。夏四月己酉，唐遣使來聘。是月，置中臺省于南京。五月乙丑，祠木葉山。乙亥，至自南京。壬午，謁太祖陵。閏月庚寅，射柳于近郊。六月壬申，如涼陘。壬午，烏古來貢。秋七月丁亥，女直來貢。己酉，命將校以兵南略。壬子，薦時果于太祖廟。東幸。八月庚申，皇子述律生，告太祖廟。辛巳，鼻骨德來貢。九月甲午，詔修京城。冬十月丁丑，鐵驪來貢。十一月乙酉，唐遣使來聘。十二月甲寅朔，祭太祖廟。丙辰，遣人以詔賜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

七年春正月壬辰，征西將軍課里遣拽剌鐸括奏軍事。己亥，唐遣使來聘。癸卯，遣人使唐。戊申，祠木葉山。二月壬申，拽剌迪里使吳越還，吳越王遣使從獻寶器。復遣使持幣往報之。三月己丑，林牙迪离畢指斥乘輿，囚之。丁未，遣使諸國。戊申，上率羣臣朝于皇太后。夏四月甲戌，唐遣使來聘，致人皇王倍書。己卯，女直來貢。五月壬午朔，幸祖州，謁太祖陵。六月戊辰，御製太祖建國碑。戊寅，烏古、敵烈德來貢。庚辰，觀角觝戲。秋七月辛巳朔，賜中外官吏物有差。癸未，賜高年布帛。丙戌，召羣臣耆老議政。壬辰，唐遣使遺紅牙笙。癸巳，使復至，懼報定州之役也。壬寅，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遣人進時果。丁未，薦新于太祖廟。八月壬戌，捕鵝于沿柳湖，風雨暴至，舟覆，溺死者六十餘人，命存恤其家，識以爲戒。戊辰，林牙迪离畢逸囚，復獲而鞫之，知其事本誣構，釋之。九月庚子，阻卜來貢。冬十月乙卯，唐遣使來聘。己巳，遣使雲中。十一月丁亥，遣使存問梅里國。丁未，阻卜貢海東青鶻三十連。十二月辛亥，以叛人泥离袞家口分賜羣臣。丁巳，西狩，駐蹕平地松林。

八年春正月戊子，女直來貢。庚子，命皇太弟李胡、左威衛上將軍撒割率兵伐党項。癸卯，上親餞之。二月辛亥，吐谷渾、阻卜來貢。乙卯，剋實魯使唐還，以附獻物分賜羣臣。三月辛卯，皇太弟討党項勝還，宴勞之。丙申，唐遣使請罷征党項兵，上以戰捷及党項已聽命報之。夏四月戊午，党項來貢。五月己丑，獵揭牛山。惕隱迪輦所乘內廄騧馬斃，因賜名其山曰騧山。戊戌，如沿柳湖。六月甲寅，阻卜來貢。甲子，回鶻阿薩蘭來貢。秋七月戊寅，行納后禮。癸未，皇子提离古生。丁亥，鐵驪、女直、阻卜來貢。冬十月乙巳，阻卜來貢。丙午，至自沿柳湖。辛亥，唐遣使來聘。己未，遣拔剌使唐。辛未，烏古、吐會閔來貢。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于唐及人皇王倍。是月，唐主嗣源殂，子從厚立。十二月丁卯，党項來貢。

九年春正月癸酉，漁于土河。丙申，党項貢駝鹿。己亥，南京進白麞。閏月戊午，唐遣使告哀，即日遣弔祭。壬戌，東幸。女直來貢。二月壬申，祠木葉山。戊寅，葬太皇太后于德陵。前二日，發喪于菆塗殿，上具衰服以送，後追諡宣簡皇后，詔建碑于陵。三月癸卯，女直來貢。夏四月，唐李從珂弒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書請討。五月甲辰，如沿柳湖。癸丑，女直來貢。大星晝隕。六月己巳朔，鼻骨德來貢。辛未，唐李從厚謝弔祭所遣使初至闕。秋八月壬午，自將南伐。乙酉，拽剌解里手接飛鴈，上異之，因以祭天地。九月庚子，西南星隕如雨。乙卯，次雲州。丁巳，拔河陰。冬十月丁亥，略地靈丘，父老進牛酒犒師。十一月辛丑，圍武州之陽城。壬寅，陽城降。癸卯，徒只城降，括所俘丁壯籍于軍。十二月壬辰，皇子阿鉢撒葛里生。皇后不豫。是月，駐蹕百湖之西南。

十年春正月戊申，皇后崩于行在。二月戊寅，百僚請加追謚，不許。辛巳，宰相煌里衰謀南奔，事覺，執之。三月戊午，党項來貢。夏四月，吐谷渾酋長退欲德率衆內附。丙戌，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帳並爲國舅，以蕭緬思爲尙父領之。己丑，錄囚。五月甲午朔，始製服行后喪。丙午，葬于奉陵。上自製文謚曰彰德皇后。癸丑，以舍利王庭鶚爲龍化州節度使。六月乙丑，吐渾來貢。辛未，幸品不里淀。秋七月乙卯，獵南赤山。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聖皇帝、應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顧左右曰：「昔與父母兄弟聚觀于此，歲時未幾，今我獨來！」悲歎不已。乃自製文題于壁，以極追感之意。讀者悲之。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濼。遣拽剌化哥、窟魯里、阿魯掃姑等捉生敵境。

十一年春正月，鉤魚于土河。庚申，如潢河。三月庚寅朔，女直來貢。夏四月庚申，謁祖陵。戊辰，還都，謁太祖廟。辛未，燕民之復業者，陳汴州事宜。癸酉，女直諸部來貢。癸未，賜回鶻使衣有差。五月戊戌，清暑沿柳湖。六月戊午朔，鼻骨德來貢。乙酉，吐谷渾來貢。秋七月辛卯，烏古來貢。壬辰，猪剌輾公主率三河烏古來朝。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李從珂弒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己未，遣蕭轄里報河東師期。丙寅，吐谷渾來貢。庚午，自將以援敬瑭。九月癸巳，有飛鶩自墜而死，南府夷离菫曷魯恩得之以獻，卜之，吉。上曰：「此從珂自滅之兆也。」丁酉，入鴈門。戊戌，次忻州，祀天地。己亥，次太原。庚子，遣使諭敬瑭曰：「朕興師遠來，當即與卿破賊。」會唐將高行周、符彥卿以兵來拒，遂勒兵陳于太原。及戰，佯爲之却。唐將張敬達、楊光遠又陳于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夷离菫的魯與戰死之。敬瑭率官屬來見，上執手撫慰之。癸卯，圍晉安。甲辰，以的魯子徒离骨嗣爲夷离菫，仍以父字爲名，以旌其忠。南宰相鶻离底、奚監軍寅你已將軍陪阿臨陳退懦，上召切責之。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幸其府。敬瑭與妻李率其親屬捧觴上壽。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而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苑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知此有備，皆逗遛不進。從珂遂將精騎三萬出次河橋，親督諸軍，然知其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賜坐，上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土，世爲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冊命。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爲大晉皇帝。自戊戌至戊申，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於西有兵至。命惕隱迪輦洼拒之。敬達在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灌馬糞屑木以飼馬，馬飢，至自相啖其騣尾，死則以充食。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閏月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爲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丙寅，祀天地以告成功。庚午，偵騎蕭酷古只奏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于川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耽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命南宰相解領、鶻离底、奚監軍寅你已、將軍陪阿先還。壬申，惕隱洼、林牙迪离畢來獻俘。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爲父子，以白貂裘一、廄馬二十、戰馬千二百餞之，命迪离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辛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詔收其士卒戰歿者瘞之汾水上，以爲京觀。晉命桑維翰爲文紀上功德。十二月乙酉朔，遣近侍捷魯存問晉帝。丙戌，以晉安所獲分賜將校。戊子，遣使馳奏皇太后及報諸道師還。庚寅，發太原。辛卯，聞晉帝入洛，遣郎君解里德撫問。壬辰，次細河，閱降將趙德鈞父子兵馬。戊戌，次鴈門，以沙太保所部兵分隸諸將。庚戌，幸應州。癸丑，唐大同、彰國、振武三節度使迎見，留之不遣。

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次堆子口。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閉城拒命，遣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辛酉，射鬼箭于雲州北。壬戌，祀天地。癸亥，遣國舅安端發奚西部民各還本土。丙寅，皇太后遣侍衛實魯趣行。是夕，率

輕騎先進。丁丑。皇子述律迎謁于濼河。告功太祖行宮。戊寅。朝于皇太后。進珍玩爲壽。二月丁亥。以軍前所獲俘叛入幽州者皆斬之。壬寅。詔諸部休養士卒。癸卯。晉遣唐所掠郎君刺哥。文班吏蕭解里還朝。三月庚申。晉遣使來貢。丁卯。晉天雄軍節度使苑延廣滑遣人請內附。不納。己巳。遣郎君的烈古。梅里迭烈使晉。壬午。晉使及諸國使來見。夏四月甲申。地震。幸平地松林。觀潢水源。五月甲寅。幸頻蹕淀。壬申。御開皇殿。六月甲申。晉遣戶部尚書聶延祚等請上尊號。及歸雁門以北與幽薊之地。仍歲貢帛三十萬疋。詔不許。庚戌。侍中列率言苑延廣叛晉。引兵南向。秋七月辛亥朔。詔諸部治兵甲。癸丑。幸懷州。謁奉陵。甲子。晉遣使來告苑延廣反。庚午。遣耶律裹古皇使晉議軍事。八月癸未。晉遣使復請上尊號。不許。庚寅。晉及太原劉知遠南唐李昇各遣使來貢。庚子。晉遣使以都汴及范延廣降來告。九月壬子。鼻骨德來貢。庚申。遣直里古使晉及南唐。癸亥。尤不姑女直來貢。辛未。遣使高麗鐵驪。癸酉。回鶻來貢。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寧節。晉及回鶻燉煌諸國皆遣使來賀。壬午。詔回鶻使胡离只阿剌保問其風俗。丁亥。諸國使還。就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國。十一月己未。遣使求醫于晉。丁卯。鐵驪來貢。十二月甲申。東幸。祠木葉山。癸丑。晉來。

遼史卷二

遼史卷三考證

太宗紀上天顯元年人皇王倍率羣臣請于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臣浩按資治通鑑。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臣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臣知其意。爭執德光轡。遂立之。據此。則太宗之立。由于后意。乃遼史云人皇王倍率羣臣請于后而立之。恐非事實。

三年王郁遣人以定州來歸唐主出師討之使來乞援命奚禿里鐵刺往救之鐵刺敗唐將王晏球于定州王都奏唐兵破定州鐵刺死之○臣宗楷按鐵刺。資治通鑑作禿餒。死在四年。而遼史併書于三年定州之戰下。

九月庚寅遣人使唐○臣長發按資治通鑑。閏六月。契丹遣梅老鞋里等入貢。遼史則遣人在于九月。夫六月正在戰爭。未必即爲通使。當以九月爲是。

十一年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遣趙瑩求救上白太后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臣浩按資治通鑑。石敬瑭遣間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維翰草表。據此。則桑維翰草表求救于契丹。未嘗親往告急。晉高祖本紀及桑維翰傳。並無石敬瑭遣維翰如契丹告急事。

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爲大晉皇帝○臣浩按資治通鑑及五代新史。皆無先封晉王事。

十二年九月遣直里古使晉及南唐○臣長發按通鑑綱目。五月。吳與契丹通使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即是役也。蓋遼使至江南。知昪已僭位。故不書吳而直書南唐耳。

遼史卷三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四

太宗下

會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晉及諸國遣使來賀晉使且言已命和凝撰聖德神
功碑戊辰遣人使晉二月壬午室韋進白麃戊子鐵驪來貢丁酉獵松山戊戌
幸遼河東丙申上思人皇王遣惕隱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宮丁未詔增晉使所
經供億戶三月壬戌將東幸三剋言農務方興請減輜重促還期從之丙寅女
直來貢癸酉東幸夏四月戊寅朔如南京甲申女直來貢乙酉幸溫泉己丑還
宮朝于皇太后丁酉女直貢弓矢己亥西南邊大詳穩耶律魯不古奏党項捷
五月甲寅晉復遣使請上尊號從之六月丙子朔吐谷渾及女直來貢辛卯南
唐來貢癸巳詔建日月四時堂圖寫古帝王事于兩廡秋七月癸亥遣使賜晉
馬丁卯遣鶻离底使晉梅里了古使南唐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烈
哥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溫副之冊晉帝爲英武明義皇帝八月戊子女直
來貢庚子吐谷渾烏孫靺鞨皆來貢九月庚戌黑車子室韋貢名馬邊臣奏晉
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煦右諫議大夫
盧重上皇帝尊號遂遣監軍寅你已充接伴壬子詔羣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
秩皆賜錦袍金帶白馬金飾鞍勒著于令冬十月甲戌朔遣郎君迪里姑等撫
問晉使壬寅晉遣使來謝冊禮是日復有使進獨峯駝及名馬十一月甲辰朔
命南北宰相及夷离堇就館賜晉使馮道以下宴丙午上御開皇殿召見晉使
壬子皇太后御開皇殿馮道韋勳冊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
后甲子行再生柴冊禮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劉煦盧重冊上尊號曰睿文神武
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會同是月晉復遣趙
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
於是詔以皇都爲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爲南京南京爲東京改新州爲奉聖
州武州爲歸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爲王以主簿爲令令爲刺史刺
史爲節度使二部梯里已爲司徒達剌干爲副使麻都不爲縣令縣達剌干爲
馬步置宣徽閤門使控鶴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諸宮院世
燭馬羣遙輦世燭南北府國舅帳郎君官爲敞史諸部宰相節度使帳爲司空
二室韋闥林爲僕射鷹坊監冶等局官長爲詳穩十二月戊戌遣同括阿鉢等
使晉制加晉馮道守太傅劉煦守太保餘官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受晉冊遣使報南唐高麗丁未御開皇殿宴晉使馮道以
下賜物有差戊申晉遣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考功郎中劉知新來貢珍幣命
分賜羣臣丙辰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幣二月戊寅宴諸王及節度使來賀
受冊禮者仍命皇太子惕隱迪輦餞之癸巳詔太祖廟賜在京吏民物及內外
羣臣官賞有差丁酉加兼侍中左金吾衛上將軍王郁檢校太尉三月畋于蘘
渾之側戊申女直來貢丁巳封皇子述律爲壽安王罨撒葛爲太平王己巳大
賚百姓夏四月乙亥幸木葉山癸巳東京路奏饑食人五月乙巳禁南京鬻牝
羊出境慁奴古多里等坐盜官物籍其家南唐遣使來貢丁未以所貢物賜羣
臣戊申回鶻單于使人乞授官詔第加刺史縣令六月丁丑雨雹是夏駐蹕頻
蹕淀秋七月戊申晉遣使進犀帶庚戌吐谷渾來貢乙卯敞史阿鉢坐奉使失
職命笞之閏月癸未乙室大王坐賦調不均以木劍背撻而釋之并罷南北府
民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乙酉遣的烈賜晉爲古貢馬己丑以南
王府二刺史貪蠹各杖一百仍繫虞候帳備射鬼箭選羣臣爲民所愛者代之
八月乙丑晉遣使貢歲幣奏輸戌亥二歲金幣于燕京九月甲戌阻卜阿离底
來貢己卯遣使使晉冬十月丁未上以烏古部水草肥美詔北南院徙三石烈
戶居之十一月丁亥鐵驪燉煌並遣使來貢十二月庚子釣魚于土河甲子回
鶻使者傔人有以刃相擊者詔付其使處之

三年春正月戊子吳越王遣使來貢庚寅人皇王妃來朝回鶻使乞觀諸國使
朝見禮從之壬辰遣陪謁阿鉢使晉致生辰禮晉以并鎮忻代之吐谷渾來歸
二月己亥奚王勞骨寧率六節度使朝貢庚子烏古遣使獻伏鹿國俘賜其部
夷离堇旗鼓以旌其功壬寅女直來貢辛亥墨離鶻末里使回鶻阿薩蘭還賜

封衣勞之乙卯鴨淥江女直遣使來覲三月戊辰遣使使晉報幸南京己巳如
南京辛未命惕隱耶律涅离骨德率萬騎先驅壬申次石嶺以奚王勞骨寧監
軍寅你已朝謁不時切責之丙子舍不姑上党項俘獲數癸未獵水門獲白鹿
庚寅詔扈從擾民者從軍律甲午幸薊州乙未晉及南唐各遣使來覲夏四月
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壬寅遣人使晉乙巳幸留
守趙延壽別墅丙午晉遣宣徽使楊端王朓等來問起居壬子御便殿宴晉及
諸國使丙辰晉遣使進茶藥壬戌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癸亥晉遣使賀端午
以所進節物賜羣臣乙丑南唐進白龜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羣臣及諸國使命
回鶻燉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諸使觀之庚辰晉遣使進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
及檢校司徒郎用和使晉戊子閱騎兵于南郊六月乙未朔東京宰相耶律羽
之言渤海相大素賢不法詔僚佐部民舉有才德者代之丙申閱步卒于南郊
庚子晉及轄剌骨只遣使來見壬寅駕發燕京命中書令蕭僧隱部諸道軍于
長坐營癸丑次奉聖州甲寅勞軍士秋七月己巳獵猾底烈山癸酉朝于皇太
后丙子從皇太后視人皇王妃疾戊寅人皇王妃蕭氏薨己卯以安重榮據鎮
州叛晉詔征南將軍柳嚴邊備丙戌從人皇王行宮于其妃薨所辛卯晉遣使
請行南郊禮許之八月己亥詔東丹吏民爲其王倍妃蕭氏服庚子阻卜來貢
壬寅遣使南唐乙巳阻卜黑車子室韋貨烈等國來貢南唐遣使求青氈帳賜
之戊申以安端私城爲白川州辛亥鼻骨德使乞賜爵以其國相授之甲寅阻
卜來貢乙卯置白川州官屬丙辰詔以于諧里河臚朐河之近地給賜南院歐
堇突呂乙斯勃北院温納河剌三石烈人爲農田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
主聞陛下數遊獵意請節之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
諭之壬午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誅其首惡及其丁壯餘並釋之丙戌
晉遣使貢名馬戊子女直及吳越王遣使來貢冬十月辛丑遣剋郎使吳越略
姑使南唐庚申晉遣使貢布及請親祠南嶽從之十一月己巳南唐遣使奉蠟
丸書言晉密事丁丑詔有司教民播種紡績除姊亡妹續之法十二月壬辰朔
率百僚謁太祖行宮甲午燔柴禮畢祠于神帳丙申遣使使晉丙辰詔契丹人
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丁巳詔燕京皇城西南堞建涼殿是冬駐蹕
于傘淀

四年春正月壬戌以乙室品卑突軌三部鰥寡不能自存者官爲之配丙子南
唐遣使來貢庚辰涅剌烏隗部獻党項俘獲數己丑詔定征党項功二月丙申
皇太子獲白麞甲辰晉遣使進香藥丙子鐵驪來貢丁巳詔有司編始祖奇首
可汗事迹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是月晉
鎮州安重榮執遼使者拽剌三月特授回鶻使闊里于越并賜旌旗弓劍衣馬
餘賜有差癸酉晉以許祀南郊遣使來謝進黃金十鎰夏四月己卯晉遣使進
櫻桃五月庚辰吐谷渾夷离堇蘇等叛入晉遣騎嫽往諭晉及太原守臣六月
辛卯振武軍節度副使趙崇逐其節度使耶律畫里以朔州叛附晉丙午命宣
徽使夒古只赴朔州以兵圍其城有晉使至請閉壁卽勿聽歸送關下秋七月
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丙寅夒古只奏請遣使至朔令降守者猶堅壁弗納
且言晉有貢物命卽以所貢物賜攻城將校己巳有司奏神纛車有蜂巢成蜜
史占之吉壬申晉遣使進水晶硯八月癸巳南唐奉蠟丸書庚子晉遣使進犀
弓竹矢吳越王遣使奉蠟丸書九月壬申有星孛于晉分丁丑幸歸化州冬十
月辛丑有司奏燕薊大熟癸卯吳越王遣使來貢十一月丙寅晉以討安重榮
來告庚午吐谷渾請降遣使撫諭阻卜來貢以其物賜左右丙子鴨淥江女直
來貢壬午以承寧天授二節及正旦重午冬至臘並受賀著令十二月戊子晉
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詔以便宜討之庚寅南唐遣使奉蠟丸書戊
戌晉遣王升鸞來貢戊申晉以敗安重榮來告遂遣楊彥詢歸辛亥晉遣使乞
罷戍兵詔惕隱朔古班師甲寅攻拔朔州遣控鶴指揮使諧里勞軍時夒古只
戰歿城下上怒命誅城中丁壯仍以叛民上戶三十爲夒古只部曲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上在歸化州御行殿受羣臣朝以諸道貢物進太后及賜
宗室百僚戊午詔求直言北王府郎君耶律海思應詔召對稱旨特授宣徽使
詔政事令僧隱等以契丹戶分屯南邊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上數欲親討
重榮至是乃止癸酉遣使使晉是月晉以朔州平請使來賀遂遣客省使耶律

化晉使晉弁致生辰禮二月壬辰上將南幸以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羣臣議皆曰今寰鎮朔三州雖已平然吐谷渾爲安重榮所誘尚未歸命宜發兵討之以警諸部上曰正與朕合遂詔以明王隈恩代于越信恩爲西南路招討使以討之且諭明王宜先練習邊事而後之官甲午如南京遣使使晉索吐谷渾叛者乙未鼻骨德來貢三月乙卯朔晉遣齊州防禦使宋暉業翰林茶酒使張言來問起居閏月駐蹕陽門夏四月甲寅朔鐵驪來貢以其物分賜羣臣丙子晉遣使進射柳鞍馬五月五日戊午禁屠宰六月癸丑朔晉齊王重貴遣使來貢丁巳徒覩古素撒來貢乙丑晉主敬瑭殂子重貴立戊辰晉遣使告哀輟朝七日庚午遣使往晉弔祭丁丑聞皇太后不豫上馳入侍湯藥必親嘗仍告太祖廟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七月乃愈秋七月庚寅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冊爲鄰爲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榮還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辛卯阻卜鼻骨德烏古來貢將軍闍德里稍骨等率降將轄德至闕并獻所獲丁未晉遣使以祖母哀來告八月辛酉女直阻卜烏古各貢方物甲子晉復襄州戊辰詔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送叛臣烏古指揮使由燕京赴闕癸酉遣天城軍節度使蕭拜石弔祭于晉九月壬辰遣使賀晉帝嗣位冬十月己巳徵諸道兵遣將軍密骨德伐党項十一月己未武定軍奏松生棗十二月癸亥晉遣使來謝是冬駐蹕赤城

六年春二月乙卯晉遣使進先帝遺物辛酉晉遣使請居汴從之三月己卯朔吳越王遣使來貢甲申梅里喘引來歸戊子南唐遣使奉蠟丸書丁未晉至汴遣使來謝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五月己亥遣使如晉致生辰禮六月丁未朔鐵驪來貢己未奚鋤骨里部進白麝辛酉莫州進白鵲晉遣使貢金秋八月丁未朔晉復貢金己未如奉聖州晉遣其子延煦來朝冬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輦得晉諜知有二心甲辰鐵驪來貢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是歲楊彥昭請移鎮奈樂及新鎮從之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丘丙子安端入鴈門圍忻代己卯趙延壽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丙申遣兵攻黎陽晉張彥澤來拒辛丑晉遣使來修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二月甲辰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密遣遼師自馬家口濟河晉將景延廣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遼軍麻荅營于河東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遼軍圍晉別將于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師解去守貞等至馬家口麻荅遣步卒萬人築營壘騎兵萬人守於外餘兵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遼軍不利三月癸酉朔趙延壽言晉諸軍沿河置柵皆畏怯不敢戰若率大兵直抵澶淵據其橋梁晉必可取是日晉兵駐澶淵其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乃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戰至暮上復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有諜者言晉軍東面數少沿河城柵不固乃急擊其東偏衆皆奔潰縱兵追及遂大敗之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所俘戶于內地夏四月癸丑還次南京辛未如涼陘五月癸酉耶律拔里得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及將吏二十七人六月甲辰黑車子室韋來貢乙巳鉏拔里要里等國來貢秋七月己卯晉楊光遠遣人奉蠟丸書辛卯晉遣張暉奉表乞和留暉不遣八月辛酉回鶻遣使請婚不許是月晉鎮州兵來襲飛狐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孔阿戰敗之九月庚午朔北幸十月丁未鼻骨德來貢壬戌天授節諸國進賀惟晉不至十一月壬申詔徵諸道兵以閏月朔會溫榆河北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閱諸道兵於溫榆河己卯圍恆州下其九縣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于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二月圍魏晉將杜重威率兵來救戊子晉將折從阮陷勝州三月戊戌師拔祁州殺其刺史沈斌庚戌杜

重威李守貞攻泰州戊子趙延壽率前鋒薄泰城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為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壬戌復擊戰十餘里癸亥圍晉兵于白團衛村晉兵下鹿角為營是夕大風至曙命鐵鷂軍下馬拔其鹿角奮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皆奮出戰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遼軍却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遼軍率步卒並進遼軍不利上乘奚車退十餘里晉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乃歸晉兵退保定州夏四月甲申還次南京杖戰不力者各數百庚寅宴將士於元和殿癸巳如涼陘六月戊辰回鶻來貢辛未吐谷渾鼻骨德皆來貢辛巳黑車子室韋來貢丁亥趙延壽奏晉兵變高陽戍將舉走之秋七月乙卯獵平地松林晉遣孟守中奉表請和仍以前事荅之八月己巳詔侍衛蕭素撒閱羣牧于北陘九月壬寅次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為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強上以為然辛酉還上京冬十月辛未祠木葉山十一月戊戌女直鐵驪來貢十二月癸亥朔朝太祖行宮乙丑雲州節度使耶律孔阿獲晉諜者戊辰臘賜諸國貢使衣馬

九年春正月庚子回鶻來貢丁未女直來貢二月戊辰鼻骨德奏軍籍三月己亥吐谷渾遣軍校恤烈獻生口千戶授恤烈檢校司空夏四月辛酉朔吐谷渾白可久來附是月如涼陘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內附六月戊子謁祖陵更閟神殿為長思秋七月辛亥詔徵諸道兵敢傷禾稼者以軍法論癸丑女直來貢乙卯以阻卜酋長曷剌為本部夷离堇八月丙寅烏古來貢是月自將南伐九月壬辰閱諸道兵于漁陽西棗林淀是月趙延壽與晉張彥澤戰于定州敗之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丙申先遣候騎報晉兵至遣精兵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強南院大王迪輦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節度使梁漢璋率眾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梁漢璋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殭屍數萬斬其將王清宋彥筠墮水死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大內惕隱耶律朔骨里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欒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煙火但獲晉人即黥而縱之諸饋運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率所部二十萬眾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各領舊職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隸趙延壽命御史大夫解里監軍傅住兒張彥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留騎兵千人守魏自率大軍而南壬申解里等至汴晉帝重貴素服拜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初重貴絕和好維翰數諫止之不從至是彥澤殺維翰紿言自經死詔收葬之復其田園地宅仍厚恤其家甲戌彥澤遷重貴及其母若妻於開封府署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稾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罪上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即授安叔千金吾衛上將軍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度使蓋在邢嘗密請內附也執景延廣來獻詔以牙籌數其罪凡八繫送鄴道自殺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戊子以樞密副使劉敏權知開封府殺秦繼旻李彥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勳以其弟承信為平盧軍節度使襲父爵初楊光遠在青州求內附其子承勳不聽殺其判官丘濤及弟承祚等自歸于晉故誅之己丑以張彥澤擅徙重貴開封殺桑維翰縱兵大掠不道斬於市晉人臠食之辛卯降重貴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癸巳以張礪為平章事晉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和凝為翰林學士趙瑩為太子太保劉昫守太保馮玉為太子少保癸卯遣趙瑩馮玉李彥韜將三百騎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缺妃缺氏妻馮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寶于黃龍府安置仍以其宮女五十人內宦三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四人庖丁七人茶酒司三人儀鸞三人健卒十人從之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

元大同升鎮州爲中京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樞密使中京留守中外官僚將士爵賞有差辛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國號漢詔以耿崇美爲昭義軍節度使高唐英爲昭德軍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軍節度使分據要地三月丙戌朔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將吏爵賞有差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夏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馮道李崧和凝李澣徐台符張礪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鼓前乙丑濟黎陽渡顧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上報曰初以兵二十萬降杜重威張彥澤下鎮州及入汴視其官屬具員者省之當其才者任之司屬雖存官吏廢墮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於此所在盜賊屯結土功不息餽餉非時民不堪命河東尚未歸命西路酋帥亦相黨附夙夜以思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撫綏百姓三者而已今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熱水土難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鎮州爲中京以備巡幸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概如此戊辰次高邑不豫丁丑崩于欒城年四十六是歲九月壬子朔葬于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統和二十六年七月上尊謚孝武皇帝重熙三十一年九月增謚孝武惠文皇帝

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宜徽嘉唐張敬達忠於其君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進秦誓之能悔過太宗蓋兼有之其卓矣乎

遼史卷四

遼史卷四考證

太宗紀下十一月丙寅改元會同○臣長齡按五代新史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考太宗本紀止有改元而無改國號一事但改元在天顯十二年五代新史則在十一年

三年遣剋期使吳越○剋期資治通鑑作遼折

遼史卷四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五

世宗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讓國皇帝長子母柔貞皇后蕭氏帝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予人望歸之太宗愛之如子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离菫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為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戰敗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諭兩軍解秋閏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於橫渡相持數日用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既而聞太后李胡復有異謀遷于祖州誅司徒劃設及楚補里八月壬午朔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太后族刺只撒古魯為國舅帳立詳穩以總焉以樂德宮戶分賜翼戴功臣及北院大王洼南院大王吼各五十安摶楚補各百的魯鐵刺子孫先以非罪籍沒者歸之癸未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摶為之九月壬子朔葬嗣聖皇帝於懷陵丁卯行柴冊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為天祿元年追謚皇考曰讓國皇帝以安端主東丹國封明王察割為泰寧王劉哥為惕隱高勳為南院樞密使

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劉哥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蕭翰遷劉哥於邊罰盆都使轄戛斯國漢主劉知遠殂子承祐立夏四月庚辰朔南唐遣李朗王祚來慰且賀兼奉蠟丸書議攻漢秋七月壬申皇子賢生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延壽薨以中臺省右相牒蠟為南京留守封燕王十一月駐蹕彰武南

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阿不里瘐死獄中庚申肆赦內外官各進一階夏六月戊寅以敞史耶律胡離軫為北院大王己卯惕隱頹昱封漆水郡王秋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史萬山俘獲甚眾

四年春二月辛未泰寧王察割來朝留侍是月建政事省三月戊戌朔南唐遣趙延嗣張福等來賀南征捷秋九月乙丑朔如山西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束鹿等城大獲而還是歲冊皇后蕭氏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漢郭威弒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即遣使致良馬漢劉崇自立於太原二月周遣姚漢英華昭胤來以書辭抗禮留漢英等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于汴詔州縣錄事參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六月辛卯朔劉崇為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即遣燕王牒蠟樞密使高勳冊為大漢神武皇帝南唐遣蔣洪來乞舉兵應援是夏清暑百泉嶺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弒年三十四應曆元年葬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二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世宗統和二十六年七月加謚孝和莊憲皇帝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會未三年納唐丸書即議南伐既乏持重宜乖周防盡有致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湎豈不可哀也哉

遼史卷五

遼史卷五考證

世宗紀天授五年遣燕王牒蠟樞密使高勳冊爲大漢神武皇帝〇牒蠟、資治通鑑、十國春秋、皆作述軋。

遼史卷五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六

穆宗一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太宗皇帝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癸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誅丁卯卽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曆戊辰如南京是月遣劉承訓告哀于漢冬十一月漢周南唐各遣使來弔乙亥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十二月甲辰漢遣使獻弓矢鞍馬壬子鐵驪鼻骨德皆來貢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壬戌太尉忽古質謀逆伏誅二月癸卯女直來貢三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丁卯復遣使來貢甲申以耶律撻烈爲南院大王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己亥鐵驪進鷹鶻五月丙辰朔視朝壬午南唐遣使來貢六月壬辰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等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乙未祭天地壬寅漢爲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赴之丁未命乳媼之兄曷魯世爲阿速石烈夷离堇秋七月乙亥政事令婁國林牙敵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謀亂就戮八月己丑眉古得婁國等伏誅杖李澣而釋之九月甲寅朔雲州進嘉禾四莖二穗戊午詔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歲以爲常壬戌獵炭山祭天庚辰敵烈部來貢冬十月甲申朔漢遣使進葡萄酒甲午司徒老古等獻白雉戊申回鶻及轄戛斯皆遣使來貢十一月癸丑朔視朝己巳地震己卯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朔州民進黑兎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漢兵圍晉州辛卯以生日飯僧釋繫囚甲辰獵于近郊祀天地辛亥明王安端薨

三年春閏正月壬午朔漢以高模翰却周軍遣使來謝二月辛亥朔詔用嗣聖皇帝舊璽甲子太保敵烈脩易州城鎮州以兵來挑戰却之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來貢因附書于漢詔達之庚寅如應州擊鞠丁酉漢遣使進毬衣及馬庚子觀漁于神德湖夏四月庚申鐵驪來貢五月壬寅漢遣使言石晉樹先帝聖德神功碑爲周人所毀請再刻許之六月丁卯應天皇太后崩秋七月不視朝八月壬子以生日釋囚己未漢遣使求援三河烏古吐蕃吐谷渾鼻骨德皆遣使來貢九月庚子漢遣使貢藥冬十月己酉命太師唐骨德治大行皇太后園陵李胡子宛郎君嵇幹敵烈謀反事覺辭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華割郎君新羅等皆執之十一月辛丑謚皇太后曰貞烈葬祖陵漢遣使來會冬駐蹕奉聖州以南京水詔免今歲租

四年春正月戊寅回鶻來貢己丑華割嵇幹等伏誅宛及罨撒葛皆釋之是月周主威殂養子晉王柴榮嗣立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丙辰漢遣使進茶藥幸南京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漢遣南院大王撻烈助敵祿討之丁酉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六月癸亥撻烈獻所獲秋七月乙酉漢民有爲遼軍誤掠者遣使來請詔悉歸之九月丙申漢爲周人所侵遣使來告冬十一月彰國軍節度使蕭敵烈太保許從贇奏忻代二州捷十二月辛酉朔謁祖陵庚午漢遣使來貢是冬駐蹕杏堝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來貢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庚申漢遣使請上尊號不許壬戌如褱潭夏四月己酉周侵漢漢遣使求援癸丑命郎君蕭海瓈世爲北府宰相秋九月庚辰漢主有疾遣使來告冬十月壬申女直來貢丁亥謁太宗廟庚寅南唐遣使來貢十一月乙未朔漢王崇殂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封冊之十二月乙丑朔謁太祖廟辛巳漢遣使來議軍事

六年夏五月丁酉謁懷陵六月甲子漢遣使來議軍事秋七月不視朝九月戊午謁祖陵冬十一月壬寅鼻骨德來貢十二月己未朔謁太祖廟

七年春正月庚子鼻骨德來貢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蠟丸書辛未駐蹕潢河夏四月戊午朔還上京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至是覺其妄辛巳射殺之五月辛卯漢遣使來貢六月丙辰周遣使來聘南唐遣使來貢八月己未周遣使來聘是秋不聽政冬十月庚申獵于七鷹山十二月丁巳詔大臣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辛巳還上京

八年春二月乙丑駐蹕潢河夏四月甲寅南京留守蕭思温攻下沿邊州縣遣人勞之五月周陷束城縣六月辛未蕭思温請益兵乞駕幸燕秋七月獵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諸山不視朝冬十一月辛酉漢遣使來告周復來侵乙丑使再至十二月庚辰又至

九年春正月戊辰駐蹕漢河夏四月丙戌周來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蕭思温爲兵馬都總管擊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辛未周兵退六月乙亥朔視朝戊寅復容城縣庚申西幸如懷州是月周主榮殂子宗訓立秋七月發南京軍戍范陽冬十二月戊寅還上京庚辰王子敵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蕭達干等謀反事覺鞫之辛巳祀天地祖考告逆黨事敗丙申召羣臣議時政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廢周自立建國號宋夏五月乙巳謁懷陵壬子漢以潞州歸附來告丙寅至自懷陵六月庚申漢以宋兵圍石州來告遣大同軍節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詔蕭思温以三部兵助之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潞州復叛漢使來告辛酉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楚阿不等謀反伏誅以酒脯祀天地于黑山八月如秋山幸懷州庚午以鎮茵石狻猊擊殺近侍古哥冬十月丙子李胡子喜隱謀反辭連李胡下獄死十一月海思獄中上書陳便宜

十一年春二月丙寅釋喜隱辛亥司徒烏里只子迭剌哥誣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丙辰蕭思温奏老人星見乞行赦宥閏月甲子如潢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月射鹿不視朝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曆六月甲午赦冬十一月歲星犯月

十二年春正月甲戌夜觀燈二月己丑朔以御史大夫蕭護思爲北院樞密使賜對衣鞍馬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六月甲午祠木葉山及潢河秋如黑山赤山射鹿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晝夜酣飲者九日丙寅宋欲城益津關命南京留守高勳統軍使崔廷勳以兵擾之癸酉殺獸人海里二月庚寅漢遣使來告欲巡邊徼乞張聲援壬辰如潢河癸巳觀羣臣射賜物有差乙巳老人星見三月癸丑朔殺鹿人彌里吉梟其首以示掌鹿者夏四月壬寅獵于潢河五月壬戌翰朗改國所進花鹿生麛六月癸未近侍傷獐杖殺之甲申殺獐人霞馬壬辰詔諸路錄囚秋七月辛亥朔漢以宋侵來告乙丑薦時羞於廟八月甲申以生日縱五坊鷹鶻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于野次終夕乃罷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復終夜酣飲冬十月丙申漢以宋侵來告十一月庚午獵飲于虞人之家凡四日十二月戊子射野鹿賜虞人物有差庚寅殺彘人曷主

遼史卷六

遼史卷六考證

穆宗紀一應曆四年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臣長發按。資治通鑑。北漢入寇。請兵于契丹。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據此。則契丹所遣者楊袞。而遼史則爲耶律敵祿。豈敵祿本是楊袞。而獲賜姓者耶。

九年夏四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辛未周兵退○臣長發按。資治通鑑。周世宗之拔三關。得莫州。在四月。而瀛州之降乃在五月朔。其退兵于五月壬子。遼史記陷瀛莫二州于五月朔。辛未周兵卸退。俱有誤。

遼史卷六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七

穆宗二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奉安神纛戊戌漢以宋將來襲馳告二月壬子詔西南面招討使撻烈進兵援漢癸亥如潢河戊辰支解鹿人沒荅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識其地己巳如老林東濼壬申漢以敗宋兵石州來告夏四月丁巳漢以擊退宋軍遣使來謝是月黃龍府甘露降五月射舐鹻鹿于白鷹山至于浹旬六月丙午朔獵于玉山竟月忘返秋七月壬辰以酒脯祀黑山八月乙巳如磑子濼呼鹿射之獲鹿四賜虞人女瓌等物有差丁未還宮戊申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賀曲赦京師囚乙卯錄囚九月黃室韋叛冬十月丙午近侍烏古者進石錯賜白金二百五十兩丙辰以掌鹿矧思代斡里為閘撒狘賜金帶金盞銀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夜飲殺近侍小六於禁中十二月丙午以黑兔祭神烏古叛掠民財畜詳穩僧隱與戰敗績僧隱及乙實等死之

十五年春正月己卯以樞密使雅里斯為行軍都統虎軍詳穩楚思為行軍都監益以突呂不部軍三百合諸部兵討之烏古夷离菫子勃勒底獨不叛詔褒之是月老人星見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上東幸甲寅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復其徭役是月烏古殺其長窣離底餘衆降復叛三月癸酉近侍東兒進匕箸不時手刃刺之丁丑大黃室韋酋長寅尼吉叛癸未五坊人四十戶叛入烏古癸巳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夏四月乙巳小黃室韋叛雅里斯楚思等擊之為室韋所敗遣使詰之乙卯以禿里代雅里斯為都統以女古為監軍率輕騎進討仍令撻馬尋吉里持詔招諭五月壬申尋吉里奏諭之不從雅里斯以撻凜蘇二群牧兵追至柴河與戰不利甲申庫古只奏室韋長寅尼吉亡入敵烈六月辛亥俞魯古獻良馬賜銀二千兩以近侍忽剌比馬至先以聞賜銀千兩是月敵烈來降秋七月甲戌雅里斯奏烏古至河德濼遣夷离菫畫里常思擊之丁丑烏古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蕭幹討之庚辰雅里斯等與烏古戰不利十月丁未常思與烏古戰敗之十二月甲辰以近侍喜哥私歸殺其妻丁未殺近侍隨魯駐蹕黑山平淀

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被酒不受賀甲申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乙酉殺近侍白海及家僕衫福押剌葛樞密使門吏老古撻馬失魯三月己巳東幸庚午獲鴨甲申獲鵝皆飲達旦五月甲申以歲旱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六月丙申以白海死非其罪賜其家銀絹秋七月壬午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違以死論八月丁酉漢遣使貢金器鎧甲閏月乙丑觀野鹿入馴鹿群立馬飲至晡九月庚子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至壬子乃罷己未殺彘人褭里十一月庚辰漢主有母喪遣使賻弔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剌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第宴飲連日賜金盂細錦及孕馬百疋左右授官者甚衆戊辰漢遣使來貢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蕭斡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巵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辱之乙卯夷离畢骨欲獻烏古俘二月甲子高勳奏宋將城益津關請以偏師擾之上從之夏四月戊辰殺鷹人敵魯丙子射柳祈雨復以水沃群臣五月辛卯殺鹿人札葛壬辰北府宰相蕭海璃薨輟朝罷重五宴六月己未支解雉人壽哥念古殺鹿人四十四人是夏駐蹕褭潭秋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賀九月自丙戌朔獵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終冬十月乙丑殺酒人粹你十一月辛卯殺近侍廷壽壬辰殺豕人阿不禮曷魯尤里者遅里括庚子司天臺奏月當食不虧上以為祥歡飲達旦壬寅殺鹿人唐果直哥撒剌十二月辛未手殺饔人海里復臠之是冬駐蹕黑河平淀

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宴于宮中不受賀己亥觀燈于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縱飲三夕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霞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甲申如潢河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甀貯酒以祭天庚戌殺鶻人胡特魯近侍化葛及監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夏四月癸丑殺彘人抄里只

己巳，詔左右從班有材器幹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賀。壬辰，獵鵝于述古水，野飲終夜。丁酉，與政事令蕭排押、南京留守高勳、太師昭古、劉承訓等酣飲，連日夜。己亥，殺鹿人彌里吉，梟其首以徇。六月丙辰，殺彘人屯奴。己未，爲殿前都點檢夷臘葛置神帳，曲赦京畿囚。甲戌，撻烈於鵰窠中得牝犬來進。是夏，清暑裹潭。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來告，遣使弔祭。九月戊子，殺詳穩八剌、拽剌痕篤等四人。己丑，登小山，祭天地。戊戌，知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南院大王撻烈豫爲之備。己亥，獵熊，以喚鹿人鋪姑、拜被庭戶，賜夷臘葛。甲辰，以夷臘葛兼政事令，仍以黑山東抹真之地數十里賜之，以女瓌爲近侍。女直詳穩憂陌爲本部夷离堇。是秋，獵于西京諸山。冬十月辛亥朔，宋圍太原，詔撻烈爲兵馬總管，發諸道兵救之。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賀。十二月丁丑，殺酒人搭烈葛。是冬，駐蹕黑山東川。

十九年春正月己卯朔，宴宮中，不受賀。己丑，立春，被酒，命殿前都點檢夷臘葛代行擊土牛禮。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戊戌，醉中驟加左右官。乙巳，詔太尉化哥曰：朕醉中處事有乖，無得曲從。酒解，可覆奏。自立春飲至月終，不聽政。二月甲寅，漢劉繼元嗣立，遣使乞封册。辛酉，遣韓知範册爲皇帝。癸亥，殺前導末及益剌，剉其屍，棄之。甲子，漢遣使進白鹿。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廟號穆宗。後附葬懷陵。重熙二十一年，謚曰孝安敬正皇帝。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遼史卷七

遼史卷七考證

穆宗紀二十八年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臣人龍按宋史北漢世家劉鈞卒繼恩立繼恩弒繼元立而遼史不書繼恩者蓋劉鈞在時凡有事命于遼遼使使不絕鈞立禮文多略遼主遣書責以三罪自是契丹使不來而漢使往輒見留至繼元[illegible]漢事而直書之非遺漏也

遼史卷七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八

景宗一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皇帝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永興宮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應曆十九年二月戊辰入見穆宗曰吾兒已成人可付以政己巳穆宗遇弒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率甲騎千人馳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右皮室詳穩蕭烏里只宿衛不嚴斬之三月丙戌入上京以蕭思溫爲北院樞密使太平王罨撒葛亡入沙沱己丑夷离畢粘木袞以陰附罨撒葛伏誅癸巳罨撒葛入朝甲午以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兼北府宰相己亥南院樞密使高勳封秦王夏四月戊申朔進封太平王罨撒葛爲齊王改封趙王喜隱爲宋王封隆先爲平王稍爲吳王道隱爲蜀王必攝爲越王敵烈爲冀王宛爲衛王五月戊寅立貴妃蕭氏爲皇后丙申朔射柳祈雨有司請以帝生日爲天清節從之壬寅漢遣李匡弼劉繼文李元素來賀冬十月東幸褭潭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冊禮祠木葉山駐蹕鶴谷乙巳蕭思溫封魏王北院大王屋質加于越

二年春正月丁未如潢河夏四月幸東京致奠于讓國皇帝及世宗廟五月癸丑西幸乙卯次盤道嶺盜殺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六月還上京秋七月以右皮室詳穩賢適爲北院樞密使九月辛丑得國舅蕭海只及海里殺蕭思溫狀皆伏誅流其弟神覩于黃龍府十二月庚午漢遣使來貢

三年春正月甲寅右夷离畢奚底遣人獻敵烈俘詔賜有功將士庚申置登聞鼓院辛酉南京統軍使魏國公韓匡美封鄴王二月癸酉東幸壬午遣鐸遏使阿薩蘭回鶻己丑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丁未以飛龍使女里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夏四月丁卯世宗妃啜里及蒲哥厭魅賜死己卯祠木葉山行再生禮丙戌至自東幸戊子蕭神覩伏誅六月丙子漢遣使問起居自是繼月而至丁丑回鶻遣使來貢秋七月辛丑以北院樞密使賢適爲西北路招討使八月甲戌如秋山辛卯祭皇兄吼墓追冊爲皇太子謚莊聖九月乙巳賜傅父侍中達里迭太保楚補太保婆兒保母回室押雅等戶口牛羊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爲撻馬部置官主之壬子幸歸化州甲寅如南京冬十月己巳以黑白羊祀神癸未漢遣使來貢丙戌鼻骨德吐谷渾來貢十一月庚子臚朐河于越延尼里等率戶四百五十來附乞隸宮籍詔留其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優賜遣之十二月癸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丑皇子隆緒生是冬駐蹕金川

四年春二月癸亥漢以皇子生遣使來賀閏月戊申齊王罨撒葛薨三月庚申朔追冊爲皇太叔夏四月庚寅朔追封蕭思溫爲楚國王是夏駐蹕冰井秋七月如雲州丁丑鼻骨德來貢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十二月甲午詔內外官上封事

五年春正月甲子惕隱休哥伐党項破之以俘獲之數來上漢遣使來貢庚午御五鳳樓觀燈二月丁亥近侍實魯里誤觸神纛法論死杖釋之壬辰越王必攝獻党項俘獲之數戊申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辛亥幸新城三月乙卯朔復幸新城追封皇后祖胡母里爲韓王贈伯胡魯古兼政事令尼古只兼侍中夏四月丙申白氣晝見五月癸亥于越屋質薨輟朝三日辛未女直侵邊殺都監達里迭拽剌斡里魯驅掠邊民牛馬己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六月庚寅女直宰相及夷离堇來朝丙申漢遣人以宋事來告秋七月庚辰以保大軍節度使耶律斜里底爲中臺省左相是月駐蹕燕子城九月壬子鼻骨德部長曷魯撻覽來貢冬十月丁酉如南京十一月辛亥朔始獲應曆逆黨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誅之十二月戊戌漢將改元遣使稟命是月如歸化州

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夏四月宋王喜隱坐謀反廢秋七月丁未朔閤門使酌古加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男海里以告喜隱事遙授隴州防禦使庚申獄于平地松林冬十月乙亥朔還上京十二月戊子以沙門昭敏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

中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壬寅望祠木葉山二月癸亥漢鴈門節度使劉繼文來朝貢方物丙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壬午耶律速撒等獻党項俘分賜羣臣夏四月遣郎君矧思使宋己酉祠木葉山辛亥射柳祈雨如頻蹕淀清暑五月丙戌祭神姑秋七月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張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討之九月敗燕頗於治河遣其弟安摶追之燕頗走保兀惹城安摶乃還以餘黨千餘戶城通州是秋至自頻蹕淀冬十月釣魚土河

八年春正月癸酉宋遣使來聘二月壬寅諭史館學士書皇后言亦稱朕暨予著爲定式三月辛未遣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及貧乏失職者賑之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討使耶律斜軫爲北院大王秋七月丙寅朔寧王只沒妻安只伏誅只沒及高勳等除名辛未宋遣使來賀天清節八月癸卯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祝釐丁未如秋山己酉漢以宋事來告是月女直侵貴德州東境九月己巳謁懷陵辛未東京統軍使察鄰詳穩涸奏女直襲歸州五寨剽掠而去乙亥鼻骨德來貢壬午漢爲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赴之戊子漢以宋師壓境遣駙馬都尉盧俊來告冬十月辛丑漢以遼師退宋軍來謝十一月丙子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遣使來告辛卯遣郎君王六撻馬涅木古等使宋弔慰十二月壬寅遣蕭只古馬哲賀宋即位丁未漢以宋軍復至掠其軍儲來告且乞賜糧爲助戊午詔南京復禮部貢院是月轄戛斯國遣使來貢

遼史卷八

遼史卷八考證

景宗紀一保寧六年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〇臣人龍按職官分紀開寶七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願講好于朝廷八年契丹遣欵附使克沙骨慎思來聘自是乃通使矣據此則通和乃契丹之意而遼史書宋遣使請和不書宋之報使諱之也遼書昌朮而宋書琮則名參差不同

八年十一月丙子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〇臣宗楷按太宗改名炅在太平興國二年二月遼史固預爲書之耳

遼史卷八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九

景宗二

九年春正月丙寅女直遣使來貢二月庚子宋遣使致其先帝遺物甲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癸亥耶律沙敵烈獻援漢之役所獲宋俘戊辰詔以粟二十萬斛助漢五月庚午漢遣使來謝且以宋事來告己丑女直二十一人來請宰相夷离菫之職以次授之六月丙辰以宋王喜隱爲西南面招討使秋七月庚申朔回鶻遣使來貢甲子宋遣使來聘壬申漢以宋使來告丙子遣使助漢戰馬八月漢遣使進葡萄酒冬十月甲子耶律沙以党項降酋可醜買友來見賜詔撫諭丁卯以可醜爲司徒買友爲太保各賜物遣之壬申女直遣使來貢乙酉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一月丁亥朔司天奏日當食不虧戊戌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索而還之癸卯祠木葉山乙巳遣太保迭烈割等使宋乙卯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二月戊辰獵于近郊以所獲祭天

十年春正月癸丑如長濼二月庚午阿薩蘭回鶻來貢三月庚寅祭顯陵夏四月丁卯西幸己巳女直遣使來貢五月癸卯賜女里死遣人誅高勳等六月己未駐蹕沿柳湖秋七月庚戌享太祖廟九月癸未平王隆先子陳哥謀害其父車裂以徇是冬駐蹕金川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撻馬長壽使宋問興師伐劉繼元之故丙申長壽還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二月丁卯漢以宋兵壓境遣使乞援詔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冀王敵烈爲監軍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軫以所部從樞密副使抹只督之三月辛巳速撒遣人以別部化哥等降納之丙戌漢遣使謝撫諭軍民詔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己丑漢復告宋兵入境詔左千牛衛大將軍韓侼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辛卯女直遣使來貢丁酉耶律沙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士卒死傷甚衆夏四月辛亥漢以行軍事宜來奏盧俊自代州馳狀告急辛酉敵烈來貢五月己卯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甲子封劉繼文爲彭城郡王盧俊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于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甲申擊宋餘軍所殺甚衆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獲以權知南京留守事韓德讓權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學古知三司事劉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並賜詔褒獎八月壬子阻卜惕隱曷魯夷离菫阿里覩等來朝乙丑耶律沙等獻俘丙寅以白馬之役責沙抹只復以走宋主功釋之奚底遇敵而退以劍背擊之撒合雖卻部伍不亂宥之冀王敵烈麾下先遁者斬之都監以下杖之壬申宴沙抹只等將校賜物有差九月己卯燕王韓匡嗣爲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爲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冬十月乙丑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辛未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乙亥詔數韓匡嗣五罪赦之十一月戊寅宴賞休哥及有功將校乙未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上書諫畋獵嘉納之辛丑冬至赦改元乾亨十二月乙卯燕王韓匡嗣遙授晉昌軍節度使降封秦王壬戌蜀王道隱南京留守徙封荊王是冬駐蹕南京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封皇子隆緒爲梁王隆慶爲恆王丁亥以惕隱休哥爲北院大王前樞密使賢適封西平郡王二月戊辰如清河三月丁亥西南面招討副使耶律王六太尉化哥遣人獻党項俘閏月庚午有鵂飛止御帳獲以祭天夏四月庚辰祈雨戊子清暑燕子城五月雷火乾陵松六月己亥喜隱復謀反囚于祖州秋七月戊午王六等獻党項俘八月戊戌東幸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伐祭旗鼓癸未次南京丁亥獲敵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亥圍瓦橋關十一月庚子朔宋兵夜襲營突呂

不部節度使蕭幹及四捷軍詳穩耶律痕德戰。却之。壬寅。休哥敗宋兵於瓦橋東。守將張師引兵出戰。休哥奮擊敗之。戊申。宋兵陣於水南。休哥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己酉。宋兵復來。擊之殆盡。丙辰。班師。乙丑。還次南京。十二月庚午朔。休哥拜于越。大饗軍士。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幸。己丑。復幸南京。三月乙卯。皇子韓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間。置永州。以秦王韓匡嗣爲西南面招討使。五月丙午。上京漢軍亂。劫立喜隱。不克。僞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秋七月甲子。留禮壽伏誅。冬十月。如蒲瑰坡。十一月辛亥。加除室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月。以南院樞密使郭襲爲武定軍節度使。十二月。以遼興軍節度使韓德讓爲南院樞密使。

四年春正月己亥。如華林天柱。三月乙未。清明。與諸王大臣較射宴飲。夏四月。自將南伐。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伏兵所圍。樞密使斜軫救免。詔以失備杖之。五月。班師。清暑燕子城。秋七月壬辰。遣使賜喜隱死。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雲州。甲辰。獵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統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重熙二十一年。加謚孝成康靖皇帝。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日不暇給。天祿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爲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沙門昭敏以左道亂德。寵以侍中。不亦惑乎。

遼史卷九

遼史卷九考證

景宗紀二九年秋七月甲子宋遣使來聘○臣長發按。續通鑑綱目。夏四月乙卯。葬永昌陵。契丹遣耶律敵會葬。葬遣辛仲甫報謝之。遼史略去會葬之使。而止書宋使來聘。

遼史卷九考證

遼史卷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

聖宗一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帝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卽皇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皇后奉遺詔攝政。詔諭諸道。冬十月己未朔。帝始臨朝。辛酉。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軍駐南京。乙丑。如顯州。十一月甲午。置乾州。十二月戊午。耶律速撒討阻卜。辛酉。南京留守荊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却之。甲子。捷刺干乃萬十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辛未。南面招討使秦王韓匡嗣薨。癸酉。奉大行皇帝梓宮于菆塗殿。庚辰。省置中臺省官。

統和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大行在殯。不受朝。乙丑。奉遺詔召先帝庶兄質睦于菆塗殿前。復封寧王。加宰相室昉宣徽使普領等恩。丙寅。荊王道隱有疾。詔遣使存問。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視疾。戊辰。以烏隈烏骨里部節度使耶律章瓦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甲戌。荊王道隱薨。輟朝三日。追封晉王。遣使撫慰其家。丙子。以于越休哥爲南京留守。仍賜南面行營總管印綬。總邊事。渤海撻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詔不許。賜物以旌之。戊寅。遣使賜于越休哥及奚王籌寧。統軍使頗德等湯藥。命懇篤持送。休哥下車勞以諭燕民。辛巳。速撒獻阻卜俘。壬午。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留守于越休哥撓之。勿命就功。趙妃及公主胡骨典。奚王籌寧。宰相安寧。北大王普奴寧。惕隱屈烈。吳王稍。寧王只沒。與橫帳國舅契丹漢宮等。竝進助山陵費。癸未。齊國公主率內外命婦進物如之。甲申。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党項十五部侵邊。以兵擊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詔褒美。仍諭與大漢討党項諸部。丁亥。樞密使兼政事令室昉以年老。請解兼職。詔不允。二月戊子朔。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衆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己丑。南京奏。聞宋多聚糧邊境。及宋主將如臺山。詔休哥嚴爲之備。甲午。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爲殉。上與皇太后因爲書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詣陵置奠。命繪近臣於御容殿。賜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遺物賜皇族及近臣。辛丑。南京統軍使耶律善補奏。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乙巳。以御容殿爲玉殿。酒谷爲聖谷。速撒奏討党項捷。遣使慰勞。戊申。以惕隱化哥爲北院大王。解領爲南府宰相。辛亥。幸聖山。遂謁三陵。甲寅。以皇女長壽公主下嫁國舅宰相蕭婆項之子吳留。三月戊午。天德軍節度使頹刺父子戰歿。以其弟涅離襲爵。己未。女獨山遣使賞西南面有功將士。辛酉。以大父帳太尉耶律曷魯寧爲惕隱。甲子。駐驆遼河之平淀。辛巳。以國舅同平章事蕭道寧爲遼興軍節度使。仍賜號忠亮佐理功臣。壬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夏四月丙戌朔。幸東京。以樞密副使耶律末只兼侍中。爲東京留守。庚寅。謁太祖廟。癸巳。詔賜物命婦寡居者。丙申。南幸。辛丑。謁三陵。以東京所進物分賜陵寢官吏。復詔賜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劍。不用命者得專殺。壬寅。致享于凝神殿。癸卯。謁乾陵。乙巳。遣人以酒脯祭平章耶律河陽墓。庚戌。幸夫人烏骨里第。謁太祖御容。禮畢。幸公主胡古典第。飲。賜與甚厚。壬子。大臣以太后預政。宜有尊號。請下有司詳定冊禮。詔樞密院諭沿邊節將。至行禮日。止遣子弟奉表稱賀。恐失邊備。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遂如徽州。以耶律慶朗爲信州節度使。五月丙辰朔。國舅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以皇太后慶壽。請歸父母家行禮。而齊國公主及命婦羣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耆年物有差。壬戌。西南路招討請益兵討西突厥諸部。詔北王府耶律蒲奴寧以敵畢迭烈二部兵赴之。癸亥。以于越休哥在南院。過用吏人。詔南大王毋相循襲。庚午。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辛未。次乔州。祭王子藥師奴墓。乙亥。詔近臣議皇太后上尊號冊禮。樞密使韓德度以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之。丙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戊寅。幸木葉山。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近遣使拽剌跋剌哥諭党項諸部。來者甚衆。下詔褒美。六月乙

西朔。詔有司。冊皇太后日。給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西南路
招討使奏党項酋長執夷离菫子隈引等乞內附。詔撫納之。仍察其誠僞。謹邊
備。丙戌。還上京。己丑。有司奏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盧俊與公主不協。
詔離之。遂出俊爲興國軍節度使。辛卯。有事于太廟。甲午。上率羣臣上皇太后
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丁未。覃恩
中外。文武官各進爵一級。以樞密副使耶律斜軫守司徒。秋七月甲寅朔。皇太
后聽政。乙卯。上親錄囚。壬子。司徒婁國坐稱疾不赴山陵。笞二十。辛酉。行再生
禮。癸酉。臨潢尹褭衮進飲饌。上與諸王分朋擊鞠。丙子。韓德威遣詳穩轄馬上
破党項俘獲數千。送夷离菫之子來獻。辛巳。賞西南面有功將士。八月戊子。上
西巡。己丑。謁祖陵。辛卯。皇太后祭楚國王蕭思溫墓。癸巳。上與皇太后謁懷陵。
遂幸懷州。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己亥。獵赤山。遣使
薦熊肪鹿脯于乾陵之凝神殿。以政事令孫楨無子。詔國舅小翁帳郎君桃隈
爲之後。乙巳。詔于越休哥提點元城。壬子。韓德威表請伐党項之復叛者。詔許
之。仍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九月癸丑朔。以東京平州旱蝗。詔賑之。乙卯。謁承
興長寧敦睦三宮。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請權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從
之。庚申。謁宣簡皇帝廟。辛酉。幸祖州。謁祖陵。壬戌。還上京。辛未。有司請以帝生
日爲千齡節。從之。皇太后言故于越屋只有傅導功。宜錄其子孫。遂命其子拌
決爲林牙。丙子。如老翁川。冬十月癸未朔。司天奏老人星見。戊子。以公主淑哥
下嫁國舅詳穩照姑。癸巳。速撒奏敵烈部及叛蕃來降。悉復故地。乙未。以燕京
留守于越休哥言。每歲諸節度使貢獻。如契丹宮例。止進鞍馬。從之。丁酉。以吳
王稍爲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
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等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十一月
壬子朔。觀漁撻馬濼。癸丑。應州奏獲宋諜者。言宋除道五臺山。將入靈丘界。詔
諜者及居停人並磔于市。庚辰。上與皇太后祭乾陵。下詔諭三京左右相。左右
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諸道節度使。判官。諸軍事判官。錄事參軍等。當執公方。毋
得阿順。諸縣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求。毋或畏徇。恆加采聽。以爲殿最。
民間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
門閭。十二月壬午朔。謁凝神殿。遣使分祭諸陵。賜守殿官屬酒。是日。幸顯州。丁
亥。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甲午。東幸。己亥。皇太后觀漁于玉盆灣。辛丑。觀
漁于濬淵。甲辰。勅諸刑辟已結正決遣而有冤者。聽詣臺訴。是夕。然萬魚燈于
雙溪。戊申。千齡節。祭日月。禮畢。百僚稱賀。

二年春正月甲子。如長濼。二月癸巳。國舅帳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來朝。甲午。
賜將軍耶律敵不春衣束帶。丙申。東路行軍宣徽使蕭蒲寧奏討女直捷。遣使
執手獎諭。庚子。朝皇太后。太后因從觀獵于饒樂川。乙巳。五國烏隈于厥節度
使耶律隗洼以所轄諸部難治。乞賜詔給劍。便宜行事。從之。丙午。上與諸王大
臣較射。丁未。韓德威以征党項回。遂襲河東。獻所俘。賜詔褒美。三月乙卯。劃離
部請今後詳穩止從本部選授爲宜。上曰。諸部官惟在得人。豈得定以所部爲
限。不允。贈故同平章事趙延煦兼侍中。夏四月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
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直捷。授普寧兼政事令。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各賜金器
諸物。庚寅。皇太后臨決滯獄。辛卯。祭風伯。壬辰。以宣徽南院使劉承規爲承德
軍節度使。崇德宮都部署保義軍節度使張德筠爲宣徽北院使。五月乙卯。祠
木葉山。丁丑。駐蹕沿柳湖。六月己卯朔。皇太后決獄至月終。秋七月癸丑。皇太
后行再生禮。八月辛卯。東京留守兼侍中耶律末只奏女直朮不直賽里等八
族乞舉衆內附。詔納之。九月戊申朔。駐蹕土河。辛未。以景宗忌日。詔諸道京鎮
遣官行香飯僧。冬十月丁丑朔。以歸化州刺史耶律普寧爲彰德軍節度使。右
武衛大將軍韓倬爲彰國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兵馬都指揮使。冬十一月壬
子。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鄭嘏爲儒州刺史。是月。速撒等討阻卜。殺其酋長撻
剌干。十二月辛丑。以翰林學士承旨馬得臣爲宣政殿學士。耶律頗德南京統
軍使。耶律瑤昇大內惕隱。大仁靖東京中臺省右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長濼。丁巳。以翰林學士邢抱朴爲尙書禮部侍郎。知制
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誥。牛藏用並政事舍人。二月丙子朔。以
牛藏用知樞密直學士。三月乙巳朔。樞密奏契丹諸役戶多困乏。請以富戶代

之上因閱諸部籍涅剌烏隈二部戶少而役重并量免之夏四月乙亥朔祠木葉山壬午以鳳州刺史趙匡符為保靜軍節度使癸未以左監門衛大將軍王庭鶚為奉先軍節度使彰武軍節度使韓德凝為崇義軍節度使五月壬子還上京癸酉以國舅蕭道寧同平章事知瀋州軍州事六月甲戌如柏坡皇太后親決滯獄乙亥以歸義軍節度使王希嚴為興國軍節度使秋七月甲辰朔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甲寅東幸甲子遣郎君班襃賜秦王韓匡嗣葬物丙寅駐蹕土河以暴漲命造船橋明日乘步輦出聽政老人星見丁卯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征道路以平章事蕭道寧為昭德軍節度使武定軍節度使守司空兼政事令郭襲為天平軍節度使大同軍節度使守太子太師兼政事令劉延構為義成軍節度使贈尚父秦王韓匡嗣尚書令八月癸酉朔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為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為監軍以兵討女直丁丑次棗城庚辰至顯州謁凝神殿辛巳幸乾州觀新宮癸未謁乾陵甲申命南北面臣僚分巡山陵林木及令乾顯二州上所部里社之數丙戌北皮室詳穩進勇敢士七人戊子故南院大王諧領已里婉妻蕭氏奏夫死不能葬詔有司助之庚寅東征都統所奏路尙陷濘未可進討詔俟澤涸深入癸巳皇太后謁顯陵庚子謁乾陵辛丑西幸閏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檢顯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駱駝山登高賜羣臣菊花酒辛巳詔諭東征將帥乘水涸進討丙申女直宰相朮不里來貢戊戌駐蹕東古山己亥速撒奏朮不姑諸部至近淀夷离菫易魯姑請行俘掠上曰諸部於國無惡何故俘掠徒生事耳不允冬十一月甲戌詔吳王稍領秦王韓匡嗣葬祭事丁丑詔以東北路兵馬監軍婁婆底里存撫邊民戊寅賜公主胡骨典葬夫金帛工匠辛卯以韓德讓兼政事令癸巳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丙申東征女直都統蕭闥覽菩薩奴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

遼史卷十

遼史卷十考證

聖宗紀一十二月辛酉南京留守荊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却之○臣宗萬按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七年十二閏月豐州與契丹戰破之獲其天德節度使蕭太合二國之史觀之遼不書本國之敗績宋不書本國之求和

統和元年二月戊子朔○臣人龍按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遼史失載

遼史卷十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一

聖宗二

四年春正月甲戌觀漁土河林牙耶律謀魯姑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上東征俘獲賜詔獎諭丙子樞密使耶律斜軫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物己卯朝皇太后決滯訟壬午樞密使斜軫林牙勤德謀魯姑節度使闥覽統軍使室羅侍中抹只奚王府監軍迪烈與安吉等克女直還軍遣近侍泥里吉詔旌其功仍執手撫諭賜酒果勞之甲午幸長濼二月壬寅以四番都統軍李繼忠爲檢校司徒上柱國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爲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西番酋帥瓦泥乞移爲保大軍節度使鄜坊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甲寅耶律斜軫蕭闥覽謀魯姑等族帥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丙寅行次蒙里井

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彥進米信由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楊繼業雁門道來侵岐溝涿州固安新城皆陷詔宣徽使蒲領馳赴燕南與休哥議軍事分遣使者徵諸部兵益休哥以擊之復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軍繼進賜劍專殺乙亥以親征告陵廟山川丙子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于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仗甚衆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以城叛附于宋辛巳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叛附于宋時上與皇太后駐兵駝羅口詔趣東征兵馬以爲應援壬午詔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宋仍報平州節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馬乏則括民馬鎧甲闕則取於顯州之甲坊癸未遼軍與宋田重進戰于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贇馬軍指揮使何萬通陷焉丁亥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爲山西兵馬都統以北院宣徽使蒲領爲南征都統以副于越休哥彰國軍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應州叛附于宋庚寅遣飛龍使亞刺文班吏亞達哥閱馬以給先發諸軍詔駙馬都尉蕭繼遠領之辛卯武定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使呂行德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以飛狐叛附于宋癸巳賜林牙謀魯姑旗鼓四劍一率禁軍之驍銳者南助休哥丙申步軍都指揮使穆超以靈丘叛附于宋詔遣使賜樞密使斜軫密旨及彰國軍節度使杓窊印以趣征討夏四月己亥朔次南京北郊庚子惕隱瑤昇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以捷報辛丑宋潘美陷雲州壬寅遣抹只謀魯姑勤德等領偏師以助休哥仍賜旗鼓杓窊印撫諭將校癸卯休哥復以捷報上以酒脯祭天地率羣臣賀于皇太后詔勤德還軍丙午頗德上所獲鎧仗戊申監軍宣徽使蒲領奏[illegible]軍引退而奚王籌寧北大王蒲奴寧統軍使頗德等以兵追躡皆勝之遣敞史勤德持詔褒美及詔侍中抹只統諸軍赴行在所頗不部節度使和盧覩黃皮室詳穩解里等各上所獲兵甲又詔兩部突騎赴蔚州以助闥覽横帳郎君老君奴率諸郎君巡徼居庸之北將軍化哥統平州兵馬横帳郎君奴哥爲黃皮室都監郎君謁里爲北府都監各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軫庚戌以斜軫爲諸路兵馬都統闥覽兵馬副部署迪子都監以代善補韓德威癸丑以艾正趙希贊及應州朔州節度副使奚軍小校隘離轄渤海小校貫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屬分賜有功將校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北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甲寅詔于越休哥奚王籌寧宣徽使蒲領南北二王等嚴備水道無使敵兵得潛至涿州乙卯休哥等敗宋軍獻所獲器甲貨財賜詔褒美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節度使蕭啜里執監城使銅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叛附于宋丙辰復涿州告天地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牙勤德議軍事諸將校各以所俘獲來上奚王籌寧南北二王率所部將校來朝以近侍粘米里所進自落鵰祭天地己未休哥蒲領 來朝詔三司給軍前夏衣布庚申上朝皇太后辛酉大軍次固安壬戌圍固安城統軍使頗德先登城遂破大縱俘獲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贖之甲子賞攻城將士有差五月庚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于岐溝關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衆奔高陽又爲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輓漕數萬人匿岐溝空城中圍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縱還癸酉班

師還次新城休哥蒲領奏宋兵奔逃者皆殺之甲戌以軍捷遣使分諭諸路京鎮丁丑詔諸將校論功行賞無有不實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詔遣詳穩排亞率弘義宮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軍赴應朔二州界與惕隱瑤昇招討韓德威等同禦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辛巳以瑤昇軍赴山西壬午還次南京癸未休哥籌寧蒲奴寧進俘獲斜軫遣判官蒲奴奏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丘飛狐賜蒲奴酒及銀器丙戌御元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哥爲宋國王加蒲領籌寧蒲奴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丁亥發南京詔休哥備器甲儲粟待秋大舉南征戊子斜軫奏宋軍復圍蔚州擊破之詔以兵授瑤昇韓德威等壬辰以宋兵至平州瑤昇韓德威不盡追殺降詔詰責仍論據城未降者必盡殺無使遁逃癸巳以軍前降卒分賜扈從乙未賞頗德諸將校士卒六月戊戌朔詔韓德威赴闕加統軍使頗德檢校太師甲辰詔南京留守休哥遣敵手西助斜軫乙巳以夷离畢姪里古部送輜重行宮暑行日五十里人馬疲乏遣使讓之丁未度居庸關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歲輸三司鹽鐵錢折絹不如直詔增之甲寅斜軫奏復寰州乙卯皇太妃諸王公主迎上橫表設御幄遣傍置景宗御容率從臣進酒陳俘獲于前遂大宴戊午幸涼陘以所俘分賜皇族及乳母己未聞所遣宣諭回鶻覈列哥國度里亞里等爲尤不姑邀留詔速撒賜尤不姑貨幣諭以朝廷來遠之意使者由是乃得行癸亥以節度使韓毗哥翰林學士邢抱朴等充雲州宣諭招撫使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賜趙妃及于越迪輦乙里婉秋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遣侍御涅里底斡勤哥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及上所獲將校印綬詔勅賜涅里底等酒及銀器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歸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賜從臣又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辛卯斜軫奏大軍至蔚州營于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縱兵逆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詔詳穩輵麥室傳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諸軍仍以朔州之捷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八月丁酉置先離闥覽官六員領于骨里女直迪烈于等諸部人之隸官籍者以北大王蒲奴寧爲山後五州都管乙巳韓德讓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穫以其半給收者從之乙卯斜軫還自軍獻俘己未用室昉韓德讓言復山西今年租賦詔第山西諸將校功過而賞罰之乙室帳宰相安寧以功過相當追告身一通諦居部節度使佛奴笞五十惕隱瑤昇拽剌斂列朔州節度使慎思應州節度使骨只雲州節度使化哥軍校李元迪蔚州節度使佛留都監崔其劉繼琛皆以聞敵逃遁奪官配烈仍配隸本貫領國舅軍王六笞五十壬戌以斜軫所部將校前破女直後有宋捷第功加賞癸亥加斜軫守太保九月丙寅朔皇太妃以上納后進衣物駝馬以助會親頒賜甲戌次黑河以重九登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丁丑次河陽北戊寅內外命婦進會親禮物辛巳納皇后蕭氏丙戌次儒州以大軍將南征詔遣皮室詳穩乞的郎君拽剌先赴本軍繕甲兵己丑召北大王蒲奴寧赴行在所甲午皇太后行再生禮冬十月丙申朔党項阻卜遣使來貢丁酉皇太后復行再生禮爲帝祭神祈福己亥以乙室王帳郎君吳留爲御史大夫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川自宋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乞下有司禁止命新州節度使蒲打里選人分道巡檢北大王帳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奴寧十七罪詔橫帳太保覈國底鞫之蒲奴寧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釋之曷葛只里亦伏誣告六事命詳酌罪之知事勤德連坐杖一百免官甲辰出居庸關乙巳詔諸京鎮相次軍行諸細務權停理問庚戌分遣拽剌沿邊偵候辛亥命皇族廬帳駐東京延芳淀壬子詔以勅勝付于越休哥以南征諭拒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寧言復南院部民今年租賦壬戌以銀鼠青鼠及諸物賜京官僧道耆老甲子上與大臣分朋擊鞠十二月丙寅朔党項來貢庚午以政事令韓德讓守司徒壬申以古北松亭榆關征稅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女直請以兵從征許之癸酉御正殿大勞南征將校丙子南伐次狹底堝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丁丑以休哥

爲先鋒都統戊寅日南至上率從臣祭酒景宗御容辛巳詔以北大王蒲奴寧
居奉聖州山西五州公事並聽與節度使蒲打里共裁決之癸未祭日月爲駙
馬都尉勤德祈福乙酉置諸部監勒所部各守營伍毋相錯雜丙戌遣諜魯姑
蕭繼遠沿邊巡徼以所獲宋卒射鬼箭丁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辛卯次白佛
塔川獲自落馴狐以爲吉徵祭天地詔駙馬都尉蕭繼遠林牙謀魯姑太尉林
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間諜軍中無故不得馳馬及縱諸軍殘南境桑果壬辰至
唐興縣時宋軍屯滹沱橋北選將亂射之橋不能守進焚其橋癸巳捗沙河休
哥來議事北皮室詳穩排亞獻所獲宋諜二人上賜衣物令還招諭泰州楮特
部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與宋戰于泰州不利甲午祭麃鹿神以盧補古
臨陣遁逃奪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監各杖之郎君拽剌雙骨里遇宋先鋒於望
都擒其士卒九人獲甲馬十一賜酒及銀器乙未以盧補古等罪詔諭諸軍以
御盞郎君化哥權楮特部節度使橫帳郎君佛留爲都監代盧補古權領國舅
軍桃畏請置二校領散卒詔以郎君世音頗德等充命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
將軍迪子略地東路詔休哥排亞德議軍事十二月己亥休哥敗宋軍於望都
遣人獻俘壬寅營于滹沱北詔休哥以騎兵絶宋兵毋令入邢州命太師王六
譴偵候癸卯小校曷主遇宋輜重引兵殺獲甚衆弃焚其芻粟甲辰詔南大王
與休哥合勢進討宰相安寧領迪离部及三剋軍殿上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
李敬源戰于莫州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楊重進等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
蕭打里死之丙午詔休哥以下入內殿賜酒勞之丁未築京觀復入南京禁軍
擊楊團城守將以城降詔禁侵掠己酉營神榆村詔上楊團城粟麥兵甲之數
辛亥以黑白二牲祭天地癸丑拔馮母鎮大縱俘掠丙辰邢州降丁巳拔深州
以不卽降誅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李繼遷引五百騎款塞願婚大國永作藩輔
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匹

遼史卷十一

遼史卷十一考證

聖宗紀二統和四年十二月癸丑拔馮母鎮大縱俘掠○臣長發按宋通鑑壬
子契丹薄代州爲張齊賢所敗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史蕭打里遼史于
癸丑紀拔馮母鎮大縱俘掠而壬子之敗則諱之

遼史卷十一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二

聖宗三

五年春正月乙丑破東城縣縱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諭降不聽遂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幼戊寅上還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壬辰如華林天柱二月甲午朔至自天柱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歡宴累日丁丑以諦居部下拽剌解里僨候有功命入御盞郎君班祗候夏四月癸巳朔幸南京丁酉上率百僚冊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禮畢羣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戊戌詔有司條上勳舊等第加恩癸丑清暑冰井六月壬辰召大臣決庶政丙申以耶律蘇爲遙郡刺史秋七月戊辰湼剌部節度使撒葛里有惠政民請留從之是月獵平地松林九月丙戌幸南京是冬止焉

六年春正月庚申如華林天柱二月丁未奚王籌寧殺無罪人李浩所司議貴請貸其罪令出錢贍浩家從之甲寅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京致仕己未休哥奏宋事宜上親覽之丙寅以司天趙宗德齊泰王守平邵袱閻梅從征四載言天象數有徵賜物有差三月癸未李繼遷遣使來貢夏四月乙未幸南京丁酉胡里室橫突韓德讓墮馬皇太后怒殺之戊戌幸宋國王休哥第五月癸亥南府宰相耶律沙薨閏月丙戌朔奉聖州言太祖所建金鈴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重勞百姓待軍還治之壬寅阿薩蘭回鶻來貢甲寅烏隈于厥部以歲貢貂鼠青鼠皮非土產皆於他處貿易以獻乞改貢詔自今止進牛馬六月癸亥党項太保阿剌恍來朝貢方物乙丑諭諸道兵馬備南征攻城器具乙酉夷离菫阿魯勃送沙州節度使曹恭順還授于越秋七月丙戌觀市己亥遣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命者賜休哥排亞部諸軍戰馬己酉駐蹕于洛河壬子加韓德威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門下平章事東京留守兼侍中漆水郡王耶律抹只爲大同軍節度使癸丑排亞請增置涿州驛傳丙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八月戊午休哥與排亞奏里曷捉生將至易州遇宋兵殺其指揮使而還庚申幸黎園溫湯癸亥以將伐宋遣使祭木葉山丁丑頻海女直遣使速魯里來朝西北路管押詳穩速撒哥以伐折立助里二部上所俘獲東路林牙蕭勤德及統軍石老以擊敗女直兵獻俘大同軍節度使耶律抹只奏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濱海女直遣廝魯里來修土貢丙申化哥與尤不姑春古里來貢休哥遣詳穩意德里獻所獲宋諜者丁酉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九月戊戌幸南京己亥有事于太宗皇帝廟以唐元德爲奉陵軍節度使癸卯祭旗鼓南伐庚戌次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乙卯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因撫諭其衆駙馬蕭勤德太師闥覽皆中流矢勤德載帝車中以歸聞宋軍退遣斜軫排亞等追擊大敗之冬十月戊午攻沙堆驛破之己巳以黑白羊祭天地庚午以宋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壬申行軍參謀宣政殿學士馬得臣言諭降宋軍恐終不爲用請並放還詔不允丙子籌寧奏破狼山捷辛巳復奏敗宋兵于益津關癸未進軍長城口宋定州守將李興以兵來拒休哥擊敗之追奔五六里十一月甲申上以將攻長城口詔諸軍備攻具庚寅駐長城口督大軍四面進攻士潰圍委城遁斜軫招之不降上與韓德讓邀擊之殺獲殆盡獲者分隸燕軍辛卯攻滿城圍之甲午拔其城軍士開北門遁上使諭其將領乃率衆降戊戌攻下祁州縱兵大掠己亥拔新樂庚子破小狼山砦丁未宋軍千人出益津關國舅郎君桃委詳穩十哥擊走之殺副將一人己酉休哥獻黃皮室詳穩徇地莫州所獲馬二十匹士卒二十人命賜降者衣帶使隸燕京辛亥西路又送降卒二百餘人給寒者裘衣以馬得臣權宣徽院事十二月甲寅朔賜皮室詳穩乞得禿骨里戰馬橫帳郎君達打里劫掠命杖之丙辰畋于沙河休哥獻奚詳穩耶魯所獲宋諜丁巳遣北宰相蕭繼遠等往峴安平侍衛馬軍司奏攻祁州新樂都頭劉贊等三十人有功乞加恩賞是月大軍駐宋境是歲詔開貢舉一人及第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師戊子宋雞壁砦守將郭榮率衆來降詔屯南京庚寅

次長城口三卒出營劫掠笞以徇衆以所獲物分賜左右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通好上知其非誠不許癸巳諭諸軍趣易州己亥禁部從伐民桑梓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來援遣鐵林軍擊之擒其指揮使五人甲辰大軍齊進破易州降刺史劉墀守陴士卒南遁上帥師邀之無敢出者即以馬質爲刺史趙質爲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于燕京以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仙壽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幸易州御五花樓撫諭士庶丙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詔諭三京諸道戊申次淶水謁景宗皇帝廟詔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護送易州降人八百還隸本貫己酉次岐溝射鬼箭辛亥還次南京六軍解嚴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賀詔雞壁砦民二百戶徙居檀順薊三州甲寅回鶻于闐師子等國來貢乙卯大饗軍士爵賞有差樞密使韓德讓封楚國王駙馬都尉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日幸長春宮甲子詔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使相從乙丑賞南征女直軍使東還丙寅禁舉人匿名飛書謗訕朝廷癸酉吐蕃党項來貢甲戌雲州租賦請止輸本道從之丙子以女直活骨德爲本部相分遣巫覡祭名山大川丁丑皇子佛寶奴生戊寅阿薩蘭于闐轄烈並遣使來貢三月壬午朔遣使祭木葉山禁芻牧傷禾稼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李繼遷遣使來貢丁亥詔知易州趙質收戰亡士卒骸骨築京觀戊子賜于越宋國王紅珠筋線命入內神帳行再生禮皇太后賜物甚厚以雞壁砦民戍廷朗等八戶隸飛狐己丑詔免雲州逋賦乙室王貫寧擊鞠爲所部郎君高四縱馬突死詔訊高四罪丙申詔開奇峰路通易州市戊戌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是春駐蹕延芳淀夏四月甲寅還京乙卯國舅太師蕭闥覽爲子排亞請上皇女延壽公主許之丙辰謁太宗皇帝廟以御史大夫烏骨領乙室大王己未幸延壽寺飯僧甲子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毬上疏切諫云臣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爲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爲堅磽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疏奏大嘉納之丁卯吐渾還金回鶻安進吐蕃獨朵等自宋來歸皆賜衣帶皇太后謁奇首可汗廟丙子以舍利軍耶律沓香爲常袞己卯駐蹕儒州龍泉庚辰遣宣徽使蒲領等率兵分道備宋以遙輦副使控骨离爲舍利拽剌詳穩五月辛巳祭風伯于儒州白馬村休哥引軍至滿城招降卒七百餘人遣使來獻詔隸東京辛卯獵桑乾河壬辰燕京奏宋兵至邊時暑未敢與戰且駐易州俟彼動則進擊退則班師從之六月庚戌朔以太師柘母迎合攝之二十辛酉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免賦役十年甲戌宣政殿學士馬得臣卒詔贈太子少保賜錢十萬粟百石乙亥詔出諸畜賜邊部貧民是月休哥排亞破宋兵于泰州秋七月乙酉御含涼殿視朝丙戌以中丞耶律覈麥哥權夷离畢橫帳郎君耶律延壽爲御史大夫癸巳遣兵南征甲午以迪离畢涅剌烏濊三部各四人益東北路來人婁里德仍給印綬丁酉勞南征將士是日帝與皇太后謁景宗皇帝廟八月庚午放進士高正等二人及第冬十月禁置網捕兔十一月甲申于闐張文寶進內丹書十一月甲寅釣魚于沈子濼癸亥獵于好草嶺

遼史卷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三

聖宗四

八年春正月辛巳如臺湖庚寅詔決滯獄庚子如沈子濼二月丁未朔于闐回鶻各遣使來貢壬申女直遣使來貢三月丁丑李繼遷遣使來貢庚辰太白熒惑鬭凡十有五次乙酉城杏堝以宋俘實之辛丑置宜州夏四月丙午朔嚴州刺史李壽英有惠政民請留從之庚戌女直遣使來貢庚午以歲旱諸部艱食振之五月戊子以宋降卒分隸諸軍庚寅女直宰相阿海來貢封順化王丙申清暑胡土白山詔括民田六月丙午以北面林牙磨魯古爲北院大王阿薩蘭回鶻于越達剌干各遣使來貢甲寅月掩天駟第一星丙辰女直遣使來貢秋七月庚辰改南京熊軍爲神軍詔東京路諸宮分提轄司置分定霸保和宣化三縣白川州置洪理儀坤州置廣義遼西州置長慶乾州置安德各一縣省遂嬀松饒寧海瑞玉鐵里奉德等十州及玉田遂豐松山弘遠懷清雲龍平澤平山等八縣以其民分隸他郡八月乙卯以黑白羊祭天地九月乙亥北女直四部請內附壬辰李繼遷獻宋俘冬十月丙午以敗宋軍復遣使來告己酉阻卜等遣使來貢是月駐蹕大王州十一月庚寅以吐谷渾民饑振之丁酉太白晝見十二月癸卯李繼遷下宋麟鄜等州遣使來告女直遣使來貢庚戌遣使封李繼遷爲夏國王癸丑回鶻來貢是歲放鄭雲從等二人及第

九年春正月甲戌女直遣使來貢丙子詔禁私度僧尼庚辰如臺湖乙酉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等進實錄賜物有差戊子選宋降卒五百置爲宣力軍辛卯詔免三京諸道租賦仍罷括田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捷丁未以涿州刺史耶律王六爲惕隱甲子建威寇振化來遠三城屯戍卒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人張幹南京副留守吳浩分決諸道滯獄三月庚子朔振室韋烏古諸部戊申復遣庫部員外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祁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薊北縣令崔簡等分決諸道滯獄甲子幸南京夏四月甲戌回鶻來貢乙亥夏國王李繼遷遣杜白來謝封冊丙戌清暑炭山五月己未以秦王韓匡嗣私城爲全州六月丁亥突厥來貢是月南京霖雨傷稼秋七月癸卯通括戶口乙巳詔諸道舉才行察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歿於王事者官其子孫己未夏國以復綏銀二州遣使來告八月癸酉銅州嘉禾生東京甘露降戊寅女直進喚鹿人壬午東京進三足烏九月庚子鼻骨德來貢己酉駐蹕廟城南京地震冬十月丁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來上宋所授勅命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十一月己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于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是歲放進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十年春正月丁酉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銀器玩丙午如臺湖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壬申兀惹來貢壬午免雲州租賦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來奏賜詔安慰辛卯給復雲州流民三月甲辰鐵驪來貢丙辰如炭山夏四月乙丑以臺湖爲望幸里庚寅會羣臣較射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給復三年七月辛酉鐵驪來貢八月癸亥觀稼仍遣使分閱苗稼九月癸卯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冬十月壬申夏國王遣使來貢戊寅鐵驪來貢十一月壬辰回鶻來貢十二月庚辰獵儒州東川拜天是月以東京留守蕭恒德等伐高麗

十一年春三月壬寅回鶻來貢丙午出內帑錢賜南京統軍司軍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二月癸亥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衆伏誅夏四月幸炭山清暑六月大雨秋七月己丑桑乾羊河溢居庸關西害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廬舍多墊溺者八月如秋山冬十月甲申朔駐蹕蒲瑰坂是歲放進士王熙載等二人及第

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漷陰鎮水漂溺三十餘村詔疏舊渠甲寅以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耶律碩老爲惕隱詔復行在五十里內租乙卯幸延芳淀戊午獨宜州賦調庚申郎君耶律鼻舍等謀叛伏誅壬戌以南院大王耶律景爲上京留

守封漆水郡王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二月甲申免南京被水戶租賦己丑高麗來貢甲午免諸部歲輸羊及關征庚子回鶻來貢三月丁巳高麗遣使請所俘人畜詔贖還戊午幸南京丙寅遣使撫諭高麗己巳涿州木連理壬申如長春宮觀牡丹是月復置南京統軍都監夏四月辛卯幸南京壬辰樞密直學士劉恕為南院樞密副使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寺飯僧五月甲寅詔北皮室軍老不任事者免役戊午如炭山清暑庚辰武定軍節度使韓德沖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六月辛巳朔詔州縣長吏有才能無過者減一資考任之癸未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庚子錄囚甲辰詔龍鳳兩軍老疾者代之是月太白歲星相犯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甲寅遣使視諸道禾稼辛酉南院樞密使室昉為中京留守加尚父丙寅女直遣使來貢戊辰觀穫庚午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己卯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參知政事八月庚辰朔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戊子以國舅帳尅蕭徒骨為夷离畢乙未下詔戒諭中外官吏丁酉錄囚雜犯死罪以下釋之九月壬子室韋党項吐谷渾等來貢辛酉宋復遣使求和不許壬戌行拜奧禮癸酉阻卜等來貢冬十月乙酉獵可汗州之西山乙巳詔定均稅法丁未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一月戊申朔行再生禮鐵驪來貢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庚戌詔郡邑貢明經茂材異等甲寅詔南京決滯獄己未官宋俘衛德升等六人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弁奚王府奧理墮隗梅只三部為一其二尅各分為部以足六部之數甲申賜南京統軍司貧戶耕牛戊子高麗進妓樂却之庚寅禁游食民癸巳女直以宋人浮海賂本國及兀惹叛來告丁未幸南京是年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及第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甲寅置廣靈縣丁巳增泰州遂城等縣賦庚申詔諸道勸農癸亥長寧軍節度使蕭解里秩滿民請留從之庚午如長春宮二月丁丑女直遣使來貢甲辰高麗遣李周禎來貢三月癸丑夏國遣使來貢戊辰武清縣百餘人入宋境剽掠命誅之還其所獲人畜財物夏四月己卯參知政事邢抱朴以母憂去官起復丙戌詔諸道民戶應歷以來脅從為部曲者仍籍州縣甲午如炭山清暑五月壬子高麗進鷹乙亥北南乙室三府請括富民馬以備軍需不許給以官馬六月丙子朔啓聖軍節度使劉繼琛秩滿民請留從之丁丑詔減前歲括田租賦甲申以宣徽使阿沒里私城為豐州丙戌詔許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秋七月乙巳朔女直遣使來貢丁巳兀惹烏昭度渤海燕頗等侵鐵驪遣奚王和朔奴等討之壬戌詔蔚朔等州龍衛威勝軍更戍八月丙子夏國遣使進馬壬辰詔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九月戊午以南京大學生員浸多特賜水磑莊一區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冬十月乙亥置義倉辛巳回鶻來貢甲申高麗遣李知白來貢戊子兀惹歸款詔諭之庚子鼻骨德來貢十一月乙巳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辛酉遣使冊王治為高麗國王戊辰高麗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二月己卯鐵驪遣使來貢鷹馬辛巳夏國以敗宋人遣使來告是年放進士王用極等二人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漁于潞河丁巳蠲三京及諸州稅賦丙寅夏國遣使來貢庚午以宣徽使阿沒里家奴閻貴為豐州刺史二月庚寅回鶻遣使來貢三月壬寅高麗王治表乞為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恆德女嫁之庚戌高麗復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甲寅韓德威奏討党項捷甲子詔安集朔州流民夏四月甲戌東邊諸糺各置都監庚寅如炭山清暑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是月奚王和朔奴東京留守蕭恆德等五人以討兀惹不克削官改諸部令穩為節度使五月癸卯詔參知政事邢抱朴決南京滯獄庚戌朔州威勝軍一百七人叛入宋六月辛未如炭山清暑鐵驪來貢乙酉回鶻來貢己丑高麗遣使來問起居後至無時秋七月戊午回鶻等來貢閏月丁丑五院部進冗地所得金馬冬十月丙辰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戊午烏昭度乞內附十一月甲戌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于乾州是月回鶻阿薩蘭遣使為子求婚不許十二月甲寅以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減之甲子撻凜誘叛酋阿魯敦等六十人斬之封蘭陵郡王幸南京是年放進士張儉等三人

十五年春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丙子以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詔諸道勸民種樹癸未兀惹長武周來降戊子女直遣使來貢己丑詔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稅二月丙申朔如長春宮戊戌勸品部富民出錢以贍貧民庚子徙梁門遂城泰州北平民於內地丙午夏國遣使來貢甲寅問安皇太后丙辰韓德威奏破党項捷丁巳詔品部曠地令民耕種三月乙丑朔党項來貢戊辰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十年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壬午通括宮分人戶免南京逋稅及義倉粟甲申河西党項乞內附庚寅兀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貢如舊餘免癸巳宋主炅殂子恆嗣位甲午皇太妃獻西邊捷夏四月乙未朔罷奚王部歲貢麚戊戌錄囚壬寅發義倉粟賑南京諸縣民丙午廣德軍節度使韓德凝有善政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己酉幸南京丁巳致奠于太宗皇帝廟己未如炭山清暑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巳詔平州決滯獄是月敵烈八部殺詳穩以叛蕭撻凜追擊獲部族之半六月丙申鐵驪來貢壬子夏國遣使來謝封冊秋七月戊辰党項來貢辛未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丙子高麗遣韓彥敬奉幣弔越國公主之喪辛卯詔南京疾決獄訟八月丁酉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遺予憂其深戒之九月丙寅罷東邊戍卒庚午幸饒州致奠太祖廟戊子蕭撻凜奏討阻卜捷冬十月壬辰朔駐蹕駝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戊戌弛東京道魚濼之禁戊申以上京獄訟繁冗詰其主者辛酉錄囚十一月壬戌朔錄囚丙戌幸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是月高麗王治薨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乙巳釣魚土河己酉駐蹕駝山壬子夏國遣使來貢甲寅遣使祭高麗王治詔其姪權知國事丙辰錄囚是年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遼史卷十三

遼史卷十三考證

聖宗紀四統和十二年正月幸延芳淀十三年九月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臣宗楷按北平古今紀聞統和四年命皇族廬帳駐東京延芳淀是東京亦有延芳淀也

遼史卷十三考證

遼史卷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四

聖宗五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如長濼二月庚子夏國遣使來貢丙午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喜羅爲中臺省左相三月甲子女直遣使來貢乙亥鼻骨德酋長來貢夏四月癸卯振崇德宮所隸州縣民之被水者丁未罷民輸官俸給自內帑己酉祈雨乙卯如木葉山五月甲子祭白馬神丁卯祠木葉山告來歲南伐庚辰鐵驪來貢乙酉還上京婦人年踰九十者賜物六月戊子朔致奠於祖懷二陵是月清暑炭山秋七月丁巳朔錄囚聽政八月丁亥朔東幸九月丁巳朔駐蹕得勝口冬十一月遣使冊高麗國王誦十二月丙戌宋國王休哥薨輟朝五日進封皇弟恒王隆慶爲梁國王南京留守鄭王隆祐爲吳國王是年放進士楊文立等二人

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朔如長春宮夏四月如炭山清暑六月兀惹烏昭慶來秋七月以伐宋詔諭諸道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南伐癸卯射鬼箭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斜軫薨以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宋順獲兵仗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衆臨水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是年放進士初錫等四人及第

十八年春正月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詔諸軍各還本道二月幸延芳淀夏四月己未駐蹕于清泉淀五月丁酉清暑炭山六月阻卜叛酋鶻碾之弟鐵勦不率部衆來附鶻碾無所歸遂降詔誅之秋七月駐蹕于湯泉九月乙亥朔駐蹕黑河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昭朔方軍節度使十二月回鶻來貢是年放進士南承保等三人及第

十九年春正月辛巳以秖候郎君班詳穩觀音爲奚六部大王甲申回鶻進梵僧名醫三月乙亥夏國遣李文貴來貢乙酉西南面招討司奏党項捷壬辰皇后蕭氏以罪降爲貴妃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夏四月乙巳幸吳國王隆祐第視疾丙午問安皇太后五月癸酉清暑炭山丙戌冊蕭氏爲齊天皇后庚寅以十拽剌詳穩耶律壬奴爲乙室大王辛卯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順軍節度使戊午夏國奏下宋恒懷慶等三州賜詔褒之秋七月丙戌以東京統軍使耶律奴瓜爲南府宰相八月庚戌達盧骨部來貢九月己巳朔問安皇太后戊子駐蹕昌平庚寅西南面招討司奏討吐谷渾捷辛卯幸南京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次鹽溝徙封吳國王隆祐爲楚國王留守京師丁未梁國王隆慶統先鋒軍以進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甲寅遼軍與宋兵戰于遂城敗之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滿城以泥淖班師十一月庚午射鬼箭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關來侵偵候諜邏虞人招古擊敗之己卯觀漁儒門濼閏月己酉鼻骨德來貢己未減關市稅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州租稅

二十年春正月庚子如延芳淀癸丑東方五色虹見詔安撫西南面向化諸部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辛酉女直宰相夷离底來貢二月丁丑女直遣其子來朝高麗遣使賀伐宋捷三月甲寅遣北府宰相蕭繼遠等南伐壬戌駐蹕鴛鴦濼夏四月丙寅朔文班太保達里底敗宋兵于梁門甲戌南京統軍使蕭撻凜破宋軍於泰州乙酉南征將校獻俘賜爵賞有差戊子鐵驪遣使來貢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六月夏國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以邢抱朴爲南院樞密使辛丑高麗遣使來貢本國地里圖九月癸巳朔謁顯陵告南伐捷冬十月癸亥朔至自顯陵十二月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土河川地賜金幣是歲南京平州麥秀兩岐放進士邢祥等六人及第

二十一年春正月如鴛鴦濼三月壬辰詔修日曆官毋書細事甲午朝皇太后戊午鐵驪來貢夏四月乙丑女直遣使來貢戊辰兀惹渤海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吉等五部遣使來貢是月耶律奴瓜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于望都五月庚寅朔清暑炭山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己卯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辛巳党項來貢乙酉阻卜鐵剌里率諸部來

降是月修可敦城秋七月庚戌阻卜烏古來貢甲寅以奚王府監軍耶律室魯
爲南院大王八月乙酉阻卜鐵剌里來朝丙戌朝皇太后九月己亥夏國李德
昭遣使來謝弔贈癸丑幸女河湯泉改其名曰松林冬十月丁巳駐蹕七渡河
戊辰以楚國王隆祐爲西南面招討使十一月壬辰故于越耶律休哥之子道
士奴高九等謀叛伏誅丙申通括南院部民十二月癸未罷三京諸道貢
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亥如鴛鴦濼二月乙卯朔女直遣使來貢丙寅南院樞密
使邢抱朴薨輟朝三日三月己丑罷番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貢乙未西夏
李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物夏四月丁卯朝皇太后五月清暑炭山六月戊子以
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國李德昭爲西平王丁亥兀
惹蒲奴里剖阿里越里篤奥里米等部來貢八月丙辰党項來貢庚申阻卜酋
鐵剌里來朝戊辰鐵剌里求婚不許丙子駐蹕犬牙山九月己丑以南伐諭高
麗丙午幸南京女直遣使獻所獲烏昭慶妻子丁未致祭于太宗皇帝廟以北
院大王磨魯古太尉老君奴監北南王府兵庚戌命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閏
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以所獲諜者射鬼箭甲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丙寅
遼師與宋兵戰于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于遂城敗之庚午軍于
望都冬十月乙酉以黑白羊祭天地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州賚降兵以
酒脯祭天地己酉西平王李德昭遣使謝封冊十一月癸亥軍馬都指揮使耶
律課里遇宋兵于洺州擊退之甲子東京留守蕭排押獲宋魏府官吏田逵吉
郭守榮常顯劉綽等以獻丁卯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遺王繼忠弓矢密請
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庚午攻破德清軍壬申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乙
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和卽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
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癸未宋復遣曹利用來以無還地之意遣監門衛
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戊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
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卽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
師皇太后賜大丞相齊王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是年放進士李可封等三人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午還次南京庚申大饗將卒爵賞有差二月丙戌復置榷
場於振武軍丁巳夏國遣使告下宋青城辛酉朝皇太后以惕隱化哥爲南院
大王行軍都監老君奴爲惕隱乙丑振党項部丁卯回鶻來貢丁丑改易州飛
狐招安使爲安撫使夏四月丙戌女直及阿薩蘭回鶻各遣使來貢乙未鐵驪
來貢己亥党項來侵五月戊申朔宋遣孫僅等來賀皇太后生辰乙卯以金帛
賜陣亡將士家丙寅高麗以與宋和遣使來賀六月壬辰清暑炭山甲午阻卜
酋鐵剌里遣使賀與宋和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秋七月癸丑問安皇太
后戊午党項來貢辛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壬戌烏古來貢丁卯女直遣使來
貢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請先留使者皆遣之九月甲戌遣太尉阿里太傅楊六
賀宋主生辰冬十月丙子朔鼻骨德來貢戊子朝皇太后甲午駐蹕七渡河癸
卯宋歲幣始至後爲常十一月戊申上遣太保合住頒給使韓杞太后遣太師
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賀正旦辛亥觀漁桑乾河丁巳詔大丞相耶律德昌
出宮籍屬于橫帳十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
來賀正旦
二十四年春正月如鴛鴦濼夏五月壬寅朔幸炭山清暑幽皇太妃胡輦于懷
州囚夫人夷懶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秋七月辛丑朔南幸八月丙戌改南京
宮宣教門爲元和外三門爲南端左掖門爲萬春右掖門爲千秋是月沙州燉
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國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物賜之九月幸南京冬十
月庚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羣臣
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大赦是年放進士楊佶等二十二人
及第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二月如鴛鴦濼夏四月清暑炭山六月賜皇太妃胡
輦死于幽所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九月
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討阻卜破之冬十月丙申駐蹕中京十二月己酉振饒
州饑民
二十六年春二月如長濼夏四月辛卯朔祠木葉山五月庚申朔還上京丙寅
高麗進龍鬚草席己巳遣使賀中京成庚午致祭祖懷二陵辛未駐蹕懷州秋

七月增太祖太宗讓國皇帝世宗諡仍諡皇太弟李胡曰欽順皇帝冬十月戊子朔幸中京十二月蕭圖玉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剌里撫慰而還是年放進士史克忠等一十三人

二十七年春正月釣魚土河獵于瑞鹿原夏四月丙戌朔駐蹕中京營建宮室庚戌廢霸州處置司秋七月甲寅朔霖雨潢土斡剌陰涼四河皆溢漂沒民舍八月甲申北幸冬十一月壬子朔行柴冊禮十二月乙酉南幸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后崩于行宮壬辰遣使報哀于宋夏高麗戊申如中京己酉詔免賀千齡節是歲御前引試劉二宜等三人

遼史卷十四

遼史卷十四考證

聖宗紀五統和十七年秋七月伐宋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宋順〇臣宗萬按康昭裔通鑑作康保裔據通鑑則保裔乃戰死真宗優詔贈恤錄其子孫據遼史則昭裔已就擒後且以爲昭順軍節度使二者未知孰是

十八年春正月還次南京〇臣長發按宋通鑑契丹知帝親征縱掠而去然則聖宗之還次南京因真宗之親征而遼史諱之也

二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〇臣宗萬按周漸之使宋史不載而正旦所遣乃韓國華也此云張若谷與宋史異

遼史卷十四考證

遼史卷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五

聖宗六

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不受賀甲寅如乾陵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宮于
乾州菆塗殿二月丙戌宋遣王隨王儒等來弔祭己亥高麗遣魏守愚等來祭
是月遣左龍虎衞上將軍蕭合卓饋大行皇太后遺物于宋仍遣臨海軍節度
使蕭虛列左領軍衞上將軍張崇濟謝宋弔祭三月癸卯上大行皇太后謚爲
聖神宣獻皇后是月宋高麗遣使來會葬夏四月甲子葬太后於乾陵賜大丞
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庚午賜宅及陪葬地五月己卯朔如中京辛卯清暑七
金山乙巳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奏伐甘州回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隗
口故城以實之丙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道繕
甲兵以備東征秋八月戊申振平州饑民辛亥幸中京丙寅謁顯乾二陵丁卯
自將伐高麗遣使報宋以皇弟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北府宰相駙馬都尉蕭
排押爲都統北面林牙僧奴爲都監九月乙酉遣使冊西平王李德昭爲夏國
王辛卯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宣問高麗王詢冬十月丙午朔女直
進良馬萬匹乞從征高麗許之王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乙酉大軍
渡鴨淥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丙戌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
及副將李立追殺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排押至
奴古達嶺遇敵兵戰敗之辛卯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
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凜將騎
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壬辰守將卓思正殺遼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
保佑等還遣乙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高麗禮
部郎中渤海陀失來降庚子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
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還

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
駝皆疲甲仗多遺棄乃得渡己丑次鴨淥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國王隆祐
迎于來遠城壬辰詔罷諸軍己亥次東京二月己酉謁乾顯二陵戊午所俘高
麗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內戚大臣三月己卯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薨庚辰
皇弟楚國王隆祐權知北院樞密使事樞密直學士高正爲北院樞密副使庚
寅南京平州水振之己亥以北院大王耶律室魯爲北院樞密使封韓王北院
郎君耶律世良爲北院大王前三司使劉愼行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
夏四月清暑老古堝五月甲戌朔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曆又詔帳族有罪
黥墨依諸部人例乙未以劉愼行爲南院樞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
密使事六月庚戌升蔚州知州爲觀察使乙卯韓王耶律室魯薨丙辰以南院
大王化哥爲北院樞密使丁巳詔西北路招討使駙馬都尉蕭圖玉安撫西鄙
置阻卜諸部節度使是秋獵于平地松林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淀甲寅贈大
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尙書令謚文忠十一月庚午朔幸顯州十二月庚子復
如廣平淀癸丑以知南院樞密使事邢抱質年老詔乘小車入朝是月置歸寧
二州是年御試放高承顏等二人及第

開泰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宋遣趙湘符成翰來賀癸未長白山三十部女直酋
長來貢乞授爵秩甲申駐蹕王子院丙戌望祠木葉山丁亥女直太保蒲捻等
來朝戊子獵于買曷魯林庚寅祠木葉山辛卯曷蘇館大王曷里喜來朝二月
壬子駐蹕瑞鹿原三月甲戌以蔚州爲觀察不隸武定軍乙亥如華林丁丑詔
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乙酉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宰相駙馬蘭陵郡
王蕭寧樞密使司空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丁亥皇弟楚國王隆祐徙封齊國
王留守東京夏四月庚子高麗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王詢親朝壬寅夏
國遣使進良馬己酉祀風伯辛酉以前孟父房敞穩蕭佛奴爲左夷離畢五月
戊辰朔還上京詔裴玄感邢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史儉等十九人及第以駙
馬蕭紹宗爲鄭州防禦使乙亥以邢抱質爲大同軍節度使六月駐蹕上京七
月丙子以耶律遂貞爲遼興軍節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張昭聲南院宣徽使
耶律受益上京副留守寇卿彰德軍節度使命耶律釋身奴李操充賀宋國生

辰信使副蕭涅袞齊秉貫宋正旦使副進士康文昭張素臣郎玄達坐論知貢舉裴玄感邢祥私曲祕書省正字李萬上書辭涉怨訕皆杖而徒之萬役陷河冶八月丙申鐵驪那沙等送兀惹百餘戶至賓州賜絲絹是日那沙乞賜佛像儒書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己未高麗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是月齊國王隆祐薨輟朝五日冬十月辛亥如中京閏月丁卯贈隆祐守大師謚仁孝十月甲午朔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開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平縣覃恩中外己亥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貴寶珪祐守榮武元正等爵有差癸卯前遼州錄事張庭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胤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甲辰西北招討使蕭圖玉奏七部太師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執阿里底以獻而沿邊諸部皆叛十二月丙寅奉遷南京諸帝石像于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于上京五鸞殿壬申振奉聖州饑民庚辰賜皇弟秦晉國王隆慶鐵券癸未劉晟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治獄明允詔超遷之甲申詔諸道水旱饑民質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傭錢十文價折傭盡遣還其家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允所請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至是有詔始征商己丑詔諸鎮建宣敕樓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裴玄感爲翰林承旨邢祥給事中石用中翰林學士呂德推樞密直學士張儉政事舍人邢抱質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王繼忠中京留守檢校太師戶部侍郎劉涇加工部尚書駙馬蕭紹宗加檢校太師耶律控溫加政事令封豳王丁未如瑞鹿原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封豳王以馬氏爲麗儀耿氏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己未錄囚烏古敵烈叛右皮室詳穩延壽率兵討之是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二月丙子詔以麥務川爲象雷縣女河川爲神水縣羅家軍爲閭山縣山子川爲富庶縣留家砦爲龍山縣阿覽峪爲勸農縣松山川爲松山縣金甸子爲金原縣壬午遣北院樞密副使高正按察諸道獄三月壬辰朔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夏四月甲子拜日詔從上京請以韓斌所括贍國撻魯河奉豪等州戶二萬五千四百有奇置長霸興仁保和等十縣丙子如緬山五月辛卯朔復命化哥等西討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秋七月壬辰烏古敵烈皆復故疆乙未西南招討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後恐爲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加撫諭使不報上怒欲伐之遽詔李德昭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掎角之勢仍命諸軍各市肥馬丁酉以惕隱耶律綠洲爲南府宰相太尉五哥爲惕隱癸卯釣魚曲溝戊申詔以教睦宮子錢振貧民己酉化哥等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丁卯封皇子宗訓大內惕隱八月壬戌遣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己丑耶律資忠使高麗還冬十月己未朔畋鹿井之北命耶律阿薈等使宋賀生辰辛酉駐蹕長濼丙寅詳穩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上問之曰臣三年前爲高麗所虜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旁州所貢珍異皆積于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曷蘇館女直北直渡鴨淥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而有也上納之十一月甲午錄囚癸丑樞密使豳王化哥以西征有罪削其官封出爲大同軍節度使十二月甲子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爲北院樞密使封岐王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牛璘爲彰國軍節度使蕭孝穆爲西北路招討使放進士鮮于茂昭等六人及第

三年春正月己丑錄囚阻卜酋長烏八來朝封爲王乙未如渾河丁酉女直及鐵驪各遣使來貢是夕彗星見西方丙午畋潰河濱壬子帝及皇后獵瑞鹿原二月戊午詔增樞密使以下月俸甲子遣上京副留守耶律資忠復使高麗取六州舊地三月庚子遣耶律世良城招州戊申南京奉聖平蔚雲應朔等州置轉運使夏四月戊午詔南京管內毋淹刑獄以妨農務癸亥烏古叛乙亥沙州

回鶻曹順遣使來貢。丙子，以西北路招討都監蕭孝穆爲北府宰相。五月乙酉
朔，清暑緬山。六月乙亥，合拔里、乙室二國舅爲一帳，以乙室夷离畢蕭敵烈爲
詳穩以總之。甲申，封皇姪胡都古爲廣平郡王。是夏，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
留守耶律團石等討高麗，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秋七月乙酉
朔，如平地松林。壬辰，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間授官釋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八
月甲寅朔，幸沙嶺。九月丁酉，八部敵烈殺其詳穩稍瓦，皆叛，詔南府宰相耶律
吾刺葛招撫之。辛亥，釋敵烈數人，令招諭其衆。壬子，耶律世良遣使獻敵烈俘。
冬十月甲寅朔，幸中京。丙子，以旗鼓拽剌詳穩題里姑爲奚六部大王。放進士
張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四年春正月乙酉，如瑞鹿原。丙戌，詔耶律世良再伐迪烈得。戊子，命詳穩拔姑
彌水瑞鹿原以備春蒐。丁酉，獵馬蘭淀。壬寅，東征，東京留守善寧、平章涅里袞
奏已總大軍及女直諸部兵分道進討。遂遣使齎密詔軍前。二月壬子朔，如薩
堤濼。于闐國來貢。夏四月癸丑，以林牙建福爲北院大王。甲寅，蕭敵烈等伐高
麗還。丙寅，曷蘇館部請括女直王殊只你戶舊無籍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樞
密使貫寧奏大破八部迪烈得。詔侍御撒剌獎諭，代行執手之禮。丙寅，耶律世
良等上破阻卜俘獲數。戊辰，駐蹕汯柳湖。己巳，女直遣使來貢。壬申，耶律世良
討烏古，破之。甲戌，遣使賞有功將校。世良討迪烈得至清泥堝，時于厥既平，朝
廷議內徙其衆，于厥安土重遷，遂叛。世良懲創，既破迪烈得，輒殲其丁壯。勒兵
渡曷剌河，進擊餘黨，斥候不謹，其將勃括聚兵稠林中，擊遼軍不備，遼軍小却，
結陣河曲。勃括是夜來襲，翌日，遼後軍至，勃括誘于厥之衆皆遁，世良追之，軍
至險阨，勃括方阻險少休，遼軍偵知其所，世良不亟掩之，勃括輕騎遁去，獲其
輜重及所誘于厥之衆，併遷迪烈得所獲輜麥里部民，城臚朐河上以居之。是
月，蕭楊哥尚南平郡主。五月辛巳，命北府宰相劉晟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
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晟先攜家置邊郡，致緩師期，追還
之，以世良、屈烈總兵進討，以耶律德政爲遼輿軍節度使，蕭年骨烈天城軍節
度使。李仲舉卒，詔賻恤其家。六月庚戌，上拜日，如禮，與麻都骨世勳易衣馬，爲

好。以上京留守耶律八哥爲北院樞密副使。秋七月，上又拜日，遂幸秋山。自八
月射鹿至于九月。復自癸丑至于辛酉，連獵于有柏、碎石、太保、響應、松山諸山。
丁卯，與夷離畢兵部尚書蕭樂寧定爲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拽剌
詳穩題里姑爲六部奚王。冬十月，駐蹕撻剌割濼。十一月庚申，詔汰東京僧。及
命上京、中京洎諸宮選精兵五萬五千人以備東征。十二月，南巡海徼，還，幸顯
州。
五年春正月丁未，北幸。庚戌，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
數萬級，盡獲其輜重。乙卯，師次南海軍，耶律世良薨于軍。癸酉，駐蹕雪林。二月
己卯，阻卜長來朝。辛巳，如薩堤濼。庚寅，以前東京統軍使耶律韓留爲右夷离
畢。戊戌，皇子宗真生。三月乙卯，鼻骨德長撒保特賽剌等來貢。辛酉，諸道獄空，
詔進階賜物。丙寅，以前北院大王耶律敵温爲阿扎割只。辛未，党項魁可來降。
夏四月乙亥，振招州民。戊寅，以左夷离畢蕭合卓爲北院樞密使，曷魯寧爲副
使。庚辰，清暑孤樹淀。五月甲子，尚書蕭姬隱坐出使後期，削其官。丁卯，以耿元
吉爲戶部使。六月，以政事舍人吳克昌按察霸州刑獄。丁丑，回鶻獻孔雀。秋七
月甲辰，獵于赤山。八月丙子，幸懷州，有事于諸陵。戊寅，還上京。九月癸卯，皇弟
南京留守秦晉國王隆慶來朝，上親出迎勞，至實德山，因同獵于松山。乙丑，駐
蹕杏堝。冬十月甲午，封秦晉國王隆慶長子查割中山郡王，次子遂哥樂安郡
王。十一月辛丑，以參知政事馬保忠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丁巳，以北面林
牙蕭隗洼爲國舅詳穩。十二月乙酉，秦晉國王隆慶還至北安，薨，訃聞，上爲哀
慟，輟朝七日。丁酉，宋遣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是歲，放進士孫傑等四十八
人及第。
六年春正月癸卯，如鴛子河。二月甲戌，以公主賽哥殺無罪婢，駙馬蕭圖玉不
能齊家，降公主爲縣主，削圖玉同平章事。丁丑，詔國舅帳詳穩蕭隗洼將本部
兵東征高麗。其國舅司事，以都監攝之。庚辰，以南面林牙涅合爲南院大王。三
月乙巳，如顯州，葬秦晉國王隆慶于顯、乾二陵，追冊隆慶爲太弟。夏四月
辛卯，封隆慶少子謝家奴爲長沙郡王，以樞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權知諸

行宮都部署事壬辰禁命婦再醮丙申如涼陘五月戊戌朔樞密使蕭合卓爲部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翌曰賜合卓劍俾得專殺丙午錄囚己酉設四帳都詳穩甲寅以南京統軍使蕭惠爲右夷离畢乙卯祠木葉山潢河乙丑駐蹕九層臺六月戊辰朔德妃蕭氏賜死葬兔兒山西後數日大風起冢上晝暝大雷電而雨不止者踰月是月南京諸縣蝗秋七月辛亥如秋山遣禮部尚書劉京翰林學士吳叔達知制誥仇正己起居舍人程翥吏部員外郎南承顔禮部員外郎王景運分路按察刑獄辛酉以西南路招討請置寧仁縣于勝州九月庚子還上京以皇子屬恩生大赦丁未以駙馬蕭璉節度使化哥知制誥仇正己楊信充賀宋生辰正旦使副乙卯蕭合卓等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冬十月丁卯南京路饑輓雲應朔弘等州粟振之辛未獵鋒子河庚寅駐蹕遼離山十一月乙卯建州節度使石匡弼卒十二月丁卯上輕騎還上京戊子宋遣李行簡張信來賀千齡節翌日宋遣馮元張綸來賀正旦

遼史卷十五

遼史卷十五考證

聖宗紀六開泰四年夏四月甲寅蕭敵烈等伐高麗還○臣長發按通鑑綱目契丹遣蕭敵烈討高麗高麗與女直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此不書敗諱之也

五月辛巳命北府宰相劉晟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臣長發按遼史高麗傳劉晟作愼行蕭屈烈作蕭虛烈

遼史卷十五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六

聖宗七

七年春正月甲辰，如達離山。二月乙丑朔，拜日，如潭河。三月辛丑，命東北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丙午，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討叛命敵烈，滅之。夏四月，拜日。丙寅，振川、饒二州饑。辛未，振中京貧乏。癸酉，禁匿名書。壬辰，以三司使呂德懋為樞密副使。閏月壬子，以蕭進忠為彰武軍節度使，兼五州制置。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貢，乞假道夏國，從之。五月丙寅，皇子宗真封梁王，宗元永清軍節度使，宗簡右衛大將軍，宗愿左驍衛大將軍，宗偉右衛大將軍，皇姪宗範昭義軍節度使，宗熙鎮國軍節度使，宗亮絳州節度使，宗弼濮州觀察使，宗奕曹州防禦使，宗顯、宗肅皆防禦使。以張儉守司徒，兼政事令。丙申，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勃魯里幸獲免。一酒壺在地，反不移。八月丙午，行大射柳之禮。庚申，以耶律留寧與守達使宋賀生辰，蕭高九、馬貽謀使宋賀正旦。加平章蕭弘義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兼政事令。秋七月甲子，詔翰林待詔陳升寫南征得勝圖于上京五鸞殿。丁卯，蒲奴里部來貢。九月庚申，蒲昵國使奏本國與烏里國封壤相接，數侵掠不寧，賜詔諭之。戊辰，詔內外官因事受賕，事覺而稱子孫僕從者，禁之。庚午，錄囚，括馬給東征軍。是月，駐蹕土河川。冬十月，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慶，曰永安。壬寅，以順義軍節度使石用中為漢人行宮都部署。丙辰，詔以東平郡王蕭排押為都統，殿前都點檢蕭虛列為副統，東京留守耶律八哥為都監，伐高麗，仍諭高麗守吏能率衆自歸者厚賞，堅壁相拒者追悔無及。十一月壬戌，以呂德懋知吏部尚書，楊又玄知詳覆院，劉晟為霸州節度使，北府宰相劉愼行為彰武軍節度使。庚辰，禁服用明金、縷金、貼金。戊子，幸中京。十二月丁酉，宋遣呂夷簡、曹瑋來賀千齡節。是月，蕭排押等與高麗戰于茶陀二河，遼軍失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遙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天雲軍詳穩海里等皆死之。放進士張克恭等三十七人及第。

八年春正月，宋遣陳堯佐、張覃來賀。壬戌，鐵驪來貢。建景宗廟于中京，封沙州節度使曹順為燉煌郡王。二月丁未，以前南院樞密使韓制心為中京留守，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南院樞密使。丙辰，祭風伯。三月己未，以契丹弘義宮使赫石為興聖宮都部署，前遙恩拈部節度使控骨里積慶宮都部署，左祗候郎君耶律罕四捷軍都監。乙亥，東平王蕭韓寧東京留守，耶律八哥國舅平章事，蕭排押林牙，要只等討高麗還，坐失律，數其罪而釋之。己卯，詔加征高麗有功渤海將校官。壬午，閱飛龍院馬。癸未，回跋部太師踏剌葛來貢。丙戌，置東京渤海承奉官都知押班。夏四月戊子朔，如緬山。五月壬申，以駙馬蕭克忠為長寧軍節度使。乙亥，還寧州渤海戶于遼、土二河之間。己卯，曷蘇館惕隱阿不葛、宰相賽剌來貢。六月戊子，錄征高麗戰歿將校子弟。己丑，以左夷离畢蕭解里為西南面招討使，御史大夫蕭要只為夷离畢。己亥，惕隱耶律合葛為南府宰相，南面林牙耶律韓留為惕隱。癸卯，弛大擺山猿嶺採木之禁。乙巳，以南皮室軍校等討高麗有功，賜金帛有差。秋七月己未，征高麗戰歿諸將，詔益封其妻。庚申，以東北路詳穩耶律獨迭為北院大王。辛酉，肴里涅哥二奚軍征高麗有功，皆賜金帛。癸亥，詔阻卜依舊歲貢馬千七百，駝四百四十，貂鼠皮萬，青鼠皮二萬五千。戊辰，觀稼。己巳，回跋部太保麻門來貢。庚午，觀市，曲赦市中繫囚，命解寧、馬翼充賀宋生辰使副。八月庚寅，遣郎君曷不式等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九月己巳，以石用中參知政事。宋遣崔遵度、王應昌來賀千齡節。壬申，錄囚。甲戌，復錄囚。庚辰，曷蘇館惕隱阿不割來貢。壬午，駐蹕土河川。冬十月乙酉，詔諸道事無巨細，已斷者每三月一次條奏。戊子，遣耶律繼崇、鄭玄瑕賀宋正旦。癸巳，詔橫帳三房不得與卑小帳族為婚，凡嫁娶必奏而後行。癸卯，以前北院大王建福為阿扎割只。甲辰，改東路耗里太保城為咸州，建節以領之。十一月甲寅，置雲州宣德縣。十二月辛卯，駐蹕中京。乙巳，以廣平郡王宗業為中京留守，大定尹韓制心為惕隱。辛亥，高麗王詢遣使乞貢方物，詔納之。

九年春正月宋遣劉平張元普來賀二月如鴛鴦濼五月庚午耶律資忠使高麗還王詢表請稱藩納貢歸所留王人只剌里只剌里在高麗六年忠節不屈以爲林牙辛未遣使釋王詢罪並允其請癸酉以耶律宗教檢校太傅宗誨啓聖軍節度使劉晟太子太傅仍賜保節功臣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詔以近臣代拜救日甲寅遣使賜沙州回鶻燉煌郡王曹順衣物以查剌耿元吉韓九宋璋爲來年賀宋生辰正旦使副九月戊午以駙馬蕭紹宗平章事丁卯文武百僚奉表上尊號不許表三上迺從之乙亥沙州回鶻燉煌郡王曹順遣使來貢括諸道漢民馬賜東征軍以夷离畢延寧爲兵馬副都部署總兵東征是月駐蹕金缾濼宋遣宋綬駱繼倫賀千齡節冬十月戊寅以涅里爲奚王都監突迭里爲北王府舍利軍詳穩郎君老使沙州還詔釋宿累國家舊使遠國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還即除其罪戊子西南招討奏党項部有宋犀族輸貢不時常有他意宜以時遣使督之詔曰邊鄙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徵斂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耳第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無或侵漁自然效順復奏諦居迭烈德部盲節度使韓留有惠政今當代請留上命進其治狀辛丑如中京壬寅大食國遣使進象及方物爲子冊割請婚十一月丁巳以漆水郡王韓制爲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馬都總管己未以夷离畢蕭孝順爲南面諸行宮都部署加左僕射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煉指戊子詔中京建太祖廟制度祭器皆從古制乙巳詔來年冬行大冊禮放進士張仲舉四十五人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朔宋使會宗道成吉來賀如渾河二月乙卯幸欽河壬戌獵高郛林三月戊戌皇子勃己只生庚子駙馬都尉蕭紹業建私城賜名睦州軍曰長慶是月大食國王復遣使請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爲公主嫁之夏四月戊申東京留守奏女直三十部酋長請各以其子詣闕祗候詔與其父俱來受約乙卯錄囚丁卯置萊州是月清暑緬山秋七月甲戌朔賜從獵女直人秋衣乙亥遣骨里取石晉所上玉璽于中京阻卜來貢辛巳如沙嶺是月獵潢河九月幸中京冬十月丁未敵烈酋長頗白來貢馬駝戊申錄囚甲子宋使李懿王仲賓來賀千齡節及蘇惟甫周鼎賀來歲元正即遣蕭善程翥報聘党項長曷魯來貢己未以蘆敏解里爲都點檢高六副點檢耶律羅漢奴左皮室詳穩燥姑右皮室詳穩聊了西北路金吾耶律僧隱御史大夫求哥駙馬都尉蕭春骨里並大將軍庚申幸通天觀觀魚龍曼衍之戲翌日再幸還升玉輅自內三門入萬壽殿奠酒七廟御容因宴宗室十一月癸未上御昭慶殿文武百僚奉冊上尊號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進級有差宋遣使來聘夏高麗遣使來貢甲申冊皇子梁王宗真爲皇太子

二年春正月如納水鈎魚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丁丑宋使薛貽廓來告宋主恆殂子禎嗣位遣都點檢耶律僧隱等充宋祭奠使副林牙蕭日新觀察馮延休充宋后弔慰使副戊寅遣金吾耶律諧領引進姚居信充宋主弔慰使副戊子爲宋主飯三京僧是月地震雲應二州屋摧地陷嵬白山裂數百步泉湧成流夏四月如緬山清暑五月乙亥朔參知政事石用中薨庚辰鐵驪遣使獻兀惹十六戶六月乙未宋遣使薛由等來饋其先帝遺物秋七月己卯以耶律信寧爲奉陵軍節度使高麗國參知政事王同穎靜海軍節度使耶律遂忠長寧軍節度使耿延毅昭德軍節度使高守貞河西軍節度使九月癸巳遣尚書僧隱韓格賀宋主即位壬寅遣堂後官張克恭充賀夏國王李德昭生日使耶律褅古韓王充賀宋太后生日使副耶律仙寧史克忠充賀宋正旦使副是月駐蹕胡魯古思淀冬十月癸卯朔賜宰臣呂德懋參知政事吳叔達樞密副使楊又玄右丞相馬保忠錢物有差辛亥至上京曲赦畿內囚十一人丙戌宋遣使來謝十二月辛丑高麗王詢薨其子欽遣使來報即命使冊欽爲高麗國王甲寅宋遣劉燁郭志言來賀千齡節是年放進士張漸等四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如納水鈎魚以僧隱爲平章事乙亥以蕭臺德爲南王府都監林牙耶律信寧西北路招討都監辛巳賜越國公主私城之名曰懿州軍曰慶懿二月丙申以丁振爲武信軍節度使改封蘭陵郡王戊申以東平郡王蕭排押爲西南面都招討進封豳王夏四月以耶律守寧爲都點檢五月清暑

緬山六月戊申以南院宣徽使劉涇參知政事蕭孝惠爲副點檢蕭孝恭東京統軍兼沿邊巡檢使戊午以蕭瑾爲左夷离畢蕭琳爲詳穩秋七月戊寅以南府宰相耶律合葛爲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丙戌以皇后生辰爲順天節丁亥賜緬山名曰永安是月獵赤山閏月壬辰以蕭伯達韓紹雍充賀宋正旦使副唐骨德程昭文賀宋生辰使副冬十月庚辰宋遣薛奎郭盛來賀順天節王臻慕容惟素賀千齡節東征軍奏統帥諧領常哀謀奴率師自毛母國嶺入林牙高九禪將大匡逸等率師鼓山嶺入閏月未至捷離河不遇敵而還以是月會於弘怕只嶺艤爲死者甚衆駐蹕遼河十一月辛卯朔以皇姪宗範爲歸德軍節度使北府宰相蕭孝穆南京留守封燕王南京留守韓制南院大王兵馬都總管仇正燕京轉運使十二月壬戌以宗範爲平章事封三韓郡王仇道衡中京副留守馮延休順州刺史耶玄化西山轉運使趙其樞密直學士丁卯以蕭丞爲太子太師己卯封皇子重元秦國王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宋遣張傳張士禹程琳丁保衡來賀如鴨子河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三月戊子千齡節詔賜諸宮分耆老食夏四月癸酉以右丞相馬保忠之子世弘使橫表至平地松林爲盜所殺特贈昭信軍節度使五月清暑永安山己未南院大王韓制薨戊辰以鄭弘節爲兵部郎中劉愼行順義軍節度使辛未以燕王蕭孝穆子順爲千牛衛將軍甲戌以中山郡王查哥爲保靜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哥廣德軍節度使蕭解里彰德軍節度使庚辰以遼興軍節度使闌王胡都古爲臨海軍節度使漆水郡王敵烈南院大王秋七月如秋山八月丙辰以韓紹芳爲樞密直學士駙馬蕭匹敵都點檢九月以駙馬蕭紹宗爲武定軍節度使耶律宗福安國軍節度使冬十月駐蹕遼河宋遣蔡齊李用和來賀千齡節十一月追封南院大王韓制爲陳王十二月以蕭從政爲歸義軍節度使康筠監門衛充賀宋正旦使副是年放進士李煟等四十七人

遼史卷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七

聖宗八

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二月戊午，禁天下服用明金及金線綺，國親當服者，奏而後用。是月，如魚兒濼。三月壬辰，以左丞相張儉為武定軍節度使，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鄭弘節臨潢少尹，劉慎行遼興軍節度使，武定軍節度使蕭匹敵契丹行宮都部署，樞密副使楊又玄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兼樞密使。是月，如長春河魚兒濼，其水一夕有聲如雷，越沙岡四十里別為一陂。夏五月，清暑永安山。以蕭從順為太子太師，吳叔達翰林學士，道士馮若谷加太子中允，耶律晨武定軍節度使，張儉彰信軍節度使，呂士宗禮部員外郎，李可舉順義軍節度使。秋七月，獵平地松林。九月，駐蹕南京。己亥，以蕭迪烈、李紹琪充賀宋太后生辰使副，耶律守寧、劉四端充賀宋主生辰使副。冬十月辛未，宋太后遣馮元宗、史方來賀順天節。十一月庚子，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辛丑，以左祗候郎君詳穩蕭羅羅為右夷离畢。十二月丁巳，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孝先為上京留守，皇姪長沙郡王謝家奴匡義軍節度使，耶律仁舉興國軍節度使。甲子，蕭守寧為點檢侍衛親軍馬步軍。乙丑，北院樞密使蕭合卓薨。十二月戊辰，以北府宰相蕭普古為北院樞密使。己巳，遣蕭諧、李琪充賀宋正旦使副。庚午，以參知政事劉京為順義軍節度使。乙亥，宋使李維、張綸來賀千齡節。是歲，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丁丑，禁工匠不得銷毀金銀器。

六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徐奭、裴繼起、張若谷、崔準來賀。庚辰，如鴛鴦濼。二月己酉，以迷離己同知樞密院，黃翩為兵馬都部署，達骨只副之，赫石為都監，引軍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間。黃龍府請建堡障三、烽臺十，詔以農隙築之。東京留守八哥奏黃翩領兵入女直界徇地，俘獲人馬牛豕不可勝計，得降戶二百七十，詔獎諭之。戊午，以耶律野為副點檢，以國舅帳蕭柳氏徒魯骨領西北路十二班軍，奚王府舍利軍。己巳，南京水，遣使振之。庚午，詔党項別部塌西設契丹節度使治之。三月戊寅，以大同軍節度使張儉入為南院樞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參知政事吳叔達責授將作少監，出為東州刺史。是月，阻卜來侵西北路，招討使蕭惠破之。夏四月丁未朔，以武定軍節度使耶律漢古為惕隱。戊申，蒲盧毛朵部多兀惹戶，詔索之。丙寅，如永安山。五月辛卯，以東京統軍使蕭韓古為契丹行宮都部署。癸卯，遣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六月辛丑，詔凡官畜並印其左以識之。秋七月戊申，獵黑嶺。八月，蕭惠攻甘州不克，師還。自是阻卜諸部皆叛，遼軍與戰，皆為所敗，監軍涅里姑、國舅帳太保曷不呂死之。詔遣惕隱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將兵討之。九月，駐蹕遼河滸。冬十月丙子，曷蘇館諸部長來朝。庚辰，遣使閱夏國。五月，與宋交戰之故。辛巳，以前南院大王直魯袞為烏古敵烈都詳穩。庚寅，以蕭孝順、蕭紹宗兼侍中，駙馬蕭紹業平章政事，前南院大王胡覩堇同知上京留守，安哥通化州節度使。乙丑，宋遣韓翼、田承說來賀順天節。十一月戊辰，西北路招討司小校掃姑訴招討蕭惠三罪，詔都監奧骨積按之。十二月庚辰，曷蘇館部乞建旗鼓，許之。辛巳，詔北面諸部廉察州縣及石烈、彌里之官，不治者罷之。詔大小職官有貪暴殘民者，立罷之，終身不錄；其不廉直，雖處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當薦拔。其內族受賂事發，與常人所犯同科。戊戌，遣杜防、蕭蘊充賀宋生辰使副。庚子，駐蹕遼河。

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宋遣張保維、孫繼業、孔道輔、馬崇至來賀。如混同江。辛亥，以女直白縷為惕隱，蒲馬為巖母部太師。甲寅，蒲盧毛朵部遣使來貢。夏四月乙未，獵黑嶺。五月，清暑永安山。西南路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遣使循遼河源求產金銀之所。六月，禁諸屯田不得擅貨官粟。癸巳，詔蕭惠再討阻卜。秋七月己亥朔，詔更定法令。庚子，詔諭駙馬蕭鉏不、公主粘米袞，爾於后有父母之尊，后或臨幸，祗謁先祖，祗拜空帳，失致敬之禮，今後可設像拜

謁。乙巳，詔輦路所經旁三十步內不得耕種者，不在訴訟之限。九月，駐蹕遼河。冬十月丁卯朔，詔諸帳院庶孽，並從其母論貴賤。十一月，宋遣石中立、石貽孫來賀千齡節；王博文、王覺賀順天節。辛亥，以楊又玄、邢祥知貢舉。乙未，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寧軍節度使長沙郡王謝家奴、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哥奏各將之官，乞選伴讀書史，從之。癸亥，以三韓王欽為啓聖軍節度使，楊佶刑部侍郎。甲子，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古昱為北院大王。十二月丁卯，遣耶律遂英、王永錫充賀宋太后生辰，蕭遂撒、馬保永充賀正旦使副。癸酉，以金吾蕭高六為奚舍利軍詳穩。

八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庚申，党項侵邊，破之。甲子，詔州縣長吏勸農。二月戊子，燕京留守蕭孝穆乞于拒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巡察，詔從之。三月，駐蹕長春河。夏五月，清暑永安山。六月，以韓寧、劉湘充賀宋太后生辰使副，吳克荷充賀夏國王李德昭生辰使。癸巳，權北院大王耶律鄭留奏今歲十一月皇太子納妃，諸族備會親之帳，詔以豪盛者三十戶給其費。秋七月丁酉，以遙輦帳郎君陳哥為西北路巡檢，與蕭諧領同管二招討地，以南院大王耶律敵烈為上京留守。戊戌，獵平地松林。九月壬辰朔，以渤海宰相羅漢權東京統軍使。壬子，幸中京。北敵烈部節度使耶律延壽請視諸部賜旗鼓，詔從之。癸丑，阻卜別部長胡懶來降。乙卯，阻卜長春古來降。冬十月，宋遣唐肅、高覿來賀順天節。樞密使魏王耶律斜軫孫婦阿聒指斥乘輿，其孫骨欲為之隱，事覺，乃並坐之，仍籍其家。詔燕城將士若敵至，總管備城之東南，統軍守其西北，馬步軍備其野戰，統軍副使繕壁壘，課士卒，各練其事。十一月丙申，皇太子納妃蕭氏。以耶律求翰為北院大王。冬十二月辛酉朔，以遙輦太尉謝佛留為天雲軍詳穩。壬申，以前北院大王耶律留寧為雙州節度使，康筠為崇德宮都部署，謝十為永興宮都部署，放壞宜州節度使閔菴遂州節度使，耶律野同知中京留守，耶律曷魯突魏為大將軍。丁丑，詔庶孽雖已為良，不得預世選。丁亥，宋遣寇瑊、康德輿來賀千齡節，朱諫、曹英、張逸、劉永釗賀來歲兩宮正旦。詔兩國舅及南北王府乃國之貴族，賤庶不得任本部官。是歲，放進士張宥等五十七人。

九年春正月，至自中京。二月戊辰，遣使賜高麗王欽物。如幹濼河。夏五月，清暑永安山。六月戊子，以長沙郡王謝家奴為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哥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定軍節度使，進封豳王，豫章王貼不長寧軍節度使。以耶律思忠、耶律衛、耶律昺、遙輦謝佛留、陳魏、韓紹一、韓知白、張震充賀宋兩宮生辰及來歲正旦。秋七月戊午朔，如黑嶺。八月己丑，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副使王嘉、四捷軍都指揮使蕭頗得。延琳遂僭位，號其國為興遼，年為天慶。初，東遼之地，自神冊來附，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關市之征亦甚寬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以燕地平山之法繩之，民不堪命。燕又仍歲大饑，戶部副使王嘉復獻計造船，使其民諳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雖言不信，鞭楚搒掠，民怨思亂，故延琳乘之，首殺紹勳、嘉，以快其衆。延琳先事與副留守王道平謀，道平夜棄其家，踰城走，與延琳所遣召黃龍府黃翩者，俱至行在告變。上即徵諸道兵以時進討。時國舅詳穩蕭匹敵治近延琳，先率本管及家兵據其要害，絕其西渡之計。渤海太保夏行美亦舊主兵戍保州，延琳密馳書使圖統帥耶律蒲古，行美乃以實告蒲古，得書，遂殺渤海兵八百人，而斷其東路。延琳知黃龍、保州皆不附，遂分兵西取瀋州。其節度使蕭王六初至，其副張傑聲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詐而已有備，攻之不克而還。時南北女直皆從延琳，高麗亦稽其貢。及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嬰城固守。冬十月丙戌朔，以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為都統，國舅詳穩蕭匹敵為副統，奚六部大王蕭蒲奴為都監，以討之。十一月乙卯朔，如顯陵。丙寅，以瀋州節度副使張傑為節度使，其皇城進士張人紀、趙睦等二十二人入朝，試以詩賦，皆賜第，超授保州戍將夏行美平章事。壬申，以駙馬劉四端權知宣徽南院事。十二月丁未，宋遣仇永、韓永錫來賀千齡節。命耶律育、吳克荷、蕭可觀、趙利用充賀宋生辰使副，耶律元吉、崔閔、蕭昭古、曹振充來歲賀宋正旦使。

十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王夷簡、寶處約、張易、張士宣來賀。二月辛巳，幸龍化州。三月甲寅朔，詳穩蕭匹敵至自遼東，言都統蕭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許築城堡

以國之駙馬延寧與其妹大地遁去惟公主崔八在後為守陣者覺而止夏四月如乾陵以耶律行平為廣平軍節度使夏行美為中順軍節度使李延弘知易州蕭從順加太子太師五月戊申清暑柏坡秋七月壬午詔來歲行貢舉法八月丙午東京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擒延琳渤海平冬十月駐蹕長寧淀十一月辛亥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以東征將士凱還戎服見上上大加宴勞翌日以孝穆為東平王東京留守國舅詳穩駙馬都尉蕭匹敵封蘭陵郡王奚王蹛奴加侍中以權燕京留守兼侍中蕭惠為燕京統軍使前統軍委窊大將軍節度使宰相兼樞密使馬保忠權知燕京留守奚王府都監蕭阿古軫東京統軍使詔渤海舊族有勳勞材力者敘用餘分居來隰遷閏等州十二月乙巳宋遣梅詢王令儀來賀千齡節漆水郡王耶律敵烈加尚父為古部節度使蕭普達為乙室部大王尚書左僕射蕭琳為臨海軍節度使

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如混同江二月如長春河三月上不豫夏五月大雨水諸河橫流皆失故道六月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于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景福元年閏十月壬申上尊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

贊曰聖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二道來攻親御甲冑一舉而復燕雲破信彬再舉而躪河朔不亦偉歟既而侈心一啓佳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狃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阼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遼史卷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八

興宗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聖宗長子。母曰欽哀皇后蕭氏。上始生，齊天皇后取養之，幼而聰明，長而魁偉，龍顏日角，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冊為皇太子。十年六月，判北南院樞密使事。十一年六月己卯，聖宗崩，卽皇帝位於柩前。壬午，尊母元妃蕭氏為皇太后。壬申，遣使告哀于宋及夏、高麗。是年，御宣政殿，放進士劉貞等五十七人。辛卯，大赦，改元景福。乙未，奉大行皇帝梓宮殯于永安山太平殿。辛丑，皇太后賜駙馬蕭鉏不里、蕭匹敵死，國楊郡太師女直著骨里、右祗候郎君詳穩蕭延留等七人皆棄市，籍其家，遷齊天皇后于上京。秋七月丙午朔，皇太后率皇族大臨于太平殿。高麗遣使弔慰。上召晉王蕭普古等飲博，夜分乃罷。丁未，辜鞫。戊申，以耶律韓八為左夷離畢，特末里為左祗候郎君詳穩，橫帳郎君巢古權右祗候郎君詳穩。己酉，以耶律鄭留為于厥迪烈都詳穩，高八為右皮室詳穩。庚戌，賑瀏州民饑。癸丑，詔寫大行皇帝御容。甲寅，錄囚，以觀察姚居信為上將軍。建慶州于慶陵之南，徙民實之，充奉陵邑。乙卯，以比歲豐稔，罷給東京統軍司糧。丁巳，上謁大行皇帝御容，哀慟久之，因詔寫北府宰相蕭孝先、南府宰相蕭孝穆象于御容殿。以蕭阿姑軫為東京留守。丁卯，謁太平殿，焚先帝所御弓矢。幸晉王普古第視疾。辛未，錄囚。壬申，上謁神主帳。時奧隗蕭氏始入宮，亦命拜之。八月壬午，還大行皇帝梓宮於菆塗殿。九月戊申，躬視慶陵。庚戌，附安于皇太后。辛亥，宋遣王隨、曾儀致祭，王礎、許懷信、梅詢、張綸來慰兩宮，范諷、孫繼業賀卽位，孔道輔、魏昭文賀皇太后冊禮。戊午，焚弧矢鞍勒于菆塗殿。庚申，夏國遣使來慰。庚午，以宋使弔祭，喪服臨菆塗殿。甲戌，遣御史中丞耶律翥、司農卿張確、詳穩耶律勵、四方館使高維翰謝宋弔慰。冬十月戊寅，宰臣呂德懋薨。癸未，殺鉏不里黨彌勒奴、觀音奴等。丙戌，遣工部尚書高德順、崇祿卿李可封致先帝遺物于宋，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耶律遂、少府監馬偉充皇太后謝宋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元載、引進使魏永充皇帝謝宋使。丁酉，夏國遣使來賻。戊戌，以蕭筆趙為果、耶律郁、馬保業充來歲賀宋正旦使。閏月辛亥，謁菆塗殿，閱玄宮器。有司請以生辰為永壽節，皇太后生辰為應聖節，從之。辛酉，閱新造鐘。甲丁卯，振黃龍府饑民。十一月壬辰，上率百僚奠于菆塗殿，出大行皇帝服御玩好焚之，縱五坊鷹鶻。甲午，葬文武大孝宣皇帝于慶陵。乙未，祭天地，問安皇太后。丙申，謁慶陵，以遺物賜羣臣，名其山曰慶雲，殿曰望仙。十二月癸丑，至自慶陵。皇太后聽政，帝不親庶務，羣臣表請，不從。是歲，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為夏國公、駙馬都尉。

重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后御正殿，受帝與羣臣朝。宋遣任布、王遵範、陳琰、王克善來賀。乙亥，宋遣鄭向、郭遵範來賀永壽節。丁丑，如雪林。二月，大蒐。三月壬申朔，尚父漆水郡王敵烈復為惕隱。是春，皇太后輕齊天皇后，以罪遣人卽上京行弒，后請具浴以就死，許之，有頃后崩。夏四月乙巳，清暑別輦斗。秋七月，獵平地松林。以蕭達溥、王英秀、蕭蘊、張素羽充來歲賀宋正旦、生辰使。八月丙午，駐蹕刺河源。皇子洪基生。冬十月己酉，幸中京。十一月己卯，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大赦，改元重熙。癸未，宋遣劉隨、王德本來賀應聖節。以楊佶為翰林承旨。丙戌，夏國遣使來賀。辛卯，五國酋長來貢。夏國王李德昭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為夏國王。十二月庚戌，宋遣胥偃、王從益、崔暨、張懷志來賀來歲正旦，又遣楊日嚴、王克纂來賀永壽節。以北大王耶律求翰同平章事。是年，放進士劉師貞等五十七人。

二年春正月庚辰，東幸。乙酉，夏國遣使來貢。壬辰，女直詳穩臺押率所部來貢。宋遣曹琮來告母后劉氏哀，章得象、安繼昌來饋母后遺物。遼遣延昌宮使耶律壽寧、給事中知制誥李奎充祭奠使，天德軍節度使耶律鄉寧、大理卿和道亨、河西軍節度使耶律嵩、引進使馬世卿充兩宮弔慰使。秋七月甲子朔，以耶律楚高升、耶律迪、王惟允充兩宮賀宋生辰使副，以耶律師古、劉五常充賀宋

來歲正旦使副八月丁酉幸溫泉宮乙卯遣使閱諸路禾稼冬十一月甲申宋遣劉寶符忠李昭述張茂實等來謝慰奠十二月乙未宋遣丁度王繼凝來賀應聖節己酉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甲寅宋遣章頻李餘懿王冲睦張緯李紘李繼一來賀永壽節及來歲正旦庚申以北府宰相蕭孝先爲樞密使

三年春正月丁卯宋使章頻卒詔有司賻贈命近侍護喪以歸辛卯如春水二月壬辰以北院樞密使蕭普古爲東京留守戊申耶律大師奴有侍禰禰恩詔入屬籍夏四月甲寅振耶迷只部五月庚申朔清暑沿柳湖是月皇太后還政于上躬守慶陵六月己亥以蕭普古爲南院樞密使秋七月戊子朔上始親政以耶律庶徵劉六符耶律睦蘇可久充賀宋來歲正旦使副壬辰如秋山冬十月己未駐蹕中會川十二月宋遣段少連杜仁贊來賀來歲正旦楊偕李守忠來賀永壽節

四年春正月庚寅如耶迷只里三月乙酉朔立皇后蕭氏夏四月甲寅朔如涼陘五月庚子清暑撒水源六月癸丑朔皇子寶信奴生以耶律信呂士宗蕭袞郭揆充賀宋生辰及來歲正旦使副秋七月壬午朔獵于黑嶺九月己酉駐蹕長寧淀冬十月如王子城十一月壬午改南京總管府爲元帥府乙酉行柴冊禮于白嶺大赦加尚父耶律信寧政事令耶律求翰香宿贊翊功臣十二月癸丑詔諸軍砲弩弓劍手以時閱習庚申宋遣鄭戩柴貽範楊日華張士禹來賀永壽節及正旦

五年春正月甲申如魚兒濼樞密使蕭延寧請改國舅乙室小功帳敞史爲將軍從之四月庚申以豳王查葛爲南府宰相崇德宮使耶律馬六爲惕隱甲子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丁卯頒新定條制己巳上與大臣分朋擊鞠五月甲午南幸丁未如胡土白山清暑庚申幸北院大王高十行帳拜奠賜銀絹壬戌詔修南京宮闕府署秋七月辛丑錄囚耶律把八輒其弟韓哥謀殺己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賞獵人有差冬十月丁未幸南京辛亥曲赦析津府境內囚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以馮立爲右補闕趙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宋遣宋郊王世文來賀永壽節甲子宰臣張儉等請幸禮部貢院歡飲至暮而罷賜物有差以耶律祥張素民耶律甫王澤充賀宋生辰正旦使副

六年春正月丁丑西幸三月戊寅以秦王蕭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徙封吳王晉王蕭孝先爲南京留守夏四月獵野狐嶺閏月獵龍門縣西山五月己酉清暑炭山以耶律韓八爲北院大王蕭把哥左夷離畢王子郎君詳穩鼻姑得林牙簽北面事耶律涅哥同簽點檢司甲寅錄囚以南大王耶律信寧故匿重囚及侍婢贓污命撻以劍脊而奪其官都監坐阿附及侍婢罪皆論死詔貸之丙辰以耶律信寧爲西南路招討使庚申出飛龍廄馬賜皇太弟重元及北南面侍臣有差癸亥以上京留守耶律胡覩袞爲南大王平章事蕭查剌寧上京留守侍中管寧行宮都部署耶律蒲奴寧爲古迪烈得都詳穩甲子以上京留守耶律洪古爲北院大王六月壬申朔以善寧爲殿前都點檢護衛太保耶律合住兼長寧宮使蕭阿剌里耶律烏魯斡耶律和尚蕭韓家奴蕭特里蕭求翰爲各宮都部署上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宰相蕭八撒等皆屬和夜中乃罷己卯祀天地癸未賜南院大王耶律胡覩袞命上親爲製誥詞並賜詩以寵之丙申以北院大王侯哂爲南京統軍使秋七月辛丑朔以北南樞密院獄空賞賚有差壬寅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癸卯如秋山八月己卯北樞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帥坤長不法多流亡詔罷越棘等五國酋帥以契丹節度使一員領之冬十月癸酉駐蹕石寶岡十一月己亥朔阻卜酋長來貢辛亥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蕭惠爲南院樞密使壬子以管寧爲南院樞密使蕭掃古諸行宮都部署耶律褭里知南面行宮副部署蕭阿剌里左祗候郎君詳穩耶律曷主右祗候郎君詳穩庚申幸晉國公主行帳視疾封皇子洪基爲梁王十二月以楊佶爲忠順軍節度使遣耶律斡泰鑑耶律德崔繼芳賀宋生辰及正旦

七年春正月戊戌朔宋遣高若訥夏元正謝綽張茂實來賀正旦及永壽節辛

丑，如混同江。二月庚午，如春州。乙亥，駐蹕東川。丁丑，高麗遣使來貢。壬午，幸五坊閱鷹鶻。乙酉，遣使慶州問安皇太后。三月戊戌朔，幸皇太弟重元行帳。壬寅，如蒲河淀。辛亥，夏國遣使來貢。甲寅，錄囚。夏四月己巳，以興平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歿詰其故。己卯，獵白馬堝。甲申，射兔薪淀井。乙未，獵金山，遣楊家進鹿尾茸于大安宮。六月乙亥，御清涼殿試進士，賜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秋七月甲辰，錄囚。乙巳，阻卜酋長屯秃古斯來朝。戊申，如黑嶺。九月丁未，駐蹕平淀。冬十月甲子朔，渡遼河。丙寅，駐蹕白馬淀。壬申，錄囚。十一月癸巳朔，以耶律元方、張泥、韓至德、蕭傳充賀宋生辰正旦使副。辛丑，問安皇太后，進珍玩。庚申，錄囚。十二月，召善擊鞠者數十人于東京，令與近臣角勝，上臨觀之。己巳，以皇太弟重元判北南院樞密使事，北府宰相撒八寧再任，兼知東京留守事，耶律應穩南府宰相，查剌折大內惕隱，乙室巳帳蕭翰乾州節度使，劉六符參知政事，王子帳冠哥王子郎君群穩鉏碧大王平州節度使，宰臣張克恭守司空，宰臣韓紹芳加侍中，惕隱耶律馬六北院宣徽使，傳父耶律喜孫南府宰相。癸未，宋遣王拳正、張士禹來賀永壽節。甲申，命日進酒于大安宮，致薦慶陵。丁亥，錄囚，非故殺者減科。南面侍御壯骨里詐取女直貢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黥而流之。

八年春正月壬辰朔，宋遣韓琦、王從益來賀。丙申，如混同江觀漁。戊戌，振品部。庚戌，叉魚于率沒里河。丁巳，禁朔州鬻羊于宋。二月丙子，駐蹕長春河。夏六月乙丑，詔括戶口。秋七月丁巳，謁慶陵，致奠于望仙殿，迎皇太后至顯州，謁園陵。還京。冬十月，駐蹕東京。十一月甲午，詔有言北院處事失平，擊鐘及邀駕告者，悉以奏聞。戊戌，朝皇太后，召僧論佛法。戊申，皇太后行再生禮，大赦。己酉，城長春。閏十二月壬辰，視吳國王蕭孝穆疾。宋遣龐籍、杜贇來賀永壽節。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上進酒于皇太后宮，御正殿，宋遣王拱辰、彭再思來賀。庚申，如鴨子河。二月，駐蹕魚兒濼。三月辛未，以應聖節大赦。五月乙卯朔，清暑永安山。六月，射柳祈雨。秋七月癸酉，宋遣郭稹以伐夏來報，遣樞密使杜防報聘。丁丑，如秋山。冬十月癸未朔，駐蹕中會川。十一月甲子，女直侵邊，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宋遣蘇伸、向傳範來賀應聖節。十二月庚寅，以北大王府布猥帳郎君自言先世與國聯姻，許置敞史，命本帳蕭胡覩為之。辛卯，以所得女直戶置肅州。以蕭迪、劉三嘏、耶律元方、王惟吉、耶律庶忠、孫文昭、蕭紹錡、秦德昌充賀宋生辰及來歲正旦使副。詔諸犯法者不得為官吏，諸職官非婚祭不得沉酗廢事。有治民安邊之略者，悉具以聞。

遼史卷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九

興宗二

十年春正月辛亥朔宋遣梁適張從一富弼趙日宣來賀甲子復遣吳育滿載來賀永壽節二月庚辰朔詔蒲盧毛朵部歸曷蘇館戶之沒入者使復業甲申北樞密院言南北二王府洎諸部節度侍衛祗候郎君皆出族帳既免與民戍邊其祗候事請亦得以部曲代行詔從其請夏四月詔罷修鴨淥江浮梁及漢兵屯戍之役又以東京留守蕭撒八言弛東京擊鞠之禁六月戊寅以蕭寧耶律坦崔禹稱馬世長耶律仁先劉六符充賀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趙成耶律烈張旦充來歲賀宋正旦使副秋七月壬戌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敢以先朝已斷事相告言者罪之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三百不徵償小將軍決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郎君論八月丙戌以醫者鄧延貞治薛穩蕭留寧疾驗贈其父母官以獎之九月辛亥朔皇太后國舅留寧薨庚申皇太后射獲熊上進酒為壽癸亥上獵馬盂山草木蒙密恐獵者誤射傷人命耶律迪姑各書姓名于矢以志之丙寅夏國獻宋俘以石硬砦太保郭三避虎不射免官冬十月丙戌詔東京留守蕭孝忠察官吏有廉幹清彊者具以名聞庚寅以女直太師臺押為曷蘇館都大王辛卯以皇子胡盧斡里生北宰相駙馬撒八寧迎上至其第飲宴上命衛士與漢人角觝為樂壬辰復飲皇太后殿以皇子生肆赦夕復引公主駙馬及內族大臣入寢殿劇飲甲午幸中京庚子以駙馬都尉蕭忽列為國舅詳穩十一月丙辰回鶻遣使來貢十二月丙子朔宋遣劉沆王拱辰來賀應聖節乙未置撻朮不姑酋長以胡撻刺為平章事上聞宋設關河治壕塹恐為邊患與南北樞密吳國王蕭孝穆趙國王蕭貫寧謀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遂遣蕭英劉六符使宋庚寅宋遣張沔侯宗亮薛申侍其濬施昌言潘丞照來賀永壽節及來歲正旦以宣政殿學士楊佶為吏部尚書判順度軍節度使事丁酉議伐宋詔諭諸道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奉迎皇太后于內殿庚戌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二月壬寅如鴛鴦濼四月甲戌朔頒南征賞罰令六月乙亥宋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以書答之壬午御含涼殿放進士王實等六十四人禁氈銀鬻入宋秋七月壬寅朔詔盜易官馬者減死論外路官勤瘁正直者考滿代不治事者即易之八月丙申宋復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九月壬寅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使宋約和是時富弼為上言大意謂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閏月癸未耶律仁先遣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至白溝帝喜宴羣臣于昭慶殿是日振恤三父族之貧者辛卯仁先劉六符還進宋國誓書冬十一月丁亥羣臣加上尊號曰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冊皇后蕭氏曰貞懿宣慈崇聖皇后大赦梁王洪基進封燕國王十二月癸卯朝皇太后甲辰封皇太弟重元子涅魯古為安定郡王己酉以宣獻皇后忌日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于延壽憫忠三學三寺辛亥詔獨預備伐宋諸部租稅一年壬子以吐渾党項多鬻馬夏國詔謹邊防己未宋遣賀正旦及永壽節使居邸帝微服往觀丁卯禁喪葬殺牛馬及藏珍寶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壬申以吳國王蕭孝穆為南院樞密使北府宰相蕭孝忠北院樞密使封楚王韓國王蕭惠北府宰相同知元帥府事韓八南院大王耶律遼哂東京留守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同知東京留守事北面林牙蕭革北院樞密副使甲戌如武清寨葦淀二月壬寅禁關南漢民弓矢己酉夏國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甲寅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即遣使報宋三月辛卯幸南京壬辰高麗國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夏四月己亥置回跋部詳穩都監庚子夏國遣使進馬駝五月辛卯斡魯蒲盧毛朵部二使來貢失期宥而遣還乙未詔復定禮制是月幸山西六月丙午詔世選宰相節度使族屬及身為節度

使之家許葬用銀器仍禁殺牲以祭庚戌詔漢人宮分戶絕恆產以親族繼之辛亥阻卜大王屯禿古斯弟太尉撒葛里來朝丙辰回鶻遣使來貢甲子以南院樞密使吳國王蕭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徙封齊國王秋七月丙寅朔北院樞密使蕭孝忠薨特釋繫囚庚寅夏國遣使上表請伐宋不從八月丙申謁慶陵辛丑燕國王洪基加尙書令知北南院樞密使事進封燕趙國王戊午以前西北路招討使蕭塔烈葛爲右夷离畢庚申于越耶律洪古薨甲子阻卜來貢九月壬申朔皇太后謁望仙殿壬午謁懷陵冬十月丁酉駐蹕中會川己亥北院樞密使蕭孝穆薨追贈大丞相晉國王庚子詔諸路上重囚遣官詳讞辛亥參知政事韓紹芳爲廣德軍節度使三司使劉六符長寧軍節度使壬子以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甲子北府宰相蕭惠爲北院樞密使豳王遂哥爲惕隱惕隱敵魯古封漆水郡王西北路招討使樞密副使蕭阿剌同知北院宣徽事出飛龍廄馬分賜羣臣十一月丁丑追封楚王蕭孝忠爲楚國王丁亥以上京歲儉復其民租稅癸巳朝皇太后十二月戊申改政事省爲中書省

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朔朝皇太后戊辰如混同江辛未獵兀魯館岡二月庚戌如魚兒濼丙辰以參知政事杜防爲南府宰相三月丁亥高麗遣使來貢以宣正殿學士楊佶參知政事是月置契丹警巡院夏四月己酉遣東京留守耶律侯哂知黃龍府事耶律歐里斯將兵攻蒲盧毛朵部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叛附夏國丙辰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斡魯母等奏山西郡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留屯田天德軍五月壬戌朔羅漢奴奏所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歿于陣李元昊來援叛黨戊辰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六月甲午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來援使窊邑改來乞以兵助戰從之駐蹕永安山以將伐夏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家奴告宋丙申詔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編集國朝上世以來事蹟丙午高麗遣使來貢丁未饑因秋七月辛酉香河縣民李宜兒以左道惑衆伏誅庚午行再生禮庚辰夏國遣使來朝八月乙未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國復遣使來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留之九月戊辰宋以親征夏國遣余靖致慰禮壬申會大軍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西征冬十月庚寅祭天地丙申獲党項偵人射鬼箭丁酉李元昊上表謝罪己亥元昊遣使來奏欲收叛黨以獻從之辛亥元昊遣使來進方物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壬子軍于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詔革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新遣之召羣臣議皆以大軍既集宜加討伐癸丑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人駙馬都尉蕭胡覩爲夏人所執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一月辛酉賜有功將校有差甲子班師丁卯改雲州爲西京辛巳朝皇太后十二月己丑幸西京戊戌以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敵烈爲右夷离畢己亥高麗遣使來貢戊申蕭胡覩自夏來歸

十四年春正月庚申以侍中蕭虛烈爲南院統軍使封遼西郡王庚午如鴛鴦濼壬午以金吾衛大將軍敵魯古爲乙室大王甲申夏國遣使進鶻以常侍斡古得戰歿命其子習羅爲帥二月庚子朝皇太后駐蹕撒剌濼三月己卯宋以伐夏師還遣使來賀辛亥高麗遣使來貢閏五月癸丑清暑永安山丁卯謁慶陵己卯阻卜大王屯禿古斯率諸酋長來朝庚辰夏國遣使來貢辛亥以西南面招討使蕭普達戰歿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戊申駐蹕中會川冬十月甲子望祀木葉山十一月壬午朔回鶻阿薩蘭遣使來貢甲辰以同知北院宣徽事蕭阿剌爲北府宰相十二月癸丑觀漢軍習砲射擊刺癸亥決滯獄

十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禁契丹以奴婢鬻與漢人二月乙卯如長春河丙寅蒲盧毛朵界曷懶河戶來附詔撫之三月甲申朝皇太后乙酉以應聖節減死罪釋徒以下辛卯朝皇太后丁酉高麗遣使來貢詔諸道歲具獄訟以聞夏四月辛亥禁五京吏民擊鞠戊午罷遙輦帳戍軍壬戌以北女直詳穩蕭高六爲奚六部大王甲子清暑永安山甲戌蒲盧毛朵曷懶河百八十戶來附六月癸丑以西京留守耶律馬六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參知政事楊佶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戊辰御清涼殿放進士王棠等六十八人甲戌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敵魯古坐贓免官秋七月乙酉豳王遂哥薨戊子觀穫乙未以北院宣徽使旅

墳爲左夷离畢。前南府宰相耶律喜孫東北路詳穩。丙申。籍諸路軍。丁酉。如秋山。辛丑。禁扈從蹂民田。丁未。以女直部長遮母率衆來附。加太師。八月癸丑。高麗王欽遣使來告。九月甲辰。禁以罝網捕狐兔。冬十月己酉。駐蹕中會川。十一月丁亥。以南院樞密使蕭孝友爲北府宰相。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仁先南院大王。北府宰相蕭革同知北院樞密使事。知夷离畢事耶律信先漢人行宮都部署。左夷离畢旅墳惕隱。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敵烈左夷离畢。己亥。渤海部以契丹戶例通括軍馬。乙巳。賑南京貧民。十二月壬申。曲赦徒以下罪。是日爲聖宗在時生辰。

遼史卷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二十

興宗三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如混同江二月庚申如魚兒濼辛酉禁羣臣遇宴樂奏請私事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三月丁亥如黑水濼癸巳遣使審決雙州囚壬寅大雪夏四月乙巳朔皇太后不豫上馳往視疾丙午皇太后愈復如黑水濼丁卯肆赦六月戊申清暑永安山丁巳阻卜大王屯禿古斯來朝獻方物戊午詔士庶言事秋七月辛卯幸慶州自是月至于九月日射獵于楚不溝霞列繫輪石塔諸山冬十月辛亥幸中京謁祖廟丙辰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儀庚午鐵驪仙門來朝以始入貢加右監門衛大將軍十一月戊寅祠木葉山己丑幸中京朝皇太后壬辰禁漏泄宮中事十二月辛丑朔女直遣使來貢辛亥謁太祖廟觀太宗收晉圖癸丑問安皇太后乙卯以太后愈雜犯死罪減一等論徒以下免庚申南府宰相杜防韓紹榮奏事有誤各以大杖決之出防爲武定軍節度使壬戌高麗遣使來貢

十七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閏月癸丑射虎于候里吉二月辛巳振瑤穩嘲穩部是月詔士庶言國家利便不得及己事奴婢所見許白其主不得自陳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卽遣永興宮使耶律褭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三月癸卯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蕭塔烈葛爲左夷离畢知右夷离畢事唐古爲右夷离畢丙午夏國李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丁卯鐵不得國使來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夏四月辛未武定軍節度使杜防復爲南府宰相丙子高麗遣使來貢甲申蒲盧毛朵部大王蒲輦以造舟人來獻六月庚辰阻卜獻馬駝二萬辛卯長白山太師柴葛回跋部太師撒剌都來貢方物秋七月丁未于越摩梅欲之子不葛一及婆離八部夷离堇虎徹等內附甲寅錄囚減雜犯死罪八月丙戌復南京貧戶租稅戊子以殿前都點檢耶律義先爲行軍都部署中順軍節度使夏行美副部署東北面詳穩耶律朮者爲監軍伐蒲奴里酋陶得里冬十月甲申南院大王耶律韓八薨甲午駐蹕獨盧金十一月乙未朔遣使括馬丁巳賜皇太弟重元金券封皇子和魯斡爲越王阿璉許王忠順軍節度使謝家奴陳王西京留守貼不漢王惕隱旅墳遼西郡王行宮都部署別古得柳城郡王奉陵軍節度使侯古饒樂郡王安定郡王涅魯古進封楚王

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留夏國賀正使不遣己亥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辛丑錄囚丙午如鴛鴦濼丙辰獵霸特山耶律義先奏蒲奴里捷二月庚辰幸燕趙國王洪基帳視疾乙酉耶律義先等執陶得里以獻三月乙巳高昌國遣使來貢壬子以洪基疾愈赦雜犯死罪以下丁巳烏古遣使送款夏四月癸酉以南府宰相耶律高十爲南京統軍使五月甲辰五國酋長各率其部來附庚戌回跋部長兀迭臺扎等來朝戊午五國節度使耶律仙童以降烏古叛人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六月壬戌朔以韓國王蕭惠爲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貼不副之乙丑錄囚丙寅行十二神纛禮己巳宋以遼師伐夏遣錢逸致贐禮庚辰阻卜來貢馬駝珍玩辛巳夏國使來貢留之不遣丁亥行再生禮秋七月戊戌親征八月辛酉渡河夏人遁乃還九月丁未蕭惠等爲夏人所敗冬十月北道行軍都統耶律敵魯古率阻卜諸軍至賀蘭山獲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屬遇夏人三千來戰殪之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死焉十二月戊寅慶陵林木火己卯錄囚有弟從兄爲強盜者兄弟俱無子特原其弟

十九年春正月庚寅僧惠鑑加檢校太尉庚子耶律敵魯古復封漆水郡王諸將校及阻卜等部酋長各進爵有差贈蕭慈氏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丑遣使問罪于夏國壬寅如魚兒濼二月丁亥夏將洼普猥貨乙靈紀等來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戊戌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戰于三角川敗之癸卯命西南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等帥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甲辰遣同知北院樞密使蕭革按軍邊城以爲聲援己酉駐蹕息雞淀丙辰幸殿前都點檢

蕭迭里得駙馬都尉蕭胡覩慢覩疾夏四月丙寅如魚兒濼壬申蒲盧毛朵部惕隱信篤來貢甲申高麗遣使來貢五月己丑如涼陘癸巳蕭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丁酉夏國洼普來降己亥遣夷拔思母部遣使來貢六月丙辰朔置倒塌嶺都監丙寅謁慶陵庚午幸慶州謁太安殿壬申詔醫卜屠販奴隸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舉進士回跋曷蘇館蒲盧毛朵部各遣使貢馬甲戌宋遣使來賀伐夏捷高麗使偕至辛巳御金鑾殿試進士秋七月壬辰駐蹕括里蒲盌癸巳以燕趙國王洪基領北南樞密院乙未阻卜長豁得剌弟斡得來朝加太尉遣之戊戌錄囚戊申以左夷离畢蕭唐古爲北院樞密副使壬子獵侯里吉八月丁卯阻卜酋長喘只葛拔里斯來朝九月壬寅夏人侵邊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擊敗之冬十月庚午還上京辛未夏國王李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藩使還詔諭別遣信臣詣闕當徐思之壬申釋臨潢府役徒甲戌如中會川十一月甲午阻卜酋長豁得剌遣使來貢庚戌錄囚壬子出南府宰相韓知白爲武定軍節度使樞密副使楊績長寧軍節度使翰林學士王綱澤州刺史張宥徽州刺史知制誥周白海北州刺史閏月乙卯以漢王貼不爲中京留守辛未以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革爲南院樞密使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知北院樞密使事封宋王十二月丁亥北府宰相趙王蕭孝友出爲東京留守東京留守蕭塔列葛爲北府宰相南院樞密使潞王查葛爲南院大王庚戌韓國王蕭惠徙封魏王致仕壬子夏國李諒祚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

二十年春正月戊戌駐蹕混同江二月甲申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國索党項叛戶己丑如蒼耳濼甲辰吐蕃遣使來貢三月壬子朔幸黑水夏五月癸丑蕭友括等使夏還李諒祚母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己巳夏國遣使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以詔答之六月丙戌詔以所獲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遺宋秋七月如秋山九月詔更定條制駐蹕中會川冬十月己卯朔括諸道軍籍十一月庚申以惕隱都監蕭謨魯爲左夷离畢甲子命東京留守司總領戶部內省事丁卯罷中丞記錄職官過犯令承旨總之十二月乙酉以皇太后行再生禮肆赦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亥如混同江二月如魚兒濼夏四月癸未以國舅詳穩蕭阿剌爲西北路招討使封西平郡王六月丙子駐蹕永安山秋七月甲辰朔召北府宰相蕭塔烈葛南府宰相漢王貼不南院樞密使蕭革知北院樞密使事仁先等賜坐論古今治道戊申祀天地己酉詔北南樞密院曰再奏事壬子追尊太祖之祖爲簡獻皇帝廟號玄祖祖妣爲簡獻皇后太祖之考爲宣簡皇帝廟號德祖妣爲宣簡皇后追封太祖伯父夷离菫巖木爲蜀國王于越釋魯爲隋國王以燕趙國王洪基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賜詔諭之癸亥近侍小底盧寶偽學御畫免死配役終身甲子如秋山戊辰謁慶陵以南院樞密使蕭革爲北院樞密使封吳王辛未如慶州壬申追封太祖弟寅底石爲許國王八月戊子太尉烏者薨詔配享聖宗廟九月乙卯平州進白兎己未謁懷陵庚申追上嗣聖皇帝天順皇帝尊謚及更謚彰德皇后曰靖安癸亥謚齊天皇后曰仁德皇后甲子謁祖陵增太祖謚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更謚貞烈皇后曰淳欽恭順皇帝曰章肅后蕭氏謚曰和敬冬十月戊寅駐蹕中會川丁亥夏國李諒祚遣使乞弛邊備即遣蕭友括奉詔諭之戊子幸顯懿二州甲午遼興軍節度使蕭虛烈封鄭王南院大王潞王查葛爲南院樞密使進封越國王戊戌射虎于南撒葛柏辛丑謁乾陵十一月壬寅朔增謚文獻皇帝爲文獻欽義皇帝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復更謚世宗孝烈皇后爲懷節丁未增孝成皇帝謚曰孝成康靖皇帝更謚聖神宣獻皇后爲睿智甲子次中會川回鶻阿薩蘭遣使貢名馬文豹丙寅錄囚十二月戊戌以北府宰相塔烈葛爲南京統軍使鄭王虛烈北府宰相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義先惕隱釋役徒限年者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巳如混同江二月丙子回鶻阿薩蘭爲鄰國所侵遣使求援庚辰如春水三月癸亥李諒祚以賜詔許降遣使來謝丙寅如黑水濼夏四月戊子獵鶴淀五月壬寅詔內地州縣植果六月壬申駐蹕胡呂山癸未高麗遣使來貢秋七月己酉阻卜大王屯禿古斯率諸部長獻馬駝庚申如黑嶺閏月庚午爲古來貢癸巳長春州置錢帛司九月壬辰夏國李諒祚遣使進降表甲午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詔撫諭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辛卯

詔諸職事官以禮受代及以罪去者置籍歲申樞密院十二月丙申朔詔回鶻部副使以契丹人充庚子應聖節曲赦徒以下罪壬子詔大臣曰朕與宋主約爲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來使

二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如混同江癸酉獵雙子淀戊子夏國遣使貢方物壬辰如春水甲午獵盤直坡三月丁亥幸皇太弟重元帳夏四月癸卯高麗遣使來貢癸丑獵合只忽里五月己巳李諒祚乞進馬駞詔歲貢之庚寅駐蹕永安山壬辰夏國遣使來貢六月丙申如慶州己亥謁慶陵壬寅高麗王徽請官其子詔加檢校太尉辛亥吐蕃遣使來貢秋七月己巳夏國李諒祚遣使來求婚甲戌如秋山己卯詔八房族巾幘九月庚寅獵遇三虎縱犬獲之冬十月丁酉駐蹕中京戊戌幸新建秘書監辛丑有事于祖廟癸丑以開泰寺鑄銀佛像曲赦在京囚丙子李諒祚遣使進誓表十一月乙丑阻卜部長來貢壬申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貞純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大赦內外官進級有差癸未饒因甲申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聖神仁孝皇帝冊皇后蕭氏曰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十二月丙申如中會川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亥如混同江戊辰朝皇太后辛巳宋遣使來賀饋馴象二月己丑朔召宋使釣魚賦詩癸巳如長春河甲寅夏國遣使來賀三月癸亥皇太弟重元生子曲赦行在及長春鎭北二州徒以下罪夏五月駐蹕南崖秋七月壬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不豫八月丁亥疾大漸召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戊子大赦縱五坊鷹鶻焚釣魚之具己丑帝崩于行宮年四十遺詔燕趙國王洪基嗣位清寧元年十月庚子上尊謚爲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贊曰興宗卽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又不能以禮幾諫使齊天死於弑逆有虧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弔而衰經所爲若出二人何爲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于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聖宗而下可謂賢君矣

遼史卷二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十一

道宗一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興宗皇帝長子母曰仁懿皇后蕭氏六歲封梁王重熙十一年進封燕國總領中丞司事明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尙書令進封燕趙國王二十一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預朝政帝性沈靜嚴毅每朝興宗爲之斂容二十四年八月己丑興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哀慟不聽政辛卯百僚上表固請許之詔曰朕以菲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羣下有未信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爲愆卿等其體朕意壬辰以皇太弟重元爲皇太叔免漢拜不名癸巳遣使報哀于宋及夏高麗甲午遣重元安撫南京軍民戊戌以遺詔命西北路招討使西平郡王蕭阿剌爲北府宰相仍權知南院樞密使事北府宰相蕭虛烈爲武定軍節度使辛丑改元清寧大赦九月戊午詔常所幸圍場外毋禁庚申詔除護衞士餘不得佩刃入宮非勳戚後及夷离堇副使承應諸職事人不得冠巾壬戌詔夷离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奴賤不得服駝尼水獺裘刀柄兎鶻鞍勒珮子不許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將軍不禁乙丑賜內外臣僚爵賞有差庚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辛未遣左夷离畢蕭謨魯翰林學士韓運以先帝遺物遺宋癸酉遣使以即位報宋丙子尊皇后爲皇太后宴菆塗殿以上京留守宿國王陳留爲南京留守壬午遣使賜高麗夏國先帝遺物冬十月丁亥有司請以帝生日爲天安節從之以吳王仁先同知南京留守事陳王塗孛特爲南府宰相進封吳王壬寅以順義軍節度使十神奴爲南院大王十一月甲子葬興宗皇帝於慶陵宋及高麗遣使來會名其山曰永興丙寅以南院大王侯古爲中京留守北府宰相西平郡王蕭阿剌進封韓王壬申次懷州有事於太宗穆宗廟甲戌謁祖陵戊寅冬至有事於太祖景宗興宗廟不受羣臣賀十二月丙戌詔左夷离畢曰朕以眇冲獲嗣大位夙夜憂懼恐弗克任欲聞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數月未見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戊子慶聖節上太皇太后壽宴羣臣命婦冊妃蕭氏爲皇后進封皇弟越王和魯斡爲魯國王許王阿璉爲陳國王楚王涅魯古徙封吳王辛卯詔部署院事有機密即奏其投謗訕書輒受及讀者並棄市癸巳皇族十公悖母伏誅甲午以樞密副使姚景行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吳湛爲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韓紹文爲上京留守丙申宋遣歐陽修等來賀即位戊戌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癸卯以知涿州楊績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庚戌以聖宗在時生辰赦上京囚是年御清涼殿放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

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州郡官及僚屬決囚如諸部族例己巳詔二女古部與世預宰相節度使之選者免皮室軍是月幸魚兒濼二月乙酉以左夷离畢蕭謨魯知西南面招討都監事乙巳以興宗在時生辰宴羣臣命各賦詩三月丁巳慶聖節曲赦百里內囚己卯御製放鷹賦賜羣臣諭任臣之意閏月己亥始行東京所鑄錢乙巳南京獄空進留守以下官夏四月甲子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五月戊戌謁慶陵甲辰有事于興宗廟六月丁巳詔宰相舉才能之士戊午命有司籍軍補邊戍辛酉阻卜酋長來朝貢方物丁卯高麗遣使來貢辛未罷史官預聞朝議俾問宰相而後書乙亥中京蝗蝻爲災丙子詔彊盜得實者聽諸路決之丁丑南院樞密使趙國王查葛爲上京留守同知南京留守事吳王仁先爲南院樞密使乙酉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八月辛未如秋山九月庚子幸中京祭聖宗興宗於會安殿冬十月丙子如中會川十一月戊戌知左夷离畢事耶律劃里爲夷离畢北院大王耶律仙童知黃龍府事甲辰文武百僚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大赦乙巳以皇太叔重元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徙封趙國王查葛爲魏國王魯國王和魯斡爲宋國王陳國王阿璉爲秦國王吳王涅魯古進封楚國王百官進遷有差十二月戊申朔以韓王蕭阿剌爲北院樞密使東京留守宿國王陳留

北府宰相宋國王和魯斡上京留守秦國王阿璉知中丞司事甲寅上皇太后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崇天皇太后

三年春正月庚辰如鴨子河丙戌置倒塌嶺節度使乙未五國部長來貢方物二月己未如大魚濼三月辛巳以楚國王涅魯古爲武定軍節度使夏四月丙辰淸暑永安山五月己亥如慶陵獻酎於金殿同天殿六月辛未以魏國王查葛爲惕隱同知樞密院事蕭唐古南府宰相魏國王貼不東京留守秋七月甲申南京地震赦其境內乙酉如秋山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九月庚子幸中會川冬十月己酉謁祖陵庚申謁讓國皇帝及世宗廟辛酉奠酎于五殿十一月丙子以左夷离畢蕭謨魯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庚子高麗遣使來貢十二月庚戌禁職官於部內假貸貿易戊辰太皇太后不豫曲赦行在五百里內囚己巳太皇太后崩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遣使報哀于宋夏如鴨子河釣魚癸酉宋遣使奉宋主繪像來丁亥知易州事耶律頗得秩滿部民乞留許之二月丙午詔夷离畢諸路鞫死罪獄雖具仍令別州縣覆案無寃然後決之稱寃者卽具奏庚戌如魚兒濼三月戊寅募天德鎮武東勝等處勇捷者籍爲軍甲午肆赦夏四月甲辰謁慶陵丁卯宋遣使弔祭五月庚午朔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欽哀皇后癸酉葬慶陵夏國高麗遣使來會乙酉如永安山淸暑六月乙丑以北院樞密使鄭王蕭革爲南院樞密使徙封楚王南院樞密使吳王仁先爲北院樞密使秋七月辛巳制諸掌內藏庫官盜兩貫以上者許奴婢告壬午獵于黑嶺冬十月戊戌朔以同知東京留守事侯古爲南院大王保安軍節度使奚底爲奚六部大王十一月癸酉行再生及柴冊禮宴羣臣於八方陂庚寅御淸風殿受大冊禮大赦以吳王仁先爲南京兵馬副元帥徙封隋王壬午謁太祖及諸帝宮丙戌祠木葉山禁造玉器十二月辛丑弛駝尼水獺裘之禁乙巳許士庶畜鷹辛亥南院樞密使楚王蕭革復爲北院樞密使閏月己巳賜皇太叔重元金券是歲皇子濬生

五年春如春州夏六月甲子朔駐蹕納葛濼己丑以南院樞密使蕭阿速爲北府宰相樞密副使耶律乙辛南院樞密使惕隱查葛遼興軍節度使魯王謝家奴武定軍節度使東京留守吳王貼不西京留守秋七月丁酉以烏古敵烈詳穩蕭謨魯爲左夷离畢冬十月壬子朔幸南京祭興宗於嘉寧殿十一月禁獵十二月壬戌以北院林牙奚馬六爲右夷离畢參知政事吳湛以弟洵冒入仕籍削爵爲民是年上御百福殿放進士梁援等百一十五人

六年春如鴛鴦濼夏五月戊子朔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仍命白爲序己酉駐蹕納葛濼六月戊午朔以東北路女直詳穩高家奴爲惕隱壬戌遣使錄囚丙寅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癸未以隋王仁先爲北院大王賜御製誥冬十月甲子駐蹕藕絲淀

七年春三月庚戌如春州以耶律乙辛知北院樞密使事夏四月辛未禁吏民畜海東青鶻五月丙戌淸暑永安山丙午謁慶陵辛亥殺東京留守陳王蕭阿剌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子以蕭謨魯爲順義軍節度使丁卯幸弘義永興崇德三宮致祭射柳賜宴賞賚有差戊辰行再生禮復命羣臣分朋射柳丁丑以楚國王涅魯古知南院樞密使事秋九月丁丑駐蹕藕絲淀冬十一月壬午以知黃龍府事耶律阿里只爲南院大王

遼史卷二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十二

道宗二

八年春正月癸丑如鴨子河二月駐蹕納葛濼三月戊申朔楚王蕭革致仕進封鄭國王夏五月吾獨婉惕隱屯禿葛等乞歲貢馬駝許之六月丙子朔駐蹕拖古烈辛丑以右夷離畢奚馬六為奚六部大王是月御清涼殿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秋七月甲子射熊于外室冬十月甲戌朔駐蹕獨盧金十二月庚辰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蕭圖古辭為北院樞密使癸未幸西京戊子以皇太后行再生禮曲赦西京囚

九年春正月辛亥幸鴛鴦濼辛未禁民鬻銅三月辛未宋主禎殂以姪曙為子嗣位夏五月丙午以隋王仁先為南院樞密使徙封許王是月清暑馬里狘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與其子楚國王涅魯古及陳國王陳六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胡覩衞王貼不林牙涅剌溥古統軍使蕭迭里得駙馬都尉參及弟朮者圖骨旗鼓拽剌詳穩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內藏提點烏骨護衞左太保敵不古按荅副宮使韓家奴寶神奴等凡四百人誘脅弩手軍犯行宮時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蕭唐古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敦睦宮使耶律良等率宿衞士卒數千人禦之涅魯古躍馬突出將戰為近侍詳穩渤海阿廝護衞蘇射殺之己未族逆黨家庚申重元亡入大漠自殺辛酉詔諭諸道壬戌以仁先為北院樞密使進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南院樞密使韓家奴殿前都點檢封荊王蕭惟信耶律濁家奴並加太子太傅宿衞官蕭乙辛回鶻海鄰褭里耶律撻不也阿廝宮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魯並加上將軍諸護衞及士卒庖夫弩手傘子等三百餘人各授官有差耶律良密告重元變命籍橫帳夷離畢房為漢人行宮都部署癸亥貼不訴為重元等所脅詔削爵為民流鎮州戊辰以黑白羊祭天八月庚午朔遣使安撫南京吏民癸酉以采興宮使耶律塔不也有定亂功為同知點檢司事冬十月戊辰朔幸興王寺庚午以六院部太保耶律合朮知南院大王事是月駐蹕藕絲淀十一月辛丑以南院宣徽使蕭九哥為北府宰相己未進封故富春郡王耶律義先為許王是歲封皇子濬為梁王

十年春正月己亥北幸二月禁南京民決水種秔稻秋七月壬申詔決諸路囚辛巳禁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取財物九月壬寅幸懷州謁太宗穆宗廟冬十月壬辰朔駐蹕中京戊午禁民私刊印文字十一月甲子定吏民衣服之制辛未禁六齋日屠殺丁丑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儒臣校讎庚辰以彰國軍節度使韓謝十為惕隱詔南京不得私造御用綵段私貨鐵及非時飲酒命南京三司每歲春秋以官錢饗將士十二月癸巳以北院大王蕭兀古匿為契丹行宮都部署是歲南京西京大熟

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大赦冊梁王濬為皇太子內外官賜級有差甲子如魚兒濼庚寅詔諸道正旦重午冬至別表賀東宮三月丁亥以知興中府事楊績知樞密院事夏四月辛卯以知樞密院事趙徽復疾改知興中府事庚子清暑拖古烈五月辛巳夏國遣使來貢秋七月丙子以皇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八月丙申客星犯天廟詔諸路備盜賊嚴火禁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丁丑左夷離畢韓古為孟父敞穩冬十月丁亥朔幸醫巫閭山己亥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各賦詩十一月壬戌有星如斗逆行隱隱有聲十二月甲午以遼王仁先為南京留守徙封晉王辛亥以南京留守蕭惟信為左夷離畢壬子熒惑與月並行自旦至午

二年春正月丁巳如鴨子河宋賀正使王巖卒以禮送還癸未幸山榆淀二月甲午詔武定軍節度使姚景行問以治道拜南院樞密使三月辛巳以東北路詳穩耶律韓福奴為北院大王壬午彗星見於西方夏四月禁雨五月乙亥駐蹕拖古烈辛巳以戶部使劉詵為樞密副使六月丙戌回鶻來貢甲辰阻卜來貢秋七月癸丑朔以西北路招討使蕭朮者為北府宰相左夷離畢蕭惟信南院樞密使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白惕隱丙辰南院樞密使姚景行致仕庚

申錄囚辛酉景行復前職丁卯如藕絲淀以歲旱遣使賑山後貧民九月壬子
朔日有食之以參知政事韓孚爲樞密副使冬十二月壬午以知樞密院事楊
績爲南院樞密使樞密副使劉詵參知政事戊子僧守志加守司徒丁酉以西
京留守合朮爲南院大王辛丑以蕭朮者爲武定軍節度使是年御永安殿放
進士張臻等百一人
三年春正月辛亥如鴨子河甲子御安流殿釣魚三月癸亥宋主曙殂子頊嗣
位遣使告哀卽遣右護衛太保蕭撻不也翰林學士陳覺等弔祭閏月丁亥尼
爲軍營火賜錢粟及馬有差辛卯駐蹕春州北淀乙巳以蕭朮古壓爲北府宰
相夏五月壬辰駐蹕納葛濼壬寅賜隨駕諸官工人馬六月戊申有司奏新城
縣民楊從謀反僞署官吏上曰小人無知此兒戲爾獨流其首惡餘釋之庚戌
宋遣使饋其先帝遺物辛亥宋以卽位遣陳襄來報卽遣知黃龍府事蕭圖古
辭中書舍人馬鉉往賀壬戌南府宰相韓王蕭唐古致仕壬申以廣德軍節度
使耶律蘇奴爲南府宰相度支使趙徽參知政事秋七月辛丑熒惑晝見凡三
十五日九月戊戌詔給諸路囚糧癸卯幸南京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
鶻僧金佛梵覺經十二月丁未以參知政事劉詵爲樞密副使東北路詳穩高
八南院大王樞密直學士張孝傑參知政事己酉以張孝傑同知樞密院事丁
巳行再生禮赦死罪以下是月夏國王李諒祚薨是歲南京旱蝗
四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如鴛鴦濼辛巳改易州兵馬使爲安撫使
丁亥獵炭山辛卯遣使振西京饑民二月甲辰朔詔元帥府募軍壬子夏國王
李諒祚子秉常遣使告哀癸丑頒行御製華嚴經贊丁卯北行三月丙子遣使
夏國弔祭甲申振應州饑民乙酉詔南京除軍行地餘皆得種稻庚寅振朔州
饑民乙未夏國李秉常遣使獻其父諒祚遺物夏四月戊午阿薩蘭回鶻遣使
來貢五月丙戌駐蹕拖古烈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丙寅以北院林
牙耶律趙三爲北院大王右夷离畢蕭素颯中京留守秋七月壬申署烏古敵
烈部都統軍司丙子獵黑嶺是月南京霖雨地震九月己亥駐蹕藕絲淀冬十
月辛亥曲赦南京徒罪以下囚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歸義容城諸縣水復

一歲租戊辰冊李秉常爲夏國王十二月辛亥夏國遣使來貢
五年春正月阻卜叛以晉王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領禁軍討之夏六月己亥
駐蹕拖古烈丙午吐蕃遣使來貢壬戌以南院樞密使蕭惟信知北院樞密使
事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國遣使來謝封冊癸未詔禁皇族恃勢侵
漁細民八月謁慶陵九月戊辰仁先遣人奏阻卜捷冬十月己亥駐蹕藕絲淀
十一月丁卯詔四方館副使止以契丹人充丁丑五國部阿里部叛命蕭素颯
討之閏月戊申夏國王李秉常遣使乞賜印綬己未僧志福加守司徒十二月
甲子行皇太子再生禮減諸路徒以下罪一等乙丑詔百官廷議國政甲戌五
國來降仍獻方物
六年春正月甲午如千鵝濼二月丙寅阻卜來朝貢方物夏四月癸未西北路
招討司以所降阻卜酋長至行在五月甲辰清暑拖古烈甲寅設賢良科詔應
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六月辛巳阻卜來朝乙酉以惕隱耶律白爲中京
留守是月御永安殿放進士趙廷睦等百三十八人秋七月辛亥獵于合魯舜
特八月丙子耶律白薨追封遼西郡王九月庚戌幸藕絲淀甲寅以馬希白詩
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冬十月丁卯五國部長來朝壬申西北路招討
司擒阻卜酋長來獻十一月乙卯禁鬻生熟鐵于回鶻阻卜等界十二月戊午
加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己未以坤寧節赦徒罪以下辛酉禁漢人捕獵
七年春正月戊子如鴨子河二月乙丑女直進馬丙寅以南院樞密使姚景行
知興中府事三月己酉以討五國功加知黃龍府事蒲延懷化軍節度使高元
紀易州觀察使高正並千牛衛上將軍五國節度使蕭陶蘇斡寧江州防禦使
大榮並靜江軍節度使幸黑水夏四月癸酉如納葛濼乙亥禁布帛短狹不中
尺度者六月己卯吐蕃來貢癸未南院大王高八致仕秋七月甲申朔以東北
路詳穩合里只爲南院大王西南面招討使拾得奴爲奚六部大王己丑遣使
按問五京囚庚子如藕絲淀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圖罷獵禁屠殺冬十
月己卯如醫巫閭山壬戌以南府宰相耶律蘇奴爲南京統軍使戊辰謁乾陵
庚辰詔百官廷議軍國事十一月戊子免南京流民租己丑振饒州饑民丙午

高麗遣使來貢。十二月壬子，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胡覩知北院樞密使事，知北院樞密使事蕭惟信爲南府宰相，兼契丹行宮都部署。丁巳，漢人行宮都部署李仲禧、北院宣徽使劉霦、樞密副使王觀、都承旨楊興功各賜國姓。戊寅，回鶻來貢。是歲，春州斗粟六錢。

遼史卷二十二

[seal]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十三

道宗三

八年春正月癸未烏古敵烈部詳穩耶律巢等奏克北邊捷以戰多殺人飯僧南京中京甲申如魚兒濼壬寅晉爵遼日二月丙辰北南樞密院言無事可陳壬戌以討北部功烏古敵烈部詳穩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都監蕭阿魯帶為古敵烈部詳穩加左監門衛上將軍戊辰歲饑免武安州租稅振恩蔚順惠等州民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千餘人願為僧尼受具足戒許之夏四月壬子振義饒二州民丁巳駐蹕塔里捨己卯清暑拖古烈五月壬午晉王仁先薨六月甲寅振易州貧民己未振中京甲子振中興府甲戌封北府宰相楊績為趙王樞密副使耶律觀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丁丑高麗遣使來貢秋七月己卯慶州靳文高八世同居詔賜爵丙申振饒州饑民丁酉幸黑嶺丁未以御書華嚴經五頌出示羣臣閏月辛未射熊于羖羊山八月庚辰混同郡王侯古薨遣使致祭九月甲子駐蹕藕絲淀冬十月己丑參知政事耶律觀矯制營私第降為庶人癸巳回鶻來貢十一月庚戌免租州稅丙辰大雪許民樵採禁地丁卯賜延昌宮貧戶錢十二月戊辰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仲禧封韓國公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趙徽出為武定軍節度使樞密副使柴德滋參知政事漢人行宮副部署耶律大悲奴陞都部署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韓家奴知左夷離畢事丁丑以坤寧節大赦庚寅賜高麗佛經一藏

九年春正月丁未如鴛鴦濼夏四月壬辰如旺國崖秋七月甲辰獵大熊山戊申烏古敵烈統軍言八石烈敵烈人殺其節度使以叛己酉詔隗烏古部軍分道擊之丙寅南京奏歸義涞水兩縣蝗飛入宋境餘為蜂所食八月丙申以耶律仲禧為南院樞密使九月癸卯駐蹕獨盧金冬十月幸陰山遂如西京十一月戊午詔行幸之地免租一年甲子南院大王合理只致仕十二月辛未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宜新為中京留守南院宣徽使耶律撒剌為南院大王壬辰高麗夏國並遣使來貢

十年春正月乙卯如鴛鴦濼二月癸未詔平州復業民租賦戊子阻卜來貢三月甲子如拖古烈以耶律巢為北院大王夏四月旱辛未以奚人達魯三世同居賜官旌之五月丙寅錄囚六月戊辰親出題試進士壬申詔臣庶言得失丙子御永安殿策賢良秋七月丙辰如秋山癸卯謁慶陵九月庚戌幸東京謁二儀五鸞殿癸亥祠木葉山冬十月丁卯駐蹕藕絲淀丁丑詔有司頒行史記漢書十一月戊午高麗遣使來貢十二月辛巳改明年為太康大赦

太康元年春正月乙未如混同江壬寅振雲州饑二月丁卯祥州火遣使恤災乙酉駐蹕大魚濼丁亥以獻鶻加鷹坊使耶律楊六為工部尚書三月乙巳命皇太子寫佛書夏四月丙子振平州饑乙酉如犢山閏月丙午振平灤二州饑庚戌皇孫延禧生五月甲子賜妃之族及東宮僚屬爵有差六月癸巳以興聖宮使奚謝家奴知奚六部大王事戊戌知三司使事韓操以錢穀增羨授三司使癸卯遣使按問諸路囚以惕隱大悲奴為始平軍節度使參知政事柴德滋武定軍節度使乙卯吐蕃來貢丙辰詔皇太子總領朝政仍戒諭之以武定軍節度使趙徽為南府宰相樞密副使楊遵勗參知政事秋七月辛酉朔獵平地松林丙寅振南京貧民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己卯以南京饑免租稅一年仍出錢粟振之冬十月西北路酋長遐搭雛搭雙古等來降十一月辛酉皇后被誣賜死殺伶人趙惟一高長命並籍其家屬十二月己丑以南京統軍使耶律桑奴為惕隱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琛樞密副使同知東京留守事蕭撻剌夷離畢庚寅賜張孝傑國姓壬辰以西京留守蕭燕六為左夷離畢

二年春正月己未如春水庚辰駐蹕鴛鴦濼二月戊子振黃龍府饑癸丑南京路饑免租稅一年三月辛酉皇太后崩壬戌遣殿前副點檢耶律轄古報哀于宋癸亥遣使報哀于高麗夏國丁卯大赦戊寅以皇太后遺物遣使遺宋夏六月乙酉朔上大行皇太后尊諡曰仁懿皇后戊子宋及高麗夏國各遣使弔祭甲午葬仁懿皇后于慶陵己亥駐蹕拖古烈壬寅出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乙辛

爲中京留守。丁未，冊皇后蕭氏，封其父祗候郎君鼈里剌爲趙王，叔西北路招討使余里也遼西郡王，漢人行宮都部署駙馬都尉霞抹柳城郡王，參知政事楊遵勗知南院樞密使事，北院樞密副使蕭速撒知北院樞密使事，漢人行宮副部署劉詵參知政事。己酉，南府宰相趙徽致仕。秋七月戊辰，如秋山。癸酉，柳城郡王霞抹薨。八月庚寅，獵，遇麕，失其母，憫之不射。九月戊午，以南京蝗，免明年租稅。己卯，駐蹕藕絲淀。冬十月戊戌，召中京留守魏王耶律乙辛復爲北院樞密使。十一月甲戌，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流林牙蕭岩壽於烏隗部。是月，南京地震，民舍多壞。十二月己丑，以左夷离畢蕭撻不也爲南院統軍使。

三年春正月癸丑，如混同江。乙卯，省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尚方銀。二月壬午朔，東北路統軍使蕭韓家奴加尚父，封吳王。甲申，詔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同母兄大奴、同母弟阿思世預北、南院樞密之選，其異母諸弟世預夷离堇之選。己丑，如魚兒濼。辛卯，中京饑，罷巡幸。夏四月乙酉，泛舟黑龍江。五月丙辰，玉田安次蝝傷稼。癸亥，日中有黑子。己巳，駐蹕犢山。乙亥，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奏右護衛太保查剌等告北院樞密使蕭速撒等八人謀立皇太子，上以無狀不治，出速撒等三人補外，護衛撒撥等六人各鞭百餘，徙于邊。丙子，以西北路招討使遼西郡王蕭余里也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戊寅，詔告謀逆事者重加官賞。六月己卯朔，耶律乙辛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誣首嘗預速撒等謀，籍其姓名以告，即命乙辛及耶律仲禧、蕭余里也、耶律孝傑、楊遵勗、燕哥、抄只、蕭十三等鞫治，杖皇太子，囚之宮中。辛巳，殺宿直官敵里剌等三人。壬午，殺宣徽使撻不也等二人。癸未，殺始平軍節度使撒剌等十人。又遣使殺上京留守速撒及已徙護衛撒撥等六人。乙酉，殺耶律撻不也及其弟陳留。丙戌，廢皇太子爲庶人，囚之上京。己丑，回鶻來貢。殺東京留守、同知耶律回里不。辛卯，殺速撒等諸子，籍其家。戊申，遣使按五京諸道獄。秋七月辛亥，護衛太保查剌加鎭國大將軍，預突呂不部節度使之選，室韋查剌及蕭寶神奴、謀魯古並加左衛大將軍，牌印郎君訛都斡尚皇女趙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始平軍節度使，祗候郎君耶律撻不也及蕭圖古辭並加監門衛上將軍。壬子，知北院樞密副使蕭韓家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乙丑，如秋山。丁丑，謁慶陵。八月庚寅，漢人行宮都部署蕭韓家奴薨。辛丑，謁慶陵。九月癸亥，玉田貢嘉禾。壬申，修乾陵廟。冬十月辛丑，駐蹕藕絲淀。十一月，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遣其私人盜殺庶人濬于上京。閏十二月戊午，以北府宰相遼西郡王蕭余里也知北院樞密使事，左夷离畢耶律燕哥爲契丹行宮都部署。丙寅，預行正旦禮。是歲，南京大熟。

四年春正月庚辰，如春水。甲午，振東京饑。二月乙丑，駐蹕撻魯野。戊辰，以東路統軍使耶律王九爲惕隱。夏四月辛亥，高麗遣使乞賜鴨淥江以東地，不許。五月丙戌，駐蹕散水原。六月甲寅，阻卜諸酋長進良馬。秋七月甲戌，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八月癸卯，詔有司決滯獄。九月乙未，駐蹕藕絲淀。庚子，五國部長來貢。冬十月癸卯，以參知政事劉伸爲保靜軍節度使。十一月丁亥，禁士庶服用錦綺日月山龍之文。己丑，回鶻遣使來貢。庚寅，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爲廣德軍節度使。辛卯，錦州民張寶四世同居，命諸子三班院祗候。十二月丁卯，以北院樞密副使耶律霂知北院樞密使事。

遼史卷二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十四

道宗四

五年春正月壬申如混同江癸酉賜宰相耶律孝傑名仁傑乙亥如山榆淀三月辛未以宰相仁傑獲頭鵝加侍中壬辰以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寀為北院樞密使北院樞密副使耶律特里底知北院樞密使事左夷离畢耶律世遷同知北院樞密使事夏四月己未如納葛濼五月丁亥謁慶陵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燕哥為南府宰相北面林牙耶律永寧為夷离畢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撻不也及殿前副點檢駙馬都尉蕭酬斡並封蘭陵郡王六月辛亥阻卜來貢丁巳以北府宰相遼西郡王蕭余里也為西北路招討使己未遣使錄囚是月放進士劉瓘等百一十三人秋七月己卯獵夾山八月庚申命有司撰太宗神功碑立于南京九月己卯詔諸路毋禁僧徒開壇壬午禁扈從擾民冬十月戊戌夏國遣使來貢己亥駐蹕獨盧金壬子詔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削降丁巳振平州貧民己未以趙王楊績為遼西郡王魏王耶律乙辛降封混同郡王吳王蕭韓家奴蘭陵郡王致仕十一月丁丑召沙門守道開壇于內殿癸未復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火之家免租稅一年十二月丙午彗星犯尾乙卯幸西京戊午行再生禮赦雜犯死罪以下

六年春正月癸酉如鴛鴦濼辛卯耶律乙辛出知興中府事二月庚寅封皇孫延禧為梁王忠順軍節度使耶律頗德南院大王耶律仲禧南院樞密使戶部使陳毅參知政事夏四月乙卯獵炭山五月壬申免平州復業民租賦一年庚寅以旱禱雨命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六月戊戌駐蹕納葛濼戊申以度支使王績參知政事庚戌女直貢使來貢秋七月戊辰觀市癸未為皇孫梁王延禧設旗鼓拽剌六人衛護之甲申獵沙嶺九月壬寅祠木葉山己酉駐蹕藕絲淀冬十月癸未朔省同知廣德軍節度使事命奉先軍節度使兼巡警乾顯二州丁卯耶律仁傑出為武定軍節度使庚午參知政事劉詵致仕癸酉以陳毅為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同知樞密院事辛巳回鶻遣使來貢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癸卯召羣臣議政十二月甲子以耶律特里底為孟父敞穩乙丑以蕭撻不也為北府宰相耶律世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樞密使事庚午免西京流民租賦一年甲戌減民賦丁亥豫行正旦禮戊子如混同江

七年春正月戊申五國部長來貢甲寅女直貢良馬二月甲子如魚兒濼夏五月壬子駐蹕犢西癸丑有司奏永清武清固安三縣蝗甲寅以蕭撻不也兼殿前都點檢蕭酬斡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兼知樞密院事六月甲子詔月祭觀德殿歲寒食諸帝在時生辰及忌日詣景宗御容殿致奠丙寅阻卜余古赧來貢丁卯以翰林學士王言敷參知政事封北院宣徽使石篤漆水郡王秋七月戊子如秋山丙申謁慶陵八月丁卯射鹿赤山加圍場使涅葛為靜江軍節度使九月戊子次懷州命皇后謁懷陵辛卯次祖州命皇后謁祖陵乙巳駐蹕藕絲淀冬十月戊辰以惕隱王九為南院大王夷离畢奚抄只為彰國軍節度使十一月乙酉詔歲出官錢振諸宮分及邊戍貧戶丁亥幸駙馬都尉蕭酬斡第方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人臣家上即還宮己亥高麗遣使來貢辛亥除帛絹尺度狹短之令十二月丁卯武定軍節度使耶律仁傑以罪削爵為民辛未知興中府事耶律乙辛以罪囚于萊州

八年春正月甲申如混同江丁酉鐵驪五國諸長各貢方物二月戊午如山榆淀辛酉詔北南院官凡給驛者必先奏聞貢新及奏獄訟方許馳驛餘並禁之己巳夏國獲宋將張天一遣使來獻壬申以耶律頗德為南府宰相兼知北院樞密使燕哥為惕隱蕭撻不也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三月庚戌黃龍府女直部長朮乃率部民內附予官賜印綬是月詔行秬黍所定升斗夏四月壬戌以耶律世遷為上京留守六月辛亥朔駐蹕納葛濼丙辰夏國遣使來貢丁巳以耶律頗德為北院樞密使耶律巢哥南府宰相劉筠南院樞密使蕭撻不也兼知北院樞密使事王績漢人行宮都部署蕭酬斡國舅詳穩乙丑阻卜長來

貢丙子以耶律慎思知右夷離畢事秋七月甲午如秋山南京霖雨沙河溢永清歸義新城安次武清香河六縣傷稼九月庚寅謁慶陵丁未駐蹕藕絲淀大風雪牛馬多死賜扈從官以下衣馬有差冬十月乙卯詔化哥傳導梁王延禧加金吾衛大將軍丙子謁乾陵十一月壬午以乙室大王蕭何葛為南院宣徽使權知奚六部大王事圖赶為本部大王十二月癸丑烏古敵烈統軍使耶律馬五為北院大王庚申降皇后為惠妃出居乾陵

九年春正月辛巳如春水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五月如黑嶺六月己未駐蹕散水原甲子以耶律阿思為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慎思北院樞密副使庚午詔諸路檢括脫戶罪至死者原之閏月丁丑以漢人行宮副部署可汗奴為南院大王戊寅追諡庶人濬為昭懷太子丁亥阻卜來貢己丑以知興中府事邢熙年為漢人行宮都部署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為南院樞密副使秋七月乙巳獵馬尾山丁巳謁慶陵癸亥禁外官部內貸錢取息及使者館于民家八月高麗王徽薨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己酉射熊于白石山加圍場使涅葛左金吾衛大將軍己巳以高麗王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辛未五國部長來貢壬申召北南樞密院官議政事冬十月丁丑謁觀德殿己卯南院樞密使劉筠薨壬辰混同郡王耶律乙辛謀亡入宋伏誅十一月丙午進封梁王延禧為燕國王大赦以南院宣徽使蕭何葛為南府宰相三司使王經參知政事兼知樞密事甲寅詔僧善知讎校高麗所進佛經頒行之己未定諸令史譯史遷敘等級十二月丁亥以邢熙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王言敷為漢人行宮都部署高麗三韓國公王勳薨是年御前放進士李君裕等五十一人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如春水丙午復建南京奉福寺浮圖戊辰如山榆淀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遠萌古國遣使來聘丁巳命知制誥王師儒牌印郎君耶律固傳導燕國王延禧夏四月丁丑女直貢良馬五月壬戌駐蹕散水原乙丑阻卜來貢丙寅降國舅詳穩班位在敞穩之下六月壬辰禁毀銅錢為器秋七月甲辰如黑嶺九月癸亥駐蹕藕絲淀冬十二月乙未改慶州大安軍曰興平是月改明年為大安赦雜犯死罪以下

大安元年春正月丁酉如混同江癸卯王績知南院樞密使事邢熙年為中京留守戊申以樞密直學士杜公謂參知政事庚戌五國酋長來貢良馬二月辛未如山榆淀夏四月乙酉宋主頊殂子煦嗣位使來告哀辛卯西幸六月戊辰駐蹕拖古烈壬申以王績為南府宰相蕭撻不也兼知南院樞密使事丁丑遣使弔祭于宋戊寅宋遣王真甄祐等饋其先帝遺物秋七月乙巳遣使賀宋主即位戊午獵于赤山八月丁卯幸慶州戊辰謁慶陵冬十月癸亥駐蹕好草淀戊辰夏國王李秉常遣使報其母梁氏哀甲申以蕭撻不也為南院樞密使十一月乙未詔比者外官因譽進秩久而不調民被其害今後皆以資給遷轉丁酉以南女直詳穩蕭袍里為北府宰相辛亥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丙辰遣使冊三韓國公王勳子運為高麗國王己未詔僧尼無故不得赴闕十二月甲戌宋遣蔡卞來謝弔祭

二年春正月辛卯如混同江己酉五國諸部長來貢癸丑召權翰林學士趙孝嚴知制誥王師儒等講五經大義二月癸酉駐蹕山榆淀是月太白犯歲星三月乙酉女直貢良馬夏四月戊戌北幸癸丑遣使加統軍使蕭訛都斡太子太保禆將老古金吾衛大將軍蕭雅哥靜江軍節度使耶律燕奴右監門衛大將軍仍賜賚諸軍士五月丁巳朔以牧馬蕃息多至百萬賞羣牧官以次進階乙亥駐蹕納葛濼戊寅宰相梁穎出知興中府事是月放進士張轂等二十六人六月丁亥朔以左夷離畢耶律坦為惕隱知樞密院事耶律斡特剌兼知左夷離畢事丙申阻卜來朝癸卯遣使按諸路獄甲辰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耶律那也知右夷離畢事乙巳阻卜酋長余古赧及愛的來朝詔燕國王延禧相結為友戊申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阿思兼知北院大王事壬子高墩以下縣令錄事兄弟及子孫許敘用秋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國夫人削古以厭魅梁王事覺伏誅子蘭陵郡王蕭酬斡除名置邊郡仍隸興聖宮戊午獵沙嶺甲子賜興聖積慶二宮貧民錢乙酉出粟振遼州貧民八月戊子以雪罷獵九月庚午還上京壬申發粟振上京中京貧民丙子謁二儀五鸞二殿己卯出太祖太宗所

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創業征伐之難辛巳召南府宰相議國政冬十月乙酉朔以樞密副使竇景庸知樞密院事丙戌五國部長來貢丁亥以夏國王李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十一月甲戌爲燕國王延禧行再生禮曲赦上京囚戊寅高麗遣使謝封冊癸未出粟振乾顯成懿四州貧民十二月辛卯以蘭陵郡王蕭撻不也爲南院樞密使己亥夏國王李乾順遣使上其父遺物

遼史卷二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二十五

道宗五

三年春正月乙卯如魚兒濼甲戌出錢粟振南京貧民仍復其租賦己卯大雪二月丙戌發粟振中京饑甲辰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戶徵償法三月乙卯高麗遣使來貢己未免錦州貧民租一年甲戌免上京貧民租如錦州庚辰女直貢良馬夏四月戊子賜中京貧民帛及免諸路貢輸之半丙申賜阻卜古部貧民帛庚子如涼陘甲辰南府宰相王績薨乙巳詔出戶部司粟振諸路流民及義州之饑五月庚申海雲寺進濟民錢千萬秋七月丙辰獵黑嶺丁巳出雜帛賜興聖宮貧民庚午大雨罷獵丁丑秦越國王阿璉薨九月乙丑駐蹕匣魯金冬十月庚辰以參知政事王經為三司使壬辰罷節度使已下官進珍玩癸卯追封秦越國王阿璉為秦魏國王十一月甲寅以惕隱耶律坦同知南京留守事遼興軍節度使耶律王九為南府宰相十二月己卯朔以樞密直學士呂嗣立參知政事

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甲寅太白晝見甲子五國部長來貢庚午免上京逋逃及貧戶稅賦甲戌以上京南京饑許良人自鬻丁丑曲赦西京役徒二月己丑如魚兒濼甲午曲赦春州役徒終身者皆五歲免己亥如春州赦泰州役徒三月乙丑免高麗歲貢己巳振上京及平錦來三州饑夏四月己卯振蘇吉復淥鐵五州貧民并免其租稅甲申振慶州貧民乙酉減諸路常貢服御物丁酉立入粟補官法癸卯西幸召樞密直學士耶律儼講尚書洪範五月辛亥命燕國王延禧寫尚書五子之歌乙卯振祖州貧民丁巳詔免役徒終身者五歲免之己未振春州貧民丙寅禁挾私引水犯田六月庚辰駐蹕散水原丁亥命燕國王延禧知中丞司事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聶里知右夷離畢知右夷離畢事耶律那也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庚寅北院樞密使耶律頗德致仕秋七月戊申曲赦奉聖州役徒丙辰遣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王庚申如秋山己巳禁錢出境八月庚辰有司奏宛平永清蝗為飛鳥所食庚寅謁慶陵冬十月丁丑獵遼水之濱己卯駐蹕藕絲淀癸未免百姓所貸官粟己丑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阿思封漆水郡王癸巳以乙室大王耶律敵烈知西北路招討使事權知西北路招討使事蕭朽哥知乙室大王事壬寅詔諸部長官親鞫獄訟十一月庚申興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代皆免十二月戊寅南府宰相耶律王九致仕癸未以孟父敵穆耶律慎思為中京留守閏十二月癸卯朔預行正旦禮丙午如混同江

五年春正月癸未如魚兒濼甲午高麗遣使來貢二月癸酉詔析津大定二府精選舉人以聞仍詔諭學者當窮經明道夏四月甲辰以知奚六部大王事撻葛為本部大王壬子獵北山甲子霖雨罷獵五月丁亥駐蹕赤勒嶺己丑以阻卜磨古斯為諸部長癸巳回鶻遣使貢良馬己亥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那也知右夷離畢事左祗候郎君班詳穩耶律涅里知北院大王事六月甲寅夏國遣使來謝封冊壬戌以參知政事王言敷為樞密副使前樞密副使賈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午獵沙嶺九月辛卯遣使遺宋鹿脯壬辰駐蹕藕絲淀冬十月乙巳以新定法令太煩復行舊法庚申以遼興軍節度使何葛為乙室大王十一月丁卯朔燕國王延禧生子大赦妃之族屬進爵有差

六年春正月如混同江二月辛丑駐蹕雙山三月辛未女直遣使來貢夏四月丁酉東北路統軍司設掌法官庚子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吐朵知左夷離畢事五月壬辰駐蹕散水原六月甲寅遣使決五京囚秋七月丙子如黑嶺冬十月丁酉駐蹕藕絲淀十一月壬戌高麗遣使來貢己巳以南府宰相竇景庸為武定軍節度使是年放進士文充等七十二人

七年春正月壬戌如混同江二月己亥駐蹕魚兒濼壬寅詔給渭州貧民耕牛布絹三月丙戌駐蹕黑龍江夏四月丙辰以漢人行宮副部署耶律谷欲知乙室大王事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甲午駐蹕赤勒嶺己亥倒塌嶺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為寶用辛丑回鶻遣使貢方物癸卯以權知東京留守蕭陶

隗爲契丹行宮都部署。丁未，端拱殿門災。秋七月戊午朔，回鶻遣使來貢異物，不納，厚賜遣之。八月庚寅，以霖雨罷獵。壬寅，幸慶州，謁慶陵。九月丙申，還上京。己亥，日本國遣鄭元、鄭心及僧應範等二十八人來貢。冬十月辛巳，命燕國王延禧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十一月庚子，如藕絲淀。甲子，望祀木葉山。

八年春正月乙酉，如山榆淀。乙未，阻卜諸長來降。三月己亥，駐蹕撻里捨淀。丁未，曲赦中京蔚州役徒。夏四月乙卯，阻卜長來貢。丁丑，獵西山，惕隱會長胡里只來附。五月甲辰，駐蹕赤勒嶺。六月乙丑，夏國爲宋侵，遣使乞援。秋七月丁亥，獵沙嶺。九月乙巳，駐蹕藕絲淀。丁未，日本國遣使來貢。冬十月庚戌朔，遣使遺宋鹿脯。丙辰，振西北路饑。辛酉，阻卜磨古斯殺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禿里耶律郭三發諸蕃部兵討之。壬申，南府宰相王𨤲薨。戊寅，以左夷离畢耶律涅里爲彰聖軍節度使。十一月戊子，以樞密副使王是敷兼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韓資讓參知政事，漢人行宮都部署奚回离保知奚六部大王事。丁酉，以通州潦水害稼，遣使振之。戊申，北院大王合魯薨。是年，放進士冠鼎文等五十三人。

九年春正月庚辰，如混同江。二月，磨古斯來侵。三月，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魯掃古追磨古斯，還，都監蕭張九遇賊與戰，不利，二室韋與拽剌、北王府、特滿群牧、宮分等軍多陷沒。夏四月乙卯，興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飯僧。癸酉，獵西山。六月丁未朔，駐蹕散水原。庚申，以遼興軍節度使柴哥爲南院大王，知左夷离畢事耶律吐朵爲左夷离畢。秋七月辛卯，如黑嶺。壬寅，遣使賜高麗羊。九月癸卯，振西北路貧民。冬十月庚戌，有司奏磨古斯詣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僞降，既而乘虛來襲，撻不也死之。阻卜烏古禮叛，達里底、拔思母並寇倒塌嶺。壬子，遣使籍諸路兵。癸丑，以南院大王特末同知南京留守事，命鄭家奴率兵往援倒塌嶺。甲寅，駐蹕藕絲淀。以左夷离畢耶律禿朵、圍場都管撒八並爲西北路行軍都監。乙卯，詔以馬三千給烏古部。丙辰，有司奏阻卜長轄底掠西路群牧。丁巳，振西北路貧民。己未，燕國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屬並進級。壬戌，以樞密直學士趙廷睦參知政事兼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癸亥，烏古敵烈統軍使蕭朽哥奏討阻卜等部捷。甲子，宋遣使告其母后曹氏哀，即遣使弔祭。己巳，詔廣積貯以備水旱。十一月辛巳，特抹等奏討阻卜捷。十二月丙辰，宋遣使以母后遺留物來饋。

十年春正月，如春水。癸未，惕德來貢。戊子，烏古扎等來降，達里底、拔思母二部來侵，四捷軍都監特抹死之。二月甲辰，以破阻卜賞有功者。丙午，西南面招討司奏討拔思母捷。癸丑，排雅僕里、同葛、虎骨僕果等來降，達里底來侵。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山北路副部署蕭阿魯帶奏討達里底捷。夏四月壬寅朔，惕德萌得斯、老古得等各率所部來附，詔復舊地。甲辰，駐蹕春州北平淀。丙午，烏古部節度使耶律陳家奴奏討茶扎剌捷。庚戌，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爲都統，夷离畢耶律禿朵爲副統，龍虎衛上將軍耶律胡呂都監，討磨古斯。遣積慶宮使蕭糺里監戰。辛亥，朽哥奏頗里八部來侵，擊破之。己巳，除玉田、密雲流民租賦一年。閏月庚子，賜西北路貧民錢。達里底、拔思母二部來降。五月甲辰，駐蹕赤勒嶺。甲寅，括馬。戊午，西北路招討司奏敵烈等部來侵，統軍司出兵與戰，不利，招討司以兵擊破之，敎睦宮太師耶律愛奴及其子死之。辛酉，以知國舅詳穩事蕭阿烈同領西北路行軍事。六月辛未，宋遣使來謝弔祭。乙酉，烏古敵烈統軍使朽哥有罪，除名。丙戌，和烈葛等部來聘。癸巳，惕德來貢。己亥，禁邊民與蕃部爲婚。是夏，高麗國王運薨，子昱遣使來告，即遣使賻贈。秋七月庚子朔，獵赤山。是月，阻卜等寇倒塌嶺，盡掠西路群牧馬去。東北路統軍使耶律石柳以兵追及，盡獲所掠而還。九月己未，以南院大王特末爲南院樞密使。甲子，敵烈諸酋來降，釋其罪。是月，斡特剌破磨古斯。冬十月丙子，駐蹕藕絲淀。壬午，山北路副部署蕭阿魯帶以討達里底功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癸巳，西北路統軍司獲阻卜長拍撒葛蒲魯等來獻。十一月乙巳，惕德銅刮、阻卜的烈等來降，達里底及拔思母等復來侵，山北副部署阿魯帶擊敗之。十二月癸酉，三河縣民孫賓及其妻皆百歲，復其家。甲戌，以參知政事趙廷睦兼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王師儒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己卯，詔錄西北路有功將士及

戰沒者贈官。乙酉，詔改明年元，減雜犯死罪以下，仍除貧民租賦。戊子，西北路統軍司奏討磨古斯捷。

遼史卷二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十六

道宗六

壽隆元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庚戌西南面招討司奏拔思母來侵蕭阿魯帶等擊破之乙卯振奉聖州貧民二月戊辰賜左右二皮室貧民錢癸酉高麗遣使來貢乙亥駐蹕魚兒濼三月丙午賜東北路貧民絹夏四月丁卯斡特剌奏討耶覩刮捷己亥女直遣使來貢庚寅錄西北路有功將士五月乙未朔左夷离畢耶律吐朵爲惕隱南京宣徽使耶律特末爲北院大王癸卯贈陣亡者官丁巳駐蹕特禮嶺六月己巳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回里不爲本部大王權參知政事趙孝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園場都管撒八以討阻卜功加鎮國大將軍癸巳阻卜長香里底及圖木葛來貢秋七月庚子阻卜長猛達斯等來貢癸卯獵沙嶺癸丑頗里八部來附進方物甲寅斡特剌奏磨古斯捷九月甲寅祠木葉山丙辰詔西京砲人弩人教西北路漢軍冬十月甲子駐蹕藕絲淀甲戌以北面林牙耶律大悲奴爲右夷离畢癸未以參知政事王師儒爲樞密副使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參知政事壬辰錄討阻卜有功將士十一月丙申女直遣使進馬己亥以都統斡特剌爲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甲辰夏國進貝多葉佛經庚申高麗王昱疾命其子顒權知國事十二月癸亥朔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阿思爲北院樞密使是年放進士陳衡甫等百三十人

二年春正月甲午如春水癸卯西南面招討司討拔思母破之乙卯駐蹕瑟尼思辛酉市牛給烏古敵烈隈烏古部貧民二月癸亥振達麻里別古部夏四月己卯振西北邊軍六月辛酉駐蹕撒里乃秋七月甲午阻卜來貢丙午獵赤山八月乙丑頗里八部進馬九月丙午徙烏古敵烈部于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冬十月戊辰駐蹕藕絲淀庚辰高麗遣使來貢十二月己未斡特剌討梅里急破之壬戌南府宰相耶律鐸魯斡致仕癸亥蕭撻不也爲北府宰相耶律大悲奴殿前都點檢乙亥夏國獻宋俘

三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壬寅烏古部節度使耶律陳家奴以功加尚書右僕射癸卯駐蹕雙山二月甲辰朔南京水遣使振之丙午阻卜長猛撒葛粘八葛長禿骨撒梅里急長忽魯八等請復舊地貢方物從之三月辛酉燕國王延禧生子癸亥賜名撻魯妃之父長哥遷左監門衛上將軍仍賜官屬錢是春高麗王昱薨夏四月南府宰相趙廷睦出知興中府事參知政事牛溫舒兼同知樞密院事五月癸亥斡特剌討阻卜破之己巳駐蹕撒里乃六月甲申詔罷諸路馳驛貢新丙戌詔每冬駐蹕之所宰相以下構宅毋役其民辛丑夏人來告宋城要地遣使之宋諭與夏和庚戌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吾也爲南院大王秋七月壬子朔獵黑嶺八月己亥蒲盧毛朵部長率其民來歸乙巳彗星見西方九月壬申駐蹕藕絲淀丁丑以武定軍節度使梁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戊寅斡特剌奏討梅里急捷己卯五國部長來貢冬十月庚戌以西北路招討使斡特剌爲南府宰相十一月乙卯蒲盧毛朵部來貢戊午以安車召醫巫閭山僧志達己未以中京留守韓資讓知樞密院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藥師奴知右夷离畢丁丑西北路統軍司奏討梅里急捷

四年春正月壬子如魚兒濼己巳徙阻卜等貧民于山前辛未宋遣使來饋錦綺三月庚午幸春州丙子有司奏黃河清夏四月辛丑以雨罷獵五月癸酉耶也奏北邊捷甲戌駐蹕撒里乃六月戊寅朔夏國爲宋所攻遣使求援丁亥以遼興軍節度使涅里爲惕隱前知惕隱事耶律郭三爲南京統軍使甲午以參知政事牛溫舒兼知中京留守事秋七月戊午如黑嶺冬十月乙亥朔駐蹕藕絲淀己卯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契丹行宮都部署以傅導燕國王延禧十一月乙巳朔知右夷离畢事蕭藥師奴樞密直學士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和辛酉夏復遣使求援十二月壬辰爲燕國王延禧行再生禮曲赦三百里內囚

五年春正月乙巳如魚兒濼己丑詔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母等部夏五月壬戌蕭藥師奴等使宋迴奏宋罷兵癸亥謁乾陵戊辰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西北路招討使禁軍都統己巳駐蹕沿柳湖六月甲申以奚六部大王回离保爲契丹行宮都部署知右夷离畢事蕭藥師奴南面林牙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

乙未，五國部長來朝。戊戌，阻卜來貢。己亥，以興聖宮使耶律郝家奴為右夷離畢。秋七月壬寅朔，傷德長禿的等來貢。辛亥，如大牢古山。閏九月丙子，駐蹕獨盧金。冬十月己亥朔，高麗王顒遣使乞封冊。丁巳，斡特剌奏討耶都刮捷。丙寅，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蕭得里底知北院樞密使事。丁卯，宋遣郭知章、曹平來聘。戊辰，振遼州饑，仍免租賦一年。十一月甲戌，振南北二紇。乙酉，夏國以宋罷兵，遣使來謝。十二月甲子，以參知政事趙孝嚴為漢人行宮都部署，漢人行宮都部署梁援為遼興軍節度使。

六年春正月癸酉，南院大王耶律吾也薨。壬午，以太師致仕禿開起為奚六部大王。丁亥，如春水。辛卯，斡特剌執磨古斯來獻。丙申，詔問民疾苦。二月丁未，以烏古部節度使陳家奴為南院大王。己酉，磔磨古斯于市。癸丑，出絹賜五院貧民。辛酉，宋遣使告宋主煦殂，弟佶嗣位，卽日遣使弔祭。三月甲申，弛朔州山林之禁。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如炭山。五月壬午，烏古部討茶扎剌，破之。乙酉，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薨。丙戌，駐蹕納葛濼。辛卯，宋遣使饋先帝遺物。乙未，以東京留守何魯掃古為惕隱，南院宣徽使蕭常哥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六月庚子，遣使賀宋主。辛丑，以有司案牘書宋主嗣位為登寶位，詔奪宰相鄭顓以下官，出顓知興中府事，韓資讓為崇義軍節度使，御史中丞韓君義為廣順軍節度使。癸丑，阻卜長來貢。戊午，遣使決五京滯獄。己未，以遼興軍節度使梁援為樞密副使。秋七月庚午，如沙嶺。壬申，耶覩刮諸部寇西北路。八月，斡特剌以兵擊敗之，使來獻捷。九月癸未，望祠木葉山。戊子，駐蹕藕絲淀。冬十月壬寅，以樞密副使王師儒監修國史。癸卯，五國諸部長來貢。甲寅，以平州饑，復其租賦一年。十一月壬寅，以天德軍民田世榮三世同居，詔官之，令一子三班院祗候。丙子，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於內殿。戊子，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尚公主。十二月乙未，女直遣使來貢。己亥，以知右夷離畢事郝家奴為北面林牙。辛亥，詔燕國王延禧擬注大將軍以下官。庚申，鐵驪來貢，宋遣使來謝帝不豫。是歲，封高麗王顒為三韓國公，放進士康秉儉等八十七人。

七年春正月壬戌朔，力疾御清風殿受百官及諸國使賀。是夜，白氣如練，自天而降，黑雲起于西北，疾飛有聲。北有青赤黑白氣，相雜而落。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宮，年七十。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六月庚子，上尊諡仁聖大孝文皇帝，廟號道宗。

贊曰：道宗初卽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災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群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寖危。衆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尙足與論治哉。

遼史卷二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十七

天祚皇帝一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之孫父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母貞順皇后蕭氏太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遺詔卽皇帝位于柩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大赦詔爲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麗乙巳以北府宰相蕭兀納爲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太傅三月丁卯詔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甲戌召僧法頤放戒于內庭夏四月旱六月庚寅朔如慶州甲午宋遣王潛等來弔祭丙申高麗夏國各遣使慰奠戊戌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樞密使庚子追諡懿德皇后爲宣懿皇后壬寅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乙巳以北平郡王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加于越辛亥葬仁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慶陵秋七月癸亥阻卜鐵驪來貢八月甲寅謁慶陵九月壬申謁懷陵乙亥駐蹕藕絲淀冬十月壬辰謁乾陵甲辰上皇考昭懷太子諡曰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皇妣曰貞順皇后十二月戊子以樞密副使張琳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癸巳宋遣黃寔來賀卽位丁酉高麗夏國並遣使來賀己巳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告初以楊割爲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爲太師是歲楊割死傳于兄之子烏雅束東死其弟阿骨打襲

二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辛卯如春州三月大寒冰復合夏四月辛亥詔誅乙辛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五月乙丑斡特剌獻耶睹刮等部捷六月壬辰以雨罷獵駐蹕散水原丙午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丁未南院大王陳家奴致仕壬子李乾順爲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閏月庚申策賢良壬申降惠妃爲庶人秋七月獵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阻卜來侵斡特剌等戰敗之冬十月乙卯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蕭海里亡入陪朮水阿典部丙寅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爲北院樞密使參知政事牛溫舒知南院樞密使事十一月乙未郝家奴以不獲蕭海里免官壬寅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爲北院樞密副使有司請以帝生日爲天興節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女直函蕭海里首遣使來獻戊申如春州二月庚午以武清縣大水弛其陂澤之禁夏五月戊子以獵人多亡嚴立科禁乙巳清暑赤勒嶺丙午謁慶陵六月辛酉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秋七月中京雨雹傷稼冬十月甲辰如中京己未吐蕃遣使來貢庚申夏國復遣使求援己巳有事于觀德殿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爲皇太叔梁王撻魯進封燕國王鄭王淳爲東京留守進封越國王百官各進一階丁酉以惕隱耶律阿魯掃古爲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號告廟乙巳謁太祖廟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廟號肅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莊敬皇帝廟號懿祖妣曰莊敬皇后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十二月戊申如藕絲淀是年放進士馬恭回等百三人

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魚兒濼壬寅獵木嶺癸卯燕國王撻魯薨二月丁丑鼻骨德遣使來貢夏六月甲辰駐蹕旺國崖甲寅夏國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亥吐蕃遣使來貢秋七月南京蝗庚辰獵南山癸未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得里底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慎思並知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敵里爲西北路招討使冬十月己酉鳳凰見于漷陰己未幸南京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樓賜貧民錢十二月辛丑以張琳爲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國遣李造福等來求援且乞伐宋庚寅以遼興軍節度使蕭常哥爲北府宰相丁酉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二月癸卯微行視民疾苦丙午幸鴛鴦濼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五月癸卯清暑南崖壬子宋遣曾孝廣王戩報聘六月甲戌夏國遣使來謝及貢方物己丑幸候里吉秋七月謁慶陵九月

辛亥駐蹕藕絲淀乙卯謁乾陵冬十一月戊戌禁商賈之家應進士舉丙辰高麗三韓國公王顒薨子俁遣使來告十二月己巳夏國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夏五月清暑散水原六月辛巳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謝秋七月癸巳阻卜來貢甲午如黑嶺庚子獵鹿角山冬十月己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庚辰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魯斡兼惕隱東京留守燕國王淳爲南府宰相十一月乙未以謝家奴爲南院大王馬奴爲奚六部大王丙申行柴冊禮戊戌大赦以和魯斡爲義和仁聖皇太叔越國王淳進封魏國王封皇子敖盧斡爲晉王習泥烈爲饒樂郡王己亥謁太祖廟甲辰祠木葉山十二月己巳封耶律儼爲漆水郡王餘官進爵有差

七年春正月鈎魚于鴨子河二月駐蹕大魚濼夏六月次散水原秋七月如黑嶺冬十月謁乾陵獵醫巫閭山是年放進士李石等百人

八年春正月如春州夏四月丙申封高麗王俁爲三韓國公勳其父顒爲高麗國王五月清暑散水原六月壬辰西北路招討使蕭敵里率諸蕃來朝丙申射柳祈雨壬寅夏國王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丁未如黑嶺秋七月戊辰以雨罷獵冬十二月己卯高麗遣使來謝

九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戊午夏國以宋不歸地遣使來告夏四月壬午五國部來貢六月乙亥清暑特禮嶺秋七月隕霜傷稼甲寅獵于候里吉八月丁酉雪罷獵冬十月癸酉望祀木葉山丁丑詔免今年租稅十二月甲申高麗遣使來貢是年放進士劉禎等九十人

十年春正月辛丑預行立春禮如鴨子河二月庚午朔駐蹕大魚濼夏四月丙子五國部長來貢丙戌預行再生禮癸巳獵于北山六月甲戌清暑玉丘癸未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貢甲午阻卜來貢秋七月辛丑謁慶陵閏月辛亥謁懷陵己未謁祖陵壬戌皇太叔和魯斡薨九月甲戌免重九節禮冬十月駐蹕藕絲淀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是歲大饑

天慶元年春正月鈎魚于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乙亥五國部長來貢夏五月清暑散水原秋七月獵冬十月駐蹕藕絲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鈎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麤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爲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夏六月庚寅清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鶻來貢戊戌成安公主來朝甲辰阻卜來貢秋七月乙丑獵南山九月己未射獲熊燕羣臣上親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歸疑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俁之母死來告卽遣使致祭起復是月駐蹕奉聖州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是年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賜南京貧民錢丁卯如大魚濼甲戌禁僧尼破戒丙子獵狗牙山大寒獵人多死三月籍諸道戶徙大牢古山圍場地居民于別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上謂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夏閏四月李弘以左道聚衆爲亂支解分示五京六月乙卯斡朗改國遣使來貢良犬丙辰夏國遣使來貢秋七月幸秋山九月駐蹕藕絲淀十一月甲午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樞密使事西南面招討使蕭樂古爲南府宰相十二月庚戌高麗遣使來謝致祭癸丑回鶻遣使來貢甲寅以樞密直學士馬人望參知政事丙辰知樞密院事耶律儼薨癸亥高麗遣使來謝起復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夏

五月，清暑散水原。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爲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于寧江東，敗績。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虞候崔公義爲都押官，控鶴指揮邢穎爲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上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鬭志，望風奔潰。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于斡鄰濼東，又爲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甲午，蕭敵里亦坐免官。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里朵爲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爲女直所敗。

遼史卷二十七

遼史卷二十七考證

天祚紀一五年十二月己巳，夏國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林洙，宋史作林攄。

遼史卷二十七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五年春正月下詔親征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賽剌復書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都統耶律斡里朵等與女直兵戰于達魯古城敗績二月饒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三月以蕭謝佛留等討之遣耶律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夏四月癸丑蕭謝佛留等爲渤海古欲所敗以南面副部署蕭陶蘇斡爲都統赴之五月陶蘇斡及古欲戰敗績張家奴等以阿骨打書來復遣之往六月己亥朔清暑特禮嶺壬子張家奴等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諭之使降癸丑以親征諭諸道丙辰陶蘇斡招獲古欲等癸亥以惕隱耶律末里爲北院大王是月遣蕭辭剌使女直以書辭不屈見留秋七月辛未宋遣使致助軍銀絹丙子獵于嶺東是月都統斡里朵等與女直戰于白馬濼敗績八月甲子罷獵趨軍中以斡里朵等軍敗免官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己巳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出爲西南面招討使辭剌還女直復遣賽剌以書來報若歸我叛人阿疎等即當班師上親征粘罕兀朮等以書來上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書上上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時章奴先遣王妃親弟蕭諦里以所謀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等齎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廢立事魏國王立斬蕭諦里等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羣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直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首以徇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五路冬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林牙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于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己未錦州刺史耶律朮者叛應張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奴癸亥以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知北院樞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遣蕭乙薛高興順招之不從閏月己亥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戊午貴德州守將耶律余覩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師擊敗之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乙酉遣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率諸將討張家奴戊子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概等萬餘人攻陷高州三月東面行軍副統酬斡等擒侯概于川州夏四月戊辰親征張家奴癸酉敗之甲戌誅叛黨饒州渤海平丙子賞平賊將士有差而蕭韓家奴張琳等復爲賊所敗五月清暑散水原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東京州縣族人痕孛鐸剌吳十撻不也道剌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六月乙丑籍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庚辰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爲都元帥上京留守蕭撻不也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兼副元帥丁亥知北院樞密使事蕭韓家奴爲上京留守秋七月獵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餘戶叛東北路統

軍使勒兵追及盡俘以還八月烏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撻不也等招之九月丙午謁懷陵冬十月丁卯以張琳軍敗奪官庚辰烏古部來降十一月東面行軍副統馬哥等攻曷蘇館敗績十二月乙亥封庶人蕭氏為太皇太妃辛巳削副統耶律馬哥官

七年春正月甲寅減廄馬粟分給諸局是月女直軍攻春州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二月淶水縣賊董龐兒聚眾萬餘西京留守蕭乙薛南京統軍都監查剌與戰于易水破之三月龐兒黨復聚乙薛復擊破之于奉聖州夏五月庚寅東北面行軍諸將涅里合魯涅哥虛古等棄市乙巳諸圍場隙地縱百姓樵採六月辛巳以同知樞密院事余里也為北院大王秋七月癸卯獵秋山八月丙寅獵狘斯那里山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嚴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丁酉獵輞子山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女直軍戰于蒺藜山敗績女直復拔顯州旁近州郡庚午下詔自責癸酉遣夷离畢查剌與大公鼎諸路募兵丁丑以西京留守蕭乙薛為北府宰相東北路行軍都統奚霞末知奚六部大王事是歲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議和以求封冊

八年春正月幸鴛鴦濼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議和庚寅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降金東路諸州盜賊蜂起掠民自隨以充食二月耶律奴哥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三月甲午復遣奴哥使金夏四月辛酉以西南面招討使蕭得里底為北院樞密使五月壬午朔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戊戌復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議是月至納葛濼賊安生兒張高兒聚眾二十萬耶律馬哥等斬生兒于龍化州高兒亡入懿州與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袞與奴哥持書報如前約六月丁卯遣奴哥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回離保等擊敗之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秋七月獵秋山金復遣胡突袞來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議冊禮九月突迭見留遣奴哥還謂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閏月丙寅遣奴哥復使金而蕭寶訛里等十五人各率戶降于金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書來龍化州張應古等四人率眾降金十一月副元帥蕭撻不也薨十二月甲申議定冊禮遣奴哥使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是年放進士王翬等百三人

九年春正月金遣烏林答贊謨持書來迎冊二月至鴛鴦濼賊張撒八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余覩擒撒八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离畢事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己酉烏林答贊謨奴哥等先以書報夏五月阻卜補疎只等叛執招討使耶律斡里朵都監蕭斜里得死之秋七月獵南山金復遣烏林答贊謨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楊詢卿羅子韋率眾降金八月以趙王習泥烈為西京留守九月至西京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冊藁使金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陳圖奴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是月遣使送烏林答贊謨持書以還

十年春二月幸鴛鴦濼金復遣烏林答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以來仍責乞兵于高麗三月己酉民有群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庚申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遂絕之夏四月獵胡土白山聞金師再舉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撻不也率眾出降六月乙酉以北府宰相蕭乙薛為上京留守知鹽鐵內省兩司東北統軍司事秋獵沙嶺冬復至西京

遼史卷二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十九

天祚皇帝三

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初金人興兵郡縣所失幾半上有四子長趙王母趙昭容次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皆元妃生國人知晉王之賢深所屬望元妃之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文妃次適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駙馬蕭昱及余覩等謀立晉王事覺昱撻曷里等伏誅文妃亦賜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入金上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余覩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遂勸驟加爵賞以結衆心以蕭遐買爲奚王蕭德恭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諦里姑爲龍虎衛上將軍蕭和尚奴金吾衛上將軍蕭幹鎭國大將軍二月幸鴛鴦濼夏五月至曷里狘秋七月獵炭山九月至南京冬十一月癸亥以西京留守趙王習泥烈爲惕隱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余覩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回矣上遂賜晉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馬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並爲都統大和宮使耶律補得副之將兵屯鴛鴦濼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羣牧使謨魯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恐軍心忿怨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遂並賜死逐樞密使蕭得里底召撻不也典禁衛丁卯以北院樞密副使蕭僧孝奴知北院樞密使事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查剌爲左夷离畢戊辰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己巳偵人蕭和尚牌印郎君耶律晒斯爲金師所獲癸酉以諸局百工多亡凡扈從不限吏民皆官之初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爲少府少監提舉翰林醫官李爽陳秘十餘人曾與大計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爲北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爲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爲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時北部謨葛失贐馬駞食羊五月甲戌都統馬哥收集散亡會于瀝里讙丙子以馬哥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六月淳寢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

溫等相顧微笑以事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欹枕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爲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謨葛失以兵來援爲金人敗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夏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秋七月丁巳朔敵烈部皮室叛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討平之加太子太保乙丑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戶降金辛未夏國遣曹价來問起居八月戊戌覩過金軍戰于石輦驛敗績都統蕭特末及其姪撒古被執辛丑會軍于歡撻新查剌金兵追之急棄輜重以遁九月敵烈部叛都統馬哥克之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十一月乙丑聞金兵至奉聖州遂率衛兵屯于落昆髓秦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知金主撫定南京上遂由掃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离保僭號稱天復元年命都統馬哥討之甲子初張瑴爲遼興軍節度副使民推瑴領州事秦晉王淳既死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知遼必亡練兵畜馬籍丁壯爲備立愛至瑴弗納金帥粘罕入燕首問平州事於故參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瑴狂妄寡謀雖有鄉兵彼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又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州擒張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瑴謂公弼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獨平州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還公弼復粘罕曰彼無足慮金人遂改平州爲南京加瑴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相繼皆降上京盧彥綸叛殺契丹人二月乙酉朔興中府降金來州歸德軍節度使田顥權隰州刺史杜師回權遷州刺史高永昌權閏州刺史張成皆籍所管戶降金丙戌誅蕭德妃降淳爲庶人盡釋其黨癸巳興中宜州復城守三月駐蹕于雲內州南夏四月甲申朔以知北院樞密使蕭僧孝奴爲諸道大都督丙申金兵至居庸關擒耶律大石戊戌金兵圍輜重于青塚硬寨太保特母哥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庚子梁宋大長公主特里亡歸壬寅金遣人來招癸卯答言請和丙午金兵送族屬輜重東行乃遣兵邀戰于白水濼趙王習泥烈蕭道寧皆被執上遣牌印郎君謀盧瓦送兔紐金印僞降遂西遁雲內駙馬都尉乳奴詣金降己酉金復以書來招答其書壬子金帥書來不許請和是月特母哥挈雅里至上怒不能盡救諸子詰之五月乙卯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臨其國庚申軍將耶律敵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爲帝改元神曆辛酉渡河止于金肅軍北回离保爲衆所殺六月遣使冊李乾順爲夏國皇帝秋九月耶律大石自金來歸冬十月復渡河東還居突呂不部梁王雅里殂耶律朮烈繼之十一月突烈爲衆所殺

四年春正月上趨都統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贐馬駝羊又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敵烈部以都點檢蕭乙薛知北院樞密使事封謨葛失爲神于越王特母哥降金二月耶律遙設等十人謀叛伏誅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張瑴曰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爲之援又何懼焉瑴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言與之合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往數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秦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

也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左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象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六月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帶甲萬餘彀有文武材可用爲屏翰不然將爲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黨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彀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屯來州闍母聞平州附宋以二千騎問罪先入營州彀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彀爲節度使以安弼黨爲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彀喜遠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襲彀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彀王安中諱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彀也以兵來取安中不得已殺彀函其首送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漢地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陰八月國舅詳穩蕭撻不也筆硯祗候察剌降金是月金主阿骨打死九月建州降金冬十月納突呂不部人訛哥之妻諳葛以訛哥爲本部節度使昭古牙率衆降金金攻興中府降之十一月從行者舉兵亂北護衛太保朮者舍利詳穩牙不里等擊敗之十二月置二總管府

遼史卷二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三十

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术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术者進麨與棗欲憩术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傍耶律淳者世號為北遼淳小字涅里興宗第四孫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魯斡之子清寧初太后鞠育之既長篤好文學昭懷太子得罪上欲以淳為嗣上怒耶律白斯不知與淳善出淳為彰聖等軍節度使天祚即位進王鄭乾統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府宰相首議制兩府禮儀上喜徙王魏其父和魯斡薨即以淳襲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寵冠諸王天慶五年東征都監章奴濟鴨子河與淳子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先遣敵里等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首以獻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賜金券免漢拜禮不名許自擇將士乃募燕雲精兵東至錦州隊長武朝彥作亂劫淳淳匿而免收朝彥誅之會金兵至聚兵戰于阿里軫斗敗績收亡卒數千人拒之淳入朝釋其罪詔南京刻石紀功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欲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百官上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大赦放進士李寶信等一十九人遙降天祚為湘陰王以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隸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封其妻普賢女為德妃以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使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又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宋人發兵問罪擊敗之尋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事未決淳病死年六十百官僞諡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遺命遙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為皇太后稱制改建福為德興元年放進士李球等百八人時宋兵來攻戰敗之由是人心大悅兵勢日振宰相李純等潛納宋兵居民內應抱關者被殺甚衆翌日攻內東門衛兵力戰宋軍大潰踰城而走死者相藉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軍見天祚天祚怒誅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屬籍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第二子也字撒鸞七歲欲立為皇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塚寨雅里在軍中太保特母哥挾之出走間道行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時扈從者千餘人會於天祚天祚慮特母哥生變欲誅之責以不能全救諸王將訊之仗劍召雅里問曰特母哥教汝何為雅里對曰無他言乃釋之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烈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見蛇橫道而過識者以為不祥後三日羣僚共立雅里為主雅里遂即位改元神歷命士庶上便宜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有自歸者即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每取唐貞觀政要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烏古部節度使糺哲迭烈部統軍撻不也都監突里不等各率其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好擊鞠特母哥切諫乃不復出以耶律敵烈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敵烈劾西北路招討使蕭糺里熒惑衆心志有不臣與其子麻涅並誅之以遙設為招討使與諸蕃戰數敗杖免官從行有疲困者輒振給之直長保德諫曰今國家空虛賜賚若此將何以相給耶雅里怒曰昔畋於福山卿誣獵官今復有此言若無諸部我將何取不納初令羣牧運鹽濼倉粟而民盜之議籍以償雅里乃自為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償一車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令盡償民何堪後獵查剌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三十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

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乞薛拔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駝等七州及大黃室韋敵剌王紀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達剌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畢十八部王衆諭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卽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卽爲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卽表謝以爲遷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卽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朮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諡祖父爲嗣元皇帝祖母爲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爲昭德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天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自蕭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爲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爲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爲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爲都監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不煙號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卽位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歿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朵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爲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耶律淳在天祚之世歷王大國受賜金券贊拜不名一時恩遇無與爲比當天祚播越以都元帥留守南京獨不可奮大義以激燕民及諸大臣與勤王之師東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是篡也況忍王天祚哉大石旣帝淳而王天祚矣復歸天祚天祚責以大義乃自立爲王而去之幸藉祖宗餘威遺智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謂難矣然淳與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復君之其可乎哉諸葛武侯爲獻帝發喪而後立先主爲帝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著以爲戒云

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威鼓行寰外席卷河朔樹晉楨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

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睿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遭
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
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鄰好四境乂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降臻天祚
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羣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
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為
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禍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己
不既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
何哉

遼史卷三十

遼史卷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一

營衛志上

上古之世，草衣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于，不求不爭。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氏作，戮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于宮，行則懸旄于纛，以為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殷周之中，外營武衛，內撰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為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閒暇則以畋漁為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作營衛志。

宮衛

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太祖曰弘義宮，應天皇后曰長寧宮，太宗曰永興宮，世宗曰積慶宮，穆宗曰延昌宮，景宗曰彰愍宮，承天太后曰崇德宮，聖宗曰興聖宮，興宗曰延慶宮，道宗曰太和宮，天祚曰永昌宮。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宮，丞相耶律隆運有文忠王府。凡州三十八，縣十，提轄司四十一，石烈二十三，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得里二，閘撒十九。為正戶八萬，蕃漢轉戶十二萬三千，共二十萬三千戶。

算斡魯朵，太祖置。國語心腹曰算，宮曰斡魯朵。是為弘義宮。以心腹之衛置，益以渤海俘，錦州戶。其斡魯朵在臨潢府，陵寢在祖州東南二十里。正戶八千，蕃漢轉戶七千，出騎軍六千。

州五：錦、祖、嚴、祺、銀。

縣一：富義。

提轄司四：南京、西京、奉聖州、平州。

石烈二：曰須，曰速魯。

瓦里四：曰合不，曰撻撒，曰慢押，曰虎池。

抹里四：曰膻，曰預墩，曰鶻突，曰糾里闡。

得里二：曰述壘北，曰述壘南。

國阿輦斡魯朵，太宗置。收國曰國阿輦。是為永興宮。初名孤穩斡魯朵，以太祖平渤海俘戶，東京、懷州提轄司及雲州懷仁縣、澤州灤河縣等戶置。其斡魯朵在游古河側，陵寢在懷州南三十里。正戶三千，蕃漢轉戶七千，出騎軍五千。

州四：懷、黔、開、來。

縣二：保和、灤河。

提轄司四：南京、西京、奉聖州、平州。

石烈一：北女古。

瓦里四：曰抹，曰毋，曰合李只，曰述壘。

抹里十三：曰述壘鄰，曰大隔蔑，曰小隔蔑，曰毋，曰歸化不太，曰唐括，曰吐谷，曰百爾瓜忒，曰合魯不只，曰移馬不只，曰膻，曰清帶，曰速穩。

閘撒七：曰伯德部，曰守狘，曰穴骨只，曰合不頻尼，曰虎里狘，曰耶律只扶室，曰僧隱令公。

耶魯盌斡魯朵，世宗置。興盛曰耶魯盌。是為積慶宮。以文獻皇帝衛從及太祖俘戶，及雲州提轄司，并高、宜等州戶置。其斡魯朵在土河東，陵寢在長寧宮北。正戶五千，蕃漢轉戶八千，出騎軍八千。

州三：康、顯、宜。

縣一：山東。

提轄司四。

石烈一：令穩。

瓦里八：曰達撒，曰合不，曰吸烈，曰遇里，曰潭馬，曰朔不，曰耶里直，曰耶魯兀也。

抹里十：曰紇斯直，曰譬离，曰厥里，曰潭馬忒，曰出懶，曰速忽魯椀，曰滕里得，曰闡馬，曰迭里特，曰女古。

蒲速盌斡魯朶應天皇太后置興隆曰蒲速盌是爲長寧宮以遼州及海濱縣
等戶置其斡魯朶在高州陵寢在龍化州東一百里世宗分屬讓國皇帝宮院
正戶七千蕃漢轉戶六千出騎軍五千
州四遼儀坤遼西顯
縣三奉先歸義定霸
提轄司四
石烈二北女古
瓦里六曰潭馬曰合不曰達撒曰慢押曰耶里只曰潭只
抹里十三曰潭得移鄰稍瓦只曰合四卑臘因鐵里卑稍只曰奪羅果
只曰拏葛只曰合里只曰婆潭昆母温曰阿魯埃得本曰東廝里門
曰西廝里門曰東鐵里曰西鐵里曰朦得只曰滅母鄰母
奪里本斡魯朶穆宗置是爲延昌宮討平曰奪里本以國阿輦斡魯朶戶及阻
卜俘戶中京提轄司南京制置司咸信韓等州戶置其斡魯朶在糺雅里山南
陵寢在京南正戶一千蕃漢轉戶三千出騎軍二千
州二遂韓
提轄司三中京南京平州
石烈一曰須
瓦里四曰抹骨古等曰兀没曰潭馬曰合至直
抹里四曰抹骨登兀没滅曰土木直移鄰曰惠州決里曰莫瑰奪石
監母斡魯朶景宗置是爲彰愍宮遺留曰監母以章肅皇帝侍衛及武安州戶
置其斡魯朶在合魯河陵寢在祖州南正戶八千蕃漢轉戶一萬出騎軍一萬
州四永龍化降聖同
縣二行唐阜俗
提轄司四
石烈二曰監母曰南女古
瓦里七曰潭馬曰奚烈曰埃合里直曰欲雅葛曰特末曰烏也曰滅合

里直
抹里十一曰尼母曷烈因稍瓦直曰察改因麻得不曰移失鄰斡直曰
辛古不直曰撒改真曰牙葛直曰虎狘阿里鄰曰潑昆曰潭馬曰
閘獵曰楚兀真果鄰
孤穩斡魯朶承天太后置是爲崇德宮玉曰孤穩以乾顯雙三州戶置其斡魯
朶在土河東陵祔景宗皇帝正戶六千蕃漢轉戶一萬出騎軍一萬
州四乾川雙貴德
縣一潞上京
提轄司三南京西京奉聖州
石烈三曰鐵里曰涝曰迭里特女古
瓦里七曰達撒曰耶里曰合不曰歇不曰合里直曰慢押曰耶里直
抹里十一曰阿里廝直述曇曰預篤温稍瓦直曰潭馬曰賀預篤温一
臘曰牙葛直曰朦得直曰虎温曰孤温曰撒里僧曰阿里葛斯過
鄰曰鐵里乖穩鐵里
閘撒五曰合不直迭里幾頻你曰朦耳葛太保果直曰爪里阿本果直
曰僧隱令公果直曰老昆令公果直
女古斡魯朶聖宗置是爲興聖宮金曰女古以國阿輦耶魯盌蒲速盌三斡魯
朶戶置其斡魯朶在女混活直陵寢在慶州南安正戶一萬蕃漢轉戶二萬出
騎軍五千
州五慶隰烏上京烏東京霸
提轄司四
石烈四曰毫兀真女姑曰拏兀真女室曰女特里特曰女古涝
瓦里六曰女古蒲速盌曰鶻篤曰乙抵曰藹曰埃也
抹里九曰乙辛不只曰鐵乖温曰埃合里只曰喇瑰曰合魯山血古只
曰奪忒排登血古只曰勞骨曰虛沙曰土鄰
閘撒五曰達鄰頻你曰和里懶你曰爪阿不厥真曰粘獨里僧曰袍達

夫人厥只

窩篤盌斡魯朵與宗置是爲延慶宮諡惠曰窩篤盌以諸斡魯朵及饒州戶置

其斡魯朵在高州西陵寢在上京慶州正戶七千蕃漢轉戶一萬出騎軍一萬

州三饒長春泰

提轄四司

石烈二曰窩篤盌曰鶻篤䏲

瓦里六曰窩篤盌曰廝把曰廝阿曰紇里曰得里曰歐烈

抹里六曰歐里本曰蒸廝曰緬四曰乙僧曰北得里曰南得里

阿思斡魯朵道宗置是爲太和宮寬大曰阿思以諸斡魯朵御前承應人及興

中府戶置其斡魯朵在好水濼陵寢在上京慶州正戶一萬蕃漢轉戶二萬出

騎軍一萬五千

石烈二曰阿廝曰耶魯

瓦里八曰阿廝曰耶魯曰得里曰紇里曰撒不曰鶻篤曰蒲速斡曰曷

烈

抹里七曰恩州得里曰斡奢得里曰歐里本曰特滿曰奎剌土鱗曰紇

里曰阿里廝迭里

阿魯盌斡魯朵天祚皇帝置是爲永昌宮輔祐曰阿魯盌以諸斡魯朵御前承

應人春宣州戶置正戶八千蕃漢轉戶一萬出騎軍一萬

石烈二曰阿魯盌曰槍魯盌

瓦里八曰阿魯斡曰合里也曰鶻突曰敵剌曰謀魯斡曰紇里曰奪里

剌曰特末也

抹里八曰蒲速盌曰移董曰斡篤盌曰特滿曰謀魯盌曰移典曰悅曰

物得本

孝文皇太弟敦睦宮謂之赤寔得本斡魯朵孝曰赤寔得本文獻皇帝承應人

及渤海俘建瀋巖三州戶置陵寢在祖州西南三十里正戶三千蕃漢轉戶五

千出騎軍五千

州三建瀋巖

提轄司一南京

石烈二曰嘲曰與敦

瓦里六曰乙辛曰得里曰奚烈直曰大渾馬曰小渾馬曰與敦

抹里二曰渾馬抹乖曰柳實

閘撒二曰聶里頻你曰打里頻你

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本韓氏名德讓以功賜國姓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

贈尚書令諡文忠無子以皇族魏王貼不子耶魯爲嗣早卒天祚皇帝又以皇

子敖魯斡繼之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擬諸宮例建文忠王府正戶五千蕃漢

轉戶八千出騎軍一萬

州一

提轄司六上京中京南京西京奉聖州平州

著帳郎君

著帳郎君初遙輦痕德董可汗以蒲古只等三族害于越釋魯籍沒家屬入瓦

里淳欽皇后宥之以爲著帳郎君世宗悉免後族戚世官犯罪者沒入

著帳戶

著帳戶本諸斡魯朵析出及諸罪沒入者凡承應小底司藏鷹坊湯藥尚飲盥

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宮中親王祗從伶官之屬皆充之

凡諸宮衛人丁四十萬八千騎軍十萬一千著帳釋宥沒入隨時增損無常額

遼史卷三十一

遼史卷三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

營衛志中

行營

周官土圭之法日東景朝多風日北景長多寒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便王者因三才而節制之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春捺鉢

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鴈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群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于首以為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鉤春盡乃還

夏捺鉢

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為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

秋捺鉢

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鹼鹿又名呼鹿

冬捺鉢

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為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為蓋彩繪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窗槅皆以氈為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為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皇帝四時巡守契丹大小內外臣僚并應役次人及漢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從漢人樞密院中書省唯摘宰相一員樞密院都副承旨二員令史十人中書令史一人御史臺大理寺選摘一人扈從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宰相以下還於中京居守行遼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武官須奏聞五月納涼行在所南北臣僚會議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部族上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處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韋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朮

之類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遙輦九帳。皇族三父房是也。奇首八部爲高麗。蠕蠕所侵。僅以萬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幾。北齊見侵。掠男女十餘萬口。繼爲突厥所逼。寄處高麗。不過萬家。部落離散。非復古八部矣。別部有臣附突厥者。內附于隋者。依紇臣水而居。部落漸衆。分爲十部。有地遼西五百餘里。唐世大賀氏仍爲八部。而松漠、玄州別出。亦十部也。遙輦氏承萬榮、可突于散敗之餘。更爲八部。然遙輦、迭剌別出。又十部也。阻午可汗析爲二十部。契丹始大。至于遼太祖。析九帳、三房之族。更列二十部。聖宗之世。分置十有六。增置十有八。并舊爲五十四部。內有拔里、乙室已國舅族。外有附庸十部。盛矣。其氏族可知者。略具皇族外戚二表。餘五院、六院、乙室部止見益古、撒里本。涅剌、烏古部止見撒里卜。涅勒、突呂不、突舉部止見塔古里、航斡。皆兄弟也。奚王府部時瑟、哲里則臣主也。品部有拏女、楮特部有洼。其餘世襲名字。皆漫無所考矣。舊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興。以迭剌部強熾。析爲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勝兵甲者即著軍籍。分隸諸路詳穩、統軍、招討司。番居內地者。歲時田牧平莽間。邊防糺戶。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東踰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部族實爲之爪牙云。

古八部

悉萬丹部

何大何部

伏弗郁部

羽陵部

日連部

匹絜部

黎部

吐六于部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木葉山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隋契丹十部

元魏末。莫弗賀勿干畏高麗、蠕蠕侵逼。率車三千乘、衆萬口內附。乃去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東北。齊文宣帝自平州三道來侵。虜男女十餘萬口。分置諸州。又爲突厥所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隋開皇四年。諸莫弗賀悉衆款塞。聽居白狼故地。又別部寄處高麗者曰出伏等。率衆內附。詔置獨奚那頡之北。又別部臣附突厥者四千餘戶來降。詔給糧遣還。固辭不去。部落漸衆。徙逐水草。依紇臣水而居。在遼西正北二百里。其地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逸其名。

唐大賀氏八部

達稽部。峭落州。

紇便部。彈汗州。

獨活部。無逢州。

芬問部。羽陵州。

突便部。日連州。

芮奚部。徒河州。

墜斤部。萬丹州。

伏部。州二。匹黎、赤山。

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帥據曲爲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分八部。并玄州爲十州。則十部在其中矣。

遙輦氏八部

旦利皆部

乙室活部

實活部

納尾部
頻沒部
納會雞部
集解部
奚嗢部
唐當開元天寶閒大賀氏既微遼始祖涅里立迪輦祖里爲阻午可汗時契丹因萬榮之敗部落凋散即故有族衆分爲八部涅里所統迭剌部自爲別部不與其列并遙輦迭剌亦十部也
遙輦阻午可汗二十部
耶律七部
審密五部
八部
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并前八部爲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賀二曰遙輦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審密一曰乙室己二曰拔里即國舅也其分部皆未詳可知者曰迭剌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烏隗曰突呂不曰捏剌曰突舉又有右大部左大部凡十逸其二大賀遙輦析爲六而世里合爲一茲所以迭剌部終遙輦之世強不可制云
遼史卷三十二

遼史卷三十二考證
營衛志中古八部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臣人龍按遼志始祖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名目與遼史不同
遼史卷三十二考證

遼史卷三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

營衛志下

部族下

遼起松漠，經營撫納，竟有唐、晉帝王之器，典章文物，施及潢海之區，作史者尚可以妄俗語耶。舊史有部族志，歷代之所無也。古者巡守于方岳，五服之君各述其職。遼之部族實效之，故以部族置宮衛、行營之後云。

遼內四部族

遙輦九帳族

橫帳三父房族

國舅帳拔里、乙室已族

國舅部族

太祖二十部，二國舅升帳分，止十八部。

五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營。阻午可汗時，與弟撒里本領之，曰迭剌部。傳至太祖，以夷離堇即位。天贊元年，以彊大難制，析五石烈為五院，六爪為六院，各置夷離堇。會同元年，更夷離堇為大王。部隸北府，以鎮南境。大王及都監春夏居五院部之側，秋居羊門甸。石烈四：

大蔑孤石烈。

小蔑孤石烈。

甌昆石烈。太宗會同二年，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居之。三年，益以海勒水之地為農田。

乙習本石烈。會同二年，命以烏古之地。

六院部。隸北府，以鎮南境。其大王及都監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獨盧金。石烈四：

轄懶石烈。

阿速石烈。

斡納撥石烈。

斡納阿剌石烈。會同二年，命居烏古。三年，益以海勒水地。

乙室部。其先曰撒里本，阻午可汗之世，與其兄益古分營而領之，曰乙室部。會同二年，更夷離堇為大王。隸南府，其大王及都監鎮駐西南之境，司徒居鴛鴦泊，閘撒狘居車軸山。石烈二：

阿里答石烈。

欲主石烈。

品部。其先曰拏女，阻午可汗以其營為部。太祖更諸部夷離堇為令穩。統和中，又改節度使。隸北府，屬西北路招討司。司徒居太子墳。凡戍軍隸節度使，留後戶隸司徒。石烈二：

北哲里只石烈。

南轄懶石烈。

楮特部。其先曰洼，阻午可汗以其營為部。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司徒居柏坡山及鋒山之側。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烏隗部。其先曰撒里卜，與其兄涅勒同營，阻午可汗析為二：撒里卜為烏隗部，涅勒為涅剌部，俱隸北府。烏隗部節度使屬東北路招討司，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之側。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涅剌部。其先曰涅勒，阻午可汗分其營為部。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側。石烈二：

北塌里石烈。

南察里石烈。

突呂不部其先曰塔古里領三營阻午可汗命分其一與弟航斡爲突舉部塔古里得其二更爲突呂不部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司徒居長春州西石烈二

北托不石烈

南須石烈

突舉部其先曰航斡阻午可汗分營置部隸南府戍於隗烏古部司徒居冗泉側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奚王府六部五帳分其先曰時瑟事東遙里十帳部主哲里後逐哲里自立爲奚王卒弟吐勒斯立遙輦鮮質可汗討之俘其拒敵者七百戶撫其降者以時瑟鄰睦之故止俘部曲之半餘悉留爲奚勢由是衰矣初爲五部曰遙里曰伯德曰奧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盡降之號五部奚天贊八年有東扒里廝胡損者恃險堅壁於箭笴山以拒命揶揄曰大軍何能爲我當飲墮瑰門下矣太祖滅之以奚府給役戶併括諸部隱丁收合流散置墮瑰部因墮瑰門之語爲名遂號六部奚命勃魯恩主之仍號奚王太宗即位置宰相常袞各二員聖宗合奧里梅只墮瑰三部爲一特置二尅部以足六部之數奚王和朔奴討兀惹敗績籍六部隸北府

突呂不室韋部本名大小二黃室韋戶太祖爲達馬狘沙里以計降之乃置爲二部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戍泰州東北

涅剌拏古部與突呂不室韋部同節度使戍泰州東

迭剌迭達部本鮮質可汗所俘奚七百戶太祖即位以爲十四石烈置爲部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戍黑山北部民居慶州南

乙室奧隗部神冊六年太祖以所俘奚戶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兵馬司

楮特奧隗部太祖以奚戶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京都部署司

品達魯虢部太祖以所俘達魯虢部置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戍黑山北

烏古涅剌部亦曰涅離部太祖取于骨里戶六千神冊六年析爲烏古涅剌及圖魯二部俱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

圖魯部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

已上太祖以遙輦氏舊部族分置者凡十部增置者八

聖宗三十四部

撒里葛部奚有三營曰撒里葛曰窈爪曰耨盌爪太祖伐奚乞降願爲著帳子弟籍于宮分皆設夷离堇聖宗各置爲部改設節度使皆隸南府以備畋獵之役居澤州東

窈爪部與撒里葛部同居潭州南

耨盌爪部節度使屬東京都部署司

訛僕括部與撒里葛二部同居望雲縣東

特里特勉部初於八部各析二十戶以戍奚偵候落馬河及速魯河側置二十詳穩聖宗以戶口蕃息置爲部設節度使隸南府戍倒塌嶺居橐駝岡

稍瓦部初取諸宮及橫帳大族奴隸置稍瓦石烈稍瓦鷹坊也居遼水東掌羅捕飛鳥聖宗以戶口蕃息置部節度使屬東京都部署司

曷朮部初取諸宮及橫帳大族奴隸置曷朮石烈曷朮鐵也以冶于海濱柳濕河三黜古斯手山聖宗以戶口蕃息置部屬東京都部署司

遙里部居潭利二州間石烈三

撒里必石烈

北石烈

帖魯石烈

伯德部松山平州之間太師太保居中京西石烈六

啜勒石烈

速古石烈

膜你石烈

迭里石烈

旭特石烈

悅里石烈

楚里部居潭州北

奧里部統和十二年以與梅只墮瑰三部民籍數寡合爲一部并上三部本屬奚王府聖宗分置

南剋部

北剋部統和二年以奚府二剋分置二部

隗衍突厥部聖宗析四闢沙四頗憊戶置以鎮東北女直之境開泰九年節度使奏請置石烈隸北府屬黃龍府都部署司

奧衍突厥部與隗衍突厥同

涅剌越兀部以涅剌室韋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戍黑山北

奧衍女直部聖宗以女直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北招討司戍鎮州境自北至河西部皆俘獲諸國之民初隸諸宮戶口蕃息置部訖於五國皆有節度使

乙典女直部聖宗以女直戶置隸南府居高州北

斡突盌烏古部聖宗以烏古戶置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戍黑山北

迭魯敵烈部聖宗以敵烈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烏古敵烈統軍司

室韋部聖宗以室韋戶置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

朮哲達魯號部聖宗以達魯號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戍境內居境外

梅古悉部聖宗以唐古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頡的部聖宗以唐古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北敵烈部聖宗以敵烈戶置戍隗烏古部

匿訖唐古部聖宗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北唐古部聖宗以唐古戶置隸北府節度使屬黃龍府都部署司戍府南

南唐古部聖宗置隸北府

鶻剌唐古部與南唐古同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河西部聖宗置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

薛特部開泰四年以回鶻戶置隸北府居慈仁縣北

伯斯鼻骨德部本鼻骨德戶初隸諸宮聖宗以戶口蕃息置部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戍境內居境外

達馬鼻骨德部聖宗以鼻骨德戶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路統軍司

五國部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國人尙海等訴酋帥渾敞貪污罷五國酋帥設節度使以領之

已上聖宗以舊部族置者十六增置十八

遼國外十部

烏古部

敵烈八部

隗古部

回跋部

嵒母部

吾禿婉部

迭剌葛部

回鶻部

長白山部

蒲盧毛朵部

右十部不能成國附庸於遼時叛時服各有職貢猶唐人之有羈縻州也

遼史卷三十三

遼史卷三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四

兵衛志上

軒轅氏合符東海，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為營衛，飛狐以北，無慮以東，西暨流沙，四戰之地，聖人猶不免於兵衛，地勢然耳。遼國在都遼海右邑深處，兵力莫彊。其在隋世，依紇臣水而居，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順寒暑，逐水草畜牧，征伐則十部相與議，興兵動眾合契而後動，獵則部得自行。至唐，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分為八部。大賀氏中衰，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為八，立二府以總之，析三耶律氏為七，二審密氏為五，凡二十部。刺木為契，政令大行。遜不有國，更立遙輦氏代大賀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及太祖會李克用于雲中，以兵三十萬，盛矣。遙輦耶瀾可汗十年，歲在辛酉，太祖授鉞專征，破室韋、于厥、奚三國，俘獲輜重不可勝紀。十月，授大迭烈府夷離堇，明賞罰，繕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務在戢兵。十一年，得兵四十萬，伐代北，克郡縣九，俘九萬五千口。十二年，叔祖討奚，俘七千戶。十五年，遙輦可汗卒，遺命遜位于太祖。太祖即位五年，討西奚、東奚，悉平之，盡有奚、霫之眾。六年春，親征幽州，東西旌旗相望，亘數百里。所經郡縣，望風皆下，俘獲甚眾，振旅而還。秋，親征背陰國，俘獲數萬計。神冊元年，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俘戶一萬五千六百。攻振武，乘勝而東，攻蔚、新、武、媯、儒五州，俘獲不可勝紀，斬不從命者萬四千七百級。盡有代北、河曲、陰山之眾，遂取山北八軍。四年，親征于骨里國，俘獲一萬四千二百口。五年，征党項，俘獲二千六百口，攻天德軍，拔十有二柵，徙其民。六年，出居庸關，分兵掠檀、順等州，安遠軍、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縣，俘其民徙內地。皇太子掠定州，俘獲甚眾。天贊元年，以戶口滋繁，糺轄疎遠，分北大濃兀為二部，立兩節度以統之。三年，西征党項等國，俘獲不可勝紀。四年，又親征渤海。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眾，契丹益大。會同初，太宗滅唐立晉，晉獻燕代十六州，民眾兵彊，莫之能禦矣。

兵制

遼國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錍、鏟、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炒一斗、炒袋、搭毦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裹糧齊眾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唯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萬人為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為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之上為遠探欄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於諸軍每部量眾寡，抽十人或五人合為一隊，別立將領，以備勾取兵馬、騰遞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達馬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在路不得見僧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既入南界，分為三路，廣信軍、雄州、霸州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囿、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欄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

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鄰州計會軍馬甲夜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兵與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巡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先砍伐園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木填濠塹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擂木併下止傷老幼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填道路御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旣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粆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旣飢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欄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稍屈爲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彊也

遼史卷三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五

兵衛志中

御帳親軍

漢武帝多行幸之事置期門佽飛羽林之目天子始有親軍唐太宗加親勳翊千牛之衛布腹心之地防衛密矣遼太祖宗室盛强分迭剌部爲二宮衛內虛經營四方未遑鳩集皇后述律氏居守之際摘蕃漢精銳爲屬珊軍太宗益選天下精甲置諸爪牙爲皮室軍合騎五十萬國威壯矣

大帳皮室軍

太宗置凡三十萬騎

屬珊軍

地皇后置二十萬騎

宮衛騎軍

太祖以迭剌部受禪分本部爲五院六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斡魯朵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彊幹弱支貽謀嗣續世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簡天下精銳聚之腹心之中懷舊者歲深增新者世盛此軍制之良者也

弘義宮

正丁一萬六千

蕃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六千

長寧宮

正丁一萬四千

蕃漢轉丁一萬二千

騎軍五千

永興宮

正丁六千

蕃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五千

積慶宮

正丁一萬

蕃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八千

延昌宮

正丁二千

蕃漢轉丁六千

騎軍二千

彰愍宮

正丁一萬六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崇德宮

正丁一萬二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興聖宮

正丁二萬

蕃漢轉丁四萬

騎軍五千

延慶宮

正丁一萬四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太和宮
正丁二萬
蕃漢轉丁四萬
騎軍一萬五千

永昌宮
正丁一萬四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敦睦宮
正丁六千
蕃漢轉丁一萬
騎軍五千

文忠王府
正丁一萬
蕃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兵一萬

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宮宜與興聖延慶同舊史不見提轄司蓋闕文也

南京
弘義宮提轄司
長寧宮提轄司
永興宮提轄司
積慶宮提轄司
延昌宮提轄司
彰愍宮提轄司
崇德宮提轄司
興聖宮提轄司
延慶宮提轄司
敦睦宮提轄司
文忠王府提轄司

西京
弘義宮提轄司
長寧宮提轄司
永興宮提轄司
積慶宮提轄司
彰愍宮提轄司
崇德宮提轄司
延慶宮提轄司
文忠王府提轄司

奉聖州
弘義宮提轄司
長寧宮提轄司
永興宮提轄司
積慶宮提轄司
彰愍宮提轄司
崇德宮提轄司
興聖宮提轄司
延慶宮提轄司
文忠王府提轄司

平州

弘義宮提轄司
長寧宮提轄司
永興宮提轄司
積慶宮提轄司
延昌宮提轄司
彰愍宮提轄司
興聖宮提轄司
延慶宮提轄司
文忠王府提轄司

中京

延昌宮提轄司
文忠王府提轄司

上京

文忠王府提轄司

凡諸宮衞丁四十萬八千，出騎軍十萬一千。

大首領部族軍

遼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籍皇府。國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騎，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

太子軍
偉王軍
永康王軍
于越王軍
麻荅軍
五押軍
衆部族軍

衆部族分隸南北府，守衞四邊，各有司存。具如左：

北府凡二十八部

侍從宮帳
奚王府部

鎮南境

五院部
六院部

東北路招討司

烏隗部

東北路統軍司

遙里部
伯德部
奧里部
南尅部
北尅部
圖盧部
尤者達魯虢部
河西部

西北路招討司

突呂不部
奧衍女直部
室韋部

西南路招討司

涅剌部
烏古涅剌部
涅剌越兀部

梅古悉部
頡的部
匿訖唐古部
鶻刺唐古部
黄龍府都部署司
隗衍突厥部
奥衍突厥部
北唐古部
五國部
烏古敵烈統軍司
迭魯敵烈部
戍隗烏古部
北敵烈部
南府凡一十六部
鎮駐西南境
乙室部
西南路招討司
品部
迭達迭剌部
品達魯虢部
乙典女直部
西北路招討司
楮特部
東北路統軍司
達馬鼻古德部
東北路女直兵馬司
乙室奥隗部
東京都部署司
楮特部
東北路統軍司
達馬鼻古德部
東北路女直兵馬司
乙室奥隗部
東京都部署司
楮特奥隗部
窈爪部
稍瓦部
曷朮部
戍倒塌嶺
訛僕括部
屯駐本境
撒里葛部
南唐古部
薛特部

遼史卷二十五

遼史卷三十五考證

兵衛志中大帳皮室軍太宗置凡三十萬騎〇臣昌發按、遼志、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騎、

屬珊軍地皇后置二十萬騎〇臣昌發按、遼志、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

遼史卷三十五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六

兵衛志下

五京鄉丁

遼建五京。臨潢。契丹故壤。遼陽。漢之遼東。爲渤海故國。中京。漢遼西地。自唐以來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戶爲多。析津大同故漢地。籍丁八十萬六千七百。契丹本戶多隸宮帳部族。其餘蕃漢戶丁分隸者皆不與焉。

太祖建皇都于臨潢府。太宗定晉。晉王石敬瑭來獻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爲上京。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

臨潢府

臨潢縣。丁七千。

長泰縣。丁八千。

保和縣。丁六千。

定霸縣。丁六千。

宣化縣。丁四千。

潞縣。丁六千。

易俗縣。丁一千五百。

遷遼縣。丁一千五百。

祖州

長霸縣。丁四千。

咸寧縣。丁二千。

越王城。丁二千。

懷州

扶餘縣。丁三千。

顯理縣。丁二千。

慶州

玄寧縣。丁一萬二千。

泰州

興國縣。丁一千四百。

長春州

長春縣。丁四千。

烏州

愛民縣。丁二千。

永州

長寧縣。丁九千。

義豐縣。丁三千。

慈仁縣。丁八百。

儀坤州

廣義縣。丁五千。

龍化州

龍化縣。丁二千。

降聖州

永安縣。丁一千五百。

饒州

長樂縣。丁八千。

臨河縣。丁二千。

安民縣。丁二千。

頭下徽州。丁二萬。

成州。丁八千。

懿州。丁八千。

涓州丁二千。

原州丁一千。

壕州丁一萬二千。

福州丁五百。

橫州丁四百。

鳳州丁一千。

遂州丁一千。

豐州丁一千。

順州丁二千。

閭州丁二千。

松山州丁一千。

豫州丁一千。

寧州丁六百。

東京本渤海，以其地建南京，遼陽府統縣六，轄軍府州城二十六，有丁四萬一千四百。天顯十三年太宗改爲東京。

遼陽府

遼陽縣丁三千。

仙鄉縣丁三千。

鶴野縣丁二千四百。

析木縣丁二千。

紫蒙縣丁二千。

興遼縣丁二千。

開州

開遠縣丁二千。

鹽州丁五百。

穆州丁五百。

賀州丁五百。

定州

定東縣丁一千六百。

保州

來遠縣丁二千。

辰州丁四千。

盧州丁五百。

鐵州丁二千。

興州丁三千。

湯州丁七百。

崇州丁一千。

海州丁三千。

耀州丁一千二百。

嬪州丁七百。

淥州丁四千。

桓州丁一千。

豐州丁五百。

正州丁七百。

慕州丁三百。

南京析津府統縣十，轄軍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萬六千。

析津府

析津縣丁四萬。

宛平縣丁四萬四千。

昌平縣丁一萬四千。

良鄉縣丁一萬四千。

潞縣丁一萬一千。

安次縣。丁二萬四千。
武清縣。丁二萬。
永清縣。丁一萬。
香河縣。丁一萬四千。
玉河縣。丁二千。
漷陰縣。丁一萬。

順州

懷柔縣。丁一萬。

檀州

密雲縣。丁一萬。
行唐縣。丁六千。

涿州

范陽縣。丁二萬。
固安縣，丁二萬。
新城縣。丁二萬。
歸義縣。丁八萬。

易州

易縣。丁五萬。
淶水縣。丁五萬四千。
容城縣。丁一萬。

薊州

漁陽縣。丁八千。
三河縣。丁六千。
玉田縣。丁六千。

平州

盧龍縣。丁一萬四千。

安喜縣。丁一萬。
望都縣。丁六千。

灤州

義豐縣。丁八千。
馬城縣。丁六千。
石城縣。丁六千。

營州

廣寧縣。丁六千。

景州

遵化縣。丁六千。

西京大同府統縣七，轄軍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萬二千七百。

大同府、

大同縣。丁二萬。
雲中縣。丁二萬。
天城縣。丁一萬。
長青縣。丁八千。
奉義縣。丁六千。
懷仁縣。丁六千。
懷安縣。丁六千。

弘州

永寧縣。丁二萬。
順聖縣。丁六千。

德州

宣德縣。丁六千。

豐州

富民縣。丁二千四百。

振武縣，鄉兵三百。

奉聖州

永興縣，丁一萬六千。

礬山縣，丁六千。

龍門縣，丁八千。

望雲縣，丁二千。

歸化州

文德縣，丁二萬。

可汗州

懷來縣，丁六千。

儒州

縉山縣，丁一萬。

蔚州

靈仙縣，丁四萬。

定安縣，丁二萬。

飛狐縣，丁一萬。

靈丘縣，丁六千。

廣陵縣，丁六千。

應州

金城縣，丁一萬六千。

渾源縣，丁一萬。

河陰縣，丁六千。

朔州

鄯陽縣，丁八千。

寧遠縣，丁四千。

馬邑縣，丁六千。

金肅軍，防秋兵一千。

武州

神武縣，丁一萬。

河清軍，防秋兵一千。

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號中京，統縣九，轄軍、府、州、城二十三。草創未定，丁籍莫考，可見者一縣。

高州

三韓縣，丁一萬。

大約五京民丁可見者一百一十萬七千三百，爲鄉兵。

屬國軍

遼屬國可紀者五十有九，朝貢無常。有事則遣使徵兵，或下詔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軍衆寡，各從其便，無常額。又有鐵不得國者，興宗重熙十七年乞以兵助攻夏國，詔不許。

吐谷渾

鐵驪

靺鞨

兀惹

黑車子室韋

西奚

東部奚

烏馬山奚

斜離底

突厥

党項

小蕃

沙陀

阻卜
烏古
率毘耶
胡母思山蕃
波斯
大食
甘州回鶻
術羅
烏孫
燉煌
賓烈
要里
回鶻
轄戛斯
吐蕃
黃室韋
小黃室韋
大黃室韋
阿薩蘭回鶻
于闐
師子
北女直
河西党項
南京女直
沙州燉煌
曷蘇館
沙州回鶻
查只底
蒲盧毛朵
蒲奴里
大蕃
高昌
回拔
頗里
達里底
拔思母
敵烈
粘八葛
梅里急
耶覩刮
鼻骨德
和州回鶻
斡朗改
高麗
西夏
女直

遼之爲國鄰於梁唐晉漢周宋晉以恩故始則父子一家終則寇讎相攻梁唐周隱然一敵國宋惟太宗征北漢遼不能救餘多敗衂縱得亦不償失良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之故然也高麗小邦屢喪遼兵非以險阻足恃故歟西夏彈丸之地南敗宋東抗遼雖西北士馬雄勁元昊諒祚智勇過人能使党項阻卜掣肘大國蓋亦襟山帶河有以助其勢耳雖然宋久失地利而舊志言兵唯以敵宋爲務踰三關聚議北京猶不敢輕進豈不以大河在前三鎮在後臨事

好謀之審，不容不然歟。二帳，十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宮丁、大首領、諸部族，中京、頭下等州，屬國之衆，皆不與焉。不輕用之，所以長世。

邊境戍兵

又得高麗、大遼事跡載東境戍兵，以備高麗、女直等國，見其守國規模，布置簡要，舉一可知三邊矣。

東京至鴨淥西北峯爲界：

黄龍府正兵五千。

咸州正兵一千。

東京沿女直界至鴨淥江：

軍堡凡七十，各守軍二十人，計正兵一千四百。

來遠城宣義軍營八：

太子營正兵三百。

大營正兵六百。

蒲州營正兵二百。

新營正兵五百。

加陀營正兵三百。

王海城正兵三百。

柳白營正兵四百。

沃野營正兵一千。

神虎軍城正兵一萬。太康十年置。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營，計正兵二萬二千。

遼史卷三十六

遼史卷三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七

地理志一

帝堯畫天下爲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幷營爲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間幷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爲用武之地太祖以迭剌部之衆代遙輦氏起臨潢建皇都東併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晉有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十六州於是割古幽幷營之境而跨有之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嘻其盛矣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陘屏右遼河塹左高原多榆柳下濕饒蒲葦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之區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尋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峭落州紇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無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墜斤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昉於此迨于五代闢地東西三千里遙輦氏更八部曰皇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尾部頻沒部內會雞部集解部奚嗢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太宗以皇都爲上京升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東京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又以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上京道

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別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沙流河自西北南流遶京三面東入于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又有御河沙河黑河潢河鴨子河他魯河狼河蒼耳河輞子河臚朐河陰涼河豬河鴛鴦湖興國惠民湖廣濟湖鹽濼百狗濼大神淀馬盂山兔兒山野鵲山鹽山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山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賀氏勒得王有墓存焉戶三萬六千五百轄軍府州城二十五統縣十

臨潢縣太祖天贊初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縣臨潢水故以名地宜種植戶三千五百

長泰縣本渤海國長平縣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遷其人於京西北與漢民雜居戶四千

定霸縣本扶餘府強師縣民太祖下扶餘遷其人於京西與漢人雜處分地耕種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隸長寧宮戶三千

保和縣本渤海國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盡徙富利縣人散居京南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隸彰愍宮戶四千

潞縣本幽州潞縣民天贊元年太祖破薊州掠潞縣民布於京東與渤海人雜處隸崇德宮戶三千

易俗縣本遼東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結構遼東夷叛圍守經年乃降盡遷於京北置縣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屬置焉戶一千

遷遼縣本遼東諸縣渤海人大延琳叛擇其謀勇者置之左右後以城降戮之徙其家屬於京東北故名戶一千

渤海縣本東京人因叛徙置

興仁縣開泰二年置

宣化縣本遼東神化縣民太祖破鴨淥府盡徙其民居京之南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隸彰愍宮戶四千

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足以爲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齪一箭二百年之基壯矣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致祭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是歲太祖

粥應天皇后於義節寺斷腕寘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太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劉煦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冊上太宗及應天皇后尊號太宗詔蕃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闢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爲上京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門東曰迎春曰鴈兒南曰順陽西曰金鳳曰西鴈兒曰南福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門東曰安東南曰大順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門曰東華西曰西華此通內出入之所正南街東留守司衙次鹽鐵司次南門龍寺街南曰臨潢府其側臨潢縣縣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長泰縣又西天長觀西南國子監監北孔子廟廟東節義寺又西北安國寺太宗所建寺東齊天皇后故宅宅東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具聖尼寺綾錦院內省司麴院贍國省司二倉皆在大內西南八作司與天雄寺對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東門之北潞縣又東南興仁縣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驛西福先寺寺西宣化縣西南定霸縣縣西保和縣西門之北易俗縣縣東遷遼縣

周廣順中胡嶠記曰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幷汾幽薊爲多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七十里至崇信館九十里至廣寧館五十里至姚家寨館五十里至咸寧館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嘗置饒樂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館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館五十里長泰館館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乃契丹舊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饅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地丈餘即有堅冰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本遼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號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皇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無敵棚幅員九里門東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興國西北隅有內城殿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儀以白金鑄太祖像曰黑龍曰清祕各有太祖微時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類存之以示後嗣使勿忘本內南門曰興聖凡三門上有樓閣東西有角樓東爲州廨及諸官廨舍綾錦院班院祗候蕃漢渤海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東長霸縣西咸寧縣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廟御靴尚存又有龍門黎谷液山液泉白馬獨石天梯之山水則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鑿山爲殿曰明殿殿南嶺有膳堂以備時祭門曰黑龍東偏有聖蹤殿立碑述太祖遊獵之事殿東有樓立碑以紀太祖創業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顯中太宗建隸弘義宮統縣二城一

長霸縣本龍州長平縣民遷于此戶二千

咸寧縣本長寧縣破遼陽遷其民置戶一千

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魯西伐党項吐渾俘其民放牧於此因建城在州東南二十里戶一千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本唐歸誠州太宗行帳放牧於此天贊中從太祖破扶餘城下龍泉府俘其人築寨居之會同中掠燕薊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懷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是年有騎十餘獵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見太宗乘白馬獨追白狐射之一發而斃忽不見但獲狐與矢是日太宗崩于欒城後於其地建廟又於州之鳳凰門繪太宗馳騎貫狐之像穆宗被害葬懷陵側建鳳凰殿以奉焉有清涼殿爲行幸避暑之所皆在州西二十里隸永興宮統縣二

扶餘縣本龍泉府太祖遷渤海扶餘縣降戶於此世宗置縣戶一千五百

顯理縣本顯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諲譔遷民於此世宗置縣戶一千

慶州玄寧軍上節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巖谷險峻穆宗建城號黑河州每歲來幸射虎障鷹軍國之事多委大臣後遇弒於此以地苦寒統和八年州廢聖宗秋畋愛其奇秀建號慶州遼國五代祖勃突貌異常有武略力敵百人衆推

爲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沒葬山下在州二百里慶雲山本黑嶺也聖宗駐蹕愛羨曰吾萬歲後當葬此興宗遵遺命建永慶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漢守陵三千戶並隸大內都總管司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嶺饅頭山興國湖轄失濼黑河景福元年復置更隸興聖宮統縣三

玄德縣本黑山黑河之地景福元年括落帳人戶從便居之戶六千

孝安縣

富義縣本義州太宗遷渤海義州民於此重熙元年降義豐縣後更名隸弘義宮

泰州德昌軍節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禦遂移東南六百里來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黑鼠穴居膚黑吻銳類鼠故以名州隸延慶宮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二

樂康縣倚郭

興國縣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遞至此興宗置縣戶七百

長春州韶陽軍下節度本鴨子河春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置隸延慶宮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一

長春縣本混同江地燕薊犯罪者流配於此戶二千

烏州靜安軍刺史本烏丸之地東胡之種也遼北大王撥剌占爲牧建城後官收隸興聖宮有遼河夜河烏丸川烏丸山統縣一

愛民縣撥剌王從軍南征俘漢民置于此戶一千

永州永昌軍觀察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南樓乾亨三年置州于皇子韓八墓側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冬月牙帳多駐此謂之冬捺鉢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興王寺有白衣觀音像太祖援石晉主中國自潞州迴入幽州幸大悲閣指此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爲中國帝卽此也因移木葉山建廟春秋告賽尊爲家神興軍必告之乃合符傳箭於諸部又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馬淀隸彰愍宮統縣三

長寧縣本顯德府縣名太祖平渤海遷其民於此戶四千五百

義豐縣本鐵利府義州遼兵破之遷其民於南樓之西北仍名義州重熙元年廢州改今縣在州西北一百里又嘗改富義縣屬泰州始末不可具考今兩存之戶一千五百

慈仁縣太宗以皇子只撒古亡置慈州墳西重熙元年州廢改今縣戶四百

儀坤州啓聖軍節度本契丹右大部地應天皇后建州回鶻糯思居之至四世孫容我梅里生應天皇后述律氏適太祖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藝者多歸帳下謂之屬珊以所生之地置州州建啓聖院中爲儀寧殿太祖天皇帝應天地皇后銀像在焉隸長寧宮統縣一

廣義縣本回鶻部牧地應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縣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戶置來遠縣十三年併入戶二千五百

龍化州興國軍下節度本漢北安平縣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稱龍庭太祖於此建東樓唐天復二年太祖爲迭烈部夷離菫破代北遷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伐女直俘數百戶實焉天祐元年增修東城制度頗壯麗十三年太祖於城東金鈴岡受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冊天顯元年崩于東樓太宗升節度隸彰愍宮兵事屬北路女直兵馬司刺史州一未詳統縣一

龍化縣太祖東伐女直南掠燕薊所俘建城置邑戶一千

降聖州開國軍下刺史本大部落東樓之地太祖春月行帳多駐此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后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穆宗建州四面各三十里禁樵採放牧先屬延昌宮後隸彰愍宮統縣一

永安縣本龍原府慶州縣名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遷其人置寨於此建縣戶八百

饒州匡義軍中節度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壘有潢河

長水濼沒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隸延慶宮統縣三

長濼縣本遼城縣名太祖伐渤海遷其民建縣居之戶四千內一千戶納鐵

臨河縣本永豐縣人太宗分兵伐渤海遷於潢水之曲戶一千

安民縣太宗以渤海諸邑所俘雜置戶一千

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唯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

徽州宣德軍節度景宗女秦晉大長公主所建媵臣萬戶在宜州之北二百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里節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戶一萬

成州長慶軍節度聖宗女晉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戶置在宜州北一百六十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四十里戶四千

懿州廣順軍節度聖宗女燕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戶置在顯州東北三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戶四千

渭州高陽軍節度駙馬都尉蕭昌裔建尚秦國王隆慶女韓國長公主以所賜媵臣建州城顯州東北二百五十里遼制皇子嫡生者其女與帝女同戶一千

壕州國舅宰相南征俘掠漢民居遼東西安平縣故地在顯州東北二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戶六千

原州本遼東北安平縣地顯州東北三百里國舅金德俘掠漢民建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戶五百

福州國舅蕭寧建南征俘掠漢民居北安平縣故地在原州北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八十里戶三百

橫州國舅蕭克忠建部下牧人居漢故遼陽縣地因置州城在遼州西北九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有橫山戶二百

鳳州稾離國故地渤海之安寧郡境南王府五帳分地在韓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戶四千

遂州本高州地南王府五帳放牧於此在檀州西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一千里戶五百

豐州本遼澤大部落遙輦氏僧隱牧地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戶五百

順州本遼隊縣地橫帳南王府俘掠燕薊順州之民建城居之在顯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戶一千

閭州羅古王牧地近醫巫閭山在遼州西一百三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五十里戶一千

松山州本遼澤大部落橫帳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戶五百

豫州橫帳陳王牧地南至上京三百里戶五百

寧州本大賀氏勒得山橫帳管寧王放牧地在豫州東八十里西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戶三百

邊防城

遼國西北界防邊城因屯戍而立務據形勝不資丁賦具列于左

靜州觀察本泰州之金山天慶六年升

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統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選諸部族二萬餘騎充屯軍專捍禦室韋羽厥等國凡有征討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漢人配流之家七百餘戶分居鎮防維三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

維州刺史

防州刺史

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訛為河董城久廢遼人完之以防邊患高州界女直常為盜劫掠行旅遷其族於此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靜邊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鄰羽厥每入為盜建城置兵千餘騎防之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皮被河城地控北邊置兵五百於此防托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朐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漉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招州。綏遠軍，刺史。開泰三年，以女直戶置。隸西北路招討司。

塔懶主城。太康九年置。在臚朐河。

遼史卷三十七

遼史卷三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八

地理志二

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本朝鮮之地周武王釋箕子囚去之朝鮮因以封之作八條之教
尚禮義富農桑外戶不閉人不爲盜傳四十餘世燕屬真番朝鮮始置吏築障
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滿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後漢出入青幽二州遼東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漢末爲公孫度所
據傳子康孫淵自稱燕王建元紹漢魏滅之晉陷高麗後歸慕容垂子寶以勾
麗王安爲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遼東京本此唐高宗
平高麗於此置安東都護府後爲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婁之東牟山武
后萬歲通天中爲契丹盡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遼水自固武后封爲震國
公傳子祚榮建都邑自稱震王併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中宗賜所都
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號改元擬建宮闕有五京十五府
六十二州爲遼東盛國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太祖建國攻渤
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以爲東丹王國立太子圖欲爲人皇王以主之神
冊四年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戶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
居之升爲南京城名天福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八門東曰迎陽東南曰
韶陽南曰龍原西南曰顯德西曰大順西北曰大遼北曰懷遠東北曰安遠宮
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爲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
牆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大內建二殿不置宮嬪唯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大
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門之南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
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鐵幡竿在焉趙頭陀寺留守衙
戶部司軍巡院歸化營軍千餘人河朔亡命皆籍於此東至北烏魯虎克四百
里南至海邊鐵山八百六十里西至望平縣海口三百六十里北至挹婁縣范
河二百七十里東西南三面抱海遼河出東北山口爲范河西南流爲大口入
於海東梁河自東山西流與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於海又名太子河亦曰
大梁水渾河在東梁范河之閒沙河出東南山西北流徑蓋州入于海有蒲河
清河浿水亦曰泥河又曰蓒芋濼水多蓒芋之草駐蹕山唐太宗征高麗駐蹕
其巔數日勒石紀功焉俗稱手山山巔平石之上有掌指之狀泉出其中取之
不竭又有明王山白石山亦曰橫山天顯十三年改南京爲東京府曰遼陽戶
四萬六百四轄州府軍城八十七統縣九

遼陽縣本渤海國金德縣地漢浿水縣高麗改爲勾麗縣渤海爲常樂縣戶
一千五百

仙鄉縣本漢遼隊縣渤海爲永豐縣神仙傳云仙人白仲理能鍊神丹點黃
金以救百姓戶一千五百

鶴野縣本漢居就縣地渤海爲雞山縣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化鶴來歸
集於華表柱以咮畫表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是人
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戶一千二百

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渤海爲花山縣戶一千

紫蒙縣本漢鏤芳縣地後拂涅國置東平府領蒙州紫蒙縣後徙遼城幷入黃橫
縣渤海復爲紫蒙縣戶一千

興遼縣本漢平郭縣地渤海改爲長寧縣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
羅北略諸部開置郡邑遂定今名戶一千

肅慎縣以渤海戶置

歸仁縣

順化縣

開州鎮國軍節度本濊貊地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有宮殿都督慶
鹽穆賀四州事故縣六曰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皆廢疊石爲城周圍
二十里唐薛仁貴征高麗與其大將溫沙門戰熊山擒善射者於石城即此太
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廢聖宗伐新羅還周覽城基復加完葺開泰

三年遷雙韓二州千餘戶實之號開封府開遠軍節度更名鎮國軍隸東京留
守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州三縣一
開遠縣本柵城地高麗爲龍原縣渤海因之遼初廢聖宗東討復置以軍額
民戶一千
鹽州本渤海龍河郡故縣四海陽接海格州龍河皆廢戶三百隸開州相去
一百四十里
穆州保和軍刺史本渤海會農郡故縣四會農水岐順化美縣皆廢戶三百
隸開州東北至開州一百二十里統縣一
會農縣
賀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故縣四洪賀送誠吉理石山皆廢戶三百隸開州
定州保寧軍高麗置州故縣一曰定東聖宗統和十三年升軍遷遼西民實之
隸東京留守司統縣一
定東縣高麗所置遼徙遼西民居之戶八百
保州宣義軍節度高麗置州故縣一曰來遠聖宗以高麗王詢擅立問罪不服
開泰三年取其保定二州統和末高麗降於此置榷場隸東京統軍司統州軍
二縣一
來遠縣初徙遼西諸縣民實之又徙奚漢兵七百防戍焉戶一千
宣州定遠軍刺史開泰三年徙漢戶置隸保州
懷化軍下刺史開泰三年置隸保州
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蓋牟城唐太宗會李世勣攻破蓋牟城卽此渤海改
爲蓋州又改辰州以辰韓得名井邑駢列最爲衝會遼徙其民於祖州初曰長
平軍戶二千隸東京留守司統縣一
建安縣
盧州玄德軍刺史本渤海杉盧郡故縣五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皆廢戶三
百在京東一百三十里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
熊岳縣西至海一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

來遠城本熟女直地統和中伐高麗以燕軍驍猛置兩指揮建城防戍兵事屬
東京統軍司
鐵州建武軍刺史本漢安市縣高麗爲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貴白衣
登城卽此渤海置州故縣四位城河端蒼山龍珍皆廢戶一千在京西南六十
里統縣一
湯池縣
興州中興軍節度本漢海冥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盛吉蒜山鐵山皆廢戶二
百在京西南三百里
湯州本漢襄平縣地故縣五靈峯常豐白石均谷嘉利皆廢戶五百在京西北
一百里
崇州隆安軍刺史本漢長岑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崇山潙水綠城皆廢戶五
百在京東北一百五十里統縣一
崇信縣
海州南海軍節度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唐李世勣嘗攻焉渤海號南京
南海府壘石爲城幅員九里都督沃晴椒三州故縣六沃沮鷲巖龍山濱海昇
平靈泉皆廢太平中大延琳叛南海城堅守經歲不下別部酋長皆被擒乃降
因盡徙其民於上京置遷遼縣移澤州民來實之戶一千五百統州二縣一
臨溟縣
耀州刺史本渤海椒州故縣五椒山貂嶺澌泉尖山巖淵皆廢戶七百隸海
州東北至海州二百里統縣一
巖淵縣東界新羅故平壤城在縣西南東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嬪州柔遠軍刺史本渤海晴州故縣五天晴神陽蓮池狼山仙巖皆廢戶五
百隸海州東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淥州鴨淥軍節度本高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淥府城高三丈廣輪二十里都
督神桓豐正四州事故縣三神鹿神化劍門皆廢大延琳叛遷餘黨於上京置
易俗縣居之在者戶二千隸東京留守司統州四縣二

弘聞縣。

神鄉縣。

檀州。高麗中都城，故縣三：檀郡、神鄉、淇水，皆廢。高麗王於此創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五世孫釗，晉康帝建元初為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戶七百。隸淥州，在西南二百里。

豐州。渤海置盤安郡，故縣四：安豐、渤恪、隰壤、硤石，皆廢。戶三百。隸淥州，在東北二百一十里。

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國為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戶五百。隸淥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統縣一：

東那縣。本漢東耐縣地。在州西七十里。

慕州。本渤海安遠府地。故縣二：慕化、崇平，久廢。戶二百。隸淥州，在西北二百里。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本渤海顯德府地。世宗置，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親護人皇王靈駕歸自汴京。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麗。州在山東南，遷東京三百餘戶以實之。應曆元年，穆宗葬世宗於顯陵西山，仍禁樵採。有十三山、有沙河。隸長寧、積慶二宮，兵事屬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三、縣三：

奉先縣。本漢無慮縣，即醫巫閭，幽州鎮山。世宗析遼東長樂縣民以為陵戶，隸長寧宮。

山東縣。本漢望平縣。穆宗割渤海永豐縣民為陵戶，隸積慶宮。

歸義縣。初置顯州，渤海民自來助役，世宗嘉憫，因籍其人戶置縣，隸長寧宮。

嘉州，嘉平軍，下，刺史。隸顯州。

遼西州，阜成軍，中，刺史。本漢遼西郡地。世宗置州，隸長寧宮，屬顯州。統縣一：

長慶縣。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

康州，下，刺史。世宗遷渤海率賓府人戶置，屬顯州。初建長寧宮，後屬積慶宮。統縣一：

率賓縣。本渤海率賓府地。

宗州，下，刺史。在遼東石熊山，耶律隆運以所俘漢民置。聖宗立為州，隸文忠王府。王薨，屬提轄司。統縣一：

熊山縣。本渤海縣地。

乾州，廣德軍，上，節度。本漢無慮縣地。聖宗統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有凝神殿。隸崇德宮，兵事屬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四：

奉陵縣。本漢無慮縣地。括諸落帳戶，助營山陵。

延昌縣。析延昌宮戶置。

靈山縣。本渤海靈峯縣地。

司農縣。本渤海麓郡縣，併麓波、雲川二縣入焉。

海北州，廣化軍，中，刺史。世宗以所俘漢戶置。地在閭山之西，南海之北。初隸宜州，後屬乾州。統縣一：

開義縣。

貴德州，寧遠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漢公孫度所據。太宗時察割以所俘漢民置，後以弒逆誅，沒入焉。聖宗建貴德軍，後更名。有沈河、大寶山。隸崇德宮，兵事屬東京都部署司。統縣二：

貴德縣。本漢襄平縣，渤海為崇山縣。

奉德縣。本渤海緣城縣地，常置奉德州。

瀋州，昭德軍，中，節度。本挹婁國地。渤海建瀋州，故縣九，皆廢。太宗置興遼軍，後更名。初隸永興，後屬敦睦宮，兵事隸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二：

樂郊縣。太祖俘薊州三河民，建三河縣，後更名。

靈源縣。太祖俘薊州吏民，建漁陽縣，後更名。

巖州，白巖軍，下，刺史。本渤海白巖城，太宗撥屬瀋州。初隸長寧宮，後屬敦睦宮。統縣一：

白巖縣。渤海置。

集州懷衆軍下刺史古陴離郡地漢屬險瀆縣高麗爲霜巖縣渤海置州統縣
一
奉集縣渤海置
廣州防禦漢屬襄平縣高麗爲當山縣渤海爲鐵利郡太祖遷渤海人居之建
鐵利州統和八年省開泰七年以漢戶置統縣一
昌義縣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本拂涅國城渤海爲東平府唐太宗親征高麗李世勣拔
遼城高宗詔程振蘇定方討高麗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太祖伐渤海先破
東平府遷民實之故東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共領縣十八皆廢太祖改
爲州軍曰東平太宗更爲始平軍有遼河羊腸河錐子河蛇山狠山黑山巾子
山隸長寧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州一縣二
遼濱縣
安定縣
祺州祐聖軍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於此建檀州後更名隸
弘義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慶雲縣太祖俘密雲民於此建密雲縣後更名
遂州刺史本渤海美州地採訪使耶律頗德以部下漢民置穆宗時頗德嗣絕
沒入焉隸延昌宮統縣一
山河縣本渤海縣併黑川麓川二縣置
通州安遠軍節度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城太祖改龍州聖宗更今名保
寧七年以黃龍府叛人燕頗餘黨千餘戶置升節度統縣四
通遠縣本渤海扶餘縣併布多縣置
安遠縣本渤海顯義縣併鵲川縣置
歸仁縣本渤海強師縣併新安縣置
漁谷縣本渤海縣
韓州東平軍下刺史本藁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鄚頡府都督鄚頡二州渤
海因之今廢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聖宗併二州置隸延昌宮兵事屬北女直
兵馬司統縣一
柳河縣本渤海粵喜縣地併萬安縣置
雙州保安軍下節度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廢漚里僧王從太宗南征
以俘鎮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察割弒逆誅沒入焉初隸延昌宮後屬崇德宮
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雙城縣本渤海安夷縣地
銀州富國軍下刺史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銀冶更名隸弘義宮兵事屬北女直
兵馬司統縣三
延津縣本渤海富壽縣境有延津故城更名
新興縣本故越喜國地渤海置銀冶嘗置銀州
永平縣本渤海優富縣地太祖以俘戶置舊有永平寨
尙州鎮遠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渤海爲東平寨太祖置州軍曰鎮東後更
名隸彰愍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州一未詳縣二
東平縣本漢襄平縣地產鐵鑛戶三百採鍊隨征賦輸
永昌縣本高麗永寧縣地
咸州安東軍下節度本高麗銅山縣地渤海置銅山郡地在漢候城縣北渤海
龍泉府南地多山險寇盜以爲淵藪乃招平營等州客戶數百建城居之初號
郝里太保城開泰八年置州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咸平縣唐安東都護天寶中治營平二州間即此太祖滅渤海復置安東軍
開泰中置縣
信州彰聖軍下節度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懷遠府今廢聖宗以地鄰高麗開泰
初置州以所俘漢民實之兵事屬黃龍府都部署司統州三未詳縣二
武昌縣本渤海懷福縣地析平州提轄司及豹山縣一千戶隸之
定武縣本渤海豹山縣地析平州提轄司併乳水縣人戶置初名定功縣
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統和十七年遷兀惹戶置刺史于鴨子混同二水

之亂後升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司龍州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平渤海
還至此崩有黃龍見更名保寧七年軍將燕頗叛府廢開泰九年遷城于東北
以宗州檀州漢戶一千復置統州五縣三
黃龍縣本渤海長平縣併富利佐慕肅愼置
遷民縣本渤海永寧縣併豐水扶羅置
永平縣渤海置
益州觀察屬黃龍府統縣一
靜遠縣
安遠州懷義軍刺史屬黃龍府
威州武寧軍刺史屬黃龍府
清州建寧軍刺史屬黃龍府
雍州刺史屬黃龍府
湖州興利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
長慶縣
渤州清化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
貢珍縣渤海置
郢州彰聖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延慶縣
銅州廣利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北兵馬司統縣一
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渤海爲花山縣初隸東京後來屬
涑州刺史渤海置兵事隸南兵馬司
率賓府刺史故率賓國地
定理府刺史故挹婁國地
鐵利府刺史故鐵利國地
安定府
長嶺府

鎮海府防禦兵事隸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
平南縣
嶲州防禦聖宗建升永安軍
東州以渤海戶置
尚州以渤海戶置
吉州福昌軍刺史
麓州下刺史渤海置
荆州刺史
懿州寧昌軍節度太平三年越國公主以媵臣戶置初曰慶懿軍更曰廣順軍
隸上京清寧七年宣懿皇后進入改今名統縣二
寧昌縣本平陽縣
順安縣
勝州昌永軍刺史
順化城嚮義軍下刺史開泰三年以漢戶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
寧州觀察統和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渤海降戶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
新安縣
衍州安廣軍防禦以漢戶置初刺史後升軍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縣一
宜豐縣
連州德昌軍刺史以漢戶置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縣一
安民縣
歸州觀察太祖平渤海以降戶置後廢統和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所俘渤海戶
復置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
歸勝縣
蘇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蘇興宗置州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二
來蘇縣
懷化縣

復州懷德軍節度。興宗置。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二。

永寧縣。

德勝縣。

肅州信陵軍刺史。重熙十年州民亡入女直，取之復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清安縣。

安州刺史。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

榮州

率州

荷州

源州

渤海州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清寧中置。初防禦，後升。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一。

混同縣。

河州德化軍。置軍器坊。

祥州瑞聖軍節度。興宗以鐵驪戶置。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司。統縣一。

懷德縣。

遼史卷三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虞為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為遼西。漢為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從兵大戰，降者二十餘萬，去之松漠。其後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眾內附，為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皇城中有祖廟，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地湫濕，多鑿井泄之，人以為便。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有七金山、馬盂山、雙山、松山、土河。統州十、縣九：

大定縣。白霫故地。以諸國俘戶居之。

長安縣。本漢賓從縣，以諸部人居之。

富庶縣。本漢新安平地。開泰二年析京民置。

勸農縣。本漢賓從縣地。開泰二年析京民置。

文定縣。開泰二年析京民置。

升平縣。開泰二年析京民置。

歸化縣。本漢柳城縣地。

神水縣。本漢徒河縣地。開泰二年置。

金源縣。本唐青山縣境。開泰二年析京民置。

恩州，懷德軍，下，刺史。本漢新安平縣地。太宗建州。開泰中，以渤海戶實之。初隸永興宮，後屬中京。統縣一：

恩化縣。開泰中，渤海人戶置。

惠州，惠和軍，中，刺史。本唐歸義州地。太祖俘漢民數百戶兔麛山下，創城居之，置州。屬中京。統縣一：

惠和縣。聖宗遷上京惠州民，括諸宮院落帳戶置。

高州，觀察。唐信州之地。萬歲通天元年，以契丹室活部置。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以俘戶置高州。有半頂山、樂河。屬中京。統縣一：

三韓縣。辰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戶五千。

武安州，觀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漢民居木葉山下，因建城以遷之，號杏堝新城。復以遼西戶益之，更曰新州。統和八年改今名。初刺史，後升。有黃柏嶺、集靈水、儈沒里水。屬中京。統縣一：

沃野縣。

利州，中，觀察。本中京阜俗縣。統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開泰元年升。屬中京。統縣一：

阜俗縣。唐末，契丹漸熾，役使奚人，遷居琵琶川。統和四年置縣。初隸彰愍宮，更隸中京，後置州，仍屬中京。

榆州，高平軍，下，刺史。本漢臨渝縣地，後隸右北平驪城縣。唐載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處靺鞨部落，後為奚人所據。太宗南征，橫帳解里以所俘鎮州民置州。開泰中沒入，屬中京。統縣二：

和眾縣。本新黎縣地。

永和縣。本漢昌城縣地。統和二十二年置。

澤州，廣濟軍，下，刺史。本漢土垠縣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採煉陷河銀冶。隸中京留守司。開泰中置澤州。有松亭關、神山、九宮嶺、石子嶺、灤河、撒河。屬中京。統縣二：

神山縣。神山在西南。

灤河縣本漢徐無縣地屬永興宮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本漢女祁縣地屬上谷郡晉爲馮跋所據唐爲奚王府西省地聖宗以漢戶置北安州屬中京統縣一
利民縣本漢且居縣地
潭州廣潤軍下刺史本中京之龍山縣開泰中置州仍屬中京統縣一
龍山縣本漢交黎縣地開泰二年以習家寨置
松江州勝安軍下刺史開泰中置統和八年省復置屬中京統縣一
松江縣本漢文成縣地邊松漠商賈會衝開泰二年置縣有松山川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至望京館五十里至順州七十里至檀州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約其里數九十里至古北口兩傍峻崖僅容車軌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如來館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又過黑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打造部落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閶闔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虞吹沙所壅山上長松鬱然深谷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多青羊黃豕
成州興府軍節度晉國長公主以媵戶置軍曰長慶隸上京復改軍名統縣一
同昌縣
興中府本霸州彰武軍節度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遂遷都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後爲馮跋所滅元魏取爲遼西郡隋平高保寧置營州煬帝廢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中陷李萬榮神龍初移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西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統和中制置建霸宜錦白川等五州尋落制置隸積慶宮後屬興聖宮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大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靈河統州二縣四
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建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
營丘縣析霸城置
象雷縣開泰二年以麥務川置初隸中京後屬
閭山縣本漢且慮縣開泰二年以羅家軍置隸中京後屬
安德州化平軍下刺史以霸州安德縣置來屬統縣一
安德縣統和八年析霸城東南龍山徒河境戶置隸乾州更屬霸州置州來屬
黔州阜昌軍下刺史本漢遼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戶居之隸黑水河提轄司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漢戶益之初隸永興宮更隸中京後置府來屬統縣一
盛吉縣太祖平渤海俘興州盛吉縣民來居因置縣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本遼西累縣地東丹王每秋畋于此興宗以定州俘戶建州有境山松柏連亙百餘里禁樵採凌河累石爲堤隸積慶宮統縣二
弘政縣世宗以定州俘戶置民工織紝多技巧
聞義縣世宗置初隸海北州後來屬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本漢遼東無慮縣慕容皝置西樂縣太祖以漢俘建州有大胡僧山小胡僧山大査牙山小査牙山淘河烏隸弘義宮統州一縣二
永樂縣
安昌縣
嚴州保肅軍下刺史本漢海陽縣地太祖平渤海遷漢戶雜居興州境聖宗於此建城焉隸弘義宮來屬統縣一

興城縣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端置會同三年詔爲白川州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誅沒入省曰川州初隸崇德宮統和中屬文忠王府統縣三

弘理縣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戶置

咸康縣

宜民縣統和中置

建州保靜軍上節度唐武德中置昌樂縣太祖完葺故壘置州漢乾祐元年故石晉太后詣世宗求於漢城側耕墾自贍許於建州南四十里給地五十頃營構房室創立宗廟州在靈河之南屢遭水害聖宗遷於河北康崇州故城初屬武寧軍隸永興宮後屬敦睦宮統縣二

永霸縣

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

來州歸德軍下節度聖宗以女直五部歲饑來歸置州居之初刺史後升隸永興宮有二州山六州山五脂山統州二縣一

來賓縣本唐來遠縣地

隰州平海軍下刺史慕容皝置集寧縣聖宗括帳戶遷信州大雪不能進建城於此置焉隸興聖宮來屬統縣一

海陽縣本漢縣瀕海地多鹻鹵置鹽場於此

遷州興善軍下刺史本漢陽樂縣地聖宗平大延琳遷歸州民置來屬有箭笴山統縣一

遷民縣

潤州海陽軍下刺史聖宗平大延琳遷寧州之民居此置州統縣一

海濱縣本漢陽樂縣地遷潤州本東京城內渤海民戶因叛移於此

遼史卷三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

地理志四

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爲幽州商併幽於冀周分并爲幽職方東北曰幽州山鎮醫巫閭澤藪豯養川河泲浸菑時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稻武王封太保奭于燕秦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爲燕國歷封臧荼盧綰劉建劉澤劉旦常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爲廣平國廣陽郡或合于上谷復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爲幽州總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劉濟相繼割據劉總歸唐至張仲武張允伸以正得民劉仁恭父子僭爭遂入五代自唐而晉高祖以遼有援立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嶼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元年落軍額統州六縣十一

析津縣本晉薊縣改薊北縣開泰元年更今名以燕分野旅寅爲析木之津故名民戶二萬

宛平縣本晉幽都縣開泰元年改今名戶二萬二千

昌平縣本漢軍都縣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元魏置東燕郡及昌平縣郡廢縣隸幽州在京北九十里戶七千

良鄉縣燕爲中都縣漢改良鄉縣舊屬涿郡北齊天保七年省入薊縣武平六年復置唐聖歷元年改固節鎮神龍元年復爲良鄉縣劉守光徙治此在京南六十里戶七千

潞縣本漢舊縣屬漁陽郡唐武德二年置元州貞觀元年州廢復爲縣有潞水在京東六十里戶三千

安次縣本漢舊縣屬漁陽郡唐武德四年徙至東南五十里石梁城貞觀八年又徙今縣西五里常道城開元二十三年又徙耿就橋行市南在京南一百二十里戶一萬二千

永清縣本漢益昌縣隋置通澤縣唐置武隆縣改會昌天寶初爲永清縣在京南一百五十里戶五千

武清縣前漢雍奴縣屬漁陽郡水經雍奴者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唐天寶初改武清在京東南一百五十里戶一萬

香河縣本武清孫村遼於新倉置榷鹽院居民聚集因分武清香河潞三縣戶置在京東南一百二十里戶七千

玉河縣本泉山地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司煉丹羽化之術于方士王若訥因割薊縣分置以供給之在京西四十里戶一千

漷陰縣本漢泉山之霍村鎮遼每季春弋獵於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陰鎮後改爲縣在縣東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鶩所聚夏秋多菱芡國主春獵衛士皆衣墨綠各持連鎚鷹食刺鵝錐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風擊鼓驚鵝稍離水面國主親放海東青鶻擒之鵝墜恐鶻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腦飼鶻得頭鵝者例賞銀絹國主皇族郡臣各有分地戶五千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閈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遣朝使遊觀南門外有于越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

碣石館清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

順州歸化軍中刺史本上谷漢苑陽北齊歸德郡境隋開皇中粟末靺鞨與高麗戰不勝厥稽部長突地稽率八部勝兵數千人自扶餘城西北舉落內附置順州以處之唐武德初改燕州會昌中改歸順州唐末仍為順州有溫渝河白遂河曹王山曹操常駐軍于此黍谷山鄒衍吹律之地南有齊長城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遼建涼殿春賞花夏納涼初軍曰歸寧後更名統縣一

懷柔縣唐貞觀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順義縣開元四年置松漠府彈汗州天寶元年改歸化縣乾元元年復今名戶五千

檀州武威軍下刺史本燕漁陽郡地漢為白檀縣魏書曹公歷白檀破烏丸於柳城續漢書白檀在右北平元魏創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為元州隋開皇十八年割燕樂密雲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復為檀州遼加今軍號有桑溪鮑丘山桃花山螺山統縣二

密雲縣本漢白檀縣後漢以居斤奚元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高齊廢郡及二縣來屬戶五千

行唐縣本定州行唐縣太祖掠定州破行唐盡驅其民北至檀州擇曠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縣隸彰愍宮戶三千

涿州永泰軍上刺史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晉為范陽國元魏復為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屬幽州大業三年以幽州為涿郡唐武德元年郡廢為涿縣七年改范陽縣大歷四年置涿州石晉以歸太祖有大房山六聘山涿水樓桑河橫溝河禮遜河祁溝河統縣四

范陽縣本漢涿縣唐武德中改范陽縣有涿水范水戶一萬

固安縣本漢方城縣先屬廣陽國隋開皇九年自易州淶水縣移置屬幽州取漢故安縣名唐武德四年屬北義州徙治章信堡貞觀二年義州廢移今治復屬幽州在州東南九十里戶一萬

新城縣本漢新昌縣唐大歷四年析固安縣置後省後唐天成四年復析范陽縣置在州南六十里戶一萬

歸義縣本漢易縣地齊併入鄚縣唐武德五年置北義州州廢復置縣來屬民居在巨馬河南僑治新城戶四千

易州高陽軍上刺史漢為易故安二縣地隋置易州隋末為上谷郡唐武德四年復易州天寶元年仍上谷郡乾元元年又改易州五代隸定州節度使會同九年孫方簡以其地來附應歷九年為周世宗所取後屬宋統和七年攻克之升高陽軍有易水淶水狼山太寧山白馬山統縣三

易縣本漢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六十里齊天保七年省隋開皇十六年於故安城西北隅置縣即今縣治也戶二萬五千

淶水縣本漢遒縣今縣北一里故遒城是也元魏移於故城南即今縣置周太象十八年改淶水縣在州東四十里有淶水戶二萬七千

容城縣本漢縣先屬涿郡故城在雄州西南唐武德五年屬北義州貞觀元年還來屬聖歷三年改全忠縣天寶元年復名容城縣在州東八十里戶民皆居巨馬河南僑治涿州新城戶五千

薊州尚武軍上刺史秦漁陽右北平二郡地隋開皇中徙治玄州總管府煬帝改漁陽郡唐武德元年廢入幽州開元十八年分立薊州統縣三

漁陽縣本漢縣屬漁陽郡晉省復置元魏省唐屬幽州開元十八年置薊州有鮑丘水戶四千

三河縣本漢臨朐縣地唐開元四年析潞州置戶三千

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漢置無終縣屬右北平郡元魏屬漁陽郡治省唐武德二年復置貞觀初省乾封中復置萬歲通天元年更名玉田屬幽州開元四年還屬幽州八年屬營州十一年又屬營州十八年來屬搜神記雍伯洛陽人性孝父母歿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戶三千

景州清安軍下刺史本薊州遵化縣重熙中置戶三千

遵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為縣來屬

平州遼興軍上節度商爲孤竹國春秋山戎國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因之漢末公孫度據有傳子康孫淵入魏隋開皇中改平州大業初復爲郡唐武德初改州天寶元年仍北平郡後唐復爲平州太祖天贊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戶錯置其地統州二縣三

盧龍縣本肥如國春秋晉滅肥肥子奔燕受封於此漢晉屬遼西郡元魏爲郡治兼立平州北齊屬北平郡隋開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新昌曰盧龍唐爲平州後因之戶七千

安喜縣本漢令支縣地久廢太祖以定州安喜縣俘戶置在平東北六十里戶五千

望都縣本漢海陽縣久廢太祖以定州望都縣俘戶置有海陽山縣在州南三十里戶三千

灤州永安軍中刺史本古黃洛城灤河環繞在盧龍山南齊桓公伐山戎見山神俞兒卽此秦爲右北平漢爲石城縣後名海陽縣漢末爲公孫度所有晉以後屬遼西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祖以俘戶置灤州負山帶河爲朔漢形勝之地有扶蘇泉甚甘美秦太子扶蘇北築長城常駐此臨榆山峯巒崛起高千餘仞下臨榆河統縣三

義豐縣本黃洛故城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於濡水漢屬遼西郡久廢唐季入契丹世宗置縣戶四千

馬城縣本盧龍縣地唐開元二十八年析置縣以通水運東北有千金冶東有茂鄉鎮遼割隸灤州在州西南四十里戶三千

石城縣漢置屬右北平郡久廢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戶三千

營州鄰海軍下刺史本商孤竹國秦屬遼西郡漢爲昌黎郡前燕慕容皝徙都于此元魏立營州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冀陽營丘六郡後周爲高寶寧所據隋開皇置州大業改遼西郡唐武德元年改營州萬歲通天元年始入契丹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還治柳城天寶元年改曰柳城郡後唐復爲營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戶統縣一

廣寧縣漢柳城縣屬遼西郡東北與奚契丹接境萬歲通天元年入契丹李萬營神龍元年移幽州界開元四年復舊地遼改今名戶三千

遼史卷四十

遼史卷四十考證

地理志四宛平縣本晉幽都縣○臣長發按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唐建中元年、朱滔立燕都縣、石晉割地路遼、遼改幽都縣、統和二十二年改宛平、據此則本晉幽都縣似誤、且統和二十三年、訛作開泰元年、

遼史卷四十考證

遼史卷四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一

地理志五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幷州夏復屬冀州周職方正北曰幷州戰國屬趙武靈王始置雲中郡秦屬代王國後爲平城縣魏屬新興郡晉仍屬鴈門劉琨表封猗盧爲代王都平城元魏道武於此建都邑孝文帝改爲司州牧置代尹遷都洛邑改萬年又置恆州高齊文宣帝廢州爲恆安鎭今謂之東城尋復恆州周復恆安鎭改朔州隋仍爲鎭唐武德四年置北恆州七年廢貞觀十四年移雲中定襄縣於此永淳元年默啜爲民患移民朔州開元十八年置雲中州天寶元年改雲中郡乾元元年曰雲州乾符三年大同軍節度使李國昌子克用爲雲中守捉使殺防禦使據州以聞僖宗赦克用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不受命廣明元年李琢攻國昌國昌兵敗與克用奔北地黃巢入京師詔發代北軍尋赦國昌使討賊克用率三萬五千騎而南收京師功第一國昌封隴西郡王國昌卒克用取雲南既而所向失利乃卑詞厚禮與太祖會于雲州之東城謀大舉兵攻梁不果克用子存勗滅梁是爲唐莊宗同光三年復以雲州爲大同軍節度使晉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爲賂大同來屬因建西京敵樓棚櫓具廣袤二十里門東曰迎春南曰朝陽西曰定西北曰拱極元魏宮垣占城之北面雙闕尚在遼既建都用爲重地非親王不得主之清寧八年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又有天王寺留守司衙南曰西省北門之東曰大同府北門之西曰大同驛初爲大同軍節度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曰大同統州二縣七

大同縣本大同川地重熙十七年西夏犯邊析雲中縣置戶一萬

雲中縣趙置沿革與京府同戶一萬

天成縣本極塞之地魏道武帝置廣牧縣唐武德五年置定襄縣遼析雲中置在京北一百八十里戶五千

長青縣本白登臺地冒頓單于縱精騎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遼始置縣有青陂梁元帝橫吹曲云朝跋青陂暮上白登在京東北一百一十里戶四千

奉義縣本漢陶林縣地後唐武皇與太祖會此遼析雲中置戶三千

懷仁縣本漢沙南縣元魏葛榮亂縣廢隋開皇二年移雲內于此大業二年置大利縣屬雲州改屬定襄郡隋末陷突厥李克用敗赫連鐸駐兵于此遼改懷仁在京南六十里戶三千

懷安縣本漢夷輿縣地歷魏至隋爲突厥所據唐克復利縣遂廢爲懷荒鎭高勳鎭燕奏分歸化州文德縣置初隸奉聖州後來屬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戶三千

弘州博寧軍下刺史東魏靜帝置北靈丘縣唐初地陷突厥開元中置橫野軍安邊縣天寶亂廢後爲襄陰村統和中以寰州近邊爲宋將潘美所破廢之乃於此置弘州初軍曰永寧有桑乾河白道泉白登山亦曰火燒山有火井統縣二

永寧縣戶一萬

順聖縣本魏安塞軍五代兵廢高勳鎭曲州奏景宗分永興縣置初隸奉聖州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戶三千

德州下刺史唐會昌中以西德店置德州開泰八年以漢戶復置有步落泉金河山野狐嶺白道坂縣一

宣德縣本漢桐過縣地屬雲中郡後隸定襄郡漢末廢高齊置紫阿鎭唐會昌中置縣戶三千

豐州天德軍節度使秦爲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地磧鹵少田晉自永嘉之亂屬赫連勃勃後周置永豐鎭隋開皇中升永豐縣改豐州大業七年爲五原郡義寧元年太守張遜奏改歸順郡唐武德元年爲豐州總管府六年省遷民於白馬縣遂廢貞觀四年分豐州境置豐州都督府領蕃戶天寶初改九原郡

乾元元年復豐州後入回鶻會昌中克之後唐改天德軍太祖神冊五年攻下更名應天軍復爲州有大鹽濼九十九泉沒越濼古磧口青塚即王昭君墓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

富民縣本漢臨戎縣遼改今名戶一千三百

振武縣本漢定襄郡盛樂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嘗都盛樂即此唐武德四年克突厥建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單于大都督府聖曆元年又改安北都督開元七年隸東受降城八年置振武軍節度使會昌五年爲安北都護府後唐莊宗以兄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太祖神冊元年伐吐渾還攻之盡俘其民以東唯存鄉兵三百人防戍後更爲縣

雲內州開遠軍下節度本中受降城地遼初置代北雲朔招討司改雲內州清寧初升有威塞軍古可敦城大同州天安軍永濟柵安樂戍拂雲堆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縣二

柔服縣

寧人縣

天德軍本中受降城唐開元中廢橫塞軍置天安軍於大同川乾元中改天德軍移永濟柵今治是也太祖平党項遂破天德盡掠吏民以東後置招討司漸成井邑乃以國族爲天德軍節度使有黃河黑山峪廬城威塞軍秦長城唐長城又有牟那山鉗耳觜城在其北

寧邊州鎮西軍下刺史本唐隆鎮遼置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

奉聖州武定軍上節度本唐新州後唐置團練使總山後八軍莊宗以弟存矩爲之軍亂殺存矩于祁州擁大將盧文進亡歸太祖克新州莊宗遣李嗣源復取之同光二年升威塞軍石晉高祖割獻太宗改升有兩河會溫泉龍門山涿鹿山東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州三縣四

永興縣本漢涿鹿縣地黃帝與蚩尤戰于此戶八千

礬山縣本漢軍都縣山出白綠礬故名有礬山桑乾河在州南六十里戶三千

龍門縣有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徼外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趣海兩則俄頃水踰千仞晴則清淺可涉實塞北控扼之衝要也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戶四千

望雲縣本望雲川地景宗於此建潛邸因而成井肆穆宗崩景宗入紹國統號御莊後置望雲縣直隸章愍宮附廟于此在州東北二百六十里戶一千

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本漢下洛縣元魏改文德縣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後唐太祖復武州明宗又爲毅州潞王仍爲武州晉高祖割獻于遼改今名有桑乾河會河川愛陽川炭山又謂之陘頭有涼殿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宗納涼於此唯松棚數陘而已斷雲嶺極高峻故名州西北至西京四百五十里統縣一

文德縣本漢女祁縣地元魏置戶一萬

可汗州清平軍下刺史本漢潘縣元魏置北齊置北燕郡改懷戎縣隋廢郡屬涿郡唐武德中復置北燕州縣仍舊貞觀八年改嬀州五代時奚王去諸以數千帳欲嬀州自別爲西奚號可汗州太祖因之有嬀泉在城中相傳舜嬪二女於此又有溫泉版泉磨笄山雞鳴山喬山歷山統縣一

懷來縣本懷戎縣太祖改戶三千

儒州縉陽軍中刺史唐置後唐同光二年隸新州太宗改奉聖州仍屬有南溪河沽河宋王峪桃峪口統縣一

縉山縣本漢廣寧縣地唐天寶中割嬀州縣置戶五千

蔚州忠順軍上節度周職方并州川曰漚夷在州境飛狐縣趙襄子滅代武靈王置代郡項羽徙趙歇爲代王歇還趙立陳餘王代漢韓信斬餘復置代郡文帝初封代皆此地周宣帝始置蔚州隋開皇中廢唐武德四年復置至德二年改興唐縣乾元元年仍舊大中後朱邪執宜爲刺史有功賜姓名李國昌子克用乞爲留後僖宗不許廣明初攻敗國昌代北無備太祖來攻克之俘掠居民而去石晉獻地升忠順軍後更武安軍統和四年入宋尋復之降刺史隸奉聖

州升觀察復忠順軍節度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五

靈仙縣唐置興唐縣梁改隆化縣後唐同光初復置晉改今名戶二萬

定安縣本漢東安陽縣地久廢後唐太祖伐劉仁恭次蔚州晨霧晦暝占不利深入會雷霆大作燕軍解去卽此遼置定安縣西北至州六十里戶一萬

飛狐縣後周大象二年置廣昌縣于五龍城卽此隋仁壽元年改名飛狐相傳有狐於紫荆嶺食五粒松子成飛仙故云西北至州一百四十里戶五千

靈丘縣漢置後漢省東魏復置屬靈丘郡隋開皇中罷郡來屬大業初改隸代州唐武德六年仍舊東北至州一百八十里戶三千

廣陵縣本漢延陵縣隋唐爲鎮州後唐同光初分興唐縣置石晉割屬遼東南至州四十里戶三千

應州彰國軍上節度唐武德中置金城縣後改應州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與唐軍寰州隸焉遼因之北龍首山南鴈門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三

金城縣本漢陰館縣地漢末廢爲陰館城大業末陷突厥唐始置金城縣遼因之戶八千

渾源縣唐置有渾源川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戶五千

河陰縣本漢陰館縣地初隸朔州清寧中來屬戶三千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本漢馬邑縣地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榮亂廢高齊天保六年復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八年徙馬邑卽今城武成帝置北道行臺周武帝置朔州總管府隋大業三年改馬邑郡唐武德四年復朔州遼升順義軍節度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三

鄯陽縣本漢定襄縣地建安中置新興郡元魏置桑乾郡高齊置招遠縣郡仍舊隋開皇三年罷郡隸朔州大業元年初名鄯陽縣遼因之戶四千

寧遠縣齊天保六年於朔州西置招遠縣唐乾元元年改今名遼因之有寧遠鎮東至朔州八十里戶二千

馬邑縣漢置屬鴈門郡唐開元五年析鄯陽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倚郭置馬邑縣南至朔州四十里戶三千

武州宣威軍下刺史趙惠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縣唐末置武州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復武州號宣威軍統縣一

神武縣魏置晉改新城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卽此初隸朔州後置州倂寧遠爲一縣來屬戶五千

東勝州武興軍下刺史隋開皇七年置勝州大業五年改榆林郡唐貞觀五年於南河地置決勝州故謂此爲東勝州天寶七年又爲榆林郡乾元元年復爲勝州太祖神冊元年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州廢晉割代北來獻復置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

榆林縣

河濱縣

金肅州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戶防秋軍一千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河清軍西夏歸遼開直路以趍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號河清軍徙民五百戶防秋兵一千人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遼史卷四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二

曆象志上

遼以幽營立國禮樂制度規模日完授曆頒朔二百餘年今奉詔修遼史體與宋金儼其大明曆不可少也曆書法禁不可得求大明曆元得祖沖之法于外史沖之之法遼曆之所從出也欽國朝亦嘗因之以沖之法算而至於遼更曆之年以起元數是蓋遼大明曆遼曆因是固可稽然弗之稽史責闕文也外史記其法司天存其職遼史志是足矣作曆象志

曆

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晉汴京收百司僚屬伎術曆象遷于中京遼始有曆先是梁曆仍用唐景福崇玄曆晉天福四年司天監馬重績奏上乙未元曆號調元曆太宗所收于汴是也穆宗應曆十一年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曆蓋乙未元曆也聖宗統和十二年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則大明曆是也高麗所志大遼古今錄稱統和十二年始頒正朔改曆驗矣大明曆本宋祖沖之法具見沈約宋書具如左

宋武帝大明六年祖沖之上甲子元曆法未及施用因名大明曆

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

元法五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五

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歲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閏一百四十四　閏法十二

月法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餘數二十萬七千四百四十四

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

沒分三百六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沒法五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

虛分萬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

會周七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術

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滿章歲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閏以月法乘積月滿日法為積日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也小餘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

求次月

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九十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

求弦望

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五百七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也

推閏術

以閏餘減章歲餘滿閏法得一月命以天正算外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為正

推二十四氣

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為積日，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

加大餘十五，小餘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滿六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求土王用事

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季月土用事日也。又加大餘九十一，小餘萬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也。

推沒術

以九十乘冬至小餘，以減沒分，滿沒法為日，不盡為日餘，命日以冬至算外，沒日也。

求次沒

加日六十九，日餘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二，餘滿沒法從日，次沒日也。日餘盡為滅。

推日所在度術

以紀法乘朔積日為度實，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為積度，不盡為度餘。命以虛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也。

求次月

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入虛去度分。

求行分

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為行分，不盡為小分。小分滿法從行分，行分滿法從度。

求次日

加一度，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術

以朔小餘乘百二十四為度餘，又以朔小餘乘八百六十為微分，微分滿月法從度，度餘滿紀法為度，以減朔夜半日所在，則月所在度。

求次月

大月加度三十五，度餘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

小月加度二十二，度餘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虛去度也。

遲疾曆

	月行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	十四行分十三	益七十	盈初	五千三百四
二日	十四十一	益六十五	盈百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六	五千二百七十
三日	十四十一	益五十七	盈三百五十五萬七百六	五千二百一十九
四日	十四八	益四十七	盈五百五萬八千三百八	五千一百五十一
五日	十三二十一	益三十四	盈六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五千六十六
六日	十三十七	益二十二	盈七百二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一	四千九百八十一
七日	十三十一	益六	盈七百七十七萬二千七百一十一	四千八百七十九
八日	十三五	損九	盈七百九十四萬九百五十二	四千七百七十七
九日	十二二十三	損二十四	盈七百七十萬七千四百一十五	四千六百七十五
十日	十二十六	損三十九	盈七百七萬二千一百	四千五百七十三
十一日	十二十一	損五十二	盈六百三萬五千七	四千四百八十八
十二日	十二八	損六十	盈四百六十六萬三千一百	四千四百三十七
十三日	十二六	損六十五	盈三百九萬三百三	四千四百三
十四日	十二四	損七十	盈百三十八萬三千五百八十	四千三百六十九
十五日	十二五	益六十七	縮四十五萬七千六十九	四千三百八十六
十六日	十二七	益六十二	縮二百二十三萬七百五十五	四千四百二十
十七日	十二十	益五十五	縮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四	四千四百七十一
十八日	十二十四	益四十五	縮五百三十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五	四千五百二十九
十九日	十二十九	益三十二	縮六百四十八萬四百四	四千六百二十四

二十日十三	益十九	縮七百三十一萬六千六百八	
二十一日十三七	益四	縮七百八十一萬七千九百九十六	四千八百一十一
二十二日十二十二	損十一	縮七百九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四千九百一十三
二十三日十二十九	損三十七	縮七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四十	五千一十五
二十四日十四一	損三十九	縮六百九十萬一千四百九十五	五千一百
二十五日十四十六	損五十二	縮五百八十七萬一千七百二十五	五千一百八十五
二十六日十四十	損六十二	縮四百四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九	五千二百五十三
二十七日十四十二	損六十七	縮二百八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二	五千二百八十七
二十八日十四十	損七十四	縮百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九	五千三百三十一

推入遲疾曆術：以通法乘朔積日爲通實，通周去之，餘滿通法爲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萬一千七百四十六，曆滿二十七日日餘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則去之。

求次日

加一日，求日所在定度，以夜半入曆日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度餘，以盈加縮減半行度及餘爲定度。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紀法進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遲疾加之，虛去分如上法。

陰陽曆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六	初
二日	益十五	十六
三日	益十四	三十一
四日	益十二	四十五
五日	益九	五十七
六日	益五	六十六
七日	益一	七十一
八日	損二	七十二
九日	損六	七十
十日	損十	六十四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四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一
十三日	損十六	二十六
十四日	損十六	十

推入陰陽曆術：置通實，以會周去之，不滿交數二十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半，爲朔入陽曆分；去之，爲朔入陰曆分。各滿通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二萬七百七十九，曆滿十三日日餘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則去之，陽竟入陰，陰竟入陽。

求次日

加一日。求朔望差，以二千二十九乘朔小餘，滿三百三爲日餘，不盡倍之爲小分，則朔差數也。加一十四日日餘二萬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爲日，即望差數也。又加之，後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

置朔望夜半入陰陽曆及餘，有半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數加之，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從日，日滿一曆去之，命日算外，則朔望加時入曆也。朔望加時入曆一日日餘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餘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餘

合差數日餘，加夜半入遲疾曆餘日餘，滿通法從日，則朔望加時入曆也。以入曆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爲定小餘，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日法進退日。

求合朔月食加時

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爲強，以強幷少爲少強，幷半爲半強，幷太爲太強。得二者爲少弱，以幷太爲一辰弱。以前辰名之。

求月去日道度

置入陰陽曆餘，乘損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損益兼數爲定定數。十二而一爲度，不盡，三而一爲少、半、太。又不盡者，一爲強，二爲少弱。則月去日道數也。陽曆在表，陰曆在裏。

測景漏刻中星數

二十四氣	日中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度	明中星度
冬至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八十二 十一行分二	二百八十三 八行分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 六
大寒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 七	五十三 二	八十六 一二	二百八十六
立春	九尺八寸	四十八 四	五十一 六	八十九 三	二百七十七 三
雨水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 五	四十九 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二 七
驚蟄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 九	四十七 一	九十一	二百六十八 十二
春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 五	四十四 五	百二 三	二百六十四 三
清明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一	四十一 九	百六 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 八
穀雨	二尺二寸六分	六十 四	三十九 六	百一十一 三	二百五十四 四
立夏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 四	三十七 六	百一十四 十八	二百五十一 七
小滿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 九	三十六 一	百一十七 十二	二百四十八 十七
芒種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 八	二十五 一	百一十九 四	二百四十七 二
夏至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百一十九 十二	二百四十六 十七
小暑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 分八	三十五 一	百一十九 四	二百四十七 一
大暑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 九	三十六 一	百一十七 十二	二百四十八 十七
立秋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三 四	三十七 六	百一十四 十八	二百五十一 十一
處暑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 四	三十九 六	百一十一 二	二百五十四 四
白露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一	四十一 九	百六 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 八
秋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 五	四十四 五	百二 三	二百六十四 二
寒露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 九	四十七 一	九十七 九	二百六十八 二十
霜降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 五	四十九 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 七
立冬	九尺八寸	四十八 四	五十一 六	八十九 三	二百七十七 三
小雪	一丈二尺二寸	四十六 七	五十三 三	八十六 一	二百八十 六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 六

求昏明中星

各以度數如夜半日所在，則中星度。

推五星術

木率，千五百七十五萬三千八十二。

火率，三千八十萬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千四百九十三萬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六萬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萬六千二百四。

推五星術

置度實各以率去之，餘以減率，其餘如紀法而一爲入歲日，不盡爲日餘，命以天正朔算外，星合日。

求星合度

以入歲日及餘從天正朔日積度及餘，滿紀法從度，滿三百六十餘度分則去之，命以虛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求星見日

以術伏日及餘加星合日及餘，餘滿紀法從日，命如前，見日也。

求星見度

以術伏度及餘加星合度及餘，餘滿紀法從度，入虛去度分，命如前，星見度也。

行五星法

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滿法從度。留者因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從行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虛則加之。

木星

初與日合，伏十六日，日餘萬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餘三萬七千五百四。晨見東方，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十一分。留二十八日。逆日行三分八十六日，退十一度五分。又留一十八日。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五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行三十三度，度餘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五。

火星

初與日合，伏二十七日，日餘六百八，行五十五度，度餘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五。晨見東方，從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八度。小遲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六度。大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分。又留十日。從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七百八十日，日餘千二百一十六，行四百一十四度，度餘三萬二百五十八。除一周定行四十九度，度餘萬九千八百九。

土星

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餘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見東方，行順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七分。留三十三日。行逆日行一分百一十日，退四度十八分。又留三十三日。從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餘三萬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星

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遲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二十三度六分。留九日。遲日行十六分九日，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見東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從日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八十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三。合二百九十一日，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

水星

初與日合，伏十四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行三十度，度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九度。遲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六度二十二分。留二日。遲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一分，夕伏西方。伏八日，退八度，而與日合。又八日，退八度，晨見東方。逆日行十一分二日。留二日。從遲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百一十五日，日餘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

梁武帝天監三年，冲之子暅上疏，論何承天曆乖謬不可用。九年正月，詔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曆頒朔。陳氏因梁，亦用祖冲之曆。至遼聖宗，以賈俊所進新曆，因宋大明舊號行之。金曰重修大明曆，傳至皇元，亦曰重修大明曆。

及改授時曆，別立司天監存肄之，每歲甲子冬至，重修其法，書在太史院，禁莫傳聞。

遼史卷四十二

遼史卷四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三

曆象志中

閏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爲氣盈。盈虛相懸，歲月乃胖，積胖而差，寒暑互易，百穀不成，庶政不明。聖人驗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信治百官。是故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既正，頒令考績，無有不時。國史正歲年以敘事，莫重於此。遼始徵曆梁、唐，入晉之後，奄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再變。穆宗應曆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建隆應天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曆。道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曆。太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安七年，宋用觀天曆。天祚皇帝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齊，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者惑焉。閏考。

年（首缺五閏）	太祖神冊五年	天贊四年	太宗（缺一閏）天顯三年	六年
正				
二				
三				
四		梁閏		
五				閏 儼 唐
六	閏 耶律儼 陳大任			
七				
八			閏 儼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年	十一年	會同二年	（缺一閏）七年	大同九年	穆宗（缺再閏）應曆三年	五年	八年	十一年	十三年
正	閏 儼 大任 唐									
二										
三									閏 儼 大任 宋	
四										
五			閏 儼 大任 晉							
六										
七					閏 儼 大任 高麗十年七月			閏 儼 大任		
八										
九							閏 儼 大任			
十										
十一		閏 儼 大任 唐								
十二				閏 儼 大任						宋閏

十六年	十九年	景宗保寧四年	六年	九年	乾亨二年	四年	聖宗統和三年	六年	九年
		閏 大任儀 宋							閏 大任儀 宋
					閏 大任儀 宋				
								閏 大任儀	
	宋閏								
				宋閏					
閏 大任儀 宋									
							宋閏		
			宋閏						
						宋閏			

十一年	十四年	十七年	十九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八年	開泰元年	四年	七年
高麗誤當在九年						宋閏			
		宋閏							
									宋閏
					宋閏				
								宋閏	
	閏 大任 宋								
				閏 大任 宋					
宋閏 高麗							宋閏		
			閏 大任儀						
			宋閏 異						

九年	太平三年	六年	九年	十一年	興宗重熙三年	六年	八年	十一年	十四年
閏 儀									
			宋閏						
						閏 宋儀			
		宋閏			宋閏				閏 宋儀
	閏 宋儀			閏 大任 宋儀 高麗				閏 宋儀	
宋儀閏							閏 宋儀 高麗		

十七年	十九年	二十二年	清寧二年	四年	七年	十年	咸雍三年	五年	八年
閏 宋儀 高麗									
			閏 宋儀				宋閏		
						宋閏			閏 宋儀
		閏 宋儀							
					宋閏				
	閏 宋儀 高麗							閏 大任 宋	
				閏 宋儀					

太康元年	三年（宋[illegible]正月[illegible]）	六年	九年	大安四年	七年	十年	壽昌三年	五年	天祚乾統二年
							宋閏		
大任儼閏 宋						大任閏 宋			
			大任儼閏 宋						大任儼閏 宋
					宋閏				
		宋閏						大任儼閏 宋	
	儼閏			大任儼閏 宋 高麗					

五年	七年	十年	天慶三年	六年	八年	保大元年	四年
				大任儼閏 宋			
宋閏							
							宋閏 大任儼
			大任儼閏 宋			宋閏	
		大任儼閏					
		宋閏 異					
					大任儼閏 宋		
	宋閏						

遼史卷四十三

遼史卷四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四

曆象志下

朔考

古者太史掌正歲年以敍事，國史以事繫日，以日月時繫年，時月不正，則敍事不一，故二史合爲一官，頒曆授時，必大一統。遼、漢、周、宋俱行夏時，各自爲曆，國史閏朔頗有異同。遼初用乙未元曆，本何承天元嘉曆法，後用大明曆，本祖沖之甲子元曆法。承天日食晦朏，一章必七閏，沖之日必食朔，或四年一閏，用乙未曆，漢、周多同；用大明曆，則閏與宋異。國史敍事，甲子不殊，閏朔多異，以此故也。耶律儼紀以大明法追正乙未月朔，又與陳大任紀時或牴牾。稽古君子往往惑之。用五代職方考、志契丹州軍例，作朔考。法殊曰異，傳訛曰誤。遼史不書國儼、大任偏見並見，各名地史以國冠朔並見註于后。

年		孟月朔	仲月朔	季月朔
太祖元年	1	丁未耶律儼	梁丁丑	
	2			
	3			
	4			
二年	1			梁壬申
	2			
	3			
	4	乙亥儼		
		梁子辰		
四年	1			
	2	戊子儼		
	3			
五年	1	戊戌儼		
	2		梁甲申	
	3	壬午儼		梁辛巳
	4			
六年	1	丙戌儼		
	2			
	3			
	4			
七年	1		甲戌儼	
	2			
	3			
	4			
八年	1			
	2			
	3			
	4	甲子儼		
九年	1	甲辰儼	甲戌儼	甲辰儼
	2	癸酉儼	壬寅儼	壬申儼梁庚寅朔
	3	辛丑儼	庚午儼	庚子儼
	4	己巳儼		戊辰儼
十年	1	戊戌儼		
	2	丁卯儼		
	3	丙申儼		

年	上	中	下
	甲子儀		
十一年	壬辰儀		
			庚寅儀
	庚申儀		
	戊子儀		
神冊元年	丙辰儀	戊戌儀	乙卯儀
	乙酉儀		甲申儀
	甲寅儀	癸未儀	
	癸未儀	壬子儀	壬戌儀
二年	辛亥儀	庚辰儀	庚戌儀
	己卯儀		戊寅儀
	戊申儀	戊寅儀	
	丁丑儀		
三年	乙亥儀	甲辰儀	甲戌
	癸卯儀	癸酉儀	
	壬申儀		
	辛丑儀		庚子
四年	庚午儀	己亥儀	
	戊戌儀	丁卯儀	
	丙寅儀	乙未儀	
	乙未儀		
五年（閏六月庚申儀大任）	甲子儀		癸亥儀遼誤，當作癸巳。
	癸巳儀	壬戌儀誤，當作壬辰。	辛亥儀誤，當作辛酉。
	庚寅儀	己未儀遼乙未誤，	己丑儀大任
	己未儀	戊午儀誤，當作戊子。	
	戊子儀	戊午儀	丁亥儀誤，當作丁巳。

年	上	中	下
六年	丁卯儀誤作丁亥	丙戌儀大任誤，當作丙辰。	己卯儀大任
	甲申儀		
	癸丑儀大任	壬午儀	
天贊元年			
二年			
	辛未儀遼　大任		庚午儀唐
三年		唐己巳	
			丙申儀
	丙寅儀	乙未儀	
四年			
	唐癸亥		
天顯元年			
	丁亥儀大任		
		唐乙酉	
二年	唐癸丑	唐壬午	唐壬子
		己卯儀唐	

(empty)	戊申儀	丁丑曆儀	丁未曆儀
三年 閏八月癸卯	丙子儀	乙巳儀	甲戌儀
	甲辰儀	癸酉儀	癸酉儀
	壬寅儀大任癸卯異	壬申儀	壬寅儀
四年	壬申儀大任	辛丑儀	辛未儀
	庚子儀	己巳曆儀	戊戌儀
	戊辰儀	丁丑儀	丁卯儀大任
	丙申儀	丙寅儀	丙申儀
五年	丙寅儀	乙未儀	乙丑儀
	甲午儀	甲子儀	癸巳曆儀
	壬戌儀	壬辰儀	辛酉儀
	辛卯儀	庚申曆儀	庚寅儀
六年 閏五月戊子儀曆	庚申儀	己丑儀	己未儀
	己丑儀	戊午儀	丁巳儀
	丙戌儀	丙辰儀	乙酉儀
	乙卯儀	甲申曆儀	甲寅曆儀
七年	癸未儀	癸丑儀	癸未儀
	癸丑儀	壬午儀大任	壬子儀
	辛巳儀大任	庚戌儀	庚辰儀
	己酉儀	己卯儀	戊申儀
八年 閏正月壬寅曆	戊寅儀	丁未儀	丁丑儀
	丁未儀	丙子儀	丙午儀
	乙亥儀		
	甲辰儀	癸酉儀	癸卯儀大任己巳異
	壬申曆儀	辛未儀	辛丑儀
九年	庚午儀	庚子儀	庚午儀
	己亥儀	己巳儀	戊戌儀
	戊辰儀	丁酉儀	丁卯儀
十年	丙申儀	丙寅儀	乙未儀
	乙丑儀	甲午儀大任	甲子儀
	癸巳儀		癸巳儀
	壬戌儀	壬辰儀	壬戌儀
十一年 閏十一月丙辰儀曆大任	辛卯儀	庚申儀	庚寅儀大任
	己未儀	己丑儀	
	丁亥儀	丁巳儀	丁亥儀
	丙辰儀	丙戌儀	乙酉儀
十二年	甲寅儀大任乙卯曆二日乙卯同	甲申儀	甲寅儀
	癸未儀	壬子儀	壬午儀
	辛亥儀	辛巳儀	庚戌儀
	庚辰儀	庚戌儀	己卯儀
會同元年	戊申儀大任己酉異曆同	戊寅儀	戊申儀
	戊寅儀大任	丁未儀	丙子儀大任
	丙午儀	乙亥儀	乙巳儀
	甲戌儀	甲辰儀	甲戌儀
二年 閏七月儀大任曆	癸卯曆儀	癸酉儀	癸卯儀
	壬申儀	壬寅儀	辛未儀
	庚子儀	己亥儀	己巳儀
	戊戌儀	戊辰儀	丁酉儀
三年	丁卯儀	丁酉儀	丁卯儀
	丙申儀	丙寅儀	乙未儀
	甲子儀	甲午儀	癸亥儀

年	上	中	下
（三年續）	癸巳儀	壬戌儀	壬辰儀
四年	辛酉儀	辛卯儀	辛酉儀
	庚寅儀	庚申儀	庚寅儀
	己未儀	戊子儀	戊午儀
	丁亥儀	丁巳儀	丙戌儀
五年（閏三月甲申）	丙辰儀	乙酉儀	乙卯儀
	甲寅儀晉　大任	甲申儀	癸丑儀　大任
	癸未儀	壬子儀	壬午儀
	辛亥儀	辛巳儀	庚戌儀
六年	庚辰儀	己酉儀	己卯儀　大任
	戊申儀	戊寅儀	丁未儀
	丁丑儀	丁未儀晉	丙子儀
	丙午儀	乙亥儀	乙巳儀
七年（閏十二月己巳　儀晉大任）	甲戌儀	甲辰儀	癸酉儀　大任
	癸卯儀	壬申儀	辛丑儀
	辛未儀	辛丑儀	庚午儀晉
	庚子儀	庚午儀	己卯儀（誤，當作己亥。）
八年	戊戌儀	戊辰儀	丁酉儀
	丙寅儀	丙申儀	乙丑儀
	乙未儀	甲子儀晉	甲午儀
	甲子儀	甲午儀	癸亥儀
九年	癸巳儀	壬戌儀晉	壬辰儀
	辛酉儀　大任	庚寅儀	庚申儀
	己丑儀	己未儀	戊子儀
	戊午儀	戊子儀　大任	丁巳儀
大同	丁亥儀　大任	丁巳儀　大任	丙戌儀　大任

年	上	中	下
元年（九月改天祿元年）	丙辰儀　大任		甲寅儀　大任
		壬午儀　大任	壬子儀
世宗天祿二年			
	庚辰儀　大任		漢戊寅
	漢戊申		
三年	漢乙巳		
	漢癸酉		辛丑儀　大任
四年			戊戌儀　大任
			乙丑儀　大任
		漢甲子	
五年（九月改元應曆）	癸亥儀　大任		
		壬戌儀　大任	辛卯儀　大任
	辛酉儀　大任	丙辰儀（誤，當作庚寅。）	庚申儀　大任
穆宗應曆二年	戊午儀　大任		周丁巳
	丙戌儀　大任	丙辰儀　大任	周乙酉
			甲寅儀　大任
	甲申儀　大任	癸丑儀　大任	癸未儀　大任
三年	壬午儀周　大任	辛亥儀　大任	庚申儀　大任

年	上	中	下
四年	周丙子	丙午儀 大任	
五年 閏九月 儀大任	辛未儀 大任	庚子周儀 大任	
		乙未儀 大任	乙丑儀 大任
六年			
			己未儀 大任
七年			
	戊午儀 大任		丙辰儀 大任
八年 閏七月庚戌 儀大任			周壬午
		周辛巳	
九年			
		乙巳周儀 大任	乙亥儀 大任
		甲戌儀 大任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年	上	中	下
十年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己亥宋儀 大任	戊辰宋儀 大任	宋戊戌
	宋丁亥	宋丁酉	宋丙寅
十一年 閏三月甲子 宋大任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癸巳宋儀 大任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十二年	宋庚申	己丑宋儀 大任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宋儀 戊午.異.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乙酉
十三年 宋閏十二月己酉	宋甲寅	宋甲申	癸丑宋儀 大任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宋儀 大任	宋庚辰	庚戌宋儀 大任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十四年	戊寅宋儀 大任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丙午宋儀 乙巳.異. 大任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十五年	宋癸酉	壬寅宋儀 大任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丁酉
十六年	丁卯宋儀 大任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辰

閏八月壬戌宋大任	宋辛酉	宋辛卯	宋辛酉
十七年	庚寅宋儀大任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丙戌宋大任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十八年	乙酉宋儀大任	宋甲寅	甲申宋儀乙酉異大任
	癸丑宋大任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宋儀庚戌異大任	宋庚辰	宋辛酉
宋閏五月丁未 十九年	己卯宋儀大任	己酉宋儀戊申異大任	宋戊寅
	戊申宋儀大任	宋丁丑	丙子宋儀大任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是歲改元保寧	宋乙亥	甲辰宋儀大任	宋甲戌
景宗 保寧二年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三年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甲子宋儀大任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癸亥宋儀大任
宋閏二月辛卯 四年	宋壬辰	宋壬戌	庚申宋儀大任
	庚寅宋儀大任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丁亥宋儀大任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丙戌	乙卯宋儀大任
五年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宋儀大任	宋辛巳
六年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丁未宋儀大任	宋丙子	宋丙午
宋閏十月己巳	乙亥宋儀大任	宋乙亥	宋甲辰
七年	甲戌宋儀大任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八年	宋戊辰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申
	宋乙未	宋乙丑	甲子宋儀大任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九年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辛卯
	庚申宋儀	宋己未	宋己丑
閏七月庚寅	宋戊午	丁亥宋儀大任	宋丁巳
十年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癸丑宋儀大任	宋癸未
	癸丑宋儀大任	宋癸未	宋壬子
乾亨元年	宋辛巳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己酉	己卯宋儀大任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年	上	中	下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二年 宋閏三月甲辰	丙子儀大任宋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辛未儀大任宋	庚子儀大任宋	庚午儀大任宋
三年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四年 宋閏十二月戊子	宋甲午		
	宋壬戌		
		宋庚申	宋己丑
	己未儀大任宋	宋己丑	戊午儀大任宋
五年 是歲改統和元年 聖宗	戊午儀宋	戊子儀宋大任丁亥異	宋丁巳
	丙戌儀大任宋	丙辰儀宋	乙酉儀大任宋
	甲寅儀宋大任乙卯異	甲申儀宋大任	癸丑儀大任宋
	癸未儀大任	壬子儀宋大任	壬午儀大任宋
統和二年	壬子儀宋	壬午儀	辛亥儀宋大任庚戌異
	辛巳儀	庚戌儀	庚辰儀宋大任己卯異
	己酉儀	戊寅儀	戊申儀大任宋
	丁丑儀宋戊寅異	丁未儀宋	
三年 宋閏九月壬申	丙午儀宋大任甲戌異	丙子儀宋乙亥異	乙巳儀宋
	乙亥儀宋大任甲戌異	乙巳儀宋甲辰異	甲戌儀宋大任癸酉異
	甲辰儀宋	癸酉儀大任宋	壬寅
	辛丑儀宋	辛未	庚子儀宋
	庚午儀大任宋	己亥儀宋庚子異	己巳儀大任宋

年	上	中	下
四年	己亥宋大任	戊辰儀宋	戊戌儀宋
	宋戊辰	丁酉儀宋大任丙申異	丙寅儀宋
	丙申儀大任宋	乙丑儀宋大任丙寅異	丁酉儀[illegible]宋乙未異
五年	甲子儀宋	甲午儀宋	癸亥儀大任宋
	癸巳儀大任宋	壬戌儀宋癸亥異	壬辰儀宋
	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甲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六年 閏五月丙戌 宋大任	己未儀宋	戊子儀宋己丑異	戊午儀宋
	丁亥	丁巳儀宋丙辰異	丙辰儀宋
	乙酉	乙卯	乙酉儀宋
	宋甲寅	甲申儀宋	甲寅儀宋
七年	癸未儀大任宋	壬子儀宋	壬午儀大任宋
	辛亥儀宋	庚辰大任宋	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八年	宋戊寅	丁未儀宋	宋丙子
	丙午儀宋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九年 閏二月辛未 儀宋	宋壬申	宋辛丑	庚子儀宋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丙寅
十年	宋丙申	乙丑儀宋	宋乙未
	宋甲子	甲午儀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壬辰

年	上	中	下
	庚申 儀誤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十一年 宋閏十月甲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甲申 儀誤 宋乙卯	宋甲寅	宋甲申
十二年	癸丑 儀大任 宋甲寅誤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辛巳 儀 宋壬午誤
	辛亥 宋儀 大任	庚辰 宋儀 大任	宋庚戌
	宋己卯	戊申 宋儀 大任	戊寅 宋儀 大任
十三年	宋戊申	丁丑 宋儀 大任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丙子 宋儀 大任
	己巳 宋儀 大任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高麗	宋癸酉
十四年 閏七月己巳儀大任除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十五年	宋丙寅	丙申 宋儀 大任	乙丑 宋儀 大任
	乙未 宋儀 大任	甲子 宋儀 大任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壬辰 宋儀 大任	壬戌 宋儀 大任	宋壬辰
十六年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戊午	戊子 宋儀 大任
	丁巳 宋儀 大任	丁亥 宋儀 大任	丁巳 宋儀 大任
	宋丙戌	宋丙辰	丙戌 宋儀 大任
宋閏三月甲申	乙卯 儀大任 宋丙辰誤	宋乙酉	宋甲寅
十七年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丑	宋辛亥	庚辰 儀大任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十八年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乙亥 宋儀 大任
	宋甲辰	甲戌 宋儀 大任	宋甲辰
十九年 宋閏十二月戊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庚午 宋儀 大任	宋庚子	己巳 宋儀 大任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二十年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丁酉
	丙寅 宋儀 大任	宋丙申	宋乙丑
	甲午 宋儀 大任	甲子 宋儀 大任	癸巳 宋儀 大任
	癸亥 宋儀 大任	宋壬辰	宋壬戌
二十一年	宋辛卯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庚寅 宋儀 大任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 宋儀 大任	丁亥 宋儀 大任	宋丙辰
二十二年 閏九月壬子儀宋大任	宋丙戌	乙卯 宋儀 大任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辛巳	宋辛亥	庚辰 宋儀 大任
二十三年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戊申 宋儀 大任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年			
	丙子宋儀 大任	乙巳	宋乙亥
二十四年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壬寅宋儀 大任	宋辛未
	辛丑宋儀 大任	宋辛未	宋庚子
	庚午宋儀	宋庚子	宋己巳
宋閏五月丙寅			
二十五年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二十六年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辛卯宋儀 大任	庚申宋儀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戊子宋儀	宋戊午	宋丁亥
二十七年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丙辰
	丙戌宋儀 大任	宋乙卯	宋[illegible]
	甲申宋儀誤大任甲寅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壬子宋儀 大任	宋辛巳
宋閏二月辛亥			
二十八年	辛亥宋儀 大任	宋辛巳	宋庚辰
	宋庚戌	己卯宋儀乙卯誤 大任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丙子
	丙午宋儀 大任	宋丙子	宋乙巳
二十九年	乙亥宋儀 大任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甲戌宋儀 大任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庚午宋大任	宋庚子
開泰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年			
元年	宋戊戌	戊辰宋儀 大任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甲午 大任	宋甲子
宋閏十月己丑			
二年	宋癸巳	宋癸亥	壬辰宋儀 大任
	壬戌	辛卯宋儀 大任	辛酉宋儀 大任
	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己未宋儀 大任	宋己丑	戊午
三年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丙戌宋儀乙酉誤 大任	宋乙卯
	乙酉宋儀 大任	甲寅宋儀 大任	宋甲申
	甲寅宋儀 大任	宋癸未	宋癸丑
宋閏六月己卯			
四年	宋壬午	壬子宋儀 大任	宋辛巳
	庚戌宋儀 大任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申	宋戊寅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五年	宋丙午	宋丙子	乙巳宋儀 大任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六年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戊戌宋儀 大任	戊辰宋大任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乙丑
宋閏四月癸巳			
七年	宋乙未	乙丑宋儀 大任	宋乙未
	宋甲子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八年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戊子儀宋 大任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九年 閏二月壬子 儀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以下宋朔同月異。
	宋壬午 儀三月以下，用此推之。	宋辛亥	宋辛巳
	庚戌儀宋 大任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閏丁未異。
太平元年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乙巳
	甲戌儀宋 大任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壬申儀 宋癸酉異。	宋壬寅
二年	宋辛未	辛丑儀 宋庚子異。大任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三年 閏九月壬辰 儀宋	宋丙寅 高麗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四年	宋庚寅	宋己未	戊子儀宋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乙卯	宋乙酉	宋乙卯
五年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己未	宋己酉
六年 閏五月丙午 宋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丁未儀宋	宋丁丑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七年	宋壬寅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丁卯
八年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九年 閏七月庚寅 宋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戊午儀宋 大任	丁卯儀誤 宋丁亥	宋丙辰
	丙戌儀宋 大任	乙卯儀宋 大任	宋乙酉
十年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己卯
十一年 閏十月乙巳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丁丑儀宋 大任
	宋丙午	宋庚子 誤，當作丙子。	宋丙午

年	上	中	下
宋儀	宋乙亥	宋甲戌	宋癸卯
興宗 重熙 元年	宋壬申	宋壬寅	壬申宋儀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二年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三年 閏六月戊午 宋	宋壬戌	壬辰宋儀	宋辛酉
	宋庚寅	庚申宋儀	宋己丑
	戊子宋儀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丁巳
四年	宋丙戌	宋丙辰	乙酉宋儀
	甲寅宋儀	宋甲申	癸酉宋儀誤癸丑
	壬午宋儀	宋壬子	宋辛巳
	宋辛亥	宋辛巳	宋辛亥
五年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丙午宋儀	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乙巳
六年 閏四月癸酉 宋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甲辰	宋壬寅	宋壬申
	辛丑宋儀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己亥宋儀誤戊辰
	宋戊戌	宋戊辰	戊戌
七年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甲子宋儀	宋癸巳	宋癸亥
八年 閏十二月丁亥 宋	宋壬辰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己未	宋戊子	宋丁巳
九年	丙辰宋儀	宋丙戌	宋乙卯
	宋乙酉	乙卯宋儀宋甲寅異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癸未宋儀	宋壬子	宋壬午
十年	宋辛亥	庚辰宋儀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十一年 閏九月辛未 宋	宋丙午	宋乙亥	甲辰宋儀
	甲戌宋儀	宋癸卯	宋癸酉
	壬寅宋儀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十二年	宋庚午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丙寅宋儀	乙未宋儀 高麗	壬申宋儀乙丑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十三年	甲子宋儀	宋甲午	宋癸亥
	宋壬辰	壬戌宋儀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十四年 閏五月丙戌宋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乙卯
	甲申宋儀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壬午宋儀	宋壬子
十五年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宋儀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十六年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乙巳宋儀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辛丑宋儀
十七年 閏正月庚子宋	宋庚午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乙未宋儀	宋乙丑
十八年	甲午宋儀 高麗	宋甲子	宋癸巳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庚申
十九年 閏十一月甲寅宋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丁亥	丙辰宋儀
	丙戌	宋乙卯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申
	宋癸丑	宋壬午	壬子宋儀
二十年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己卯	宋己酉
	己卯宋儀	宋戊申	宋戊寅
二十一年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甲辰宋儀	癸酉宋儀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二十二年 閏七月戊辰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丁酉	宋丁卯
	丙申宋儀	宋丙寅	丙申宋儀
二十三年	宋丙寅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二十四年 是歲改元清寧 道宗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清寧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二年 宋閏二月癸未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己卯	戊申宋儀
	宋戊寅 高麗	宋丁未	宋丁丑
三年	宋丙午	宋丙子	宋甲午
	宋乙亥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四年 宋閏十二月丁卯	壬申宋儀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庚午宋儀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戊戌宋儀	宋戊辰	宋丁酉
五年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甲子宋儀乙丑異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壬子宋誤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六年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戊子宋儀	戊午宋儀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七年 閏八月辛巳宋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壬午宋儀壬子誤
	宋壬午	宋辛亥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八年	宋己酉	宋己卯	戊申宋儀
	宋戊寅	宋丁未	甲子宋儀丙子誤
	宋丙午	宋乙亥	宋乙巳
	甲戌宋儀	宋甲辰	宋甲戌
九年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庚午宋儀	宋己亥
	戊辰宋儀	宋戊戌	宋戊辰
閏五月丙寅宋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丁酉

十年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壬辰宋儀癸巳異	宋壬戌	宋壬辰
咸雍元年	辛酉宋儀大任高麗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丁亥宋儀大任	宋丁巳	宋丙戌
二年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甲申
	癸丑宋儀大任	宋癸未	壬子宋儀大任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三年 閏二月己卯宋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乙巳
四年	甲戌宋儀大任	甲辰宋儀大任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五年 閏十一月甲子宋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乙丑宋儀大任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亥
六年	宋癸巳	宋癸亥	宋壬辰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七年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甲寅
	甲申宋儀 大任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八年 閏七月戊申宋	宋辛巳	宋辛亥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九年	宋乙巳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庚午
十年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太康元年 閏四月壬辰宋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辛酉	宋辛卯
	辛酉宋	庚寅宋儀 大任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己丑
二年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乙酉宋儀 大任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壬午宋儀 大任	宋辛亥
三年	宋庚辰	宋庚戌	己卯
	宋辛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四年 閏五月丙子宋	宋丁未	宋丙午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五年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六年 閏九月庚寅宋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癸亥 大任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庚申
	己未宋儀 大任	己丑宋儀 大任	宋己未
七年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八年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宋儀 大任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九年 閏六月乙亥宋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丙午宋儀 大任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辰	宋甲戌	癸卯儀 大任

年	上	中	下
	宋癸酉	宋壬寅	宋辛未
十年	辛丑宋儀大任高麗	庚午宋儀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寅
大安元年（缺一閏）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辛卯宋高麗	辛酉
二年	宋庚寅	庚申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宋儀大任	丁亥宋儀大任誤丙午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己酉宋儀誤宋乙酉	宋庚午誤，當作乙卯。	宋乙酉
三年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四年（閏十二月癸卯宋）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癸卯宋儀誤大任宋癸酉
五年	宋壬申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丁卯宋儀大任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年	上	中	下
六年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七年（閏八月丁巳宋）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己未宋儀大任	宋己丑
	戊午宋儀大任	宋戊子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八年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庚戌宋儀大任	宋庚辰	宋己酉
九年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丁未宋儀大任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甲辰
十年（閏四月辛未宋）	宋癸酉	宋癸卯	壬申宋儀
	壬寅宋儀大任	宋辛丑	宋庚午
	庚子宋大任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壽隆元年	戊戌宋儀大任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乙未宋儀大任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二年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年			
閏十一月丙戌宋 三年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丙辰宋儀 大任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壬子 大任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宋辛亥	宋辛巳
四年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戊寅宋儀 大任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乙亥宋儀 大任	乙巳宋儀 大任	宋乙亥
五年 閏九月庚午宋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壬寅宋儀 大任	宋辛未	宋庚子
	己亥宋儀 大任	己巳儀	宋戊戌
六年	宋戊辰	宋戊戌	宋戊辰
	丁酉宋儀 大任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七年 是歲改元乾統	壬戌宋儀 大任	壬辰宋儀 大任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天祚 乾統二年 閏六月甲寅宋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己卯	宋乙酉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年			
三年	宋己酉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四年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五年 閏二月己巳宋	宋庚午	宋庚子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六年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七年 閏十月癸未宋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己酉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壬子	宋壬午
八年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高麗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九年	丙午宋大任	宋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十年 閏八月丁酉宋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天慶元年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二年	己未宋儀 大任	宋戊子	宋戊午
	丁亥宋儀 大任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三年 閏四月辛亥宋	宋甲寅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戊申
四年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壬寅宋儀 大任	宋壬申	宋壬寅
五年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己亥宋儀 大任
	宋戊辰	宋戊戌	丁卯宋儀 大任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閏正月丙申宋	宋丙寅	宋己丑	宋乙未
六年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七年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乙卯宋儀 大任	宋乙酉	宋甲寅
八年 閏五月庚戌宋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癸丑	壬午宋儀	宋壬子
	宋辛巳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庚寅
九年	宋戊申	宋丁丑	丁未宋儀 大任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甲辰
	甲戌宋大任	宋癸卯	宋癸酉
十年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保大元年 閏五月甲子宋	丁酉宋儀 大任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二年	宋辛酉	庚寅宋儀 大任	宋庚申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宋儀 大任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丙戌
三年	宋乙卯	乙酉宋儀	宋甲寅
	甲申宋儀 大任	癸丑宋大任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四年 閏三月戊寅宋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甲辰
五年	宋癸酉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戊戌

宋元豐元年十二月，詔司天監考遼及高麗日本國曆與奉元曆同異。遼己未歲氣朔與宣明曆合，日本戊午歲與遼曆相近，高麗戊午年朔與奉元曆合，氣有不同。戊午，遼太康四年；己未，五年也。當遼宋之世，二國司天固相參考矣。高麗所進大遼事蹟，載諸王冊文，頗見月朔，因附入。

象

孟子有言：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甚哉，聖人之用心，可謂廣大精微，至矣盡矣。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旦，觀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簡，百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諸掌上。運行既察，度分既審，於是像天圜以顯運行，置地櫃以驗出入，渾象是作。天道之常，尋尺之中，可以俯窺；陶唐之象是矣。設三儀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合之表，可以仰觀；有虞之璣是矣。體莫固於金，用莫利於水，範金走水，不出戶而知天道，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歷代儀象表漏，名具于志。太宗大同元年，得晉曆象、刻漏、渾象，後唐清泰二年已稱損折，不可施用，其至中京者，概可知矣。古之鍊銅，黑黃白青之氣盡，然後用之，故可施於久遠。唐沙門一行鑄渾天儀，時稱精妙，未幾銅鐵漸澀，不能自轉，置不復用。金質不精，水性不行，况移之冱寒之地乎？

刻漏

晉天福三年，造周官挈壺氏懸壺，必爨之以火，地雖冱寒，蓋可施也。

官星

古者官星萬餘名，遭秦焚滅圖籍，世祕不傳。漢收散亡，得甘德、石申、巫咸三家圖經。經緯合千餘官，僅存什一，分爲三垣四宮二十八宿，樞以二極，建以北斗，緯以五星，日月代明，貴而太一，嚴遠屏蘩，占決之用，亦云備矣。司馬遷天官書既以具錄，後世保章守候，無出三家官星之外者。天象昭垂，歷代不易，而漢晉隋唐之書累志天文，近於衍矣。且天象禨祥，律格有禁，書于勝國之史，詿誤學者，不宜書。其日食、星變、風雲、震雷之祥，具載帝紀，不復書。

遼史卷四十四

遼史卷四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官生於職，職沿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沿名不究其實：吏部，一太宰也，爲大司徒，爲御書，爲中書，爲門下；兵部，一司馬也，爲大司馬，爲太尉，爲樞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職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絲而棼，名實淆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朴實，不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沿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剌夷離堇爲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衞，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語遼官制者不可不辨。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

契丹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

北院樞密使

知北院樞密使事

知樞密院事

北院樞密副使

知北院樞密副使事

同知北院樞密使事

簽書北樞密院事

北院都承旨

北院副承旨

北院林牙

知北院貼黃

給事北院知聖旨頭子事

掌北院頭子

北樞密院敞史

北院郎君

北樞密院通事

北院掾史

北樞密院中丞司

北南樞密院點檢中丞司事

總知中丞司事

北院左中丞

北院右中丞

同知中丞司事

北院侍御

契丹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

南院樞密使

知南院樞密使事

知南院樞密事

南院樞密副使

知南院樞密副使事

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簽書南樞密院事

南院都承旨

南院副承旨

南院林牙

知南院貼黄

給事南院知聖旨頭子事

掌南院頭子

南樞密院敞史

南院郎君

南樞密院通事

南院掾史

南樞密院中丞司

北南樞密院點檢中丞司事

總知中丞司事

南院左中丞

南院右中丞

同知中丞司事

南院侍御

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

北府左宰相

北府右宰相

總知軍國事

知國事

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

南府左宰相

南府右宰相

總知軍國事

知國事

北大王院。分掌部族軍民之政。

北院大王。初名迭剌部夷離菫。太祖分北南院。太宗會同元年，改夷離菫爲大王。

知北院大王事

北院太師

北院太保

北院司徒

北院司空

北院郎君

北院都統軍司。掌北院從軍之政令。

北院統軍使

北院副統軍使

北院統軍都監

北院詳穩司。掌北院部族軍馬之政令。

北院詳穩

北院都監

北院將軍

北院小將軍

北院都部署司。掌北院部族軍民之事。

北院都部署

北院副部署

南大王院。分掌部族軍民之政。

南面大王

知南院大王事

南院太師

南院太保。天慶八年，省南院太保。

南院司徒
南院司空
南院郎君
南院都統軍司。掌南院從軍之政令。
南院統軍使
南院副統軍使
南院統軍都監
南院詳穩司。掌南院部族軍馬之政令。
南院詳穩
南院都監
南院將軍
南院小將軍
南院都部署司。掌南院部族軍民之事。
南院都部署
南院副部署
宣徽北院。太宗會同元年置。掌北院御前祗應之事。
北院宣徽使
知北院宣徽事
北院宣徽副使
同知北院宣徽事
宣徽南院。會同元年置。掌南院御前祗應之事。
南院宣徽使
知南院宣徽事
南院宣徽副使
同知南院宣徽事
大于越府。無職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遼國尊官，猶南面之有三公。太祖以遙輦氏于越受禪，終遼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魯、屋質、仁先，謂之三于越。
大于越
大惕隱司。太祖置。掌皇族之政教。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耶律義先拜惕隱，戒族人曰：「國家三父房最爲貴族，凡天下風化之所自出，不孝不義，雖小不可爲。」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見中表，必具禮服。義先以身率先，國族化之。遼國設官之實，於此可見。太祖有國，首設此官，其後百官擇人，必先宗姓。
惕隱亦曰梯里已。
知惕隱司事
惕隱司事
夷離畢院。掌刑獄。
夷離畢
左夷離畢
右夷離畢
知左夷離畢事
知右夷離畢事
敞史
堨底掌獄
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
北面都林牙
北面林牙承旨
北面林牙
左林牙
右林牙
敵烈麻都司。掌禮儀。
敵烈麻都

總知朝廷禮儀

總禮儀事

文班司。所掌未詳。

文班太保

文班林牙

文班牙署

文班吏

阿札割只。所掌未詳。遙輦故官，後併樞密院。

阿札割只

北面御帳官

三皇聖人也。當淳朴之世，重門擊柝，猶嚴於待暴客。遼之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之固，氈車爲營，硬寨爲宮，御帳之官不得不謹。出於貴戚爲侍衛，著帳爲近侍，北南部族爲護衛，武臣爲宿衛，親軍爲禁衛，百官番宿爲宿直，奉宸以司供御，三班以肅會朝，硬寨以嚴晨夜，法制可謂嚴密矣。考其凡如左。

侍衛司。掌御帳親衛之事。

侍衛太師

侍衛太保

侍衛司徒

侍衛司空

侍衛

近侍局

近侍直長

近侍

近侍小底

近侍詳穩司

近侍詳穩

近侍都監

近侍將軍

近侍小將軍

北護衛府。掌北院護衛之事。皇太后宮有左右護衛。

北護衛太師

北護衛太保

北護衛司徒

總領左右護衛司

總領左右護衛

左護衛司

左護衛太保

左護衛

右護衛司

右護衛太保

右護衛

南護衛府。掌南院護衛之事。

南護衛太師

南護衛太保

南護衛司徒

總理左右護衛司

總理左右護衛

左護衛司

左護衛太保

左護衛

右護衛司

右護衛太保

右護衛

奉宸司。掌供奉宸御之事。

官名未詳

奉宸

三班院。掌左右寄班之事。

左班都知

右班都知

寄班都知

三班院祗候

宿衛司。事掌宿衛之事。

總宿衛事。亦曰典宿衛事。

總知宿衛事

同掌宿衛事

宿衛官

禁衛局

總禁衛事

禁衛長

宿直司。掌輪直官員宿直之事。皇太后宮有宿直官。

宿直詳穩

宿直都監

宿直將軍

宿直小將軍

宿直官

宿直護衛

硬寨司。掌禁園槍寨下鋪傳鈴之事。

硬寨太保

皇太子惕隱司。掌皇太子宮帳之事。

皇太子惕隱

北面著帳官

古者刑人不在君側。叛逆家屬沒為著帳。執事禁衛。可為寒心。此遼世所以多變起肘腋歟。

著帳郎君院。遙輦痕德堇可汗以蒲古只等三族害于越室魯。家屬沒入瓦里。應天皇太后知國政。析出之。以為著帳郎君。娶子。每加矜恤。世宗悉免之。其後內族、外戚及世官之家罪犯者。皆沒入瓦里。人戶益衆。因復故名。皇太后、皇太妃帳。皆有著帳諸局。

著帳郎君節度使

著帳郎君司徒

祗候郎君班詳穩司

祗候郎君班詳穩

祗候郎君直長

祗候郎君閘撒狘

祗候郎君

祗候郎君拽剌

左祗候郎君班詳穩司

左祗候郎君班詳穩

左祗候郎君直長

左祗候郎君閘撒狘

左祗候郎君

左祗候郎君拽剌

右祗候郎君班詳穩司

右祗候郎君班詳穩

右祗候郎君直長

右祗候郎君閘撒狘

右祗候郎君

右祗候郎君拽剌

筆硯局

筆硯祗候郎君

筆硯吏

牌印局

牌印郎君

裀褥局

裀褥郎君

燈燭局

燈燭郎君

牀幔局

牀幔郎君

殿幄局

殿幄郎君

車輿局

車輿郎君

御盞局

御盞郎君

本班局

本班郎君

皇太后祗應司

領皇太后諸局事

知皇太后宮諸司事

皇太妃祗應司

皇后祗應司

近位祗應司

皇太子祗應司

親王祗應司

著帳戶司。本諸斡魯朵戶析出，及諸色人犯罪沒入。凡御帳、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位、親王祗從、伶官，皆充其役。

著帳節度使

著帳殿中

承應小底局

筆硯小底

寢殿小底

佛殿小底

司藏小底

習馬小底

鷹坊小底

湯藥小底

尚飲小底

盥漱小底

尚膳小底

尚衣小底

裁造小底

北面皇族帳

肅祖長子洽昚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剌、季子洽禮及懿祖仲子帖剌、季子褭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謂之二院皇族。玄祖伯子麻魯無後，次子巖木之後曰孟父房；叔子釋魯曰仲父房；季子爲德祖，德祖之元子是爲太祖天皇帝，謂之橫帳；次曰剌葛，曰迭剌，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蘇，皆曰季父房。此一帳

三房治之，四帳皇族二院治之，以北南二王；四帳治之，以大內惕隱司；皆統於大惕隱司。

大內惕隱司。掌皇族四帳之政教。

大內惕隱

知大內惕隱事

大內惕隱都監

大橫帳常袞司。掌太祖皇帝後九帳皇族之事。

橫帳常袞亦曰橫帳敞穩。

橫帳太師

橫帳太保

橫帳司空

橫帳郎君

橫帳知事

孟父族帳常袞司。掌蜀國王巖木房族之事。

仲父族帳常袞司。掌隋國王釋魯房族之事。

季父族帳常袞司。掌德祖皇帝三房族之事。

四帳都詳穩司。掌四帳軍馬之事。

都詳穩

都監

將軍本名敞史。

小將軍

橫帳詳穩司

孟父帳詳穩司

仲父帳詳穩司

季父帳詳穩司

舍利司。掌皇族之軍政。

舍利詳穩

舍利都監

舍利將軍

舍利小將軍

舍利

梅里

親王國官制。未詳。

王府近侍

王府祗候

大東丹國中臺省。太祖天顯元年置。乾亨元年聖宗省。

左大相

右大相

左次相

右次相

王子院。掌王子各帳之事。

王子太師

王子太保

王子司徒

王子司空

王子班郎君

駙馬都尉府。掌公主帳宅之事。

駙馬都尉

北面諸帳官

遼太祖有帝王之度者三：代遙輦氏，尊九帳於御營之上，一也；滅渤海國，存其族帳，亞於遙輦，二也；併奚王之衆，撫其帳部，擬於國族，三也。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國舅以稱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遙輦。是以觀北面諸帳官，可

以見之矣。

遙輦九帳大常袞司，掌遙輦洼可汗、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鮮質可汗、昭古可汗、耶瀾可汗、巴剌可汗、痕德菫可汗九世宮分之事。太祖受位于遙輦，以九帳居皇族一帳之上，設常袞司以奉之，有司不與焉。凡遼十二宮五京，皆太祖以來征討所得，非受之於遙輦也。其待先世之厚，蔑以加矣。遼俗東嚮而尚左，御帳東嚮，遙輦九帳南嚮，皇族三父帳北嚮。東西爲經，南北爲緯，故謂御營爲橫帳云。

大常袞。亦曰敞穩。

遙輦太師

遙輦太保

遙輦太尉

遙輦司徒

遙輦司空

遙輦侍中。一作世燭。太宗會同元年置。

敞史

知事

遙輦帳節度使司

節度使

節度副使

遙輦糺詳穩司

遙輦糺詳穩

遙輦糺都監

遙輦糺將軍

遙輦糺小將軍

遙輦剋。官名未詳。

大國舅司。掌國舅乙室已拔里二帳之事。太祖天顯十年，合皇太后二帳爲國舅司。聖宗開泰三年，又併乙室已拔里二司爲一帳。

乙室已國舅大翁帳常袞。一作敞穩。

乙室已國舅小翁帳常袞

拔里國舅大父帳常袞

拔里國舅少父帳常袞

國舅太師

國舅太保

國舅太尉

國舅司徒

國舅司空

敞史。太宗會同元年，改郎君爲敞史知事。

國舅乙室已大翁帳詳穩司

國舅詳穩

國舅都監

國舅本族將軍

國舅本族小將軍。與宗重熙五年，樞密院奏國舅乙室已小翁帳敞史准大橫帳洎國舅二父帳，改爲將軍。

國舅乙室已小翁帳詳穩司

國舅拔里大父帳詳穩司

國舅拔里少父帳詳穩司

國舅夷離畢司

國舅夷離畢

國舅左夷離畢

國舅右夷離畢

敞史

國舅帳剋

國舅別部。世宗置。

官制未詳

國舅別部敞史。聖宗太平八年見國舅敞史蕭塔葛。

渤海帳司。官制未詳。

渤海宰相

渤海太保

渤海撻馬

渤海近侍詳穩司

奚王府

乙室王府。並見部族官。

北面宮官

遼建諸宮斡魯朶，部族蕃戶，統以北面宮官，具如左。

諸行宮都部署院。總契丹漢人諸行宮之事。

諸行宮都部署

知行宮諸部署司事

諸行宮副部署

諸行宮判官

契丹行宮諸部署司。總行在行軍諸斡魯朶之政令。

契丹行宮都部署

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

契丹行宮副部署

契丹行宮判官

行宮諸部署司。掌行在諸宮之政令。

行宮都部署

行宮副部署

行宮部署判官

十二宮職名總目

某宮

某宮使

某宮副使

某宮太師

某宮太保

某宮侍中。太宗會同元年置，亦曰世燭。

某宮都部署司。掌本宮契丹軍民之事。

某宮都部署

某宮副部署

某宮判官

某宮提轄司。官制未詳。

某宮馬羣司

侍中

敞史

某石烈。石烈，縣也。

夷離菫。本名彌里馬特本，改辛袞，會同元年升。

麻普。本名達剌干，會同元年改。

牙書。會同元年置。

某瓦里。內族外戚世官犯罪沒入瓦里。

抹鶻

某抹里

閘撒狘

某得里。官名未詳。

太祖弘義宮

太宗永興宮

世宗積慶宮

應天皇太后長寧宮

穆宗延昌宮

景宗彰愍宮

承天皇太后崇德宮

聖宗興聖宮

興宗延慶宮

道宗太和宮

天祚永昌宮

孝文皇太弟敦睦宮

文忠王府。已上十二宮一府。部署、提轄、石烈、瓦里、抹里、得里並見營衞志。

押行宮輜重夷離畢司。掌諸宮巡幸扈從輜重之事。

夷離畢

敞史

遼史卷四十五

遼史卷四十五考證

百官志一北院○臣長發按遼志言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

大惕隱○臣長發按遼志惕隱宗正寺也

夷離畢○臣長發按遼志夷離畢參知政事也

敞史○臣長發按遼志佐吏則有敞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敞史見于百官志其思奴古國語解謂官與敞史相近徒奴古國語解謂邊徼外小國而本古都奴古未詳其義要之皆佐吏之類也

大林牙○臣長發按遼志林牙翰林學士也

遼史卷四十五考證

遼史卷四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六

百官志二

北面部族官

部族詳見營衛志、設官之制具如左。

部族職名總目

大部族

某部大王、本名夷離菫、

某部左宰相

某部右宰相

某部太師

某部太保

某部太尉

某部司徒、本名惕隱。

某部節度使司

某部節度使

某部節度副使

某部節度判官

某部族詳穩司

某部族詳穩

某部族都監

某部族將軍

某部族小將軍

某石烈

某石烈夷離菫

某石烈麻普、亦曰馬步、本名石烈達剌干。

某石烈牙書

某彌里彌鄉也、

辛袞、本曰馬特本。

小部族

某部族司徒府

某部族司徒

某部族司空

某部族節度使司

某部族詳穩司

某石烈

令穩

麻普

牙書

某彌里

辛袞

五院部、有知五院事、在朝曰北大王院、

六院部、有知六院事、在朝曰南大王院、

乙室部、在朝曰乙室王府、有乙室府迪骨里節度使司。

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有二常袞、有二宰相、又有吐里太尉、有奚六部漢軍詳穩、有奚拔剌詳穩、有先離撻覽官。

已上四大王府爲大部族

品部

楮特部

烏隗部

突呂不部

突舉部
涅剌部
遙里部
伯德部
墮瑰部
楚里部
奧里部
南剋部
北剋部
突呂不室韋部
涅剌拏古部
迭剌迭達部
乙室奧隗部
楮特奧隗部
品達魯虢部
烏古涅剌部
圖魯部
撒里葛部
窈爪部
耨盌爪部
訛僕括部
特里特勉部
稍瓦部
曷朮部
隗衍突厥部
奧衍突厥部
涅剌越兀部
奧衍女直部
乙典女直部
斡突盌烏古部
迭魯敵烈部
大黃室韋部
小黃室韋部。二黃室韋闥林，改爲僕射。
朮哲達魯虢部
梅古悉部
頡的部
匿訖唐古部
北唐古部
南唐古部
鶻剌唐古部
河西部
薛特部
伯斯鼻骨部
達馬鼻骨部
五國部

北面坊場局冶牧廐等官

遼始祖涅里究心農工之事。太祖尤拳拳焉。畜牧畋漁，固俗尚也。坊場牧廐設官如左。

諸坊職名總目

某坊使

某坊副使

某坊詳穩司
某坊詳穩
某坊都監
鷹坊
鐵坊
五坊。未詳。
八坊。內有軍器坊，餘未詳。
已上坊官
圍場
圍場都太師
圍場都管
圍場使
圍場副使
已上場官
局官職名總目
某局使
某局副使
客省局
器物局
太醫局
醫獸局。有四局都林牙。
已上局官
五冶。未詳。
太師
已上冶官
羣牧職名總目

某路羣牧使司
某羣太保
某羣侍中
某羣敞史
總典羣牧使司
總典羣牧部籍使
羣牧都林牙
某羣牧司
羣牧使
羣牧副使
西路羣牧使司
倒塌嶺西路羣牧使司
渾河北馬羣司
漠南馬羣司
漠北滑水馬羣司
牛羣司
已上羣牧官
尚廄
尚廄使
尚廄副使
飛龍院
飛龍使
飛龍副使
總領內外廄馬局
總領內外廄馬
已上諸廄官

監鳥獸詳穩司職名總目

監某鳥獸詳穩

監某鳥獸都監

監某鳥

監某獸

監鹿詳穩司

監雉

已上監養鳥獸官

北面軍官

遼宮帳部族、京州、屬國各自爲軍。體統相承，分數秩然。雄長二百餘年，凡以此也。考其可知者如左。

天下兵馬大元帥府。太子親王總軍政。

天下兵馬大元帥

副元帥

大元帥府。大臣總軍馬之政。

大元帥

副元帥

都元帥府。大將總軍馬之事。

兵馬都元帥

副元帥

同知元帥府事

便宜從事府。亦曰便宜行事。

便宜從事

大詳穩司

大詳穩

都監

將軍

小將軍

軍校

隊帥

東都省。分掌軍馬之政。

東都省太師

西都省。分掌軍馬之政。

西都省太師

大將軍府。各統所治軍之政令。

大將軍

小將軍

將軍

小將軍

護軍司

護軍司徒

衛軍司

衛軍司徒

諸路兵馬統署司

諸路兵馬都統署

諸路兵馬副統署

左皮室詳穩司

右皮室詳穩司

北皮室詳穩司

南皮室詳穩司

太宗選天下精甲三十萬爲皮室軍。初，太祖以行營爲宮，選諸部豪健千餘人，置爲腹心部，耶律老古以功爲右皮室詳穩，則皮室軍

自太祖時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宗增多至三十萬耳。

黃皮室軍詳穩司。黃皮室，屬國名。

屬珊軍詳穩司。應天皇太后置軍二十萬，選蕃漢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

舍利軍詳穩司。統皇族之從軍者，領帳三父房屬籍。

北王府舍利軍詳穩司。五院皇族屬籍。

南王府舍利軍詳穩司。六院皇族屬籍。

禁軍都詳穩司。掌禁衛諸軍之事。

各部族舍利司。掌各部族子弟之軍政。

郎君軍詳穩司。掌諸帳郎君軍之事。

拽剌軍詳穩司。走卒謂之拽剌。

旗鼓拽剌詳穩司。掌旗鼓之事。

千拽剌詳穩司

猛拽剌詳穩司

墨離軍詳穩司

礮手軍詳穩司。掌飛礮之事。

弩手軍詳穩司。掌強弩之事。

鐵林軍詳穩司

大鷹軍詳穩司

鷹軍詳穩司

鶻軍詳穩司。大小鶻軍，即二室韋軍號。

鳳軍詳穩司

龍軍詳穩司

飛龍軍詳穩司

虎軍詳穩司

熊軍詳穩司

左鐵鷂子軍詳穩司

右鐵鷂子軍詳穩司

龍衛軍詳穩司

威勝軍詳穩司

天雲軍詳穩司

特滿軍詳穩司

敵烈軍詳穩司

敵烈皮室詳穩司

滑里奚軍詳穩司

涅哥奚軍詳穩司

渤海軍詳穩司

女古烈詳穩司

奚王南剋軍詳穩司。諸帳並有剋官為長，餘同詳穩司。

奚王北剋軍詳穩司

國舅帳剋軍

三剋軍

頻必剋軍

九剋軍

十二行糺軍。諸糺並有司徒，餘同詳穩司。

各宮分糺軍

遙輦糺軍

各部族糺軍

群牧二糺軍

怨軍八營都詳穩司。天祚天慶六年，命秦晉王淳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人，謂之怨軍。及淳僭位，改號常勝軍。

前宜營。八營皆以所募州名為號。

後宜營

前錦營

後錦營

乾營

顯營

乾顯大營

巖州營

北面邊防官

遼境東接高麗，南與梁、唐、晉、漢、周、宋六代爲勍敵，北鄰阻卜、朮不姑，大國以十數；西制西夏、党項、吐渾、回鶻等，強國以百數。居四戰之區，虎踞其間，莫敢與攖，制之有術故爾。觀於邊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圖見矣。

諸軍都虞候司

都虞候

奚王府。見部族官。

大惕隱司。見帳官。

大國舅司

大常袞司

五院司。見部族官。

六院司

沓溫司。未詳。

已上上京路諸司，控制諸奚。

諸部署職名總目

某兵馬都部署

某兵馬副部署

某兵馬都監

某都部署判官

諸指揮使職名總目

某軍都指揮使

某軍副指揮使

某軍都監

諸統軍使職名總目。有都統軍使、副使、都監等官。

東京兵馬都部署司

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司。

契丹奚軍都指揮使司

奚軍都指揮使司

漢軍都指揮使司

渤海軍都指揮使司

東京都統軍使司

東京都詳穩司

保州都統軍司

湯河詳穩司。亦曰南女直湯河司。

杓窊司。未詳。

金吾營。屬南面。

銅州北兵馬指揮使司

淶州南兵馬指揮使司

已上遼陽路諸司，控扼高麗。

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一作都監署司。

黃龍府鐵驪軍詳穩司

咸州兵馬詳穩司。有知咸州路兵馬事、同知咸州路兵馬事、咸州糺將。

東北路都統軍使司。有掌法官。道宗大安六年置。

已上長春路諸司，控制東北諸國。

南京都元帥府。本南京兵馬都總管府，興宗重熙四年改。有都元帥、大元帥。

南京兵馬都總管府。屬南面。有兵馬都總管、有總領南面邊事、有總領南面軍

務事有總領南面戍兵等官。

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司。屬南面。

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司。屬南面。

燕京禁軍詳穩司

南京都統軍司。又名燕京統軍司。聖宗統和十二年，復置南京統軍都監。

牛欄都統領司

　都統領

　副統領

距馬河戍長司。聖宗開泰七年，沿距馬河宋界東西七百餘里，特置戍長一員。

　巡檢

　戍長

監軍寨統領司

石門統領司

南皮室軍詳穩司

北皮室軍詳穩司

猛拽剌詳穩司

管押平州甲馬司

　管押平州甲馬

已上南京諸司，並隸元帥府，備禦宋國。

西南面安撫使司

　西南面安撫使

西南面都招討司。太祖神冊元年置，亦曰西南路招討司。

　西南面招討使

西南邊大詳穩司

西南路詳穩司

西南面五押招討司

　五押招討大將軍

西南路巡察司。又有西南巡邊官。

　西南路巡察將軍

西南面巡檢司

　西南面巡檢

　西南面同巡檢

西南面拽剌詳穩司

山北路都部署司。又有知山北道邊境事官。

金肅軍都部署司

南王府。見北面朝官。

北王府

乙室王府

山金司。一作山陰司。置在金山之北。

已上西京諸司，控制西夏。

西北路招討使司。有知西路招討事、有監軍。

西北路管押詳穩司

西北路總領司。有總領西北路軍事官。

領西北路十二班軍使司

契丹軍詳穩司

吐渾軍詳穩司

述律軍詳穩司

禁軍詳穩司

奚王府舍利軍詳穩司

大室韋軍詳穩司

小室韋軍詳穩司

北王府軍詳穩司

特滿軍詳穩司

羣牧軍詳穩司

宮分軍詳穩司

西北路金吾軍。屬南面。

西北路兵馬都部署司

西北路阻卜都部署司

西北路統軍司

西北路戍長司

西北路禁軍都統司

西北部鎮撫司。兼掌西北諸部軍民，有鎮撫西北部事官。

西北路巡檢司

黑水河提轄司。在中京黔州置。

已上西北路諸司。控制諸國。

東北路兵馬詳穩司。亦曰東北面詳穩司。

東北路監軍馬司。有東北路監軍馬使，有管押東北路軍馬事官。

東北路女直詳穩司

北女直兵馬司。在東京遼州置。

已上東北路諸司

東路兵馬都總管府。有東路兵馬都總管，有同知東路兵馬事官。

東路都統軍使司

遙里等十軍都詳穩司

遙里軍諸詳穩司。未詳。

九水諸夷安撫使

已上東路諸司

西南面節制司。有節制西南諸軍事。

西南面都統軍司

已上西南邊諸司

山西兵馬都統軍司

西路招討使司

西邊大詳穩司

四蕃都軍所。聖宗統和四年置，授李繼冲。

夏州管內蕃落使。聖宗統和四年置，授李繼遷。

倒塌嶺節度使司

倒塌嶺統軍司

塌西節度使司

塌母城節度使司

已上西路諸司

北面行軍官

遼行軍官，樞密都統部署之司，上下相維。先鋒兩翼，嚴重中軍，於遠探偵候爲尤謹。臨陣委重於監戰。司存有常秩，然整暇所以爲制勝之道也。

行樞密院。有左右林牙，有參謀。

行軍都統所。有監軍，有行軍諸部都監，有監戰。

行軍都統

行軍副都統

行軍都監

行軍都押司。有都押官，副押官。

行軍都部署司

先鋒使司

先鋒都統所

左翼軍都統所

右翼軍都統所

中軍都統所

御營都統所

遠探軍。有小校，有拽剌。

候騎。有偵候，有候人，有拽剌。

東征行樞密院

東征統軍司

東征都統所。亦曰東面行軍都統所，又曰東路行軍都統所。

東征先鋒使司

西征統軍司

南征都統所。亦曰南面行軍都統所。

南征統軍司

南面行營總管府

南面行營都部署司

河南道行軍都統所

北道行軍都統所

東北面行軍都統所

西北面行軍都統所

西南面行軍都統所

北面屬國官

遼制屬國、屬部官，大者擬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長與契丹人區別而用，恩威兼制，得柔遠之道。考其可知者具如左。

屬國職名總目

某國大王

某國于越

某國左相

某國右相

某國惕隱。亦曰司徒。

某國太師

某國太保

某國司空。本名闥林。

某國某部節度使司

某國某部節度使

某國某部節度副使

某國詳穩司

某國詳穩

某國都監

某國將軍

某國小將軍

大部職名

並同屬國。

諸部職名

並同部族。

女直國順化王府

景宗保寧九年，女直國來請宰相、夷離堇之職，以次授者二十一人。聖宗統和八年，封女直阿海為順化王，亦作阿改。天祚天慶二年，有順國女直阿鶻產大王。

北女直國大王府

南女直國大王府

曷蘇館路女直國大王府。亦曰合蘇袞部女直王，又曰合素女直王，又曰蘇館都大王。聖宗太平六年，曷蘇館諸部許建旗鼓。

長白山女直國大王府。聖宗統和三十年，長白山三十部女直乞授爵秩。

鴨淥江女直大王府

瀕海女直國大王府

阻卜國大王府
阻卜扎剌部節度使司
阻卜諸部節度使司。聖宗統和二十九年置。
阻卜別部節度使司
西阻卜國大王府
北阻卜國大王府
西北阻卜國大王府
乞粟河國大王府
城屈里國大王府
术不姑國大王府。亦曰述不姑，又有直不姑。
阿薩蘭回鶻大王。亦曰阿思懶王府。
回鶻國單于府。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詔回鶻部副使以契丹人充。
沙州回鶻燉煌郡王
甘州回鶻大王府
高昌國大王府
党項國大王府
西夏國西平王府
高麗國王府
新羅國王府
日本國王府
吐谷渾國王府
吐渾國王府
轄戛斯國王府
室韋國王府
黑車子室韋國王府
鐵驪國王府

靺鞨國王府
沙陀國王府
濊貊國王府
突厥國王府
西突厥國王府
斡朗改國王府
迪烈德國王府。亦曰敵烈，亦曰迭烈德。
于厥國王府
越離覩國王府。亦曰斡離都。
阿里國王府
褭里國王府
朱灰國王府
烏孫國王府
于闐國王府
獅子國王府
大食國王府
西蕃國王府
大蕃國王府
小蕃國王府
吐蕃國王府
阿撒里國王府
波剌國王府
惕隱國王府
仙門國王府
鐵不得國王府
鼻國德國王府

轄剌國只國王府

賃烈國王府

獲里國王府

怕里國王府

噪溫國王府

阿鉢頗得國王府

阿鉢押國王府

紕沒里國王府

要里國王府

徒覩古國王府，亦曰徒魯古。

素撒國王府

夷都袞國王府

婆都魯國王府

賈斯黑國王府

達離諫國王府

達盧古國王府

三河國王府

鼈列留國王府

述律子國王府

殊保國王府

蒲泥國王府

烏里國王府

已上諸國

蒲盧毛朶部大王府

回跋部大王府

嵒母部大王府

黃龍府女直部大王府。道宗太康八年賜官及印。

吾禿婉部大王府

烏隈于厥部大王府

婆離八部大王府

于厥里部族大王府。太宗會同三年賜旗鼓。

已上大部

生女直部

直不姑部

狐山部

拔思母部

茶扎剌部

粘八葛部

耶覩刮部

耶迷只部

撻尤不姑部

渤海部

西北渤海部

達里得部，亦曰達離底。

烏古部

隈烏古部

三河烏古部

烏隈烏骨里部

敵烈部

迪離畢部

涅剌部

烏濊部

鉏德部

已上三部，隸夫人婆底里東北路管押司。

諦居部，亦曰諦舉部。

涅剌奧隗部

八石烈敵烈部

迭剌葛部

兀惹部，亦曰烏惹部。

党項部

隗衍党項部

山南党項部

北大濃兀部

南大濃兀部

九石烈部

嗢娘改部

鼻德骨部

退欲德部

涅古部

遙思拈部

劃離部，聖宗統和元年，劃離部請今後詳穩於當部人內選授，不許。

四部族部

四蕃部

三國部

素昆那山東部

胡母思山部

盧不姑部

照姑部

白可久部

俞魯古部

七火室韋部

黃皮室韋部

渴德部

嗢鍋部

隈烏古部

二女古部

蔑思乃部

麻達里別古部

梅里急部

斡魯部

楡里底乃部

率類部

五部蕃部

蒲奴里部

鼈古胡里扒部

已上諸部

遼史卷四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七上

百官志三

南面

契丹國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經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後習聞河北藩鎮受唐官名於是太師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大同元年世宗始置北院樞密使明年世宗以高勳爲南院樞密則樞密之設蓋自太宗入汴始矣天祿四年建政事省於是南面官僚可得而書其始漢人樞密院兼尚書省吏兵刑有承旨戶工有主事中書省兼禮部別有戶部使司以營州之地加幽冀之半用是適足矣中葉彌文耶律楊六爲太傅知有三師矣忽古質爲太尉知有三公矣於韓古得爲常侍劉涇爲禮部尚書知有門下尚書省矣庫部虞部倉部員外出使則知備郎官列宿之員室昉監修則知國史有院程翥舍人則知起居有注邢抱朴承旨王言數學士則知有翰林內制張幹政事舍人則知有中書外制大理司農有卿國子少府有監九卿列監具矣金吾千牛有大將十六列衛見矣太子上有師保下有府率東宮衛官也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凡唐官可考見者列具于篇無徵者不書

南面朝官

遼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臺院寺監諸衛東宮之官誠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三師府本名三公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故稱三師

太師穆宗應曆三年見太師唐骨德

太傅太宗會同元年命馮道守太傅

太保會同元年劉煦守太保

少師耶律資忠傳見少師蕭把哥

少傅

少保

掌印耶律乙辛重熙中掌太保印

三公府先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後漢更名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唐太尉司徒司空又名三司

太尉太宗天顯十一年見太尉趙思温

司徒世宗天祿元年見司徒劃設

司空聖宗統和三十年見司空邢抱質

漢人樞密院本兵部之職在周爲大司馬漢爲太尉唐季宦官用事內置樞密院後改用士人晉天福中廢開運元年復置太祖初有漢兒司韓知古總知漢兒司事太宗入汴因晉置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初兼尚書省

樞密使太宗大同元年見樞密使李崧

知樞密使事

知樞密院事

樞密副使楊遵勗咸雍中爲樞密副使

同知樞密院事聖宗太平六年見同知樞密院事耶律迭離已

知樞密院副使事楊皙興宗重熙十二年知樞密院副使事

樞密直學士聖宗統和二年見樞密直學士郭嘏

樞密都承旨聖宗開泰九年見樞密都承旨韓紹芳

樞密副承旨楊遵勗重熙中爲樞密副承旨

吏房承旨

兵刑房承旨

戶房主事

廳房主事郎工部

中書省初名政事省太祖置官世宗天祿四年建政事省興宗重熙十二年改中書省

中書令韓延徽，太祖時爲政事令，韓知古天顯初爲中書令，會同五年又見政事令趙延壽。
大丞相太宗大同元年見大丞相趙延壽。
左丞相聖宗太平四年見左丞相張儉。
右丞相聖宗開泰元年見右丞相馬保忠。
知中書省事蕭孝友，興宗重熙十年知中書省事。
中書侍郎韓資讓，壽隆初爲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加王郁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太宗大同元年見平章事張礪。
參知政事聖宗統和十二年見參知政事邢抱朴。
堂後官太平二年見堂後官張克恭。
主事
守當官並見耶律儼建官制度。
令史耶律儼，道宗咸雍三年爲中書省令史。

中書舍人院

中書舍人室昉，景宗保寧間爲政事舍人，道宗咸雍二年見中書舍人馬鉉。

右諫院

右諫議大夫聖宗統和七年見諫議大夫馬得臣。
右補闕
右拾遺劉景，穆宗應曆初爲右拾遺。

門下省

侍中趙思忠，太宗會同中爲侍中。
常侍興宗重熙十四年見常侍韓古得。
散騎常侍馬人望，天祚乾統中爲左散騎常侍。
給事中聖宗統和二年見給事中郭嘏。
門下侍郎楊晳，清寧初爲門下侍郎。

起居舍人院

起居舍人聖宗開泰五年見起居舍人程翥。
知起居注耶律敵烈，重熙末知起居注。
起居郎杜防，開泰中爲起居郎。

左諫院

左諫議大夫
左補闕
左拾遺統和三年見左拾遺劉景。

通事舍人院

通事舍人統和七年見通事舍人李琬。

符寶司

符寶郎耶律玦，重熙初爲符寶郎。

東上閤門司太宗會同元年置。

東上閤門使韓延徽傳見東上閤門使鄭延豐。
東上閤門副使

西上閤門司

西上閤門使統和二十一年見西上閤使門丁振。
西上閤門副使

東頭承奉班

東頭承奉官韓德讓，景宗時爲東頭承奉官。

西頭承奉班

西頭承奉官

通進司

左通進
右通進耶律瑤質，景宗時爲右通進。

登聞鼓院

登聞鼓使

匭院

知匭院使。太平三年見知匭院事杜防。

誥院

誥院給事。耶律鐸軫，重熙末爲誥院給事。

尚書省。太祖置。置左右尚書。

尚書令。蕭思溫，景宗保寧初爲尚書令。

左僕射。太祖初，康默記爲左尚書。三年見左僕射韓知古。

右僕射。太宗會同元年見右僕射烈束。

左丞。武白爲尚書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右司員外郎

六部職名總目

某部

某部尚書。聖宗開泰元年見吏部尚書劉績。

某部侍郎。王觀，興宗重熙中爲兵部侍郎。李澣，穆宗朝累遷工部侍郎。

某部郎中。劉輝，道宗大安末爲禮部郎中。

某部員外郎。開泰五年見禮部員外郎王景運。

某部郎中。聖宗統和九年見虞部郎中崔祐。諸曹郎官未詳。

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

御史大夫。會同九年見御史大夫耶律解里。

御史中丞

侍御。重熙七年見南面侍御壯骨里。

殿中司

殿中。聖宗開泰元年見殿中高可恆。

殿中丞

尚舍局。見遼朝雜禮。

奉御

尚乘局奉御

尚輦局奉御

尚食局奉御

尚衣局奉御

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

翰林都林牙。興宗重熙十三年見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

南面林牙。耶律磨魯古，聖宗統和初爲南面林牙。

翰林學士承旨。趙延壽傳見翰林學士承旨張礪。

翰林學士。太宗大同元年見和凝爲翰林學士。

翰林祭酒。韓德崇，景宗保寧初爲翰林祭酒。

知制誥。室昉，太宗入汴，詔知制誥。

翰林畫院

翰林畫待詔。聖宗開泰七年見翰林畫待詔陳升。

翰林醫官。天祚保大二年見提舉翰林醫官李奭。

國史院

監修國史。聖宗統和九年見監修國史室昉。

史館學士。景宗保寧八年見史館學士。

史館修撰。劉輝，大安末爲史館修撰。

修國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國史。

宣政殿

宣政殿學士穆宗應曆元年見宣政殿學士李澣。

觀書殿

觀書殿學士王鼎壽隆初爲觀書殿學士。

昭文館

昭文館直學士楊遵勗子晦爲昭文館直學士。

崇文館

崇文館大學士韓延徽太祖時爲崇文館大學士。

乾文閣

乾文閣學士王觀道宗咸雍五年爲乾文閣學士。

宣徽院太宗會同元年置。

宣徽使

知宣徽院事馬得臣統和初知宣徽院事。

宣徽副使

同知宣徽使事

同知宣徽院事

內省

內省使聖宗太平九年初見內省使。

內省副使

內藏庫

內藏庫提點道宗清寧元年見內藏庫提點耶律烏骨。

內侍省

黃門令

內謁者

內侍省押班

內侍左廂押班

內侍右廂押班

契丹漢兒渤海內侍都知

左承宣使

右承宣使

內庫

都提點內庫

尚衣庫

尚衣庫使

湯藥局

都提點勾當湯藥內侍省官並見王繼恩趙安仁傳。

客省太宗會同元年置。

都客省興宗重熙十年見都客省回鶻重哥。

客省使會同五年見客省使耶律化哥。

左客省使蕭護思應曆初爲左客省使。

右客省使

客省副使

四方館

四方館使高勳太宗入汴爲四方館使。

四方館副使道宗咸雍五年詔四方館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引進司

引進使聖宗統和二十八年見引進使韓杞。

點簽司

同簽點簽司事興宗重熙六年見同簽點簽司事耶律圍寧。

禮信司

勾當禮信司興宗重熙七年見勾當禮信司胥欲。

禮賓使司

禮賓使大公鼎曾祖忠爲禮賓使。

寺官職名總目

某卿。興宗景福元年見崇祿卿李可封。

某少卿。耶律儼子處貞爲太常少卿。

某丞

某主簿

太常寺。有博士、贊引、太祝、奉禮郎、協律郎。

諸署職名總目

某署令

某署丞

太樂署

鼓吹署

法物庫。遼朝雜禮有法物庫所掌圖籍。

法物庫使

法物庫副使

崇祿寺。本光祿寺，太宗諱改。

衛尉寺

宗正寺。職在大惕隱司。

太僕寺。有乘黃署。

大理寺。有提點大理寺，有大理正。聖宗統和十二年置。

鴻臚寺

司農寺

諸監職名總目

某太監。興宗景福元年見少府監馬憚。

某少監。興宗重熙十七年見將作少監王企。

某監丞

某監主簿

秘書監。有秘書郎、秘書郎正字。

著作局

著作郎

著作佐郎。楊皙聖宗統和十一年爲著作佐郎。

校書郎。楊佶統和中爲校書郎。

正字。開泰元年見正字李萬。

司天監。有太史令、司曆、靈臺郎、挈壺正、五官正、丞、主簿、五官靈臺郎、保章正。

司曆、監候、挈壺正、司辰、刻漏博士、典鐘、典鼓。

國子監。上京國子監，太祖置。

祭酒

司業

監丞

主簿

國子學

博士。武白爲上京國子博士。

助教

太府監

少府監

將作監

都水監

已上文官

諸衞職名總目

各衞

大將軍。聖宗開泰七年見皇子宗簡右衞大將軍。

上將軍。王繼忠統和二十二年加左武衞上將軍。

將軍。聖宗太平四年見千牛衞將軍蕭順。

折衝都尉
果毅都尉
親衛
勳衛
翊衛
左右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龍虎軍
左右神武軍
左右神策軍
左右神威軍
已上武官
東宮三師府。凡東宮官多見遼朝雜禮。
太子太師。太宗大同元年見太子太師李崧。
太子太傅。世宗天祿五年見太子太傅趙瑩。
太子太保。大同元年見太子太保趙瑩。
太子少師。聖宗太平十一年見太子少師蕭從順。
太子少傅。耶律合里重熙中為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大同元年見太子少保馮玉。

太子賓客院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院
太子詹事
少詹事
詹事丞
詹事主簿
太子司直司
太子司直
左春坊
太子左庶子
太子中允。聖宗太平五年見太子中允馮若谷。
太子司議郎
太子左諭德
太子左贊善大夫
文學館
崇文館學士
崇文館直學士
太子校書郎。聖宗太平五年見太子校書郎韓欒。
司經局
太子洗馬。劉輝大安末為太子洗馬。
太子文學
太子校書郎。聖宗太平五年見太子校書郎張昱。
太子正字
典設局
典設郎

宮門局
宮門郎
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右諭德
右贊善大夫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家令寺
太子家令
丞
主簿
太子率更寺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太子僕寺
太子僕
丞
主簿
太子率府職名總目
某率。興宗重熙十四年見率府率習羅。
太子左右衛率府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
太子左右淸道率府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
太子左右內率府
已上東宮官
王傅府
王傅。蕭惟信。重熙十五年爲燕趙王傅
親王內史府
內史。道宗太康三年見內史吳家奴。
長史
參軍
諸王文學館
諸王教授。姚景行。重熙中爲燕趙國王教授
諸王伴讀。聖宗太平八年。長沙郡王宗允等奏選諸王伴讀。
已上諸王府官
南面宮官
漢兒行宮都部署院。亦曰南面行宮都部署司。聖宗開泰九年改左僕射
漢兒行宮都部署。開泰七年見漢兒行宮都部署石用中
漢兒行宮副部署。興宗重熙十五年見漢兒行宮副部署耶律敵烈。
知南面諸行宮副部署。重熙十年見知南面諸行宮副部署耶律褭里。
同知漢兒行宮都部署事。道宗太康三年見同知漢兒行宮都部署事蕭撻不也。
同僉部署司事。耶律儼。太康中爲同簽部署司事。
都部署判官。耶律儼。咸雍中爲都部署判官。
十二宮南面行宮都部署司職名總目
某宮漢人行宮都部署
某宮南面副都部署
某宮同知漢人都部署

弘義宮
永興宮
積慶宮
長寧宮
延昌宮
彰愍宮
崇德宮
興聖宮
延慶宮
太和宮
永昌宮
敦睦宮

遼史卷四十七

遼史卷四十七考證

百官志三南面○臣長發按遼志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

遼史卷四十七考證

遼史卷四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七下

百官志四

南面京官

遼有五京。上京爲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餘四京隨宜設官，爲制不一。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五京並置者，列陳之；特置者，分列于後。

三京宰相府職名總目

左相

右相

左平章政事

右平章政事

東京宰相府。聖宗統和元年，詔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

中京宰相府

南京宰相府

諸京內省客省職名總目

某京某省使

某京某省副使。耶律蒲奴，開泰末爲上京內客省副使。

上京內省司

東京內省司。地理志：東京大內不置宮嬪，唯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

五京諸使職名總目

某京某使。王棠，重熙中爲上京鹽鐵使。

知某京某使事。張孝傑，清寧間知戶部使事。

某京某副使。劉伸，重熙中爲三司副使。

同知某京某使事。道宗太康三年見撻不也同知度支使事。

某京某判官。聖宗太平九年見戶部使判官。

上京鹽鐵使司

東京戶部使司

中京度支使司

南京三司使司

南京轉運使司。亦曰燕京轉運使司。

西京計司

五京留守司兼府尹職名總目

某京留守行某府尹事。聖宗統和元年見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吳王稍。

某京副留守。天祚天慶六年見東京副留守高清臣。

知某京留守事。蕭惠，開泰二年知東京留守事。

某府少尹。聖宗太平四年見臨潢少尹鄭弘節。

同知某京留守事。太平八年見中京同知耶律野。

同簽某京留守事。蕭撒猁，太平六年同簽南京留守事。

某京留守判官。室昉，天祿中爲南京留守判官。

某京留守推官。聖宗開泰元年見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

上京留守司

東京留守司

中京留守司。太宗大同元年，命趙延壽爲中京留守，治鎮州。聖宗統和十二年，命室昉爲中京留守，治大定府。

南京留守司。太宗天顯三年，升東平郡爲南京，治遼陽。十三年，以幽州爲南京，治析津。聖宗開泰元年，改幽都府爲析津府。

西京留守司

五京都總管府職名總目

某京都總管知某府事

同知某府事。聖宗太平五年見同知中京事蕭堯袞。

上京都總管府

東京都總管府

中京都總管府

南京都總管府

西京都總管府

五京都虞候司職名總目

都虞候

上京都虞候司

東京都虞候司

南京都虞候司

西京都虞候司

中京都虞候司

五京警巡院職名總目

某京警巡使

某京警巡副使

上京警巡院

東京警巡院

中京警巡院

南京警巡院

西京警巡院

五京處置使司職名總目

某京處置使

上京處置司

東京處置司

中京處置司

西京處置司

南京處置司

五京學職名總目。道宗清寧五年，詔設學養士，頒經及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博士

助教

上京學。上京別有國子監，見朝官。

東京學

中京學。中京別有國子監，與朝官同。

南京學。亦曰南京太學。太宗置。聖宗統和十三年，賜水磑莊一區。

西京學

已上五京官

上京城隍使司。亦曰上京皇城使。

上京城隍使韓德讓。景宗時為上京城隍使。

東京渤海承奉官。聖宗開泰八年，耶律八哥奏渤海承奉班宜設官以統之，因置。

渤海承奉都知押班

遼陽大都督府。太宗會同二年置。

遼陽大都督。會同二年，都督曷魯泊等關防遼陽東都。

東京安撫使司

東京安撫使

東京軍巡院。地理志：東京有歸化營軍千餘人，籍河朔亡命，於此置軍巡院。

東京軍巡使

中京文思院

中京文思使。馬人望父佺，為中京文思使。

中京路按問使司

中京路按問使。耶律和尚，重熙二十四年為中京路按問使。

中京巡邏使司

中京巡邏使。耶律古昱開泰間爲中京巡邏使。

中京大內都部署司

中京大內都部署。聖宗開泰元年見中京大內都部署。

中京大內副部署

南京宣徽院

南京宣徽使。道宗壽隆元年見宣徽使耶律特末。

知南京宣徽院使事

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宣徽副使

同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處置使司。聖宗開泰元年見秦王隆慶爲燕京管內處置使。

燕京管內處置使

南京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蕭討古乾亨初爲南京侍衞親軍都指揮使。

南京馬步副指揮使

南京侍衞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馬軍都指揮使

南京馬軍副指揮使

南京侍衞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

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南京步軍副指揮使

南京栗園司

典南京栗園

雲州宣諭招撫使司

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二員。統和四年見韓毗哥、邢抱質爲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

南面大蕃府官

黃龍府

知黃龍府事。興宗重熙十三年見知黃龍府事耶律甌里斯。

同知黃龍府事

黃龍府判官

黃龍府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黃龍府侍衞親軍都指揮使

黃龍府侍衞親軍副指揮使

黃龍府侍衞馬軍都指揮使

黃龍府侍衞步軍都指揮使

黃龍府侍衞馬軍副指揮使

黃龍府侍衞步軍副指揮使

黃龍府學

博士

助教

興中府

知興中府事。咸雍元年知興中府事楊績。

同知興中府事

興中府判官

興中府學

博士

助教

南面方州官

遼東西燕秦漢唐已置郡縣設官職矣。高麗渤海因之。至遼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爲畿甸。二百餘年，城郭相望，田野益闢。冠以節度，承以觀察防禦團練等

使。分以刺史縣令。大略採用唐制。其閒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築城賜額。謂之頭下州軍。唯節度使朝廷命之。後往往皆歸王府。不能州者謂之軍。不能縣者謂之城。不能城者謂之堡。其設官則未詳云。

節度使職名總目

某州某軍節度使

某州某軍節度副使

同知節度使事。耶律玦重熙中同知遼興軍節度使事。

行軍司馬

軍事判官

掌書記。劉伸重熙五年爲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

衙官

某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

副指揮使

某馬軍指揮使司

指揮使

副指揮使

某步軍指揮使司

指揮使

副指揮使

上京道

懷州奉陵軍節度使司

慶州玄寧軍節度使司

泰州德昌軍節度使司

長春州韶陽軍節度使司

儀坤州啓聖軍節度使司

龍化州興國軍節度使司

饒州匡義軍節度使司

徽州宣德軍節度使司

成州長慶軍節度使司

懿州廣順軍節度使司

渭州高陽軍節度使司

鎮州建安軍節度使司

東京道

開州鎮國軍節度使司

保州宣義軍節度使司

辰州奉國軍節度使司

興州中興軍節度使司

海州南海軍節度使司

淥州鴨淥軍節度使司

顯州奉先軍節度使司

乾州廣德軍節度使司

貴德州寧遠軍節度使司

瀋州昭德軍節度使司

遼州始平軍節度使司

通州安遠軍節度使司

雙州保安軍節度使司

同州鎮安軍節度使司

咸州安東軍節度使司

信州彰聖軍節度使司

賓州懷化軍節度使司

藝州寧昌軍節度使司

蘇州安復軍節度使司
復州懷德軍節度使司
祥州瑞聖軍節度使司
中京道
成州興府軍節度使司
興中府彰武軍節度使司
宜州崇義軍節度使司
錦州臨海軍節度使司
川州長寧軍節度使司
建州保靜軍節度使司
來州歸德軍節度使司
南京道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司
平州遼興軍節度使司
西京道
雲中大同軍節度使司
雲內州開遠軍節度使司
奉聖州武定軍節度使司
蔚州忠順軍節度使司
應州彰國軍節度使司
朔州順義軍節度使司
觀察使職名總目
某州軍觀察使
某州軍觀察副使
某州軍觀察判官。王鼎，清寧五年爲易州觀察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中京道
高州觀察使司
武安州觀察使司
利州觀察使司
東京道
益州觀察使司
寧州觀察使司
歸州觀察使司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使司
上京道
永州永昌軍觀察使司
靜州觀察使司
團練使司職名總目
某州團練使
某州團練副使
某州團練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東京道
安州團練使
防禦使司職名總目
某州防禦使
某州防禦副使

某州防禦判官

州學

博士

助教

東京道

廣州防禦使司

鎮海府防禦使司

冀州防禦使司

衍州安廣軍防禦使司

州刺史職名總目

某州刺史

某州同知州事。耶律獨攧，重熙中同知金肅軍事。

某州錄事參軍。世宗天祿五年，詔州錄事參軍委政事省差注。

州學

博士

助教

上京道五州：烏、降聖、維、防、招。

東京道三十七州：穆、賀、盧、鐵、崇、耀、嬪、遼西、康、宗、海、北、巖、集、祺、遂、韓、銀、安遠、威、清、雍、湖、渤、鄚、銅、涑、率、賓、定、理、鐵利、吉、麓、荊、勝、順化、連、肅、烏。

中京道十三州：恩、惠、榆、澤、北安、潭、松山、安德、黔、嚴、隰、遷、潤。

南京道八州：順、檀、涿、易、薊、景、灤、營。

西京道八州：弘、德、寧、邊、歸化、可汗、儒、武、東勝。

縣職名總目

某縣令

某縣丞

某縣主簿。世宗天祿五年，詔縣主簿政事省差注。

某縣尉

縣學。太公鼎爲良鄉縣尹，建孔子廟。

博士

助教

五京諸州屬縣，見地理志。縣有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等役。有破產不能給者，良民患之。馬人望設法使民出錢免役，官自募人，倉司給使以公使充。人以爲便。

南面分司官

平理庶獄採摭民隱。漢唐以來實主以爲恤民之令典，官不常設，有詔則選材望官爲之。

分決諸道滯獄使。聖宗統和九年，命邢抱朴等五員；又命馬守璘等三員分決諸道滯獄。

按察諸道刑獄使。開泰五年，遣劉涇等分路按察刑獄。

採訪使。太宗會同二年，命于骨鄰爲採訪使。

南面財賦官

遼國以畜牧田漁爲稼穡，財賦之官，初甚簡易。自涅里教耕織，而後鹽鐵諸利日以滋殖，既得燕代，益富饒矣。

諸錢帛司職名總目

某州錢帛都點檢。大公鼎爲長春州錢帛都提點。

長春路錢帛司。興宗重熙二十二年置。

遼西路錢帛司

平州路錢帛司

轉運司職名總目

某轉運使

某轉運副使

同知某轉運使

某轉運判官

山西路都轉運使司。楊晳，興宗重熙二十年爲山西轉運使。

奉聖州轉運使司。聖宗開泰三年置。

蔚州轉運使司

應州轉運使司

朔州轉運使司

保州轉運使司。已上並開泰三年置。

西山轉運使司。聖宗太平三年見西山轉運使郎玄化。

南面軍官

傳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遼自太祖以來，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則就用之。東北二鄙以農，以工，有事則從軍政，計之審者也。

點檢司職名總目

某都點檢。穆宗十三年見殿前都點檢耶律夷刺葛。

某副點檢。聖宗太平六年見副點檢耶律野。

同知某都點檢。道宗清寧九年見同知點檢司事耶律撻不也。

點檢司

殿前都點檢司

點檢侍衛親軍馬步司

諸指揮使司職名總目

某軍都指揮使。聖宗統和二年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倬。

某軍副指揮使

某軍都監

某軍都指揮使司

某軍副指揮使司

並同前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

侍衛控鶴兵馬都指揮使司

侍衛漢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司

歸聖軍兵馬都指揮使司。聖宗統和五年，以宋降軍置七指揮，署左右廂，凡四十二員。七年，隸總管府。

歸聖軍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歸聖軍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一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一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二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二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三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三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四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四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五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五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六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六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七左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第七右廂兵馬都指揮使司

宣力軍都指揮使司

四捷軍都指揮使司

天聖軍都指揮使司

漢軍都指揮使司

諸軍都團練使職名總目

某軍都團練使。趙思温。太祖神冊二年爲漢軍都團練使。

某軍團練副使

某軍團練判官

漢軍都團練使司

諸軍兵馬都總管府職名總目

某兵馬都總管。聖宗太平四年見兵馬都總管。

某兵馬副總管

同知某兵馬事

某兵馬判官

兵馬都總管府

歸聖軍兵馬都總管府

南面邊防官

三皇五帝寬柔之化。漂及漢唐。好生惡殺。習與性成。雖五代極亂。習於戰闘者才幾人耳。宋以文勝。然遼之邊防猶重於南面。直以其地大民衆故耳。卒之親仁善鄰。桴鼓不鳴幾二百年。此遼之所以爲美也歟。

易州飛狐招安使。聖宗統和二十三年改安撫使司。

易州飛狐兵馬司。道宗咸雍四年改易州安撫司。

易州飛狐招撫司

西南面招安使司。耶律合住。景宗保寧初爲西南面招安使。

巡檢使司。耶律合住。景宗保寧中爲巡檢使。

五州都總管府。耶律速撒。穆宗應曆初爲義覇祥順聖五州都總管。

山後五州都管司。聖宗統和四年見蒲奴寧爲山後五州都管。

五州制置使司。聖宗開泰九年見覇建宜泉錦五州制置使。

三州處置使司。韓德樞。太宗時爲平灤營三州處置使。

覇州處置使司。統和二十七年廢。

遼史卷四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八

禮志一

理自天設情繇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對梁顥是生郊禘蹇簣燔黍是生燕饗蒿桎瓦棺是生喪葬儷皮纚布是生婚冠皇遼帝秩三王彌文一質一董本于忠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通其意執理者膠瑟聚訟不適人情徇情者稗粺綿蕝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尙質之風遼肇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悃忱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椎輪五禮何以異玆太宗克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別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爲加詳存其略著于篇

吉儀

祭山儀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東鄉中立君樹前植群樹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爲神門皇帝皇后至夷离畢具禮儀牲用赭白馬玄牛赤白羊皆牡僕臣曰旗鼓拽剌殺牲體割懸之君樹太巫以酒酹牲禮官曰敵烈麻都奏儀辦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絳帶懸魚三山絳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靴皇后御絳袜絡縫紅袍懸玉佩雙結帕絡縫烏靴皇帝皇后御鞍馬群臣在南命婦在北服從各部旗幟之色以從皇帝皇后至君樹前下馬升南壇御榻坐群臣命婦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訖復位皇帝皇后詣天神地祇位致奠閤門使讀祝訖復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隱以次致奠于君樹徧及群樹樂作群臣命婦退皇帝率孟父仲父季父之族三匝神門樹餘族七匝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上香再拜如初皇帝皇后升壇御龍文方茵坐再聲警詣祭東所群臣命婦從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隱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舉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婦右持酒左持肉各一器少後立一奠命惕隱東向擲之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復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餅餌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祇位執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訖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皇后一拜飲福受胙復位坐在位者以次飲皇帝皇后率群臣復班位再拜聲蹕一拜退

太祖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爲家神於拜山儀過樹之後增詣菩薩堂儀一節然後拜神非胡剌可汗之故也興宗先有事于菩薩堂及木葉山遼河神然後行拜山儀冠服節文多所變更後因以爲常神主樹木懸牲告辦班位奠祝致嘏飲福往往暗合于禮天理人情放諸四海而準信矣夫興宗更制不能正以經術無以大過於昔故不載

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質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稗薦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方畢子弟射柳皇族國舅群臣與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則賜敵烈麻都馬四疋衣四襲否則以水沃之

道宗清寧元年皇帝射柳訖詣風師壇再拜

柴冊儀擇吉日前期置柴冊殿及壇壇之制厚積薪以木爲三級壇置其上席百尺氈龍文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儀畢八部之叟前導後扈左右扶翼皇帝冊殿之東北隅拜日畢乘馬選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馳仆御者從者以氈覆之皇帝詣高阜地大臣諸部帥列儀仗遙望以拜皇帝遣使勑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當選賢者冲人不德何以爲謀群臣對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咸願盡心敢有他圖皇帝令曰必從汝等所願我將信明賞罰爾有功陛而任之爾有罪黜而棄之若聽朕命則當謨之僉曰唯帝命是從皇帝于所識之地封土石以誌之遂行拜

先帝御容。宴饗羣臣。翼日。皇帝出冊殿。護衛太保扶翼升壇。奉七廟神主置
龍文方茵。北南府宰相率羣臣圜立。各舉氈邊。贊祝訖。樞密使奉玉寶玉冊
入。有司讀冊訖。樞密使稱尊號以進。羣臣三稱萬歲。皆拜。宰相北南院大王。
諸部帥進赭白羊各一羣。皇帝更衣。拜諸帝御容。遂宴羣臣。賜賚各有差。

拜日儀。皇帝升露臺。設褥。向日再拜。上香。門使通閤使或副。應拜臣僚殿左右
階陪位。再拜。皇帝昇坐。奏牓訖。北班起居畢。時相已下通名再拜。不出班奏
聖躬萬福。又再拜。各祗候。宣徽已下橫班同。諸司。閤門。北面先奏事。餘同。教
坊與臣僚同。

告廟儀。至日。臣僚昧爽朝服。詣太祖廟。次引臣僚。合班。先見御容。再拜畢。引班
首左上至褥位。再拜。贊上香。揖欄內上香畢。復褥位。再拜。各祗候。立定。左右
舉告廟祝版於御容前跪捧。中書舍人俛跪讀訖。俛興。退。引班首左下。復位。
又再拜。分引上殿。次第進酒。三分班引出。

謁廟儀。至日昧爽。南北臣僚各具朝服。赴廟。車駕至。臣僚於門外依位序立。望
駕鞠躬。班首不出班。奏聖躬萬福。舍人贊各祗候畢。皇帝降車。分引南北臣
僚左右入。至丹墀褥位。合班定。皇帝升露臺褥位。宣徽贊皇帝再拜。殿上下
臣僚陪位皆再拜。上香畢。退。復位。再拜。分引臣僚左右上殿位立。進御容酒。
依常禮。若卽退。再拜。舍人贊好去。引退。禮畢。

告廟謁廟。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禮。自太宗始也。其後正
旦。皇帝生辰。諸節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車駕行幸。亦嘗遣使行禮。凡瑟瑟。
柴冊。再生。納后。則親行之。凡柴冊。親征。則告。幸諸京。則謁。四時有薦新。

孟冬朔拜陵儀。有司設酒饌于山陵。皇帝皇后駕至。敵烈麻都奏儀辦。閤門使
贊皇帝皇后詣位四拜訖。巫贊祝燔胙及時服。酹酒薦牲。大臣命婦以次燔
胙。四拜。皇帝皇后率羣臣命婦循諸陵各三匝。還宮。翼日。羣臣入謝。

爇節儀。皇帝卽位。凡征伐叛國俘掠人民。或臣下進獻人口。或犯罪沒官戶。皇
帝親覽閲田。建州縣以居之。設官治其事。及帝崩。所置人戶府庫錢粟。穹廬
中置小氈殿。帝及后妃皆鑄金像納焉。節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廬之前。
又築土爲臺。高丈餘。置大盤于上。祭酒食撒於其中。焚之。國俗謂之爇節。

歲除儀。初夕。勅使及夷离畢率執事郎君至殿前。以鹽及羊膏置爐中燎之。巫
及大巫以次贊祝火神訖。閤門使贊皇帝面火再拜。

初。皇帝皆親拜。至道宗。始命夷离畢拜之。

遼史卷四十九

遼史卷五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九

禮志二

凶儀

喪葬儀聖宗崩興宗哭臨于菆塗殿大行之夕四鼓終皇帝率羣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門就轀輬車藉以素裀巫者祓除之詰旦發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圖畫馬駝儀衞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畢上哀冊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東向再拜天地乾乘馬率送葬者過神門之木乃下東向又再拜翼日詰旦率羣臣命婦詣山陵行初奠之禮升御容殿受遺賜又翼日再奠如初興宗崩道宗親擇地以葬道宗崩菆塗于遊仙殿有司奉喪服天祚皇帝問禮于總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斬衰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服如之餘官及承應人皆白枲衣巾以入哭臨惕隱三父房南府宰相遙輦常袞九奚首郎君夷离畢國舅詳穩十閘撒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薦奠進鞍馬衣襲犀玉帶等物表列其數讀訖焚表諸國所賻器服親王諸京留守奠祭進賻物亦如之先帝小斂前一日皇帝喪服上香奠酒哭臨其夜北院樞密使契丹行宮都部署入小斂翼日遣北院樞密副使林牙以所賻器服置之幽宮靈柩升車親王推之至食羖之次盡遼國舊俗於此刑羖羊以祭皇族外戚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靈柩降車就轝皇帝免喪服步引至長福岡是夕皇帝入陵寢授遺物于皇族外戚及諸大臣乃出命以先帝寢幄遷於陵前神門之木帝不親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命婦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辭陵而還

上諡冊儀先一日於菆塗殿西廊設御幄幷臣僚幕次大樂令展宮縣於殿庭協律郎設舉麾位至日北南面臣僚朝服昧爽赴菆塗殿先置冊寶案于西廊下閤使引皇帝至御幄服冕衣皂帶臣僚班齊分班引入攀殿合班立定引冊案上殿至褥位寶案次之設於西階閤使引皇帝自西階升殿初行樂作至位立樂止宣徽使揖皇帝鞠躬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翰林使執臺琖以進皇帝再拜引至神座前跪奠三樂作進奠訖復位樂止又再拜陪位者皆再拜引皇帝于神座前北面立捧冊函者去蓋進前跪冊案退置殿西壁下引讀冊者進前俛伏跪自通全銜臣讀謚冊讀訖俛伏興復位捧冊函者置于案上捧寶函者進前跪讀寶官通銜跪讀訖引皇帝至褥位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禮畢引皇帝歸御幄初行樂作至御幄樂止引臣僚分班出若皇太后奠酒依常儀

忌辰儀先一日奏忌辰榜子預寫名紙大紙一幅用陰面後第三行書文武百僚宰臣某以下謹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至日應拜大小臣僚並皂衣皂鞓帶四鼓至時於幕次前在京於僧寺班齊依位望闕敘立直日舍人跪右執名紙在前班首以下皆再拜引退名紙於宣徽使面付內侍奏聞

宋使祭奠弔慰儀太皇太后至菆塗殿服喪服太后於北閤南面垂簾坐皇帝於南閤北面坐宋使至幕次宣賜素服皂帶更衣訖引南北臣僚入班立定可矮墩以下並上殿依位立先引祭奠使副捧祭文南洞門入殿上下臣僚並舉哀至丹墀立定西上閤門使自南階下受祭文上殿啓封置於香案哭止祭奠禮物列殿前引使副南階上殿至褥位立揖再拜引大使近前上香退再拜大使近前跪捧臺琖進奠酒三教坊奏樂退再拜揖中書二舍人跪捧祭文引大使近前俛伏跪讀訖舉哀引使副下殿立定哭止禮物擔牀出畢引使副近南面北立勾弔慰使副南洞門入四使同見大行皇帝靈再拜引出歸幕次皇太后別殿坐服喪服先引北南面臣僚並於殿上下依位立弔慰使副捧書匣右入當殿立閤門使右下殿受書匣上殿奏封全開讀訖引使副南階上殿傳達弔慰訖退下殿立引禮物擔牀過畢引使副近南北面立勾祭奠使副入四使同見鞠躬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又再拜立定宣徽傳聖旨撫問就位謝再拜引出歸幕次皇帝御南

殿服喪服使副入見如見皇太后儀加謝遠接撫問湯藥再拜次宣賜使副并從人祭奠使副別賜讀祭文例物即日就館賜宴高麗夏國奉弔進賻等使禮略如之道宗崩天祚皇帝問禮于耶律固宋國遣使弔及致祭歸賵皇帝喪服御游仙之北別殿使入門皇帝哭使者詣柩前上香讀祭文訖又哭有司讀遺詔慟哭使者出少頃復入陳賻賵于柩前皇帝入臨哭退更衣御游仙殿南之幄殿使者入見且辭勅有司賜宴於館

宋使告哀儀皇帝素冠服臣僚皂袍鞓帶宋使奉書右入丹墀內立西上閤門使右階下殿受書匣上殿欄內鞠躬奏封全開封於殿西案授宰相讀訖皇帝舉哀舍人引使者右階上欄內俛跪附奏起居訖俛興立皇帝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使者跪奏來時皇帝聖躬萬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階下殿於丹墀西面東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祇候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再拜又出班謝遠接撫問湯藥再拜贊祗候引出就幕次宣賜衣物引從人入通名拜奏聖躬萬福出就幕賜衣如使者之儀又引使者入面殿鞠躬贊謝恩再贊有勅賜宴再拜贊祗候出就幕次宴引從人謝恩拜勅賜宴皆如初宴畢歸館

宋使進遺留禮物儀百官昧爽朝服殿前班立宋遺留使告登位使副入內門館伴副使引謝登位使就幕次坐館伴大使與遺留使副奉書入至西上閤門外氈位立閤使受書匣置殿西階下案引進使引遺留物於西上閤門入即於廊下橫門出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畢引宰臣押文武班起居引中書令西階上殿奏宋使見牓子契丹臣僚起居控鶴官起居遺留使副西上閤門入面殿立舍人引使副西階上殿附奏起居訖引西階下殿於丹墀東西面鞠躬通名奏聖躬萬福如告哀使之儀謝面天顏謝遠接撫問湯藥引遺留使從人見亦如之次引告登位使副奉書匣於東上閤門入面殿立閤使東階下殿受書匣中書令讀訖舍人引使副東階上殿附奏起居引下殿南面立告登位禮物入即於廊下橫門出退西面鞠躬附奏起居謝面天顏遠接等皆如遺留使之儀宣賜遺留登位兩使副併從人衣物如告哀使應坐臣僚皆上殿就位立分引兩使副等於兩廊立皇帝問使副衘步不易丹墀內五拜各引上殿祗候位立大臣進酒皇帝飲酒契丹通漢人贊殿上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酒殽茶饍饅頭畢從人出水飯畢臣僚皆起契丹通漢人贊皆再拜稱萬歲各祗候獨引宋使副下殿謝五拜引出控鶴官門外祗候報閤門無事供奉官捲班出

高麗夏國告終儀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墩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辭再拜敘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

遼史卷五十

遼史卷五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十
禮志三
軍儀
皇帝親征儀常以秋冬應敵制變或無時將出師必先告廟乃立三神主祭之
曰先帝曰道路曰軍旅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即所
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冑祭諸先帝宮廟乃閱兵將行牝牡麃各一爲禳祭
將臨敵結馬尾祈拜天地而後入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師以所
獲牡馬牛各一祭天地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一諜者植柱縛其上於所向之
方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
臘儀臘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詔司獵官選獵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
設圍命獵夫張左右翼司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升舉敵烈麻都以酒二尊
盤飧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圍中皇太
子親王率羣官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兔羣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
中食之次親王大臣各進所獲及酒酣賜羣臣飲還宮應曆元年冬漢遣使
來賀自是遼以爲常儀統和中罷之
出軍儀制見兵志
禮志四
賓儀
常朝起居儀昧爽臣僚朝服入朝各依幕次內侍奏班齊先引京官班於三門
外當直舍人放起居再拜各祗候次依兩府以下文武官於丹墀內面殿立
竪班諸司并供奉官於東西道外相向立定當直閤使副贊放起居再拜各
祗候退還幕次公服帝升殿坐兩府并京官丹墀內舉喏各祗候教坊司同
北班起居畢奏事
燕京嘉寧殿西京同文殿朝服幞頭袍笏公服紫衫幘
正座儀皇帝升殿坐贊舉絶契丹漢人殿前班畢各依位侍立次教坊班畢捲
退京官班入拜畢揖於右橫街西依位班立次武班入拜畢依位立文班入
拜畢依位立北班入起居畢於左橫街東序班立次兩府班入鞠躬通宰臣
某官已下起居拜畢引上殿奏事
已上六班起居並七拜內有不帶節度使班首止通名亦七拜捲班與常
朝同宣院有旨入文班留守司三司統軍司制置司謂之京官都部署司
宮使副宮使都承以下令史北面主事以下隨駕諸司爲武官館閣大理
寺堂後以下御史臺隨駕閑員令史司天臺翰林醫官院爲文官
天慶二年冬教坊並服袍
臣僚接見儀皇帝御座奏見榜子畢臣僚左入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官以
下祗候見引面殿鞠躬起居凡七拜引班首出班謝面天顏復位舞蹈五拜
鞠躬宣答問制再拜宣乾謝宣諭五拜各祗候畢可矮墩以上引近前問聖
躬萬福傳宣問跋涉不易鞠躬引班舍人贊各祗候畢引右上准備宣問其
餘臣僚並於右侍立
宣答云卿等久居鄉邑來奉乘輿時屬霜寒或云炎蒸諒多勞止卿各平
安好想宜知悉
問聖體儀皇帝行幸車駕至捺鉢坐御帳臣僚公服問聖躬萬福贊再拜各祗
候奏事宣徽以下常服教坊與臣僚同
保大元年夏特旨通名再拜不稱宰臣
車駕還京儀前期一日宣徽以下橫班諸司閤門並公服於宿帳祗候至日詰
旦皇帝乘玉輅閤門宣諭軍民乾導駕時相以下進至內門閤副勘箭畢通
事舍人鞠躬奏臣宣放仗禮畢
勘箭儀皇帝乘玉輅至內門北南臣僚於輅前對班立勘箭官執雌箭門中立
東上閤門使詣車前執雄箭在車左立勾勘箭官進勘箭官揖進至車約五
部面車立閤使宣受箭行勘勘箭官拜跪受箭舉手勘訖鞠躬奏內外勘同
閤使宣准勘行勘勘箭官平立退至門中舊位立當賀執箭贊軍將門仗官

近前門仗官應聲開門舉聲兩邊齊出並列左右立勘箭官舉右手贊呈箭次贊內出喚仗御箭一隻准勅付左金吾仗行勘贊合不合應合合合贊同不同應同同同訖勘箭官再進依位立鞠躬自通全銜臣某對御勘箭同退門中立贊其箭謹付閤門使進入事畢其箭授閤使轉付宣徽

宋使見皇太后儀宋使賀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臣僚班齊皇太后御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畢捲班次契丹臣僚班起居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退於東面侍立漢人臣僚東洞門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以下起居凡七拜畢贊各祗候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中書令大王西階上殿奏宋使并從人牓子訖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退於西面侍立次引宋使副六人於東洞門入丹墀內面殿齊立閤使自東階下受書匣使人捧書匣者皆跪閤使搢笏立受書匣自東階上殿欄內鞠躬奏封全訖授樞密開封宰臣對皇太后讀訖引使副六人東階上殿欄內立使者揖生辰節大使少前使者俛伏跪附起居訖起復位立次引賀皇太后正旦大使附起居如前儀皇太后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舍人揖生辰大使并皇太后正旦大使少前皆跪唯生辰大使奏來時聖躬萬福皆俛伏興引東階下殿丹墀內面殿齊立引進使引禮物於西洞門入殿前置擔床控鶴官起居四拜擔床於東便門出畢揖使副退於東方西面皆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見舞蹈五拜畢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揖班首出班謝面天顏訖復位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引各使副西階上殿就位勾從人兩洞門入面殿鞠躬通名贊拜起居四拜畢贊各祗候分班引兩洞門出若宣問使副跋涉不易引西階下殿丹墀內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引西階上殿就位立契丹舍人漢人閤使齊贊拜應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湯行茶供過人出殿門揖臣僚并使副起鞠躬契丹舍人漢人閤使齊贊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先引宋使副西階下殿西洞門出次揖臣僚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太后起

宋使見皇帝儀宋使賀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奏班齊聲警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畢捲班出契丹臣僚班起居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並退於北面侍立次引漢人臣僚北洞門入面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官某以下起居皆七拜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引首相南階上殿奏宋使并從人牓子就位立臣僚並退於南面侍立教坊入起居畢引南使副北洞門入丹墀內面殿立閤使北階下殿受書匣使人捧書匣者跪閤使搢笏立受於北階上殿欄內鞠躬奏封全訖授樞密開封宰相對皇帝讀訖舍人引使副北階上殿欄內立揖生辰大使少前俛伏跪附起居俛伏興復位立大使俛伏跪奏訖俛伏興退引北階下殿揖使副北方南面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見起居七拜畢揖班首出班謝面天顏舞蹈五拜畢出班謝遠接御筵撫問湯藥舞蹈五拜畢贊各祗候引出歸幕次閤使傳宣賜對衣金帶勾從人以下入見舍人贊班首姓名以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贊再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出舍人傳宣賜衣使副并從人服賜衣畢舍人引使副入丹墀內面殿鞠躬舍人贊謝恩拜舞蹈五拜畢贊上殿祗候引使副南階上殿就位立勾從人入贊謝恩拜稱萬歲贊有勅賜宴再拜稱萬歲贊各祗候承受官引北廊下立御床入大臣進酒皇帝飲酒契丹舍人漢人閤使齊贊拜應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卒飲贊拜應坐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酒親王使相使副共樂曲若宣令飲盡並起立飲訖放琖就位謝贊拜並隨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行方茵地坐臣僚等官酒若宣令飲盡贊謝如初殿上酒一行畢贊廊下從人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若傳宣令飲盡並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殿上酒三行行茶行殽行膳酒五行候曲終揖廊下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出曲破臣僚并使副並起鞠躬贊拜應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使副南階下殿丹墀內舞蹈五拜畢贊各祗候引出次引衆臣僚下殿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帝起聲蹕

曲宴宋使儀昧爽臣僚入朝宋使至幕次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皆如初見之儀宋使副綴翰林學士班東洞門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

百僚臣某以下起居七拜謝宣召赴宴致詞訖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僚使副及方茵朵殿應坐臣僚並於西階上殿就位立其餘不應坐臣僚並於西洞門出勾從人入起居謝賜宴兩廊立如初見之儀二人監琖教坊再拜贊各上殿祗候御牀入大臣進酒舍人閤使贊拜行酒皆如初見之儀次行方茵朵殿臣僚酒傳宣飲盡如常儀殿上酒一行畢兩廊從人行酒如初殿上行餅茶畢教坊致語揖臣僚使副并廊下從人皆起立候口號絕揖臣僚等皆鞠躬贊拜殿上應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贊廊下從人拜亦如之歇宴揖臣僚起立御牀出皇帝起入閤引臣僚東西階下殿還幕次內賜花承受官引從人出賜花亦如之簪花畢引從人復兩廊位立次引臣僚使副兩洞門入復殿上位立皇帝出閤復坐御牀入揖應坐臣僚使副及侍立臣僚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贊兩廊從人亦如之行單茶行酒行膳行果殿上酒九行使相樂曲畢絕揖兩廊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好去承受引出曲破殿上臣僚使副皆起立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臣僚使副東西階下殿契丹班謝宴出漢人并使副班謝宴舞蹈五拜畢贊各好去引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帝起

賀生辰正旦宋使朝辭太后儀皇太后升殿坐殿前契丹文武起居上殿畢宰臣奏宋使副從人朝辭牓子畢就位立舍人引使副北洞門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辭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戀闕致詞訖又再拜贊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南階上殿就位立引從人贊姓名再拜奏聖躬萬福再拜稱萬歲贊各好去引出殿上揖應坐臣僚并使副就位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湯行茶畢揖臣僚并南使起立與應坐臣僚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立引使副六人於欄內拜跪受書匣畢直起立揖少前鞠躬受傳答語訖退於北階下殿丹墀內面殿鞠躬舍人贊各好去引出臣僚出

賀生辰正旦宋使朝辭皇帝儀臣僚入朝如常儀宋使至幕次於外賜從人衣物皇帝升殿宣徽契丹文武班起居上殿如曲宴儀中書令奏宋使副并從人朝辭牓子畢臣僚並於南面侍立教坊起居畢舍人引使副六人北洞門入丹墀北方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辭再拜起居戀闕如辭皇太后儀贊各祗候平身立揖使副鞠躬宣徽贊有勑使副再拜鞠躬平身立宣徽使贊各賜卿對衣金帶疋段弓箭鞍馬等想宜知悉使副平身立揖大使三人少前俛伏跪搢笏閤門使授別錄賜物過畢俛起復位立揖副使三人受賜亦如之贊謝恩舞蹈五拜贊上殿祗候舍人引使副南階上殿就位立引從人贊謝恩再拜起居再拜贊賜宴再拜皆稱萬歲贊各祗候承受引兩廊立御牀入皇帝飲酒舍人閤使贊臣僚使副拜稱萬歲皆如曲宴應坐臣僚拜稱萬歲就坐行酒樂曲方茵兩廊皆如之行殽行茶行膳亦如之行饅頭畢從人起如登位使之儀曲破臣僚使副皆起立拜稱萬歲如辭太后之儀使副下殿舞蹈五拜贊各上殿祗候引北階上殿欄內立揖生辰正旦大使二人少前齊跪受書畢起立揖磬折受起居畢退引北階下殿丹墀內並鞠躬舍人贊各好去引南洞門出次引殿上臣僚南北洞門出畢報閤門無事

高麗使入見儀臣僚常服起居應上殿臣僚殿上序立閤門奏牓子引高麗使副面殿立引上露臺拜跪附奏起居訖拜起立閤門傳宣王詢安否使副皆跪大使奏臣等來時詢安引下殿面殿立進奉物入列置殿前控鶴官起居畢引進使鞠躬通高麗國王詢進奉宣徽使殿上贊進奉赴庫馬出擔牀出畢引使副退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奉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見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五拜出班謝遠接湯藥五拜贊各祗候使副私獻入列置殿前控鶴官起居引進使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奉某官某以下進奉宣徽使殿上贊如初引使副西階上殿序立皇帝不入御牀臣僚伴酒契丹舍人通漢人閤使贊再拜稱萬歲各就坐酒三行殽膳二味若宣令飲盡就位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殽膳不贊起再拜稱萬歲引下殿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引出於幕次內別差使臣伴宴起宣賜衣物訖遙謝五拜畢歸館

曲宴高麗使儀。臣僚入朝班齊。皇帝升殿。宣徽教坊控鶴文武班起居。皆如常儀。謝宣宴如宋使儀。贊各上殿祗候。契丹臣僚謝宣宴。勾高麗使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奉使某官某以下起居謝宣宴。共十二拜。贊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就位立。大臣進酒。契丹舍人通漢人閤使贊上殿臣僚皆拜。贊各祗候。進酒大臣復位立。贊應坐臣僚拜。贊各就坐行酒。若宣令飲盡。贊再拜。贊各就坐。教坊致語。臣僚皆起立。口號絶。贊再拜。贊各就坐。凡拜皆稱萬歲。曲破。臣僚起下殿。契丹臣僚謝宴。中書令以下謝宴畢。引使副謝。七拜。贊各好去。控鶴官門外祗候。報閤門無事。供奉官捲班出。來日問聖體。

高麗使朝辭儀。臣僚起居上殿如常儀。閤門奏高麗使朝辭牓子。起居慰闕如宋使之儀。贊各上殿祗候。引西階上殿立。契丹舍人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中書令以下伴酒三行。殽膳二味。皆如初見之儀。既謝。贊有勅宴。五拜。贊各好去。引出。於幕次內別差使臣伴宴畢。賜衣物。跪受。遶謝。五拜。歸館。

西夏國進奉使朝見儀。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臺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俛興復位。閤使宣問某安否。鞠躬聽旨。跪奏某安。俛伏興。退復位。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閤使鞠躬通某國進奉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贊祗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祗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喏。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勅宴。五拜。祗候。引右出。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伴宴。仍賜衣物。

西夏使朝辭儀。常朝畢。引使者左入。通某國某使祗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慰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謝恩如常儀。若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引右出。

遼史卷五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十一

禮志五

嘉儀上

皇帝受冊儀前期一日尙舍奉御設幄於正殿北牖下南面設御坐奉禮郎設
官僚客使幕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設宮縣於殿庭舉麾位在殿第二重西
階上東向乘黃令陳車輅尙輦奉御陳輿輦尙舍奉御設解劍席于東西階
設文官六品已上位橫街南東方西向武官五品已上位橫街南西方東向
皆北上重行每等異位將士各勒所部六軍仗屯諸門金吾仗黃麾仗陳于
殿庭至日押冊官引冊自西便門入置冊案西階上通事舍人引侍從班入
就位侍中東階下解劍履上殿欄外俛伏跪奏中嚴下殿劍履復位立閤使
西階上殿欄外跪請木契面殿鞠躬奏奉敕喚仗殿中監少監殿中丞等押
金吾四色仗入位臣僚從協律郎入就舉麾位符寶郎詣閤奉迎通事舍人
引文官四品至六品武官三品至五品就門外位皇帝御輦至宣德門宣徽
使押內諸司班起居引皇帝至閤服袞冕侍中東階下解劍履上殿版奏外
辦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帝內諸司出協律郎舉麾太樂令令撞黃
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工人鼓柷樂作皇帝即御坐宣徽使贊扇合樂止贊簾
捲扇開符寶郎奉寶進左右金吾報平安通事舍人引文官三品武官二品
已上入門樂作就相向位舉麾樂止通事舍人引侍從班南班文官三品武官
二品已上合班北向東班西上西班東上起居七拜分班各復位通事舍人
引押冊官押冊自西階下至丹墀當殿置香案冊案置冊訖樂作就位樂止
捧冊官近後東西相對立舍人引侍從班并兩班合班北向如初贊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復位如初捧冊官就西階下解劍席解劍履
捧冊西階上殿樂作置冊御坐前東西立北向捧冊官西牖下立北上樂止
讀冊官出班當殿立贊再拜三呼萬歲就西階下解劍席解劍履西階上殿
欄內立當御坐前侍中取冊捧冊官捧冊匣至讀冊官前跪相對捧冊讀冊
官俛伏跪讀訖俛伏興捧冊官跪左膝以冊授侍中侍中受冊以冊授執事
者降自西階劍履訖復當殿位贊再拜三呼萬歲復分班位舍人引侍從班
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贊拜在位者皆拜舞蹈鞠躬如初通事舍人引班首西
階下解劍履上殿樂作就欄內位樂止俛伏跪通全銜臣某等致詞稱賀訖
俛伏興降西階下帶劍納舄樂作復位樂止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
鞠躬侍中臨軒西向稱有制皆再拜侍中宣答訖贊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
各復位三品已上出樂作出門舉麾樂止侍中當御坐俛伏跪通全銜奏禮畢
俛伏興退東階下殿帶劍納履復位宣徽使贊扇合下簾太常博士太常卿
引皇帝起樂作至閤樂止舍人引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下出門外分班立
次引侍從班出次兵部吏部出次金吾出次起居郎舍人出次殿中監少監
押金吾細仗出仍位臣僚從次東西上閤門使於丹墀內鞠躬奏衛內無事
捲班出閤門使丹墀內鞠躬揖奉敕放仗出門外文武班中閤立喚承受官
承受官聲喏至閤使後鞠躬揖閤使鞠躬稱奉敕放仗承受聲喏鞠躬揖平
身立引聲奉敕放仗聲絕趨退文武合班再拜舍人一員稱詞令官殿前鞠
躬揖稱奉敕放黃麾仗出放金吾仗亦如之翼日文武臣僚入問聖躬

太平元年行此儀大略遵唐晉舊儀又有上契丹冊儀以阻午可汗柴冊
禮合唐禮雜就之又有上漢冊儀與此儀大同小異加以上寶儀

冊皇太后儀前期陳設於元和殿如皇帝受冊之儀至日皇帝御弘政殿冊入
侍從班入門外金吾列仗文武分班侍中解劍奏中嚴宣徽使請木契喚仗
皆如之樂工入閤使門外文武班中閤立喚承受官聲喏趨至閤使後立閤
使鞠躬揖稱奉敕喚仗承受官鞠躬聲喏揖引聲奉敕喚仗文武合班再拜
殿中監押仗入文武官入亦如之宣徽使押內諸司供奉官天橋班候皇太
后御紫宸殿乘平頭輦童子女童隊樂引至金鑾門閤使奏內諸司起居訖
贊引駕自下先行至元和殿皇太后入西北隅閤內更衣侍中解劍上殿奏
外辦宣徽使受版入奏侍中降復位協律郎舉麾樂作太樂令太常卿導引皇

太后升坐宣徽使贊扇合簾捲扇開樂止符寶郎奉寶置皇太后坐右左右金吾大將軍對揖鞠躬奏軍國內外平安東上閤門副使引丞相東門入西上閤門副使引親王西門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班入如儀樂作至位樂止文武班趨進相向再拜退復位東西上閤門使宣徽使自弘政殿引皇帝御肩輿至西便門下引入門樂作至殿前位樂止宣徽使贊皇帝拜問皇太后聖躬萬福拜皇帝御西閤坐合班起居如儀北府宰相押冊中書樞密令史八人舁冊東西上閤門使引冊宣徽使引皇帝送冊樂作至殿前置冊位樂止宣徽使贊皇帝再拜稱萬歲羣臣陪位揖翰林學士四人大將軍四人舁冊皇帝捧冊行三舉武授冊舁之西階上殿樂作置太后坐前樂止皇帝冊西面東立舍人引丞相當殿再拜三呼萬歲解劍西階上殿樂作至讀冊位樂止俛伏跪讀冊訖俛伏三呼萬歲復班位宣徽使引皇帝下殿樂作至殿前位樂止皇帝拜舞蹈拜訖引皇帝西階上殿至皇太后坐前位俛跪致詞訖俛伏興引西階下至殿前位拜舞蹈拜鞠躬侍中臨軒宣太后答稱有制皇帝再拜宣訖引皇帝上殿樂作至西閤樂止丞相親王侍從文武合班贊拜舞蹈三呼萬歲如儀丞相上賀侍中宣答如儀丞相以下出舉樂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宣徽索扇扇合下簾皇太后起舉樂入閤樂止文武官出門外分班侍從兵部吏部起居金吾仗出如儀閤使奏放仗皆如皇帝受冊之儀

冊皇后儀至日北南臣僚內外命婦詣端拱殿幕次皇后至閤侍中奏中嚴引命婦班入就東西相向位立皇帝臨軒命使發冊使副押冊至端拱殿門外幕次侍中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舉麾樂作皇后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偃麾樂止引命婦合班面殿起居入拜皇后降坐樂作至殿下褥位樂止引冊入置皇后褥位前侍中傳宣皇后四拜命婦陪位皆拜引讀冊官至皇后褥位前俛伏跪讀訖皇后四拜陪位者皆拜引皇后升殿使臣引冊置皇后坐前冊案退西向侍立命婦當殿稱賀四拜引班首東階上殿致詞訖東階下殿復位四拜侍中奏宣答稱有教旨四拜宣答訖四拜班首上殿進酒皇后賜押冊使副等酒訖侍中奏禮畢承旨索扇樂作皇后起入閤樂止分引命婦等東西門出

冊皇太子儀前期一日設幄坐于宣慶殿設文武官幕次于朝堂并殿庭板位太樂令陳宮縣皆如皇帝受冊儀守宮設皇太子次于朝堂北西向乘黃令陳金輅朝堂門外西向皇太子儀仗笳簫鼓吹等陳宣慶門外典儀設皇太子版位于殿橫街南近東北向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樂縣東西餘官如常儀至日門下侍郎奉冊中書侍郎奉寶綬各置于案令史二人絳服對舉案立寶案在橫街北西向冊案在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並立案後侍中版奏中嚴皇太子遠遊冠絳紗袍秉珪出太子舍人引入就版位北面殿立東宮官三師以下皆從立皇太子東南西向太子入門樂作至位樂止典儀贊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立太子東北西向門下侍郎引冊案中書侍郎取冊進授中書令退復位傳宣官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傳宣訖再拜中書令跪讀冊訖俛伏興皇太子再拜受冊退授左庶子中書侍郎取寶進授中書令皇太子進受寶退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退復位舁案者以案退典儀贊再拜皇太子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退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皇太子升金輅左庶子以下夾侍儀仗鼓吹等並列宣慶門外三師三少諸宮臣於金輅前後導從鳴鐃而行還東宮宮庭先設仗衛如式至宮門鐃止皇太子降金輅舍人引入就位坐文武宮臣序班稱賀禮畢

冊王妃公主儀至日押冊使副并讀冊等官押冊東便門入持節前導至殿冊案置橫街北少東引使副等面殿立而鞠躬侍中臨軒稱有制皆再拜鞠躬宣制訖舞蹈五拜引冊於宣慶門出使副等押領儀仗冊案赴各私第廳前向闕陳列設傳宣受冊拜褥冊案置褥左去幕蓋使副案右序立受冊者就位立傳宣稱有制再拜宣制畢舁冊人舉冊匣於褥前跪捧引讀冊者與受冊者皆俛伏跪讀訖皆俛伏興受冊者謝恩國王五拜王妃公主四拜若冊禮同日先上皇太后冊寶次臨軒同制遣使冊皇后諸王妃主次冊皇太子

皇帝納后之儀擇吉日至日后族畢集詰旦后出私舍坐于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饗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平身立少頃拜進酒

于皇后父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偏再拜納幣致詞再拜訖后族皆坐偶陪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詞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敕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既至惕隱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甖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卻行置鞍于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婦宜子孫者再拜之授以甖縢又詣諸帝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珮飾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徧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送后者退食于次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于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選皇族尊者一人當奧坐主婚禮命執事者往來致辭于后族引后族之長率送后者升當御坐皆再拜又一人少進附奏送后之詞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及送后者向當奧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謁者一拜后族之長跪問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詞又再拜當奧者與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日皇帝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群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觝戲馬較勝以為樂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贐送后者各有差受賜者再拜進酒再拜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籍酒五行送后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物后族以禮物謝當奧者禮畢

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為婚主凡當奧者媒者致詞之儀自納幣至禮成大略如納后儀擇吉日詰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詣宮俟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婿率其族入見致宴于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訖朝辭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駝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氈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賜其婿朝服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選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親王女封公主者婿儀倣此以親疏為差降

遼史卷五十二

遼史卷五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二

禮志六

嘉儀下

皇太后生辰朝賀儀至日臣僚入朝國使至幕班齊如常儀皇太后升殿坐皇帝東面側坐契丹舍人殿上通名契丹漢人臣僚宋使副綴翰林學士班東西兩洞門入合班稱賀班首上殿祝壽分班引出皆如正旦之儀教坊起居七拜契丹漢人臣僚入進酒皆如正旦之儀唯宣答稱聖旨皇帝降御座進奉皇太后生辰禮物過畢皇帝殿上再拜殿下臣僚皆再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引中書令北大王西階上殿奏契丹臣僚進奉次漢人臣僚并諸道進奉控鶴官置擔牀起居四拜畢引進使鞠躬通文武百僚某官某以下高麗夏國諸道進奉宣徽使殿上贊進奉各付所司控鶴官舉喏擔牀過畢契丹漢人臣僚以次謝五拜贊各祗候引出教坊諸道進奉使謝如之契丹臣僚謝宣宴引上殿就位立漢人臣僚并宋使副東洞門入面西謝宣宴如正旦儀贊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上殿就位立亦如之監盞教坊上殿從人入東廊立皆如之御牀入皇帝初進酒臣僚就位陪拜皇太后飲酒殿上應坐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立皇太后卒飲手賜皇帝酒皇帝跪卒飲退就褥位再拜臣僚皆陪拜若皇帝親賜使相臣僚宋使副酒皆立飲皇帝升坐贊應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方裀朶殿臣僚酒如正旦儀一進酒兩廊從人拜稱萬歲各就坐親王進酒如正旦儀若皇太后手賜親王酒跪飲訖退露臺上五拜贊祗候殿上三進酒行餅茶訖教坊跪致語揖臣僚使副廊下從人皆立口號絶贊拜亦如之行茶行殽膳皆如之大饌入行粥盌殿上七進酒使相臣僚樂曲終揖廊下從人起拜稱萬歲各好去承受官引兩門出曲破揖臣僚使副起鞠躬贊拜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臣僚使副下殿契丹臣僚謝宴畢出漢人臣僚使副舞蹈五拜畢贊各好去出洞門畢報閤門無事皇太后皇帝起

應聖節宋遣使來賀生辰正旦始制此儀故詳見賓儀

凡五拜拜興再拜興跪搢笏三舞蹈三叩頭出笏就拜興拜興再拜興其就拜亦曰俛伏興

賓儀臣僚皆曰坐於此儀曰高裀與方裀別

皇帝生辰朝賀儀臣僚國使班齊皇帝升殿坐臣僚使副入合班稱賀合班出皆如皇太后生辰儀中書令北大王奏諸道進奉表目教坊起居七拜臣僚東西門入合班再拜贊進酒班首上殿進酒宣徽使宣答羣臣謝宣諭分班奏樂皇帝卒飲合班班首下殿分班出皆如正旦之儀進奉皆如皇太后生辰儀皇帝詣皇太后殿近上皇族外戚大臣並從奉迎太后卸皇帝殿坐皇太后御小輦皇帝輦側步從臣僚分行序引宣徽使諸司閤門攢隊前引教坊動樂控鶴起居四拜引駕臣僚並於山樓南方立候皇太后入閤揖使副并臣僚入幕次皇太后升殿坐皇帝東方側坐引契丹漢人臣僚使副兩洞門入合班起居舞蹈五拜贊各祗候面殿立皇帝降御座殿上立進皇太后生辰物過畢皇帝殿上再拜殿上下臣僚皆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契丹臣僚入謝宣宴漢人臣僚使副入通名謝宣宴上殿就位不應坐臣僚出從人入皆如儀御牀入皇帝初進皇太后酒皇太后賜皇帝酒皆如皇太后生辰儀贊各就坐行酒宣飲盡就位謝如儀殿上一進酒畢從人入就位如儀親王進酒行餅茶教坊致語如儀行茶行殽膳如儀七進酒使相樂曲終從人起曲破臣僚使副起餘皆如正旦之儀

皇后生辰儀臣僚昧爽朝皇帝皇后大帳前拜日契丹漢人臣僚陪拜皇帝升殿坐皇后再拜臣僚殿下合班陪拜皇帝賜皇后生辰禮物皇后殿上謝再拜臣僚皆拜契丹舍人通名契丹漢人臣僚以次入賀戚入舍人贊舞蹈五拜起居不表聖躬萬福贊再拜班首上殿拜跪自通全銜祝壽訖引下殿復位鞠躬贊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引宰臣一員上殿奏百僚諸道進表目教坊起居七拜不賀控鶴官起居四拜諸道押衙附奏起居賜宴共入拜契丹漢

人合班進壽酒舞蹈五拜引大臣一員上殿欄外褥位搢笏執臺琖進酒皇帝皇后受琖退復褥位授臺出笏欄內拜跪自通全銜祝壽臣等謹進千萬歲壽酒訖引下殿復位舞蹈五拜鞠躬宣徽使奏宣答如儀引上殿搢笏執臺皇帝皇后飲殿下臣僚分班教坊奏樂皆拜稱萬歲卒飲皇帝皇后授琖引下殿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引出臣僚進奉如儀宣宴如儀教坊監琖臣僚上殿祗候如儀皇后進皇帝酒殿上贊拜侍臣僚皆拜皇帝受琖皆拜皇后坐契丹舍人漢人閤使殿上贊拜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大臣進皇帝皇后酒行酒如儀酒三行行殽行膳又進皇帝皇后酒酒再行大饌入行粥教坊致語臣僚皆起立口號絕贊拜稱萬歲引下殿謝宴引出皆如常儀

進士接見儀其日舉人從時相至御帳側通名牓子與時相牓子同奏訖時相朝見如常儀畢揖進士第一名以下丹墀內面殿鞠躬通名四拜贊各祗候皆退若有進文字者不退奉卷平立閤門奏受跪左膝授訖直起退禮畢

進士賜等甲敕儀臣僚起居畢讀卷官奏訖於左方依等甲唱姓名序立閤使文收敕牒閤使奏引至丹墀依等甲序立閤使稱有敕再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賜鄉敕牒一道想宜知悉揖拜各跪左膝受敕訖鞠躬皆再拜各祗候分引左右相向侍立候奏事畢引兩階上殿就位齊聲喏賜坐酒三行起聲喏如初退揖出禮畢牌印郎君行酒閤使勸飲

進士賜章服儀皇帝御殿臣僚公服引進士入東方面西再拜揖就丹墀位面殿鞠躬閤使稱有敕再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賜鄉敕牒一道兼賜章服想宜知悉揖再拜跪受敕訖再拜退引至章服所更衣訖揖復丹墀位鞠躬贊謝恩舞蹈五拜各祗候殿東亭內序立聲喏坐賜宴簪花宣閤使一員閤門三人或二人勸飲終日禮畢

宰相中謝儀皇帝常服升殿坐諸班起居如常儀應坐臣僚上殿其餘臣僚殿下東西侍立皆如宋使初見之儀引中謝官左入至丹墀面西立舍人當殿鞠躬通新受具官姓名祗候中謝宣徽殿上索通班舍人就贊禮位贊某官至宣徽贊通班舍人二人對立揖中謝官鞠躬贊就拜位舍人二人引面殿鞠躬贊拜中謝官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贊再拜揖出班跪敘官致詞訖俛伏興復位贊拜舞蹈五拜又出班中謝致詞如初儀共十有七拜贊祗候引右階上殿就位揖應坐臣僚聲喏坐供奉官行酒傳宣飲盡臣僚搢笏執琖起位後立飲畢琖出笏贊拜臣僚皆再拜贊各坐搢笏執琖授供奉官琖酒三行揖應坐臣僚聲喏立引中謝官右階下殿至丹墀面殿鞠躬贊拜舞蹈五拜引右出臣僚皆出丞相樞密使同餘官不升殿賜酒不帶節度使不通班止通名七拜衆謝班首一人出班中謝

拜表儀其日先於東上閤門陳設氈位分引南北臣僚諸國使副於氈位合班通事舍人二人舁表案置班首前揖鞠躬再拜平身中書舍人立案側班首跪搢笏興捧表跪左膝以表授中書舍人出笏就拜興再拜中書舍人復置表案上通事舍人舁表案於東上閤門入捲班分引出禮畢

元日皇帝不御坐行此儀餘應上表有故皆倣此

賀生皇子儀其日奉先帝御容設正殿皇帝御八角殿升坐聲警畢北南宣徽使殿階上左右立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班首二人捧表立讀表官先於左階上側立二宣徽使東西階下殿受表捧表者跪左膝授訖就拜興再拜各祗候二宣徽使俱左階上授讀表官讀訖揖臣僚鞠躬引北面班首左階上殿欄內稱賀訖引左階下殿復位舞蹈五拜禮畢

賀祥瑞儀聲警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立班首二人各奉表賀北南宣徽使左階下殿受表上殿授讀表大臣讀訖揖殿下臣僚鞠躬五拜畢鞠躬引班首二人左階上殿欄內拜跪稱賀致詞訖引左階下殿復位五拜畢鞠躬宣答聽制訖再拜鞠躬謝宣諭五拜畢各祗候分班侍立禮畢兩府奏事如常

乾統六年木葉山瑞雲見始行此儀天慶元年天雨穀謝宣諭後趙王進酒教坊動樂臣僚酒一行禮畢奏事

賀平難儀皇帝皇后升殿坐北南臣僚并命婦合班五拜揖班首二人出班俛跪搢笏執表舁案近前閤使受表置案上皆再拜通事舍人二人舁案左階上殿置聲臺上讀表官受入讀表對御讀訖臣僚殿下五拜鞠躬引班首二

人左右階上殿欄內並立。先引北面班首少前跪奏，訖，退，復褥位。次引南面班首亦如之。畢，分引左右階下殿，復位，五拜，鞠躬，宣徽稱有敕，再拜，宣答內難已平，與公等內外同慶。謝宣諭，五拜，捲班，臣僚從皇帝，命婦從皇后，詣皇太后殿，見先帝御容，陪位，皆再拜。皇太后正坐，稱賀，共十拜，並引上殿，賜宴如儀。

平難之儀，道宗清寧九年，太叔重元謀逆，仁懿太后親率衛士與逆黨戰，事平，因制此儀。

正旦朝賀儀：臣僚并諸國使昧爽入朝，奏班齊，皇帝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訖，引契丹臣僚東洞門入；引漢人臣僚并諸國使西洞門入，合班，舞蹈，五拜，鞠躬，平身。引親王東階上殿，欄內褥位俛伏跪，自通全銜臣某等祝壽。訖，伏興，退，引東階下殿，復位，舞蹈，五拜。畢，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敕，班首以下聽制，訖，再拜，鞠躬，宣徽傳宣云：「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舍人贊謝宣諭，拜，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引班首西階上殿，奏表目，訖，教坊起居，贊十二拜，畢，贊各祗候。引契丹漢人臣僚并諸國使東西洞門入，合班，再拜，贊進酒。引親王東階上殿，就欄內褥位，搢笏，執臺琖進酒，訖，退，復褥位，置臺，出笏，少前，俛跪，自通全銜臣某等謹進千萬歲壽酒，俛伏，興，退，復褥位。與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候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制，親王以下再拜，如初儀。傳宣云：「飲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舍人贊謝宣諭，如初，贊各祗候。親王搢笏，執臺，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飲酒，教坊奏樂，殿上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祗候。樂止，教坊再拜。皇帝卒飲，親王進受琖，復褥位，置臺琖，出笏，揖臣僚合班，引親王東階下殿，復位，鞠躬，再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皇帝起，詣皇太后殿，臣僚并諸國使皆從。皇太后升殿，皇帝東方側坐。引契丹漢人臣僚并諸國使兩洞門入班，稱賀，進酒，皆如皇帝之儀。畢，引出。教坊入，起居，進酒亦如之。皇太后宣答稱「聖旨」。契丹班謝宣宴，上殿就位立；漢人臣僚并諸國使東洞門入，丹墀東方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已下謝宣宴，再拜，出班致詞，訖，退，復位，舞蹈，五拜，贊各上殿祗候。引宰臣以下并諸國使副方裀朵殿，臣僚西階上殿就位立。不應坐臣僚並於西洞門出。二人監琖，教坊再拜，贊各上階。下殿，謝宴，如皇太后生辰儀。

冬至朝賀儀：臣僚班齊，如正旦儀。皇帝皇后拜日，臣僚陪位再拜。皇帝皇后升殿坐。契丹舍人通，臣僚入，合班，親王祝壽，宣答，皆如正旦之儀。謝，訖，舞蹈，五拜，鞠躬，出班奏聖躬萬福，復位，再拜，鞠躬。班首出班，俛伏跪，祝壽，訖，伏興，舞蹈，五拜，鞠躬，贊各祗候，分班，不出合班，御牀入，再拜，鞠躬，贊進酒，臣僚平身。引親王左階上殿，就欄內褥位，搢笏，執臺琖進酒。皇帝皇后受琖，訖，退，就褥位，置臺，出笏，俛伏跪，少前，自通全銜臣某等謹進千萬歲壽酒，俛伏，興，退，復褥位，再拜，鞠躬，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宣答如正旦儀。親王搢笏，執臺，分班。皇帝皇后飲酒，奏樂，殿上下臣僚皆拜，稱萬歲壽。樂止，教坊再拜，臣僚合班。親王進受琖，至褥位，置臺琖，出笏，引左階下殿。御牀出，親王復丹墀位，再拜鞠躬，贊祗候，分班引出。班首右階上殿，奏表目，進奉，諸道進奉，教坊進奉，通訖，贊進奉收，班首舞蹈，五拜，鞠躬，贊各祗候，班首出，臣僚復入，合班，謝，舞蹈五拜，鞠躬，贊各祗候，分班引出。擊警，皇帝皇后起，赴北殿。皇太后於御容殿與皇帝皇后率臣僚再拜。皇太后上香，皆再拜，贊各祗候，可矮墩以上上殿，皇太后三進御容酒，陪位皆拜。皇太后升殿坐，皇帝就露臺上褥位，親王押北南臣僚班丹墀內立。皇帝再拜，臣僚皆拜，鞠躬。皇帝欄內跪祝皇太后壽，訖，復位，再拜。凡拜，皆稱萬歲，贊各祗候。臣僚不出。皇帝皇后側座，親王進酒，臣僚陪拜。皇太后宣答，皆如正旦之儀。臣僚分班，不出。班首右階上殿，奏表目，合班謝宣宴，上殿就位，如儀。御牀入，皇帝進皇太后酒，如初，各就座行酒，宣飲盡，如皇太后生辰之儀。皇后進酒，如皇帝之儀。三進酒，行茶，教坊致語，行殽膳，大饌，七進酒，曲破，臣僚起，御牀出，謝宴，皆如皇太后生辰儀。

立春儀：皇帝出就內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內合班，再拜，可矮墩以上入殿，賜坐。帝進御容酒，陪位并侍立皆再拜。一進酒，臣僚下殿，左右相向立。皇帝戴幡勝，等第賜幡勝。臣僚簪畢，皇帝於土牛前上香，三奠酒，不拜。教坊動樂，侍儀使跪進綵杖。皇帝鞭土牛，可矮墩以上北南臣僚丹墀內合班，跪

左膝受綵杖直起再拜賀各祗候司辰報春至鞭土牛三匝矮稚鞭止引節度使以上上殿撒穀豆擊土牛撒穀豆許衆奪之臣僚依位坐酒兩行春盤入酒三行畢行茶皆起禮畢

重午儀至日臣僚昧爽赴御帳皇帝繫長壽綵縷升車坐引北南臣僚合班如丹墀之儀所司各賜壽縷揖臣僚跪受再拜引退從駕至膳所酒三行若賜宴臨時聽敕

重九儀北南臣僚旦赴御帳從駕至圍場賜茶皇帝就坐引臣僚御前班立所司各賜菊花酒跪受再拜酒三行揖起

藏鬮儀至日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賜坐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鬮或五或七籌賜膳入食畢皆起頃之復坐行鬮如初晚賜茶三籌或五籌罷教坊承應若帝得鬮臣僚進酒訖以次賜酒

太康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始行是儀是日不御朝

歲時雜儀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爲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墟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居七日乃出國語謂正旦爲迺捏咿唲迺正也捏咿唲旦也

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爲幟像龍御之或爲蟾蜍書幟曰宜春

人日凡正月之日一雞二狗三豕四羊五馬六牛七日爲人其占晴爲祥陰爲災俗煎餅食於庭中謂之薰天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國舅族蕭氏設宴以延國族耶律氏歲以爲常國語是日爲悒里叵悒里請也叵時也悒讀若狎叵讀若頗

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雕木爲像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爲樂

悉達太子者西域淨梵王子姓瞿曇氏名釋迦牟尼以其覺性稱之曰佛

三月三日爲上巳國俗刻木爲兔分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朋下馬列跪進酒勝朋馬上飲之國語謂是日爲陶里樺陶里兔也樺射也

五月重五日午時採艾葉和綿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賜三事君臣宴樂渤海膳夫進艾糕以五綵絲爲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國語謂是日爲討賽咿唲討五賽咿唲月也

夏至之日俗謂之朝節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遺

六月十有八日國俗耶律氏設宴以延國舅族蕭氏亦謂之悒里叵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於宮西三十里卓帳宿焉前期備酒饌翼日諸軍部落從者皆動蕃樂飲宴至暮乃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中元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昧爽復往西方隨行諸軍部落大譟三謂之送節國語謂之賽咿唲奢奢好也

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國語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羣臣部族射虎少者爲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爲醢鹿舌爲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禬禳國語謂是日爲必里遲離九月九日也

歲十月五京進紙造小衣甲槍刀器械萬副十五日天子與羣臣望祭木葉山用國字書狀并焚之國語謂之戴辣戴燒也辣甲也

冬至日國俗屠白羊白馬白鴈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謂國人魂魄其神司之猶中國之岱宗云每歲是日五京進紙造人馬萬餘事祭山而焚之俗甚嚴畏非祭不敢近山

臘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並戎服戊夜坐朝作樂飲酒等第賜甲仗羊馬國語謂是日爲炒伍侕叵炒伍侕戰也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箙立於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殿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興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受酒于執酒婦以進太

巫奉襁褓綵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于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皆進襁褓綵結等物皇帝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羣臣。

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欲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歲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禮以起其孝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發于中心者感發之妙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始之以三過岐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廟宜何如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遼史卷五十三

遼史卷五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三

樂志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鐃歌橫吹樂舊史稱聖宗興宗咸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徵諸太常儀鳳教坊不可得按紀志遼朝雜禮參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文嗚呼咸韶夏武之樂聲亡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為書寥乎希哉遼之樂觀此足矣

國樂

遼有國樂猶先王之風其諸國樂猶諸侯之風故志其略

正月朔日朝賀用宮縣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觝終之是夜皇帝燕飲用國樂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

春飛放杏堝皇帝射獲頭鵝薦廟燕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諸國樂

太宗會同三年晉宣徽使楊端王朓等及諸國使朝見皇帝御便殿賜宴端朓起進酒作歌舞上為舉觴極歡

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諸國使稱賀如式燕飲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天祚天慶二年駕幸混同江頭魚酒筵半酣上命諸酋長次第歌舞為樂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上謂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奏阿骨打無大過殺之傷向化之意蕞爾小國又何能為

雅樂

自漢以後相承雅樂有古頌焉有古大雅焉遼闕郊廟禮無頌樂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得晉太常樂譜宮縣樂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聖宗太平元年尊號冊禮設宮縣於殿庭舉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階之上協律郎各入就舉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將仗動協律郎舉麾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左右鐘皆應工人舉柷樂作皇帝即御坐扇合樂止

王公入門樂作至位樂止

通事舍人引押冊大臣初動樂作置冊殿前香案訖就位樂止舁冊官舁冊初動樂作升殿置冊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樂止

大臣上殿樂作至殿欄內位樂止

大臣降殿階樂作復位樂止

王公三品以上出樂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坐入閤樂止

興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冊皇帝出奏隆安之樂

聖宗統和元年冊承天皇太后設宮縣簨簴太樂工協律郎入

太后儀衛動舉麾太和樂作太樂令太常卿導引升御坐簾捲樂止

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樂作至位樂止

皇帝入門雍和樂作至殿前位樂止

宰相押冊皇帝隨冊樂作至殿前置冊於案樂止

翰林學士大將軍舁冊樂作置御坐前樂止

丞相上殿樂作至讀冊位樂止

皇帝下殿樂作至位樂止

太后宣荅訖樂作皇帝至西閤樂止

親王丞相上殿樂作退班出樂止

下簾樂作皇太后入內樂止

冊皇太子儀太子初入門貞安之樂作

冊禮樂工次第

四隅各置建鼓一簴樂工各一人

宮縣每面九簴每簴樂工一人

樂虡近北置柷敔各一樂工各一人

樂虡內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

樂虡西南武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

樂虡東南文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

協律郎二人

太樂令一人

唐十二和樂遼初用之

豫和祀天神

順和祭地祇

永和享宗廟

肅和登歌奠玉帛

雍和入俎接神

壽和酌獻飲神

太和節升降

舒和節出入

昭和舉酒

休和以飯

正和皇后受冊以行

承和太子以行

遼十二安樂初梁改唐十二和樂爲九慶樂後唐建唐宗廟仍用十二和樂晉改爲十二同樂遼雜禮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貞安則是遼嘗改樂名矣餘十安樂名缺

遼雅樂歌辭文闕不具八音器數大抵因唐之舊

八音

金　鎛鐘

石　球磬

絲　琴瑟

竹　籥簫篴

匏　笙竽

土　壎

革　鼓鞉

木　柷敔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徑三分爲本道宗太康中詔行秬黍所定升斗書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

大樂

自漢以來因秦楚之聲置樂府至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用之朝廷別於雅樂者謂之大樂晉高祖使馮道劉煦冊應天太后太宗皇帝其聲器工官與法駕同歸於遼

聖宗太平元年冊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隊樂引太后輦至金鑾門

天祚皇帝天慶元年上壽儀

皇帝出東閤鳴鞭樂作　簾捲扇開樂止

太尉執臺分班太樂令舉麾樂作　皇帝飲酒訖樂止

應坐臣僚東西外殿太樂令引當上樂升大臣執臺太樂令奏舉觴登歌樂作飲訖樂止

行臣僚酒徧太樂令奏巡周舉麾樂作　飲訖樂止

太常卿進御食太官令奏食徧樂作　文舞入三變引出樂止

次進酒行臣僚酒舉觴巡周樂作　飲訖樂止

次進食食徧樂作　武舞入三變引出樂止

扇合簾下鳴鞭樂作　皇帝入西閤樂止

大樂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樂武后毀唐宗廟七德九功樂舞遂亡自後宗廟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雲樂代之元會第一奏景雲樂舞杜佑通典

已稱諸樂並亡，唯景雲樂舞僅存。唐末五代版蕩之餘，在者希矣。遼國大樂，晉代所傳。雜禮雖見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蓋亦以景雲遺工充坐部；其坐立部樂，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雲四部樂舞而已。

玉磬

方響

搊箏

筑

臥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絃

小五絃

吹葉

大笙

小笙

觱篥

簫

銅鈸

長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皆一人

毛員鼓

連鞉鼓

貝

以上皆二人，餘每器工一人。

歌二人

舞二十人，分四部。

景雲舞八人

慶雲樂舞四人

破陣樂舞四人

承天樂舞四人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一曰娑陁力，平聲；二曰雞識，長聲；三曰沙識，質直聲；四曰沙侯加濫聲；五曰沙臘，皆應聲；六曰般贍，五聲；七曰俟利箑，斛先聲。自隋以來，樂府取其聲，四旦二十八調為大樂。

娑陁力旦

正宮

高宮

中呂宮

道調宮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鍾宮

雞識旦

越調

大食調

高大食調

雙調

小食調

歇指調

林鍾商調
沙識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雙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鍾角
越角
沙侯加濫旦
中呂調
正平調
高平調
仙呂調
黃鍾調
般涉調
高般涉調

右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云。

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

散樂

殷人作靡靡之樂，其聲往而不反，流為鄭衛之聲。秦漢之間，秦楚聲作，鄭衛寖亡。漢武帝以李延年典樂府，稍用西涼之聲。今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漢樂府之遺聲。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遼有散樂，蓋由此矣。

遼冊皇后儀，呈百戲、角觝、戲馬以為樂。

皇帝生辰樂次

酒一行　觱篥起歌。
酒二行　歌手伎入。
酒三行　琵琶獨彈。
餅茶致語。
食入雜劇進。
酒四行
闕。
酒五行　笙獨吹，鼓笛進。
酒六行　箏獨彈，築毬。
酒七行　歌曲破，角觝。

曲宴宋國使樂次

酒一行　觱篥起歌。
酒二行　歌。
酒三行　歌手伎入。
酒四行　琵琶獨彈。
餅茶致語。
食入雜劇進。
酒五行
闕。
酒六行　笙獨吹，合法曲。
酒七行　箏獨彈。
酒八行　歌，擊架樂。
酒九行　歌，角觝。

散樂，以三音該三才之義，四聲調四時之氣，應十二管之數，截竹為四竅之笛，

以叶音聲而被之絲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入。

散樂器：觱篥、簫、笛、笙、琵琶、五絃、箜篌、筝、方響、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

雜戲：自齊景公用倡優侏儒，至漢武帝設魚龍曼延之戲，後漢有繩舞、自刳之伎，杜佑以為多幻術，皆出西域，哇俚不經，故不具述。

鼓吹樂

鼓吹樂，一曰短簫鐃歌樂，自漢有之，謂之軍樂。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簿皆有鼓吹樂。

前部

鼓吹令二人

㭎鼓十二

金鉦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長鳴百二十

鐃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後部

大角百二十

鼓吹丞二人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鐃十二

鼓十二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右前後鼓吹，行則導駕奏之，朝會則列仗，設而不奏。

橫吹樂

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隸，皆屬鼓吹令。

前部

大橫吹百二十

節鼓二

笛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㭎鼓十二

金鉦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鳴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後部

小橫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橫吹樂，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損，見儀衛志。自周衰，先王之樂寖以亡缺，周南變為秦風。始皇有天下，鄭、衛、秦、燕、趙、楚之聲迭進，而雅聲亡矣。漢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為大樂、散樂；武事皆北音，是為鼓吹、橫吹樂。雅樂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遼史卷五十四

遼史卷五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四

儀衛志一

遼太祖肇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舉渤海，立敬瑭，破重貴，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餘而居有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令。是以傳至九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之利，士馬之强哉。文謂之儀，武謂之衛，足以成一代之規模矣。考遼所有輿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輿服

自黃帝而降，輿服之制，其來遠矣。禹乘四載，作小車，商人得桑根之瑞，為大輅，周人加金玉象飾，益備。秦取六國儀物，而分別其用，先王之制，置而弗御。至漢中葉，銳意稽古，禮文之事，名存實亡，晉得十一於千百。焉唐之車輅，因周、隋遺法，損益可知。而祭服皆青，朝服皆緋，常服用宇文制，以紫緋綠碧分品秩。五代頗以常服代朝服。遼國自太宗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五代晉之遺制也。考之載籍之可徵者，著輿服篇，冠諸儀衛之首。

國輿

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貴富者加之華飾。禁制疏闊，貴適用而已。帝后加隆，勢固然也。輯其可知者，著于篇。

大輿。柴冊再生儀，載神主見之。

輿。臘儀，見皇帝、皇后升輿、降輿。

總纛車。駕以御駝。祭山儀，見皇太后升總纛車。

車。納后儀，見皇后就車。

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用駝。公主下嫁以賜之。古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遺意歟。

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懸鐸，後垂大氈，駕以牛。上載羊一，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亦賜公主。

椅。冊皇太后儀，皇帝乘椅自便殿至西便門。

鞍馬。祭山儀，皇帝乘馬侍皇太后行。臘儀，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獵圍。瑟瑟儀，俱乘馬東行，羣臣在南，命婦在北。

漢輿

太宗皇帝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劉昫等備車輅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號冊禮。自此天子車服昉見於遼。太平中行漢冊禮，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盛唐輦輅，盡在遼廷矣。

五輅。周官典輅有五輅。秦亡之後，漢創製。

玉輅。祀天、祭地、享宗廟、朝賀、納后用之。青質，玉飾，黃屋，左纛。十二鑾在衡，二鈴在軾。龍輈，左建旂十二旒，皆畫升龍，長曳地。駕蒼龍，金鍐鏤錫，鞶纓十二就。遼國勘箭儀，皇帝乘玉輅至內門。聖宗開泰十年，上升玉輅自內三門入萬壽殿，進七廟御容酒。

金輅。饗射、祀還、飲至用之。赤質，金飾，餘如玉輅，色從其質，駕赤騮。

象輅。行道用之。黃質，象飾，餘如金輅，駕黃騮。

革輅。巡狩、武事用之。白質，革鞔，駕白駱。

木輅。田獵用之。黑質，漆飾，駕黑駱。

車制小於輅，小事乘之。

耕根車。耕籍用之。青質，蓋三重，餘如玉輅。

安車。一名進賢車，臨幸用之。金飾重輿，曲壁，八鑾在衡，紫油纁，朱裏，通幰，朱絲絡網，駕赤騮，朱鞶纓。

四望車。一名明遠車，拜陵、臨弔則用之。金飾，青油纁，朱裏，通幰，駕牛。餘同安車。

涼車。赤質，省方、罷獵用之。赤質，金塗銀裝，五綵龍鳳織藤，油壁，緋條，蓮座，駕以橐駝。

輦用人挽本宮中所乘唐高宗始制七輦周官巾車有輦以人組挽之太平冊禮皇帝御輦

大鳳輦赤質頂有金鳳壁畫雲氣金翅前有軾下有构欄絡帶皆繡雲鳳銀梯主輦八十人

大芳輦

仙游輦

小輦䄂壽節儀皇太后乘小輦

芳亭輦黑質幕屋緋欄皆繡雲鳳朱綠夾窗花板紅網兩簾四竿銀飾梯主輦百二十人

大玉輦

小玉輦

逍遙輦常用之椶屋赤質金塗銀裝紅條輦官十二人春夏緋衫秋冬素錦服

平頭輦常行用之制如逍遙無屋冊承天皇太后儀皇太后乘平頭輦

步輦聖宗統和三年駐蹕土河乘步輦聽政

羊車古輦車赤質兩壁龜文鳳翅緋幰絡帶門簾皆繡瑞羊畫輪駕以牛隋易果下馬童子十八人服繡瑞羊挽之

輿以人肩之天子用韛絡臂綰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銀螭頭緋繡鳳欄上施錦褥別設小床奉輿十六人

小輿赤質青頂曲柄緋繡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上有御座奉輿二十四人

皇太子車輅

金輅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用之冊皇太子儀乘黃令陳金輅皇太子升降金輅

軺車五日常朝享宮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飾紫幰朱裏駕一馬

四望車弔臨用之金飾紫油纁通幰駕一馬

遼史卷五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十五

儀衛志二

國服

上古之人網罟禽獸食肉衣皮以儷鹿韋掩前後謂之韠然後夏葛冬裘之製興焉周公陳王業七月之詩至於一日于貉三月條桑八月載績公私之用由是出矣契丹轉居薦草之閒去邃古之風猶未遠也太祖仲父述瀾以遙輦氏于越之官占居潢河決壤始置城邑爲樹藝桑麻組織之教有遼王業之隆其亦肇迹於此乎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紫銀之鼠羅綺之篚麋載而至纖麗耎毳被土綢木於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詳國服以著服始云

祭服遼國以祭山爲大禮服飾尤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靴

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靴

臣僚命婦服飾各從本部旗幟之色

朝服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朝服衷甲以備非常其後行瑟瑟禮大射柳即此服聖宗統和元年冊承天皇太后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皇帝服實里薛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靴謂之國服袞冕太宗更以錦袍金帶

臣僚戴氈冠金花爲飾或加珠玉翠毛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或紗冠制如烏紗帽無檐不擫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服紫窄袍繫鞢韀帶以黃紅色絛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太宗更以錦袍金帶會同元年羣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賜之

公服謂之展裹著紫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詔八房族巾幘道宗清寧元年詔非勳戚之後及夷離堇副使并承應有職事人不帶巾

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臣僚亦幅巾紫衣

常服

宰相中謝儀帝常服高麗使入見儀臣僚便衣謂之盤裹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青次之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貂毛羊鼠沙狐裘

田獵服

皇帝幅巾擐甲戎裝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扞腰蕃漢諸司使以上並戎裝衣皆左衽黑綠色

弔服太祖叛弟剌哥等降素服受之

素服乘赭白馬

漢服

黃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唐收殷冔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別尊卑辨儀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爲祭服通天絳袍爲朝服平巾幘袍襴爲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晉備法駕受文武百官賀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爲常是年北歸唐晉文物遼則用之左右采訂撫其常用者存諸篇

祭服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袞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元日受朝則服之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爲升龍織成文各爲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革帶大帶劍佩綬舄加金飾元日朝會儀皇帝服袞冕

朝服乾亨五年聖宗冊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雜禮冊承天太后儀侍中就席解劍脫履重熙五年尊號冊禮皇帝服龍袞北南臣僚並朝服蓋遼制會

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國服皇帝南面臣僚漢服乾亨以後大禮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常朝仍遼會同之制

皇帝通天冠諸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臨軒拜王公元會冬會服之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玉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褾領朱襈裾白裙襦絳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佩劍綬韈舄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元日上壽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

皇太子遠遊冠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佩綬韈舄與上同後改用白韈黑舄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冊皇太子儀皇太子冠遠遊服絳紗袍

親王遠遊冠陪祭朝饗拜表大事服之冠三梁加金附蟬黑介幘青緌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裙襦革帶鉤䚢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劍佩綬二品以上同

諸王遠遊冠三梁黑介幘青緌

三品以上進賢冠三梁寶飾

五品以上進賢冠二梁金飾

九品以上進賢冠一梁無飾

七品以上去劍佩綬

八品以下同公服

公服勸衛儀閣使公服繫履遼國常用公服矣

皇帝翼善冠朔視朝用之柘黃袍九環帶白練裙襦六合靴

皇太子遠遊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鞶囊白韈烏皮履

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冠幘纓簪導謁見東宮及餘公事服之絳紗單衣白裙襦帶鉤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

六品以下冠幘纓簪導去紛鞶囊餘並同

常服遼國謂之穿執起居禮臣僚穿執言穿韈執笏也

皇帝柘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起自宇文氏唐太宗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

皇太子進德冠九琪金飾絳紗單衣白裙襦白韈烏皮履

五品以上幞頭亦曰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帶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礪石金魚袋武官鞊韘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烏皮六合靴

六品以下幞頭緋衣木笏銀帶魚袋佩靴同

八品九品幞頭綠袍鍮石帶靴同

遼史卷五十六

遼史卷五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六

儀衛志三

符印

遙輦氏之世受印于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冊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遙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歸遼

傳國寶秦始皇作用藍玉螭紐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魚鳥篆子嬰以上漢高祖王莽篡漢平皇后投璽殿階螭角微玷獻帝失之孫堅得于井中傳至孫權以歸于魏魏文帝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僞諸國往往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僞聖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于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玉印太宗破晉北歸得于汴宮藏隨駕庫穆宗應曆二年詔用太宗舊寶

御前寶金鑄文曰御前之寶以印臣僚宣命

詔書寶文曰書詔之寶凡書詔批答用之

契丹寶受契丹冊儀符寶郎捧寶置御坐東

金印三晉帝所上其文未詳

皇太后寶制未詳天顯二年應天皇后稱制羣臣上璽綬冊承天皇太后儀符寶郎奉寶置皇太后坐右

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

皇太子寶未詳其制重熙九年冊皇太子儀中書令授皇太子寶

印

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銀鑄以印文官制誥

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軍職制誥

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行宮都部署印並銀鑄文不過六字以上以銀硃爲色

南北王以下內外百司印並銅鑄以黃丹爲色諸稅務以赤石爲色

杓窊印杓窊鷙鳥之總名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

符契

自大賀氏八部用兵則合契而動不過刻木爲牌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魚

金魚符七枚黃金鑄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于內府

銀牌二百面長尺刻以國字文曰宜速又曰勑走馬牌國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劄給驛馬若干驛馬闕取它馬代法晝夜馳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親臨須索更易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木契正面爲陽背面爲陰閤門喚仗則用之朝賀之禮宣徽使請陽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門以契授西上閤門使云授契行勘勘契官聲喏跪受契舉手勘契同俛興鞠躬奏內外勘契同閤門使云准勑勘契行勘勘契官執陰面木契聲喏平身立少退近後引聲云軍將門仗官齊聲喏勘契官云內出喚仗木契一隻准勑付左右金吾仗行勘勘契官云合不合門仗官云合凡再勘契官云同不同門仗官云同亦再勘契官近前鞠躬奏勘官左金吾引駕仗勾當都知某官某對御勘同平身少退近後右手舉契云其契謹付閤門使進入閤門使引聲喏門仗官下聲喏勘契官跪以契授閤門使上殿納契宣徽使受契閤門使下殿奏勑喚仗

木箭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如勘契之儀詳具禮儀志

遼史卷五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七

儀衛志四

帝王處則重門擊柝出則以師兵爲營衛勞人動衆豈得已哉天下大患生於大欲不得不遠慮深防耳晉獎勇傑魁臣雄藩於是乎在寓武備於文物之中此儀仗所由設也金吾黃麾六軍之仗遼受之晉晉受之後唐後唐受之梁唐其來也有自耶律儼陳大任舊志有未備者兼考之遼朝雜禮云

國仗

王通氏言舜歲徧四岳民不告勞營衛省徵求寡耳遼太祖匹馬一麾斥地萬里經營四方未嘗寧居所至樂從用此道也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旄頭豹尾驅駝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尋民勞財匱此之故歟遼自大賀氏摩會受唐鼓纛之賜是爲國仗其制甚簡太宗伐唐晉以前所用皆是物也著于篇首以見艱難創業之主豈必厚衛其身云

十二神纛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華蓋　直柄華蓋

遙輦末主遺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子帳前諸弟剌哥等叛匀德實縱火焚行宮皇后命曷古魯救之止得天子旗鼓太宗即位置旗鼓神纛于殿前聖宗以輕車儀衛葬帝山

渤海仗

天顯四年太宗幸遼陽府人皇王備乘輿羽衛以迎乾亨五年聖宗東巡東京留守具儀衛迎車駕此故渤海儀衛也

漢仗

大賀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繼之倚主封王飫觀上國開元東封邵固扈從又覽太平之盛自是朝貢歲至于唐遼始祖涅里立遙輦氏世爲國相目見耳聞歆企帝王之容輝有年矣遙輦致鼓纛於太祖帳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氣之所睥睨哉厥後交梁聘唐不憚勞勤至於太宗立晉以要冊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後累世之所願欲者一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敵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蹝躡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於是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于遼周宋按圖更製乃非故物遼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尊號

太宗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備車輅法物上皇太后冊禮劉煦盧重備禮上皇帝

三年上在薊州觀導駕儀衛圖遂備法駕幸燕御元和殿行入閤禮

六年備法駕幸燕迎導御元和殿

大同元年正月朔備法駕至汴上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僚朝賀自是日以爲常

二月朔上御崇元殿備禮受朝賀

三月將幸中京鎭陽詔收鹵簿法物委所司押領先往未幾鎭陽入漢鹵簿法物隨世宗歸于上京

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問軍事上報曰朝廷起居如禮是月太宗崩世宗即位鹵簿法物備而不御

穆宗應曆元年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

景宗乾亨五年二月神柩升轀輬車具鹵簿儀衛

六月聖宗至于上京留守具法駕迎導

聖宗統和元年車駕還上京迎導儀衛如式

三年駕幸上京留守具儀衛奉迎

四年燕京留守具儀衛導駕入京上御元和殿百僚朝賀是後儀衛常事史不復書

鹵簿儀仗人數馬匹

步行擎執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馬擎執二百七十五人坐馬樂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馬牽攏官五十二人御馬二十六匹官僚馬牽攏官六十六人坐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輿十二人長壽仙一人諸職官等三百五人內侍一人引稍押衛二人赤縣

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司錄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司徒一人，太僕卿一人，鴻臚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一人，兵部尚書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員外郎一人，符寶郎一人，左右諸衞將軍三十五人，左右諸折衝二十一人，左右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夾騎二人，都頭六人，主帥一十四人，（教坊司差）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佽飛一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當官一人，司天監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統軍六人，千牛備身二人，左右親勳二人，左右郎將四人，左右拾遺二人，左右補闕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諫議大夫二人，給事中書舍人二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門下侍郎二人，中書侍郎二人，鳴鞭二人，（內侍內差）侍中一人，中書令一人，監門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衞隊正一人，隨駕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黃丞二人，都尉一人，太僕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職官乘馬三百四匹，進馬四匹，駕車馬二十八匹，人之數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馬之數凡千五百二十。得諸本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遼朝雜禮者如是。至於儀注之詳，不敢傅會云。

遼史卷五十八

遼史卷五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八

食貨志上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
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
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
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
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
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羣牧逐類採摭緝而爲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略初皇
祖勻德實爲大迭烈府夷離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瀾爲
于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
滋繁糺轄疏遠分北大濃兀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會同初將東獵
三剋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尋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
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三年詔
以諧里河臚朐河近地賜南院歐堇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剌三石烈人以
事耕種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爲本民
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彊上深然之是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敢有傷禾稼者以軍
法論應曆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詔賜
粟二十萬斛助之非經費有餘其能若是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開帑
藏而代民稅螟蝗爲災罷徭役以恤饑貧帝常過藁城見乙室奧隗部下婦人
迪輦等黍過熟未穫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逋民棄業禾稼棲畝募人
穫之以半給穫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躪於
邊兵請復今年租六年霜旱災民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
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于檀順薊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
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穫戶出粟庤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振民統和十
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惟
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穀不登發倉以貸田園蕪廢者則給牛種以助
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土產珍異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連日九年燕
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
寢興宗即位遣使閱諸道禾稼是年通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
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爲均平禁諸
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
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
唐古率衆田臚朐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
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爲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乃遷中
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遼之農穀至是爲盛而東
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
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雖累兵興
未嘗用乏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會天祚播遷耶律敵烈等逼立梁王
雅里令羣牧人戶運鹽濼倉粟人戶侵耗議籍其產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
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
直太輕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今盡償衆何以堪事雖無及然使天未絕遼斯
言亦足以收人心矣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
丁以定賦稅戶丁之數無所於考聖宗乾亨間以上京雲爲戶貲具實饒善避
繇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中耶律昭言
西北之衆每歲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當時沿邊各置
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餉故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
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
出粟以賦公上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
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
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郛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

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爲二等也。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麴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稅、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亦皆利民善政也。

遼史卷五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十九

食貨志下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驪、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繈屬。聖宗統和初，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糴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不鬻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峯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榷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為便。至天祚之亂，賦斂既重，交易法壞，財日匱而民日困矣。鹽筴之法，則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剌濼，命取鹽給軍。自後濼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同初，太宗有大造於晉，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榷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煎取之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矣。坑冶，則自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朮部者多鐵；曷朮，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冊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礦，置採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礦，命置冶。聖宗太平間，於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礦，興冶採煉。自此以迄天祚，國家皆賴其利。鼓鑄之法，先代撒剌的為夷离菫，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而用之，遂至富強，以開帝業。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迤域中。所以統和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司。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傭價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亦無所考。第詔楊遵勗徵戶部司逋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繈，拜樞密直學士；劉伸為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繈，擢南院樞密使。其以災沴，出錢以振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戶。是時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尋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始太祖為迭烈府夷离菫也，懲遙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算。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疋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為馬羣太保，上書猶言羣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為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千疋，女直萬疋，直不古等國萬疋，阻卜及吾獨婉、惕隱各二萬疋，西夏、室韋各三百疋，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諸部三百疋；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党項馬鬻于夏。以故羣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疋，牧于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損十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畋獵亦不足用，遂為金所敗。棄眾播遷，以乾子七松漠以北舊馬，

皆爲大石林牙所有。遼之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耳。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況名數已見本紀，茲不復載。

夫冀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爲。遼地半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時，黍稌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羨，振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世之論錢幣者，恆患其重滯之難致，鼓鑄之弗給也，於是楮幣權宜之法興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東南十纔一二。遼之方盛，貨泉流衍，國用以殷，給戍賞征，賜與億萬，未聞有所謂楮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歟？此無他，舊儲新鑄，並聽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況爲國乎？以是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國者矣。

遼史卷六十

遼史卷六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蠭有螫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鴟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春推可知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离堇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爲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擐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又有籍沒之法流刑量罪輕重寘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徒刑一曰終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終身者決五百其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朵之法木劍大棒之數三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於脽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麤細杖及鞭烙法麤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籍沒之法始自太祖爲撻馬狘沙里時奉痕德菫可汗命案于越釋魯遇害事以其首惡家屬沒入瓦里及淳欽皇后時析出以爲著帳郎君至世宗詔免之其後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復沒入焉餘人則沒爲著帳戶其沒入宮分分賜臣下者亦有之木劍大棒者太宗時制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寬宥則擊之沙袋者穆宗時制其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許徒刑之數詳于重熙制杖刑以下之數詳于咸雍制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不磬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轘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摏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二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礮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閑民使不爲變耳歲癸酉下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獄訟積滯頗多今休戰息民羣臣其副朕意詳決之無或冤枉乃命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疏決有遼欽恤之意昉見于此神冊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鉅細各殊若憲度不明則何以爲治羣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達民冤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會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謀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族造藥者世宗天祿二年天德蕭翰劉哥及其弟盆都等謀反天德伏誅杖翰流劉哥遣盆都使轄戛斯國夫四人之罪均而刑異遼之世同罪異論者蓋多穆宗應曆十二年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里彊陵拽剌禿里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刑仍付禿里以爲奴因著爲令十六年諭有司自先朝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以禁行者比聞楚古輩故低置其標深草中利人誤入因之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然帝嗜酒及獵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鶻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以奏對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輒加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于無算或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尸于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餘人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蓋其即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衆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及海里之死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不絕雖嘗悔其因怒濫刑諭大臣切諫在廷畏懦鮮能匡救雖諫又不能聽當其將殺壽哥念古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諫曰壽哥等斃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應死帝怒斬壽哥等支解之命有司盡取鹿人之

在繫者凡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中有欲寘死者賴王子必攝等諫得免已而怒頗德飼鹿不時致傷而斃遂殺之季年暴虐益甚嘗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故及於難雖云虐止褻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豈人主快情縱意之具邪景宗在潛已鑒其失及即位以宿衛失職斬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趙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鎖求見自辯語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獄自辯之理命復繫之既而躬錄囚徒盡召而釋之保寧三年以穆宗廢鐘院窮民有冤者無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鐘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吳王稍爲奴所告有司請鞫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五年近侍實魯里誤觸神纛法應死杖而釋之庶幾寬猛相濟然緩于討賊應曆逆黨至是始獲而誅焉議者以此少之聖宗沖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宜寬法律帝壯益習國事銳意於治當時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詳慎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統和十二年詔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囚屍市三日至是一宿即聽收瘞二十四年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二十九年以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詔自今但犯罪當黥即准法同科開泰八年以竊盜贓滿十貫爲首者處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貫其首處死從者決流嘗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猶慮其未盡而親爲錄囚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冤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冤五院部民有自壞鎧甲者其長佛奴杖殺之上怒其用法大峻詔奪官吏以故不敢酷撻剌干乃方十因醉言宮掖事法當死特貰其罪五院部民偶遺火延及木葉山兆域亦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爲法至於敵八哥始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及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擬以盜論止加杖罪又那母古犯竊盜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

至於五則處死若是者重輕適宜足以示訓近侍劉哥烏古斯嘗從齊王妻而逃以赦後會千齡節出首乃詔諸近侍護衛集視而腰斬之於是國無倖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犯法故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獄空聞至開泰五年諸道皆獄空有刑措之風焉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离畢主之及蕭合卓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以狡智相高風俗自此衰矣故太平六年下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漢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七年詔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遼史卷六十一

遼史卷六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興宗即位欽哀皇后始得志昆弟專權馮家奴等希欽哀意誣蕭浞卜等謀反連及嫡后仁德皇后浞卜等十餘人與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餘輩皆被大辟仍籍其家幽仁德于上京既而遣人弒之迫殞非命中外切憤欽哀後謀廢立遷于慶州及奉迎以歸頗復預事其酷虐不得逞矣然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衆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二年有司奏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朕甚憫焉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羣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帝曰一馬殺二人不亦甚乎減死論又有兄弟犯彊盜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其弟至於枉法受賕詐敕走遞僞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皆免死郡王貼不家奴彌里吉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無驗當反坐以欽哀皇后言竟不加罪亦不斷付其主僅籍沒焉寧遠軍節度使蕭白彊掠烏古敵烈都詳穩敵魯之女爲妻亦以后言免死杖而奪其官梅里狗丹使酒殺人而逃會永壽節出首特赦其罪皇妹秦國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張隋本宋所遣諜者大臣覺之以聞召詰款伏乃遣釋之後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杖三百不徵償小將軍決二百已下至百姓犯者決三百聖宗之風替矣道宗淸寧元年詔諸宮都部署曰凡有機密事即可面奏餘所訴事以法施行有投誹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二年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死獄中下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決于朝故獄訟留滯自今凡强盜得實者聽即決之四年復詔左夷离畢曰比詔外路死刑聽所在官司即決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問無冤然後決之有冤者即具以聞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六年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於是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載之其不合者別存之時校定官即重熙舊制更竊盜贓二十五貫處死一條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删其重復者二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間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七條條約旣繁典者不能偏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爲姦故五年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簡易如天地不惑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于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然自太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宮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乙辛以聞即詔乙辛劾狀因實其事上怒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皆籍其家仍賜皇后自盡三年乙辛又與其黨謀構昭懷太子陰令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告知樞密院事蕭速撒等八人謀立皇太子詔案無狀出速撒達不也外補流護衛撒撥等六人詔告首謀逆者重加官賞否則悉行誅戮乙辛教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自首臣嘗預速撒等謀因籍姓名以告帝信之以乙辛等鞫案至杖皇太子囚之宮中別室殺撻不也撒剌等三十五人又殺速撒等諸子其幼稚及婦女奴婢家產皆籍沒之或分賜羣臣燕哥等詐爲太子變書以聞上大怒廢太子徙上京乙辛尋遣人弒于囚所帝猶不寤朝廷上下無復紀律天祚乾統元年凡太康三年預乙辛所害者悉復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鄉里至二年始發乙辛等墓剖棺戮尸誅其子孫餘黨子孫減死徙邊

其家屬奴婢皆分賜被害之家如耶律撻不也蕭達魯古等黨人之尤兇狡者皆以賂免至于覆軍失城者第免官而已行軍將軍耶律涅里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皆棄市其職官諸局人有過者鶻降決斷之外悉從軍賞罰無章怨讟日起劇盜相挺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務繩以嚴酷由是投崖礮擲釘割臠殺之刑復興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獻祖廟雖由天祚救患無策流爲殘忍亦由祖宗有以啓之也遼之先代用法尚嚴使其子孫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擇猶非祖宗貽謀之道不幸一有昏暴者少引以藉口何所不至然遼之季世與其先代用刑同而興亡異者何歟蓋創業之君施之於法未定之前民猶未敢測也亡國之主施之於法既定之後民復何所賴焉此其所爲異也

傳曰新國輕典豈獨權事宜而已乎天祚末年遊畋無度頗有倦勤意諸子惟文妃所生敖盧斡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女兄適耶律撻曷里女弟適耶律余覩奉先乃誣告余覩等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遂戮撻曷里及其妻賜文妃自盡敖盧斡以不與謀得免及天祚西狩奉聖州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劫立敖盧斡遂誅撒八盡其黨與敖盧斡以有人望卽日賜死當時從行百官諸局承應人及軍士聞者皆流涕蓋自興宗時遂起大獄仁德皇后戕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逐昭懷太子太子尋被害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已亦幾殆至是又自殺其子敖盧斡傳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

遼二百餘年骨肉自相殘滅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噫

遼史卷六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一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爲耳矣天動也有恆度地靜也有恆形人動靜無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氣無往而弗達亦惟人之所在而畀付焉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志晚出盍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陲後爲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剌部長涅里立迪輦組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既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爲王而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于屈戍幾百年國勢復振至耨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爲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曰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摭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帝統	契丹先世
漢	冒頓可汗以兵襲東胡滅之餘衆保鮮卑山因號鮮卑
魏	青龍中部長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黃龍之北
晉	鮮卑葛烏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
元魏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別支也至是始自號契丹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松漠之間道武帝登國間大破之遂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始班諸國末欣服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以名馬文皮來貢得交市于和龍密雲之間太和三年高句麗與蠕蠕謀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內附止於白狼水東
北齊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親討之至平州乃趨長塹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趨青山安德王韓軌帥騎四千東斷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虜男女十餘萬雜畜數十萬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別部所虜生口分置諸州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
隋	開皇四年率諸莫弗賀來謁五年悉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故地六年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諭解之別部出伏等違高麗率衆內附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別部四千餘戶違突厥來降高祖給糧遣還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有征伐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則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殺吐屯大業七年貢方物
唐	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鬬不利輒遁保鮮卑山武德中大帥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來朝二年入犯平州境六年君長咄羅獻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突厥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師都唐編戶我將擒之不可易降者三年摩會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帝伐高麗悉發契丹奚首領從軍還過營州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大帥紇主據曲率

衆來歸即其部爲玄州以據曲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氏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問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以辱紇主爲刺史窟哥死與奚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執松漠都督阿不固獻于東都窟哥二孫曰枯莫離彈汗州刺史歸順郡王曰盡忠松漠都督敖曹曾孫曰萬榮歸誠州刺史時營州都督趙文翽數侵侮其下盡忠等怨望與萬榮共舉兵殺文翽據營州自號無上可汗推萬榮爲帥不二旬衆數萬攻崇州執擊討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將軍曹仁師等二十八將擊之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戰西硤石黄獐谷王師敗績進攻平州不克武后益發兵擊契丹萬榮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拒戰萬榮敗走俄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聞盡忠死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等率兵十七萬討萬榮戰東硤石敗績孝傑死之萬榮進屠幽州又詔御史大夫婁師德等率兵二十萬擊之萬榮乘銳鼓行而南殘瀛州屬縣神兵總管楊立基率奚兵掩擊大破萬榮執何阿小別將李楷固駱務整降萬榮委軍走立基與奚四面合擊萬榮衆潰東走張九節設三伏待之萬榮窮蹙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以獻九節傳東都契丹餘衆不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率部落歸唐

失活玄宗賜丹書鐵券開元四年與奚長李大酺偕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仍置靜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八部長皆爲刺史五年以楊氏爲永樂公主下嫁失活六年卒

娑固失活之弟帝以娑固襲爵開元七年十一月娑固與公主來朝衙官可突于勇悍得衆心娑固欲除之事泄可突于攻之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及奚君李大酺攻可突于不勝娑固大酺皆死韓愈作可突干劉煦宋祁及唐會要皆作可突于

鬱于娑固從父弟也可突于推以爲主遣使謝罪玄宗冊立鬱于襲娑固位開元十年鬱于入朝以慕容氏爲燕郡公主下嫁鬱于卒

咄于鬱于之弟襲官爵開元十三年咄于復與可突于猜阻與公主來奔改封遼陽王

邵固咄于之弟國人共立之開元十三年冬朝于行在從封禪泰山改封廣化郡王以陳氏爲東光公主下嫁邵固十八年爲可突于所弒以其衆降突厥東光公主走平盧

屈列不知其世系可突于立之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可突于十二月又破之斬屈列及可突于等傳首東都餘衆散走山谷

過折本契丹部長爲松漠府衙官斬可突于及屈列歸唐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立之封北平郡王是年可突于餘黨泥禮弒過折屠其家一子剌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自此契丹中衰大賀氏附庸於奚王以通于唐朝貢歲至至德寶應間再至大曆十二年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三至元和中七至大和開成間四至泥禮耶律儼遼史書爲涅里陳大任書爲雅里蓋遼太祖之始祖也

李懷秀唐賜姓名契丹名迪輦俎里本八部大帥天寶四年降唐拜松漠都督安祿山表請討契丹懷秀發兵十萬與祿山戰潢水南祿山大敗自是與祿山兵連不解耶律儼紀云太祖四代祖耨里思爲迭剌部夷离菫遣將只里姑括里大敗范陽安祿山于潢水適當懷秀之世則懷秀固遙輦氏之首君爲阻午可汗明矣

楷落以唐封恭仁王代松漠都督遂稱契丹王其後襲大貞元四年犯北邊幽州以聞自祿山反河北割據道隔不通世次不可悉考

契丹王屈戍武宗會昌二年授雲麾將軍幽州節度使是爲耶瀾可汗張仲武奏契丹舊用回鶻印乞賜聖造詔以奉國契丹爲文

高麗古今錄作屈戍。

契丹王習爾是爲巴剌可汗。咸通中再遣使貢獻。部落寖殖。

契丹王欽德習爾之族也。是爲痕德董可汗。光啓中鈔掠奚室韋

諸部。皆役服之。數與劉仁恭相攻。晚年政衰。八部大人法常三歲

代。迭剌部耶律阿保機建鼓旗自爲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爲王。盡

有契丹國。遙輦氏遂亡。

蕭韓家奴有言。先世遙輦可汗洼之後。國祚中絕。自夷离菫雅里立阻

午可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遼史參考。大賀氏絕于邵固。雅里所立。則

懷秀也。其間唯屈列過折二世。屈列乃可突于所立。過折以刜部長爲

雅里所殺。唐史稱泥里爲可突于餘黨。則洼可汗者殆爲屈列耶。

遼史卷六十三

遼史卷六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二

皇子表

帝官天下，王者家焉。至于親九族，敘五宗，其揆一也。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衛、晉、鄭，太史遷既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有其名。長世者登世家，自絕者置列傳，然王子侯猶可以年表也。班固以爲文無實，併諸侯劍年而表世，君子譏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徙數封，朝不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碌碌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傑然者列諸傳，敘親親之恩，敬長之義，而無他可書者略表見之，爲皇子表。

帝系	名字	第行	封爵	官職	功	罪	薨壽	子孫
肅祖四子，昭烈皇后蕭氏生。	洽昚，字牙新。	第一		迭剌部夷離堇。	有[illegible]行[illegible]五石[illegible]七大瓜[illegible]十一。			房在五院司。
懿祖第二，見帝紀。								
	葛剌，字古昆。	第三		舍利。			早卒。	房在六院司。
	洽禮，字敵輦。	第四		舍利。				房在六院司。
懿祖四子：	叔剌	第一		舍利。			早卒。	
莊敬皇后蕭氏生。	帖剌，字痕得。	第二		九任迭剌部夷離堇。			卒年七十。	六院司呼爲[illegible]夷離堇房。
玄祖第三，見帝紀。								
	褭古直，字[illegible]毋根。	第四		舍利。	[illegible]射(?)		[illegible]卒。	六院司呼[illegible]舍利房。
玄祖四子：	麻魯	第一		舍利。			早卒。	
簡獻皇后蕭氏生。	巖木，字敵輦。	第二	重熙中追封蜀國王。	三爲迭剌部夷離堇。	身長八尺[illegible]		年四十五薨。	二子：胡古[illegible]。後爲三父房之孟父。
德祖第四，見帝紀。								
	釋魯，字述瀾。	第三	重熙中追封隋國王。	于越。	[illegible]		年五十七，爲子滑哥所弒。	子滑哥。其後爲三父房之仲父。
德祖六子：宣簡皇后蕭氏生五子。太祖見帝紀。								
	剌葛，字率懶。	第二		太祖即位，爲惕隱，改迭剌部夷離堇。	[illegible]兵攻下平州。	[illegible]	自幽州南奔，爲人所殺。	子賽保。[illegible]父房之季父。
	迭剌，字雲獨昆。	第三		天顯元年，爲中臺省左大相。	[illegible]	[illegible]		

				太祖四子淳欽皇后蕭氏生三子二太宗見帝紀
	寅底石字阿辛	安端字猥隱	蘇字雲獨昆	倍小字圖欲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改賜姓李名贊華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一
	重熙間追封許國王	天祿初以功王東丹國賜號明王		神冊元年立為皇太子天顯元年為東丹國人皇王建元甘露稱制行[illegible]置左右大[illegible]相及百官一用漢法太宗立[illegible]
	太祖遺詔寅底石守太師政事令輔東丹王	神冊三年為惕隱天贊四年為北院夷離堇	神冊五年為惕隱六年為南府宰相	唐[illegible]人浮海來招[illegible]以[illegible]天[illegible]改[illegible]化[illegible]州節度使[illegible]
丹小字敦少而敏貫		神冊元年[illegible]平景州天贊元年征渤海[illegible]老相兵三萬餘人安[illegible]之[illegible]府叛平定太宗即位有定策功會同中[illegible]兵下[illegible]出[illegible]代世[illegible]以兵[illegible]初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祖尤愛之[illegible]	[illegible]聰敏好學[illegible]陰陽音律[illegible]工[illegible]文[illegible]太祖[illegible]
	生而[illegible]兄剌葛作亂兵敗太祖[illegible]之後[illegible]至[illegible]自剌不死太祖釋之	與兄剌葛[illegible]亂[illegible]太祖[illegible]而免之[illegible]兵敗[illegible]而[illegible]穆宗[illegible]放歸田里	在南府以賄聞民頗怨	外寬內忍[illegible]喜殺人
	太祖命輔東丹王倍欽皇后遣司徒劃沙殺于路		征渤海國還薨	唐主從珂將自焚遣壯士李彥紳害之年三十八葬醫巫閭山
	孫阿烈		已上並係季父房	子[illegible]國朱[illegible]道隱已下並係橫帳

		宮人蕭氏生一子	太宗五子靖安皇后蕭氏
	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	[illegible]只沒字[illegible]敵輦	罨撒葛
	第三	第四	第二
居東平郡升為南京太宗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謚讓國皇帝統和中更謚文獻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	天顯五年立為壽昌皇太弟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謚章肅皇帝		會同元年封太平王世宗留許[illegible]
入唐領虔州節度使	天顯五年兼天下兵馬大元帥	自晉還為惕隱	穆宗委以國政
兵[illegible]可取[illegible]元年從[illegible]大[illegible]攻[illegible]太祖[illegible]自立[illegible]宗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君	勇悍多力天贊五年代北[illegible]而攻寰州[illegible]凡親征常留守京師	性沉默善騎射	
	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illegible]太[illegible]后[illegible]心[illegible]太[illegible]	天顯三年救耶律沙于定州為李嗣[illegible]所敗至石[illegible]始得還	謀亂令司天魏璘卜日[illegible]貶西北邊戍景宗即位[illegible]
	死于囚所年五十葬玉峯山西谷	以病薨	保寧四年病薨
	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	二子敵烈奚底皆知名	

生二子　穆宗第一，見帝紀一。			應[illegible]以[illegible]兄[illegible]穆宗封[illegible]王[illegible]太叔[illegible]欽[illegible]靖			[illegible]景宗[illegible]召還[illegible]子大[illegible]其[illegible]		
宮人蕭氏生三子	天德，字[illegible]	第三			[illegible]悍[illegible]捷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太宗討石重貴，至[illegible]將杜[illegible]率兵十[illegible]先據河梁。上欲以計破之，[illegible]能以[illegible]五千騎[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從[illegible]衛[illegible]其[illegible]送[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和[illegible]位使[illegible]于[illegible]大[illegible]后[illegible]世宗[illegible]拒[illegible]律[illegible]耶胡[illegible]李[illegible]遇[illegible]于[illegible]泰[illegible]力敗之。	與李胡子[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不悅[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反[illegible]謀[illegible]耶律[illegible]留[illegible]都[illegible]許[illegible]天德[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出[illegible]	天祿二年，伏誅。	
	敵烈，字巴速菫	第四	保寧初，封冀王。		勇力善射。保寧初，宋人侵漢，與南府宰相耶律沙將兵往援，卻敵而還。	與宣徽使耶律海思謀反，事覺，[illegible]之。乾亨初，宋主攻河東，至白馬嶺，敵烈以先鋒，[illegible]未半，宋軍迎擊，師潰。	歿于陣。	子哇哥，白馬嶺之敗，俱歿。
	必攝，字箴菫	第五	穆宗封越王。		應曆間，族人恆特寵，有罪，必攝以上聞[illegible]以侍從[illegible]去官[illegible]進[illegible]一主[illegible]殺[illegible]而[illegible]欲[illegible]景宗時，討党項有功。		以疾薨。	

世宗三子　景宗第二，見帝紀。	吼阿不	第一。舊史皇族傳書在第三，且云未詳所出。按景宗本紀云：景宗，世宗第二子。又按舊史本傳云：景宗立，親祭于墓，追冊為皇太子。當是世宗長嫡子也。	景宗立，追冊為皇太子，謚莊聖。				早薨。墓號太子院。	
妃甄氏生一子	隻沒，字和魯菫	第三。舊史皇族傳書在第一。	景宗封寧王。	保寧八年，奪爵。統和元年，皇太后稱制，復舊爵。	敏給，好學，通契丹、漢字，能詩。統和元年，皇太后命賦移芍藥詩。	應曆末，與宮人私通，上怒，榜之數百，刺一目，而繫獄將棄市。景宗即位，以所私宮人賜之。保寧八年，妻謀害皇后，事覺，削爵，放烏古部，徵還。		
景宗四子　睿智皇后蕭氏生三子　聖宗第一，見帝紀。	隆慶，字燕隱，小字普賢奴	第二	八歲封恆王。統和十六年，徙王梁國。開泰初，更王秦晉國。薨，追贈皇太弟。	初兼侍中。統和中，拜南京留守。開泰初，加守太師，兼政事令，拜大元帥，賜金券。	統和十七年，南征，為先鋒，至瀛州，遇宋將范廷召列陣以待，[illegible]遣蕭柳擊[illegible]入[illegible]空[illegible]敗宋[illegible]九年[illegible]人于行在。		入覲，還至北安州，浴湯疾，薨。葬醫巫閭山。	子五人：查葛、遂哥、謝家奴、驢糞、蘇撒。
	隆祐，小字高七，一字胡都菫	第三	乾亨初，封鄭王。統和中，徙王吳，更王楚。開泰中，改王齊。謚仁孝。重熙間，改謚孝靖。	統和中伐宋，留守京師。拜西南面招討使。及征高麗，復留守京師。權知北院樞密使，出守東京。贈守太師。			開泰元年薨。	子三人：胡都古、合祿、貼不。
一子不詳所出	藥師奴	第四					早卒，葬王子院。	
聖宗六子	重元，小字孛吉只	第二	太平三年，封秦國王。	歷南北院樞密使、南[illegible]	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illegible]	清寧九年，車駕秋獵灤水，謀反，軍潰，自殺。		子涅魯古，謀反，戰歿。

欽哀皇后蕭氏生二子一興宗見帝紀			興宗立為皇太弟賜金券道宗冊為皇太叔免拜不名復賜金券	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道宗拜天下兵馬大元帥	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上益重之後雖寵戎職未嘗離輦下尊寵古未之有	重元子涅魯古與陳六蕭胡覩等四百餘人謀反誘脅弩手軍攻行宮將戰其黨多悔過效順各奔潰重元奔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		
一子未詳所出	別古特字撒懶	第三	重熙中封柳城郡王	太平七年遙領彰信軍節度使為王子郎君班詳穩重熙中累遷契丹行宮都部署	明敏善射討夏國督戰有功		討夏軍還薨	
僕隗氏生二子	吳哥字洪隱	第四	燕王	開泰二年為惕隱出為南京留守			薨于南京	四世孫敵烈尤烈尤烈繼梁王雅里稱帝
	狗兒字[illegible]	第五	太平元年拜南府宰相				暴疾薨	
[illegible]氏生一子	侯古字敵里本	第六	重熙七年封[illegible]樂郡王咸雍中徙混同郡王	重熙初王子郎君班詳穩後為上京留守			薨于京	
興宗三子、仁懿皇后蕭氏生三子一道宗見帝紀	和魯斡字阿輦	第二	重熙十七年封越王清寧初徙王魯進王宋魏乾統三年冊為皇太叔	清寧中拜上京留守改南京留守乾統初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加守太師免拜不名三年為惕隱加義和仁壽之號復守南京	重元亂和魯斡夜赴戰	天祚即位馳圍場之禁和魯斡請曰天子以巡幸為大事蹕居[illegible][illegible]不可廢也上以為然復命有司促備春水之行	從獵于慶州薨	子三人石篤達淳淳封秦晉王稱帝
	阿璉字撒里本	第三	重熙十七年封許王清寧初徙陳王[illegible]韓國王諡欽正	清寧中出為遼興軍節度使咸雍間歷西京北京留守			從車駕秋獵以疾薨	

道宗一子宣懿皇后蕭氏生	濬小字耶魯斡	第一	六歲封梁王八歲立為皇太子諡昭懷以天子禮葬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	太康元年兼領北南院樞密使	幼能言好學知書文帝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八歲從獵連中二鹿上謂左右曰祖先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當不墜祖風後復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喜為設宴		年二十為乙辛誣害囚上京見殺葬玉峯山	子天祚皇帝諱延禧
天祚六子文妃生一子	敖魯斡	第 出繼大丞相耶律隆運後	初封晉王		寬[illegible]人濟勸其不能中外稱其長者	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以敖魯斡有人望與文妃密謀立之不果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魯斡不與謀得免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魯斡事覺或勸之亡曰安忍為蕞爾之軀失臣子之節聞者傷之	保大二年以得人心縊死	
元妃生一子	雅里字撒鸞	第二	七歲欲立為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天祚奔夏衆推稱帝改元神曆					
四子未詳所出	撻魯	第三	燕國王				早薨	
	習泥烈	第四	趙王				從天祚至白水濼為金師所獲	
	定	第五	秦王				至青塚濼為金師所獲	
	寧	第六	許王				至青塚濼為金師所獲	

遼史卷六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三

公主表

春秋之法，主姬下嫁，晉于齊，以魯公同姓之國爲之壻主，故稱古者婦諱不出門，內言不出梱，公主悉列于傳，非禮也。然遼國事任外戚，公主多見紀傳，間不得不表見之。禮，男女異長，不當與皇子同列，則爲公主附表。

屬	母	名	封	下嫁	事	離	薨	子
太祖一女		質古		下嫁淳欽皇后弟蕭室魯	[illegible]		未封而卒	
太宗二女		呂不古第一	應曆初封燕國長公主，保寧中進封齊國大長公主	下嫁北府宰相蕭思溫			以疾薨	
		嘲瑰第二		下嫁北府宰相蕭海瓈			應曆初未封卒	
世宗三女	懷節皇后生	和古典第一	保寧間封秦國長公主	下嫁侍中蕭啜里			以疾薨	
		觀音第二	保寧間封晉國長公主	下嫁蕭婆項				
		撒剌第三		下嫁蕭韓里			未封卒	
景宗四女	睿智皇后生三女	觀音女第一	封魏國公主，進封齊國，景福中封燕國大長公主	下嫁北府宰相蕭繼先	皇后尤加愛，賜奴婢萬口		重熙中薨	
		長壽女第二	封吳國公主，統和初進封衛國，改封魏國長公主	下嫁宰相蕭排押			開泰六年薨	
		延壽女第三	封越國公主，追封燕國	下嫁蕭恆德	恆德性沉厚[illegible]睿后於諸女尤愛[illegible]遣不以[illegible]自縊		年二十一以疾薨	
	渤海妃生一女	淑哥第四	無封號	乾亨二年下嫁盧俊		與駙馬都尉盧俊不諧，表請離，改適蕭神奴		
聖宗十四女	黃妃生一女	燕哥第一	封[illegible]國公主，進封秦國，興宗封宋國長公主	下嫁蕭匹里				
	欽哀皇后生二女	巖母堇第二	開泰七年封魏國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改封晉國長公主，清寧初加大長公主	下嫁蕭啜不		改適蕭海里，不諧，離之；又不諧，適蕭胡覩；又不諧，乃適韓國王蕭惠		
		槊古第三	封越國公主，進封晉國，景福初封[illegible]長公主，清寧初加大長公主	下嫁蕭孝忠	孝忠妻賀秀擅[illegible]法自斃		以疾薨	
	蕭氏生二女，蕭氏國舅[illegible]之女	擘八第四	封南陽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蕭孝先			太平末，東京大延琳反，遇害	
		陶哥第五	封長寧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蕭楊六				
	蕭氏生一女	鈿匿第六	封平原郡主，進封荊國公主	下嫁蕭雙古				
	馬氏生一女	九哥第七	封[illegible]陽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蕭璉				
	大氏生一女	長壽第八	封臨海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大力秋			駙馬都尉大力秋坐大延琳事伏誅，改適蕭慥古	
	白氏生四女	八哥第九	封同昌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劉三嘏				

			主				
		十哥第十	封三河郡主，進封公主。	下嫁奚王蕭高九			
		擊失第十一	封仁壽縣主，進封公主。	下嫁劉四端			
		泰哥第十二		下嫁蕭忽烈			
	李氏生一女	賽哥第十三	封金鄉郡主，進封公主。	統和中，下嫁蕭圖玉。		以殺奴婢得罪。	薨于貶所
	艾氏生一女	興哥第十四		下嫁蕭王六			
興宗二女	仁懿皇后生二女	跋芹第一	封魏國公主，重熙末，徙封晉國，加長公主。	下嫁蕭撒八		與駙馬都尉蕭撒八不諧，離之；清寧初，改適蕭何速，以婦道不修，徙中京；又嫁蕭窩匿。	
		斡里太第二	封鄭國公主，清寧間加長公主，壽隆間加大長公主。	下嫁蕭余里也			
道宗三女	宣懿皇后生三女	撒葛只第一	封鄭國公主，咸和中，徙封魏國。	下嫁蕭末	端麗有智		太康初薨
		糺里第二	封齊國公主，進封趙國。	下嫁蕭撻不也	駙馬都尉撻不也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斡欲遁偷公主，公主以訛都斡黨乙辛，惡之。末幾，訛都斡以事伏誅。天祚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為心，章餘乙辛。		大安五年，以疾薨。
		特里第三	封越國公主，乾統初，進封秦晉國大長公主。	下嫁蕭酬斡	公主從天祚出奔，明年，攻順州，留公主守輜重，金人	太康八年，以駙馬都尉蕭酬斡得罪，離之。	

			主從封梁宋國大長公主		圍之，公主奔行在所。天祚播遷，為金人所獲。	大安初，改適蕭特末，為都統，與金人戰敗于石輦鐸，被擒。	
昭懷太子一女		延壽	封趙國公主，從封許國，乾統元年，進封越國，加秦晉國長公主。	下嫁蕭韓家奴	幼遭乙辛之難，與兄天祚俱養于蕭懷忠家。後李氏進挾穀歌，文帝感悟，召還宮。		
天祚六女	文妃生一女	余里衍	封蜀國公主		為金人所獲		
	元妃生三女				俱為金人所獲		
	宮人生二女				俱為金人所獲		

遼史卷六十五

遼史卷六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表第四

皇族表

遼太祖建國，諸弟覬覦，含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猶難之。雖其度量恢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其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懿固有元勳寔多。不表見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五院夷離菫[illegible]			五院夷離菫[illegible]古	北院大王[illegible]				
大[illegible]部[illegible]								侍中[illegible]家奴
			不知世次。太子太傅[illegible]古。					
右系出肅祖昭烈皇帝								
大[illegible]	夷離菫[illegible]古只							
[illegible]	于越[illegible]底	[illegible]						
			不知世次。北院夷離菫[illegible]涅赤				[illegible]右皮室詳穩老古 大王頗德。	
				敦事令[illegible]剌				
				北院大王[illegible]魯。南院大王吾也。				
[illegible]帝兄[illegible]	迭[illegible]可汗[illegible]本部夷離菫[illegible]思	阿[illegible]于越[illegible]魯	[illegible]剌[illegible]剌	太師[illegible]	小將軍狗兒			
右系出懿祖莊敬皇帝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illegible]父房[illegible]王	[illegible]剌部夷離菫[illegible]古只	[illegible]						
	[illegible]剌部夷離菫[illegible] [illegible]剌部夷離菫[illegible]不魯	北院[illegible]使安摶 左皮室詳穩[illegible]給						
		季父房不知世次。惕隱朔古。		于越屋質	[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古		節度[illegible]家奴	昭德節度[illegible]
		季父房[illegible]國王之後不知世次		國舅節度大悲奴 惕隱阿魯掃古 撒列 撒剌竹				
				遼水郡王[illegible] 北院宣徽使[illegible] 右皮室詳穩[illegible]低 南院大王[illegible] 侍中化哥 于越弘古 北院宣徽使[illegible]六 南京宣徽使奴古達 燕王[illegible]引		于越仁先 惕隱許王義先 南面林牙信先		
仲父房[illegible]國王[illegible]	滑哥	[illegible]只 于越洼		惕隱[illegible]古 東路統軍使[illegible]古不 [illegible] 昭德節度使[illegible]				
		于越休	于越高					

哥
十
仲父房不知世次北院大王的祿
匡義節度馬哥
北面林牙韓留
定武節度仙童
西北招討使塔不也
太祖從姪不知所出
于越魯不古
西平郡王賽適
大同節度觀音
右系出玄祖簡獻皇帝
季父房
褭保
寅古直剌葛
中京留守拔里
左大相迭剌
鎮國節度合住
許國王寅底石
中書令
阿烈
混同郡王斡特剌
劉哥
盆哥
化葛里
奚蹇
明王安端南府宰相蘇
察割
術父奴
瓜
北院樞密使頗的
惕隱涓古
北院樞密使霞抹
鐵驪
歸穩
太師鄯里斯
惕隱燕哥
季父房不知世次
平章的烈
中京路案問使和尚
林牙高家
漆水郡王撻不也
南府宰相
烏古部節度使
釋魯斡
普古
北面大王特慶
先鋒都監撥奴
檢校太師吳九
林牙庶成
都林牙
庶箴
普古只
朗
褭
右系出德祖宣簡皇帝

讓國文獻皇帝倍
平王隆先
陳哥
晉王道隱
婁國
章肅皇帝李胡
宋王喜隱
留禮壽
衛王宛
惕隱牙里果
南府宰相敵烈
室魯
北院大王奚底
右系出太祖天皇帝
冀王敵烈
蛙哥
右系出太宗孝武惠文皇帝
皇太弟隆慶
魏國王查葛
楚王遂哥
陳王謝家奴
遂西郡王驢糞
漆水郡王蘇撒
祗候郎君王家奴
祗候郎君羅漢奴
秦國王隆祐
周王胡都古
魏王合祿
右系出景宗孝成康靖皇帝
重元
涅魯古
燕王奭
敵烈

哥

述烈稱帝

右系出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

皇太叔和魯斡

淶水郡王石篤

匡義節度謨

秦晉國王淳稱帝

右系出興宗神聖孝章皇帝

遼史卷六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五

外戚表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史耶律、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爲唇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糯思之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爲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爲國舅別部。三族世預北宰相之選，自太祖神冊二年命阿骨只始也。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國舅帳爲一，與別部爲二。此遼外戚之始末也。作外戚表。

戚	蕭氏	景宗睿智皇后父思溫			太祖淳欽皇后父月椀	世宗懷節皇后父阿古只	道宗宣懿皇后
一世	五世祖胡母里	忽沒里			阿扎割只月椀		
二世	北府宰相敵魯	北府宰相思溫	馬羣侍中朮魯烈		北府宰相阿古只		
三世	北府宰相翰	北府宰相繼先，思溫無嗣，睿智皇后命爲後	蘭陵郡王撻凜	大父房不知世次			
四世	平章事討古		南京統軍使古				
五世				林牙蕭和尚			蘭陵郡王[illegible]
六世				北院宣徽使特末	北府宰相排押		
七世						蘭陵郡王恒	齊國王[illegible]
八世						蘭陵郡王恒德　東路統軍制	北院樞密使[illegible]
九世				北院樞密使革			西北招討使[illegible]
十世							
十一世							

父惠	興宗仁懿皇后父孝穆							太宗靖安皇后父室魯						聖宗仁德皇后父隗因	
								駙馬都尉室魯	勉思						
						宰相撻剌									
										少父房不知世次				不知房族世次	國舅族不知世次
										[illegible]	中書令乙辛	始平節度使[illegible]	國舅詳穩[illegible]谷	隗因	國舅郡王高九
	國舅詳穩[illegible]孝穆									南院樞密使朴			南京統軍使[illegible]里　[illegible]八		北府宰相[illegible]
	大丞相	北院樞密使孝先	北院樞密使孝忠	北府宰相孝友											蘭陵郡王撻不
氏奴	北院樞密使[illegible]　北院宣徽使[illegible]八	使相[illegible]	南院樞密使阿速		樞密副使胡覩										
	齊國王[illegible]	蘭陵郡王[illegible]				龍虎衛上將軍叔古	臨海節度使拔剌								
乙古[illegible]	蘭陵郡王[illegible]	[illegible]													

也

漢人行宮都部署韓家

國舅別部不知世次
北府宰相只魯
八世孫
世遼北府宰相塔烈葛

七世孫蕭晒

咸雍不知世次今獲塔嫡知軍爲古節南京統軍敵烈統
列國海寧度圖玉軍雙古軍乾帮林

遼史卷六十七

遼史卷六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六

遊幸表

朔漠以畜牧射獵爲業猶漢人之劭農生生之資於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夏而遊田之習尚因其舊太祖經營四方有所不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勝書今援司馬遷刑書封禪例列于表觀者固足以鑒云作遊幸表

紀年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太祖七年							次[illegible]林河[illegible]魚					
九年						[illegible]						
神冊四年	射虎東山											幸遼陽故城
五年					[illegible]							
天贊二年		如平州										
三年									[illegible]			
天顯元年			幸天福城									
四年	獵于[illegible]河	獵于近淀					如涼陘				出獵[illegible]虎	
五年			獵于近淀				射[illegible]如[illegible]					
六年		獵于近山[illegible]	皇[illegible]于潢水之南	獵[illegible]冶射[illegible]					駐蹕于近山			獵于小[illegible]得山
九年					射柳							
十年			獵于[illegible]							如金瓶濼		
十一年						射柳						
十二年						射柳						
會同元年			射虎于松山	[illegible]伐木								
二年		獵于[illegible]山					獵于[illegible]山					
六年								駐蹕于合不剌山				
七年							駐蹕于炭山					
九年			射[illegible]于土河			射柳						
世宗五年							如太液谷留[illegible]三日					
穆宗應曆三年						駐蹕于[illegible]山獵于[illegible]山	駐蹕于[illegible]峪					
四年		獵于[illegible]山					駐蹕于白[illegible]山					
五年									獵于西山			
六年									[illegible]柳	與群臣[illegible]水上[illegible]石[illegible]		
七年						射柳	射柳					獵于赤山獵于[illegible]剌山
八年							獵赤山					

九年					獵于[illegible]嶺南林	獵于自麋山	射鹿于鳳凰門下	射鹿於近山迄于九月				獵于黑山
十年		獵于[illegible]不[illegible]如[illegible]獵于[illegible]城吉得井			射鹿于鳳凰門			次三石[illegible]呼鹿射之				獵于天梯山
十一年			射鹿于遙斯濼			射鹿于赤山射柳						
十二年		獵于[illegible]鷹山				是夏射舐鹼鹿于玉山						
十三年	丁卯夜觀燈		獵多獲[illegible]還宮飲至終夜旦是晝出夜飲迄于月終		射柳	是夏獵于玉山			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賜羣臣是秋射鹿於黑山抵赤山			獵于三[illegible]
十四年		如潢河			獵于玉山射臥鹿于白嶺山	射舐鹼鹿于[illegible]泉	射舐鹼鹿于赤山呼鹿射之					幸樞密使蕭護思第
十五年									是秋獵于黑山			獵于七[illegible]山
十六年	[illegible]			以野鹿入馴鹿羣觀之飲至竟日			獵于玉山					
十七年		如潢河		駐蹕于[illegible]潭								獵于[illegible]
十八年	幸太師女右第宴飲終夜	如[illegible]潭				避暑于[illegible]潭		射鹿于近山二旬而還	以菊花酒賜從臣獵熊	射鹿于[illegible]威嶺復射鹿射熊	射鹿于[illegible]威嶺	
十九年		幸[illegible]飲酒至暮幸五坊										
景宗保寧元年								如秋山		獵于赤山濼		
二年						是夏幸[illegible]母城進幸東京						

三年					射柳		如松[illegible]湖	射鹿于惠民湖獵于平地松林獵于遼河之源	獵于胡土白山幸于越屋質第	駐蹕于蒲瑰坂		
四年						觀從臣射柳射柳						
五年	如神得湖如應州								駐蹕于歸化州西硬坡			
六年				幸水井								
七年	如[illegible]淀											
八年		如金瓶濼								如長濼		
九年	如[illegible]									如老翁川釣魚于赤山濼		
十年			獵于顏山復如長濼					獵于赤山		獵于[illegible]潭		
乾亨元年	觀燈于市				幸惠民湖			幸水井				
二年			閏月如南京賞牡丹西幸									如蒲瑰坂獵于檀州之南
三年		放鶻于溫泉南		幸羊城濼				獵于炭山				
四年									獵于炭山			
聖宗統和元年			從禽于近川獲六擒幸甘露等寺駐蹕長濼又駐蹕于閭[illegible]旁山獵于[illegible]甸大獲鹿豕		幸興王寺獵于谷[illegible]里坂				獵于黑山	駐蹕于老翁州	釣魚于近川	
二年	幸近地	如潢河	獵于山榆甸					幸鶴山觀陰鷹獵于[illegible]右				
三年							大[illegible]青陰[illegible]于水山[illegible]山		[illegible]怡里水觀[illegible]		獵于東右山	

							[illegible]于[illegible]山	[illegible]于[illegible]山				
四年	[illegible]魚于[illegible]				如炭山清暑[illegible]于燕山			[illegible]于[illegible]山[illegible]于炭山[illegible]于[illegible]刺山	[illegible]于[illegible]山[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五年		幸[illegible]西放[illegible]		北[illegible]打[illegible]暑			[illegible]東山行[illegible]					
六年				幸延壽延洪二寺及秦國長公主第			[illegible]于炭山幸[illegible]	射鹿于近山[illegible]				獵于沙河
七年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新西[illegible]東	射[illegible]于[illegible]虎[illegible]	幸秦國公主第	[illegible]于[illegible]花山幸秦[illegible]公主第					獵于[illegible]州之[illegible]南[illegible]釣魚于[illegible]水[illegible]
八年			幸[illegible]山[illegible]寺[illegible]西[illegible]山									
九年		如曲水[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于炭山				
十年					射鹿于[illegible]山				射鹿于[illegible]州山	射[illegible]于[illegible]口		
十一年	幸延芳淀											
十二年				如炭山清暑				[illegible]于[illegible]東山	[illegible]于[illegible]山[illegible]河[illegible]于[illegible]山		[illegible]于[illegible]西[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州西[illegible]
十三年		幸延芳淀							幸大王川			
十四年	幸延芳淀					[illegible]						
十五年				幸延壽寺				如秋山				
十六年						獵于平地松林						
十七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山				
十九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川			如高林[illegible]		[illegible]市	[illegible]于[illegible]平[illegible]南京				[illegible]于[illegible]川[illegible]于[illegible]

												獵
二十年								[illegible]于平地松林	[illegible]魚于[illegible]河			
二十一年					[illegible]市				[illegible]于田[illegible]不骨[illegible]		釣魚于[illegible]河	
二十二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古城				
二十三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谷	[illegible]于[illegible]打山[illegible]奴[illegible]峪[illegible]沙[illegible]括只[illegible]州阿[illegible]山[illegible]于[illegible]林川射[illegible]獲之				[illegible]于[illegible]刺[illegible]虎[illegible]	[illegible]于桑乾河	
二十八年								幸[illegible]林[illegible]				
二十九年						[illegible]于沙[illegible]						
三十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骨林				幸上京					幸中京		
開泰元年	幸[illegible]興王寺			[illegible]魚于[illegible]								
二年		[illegible]于阿[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安山[illegible]于[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山		釣魚于[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泥[illegible]	[illegible]于三[illegible]弋[illegible]									
四年	[illegible]沙[illegible]于[illegible]林			[illegible]于牛山[illegible]于[illegible]會山								
五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河之西								
六年					[illegible]于[illegible]林東[illegible]于[illegible]花[illegible]于[illegible]草[illegible]							

七年			如三樹濼									
八年	如渾河		獵于曹林獵于石底水		獵于樺山獵于達樺山獵于涅烈山獵于駿原山		如秋山障鷹于顯山	獵于近甸			幸中京	幸開泰寺宴飲幸秦晉長公主第作觀圖宴幸開泰寺
九年	獵于馬孟山			如大魚濼				獵于果里白山獵于鶴頭川獵于春參山獵于槍林射喚鹿于侯勒水濼射喚鹿于鶴里必山獵于遂河之羅	獵于松山獵于黑山	觀漁于沙濼		
太平元年				獵于渾河山			獵于緣子山障鷹于只合山	獵于馬孟山				
三年	觀漁于混同江	駐蹕于魚兒濼	飛放于撻魯河									
四年		如魚兒濼	飛放于長春河				獵于平地松林		射兔于平川			
五年				獵黑嶺西至銅河				獵于檀州北山射兔于平川				
六年					避暑于永安山之涼陘				獵于狼河			
七年		如長春河飛放						獵于黑嶺				
八年	釣魚弋鵝于長春河						獵至遼河瀕獵					
九年				獵于陘山								
十年							獵于沙嶺	獵于平地松林				
興宗景福元年							幸鄭姑公主婿幸皇姊程尤家第					幸樞密延寧第
重熙元年				清暑于別靈斗	駐蹕于別嶺甸		障鷹于智禮吉山	駐蹕于遼河上源	獵于智禮吉山獵于牛山	幸中京		
三年	東幸	射柳			駐蹕于永安山		東幸射鹿					
四年	東幸			獵于嫩兒山								
五年	獵于平地松林				釣魚于赤項濼次五鶴部弋獵飲酒	擊鞠放海東青鶻于臺濼擊鞠		如秋山獵于炭山之側				
六年	獵于鴛鴦濼	獵于野狐嶺			擊鞠幸于北撻衛大保耶律合佳幔賜物數飲	幸蕭孝穆第醉飲	射鹿于耶星山			擊鞠	幸晉國公主行帳	
七年				射柳獵金山			擊鞠射麃鹿于鵝刺龍射虎于東刺山獵于頗蘿札不葛		射鹿于麃子濼獵于嫩兒山	擊鞠		幸佛寺受戒
八年	叉魚于治河	獵于武清縣之蓋甸								擊鞠		閏月擊鞠
九年				獵至于月終駐蹕于永安山清暑						觀魚于混同江飛放于韶陽軍		駐蹕于永安山
十年								射虎于醫巫閭山幸外祖母齊國太妃之帳	獵于撒都	獵于烽臺山觀射虎立龍		
十一年		幸牛山濼	如赤城濼						閏月幸南京宴于皇太弟重元第泛舟于曠水殿宴飲			幸延壽寺飯僧留宋使觀擊鞠

十二年								幸慶州謁寺焚香獵于饒刺山獵于永安山				
十三年					射鹿于群馬山					獵于陰山		
十四年							獵于黑嶺		獵于平川			
十五年		如魚兒濼			射鹿于凌林山			南府宰相杜防生男幸其居觀儺		幸秦國長公主帳		
十六年					射鹿于訛魯古只山		觀市擊鞠射鹿于都里也剌幸慶州諸寺焚香陰窟于重舍山	陰窟于雷列山射鹿于擊鞠山		觀擊鞠	幸鎮王寺釋佛	
十九年					獵于分金山	獵于烏里嶺	幸皇坊使頗得帳	射熊于醫巫閭山	射鹿于索阿不山		獵于不野山	
二十年			如鴛鴦濼									
二十一年					獵于涼陘睹山		擊鞠觀市幸聖濟寺	幸溫湯射虎于諸山	射鹿于黑山獵于玉山獵于白鷹山	觀燈	觀擊鞠獵于柳河獵于平頂山	
二十二年		獵于黑林			射熊于烏朗底	射兕于門嶺			駐蹕于訛魯昆坡			
二十三年	獵于水溜川	如奪里捨濼				幸聖濟寺擊鞠	擊鞠	獵于悅只吉			擊鞠	
道宗清寧二年									獵射虎獲之			
十年							獵于赤山以皇太后射獲大鹿設宴慶賞獵梁王濬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大喜復設		幸七金山三學寺	幸北牡山		
							宴					
咸雍元年							幸黑嶺					
二年						如藕絲淀						
三年	幸沙奴特		駐蹕于細葛泊			幸魏王乙辛第	獵于赤山					
四年	北幸			射柳幸魏王乙辛第								
六年									獵于木葉山			
七年		如魚兒濼										
九年			如黑水濼				幸金河寺	獵于三門口				
太康						避暑于永安山						
三年												
四年						獵于黑嶺						
六年					獵于白石山							
大安元年								射鹿于[illegible]山				
二年								射鹿于奮沙				
九年		獵于拖古烈						獵于漫牙楓山				
壽隆元年								射鹿臺沙				
二年											幸沙門恆策戒壇問佛法	
三年							射熊于佛葛都	射熊于沙只真山				
五年							射熊于青嶺	射熊于[illegible]里山				
天祚皇帝乾統三年									獵于香剌里山虎傷獵夫庚子射鹿于[illegible]山			
四年					射鹿于沙只山				射熊于瓦石剌山			

六年								獵于撻不烈山				
八年								獵于柏山				
天慶二年				如斧柯水								
四年								如慶州，射鹿于秋山	駐蹕于鴛鴦淀			
七年									獵于[illegible]子山，虎傷獵夫			

遼史卷六十八

遼史卷六十八考證

遊幸表壽宗統和八年幸盤山諸寺獵西括折山○臣長發按四正山居志盤山一名東五臺。自來峯北臺也。先師臺南臺也。紫蓋峯中臺也。九華峯東臺也。舞劍臺西臺也。壓甲石為下盤。古中盤為中盤。雲罩寺為上盤。上盤之勝以松。中盤以石。下盤以水。

道宗清寧二年庚寅獵梁王濬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大喜○臣人龍按道宗本紀。清寧四年。皇子濬生。九年。封為梁王。今乃于清寧二年書梁王濬射鹿事。與紀不合。

遼史卷六十八考證

遼史卷六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表第七

部族表

司馬遷作史記，敘四裔於篇末，秦漢以降，各有其國，彼疆此界，道里云邈，不能混一寰宇，周知種落，鄰國聘貢往來，竊能歷覽，或口傳意記，模寫梗概耳。遼接五代漢地，遠近載諸簡冊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樹藝五穀，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籍土產品物，得其粗而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號，得其音而未得其字，歷代鍾亂，艱於考索。遼氏與諸部相通，往來朝貢，及西遠所至之地，見於紀傳，亦豈少也哉。其事則書於紀，部族則列於表云。

紀年	太祖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神冊
正月	黑車子室韋八部降				西奚部東奚部叛，討平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皇弟[illegible]撒剌討烏丸及黑車子室韋				
六月						
七月						征突厥党項小
八月						
九月						
十月	討黑車子室韋		討黑車子室韋破之，西北嗢娘改部族進輦人。	烏馬山奚庫支洎查剌底鋤勃德部叛，討平之。		
十一月						
十二月						

元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天贊元年	二年	三年	天顯元年	三年太宗不改元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九年	十年	十二年
	皇弟安[illegible]攻西南諸部										敵烈來貢				
							奚部長勃魯恩王郁從征有功，賞之。								
			皇太子[illegible]分[illegible]以[illegible]古[illegible]三部。		討奚胡損獲之，置奚墮瑰部。		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叛，討之。								
								突呂不討烏古部							
				[illegible]西南諸部					突呂不獻烏古俘	敵烈來貢	烏古來貢	烏古敵烈來貢	鼻骨德來貢	鼻骨德來貢	
[illegible]降之。						[illegible]山東部族破之。				烏古來貢				于厥里來貢	
											鼻骨德來貢				
		征烏古部				破胡母思山蕃部		突呂不獻烏古俘							鼻骨德來貢
					分迭剌部為二院										
								鼻骨德來貢							

會同元年		室韋進白麃							黑車子室韋貢名馬			
三年	烏古獻伏鹿國俘							黑車子室韋來貢	尤不姑三部人來貢			
四年	涅剌烏隗二部上党項俘後乙室品突舉三部上党項俘獲	烏古來貢于厥里來貢				阿里底來貢					尤不姑來貢女直來貢	
五年		鼻骨德來貢					鼻骨德烏古來貢尤不姑鼻骨德于厥里來貢					
六年						奚鎔物諸部進白麝						
七年					黑車子室韋來貢	鼻骨德來貢						
八年						鼻骨德來貢黑車子室韋來貢		鼻骨德來貢				
九年	鼻骨德奏軍籍							烏古來貢				
穆宗應曆元年												鼻骨德來貢
二年									敵烈部來貢			
三年								烏古鼻骨德來貢			敵烈部來貢	
五年	鼻骨德來貢											
六年										鼻骨德來貢		
七年	鼻骨德來貢											

十四年									黃室韋叛			庫古只奏黃室韋掠馬牛叛去庫古只與黃室韋戰敗之降其衆賜詔撫諭烏古叛掠居民財畜
十五年	烏古殺其酋長窣离底降而復叛	大黃室韋酋長寅底吉叛五坊人四十戶叛入烏古	小黃室韋叛去雅里斯撻凜等擊之爲室韋所敗遣使讓之	庫古只奏室韋酋長寅底吉亡入敵烈	敵烈來降	烏古至河德濼遣夷离菫雅里夷离畢常思以擊之丁丑烏古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蕭斡討之				常思與烏古戰大敗之		
十七年	夷离畢骨欲獻烏古之俘											
景宗保寧三年										鼻骨德來貢		
四年							鼻骨德來貢					
五年									鼻骨德部長曷魯撻覽來朝			
八年									鼻骨德來貢			
乾亨元年				敵烈來貢								
聖宗統和元年										速撒奏降敵烈部速撒奏叛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九年	十一年	十三年	十五年
	五國烏隈于厥節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轄諸部難治乞賜詔給劍仍便宜從事從之	上閔諸部轄以涅剌烏隈二部頻少役重故免之							
	[illegible][illegible]部人[illegible]今徙[illegible][illegible]只於舊部[illegible]投上以諸部官身惟在得人留不允		頻不部節度使和盧覩[illegible]皮室詳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上所獲兵甲			撥[illegible]室韋烏古部			
	耶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東征女直回獻捷				詔烏隈于厥部却貢貂鼠青鼠皮止以馬牛入貢				[illegible]奚五部落貢
			涅里古部送輜重行宮						敵烈八部殺詳穩
				涅剌部節度使撒葛里有惠政部民請留從之	以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路違命諸蕃				
		乙室奧隗部[illegible]遇[illegible]未獲達人以勤收刈					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部兵		
		乙室[illegible]隗族部副使[illegible]物尤不姑諸部來至近地				鼻骨德來貢			
蕃來降								鼻骨德來貢	[illegible]奚王諸部貢

	十六年	十九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開泰元年	二年	三年
						曷蘇館大王曷里喜來朝	烏古敵烈叛命右皮室詳穩延壽率兵討之	鐵驪來貢
	鼻骨德酋長來貢			鐵驪部貢千齡節及冬至[illegible]五遣貢				
[illegible]叛			奧里等部來貢					烏古叛
[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追[illegible][illegible]其部族之半								
			烏古來貢	蒲奴里剖阿里等部來貢	烏古來貢		烏古敵烈皆復故地	
		達盧骨部來貢						八部敵烈殺其詳穩稍瓦皆叛詔南府宰相耶律吾剌葛招撫之[illegible]所因敵烈數人令招諭其[illegible]王子耶律世良遣使嚴敵烈之部
物					鼻骨德來貢			
		闊月鼻骨德來貢						

四年	五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六年	七年	興宗重熙元年
耶律世良討敵烈得部							
						蒲盧毛朵部遣使來貢	
	鼻骨德酋長遣保特來剌得來貢	命東北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疋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討叛命亂郡沿之	回跋部太師將剌葛來貢			女直部蒲盧毛朵部送來州收管	
耶律世良討敵命為古蕭殺之進伐賞軍前有功斜校					蒲盧毛朵部多有兀惹民戶詔索之		賓撥耶迭只部
			曷蘇館惕隱阿不葛宰相賽剌來貢				
			回跋部太保麻門來貢				
以叛敵執剌部撻里里姑烏大部奏主		蒲奴里部來貢	曷蘇館惕隱阿不葛來貢		尤不姑諸部皆叛		
				敵烈酋長頗白來貢馬駝	曷蘇館諸部長來貢		
						奧里部部民四百戶來附	五國酋長來貢
					曷蘇館部乞建旗鼓許之		

	三年	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曷蘇館人戶没入蒲盧毛朵部者索還復遣					耶律義先擊蒲
					蒲盧毛朵界曷懶河人戶來附	撥剌瑞穩喝穩部	耶律義先擊執
							烏古遣使送款
			重回跋部鮮穩都監	耶律敵星斯將兵攻蒲盧毛朵部西南西招討都置蕭撻奴撻撻韓曾母韓泰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仍乞兩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留發富者令之餘于屯田天德置	蒲盧毛朵曷懶河百八十一戶來附	蒲盧毛朵部大王蒲輦進舡工	
			以韓朵蒲盧毛朵部二使來貢不聘遣其禮還之	蕭蒲奴奏所發部兵與黨項戰不利			五國酋長各率
					女直部長遮母率眾來附	長白山太師柴葛回跋太師撒剌都來貢方物	
						婆離八部夷離堇虎骸率內附	
						伐蒲奴里酋陶得里	
				元昊率黨項三部酋長來降			
		尤不姑酋長來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處				[illegible]							
九年				蒲盧毛朵部惕隱信篤來貢高麗來貢	[illegible]使來貢	[illegible]						
二十一年						[illegible]五國[illegible]古[illegible]四[illegible]海[illegible]來貢						
道宗清寧二年	以二女古部與世預宰相節度使之選者免皮室廬役											
三年	五國部長貢方物											
八年					吾獨婉惕隱屯禿葛等乞歲貢屬[illegible]許之							
咸雍五年											五國部阿里部叛命左夷离畢蕭素颯討之	五國酋長來降仍獻方物
六年										五國部長來朝		
九年							八石烈敵烈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llegible]					
太康元年										西北路[illegible]叛[illegible]等來降		
四年									五國部長來貢			
七年	五國部長來貢											
八年	五國諸酋長貢方物											
九年									五國部長來貢			
大安元年	五國酋長來貢良馬											
二年	五國諸部長來貢									五國部長來貢		
三年				出絹賜隗古部貧民			西北部[illegible]海進牛					
四年	五國諸部長來貢									[illegible]諸部官長獻[illegible]物		
八年										阻卜酋長磨古斯殺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禿里耶律郭三發諸蕃部兵討之		
九年										詔以戰馬三千給烏古部烏古		

	十年	壽隆元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六年
	楊偈酋長來貢	敵烈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殺[illegible]戍兵[illegible]之盡得所擒	市牛以給烏古敵烈隗烏古部貧民	烏古部節度使耶律陳家奴討有功		斡特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撥達[illegible]里別古部			
	烏古部節度使耶律陳家奴奏討茶扎剌之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為都統夷离畢耶律禿朶副之龍虎衛上將軍耶律撻不也都監討磨古斯遣積慶宮使蕭糺里監戰	斡特剌奏耶睹刮之捷				
	西北路招討司奏敵烈部入寇統軍司兵與戰不利招討司兵擊破之					烏古部討木扎
	和烈葛部來貢楊偈酋長來貢				五國部長來貢	
		頗里八部酋長來附且進方物斡特剌奏磨古斯之捷			楊偈酋長禿約等來貢	耶睹刮[illegible]部寇
			頗里八部進馬	蒲盧毛朶部長率其部民來歸		斡特剌奏耶[illegible]
				五國部長來貢		
敵烈統軍使蕭朽哥討阻卜之捷					斡特剌奏討耶睹刮之捷	五國[illegible]部長來
				蒲盧毛朶部來貢		
	是歲楊偈酋長萌得斯領所部來降留復番地頗里八部來寇擊破之					

	天祚乾統二年	四年	九年	十年	天慶元年	二年	五年	六年	保大二年	三年	四年
磨古斯來獻						五國部長來貢					上北遁謨葛失來迎率部人防
		鼻骨德遣使來貢					饒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以蕭謝佛留等討之				
					五國部長來貢						
			五國部長來貢	五國部長來貢					金師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之帝遁訛莎烈		
刺破之	斡特剌獻耶睹刮等部之捷									軍將耶律敵烈等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	
西北路									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破敵烈部叛命[illegible][illegible]加太子太保		
刮諸部之捷								烏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撻不也等招之			
									都統馬哥討叛命敵烈部克之	耶律大石自金朝亡歸復渡河東還居突呂不部	
貢								烏古部降			
								東面行宮副統馬哥余覩等攻曷蘇館敗績			上納突呂不部人訛哥之妻諳
									聞金主撫定南京遂由掃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illegible]

天祚播越，耶律大石立燕晉國王淳。淳死，與蕭妃奔天德軍。上誅妃，責大石。大石率衆西去，自立爲帝。所歷諸部附見于後。

大黃室韋部	尼剌部	普速完部	回回大食部
白達旦部	達剌乖部	唐古部	尋思干地
敵烈部	達密里部	忽母思部	起而漫地
王紀剌部	密兒紀部	奚的部	
茶赤剌部	合主部	糺而畢部	
也喜部	烏古里部	乃蠻部	
鼻骨德部	阻卜部	畏吾兒城	

[illegible]以[illegible]哥爲本部節度使

遼史卷六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八

屬國表

周有天下，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遼居松漠，最爲彊盛。天命有歸，建國改元，號令法度，皆遵漢制。命將出師，臣服諸國，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帑。東西朔南，何啻萬里。視古起百里國而致太平之業者，亦幾矣。故有遼之盛，不可不著。作屬國表。

年紀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太祖元年												和州回鶻來貢
神冊元年	御正殿受百寮暨諸國人使朝賀											
三年		渤海高麗回鶻阻卜党項各遣使來貢	高麗洎西北諸蕃皆遣使來貢回鶻獻珊瑚樹									
四年										師次青里國分略[illegible]之[illegible]國歸附		
五年								征党項				
天贊二年						波斯國來貢						
三年						西討吐渾党項阻卜			大食國來貢回鶻怕里遣使來貢攻阻卜	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	獲甘州回鶻烏母主可汗	
四年		大元帥堯骨略		攻小蕃下之						日本國來貢	新羅國來貢	

年紀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illegible]党項		回鶻烏母主可汗遣使貢謝								
天顯元年		回鶻新羅吐蕃党項沙陀從征有功賞之濊貊鐵驪靺鞨來貢改渤海國爲東丹國忽汗城爲天福城										
二年 太宗不改元												女直國遣使來貢
三年		[illegible]古來貢						突厥來貢				
六年	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貢									鐵驪來貢		
七年				女直來貢							阻卜貢海東青鶻	
八年	皇太弟李胡率兵伐党項	吐渾阻卜來貢		党項來貢		阻卜來貢阿薩蘭回鶻來貢	鐵驪來貢阻卜來貢术不姑來貢			阻卜來貢术不姑來貢		
九年	党項貢駝鹿		女直來貢									
十年			党項來貢	吐谷渾酋長率來內附		吐渾來貢						
十一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吐谷渾來貢		吐渾來貢					
十二									女直國遣使來貢	鐵驪來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									貢回鶻來貢			
會同元年		鐵驪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進弓矢西南邊大詳穩耶律魯不古奏党項之捷	吐谷渾來貢			吐谷渾鼻骨德來貢				
二年			女直國來貢				吐谷渾來貢			阻卜來貢		鐵驪敵烈並遣使來貢
三年		女直來朝貢						阻卜來貢阻卜及敵烈國來貢阻卜來貢	女直國來貢			
四年		鐵驪來貢		魯不古伐党項回獻俘							吐谷渾降阻卜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	
五年				鐵驪來貢		素撒國人來貢阻卜貢方物	阻卜來貢			党項逆命伐之		
六年						鐵驪來貢					鐵驪來貢	
七年					賃烈[illegible]國來貢			回鶻遣使請婚不許				
八年						回鶻來貢吐谷渾來貢[illegible]國貢方物					鐵驪來貢	
	回鶻女直來貢		吐渾進生口	吐渾白可久來附	女直來貢							
穆宗應曆元年												鐵驪來貢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年	女直來貢		鐵驪[illegible]							回鶻及轄戛斯國來貢		
三年			鐵驪來貢					吐蕃吐谷渾來貢				
十二年								女直國貢鼻上有毛小兒				
十三年					韓朗改國進花鹿生麛視之					吐谷渾來貢		
景宗保寧三年		漢遣使來告				回鶻遣使來貢	漢以宋人來攻遣使來告					
五年	伐党項破之上俘獲之數			女直國侵邊阿薩蘭回鶻來貢								
八年								女直國侵貴德州				轄戛斯國遣使來貢
九年	女直國遣使來貢				女直國二十一人來請宰相夷離堇之職以次授之		回鶻遣使來貢			耶律沙以党項降酋可觀買友來賜留樵輸女直國遣使來貢	吐谷渾叛入太原四百餘戶索而還之	
十年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乾亨元年			女直國遣宰相來貢									
四年												討阻卜
聖宗統和	党項十五部寇邊西南面招討						韓德威破党項上俘獲之數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使韓德威破之破阻卜韓德威討党項諸部							女直國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	
					回鶻于闐師子等國來貢党項遣使來貢	于闐回鶻各遣使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		兀惹來貢		回鶻來貢高麗來貢
					阿思懶于闐轄烈三國來貢吐蕃來貢			鐵驪來貢		高麗遣使乞所俘生口詔贖還之
						女直國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			
				閏月阿薩蘭回鶻來貢		女直國宰相阿海來朝				
				党項太保阿遠悅來朝		阿薩蘭回鶻于越達剌干遣使來貢女直遣使來貢	突厥來貢			回鶻遣使來貢
								鐵驪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女直宰相海里等八族內附				女直宰相述魯里來朝			女直國進喚鹿人			
		女直國宰相朮里轄來朝				女直闊阿部請內附				党項吐谷渾來貢阻卜來貢
			阻卜遣使來貢			阻卜遣使來貢	阿薩蘭回鶻來貢	鐵驪來貢		
			党項來貢		于闐張文寶進內丹書			回鶻來貢		鐵驪來貢
	速撒等討阻卜殺其酋長撻剌干					女直遣使來貢回鶻來貢				女直國以宋人由海道賂本國及鐵兀惹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兀惹酋長武周來降女直國遣使來貢				回鶻進梵僧名醫
	女直國遣使來貢	回鶻遣使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	韓德威奏破党項之捷	夏國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貢	韓德威奏討党項之捷	党項來貢河西党項乞內附兀惹烏昭慶乞歲時免進貢鷹馬貂皮以其地遠但生辰正旦外並免	女直國遣使來貢			西南面招討使奏討党項之捷
	高麗進妓			鐵驪來貢			
		鐵驪來貢回鶻來貢	鐵驪來貢		兀惹烏昭慶來降釋之	阻卜叛酋鶻碾之弟鐵剌不率部民來附鶻碾無所歸降詔誅之	
	女直國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	党項酋長來貢禁吐渾別部鬻馬於宋				
							達盧骨部來貢
			蕭撻凜奏討阻卜之捷				西南面招討司奏討吐谷渾之捷
	回鶻來貢兀惹歸款鼻骨來貢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高麗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	阿薩蘭回鶻遣使為子求婚不許					鼻骨德來貢
叛遣使來告	鐵驪遣使來貢鷹馬					回鶻來貢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女直國宰相夷离底來貢						
女直國大王阿改遣其子出蠍你耶剌改蕃剌來朝		女直國遣使來貢				
	鐵驪來貢		撥党項部回鶻來貢			
鐵驪遣使來貢	女直國來貢兀惹渤海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吉五部來貢		女直國及阿薩蘭回鶻各遣使來貢鐵驪來貢党項來寇			
						高麗進文化武功兩殿龍鬚草地席
高麗遣使來進本國地里圖	党項來貢阻卜酋長鐵剌里率諸部來降		阻卜酋鐵剌里遣使賀與宋和	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物賜之		
	阻卜鐵剌里來朝		党項來貢烏古來貢女直國遣使來貢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因請先留使者皆遣之			
		党項來貢阻卜酋鐵剌里來朝鐵剌里求婚許之				
		南京女直國遣使獻所獲烏昭慶妻子			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討叛命阻卜破之	
						蕭圖玉奏討甘州回鶻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開泰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女直國太保蒲撚等來朝		阻卜酋長烏八朝貢封烏八爲王　女直國及鐵驪各遣使來貢	
						于闐國來貢
						耶律世良等破阻卜上俘獲之數　女直國遣使來貢
					沙州回鶻曹順遣使來貢回賜衣幣	
	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奏伐甘州回鶻破其肅州盡俘其生口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					
		留西北路招討使駙馬都尉蕭圖玉安撫西鄙置阻卜等部				
				化哥[illegible]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		
			鐵驪那沙等送兀惹百餘戶至賓州賜絲絹以賞之			
降其王耶剌里撫慰而還						

五年	八年	九年	太平元年	二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耶律世良與蕭華寧東討高麗破之	鐵驪來貢						党項寇邊破之
阻卜酋長來朝			大食國王復遣使請婚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降之		詔党項別部塌西殺契丹節度使恰之		
叛命党項酋長魁可來降					阻卜入寇西北路招討使蕭惠破之		
				鐵驪遣使進兀惹人一十六戶			
					遣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		
			阻卜札剌部來貢			詔蕭惠再討阻卜	
	詔阻卜依舊歲貢馬駝貂鼠青鼠皮等物	遣使賜沙州回鶻燉煌郡王曹順衣物					
					蕭惠攻甘州不克師還自是西阻卜諸部皆叛我軍與戰敗績涅里姑曷不呂皆沒於陣遣惕隱耶律洪古等將兵討之		
		沙州回鶻燉煌郡王曹順遣使來貢	党項酋長馬骨來貢				
		大食國王遣使為其子冊割請婚進象及方物					

興宗重熙二年	六年	七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女直國詳穩臺押率所部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貢				高麗國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	高麗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進馬駝	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叛附夏國	高麗遣使來貢
							羅漢奴奏所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	
						阻卜大王屯禿古斯弟太尉撒葛里來朝回鶻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求援使者窊邑改來且乞以兵助戰從之	阻卜大王屯禿古斯率諸酋長來朝
		阻卜酋長屯禿古廝來朝					夏國遣使來朝	
						阻卜來貢	夏國復遣使來餉	
				夏國遣使獻所俘宋將及生口				
						夏人侵掠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	獲叛命党項偵人射鬼箭元昊親執党項三部酋長來降	
	阻卜酋長來貢		女直國人侵邊發黃龍府路鐵驪軍拒之	回鶻遣使來貢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
					以吐渾及党項多鬻馬于夏國詔沿邊築障塞以防之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道宗清寧二年
								夏國遣使貢方物	
					吐蕃遣使來貢		阿薩蘭回鶻為鄰國所侵遣使求援		
高麗遣使來貢		鐵不得國遣使來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	高昌國遣使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李奧拔思母部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	
夏國遣使來朝	阻卜大王屯禿古斯來朝進方物	阻卜進馬駝二萬	阻卜來貢馬駝珍玩	高麗遣使來賀伐夏之捷			高麗遣使來貢	吐蕃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來朝及貢方物
				阻卜酋長豁得剌弟鮮得來朝加太尉遣之			阻卜大王屯禿古斯率諸部長進馬駝		
				阻卜酋長嗢只葛拔里斯來朝					
	鐵驪仙門來朝以前此未嘗入貢仍加右監門衛大將軍								
				阻卜酋長豁得剌遣使來貢		阿薩蘭回鶻遣使貢名馬文豹		阻卜酋長來貢	
	女直國遣使來貢　阿薩蘭回鶻王以公主生子遣使來告								

咸雍二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太康元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阻卜酋長來朝且貢方物	女直國進馬			阻卜諸酋長來貢				
		阻卜酋長叛以南京留守晉王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領禁軍討之									
	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		西北路招討司以所降阻卜酋來							高麗遣使乞賜鴨淥江以東地不許	
回鶻來貢　阻卜酋長來貢		吐蕃遣使來貢		吐蕃來貢	振易州貧民　高麗遣使來貢			吐蕃來貢	回鶻來貢	阻卜酋長來貢阻卜諸酋長進貢馬	阻卜酋長來貢
			阻卜酋長來貢								
		晉王仁先遣使奏阻卜之捷									
			西北路招討使擒阻卜酋長來獻以所降阻卜酋長圖木同刮來		回鶻來貢	回鶻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回鶻遣使來貢	
	夏國遣使來貢			回鶻來貢		高麗夏國並遣使來貢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大安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女直國貢良馬	鐵驪酋長貢方物						高麗遣使來貢			阻卜諸酋長來降
						女直國來貢良馬	女直國來貢良馬高麗遣使來貢	免高麗歲貢		女直國遣使貢良馬		
					女直國貢良馬及犬							阻卜酋長來貢
					阻卜諸酋長來貢				回鶻遣使貢良馬			
	女直國遣使來貢	阻卜與余古赧來貢	阻卜酋長來貢	阻卜酋長來貢		阻卜諸酋長來朝					回鶻遣使貢方物	
											回鶻遣使來貢異物不納厚賜遣之	
											日本國遣鄭元等二十八人來貢	日本國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磨古斯殺金吾禿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禿里耶律郭三發諸蕃部兵討之
		高麗遣使來貢				高麗遣使封冊				高麗遣使來貢		

	九年	十年	壽隆元年	二年	三年
	磨古斯入寇	烏古扎等來降達里底拔思母二部入寇	西南面招討使奏拔思母入寇擊敗之　蕭阿魯帶等討拔思母破之	西南面招討使討拔思母破之	
	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魯掃古追磨古斯還都監蕭張九遇賊衆與戰不利二室韋拽剌北王府特滿群牧宮分等軍俱陷于賊	西南面招討使奏拔思母之擒達里底入寇	高麗遣使來貢		阻卜酋長猛撒葛及粘八葛酋長禿骨撒梅里急酋長忽骨入
		山北路副部署蕭阿魯帶擊達里底之擒			
		四月達里底拔思母二部來降	女直國遣使來貢		
					斡特剌討阻卜破之
			阻卜酋長禿里底及圖木葛來朝貢		
		阻卜來寇倒塌嶺西路羣牧及渾河北牧馬皆爲所掠東北路統軍使耶律石柳以兵追及盡獲所掠	阻卜酋長猛達斯來貢		
				阻卜來貢	
					斡特剌遣人奏梅里急之捷
	有司奏磨古斯詐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遇害附近阻卜酋長烏古扎叛去達里底及拔思母並寇倒塌嶺路阻卜酋轄底侵掠西路羣牧	西北路統軍司擒阻卜酋拍撒葛蒲魯等來獻			
		惕德酋銅刮阻卜酋的烈等來降達里底及拔思母等來寇山北副部署阿魯帶擊敗之	女直國遣使進馬	高麗來貢	
		西北路統軍司奏討磨古斯之捷			西北路統軍司奏梅里急之捷

	五年	六年	七年	天祚乾統二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天慶二年	三年
	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母部				女直[illegible]遣使來[illegible]							
[illegible]以貢方物												
									夏國以宋不歸地遣使來告			
	阻卜來貢	阻卜酋長來貢	阻卜[illegible]來貢	阻卜入[illegible]敗之		吐蕃遣使來貢		西北路招討使[illegible]		阻卜來貢	和州回鶻[illegible]阻卜[illegible]來貢	[illegible]來貢
							阻卜來貢					
					吐蕃遣使來貢							
								高[illegible]遣使來[illegible]				
		女直國遣使來貢回鶻來貢							高麗遣使來貢			[illegible]鶻遣使來貢高麗遣使來[illegible]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遣[illegible]奴[illegible]約和斥女直[illegible]		女直軍攻春州女古[illegible]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illegible]州
	女直國遣使索叛人阿疏不發	遣耶律張家奴[illegible]等使女直國[illegible]		
		張家奴等以女直國主書來復遣張家奴以[illegible]	女直軍攻下[illegible]州[illegible]	
		張家奴等[illegible]女直國主[illegible]		
	女直國復遣使來取阿疏不發仍遣侍御阿息保往問境上建城壘之故	都統[illegible]等與女直戰[illegible]敗績		
	阿息保[illegible]女直國主[illegible]還阿疏朝貢如舊不然城未能已女直國遣師來攻			
		女直軍下黃龍府女直國主遣[illegible]以書來[illegible]		
	女直軍下寧江州			
叛[illegible]女直				[illegible]

	八年	
金遣烏林答贊謨持書來迎冊禮	遣耶律奴哥等使金國復議和好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民二百戶歸金國	
	耶律奴哥還金主復書大略言如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及還我行人與元給信牌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可以如約	
遣知右夷離畢事蕭習泥烈大理寺提點楊勉等冊金主爲東懷國皇帝	復遣奴哥使金國	
阻卜補疎只等反	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復遣奴哥使金國要以酌中之議金主遣胡突袞與奴哥持書來大略如前所約	
	遣胡突袞賫三國書留表牒復使金國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戶歸附金朝	
金復遣烏林答贊謨持書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楊詢卿羅子韋率衆歸金	金朝復遣胡突袞以書來免所取質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	
	奴哥突迭復使金朝議冊禮	
復遣蕭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冊藁使于金	突迭見留奴哥遣金主復書如不能從勿復遣使遣奴哥使金朝實里野特末富石慶和王伯龍等各率衆歸于金	
	奴哥突迭持金主書來龍化州張應古劉仲尊渤海二哥等率衆歸附金朝	
遣使送贊謨以還	以議定冊禮遣奴哥使于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民戶三千歸金	攻拔顯州是歲女直國王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

三年	二年	保大元年	十年
遼興軍宣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降金	金師克中京遂下澤州		
興中府降金歸德軍及隰遷潤三州款附金	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		金復遣贊謨以書并撰到冊文副本以來仍責乞兵于高麗
	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越白水濼塞敢使儀魯特歸金聞金師將及輕騎以遁殿前點檢耶律高八率衛士歸金		以金朝所定冊冀內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相同復遣習泥烈持書議之
金師至居庸關耶律大石被擒金師圍輜重于青塚硬寨金遣人以書來招回書請和金師以兵送族屬東行乃遣兵處戰于白水濼爲金師所敗金師以書來招以書答之金師復書	金師取西京		
回金師書乞爲第者于盡賜土地夏國王李乾順境賜其國		南京統軍耶律余覩率將吏戶歸于金	金主親師攻上京已攻外郛留守撻不也出降
冊李乾順爲夏國皇帝	夏國遣兵來援爲金師所敗		
	親遇金師戰于石輦驛敗績夏國遣曹介來問起居		
	奉聖州降金		
	蔚州降金		
	金師屯奉聖上遣于落昆體		
	金主撫定南京		

				不許請和								
四年	金師來攻上奔營北遁特母哥歸金							蕭撻不也察刺歸金	建州降金	興中府降金		
五年	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上遇沙漠金師忽至徒步出走	上至應州新城爲金師完顏婁室等所獲										

遼史卷七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

后妃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　世宗妃甄氏
穆宗皇后蕭氏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　興宗貴妃蕭氏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道宗惠妃蕭氏
天祚皇后蕭氏　天祚德妃蕭氏
天祚文妃蕭氏　天祚元妃蕭氏

書始嬪虞詩興關睢國史記載往往自家而國以立天下之本然尊卑之分不可易也司馬遷列呂后于紀班固因之而傳元后於外戚之後范曄登后妃于帝紀天子紀年以敘事謂之紀后曷為而紀之自晉史列諸后以首傳隋唐以來莫之能易也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脦俚蹇尊稱曰耨斡麼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稱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嫡曰皇后等以徽稱加以美號質於隋唐文於故俗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耶律儼陳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其當著于篇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小字卓真歸肅祖生四子見皇子表乾統三年追尊昭烈皇后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小字牙里辛肅祖嘗過其家曰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知為蕭氏為懿祖聘焉生男女七人乾統三年追尊莊敬皇后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小字月里朵玄祖為狠德所害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后以骨相異常懼有陰圖害者鞠之別帳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簡獻皇后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小字巖母斤遙輦氏宰相剔剌之女男女六人太祖長子也天顯十一年崩祔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簡皇后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鶻人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遙輦氏為阿扎割只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為青牛嫗云太祖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地皇后神冊元年大冊加號應天大明地皇后行兵御眾后嘗與謀太祖嘗渡磧擊党項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襲之后知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時晉王李存勖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以為謀主吳主李昪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讎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由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其平渤海后與有謀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柩太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會同初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初太祖嘗謂太宗必興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冊倍為東丹王太祖崩太宗立東丹王避之唐太后嘗屬意於少子李胡太宗崩世宗即位于鎮陽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李胡敗太后親率師遇于潢河之橫渡賴耶律屋質諫罷兵遷太后于祖州應曆三年崩年七十五祔祖陵謚曰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小字溫淳欽皇后弟室魯之女帝為大元帥納為妃生穆宗及即位立為皇后性聰慧潔素尤被寵顧雖軍旅田獵必與天顯十年崩謚

彰德葬奉陵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諡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小字撒葛只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之女帝爲永康王納之生景宗天祿末立爲皇后明年秋生萌古公主在䢇察割作亂弑太后及帝后乘步輦直詣察割請畢收殮明日遇害諡曰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諡

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沒及即位立爲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閑雅內治有法莫干以私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承強盛之資奄奄歲時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不果用察割作亂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醫巫閭山建廟陵寢側

穆宗皇后蕭氏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雲氣覆帳久之幼有儀則帝居藩納爲妃及正位中宮性柔婉不能規正無子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綽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溫女早慧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帝即位選爲貴妃尋冊爲皇后生聖宗景宗崩尊爲皇太后攝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柰何耶律斜軫韓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后與斜軫德讓參決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邊事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諡曰聖神宣獻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諡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羣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后教訓爲多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冊爲齊天皇后嘗以草莛爲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鴟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爲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爲神仙生皇子二皆早卒開泰五年宮人耨斤生興宗后養爲子帝大漸耨斤詈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左右扶后出帝崩耨斤自立爲皇太后是爲欽哀皇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告北府宰相蕭浞卜國舅蕭匹敵謀逆詔令鞫治連及后興宗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欽哀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欽哀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追尊仁德皇后與欽哀並祔慶陵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黝面狠視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與僕從皆陞異之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仁德皇后無子取而養之如己出后以興宗侍仁德皇后謹不悅聖宗崩令馮家奴等誣仁德皇后與蕭浞卜蕭匹敵等謀亂徙上京害之自立爲皇太后攝政以生辰爲應聖節重熙元年尊爲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三年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慶州七括宮六年秋帝悔之親馭奉迎侍養益孝謹后常不懌帝崩殊無戚容見崇聖皇后悲泣如禮誚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清寧初尊爲太皇太后崩諡曰欽哀皇后后初攝政追封曾祖爲蘭陵郡王父爲齊國王諸弟皆王之雖漢五侯無以過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小字撻里欽哀皇后弟孝穆之長女性寬容姿貌端麗帝即位入宮生道宗重熙四年立爲皇后二十三年號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道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九年秋教睦宮使耶律良以重元與其子涅魯古反狀密告太后乃言于帝帝疑之太后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爲計帝始戒嚴及戰太后親督衛士破逆黨太康二年崩諡仁懿皇后仁慈淑謹中外感德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瘠嘗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勝寒栗寤即命屋之慈憫類此

興宗貴妃蕭氏小字三嬝駙馬都尉匹里之女選入東宮帝即位立爲皇后重熙初以罪降貴妃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絕工詩善

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趙納爲妃清寧初立爲懿德皇后皇太叔重元妻以豔冶自矜后見之戒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后生太子濬有專房寵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太康初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劾狀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屍於家乾統初追諡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道宗惠妃蕭氏小字坦思駙馬都尉霞抹之妹太康二年乙辛譽之選入掖庭立爲皇后居數歲未見皇嗣后妹斡特懶先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宜子言于帝離婚納宮中八年皇孫延禧封梁王降爲惠妃徙乾陵斡特懶還其家頃之其母燕國夫人厭魅梁王伏誅貶妃爲庶人幽于宜州諸弟沒入興聖宮天慶六年召還封太皇太妃後二年奔黑頂山卒葬太子山

天祚皇后蕭氏小字奪里懶宰相繼先五世孫大安三年入宮明年封燕國王妃乾統初冊爲皇后性閑淑有儀則兄弟奉先保先等緣后寵柄任女直亂從天祚西狩以疾崩

天祚德妃蕭氏小字師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壽隆二年入宮封燕國妃生子撻魯乾統三年改德妃以柴冊禮封撻魯爲燕國王加妃號贊翼王薨以哀戚卒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魯斡勸帝以禮選納三年冬立爲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以柴冊加號承翼善歌詩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播遷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頗有倦勤之意諸皇子敖盧斡最賢素有人望元后兄蕭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

天祚元妃蕭氏小字貴哥燕國妃之妹年十七冊爲元妃性沉靜嘗晝寢近侍盜貂裀妃覺而不言宮掖稱其寬厚從天祚西狩以疾薨

論曰遼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譽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蠛之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閑寧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欽哀狠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遼史卷七十一

遼史卷七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

宗室

義宗倍 子平王隆先 晉王道隱 章肅皇帝李胡 子宋王喜隱

順宗濬 晉王敖盧斡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嘗從征烏古、党項，為先鋒都統，及經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為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眾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瑞州為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為晉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為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諡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諡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諡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諡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諡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為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先、道隱，各有傳。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閭山之道隱谷。平王為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保寧之季，其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上命轘裂于市。

晉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道隱生于唐，人皇王遭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靜，有文武才，時人稱之。景宗即位，封蜀王，為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遷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荊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晉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束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陳恆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諶，得非性刻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

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遂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卽位鎭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安端留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擧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趨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峯山西谷統和中追諡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諡章肅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卽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實于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喜隱輕僳無恆小得志卽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鞭之由是憤怨謀亂貶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爲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稍見進用復誘羣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築圜土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彌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幷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爲肆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斡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絶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爲皇太子太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爲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迺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構陷太子陰令護尉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耶律速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彰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別室以耶律燕哥鞫案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爲款伏上大怒廢太子爲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尋遣達魯古撒八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撻得紿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之州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諡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峯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卽天祚皇帝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絶父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齓馳馬善射出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剌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就死聞者傷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遼史卷七十二

遼史卷七十二考證

義宗傳義宗小字圖欲○圖欲五代新史作突欲

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李名贊華○臣浩按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五代舊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贊華來歸以妻贊華據此則莊宗后三字有誤

遼史卷七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

耶律曷魯　蕭敵魯 阿古只　耶律斜涅赤 老古 頗德
耶律欲穩　耶律海里

耶律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迭剌部人祖匣馬葛簡憲皇帝兄父偶思遙輦時爲本部夷离堇曷魯其長子也性質厚在髫齡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裘馬爲好然曷魯事太祖彌謹會滑哥弒其父釋魯太祖顧曷魯曰滑哥弒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噬我今彼歸罪臺哂爲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曷魯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居久之曷魯父偶思病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太祖爲撻馬狘沙里參預部族事曷魯領數騎召小黃室韋來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會討越兀與烏古部曷魯爲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爲迭剌部夷离堇討奚部其長朮里倚險而壘攻莫能下命曷魯持一箭往諭之既入爲所執迺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离堇於奚豈有輘轢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朮里感其言乃降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爲迭剌部夷离堇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魯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曷魯侍克用顧而壯之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吾族曷魯也會遙輦痕德堇可汗歿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曷魯進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爲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齮齕於鄰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遙輦九營棋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曷魯責曰衆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儗隨耶曷魯曰在昔夷离堇雅里雖推戴者衆辭之而立阻午爲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隳委質他國若綴旒然羽檄蠭午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即皇帝位命曷魯總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剌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曷魯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祖命曷魯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爲迭剌部夷离堇時民更兵焚剽日以抏敝曷魯撫輯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迺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既備禮受冊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阿魯敦者遼言盛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爲前鋒神冊二年從還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可汗州西敗其軍遂圍幽州未下太祖以時暑班師留曷魯與盧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曷魯等以軍少無援退三年七月皇都既成燕羣臣以落之曷魯是月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宴荅山曰于越峪詔立石紀功淸寧間命立祠上京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下聖德寬仁羣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既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迭剌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爲心云子協剌撒剌俱不仕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蓍龜謀成戰勝可謂算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幾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蕭敵魯字敵輦其母爲德祖女弟而淳欽皇后又其女兄也五世祖曰胡母里

遙輦氏時嘗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關遁歸國由是世為決獄官敵魯性寬厚膂力絕人習軍旅事太祖潛藩日侍左右凡征討必與行陣既即位敵魯與弟阿古只耶律釋魯耶律曷魯皆總宿衛拜敵魯北府宰相世其官太祖征奚及討劉守光敵魯略地海濱殺獲甚眾頃之剌葛等作亂潰而北走敵魯率輕騎追之兼晝夜行至榆河敗其黨獲剌葛以獻太祖嘉之錫賚甚渥後討西南夷功居諸將先神冊三年十二月卒敵魯有膽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嘗少衄必勝乃止以故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只

阿古只字撒本少卓越自放不羈長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射甲楯輒洞貫太祖為于越時以材勇充任使既即位與敵魯總腹心部剌葛之亂也淳欽皇后軍黑山阻險自固太祖方經略奚地命阿古只統百騎往衛之逆黨迭里特耶律滑哥素憚其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剌葛既北走與敵魯追擒于榆河神冊初元討西南夷有功徇山西諸郡縣又下之敗周德威軍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世其職天贊初與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窯鎮太祖西征悉委以南面邊事攻渤海破扶餘城獨將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渤海既平改東丹國頃之已降郡縣復叛盜賊蜂起阿古只與康默記討之所向披靡會賊游騎七千自鴨淥府來援勢張甚阿古只帥麾下精銳直犯其鋒一戰克之斬馘二千餘遂進軍破回跋城以病卒功臣中喻阿古只為耳云子安團官至右皮室詳穩

耶律斜涅赤字撒剌六院部舍利褒古直之族始字鐸盌早隸太祖幕下嘗有疾賜鐸酒飲而愈遂言酒辠曰撒剌故詔易字焉太祖即位掌腹心部天贊初分迭剌部為北南院斜涅赤為北院夷離菫帝西征至流沙威聲大振諸夷潰散遁命斜涅赤撫集之及討渤海破扶餘城斜涅赤從太子大元帥率眾夜圍忽汗城大諲譔降已而復叛命諸將分地攻之詰旦斜涅赤感勵士伍鼓譟登陴敵震懾莫敢禦遂破之天顯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姪老古頗德

老古字撒懶其母淳欽皇后姊也老古幼養宮掖既長沉毅有勇略隸太祖幄下既即位屢有戰功剌葛之亂也欲乘我不備爲犒饋計給降太祖將納之命老古耶律欲穩嚴號令勒士卒控轡以防其變逆黨知有備懼而遁以功授右皮室詳穩與宿衛太祖使燕趙遇唐兵雲碧店老古恃勇輕敵直犯其鋒戰久之被數創歸營而卒太祖深悼惜之佐命功臣其一也

頗德字兀古鄰弱冠事太祖天顯初為左皮室詳穩典宿衛遷南院夷離菫治有聲石敬瑭破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時頗德勒兵為援敬達遁敬瑭追至晉安寨圍之頗德領輕騎攻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敬達以降會同初改迭剌部夷離菫為大王即拜頗德既而加採訪使舊制肅祖以下宗室稱院德祖宗室號三父房稱橫帳百官子弟及籍沒人稱著帳耶律斜的言橫帳班列不可與北南院並太宗詔在廷議皆曰然乃詔橫帳班列居上頗德奏曰臣伏見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隱上今橫帳始圖爵位之高願與北南院參任茲又恥與同列夫橫帳與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異帝乃諭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從詔仍舊制其強直不撓如此頗德狀貌秀偉初太祖見之曰是子風骨異常兒必為國器後果然卒年四十九

耶律欲穩字轄剌干突呂不部人祖臺押遙輦時為北邊拽剌簡獻皇后與諸子之難也嘗倚之以免太祖思其功不忘又多欲穩嚴重有經世志乃命典司近部以遏諸族窺覦之想欲穩既見器重益感奮思報太祖始置宮分以自衛欲穩率門客首附宮籍帝益嘉其忠詔以臺押配享廟廷及平剌葛等亂以功遷奚迭剌部夷離菫從征渤海有功天顯初卒後諸帝以太祖之與欲穩也為故往往取其子孫為友宮分中稱八房皆其後也弟霞里終奚六部禿里

耶律海里字涅剌昆遙輦昭古可汗之裔太祖傳位海里與有力焉初受命屬籍比局萌覬覦而遙輦故族尤觖望海里多先帝知人之明而素服太祖威德獨歸心焉以故太祖既為耳目數從征討既清內亂始置遙輦敞穩令海里領之天顯初征渤海海里將遙輦糺破忽汗城師班卒

遼史卷七十三

遼史卷七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

耶律敵剌　蕭痕篤　康默記 延壽

韓延徽 德樞 紹勳 紹芳 資讓　韓知古 匡嗣 德源 德凝

耶律敵剌字合魯隱遙輦鮮質可汗之子太祖踐阼與敞穩海里同心輔政太祖知其忠實命掌禮儀且諉以軍事後以平內亂功代轄里為奚六部吐里卒敵剌善騎射頗好禮文

蕭痕篤字兀里軫迭剌部人其先相遙輦氏痕篤少慷慨以才能自任早隸太祖帳下數從征討既踐阼除北府宰相痕篤事親孝為政尚寬簡

康默記本名照少為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隸麾下一切蕃漢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上意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釐罹禁網者人人自以為不冤頃之拜左尚書神冊三年始建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五年為皇都夷離畢會太祖出師居庸關命默記將漢軍進逼長蘆水寨俘馘甚衆天贊四年親征渤海默記與韓知古從後大諲譔叛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驍勇先登既拔與韓延徽下長嶺府軍還已下城邑多叛默記與阿古只平之既破回跋城歸營太祖山陵畢卒佐命功臣其一也孫延壽字胤昌少倜儻謂其所親大丈夫為將當效節邊垂馬革裹屍景宗特授千牛衛大將軍宋人攻南京諸將既成列延壽獨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遙授保大軍節度使乾亨二年卒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夢殷累官薊儒順三州刺史延徽少英燕帥劉仁恭奇之召為幽都府文學平州錄事參軍同馮道祗候院授幽州觀察度支使後守光為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諫曰彼秉節弗撓賢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以故逃亡者少居久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悅賜名曰匣列匣列遼言復來也即命為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天贊四年從征渤海大諲譔乞降既而復叛與諸將破其城以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師還太祖崩哀動左右太宗朝封魯國公仍為政事令使晉還改南京三司使世宗朝遷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設張理具稱盡力吏天祿三年六月河東使請行冊禮帝召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遵太宗冊晉帝禮從之應曆中致事子德樞鎮東平詔許每歲東歸省九年卒年七十八上聞震悼贈尚書令葬幽州之魯郭世為崇文令公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為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樞德樞年甫十五太宗見之謂延徽曰是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真英物也未冠守左羽林大將軍遷特進太尉時漢人降與轉徙者多寓東平丁歲菑饑饉疾癘德樞請往撫字之授遼興軍節度使下車整紛剔蠹恩煦信孚勸農桑興教化期月民獲蘇息入為南院宣徽使遙授天平軍節度使平灤營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門下平章事已而加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封趙國公保寧元年卒孫紹勳紹芳紹勳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辭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時廷議征李元昊力諫不聽出為廣德軍節度使聞敗嘔血卒孫資讓壽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宋徽宗嗣位遣使來報有司按籍有登寶位文坐是出為崇義軍節度使改鎮遼興卒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為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久之負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資用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神冊初遙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

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頃之拜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為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

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宮皇后視之猶子應曆十年為太祖廟詳穩後宋王喜隱謀叛辭引匡嗣上置不問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頃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寧末以留守攝樞密使時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為備匡嗣詆之曰寧有是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勝逼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愓隱休哥侵宋軍于滿城方陣宋人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軍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譟薄我衆蹙踐塵起漲天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衆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棄旗鼓遁其衆走易州山獨休哥收所棄兵械全軍還帝怒匡嗣數之曰違衆謀深入敵境爾罪一也號令不肅行伍不整爾罪二也棄我師旅挺身鼠竄爾罪三也偵候失機守禦弗備爾罪四也捐棄旗鼓損威辱國爾罪五也促令誅之皇后引諸內戚徐為開解上重違其請良久威稍霽乃杖而免之既而遙授晉昌軍節度使乾亨二年改西南面招討使卒睿智皇后聞之遣使臨弔賻贈甚厚後追贈尚書令五子德源德讓德威德崇德凝德源德凝附傳餘各有傳

德源性愿而貪早侍景宗邸及即位列近侍統和間官榮義與國二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賄名德讓貽書諫之終不悛以故論者少之後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遙攝保寧軍節度使乾亨初卒

德凝謙遜廉謹保寧中遷護軍司徒開泰中累遷護衛太保都宮使榮義軍節度使移鎮廣德秩滿部民請留從之改西南面招討使党項隆益答叛平之遷大同軍節度使卒于官子郭三終天德軍節度使孫高家奴終南院宣徽使高十終遼興軍節度使

遼史卷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

耶律覿烈 羽之　耶律鐸臻 古 突呂不
王郁　耶律圖魯窘

耶律覿烈字兀里軫六院部蒲古只夷離菫之後父偶思亦爲夷離菫初太祖爲于越時覿烈以謹愿寬恕見器使既即位兄曷魯典宿衛以故覿烈入侍帷幄與聞政事神冊三年曷魯薨命覿烈爲迭剌部夷離菫屬以南方事會討党項皇太子爲先鋒覿烈副之軍至天德雲內分道並進覿烈率偏師渡河力戰斬獲甚衆天贊初析迭剌部爲北南院置夷離菫時大元帥率師由古北口略燕地覿烈徇山西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錫賚甚厚從伐渤海拔扶餘城留覿烈與寅底石守之天顯二年留守南京十年卒年五十六弟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羣長嗜學通諸部語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爲東丹王以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剌不踰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並行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爲用又不罷戍果何爲哉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寖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人皇王奔唐羽之鎮撫國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遷中臺省左相會同初以冊禮赴闕加特進表奏左次相渤海蘇貪墨不法事卒子和里終東京留守

耶律鐸臻字敵輦六院部人祖蒲古只遙輦氏時再爲本部夷离菫耶律狠德等既害玄祖暴橫益肆蒲古只以計誘其黨悉誅夷之鐸臻幼有志節太祖爲于越常居左右後即位梁人遣使求轅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後可伐如此則其語自塞矣已而果然天贊三年將伐渤海鐸臻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及淳欽皇后稱制惡鐸臻囚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既而召之使者欲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歎趣召釋之天顯二年卒弟古突呂不

古字涅剌昆初名霞馬葛太祖爲于越嘗從略地山右會李克用於雲州古侍克用異之曰是兒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聞變太祖問古與否曰無害曰吾無患矣趣召古議古陳殄滅之策後皆如言以故錫賚甚厚神冊末南伐以古佐右皮室詳穩老古與唐兵戰于雲碧店老古中流矢傷甚太祖疑古陰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恥居老古麾下耶及今老古在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老古對曰臣於古無可疑者上意乃釋老古卒遂以古爲右皮室詳穩既卒太祖謂左右曰古死猶長松自倒非吾伐之也

突呂不字鐸袞幼聰敏嗜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大字突呂不贊成爲多未幾爲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明年受詔撰決獄法太祖略燕詔與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衆來襲突呂不射其馬躓擒之天贊二年皇子堯骨爲大元帥突呂不爲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蹴潰而陣李景章出降吉城中人無鬭志大元帥將修攻具突呂不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悅賜賚優渥車駕西征突呂不與大元帥爲先鋒伐党項有功太祖犒師水精山大元帥東歸突呂不留屯西南部復討党項多獲而還太祖東伐大諲譔降而復叛攻之突呂不先登渤海平承詔銘太祖功德于永興殿壁班師已下州郡往往復叛突呂不從大元帥攻破之淳欽皇后稱制有飛語中傷者后怒突呂不懼而亡太宗知其無罪召還天顯三年討烏古部俘獲甚衆伐唐以突呂不爲左翼攻唐軍霞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晉主石敬瑭

入洛及大冊突呂不總禮儀事加特進檢校太尉會同五年卒。

王郁京兆萬年人唐義武軍節度使處直之孽子伯父處存鎮義武卒三軍推其子郜襲處直爲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王朱全忠攻定州郜遣處直拒于沙河兵敗入城逐郜郜奔太原亂兵推處直爲留後遣人請事梁王梁與晉王克用絕好表處直爲義武軍節度使初郜之亡也郁從之晉王克用妻以女用爲新州防禦使處直料晉必討張文禮鎮亡則定不獨存益自疑陰使郁北導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爲嗣郁自奔晉常恐失父心得使大喜神冊六年奉表送款舉室來降太祖以爲養子未幾郁兄都囚父自爲留後帝遣郁從皇太子討之至定州都堅壁不出掠居民而還明年從皇太子攻鎮州遇唐兵于定州破之天贊二年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趙攻下磁窯務從太祖平渤海戰有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改崇義軍節度使太祖崩郁與妻會葬其妻泣訴於淳欽皇后求歸鄉國許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壻王已被弒此行夫妻豈能相保願常侍太后后喜曰漢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嘗與李克用約爲兄弟故也尋加政事令遷宜州卒。

耶律圖魯窘字阿魯隱肅祖子洽眘之孫勇而有謀略太宗立晉之役其父敵魯古爲五院夷離菫歿于兵帝即以其職授圖魯窘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餘衆拒滹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爲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爲陛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廑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爲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以功獲賜甚厚明年春卒軍中。

論曰神冊初元將相大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能總攬羣策而爲之用歟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喻豈偶然哉討黨項走敵魯平剌葛定渤海功亦偉矣若歐記治獄不冤頗得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勳秉節而死圖魯窘料敵制勝豈務博者無近用遺長者其功遺歟稱爲佐命固宜。

遼史卷七十五

遼史卷七十五考證

王郁傳郁兄都囚父自爲留後帝遣郁討之至定州都堅壁不出掠居民而還

○臣長發按資治通鑑載都之敗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遼史不載其事

遼史卷七十五考證

遼史卷七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

耶律解里　耶律拔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魯不古

趙延壽　高模翰　趙思溫　耶律漚里思

張礪

耶律解里字㩼單突呂不部人世為小吏解里早隸太宗麾下擢為軍校天顯閒唐攻定州既陷解里為唐兵所獲晉高祖立始歸國太宗貰其罪拜御史大夫會同九年伐晉師次滹沱河奪中渡橋降其將杜重威上命解里與降將張彥澤率騎兵三千疾趨河南所至無敢當其鋒既入汴解里等遷晉王重貴于開封府彥澤恣殺掠亂宮掖解里不能禁百姓騷然莫不怨憤車駕至京數彥澤罪斬于市汴人大悅解里亦被詰責尋釋之天祿閒加守太子太傅應曆初留本部令穩解里世其職卒

耶律拔里得字孩鄰太祖弟剌葛之子太宗即位以親愛見任會同七年討石重貴拔里得進圍德州下之擒刺史師居璠等二十七人九年再舉兵次滹沱河降杜重威戰功居多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國軍節度使總領河北道事師還州郡往往叛以應劉知遠拔里得不能守而歸世宗即位遷中京留守卒

耶律朔古字彌骨頂橫帳孟父之後幼為太祖所養既冠為右皮室詳穩從伐渤海戰有功天顯七年授三河烏古部都詳穩平易近民民安之以故久其任會同閒為惕隱時晉主石重貴渝盟帝親征晉將杜重威擁衆拒滹沱月餘帝由他渡濟朔古與趙延壽據中渡橋重威兵却遂降是歲入汴世宗即位朔古奉太宗喪歸上京忤皇太后出師坐是免官卒

耶律魯不古字信寧太祖從姪也初太祖制契丹國字魯不古以贊成功授林牙監修國史後率偏師為西南邊大詳穩從伐党項有功會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所討遣人求援魯不古導送于朝如其請帝親率師往援魯不古從擊唐將張敬達于太原北敗之會同初從討党項俘獲最諸將師還天冊中拜于越六年為北院大王終年五十五

趙延壽本姓劉恆山人父邟令蓨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蓨其裨將趙德鈞獲延壽養以為子少美容貌好書史唐明宗先以女妻之及即位封其女為興平公主拜延壽駙馬都尉樞密使明宗子從榮恃權跋扈內外莫不震懾延壽求補外避之出為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魯國公復為樞密使鎮許州石敬瑭發兵太原唐遣張敬達往討會敬達敗保晉安寨延壽與德鈞往救聞晉安已破走團柏峪太宗追及延壽與其父俱降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為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自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冬晉人背盟帝親征延壽為先鋒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敗晉軍于南樂獲其將賽項羽軍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逆破之至頓丘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澶州奪其橋則晉不足平上然之適晉軍先歸澶州高行周至析城延壽將輕兵逆戰上親督騎士突其陣敵遂潰師還留延壽徇貝冀深三州八年再伐晉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延壽紿曰我陷虜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逆我即歸晉人以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壽至滹沱河據中渡橋與晉軍力戰手殺其將王清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濟留延壽與耶律朔古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杜重威埽厥衆降上喜賜延壽龍鳳赭袍且曰漢兵皆爾所有爾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迎謁馬首後太宗克汴延壽因李崧求為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為魏王豈得為也蓋上嘗許滅晉後以中原帝延壽以故摧堅破敵延壽常以身先至是以崧達意上命遷延壽秩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上塗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世宗即位以翊戴功授樞密使天祿二年薨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天顯十一年七月唐

達張敬達楊光遠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銳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許之九
月徵兵出太原模翰與敬達軍接戰敗之太原圍解敬瑭夜出謁帝約爲父子
帝召模翰等賜以酒饌親饗士卒士氣益振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屯晉安
寨模翰獻俘于帝會敬瑭自立爲晉帝光遠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上諭模翰
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冊禮
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于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
之力也羣臣皆稱萬歲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爲統軍副使與僧遏前驅拔
赤城破德貝諸寨是冬兼總左右鐵鷂子軍下關南城邑數十三月敕虎官楊
單走乾寧軍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援往救俄有光自
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燄燄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
甚衆以功加侍中略地鹽山破饒安晉人震怖不敢接戰加太傅晉以魏府節
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軍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
義必敗其晉之謂乎詰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手
詔褒獎比漢之李陵頃之杜重威等復至滹沱河帝召模翰問計上書其言曰
諸將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橋及戰復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顧卿
英銳無敵如鷹逐雉兎當圖形麟閣爵貤後裔已而杜重威等降車駕入汴加
特進檢校太師封懿郡開國公賜寶書劍器爲汴州巡檢使平汜水諸山土賊
還鎮中京天祿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歷初召爲中臺省
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爲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
也九年正月遷左相卒

趙思溫字文美盧龍人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燕
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爲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
壯而釋其縛久之日見信用與梁戰於莘縣以驍勇聞授平州刺史兼平營薊
三州都指揮使神冊二年太祖遣大將經略燕地思溫來降及伐渤海以思溫
爲漢軍都團練使力戰拔扶餘城身被數創太祖親爲調藥太宗卽位以功擢
檢校太保保靜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救上命思
溫自盧龍闕出兵援之既罷兵改南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賜協謀靜亂翊聖功臣尋改臨海軍節度使會同初
從耶律牒蠟使晉行冊禮還加檢校太師二年有星隕于庭卒上遣使賻祭贈
太師魏國公子延照延靖官至使相

耶律漚里思六院夷離菫蒲古只之後負勇略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
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鶴引去上顧左右曰
誰爲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內廄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悅優加賞
賚既而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據水勒戰漚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
言陣薄處可出漚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迴視衆所指皆大塹
也其料敵多此類是年總領敵烈皮室軍坐私免部曲奪官卒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爲掌書紀遷翰林學士會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礪爲招討
判官從趙德鈞援張敬達于河東及敬達敗礪入契丹後太宗見礪剛直有文
彩擢翰林學士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上益重之未幾謀亡歸爲追騎所獲上
責曰汝何故亡礪對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鬱鬱以是亡耳上顧
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礪去可再得耶遂杖彥
英而謝礪會同初陞翰林承旨兼吏部尙書從太宗伐晉入汴諸將蕭翰耶律
郎五麻荅輩肆殺掠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
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上不聽改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頃之車駕北還至欒城崩時礪在恆州蕭翰與麻荅以兵
圍其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於先帝言國人不可爲節度使我
以國舅之親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以爲宣武軍節度使汝獨以爲不可又
譖我與解里好掠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
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麻荅以礪大臣不可專殺乃救止之是
夕礪恚憤卒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爲壽輸帛以爲貢
未久也而會同之師次滹沱矣豈羣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

也敵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勳雖著至於覬覦儲位謬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若乃成末塗以虧僞功如解里者何譏焉

遼史卷七十六

遼史卷七十六考證

趙延壽傳世宗卽位以翌戴功授樞密使天祿二年薨〇臣浩按延壽之還自立世宗之執延壽通鑑紀載甚詳遼史皆不載

趙思溫傳子延昭〇臣人龍按延昭通鑑作延照爲石晉祁州刺史

遼史卷七十六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

耶律屋質　耶律吼何魯不　耶律安摶　耶律洼

耶律顏昱　耶律撻烈

耶律屋質字敵輦系出孟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爲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卽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卽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尙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事遂寢未幾劉哥邀駕觀樗蒱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鞫之屋質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翰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戛斯國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爲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羣臣皆醉察割弒帝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尙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卽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屋質以聞帝命受之是年五月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耶律吼字曷魯六院部夷離菫蒲古只之後端愨好施不事生產太宗特加倚任會同六年爲南院大王涖事精閑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時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辭多踞慢吼言晉罪不可不伐及帝親征以所部兵從既入汴諸將皆取

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鞍。帝嘉之。及帝崩于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爲。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洼然之。會耶律安搏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爲世宗。頃之，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琭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時有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天祿三年卒，年三十九。子何魯不。

何魯不，字斜寧，嘗與耶律屋質平察割亂。穆宗以其父吼首議立世宗，故不顯用。晚年爲本族敞史。及景宗即位，以平察割功，授昭德軍節度使，爲北院大王。時黃龍府軍將燕頗殺守臣以叛，何魯不討之，破於鴨綠江，坐不親追擊，以至失賊，杖之。乾亨間卒。

耶律安搏，曾祖巖木，玄祖之長子；祖楚不魯，爲本部夷離菫。父迭里，幼多疾，時太祖爲撻馬狘沙里，常加撫育。神冊六年，爲惕隱，從太祖將龍軍討阻卜、党項有功。天贊三年，爲南院夷離菫，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斬甚衆。太祖崩，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今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丹王，詔下獄，訊鞫，加以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安搏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宗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令器。既長，寡言笑，重然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搏密自結納。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搏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搏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爲信。於是安搏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洼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爲國家啓釁。安搏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副，況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帝立，以安搏爲腹心，總知宿衛。是歲，約和于潢河橫渡。太后問安搏曰：吾與汝有何隙。安搏以父死爲對，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樞密使，上命安搏爲之，賜奴婢百口，寵任無比。事皆取決焉。然性太寬，事循苟簡，豪猾縱恣，不能制。天祿末，察割兵犯御幄，又不能討。由是中外短之。穆宗即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復委用。應曆三年，或誣安搏與齊王罨撒葛謀亂，繫獄死。姪撒給，左皮室詳穩。

耶律洼，字敵輦，隋國王釋魯孫，南院夷離菫綰思子。少有器識，人以公輔期之。太祖時，雖未官，常任以事。太宗即位，爲惕隱。天顯末，帝援河東，洼爲先鋒，敗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會同中，遷北院大王。及伐晉，復爲先鋒，與梁漢璋戰於瀛州，敗之。太宗崩于欒城，南方州郡多叛，士馬困乏，軍中不知所爲。洼與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諸將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世宗即位，賜宮戶五十，拜于越。卒年五十四。

耶律頹昱，字團寧，孟父楚國王之後。父末掇，嘗爲夷離菫。頹昱性端直。會同中，領九石烈部，政濟寬猛。世宗即位，爲惕隱。天祿三年，兼政事令，封漆水郡王。及穆宗立，以匡贊功，嘗許以本部大王。後將葬世宗，頹昱懇言於帝曰：臣蒙先帝厚恩，未能報，幸及大葬，臣請陪位。帝由是不悅，寢其議。

耶律撻烈，字涅魯袞，六院部郎君褭古直之後。沉厚多智，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會同間，爲邊部令穩。應曆初，陞南院大王，均賦役，勸耕稼，部人化之，戶口豐殖。時周人侵漢，以撻烈都統西南道軍援之。周已下太原數城，漢人不敢戰；及聞撻烈兵至，周主遣郭從義、尚鈞等率精騎拒於忻口。撻烈擊敗之，獲其將史彥超，周軍遁歸，復所陷城邑。漢主詣撻烈謝。及漢主殂，宋師來伐，上命撻烈爲行軍都統，發諸道兵救之。既出雁門，宋師知而退。保寧元年，加兼政事令，致政。乾亨初，召之，上見其髮皓然，精力猶健，問以政事，厚禮之。以疾薨，年七十九。撻烈凡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爲周、宋所併者，撻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邊幅，百姓無稱。年穀屢稔。時耶律屋質居北院，撻烈居南院，俱有政迹，

朝議以為富民大王云。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摶、吼、洼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遼史卷七十七

遼史卷七十七考證

耶律吼傳吼爲北院大王耶律洼謀立永康王會耶律安摶來意與吼合遂定策是爲世宗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從約的隸諸子賜宮戶五十〇臣長謹按推戴世宗吼及諸人之功也而本紀于世宗之立並不紀吼及諸臣一語而僅于分賜翼戴諸臣列其名再吼從約的隸本紀又爲的魯本紀安摶爲都部署使而安摶本傳又不之載修史之互異若此

遼史卷七十七考證

遼史卷七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

耶律夷臘葛　蕭海璘　蕭護思　蕭思溫

蕭繼先

耶律夷臘葛，字蘇散，本宮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應曆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爲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即位，疑諸王有異志，引夷臘葛爲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賜宮戶。時上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僕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復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法，麑岐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爲鹿鳴者呼一麑至，命夷臘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匹，及黑山東抹眞之地。後穆宗被弒，坐守衛不嚴，被誅。

蕭海璘，字寅的哂。其先遙輦氏時爲本部夷離菫，父塔列，天顯間爲本部令穩。海璘貌魁偉，膂力過人。天祿間，娶明王安端女藹因翁主。應曆初，察割亂，藹因連坐，繼娶嘲瑰翁主。上以近戚，嘉其勤篤，命預北府宰相選，頃之，總知軍國事。時諸王多坐反逆，海璘爲人廉謹，達政體，每被命案獄，多得其情，人無冤者。繇是知名。漢主劉承鈞每遣使入貢，必別致幣物，詔許受之。年五十卒，帝悼惜，輟朝二日。

蕭護思，字延寧，世爲北院吏，累遷御史中丞，總典群牧部籍。應曆初，遷左客省使，未幾，拜御史大夫。時諸王多坐事繫獄，上以護思有才幹，詔窮治，稱旨，改北院樞密使，仍命世預宰相選。護思辭曰：臣子孫賢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從之。上晚歲酗酒，用刑多濫，護思居要地，蹢躅自保，未嘗一言匡救，議者以是少之。年五十七卒。

蕭思溫，小字寅古，宰相敵魯之族弟忽沒里之子。通書史。太宗時，爲奚秃里太尉，尚燕國公主，爲群牧都林牙。思溫在軍中，握齱修邊幅，僚佐皆言非將帥才。尋爲南京留守。初，周人攻揚州，上遣思溫躡其後，憚暑不敢進，拔緣邊數城而還。後周師來侵，圍渦母鎮，勢甚張。思溫請益兵，帝報曰：敵來則與統軍司併兵拒之，敵去則務農作，勿勞士馬。會敵入束城，我軍退渡滹沱而屯。思溫勸兵徐行，周軍數日不動，思溫與諸將議曰：敵衆而銳，戰不利則有後患，不如頓兵以老其師，驕而擊之可以必勝。諸將從之，遂與統軍司兵會，飾他說請濟師。周人引退。思溫亦還。已而周主復北侵，與其將傅元卿、李崇進等分道並進，圍瀛州，陷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垂迫固安。思溫不知計所出，但云車駕旦夕至。麾下士奮躍請戰，不從。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思溫以邊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請親征。會周主榮以病歸，思溫退至益津，偽言不知所在。遏步卒二千餘人來拒敵之。是年，聞周喪，燕民始安，乃班師。時穆宗湎酒嗜殺，思溫以密戚預政，無所匡輔，士論不與。十九年春蒐，上射熊而中，思溫與夷离畢牙里斯等進酒上壽，帝醉還宮，是夜爲庖人斯奴古等所弒。思溫與南院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女里等立景宗，保寧初，爲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預其選。上冊思溫女爲后，加尚書令，封魏王。從帝獵閭山，爲賊所害。

蕭繼先，字楊隱，小字留只哥，幼穎悟。叔思溫命爲子，睿智皇后尤愛之。乾亨初，尚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統和四年，宋人來侵，繼先率邏騎逆境上，多所俘獲。上嘉之，拜北府宰相。自是出師，繼先必將本府兵先從，拔狼山石壘，從破宋軍應州。上南征，取通利軍，戰稱捷力。及親征高麗，以繼先年老，留守上京。卒年五十八。繼先雖處富貴，尚儉素，所至以善治稱，故將兵攻戰，未嘗失利，名重戚里。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籲天」。堯之伐苗民也，呂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迹是言之，夷臘葛之諫，庶幾古君子之風矣。雖然，善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而察脈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爲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彊之勢以自肆久矣，使群臣於造次動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于以知護思、思溫處位優重，耽祿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璘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臣歟。

遼史卷七十八

遼史卷七十八考證

蕭思溫傳周主北侵與其將傅元卿李崇進等分道並進圍瀛州陷益津瓦橋淤口三關○臣宋楷按宋史紀周之取三關自南而北遼史紀遼之失三關自北而南各就其形勢而言至遼史並無傅元卿將兵者乃宋太祖而李重進則遼史誤為李崇進也

侯者張閭山為賊所害○臣宋楷按女里傳有司案詰女里袖中得殺密書使蕭思溫賊者賜死高勳傳勳嘗遣會者令蕭思溫前殺餘之據此則殺思溫之賊乃女里與高勳也

遼史卷七十八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

室昉 耶律賢適 女里 郭襲

耶律阿沒里

室昉字夢奇南京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年雖里人莫識其精如此會同初登進士第為盧龍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冊禮詔昉知制誥總禮儀事天祿中為南京留守判官應歷間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闥十餘年保寧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上多昉有理劇才改南京副留守決訟平允人皆便之遷工部尚書尋改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頃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統和元年告老不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太后聞而嘉獎二年秋詔修諸嶺路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是時昉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八年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几杖太后遣閤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初晉國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上從之表進所撰實錄二十卷手詔褒之加政事令賜帛六百匹九年薦韓德讓自代不從上以昉年老苦寒賜貂皮衾褥許乘輦入朝病劇遣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年七十五上嗟悼輟朝二日贈尚書令遣言戒厚葬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

耶律賢適字阿古真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質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歷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會討烏古還擢右皮室詳穩景宗在藩邸常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適勸以宜早疎絕由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適之力也景宗立以功加檢校太保尋遙授寧江軍節度使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初踐阼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適為腹心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賜保節功臣三年為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有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首職罔敢媮惰累年滯獄悉決之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宮都部署女里席寵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門若賈區賢適患之言于帝不報以病解職又不允令鑄手印行事乾亨初疾篤得請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

女里字涅烈袞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應歷初為習馬小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累遷馬羣侍中時景宗在藩邸以女里出自本宮待遇殊厚女里亦傾心結納及穆宗遇弒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衛既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宮都部署賞賚甚渥尋加守太尉北漢主劉繼元聞女里為上信任遇其生日必致禮女里素貪同列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氈裘為橐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為笑其貪猥如此保寧末坐私藏甲五百屬有司方案詰女里袖中又得殺樞密使蕭思溫賊書賜死女里嘗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果然

郭襲不知何郡人性端介識治體久淹外調景宗即位召見對稱旨知可任以事拜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游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橛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強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賜協贊功臣拜武定軍節度使卒

耶律阿沒里字耨鄰遙輦嘲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保寧中為南院宣徽使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與耶律斜軫參預國論為都統以征高麗功還北院宣徽

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燕。上親征。阿沒里爲都監。屢破敵軍。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致仕。卒。阿沒里性好聚斂。每從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請爲豐州。就以家奴閻貴爲刺史。時議鄙之。子賢哥。左夷离畢。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續而然。蓋承穆宗酗虐之餘。爲善易見。亦由羣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獵之疏。阿沒里請免同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猥。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遼史卷七十九

遼史卷七十九考證

室昉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臣人龍按。百官志。止云室昉爲政事舍人。其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樞密使。北府宰相。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職任甚重。竟不載。且北府宰相。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室昉南京人。何爲亦被簡用。而景宗本紀。又不見室昉宰相之命。是其中必有誤也。

遼史卷七十九考證

遼史卷八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

張儉 邢抱朴 馬得臣 蕭朴

耶律八哥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方眷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賜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奬儉衣唯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穉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歿矣乃從之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爲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親征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卻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十二年薨年九十一勅葬宛平縣

邢抱朴應州人邢部郎中簡之子也抱朴性穎悟好學博古保寧初爲政事舍人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加禮部侍郎統和四年山西州縣被兵命抱朴鎮撫之民始安加戶部尚書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昉同修實錄決南京滯獄還優詔褒美十年拜參知政事以樞密使韓德讓薦按察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協人望尋以母憂去官詔起視事表乞終制不從宰相密諭上意乃視事人以孝稱及耶律休哥留守南京又多滯獄復詔抱朴平決之人無冤者改南院樞密使卒贈侍中初抱朴與弟抱質受經于母陳氏皆以儒術顯抱質亦官至侍中時人榮之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寧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別議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時上擊鞠無度上書諫曰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鉞言之竊以君臣同戲不免分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橫馳騖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儻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福羣臣之願也書奏帝嘉歎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

蕭朴字延寧國舅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爲聖宗時友朴幼如老成人及長博學多智開泰初補牌印郎君爲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尋改南面林牙帝問以政朴具陳百姓疾苦國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矣擢左夷離畢時蕭合卓爲樞密使朴知部署院事以酒廢事出爲興國軍節度使俄召爲南面林牙

太平三年，守太子太傅。明年，拜北府宰相，還北院樞密使。時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畫譜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數奏稱旨，朝議多取決之。封蘭陵郡王，進王恆，加中書令。及大延琳叛，詔安撫東京，以便宜從事。興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國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馮家奴所誣被害，朴屢言其冤，不報，每念至此，為之嘔血。重熙初，改王韓，拜東京留守。及遷太后于慶州，朴徙王楚，升南院樞密使。四年，王魏，薨，年五十，贈齊王。子鐸刺，國舅詳穩。

耶律八哥，字烏古鄰，五院部人。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統和中，以世業為本部吏。未幾，以聞兼統兵事、樞密院侍御。會宋將曹彬、米信侵燕，八哥以扈從有功，擢上京留守。開泰四年，召為北院樞密副使，頃之，留守東京。七年，上命東平王蕭排押帥師伐高麗，八哥為都監。至開京，大掠而還，濟茶、陀二河，高麗追兵至，諸將皆欲使敵渡兩河擊之，獨八哥以為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乃危道也，不若擊於兩河之間。」排押從之。戰敗績。明年，還東京，奏稱諸承奉官宜有以統領之，上從其言，置都知押班使。以茶陀之敗，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卒。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弊袍不易，志義確乎，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朴典則守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冤，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義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為盛。

遼史卷八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一

耶律室魯　歐里斯　王繼忠　蕭孝忠
陳昭袞　蕭合卓

耶律室魯，字乙辛隱，六院部人。魁岸，美容儀。聖宗同年生，帝愛之。甫冠，補祗候郎君。未幾，為宿直官。及出師伐宋，為隊帥。從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統軍使蕭撻覽略地趙、魏，有功，加檢校太師，為北院大王。攻拔通利軍。宋和議成，特進門下平章事，賜推誠竭節保義功臣。以本部俸羊多闕，部人空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歲易南中絹，彼此利之。拜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韓德讓知北院，職多廢曠，室魯拜命之日，朝野相慶。從上獵松林，至沙嶺，卒，年四十四。贈守司徒、政事令。二子：十神奴、歐里斯。十神奴，南院大王。

歐里斯，字留隱，少有大志。未冠，補祗候郎君。開泰初，為本部司徒，秩滿閑居。徵為郎君班詳穩，遷右皮室詳穩。將本部兵從東平王蕭排押伐高麗，至茶陀二河，戰不利，歐里斯獨全軍還。帝嘉賞。終西南面招討使。

王繼忠，不知何郡人。仕宋為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統和二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戶部使，以康默記族女女之。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遺繼忠弧矢、鞭策，及求和劄子。有曰："自臨大位，愛養黎元，豈欲窮兵，惟思息戰。每敕邊事，嚴諭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眾所具悉，爾亦備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懇，自後杳無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即當別使往請。"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五年，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封琅邪郡王。六年，進楚王，賜國姓。上書宜欽饑以蕭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蕭敵烈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麗，繼忠為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上謂明於知人，拜樞密使。太平三年致仕，卒。子懷五，仕至防禦使。

蕭孝忠，字撒板，小字圖古斯。志懷敏。開泰中，補祗候郎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殿前都點檢。太平中，權北府宰相。重熙七年，為東京留守。時禁渤海人擊毬，孝忠言："東京最為重鎮，無從禽之地，若非毬馬，何以習武？且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從之。十二年，入朝，封楚王，拜北院樞密使。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為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薨，追封楚國王。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為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宮戶守冢。子阿速，終南院樞密使。

陳昭袞，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譯鞮，勇而善射。統和中，補祗候郎君，為奚拽剌詳穩，累遷敦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遷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討都監，卒。

蕭合卓，字合魯隱，突呂不部人。始為本部吏。統和初，以謹恪補南院侍郎。十八年，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合卓為中丞。以太后遺物使宋，還，遷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三年，為左夷离畢。合卓久居近職，明習典故，善占對，以是尤被寵遇。陞北院樞密使。時議以為無完行，不可大用。南院樞密使王繼忠侍宴，又譏其短，帝頗不悅。六年，遣合卓伐高麗，還。時求進者多附之，然其服食僕馬，不加于舊。帝知其廉，以族屬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獻，豪貴奔趨于門。太平五年，有疾，帝欲臨視，合卓辭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帝從之。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合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為樞密使，慎勿舉勝己者。"朴出而鄙之。是日卒。子烏古，終本部節度使。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拜樞密使，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孝忠、昭袞皆有可稱者。

合卓庸謀，嫉蕭朴等樂勝己者沮抑，其誤國之罪大矣。

遼史卷八十一

遼史卷八十一考證

王繼忠傳子懷玉仕至防禦使○臣宗萬按，宋史，繼忠子有懷節懷敏懷德懷政，而此云懷玉者，舊宋史所載，乃官其四子之名，而懷玉則繼忠仕契丹所生子也。

遼史卷八十一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德威 滌魯 制心　耶律勃古哲　蕭陽阿
武白　蕭常哥　耶律虎古 磨魯古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之子也統和十九年賜名德昌二十二年賜姓耶律二十八年復賜名隆運重厚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侍景宗以謹飭聞加東頭承奉官補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遙授彰德軍節度使代其父匡嗣為上京留守權知京事甚有聲尋復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糺詳穩奚底統軍蕭討古等敗歸宋兵圍城招脅甚急人懷二心隆運登城日夜守禦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隆運邀擊又破之以功拜遼興軍節度使徵為南院樞密使景宗疾大漸與耶律斜軫俱受顧命立梁王為帝皇后為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統和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將十萬眾來侵隆運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封楚國公師還與北府宰相室昉共執國政上言西州數被兵加以歲饑宜輕稅賦以來流民從之六年太后觀擊鞠胡里室突隆運墜馬命立斬之詔率師伐宋圍沙堆敵乘夜來襲隆運嚴軍以待敗走之封楚王九年復言燕人挾姦苟免賦役貴族因為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趙智戒諭從之十一年丁母憂詔強起之明年室昉致政以隆運代為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興化功臣十二年六月奏三京諸鞫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上可其奏又表請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真大臣之職優加賜賚服闋加守太保兼政事令會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薨詔隆運兼之久之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府事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及請平諸郡商賈價並從之二十二年從太后南征及河許宋成而還徙王晉賜姓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後乃改賜今名位親王上賜田宅及陪葬地從伐高麗還得末疾帝與后臨視醫藥薨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謚文忠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無子清寧三年以魏王貼不子耶魯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盧斡繼之弟德威姪制心

德威性剛介善馳射保寧初歷上京皇城使儒州防禦使改北院宣徽使乾亨初丁父喪彊起復職權西南招討使統和初党項寇邊一戰卻之賜劍許便宜行事領突呂不迭剌二糺軍以討平稍古葛功真授招討使夏州李繼遷叛宋內附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璽書褒獎與惕隱耶律善補敗宋將楊繼業加開府儀同三司政事門下平章事未幾以山西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賂潛懷二心奉詔率兵往諭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年五十五卒贈兼侍中子雱金終彰國軍節度使二孫謝十滌魯謝十終惕隱

滌魯字遵寧幼養宮中授小將軍重熙初歷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點檢拜惕隱改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請減軍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後以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私取阻卜貢物事覺決大杖削爵免官俄起為北院宣徽使十九年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尋為東北路詳穩封混同郡王清寧初徙王鄧擢拜南府宰相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漢太康中薨年八十滌魯神情秀徹聖宗子視之興宗待以兄禮雖貴愈謙初為都點檢扈從獵黑嶺擒熊上因樂飲謂滌魯曰汝有求乎對曰臣富貴踰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優遇身歿之後不肖子坐罪籍沒四時之薦享諸孫中得赦一人以主祭臣願畢矣詔免籍復其產子燕五官至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制心小字可汗奴父德崇善醫視人形色輒決其病累官至武定軍節度使制心善訓鷹隼統和中為歸化州刺史開泰中拜上京留守進漢人行宮都部署封漆水郡王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樞密副使蕭合卓用事制心奏合卓寡識度無行檢上默然每內宴歡洽輒避之皇后不悅曰汝不樂耶制心對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為憂耳太平中歷中京留守惕隱南京留守徙王燕遷南院大王或勸制心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年五十三贈政事令追封陳王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

耶律物古哲，字蒲奴隱，六院夷離菫蒲古只之後。勇悍善治生。保寧中，爲天德軍節度使，歷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討平党項先阿里撒米、僕里鼈米，遷南院大王。聖宗即位，太后稱制，會羣臣議軍國事，物古哲上疏陳便宜數事，稱旨，即日兼領山西路諸州事。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等侵燕，物古哲擊之甚力，賜輸忠保節致主功臣、總知山西五州。會有告物古哲曲法虐民者，按之有狀，以大杖決之。八年，爲南京統軍使，卒。子爻里，官至詳穩。

蕭陽阿，字稍隱，端毅簡嚴，識遼、漢字，通天文相法。父卒，自五蕃部親挽喪車至奚王嶺，人稱其孝。年十九，爲本班郎君，歷鐵林、鐵鷂、大鷹三軍詳穩。乾統元年，由烏古敵烈部屯田太保爲易州刺史。宰臣劉彥良嘗以事至州，怙寵恣横，爲陽阿所沮，彥良歸妄加毀訾，尋遣人代陽阿。州民千餘詣闕請留，即日授武安州觀察使，歷烏古涅里、順義、彰信等軍節度使，權知東北路統軍使事。聞耶律郎不、鐸魯斡等叛，獨引麾下三十餘人追捕之，身被二創，生擒十餘人，送之行在，坐不獲首惡免官。未幾，權南京留守，卒。

武白，不知何郡人。爲宋國子博士，坐知相州，至通利軍，爲我軍所俘。詔授上京國子博士，改臨潢縣令，遷廣德軍節度副使。先是，有訟宰相劉慎行與子婿姚氏私者，有司出其罪。聖宗詔白鞫之，白正其事。使新羅還，權中京留守。時慎行諸子皆處權要，以白斷百姓分籍事不直，坐左遷。未幾，遷尚書左丞、知樞密事，拜遼興軍節度使，致仕，卒。

蕭常哥，字胡獨堇，國舅之族。祖約直，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父實老，累官節度使。常哥魁偉謇直。年三十餘，始爲祗候郎君，歷本族將軍、松山州刺史。壽隆二年，以女爲燕王妃，拜承與宮使。及妃生子，爲南院宣徽使，尋改漢人行宮都部署。統和初，加太子太師，爲國舅詳穩。二年，改遼興軍節度使，召爲北府宰相。以柴冊禮加兼侍中。天慶元年致仕，卒，諡曰欽肅。

耶律虎古，字海鄰，六院夷離菫覿烈之孫。少穎悟，重然諾。保寧初，補御盞郎君。十年，使宋還，以宋取河東之意聞于上。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僭號之國，宋皆併收，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與匡嗣慮不及此。」授涿州刺史。統和初，皇太后稱制，召赴京師，與韓德讓以事相忤，德讓怒，取護衛所執戎仗擊其腦，卒。子磨魯古。

磨魯古，字遜隱，有膂力，善射。統和初，拜南面林牙。四年，宋使燕，太后親征，磨魯古爲前鋒，手中流矢，拔而復進。太后既至，磨魯古以創不能戰，與北府宰相蕭繼先巡邏境上。累遷北院大王。七年，伐宋，爲先鋒，與耶律奴瓜破其將李忠吉于定州，以疾卒于軍。

論曰：德讓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王齊晉，抑有寵於太后而致然歟。宗族如德威平党項，滌魯先宗祀，制心不苟合，家聲益振，豈無所自哉。若物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賢臣矣。

遼史卷八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三

耶律休哥 馬哥　耶律斜軫　耶律奚低

耶律學古 烏不呂

耶律休哥字遜寧祖釋魯隋國王父綰思南院夷離堇休哥少有公輔器初烏古室韋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曆末爲惕隱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爲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總南面戍兵爲北院大王車駕親征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哥斬師餘衆退走入城宋陣于水南將戰帝以休哥馬介獨黃慮爲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尸滿道鏃矢俱罄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盂勞之曰爾勇過于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于越聖宗即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陷固安置屯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于涿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奔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尙有數萬瀕沙河而爨促兵往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太后旋旆休哥收宋屍爲京觀封宋國王又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爲界書奏不納及太后南征休哥爲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等乘暑潦來攻易州諸將憚之獨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計獻于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官至節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

馬哥字訛特懶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淸寧中遷唐古部節度使咸雍中累遷匡義軍節度使太康初致仕卒

耶律斜軫字韓隱于越曷魯之孫性明敏不事生產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乾亨初宋再攻河東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褫而退是年秋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討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等靑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梁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爲北院樞密使會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燕以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

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一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凜伏兵于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斜軫歸闕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太后親爲哀臨仍給葬具

庶子狗兒官至小將軍

耶律奚低孟父楚國王之後便弓馬勇於攻戰景宗時多任以軍事統和四年爲右皮室詳穩時宋將楊繼業陷山西郡縣奚低從樞密使斜軫討之凡戰必以身先矢無虛發繼業敗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繼業奚低以故不能爲功後太后南伐屢有戰績以病卒

耶律學古字乙辛隱于越桂之庶孫穎悟好學工譯鞮及詩保寧中補御盞郎君乾亨元年宋既下河東乘勝侵燕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奚底蕭討古等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地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却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以功遙授保靜軍節度使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二年伐宋乞將漢軍從之改彰國軍節度使時南境未靜民思休息學古禁寇掠以安之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以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黄爲疑兵是夜適獨虎峪舉烽火遣人偵視見敵俘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領自是學古與潘美各守邊約無相侵軼民獲安業以功爲惕隱卒弟烏不呂

烏不呂字留隱嚴重有膂力善屬文統和中伐宋屢任以軍事嘗與父宜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父宜訟于北院樞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烏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從蕭恆德伐蒲盧毛朵部以功爲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爲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於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況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加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尉而第國留以罪亡烏不呂及其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人召國留給曰太后知事之誣汝第來勿畏國留至送有司坐誅其後退歸田里以疾卒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銳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于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遼史卷八十三

耶律休哥傳七年宋遣劉廷讓等乘暑潦來攻易州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計〇臣浩按廷讓沙河之敗宋史不載

耶律斜軫傳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〇臣浩按楊業秉性忠義被擒三日不食死安得有稱死罪之語至業之稱繼業以業在北漢時原賜姓劉名繼業也

遼史卷八十三考證

遼史卷八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四

耶律沙　耶律抹只　蕭幹 討古

耶律善補　耶律海里

耶律沙字安隱其先嘗相遙輦氏應曆間累官南府宰相景宗卽位總領南面邊事保寧間宋攻河東沙將兵救之有功加守太保乾亨初宋復北侵沙將兵由間道至白馬嶺沮大澗遇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耶律抹只等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爲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令穩都敏詳穩唐筈等五將俱沒會北院大王耶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沙將趨太原會漢駙馬都尉盧俊來奔言太原已陷遂勒兵還宋乘銳侵燕沙與戰于高梁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軫等邀擊敗宋軍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驢車間道而走上以功釋前過是年復從韓匡嗣伐宋敗績帝欲誅之以皇后營救得免睿智皇后稱制召賜几杖以優其老復從伐宋敗劉廷讓李敬源之軍賜賚優渥統和六年卒

耶律抹只字留隱仲父隋國王之後初以皇族入侍景宗卽位爲林牙以幹給稱保寧間遷樞密副使宋攻河東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將兵往援抹只監其軍及白馬嶺之敗僅以身免宋乘銳攻燕將奚兵翌休哥擊敗之上以功釋前過十一年從都統韓匡嗣伐宋戰于滿城爲宋將所紿諸軍奔潰獨抹只部伍不亂徐整旗鼓而歸璽書褒諭改南海軍節度使乾亨二年拜樞密副使統和初爲東京留守宋將曹彬米信等侵邊抹只引兵至南京先繕守禦備及車駕臨幸抹只與耶律休哥逆戰于涿之東克之還開遠軍節度使故事州民歲輸稅斗粟折錢五抹只表請折錢六部民便之統和末卒

蕭幹小字項烈字婆典北府宰相敵魯之子性質直初察割之亂其黨胡古只與幹善使人召之幹曰吾豈能從逆臣縛其人送壽安王賊平上嘉其忠拜羣牧都林牙復以伐烏古功遷北府宰相改突呂不部節度使乾亨初宋伐河東乘勝侵燕詔幹拒之戰于高梁河耶律沙退走幹與耶律休哥等併力戰敗之上手勅慰勞自是每征伐必參決軍事加政事令二年宋兵圍瓦橋夜襲我營幹及耶律勻骨戰却之時皇后以父呼幹及后爲皇太后稱制幹數條奏便宜多見聽用統和四年卒姪討古

討古字括寧性忠簡應曆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謀反討古與耶律阿烈密告於上上嘉其忠詔尙朴謹公主保寧末爲南京統軍使乾亨初宋侵燕討古與北院大王奚底拒之不克軍潰討古等不敢復戰退屯淸河帝聞其敗遣使責之曰卿等不嚴偵候用兵無法遇敵卽敗奚以將爲討古懼頃之援兵至討古奮力以敗宋軍上釋其罪降爲南京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四年卒

耶律善補字瑤昇孟父楚國王之後純謹有才智景宗卽位授千牛衞大將軍遷大同軍節度使及伐宋韓匡嗣與耶律沙將兵由東路進善補以南京統軍使由西路進善補聞匡嗣失利斂兵還乾亨末與宋軍戰于滿城爲伏兵所圍斜軫救之獲免以失備大杖決之統和初爲惕隱會宋來侵善補爲都元帥逆之不敢戰故嶺西州郡多陷罷惕隱以其叔安端有匡輔世宗功上愍之徵善補爲南府宰相還南院大王會再舉伐宋欲攻魏府召衆集議將士以魏城無備皆言可攻善補曰攻固易然城大叵量若克其城士卒貪俘掠勢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鎭各出援兵內有重敵何以當之上乃止善補性懦守靜凡征討憚攻戰急還以故戰多不利年七十四卒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援里得之長子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亂平的魯以子故獲免海里儉素不喜聲利以射獵自娛雖居閑人敬之若貴官然保寧初拜彰國軍節度使遷惕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爲南院大王及曹彬米信等來侵海里有却敵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臣帝屢親征海里在南院十餘年鎭以寬靜戶口增給時議重之封漆水郡王遷上京留守薨詔以家貧給葬具

論曰當高梁朔州之捷偏裨之將如沙與抹只旣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討古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

功而已。其視脅輔長觿豈不優哉。

遼史卷八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　蕭觀音奴　耶律題子
耶律諧理　耶律奴瓜　蕭柳
高勳　奚和朔奴　蕭塔烈葛
耶律撒合

蕭撻凜字駝寧思溫之再從姪父术魯列善相馬應曆間爲馬羣侍中撻凜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保寧初爲宿直官累任皆稱職統和四年宋楊繼業率兵由代州來侵攻陷城邑撻凜以諸軍副部署從樞密使耶律斜軫敗之擒繼業于朔州六年秋改南院都監從駕南征攻沙堆力戰被創太后嘗親臨視明年加右監門衞上將軍檢校太師遙授彰德軍節度使十一年與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破之高麗稱臣奉貢十二年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討之撻凜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凜師還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賦以述其功撻凜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俄召爲南京統軍使二十年復伐宋擒其將王先知破其軍于遂城下祁州上手詔獎諭進至澶淵宋主軍于城隍間未接戰撻凜按視地形取宋之羊觀鹽堆鳧鴈中伏弩卒明日輿車至太后哭之慟輟朝五日子慥古南京統軍使

蕭觀音奴字耶寧奚王撻朮之孫統和十二年爲右祗候郎君班詳穩遷奚六部大王先是俸秩外給獐鹿百數皆取於民觀音奴奏罷之及伐宋與蕭撻凜爲先鋒降祁州下德清軍上加優賞同知南院事卒

耶律題子字勝隱北府宰相兀里之孫善射工畫保寧間爲御盞郎君九年奉使于漢具言兩國通好長久之計其主繼元深加禮重統和二年將兵與西邊詳穩耶律速撒討阤羅斤大破之四年宋將楊繼業陷山西城邑題子從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擊之敗賀令圖於定安授西南面招討都監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題子聞之夜伏兵道傍黎明宋兵果來過未半而擊之城中軍出斜軫復邀之兩軍俱潰奔飛狐地隘不得進殺傷甚衆賀令圖復集敗卒來襲蔚州題子逆戰破之應州守將自遁進圍寰州冒矢石登城宋軍大潰當斜軫擒繼業于朔州題子功居多是年冬復與蕭撻凜由東路擊宋俘獲甚衆後聞宋兵屯易州率兵逆之至易境而卒初題子破令圖宋將有因傷而仆題子繪其狀以示宋人咸嗟神妙

耶律諧理字烏古鄰突舉部人統和五年宋將楊繼業來攻山西諧理從耶律斜軫擊之常居先鋒偵候有功是歲伐宋宋人拒於滹沱河諧理率精騎便道先濟獲其將康保威以功詔世預節度使選太平元年稍遷本部節度使六年從蕭惠攻甘州不克會阻卜攻圍三剋軍諧理與都監耶律涅魯古往救至可敦城西南遇敵不能陣中流矢卒

耶律奴瓜字延寧太祖異母弟南府宰相蘇之孫有膂力善調鷹隼統和四年宋楊繼業來侵奴瓜爲黃皮室糺都監擊敗之盡復所陷城邑軍還加諸衞小將軍及伐宋有功遷黃皮室詳穩六年再舉將先鋒軍敗宋游兵于定州爲東京統軍使加金紫崇祿大夫從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以戰失利削金紫崇祿階十九年拜南府宰相二十一年復伐宋擒其將王繼忠于望都俘殺甚衆以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二十六年爲遼興軍節度使尋復爲南府宰相開泰初加尚父卒

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幼養于伯父排押之家多知能文膂力絕人統和中叔父恆德臨終薦其才詔入侍衞十七年南伐宋將范庭召列方陣而待時皇弟隆慶爲先鋒問諸將佐誰敢當者柳曰若得駿馬則願爲之先隆慶授以甲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陣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敵少却隆慶席勢攻之南軍遂亂中流矢裹創而戰衆皆披靡時排押留守東京奏柳爲四軍兵馬都指揮使明年爲北女直詳穩政濟寬猛部民畏愛遷東路統軍使秩

滿百姓願留復任許之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劍斷蛇師還致仕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詼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褻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耶律觀音奴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高勳字鼎臣晉北平王信韜之子性通敏仕晉爲閤門使會同九年與杜重威來降太宗入汴授四方館使好結權貴能服勤大臣多推譽之天祿間爲樞密使總漢軍事五年劉崇遣使來求封冊詔勳冊崇爲大漢神武皇帝應曆初封趙王出爲上京留守尋移南京會宋欲城益津勳上書請假巡徼以擾之帝然其奏宋遂不果城十七年宋略地益津關勳擊敗之知南院樞密事景宗卽位以定策功進王秦保寧中以南京郊內多隙地請疏畦種稻帝欲從之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勳此奏必有異志果令種稻以水爲畦設以京叛官軍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納尋遷南院樞密使以毒藥餽駙馬都尉蕭啜里事覺流銅州尋又謀害尙書令蕭思溫詔獄誅之投其產皆賜思溫家

奚和朔奴字籌寧奚可汗之裔保寧中爲奚六部長統和初皇太后稱制以耶律休哥領南邊事和朔奴爲南面行軍副部署四年宋曹彬米信等來侵和朔奴與休哥破宋兵于燕南手詔褒獎軍還括權撫無罪人李浩至死上以其功釋之冬南征將本部軍由別道進擊敵軍於狼山俘獲甚衆八年上表曰臣竊見太宗之時奚六部二宰相二常袞詔命大常袞班在酋長左右副常袞總知酋長五房族屬二宰相匡輔酋長建明審事今宰相職如故二常袞則無所掌乞依舊制從之十三年秋遷都部署伐兀惹駐于鐵驪秣馬數月進至兀惹城利其俘掠請降不許令急攻之城中大恐皆殊死戰和朔奴知不能克從副部署蕭恆德議掠地東南循高麗北界而還以地遠糧絕士馬死傷詔降封爵卒子爲也郎君班詳穩

蕭塔列葛字雄隱五院部人八世祖只魯遙輦氏時嘗爲虞人唐安祿山來攻只魯戰于黑山之陽敗之以功爲北府宰相世預其選塔列葛仕開泰間累遷西南面招討使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諭伐宋事約元昊出別道以會十二年改右夷离畢同知南京留守轉左夷离畢俄授東京留守以世選爲北府宰相卒

耶律撒合字率懶乙室部人南府宰相歐禮斯子天祿間始仕應曆中拜乙室大王兼知兵馬事乾亨初宋來侵詔以本部兵守南京與北院大王奚底統軍蕭討古等逆戰奚底等敗走獨撒合全軍還上諭之曰拒敵當如此卿勉之無憂不富貴加守太保統和間卒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諧理奴瓜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凜爲統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遼史卷八十五

遼史卷八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六

耶律合住　劉景　劉六符　耶律褭履

牛溫舒　杜防　蕭和尚特末　耶律合里只

耶律頗的

耶律合住字粘袞太祖弟迭剌之孫幼不好弄臨事明敏善談論初以近族入侍每從征伐有功保寧初加右龍虎衞上將軍以宋師屢梗南邊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馬都監招安巡檢等使賜推忠奉國功臣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獲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壤敬畏屬部乂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拜左金吾衞上將軍秩滿遙授鎮國軍節度使卒合住智而有文曉暢戎政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辭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謂合住一言賢於數十萬兵

劉景字可大河間人四世祖怦唐盧龍軍節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景資端厚好學能文燕王趙延壽辟爲幽都府文學應曆初遷右拾遺知制誥爲翰林學士九年周人侵燕留守蕭思溫上急變帝欲俟秋出師景諫曰河北三關已陷于敵今復侵燕安可坐視上不聽會父憂去未幾起復舊職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數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發非也上亦不報景宗即位以景忠實擢禮部侍郎遷尚書宣政殿學士上方欲倚用乃書其笏曰劉景可爲宰相頃之爲南京副留守時留守韓匡嗣因扈從北上景與其子德讓共理京事俄召爲戶部使歷武定開遠二軍節度使統和六年致仕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師子愼行孫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具六符傳

劉六符父愼行由膳部員外郎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上多即宴飲行誅賞愼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當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刑賞事翌日覆奏行爲都統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貴乃免出爲彰武軍節度使賜保節功臣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德早世玄終上京留守常歷三司使武定軍節度使嘏端符皆第進士嘏端俱尚主爲駙馬都尉三嘏獻聖宗一矢雙鹿賦上嘉其贍麗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四端以衞尉少卿使宋賀生辰方宴大張女樂竟席不顧人憚其嚴還拜樞密直學士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遷政事舍人擢翰林學士十一年與宣徽使蕭特末使宋索十縣地還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會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復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彊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于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六符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宋幣至命六符爲三司使以受之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出爲長寧軍節度使俄召爲三司使道宗即位將行大冊禮北院樞密使蕭革曰行大禮備儀物必擇廣地莫若黃川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王之樂不奏于野今中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上從其議尋以疾卒

耶律褭履字海鄰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後風神爽秀工于畫重熙間累遷同知點檢司事駙馬都尉蕭胡覩爲夏人所執奉詔索之三返以歸轉永興宮使右祗候郎君班詳穩褭履將娶秦晉長公主孫其母與公主婢有隙謂褭履曰能去婢乃許爾婚褭履以計殺之婚成事覺有司以大辟論褭履善畫寫聖宗真以獻得減坐長流邊戍復以寫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聞重元亂不即勤王賊平入賀帝責讓之宴酣顧褭履曰重元事成卿必得爲上客褭履大慚咸雍中加太子太師卒

牛溫舒范陽人剛正尚節義有遠器咸雍中擢進士第滯小官大安初累遷戶部使轉給事中知三司使事國民兼足上以爲能加戶部侍郎改三司使壽隆中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攝中京留守部民詣闕請真拜從之召爲三司使乾統初復參知政事知南院樞密使事五年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

與覆得里底使宋，方大燕，使人爲遼士與宋士角觝，優曰：「士少不能和。」遼舒遂起，以手撫士懷之。宋主問其故，遼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還，加中書令，卒。

杜防，涿州歸義縣人。開泰五年，擢進士甲科，累遷起居郎、知制誥，人以爲有宰相器。太平中，遷政事舍人，拜樞密副使。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稹來告，請與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約罷兵，各歸侵地。拜參知政事。韓紹芳、劉六符忌之，防待以誠。十二年，紹芳等罷，愈見信任。十二年，拜南府宰相。防生子，帝幸其第，賜名王門奴。以進奏有誤，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十四年，復召爲南府宰相。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詔儒臣賦詩，防爲冠，賜金帶。遣宋諭陰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寧二年，上諭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上歎悼不已，贈賻加等，官給葬具，贈中書令，謚曰元肅。子公謂，終南府宰相。

蕭和尚，字洪寧，國舅大父房之後。忠直，多志略。開泰初，補玉盞郎君，尋爲內史、太醫局都林牙。使宋賀正，將宴，典儀者告班節度使下，和尚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國之使相禮。且以錦服爲貺，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預宴。」宋臣不能對，易以紫服，位視執政，使禮始定。八年秋，爲唐古部節度使，卒。弟特末。

特末，字何寧，爲人樸辯，任氣。太平中，累遷安東軍節度使，有能稱。十一年，召爲左祗候郎君班詳穩，未幾，遷左夷離畢。重熙十年，累遷北院宣徽使，與劉六符使宋，索十縣故地。宋請增歲幣銀絹十萬兩、疋，以易之。歸，帝賞，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詔城西南渾底甸，還，復爲北院宣徽使，卒。

耶律合里只，字特滿，六院夷離菫蒲古只之後。重熙中，累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充宋國生辰使，館于白溝驛，宋宴勞使者，嘲蕃漢河西之敗，合里只曰：「勝負兵家常事。我聖宗皇帝俘石重貴，至今與中國有石家寨之一敗，何足較哉！」宋人慚服。帝聞之，曰：「使伶失辭，何可傷兩國交好。」赦二百，免官。清寧初，起爲懷化軍節度使。七年，入爲北院大王，封徐國公，歷遼興軍節度使、東北路詳穩，加兼侍中，致仕，卒。合里只明達，勤於從政，宋有遺書，詳其節，及西邊營田，皆自合里只發之。

耶律頗的，字撒版，季父房奴瓜之孫。孤介寡合。重熙初，補牌印郎君。清寧初，稍遷知易州，去官，部民請留，許之。咸雍八年，改彰國軍節度使。上獵大牢古山，頗的謁于行宮。帝問邊事，對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寧間，邊將不謹，爲宋所侵，烽堠內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拜北面林牙。後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頗的往定疆界。還，拜南院宣徽使。太康四年，遷忠順軍節度使，尋爲南院大王，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召拜南府宰相，賜貞亮功臣，封吳國公，爲北院樞密使。廉謹奉公，知無不爲。大安中，致仕，卒。子覆抹，北院樞密副使。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睦好，養兵息民，其慮深遠矣。六符啟釁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頗的、合里只輩，銜命出使，率不辱命。褭履殺人，諱以求媚，身負罪釁，畫其主容以冀免死，亦可醜也。

遼史卷八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撒八 孝先 孝友 蕭蒲奴 耶律蒲古
夏行美
蕭孝穆小字胡獨菫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父陶瑰為國舅詳穩孝穆廉
謹有禮法統和二十八年累遷西北路招討都監開泰元年遙授建雄軍節度
使加檢校太保是年尤烈等變孝穆擊走之冬進軍可敦城阻卜結五羣牧長
查剌阿覩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迺嚴備禦以待餘黨遂潰以功遷九水
諸部安撫使尋拜北府宰相賜忠穆熙霸功臣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
八年還京師太平二年知樞密院事充漢人行宮都部署三年封燕王南京留
守兵馬都總管九年大延琳以東京叛孝穆為都統討之戰于蒲水中軍稍却
副部署蕭匹敵都監蕭蒲奴以兩翼夾擊賊潰追敗之于手山北延琳走入城
深溝自衛孝穆圍之築重城起樓櫓使內外不相通城中撤屋以爨其將楊詳
世等擒延琳以降遼東悉平改東京留守賜佐國功臣為政務寬簡撫納流徙
其民安之興宗即位徙王秦尋復為南京留守重熙六年進封吳國王拜北院
樞密使八年表請籍天下戶口以均徭役又陳諸部及舍利軍利害從之由是
政賦稍平衆悅九年徙王楚時天下無事戶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
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羣臣多順旨孝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以無功嗣聖皇
帝仆唐立晉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鑾馭始旋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
僅得和好蒸民樂業南北相通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強然勳臣宿將往往
物故且宋人無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時上意已決書奏不報以年老乞骸
骨不許十一年復為北院樞密使更王齊薨追贈大丞相晉國王諡曰貞孝穆
雖椒房親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
拔皆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
自蕭合卓以吏才進其後轉効不知大體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
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之臣目所著文曰寶老集二子阿剌撒八弟孝先孝忠
孝友各有傳
撒八字周隱七歲以戚屬加左右千牛衛大將軍重熙初補祗候郎君性廉介
風姿爽朗善毬馬馳射帝每燕飲喜諧謔撒八雖承寵顧常以禮自持時人稱
之以柴冊禮恩加檢校太傅永興宮使總領左右護衛同知點檢司事尙魏國
公主拜駙馬都尉為北院宣徽使仍總知朝廷禮儀重熙末出為西北路招討
使武寧郡王居官以治稱清寧初薨年三十九追封齊王
孝先字延寧小字海里統和十八年補祗候郎君尙南陽公主拜駙馬都尉開
泰五年為國舅詳穩將兵城東鄙還為南京統軍使太平三年為漢人行宮都
部署尋加太子太傅五年還上京留守以母老求侍復為國舅詳穩改東京留
守會大延琳反被圍數月穴地而出延琳平留守上京十一年帝不豫欽哀召
孝先總禁衛事與宗訴陰欽哀弒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浞卜蕭匹敵等謀居多
及欽哀攝政遙授天平軍節度使加守司徒兼政事令重熙初封楚王為北院
樞密使孝先以椒房親為太后所重在樞府好惡自恣權傾人主朝多側目二
年太后與孝先謀廢立事帝知之勒衛兵出宮召孝先至諭以廢太后意孝先
震慴不能對遷太后于慶州孝先怏鬱鬱不樂四年徙王晉後為南京留守卒
諡忠肅
孝友字撻不衍小字陳留開泰初以戚屬為小將軍太平元年以大冊加左武
衛大將軍檢校太保賜名孝友重熙元年累遷西北路招討使封蘭陵郡王八
年進王陳先是蕭惠為招討使專以威制西羌諸夷多叛孝友下車厚加綏撫
每入貢輒增其賜物羌人以安久之寖成姑息諸夷桀驁之風遂熾議者譏其
過中十年加政事令賜効節宣膚定遠功臣更王吳後以弟兄孝穆孝忠還京
師拜南院樞密使加賜翊聖協穆保義功臣進王趙拜中書令丁母憂起復北
府宰相出知東京留守會伐夏孝友與樞密使蕭惠失利河南帝欲誅之太后
救免復為東京留守徙王燕改上京留守更王秦清寧初加尙父頃之復留守
東京明年復為北府宰相帝親製誥詞以褒寵之以柴冊恩遙授洛京留守益

賜純德功臣致仕進封豐國王坐子胡覩首與重元亂伏誅年七十三胡覩在逆臣傳

蕭蒲奴字留隱奚王楚不寧之後幼孤貧傭于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既冠意氣豪邁開泰間選充護衛稍進用俄坐罪黥流烏古部久之召還累任劇遷奚六部大王治有聲太平九年大延琳據東京叛蒲奴爲都監將右翼軍遇賊戰蒲水中軍少却蒲奴與左翼軍夾攻之先據高麗女直要衝使不得求援又敗賊于手山延琳走入城蒲奴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已而大軍圍東京蒲奴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堅守不敢出既被擒蒲奴以功加兼侍中重熙六年改北阻卜副部署再授奚六部大王十五年爲西南面招討使西征夏國蒲奴以兵二千據河橋聚巨艦數十艘仍作大鉤人莫測戰之日布舟于河綿亘三十餘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輒取之大軍既失利蒲奴未知適有大木順流而下勢將壞浮梁斷歸路操舟者爭鉤致之橋得不壞明年復西征將兵深入大掠而還復爲奚六部大王致仕卒

耶律蒲古字提隱太祖弟蘇之四世孫以武勇稱統和初爲涿州刺史從伐高麗有功開泰末爲上京內客省副使太平二年城鴨綠江蒲古守之在鎮有治績五年改廣德軍節度使尋遷東京統軍使蒞政嚴肅諸部懾服九年大延琳叛以書結保州夏行美執其人送蒲古蒲古入據保州延琳氣沮以功拜惕隱十一年爲子鐵驪所弒

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時行美總渤海軍于保州延琳使人說欲與俱叛行美執送統軍耶律蒲古又誘賊黨百人殺之延琳謀沮遁舉城自守數月而破以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錫賚甚厚明年擢忠順軍節度使重熙十七年遷副部署從點檢耶律義先討蒲奴里獲其酋陶得里以歸致仕卒上愍其功遣使祭于家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劍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蕭孝穆之諫兩使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瞋目語難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爲治之本親煩碎爲失大臣體又何其深切著明也爲國寶臣宜矣孝先預弒仁德之謀猶依城社以逃熏灌爲國巨蠹雖功何贖焉

遼史卷八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八

蕭敵烈 拔剌　耶律盆奴　蕭排押 恆德 匹敵
耶律資忠　耶律瑤質　耶律弘古
高正　耶律的琭　大康乂

蕭敵烈字涅魯袞宰相撻烈四世孫襟度弘遠爲鄉里推重始爲牛羣敵史帝聞其賢召入侍還國舅詳穩統和二十八年帝謂羣臣曰高麗康肇弒其君誦立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韙之明年同知左夷离畢事改右夷离畢開泰初率兵巡西邊時夷离菫部下閘撒狘撲里失室勃葛率部民遁敵烈追擒之令復業還國舅詳穩從樞密使耶律世良伐高麗還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拜上京留守敵烈爲人寬厚達政體廷臣皆謂有王佐才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薦其材可爲樞密使帝疑其黨而止爲中京留守卒族子忽古有傳弟拔剌

拔剌字別勒隱多智善騎射開泰間以兄爲右夷离畢始補郎君累遷奚六部禿里太尉太平末大延琳叛拔剌將北南院兵往討遇于蒲水南院兵少却至手山復與賊遇拔剌乃易兩院旗幟鼓勇力戰破之上聞以手詔褒獎賜內廄馬重熙中遷四捷軍詳穩謝事歸鄉里數歲起爲昭德軍節度使尋改國舅詳穩卒

耶律盆奴字胡獨菫惕隱涅魯古之孫景宗時爲烏古部詳穩政尚嚴急民苦之有司以聞詔曰盆奴任方面寄以細故究問恐損威望尋遷馬羣太保統和十六年隱實燕軍之不任事者汰之二十八年駕征高麗盆奴爲先鋒至銅州高麗將康肇分兵爲三以抗我軍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盆奴率耶律弘古擊破三水營擒肇李玄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邊城不守遁去盆奴入開京焚其王宮遣撫慰其民人上嘉其功遷北院大王薨

蕭排押字韓隱國舅少父房之後多智略能騎射統和初爲左皮室詳穩討阻卜有功四年破宋將曹彬米信兵于望都凡軍事有疑每預參決尋總禾與宮分糺及舍利拽剌二皮室等軍與樞密使耶律斜軫收復山西所陷城邑是冬攻宋隸先鋒圍狼城率所部先登拔之改南京統軍使尚衛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歷北南院宣徽使條上時政得失及賦役法上嘉納焉十五年加政事令遷東京留守二十二年復攻宋將渤海軍下德清軍後蕭撻凜卒專任南面事宋和議成爲北府宰相聖宗征高麗將兵由北道進至開京西嶺破敵軍斬數千級高麗王詢懼奔平州排押入開京大掠而還帝嘉之封蘭陵郡王開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討使五年進王東平排押爲政寬裕而善斷諸部畏愛民以殷富時議多之七年再伐高麗至開京敵奔潰縱兵俘掠而還渡茶陀二河敵夾射排押委甲仗走坐是免官太平三年復王豳薨弟恆德

恆德字遜寧有膽略而善謀統和元年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南面林牙從宣徽使耶律阿沒里征高麗還改北面林牙會宋將曹彬米信侵燕耶律休哥與恆德議軍事多見信用爲東京留守六年上攻宋圍沙堆恆德獨當一面城上矢石如雨恆德意氣自若督將士奪其陴城陷中流矢太后親臨視賜藥攻長城口復先登太后益多其功時高麗未附恆德受詔率兵拔其邊城王始懼上表請降十二年八月賜啓聖竭力功臣從都部署和朔奴討兀惹未戰兀惹請降恆德利其俘獲不許兀惹死戰城不能拔和朔奴議欲引退恆德曰以彼偪彊吾奉詔來討無功而還諸部謂我何若深入多獲猶勝徒返和朔奴不得已進擊東南諸部至高麗北鄙比還道遠糧絕士馬死傷甚衆坐是削功臣號十四年爲行軍都部署伐蒲盧毛朵部還公主疾太后遣宮人賢釋侍之恆德私焉公主恚而薨太后怒賜死後追封蘭陵郡王子匹敵

匹敵字蘇隱一名昌裔生未月父母俱死育于禁掖既長尙秦晉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殿前副點檢統和八年改北面林牙太平四年遷殿前都點檢出爲國舅詳穩九年渤海大延琳叛劫掠鄰部與南京留守蕭孝穆往討孝穆欲全城降乃築重城圍之數月城中人陰來納款遂擒延琳東京平以功封蘭陵郡王十一年聖宗不豫先是欽哀與仁德皇后有隙以匹敵嘗爲后所愛忌之時護衞馮家奴上變誣弟涙卜與匹敵謀逆以皇后攝政徐議當立者公主竊聞其謀謂匹敵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何若奔女直國以全其生匹敵曰朝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他國及欽哀攝政殺之

耶律賁忠字沃衍小字札剌系出仲父房兄國留善屬文聖宗重之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將奔女直國國留追及奴殺之阿古自經阿古母有寵于太后事聞太后怒將殺之帝度不能救遣人訣別國留以後事國留謝曰陛下憫臣無辜恩逾九泉死且不朽既死人多冤之在獄著兎賦寤寐歌爲世所稱賁忠博學工辭章年四十未仕聖宗知其賢召補宿衞數問以古今治亂賁忠對無隱開泰中授中丞眷遇日隆初高麗內屬取女直六部地以賜至是貢獻不時至詔賁忠往問故高麗無歸地意由是權貴數短於上出爲上京副留守四年再使高麗留弗遣賁忠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號西亭集帝與羣臣宴時一記憶曰賁忠亦有此樂乎九年高麗上表謝罪始送賁忠還帝郊迎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中數日請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賁忠對曰臣不才不敢奉詔乃以爲林牙知惕隱事初賁忠在高麗也弟昭爲著帳郎君坐罪没家產至是乃復積帳且還舊產詔以外戚女妻之是時樞密使蕭合卓少師蕭把哥有寵賁忠不肯俛附詆之帝怒奪官數歲出知來遠城事歷保定昭德二軍節度使聖宗崩表請會葬既至伏梓宮大慟曰臣幸遇聖明橫被構譖不獲盡犬馬報氣絶而蘇興宗命醫治疾久之言國舅侍中無憂國心陛下不當復用磨景福嘗號於是用事者惡之遣歸鎮卒弟昭有傳

耶律瑤質字拔里直積慶宮人父侯古宣韋部節度使瑤質篤學廉介有經世志統和十年累遷至積慶宮使聖宗嘗諭瑤質曰聞卿正直是以進用國有利害賓言宜無所隱由是所陳多見嘉納上征高麗破康肇軍于銅州瑤質之力爲多王詢乞降羣臣議皆請宜納瑤質曰王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姦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淸野無所獲其衆阻險而壘攻之不下瑤質以計降之擢拜四蕃部詳穩時招討使耶律順的爲總管瑤質恥居其下上表曰臣先朝舊臣今既垂老乞還新命頗得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處是任且命無隸招討得專奏事到部戢暴寢著政績顯著卒于官

耶律弘古字盆納隱遙輦鮮質可汗之後統和初嘗以軍事任爲拽剌詳穩尋從南京統軍使十三年徇地南鄙克敵於四岳橋斬首百餘級攻宋以戰功遷東京留守封楚國公從伐高麗副先鋒耶律盆奴擒康肇于銅州三十年西北部叛從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討之及典禁軍號令嚴肅諸部多降尋遷侍中卒

高正不知何郡人統和初舉進士第累遷樞密直學士上將伐高麗遣正先往諭意及還遷右僕射時高麗王詢表請入覲上許之遣正率騎兵千人迓之館于路爲高麗將卓思正所圍正以勢不可敵與麾下壯士突圍出士卒死傷者衆上悔輕發釋其罪明年遷工部侍郎爲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五年卒

耶律的琭字耶寧仲父房之後習兵事爲左皮室詳穩統和二十八年伐高麗的琭率本部軍與盆奴等擒康肇李玄蘊于銅州帝壯之曰以卿英才爲國戮力眞吾家千里駒也乃賜御馬及細鎧明年爲北院大王出爲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年七十二卒

大康乂渤海人開泰間累官南府宰相出知黃龍府善綏撫東部懷服楡里底乃部長伯陰與楡烈比來附送于朝且言蒲盧毛朵界多渤海人乞取之詔從其請康乂領兵至大石河駝準城掠數百戶以歸未幾卒

論曰高句驪弑其君誦而立詢遼興問罪之師宜其簞食壺漿以迎除舍以待而迺乘險旅拒俾智者竭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頑頑獨居一海之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況乎殘毀其宮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敵烈之諫有焉

遼史卷八十八

遼史卷八十八考證

耶律資忠傳高麗內屬取女直六部地詔資忠往問故四年再使高麗留弗遣九年高麗上表謝罪始送資忠還○臣長發按，聖宗本紀，資忠使高麗者再，一是開泰二年六月，還于八月。一是開泰三年二月，還于九年五月，本傳訛三年爲四年。

遼史卷八十八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九

耶律庶成 庶箴 蒲魯 楊皙 耶律韓留
楊佶 耶律和尚

耶律庶成字喜隱小字陳六季父房之後父吳九檢校太師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時入禁中參決疑議偕林牙蕭韓家奴等撰實錄及禮書與樞密副使耶律德脩定法令上詔庶成曰方今法令輕重不倫法令者爲政所先人命所繫不可不慎卿其審度輕重從宜修定庶成參酌古今刊正訛謬成書以進帝覽而善之庶成方進用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絀爲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寧間始歸帝知其誣詔復本族仍還所奪官卒庶成嘗謂林牙夢善卜者胡呂古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於理法當離婚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有詩文行于世弟庶箴

庶箴字陳甫善屬文重熙中爲本族將軍咸雍元年同知東京留守事俄徙烏衍突厥部節度使九年知薊州事明年遷都林牙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太康二年出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孟簡表賀頃之乙辛復爲樞密使專權恣虐庶箴私見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安聞者鄙之八年致仕卒子蒲魯

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尋命蒲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帝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兎帝奇之轉通進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寵遇漸隆清寧初卒

楊皙字昌時安次人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試詩授秘書省校書郎太平十一年擢進士乙科爲著作佐郎重熙十二年累遷樞密都承旨權度支使登對稱旨進樞密副使歷長寧軍節度使山西路轉運使知興中府清寧初入知南院樞密使與姚景行同總朝政請行柴冊禮封趙國公以足疾復知興中府咸雍初徙封齊召賜同德功臣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拜樞密使改封晉給宰相樞密使兩廳傔從封趙王屢請歸政益賜保節功臣致仕太康五年例改遼西郡王薨

耶律韓留字速寧仲父隋國王之後有明識篤行義擧止嚴重工爲詩統和間召擢御院通進開泰三年稍遷烏古敵烈部都監俄知詳穩事敵烈部叛將宮分軍從樞密使耶律世良討平之加千牛衛大將軍重熙元年累遷至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四年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駑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覲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耶詔進述懷詩上嘉歎方將大用卒

楊佶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奇之弱冠擧名籍甚統和二十四年擧進士第一歷校書郎大理正開泰六年轉儀曹郎典掌書命加諫議大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簡徵發期會必信入爲大理少卿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體八年燕地饑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振乏絕貧民鬻子者計傭而出之宋遣梅詢賀千齡節詔佶迎送多唱酬詣每見稱賞復爲翰林學士重熙元年陞翰林學士承旨丁母憂起復工部尚書歷中順軍節度使朔武等州觀察處置使天德軍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十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

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濼陽水失故道歲爲民害乃以己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上御清涼殿宴勞之卽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曰卿今日何減呂望之遇文王佶對曰呂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上悅其居相位以進賢爲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三請致政許之月給錢粟傔隸四時遣使存問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耶律和尚字特抹系出季父房善滑稽重熙初補祗候郎君時帝篤于親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和尚尤狎愛然每侍宴飲雖詼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重之歷積慶永興宮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十六年出爲懷化軍節度使俄召爲御史大夫二十三年因大冊加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徙中京路案問使卒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爲酒仙云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蒲魯矣楊皙爲上寵遇迭封王爵而功業不少槪見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佶哉

遼史卷八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

蕭阿剌　耶律義先　信先
蕭陶隗　蕭塔剌葛　耶律敵祿

蕭阿剌，字阿里懶，北院樞密使孝穆之子也。幼養宮中，興宗尤愛之。重熙六年，為弘義宮使，累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東宮留守。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討使，封西北郡王，尚秦晉國王公主，拜駙馬都尉。清寧元年，遺詔拜北府宰相，兼南院樞密使，進王韓。明年，改北院樞密使，徙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剌爭之不得，告歸。上由此惡之，除東京留守。會行瑟瑟禮入朝，陳時政得失。革以事中傷，帝怒，縊殺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剌何罪而遽見殺？帝乃優加賻贈，葬乾陵之赤山。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以謂阿剌若在，無重元乙辛之亂。

耶律義先，于越仁先之弟也。美風姿，舉止嚴重。重熙初，補祗候郎君班詳穩。十三年，車駕西征，為十二行糺都監，戰功最，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又於上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上愕然。十六年，為殿前都點檢，討蒲奴里，多所招降，獲其酋長陶得里以歸。手詔褒獎，以功改南京統軍使，封武昌郡王。奏請統軍司錢營息以贍貧民，未期，軍器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惕隱，進王富春。薨，年四十二。義先常戒其族人曰：國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義尤不可為。其接下無貴賤賢否，皆與均禮。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遇中表親，非禮服不見，故內外多化之。清寧間，追贈許王。弟信先。

信先，興宗以其父瑰引為刺血友，幼養于宮。善騎射。重熙十四年，為左護衛太保，同知殿前點檢司事。十八年，兼右祗候郎君班詳穩。上問所欲，信先曰：先臣瑰引與陛下分如同氣，然不及王封，儻使蒙恩地下，臣願畢矣。上曰：此朕遺忘之過。追封燕王。是年，從蕭惠伐夏，敗於河南，例被責。清寧初，為南面林牙，卒。

蕭陶隗，字烏古鄰，宰相轄特六世孫。剛直有威重，咸雍初，任馬羣太保。素知羣牧名存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錄其實數。牧人畏服。陶隗上書曰：羣牧以少為多，以無為有，上下相蒙，積弊成風。不若括見真數，著為定籍，公私兩濟。從之。畜產歲以蕃息。太康中，累遷契丹行宮都部署。上嘗謂羣臣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思、蕭斡特剌二人孰愈？羣臣各譽所長，陶隗獨默然。上問：卿何不言？陶隗曰：斡特剌懦而敗事；阿思有才而貪，將為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基禍。上曰：陶隗雖魏徵不能過，但恨吾不及太宗爾。然竟以阿思為樞密使，由是阿思銜之。九年，西圉不寧，阿思奏曰：邊隅事大，可擇重臣鎮撫。上曰：陶隗何如？阿思曰：誠如聖旨。遂拜西南面招討使。阿思陰與蕭阿忽帶誣奏賊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陶隗不急追捕，罪當死。詔免官。久之，起為塌母城節度使。未行，疽發背卒。陶隗負氣，怒則須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上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竟為阿思所陷，時人惜之。二子：曰圖木、轄式。阿思死，始獲進用。

蕭塔剌葛，字陶哂，六院部人。素剛直。太祖時，坐叔祖臺哂謀殺于越釋魯，沒入弘義宮。世宗即位，以舅氏故，出其籍，補國舅別部敞史。或言泰寧王察割有無君心，塔剌葛曰：彼縱忍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酒酣，塔剌葛捉察割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很，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為，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也！天祿末，塔剌葛為北府宰相。及察割作亂，塔剌葛醉詈曰：吾悔不殺此逆賊。遂為察割所害。

耶律敵祿，字陽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質直，多膂力。察割作亂，敵祿聞之，入見壽安王，慷慨言曰：願得精兵數百，破賊黨。王嘉其忠。穆宗即位，為北院宣徽使。

上以飛狐道狹詔敵祿廣之明年將兵援河東至太原與漢王會于高平擊周軍敗之仍降其衆忻代二州叛將兵討之會耶律撻烈至敗周師於忻口師還卒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懇懇不避其患阿剌以詔諫不法折蕭革陶隗以用必基禍言阿思塔剌葛以忍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責察剛其心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既不辨國焉得無亂哉

遼史卷九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一

耶律韓八　耶律唐古　蕭朮哲藥師奴
耶律玦　耶律僕里篤

耶律韓八，字嗍隱，倜儻有大志。北院詳穩古之五世孫。太平中，游京師，寓行宮側，惟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為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覓官耳。」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韓八馳驛審錄，韓八盡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籍羣牧馬，廄其二。同事者考尋不已，韓八略不加詰，即先馳奏，帝益信任。景福元年，為左夷離畢，從北面林牙，眷遇優異。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復為左夷離畢。十二年，再為北院大王，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讜，知無不言，便益為多。卒年五十五。上聞悼惜。死之日，篋無蓄貲，椸無新衣。遣使弔祭，給葬具。韓八平居不屑細務，喜慍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耶律唐古，字敵隱，于越屋質之庶子。廉謹，善屬文。統和二十四年，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還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唐古部詳穩，嚴立科條，禁姦民鬻馬於宋、夏界。因陳弭私販、安邊境之要，太后嘉之，詔邊境遵行，著為令。朝議欲廣西南封域，黑山之西綿亘數千里，唐古言：「戍壘太遠，卒有警急，赴援不及，非長策也。」從之。西蕃來侵，詔議守禦計，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臚朐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重熙間，改隗衍党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以來，西蕃數為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是年，致仕，乞勒其父屋質功于石，帝命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孝寺。卒年七十八。

蕭朮哲，字石魯隱，孝穆弟高九之子。以戚屬加監門衛上將軍。重熙十三年，將衛兵討李元昊有功，還，與聖宮使蒲奴里部長陶得里叛，朮哲為統軍都監，從都統耶律義先擊之，擒陶得里。朮哲與義先不協，誣義先罪，免官。稍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坐事下獄，以太后言，杖而釋之。清寧初，為國舅詳穩、西北路招討使。私取官粟三百斛，及代，留畜產，令主者鬻之以償。後族弟胡覩到部，發其事，帝怒，決以大杖，免官。尋起為昭德軍節度使，徵為北院宣徽使。九年，上以朮哲先為招討，威行諸部，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訓士卒，增器械，省追呼，嚴號令，人不敢犯，邊境晏然。十年，入朝，封柳城郡王。咸雍二年，拜北府宰相，為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所忌，誣朮哲與護衛蕭忽古等謀害乙辛，詔獄無狀，罷相，出鎮順義軍，卒。追王晉、宋、梁三國。姪藥師奴。

藥師奴，幼穎悟，諳禮法，補祗候郎君。太康中，為興聖宮使，累遷同知殿前點檢司事。上嘉其宿衛嚴肅，遷右夷離畢。夏王李乾順為宋所攻，求解，帝命藥師奴持節使宋，請罷兵通好，宋從之。拜南面林牙，改漢人行宮副部署。乾統初，出為安宋軍節度使，卒。

耶律玦，字吾展，遙輦鮮質可汗之後。重熙初，召修國史，補符寶郎，累遷知北院副部署事。入見太后，后顧左右曰：「先皇謂玦必為偉人，果然。」除樞密副使，出為西南面招討都監，歷同簽南京留守事、南面林牙。皇弟秦國王為遼興軍節度使，以玦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秦國王為西京留守，請玦為佐，從之。歲中，獄空者三。召為孟父房敞穩。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玦者，漢人則劉伸而已。然熟察之，玦優於伸。」先是，西北諸部久不能平，上遣玦問狀，執弛慢者痛繩之，以酒疾卒。

耶律僕里篤，字燕隱，六院林牙突呂不也四世孫。開泰間，為本班郎君，有捕盜功，樞密使蕭朴薦之，遷率府率。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徽事，累遷彰聖軍節度使。十六年，知興中府，以獄空聞。十八年，伐夏，攝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夏人侵金肅軍，敗之，斬首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時近邊羣牧數被寇掠，遷倒塌嶺都監以治之，桴鼓不鳴。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稍累請

貳。帝命僕里篤副之。以稱職聞。清寧初。歷長寧匡義二軍節度使。致仕。咸雍間卒。子阿固質。終倒塌嶺都監。

論曰。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不負上之知矣。唐古朮哲經略西北邊。勸農積粟。訓練士卒。敵人不敢犯。玦以忠直見稱於上。僕里篤以幹敏爲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甲冑之士。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遼史卷九十一

遼史卷九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二

蕭奪剌　蕭普達　耶律侯哂　耶律古昱
耶律獨攧　蕭韓家　蕭烏野

蕭奪剌字挼懶遙輦洼可汗宮人祖涅魯古北院樞密副使父撒抹字胡獨董重熙初補祗候郎君累遷北面林牙十九年從耶律宜新蕭蒲奴伐夏至蕭惠敗績之地獲偵候者知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拜大父敵穩知山北道邊境事清寧初歷西南面西北路招討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奪剌體貌豐偉騎射絕人由祗候郎君陞漢人行宮副部署後爲烏古敵烈統軍使克敵有功加龍虎衛上將軍授西北路招討使因陳北邊利害請以本路諸部與倒塌嶺統軍司連兵屯戍再表不納改東北路統軍使乾統元年以久練邊事復爲西北路招討使北阻卜耶覩刮率鄰部來侵奪剌逆擊追奔數十里二年乘耶覩刮無備以輕騎襲之獲馬萬五千疋牛羊稱是先是有詔方面無事招討副統軍都監內一員入覲是時同僚皆闕奪剌以軍事付幕吏而朝坐是免官改西京留守復爲東北路統軍卒于官

蕭普達字彈隱統和初爲南院承旨開泰六年出爲烏古部節度使七年敵烈部叛討平之徙烏古敵烈部都監遣敵烈騎卒取北阻卜名馬以獻賜詔褒獎重熙初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討諸蕃有功普達深練邊事能以悅使人有所俘獲悉散麾下由是大得衆心歷西南面招討使党項叛入西夏普達討之中流矢歿于陣帝聞惜之賻贈加厚

耶律侯哂字尭寧北院夷离菫蒲古只之後祖査只北院大王父忽古黃皮室詳穩侯哂初爲西南巡邊官以廉潔稱累遷南京統軍使尋爲北院大王重熙十一年党項部人多叛入西夏侯哂受詔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徙東京留守十三年與知府蕭歐里斯討蒲盧毛朵部有功加兼侍中致仕卒

耶律古昱字磨魯董北院林牙突呂不四世孫有膂力工馳射開泰間爲烏古敵烈部都監會部人叛從樞密使耶律世良討平之以功詔鎮撫西北部教以種樹畜牧不數年民多富實中京盜起命古昱爲巡邏使悉擒之上親征渤海將黃皮室軍有破敵功累遷御史中丞尋授開遠軍節度使徙鎮歸德二十一年改天成軍節度使卒于官年七十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子宜新兀沒宜新重熙間從蕭惠討西夏惠敗績宜新一軍獨全拜北院大王兀沒太康三年爲漢人行宮副部署乙辛誣害太子詞連兀沒帝釋之是秋乙辛復奏與蕭楊九私議宮壼事被害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耶律獨攧字胡獨董太師古昱之子重熙初爲左護衛將禁兵從伐夏有功授十二行糺司徒再舉伐夏獨攧括山西諸郡馬運還拽剌詳穩西南未平命獨攧同知金肅軍事夏人來侵擊敗之進涅剌奥隗部節度使清寧元年召爲皇太后左護衛太保四年改寧遠軍節度使東路饑奏振之歷五國烏古部遼興軍三鎮節度使四捷軍詳穩太康元年卒追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阿思有傳

蕭韓家國舅之族姓端簡謹愿動循禮法清寧中爲護衛太保太康二年遷知北院樞密副使三年經畫西南邊天池舊壍立堡砦正疆界刻石而還爲漢人行宮都部署是年秋獵墮馬卒

蕭烏野字草隱其先出興聖宮分觀察使塔里直之孫也性孝悌尚禮法雅爲鄉黨所稱重熙中補護衛與宗晃其勤恪遷護衛太保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亂以功加團練使時敵烈部數爲鄰部侵擾民多困弊命烏野爲敵烈部節度使恤困窮省徭役不數月部人以安尋以母老歸養于家母亡尤極哀毀服闋歷官興聖延慶二宮使卒

論曰烏古敵烈大部也奪剌爲統軍克敵有功普達居詳穩悅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哂巡邊以廉稱古昱鎮撫而民富獨攧駐金肅而夏人不敢東獵噎部人內附方面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遼史卷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蕭惠 慈氏奴　蕭迂魯 鐸盧斡

蕭圖玉　耶律鐸軫

蕭惠字伯仁小字脫古思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初以中宮親爲國舅詳穩從伯父排押征高麗至奴古達北嶺高麗阻險以拒惠力戰破之及攻開京以軍律整肅聞授契丹行宮都部署開泰二年改南京統軍使未幾爲右夷离畢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議以遼東重地非勳戚不能鎮撫乃命惠知東京留守事改西北路招討使封魏國公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徵兵諸路獨阻卜酋長直剌後期立斬以徇進至甘州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時直剌之子聚兵來襲阻卜酋長烏八密以告惠未之信會西阻卜叛襲三克軍都監涅魯古突舉部節度使諧里阿不呂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于可敦城西南諧理阿不呂戰歿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陣敵出不意攻我營衆請乘時奮擊惠以我軍疲敵未可用弗聽烏八請以夜斫營惠又不許阻卜歸惠乃設伏兵擊之前鋒始交敵敗走惠爲招討累年屢遣使掠士馬疲困七年左遷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尋遷南京統軍使興宗即位知興中府歷順義軍節度使東京留守西南面招討使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鄭王賜推誠協謀竭節功臣重熙六年復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加守太師徙王趙拜南院樞密使更王齊是時帝欲一天下謀取三關集羣臣議惠曰兩國彊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帝從惠言遣使索宋十城會諸軍于燕惠與太弟帥師壓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歲幣請和惠以首事功進王韓十二年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帥府事又爲北樞密使十三年夏國李元昊誘山南党項諸部帝親征元昊懼請降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帝從之詰旦進軍夏人列拒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我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詔班師十七年尚帝姊秦晉國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年帝復征夏國惠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我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衆師還以惠子慈氏奴殁于陣詔釋其罪十九年請老詔賜肩輿入朝策杖上殿辭章再上乃許之封魏國王詔冬夏赴行在參決疑議既歸遣賜湯藥及他賜賚不絕每生日輒賜詩以示尊寵清寧二年薨年七十四遺命家人薄葬訃聞輟朝三日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據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闕乏陛下猶有所賜貧於臣者何以待之帝以爲然故爲將雖數敗敵不之罪也弟虛列武定軍節度使二子慈氏奴兀古匿兀古匿終北府宰相

慈氏奴字寧隱太平初以戚屬補祗候郎君上愛其勤慎陞閘撒狘加右監門衛上將軍西邊有警授西北路招討都監領保大軍節度使政濟恩威諸部悅附入爲殿前副點檢歷烏古敵烈部詳穩征李諒祚爲統軍都監與西北路招討使敵魯古率蕃部諸軍由北路趨涼州獲諒祚親屬夏人扼險以拒慈氏奴中流矢卒年五十一贈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迂魯字胡突堇五院部人父約質歷官節度使迂魯重熙間爲牌印郎君清寧九年國家既平重元之亂其黨郭九等亡詔迂魯追捕獲之遷護衛太保咸雍元年使宋識邊事稱旨知殿前副點檢事五年阻卜叛爲行軍都監擊敗之俘獲甚衆初軍出止給五月糧過期糧乏士卒往往叛歸迂魯坐失計免官降戍西北部未行會北部兵起迂魯將烏古敵烈兵擊敗之每戰以身先繇是釋前罪命總知烏古敵烈部九年敵烈叛都監耶律獨迭以兵少不戰屯臚朐河敵烈合邊人掠居民迂魯率精騎四百力戰敗之盡獲其輜重繼聞酋長合朮三千餘騎掠附近部落縱兵躡其後連戰二日斬數千級盡得被掠人畜而還

值敵烈黨五百餘騎劫掠屬戶逆擊走之俘斬甚衆自是敵烈勢沮時敵烈方爲邊患而阻卜相繼寇掠邊人以故疲弊朝廷以地遠不能時益援軍而使疆圉怗然者皆迂魯力也帝嘉其功拜左皮室詳穩會宋求天池之地詔迂魯兼統兩皮室軍屯太牢古山以備之太康初阻卜叛遷西北招討都監從都統耶律趙三征討有功改南京統軍都監黄皮室詳穩未幾遷東北路統軍都監卒弟鐸盧斡

鐸盧斡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爲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太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斡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壽隆六年卒年六十一乾統初贈彰義軍節度使

蕭圖玉字兀衍北府宰相海瓈之子統和初皇太后稱制以戚屬入侍尋爲烏古部都監討速母嚕等部有功遷烏古部節度使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後以本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長牙懶既而牙懶復叛命討之克肅州盡遷其民于土隗口故城師還詔尙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上言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節度使上從之自後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開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却之屯于窩魯朵城明年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引兵來救圖玉遣人誘諸部皆降帝以圖玉始雖失計後得人心釋之仍領諸部請益軍詔讓之曰叛者既服兵安用益且前日之役死傷甚衆若從汝謀邊事何時而息遂止會公主坐殺家婢降封郡主圖玉罷使相尋起爲烏古敵烈部詳穩以老代還卒子雙古南京統軍使孫訛篤斡尙三韓郡王合魯之女胃浴公主終烏古敵烈部統軍使以善戰名于世

耶律鐸軫字敵輦積慶宮人仕統和間性疎簡不顧小節人初以是短之後便宋分總嬴師以從及戰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衆太后望見喜召謂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俄授東北詳穩開泰二年進討阻卜克之重熙間歷東路統軍使天德軍節度使十七年城西邊命鐸軫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詔鐸軫率兵由別道進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帝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親賜卮酒仍問所欲鐸軫對曰臣幸被聖恩得効駑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帝愈重之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卒于官年七十子低烈歷觀察節度使

論曰初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狃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績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死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諸將撫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軫高情雅韻鐸盧斡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啓釁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遼史卷九十三

遼史卷九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四

耶律化哥　耶律斡臘　耶律速撒

蕭阿魯帶　耶律那也　耶律何魯掃古

耶律世買

耶律化哥，字弘隱，孟父楚國王之後。善騎射。乾亨初，爲北院林牙。統和四年，南侵宋，化哥擒諜者，知敵由海路來襲，即先據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遷北院大王。十六年，復侵宋，爲先鋒，破敵于遂城，以功遷南院大王，尋改北院樞密使。開泰元年，伐阻卜，阻卜棄輜重遁走，俘獲甚多，帝嘉之，封豳王。後邊吏奏自化哥還闕，糧乏馬弱，勢不可守。上復遣化哥經略西境。化哥與邊將深入，聞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進。敵望風奔潰，獲羊馬及輜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裴里繼至，謂化哥曰：「君誤矣！此部實效順者。」化哥悉還所俘。諸蕃由此不附。上使案之，削王爵，以侍中遣領大同軍節度使，卒。

耶律斡臘，字斯寧，突呂不部人。趫捷有力，善騎射。保寧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遇豕伏莽，帝射中，豬突出，御者托滿控轡而避，豕人立，帝異之，斡臘復射而斃。帝嘉賞。及獵赤山，遇奔鹿，虎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斡臘以身當之，虎伏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從樞密使耶律斜軫破宋將楊繼業軍于山西。統和十三年秋，爲行軍都監，從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烏昭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依埤堞，虛構戰棚，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登者盡覆。和朔奴知不能下，欲退，蕭恆德謂：「師久無功，何以藉口？若深入大掠，猶勝空返。」斡臘曰：「深入恐所得不償所損。」恆德不從，略地東南，循高麗北鄙還。道遠糧絕，人馬多死。詔奪諸將官，惟斡臘以前議得免。尋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爲東京留守。開泰中卒。

耶律速撒，字阿敏，性忠直，閑習武事。應曆初，爲侍從，累遷突呂不部節度使，歷覇、濟、祥、順、聖五州都總管，俄爲敦睦宮大師。保寧二年，改九部都詳穩。四年，伐党項，屢立戰功，手詔勞之。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西邊甫定，速撒務安集諸蕃，利害輒具以聞，太后益信任之。凡臨戎與士卒同甘苦，所獲均賜將校，賞順討逆，威信大振。在邊二十年，卒。

蕭阿魯帶，字乙辛隱，烏隗部人。父女古，仕至糺詳穩。阿魯帶少習騎射，曉兵法。清寧間始仕，累遷本部司徒，改烏古敵烈統軍都監。大安七年，遷山北副部署。九年，達理得、拔思母二部來侵，率兵擊却之。達理得復劫牛羊去，阿魯帶引兵追及，盡獲所掠，斬渠帥數人。是冬，達理得等以三百餘人梗邊，復戰却之，斬首二百餘級。加金吾衛上將軍，封蘭陵縣公。壽隆元年，錄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郡公，改西北路招討使。乾統三年，坐留宋俘當遣還者爲奴，免官。後被徵，以老疾致仕，卒。

耶律那也，字移斯輦，夷离菫蒲古只之後。父斡，常爲北剋，從伐夏，戰歿。季父趙三，始爲宿直官，累遷至北面林牙。咸雍四年，拜北院大王，改西南面招討使。太康中，西北諸部擾邊，議欲往討，帝以爲非趙三不可，遂拜西北路招討使，兼行軍都統，平之。以功復爲北院大王。那也敦厚才敏，上以其父斡死王事，九歲加諸衛小將軍，爲題里司徒，尋召爲宿直官。太康三年，爲惕隱剋。大安九年，爲倒塌嶺節度使。明年冬，以北阻卜長磨古斯叛，與招討都監耶律胡呂率精騎二千往討，破之。那也薦胡呂爲漢人行宮副部署。壽隆元年，復討達理、拔思等，有功，賜詔褒獎，改烏古敵烈部統軍使，邊境以寧。部民乞留，詔許再任。乾統六年，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那也爲人廉介，長于理民，每有鬬訟，親覈曲直，不偷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追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

耶律何魯掃古，字烏古鄰，孟父房之後。重熙末，補祗候郎君。清寧初，加安州團練使。太康中，歷懷德軍節度使、奚六部禿里太尉，詔與樞密官措畫東北邊事。改左護衛太保。侍上，言多率易，察無他腸，以故上優貸之。八年，知西北路招討使事。時邊部耶都刮等來侵，何魯掃古誘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衆。以功加左僕射。復討耶覩刮等，誤擊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監張九討

之不克二室韋與六院部特滿群牧宮分等軍俱陷于敵何魯掃古不以實聞坐是削官決以大杖壽隆間累遷惕隱兼侍中賜保節功臣道宗葬與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乾統中致仕卒

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才敏給練達國朝典故及世譜上書與族弟敵烈爭嫡庶帝始識之時北院樞密使韓德讓病帝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復問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統和末爲北院大王開泰初因大冊禮加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將兵以世良爲都監往禦之明年化哥還將罷兵世良上書曰化哥以爲無事而還不恩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還自是邊境以寧以功王岐拜北院樞密使三年命選馬駝于烏古部會敵烈部人夷剌殺其酋長稍瓦而叛鄰部皆應攻陷巨母古城世良率兵壓境遣人招之降數部各復故地四年伐高麗爲副部署都統劉慎行逗遛失期執還京師世良獨進兵明年至北鄙護府破追兵于郭州以暴疾卒

論曰大之服小也以德懷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剽掠而諸蕃不附何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害於一旦之效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斡臘之深入遠擄之幕安矣亦鐵中之錚錚者邪

遼史卷九十四

遼史卷九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耶律弘古 耶律馬六 蕭滴冽 耶律適祿
耶律陳家奴 耶律特麼 耶律仙童 蕭素颯
耶律大悲奴

耶律弘古字胡篤堇樞密使化哥之弟統和間累遷順義軍節度使入為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出為彰國軍節度使兼山北道兵馬都部署徙武定軍節度使拜惕隱六年討阻卜有功聖宗嘗刺臂血與弘古盟為友禮遇尤異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重熙六年還南院大王御製誥辭以寵之十三年加于越帝憫其勞復授武定軍節度使卒訃聞上哭曰惜哉善人喪至親臨奠焉

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耶律弘古為刺血友弘古為惕隱薦補宿直官重熙初遷旗鼓拽剌詳穩為人長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臧否世務以故上益親狎三年還崇德宮使為惕隱御製誥辭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寵遇過宰輔帝常以兄呼之改遼興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子奴古達終南京宣徽使

蕭滴冽字國寧遙輦鮮質可汗宮人重熙初遙授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奉詔使宋傷足而跛不告遂行帝怒及還決以大杖降同簽南京留守事遙授靜江軍節度使歷羣牧都林牙略還右夷離畢以才幹見任使會車駕西征元昊乞降帝以前後反覆遣滴冽往覘臧否因為元昊陳述禍福聽命乃還拜北院樞密副使出為中京留守十九年改西京留守卒

耶律適祿字撒懶清寧初為本班郎中稍遷宿直官乾統中從伐阻卜有功加奉宸歷護衛太保改弘義宮副使時上京彙賊趙鍾哥跋扈自肆適祿擒之加泰州觀察使為達魯號部節度使天慶中知興中府加金吾衛上將軍為盜所殺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懿祖弟葛剌之八世孫重熙中補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會帝獵陳家奴逐鹿圍內鞭之二百時耶律仁先薦陳家奴健捷比海東青鶻授御盞郎君歷鷹坊尙廐四方館副使改徒魯古皮室詳穩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琲雜綵二百段兄撒鉢卒陳家奴聞訃不告而去帝怒鞭之清寧初累遷右夷離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陳家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後皇太子廢帝疑陳家奴黨附罷之時西北諸部寇邊以陳家奴為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疋討諸部擒其酋送于朝偵候者見馬蹤意寇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律愛奴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詰案陳家奴不伏詔釋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諸部復來侵陳家奴率兵三往皆克邊境遂寧以老告歸不從道宗崩為山陵使致仕年八十卒

耶律特麼季父房之後重熙間為北剋累遷六部禿里太尉大安四年為倒塌嶺節度使頃之為禁軍都監是冬討磨古斯斬首二千餘級十年復討之既捷授南院宣徽使壽隆元年為北院大王四年知黃龍府事薨

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後重熙初為宿直官累遷惕隱都監以寬厚稱蒲奴里叛仙童為五國節度使率師討之擒其帥陶得里又擊烏隗叛降其衆改彰國軍節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寧二年知黃龍府事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歷忠順武定二軍節度使致仕封蔣國公咸雍初徙封許國卒

蕭素颯字特免五院部人重熙間始仕累遷北院承旨彰愍宮使清寧初歷左皮室詳穩右夷離畢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素颯討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卒子謀魯斡字回璉初補夷離畢郎君遷文班太保太康中改南京統軍使為右夷離畢與樞密使耶律阿思論事不合見忌出為馬羣太保北部來侵謀魯斡破之以功還同知烏古敵烈統軍仍許便宜行事後以譏毀降領西北路戍軍復為馬羣太保卒

耶律大悲奴字休堅王子班蘇里古之後太康中歷永興建昌宮使右皮室詳穩會阻卜叛奉詔招降之壽隆二年拜殿前都點檢乾統初歷上京留守惕隱

復爲都點檢，改西南面招討使，請老，不許。天慶中，留守上京，領北南樞密院點檢中丞諸司等事，以彰國軍節度使致仕，卒。大悲奴舉止嫺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席富强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埽，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慴，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特前史所載不足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耶。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柔能制剛，弱能制彊也，又況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收其後乎。是以耶律弘古輩諸將不能無遺憾也。

遼史卷九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 撻不也　耶律良　蕭韓家奴
蕭德　蕭惟信　蕭樂音奴
耶律敵烈　姚景行　耶律阿思

耶律仁先字糺鄰小字查剌孟父房之後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仁先魁偉爽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點檢改鶻剌唐古部節度使俄召為北面林牙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產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宋無辭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既還同知南京留守事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鎮邊未幾召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役十六年遷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為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業封吳王清寧初為南院樞密使以耶律化哥譖出為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為北院大王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覩等忌之請以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七月上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兇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為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宮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枑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剌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剌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為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褒之詔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事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惸禁姦慝宋聞風震服議者以為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賜鷹紐印及劍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候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塔里干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把里斯禿沒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有傳子撻不也

撻不也字胡獨堇清寧二年補祗候郎君累遷承與宮使以平重元之亂遙授忠正軍節度使賜定亂功臣同知殿前點檢司事歷高陽臨海二軍節度使左皮室詳穩太康六年授西北路招討使率諸部酋長入朝加兼侍中自蕭敵祿為招討之後朝廷務姑息多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撻不也含容尤甚邊防益廢尋改西南面招討使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為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紿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贈侍中謚曰貞憫撻不也少謹愿後為族嫂所惑出其妻終以無子人以此譏之

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補寢殿小底尋為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廄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為慶會集親製其序頃之為敦睦宮使

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頁聞重元與子涅魯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託疾召帝。白其事。帝謂頁曰。汝欲間我骨肉耶。頁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意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帘而出。馳至行宮。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爲惕隱。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幾卒。帝嗟悼。遣重臣賻祭。給葬具。追封遼西郡王。謚曰忠成。

蕭韓家奴。字括寧。奚長渤魯恩之後。性孝友。太平中。補祗候郎君。累遷敦睦宮使。伐夏。爲左翼都監。遷北面林牙。俄爲南院副部署。賜玉帶。改奚六部大王。治有聲。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年。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耶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復誘奚獵夫來。韓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效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爲福。獵夫投仗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荊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咸雍二年。遷西南面招討使。太康初。徙王吳。賜白海東青鶻。皇太子爲乙辛所搆。幽于上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冤。不報。四年。復爲西南面招討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蘭陵。薨。子楊九。終右祗候郎君班詳穩。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德。字特末隱。楮特部人。性和易。篤學好禮法。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遷北院樞密副使。數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宮都部署。賜宮戶十有五。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爲先朝耆舊。拜南府宰相。五年。轉南京統軍使。九年。復爲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致仕。卒。年七十二。

蕭惟信。字耶寧。楮特部人。五世祖霞賴。南府宰相。曾祖烏古。中書令。祖阿古只。知平州。父高八。多智數。博覽古今。開泰初。爲北院承旨。稍遷右夷離畢。以幹敏稱。拜南府宰相。累遷倒塌嶺節度使。知興中府。復爲右夷離畢。陵青誘衆作亂。事覺。高八按之。止誅首惡。餘並釋之。歸奏稱旨。惟信資沉毅。篤志于學。能辨論。重熙初始仕。累遷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趙國王傅。帝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之義。有不可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十七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尋復職。兼北面林牙。清寧九年。重元作亂。犯灤河行宮。惟信從耶律仁先破之。賜竭忠定亂功臣。歷南京留守。左右夷離畢。復爲北院樞密副使。太康中。以老乞骸骨。不聽。樞密使耶律乙辛譖廢太子。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信數廷爭。不得。復告老。加守司徒。卒。

蕭樂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敞穩突呂不六世孫。父拔剌。三歲居父母喪。毀瘠過甚。養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與宗獵奚山。遇拔剌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拔剌得見上。年甫十歲。氣象如成人。帝悅之。錫賚甚厚。既長。有遠志。不樂仕進。隱于奚王嶺之插合谷。上以其名家。又有時譽。就拜舍利軍詳穩。樂音奴貌偉。言辯。通遼漢文字。善騎射擊鞠。所交皆一時名士。年四十。始爲護衛。平重元之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剋。俄爲旗鼓拽剌詳穩。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榾柮犀并玉吐鶻。拜五蕃部節度使。卒。子陽阿。有傳。

耶律敵烈。字撒懶。採訪使吼五世孫。寬厚好學。工文詞。重熙末。補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清寧元年。稍遷同知永州事。禁盜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亂。敵烈赴援。力戰平之。遙授臨海軍節度使。十年。徙武安州觀察使。咸雍五年。累遷長寧宮使。檢括戶部司乾州錢帛逋負。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太康四年。爲南院大王。秩滿。部民請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傳赴闕。遣太醫視之。遷上京。大安中。改塌母城節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賜一品俸。八年卒。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曆初來聘。用敵國禮。帝怒。留之。隸漢人宮分。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興中縣。景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爲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歸之。道宗即位。多被顧問。爲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勤王。比至。賊已平。帝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

節度使。明年，驛召，拜南院樞密使。上從容問治道，引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賜什器車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貢，迨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上然其言而止。致仕，不踰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上問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興中府，改朔方軍節度使。太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為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累乞致政，不從，復請，許之，加守太師。卒，遣使弔祭，追封柳城郡王，諡文憲。壽隆五年，詔為立祠。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寧初，補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獵事，進渤海近侍詳穩。重元之亂，與護衛蘇射殺涅魯古，賜號靖亂功臣，徙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安初，為北院大王，封漆水郡王。十一年，為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道宗崩，受顧命，加于越。錄乙辛黨人罪重者當籍其家，阿思受賂，多所寬貰。蕭合魯書言當修邊備，阿思力沮其事，或譏其以金賣國。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趙王。薨，年八十，追封齊國王。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反謀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勳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遼史卷九十六

遼史卷九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七

耶律斡特剌　孩里　竇景庸　耶律引吉

楊績　趙徽　王觀　耶律喜孫

耶律斡特剌字乙辛隱許國王寅底石六世孫少不喜官祿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擅權讒害忠良斡特剌恐禍及深自抑畏太康中為宿直官歷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元年升燕王傅徙左夷離畢四年改北院樞密副使帝賜詩褒之還知北院樞密使事賜翼聖佐義功臣北阻卜酋長磨古斯叛斡特剌率兵進討會天大雪敗磨古斯四別部斬首千餘級拜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加賜宣力守正功臣尋拜南府宰相復討閘古胡里扒部破之召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斡特剌奏請如舊從之五年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討耶覩刮部俘斬甚衆獲馬駝牛羊各數萬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賜奉國匡化功臣乾統初乞致仕不許止罷招討南院樞密使封混同郡王還北院樞密使加守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致仕薨諡曰敬肅

孩里字胡輦回鶻人其先在太祖時來貢願留因任用之孩里重熙間歷近侍長清寧九年討重元之亂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賜平亂功臣累遷殿前都點檢以宿衛嚴肅稱太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會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後乙辛再入樞府出孩里為廣利軍節度使及皇太子被誣孩里當連坐有詔勿問大安初歷品達魯虢部節度使壽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却醫藥卒年七十七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憒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子聰敏好學清寧中第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咸雍六年授樞密直學士尋知漢人行宮副都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疾表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決冤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諡曰肅憲子瑜三司副使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雙古鎮西邊二十餘年治尚嚴肅不殖貨利時多稱之引吉寅畏好義以廕補官累遷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時蕭革蕭圖古辭等以佞見任鬻爵納賄引吉以直道處其間無所阿唯改客省使時朝廷遣使括三京隱戶不得以引吉代之得數千餘戶時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選引吉為輔導樞密使乙辛將傾太子惡引吉在側奏出之為羣牧林牙太康元年乙辛請賜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陿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帝乃止乙辛由是銜嫉之除懷德軍節度使徙漠北滑水馬羣太保卒

楊績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節度使徙知涿州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為南府宰相九年聞重元亂與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南院樞密使帝以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銖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太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太保薨子貴忠知興中府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遷大理正清寧二年銅州人妄毀三教徽按鞫之以狀聞稱旨歷煩劇有能名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為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為武定軍節度使及代軍民請留徙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諡文憲

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與宗願充夏國報哀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

姓，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坐矯制修私第，削爵爲民，卒。

耶律喜孫，字盈隱，永興宮分人。興宗在青宮，嘗居左右輔導。聖宗大漸，喜孫與馮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蕭浞卜等謀逆事，及欽哀爲皇太后稱制，喜孫尤見寵任。重熙中，其子涅哥爲近侍，坐事伏誅，帝以喜孫有翼戴功，且憐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喜孫無所出之部，因見馬印文有品部號，使隸其部，拜南府宰相。尋出爲東北路詳穩，卒。

論曰：孩里引吉之爲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二子有焉。若幹特剌之戰功，寶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言，亦賢矣夫。

遼史卷九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蕭兀納　耶律儼　劉伸　耶律胡呂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其先嘗為西南面拽剌。兀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兀納對。補祗候郎君。遷近侍敞史。護衛太保。太康初。為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莫敢言。唯兀納及夷离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頃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於古社稷臣。授殿前都點檢。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兀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自是令兀納輔導燕王。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越國公主。兀納固辭。改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初。天祚在潛邸。兀納數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為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以佛殿小底王華誣兀納借內府犀角。詔鞫之。兀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為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天祚愈怒。奪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尋改臨海軍節度使。兀納上書曰。自蕭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境。觀其所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于寧江州。其孫移敵蹇死之。兀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後與蕭敵里拒金兵于長濼。以軍敗免官。五年。天祚親征。兀納殿。復敗績。後數日。乃與百官入見。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來攻京城。兀納發府庫以賚士卒。諭以逆順。完城池。以死拒戰。章奴無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帥。尋為契丹都宮使。天祚以兀納先朝重臣。有定策勳。每延問以政。兀納對甚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寧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間。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為榆州刺史。俄詔復舊職。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時樞臣乙辛等誣陷皇太子。詔仲禧偕乙辛鞫之。蔓引無辜。未嘗雪正。乙辛薦仲禧可任。拜廣德軍節度使。復為南院樞密使。卒。諡欽惠。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以勤敏稱。太康初。歷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兩府奏事論羣臣優劣。唯稱儼才俊。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奏讞詳平。明年。陞大理卿。丁父憂。奪服同僉部署司事。大安初。為景州刺史。繩胥徒。禁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詔案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轉運使。刮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俸給。事皆施行。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以母憂去官。尋召復舊職。宋攻夏。李乾順遣使求和解。帝命儼如宋平之。拜參知政事。六年。駕幸鴛鴦濼。召至內殿。訪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十卷。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蘇同受顧命。乾統三年。徙封秦國。六年。封漆水郡王。天慶中。以疾。命乘小車入朝。疾甚。遣太醫視之。薨。贈尚父。謚曰忠懿。儼素廉潔。一介不取於人。經籍一覽成誦。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嘗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三子。處貞。太常少卿。處廉。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少府少監。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少穎悟。長以辭翰聞。重熙五年。登進士第。歷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上大驚異。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詔徙富民以實春。泰二州。伸以為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冤。陞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憂終制。為三司副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者眾。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

巢之異便詔褒之改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宰相楊績賀其得人拜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乙辛勢焰方熾伸奏曰臣於乙辛尙不畏何宰相之畏乙辛銜之相與排詆出爲保靜軍節度使上終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遷上京留守乙辛以事徙鎭雄武復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饑伸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大安二年卒上震悼賻贈加等

耶律胡呂字蘇撒弘義宮分人其先欲穩佐太祖有功爲迭烈部夷離菫父楊五左監門衛大將軍胡呂性謙謹於人無適莫重熙末補寢殿小底以善職屢更華要遷千牛衛大將軍大安中北阻卜酋磨魯斯叛爲招討都監與耶律那也率精騎二千討平之以功爲漢人行宮副部署兼知太和宮事致仕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論曰兀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不獲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莅政所至有能譽纂述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伸三爲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玦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遼史卷九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九

蕭巖壽 耶律撒剌 蕭速撒 耶律撻不也
蕭撻不也 蕭忽古 耶律石柳

蕭巖壽乙室部人性剛直尙氣仕重熙末道宗卽位皇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上出獵軟巖壽典其事未嘗高下于心帝益重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詔留屯亡歸者衆由是鐫兩官十年討敵烈部有功爲其部節度使太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上悟出乙辛爲上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爲壽乙辛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車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出爲順義軍節度使乙辛復入爲樞密使流巖壽于烏隗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恆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狠牧羊何能久長三年乙辛誣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繪像宜福殿巖壽廉直面折廷諍多與乙辛忤故及於難

耶律撒剌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清寧初累遷西南面招討使以治稱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未幾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太康二年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羣臣無敢正言撒剌獨奏曰蕭巖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爲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爲之震慄乙辛復爲樞密使見撒剌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撒剌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剌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爲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斡誣首竟遣使殺之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蕭速撒字禿魯堇突呂不部人性沉毅重熙間累遷右護衛太保蒲奴里叛從耶律義先往討執首亂陶得里以歸清寧中歷北面林牙彰國軍節度使入爲北院樞密副使咸雍十年經略西南邊撒宋堡障戍以皮室軍上嘉之太康二年知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構速撒首謀廢立按之無驗出爲上京留守乙辛復令蕭訛都斡以前事誣告上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盛暑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烏鵲不敢近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系出季父房父高家仕至林牙重熙間破夏人于金肅軍有功優加賞賚撻不也清寧中補牌印郎君累遷永興宮使九年平重元之亂以功知點檢司事賜平亂功臣爲懷德軍節度使咸雍五年遷遙輦剋太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姦欲殺乙辛及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乙辛知之令其黨誣構撻不也與廢立事殺之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撻不也字斡里端國舅郡王高九之孫性剛直咸雍中補祗候郎君太康元年爲彰愍宮使尙趙國公主拜駙馬都尉三年改同知漢人行宮都部署與北院宣徽使耶律撻不也善乙辛嫉之令人誣告謀廢立事不勝搒掠誣伏上引問昏聵不能自陳遂見殺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忽古字阿斯憐性忠直趫捷有力甫冠補禁軍咸雍初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儇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帝聞召爲護衛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以狡佞得幸肆行兇暴忽古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俄以暴雨壞橋不果後又欲殺于獵所爲親友所阻太康三年復欲殺乙辛及蕭特里得等乙辛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太子廢徙于上京召忽古至殺之乾統初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獨攧南院大王父安十統軍副使石柳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爲牌印郎君太康初爲夷离畢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忠賢進姦黨石柳惡其所爲乙辛覺之太子既廢以石柳附太

子沆鎭州天祚即位召爲御史中丞時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爲意石柳上書曰臣前爲姦臣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搆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得里特實乙辛之黨耶律合魯亦不爲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爲實則乙辛爲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冤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爲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聞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乾統中遙授靜江軍節度使卒子馬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嚴壽撒剌之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不也以忠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遼史卷九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

耶律棠古　蕭得里底　蕭酬斡

耶律章奴　耶律朮者

耶律棠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剌之後。太康中。補本班郎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棠古。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調。後出爲西北戍長。乾統三年。蕭得里底爲西北路招討使。以后族慢侮僚吏。棠古不屈。乃罷之。棠古訟之朝。不省。天慶初。烏古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棠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願爲國破敵。不納。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棠古謁於倒塌嶺。爲上流涕。上慰止之。復拜烏古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棠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

蕭得里底。字紀鄰。晉王孝先之孫。父撒鉢。歷官使相。得里底短而僂。外謹內倨。太康中。補祗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故。歷寧遠軍節度使。長寧宮使。壽隆二年。監討達里得拔思母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乾統元年。爲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爲宋所攻。遣使請和解。詔得里底與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使宋。平之。宋既許。得里底受書之日。乃曰。始奉命取要約歸。不見書辭。豈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既還。朝議爲是。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得里底獨阻之。以至敗衄。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爲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爲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鬭志。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撒八習騎撒跋等謀立晉王敖盧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王既死。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得里底之姪。謂得里底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爲。得里底但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與其子麼撒。得里底既去。爲耶律高山奴執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爲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時淳已僭號。得里底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卒。子麼撒。爲金兵所殺。

蕭酬斡。字訛里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剌。終採訪使。父別里剌。以后父封趙王。酬斡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尙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祗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時帝欲立皇孫爲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酬斡爲國舅詳穩。降皇后爲惠妃。遷于乾州。初。酬斡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與妹魯姐爲巫蠱。伏誅。詔酬斡與公主離婚。籍興聖宮。流烏古敵烈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爲太皇太妃。召酬斡爲南女直詳穩。遷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復敗敵將侯槪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斡率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衞上將軍。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之後。父查剌。養高不仕。章奴明敏善談論。大安中。補牌印郎君。乾統元年。累遷右中丞。兼領牌印宿直事。六年。以直宿不謹。降知內客省事。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馬事。及天祚親征女直。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魏國王淳妻兄蕭敵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既而天祚爲女直所敗。章奴乃遣敵里延留以廢立事馳報淳。淳猶豫未決。會行宮使者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叛命。淳對使者號哭。即斬敵里延留首以獻天祚。章奴見淳不從。誘草寇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祖州。率僚屬告太祖廟云。我大遼基業。由太祖百戰而成。今天下土崩。竊見興宗皇帝孫魏國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會淳適好草甸。大事未遂。邇來天祚。惟耽樂是從。不恤萬幾。強敵肆侮。師徒敗績。加以盜賊蜂起。邦國危于累卵。臣等

忝預族屬世蒙恩遇上欲安九廟之靈下欲救萬民之命乃有此舉實出至誠冀累聖垂祐西至慶州復祀諸廟仍述所以舉兵之意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稍稍屬心時饒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耶律女古等暴橫不法劫掠婦女財畜章奴度不能制內懷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虜上順國女直阿鶻產率兵追敗之殺其將耶律彌里直擒貴族二百餘人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遁去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

耶律朮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之後魁偉雄辨乾統初補祗候郎君六年因柴册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律斡里朵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糺將書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爲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朮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爲身計後數日復問朮者厲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斡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不聞其蔽主聽明爲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朮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遼史卷一百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一

蕭陶蘇斡　耶律阿息保　蕭乙薛　蕭胡篤

蕭陶蘇斡字乙辛隱突呂不部人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爲長髮因吉祖里拔與隗部節度使陶蘇斡謹愿不妄交伯父留哥坐事免官閑重元亂挈家赴行在時陶蘇斡雖幼已如成人補筆硯小底累遷祗候郎君轉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遷崇德宮使會有訴北南院聽訟不直者事下陶蘇斡悉改正之爲耶律阿思所忌帝欲召用輒爲所沮八年歷漠北滑水馬羣太保數年不調舊曰用才未盡不若閑乾統中遷漢南馬羣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從天齊殿宿衛明年穀價翔踊宿衛士多不給陶蘇斡出私廩賙之召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天慶四年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州天祚召羣臣議陶蘇斡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之不下陶蘇斡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及耶律章奴叛陶蘇斡與留守耶律大悲奴爲守禦章奴既平陶蘇斡請曰今邊兵懈弛若淸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搖臣愚以爲宜罷此行不納乃命陶蘇斡控扼東路招集散卒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劣太祖時徙居西北部世爲招討司吏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踈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齎書而東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里底曰不守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久乃遁歸及天祚敗績還都巡捕使六年從阿踈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踈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鞭之三百尋爲奚六部禿里太尉後阿踈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踈有舊得免時阿踈頗好殺阿息保諫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爲由是全活者衆會阿踈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爲敵烈皮室詳穩是時魏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輦鐸之敗天祚棄營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并怒爲淳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蕭乙薛字特免國舅少父房之後性謹愿壽隆間累任劇官天慶初知國舅詳穩事遷殿前副點檢金兵起爲行軍副都統以戰失利罷職六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遷西京留守明年討劇賊董龐兒戰易水西大破之以功爲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爲政寬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輒加振恤衆咸愛之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軍潰左遷西南面招討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遷給侍從不闕拜殿前都點檢凡金兵所過諸營敗卒復聚上京遣乙薛爲上京留守以安撫之明年盧彥倫以城叛乙薛被執數月以居官無過得釋後爲耶律大石所殺

蕭胡篤字合术隱其先撒葛只太祖時願隸宮分遂爲太和宮分人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觀其形色即知病所在統和中宰相韓德讓貴寵敵魯希旨言德讓宜賜國姓籍橫帳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因之入官者衆胡篤爲人便佞與物無忤淸寧初補近侍大安元年爲彰愍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東征爲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剌离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耶律章奴以藉私奴爲軍還知北院樞密使事卒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斡

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踈之難，乙薛甘忍盧彥倫之執，大節已失，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壞國政，可勝罪哉。

遼史卷一百一

[watermark seal]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　李處溫　張琳　耶律余覩

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因元妃爲上眷倚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釣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上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再三旨諭不從上密謂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上乃止四年阿骨打起兵犯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番漢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乃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擊之嗣先敗績軍將往往遁去奉先懼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將嘯聚爲患從之嗣先詣闕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日多初奉先誣耶律余覩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覺殺昱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覩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欲立晉王耳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體當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天祚方悟顧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之何益汝去毋從我行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爲左右執送女直兵女直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道遇我兵奪歸天祚並賜死

李處溫析津人伯父儼太康初爲將作少監累官參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善儼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溫爲相處溫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污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國王將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爲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幹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妃蕭氏爲太后權主軍國事衆無敢異者幹以后命召處溫至時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爲僧尋有永清人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讒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幷數其前罪惡處溫無以對乃賜死奭亦伏誅

張琳瀋州人幼有大志壽隆末爲祕書中允天祚即位累遷戶部使頃之擢南府宰相初天祚之敗於女直也意謂蕭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東征事琳以舊制凡軍國大計漢人不與辭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道進討無不克者上許其半仍詔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計戶產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尚集尋復潰去及中京陷天祚幸雲中留琳與李處溫佐魏國王淳守南京處溫父子召琳欲立淳爲帝琳曰王雖帝胄初無上命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人所與豈可易也琳雖有難色亦勉從之淳既稱帝諸將咸居權要琳獨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陽以元老尊之實則不使與政琳由是鬱悒而卒

耶律余覩一名余都姑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保大初歷官副都統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爲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覩將潛圖之適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覩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覩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事覺殺昱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

兵千餘、幷骨肉軍帳、叛歸女直、會大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

北宰相蕭德恭、大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尙奴、四軍太師蕭斡、追捕甚急、至閭山、及之、諸將議曰、蕭奉先恃寵、蔑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爲其下、若擒之、則他日吾輩皆余覩矣、不如縱之、還給云、追襲不及、余覩既入女直、爲其國前鋒、引婁室孛堇兵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余覩在女直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遊獵遁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覩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卒、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娖娖守位、余覩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遼史卷一百二

遼史卷一百二考證

蕭奉先傳頭魚宴上謂奉先阿骨打跋扈誅之奉先曰無大過上乃止○臣浩按、阿骨打以奉先言不誅、既紀于天祚本紀、又見于樂志及遊幸表、復書于奉先傳、自昔史書、兩人一事者、必曰語在某傳、晉書王廙諫祖納弈棋一事、兩傳俱出、孔毅父猶譏之、此爲文繁矣、

遼史卷一百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上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騷騷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爲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爲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作文學傳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剌部人中書令安摶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二十八年爲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帝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穀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豈爲吏者慢爲民者惰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爲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何可以止韓家奴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況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爲益捨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塡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羣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爲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羣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斂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游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

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今宜徙可敎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酬酢君臣相得無比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十三年春上疏曰臣聞先世遙輦洼可汗之後國祚中絕自夷离菫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爲三皇禮文未備正與遙輦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帝昔我太祖代遙輦即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承自夷离菫湖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菫的魯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墜典復舉矣疏奏帝納之始行追冊玄德二祖之禮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詔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後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爲禮典事或有疑與北南院同議韓家奴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於古者撰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帝遣使問勞韓家奴表謝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歸遼當太宗崩世宗立恟恟不定澣與高勳等十餘人羈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翰林學士穆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汴爲翰林學士密遣人召澣澣得書託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歸汴至涿爲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獄吏熟寢以衣帶自經不死防之愈嚴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爲鐵索牽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殺之時高勳已爲樞密使救止之屢言於上曰澣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且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帝怒稍解仍令禁錮于奉國寺凡六年艱苦萬狀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囚尋加禮部尙書宣政殿學士卒

論曰統和重熙之間務修文治而韓家奴對策落落累數百言槪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李澣雖以詞章見稱而其進退不足論矣

遼史卷一百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寧五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淶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壽隆初陞觀書殿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狀聞上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卒鼎宰縣時憩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會蕭撻凜爲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撻凜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閤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撻凜然之開泰中獵于拔里堵山爲羯羊所觸卒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太康五年第進士大安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于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于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壽隆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耶律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太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子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太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耶律谷欲字休堅六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節度使谷欲沖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爲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塌母城節度使鞫霸州疑獄稱旨授啓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爲六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歎風俗日頹請老不許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年九十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闓敏孟簡疾乙辛姦邪黜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遼史卷一百四

遼史卷一百四考證

王鼎傳清寧五年擢進士第〇臣長發按道宗本紀清寧八年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據此則五年爲誤否則豈有兩王鼎耶

遼史卷一百四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五

能吏

漢以璽書賜二千石。唐疏刺史縣令于屏。以示獎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傳。遼自太祖創業。太宗撫有燕薊。任賢使能之道。亦略備矣。然惟朝廷參置國官。吏州縣者多遵唐制。歷世既久。選舉益嚴。時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內。察賢否而進退之。是以治民理財。決獄弭盜。各有其人。考其德政。雖未足以與諸循良之列。抑亦可謂能吏矣。作能吏傳。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遼陽率賓縣。統和間。徙遼東豪右以實中京。因家于大定。曾祖忠。禮賓使。父信。興中主簿。公鼎幼莊愿。長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為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從之。徙長春州錢帛都提點。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為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頗聞怨詈語。曰。此吾職。不敢廢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天祚即位。歷長寧軍節度使。南京副留守。改東京戶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為鬭。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即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內清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為之肆赦。公鼎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撒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欲謝事久矣。為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洛州刺史。昌朝。鎮寧軍節度。

蕭文。字國華。外戚之賢者也。父直善。安州防禦使。文篤志力學。喜慍不形。太康初。尚秦越國王中丞司事。以才幹稱。尋知北面帖黃。王邦彥子爭廕。數歲不能定。有司以聞。上命文詰之。立決。車駕將還宮。承詔閱習儀衛。雖執事林林。指顧如一。遷同知奉國軍節度使。歷國舅都監。壽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烏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後不知所終。

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為石晉青州刺史。太祖兵至。堅守不降。城破被執。太祖義而釋之。徙其族于醫巫閭山。因家焉。曾祖廷煦。南京留守。祖淵。中京副留守。父詮。中京文思使。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為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近臣有聘宋還者。帝問以外事。多薦之。擢中京度支司鹽鐵判官。轉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決無一冤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先是樞密使乙辛竊弄威柄。卒害太子。及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處。所活甚衆。改上京副留守。會劇賊趙鍾哥犯闕。劫宮女御物。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都承旨。宰相耶律儼惡人望與己異。遷南京諸宮提轄制置。歲中。為保靜軍節度使。有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遙授彰義軍節度使。遷中

京度支使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繦從左散騎常侍累遷樞密直學士未幾拜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歷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輊乃以年老揚言道路朝論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優老踰年天祚手書宣馬宣徽四字詔之既至諭曰以卿爲老誤聽也遂拜南院樞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議所當與者如曹奭義虞仲文嘗爲姦人所擠人望推薦皆爲名臣當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產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諡曰文獻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慨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耶律鐸魯斡字乙辛隱季父房之後廉約重義重熙末給事誥院咸雍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懇留乃賜詔褒獎太康初改西南面招討使爲北面林牙遷左夷離畢大安五年拜南府宰相壽隆初致仕卒鐸魯斡所至有聲吏民畏愛及退居鄉里子普古爲烏古部節度使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國安民爲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古後爲盜所殺

楊遵勗字益誠涿州范陽人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咸雍三年爲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旨天下之事叢于樞府簿書填委遵勗一目五行俱下剖決如流敷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戶部逋錢得四十餘萬繦拜樞密直學士改樞密副使太康初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輕皇太子詔遵勗與燕哥案其事遵勗不敢正言時議短之尋拜北府宰相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贈守司空諡康懿子晦終昭文館直學士

王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重熙十五年擢進士鄉貢禮部廷試對皆第一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無狀釋之遷東京戶部使太康二年遼東饑民多死請振恤從之三年入爲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棠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聲

論曰孟子論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兩暘應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斡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遼史卷一百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六

卓行

遼之共國任事，耶律、蕭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然自足，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聲利，可以振頹風，激薄俗，亦足嘉尙者，得三人焉，作卓行傳。

蕭扎剌，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澹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离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扎剌自是家于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賁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斡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間，官奴卒。

蕭蒲离不，字梭憫，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雖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扎剌謝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鎮，蒲离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遼史卷一百六

遼史卷一百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七

列女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讚衞共姜，春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化視中土爲疎。終遼之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者。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睿智皇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遷祔，遣使以祭。論者謂貞靜柔順，婦道母儀，始終無歉云。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脩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尙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已，銜之。太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誣以罪，按無跡，獲免。會兄達魯鎬鎮州，常哥與俱。嘗布衣蔬食，人問曰：何自苦如此。對曰：皇儲無罪遭廢，我輩豈可美食安寢。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于家。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斡之女，母胡獨公主。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適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嘗與娣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衆問其故，意辛曰：脩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爲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慚。初，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奪爵，沒入興聖宮，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從奴，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卽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于舊。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乾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耶律朮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孛堇之女。性端愨，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朮者，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及居朮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挼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謹愿。年二十，歸於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爲鑑。遂發心誦習，多涉古今。天慶中，爲賊所執，潛置刃於履，誓曰：人欲汙我者，卽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爲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挼蘭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節死，挼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爲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闥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遼史卷一百七

遼史卷一百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八

方技

孔子稱小道必有可觀醫卜是已醫以濟夭札卜以決猶豫皆有補於國有惠於民前史錄而不遺故傳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應曆十九年王子只沒以事下獄其母求卜白曰此人當王未能殺也毋過憂景宗即位釋其罪封寧王竟如其言凡決禍福多此類保寧中歷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百中歌行于世

魏璘不知何郡人以卜名世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五年察割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璘嘗爲太平王罨撒葛卜僭立事上聞之免死流烏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急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敵魯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宮分隸焉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爲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聵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耶律乙不哥字習撚六院郎君褭古直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即啓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又爲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濼西榆上往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白耶律敵魯無大得失錄之宜矣魏璘爲察割卜謀逆爲罨撒葛卜僭立罪在不貰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爲來者戒

遼史卷一百八

遼史卷一百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九

伶官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遼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詼諧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一時諧謔多所規諷興宗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氈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清寧間以疾卒

宦官

周禮寺人掌中門之禁至巷伯詩列于雅勃貂功著于晉雖忠於所事而非其職矣漢唐中世竊權蠹政有不忍言者是皆寵遇之過遼宦者二人其實不肯皆可為後世鑑故傳焉

王繼恩棣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以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閹為豎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為黃門令秦晉國王府祗候王薨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奔南土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隕越今為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答後不知所終

論曰名器所以勵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繼恩為內謁者安仁為黃門令似矣何至溺無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遼史卷一百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

姦臣上

春秋褒貶善惡並書示勸懲也故遷固傳佞幸酷吏歐陽脩則并姦臣錄之將俾爲君者知所鑒爲臣者知所戒此天地聖賢之心國家安危之機治亂之原也遼自耶律乙辛而下姦臣十人其敗國皆足以爲戒故列於傳

耶律乙辛字胡覩袞五院部人父迭剌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迭剌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爲王字汝後有子當王及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剌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榼因祭東焉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迭剌視之乙辛熟寢迭剌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重熙中爲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皇后見乙辛詳雅如素臣命補筆硯吏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宗卽位以乙辛先朝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陞北院同知歷樞密副使淸寧五年爲南院樞密使改知北院封趙王九年耶律仁先爲南院樞密使時駙馬都尉蕭胡覩與重元黨惡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乙辛奏曰臣新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重元亂平拜北院樞密使進王魏賜匡時翊聖竭忠平亂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竄太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冊爲皇后時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林牙蕭巖壽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出爲中京留守乙辛泣謂人曰乙辛無過因讒見出其黨蕭霞抹輩以其言聞於上上悔之無何出蕭巖壽爲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乙辛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撒剌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乙辛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乃復召爲北院樞密使時皇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乙辛黨欣躍相慶讒謗沸騰忠良之士斥逐殆盡乙辛因蕭十三之言夜召蕭得裏特謀構太子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同謀立皇太子詔按無迹而罷又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詣上誣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連坐詔使鞫勳乙辛迫令具伏上怒命誅撒剌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絙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至地臭乃囚皇太子於上京監衛者皆其黨尋遣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黨大喜聚飲數日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卒聞上哀悼欲召其妻乙辛陰遣人殺之以滅其口五年正月上將出獵乙辛奏留皇孫上欲從之同知點檢蕭兀納諫曰陛下若從乙辛留皇孫皇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遂與皇孫俱行由是上始疑乙辛頗知其姦會北幸將次黑山之平定上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及赴闕入謝帝卽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乙辛黨耶律燕哥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幽於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乾統二年發塚戮其屍

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家貧好學重熙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淸寧間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譔奏事出爲惠州刺史俄召復舊職兼知戶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上以孝傑勤幹數問以事爲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太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詔孝傑坐御榻傍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

帝大悅三年羣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皷爲得人歡飲至夜乃罷是年夏乙辛譖皇太子孝傑同惡相濟及乙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薦孝傑忠於社稷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靑鶻六年既出乙辛上亦悟孝傑姦佞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以族產分賜臣下孝傑久在相位貪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風吹孝傑幞頭與浮圖齊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耶律燕哥字善寧季父房之後四世祖鐸穩太祖異母弟父曰豁里斯官至太師燕哥狡佞而敏清寧間爲左護衛太保太康初轉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復爲樞密使以燕哥爲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乙辛愛而薦之帝亦以爲賢拜左夷离畢及皇太子被誣帝遣燕哥往訊之太子謂燕哥曰帝惟我一子今爲儲嗣復何求敢爲此事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帝禱之甚懇蕭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爲伏狀燕哥領之盡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殺害忠良多燕哥之謀爲契丹行宮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遷惕隱大安三年爲西京留守致仕壽隆初以疾卒

蕭十三蔑古乃部人父鐸魯斡歷官節度使十三辨黠善揣摩人意清寧間以年勞遷護衛太保太康初耶律乙辛復入樞府益橫恣時十三出入乙辛家以朝臣不附者輒使出之十三由宿衛遷殿前副點檢三年夏護衛蕭忽古等謀殺乙辛事覺下獄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助復有誣皇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熟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是夜召蕭得裏特謀所以構太子事十三計既行尋遷殿前都點檢兼同知樞密院事復令蕭訛都斡等誣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實詔究其事太子不服別遣夷离畢耶律燕哥問太子太子具陳所以見誣之狀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伏款燕哥入如十三言奏之上大怒廢太子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車遣衛卒闔車門是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復陳陰害太子計乙辛從之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爲保州統軍使卒乾統間剖棺戮屍二子的里得念經皆伏誅

遼史卷一百十

遼史卷一百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一

姦臣下

蕭余里也字訛都椀國舅阿剌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重熙間以外戚進清寧初補祗候郎君尙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南面林牙以父阿剌爲蕭革所譖出余里也爲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冬召爲北面林牙咸雍中會有告余里也與族人杙哲謀害耶律乙辛按無狀出爲寧遠軍節度使自後余里也揣乙辛意傾心事之薦爲國舅詳穩太康初封遼西郡王時乙辛擅恣凡不附己者出之乃引余里也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及乙辛謀搆皇太子余里也多助成之遂知北院樞密事賜推誠協贊功臣以女姪妻乙辛子綏也恃勢横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坐與乙辛黨以天平軍節度使歸第尋拜西北路招討使以母憂去官卒

耶律合魯字胡都菫六院舍利褭古直之後柔佞喜茍合仕清寧初時乙辛引用羣小合魯附之遂見委任俄擢南面林牙乙辛譖皇太子排忠直合魯多預其謀第吾也亦黨乙辛時號二賊乙辛薦爲北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蕭得裏特遙輦洼可汗宮分人善阿意順色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累遷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及皇太子廢遣得裏特監送上京得裏特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圜堵囚之太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穩壽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闌門籍與聖宮貶西北統軍司卒二子得末訛里乾統間以父與乙辛謀伏誅

蕭訛都斡國舅少父房之後咸雍中補牌印郎君太康三年樞密使乙辛陰懷逆謀乃令護衞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廢立事詔按無狀皆補外頃之訛都斡希乙辛意欲實其事與耶律塔不也等入闕誣奏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訛都斡尙皇女趙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後與乙辛議不合銜之復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訛都斡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蕭達魯古遙輦嘲古可汗宮分人性姦險清寧間乙辛爲樞密使竊權用事陰懷逆謀達魯古比附之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拽剌詳穩乙辛欲害太子以達魯古兇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守蕭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紿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以達魯古爲國舅詳穩達魯古恐殺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黨人達魯古以賂獲免後以疾卒

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後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咸雍初補祗候郎君與耶律乙辛善故內外畏之及太子被譖按無迹塔不也附乙辛欲實其誣與訛都斡等密奏太子謀亂事本實臣不首恐事覺連坐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宮副使壽隆元年爲行宮都部署天祚嗣位以塔不也黨乙辛出爲特免部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舊黨塔不也以賂獲免徙敵烈部節度使復爲敦睦宮使天慶元年出爲西北路招討使以疾卒

蕭圖古辭字何寧褚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稱累遷左中丞清寧初歷北面林牙改北院樞密副使辨敏善伺顏色應對合上意皇太后嘗曰有大事非耶律化哥蕭圖古辭不能決眷遇日隆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出知黃龍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頃之爲北院樞密使詔許便宜從事爲人姦佞有餘好聚斂專愎變更法度爲樞密數月所薦引多爲重元黨與由是免爲庶人後沒入興聖宮卒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姦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反以爲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先討重元若真爲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旦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爲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亘可悲哉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羣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讜殲戮幾盡雖黑山親見官屬之威僅削一字王號至私藏甲兵然後誅之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天下抑亦道宗不明無斷有以養成之也如蕭余里也輩忘

君黨惡，以饕富貴，雖幸而死諸牖下，其得免於遺臭之辱哉。

遼史卷一百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二

逆臣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貴賤位而後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後天地和天地和而後萬化成五帝三王之治用此道也三代而降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其慮深遠矣歐陽修作唐書創逆臣傳蓋亦春秋之意也遼叛逆之臣二十有二迹其事則又有甚焉者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列于傳所以公天下之貶以示夫戒云

轄底字涅烈袞肅祖孫夷离菫帖剌之子幼黠而辯時險佞者多附之遙輦痕德菫可汗時異母兄罨古只爲迭剌部夷离菫故事爲夷离菫者得行再生禮罨古只方就帳易服轄底遽取紅袍貂蟬冠乘白馬而出乃令黨人大呼曰夷离菫出矣衆皆羅拜因行柴冊禮自立爲夷离菫與于越耶律釋魯同知國政及釋魯遇害轄底懼人圖己挈其二子迭里特朔刮奔渤海僞爲失明後因毬馬之會與二子奪良馬奔歸國益爲姦惡常以巧辭獲免太祖將卽位讓轄底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爲于越及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剌葛等亂不從者殺之車駕還至赤水城轄底懼與剌葛俱北走至榆河爲追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卽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卽位衛從甚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覦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耶迭剌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囚數月縊殺之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剌部人衆勢強故多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子迭里特

迭里特字海隣有膂力善馳射馬蹶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卽位拜迭剌部夷离菫太祖嘗思鹿醢解酲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歎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剌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爲懦太祖曰此兇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卽位于鎭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卽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會安端爲西南面大詳穩察割佯爲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卽召之旣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爲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旣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弒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見碼碯盌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詑于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於外察割尋遣人弒皇后于柩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旣行弒逆復將若何有夷离菫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繫羣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

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爲辭猶可以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
者敵獵請與晉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斬殺之
諸子皆伏誅

婁國字勉辛文獻皇帝之子天祿五年遙授武定軍節度使及察割作亂穆宗
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而出之婁國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穆宗沉湎不恤
政事婁國有覬覦之心誘敵獵及羣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爲壽安
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婁國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縊於可汗
州西谷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重元小字孛吉只聖宗次子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太平三年
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上上益重之
封爲皇太弟歷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重元處戎職未嘗離輦下
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
詔從之賜以金券誓書道宗即位冊爲皇太叔免拜不名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清寧九年車駕獵灤水以其子涅魯古
素謀與同黨陳國王陳六知北院樞密事蕭胡覩等凡四百餘人誘脅弩手軍
陣于帷宮外將戰其黨多悔過效順各自奔潰重元既知失計北走大漠歎曰
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先是重元將起兵帳前雨赤如血識者謂敗亡之兆
子涅魯古

涅魯古小字耶魯綰性陰狠興宗一見謂曰此子目有反相重熙十一年封安
定郡王十七年進王楚爲惕隱清寧二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
密使事說其父重元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弒逆九年秋獵帝用耶律良之計
遣人急召涅魯古涅魯古以事泄遽擁兵犯行宮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等率
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詳穩渤海阿廝護衛蘇射殺之

滑哥字斯懶隋國王釋魯之子性陰險初烝其父妾懼事彰與剋蕭臺哂等共
害其父歸咎臺哂滑哥獲免太祖即位務廣恩施雖知滑哥兇逆姑示含忍授
以惕隱六年滑哥預諸弟之亂事平羣臣議其罪皆謂滑哥不可釋於是與其
子痕只俱淩遲而死勅軍士恣取其產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弒父其惡不
可言諸弟作亂皆此人教之也

遼史卷一百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三

逆臣中

蕭翰一名敵烈字寒真宰相敵魯之子天贊初唐兵圍鎮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告急翰與康末怛往救克之殺其將李嗣昭拔石城會同初領漢軍侍衞八年伐晉敗晉將杜重威追至望都翰奏曰可令軍下馬而射帝從其言軍士步進敵人持短兵猝至我軍失利帝悔之曰此吾用言之過至此及從駕入汴爲宣武軍節度使會帝崩欒城世宗即位翰聞之委事於李從敏徑趨行在是年秋世宗與皇太后相拒於潢河橫渡和議未定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初耶律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快之即囚所詰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狴犴何也對曰第顧公不至如此翰默然天祿二年尙帝妹阿不里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亂耶律石剌告屋質屋質遽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發其事屋質固諍以爲不可乃詔屋質鞫案翰伏辜帝竟釋之復與公主以書結明安王端反屋質得其書以奏翰伏誅

牒蠟字述蘭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後天顯中爲中臺省右相會同二年與趙思溫持節冊晉帝及我師伐晉至滹沱河降晉將杜重威牒蠟功居多大同元年平相州之叛斬首數萬級世宗即位遣使馳報仍命牒蠟執偏將朮者以來其使誤入朮者營朮者得詔反誘牒蠟執送太后牒蠟亡歸世宗和約既成封燕王爲南京留守天祿五年察割弑逆牒蠟方醉其妻扶入察割之幕因從之明旦壽安王討亂凡脅從者皆棄兵降牒蠟不降陵遲而死妻子皆誅

朗字歐新季父房謇古只之孫性輕佻多力人呼爲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會同九年太宗入汴命知澶淵控扼河渡天祿元年燕趙以南皆應劉知遠朗與汴守蕭翰棄城歸闕先是朗祖謇谷只爲其弟轄底詐取夷离堇自是族中無任六院職事者世宗不悉其事以朗爲六院大王及察割作亂遣人報朗曰事成矣朗遣詳穩蕭胡里以所部軍往命曰當持兩端助其勝者穆宗即位伏誅籍其家屬

劉哥字明隱太祖兄寅底石之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兇狡太宗惡之使守邊俄累遷西南邊大詳穩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鄰居世宗立於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于泰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劉哥以身衞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於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事平以功爲惕隱天祿中與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衞蕭翰謀反耶律石剌發其事劉哥以飾辭免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劉哥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貰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爲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具服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弟盆都

盆都殘忍多力膚若蛇皮天祿初以族屬爲皮室詳穩二年與兄劉哥謀反免死使於轄戛斯國既還復預察割之亂陵遲而死異母弟二人化葛里奚蹇應歷初無職任以族子甚見優禮三年或告化葛里奚蹇與衞王宛謀逆下獄飾辭獲免四年春復反伏誅

海思字鐸袞隋國王釋魯之庶子機警口辯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頹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頹德如著靴行曠野射鵜帝大笑擢宣徽使屢任以事帝知其貧以金器賜之海思即散於親友後從帝伐晉有功世宗即位於軍中皇太后以兵逆於潢河橫渡太后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立屋質至帝前諭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對亦不遜且命之

曰汝見屋質勿懼海思見太后遣不稱旨既和領太后諸局事穆宗即位與冀王敵烈謀反死獄中

敵獵字烏輦六院夷离菫朮不魯之子少多詐世宗即位爲郡牧都林牙察割謀亂官僚多被囚繫及壽安王與耶律屋質率兵來討諸黨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即詣囚所持弓矢脅曰悉殺此曹敵獵進曰殺何益於事竊料屋質將立壽安王故爲此舉且壽安未必知若遣人藉此爲辭庶可免察割曰如公言誰可使者敵獵曰大王若不疑敵獵請與罨撒葛同往說之察割遣之壽安王用敵獵計誘殺察割凡被脅之人無一被害者皆敵獵之力亂既平帝嘉賞然未顯用敵獵失望居常怏怏結羣不逞陰懷不軌應歷二年與其黨謀立婁國事覺陵遲死

蕭革小字滑哥字胡突菫國舅房林牙和尙之子警悟多智數太平初累遷官職游近習閒以諛悅相比昵爲流輩所稱由是名達於上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爲北院樞密副使帝嘗與近臣宴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謬蒙聖知無以報萬一惟竭愚衷安敢怠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革怙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時夷离畢耶律義先知革姦佞因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將敗事帝不聽一日上令義先對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革銜之佯言曰公相謔不既甚乎義先詬詈不已帝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詔革謂曰義先無禮可痛繩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鑒然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咈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矯情媚上多此類拜南院樞密使詔班諸王上封吳王改知北院進王鄭兼中書令帝大漸詔革曰大位不可一日曠朕若弗瘳宜即令燕趙國王嗣位清寧元年復爲南院樞密使更王楚復徙北院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撓阿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剌爲東京留守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帝訪羣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悅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帝大怒縊阿剌于殿下後上知革姦計寵遇漸衰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革以其子爲重元

壻革預其謀陵遲殺之

遼史卷一百十三

遼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蕭翰傳委事于李從敏匱越行在○臣人龍按資治通鑑翰欲北歸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則從敏當作從益

遼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四

逆臣下

蕭胡覩字乙辛口吃視斜髮鬈伯父孝穆見之曰是兒狀貌族中未嘗有及壯魁梧桀傲多揚人惡重熙中爲祗候郎君俄遷興聖宮使尚秦國長公主授駙馬都尉以不諧離婚復尚齊國公主爲北面林牙清寧中歷北南院樞密副使代族兄朮哲爲西北路招討使時蕭革與蕭阿剌俱爲樞密使不協革以朮哲爲阿剌所愛嫉之朮哲受代赴闕先嘗借官粟留直而去胡覩希革意發其事朮哲因得罪胡覩又欲要權歲時獻遺珍玩畜產于革二人相愛過于兄弟胡覩族弟敵烈爲北尅薦國舅詳穩蕭胡篤于胡覩胡覩見其辯給壯勇傾心交結每遇休沐言論終日人皆怪之會胡覩同知北院樞密事奏胡篤及敵烈可用帝以敵烈爲旗鼓拽剌詳穩胡篤爲宿直官及革搆陷其兄阿剌胡篤陰爲之助時人醜之耶律乙辛知北院樞密事胡覩位在乙辛下意快快不平初胡覩嘗與重元子涅魯古謀逆欲其速發會車駕獵太子山遂與涅魯古脅弩手軍犯行宮既戰涅魯古中流矢而斃衆皆逃散時同黨耶律撒剌竹適在圍場聞亂率獵夫來援其黨謂胡覩等曰我軍甚衆乘其無備中夜決戰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誰從我胡覩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胡覩之計令四面巡警待旦是夜同黨立重元僭位號胡覩自爲樞密使明日戰敗胡覩被創單騎遁走至十七濼投水死五子同日誅之

蕭迭里得字胡覩堇國舅少父房之後父雙古尚鉬釐公主仕至國舅詳穩迭里得幼警敏不羈好射獵太平中以外戚補祗候郎君歷延昌宮使殿前副點檢重熙十三年伐夏迭里得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遷都點檢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十八年再舉西伐迭里得奏軍馬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爲難制但嚴設斥堠不用持疑計何慮不勝帝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迭里得失利還復爲都點檢十九年夏人來侵金肅軍上遣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至河南三角川斬侯者八人擒覘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出爲西南面招討使族弟黄八家奴告其主私議宮掖事迭里得寢之事覺決大杖削爵爲民清寧中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起爲南京統軍使至是從重元子涅魯古等亂敗走被擒伏誅

古迭本宮分人不知姓氏好戲狎不喜繩檢膂力過人善擊鞠重熙初爲護衛歷宿直官十三年西征以古迭爲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殁乃單騎突出遇夏王李元昊來圍勢甚急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睹乃還嘗改興聖宮太保清寧九年從重元涅魯古亂與屬從兵戰敗而遁追擒之陵遲而死

撒剌竹孟父房滌洌之孫性兇暴清寧中累遷宣徽使改殿前都點檢首與重元謀亂會帝獵灤河重元恐事泄與屬從軍倉卒而戰其子涅魯古既死同黨潰散撒剌竹適在畋所聞亂刼獵夫以援既至知涅魯古已死大悔恨之謂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殞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刼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攜貳一失機會悔將奚及重元蕭胡覩等曰今夕但可四面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備不從遲明投杖而走撒剌竹戰死

奚回离保一名斡字授懶奚王忒鄰之後善騎射趫捷而勇與其兄籠里剌齊名大安中車駕幸中京補護衛稍遷鐵鷂軍詳穩天慶間從北女直詳穩兼知咸州路兵馬事改東京統軍既而諸番入寇悉破之遷奚六部大王兼總知東路兵馬事保大二年金兵至天祚播遷回离保率吏民立秦晉國王淳爲帝淳僞署回离保知北院樞密事兼諸軍都統屢敗宋兵淳死其妻普賢女攝事是年金兵由居庸關入回离保知北院即箭笴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建官時奚人巴輒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契丹部落刼掠人畜羣情大駭會回离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與其甥乙室八斤等殺之僞立凡八月

蕭特烈字訛都椀遙輦洼可汗宮分人乾統中入宿衛出爲順義軍節度使天

慶四年，同知咸州路兵馬事。五年，以兵敗奪節度使。保大元年，遷隗古部節度使。及天祚在山西，集羣牧兵，特烈爲副統軍。聞金兵將至，特烈諭士卒以君臣之義，死戰于石輦驛。金兵不戰，特烈伺間欲攻之，天祚喜甚，召嬪御諸子登高同觀。將既之，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勁兵直趨奮擊，無敢當者。天祚遁走。特烈所至招集散亡，尋爲中軍都統，復敗于梯已山。天祚決意渡河奔夏，從臣切諫不聽，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兀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遂共刼梁王雅里奔西北諸部，僞立爲帝。特烈自爲樞密使。雅里卒，欲擇可立者，會耶律兀直言朮烈才德純備，兼興宗之孫，衆皆曰可，遂僞立爲，特烈僞職如故。未三旬，與朮烈俱爲亂兵所殺。

論曰：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爲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人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遼史卷一百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二國外紀第四十五

高麗

高麗自有國以來傳次久近人民土田歷代各有其志然高麗與遼相爲始終二百餘年自太祖皇帝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劍天贊三年來貢太宗天顯二年來貢會同二年受晉上尊號冊遣使往報聖宗統和三年秋七月詔諸道各完戎器以備東征高麗八月以遼澤沮洳罷師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二年入貢三月王治遣使請所俘生口詔贖還之仍遣使撫諭十二月王治進妓樂詔却之十三年治遣李周楨來貢又進鷹十月遣李知白奉貢十一月遣使冊治爲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四年王治表乞爲婚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恆德女下嫁之六月遣使來問起居自是至者無時十五年韓彥敬來納聘幣弔駙馬蕭恆德妻越國公主薨十一月治薨其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遣使致祭詔其姪誦權知國事十六年遣使冊誦爲王二十年誦遣使賀伐宋之捷七月來貢本國地里圖二十二年以南伐事詔諭之二十三年高麗聞與宋和遣使來賀二十六年進龍鬚草席及賀中京城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以國哀二十八年誦遣魏守愚等來祭三月使來會葬五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八月聖宗自將伐高麗報宋遣引進使韓杞宣問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大軍渡鴨淥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追奔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祐等赴京守將卓思正殺我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祐等復還乙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于城西佛寺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陁失來降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于京西敗之詢棄城遁走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

二十九年正月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德州南峻谷大雨連日霽乃得渡馬駝皆疲乏甲仗多遺棄次鴨淥江以所俘人分置諸陵廟分賜內戚大臣開泰元年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八月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之地二年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地未幾還三年資忠復使如前索地五月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四年命北府宰相劉慎行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慎行挈家邊上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虛烈總兵伐高麗五年世良等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六年樞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虛烈爲都監進討蕭合卓攻興化軍不克師還七年詔東平郡王蕭排押爲都統蕭虛烈爲副統東京留守耶律八哥爲都監復伐高麗十二月蕭排押與戰于茶陁二河之間我軍不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天雲軍詳穩海里遙輦帳詳穩阿果達客省使酌古渤海詳穩高清明等皆沒于陣八年詔數排押討高麗罪釋之加有功將校益封戰沒將校之妻錄其子弟以南皮室有功賜衣服銀絹有差出金帛賜耆里迭哥二奚軍八月遣郎君曷不呂等率諸部軍會大軍同討高麗詢遣使來乞貢方物九年資忠還以詢降表進釋詢罪太平元年詢薨遣使來報嗣位即遣使冊王欽爲王九年賜欽物十一年聖宗崩遣使告哀七月使來慰奠興宗重熙七年來貢十二年三月以加上尊號來賀十三年遣使來貢三十四年三月又來貢十五年入貢八月王欽薨遣使來告十六年來貢明年又來貢十九年復貢六月遣使來賀伐夏之捷二十二年入貢二十三年四月王徽請官其子詔加檢校太尉興宗崩道宗即位清寧元年八月遣使報國哀以先帝遺留物賜之十一月使皆來會葬二年三年來貢四年春遣使報太皇太后哀五月使來會葬七年八年來貢十二月以佛經一藏賜徽九年十年來貢太康元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告哀六月使來弔祭四年王徽乞賜鴨淥江以東地不許九年八月王徽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十二月勳薨大安元年冊勳子運爲國王二年遣使來謝封冊三年來貢四年三月免歲貢五年六年連貢九年賜王

遲十年遲薨子昱遣使來告即賻贈壽隆元年來貢十一月王昱病命其子顒權知國事二年來貢三年三月王昱薨五年王顒乞封冊六年封顒爲三韓國公七年道宗崩天祚即位改爲乾統元年報道宗哀使來慰奠十二月遣使來貢五年三韓國公顒薨子俁遣使來告八年封俁爲三韓國公贈其父顒爲國王十二月遣使來謝九年來貢天慶二年王俁母薨來告遣使致祭起復三年遣使來謝致祭又來謝起復十年乞兵于高麗以禦金而金人責之至是遼國亡矣

西夏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受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境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鑑訣野戰歌製番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其俗衣白窄衫氈冠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設官分文武其冠用金縷貼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矢穿靴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尊卑之五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爲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用雞豬犬血和酒貯於髑髏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讎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土產大麥蓽豆青稞䅘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蓯蓉苗小芜荑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葱野韭拒灰蓧白蒿鹹地松實民年十五爲丁有二丁者取一爲正軍負擔雜使一人爲抄四丁爲兩抄餘人得射宅丁皆習戰鬬正軍馬駝各一每家自置一帳團練使上張弓矢各一馬五百疋槖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棓粆袋雨氈渾脫鍬钁箭牌鐵笊籬各一刺史以下人各一駝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砲手二百人號伯奇勇健者號撞令郎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烟揚塵夜則篝火爲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人出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爲前鋒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其民俗勇悍衣冠騎乘土產品物子姓傳國亦略知其大概耳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迨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十月遣使來貢六年入貢七年來貢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八年正月來謝三月又來貢九月繼遷遣使獻宋俘十月以敗宋軍來告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來告遣使封繼遷爲夏國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來謝封冊七月復銀綏二州來告十月繼遷以宋所授敕命遣使來上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繼遷潛附于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十年二月韓德威還奏繼遷託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西夏遣使來奏德威俘掠賜詔撫諭十月來貢十二年入貢十三年敗宋師遣使來告十四年又來貢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來告封繼遷爲西平王六月遣使來謝封冊十六年來貢十八年授繼遷子德明朔方軍節度使十九年遣李文貴來貢六月奏下宋恆環慶三州賜詔褒美二十年遣使來進馬駝六月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八月德昭遣使來謝弔贈二十二年三月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留物七月封德昭爲西平王十月遣使來謝封冊二十三年下宋青城來告二十五年德昭母薨遣使弔祭起復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二十八年遣使冊德昭爲夏國王開泰元年德昭遣使進良馬二年遣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太平元年來貢十一年聖宗崩報哀于夏德昭遣使來進賻幣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重熙元年夏國遣使來賀李德昭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爲王二年來貢十二月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七年來

貢李元昊與興平公主不諧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之九年宋遣郭稹以伐夏來報十年夏國獻所俘宋將及生口十一年遣使問宋興師伐夏之由十二月禁吐渾鬻馬于夏沿邊築障塞以防之十二年正月遣樞密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月元昊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遣使報宋四月夏國遣使進馬駝七月元昊上表請伐宋不從十月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十三年四月党項及山西部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詔徵諸道兵討之六月阻卜子烏八執元昊八月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使復來詢事宜不實對答之十月元昊上表請罪欲收集叛黨以獻從之進方物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降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執蕭胡覩至是請以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二月胡覩來歸又遣使來貢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上其父遺留物議不得國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十八年復議伐夏留其賀正使不遣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六月夏國遣使來貢留之七月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蕭惠爲夏人所敗十月招討使耶律敵古率阻卜軍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其官屬遇其軍三千來拒殪之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歿于陣十九年正月遣使問罪于夏夏將洼普等攻金肅城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軍戰于三角川敗之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帥師伐夏都部署別古德爲監戰五月蕭蒲奴等入夏境不遇敵縱軍俘掠而還夏國洼普來降十月李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臣十二月諒祚上表如母訓二十年二月遣使索党項叛戶五月蕭爻括使夏回進諒祚母表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鎭仍乞罷所建城邑以詔答之六月獲元昊妻及俘到夏人置于蘇州二十一年十月諒祚遣使乞弛邊備遣爻括賫詔諭之二十二年七月諒祚進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賫詔撫諭二十三年正月貢方物五月乞進馬駝詔歲貢之七月諒祚遣使求婚十月進誓表興宗崩遣使報哀于夏二十四年道宗即位清寧元年遣使來賀九月以先帝遺物賜夏四年四月遣使會葬九年正月禁民鬻銅于夏咸雍元年五月來貢三年十一月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十二月諒祚薨四年二月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卽遣使弔祭秉常上其父遺物十月册秉常爲夏國王十二月來貢五年七月遣使來謝封册十一月秉常乞賜印綬九年遣使來貢太康二年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以皇太后遺物賜之遣使來弔祭五年來貢八年二月遣使以所獲宋將張天益來獻大安元年十月秉常遣使報其母哀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十二月李乾順遣使上其父秉常遺物四年七月册乾順爲夏國王五年六月遣使來謝封册八年六月夏爲宋所侵遣使乞援壽隆三年六月以宋人置壘于要地遣使來告四年六月求援十一月遣樞密直學士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和夏復遣使求援五年正月乾順伐拔毋來思等部十一月夏以宋人罷兵遣使來謝六年十一月遣使請尙公主七年道宗崩遣使告哀于夏遣使來慰奠天祚卽位乾統元年夏遣使來賀二年復請尙公主又以爲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來求援三年復遣使請尙公主十月使復來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順六年正月遣牛溫舒使宋令歸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來謝八年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九年以宋不歸地來告十年遣李造福等來貢天慶三年六月來貢保大二月天祚播遷乾順率兵來援爲金師所敗乾順請臨其國六月遣使册乾順爲夏國皇帝而天祚被執歸金矣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遼雖嘗請昏下嫁爲足以得其國志哉三韓接壤反覆易知涼州負遠納叛侵疆乘隙輒動貢使方往事釁隨生興師問罪屢煩親征取勝固多敗亦貽悔昔吳趙咨對魏之言也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而不以力尙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金敵哉

遼史卷一百十五

遼史卷一百十五考證

西夏紀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臣人龍按.繼捧未嘗附契丹.葢繼遷之誤.

繼遷子德明○臣人龍按.宋史夏國傳.繼遷子德明.未嘗改名德昭.遼史前稱繼遷子德明.後遂云德昭.豈其通名契丹.乃改名德昭耶.

遼史卷一百十五考證

遼史卷一百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國語解第四十六

國語解

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顔師古李賢何超董衝諸儒訓詁註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槪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制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尙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爲之稱號不有註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卽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帝紀

太祖紀

耶律氏

蕭氏

本紀首書太祖姓耶律氏繼書皇后蕭氏則有國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謂始興之地曰世里譯者以世里爲耶律故國族皆以耶律爲姓有謂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者爲宣武軍節度使其妹復爲皇后故后族皆以蕭爲姓其說與紀不合故陳大任不取又有言以漢字書者曰耶律蕭以契丹字書者曰移剌石抹則亦無可考矣

霞瀨益石烈

鄉名諸官下皆有石烈設官治之

彌里

鄉之小者

撻馬狘沙里

撻馬人從也沙里郎君也管率衆人之官後有止稱撻馬者

大迭烈特

卽迭剌部之府也初阻午可汗與其弟撒里本領之及太祖以部夷离堇卽位因強大難制析爲二院烈剌音相近

夷离堇

統軍馬大官會同初改爲大王

集會堝（下窩陀二音）

地名

阿主沙里

阿主父祖稱

惕隱

典族屬官卽宗政職也

奚霫（下音習）

國名中京地也

黑車子

國也以善製車帳得名契丹之先嘗遣人往學之

于越

貴官無所職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鷹軍

鷹鷙以之名軍取捷速之義後訛龍軍虎軍鐵鷂軍者倣此

嘔嫚改（上音九）

地名

西樓

遼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歲時遊獵常在四樓間

阿點夷离的

阿點貴稱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稱

糺轄

糺，軍名。轄者，管束之義。

夷离畢

即參知政事。後置夷离畢院以掌刑政。宋刁約使遼有詩云押宴夷离畢。知其為執政官。

射鬼箭

凡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因為刑法之用。

褭里

懸人名也。

大小鶻軍

二室韋軍號也。

神纛

從者所執，以旄牛尾為之，纓槍屬也。

龍眉宮

太祖取天梯、蒙國、別魯三山之勢，于葦淀射金齪箭以識之，名龍眉宮。神冊三年，築都城于其地，臨潢府是也。齪，測角切，箭名。

嵎里

室韋部名。

君基太乙神

福神名。其神所臨之國，君能建極，孚于上下，則治化升平，民享多福。

撻林

官名。後二室韋部改為僕射，又名司空。

舍利

契丹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乃給官名曰舍利。後遂為諸帳官，以郎君繫之。

阿廬朵里 一名阿魯敦

貴顯名。遼于越官兼此者，惟曷魯耳。

選底

王獄官。

常袞

官名。掌遙輦部族戶籍等事。奚六部常袞，掌奚之族屬。

諲譔

渤海國主名。

剋釋魯

剋，官名；釋魯，人名。後剋朗、剋臺哂倣此。

烏魯古阿里只

太祖及述律后受諲譔降時所乘二馬名也。因賜諲譔夫婦以為名。

太宗紀

箭笴山 笴音幹

胡損奚所居。

柴冊

禮名。積薪為壇，受羣臣玉冊。禮畢，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

遙輦氏九帳

遙輦九可汗宮分。

北剋南剋

掌軍官名，猶漢南北軍之職。

祭麃鹿神

遼俗好射麃鹿，每出獵，必祭其神以祈多獲。

林牙

掌文翰官。時稱為學士。其郡牧所設，止管簿書。

遜瑟禮

祈雨射柳之儀。遙輦蘇可汗制。

再生禮

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夷離菫得行之。又名覆誕。

神速姑

宗室人。名能知蛇語。

蒲割䩭 下乃頂切

公主名也

三剋

統軍官。猶云三帥也。

詳穩

諸官府監治長官

梯里已

諸部下官也。後陞司徒。

達剌干

縣官也。後陞副使。

麻都不

縣官之佐也。後陞爲令。

馬步

未詳何官。以達剌干陞爲之。

牙署

官名。疑卽牙書。石烈官也。

世燭

遙輦帳侍中之官

敞史

官府之佐吏也

思奴古

官與敞史相近。

徒覩古

邊徼外小國

世宗穆宗紀

蹛村 上音帶

地名。卽松林故地。

闢撒狘

抹里司官。亦掌宮衛之禁者。

撻馬

扈從之官

瀼兀

部分名

葉格戲

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

景宗聖宗紀

飛龍使

掌馬官。亦爲導騎。

橫帳

德祖族屬。號三父房。稱橫帳。宗室之尤貴者。

著帳

凡世官之家。洎諸色人因事籍沒者。爲著帳戶。官有著帳郎君。

杓窊印

杓窊。鷲鳥總稱。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略同。

國舅帳剋

官制有大國舅帳此則本帳下掌兵之官。

拜奧禮

凡納后即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奧而坐以主其禮為之奧姑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奧禮

拜山禮

祀木葉山之儀

歛穩

諸帳下官亦作常袞蓋字相近也

葛役陷河冶

地名本漢土垠縣有銀礦太祖募民立寨以專採煉故名陷河冶。

合蘇袞

女直別部名又作曷蘇館

執手禮

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將在軍則遣人代行執手禮優遇之意

阿札割只

官名位在樞密使下蓋墩官也

四捷軍

遼以宋降者分立二部一曰四捷軍一曰歸聖軍

山金司

以陰山產金置冶採煉故以名司後改統軍司

興宗紀

別鞏斗

地名

虎軲下北播切

褭罹八部人名

解洗禮

解裝前被歛至之義

獨盧金

地名六院官屬秋冬居之

行十二神纛禮

神纛解見前凡大祭祀大朝會以十二纛列諸御前

南撒葛柏

地名

合只忽里

地名

拖古烈

地名

曷里狘

地名

道宗紀

塔里捨

地名

撒里乃

地名

三班院祗候

左右班并寄班為三班祗候官名

高墩

遼排班圖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札割只皆墩官也

天祚紀

侯里古

地名

頭魚宴
上歲時鈎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
訛莎烈
地名。
溫里韃
地名。
懂撻新查剌
地名。
射糧軍
射，請也。
女古底
地名。
落昆髓
地名。
阿里軫斗
地名。
忽兒珊
西域大將軍名。
起兒漫
地名。
虎思斡魯朵
思亦作斯，有力稱。斡魯朵，宮帳名。
葛兒罕
漠北君王稱。
志
禮樂志
祭東
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
敵烈麻都
掌禮官。
旗鼓拽剌
拽剌，官名。軍制有拽剌司，此則掌旗鼓者也。
爇節
時歲雜禮名。
九奚首
奚首，營帳名。
食羖之次
大行殯出，羣臣以羖羊祭於路，名曰食羖之次。
禡祭上於切
凡出征，以牝牡麃各一祭之，曰禡祖敵也。
勘箭
車駕遠歸，閤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檐牀
一人肩任曰檐，兩人以手共舁曰牀。
攢隊
士卒攢簇，各爲隊伍。
方裀朵殿
凡御宴，官卑地坐殿中方墩之上，其不應升殿，則賜坐左右朵殿。
地拍
田鼠名。正旦日，上於腿間擲米團，得隻數爲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迺捏咿唲

正月朔旦也

押里尉

押讀作狎。尉讀作頫。二月一日也。六月十八日宴國舅族，亦曰押里尉。

陶里樺

上巳日射兔之節名

討賽伊唲

重午日也

賽伊唲奢

日辰之好也

捏褐耐

大首也

必里遲離

重九日也

戴辣

燒甲也

炒伍侕尉

戰名也

卓帳

卓，立也。帳，氈廬也。

百官志

石烈辛袞

石烈官之長

令穩

官名

彌里馬特本

官名。後陞辛衮。

麻普

即麻都不。縣官之副也。初名達剌干。

知聖旨頭子事

掌誥命奏事官

提轄司

諸宮典兵官

皮室

軍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黃皮室。皆掌精兵。

鷹房

即工部

梅里

貴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慎思梅里。婆姑梅里。未詳何職。

抹鶻

瓦里司之官

先離撻覽

奚拂捍等國官名。疑即撻林字訛。

營衛志

蚩物

黃帝治宮室。闕蚩尤象置棟上。名曰蚩物。

瓦里

官府名。宮帳部皆設之。凡宮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沒入於此。

抹里

官府名。閘撒狘亦抹里官之一。

算斡魯朵

算。腹心拔剌也。斡魯朵。宮也。已下國阿輦至監母。皆斡魯朵名。其注

語則始置之義也

國阿輦 收國也

奪里本 討平也

耶魯盌 興旺也

蒲速盌 義與耶魯盌同

女古 金也

孤穩 玉也

窩篤盌 孳息也

阿斯 寬大也

何魯盌 輔佐也

得失得本 孝也

監母 遺留也

地理志

屬珊 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缺之機下名屬珊蓋比珊瑚之寶

永州 其地居潢河土河二水之間故名永州蓋以字從二從水也

鄚頡 上莫各切 下胡結切 渤海郡府名

且慮 音平聲 興中府縣名

貕養 上音奚 幽州澤藪名見周職方

菑時 幽州浸名出同上

墮瑰 門名遼有墮瑰部

野旋實 野謂星野旋謂躔次實者辰舍東北之位燕分析津之所也

儀衛志

金鍐 下祖叢切 馬首飾也

果下馬 馬名謂果樹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實里薛袞 祭服之冠行拜山禮則服之

鞊鞢帶 上他協切 下徒協切 武官束帶也

扞腰 卽拄腰以鵝項鴨頭爲之

胡木蓥
曾名
鞔馬上鞔
馬不施鞍轡曰鞔
白毦音餌
以白鷺羽爲稍，又嗣也。
兵衞志
捉馬
拘刷馬也
欄子軍
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候敵人動靜。
弓子舖
遼軍馬頓舍，不設營壍，折木稍爲弓，以爲圍棄之所。又諸國使來道
旁簽置木稍弓，以充欄楯。
食貨志
云爲所
義卽營運字之訛
刑法志
鍾院
有冤者擊鍾以達于上，猶怨鼓云。
楚古
官名，掌北面詔囚者。
皇子表
五石烈
卽五院，非是分院爲五，以五石烈爲一院也。
六瓜
瓜百數也，遼有六百家奚，後爲院，義與五院同。二院卽迭刺部析之
爲二者是也。
裂嫞皮
麃牝鹿力能分牡鹿皮。
世表
莫弗紇
諸部酋長稱，又云莫弗賀。
嬬孺而宣切
國名
俟斤
突厥官名
遊幸表
舐鹹鹿
鹿性嗜鹹，灑鹹於地以誘鹿，射之。
女瓌
虞人名
列傳
可敦
突厥皇后之稱
忒里蹇
遼皇后之稱
耨斡麼
麼亦作改，耨斡，后土稱，麼，母稱。
乙室拔里
國舅帳二族一名
諸功臣傳

龍錫金佩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

穴傍疑有缺

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

撒剌

酒樽名

遙輦糺

遙輦帳下軍也其書禾與宮分糺十二行糺黃皮室糺者倣此

吐里

官名與奚六部秃里同吐秃字訛

稜殿小底

官名遼制多小底官餘不注

雜丁黃

穜男幼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

遙輦剋

遙輦帳下掌兵官

柢枑

宮衛門外行馬也

榾柮犀

千歲蛇角又為篤訥犀

珠二琲下蒲昧切

珠五百枚為琲

題里司徒

題里官府名

瘞中上陟瑕切

地名

堂印

博之采名

臨庫

以帛為通歷具一庫之物盡數藉之曰臨庫

堂帖

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勑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錄

夷离董畫者

畫者人名為夷离董官

虎斯

有力稱紀首虎思義同

遼史卷一百十六

原任詹事臣浩謹言、曾元順帝至正三年四月、命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分
撰遼史、明年三月書成、而敘次謹直、條理通貫、惟是遼之建國、起于唐末、
歷五代至宋、而金代之、稽諸四史所載、頗多異同、司馬光資治通鑑、薛應
旂宋元通鑑、王宗沐續資治通鑑、其編輯參差不一、臣等奉
勅校勘、謹就數書中見確有證佐者、徵引若干條、附於卷末、以備參考云、臣謹
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講學士臣周長發、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主事臣王文清、知州臣王祖庚、拔貢生臣郭世燦等、奉
勅恭校刊。

金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進金史表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
太醫院廣惠司事臣阿魯圖言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
即祚命魏徵以作隋書蓋歷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史
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著前
聞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奄制域中其用
兵也如纖燎而乘風其得國也若置郵而傳令及熙興於禮樂乃煥有乎聲
明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
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勢而未有一四海之規明
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
中興逮夫淩郊多壘之秋汝水飛煙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
足取焉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憾以無敵之
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搤其吭指顧
可成於隽功操縱莫窺於廟算繼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
帝席卷雲朔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國以蹶秦鞏通宋人
以偪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萬險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峯乘大雷遂
定中原太陽出而爝火熄正音作而衆樂廢爰及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恢弘至化勞來遺黎燕地定都撤武靈之舊址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于
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聃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
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臣阿魯圖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
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閑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隙念彼泰和
以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
世皇毓聖質於乙亥蚤一歲而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
舊史闕書艾殁而新說訛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聖心獨斷威
事力行申命臣阿魯圖以中書右丞相臣別兒怯不花以中書左丞相領三
史事臣脫脫以前中書右丞相仍都總裁臣御史大夫帖睦爾達世臣中書
平章政事賀惟一臣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臣翰林學士歐陽玄臣治書侍
御史李好文臣禮部尚書王沂臣崇文太監楊宗瑞爲總裁官臣江西湖東
道肅政廉訪使沙剌班臣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王理臣翰林待制伯
顏臣國子博士費著臣秘書監著作郎趙時敏臣太常博士商企翁爲史官
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篇以覽近監臣阿魯圖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
之文慚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擴張相國之忠謹撰述本紀十九卷
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
以聞上塵天覽無任慚愧戰汗屏營之至臣阿魯圖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
言至正四年十一月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
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臣阿魯圖上表

進金史表

修金史官員

領三史事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阿魯圖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領經筵事別兒怯不花

都總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脫脫

總裁官銀青榮祿大夫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帖睦爾達世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賀惟一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起巖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揭傒斯嘉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李好文正議大夫藝文太監檢校書籍事楊宗瑞中大夫禮部尚書王沂

纂修官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沙剌班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王理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伯顏奉訓大夫監察御史趙時敏奉訓大夫國子博士費著承務郎太常博士商企翁

提調官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伯顏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知經筵事達世帖睦爾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董守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鎖南班嘉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普子亞中大夫參議中書省事丁元奉議大夫右司郎中老老承德郎右司郎中陳思謙中順大夫左司郎中普子亞中大夫左司郎中何執禮奉訓大夫左司員外郎倉赤奉訓大夫左司都事趙公謙朝議大夫吏部尚書拜住通議大夫兵部尚書李獻正議大夫戶部尚書秦從龍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路希賢朝散大夫禮部侍郎靳義亞中大夫刑部郎中顏恕通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杜秉彝文林郎翰林國史院都事趙中

金史目錄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十九卷 志三十九卷 表四卷 列傳七十三卷

凡一百三十五卷

金史卷一 本紀第一

世紀

金史卷二 本紀第二

太祖

金史卷三 本紀第三

太宗

金史卷四 本紀第四

熙宗

金史卷五 本紀第五

海陵

金史卷六 本紀第六

世宗上

金史卷七 本紀第七

世宗中

金史卷八 本紀第八

世宗下

金史卷九 本紀第九

章宗一

金史卷十 本紀第十

章宗二

金史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章宗三

金史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章宗四

金史卷十三 本紀第十三

衛紹王

金史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

宣宗上

金史卷十五 本紀第十五

宣宗中

金史卷十六 本紀第十六

宣宗下

金史卷十七 本紀第十七

哀宗上

金史卷十八 本紀第十八

哀宗下

金史卷十九 本紀第十九

世紀補

金史卷二十 志第一

天文

金史卷二十一 志第二

曆上

金史卷二十二 志第三

曆下

金史卷二十三 志第四

五行

金史卷二十四 志第五

地理上

金史卷二十五　志第六
地理中
金史卷二十六　志第七
地理下
金史卷二十七　志第八
河渠
金史卷二十八　志第九
禮一
金史卷二十九　志第十
禮二
金史卷三十　志第十一
禮三
金史卷三十一　志第十二
禮四
金史卷三十二　志第十三
禮五
金史卷三十三　志第十四
禮六
金史卷三十四　志第十五
禮七
金史卷三十五　志第十六
禮八
金史卷三十六　志第十七
禮九
金史卷三十七　志第十八
禮十
金史卷三十八　志第十九
禮十一
金史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
樂上
金史卷四十　志第二十一
樂下
金史卷四十一　志第二十二
儀衛上
金史卷四十二　志第二十三
儀衛下
金史卷四十三　志第二十四
輿服
金史卷四十四　志第二十五
兵
金史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六
刑
金史卷四十六　志第二十七
食貨一
金史卷四十七　志第二十八
食貨二
金史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三
金史卷四十九　志第三十
食貨四
金史卷五十　志第三十一
食貨五

金史卷五十一　志第三十二
選舉一
金史卷五十二　志第三十三
選舉二
金史卷五十三　志第三十四
選舉三
金史卷五十四　志第三十五
選舉四
金史卷五十五　志第三十六
百官一
金史卷五十六　志第三十七
百官二
金史卷五十七　志第三十八
百官三
金史卷五十八　志第三十九
百官四
金史卷五十九　表第一
宗室
金史卷六十　表第二
交聘上
金史卷六十一　表第三
交聘中
金史卷六十二　表第四
交聘下
金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節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順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
世祖翼簡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海陵后徒單氏諸嬖附
金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金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
始祖以下諸子
始祖子斡魯　德帝子謾都
安帝子謝庫德孫拔達　謝夷保子盆納
謝里忽　獻祖六子
昭祖子烏古出　跋黑
玄孫崇成本名僕灰　景祖子劾孫子蒲家奴

麻頗子謾都本　謾都訶
世祖子斡帶　斡賽子宗永
斡者孫璋　昂本名吳都　子鄭家
金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四
始祖以下諸子
穆宗子勗本名烏也　子宗秀　康宗子隈可
宗室胡十門　合住子布輝
摑保　衷本名醜漢
齊本名掃合　朮魯
胡石改　宗賢本名阿魯
撻懶　卞本名吾母
膏本名阿里剌　弈本名三寶
阿喜
金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
石顯　桓赧弟散達
烏春溫敦蒲剌附　臘醅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疎　奚王回离保
金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六
歡都子謀演　冶訶子阿魯補
骨赧　訛古乃
蒲查
金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七
太祖諸子
宗雋本名訛魯觀　宗傑本名沒里也
宗強本名阿魯　爽本名阿鄰

可喜　阿瑣
宗敏本名阿魯補　元本名常勝
金史卷七十　列傳第八
撒改　宗憲本名阿懶
習不失　宗亨本名撻不也
宗賢本名賽里　石土門
忠本名迪古乃　習室
思敬本名撒改
金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九
斡魯　斡魯古勃堇
婆盧火　吾札忽
闍母　宗敘本名德壽
金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十
婁室　活女
謀衍　仲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朮可
穀英本名撻懶　麻吉子沃側
拔里速　習古迺
金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十一
阿离合懣　晏本名斡論
宗尹本名阿里罕　宗寧本名阿土古
宗道本名八十　宗雄本名謀良虎
阿鄰　按荅海
希尹本名谷神　守貞本名左靨
守能本名胡剌
金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十二

宗翰本名粘罕　子斜哥　宗望本名斡离不　子齊　京　文
金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十三
盧彥倫子璣　孫亨嗣　毛子廉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附
左泌弟淵　姪光慶
金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十四
太宗諸子
宗磐本名蒲盧虎　宗固本名胡魯
宗本本名阿魯　蕭玉附　杲本名斜也
宗義本名孛吉　宗幹本名斡本
充本名神土懣　子檀奴等　永元本名元奴
兖本名梧桐　襄本名永慶
衮本名蒲甲
金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十五
宗弼本名兀朮　亨本名孛迭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金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十六
劉彥宗　劉萼
劉筈　劉仲誨
劉頍　時立愛
韓企先子鐸
金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十七
酈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
金史卷八十　列傳第十八
熙宗二子
濟安　道濟
斜卯阿里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赤盞暉
大㚖本名塔不也　磐本名蒲速越
阿离補子方
金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十九
鶻謀琶　迪古迭
阿徒罕　夾谷謝奴
阿勒根沒都魯　黃摑敵古本
蒲察胡盞　夾谷吾里補
王伯龍　高彪
溫迪罕蒲里特　伯德特里補
耶律懷義　蕭王家奴
田顥　趙隇
金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二十
郭藥師子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剌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盞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三合
移剌溫　蕭仲恭子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
光英　元壽
矧思阿補　廣陽
金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金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杲本名撒离喝　耨盌溫敦思忠子乙迭
溫敦兀帶　奔睹
高楨　白彥敬
張景仁
金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世宗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子璹　永德
永成　永升
金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石子獻可　完顏福壽
獨吉義　烏延蒲离黑
烏延蒲轄奴　烏延查剌

李師雄　尼厖古鈔兀
孛朮魯定方　夾谷胡剌
蒲察斡論　夾谷查剌
金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金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本名習尼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剌道本名趙三　子光祖
金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田𤢖附
梁肅　移剌綎
移剌子敬
金史卷九十　列傳第二十八
趙元　移剌道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沖子益　移剌斡里朵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衎　楊邦基
丁暐仁
金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剌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剌按答
孛朮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金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三十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
金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顯宗諸子
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三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扢搭　宗浩
金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金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移剌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剌
程輝　劉瑋
董師古　王蔚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尼厖古鑑
金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賁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金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裴滿亨　斡勒忠
張大節子巖叟　張亨
韓錫　鄧儼
巨構　賀揚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百祿　楊伯元
劉璣兄琬　康元弼
移剌益

金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完顏匡本名撒速　完顏綱本名元奴
完顏定奴
金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徒單鎰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金史卷一百　列傳第三十八
孟鑄　宗端修
完顏閭山　路鐸
完顏伯嘉　朮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金史卷一百一　列傳第三十九
承暉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孛朮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金史卷一百二　列傳第四十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金史卷一百三　列傳第四十一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霆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剌都
夾谷石里哥　朮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剌
金史卷一百四　列傳第四十二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林荅與　郭俁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剌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斡勒合打
蒲察移剌都
金史卷一百五　列傳第四十三
程寀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翛　楊伯雄兄伯淵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金史卷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四
張暐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朮虎高琪　塔不也
金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五

高汝礪　張行信
金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六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金史卷一百九　列傳第四十七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金史卷一百一十　列傳第四十八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金史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五十
完顏合達　移剌蒲阿
金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完顏賽不　白撒一名承裔
赤盞合喜
金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白華　斜卯愛實合周附
石抹世勣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金史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內族承立一名慶山奴
金史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徒單益都　粘哥荊山劉均附
王賓王進等附　國用安
時青
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苗道潤　王福
移剌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金史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粘葛奴申劉天起附　完顏婁室
烏古論鎬　張天綱
完顏仲德
金史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五十八
世戚
石家奴　裴滿達
忽覩　徒單恭
烏古論蒲魯虎　唐括德溫
烏古論粘沒合　蒲察阿虎迭
烏林荅暉　蒲察鼎壽

徒單思忠　徒單鐸
烏林答復　烏古論元忠 子誼
唐括貢　烏林答琳
徒單公弼　徒單銘
徒單四喜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一
胡沙補　特虎雅
僕忽得 [illegible]韓附　粘割韓奴
曹珪　溫迪罕蒲覩 [illegible]壽等附
訛里也 圖孫史大等附　納蘭綽赤
魏全　鄯陽 石古乃附
夾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兀屯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翰　移剌古與涅
宋扆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溫　九住 李業達附
李演　劉德基
王毅 牛斗附　王晦
齊鷹揚 楊徵中張乞驢附　术甲法心 咬查剌等附
高錫
金史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六十
忠義二
吳僧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窊哥　奧敦醜和尚
從坦 郭用附　孛朮魯福壽
吳邦傑　納合蒲剌都
女奚烈斡出 王擢附　時茂先
溫迪罕老兒　梁持勝 桑不等附
賈邦憲　移剌阿里合 孔祖湯附
完顏六斤　紇石烈鶴壽
蒲察婁室　女奚烈賁祿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黃摑九住
烏林答乞住　陀滿斜烈
尼厖古蒲魯虎　兀顏畏可
兀顏訛出虎　粘割貞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忠義三
徒單航　完顏陳和尚 斜烈附
楊沃衍 趙璞哥附　烏古論黑漢
陀滿胡土門　姬汝作
愛申 馬肩龍附　禹顯 張邦憲等附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忠義四
馬慶祥 習禮等附　商衡
术甲脫魯灰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奴申 阿虎帶等附　蒲察琦
蔡八兒 毛佺等附　溫敦昌孫 納坦胡失打附

完顏絳山　畢資倫
郭蝦蟆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六十六

文藝上
韓昉　蔡松年 子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
胡礪　王競
楊伯仁　鄭子聃
党懷英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呂中孚 張建附　李純甫
王鬱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 子好問附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孝友
溫迪罕斡魯補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張轂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酷吏
高閭山　蒲察合住

佞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胥持國
金史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六十八
列女
阿鄰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住住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魯真　撒合輦妻
許古妻　馮妙真
蒲察氏　烏古論氏
素蘭妻　忙哥妻
尹氏　白氏
聶孝女　仲德妻
寶符李氏 張鳳奴附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宦者
梁珫　宋珪 潘守恆附
方技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子亢　李懋
胡德新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七十
逆臣
秉德 本名乙辛　唐括辯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 本名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 本名胡沙虎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張覺 子僅言　耶律余睹
窩斡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外國上
西夏
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外國下
高麗
欽定金國語解
金九帝起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盡哀宗天興三年甲午百二十年

金史目錄

金史卷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一

世紀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稱靺鞨而七部並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亦附于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敗于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其後渤海盛强黑水役屬之朝貢遂絕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曰後世子孫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獨與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其後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別而去蓋自謂阿古迺之後石土門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及太祖敗遼兵于境上獲耶律謝十乃使梁福斡荅剌招諭渤海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鬨鬭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始祖曰諾迺自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鬭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鬭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乃爲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牸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卽兩解不得私鬭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爲完顏部人天會十四年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光陵五年增謚懿憲景元皇帝子德帝諱烏魯天會十四年追謚德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熙陵五年增謚淵穆玄德皇帝子安帝諱跋海天會十四年追謚安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建陵五年增謚和靖慶安皇帝子獻祖諱綏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爲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矣天會十四年追謚定昭皇帝廟號獻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輝陵五年增謚獻祖純烈定昭皇帝子昭祖諱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坑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知部衆將殺昭祖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衆此輩奈何輒欲坑殺之亟往彎弓注矢射于衆中劫執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昭祖稍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强遼以惕隱官之諸部猶以舊俗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伐之入于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還經僕燕水僕燕漢語惡瘡也昭祖惡其地名雖已困憊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迨夜寢于村舍有盜至遂中夜啓行至逼剌紀村止焉是夕卒載柩而行遇賊於路奪柩去部衆追賊與戰復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復來襲之垂及蒲虎問諸路人曰石魯柩去此幾何其人曰遠矣追之不及也蒲虎遂止於是乃得歸葬焉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時稍用條教民頗聽從尚未有文字無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脩短莫得而考焉天會十五年追謚成襄皇帝廟號昭祖皇統四年藏號安陵五年增謚昭祖武惠成襄皇帝子景祖諱烏古迺遼太平元年辛酉歲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景祖稍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是時遼之邊民有逃而歸者及遼以兵徙鐵勒烏惹之民鐵勒烏惹多不肯徙亦逃而來歸遼使曷魯林牙將兵來索逋逃之民景祖恐遼兵深入盡得山川道路險易或將圖之乃以計止之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不測逋戶亦不

可得非計也屬國以爲然遂止其軍與屬國自行索之是時鄰部雖稍從孩懶
水烏林荅部石顯尚拒阻不服攻之不克景祖以計告於遼主遼主遣使責讓
石顯石顯乃遣其子婆諸刊入朝遼主厚賜遣還其後石顯與婆諸刊入見遼
主於春蒐遼主乃留石顯於邊地而遣婆諸刊還所部景祖之謀也既而五國
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鷹路不通遼人將討之先遣同幹來諭旨景祖曰
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也遼人從之蓋景祖終畏遼兵
之入其境也故自以爲功於是景祖陽與拔乙門爲好而以妻子爲質襲而擒
之獻於遼主遼主召見於寢殿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人呼節
度使爲太師金人稱都太師者自此始遼主將刻印與之景祖不肯繫遼籍辭
曰請俟他日遼主終欲與之遣使來景祖詭使部人揚言曰主公若受印繫籍
部人必殺之用是以拒之遼使乃還既爲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生女直
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傾貲厚賈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
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斡泯水蒲察部泰神
忒保水完顏部統門水溫迪痕部神隱水完顏部皆相繼來附景祖爲人寬恕
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慍推財與人分食解衣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時
有叛去者遣人諭誘之叛者曰汝主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爲活羅屈
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槖駝脊間有瘡啄其
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過人時
人呼曰活羅故彼以此詘之亦不以介意其後詘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曷懶
水有率衆降者錄其歲月姓名即遣去俾復其故人以此益信服之遼咸雍八
年五國沒撚部謝野勃堇叛遼鷹路不通景祖伐之謝野來禦景祖被重鎧率
衆力戰謝野兵敗走拔里邁濼時方十月冰忽解謝野不能軍衆皆潰去乃旋
師道中遇逋亡要遮險阻晝夜拒戰比至部已憊即往見遼邊將達魯骨自陳
敗謝野功行次來流水未見達魯骨疾作而復卒於家年五十四天會十四年
追謚惠桓皇帝廟號景祖皇統四年藏號定陵五年增謚景祖英烈惠桓皇帝
第二子襲節度使是爲世祖諱劾里鉢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長即異居景祖九
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孫次肅宗次穆宗及當異居景祖曰劾者
柔和可治家務劾里鉢有器量智識何事不成劾孫亦柔善人耳乃命劾者與
世祖同居劾孫與肅宗同居景祖卒世祖繼之世祖卒肅宗繼之肅宗卒穆宗
繼之穆宗復傳世祖之子至於太祖竟登大位焉世祖遼重熙八年己卯歲生
遼咸雍十年襲節度使景祖異母弟跋黑有異志世祖慮其爲變加意事之不
使將兵但爲部長跋黑遂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爲亂及間諸部使貳于世
祖世祖猶欲撫慰之語在跋黑桓赧等傳中世祖嘗買加古部鍛工烏不屯被
甲九十烏春欲託此以爲兵端世祖還其甲語在烏春傳部中有流言曰欲生
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于劾里鉢頗剌淑世祖聞之疑焉無以察之乃佯爲具
裝欲有所往者陰遣人揚言曰寇至部衆聞者莫知虛實有保於跋黑之室者
有保於世祖之室者世祖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彼此之情矣閱數年烏春來
攻世祖拒之時十月已半大雨累晝夜冰澌覆地烏春不能進既而悔曰此天
也乃引兵去烏春舍於阿里矮村滓不乃家而以兵圍其弟勝昆於胡不村兵
退勝昆執其兄滓不乃而請泣殺于世祖且請免其孥戮從之桓赧散達亦舉
兵遣肅宗拒之當是時烏春兵在北桓赧兵在南其勢甚盛戒之曰可和則與
之和否則決戰肅宗兵敗會烏春以久雨解去世祖乃以偏師涉舍很水經貼
割水覆桓赧散達之家明日大霧晦冥失道至婆多吐水乃覺即還至舍很貼
割之間升高阜望之見六騎來大呼馳擊之世祖射一人斃生獲五人問之乃
知卜灰撒骨出使助桓赧散達者也世祖至桓赧散達所居焚蕩其室家殺百
許人舊將主保亦死之比世祖還與肅宗會肅宗兵又敗矣世祖讓肅宗失利
之狀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曰以爾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與我我則
和二馬皆女直名馬不許桓赧散達大會諸部來攻過裴滿部以其附於世祖
也縱火焚之蒲察部沙祗勃堇胡補答勃堇使阿喜來告難世祖使之詭從以
自全曰戰則以旗鼓自別世祖往禦桓赧之衆將行有報者曰跋黑食於愛妾
之父家肉脹咽死矣乃遣肅宗求援於遼遂率衆出使辭不失取海姑兄弟兵
已而乃知海姑兄弟貳於桓赧矣欲併取其衆徑至海姑偵者報曰敵已至將

戰世祖戒辭不失曰汝先陣於脫豁改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生唯在今日命不足惜使裴滿胡喜牽大紫騮馬以爲貳馬馳至陣時桓赧散達盛强世祖軍吏未戰而懼皆植立無人色世祖陽陽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調麨水飲之有頃訓勵之軍勢復振乃避衆獨引穆宗執其手密與之言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無生汝今介馬遙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戀親戚亟馳馬奔告汝兄頗剌淑于遼繫籍受印乞師以報此讎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縕袍垂襴護前後心韜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爲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辭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之自阿不彎至于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爲之赤棄車甲馬牛軍實盡獲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沮世不振乃引軍還世祖視其戰地馳突成大路闊且三十龍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桓赧散達自此不能復聚未幾各以其屬來降遼大安七年也初桓赧兄弟之變不术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助之至是招之不肯和卜灰之黨石魯遂殺卜灰來降撒骨出追騎亡者遣傍人滑射之中口而死自是舊部悉歸景祖時斡勒部人盃乃來屬及是有他志會其家失火因以縱火誣歡都世祖徵償如約盃乃不自安遂結烏春窩謀罕舉兵使肅宗與戰敗之獲盃乃世祖獻之於遼臘醅麻產侵掠野居女直略來流水牧馬世祖擊之中四創久之疾愈臘醅等復略穆宗牧馬交結諸部世祖復伐之臘醅等給降乃旋臘醅得姑里甸兵百十有七人據暮稜水守險石顯子婆諸刊亦在其中世祖圍而克之盡獲姑里甸兵麻產遁去遂擒臘醅及婆諸刊皆獻之遼既已復請之遼人與之并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歡都在破烏春等於斜堆故石拔石皆就擒世祖自將與歡都合兵攢東諸軍皆至是時烏春已前死窩謀罕請于遼願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乃進軍圍之窩謀罕棄城遁去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軍城始破轄渠長生殺衆皆長跪遼使者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前咫尺謂世祖曰勿殺我遼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動執其人之手語之曰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罰既已乃除使執突前者殺之其膽勇鎮物如此師還寢疾遂篤元妃拏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肅宗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三年肅宗出謂人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俄呼穆宗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遼大安八年五月十五日卒襲位十九年年五十四明年拏懶氏卒又明年肅宗卒肅宗病篤歎曰我兄真多智哉世祖天性嚴重有智識一見必識暫聞不忘凝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先以夢兆候其勝負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襲位之初內外潰叛締交爲寇世祖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强既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自此大矣天會十五年追謚聖肅皇帝廟號世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永陵五年增謚世祖神武聖肅皇帝母努頗剌淑襲節度使景祖第四子也是爲肅宗遼重熙十一年壬午歲生在父兄時號國相國相之稱不知始何時初雅達爲國相雅達者桓赧散達之父也景祖以幣馬求之於雅達而命肅宗爲之肅宗自幼機敏善辯當其兄時身居國相盡心匡輔是時叔父跋黑有異志及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石顯父子臘醅麻產作難用兵之際肅宗屢當一面尤能知遼人國政人情凡有遼事一切委之肅宗專心焉凡白事於遼官皆令遠跪陳辭譯者傳致之往往爲譯者錯亂肅宗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實告譯者譯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爲籌枚數其事而陳之官吏聽者皆愕然問其故則爲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官吏以爲實然不復疑之是以所訴無不如意桓赧散達之戰部人賽罕死之其弟活羅陰懷忿怨一日忽以劍脊置肅宗項上曰吾兄爲汝輩死矣對汝以償則如之何久之因其兄柩至遂怒而攻習不出習不出走避之攻肅宗于家矢注次室之裙著于門扉復攻歡都歡都衷甲拒于室中既不能入持其門旗而去往附盃乃盃乃誘烏春兵度嶺世祖與遇于蘇素海甸世祖曰予昔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中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命肅宗及斜列辭不失與之戰肅宗下馬名呼世祖復自呼其名而言曰若天助我當爲衆部長則今日之事神祇監之語畢再拜遂炷火束縕頃之大風自後起火益熾是時八月并青草皆焚

之煙焰漲天我軍隨煙衝擊大敗之遂獲盃乃因而獻諸遼幷獲活羅蕭宗釋其罪左右任使之後竟得其力焉大安八年自國相襲位是時麻產尙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誘納亡命招之不聽遣康宗伐之太祖別軍取麻產家屬錙釜無遺既獲麻產殺之獻馘于遼陶溫水民來附二年癸酉遣太祖以偏師伐泥龐古部帥水抹離海村跋黑播立開平之自是寇賊皆息三年八月肅宗卒天會十五年追謚穆憲皇帝皇統四年號泰陵五年增謚肅宗明睿穆憲皇帝

母弟穆宗諱盈歌字烏魯完景祖第五子也南人稱揚割太師又曰揚割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又曰揚割號仁祖金代無號仁祖者穆宗諱盈歌謚孝平盈近揚歌近割南北音訛遼人呼節度使爲太師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稱凡囊言松漠記張棣金志等書皆無足取穆宗遼重熙二十一年癸巳歲生肅宗時擒麻產遼命穆宗爲詳穩大安十年甲戌襲節度使年四十二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三年丙子唐括部跋葛勒董與溫都部人跋忒有舊跋葛以事往跋忒殺跋葛使太祖率師伐跋忒跋忒亡去追及殺之星顯水紇石烈部阿疎毛睹祿阻兵爲難穆宗自將伐阿疎撒改以偏師攻鈍恩城拔之阿疎初聞來伐乃自訴于遼遂留劾者守阿疎城穆宗乃還會陶溫水徒籠古水紇石烈部阿閤版及石魯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詔穆宗討之阿閤版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遼使存者數人俾之歸統門渾蠢水之交烏古論部留可詐都與蘇濱水烏古論敵庫德起兵于米里迷石罕城納根涅之子鈍恩亦亡去於是兩黨作難八月撒改爲都統辭不失阿里合懣斡帶副之以伐留可詐都塢塔等謾都訶石土門伐敵庫德撒改欲先平邊地城堡或欲先取留可莫能決乃命太祖往鈍恩將援留可衆謾都訶兵未集而攻之石土門軍既與謾都訶會迎擊鈍恩大敗之降米里迷石罕城獲鈍恩敵庫德釋弗殺太祖度盆搦嶺與撒改會攻破留可城留可已先往遼矣盡殺其城中渠長還圍塢塔城塢塔先已亡在外城降於軍詐都亦降於蒲家奴於是撫寧諸路如舊時太祖因致穆宗教統門渾蠢耶悔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自今勿復稱都部長命勝管醜阿等撫定乙離骨嶺注阿門水之西諸部居民又命斡帶及偏裨烝平二涅囊虎二蠢出等路寇盜而還七年庚辰劾者尙守阿疎城毛睹祿來降阿疎猶在遼遼使使來罷兵未到穆宗使烏林答石魯往佐劾者戒之曰遼使來罷兵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無辨勿令遼使知之因戒劾者曰遼使可以計却勿聽其言遽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穆宗使蒲察部胡魯勒董邀遜孛董與俱至阿疎城劾者見遼使詭謂胡魯邀遜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援劍刺殺胡魯邀遜所乘馬遼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狄故保還自遼在城中執而殺之阿疎復訴於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穆宗至來流水興和村見乙烈問阿疎城事命穆宗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徵馬數百匹穆宗與僚佐謀曰若償阿疎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使也乃令主隈禿答兩水之民陽爲阻絕鷹路復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爲穆宗謀也信之命穆宗討阻絕鷹路者而阿疎城事遂止穆宗聲言平鷹路畋於土溫水而歸是歲留可來降八年辛巳遼使使持賜物來賞平鷹路之有功者九年壬午使蒲家奴以遼賜給主隈禿答之民且修鷹路而歸冬蕭海里叛入于係案女直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來結和曰願與太師爲友同往伐遼穆宗執斡達剌會遼命穆宗捕討海里穆宗送斡達剌于遼募軍得甲千餘女直甲兵之數始見于此蓋未嘗滿千也軍次混同水蕭海里再使人來復執之既而與海里遇海里遙問曰我使者安在對曰與從人偕來海里不信是時遼追海里兵數千人攻之不能克穆宗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太祖策馬突戰流矢中海里首海里墮馬下執而殺之大破其軍使阿离合懣獻馘于遼金人自此知遼兵之易與也是役也康宗最先登於是以先登幷有功者爲前行次以諸軍護俘獲歸所部穆宗朝遼主于漁所大被嘉賞授以使相錫予加等十年癸未二月穆宗還遼使使授從破海里者官賞高麗始來通好十月二十九日穆宗卒年五十有一初諸部各有信牌穆宗用太祖議擅置牌號者寘于法自是號令乃一民聽不疑矣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東南至于乙離骨

曷懶耶懶土骨論東北至于五國主隈禿答金蓋盛于此天會十五年追諡孝平皇帝廟號穆宗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獻陵五年增諡章順孝平皇帝兄子康宗諱烏雅束字毛路完世祖長子也遼清寧七年辛丑歲生乾統五年癸未襲節度使年四十三穆宗末年阿疎使達紀誘扇邊民曷懶甸人執送之穆宗使石適歡撫納曷懶甸未行穆宗卒至是遣焉先是高麗通好既而頗有隙高麗使來請議事使者至高麗拒而不納五水之民附于高麗執團練使十四人語在高麗傳中二年甲申高麗再來伐石適歡再破之高麗復請和前所執團練十四人皆遣歸石適歡撫定邊民而還蘇濱水民不聽命使斡帶等至活羅海川召諸官僚告諭之含國部蘇濱水居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職德部既至復亡去塢塔遇二部於馬紀嶺執之而來遂伐斡豁克之斡帶進至北琴海攻拔泓忒城乃還四年丙戌高麗遣黑歡方石來賀襲位遣盃魯報之高麗約還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勝昆往受之高麗背約殺二使築九城於曷懶甸以兵數萬來攻斡賽敗之斡魯亦築九城與高麗九城相對高麗復來攻斡賽復敗之高麗約以還逋逃之人退九城之軍復所侵故地九月乃罷兵七年己丑歲不登減盜賊徵償振貧乏者十一年癸酉康宗卒年五十三天會十五年追諡恭簡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喬陵五年增諡康宗獻敏恭簡皇帝

贊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赧散達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恩慮豈不深遠矣夫

金史卷一

金史卷一考證

世紀女直○臣奕權按金志本名朱里真音轉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

金之始祖諱函普德帝諱烏魯安帝諱跋海獻祖諱綏可昭祖諱石魯景祖諱烏古迺世祖諱劾里鉢世祖母翁顏剌淑肅宗母翁登歌穆宗兄爲雅束○臣浩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龕福號始祖八代祖名訛魯七代祖名佯海六代祖名隨闞五代祖孛菫名實魯高祖太師名胡來曾祖名楊里曾叔祖太師名胥剌喜曾季祖太師名楊哥伯祖太師名吳剌東俱追加諡號

金史卷一考證

金史卷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二

太祖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簡皇后拏懶氏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時與羣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世祖尤愛之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鵲水世祖被四創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嘗宴紇石烈部活離罕家散步門外南望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步也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世祖伐卜灰太祖因辭不失請從行世祖不許而心異之烏春既死窩謀罕請和既請和復來攻遂圍其城太祖年二十三被短甲免冑不介馬行圍號令諸軍城中望而識之壯士太峪乘駿馬持槍出城馳刺太祖太祖不及備舅氏活臘胡馳出其間擊太峪槍折刺中其馬太峪僅得免嘗與沙忽帶出營殺略不令世祖知之且還敵以重兵追之獨行隘巷中失道追者益急值高岸與人等馬一躍而過追者乃還世祖寢疾太祖以事如遼統軍司將行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太祖往見曷魯騷古統軍既畢事前世祖沒一日還至家世祖見太祖來所請事皆如志喜甚執太祖手抱其頸而撫之謂穆宗曰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遠出而歸穆宗必親迓之世祖已擒臘醅麻產尚據直屋鎧水肅宗使太祖先取麻產家屬康宗至直屋鎧水圍之太祖會軍親獲麻產獻馘於遼遼命太祖爲詳穩仍命穆宗辭不失歡都皆爲詳穩久之以偏師伐泥厖古部跋黑播立開等乃以達塗阿爲鄉導沿帥水夜行襲之虜其妻子初溫都部跋忒殺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辭請穆宗曰昨夕見赤祥此行必克敵遂行是歲大雪寒甚與烏古論部兵沿土溫水過末鄰鄉追及跋忒於阿斯溫山北濼之間殺之軍還穆宗親迓太祖於霧建村撒改以都統伐留可謾都訶合石土門伐敵庫德撒改與將佐議或欲先平邊地部落城堡或欲徑攻留可城議不能決願得太祖至軍中穆宗使太祖往曰事必有可疑軍之未發者止有甲士七十盡以畀汝謾都訶在米里迷石罕城下石土門未到土人欲執謾都訶以與敵使來告急遇太祖於斜堆甸太祖曰國兵盡在此矣使敵先得志於謾都訶後雖種誅之何益也乃分甲士四十與之太祖以三十人詣撒改軍道遇人曰敵已據盆搦嶺南路矣衆欲由沙偏嶺往太祖曰汝等畏敵耶既度盆搦嶺不見敵已而聞敵乃守沙偏嶺以拒我及至撒改軍夜急攻之遲明破其衆是時留可塢塔皆在遼既破留可還攻塢塔城城中人以城降初太祖過盆搦嶺經塢塔城下從騎有後者塢塔城人攻而奪之釜太祖駐馬呼謂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謾言曰公能來此何憂不得食太祖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於汝乎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輩誰敢毀祥穩之器也遣蒲家奴招詐都詐都乃降釋之穆宗將伐蕭海里募兵得千餘人女直兵未嘗滿千至是太祖勇氣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海里來戰與遼兵合因止遼人自爲戰勃海留守以甲贈太祖太祖亦不受穆宗問何爲不受曰被彼甲而戰戰勝則是因彼成功也穆宗末年令諸部不得擅置信牌馳驛訊事號令自此始一皆自太祖啓之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莩彊者轉而爲盜歡都等欲重其法爲盜者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減盜賊徵償法爲徵三倍民間多逋負賣妻子不能償康宗與官屬會議太祖在外庭以帛繫杖端麾其衆令曰今貧者不能自活賣妻子以償債骨肉之愛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徵過三年徐圖之衆皆聽令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心焉歲癸巳十月康宗夢逐狼屢發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歲康宗即世太祖襲位爲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來曰何以不告喪太祖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他日阿息保復來徑騎至康宗殯所閱賵馬欲取之太祖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既而遼命久不至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見省紇石烈阿疎既奔遼穆宗取其城及其部衆不能歸遼與族弟銀朮可辭里罕陰結南江居人渾都僕速欲與俱亡入高麗事覺太祖使夾谷撒喝捕之而銀朮可辭里罕先爲遼戍所獲渾都僕速已亡去撒喝取其妻子而還二年甲午六月太祖至江西遼使使來致襲節度之命初遼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康宗嘗以不遣阿疎爲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節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爲言終至于滅遼然後已至是復遣宗室習古迺完顏銀朮可往索阿疎習古迺等還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於是召官僚耆舊以伐遼告之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遼統軍司聞之使節度使捏哥來問狀曰汝等有異志乎修戰具飭守備將以誰禦太祖答之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復遣阿息保來詰之太祖謂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統軍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聞之使僕聒刺復索阿疎實觀其形勢僕聒刺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胡沙保往還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衆皆曰善乃入見宣靖皇后告以伐遼事后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必不至是也太祖感泣奉觴爲壽即奉后率諸將出門舉觴東向以遼人荒肆不歸阿疎并己用兵之意禱於皇天后土酹畢后命太祖正坐與僚屬會酒號令諸部使婆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斡魯古阿魯撫諭斡忽急賽兩路係遼籍女直實不迭往完睹路執遼障鷹官達魯古部副使辭列寧江州渤海大家奴於是達魯古部實里館來告曰聞舉兵伐遼我部誰從太祖曰吾兵雖少舊國也與汝鄰境固當從我若畏遼人自往就之九月太祖進軍寧江州次寥晦城婆盧火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遼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視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師次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爲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見如初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塹既度遇渤海軍攻我左翼七謀克衆少却敵兵直犯中軍斜也出戰哲垤先驅太祖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斜也前控止哲垤馬斜也遂與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併射謝十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扎洞胸謝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飲矢之半僨而死獲所乘馬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救之免冑戰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顙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路不及會戰使人以戰勝告之而以謝十馬賜之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顏希尹來賀且稱帝因勸進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諸軍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溫迪痕阿徒罕邀擊盡殪之十月朔克其城獲防禦使大藥師奴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來送款次來流城以俘獲賜將士召渤海梁福斡荅刺使之偽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使完顏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師還謁宣靖皇后以所獲頒宗室耆老以實里館貲產給將士初命諸路以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酬斡等撫定驍謀水女直鼈古酋長胡蘇魯以城降十一月遼都統蕭乣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斡論濼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徧賜官屬將士燕犒彌日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斡魯古敗遼兵斬其節度使撻不野

使廝等攻賓州，拔之。兀惹雛鶻室來降。遼將赤狗兒戰于賓州，使廝渾黜敗之。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降。吾睹補、蒲察復敗赤狗兒、蕭乙薛軍于祥州東。斡忽、急塞兩路降。斡魯古敗遼軍于咸州西，斬統軍實婁于陣。完顏婁室克咸州。是月，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率官屬諸將勸進，願以新歲元日恭上尊號。太祖不許。阿离合懣、蒲家奴、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

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丙子，上自將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其餘民以歸。遼遣都統耶律訛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奴、都監蕭謝佛留，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留婁室、銀朮可守黃龍，上率兵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遼使僧家奴來議和，國書斥上名，且使為屬國。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進逼達魯古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朮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幹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得其耕具數千，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獲之。二月，師還。三月辛未朔，獵于寥晦城。四月，遼耶律張奴以國書來，上以書辭慢侮，留其五人，獨遣張奴回報，書亦如之。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歲以為常。六月己亥朔，遼耶律張奴復以國書來，猶斥上名。上亦斥遼主名以復之，且諭之使降。七月戊辰，以弟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國相撒改為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為阿買勃極烈，弟斜也為國論勃極烈。甲戌，遼使辭剌以書來，留之不遣。九百奚營來降。八月戊戌，上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九月，克黃龍府，遣辭剌還，遂班師。至江，徑渡如前。丁丑，至自黃龍府。己卯，黃龍見空中。癸巳，以國論勃極烈撒改為國論忽魯勃極烈，阿离合懣為國論乙室勃極烈。十一月，遼主聞取黃龍府，大懼，自將七十萬至駝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上自將禦之。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剌，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遣迪古乃、銀朮可鎮達魯古。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是日，上還至熟結濼，有光見于矛端。戊申，諸將曰：今遼主既還，可乘怠追擊之。上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為勇耶？衆皆悚愧，願自效。上復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餽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于護步答岡。是役也，兵止二萬。上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是戰，斜也援矛殺數十人。阿离本被圍，溫迪罕迪忽迭以四謀克兵出之。完顏蒙刮身被數創，力戰不已。功皆論最。蕭特末等焚營遁去，遂班師。夾谷撒喝取開州，婆盧火下特鄰城，辭里罕降。

二年正月戊子，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閏月，高永昌據東京，使撻不野來求援。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求保州。詔許自取之。二月己巳，詔曰：比以歲凶，庶民艱食，多依附豪族，因為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為奴者，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為奴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為良。若元約以一人贖者，即從元約。四月乙丑，以斡魯統內外諸軍，與蒲察、迪古乃會咸州路都統斡魯古討高永昌。胡沙補等被害。五月，斡魯等敗永昌，撻不野擒永昌以獻，戮之于軍。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以斡

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阿徒罕破遼兵六萬于照散城。九月己亥。上獵近郊。乙巳。南路都統斡魯來見于婆盧買水。始製金牌。十二月庚申朔。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及羣臣上尊號曰大聖皇帝。改明年爲天輔元年。天輔元年正月。開州叛。加古撒喝等討平之。國論吳勃極烈斜也以兵一萬取泰州。四月。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將兵二萬。會咸州路都統斡魯古擊之。五月丁巳。詔自收寧江州已後。同姓爲婚者。杖而離之。七月戊申。以完顏斡論知東京事。八月癸亥。高麗遣使來請保州。十二月甲子。斡魯古等敗耶律捏里兵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是月。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

二年正月庚寅。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使散覩如宋報聘。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二月癸丑朔。遼使耶律奴哥等來議和。辛酉。宇董。迪古乃。婁室來見。上以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皆杖之。勃里保。雙古等言。咸州都統斡魯古。知遼主在中京而不進討。多穫豐足而不以實聞。攻顯州時。所獲生口財畜多自取。三月癸未朔。命闍哥代爲都統。而鞫治之。斡魯古坐降謀克。壬辰。遼使耶律奴哥以國書來。庚子。以婁室言黃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爲萬戶鎮之。四月辛巳。遼使以國書來。五月丙申。命胡突衮如遼。六月甲寅。詔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贖直者。甲戌。遼通。祺。雙。遼等州。八百餘戶來歸。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地處之。七月癸未。詔曰。匹里水路完顏朮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謀克貧乏之民。昔嘗給以官糧。置之漁獵之地。今歷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數以聞。胡突衮還自遼。耶律奴哥復以國書來。丙申。胡突衮如遼。遼戶二百來歸。處之泰州。詔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招諭未降者。仍詔遣魯古部勃堇辭列。凡降附新民。善爲存撫。來者各令從便安居。給以官糧。毋輒動擾。八月。胡突衮還自遼。耶律奴哥突迭復以國書來。九月戊子。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閏月庚戌朔。以降將霍石。韓慶和爲千戶。九百奚部蕭寶。乙辛。北部訛里野。漢人王六兒。王伯龍。契丹特末。高從祐等。各率衆來降。遼耶律奴哥以國書來。十月癸未。以龍化州降者張應古。劉仲良爲千戶。乙未。咸州都統司言。漢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衆來降。命各以所部爲千戶。十二月甲辰。遣孛堇朮孛以定遼地諭高麗。耶律奴哥以國書來。遼懿州節度使劉宏以戶三千。幷執遼候人來降。以爲千戶。川州寇二萬。已降復叛。紇石烈照里擊破之。

三年正月甲寅。東京人爲質者永吉等五人。結衆叛。事覺。誅其首惡。餘皆杖百。沒入在行家屬貲產之半。詔知東京事斡論。繼有犯者並如之。丙辰。詔鼈古孛堇酬斡曰。胡魯古。迭八合二部來送款。若等先時不無交惡。自今毋相侵擾。三月。耶律奴哥以國書來。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壬戌。詔咸州路都統司曰。兵興以前。曷蘇館。回怕里與係遼籍不係遼籍女直戶民。有犯罪流竄邊境或亡入于遼者。本皆吾民。遠在異境。朕甚憫之。今既議和。當行理索。可明諭諸路千戶謀克。徧與詢訪。其官稱名氏地里。具錄以上。六月辛卯。遼遣太傅習泥烈等奉冊璽來。上摘冊文不合者數事。復之。散覩還自宋。宋使馬政及其子宏來聘。散覩受宋團練使。上怒。杖而奪之。宋使還。復遣孛堇辭列。曷魯等如宋。七月辛亥。遼人楊詢卿。羅子韋。各率衆來降。命各以所部爲謀克。八月己丑。頒女直字。九月。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十一月。習泥烈等復以國書來。曷懶甸長城高麗增築三尺。詔胡剌古。習顯愼固營壘。

四年二月。辭列。曷魯還自宋。宋使趙良嗣。王瓌來議燕京。西京地。三月甲辰。上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討。其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數以聞。辛酉。詔咸州路都統司曰。朕以遼國和議無成。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來會于渾河。遼習泥烈以國書來。四月乙未。上自將伐遼。以遼使習泥烈。宋使趙良嗣等從行。五月甲辰。次渾河西。使宗雄先趨上京。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壬子。至上京。詔官民曰。遼主失道。上下同怨。朕興兵以來。所過城邑負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撫恤之。汝等必聞之矣。今爾國和好之事。反覆見欺。朕不欲天下生靈久罹塗炭。遂決策進討。比遣宗雄等相繼招諭。尙不聽從。今若攻之。則城破

矣。重以弔伐之義，不欲殘民，故開示明詔，諭以禍福，其審圖之。」上京人恃險備禦，為固守計。甲寅，亟命進攻。上謂習泥烈、趙買鬧等曰：「汝可觀我用兵，以卜去就。」上親臨城，督將士，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趙買鬧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詔諭遼副統余覩。壬戌，次沃黑河。宗幹率羣臣諫曰：「地遠時暑，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絕，恐有後艱。」上從之，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余覩襲闍母於遼河，完顏背答、烏塔等戰却之，完顏特虎死焉。七月癸卯，上至自伐遼。九月，獲陰水部實里古達等殺孛堇酬斡、僕忽得以叛。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戊寅，命斡魯分胡剌古、烏蠢之兵以討實里古達。十一月，東京留守司乞本京官民質子增數番代。上不許，曰：「諸質子已各受田廬，若復番代，則往來動搖，可並仍舊。」十二月，宋復使馬政來請西京之地。

五年春正月，斡魯敗實里古達於合撻剌山，誅首惡四人，餘悉撫定。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諸路猛安謀克之民萬戶屯泰州，以婆盧火統之，賜耕牛五十。四月乙丑朔，宗翰請伐遼，詔諸路預戒軍事。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覩等詣咸州降。閏月辛巳，國論胡魯勃極烈撒改薨。六月癸巳，余覩與其將吏來見。丙申，千戶胡喜答坐擅署部人為猜里衍，杖一百，罷之。庚子，詔諳班勃極烈吳乞買貳國政，以吳勃極烈斜也為忽魯勃極烈，蒲家奴為吳勃極烈，宗翰為移賚勃極烈。七月庚辰，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尋以遼雨罷親征，命吳勃極烈昱為都統，移賚勃極烈宗翰副之，帥師而西。十一月辛丑，以忽魯勃極烈杲為內外諸軍都統，以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等副之。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戊申，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

六年正月癸酉，都統杲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澤州。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亥，宗翰等敗遼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降奚部西節度使訛里剌以本部降。壬寅，都統杲遣使來奏捷，并獻所獲貨寶。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悉已撫定，續遣來報。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馬，俟及秋成，乃圖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不可恃一戰之勝，輒有弛慢。新降附者當善撫存。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宗翰駐北安，遣希尹等略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鴛鴦濼。以其子晉王賢而有人望，忌而殺之，衆益離心。雖有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遂遣耨盌溫都等報都統杲。進兵襲之。三月，都統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追遼主于鴛鴦濼。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不及，獲其貨寶。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希尹追遼主于乙室部，不及。乙亥，西京復叛。是月，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即位于燕。四月辛卯，復取西京。壬辰，遣徒單吳甲、高慶裔于宋。戊戌，都統杲自西京趨白水濼，吳勃極烈昱襲毗室部于鐵呂川，為敵所敗。遣會察剌兵追至黃水北，大破之。耶律坦招徠西南諸部，西至夏，其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餘人叛去，耶律坦等襲取之。闍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而還。是時，山西城邑諸部雖降，人心未固。遼主保陰山，耶律捏里在燕京。都統杲遣宗望入奏，請上臨軍。五月辛酉，宗望來奏捷，百官入賀，賜宴歡甚。先是，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節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統杲使阿鄰護送赴闕，得里底道亡，阿鄰坐誅。耶律捏里遣使請罷兵。戊寅，使楊勉以書諭捏里使之降。謀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貢方物。六月戊子朔，上親征遼，發自上京。諳班勃極烈吳乞買監國。辛亥，詔諭上京官民曰：「朕順天弔伐，已定三京，但以遼主未獲，兵不能已。今者親征，欲由上京路進，恐撫定新民驚疑失業，已出自篤密呂。其先降後叛逃入險阻者，詔後出首，悉免其罪。若猶拒命，孥戮無赦。」是月，耶律捏里卒。斡魯、婁室敗夏人於野谷。七月甲子，詔諸將無得遠迓，以曠軍務。乙丑，上京漢人毛八十率二千餘戶降，因命領之。丙寅，以斡荅剌招降者衆，命領八千戶，以忽薛副之。壬午，希尹以阿疎見，杖而釋之。八月己丑，次鴛鴦濼。都統杲率官屬來見。癸巳，上追遼主于大魚濼，昱、宗望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與戰，敗之。遼主遁。己亥，次居延北。辛丑，中京將完顏渾黜

敗契丹奚漢六萬于高州。孛董麻吉死之。得里得滿部降。昱宗望追遼主于烏里質驛。不及。九月庚申。次草濼。闍母平中京部族之先叛者。及招撫訟海郡縣。節度使耶律慎思領諸部入內地。乙丑。詔六部奚曰。汝等既降復叛。扇誘衆心。罪在不赦。尙以歸附日淺。恐綏懷之道有所未孚。故復令招諭。若能速降。當釋其罪。官皆仍舊。歸化州降。戊辰。次歸化州。甲戌。宗雄薨。丁丑。奉聖州降。十月丙戌朔。次奉聖州。詔曰。朕屢勑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然愚民無知。尙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有能率衆歸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爲良。其布告之。使諭朕意。蔚州降。庚寅。余覩等遣蔚州降臣翟昭彥。徐興。田慶來見。命昭彥。慶皆爲刺史。與爲團練使。詔曰。比以幽薊一方。招之不服。今欲飭師以往。故先安撫山西諸部。汝等既已懷服。宜加撫存。官民未附已前。罪無輕重。及係官逋負。皆與釋免。諸官各遷敍之。丁酉。蔚州翟昭彥。田慶殺知州事蕭觀寧等以叛。丙午。復降。十一月。詔諭燕京官民。王師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舊。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勝口。銀朮哥出居庸關。婁室爲左翼。婆盧火爲右翼。取居庸關。丁亥。次媯州。戊子。次居庸關。庚寅。遼統軍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門。使銀朮哥。婁室陳于城上。乃次于城南。遼知樞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彥忠。參知政事康公弼。僉書劉彥宗奉表降。辛卯。遼百官詣軍門叩頭請罪。詔一切釋之。壬辰。上御德勝殿。羣臣稱賀。甲午。命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詔西京官吏曰。乃者師至燕都。已皆撫定。唯蕭妃與官屬數人遁去。已發兵追襲。或至彼路。可執以來。黃龍府叛。宗輔討平之。

七年正月丁巳。遼奚王回离保僭稱帝。甲子。遼平州節度使時立愛降。詔曲赦平州。又詔諳班勃極烈曰。比遣昂徙諸部民人于嶺東。而昂悖戾。騷動煩擾。致多怨叛。其違命失衆。當寘重典。若或有疑。禁錮以待。庚午。詔中京都統斡魯曰。閑御撫定人民。各安其業。朕甚嘉之。回离保衆徒逆命。汝宜討畫。無使滋蔓。壬申。詔招諭回离保。癸酉。以時立愛言。招撫諸部。己卯。宋使來議燕京西京地。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皆降。甲申。詔曰。諸州部族歸附日淺。民心未寧。今慶事將興。可遣分諭典兵之官。無縱軍士動擾人民。以廢農業。二月乙酉朔。命撒八詔諭興中府。降之。遼來州節度使田顥。隰州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福。潤州刺史張成皆降。壬辰。詔諳班勃極烈曰。郡縣今皆撫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釋其罪。更宜招諭之。前後起遷戶民。去鄉未久。豈無懷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輒有騷動。衣食不足者。官賑貸之。癸巳。詔曰。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來聽從其便。其間被虜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爲良。仍令馳驛布告。興中宜州復叛。宋使趙良嗣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癸卯。銀朮哥鐸剌如宋。乙巳。詔都統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錄用之。戊申。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癸丑。大赦。是月。改平州爲南京。以張覺爲留守。三月甲寅朔。將誅昂。以習不失諫。杖之七十。仍拘泰州。戊午。都統杲等言。耶律麻哲告余覩。吳十。鐸剌等謀叛。宜早圖之。上召余覩。從容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若誠然耶。必須鞍馬甲胄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爲我擒。無望免死。欲留事朕。無懷異志。吾不汝疑。余覩皆戰慄不能對。命杖鐸剌七十。餘並釋之。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以國書來。四月丁亥。遣斡魯。宗望襲遼主于陰山。壬辰。復書于宋。師初入燕。遼兵復犯奉聖州。林牙大石壁龍門東二十五里。都統斡魯聞之。遣照里。婁室。馬和尙等率兵討之。生獲大石。悉降其衆。癸巳。詔曰。自今軍事若皆中覆。不無留滯。應此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決樞密院。契丹九斤聚黨興中府作亂。擒之。九斤自殺。命習古乃。婆盧火監護長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關徙之內地。己亥。次儒州。斡魯。宗望等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于白水濼。獲之。其宗屬秦王。許王等十五人降。聞遼主留輜重青塚。以兵萬人往應州。遣照里。背荅。宗望。婁室。銀朮哥等追襲之。宗望追及遼主。決戰。大敗之。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張覺據城叛。丙寅。次野狐嶺。己巳。次落藜濼。斡魯等以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駙馬乳奴等來獻。并上所獲國璽。宗雋以所俘遼主子秦王。許王。女奧野等來見。癸

路都統撻懶攻遼古暇里鐵尼所部十三巖皆平之又遣婁室和尙攻下品達魯古并五院司諸部執其節度乙列回离保為其下所殺辛巳詔諭南京官民六月壬午朔次鴛鴦濼是日闍母敗張覺于營州丙申上不豫將還上京命移賚勃極烈宗翰為都統昊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己酉次斡獨山驛召諳班勃極烈吳乞買七月辛酉次牛山宗翰還軍中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未次渾河北諳班勃極烈吳乞買率宗室百官上謁戊申上崩于部堵濼西行宮年五十六九月癸丑梓宮至上京乙卯葬宮城西南建寧神殿丙辰諳班勃極烈即皇帝位天會三年三月上尊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立原廟于西京天會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開天啓祚睿德神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嘗所駐蹕之地皇統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十月增謚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號睿陵

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為用世祖陰有取遼之志是以兄弟相授傳及康宗遂及太祖臨終以太祖屬穆宗其素志蓋如是也初定東京即除去遼法減省租稅用本國制度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于平州宋人終不能守燕代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于天會閒而規摹運為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閒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金史卷二

金史卷二考證

太祖紀國號大金○臣人龍按金志太祖以其國產大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為大金

趙良嗣○臣人龍按宋史姦臣傳趙良嗣本燕人馬植易姓名李良嗣徽宗賜姓趙

遼國和議無成○臣人龍按遼史天祚紀遼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金以冊文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且語涉輕侮故和議無成

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遼史捏里名淳

以張覺為留守○張覺遼史作張瑴宋元通鑑亦作張瑴

金史卷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三

太宗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諱晟。本諱吳乞買。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簡皇后拏懶氏。太祖母弟也。遼太康元年乙卯歲生。初爲穆宗養子。收國元年十月。命爲諳班勃極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五年。賜詔曰。汝惟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我國政。凡軍事違者。閱實其罪。從宜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天輔七年六月。太祖次鴛鴦濼。有疾。至斡獨山驛。召赴行在。詔曰。今遼主蹙喪其師。奔于夏國。遼官特列遇毀等。劫其子雅里而立之。已留宗翰等措畫。朕親巡已久。功亦大就。所獲州部。亟須綏撫。是用還都。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內戚迎我。若至豹子崖。尤善。八月乙未。會于渾河北。戊申。太祖崩。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宮城西。國論勃極烈杲。鄆王昂。宗峻。宗幹率宗親百官請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置璽懷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中外。改天輔七年爲天會元年。癸酉。發春州粟。賑降人之徙于上京者。戊寅。詔諸猛安賦米給戶口在內地匱乏者。南路軍帥闍母敗張覺于樓峯口。十月壬辰。詔以空名宣頭百道給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曰。今寄爾以方面。如當遷授。必待奏請。恐致稽滯。以其便宜從事。己亥。上京慶元寺僧獻佛骨。却之。闍母及張覺戰于兔耳山。闍母敗績。十一月壬子。命宗望問闍母罪。以其兵討張覺。壬戌。復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上京路軍帥實古迺。婆盧火等。癸亥。宗望以闍母軍發廣寧。下瀕海諸郡縣。詔諭南京。割武朔二州入于宋。宋童貫破朔州西山。擒其帥趙公直。勃堇斡魯剌。及勃剌速。破走乙室白答於歸化。己巳。徙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于瀋州。庚午。宗望及張覺戰于南京東。大敗之。張覺奔宋。城中人執其父及二子以獻。戮之軍中。壬申。張忠嗣。張敦固以南京降。遣使與張敦固入諭。城中復殺其使者以叛。己卯。詔女直人先有附于遼。今復虜獲者。悉從其所欲居而復之。其奴婢部曲。昔雖逃背。今能復歸者。並聽爲民。十二月辛巳。獨民間貸息。詔以咸州以南。蘇復州以北。年穀不登。其應輸南京軍糧。免之。甲午。詔曰。比聞民間乏食。至有鬻其子者。其聽以丁力等者贖之。是日。以國論勃極烈杲爲諳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勃極烈。遣勃堇李靖如宋告哀。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illegible]都訶爲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壬子。命賞宗望及將士克南京之功。赦闍母罪。甲寅。以空名宣頭五十。銀牌十。給宗望。戊午。詔孛堇完顏阿實賚曰。先帝以同姓之人。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爲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癸亥。以東京比歲不登。詔減田租市租之半。甲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宗望。請勿割山西郡縣與宋。上曰。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夏國奉表稱藩。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丙子。貽宋書。索俘虜叛亡。丁丑。始自京師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驛。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庚寅。詔命給宗翰馬七百疋。田種千石。米七千石。以賑新附之民。丁酉。命徙移懶路都孛堇完顏忠于蘇濱水。乙巳。詔諭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丙午。宗翰乞濟師。詔有司選精兵五千給之。丁未。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諸闕員。可選勳賢有人望者就注擬之。具姓名官階以聞。三月己酉朔。命宗望以宋歲幣銀絹分賜將士之有功者。庚戌。叛人活孛帶降。詔釋之。宗望請選良吏招撫遷潤來隰之民保山砦者。從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計。乞與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裁決之。劉公胄。王永福棄寨踰城來降。以公胄爲廣寧尹。永福爲奉先軍節度使。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遣使上誓表。閏月戊寅朔。賜夏國誓詔。辛巳。命置驛上京春泰之間。己丑。烏虎里迪烈底兩部來降。丙午。既許割山西諸鎮與宋。以宗翰言。罷之。是月。斜野襲遼昭古牙。走之。獲其妻孥輩從。及豪族勃堇渾啜等。破奚七巖而撫其民人。四月己酉。以宗翰經略西夏及破遼功。賜以十馬。使自擇其二。餘以分諸帥。賑上京路西北路降者。及新徙嶺東之人。戊午。以實古迺所築上京新城名會平州。乙亥。詔贖上京路新遷寧江州戶口賣身者六百餘人。宋遣使來弔喪。以高尤僕古等充遺留國信使。高興輔。劉興嗣等充告即位國信使。如宋。五月丁丑朔。上京

軍帥實古迺，以所獲印綬二十二及銀牌來上。癸未，詔曰：新降之民，訴訟者衆，今方農時，或失田業，可俟農隙聽決。丁亥，婆速路猛安僕盧古以贓罷，以謀克習泥烈代之。乙巳，曷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等言：往者歲捕海狗、海東青、鴉鶻於高麗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戰艦十四要而擊之，盡殺二舟之人，奪其兵仗。上曰：以小故起戰爭，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闍母克南京，殺都統張敦固。七月壬午，皇子宗峻薨。丙戌，禁外方使介冗從多者。壬辰，鶻實答言：高麗納吾叛亡，增其邊備，必有異圖。詔曰：納我叛亡而弗歸，其曲在彼。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雖捷必罰。乙未，以烏虎部及諸營叛，以昃勃極烈昱等討平之。八月乙巳朔，以孛堇烏爪乃等為賀宋生辰使。丁巳，撒离改部猛安雛思以贓罷，以奚金家奴代之。六部都統撻懶擊走昭古牙，殺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等，又破降駱駝山、金源、興中諸軍，詔增給銀牌十。十月甲辰朔，夏國遣使謝誓詔。戊午，天清節，宋、夏遣使來賀。甲子，詔發寧江州粟，賑泰州民被秋潦者。遙輦昭古牙率衆來降。興中府降。丙寅，詔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以給南京、潤州戍卒。命南路軍帥闍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蘇館路孛堇完顏阿實賚，以備高麗。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為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疋。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戶，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睹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十一月癸未，闍母下宜州，拔杈枒山，殺節度使韓慶民。癸卯，詔以米五萬石給撻懶、實古迺。十二月戊申，以孛堇高居慶等為賀宋正旦使。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遣使來賀。戊子，同知宣徽院事韓資正加尚書左僕射，為諸宮都部署。乙未，夏國遣使奠幣，及賀即位。宋遣使賀即位。二月壬戌，婁室獲遼主于余睹谷。丁卯，以厖葛城地分授所徙烏虎里、迪烈二部及契丹民。三月乙亥，阿捨勃極烈謾都訶薨。丙子，賑奚、契丹新附之民。辛巳，建乾元殿。斡魯獻傳國寶，以謀葛失來附，請授印綬。是日，賜完顏婁室鐵券。四月壬寅朔，詔以遼主赴京師。丁巳，南路軍帥察剌以罪罷。五月己丑，薰八斤獲遼玉寶來獻。六月庚申，以獲遼主，遣李用和等充告慶使如宋。七月壬申，禁內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南京帥以錦州野蠶成繭，奉其絲綿來獻，命賞其長吏。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為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皆杖一百。甲申，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以耶律固等為宋報謝使。八月癸卯，斡魯以遼主至京師。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壬子，詔有司揀閱善射勇健之士以備宋。九月壬午，廣寧府獻嘉禾。癸巳，保州路都孛堇加古撒曷有罪，伏誅，以孛堇徒單烏烈代之。十月甲辰，詔諸將伐宋。以諳班勃極烈杲兼領都元帥，移賚勃極烈宗翰兼左副元帥，先鋒經略使完顏希尹為元帥右監軍，左金吾上將軍耶律余睹為元帥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六部路軍帥撻懶為六部路都統，斜也副之。宗望為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自南京入燕山。詔建太祖廟于西京。召耶魯赴京師教授女直字。戊申，有司言權南路軍帥鶻實答官吏貪縱，詔鞫之。壬子，天清節，宋、夏遣使來賀。丁巳，以闍母為南京路都統，埽喝副之，宗望為闍母、劉彥宗兩軍監戰。壬戌，詔曰：今大有年，無儲蓄則何以備饑饉。其令牛一具賦粟一石，每謀克為一廩貯之。宋易州戍將韓民毅以軍降，處之蔚州。十一月庚辰，以降封遼主為海濱王詔中外。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漢人挾兵器，詔勿禁。以張忠嗣權簽南京中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甲辰，宗望諸軍及宋郭藥師、張企徽、劉舜仁戰于白河，大破之。蒲莧敗宋兵于古北口。丙午，郭藥師降，燕山州縣悉平。戊申，宗翰克代州。乙卯，中山降。丙辰，宗望破宋兵五千于真定。戊午，宗翰圍太原。耶律余睹破宋河東、陝西援兵于汾河北。甲子，宗望克信德府。

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始朝日。降臣郭藥師、董才皆賜姓完顏氏。戊辰，宗弼取湯陰。大㚖攻下濬州。迪古補取黎陽。己巳，諸軍渡河。庚午，取滑州。宗望使吳孝民等入汴，問宋取首謀平山童貫、譚稹、詹度及張覺等。宋太上皇帝出奔。癸酉，諸軍圍汴。甲戌，宋使李梲來謝罪，且請修好。宗望許宋修好，約質、劃三鎮地、增歲幣，載書稱伯姪。戊寅，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為質。辛巳，宋上誓書、地圖，稱姪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癸未，諸軍解圍。二月丁酉朔，夜，宋將姚平仲兵四十萬

來議宗望擊敗之己亥復進師圍汴宋使宇文虛中以書來改以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師還壬子以滑濬二州與宋宗翰定威勝軍攻下隆德府丁巳次澤州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詔誅其首惡餘並杖之三月癸未銀朮可圍太原宗翰還西京四月癸卯宗望使宗弼來奏捷乙丑敗守忠等大敗宋人于西都谷五月辛未宋种師中以兵出井陘癸酉完顏活女敗之于殺熊嶺斬師中於陣是日拔离速敗宋姚古軍於隆州谷六月丙申朔高麗國王王楷奉表稱藩庚戌宗望獻所獲三象庚申以宗望爲右副元帥七月丙寅遣高伯淑等宣諭高麗壬申出金牌命孛堇大臭以所領渤海軍八猛安爲萬戶戊子以鐵勒部長奪离剌不從其兄褭里本叛賜馬十一豕百錢五百萬蕭仲恭使宋還以所持宋帝與耶律余睹蠟書自陳八月庚子詔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望伐宋宋張灝率兵出汾州拔离速擊走之劉臻以兵出壽陽婁室破之庚戌宗翰伐西京辛亥婁室等破宋張灝軍于文水癸丑宗望發保州是日耶律鐸破宋兵于雄州那野等敗宋兵于中山甲寅新城縣進白烏庚申突撚取新樂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經略使張孝純鶻沙虎取平遙靈石孝義介休諸縣己巳復以南京爲平州辛未宗望破宋种師閔軍於井陘取天威軍克真定殺其守李邈十月婁室克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定軍遼州降丁未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中京進嘉禾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丙寅宗望自真定趨汴戊辰宗翰下威勝軍癸酉撒剌答破天井關乙亥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盟津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庚辰宗翰克澤州宗望諸軍渡河臨河大名二縣德清軍開德府皆下丙戌克懷州是日宗望至汴閏月壬辰朔宋出兵拒戰宗望等擊敗之癸巳宗翰至汴丙辰克汴城庚申以高隨充高麗生日使辛酉宋主桓出居青城十二月癸亥宋主桓降是日歸于汴城庚辰詔曰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工略備而禄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五年正月辛卯朔高麗王遣使來賀癸巳宗翰宗望使使以宋降表來上乙未知樞密院事劉彥宗上表請復立趙氏不聽丁巳回鶻喝里可汗遣使入貢二月丙寅詔降宋二帝爲庶人三月丁酉立宋少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割地賜夏國四月乙酉克陝府取虢州丙戌以六部路都統撻懶爲元帥左監軍南京路都統闍母爲元帥左都監宗翰宗望以宋二帝歸己丑詔曰合蘇館諸部與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後同姓爲婚者離之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構即位於歸德宋殺張邦昌婁室降解絳慈隰石河中岢嵐軍化保德火山諸城撻懶徇地山東下密州迪虎下單州廣信軍降六月庚申詔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不無疑懼遂命堅守若即討伐生靈可憫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儻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蕩毀者底于罰庚辰右副元帥宗望薨濮國王宗傑薨七月甲午賜宗翰券書除反逆外咸貰勿論以石州戍將爲虎寨城喪師杖之削其官八月戊寅以宋捷遣耶律居謹等充宣慶使使高麗丙戌以宗輔爲右副元帥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九月丁未詔曰內地諸路每耕牛一具賦粟五斗以備歉歲辛亥賜元帥右監軍完顏希尹萬戶銀朮可券書除赦所不原餘並勿論闍母取河間大敗宋兵于莫州雄州降撻懶克祁州永寧軍保州順安軍皆降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鶻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貢辛未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宋二帝自燕徙居于中京十二月丙寅右副元帥宗輔伐宋徇地淄青爲林答泰欲敗宋將李成于淄州趙州降阿里刮徇地濬州敗敵兵遂取滑州乙亥西南路都統斡魯薨己卯婁里下汝州

六年正月丙戌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宗弼破宋鄭宗孟軍于青州銀朮可取鄧州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癸巳克青州癸卯闍母克濰州丁未迪古補敗宋將趙子昉兵撒离喝敗宋兵于河上甲寅宋將馬括兵次樂安宗輔擊敗之聞宋主在維揚以農時遣師宗弼敗宋兵于河上二月乙卯朔拔离速取唐州癸亥取蔡州己巳移剌古敗宋將臺宗雋等兵于大名庚午再破其軍獲臺宗雋及宋忠甲戌拔离速取陳州癸未克潁昌府鄭州叛入于宋復取鄭州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于河北宗翰復遣婁室

攻下同華京兆鳳翔擒宋經制使傅亮阿鄰破河中婁室入馮翊三月壬辰命
南路軍帥實古迺稽節度使完顏慎思所領諸部及未置猛安謀克戶來上己
酉撻懶下恩州五月戊戌移沙士古思以本部來附六月己未詔求祖宗遺事
撻懶遣兵徇下磁州信德府真定賊自稱元帥秦王撒离喝討平之七月乙巳
宋主遣使奉表請和詔進兵伐之以宋二庶人赴上京八月乙卯婁室敗宋兵
于華州訛特剌破敵于渭水遂取下邽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
見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是日告于太祖廟以州郡職員名稱及
俸給因革詔中外九月辛丑繩果等敗宋兵于蒲城甲辰又破敵于同州乙丑
取丹州十月丙寅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薨丁丑
蒲察婁室敗宋兵于臨真戊寅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韓州庚辰宗翰宗輔會于
濮伐宋十一月庚寅蒲察婁室取延安府壬辰販移懶路乙未取濮州綏德軍
降婁室再攻晉寧軍其守徐徽言固守不能克十二月丙辰宗弼取開德府丁
卯宗輔克大名府鶻沙虎敗宋兵于鞏

七年正月庚辰朔高麗夏遣使來賀辛巳吳國王闍母薨甲午以南京留守韓
企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
麟府豐三州降己巳婁室塞里鶻沙虎等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
庚午率衆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
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盡殺之甲戌詔禁醫
巫閭山遼代山陵樵採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壬寅詔軍興以來良人被略
爲驅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尙書左僕射高真罷四月蒲察婁室取鄜坊二
州五月乙卯拔离速等襲宋主于揚州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午宗弼敗宋
兵于睢陽辛未降其城是月曹州降十月丙子朔京兆府降丁丑鞏州降庚寅
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丁酉阿里當海大臭破敵于壽春己亥安撫使馬世
元以城降甲辰廬州降十一月庚戌徙曷蘇館都統司治寧州乙卯高麗遣使
來貢丙辰宗弼取和州壬戌宗弼渡江敗宋副元帥杜充軍于江寧丁卯守臣
陳邦光以城降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蒲盧渾追宋主于
明州越州降大臭敗宋樞密使周望于秀州又敗宋兵于杭州東北戊戌阿里
蒲盧渾敗宋兵于東關遂濟曹娥江壬寅敗宋兵于高橋宋主入于海

八年正月甲辰朔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巳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企先爲尙
書左僕射兼侍中己未阿里蒲盧渾克明州執其守臣趙伯諤庚申詔曰避役
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出還本貫阿魯補斜里也下太平順昌及濠
州是月宋副元帥杜充以其衆降二月乙亥宗弼還自杭州庚寅取秀州戊戌
取平江汴京亂三月丁卯大迪里復取之宗弼及宋韓世忠戰于鎭江不利四
月丙申復戰于江寧敗之諸軍渡江是日阿魯補戰于柘皐己亥周企戰于壽
春辛丑婁室戰于淳化皆勝之醴州降遂克邠州五月癸卯禁私度僧尼及繼
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戊申詔曰河北河東簽軍其家屬流寓河南被俘掠
爲奴婢者官爲贖之俾復其業六月壬申詔遣遼統軍使耶律易禮賀節度使
蕭別离剌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鎭癸酉詔以昏德公六女爲宗婦七月辛亥詔
給秦州都統婆盧火所部諸謀克甲冑各五十先遣婁室經略陝西所下城邑
叛服不常其監戰阿盧補請益兵帥府會諸將議曰兵威非不足綏懷之道有
所未盡誠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帥宗
輔往爲宜以聞詔曰婁室往者所向輒克今使專征陝西淹延未定豈倦于兵
而自愛耶關陝重地卿等其戮力焉丁卯上如東京溫湯徙昏德公重昏侯于
鶻里改路九月戊申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都大名府辛酉諳班勃極
烈都元帥杲薨癸亥宗輔等敗宋張浚軍于富平耀州降乙丑鳳翔府降十月
乙亥上至自東京齊帝劉豫遣使謝封冊甲申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以
鐵驪突离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遼宋官上本國誥命等第換授十一月甲
辰宗輔下涇州丁未渭州降敗宋劉倪軍于瓦亭戊申原州降宋涇原路統制
張中孚知鎭戎軍李彥琦以衆降馬五等擊宋吳玠軍于隴州庚戌以遠鎭節
度使烏克壽等爲齊劉豫生日使癸亥宗輔以陝西事狀聞詔獎諭之十二月
丁丑完顏婁室薨乙酉宗輔敗宋劉維輔軍壬辰熙州降

九年正月己亥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戊申命以徒門水以西渾疃星顯僝蠢

三水以北閑田給曷懶路諸謀克辛亥蒲察鶻拔魯完顏忒里討張萬敵于白馬湖擒于敵癸丑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立愛為侍中知樞密院張忠嗣為宣政殿大學士知三司使事宗弼阿盧補撫定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涇原熙河兩路皆平四月己卯詔新徙戍邊戶匱于衣食有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為贖之戶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為四口又乏耕牛者給以官牛別委官勸督田作戍戶及邊軍資糧不繼糴粟于民而與賑䘏其續遷戍戶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種藝俟畢穫而行及來春農時以至戍所五月丙午分遣使者諸路勸農六月壬辰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八月辛巳回鶻隈欲遣使來貢九月己酉和州回鶻執耶律大石之黨撒八迪里突迭來獻十月戊寅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撒离喝攻下慶陽慕洧以環州降宗弼與宋吳玠戰于和尙原敗績十一月己未還趙氏疎屬于上京以陝西地賜齊

十年正月癸巳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己酉齊表謝賜地壬子詔曰昔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二月庚午賑上京路戍邊猛安民四月丁卯詔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為妻其不知而嫁者去住悉從所欲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朝京師庚午以太祖孫亶為諳班勃極烈皇子宗磐為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右副元帥宗輔為左副元帥庚寅闍鶻綫混同江暴漲命賑徙戍邊戶在混同江者閏月辛卯詔分遣鶻沙虎等十二人閱諸路丁壯調赴軍七月甲午賑泰州路戍邊戶上如中京九月元帥右都監耶律余睹謀反出奔其黨燕京統軍使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葛自殺十月壬寅天清節大赦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上如興中府齊使使來告母喪十一月癸亥以武員謨為齊弔祭使癸未撒离喝請取劍外十三州從之部族節度使土古廝捕斬余睹及其諸子函其首來獻十二月庚子撒离喝克金州上至自興中府

十一年正月丁巳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撒离喝敗吳玠于饒峯關戊辰取洋州甲戌入興元府二月己亥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臣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八月甲申黃龍府置錢帛司戊子趙樽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樽及其壻劉文彥伏誅戊戌詔曰比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並從朝廷遷注十月丙申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十一月丙寅賑移懶路宗弼克和尙原十二月癸未賑曷懶路

十二年正月辛亥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子初改定制度詔中外丙寅如東京二月丁酉撒离喝敗宋吳玠軍于固鎮四月至自東京六月甲午以阿盧補為元帥右都監十月庚寅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

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己巳上崩于明德宮年六十一庚午諳班勃極烈即皇帝位于柩前三月庚辰上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統四年改號恭陵五年增上尊謚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號恭陵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末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金史卷三

金史卷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四

熙宗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諱亶，本諱合剌，太祖孫，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杲薨，太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諳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於太宗者再三，遂從之。四月庚午，詔曰：「爾爲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爲諳班勃極烈，其無自謂沖幼，狎于童戲，惟敬厥德。」諳班勃極烈，太宗嘗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議爲儲嗣，故以是命焉。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卽皇帝位。甲戌，詔中外。詔公私禁酒。癸酉，遣使告哀于齊、高麗、夏，及報卽位，仍詔齊自今稱臣勿稱子。二月乙巳，追尊太祖后唐括氏曰聖穆皇后，裴滿氏曰光懿皇后，追冊太祖妃僕散氏曰德妃，烏古論氏曰賢妃。辛酉，改葬太祖于和陵。三月己卯，齊、高麗使來弔祭。庚辰，諡大行皇帝曰文烈，廟號太宗。乙酉，葬太宗于和陵。甲午，以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戊戌，詔諭國使賜宴不舉樂。四月戊午，齊、高麗遣使賀卽位。丙寅，晉寧公端偕薨，遣使致祭及賻贈。是月，甘露降于熊岳縣。五月甲申，左副元帥宗輔薨。九月壬申，追尊皇考豐王爲景宣皇帝，廟號徽宗，皇妣蒲察氏爲惠昭皇后。戊寅，尊太祖后紇石烈氏、太宗后唐括氏皆爲太皇太后，詔中外。乙酉，改葬徽宗及惠昭后于興陵。十一月，以尚書令宋國王宗磐爲太師。乙亥，初頒曆。己卯，以元帥左監軍完顏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慶裔爲左丞，平陽尹蕭慶爲右丞。己丑，建天開殿于爻剌。十二月癸亥，始定齊、高麗、夏朝賀、賜宴、朝辭儀，以京西鹿囿賜農民。

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宮。齊、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頒曆于高麗。丁丑，太皇太后紇石烈氏崩。乙酉，萬壽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二月癸卯，上尊諡曰欽憲皇后，葬睿陵。三月壬午，以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並領三省事。丁酉，高麗遣使來弔。八月丙辰，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癸亥，詔齊國與本朝軍民訴訟相關者，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十月甲寅，以吳激爲高麗王生日使，蕭仲恭爲齊劉豫回謝并生日正旦使。

十五年正月癸亥朔，上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宮。齊、高麗、夏遣使來賀。初用大明曆。己卯，萬壽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六月庚戌，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七月辛巳，太保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翰薨。丙戌，夜京師地震。封皇叔宗雋、宗固，叔祖勗皆爲王。丁亥，扶兵與撻懶爲。十月乙卯，以元帥左監軍撻懶爲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宗雋爲右副元帥，封瀋王。知樞密院事兼侍中時立愛致仕。十一月丙午，廢齊國，降封劉豫爲蜀王，詔中外。置行臺尚書省于汴。十二月戊辰，劉豫上表謝封。癸未，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以勗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蜀王劉豫臨潢府。

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宮。高麗、夏遣使來賀。頒女直小字。封大司空昱爲王。甲辰，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開殿。己巳，詔罷來流水、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三月庚寅，以禁苑隙地分給百姓。戊申，以韓昉爲翰林學士。四月丁卯，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宮室，止從儉素。壬午，朝享于天元殿。立裴滿氏爲貴妃。五月己亥，詔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戊午，上至自天開殿。秋七月辛卯，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來朝。丁酉，按出滸河溢，壞廬舍，民多溺死。壬寅，左丞相希尹罷。八月甲寅朔，頒行官制。癸亥，回鶻遣使朝貢。己卯，以河南地與宋，以右司侍郎張通古等使江南。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爲北京。九月甲申朔，以爽爲會寧牧，封鄧王。乙未，詔百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戊戌，上朝明德宮。甲辰，以奕爲平章政事。己酉，省燕中西三京、平州東西等路州縣。辛亥，權行臺左丞相張孝純致仕。十月甲寅朔，以御前管勾契丹文字李德固爲參知政事。丙寅，封叔宗強爲紀王，宗敏邢王，太宗子斛魯補等十三人爲王。己巳，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辛未，定封國制。癸酉，以東京留守

宗雋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封陳王十一月丙辰以康宗以上畫像工畢奠獻于乾元殿十二月癸亥新宮成甲戌高麗遣使入貢丁丑立貴妃裴滿氏爲皇后

二年正月壬午朔高麗夏遣使來賀戊戌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以左丞相宗雋爲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興中尹完顏希尹復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二月乙未上如天開殿三月丙辰命百官詳定儀制四月甲戌百官朝參初用朝服己卯宋遣使謝河南地五月戊子太白晝見乙巳上至自天開殿六月己酉朔初御冠服辛亥吳十謀反伏誅己未上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爲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于萬機委政李林甫奸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上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爲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七月辛巳宋國王宗磐兗國王宗雋謀反伏誅丙戌以右副元帥宗弼爲都元帥進封越國王丁亥以誅宗磐等詔中外己丑以左副元帥撻懶爲行臺左丞相杜充爲行臺右丞相蕭寶耶律暉行臺平章政事甲午咸州詳穩沂王暈坐與宗磐謀反伏誅辛丑以太傅領三省事宗幹爲太師領三省如故進封梁宋國王八月辛亥行臺左丞相撻懶翼王鶻懶及活离胡土撻懶子斡帶烏達補謀反伏誅丁丑太白晝見九月戊寅朔降封太宗諸子大司空昱罷丙申初居新宮立太祖原廟于慶元宮壬寅宋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兼拘倫不遣以溫都思忠諸路廉問十月癸酉夏國使來告喪十二月豫國公昱薨

三年正月丁丑朔高麗夏遣使來賀癸巳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以都元帥宗弼領行臺尚書省事四月乙巳朔溫都思忠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以下二十一人皆罷之癸丑蜀國公完顏銀朮哥薨丁卯上如燕京五月丙子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己卯詔冊李仁孝爲夏國王命都元帥宗弼以兵自黎陽趨汴右監軍撒离合出河中趨陝西是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上次涼陘大旱使蕭彥讓田穀決西京囚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乙卯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丁卯詔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給俸祿之半職三品者仍給傔人八月辛巳詔撫諭陝西五路壬午初定公主郡縣主及駙馬官品九月壬寅朔宗弼來朝戊申上至燕京己酉親饗太祖廟庚申宗弼還軍中夏國遣使謝賻贈癸亥殺左丞相完顏希尹右丞相蕭慶及希尹子昭武大將軍把搭符寶郎漫帶戊辰夏國遣使謝封冊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癸亥以都點檢蕭仲恭爲尚書右丞前西京留守昂爲平章政事甲子行臺尚書右丞相杜充薨十二月乙亥都元帥宗弼上言宋將岳飛張俊韓世忠率衆渡江詔命擊之丁丑地震己亥以元帥左監軍阿離補爲左副元帥右監軍撒离合爲右副元帥

皇統元年正月辛丑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庚戌羣臣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初御袞冕癸丑謝太廟大赦改元丁巳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己未初定命婦封號夏國請置榷場許之己巳封平章政事昂爲漆水郡王二月戊寅詔諸致仕官職俱至三品者俸祿人力各給其半宗弼克廬州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戊午上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己未上宴羣臣于瑤池殿適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稱賀帝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四月丙子以濟南尹韓昉參知政事辛巳宗弼請伐江南從之五月己酉太師領三省事梁宋國王宗幹薨庚戌上親臨日官奏戌亥不宜哭泣上曰君臣之義骨肉之親豈可避之遂哭之慟命輟朝七日六月甲戌詔都元帥宗弼與宰執同入奏事庚寅行臺平章政事耶律暉致仕壬辰有司請舉樂上以宗幹新喪不允甲午紀王宗強薨上親臨輟朝如宗幹喪七月癸卯以景宣皇帝

忌辰，命尚食徹肉。丙午，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如故。己酉，宗弼還軍中。辛亥，參知政事耶律讜罷。九月戊申，上至自燕京，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宮。詔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疋、絮三斤。是秋，都元帥宗弼伐宋，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為界。十一月己酉，高麗國賀受尊號。稽古殿火。十二月癸巳，夏國賀受尊號。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俸，詔賙濟之。左丞勗進先朝實錄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二年正月乙未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己亥，上獵于來流河。乙巳，命伐高麗。丁未，上至自來流河。辛亥，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子，衍聖公孔璠薨，子拯襲。二月丁卯，上如天開殿。甲戌，賑熙河路。戊子，皇子濟安生。辛卯，宋使曹勛來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疋，畫淮為界，世世子孫永守誓言。改封蜀王劉豫為曹王。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三月辛丑，還自天開殿。大雪。丙午，以宗弼為太傅。丙辰，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冊冊宋康王為帝。歸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喪于江南。戊午，立子濟安為皇太子。丙寅，以臣宋告中外。庚午，五雲樓、重明等殿成。五月癸巳朔，不視朝。上自去年荒于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乙卯，賜宋誓詔。辛酉，宴群臣於五雲樓，皆盡醉而罷。七月甲午，回鶻遣使來貢。北京廣寧府蝗。丁酉，賜宗弼金券。八月丁卯，詔歸朱弁、張邵、洪皓于宋。辛未，復太宗子胡盧為王。賑陝西。九月壬辰，詔給天水郡王子姪壻、天水郡公子俸給。十一月甲寅，平章政事溱水郡王昂薨，追封鄆王。十二月乙丑，高麗王遣使謝封冊。庚午，宋遣使謝歸三喪及母韋氏。壬申，上獵于核耶呆米路。癸未，還宮。甲申，皇太子濟安薨。

三年正月己丑朔，以皇太子喪，不御正殿，群臣詣便殿稱賀，宋、高麗、夏使詣皇極殿遙賀。乙巳，萬壽節，如正旦儀。三月辛卯，以尚書左丞勗為平章政事，殿前都點檢宗憲為尚書左丞。丁酉，太皇太后唐括氏崩。己酉，封子道濟為魏王。五月丁巳朔，京兆進瑞麥。癸亥，上致祭太皇太后。甲申，初立太廟、社稷。六月己酉，初置驍騎軍。七月丙寅，上致祭太皇太后。庚辰，太原路進獬豸并瑞麥。八月辛卯，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郡公壻俸祿。丙申，老人星見。乙巳，謚太皇太后曰欽仁皇后。戊申，葬恭陵。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年正月癸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詔以去年宋幣賜始祖以下宗室。己未，以宋使王倫為平州轉運使，既受命，復辭，釋其反覆，誅之。乙丑，陝西進嘉禾十有二莖，莖皆七穗。己巳，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亥，上祭欽仁皇后，哭盡哀。二月癸未，上如東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丁酉，回鶻遣使來貢，以粘合韓奴報之。五月辛亥朔，次薰風殿。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七月庚午，建原廟于東京。八月癸未，殺魏王道濟。九月乙酉，上如東京。壬子，畋于沙河，射虎獲之。十月乙卯，遣使祭遼主陵。辛酉，詔薰風殿二十里內及巡幸所過五里內，並復一歲。癸酉，行臺左丞相張孝純薨。十一月壬辰，立借貸飢民酬賞格。甲辰，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死無人收葬者，官為斂藏之。陝西蒲解汝蔡等處因歲饑，流民典顧為奴婢者，官給絹贖為良，放還其鄉。十一月己酉，上獵于海島。十二月甲午，至東京。

五年正月丁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亥，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乙未，次濟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開殿。五月戊午，初用御製小字。壬申，以平章政事勗諫上為止酒，仍布告廷臣。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八月戊戌，發天開殿。九月庚申，至自東京。十月辛卯，增謚太祖。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壬辰，懷州進嘉禾。十二月戊申，增謚始祖以下十帝及太宗、徽宗。丁巳，赦。

六年正月辛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申，封太祖諸孫為王。乙亥，畋于謀勒。甲申，還京師。丁亥，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寅，以邊地賜夏國。壬辰，如春水。帝從禽，導騎誤入大澤中，帝馬陷，因步出，亦不罪導者。乙未，封假喝為王。二月丙寅，右丞相韓企先薨。三月壬申，以阿离補為行臺右丞相。四月庚子朔，上至自春水。以同判大宗正事宗固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戊午，行臺右丞相阿离補薨。五月壬申，高麗王楷薨。辛卯，以左宣徽使劉筈為行臺右丞相。六月乙巳，殺宇文虛中及高士談。乙丑，遣使弔祭高麗，并起復嗣王晛。九月戊辰朔，以許王破汴，睿宗平陝西，鄭王克遼及婁室銀朮可皆有大功，並為立碑。戊寅，

曹王劉豫薨。是歲，遣粘合韓奴招耶律大石，被害。

七年正月乙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巳，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未，以西京鹿囿爲民田。丁亥，太白經天。三月戊寅，高麗遣使謝弔祭起復。四月戊午，宴便殿，上醉酒，殺戶部尚書宗禮。六月丁酉，殺橫海軍節度使田瑴、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龔夷鑒等。七月己巳，太白經天，曲赦畿內。九月，太保、右丞相宗固薨。以都元帥宗弼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勗爲左丞相，兼侍中。都點檢宗賢爲右丞相，兼中書令。行臺右丞相劉筈、右丞蕭仲恭爲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尚書右丞。秘書監蕭肄爲參知政事。十月壬子，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奚寶薨。十一月癸酉，以工部侍郎僕散太彎爲御史大夫。乙亥，兵部尚書秉德進三角羊。己卯，詔減常膳羊豕五之二。癸未，以尚書左丞宗憲爲行臺平章政事，同判大宗正事亮爲尚書左丞。十二月戊午，參知政事韓昉罷。兵部尚書秉德爲參知政事。

八年正月庚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子，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壬子，以哥魯葛波古等爲橫賜高麗夏國使。甲寅，以大理卿宗安等爲高麗王親封冊使。乙卯，上如天開殿。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辛丑，遣參知政事秉德等廉察官吏。庚戌，至自天開殿。甲寅，遼史成。六月乙卯，平章政事蕭仲恭爲行臺左丞相，左丞亮爲平章政事，都點檢唐括辯爲尚書左丞。高麗王遣使謝封冊。七月乙亥，御史大夫僕散太彎罷，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魯帶爲御史大夫。戊寅，以尚書左丞唐括辯奉職不謹，杖之。八月戊戌，宗弼進太祖實錄，上焚香立受之。庚子，以尚書左丞相勗領行臺尚書省事，右丞相宗賢爲太保、尚書左丞相。丙午，以行臺左丞相蕭仲恭爲尚書右丞相。閏月庚申，宰臣以西林多鹿，請上獵。上恐害稼，不允。丙寅，太廟成。九月丙申，尚書左丞唐括辯罷，以左宣徽使稟爲尚書左丞。十月辛酉，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薨。十一月壬辰，太白經天。乙未，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辛丑，以尚書左丞相宗賢爲左副元帥，平章政事亮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參知政事秉德爲平章政事。庚戌，左副元帥宗賢復爲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十二月乙卯，以右丞相蕭仲恭爲太傅，領三省事。左丞相亮爲尚書右丞相。乙亥，以左丞相宗賢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

九年正月甲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戌，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宗賢罷，領行臺尚書省事勗爲太師，領三省事，同判大宗正事充爲尚書左丞相，右丞相亮兼都元帥。庚子，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寅，左丞相充薨。丙午，以右丞相亮爲左丞相，判大宗正事宗本爲尚書右丞相，左副元帥宗敏爲都元帥，南京留守宗賢爲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己酉，宗賢復爲太保，領三省事。二月甲寅，會寧牧唐括辯復爲尚書左丞，尚書左丞稟爲行臺平章政事。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辛丑，以司空宗本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左丞相亮爲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上寢，燒幃幔，帝趨別殿避之。丁丑，有龍鬬於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爲誹謗，上怒，殺鈞。是日，曲赦上京囚。庚寅，出太保領三省事亮領行臺尚書省事。戊申，武庫署令耶律八斤，妄稱上言宿直將軍蕭榮與胙王元爲黨，誅之。六月己未，以都元帥宗敏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左丞相宗賢兼都元帥。八月庚申，以劉筈爲司空、行臺右丞相如故。宰臣議徙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從之。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后，后以白上。上怒議者，杖平章政事秉德，殺左司郎中三合。九月丙申，以領行臺尚書省事亮復爲平章政事。戊戌，以右丞相宗本爲太保，領三省事，左副元帥宗敏領行臺尚書省事。平章政事秉德爲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司空劉筈爲平章政事。庚子，以御史大夫宗甫爲參知政事。十月乙丑，殺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弟安武軍節度使查剌、左衛將軍特思。大赦。癸酉，以翰林學士京爲御史大夫。十一月癸未，殺皇后裴滿氏，召胙王妃撒卯入宮。戊子，殺故鄧王子阿懶、達懶。癸巳，上獵于忽剌渾土溫，遣使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十二月己酉朔，上至自獵所。丙辰，殺妃裴滿氏於寢殿。而平章政事亮因羣臣震恐，與所親駙馬唐括

辯、乘殿小底大興國、護衛十人長忽土、阿里出虎等謀為亂、丁巳、以忽土阿里出虎當內直、命省令史李老僧語興國、夜二鼓、興國竊符鑰開宮門、召辯等、亮懷刀與其妹夫特廝隨辯入、宮門守者以辯駙馬、不疑內之、及殿門、衛士覺、抽刃劫之、莫敢動、忽土阿里出虎至帝前、帝求榻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為興國易置其處、忽土阿里出虎遂進弒帝、亮復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帝崩、時年三十一、左丞相秉德等遂奉亮坐、羅拜呼萬歲、立以為帝、降帝為東昏王、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諡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別立廟、十九年、升祔于太廟、增諡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廟號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狹小、改葬于峨眉谷、仍號思陵、詔中外、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雍容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禍、非一朝一夕故也、

金史卷四

金史卷四考證

熙宗紀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廢齊國降封劉豫為蜀王〇臣宋楫按、宋元通鑑、岳飛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謀兀朮、兀朮得書、白金主、遂廢之、

天眷元年四月立裴滿氏為貴妃〇松漠紀聞、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三年十二月乙亥都元帥宗弼上言宋將岳飛遣使韓世忠率衆渡江詔令擊之〇臣浩按、續通鑑本末繫紹興十一年、命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趨兵江州、無有韓世忠率衆渡江之文、金史遺楊沂中而舉韓世忠、是必有誤、

金史卷四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五

海陵

廢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諱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天眷三年，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上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以爲行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皇統四年，加龍虎衛上將軍，爲中京留守，遷光祿大夫。爲人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亮意以爲宗幹太祖長子，而己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中京，專務立威，以厭伏小人，猛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每與論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勸海陵舉大事，語在裕傳。七年五月，召爲同判大宗正事，加特進。十一月，拜尚書右丞，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蕭裕爲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對，語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因嗚咽流涕，熙宗以爲忠。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九年正月，兼都元帥。熙宗使小底大興國賜亮生日，悼后亦附賜禮物，熙宗不悅，杖興國百，追其賜物，海陵由此不自安。三月，拜太保、領三省事，益邀求人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歡心。四月，學士張鈞草詔忤旨死，熙宗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對曰：「太保實然。」熙宗不悅，遂出爲領行臺尚書省事。過中京，與蕭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召還。海陵莫測所以召還之意，大恐。既至，復爲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熙宗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辯乃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以此謀告海陵。他日，海陵與辯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公餘每竊竊聚語，竊疑之。」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詰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且恐特思因阿楞兵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熙宗之弟止有常勝、查剌，海陵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楞、達楞。熙宗使特思鞫之，無狀。海陵曰：「特思鞫不以實。」遂俱殺之。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嘗受宗幹厚恩，徒單阿里出虎與海陵姻家，大興國給事寢殿，時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以爲常，興國嘗以李老僧屬海陵，得爲尚書省令史，故使老僧結興國爲內應，而興國亦以被杖怨熙宗，遂與亮約。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內直，是夜，興國取符鑰啓門，納海陵、秉德、辯、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入至寢殿，遂弒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稱萬歲。詐以熙宗欲議立后，召大臣，遂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是日，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辯爲右丞相兼中書令，烏帶爲平章政事，忽土爲左副點檢，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貞爲左衛將軍，興國爲廣寧尹。於是自太師領三省事勗以下二十人進爵增職各有差。己未，大赦，改皇統九年爲天德元年。參知政事蕭肄除名。鎮南統軍宇極爲尚書左丞。賜左丞相秉德、右丞相辯、平章政事烏帶、廣寧尹興國、點檢忽土、阿里出虎、左衛將軍貞、尚書省令史老僧、辯父刑部尚書阿里等錢絹馬牛羊有差。甲子，奉太祖廟，召秉德、辯、烏帶、忽土、阿里出虎、興國六人賜誓券。丙寅，以燕京路都轉運使劉麟爲參知政事。癸酉，太傅、領三省事蕭仲恭、尚書右丞襄罷，以行臺尚書左丞溫都思忠爲右丞。乙亥，追諡皇考太師遼王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名其故居曰興聖宮。宋、高麗、夏賀正旦使中道遣還。

二年正月辛巳，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蕭裕爲祕書監。癸巳，尊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皇太后，名徒單氏宮曰永壽，大氏宮曰永寧。乙巳，以勵官守、務農時、慎刑罰、揚側陋、恤窮民、節財用、審才實七事詔中外。遣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等以廢立事報諭宋、高麗、夏國。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帥秉德領行臺尚書省事。二月戊申朔，封子元壽爲崇王。庚戌，降前帝爲東昏王，給天水郡公孫女二人月俸。甲子，以兵部尚書完顏元宜等充賀宋生日使。戊辰，羣臣上尊號曰法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詔中外。永壽、永寧兩太后父祖贈官有差。以右丞相唐括辯爲左丞相，平章政事烏帶爲右丞相。三月丙戌，宋、高麗遣使賀即位。以弟兗爲司徒兼都元帥。詔以天水郡王玉帶歸宋。四月戊午，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殺領行

臺尚書省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周宋國
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辛酉以尚書省譯史蕭玉爲禮部尚
書秘書監蕭裕爲尚書左丞司徒兗領三省事封王都元帥如故右丞相烏帶
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平章政事劉筈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左丞宗義右
丞溫都思忠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劉麟爲尚書右丞殿前左副點檢僕散忽
土爲殿前都點檢五月戊子以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右副元帥大臭爲行臺尚
書右丞相元帥如故壬辰以左副元帥撒离喝爲行臺尚書左丞相元帥如故
同判大宗正事宗安爲御史大夫六月丙午朔高麗遣使賀即位甲子太廟初
設四神門及四隅罘罳七月己丑司空左丞相兼侍中烏帶罷以平章政事溫
都思忠爲左丞相尚書左丞蕭裕爲平章政事右丞劉麟爲左丞侍衛親軍步
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右丞參知政事張浩丁憂起復如故戊戌夏國遣使
賀即位及受尊號八月戊申以司徒兗爲太尉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以禮部
尚書蕭裕爲參知政事九月甲午立惠妃徒單氏爲皇后十月癸卯太師領三
省事勗致仕辛未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偎喝使使殺行臺左丞相左
副元帥撒离喝于汴并殺平章政事宗義衛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
皆夷其族以魏王斡帶之孫活里甲好脩飾亦族之十一月癸未尚書左丞相
劉筈罷以會寧牧徒單恭爲平章政事尚書左丞劉麟右丞完顏思恭罷以參
知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乙酉以行臺尚書左丞張通古爲尚書左丞丙戌白
虹貫日丁亥以太后旨稱令旨戊子以十二事戒約官吏乙丑命庶官許求次
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十二月癸卯朔詔去羣臣所上尊號丙午初定襲封衍
聖公俸格命外官去所屬百里外者不許參謁百里內者往還不得過三日癸
丑立太祖射碑于訖石烈部中上及皇后致奠于碑下甲寅野人來獻異香如
之乙卯有司奏慶雲見上曰朕何德以當此自今瑞應毋得上聞若有災異當
以諭朕使自警焉己未罷行臺尚書省改都元帥府爲樞密院詔改定繼絕法
以右副元帥大臭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張中孚爲參
知政事都元帥兗爲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元帥左監軍昂爲樞密副使

刑部尚書趙資福爲御史大夫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亥參知政事蕭玉丁憂起復如故癸
未立春觀擊土牛丁亥初造燈山于宮中戊子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午
初置國子監詔御史大夫趙資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聞有所彈劾朕甚不取
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當舉劾無憚權貴乙未上出獵宰相以下辭於近郊上
駐馬戒之曰朕不惜高爵厚祿以任汝等比聞事多留滯豈汝等苟圖自安不
以民事自念耶自今朕將察其勤惰以爲賞罰其各勉之丁酉白虹貫日二月
丁巳還宮三月庚寅以翰林學士劉長言等爲宋生日使壬辰詔廣燕城建宮
室己亥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物大是珍異朕試觀之即出諸錦
囊中乃田家穫稻圖后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爲獻
朕甚嘉之四月丙午詔遷都燕京辛酉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
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
之何用卜爲丙寅罷歲貢鷹隼沂州男子吳真犯法當死有司以其母老疾無
侍爲請命官與養濟著爲令閏月辛未朔命尚書右丞張浩調選燕京仍諭浩
無私徇丙子命大官常膳惟進魚肉舊貢鵝鴨等悉罷之丁丑罷皇統間苑中
所養禽獸歸德軍節度使阿魯補以撤官舍材木構私第賜死戊戌詔朝官稱
疾不治事者尚書省令監察御史與太醫同診視無實者坐之五月壬子以戒
敕宰相以下官詔中外戊辰宰臣請益嬪御以廣嗣續上命徒單貞諭宰臣前
所誅黨人諸婦人中多朕中表親欲納之宮中平章政事蕭裕不可上不從遂
納宗本子莎魯剌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妻宮中六月丙子殺
太府監完顏馮六宋遣使祈請山陵不許九月庚戌賜燕京役夫帛人一匹以
東京路兵馬都總管府判官蕭子敬爲高麗生日使修起居注蕭彭哥爲夏國
生日使十月己巳殺蘭子山猛安蕭拱以右副點檢不术魯阿海等爲宋正旦
使十一月癸亥詔罷世襲萬戶官前後賜姓人各復本姓十二月戊辰杖壽寧
縣主什古癸酉獵于近郊乙酉還宮是歲子崇王元壽薨
四年正月丁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羣臣請立皇太子從之戊戌初定東宮

官屬立補謚實錄癸卯太白經天壬子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亥朝謁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甲子還宮二月丁卯立子光英爲皇太子庚午詔中外甲戌如燕京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上曰仲宣之姪迪輦阿不近以誹謗誅故敢妄想命殺告者迪輦阿不者蕭拱也戊子次泰州三月丙申朔以刑部尚書田秀穎等爲宋生日使四月丙寅朔有司請今歲河南北選人並赴中京銓注從之壬辰上自泰州如涼陘五月丁酉獵于立列只山甲寅賜獵士人一羊乙卯次臨潢府丁巳太白經天六月甲子朔駐綿山戊寅權楚底部猛安那野伏誅七月癸卯命崇義軍節度使烏帶之妻唐括定哥殺其夫而納之八月癸亥朔獵于途你山甲戌以侍御史保魯鞫事不實杖之丙子次于鐸瓦九月甲午次中京丙午尚書右丞相大㚖罷殺太府少監劉景以都水使者完顏麻潑爲高麗生日使吏部郎中蕭中立爲夏國生日使十月壬戌朔使使奉遷太廟神主御史大夫趙資福罷甲申以太子詹事張用直等爲賀宋正旦使殺太祖長公主兀魯杖罷其夫平章政事徒單恭封其侍婢忽撻爲國夫人恭之兄定哥初尚兀魯定哥死恭強納焉而不相能又與侍婢忽撻不協忽撻得幸于后遂譖于上故見殺而并罷恭十一月戊戌以咸平尹李德固爲平章政事辛丑買珠于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戊申以前平章政事徒單恭爲司徒十二月甲子斬妄人敲僊于中京市辛未以汴京路都轉運使左瀛等爲賀宋正旦使庚寅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充薨

貞元元年正月辛卯朔上不視朝詔有司受宋高麗夏回紇貢獻丙午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以中京留守高楨爲御史大夫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備法駕甲寅親選良家子百三十餘人充後宮乙卯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丙辰以司徒徒單恭爲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爲左丞蕭玉爲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司空左宣徽使劉萼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昂爲樞密使工部尚書僕散師恭爲樞密副使四月辛酉以右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等爲宋賀生日使辛未特封唐括定哥爲貴妃戊寅皇太后大氏崩五月辛卯殺弟西京留守蒲家西京兵馬完顏謀盧瓦繕修官園福奴通進孛迭坐與蒲家善并殺之乙卯以京城隙地賜朝官及衛士六月乙丑以安國軍節度使耶律恕爲參知政事七月戊子朔元賜朝官京城隙地徵錢有差八月壬戌司空李德固薨禁中都路捕射麞兔戊寅賜營建宮室工匠及役夫帛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諜里虎爲夏國生日使吏部郎中窊合山爲高麗生日使十月丁巳獵于良鄉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初海陵嘗過此祠持杯珓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戊午還宮壬戌有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俟冬享及袷祭從之丙子命內外官聞大功以上喪止給當日假若父母喪聽給假三日著爲令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獻嘉禾詔自今不得復進己丑瑤池殿成丙申以戶部尚書蔡松年等爲賀宋正旦使戊戌左丞相耨盌溫都思忠致仕庚戌以樞密使昂爲左丞相樞密副使僕散恩恭爲樞密使十二月太白經天戊午特賜貴妃唐括定哥家奴孫梅進士及第壬戌以簽書樞密院事南撒爲樞密副使辛未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妃阿懶爲昭妃丙子貴妃唐括定哥坐與舊奴姦賜死閏月乙酉朔殺護衛特謨葛癸巳定社稷制度太白經天癸卯以太保領三省事徒單恭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命西京路統軍撻懶西北路招討蕭懷忠臨潢府總管馬和尚烏古迪烈司招討斜野等北巡

二年正月甲寅朔上不豫不視朝賜宋高麗夏使就館燕庚申太白經天尚書右丞相蕭裕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遙設等謀反伏誅詔中外己巳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甲申朔以平章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甲午以尚書右丞蕭玉爲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統軍使張暉爲尚書右丞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爲樞密副使三月戊辰夏遣使賀遷都丙戌幸大興府及都轉運使司遣薦舍桃于衍慶宮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避正殿敕百官勿治事己未詔自今每月上七日不奏刑名尚食進饍不進

肉丁卯始置交鈔庫設使副員丁丑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伏誅復命其子朮斯剌衆傳梵其骨擲水中七月庚申初設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使副丙子參知政事耶律恕罷八月丙午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命杖之戊申以御史大夫高楨爲司空御史大夫如故九月己未常武殿擊鞠令百姓縱觀辛酉以吏部尙書蕭曄爲參知政事癸亥獵于近郊丁卯次順州太師領三省事徒單恭薨是夜還宮乙亥復獵于近郊十月庚辰朔殺廣寧尹韓王亨庚寅還宮庚子以左丞相致仕溫都思忠起爲太傅領三省事以刑部侍郎白彥恭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一月戊辰上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與爲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是月初置惠民局高麗遣使謝賜生日十二月乙酉以太傅溫都思忠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張通古爲司徒平章政事如故三年正月己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酉以判東京留守大㚖爲太傅領三省事甲子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壬午以左丞相昂爲太尉樞密使右丞相張浩爲左丞相兼侍中樞密使僕散思恭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尙書左丞張中孚罷右丞張暉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劉萼爲左丞參知政事蕭曄爲右丞吏部尙書蔡松年爲參知政事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爲賀宋生日使夏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癸丑南京大內火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丙寅如大房山營山陵六月丙戌登寶昌門觀角抵百姓縱觀乙未命右丞相僕散思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如上京奉遷山陵及迎永壽宮皇太后七月癸丑太白晝見辛酉如大房山杖提舉營造官吏部尙書耶律安禮等乙亥還宮八月壬午如大房山甲申啓土賜役夫人絹一疋是日還宮甲午遣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乙未增置教坊人數庚子杖左宣徽使敬嗣暉同知宣徽事烏居仁及尙食官九月戊申平章政事張暉迎祭梓宮于宗州乙卯上謂宰臣及左司官曰朝廷之事尤在愼密昨授張中孚趙慶襲官除書未到先已知之皆汝等泄之也敢復爾者殺無赦己未如大房山庚申還宮丙寅以殿前都點檢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丁卯上親迎梓宮及皇太后于沙流河命左右持杖二束跽太后前曰亮不孝久失溫凊願痛笞之太后掖起之曰凡民有子克家猶愛之況我有子如此叱持杖者退庚午獵親射麞以薦梓宮壬申至自沙流河十月丙子皇太后至中都居壽康宮戊寅權奉安太廟神主于延聖寺致奠梓宮于東郊舉哀己卯梓宮至中都以大安殿爲丕承殿安置壬午命省部諸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辛卯告于丕承殿乙未如蔥宮冊諡永寧皇太后曰慈憲皇后丁酉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寧戊戌還宮己亥以翰林學士承旨耶律歸一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甲寅詔內外大小職官覃遷一重貞元四年租稅並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替換者人賜絹三疋銀三兩羣臣稱賀丙辰燕百官於泰和殿丁卯奉安神主于太廟戊辰羣臣稱賀辛未獵于近郊十二月己丑還宮薦冰乙未上朝太后于壽康宮己亥太傅領三省事大㚖薨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及禁樂三日

正隆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酉羣臣奉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上自九月廢朝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于臥內庚戌始視朝戊午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觀角抵戲罷中書門下省以太師領三省事溫都思忠爲尙書令太尉樞密使昂爲太保右丞相僕散思恭爲太尉樞密使左丞劉萼右丞蕭曄罷參知政事蔡松年爲尙書右丞樞密副使蕭懷忠罷吏部尙書耶律安禮爲樞密副使平章政事蕭玉爲右丞相平章政事張暉罷不置平章政事官二月癸酉朔改元正隆大赦庚辰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疋綵五十段銀五百兩辛巳改定內外諸司印記乙未司徒張通古致仕庚子謁山陵辛丑還都三月壬寅朔始定職事官朝參等格仍罷兵衞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暉等爲賀宋生日使四月太尉樞密使僕散思恭以父憂起復如故五月辛亥修容安氏閣安御爲妖所憑舞譟宮中命殺之是月頒行正隆官制六月庚辰天水郡公趙桓薨丙戌以尙書右丞蔡松年爲左丞樞密副使耶律安禮爲右丞駙馬都尉烏古論當海爲樞密副使七月己酉命太

保邦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丁酉，還宮。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羣臣稱賀。甲辰，回鶻使使賀尤馬龍骨來貢。庚寅，杖右丞相蕭玉、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等。十一月己巳朔，以右司郎中梁銶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

二年正月戊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辰，太白晝見。癸未，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寅，以工部侍郎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所授官。二月辛丑，初定太廟時享牲牢禮儀。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誥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雖墳墓碑志並發而毁之。三月丙寅朔，高麗遣使賀受尊號。四月戊戌，追降景宣皇帝爲遼王。以簽書宣徽院事張皓爲橫賜高麗使，宿直將軍溫敦斡喝爲橫賜夏國使。六月乙未，參知政事納合椿年薨。以禮部尚書耶律守素等爲賀宋生日使。八月癸卯，始置登聞院。甲寅，罷上京留守司。九月乙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爲夏國生日使。戊子，罷護衛軍，置龍翔虎步軍。罷尚書省文資令史出爲外官。是秋，中都、山東、河東蝗。十月壬寅，命會寧府毁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丁未，禁買古器入他境。乙卯，初鑄銅錢。十二月辛未，以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高助不古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己亥，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紇石烈良弼爲參知政事。

三年正月壬戌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寅，子矧思阿不死，殺太醫副使謝友正及其乳母等。丁丑，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卯，杖右諫議大夫楊伯雄。二月壬辰朔，都城及京兆初置鐵監。甲午，遣使檢視諸路金銀銅鐵冶。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候之不見，命自今遇日食面奏，不須頒告。辛巳，以兵部尚書蕭恭等爲賀宋生日使。四月丙辰，樞密副使烏古論當海罷，以北京留守張暉爲樞密副使。六月壬辰，蝗入京師。七月庚申，封子廣陽爲滕王。甲申，以右丞相蕭玉爲司徒，尚書左丞蔡松年爲右丞相，右丞耶律安禮爲左丞，參知政事紇石烈良弼爲右丞，左宣徽使敬嗣暉、戶部尚書李通爲參知政事。九月己未，太白經天。甲子，滕王廣陽薨。庚午，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爲夏國生日使。丁丑，以教坊提點高存福爲高麗生日使。辛巳，遷中都屯軍一猛安於南京，遣吏部尚書李惇等分地安置。十月戊戌，詔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檢院投狀，院類奏覽訖，付御史臺理問。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爲賀宋正旦使。癸亥，詔有司勸政安民。癸未，尚書左丞耶律安禮罷。參知政事李通以憂制起復如故。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十二月乙卯，以樞密副使張暉爲尚書左丞，歸德尹致仕高召和式起爲樞密副使。

四年正月丙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上朝太后于壽康宮。丁巳，御史大夫高楨薨。庚申，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辛酉，罷鳳翔、唐、鄧、穎、蔡、鞏、洮、膠西諸榷場，置揚、泗州。辛未，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己丑，以左宣徽使許霖爲御史大夫。丁未，修中都城，造戰船于通州。詔諭宰臣以伐宋事，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單亦不許留侍。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四月辛丑，命增山東路泉水、畢括兩營兵士廩給。庚戌，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中都。時方建宮室于南京，又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辛亥，尚書左丞張暉、御史大夫許霖罷。以大興尹徒單貞爲樞密副使。以秘書監王可道等爲賀宋生日使。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疋，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己卯，尚書右丞相蔡松年薨。九月，以翰林待制完顏達紀爲高麗生日使，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爲夏國生日使。十月乙亥，獵于近郊，觀造船于通州。賜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樞密副使徒單貞佩刀入宮。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讀學士施宜生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乙卯，宋遣使告母韋氏哀。甲子，太白晝見。乙丑，以左副點檢大懷忠等爲宋弔祭使。乙亥，太醫使祁宰上疏諫伐宋，殺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未，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壬子，宋遣使獻母后遺留物。丁卯，太白晝見。辛未，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軍大

鳳閣舍人多歷死甲戌遣引進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凌遲處死或鋸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戶謀克等使有獲者並處死總管府官亦決罰三月辛巳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事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窊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庚子以司徒判大宗正事蕭玉爲御史大夫司徒如故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爲左丞橫海軍節度使致仕劉長言起爲右丞四月庚戌昭妃蒲察阿里忽有罪賜死甲寅宿州防禦使耶律翼使宋失體杖二百除名甲戌太白晝見六月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七月辛巳詔東海縣徐元張旺詿誤者並釋之壬午以張弘信緩命討賊稱疾逗遛萊州與妓樂飲燕杖之二百癸卯遣使簽諸路漢軍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辛亥命榷貨務并印造鈔引庫起赴南京己巳樞密副使徒單貞罷以太子少保徒單永年爲樞密副使辛未詔山陵兆田闌獲者酬其實耗以衣賜之九月己卯還宮十月庚午遣護衞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十一月乙酉以濟南尹僕散烏者等爲賀宋正旦使尚書右丞劉長言罷命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都副指揮使驍騎點檢司步軍都指揮使隸宣徽院十二月癸丑禁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鷹隼者戊辰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非六年正月甲戌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丑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衞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壬午上將如南京以司徒御史大夫蕭玉爲大興尹司徒如故樞密副使徒單永年罷以都點檢紇石烈志寧爲樞密副使己丑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丑命參知政事李通諭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況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庚子詔自中都至河南府所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辛丑殺蒲察阿虎迭女叉察叉察慶宜公主出妨輸宮中上屢欲納之太后不可至是以罪殺之二月乙巳杖衞王襄之妃及左宣徽使許霖甲寅以參知政事李通爲尚書右丞己未禁扈從縱獵擾民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癸亥發中都丙寅次安肅州三月己卯改河南北邙山爲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丁亥將至獲嘉有男子上書言事斬之所言莫得聞癸巳次河南府因出獵幸汝州溫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爲空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詔內地諸猛安赴山後牧馬俟秋並發第兗之妻烏延氏有罪賜死烏延氏之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亦以罪誅四月丁未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正府勸農司太府少府皆從行吏戶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等爲賀宋生日使戊申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詔有司移問宋人蔡潁壽諸州對境創置堡戍者庚戌發河南府契丹不補自山龍下伏道左自陳破東海賊有功爲李惟忠所抑立命斬之丁卯次溫湯詔扈從毋輒過汝水上獵奔鹿突之墮馬嘔血數日遣使徵諸道兵五月庚辰太師尚書令耨盌溫都思忠薨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禿剌等討之六月癸卯命樞密使僕散忠恭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討契丹諸部上自汝州如南京壬戌次南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是夜大風壞承天門鴟尾癸亥上備法駕入于南京七月丁亥以左丞相張浩爲太傅尚書令司徒大興尹蕭玉爲尚書左丞相吏部尚書白彥恭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紇石烈志寧爲開封尹安武軍節度使徒單貞爲御史大夫己丑賜從駕從行從軍及千戶謀克錢帛大括天下騾馬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八月壬寅單州賊杜奎據城叛遣都點檢耶律湛右驍騎副都指揮使大磐討之以樞密副使白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開封尹紇石烈志寧副之中都留守完顏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的副之討契丹癸丑以諫伐宋弑皇太后徒單氏于寧德宮仍命即宮中焚之棄其骨水中幷殺其侍婢等十餘人癸亥殺右將軍蕭禿剌護衞十人長斡盧保族樞密使僕散師恭北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杖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以太常博士張崇

爲高麗生日使蕭誼忠爲夏國生日使甲子封所幸太后侍婢高福娘爲鄖國
夫人九月庚午朔以太保判大宗正事昂爲樞密使太保如故戊子殺前壽州
刺史毛貝虎庚寅大名府賊王九據城叛衆至數萬所至盜賊蜂起大者連城
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上又惡聞盜賊事言者
輒罪之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自壽春以太保樞密使昂爲左領軍大
都督尚書右丞李通副之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
烏延蒲盧渾副之御史大夫徒單貞爲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徒單永年爲右
監軍左宣徽使許霖爲左都監河南尹蒲察斡論爲右都監皆從工部尚書蘇
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太原尹劉蕚
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濟南尹僕散烏者副之進自蔡州河中尹徒單合
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平陽尹張中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駐軍以俟
後命武勝武平武捷三軍爲前鋒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甲午上發南京
詔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
事丙申太白晝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于道曷蘇館猛安福壽東京謀克
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衆至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
東京立新天子矣十月乙巳陰迷失道二鼓始達營所丙午慶雲見東京留守
曹國公烏祿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海陵過惡弒皇太后徒單氏殺太
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京宮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
孫等數十事丁未大軍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以爲武王白魚之兆漢南道劉
蕚取通化軍蔣州信陽軍徒單貞敗宋將王權于盱眙進取揚州前鋒軍至段
寨宋戍兵皆遁去敗宋兵于蔚子橋敗宋兵于巢縣斬二百級至和州王權夜
以兵千餘來襲射卻之翼日雨宋人夜焚其積聚遁去詰旦追之宋人逆戰猛
安韓棠軍卻遂失利溫都奧剌奔北武捷軍副總管阿散率猛安謀克力戰卻
之王權退保南岸癸亥上次和州阿散等進階賞賚有差西蜀道徒單合喜駐
散關宋人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克之浙東道蘇保衡與宋人戰于海道敗績
副統制鄭家死之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聞赦入白東京即位改元

事上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之即預志改
元事也以勸農使完顏元宜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刑部尚書郭安國副之上
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遂進兵揚州甲午
會舟師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帝
遇弒崩年四十海陵在位十餘年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卻尚食進鵝以示儉及
游獵頃次不時需索一鶉一鵝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鶉者或以
敝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
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
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顯責大臣使進直言使張仲軻輩爲諫官而祁宰竟以
直諫死比昵羣小官賞無度左右有幸寵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常置
黃金裀褥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而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問有罪至營南京
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
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其南征
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煮死人膏以爲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
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於敗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館大定二年降封
爲海陵郡王謚曰煬二月世宗使小底婁室與南京官遷其柩於寧德宮四月
葬于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既祔廟有司奏曰煬王之罪未
正準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誅倫廢爲庶人煬帝罪惡過於倫不當
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塋域乃詔降爲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弒其君欲伐國則弒其母欲奪
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
妹盡入嬪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
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金史卷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六

世宗上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于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每出獵耆老皆隨而觀之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為兵部尚書天德初判會寧牧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俄改燕京未幾為濟南尹貞元初為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封趙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六年五月居貞懿皇后喪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室及黃龍見寢室上又晝夜有大星流入留守第中是歲東梁水漲溢暴至城下水與城等決女牆石罅中流入城湍激如涌城中人惶駭上親登城舉酒酹之水退海陵南伐天下騷動是時籍契丹部人丁壯為兵部人不願行以告使者使者懼令長海陵不以告部人遂反至是咸平府謀克括里攻陷韓州據咸平將犯東京八月起復東京留守婆速路兵四百來會討括里復得城中子弟願為兵者數百人帝舅與中少尹李石以病免家居遼陽戊午發東京以石主留務賊覘者聞擊鼓聲震天見旌旗蔽野傳言國公兵十萬且至賊衆至瀋州遁去會烏延查剌等敗賊兵還至常安縣海陵使婆速路總管完顏謀衍來討賊以兵屬之九月至東京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使存福伺起居適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十存福宣言留守何為造甲密使人以白海陵遂與推官李彥隆託為擊毬謀不利存福家人以其謀來告平定知軍李蒲速越亦言其事海陵嘗聞上有疾即使近習來觀動靜至是又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上知之心常隱憂及討括里還至清河遇故吏六斤乘傳自南來具言海陵殺其母殺兄子檀奴阿里白及樞密使僕散忽土等又曰且遣人來害宗室兄弟矣上聞之益懼及聞存福圖己事且有迹李石勸上早圖之於是以議備賊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彥隆先到存福累召始來並於座上執之是月復有雲來自西黃龍見雲中

十月辛丑南征萬戶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自山東率所領兵二萬完顏謀衍自長安率兵五千皆來附謀衍即以臣禮上謁乙巳諸軍入城共擊殺存福等是夜諸軍被甲環衛皇城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進固讓良久於是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即皇帝位以完顏謀衍為右副元帥高忠建元帥左監軍完顏福壽右監軍盧萬家奴顯德軍節度使丁未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海陵罪惡數十事己酉賞將士賜官賞各有差仍給復二年會寧胡里改速頻等路南伐諸軍會尚書省奏請以從軍來者補諸局司承應人及官吏闕員上曰舊人南征者即還何以處之必不可闕者量用新人可也辛亥以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為參知政事中都留守西北面行營都統完顏穀英將兵三萬駐歸化以為左副元帥丁巳出內府金銀器物賜軍吏民出財物佐官用者甚衆壬戌以前臨潢尹晏為左丞相癸亥詔諭南京太傅尚書令張浩甲子興平軍節度使張玄素上謁尚書省奏正隆軍興之餘進錢粟者宜量授以官從之詔遣移剌札八招契丹諸部為亂者以前肇州防禦使神土懣為元帥右都監十一月己巳朔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帥辛未以戶部尚書李石為參知政事己卯詔撫民間馬充軍用事畢還主死者給價阿瑣璋殺同知中都留守事沙离只阿瑣自稱中都留守璋自稱同知留守事使僕家奴等來上表賀辛巳以如中都期日詔羣臣壬午詔中都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無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圍禁嚴出入而已以尚書右司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為詔諭高麗使癸未遣權元帥左都監吾札忽右都監神土懣廣寧尹僕散渾坦討契丹諸部甲申追尊皇考豳王為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羣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帝乙酉追復東昏王帝號謚武靈廟號閔宗詔中外封子實魯剌為許王胡土瓦為楚王戊子詣謁太祖廟及貞懿皇后園陵己丑如中都次小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壬辰次梁魚務樞密副使北面行營副統白彥敬南京留守北面行營副統紇石烈志寧以所統軍數來上安武軍節度使爽來歸乙未完顏元宜等弒海陵於揚州丙

申，次義州。丁酉，宋人破陝州，防禦使折可直降，同知防禦使事李柔立死之。十二月乙卯，次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顏毅英來朝。丙辰，次通州，延安尹唐括德溫來朝。丁巳，至中都。戊午，謁太祖廟。己未，御貞元殿，受羣臣朝。庚申，以元帥左監軍高忠建等爲報諭宋國使。壬戌，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上覽之再三，詔內外大小職官陳便宜。丙寅，詔左副元帥完顏毅英規措兩邊及陝西等路事。

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伐鼓用幣。上徹樂減膳，不視朝。庚午，上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以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翟永固爲尚書左丞，濟南尹僕散忠義爲右丞。都統斜哥、副統完顏布輝坐擅易置中都官吏，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罷之。辛未，御大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婦賜賚有差。壬申，勑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皆舉劾之。甲戌，除迎賽神佛禁令。乙亥，如大房山。丙子，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諫曰：「邊事未寧，不宜游幸。」戊寅，還宮，因諭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辛巳，以兵部尚書可喜等謀反伏誅，詔中外。是日，賜扈從猛安謀克甲士下至阿里喜有差。遣左副點檢蒲察阿孛罕等賞賚河南將士。以前勸農使移剌元宜爲御史大夫。詔前工部尚書蘇保衡、太子少保高思廉振賜山東百姓粟帛，無妻者具姓名以聞。庚寅，行納粟補官法。遣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師討窩斡。壬辰，上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數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朕豈有倦怠。」癸巳，太白晝見。甲午，上謂宰執曰：「卿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數奏，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而已。」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二萬入屯京師。丙申，以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兵部尚書阿隣督北邊將士。二月己亥，前翰林待制大穎以言盜賊忤海陵，杖而除名，起爲祕書丞。補闕馬欽以諂事海陵得幸，除名。庚子，詔前戶部尚書梁球、戶部郎中耶律道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盜賊，或避賊及避徭役在他所者，並令歸業，及時農種，無問罪名輕重，並與原免。壬寅，太傅尚書令張浩來見。癸卯，以上初即位，遣遼陽主簿石抹移迭、東京麴院都監移剌葛補招契丹叛人，爲白彥敬、紇石烈志寧所害，並贈鎮國上將軍，令其家各食五品俸，仍收錄其子。甲辰，以張浩爲太師，尚書令如故。御史大夫移剌元宜爲平章政事。辛亥，定世襲猛安謀克遷授格。壬子，以太保、左領軍大都督奔睹爲都元帥，太保如故。癸丑，詔降蕭玉、敬嗣暉、許霖等官，放歸田里。甲寅，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丙辰，嵩州刺史石抹兀突剌等敗宋兵於壽安縣。丁巳，鄭州防禦使蒲察世傑取陝州。甲子，詔都元帥奔睹開府山東，經略邊事。澤州刺史特末哥及其妻高福娘伏誅。閏月甲戌，上謂宰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甚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勿有所隱，朕固樂聞之。」戊子，上謂宰臣曰：「臣民上書者多，敕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庚寅，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泰州路規措邊事。辛卯，太和厚德殿火。乙未，尚書兵部侍郎溫敦兀突剌等與窩斡戰，敗于勝州。三月癸亥，參知政事獨吉義罷。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敗宋將吳璘于德順州。甲辰，追削李通官職。乙巳，免南京正隆丁夫貸役錢。辛亥，以廉平誡諭中外官吏。癸亥，詔河南、陝西、山東昨因捕賊，良民被虜爲賊者，釐正之。四月己巳，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等敗窩斡于長濼。辛未，降廢帝亮爲海陵郡王。乙亥，詔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夏國遣使來賀即位，及進方物，及賀萬春節。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復敗窩斡於霿鬆河。辛巳，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上察其食不精，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己丑，以左丞相晏爲太尉。壬辰，詔征契丹部將士曰：「應契丹與大軍未戰而降者，不得役使，仍安撫之。從招誘來降者，除奴婢，以已虜爲定，其親屬使各還其家，仍官爲贖之。」五月丁酉朔，以曷速館節度使白彥敬爲御史大夫。戊戌，遣元帥左監軍高忠建會北征將帥討契丹。己亥，以臨海軍節度使紇石烈志寧爲元帥右監軍。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元帥右監軍完顏福壽坐逗遛，召還京師，皆罷之。壬寅，立楚王允迪爲皇太子，詔中外。丁巳，押軍萬戶裴滿按剌、猛安移剌沙里剌敗宋兵于華州。六月戊辰，命御史大夫白彥敬西北路市馬。

庚午，以尚書右丞僕散忠義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詔出內府金銀給征契丹軍用。戊寅，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姦細，捕獲者加官賞。己卯，詔守禦古北口及石門關。庚辰，宋遣使賀即位。壬午，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戰于花道。戊子，以南京留守紇石烈良弼為尚書右丞、右副元帥。庚寅，僕散忠義大敗窩斡于裊嶺西陷泉，獲其弟裊。壬辰，以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為元帥右都監。七月丁酉，復取原州。丙午，宋主傳位于子昚。甲寅，詔諭契丹。丁巳，速頻軍士朮里古等誣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上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訊之果誣也。朮里古伏誅。庚申，太尉、尚書左丞相晏致仕。壬戌，詔發濟州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都統府、陝西都統璋敗宋將吳璘于張義堡。八月乙丑朔，奚抹白謀克徐列等降。左監軍高忠建破奚于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者，攻破之，盡殺其男子，以其婦女童孺分給諸軍。丁卯，永興縣進嘉禾。壬申，萬戶溫迪罕阿魯帶與奚戰于古北口，敗焉。詔同判大宗正事完顏謀衍等禦之。癸酉，上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夏國遣使賀尊號。丁丑，免齊國妃、韓王亨、樞密忽土、留守曠等家親屬在宮籍者。詔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與大軍會討窩斡。乙酉，詔左諫議大夫石琚、監察御史馮仲尹廉察河北東路。丁亥，詔御史臺曰：卿等所劾惟諸局行移稽緩及緩於赴局者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契丹老和尚降。辛卯，罷諸關征稅。九月甲午朔，完顏謀衍擒奚猛安合住。元帥右都監徒單合喜大敗宋將吳璘于德順州。乙未，詔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以便宜招撫奚契丹之叛者。庚子，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獲契丹窩斡，餘衆悉平。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為夏國生日使。壬寅，獵于近郊。乙巳，以移剌窩斡平，詔中外。庚戌，改葬睿宗皇帝。壬子，以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為右副元帥。戊午，詔思敬經略南邊。辛酉，奉遷睿宗皇帝梓宮于磐寧宮。癸亥，元帥右監軍徒單合喜等敗宋兵于德順州，河南統軍使宗尹復取汝州。十月丁卯，以左副元帥完顏穀英為平章政事。戊辰，如山陵，謁睿宗皇帝梓宮，哭盡哀。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僕散忠義等還自軍，上謁。丙戌，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右丞相，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戊子，葬睿宗皇帝于景陵，大赦。己丑，詔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南邊。壬辰，華州防禦使蒲察世傑、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敗宋兵于德順州。十一月癸巳朔，詔右丞相僕散忠義伐宋。丁酉，第職官廉能汙濫不職，各為三等而黜陟之。十二月乙酉，遣尚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宣諭東京、北京等路。

三年正月壬辰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子，太白晝見。壬子，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士。癸丑，復取德順州。二月甲子，詔太子少詹事楊伯雄等廉問山西路。庚午，上謂宰相曰：灤州飢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移於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壬申，詔撫諭陝西。庚辰，太保、都元帥奔睹薨。丙戌，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庚寅，高麗、夏遣使來賀萬春節，高麗遣使賀即位。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衆，都統府討平之。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尚書省遣官捕之。壬寅，詔戶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詣諸路猛安謀克勸農及廉問。詔臨潢漢民逐食於會寧府、濟、信等州。庚戌，詔免去年租稅。四月辛酉朔，右副元帥完顏思敬罷。丁卯，平章政事完顏穀英、御史大夫白彥敬罷，以參知政事李石為御史大夫。丁丑，詔吏犯贓罪雖會赦不敘。己卯，以引進使韓綱為橫賜高麗使。乙酉，賑山西路猛安謀克貧民，給六十日糧。是月，取南號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復。五月辛卯朔，右丞相僕散忠義朝京師。乙未，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上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為常。丙申，宋人攻破靈壁、虹縣。己亥，罷河南、山東、陝西統軍司，置都統、副統。以太子詹事完顏守道從皇太子。上召諭守道曰：卿任執政，所責非輕，自今毋從行。辛丑，以右丞相僕散忠義兼都元帥。癸卯，僕散忠義還軍河南路。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丙午，宋人攻破宿州。辛亥，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尚書省請籍天德間

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斡亂者爲軍。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癸丑，詔諭契丹餘黨蒲速越等，如能自新，並釋其罪，若執蒲速越父子以來者，仍官賞之。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復取宿州，河南副統孛朮魯定方死于陣。乙卯，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復爲右副元帥。中都蝗，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以刑部尚書蘇保衡爲參知政事。丙子，詔曰：「正隆之末，肅州路逃回軍士爲中都官軍所邀殺者，官爲收葬。」己卯，觀稼于近郊。甲申，太師、尚書令張浩罷。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衍爲橫賜夏國使。七月庚戌，太白晝見。以太子太師宗憲爲平章政事。以孔總爲襲封衍聖公。八月丙寅，太白經天。庚午，詔曰：「祖宗時有勞効未曾遷賞者，五品以上奏聞，六品以下及無職事者，尚書省約量升除。」甲戌，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招撫契丹餘黨。戊寅，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戶分隸女直猛安謀克。命諸官員年老者許存馬一二匹，餘並括買入官。勅殿前都點檢唐括德温置九出獵：「國朝舊俗，今扈從軍二千，能無擾民，可嚴爲約束。」仍以錢萬貫分賜之。乙酉，如大房山。丁亥，薦享于睿陵。戊子，還宮。癸巳，宿直將軍僕散留尼剌爲夏國生日使。九月丁酉，秋獵。以重九拜天于北郊。丙午，詔翰林待制劉仲誨等廉問車駕所經州縣。乙卯，還宮。十月甲子，大享于太廟。丙寅，以許王府長史移剌天佛留爲高麗生日使。癸酉，冬獵。十一月庚寅，太白晝見經天。壬辰，還都。戊申，詔求仕官輒入權要之門，追一官，仍降除，以請求有所饋獻及受之者，具狀奏裁。庚戌，百官請上尊號，不允。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爲收贖。壬子，尚書左丞翟永固罷。癸丑，罷貢金線段疋。甲寅，以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爲左丞，吏部尚書石琚爲參知政事。十二月丁丑，臘，獵于近郊，以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詔流民未復業，增限招誘。己卯，參知政事蘇保衡至自軍。辛巳，以爲尚書右丞。

四年正月丁亥朔，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子，罷路府州元日及萬春節貢獻。上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上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匄者千人，得非其報耶？」癸巳，百官復請上尊號，不允。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甲辰，元帥府言宋遣審議官胡昉致尚書右僕射書，求議和好，以其言失信，拘昉軍中，以書答之，及以書進。上覽之曰：「宋人失信，行人何罪？」當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乙巳，尚書省奏：「徐州民曹珪討賊江志，而子弼亦在賊中，并殺之，法當補二官敘雜班。」上以所奏未當，進一官，正班用之。辛亥，獲頭鵝，遣使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賦役，及保塞縣御城、邊吳二村，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辛酉，獵于高陽之北。庚午，還都。庚辰，以北京粟價踴貴，詔免今年課甲。三月丙戌朔，萬春節，高麗、夏遣使來賀。詔免北京歲課段匹一年。庚子，京師地震。壬寅，百官復請上尊號，不允。四月丁巳，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罷。甲戌，出宮女二十一人。五月，旱。癸卯，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毬場役夫。乙巳，詔禮部尚書王競禱雨于北岳。己酉，命參知政事石琚等於北郊望祭禱雨。壬子，雨。窩斡餘黨蒲速越伏誅。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壬戌，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至自征南元帥府。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謝嶽鎮海瀆于北郊。己巳，幸東宮視皇太子疾。庚午，初定祭五嶽四瀆禮。辛未，觀稼于近郊。庚辰，詔諭元帥府曰：「所請伐宋軍萬五千，今以騎三千、步四千赴之。」詔陝西元帥府議入蜀利害以聞。七月壬辰，故衛王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誅。庚子，以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爲平章政事。辛丑，大風雷雨，拔木。八月甲寅朔，詔征南元帥府曰：「前所請收復舊疆，乞候秋涼進發，今已秋涼，復俟何時？」戊午，以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大興尹唐括安禮爲參知政事。壬申，上謂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己卯，如大房山。辛巳，致祭于山陵。九月癸未朔，還都。乙酉，上謂宰臣曰：「形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道達，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己丑，上謂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蘭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爲奴，朕甚憫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乙未，幸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內省堂上，上怒曰：「此宰相廳事，豈置鷹隼處耶？」痛責其人，俾置他所。己亥，以宿直將軍烏里雅爲夏國生日使。辛亥，以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爲

高麗生日使。十月癸亥朔。獵于密雲縣。丙寅。還都。己卯。命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檢諸路物力。十一月乙酉。征南都統徒單克寧敗宋兵。取楚州。己丑。封子永功為鄭王。辛卯。冬獵。乙未。詔進師伐宋。戊戌。次河間府。辛丑。尚書省火。甲辰。次清州。閏月壬子朔。還都。十二月丁亥。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取商州。己丑。臘。獵于近郊。辛卯。太白晝見經天。是歲。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

五年正月辛卯朔。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卯。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己未。宋通問使魏杞等以國書來。書不稱大。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辛未。詔中外。復命有司。旱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癸酉。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放還。以宋國歲幣丞賞諸軍。二月壬午。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等為宋報問使。壬寅。罷納粟補官令。三月戊申。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申。羣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詔中外。四月癸卯。西京留守壽王京謀反。獄成。特免死。杖之。除名。嵐州安置。乙巳。右副元帥完顏思敬罷。丁未。右丞相都元帥僕散忠義還自軍。五月壬子。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召入見。丁巳。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左丞相。紇石烈志寧為平章政事。還軍。乙丑。以平章政事宗憲為尚書右丞相。癸酉。罷山東路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六月甲辰。芝產大安殿柱。丙午。京師地震。雨毛。七月戊申朔。京師地復震。罷陝西都統府。復置統軍司京兆。徙陝西元帥府河中。八月己卯。前宿州防禦使烏林荅剌撒以與宋李世輔交通。伏誅。癸巳。宋夏遣使賀尊號。九月丁未朔。以吏部尚書高衎等為賀宋生日使。戊申。秋獵。庚戌。以宿直將軍朮虎蒲查為夏國生日使。甲戌。還都。十月丁丑朔。地震。辛巳。以大宗正丞璋為高麗生日使。乙未。冬獵。辛丑。還都。十一月丙午朔。上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徧識臣下賢否。全賴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癸〔己〕丑。幸東宮。戊午。以右副都點檢烏古論粘沒曷為賀宋正旦使。癸亥。立諸路通檢地土等第稅法。癸酉。大霧晝晦。十二月己丑。獵于近郊。高麗遣使賀尊號。

六年正月丙午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午。敕有司。宮中張設毋以塗金為飾。二月丁亥。尚書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公僕散忠義薨。三月壬寅。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上如西京。庚申。次歸化州。西京留守唐括德溫上謁。戊辰。至西京。庚午。朝謁太祖廟。壬申。擊毬。百姓縱觀。四月甲戌朔。詔月朔禁屠宰。戊戌。以尚書右司郎中移剌道為橫賜高麗使。宿直將軍斜卯摑剌為橫賜夏國使。辛丑。太白晝見。五月戊申。幸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之。壬子。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巡院給復一年。壬戌。詔將幸銀山。諸扈從軍士賜錢五萬貫。有敢損苗稼者。並償之。六月辛巳。太白晝見經天。丙戌。發自西京。庚子。獵于銀山。七月辛酉。次三叉口。八月辛未朔。次涼陘。庚辰。獵于望雲之南山。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丁未。以戶部尚書魏子平為賀宋生日使。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為夏國生日使。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盜用官錢。伏誅。壬子。太白晝見。癸丑。尚書右丞相宗憲薨。丙辰。太白晝見經天。十月己卯。以尚書兵部侍郎移剌按荅為高麗生日使。甲申。朝享于太廟。詔免雄莫等州今年租。壬辰。太白晝見經天。丁酉。如安肅州。冬獵。十一月丙午。還都。癸丑。以右副都點檢烏古論元忠為賀宋正旦使。上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若不當。則啓覬覦之心。卿等必知人才優劣。舉實才用之。庚申。太白晝見經天。丁卯。參知政事石琚以母憂罷。十二月甲戌。詔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戊子。太白晝見經天。甲午。泰州民合住謀反。伏誅。丙申。以平章政事紇石烈良弼為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為樞密使。

七年正月庚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石琚起復參知政事。壬子。上服袞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癸丑。大赦。庚申。以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為樞密副使。二月庚寅。尚書右丞蘇保衡薨。丙申。以參知政事石琚為尚書右丞。三月己亥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壬辰。以御史大夫李石為司徒。大夫如故。五月丙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為宴樂之用。以勞之。甲寅。以北京留守孛術魯溫敦兀帶為參知政事。六月癸酉。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丙辰。幸東宮。己未。幸東宮。視皇太子疾。閏月丁卯。觀稼于近郊。戊辰。越王永中進封許王。鄭王永功封隨王。

釆成封瀋王甲戌詔遣祕書監移剌子敬經略北邊戊寅幸東宮己卯慶雲環日壬午觀稼于近郊戊子觀稼于北郊八月辛亥慶雲環日癸丑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進太宗實錄上立受之己未如大房山壬戌致祭睿陵九月乙丑朔還宮己巳右三部檢法官韓贊以捕蝗受賂除名詔吏人但犯贓罪雖會赦非特旨不敍以勸農使蒲察涉魯高等爲賀宋生日使辛未參知政事唐括安禮罷乙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爲夏國生日使庚辰地震辛巳以都水監李衡國爲高麗生日使乙酉秋獵庚寅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經過州縣官十月乙未朔上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會宴雜堂宇從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令仍舊居止戊申還都丁巳上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即位以來以此爲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蠡州同知移剌延壽在官污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廚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以御史中丞孟浩爲參知政事是日參知政事耨盌溫敦兀帶薨辛酉勅有司於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爲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十一月乙丑朔上謂宰臣曰聞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察其善惡明加黜陟辛未以河間尹徒單克寧等爲賀宋正旦使壬申太白晝見丁丑歲星晝見丁亥樞密副使徒單合喜罷十二月戊戌東京留守徒單合喜北京留守完顏謀衍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賜通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甲辰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爲平章政事是歲斷死囚二十人

八年正月甲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上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羣臣皆稱萬歲辛未謂祕書監移剌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庚辰行皇太子冊禮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上諭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凡爲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三月癸亥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巳命以職官子補令史丁丑命護衛親軍百戶五十戶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己丑太白晝見四月丙午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戊申擊毬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繫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圍獵擊毬危事也宜悉罷之上曰朕以示習武耳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震風雨雹廣十里長六十里詔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並勿用黃金乙丑上如涼陘丁卯歲星晝見庚寅改旺國崖曰靜寧山曷里滸東川曰金蓮川六月河決李固渡水入曹州七月甲子制盜羣牧馬者死告者給錢三百貫戊辰上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者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甲戌秋獵己卯次三义口上諭點檢司曰沿路禾稼甚佳其扈從人少有蹂踐則當汝罪八月乙卯至自涼陘九月辛酉上諭尚書右丞石琚參政孟浩曰聞蔚州採地蕈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令附冊癸亥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獨斡等爲賀宋生日使己巳以引進使高希甫爲夏國生日使庚午上幸東宮癸酉上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材凡己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爲嫌忌也以戶部尚書魏子平爲參知政事辛巳上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別刺舉善惡以聞上嘗命左衛將軍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妻室以告上命點檢司鞫磐磐妹爲寶林磐屬內侍僧兒言之寶林寶林以聞命杖僧兒百出磐爲隴州防禦使十月己丑朔以戒諭官吏貪墨詔中外乙未命涿州刺史兼提點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則用素望則用肉仍以明年正月爲首及命圖畫功臣於太祖廟其未立碑者立之以

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爲高麗生日使上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事而錄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辛亥詔罷復州歲貢鹿筋十一月乙丑幸東宮以同簽大宗正事闕合土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等招諭阻䪁

九年正月戊午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酉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秘書監移剌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爲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庚午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戊寅契丹外失剌等謀叛伏誅丙戌制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婚者聽二月庚寅制妄言邊關兵馬者徒二年丙申詔改葬漢二燕王於城東庚子以中都等路水免稅詔中外又以曹單二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甲寅詔女直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只就女直理問三月丁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以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詔御史中丞移剌道廉問山東河南辛未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改作明金字辛巳以大名路諸猛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四月己丑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即徇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百官使知朕意癸巳遣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監察御史完顏鶻沙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猛安謀克農五月丙辰朔以符寶郎徒單懷貞爲橫賜高麗使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爲橫賜夏國使戊辰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上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爲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爲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爲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直重者奏聞六月庚寅冀州張和等反伏誅戊戌以久旱命宮中毋用扇庚子雨七月乙卯朔罷東北路採捕壬申觀稼于近郊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食以雨不見伐鼓用幣如常禮九月甲寅朔以刑部尚書高德基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僕散守中爲夏國生日使提點司天臺馬貴中爲高麗生日使罷皇太子月料歲給錢五萬貫上謂臺臣曰比聞朝官內有攬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皆對曰不知上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乎朕若舉行汝將安用壬戌秋獵十月丁亥還都辛丑以尚書右丞相紇石烈良弼爲左丞相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爲右丞相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者爲令丙午大享于太廟辛亥以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爲樞密使十一月己未以尚書左丞完顏守道爲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爲左丞參知政事孟浩爲右丞庚申上幸東宮辛酉以京兆尹敎等爲賀宋正旦使壬戌冬獵丙子還都十二月丙戌詔賑臨潢泰州山東東路河北東路諸猛安民以東京留守徒單合喜爲平章政事丁酉太白晝見辛丑獵于近郊丙午制職官犯公罪在官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十年正月壬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子命宮中元宵無得張燈甲戌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爲太尉尚書令二月甲午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副使老君奴以贓罪伏誅戊申上謂近臣曰護衛以後皆是治民之官其令教以讀書三月壬子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辰上因命護衛中善射者押賜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十年出爲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飽食安臥而已弓矢不習將焉用之戊午以河南統軍使宗敘爲參知政事庚午上謂參政宗敘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姦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爲害非細卿既參朝政皆當革弊擇利行之又諭左丞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四月丁酉制命婦犯姦不用夫廕以子封者不拘此法五月乙卯如柳河川閏月庚辰夏國任得敬脅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請中分其國上問宰臣李石石等以爲事繫彼國不如許之上曰彼劫於權臣耳詔不許并却其貢物七月壬午秋獵戊戌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乙卯勑扈從人

縱畜牧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八月己未，至自柳河川。壬申，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九月庚辰，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丁憂，起復如故。壬午，以簽書樞密院事移剌子敬爲賀宋生日使，庚寅，以戶部郎中夾谷阿里補爲夏國生日使。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亂爲高麗生日使。甲寅，如霸州冬獵。乙丑，上謂大臣曰：「比因巡獵，聞固安縣令高昌裔不職，已令罷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一階，除固安令。」辛未，上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論列，無爲面從而退有後言。」十一月辛巳，制盜太廟物者與盜宮中物同論。甲申，上幸東宮。丁亥，以太子詹事蒲察蒲速越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夏國以誅任得敬遣使來謝，詔慰諭之。十二月丙寅，上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觀所奏事，皆依條格，殊無一利國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博矣。朕居深宮，豈能悉知外事，卿等尤當注意。」

十一年正月丙子朔，宋、夏遣使來賀。丁丑，封子永升爲徐王，永蹈爲滕王，永濟爲薛王。壬午，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並給俸祿之半。丙申，命賑南京屯田猛安被水災者。戊戌，尚書省奏汾陽軍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上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上謂宰臣曰：「往歲淸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即告朕。」三月乙亥朔，萬春節，宋、夏遣使來賀。辛巳，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櫬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四月丁未，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大理卿李昌圖以廉問真定尹徒單貞、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受贓不法，旣得罪狀，不即劾罷，杖之四十。癸亥，參知政事魏子平罷。高麗國王晛弟晧廢其主自立，詐稱讓國，遣使以表來上。五月辛卯，詔遣吏部侍郎靖使高麗問故。癸巳，以南京留守移剌成爲樞密副使。六月己酉，詔曰：「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朕居深宮，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戊午，觀稼于近郊。甲子，平章政事徒單合喜薨。七月甲申，參知政事宗敘薨。八月癸卯朔，太白晝見。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治體遺闕，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語。凡政事所行，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毋有所隱。」乙巳，上謂宰臣曰：「隨朝之官，自謂歷一考則當得某職，兩考則當得某職，第務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與內除者，察其公勤則升用之，但苟簡於事，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賞罰不明，豈能勸勉。」庚戌，詔曰：「應因高幹被掠女直及諸色人未經刷放者，官爲贖放，隱匿者以違制論。其年幼不能稱說住貫者，從便住坐。」上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己巳，以尚書刑部侍郎烏林答天錫等爲賀宋生日使，近侍局使劉珫爲夏國生日使。九月癸未，獵于橫山。庚寅，還都。十月壬寅朔，以左宣徽使敬嗣暉爲參知政事。甲寅，上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爲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行未便，亦當從而改之，毋拒而不從。」丙寅，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進睿宗實錄。戊辰，上謂宰臣曰：「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爲二十人。如丞相韓企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於關決大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覽漢人宰相，前後無比，若褒顯之，亦足示勸，愼無遺之。」十一月丁丑，以西南路招討使宗寧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寅，幸東宮，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陵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羣臣皆稱萬歲。丙戌，朝享于太廟。丁亥，有事于圓丘，大赦。癸巳，羣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乙未，詔中外。十二月癸卯，冬獵。乙卯，還宮。丙辰，參知政

事,敬嗣曄薨。辛酉,進封越王永中趙王,隋王永功曹王,潞王永成豳王,徐王永升虞王,滕王永蹈徐王,薛王永濟滕王。乙丑,趙王永中、曹王永功,俱授猛安,仍命永功親治事,以習爲政。

金史卷六

金史卷六考證

世宗紀上諱雍○宋史一名裒

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臣人龍按,黃洽通鑑節要續編:天眷三年,金鳥祿使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金鳥祿圍順昌府,劉錡敗之。是烏祿不但於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也。

大定二年四月辛巳,宴夏使貞元殿○臣浩按,北平古今記:大定二年四月,以後,郎無貞元殿之稱,或以海陵年號爲嫌而改之也

金史卷六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七

世宗中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寅詔有司凡陳言文字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祕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二月壬寅上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爲善如諸王所爲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倘或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丙午尙書省奏廉察到同知城陽軍事山和倘等淸強官上曰此輩暗察明訪皆著政聲可第其政績各進官陞賞其速議升除庚戌上如順州春水癸丑還都丙辰詔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並坐之戶部尙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錢四十萬貫杖八十三月己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亥詔尙書省贓汙之官已被廉問若仍舊職必復害民其遣使諸道卽日罷之丁丑詔遣宿直將軍烏古論思列冊封王晧爲高麗國王庚寅雨土癸巳以前西北路招討使移剌道爲參知政事回紇遣使來貢丁酉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四月旱癸卯尙書右丞孟浩罷丁巳西北路納合七斤等謀反伏誅癸亥以久旱命禱祠山川詔宰臣曰諸府少尹多闕員當選進士雖資敘未至而有政聲者擢用之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爲橫賜夏國使乙丑大名尹荊王文以贓罪奪王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回紇使使來貢丙寅尙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薨丁卯宋高麗遣使賀尊號阻䪁來貢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賑山東東路胡剌溫猛安民飢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觀稼禁扈從蹂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服純黃油衣癸未諭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閒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卽令詢問但亡失民閒什物並償其直乙酉詔給西北路人戶牛六月甲寅如金蓮川九月丙子至自金蓮川辛巳以右副都點檢夾谷清臣等爲賀宋生日使右衞將軍粘割斡特剌爲夏國生日使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十月高麗國王王晧遣使謝封冊乙未臨奠故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喪志寧妻永安縣主進鎧甲弓矢鷹鶻靈祭壬子召皇太子及趙王永中上殿上顧謂宰臣曰京書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患又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皇太子及永中皆曰誠如聖訓遂釋之丙辰以德州防禦使文貲產賜其兄之子咬住且諭其母文之罪汝等皆當連坐念宋王有大功於國故置不問仍以家產賜汝子十一月甲戌上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丙子上以曹國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劉彥弼杖之主乃折辱令旣深責公主又以臺臣徇勢偷安畏忌不敢言奪俸一月以陝西統軍使璋爲御史大夫以戶部尙書曹望之爲賀宋正旦使壬午同州民屈立等謀反伏誅戊子上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十二月乙未朔以濟南尹劉萼在定武軍會壘不遣命大理少卿張九思鞫之丁酉詔遣官及護衞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護衞不得過百人冀州王瓊等謀反伏誅德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辛丑出宮女二十餘人己酉樞密副使移剌成罷辛亥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癸丑獵于近郊以殿前都點檢徒單克寧爲樞密副使己未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並取奏裁

十三年正月乙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尙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上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詔有司嚴禁州縣坊里爲民害者閏月壬子詔太子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辛酉太白晝見洛陽縣賊聚衆攻盧氏縣殺縣令李庭才亡入于宋三月癸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卯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

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太子詹事劉仲誨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上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四月己巳。定出繼子所繼財產不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制以有司官特授洛州孝子劉瑜太子掌飲丞。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辛巳。更定祭宗廟祭物法。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戊戌。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壬寅。真定尹孟浩薨。甲辰。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上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六月。樞密使完顏思敬薨。七月庚子。復以會寧府為上京。庚戌。罷歲課雉尾。八月丁卯。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為樞密使。詔賜諸猛安謀克廉能三等官賞。己卯。御史大夫璋罷。丙戌。以左副都點檢襄等為賀宋生日使。丁亥。秋獵。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將軍胡什賚為夏國生日使。辛亥。還都。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十月乙丑。歲星晝見。丙子。以前南京留守唐括安禮為尚書右丞。十一月。以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引進使大洞為高麗生日使。上謂宰臣曰。外路正五品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壬子。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舊服明金者。已減太半矣。近民間風俗。比正隆時。閒稍淳儉。卿等當更務從儉素。使民知所敕也。

十四年正月己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壬戌。以大興尹璋使宋有罪。杖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物入官。丙寅。以刑部尚書梁肅等為宋詳問使。庚午。以太尉尚書令李石為太保。致仕。戊寅。詔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稅。三月戊子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午。上謂大臣曰。海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于故常也。又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終。並禁絕飲燕。亦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閑月亦不許痛飲。犯者抵罪。可徧諭之。又命應衛士有不閑女直語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辛丑。太白歲星晝見。甲辰。上更名雍。詔中外。丙辰。太白歲星晝見。經天。四月乙丑。上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戊辰。有事于太廟。以皇太子攝行事。乙亥。以勸農副使完顏蒲涅為橫賜高麗使。上御垂拱殿。顧謂皇太子及親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孝弟無不蒙天日之祐。汝等宜盡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且妻者乃外屬耳。可比兄弟之親乎。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非理也。汝等當以朕言常銘于心。戊子。以樞密副使徒單克寧兼大興尹。五月丙戌朔。詳問使梁肅等還自宋。甲午。如金蓮川。六月己未。太白晝見。八月丁巳。次剌里舌。日中。白龍見御帳東小港中。須臾乘雲雷而去。癸亥。獵于彌離補。己卯。太白晝見。九月丁亥。還都。乙未。以兵部尚書完顏讓等為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崇肅為夏國生日使。癸卯。上退朝。謂侍臣曰。朕自在潛邸及踐阼。以至于今。於親屬舊知。未嘗欺心有徇。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永中書致河南統軍使完顏仲。託以賣馬。朕知而不問。朕之欺心。此一事耳。夙夜思之。甚如有疾。己酉。宋遣使報聘。十月乙卯朔。詔圖畫功臣二十人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申。御史中丞劉仲誨等為賀宋正旦使。戊戌。召尚食局使諭之曰。大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徧舉。徒為虛費。自今止進可口者數品而已。戊申。以儀鸞局使曹士元為高麗國生日使。十二月戊寅。以平章政事完顏守道為右丞相。樞密副使徒單克寧為平章政事。

十五年正月。此下闕。七月丙午。粘拔恩與所部康里孛古等內附。九月戊子。至自金蓮川。辛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綠江以東。

四十餘城內附不納丙申幸新宮閏月己酉朔定廉察弓箭鐮刀路分品官家奴客旅等許帶弓箭制上謂左丞相夏璐曰今之在官者須職位稱愜所望然後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則止以度日爲務是豈忠臣之道耶丁巳又謂夏璐曰武靈時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爲政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爲事言及可喜等在會寧時一月之間杖而殺之者二十人罪皆不至於死於理可乎海陵爲人如虎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直取死得爲能乎己未以歸德尹完顏王祥等爲賀宋生日使符寶郎斜卯和尚爲夏國生日使辛酉高麗國王奏告趙位寵伏誅詔慰答之詔親王百官傔人所服紅紫改爲黑紫甲戌詔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年老而任從政其佐亦擇壯者參用十月乙未冬獵丁未還都十一月乙卯上幸東宮初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剌毛得之子殺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上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戊午以右宣徽使靖等爲賀宋正旦使甲子太白晝見戊辰以宿直將軍阿典蒲魯虎爲高麗生日使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甲子詔宗屬未附玉牒者並與編次丙寅上與親王宰執從官從容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戊辰宮中火庚午上按鷹高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臥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辛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每進酒上立飲之二月庚寅皇子豫王妃徒單氏以姦伏誅己亥平章政事徒單克寧罷以女故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日萬春節改用明日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申爾豆於臨潢之境戊午上御廣仁殿皇太子親王皆侍膳上從容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壬申復置吾都椀部禿里四月丙戌詔京府設學養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戊子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鳳以東京留守業尹爲樞密副使壬寅如金蓮川五月戊申南京宮殿火甲寅太白晝見庚申遣使禱雨靜寧山神有頃而雨六月山東兩路蝗七月壬子夏津縣令移剌山住坐贓伏誅八月辛巳次爵羅濼九月乙巳至自金蓮川己酉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爲緩急之備癸丑以殿前都點檢蒲察通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顏覿古速爲夏國生日使諭左丞相良弼曰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孛論出等遺骸仰逐處訪求官爲收葬辛酉以南京宮殿火留守轉運兩司官皆抵罪十月丙申詔諭宰執曰諸王小字未嘗以女直語命之今皆當更易卿等擇名以上十一月壬寅朔參知政事王蔚罷尚書省奏河北東路胡剌溫猛安所轄謀克孛术魯合廝以謀克讓其兄子蒲速列上賢而從之仍令譏加合廝恩賞戊午以同知宣徽院事劉珫等爲賀宋正旦使庚申以吏部尚書張汝弼爲參知政事甲子以粘割斡奴之子胖古爲尚輦局直長妻室爲武器直長初斡奴被旨招契丹大石後不知所終至是因粘拔恩部長撒里雅寅特斯等來詢知其死節之詳故錄其後遣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爲高麗國生日使十二月壬申朔詔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縣令年歲太遠今後仕及三十二年別無負犯贓染追奪便與縣令丙子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濟上諭宰臣曰凡已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行不爲奏聞改正朕以萬幾之繁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庚寅定權場香茶罪賞法

十七年正月壬寅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高麗并表謝不納趙位寵丙午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上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卻之豈禮體耶戊申詔於衍慶宮聖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詔西北路招討司契丹民戶其嘗叛亂者已行措置其不與叛亂及放良奴隸可徙烏古里石壘部令及春耕作尚書省奏吾都椀部體士胡魯雅里密斯請入獻許之庚戌詔諸大臣家應請功臣號者既不許其子孫自陳吏部考功郎其詳考其勞績當賜號者即以聞壬子上謂宰臣曰宗室中年高者往往未有官稱其先皆有功於國朕欲稍加以官使有名位可稱

如何對曰親親報功先王之令則丁巳詔朝官嫁娶給假三日不須申告壬戌詔宰臣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藉沒者並釋爲良遼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孫各葬於廣寧河南舊塋其後復詔天水郡王親屬於都北安葬外咸平所有骨殖官爲葬於本處遼豫王親屬未入本塋者亦遷祔之三月辛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賑東京婆速曷速館三路乙丑尚書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給上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即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今既不給可於鄰道取之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爲常四月甲戌制世襲猛安謀克若出仕者雖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孫襲者聽戊寅諭宰臣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猛安謀克皆太祖創業之際於國勤勞有功之人其世襲之官不宜以小罪奪免戊子以滕王府長史徒單烏者爲橫賜高麗使五月尚書省奏定皇家袒免以上親燕饗班次並從唐制癸卯幸姚村淀閱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諸局承應人射柳賞有差六月己卯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爲面從成朕之失乙未以英王爽之子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故特任卿子所冀卿因喜而愈也欲即加陞擢恐思列年幼未閑政事汝當訓之使有善可觀更當升擢七月壬子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上問如何運致宰臣不能對上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遺安寧卿等勿謂細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是月大雨河決八月己巳觀稼于近郊壬申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爲不稱職笞之五十庚辰上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爲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己出如此者多朕甚惡之令觀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爲人之理他人之善者從之則可謂善矣壬午上謂宰臣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爲汲引懸其材譽己故耳丙戌上謂御史中丞紇石烈邈曰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兼其得實也今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使爲政者如何則可也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辛丑封子永德爲薛王以右副都點檢完顏習尼列等爲賀宋生日使癸卯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爲夏國生日使戊申秋獵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於尾甲子還都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幔詔却之境上癸酉有司奏衍慶宮所畫功臣二十人惟五人有譜今考檢餘十五人功狀擬定謚號以進詔可詔以羊十萬付烏古里石壘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貧民丁丑制諸猛安父任別職子須年二十五以上方許承襲辛巳上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癸未更諱送罪人逃亡制上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爲利而已如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覬覦執政耳其於國政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此本朝以來一人而已丁亥上命宰臣曰監察御史田忠獨當上書言事今當升擢以勵其餘十一月戊戌以南京留守徒單克寧爲平章政事庚戌上謂宰臣曰朕常恐重斂以困吾民自今諸路差科之煩細者亦具以聞有司奏夏國進御幔使因邊臣懇求進入乃許之以尚書左丞石琚爲平章政事丙辰以延安尹完顏蒲剌睹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戊辰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以宿直將軍僕散懷忠爲高麗生日使己巳太白晝見壬申以尚書右丞唐括安禮爲左丞殿前都點檢蒲察通爲右丞上謂宰執曰朕今年已五十有五若年踰六十雖欲有爲而莫之能矣宜及朕之康強其女直人猛安謀克及國家政事之未完與夫法令之未一者宜皆修舉之凡所施行朕不爲怠

十八年正月丙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寅定殺異居周親奴婢同居卑幼輒殺奴婢及妻無罪而輒毆殺者罪庚戌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言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平章政事石琚左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戒人君庶幾有所畏也庚申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

莊丙子次華港己丑還宮三月乙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巳命戍邊女直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酒丁未上謂宰執曰縣令之職最爲親民當得實材用之還來犯法者衆殊不聞有能者比在春水見石城玉田兩縣令皆年老苟祿而已畿甸尚爾遠縣可知平章政事石琚對曰良鄉令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可任上曰等如卿言可權用之己酉禁民間無得剏興寺觀歟州人殷小二等謀反伏誅四月己巳上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臧否向玉田知主簿石抹杳乃能吏也可授本縣令己丑以太子左贊善阿不罕德甫爲橫賜高麗使五月丙午上如金蓮川六月庚午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薨閏月辛丑命賑西南西北兩招討司民及烏古里石壘部轄戶饑七月丙子上謂宰臣曰職官始犯贓罪容有錯誤至於再犯是無改過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贓數多寡並除名八月乙巳至自金蓮川丙辰以尚書右丞相完顏守道爲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爲右丞相九月辛未以大理卿張九思等爲賀宋生日使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爲夏國生日使癸酉以尚書左丞唐括安禮爲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蒲察通爲左丞參知政事移剌道爲右丞刑部尚書粘割斡特剌爲參知政事十月庚寅朔陝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以罪除名甲午御史中丞劉仲誨侍御史李瑜坐失糾察大長公主事各削官一階十一月庚申朔尚書省奏擬同知來寧軍節度使事阿可爲刺史上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等以阿可宗室故擬是職上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壬申以靜難軍節度使烏延查剌等爲賀宋正旦使丙子尚書省奏桀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當削官一階解職上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將不免於罪惟當用中典耳戊寅上責宰臣曰近聞趙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嘗遣人言其才能幹敏故再任之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于朕曹王之言尚從之假皇太子有所論則其從可知矣此事因卿言始知其不知者知復幾何且卿等公受請屬可乎蓋承元前爲曹王府文學與王邸婢姦杖百五十除名而復用也丙戌以吏部尚書烏古論元忠爲御史大夫以東上閤門使左光慶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庚戌封孫吾都補溫國公麻達葛金源郡王承慶道國公壬子羣臣奉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十九年正月庚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如春水二月己酉還宮乙卯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稅三月己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上曰以承廕人主榷沽此遼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宋法有可行者則行之己巳上與宰臣論史事且曰朕觀前史多溢美大抵史書載事貴實不必浮辭諂諛也辛未上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也丁丑上謂宰臣曰朕觀前代人臣將諫於朝與父母妻子訣示以必死同列目覩其死亦不顧身又爲之諫此盡忠於國者人所難能也己卯制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科之關親者許回避上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四月己丑朔詔賑西南路招討司所部民己酉以升祔閔宗詔中外丁巳歲星晝見五月戊寅幸太寧宮六月戊子朔詔更定制條七月辛未有司奏擬趙王子石古乃人從上不從謂宰相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使侈心滋大卒難節抑此不可長諸兒每入侍當其語笑娛樂之際朕必淵默涖之以嚴庶其知朕教戒之意使常畏懼而寡過也癸酉密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丙子太白晝見庚辰至自太寧宮八月壬辰尚書右丞相石琚致仕戊戌以宋大觀錢當五用丙午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九月戊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壽等爲賀宋生日使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剌爲夏國生日使癸亥秋獵癸未還都十月辛卯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贓罪伏誅辛亥制知情服內成親者雖自首仍

依律坐之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以御史中丞移剌慥等爲賀宋正
旦使戊辰以西上閤門使盧拱爲高麗生日使壬申上如河間冬獵癸未至自
河間
二十年正月甲寅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午定試令史格壬戌命歲以錢五
千貫進贐朝百官節酒及冰燭藥炭視品秩給之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縣
行宮丁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林爲御林大淀濼爲長春淀二月丁未還都
三月癸丑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未詔有犯罪被問之官雖遇赦不
得復職乙丑以新定猛安謀克詔免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去年租
稅辛巳以平章政事徒單克寧爲尚書右丞相御史大夫烏古論元忠爲平章
政事四月丁亥定冒廕罪賞己亥制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
以西上閤門使郭喜國爲橫賜高麗使太寧宮火乙巳上謂宰臣曰女直官多
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爲美事況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
爲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時
帳幕常用塗金爲飾今則不爾但令足用何必事紛華也庚戌如金蓮川五月
丙寅京師地震生黑白毛七月旱八月壬午秋獵九月壬戌至自金蓮川以太
府監李份等爲賀宋生日使少府少監賽補爲夏國生日使丙子蒲速椀羣牧
老忽謀叛伏誅十月庚辰朔更定銓注縣令丞簿格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
駝鷹鶻等輒率斂部內自今並罷之壬午上謂宰臣曰察問細微非人君之體
朕亦知之然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時或察問如山後之地皆爲親王公主權勢
之家所占轉租於民皆由卿等之不察卿等當盡心勤事毋令朕之煩勞也詔
徙遙落河移馬河兩猛安於大名東平等路安置戊戌上謂宰臣曰凡人在下
位欲冀升進勉爲公廉實不肯何以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爲方見本心如招
討哲典初任定州同知繼爲都司未嘗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名及爲招討不
圖守人心險于山川誠難知也壬寅上謂宰臣曰近覽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
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校書郎毛麾朕屢問以事
善於應對真該博老儒可除太常職事以備討論甲辰以殿前都點檢襄爲御
史大夫十一月丁巳尚書右丞移剌道罷乙丑以真定尹徒單守素等爲賀宋
正旦使癸酉以御史大夫襄爲尚書右丞乙亥上諭宰臣曰郡守選人資考雖
未及廉能者則升用之以勵其餘以太常少卿任偶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辛
巳上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
辭一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以奏對之閒安能知人賢否
朕之取人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爲是也己亥河決衛州辛丑獵于近郊癸
卯特授襲封衍聖公孔總兗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金史卷七

金史卷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八

世宗下

二十一年正月戊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子以夏國請詔復綏德軍榷場
仍許就館市易上聞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之民驕縱奢侈不事耕稼詔遣
閱實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餘而力不贍者方許招人租佃仍禁農時飲酒
丙辰追貶海陵煬王亮爲庶人詔中外甲子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有移刺余
里也者契丹人也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
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
焉三歲如一上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
後給之以爲孝子之勸二月戊戌太白晝見庚子還都壬寅以河南尹張景仁
爲御史大夫乙巳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樂聲謂宰臣曰
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朕前將詣興
德宮有司請由蓟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他道顧見街衢門肆或有毀撤障
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勿復毀撤三月丁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上
初聞蓟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糴者貸之有司以貸貧民
恐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上至長春宮聞之更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石
抹元禮鄭大卿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甲子太白晝見乙丑詔山
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給貧民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上謂
宰臣曰近聞宗州節度使阿思懣行事多不法通州刺史完顏守能既與招討
職事猶不守廉違官責要多行非理監察未嘗舉劾幹覩只羣牧副使僕散那
也取部人二毬杖至細事也乃便劾奏謂之稱職可乎今監察職事修舉者與
遷擢不稱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許去官閏月己卯恩州民鄒明等亂言
伏誅辛卯漁陽令夾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劉居漸以被命賑貸止給富戶各削
三官通州刺史郭邦傑總其事奪俸三月乙未上謂宰臣曰朕觀自古人君多
進用讒諂其間蒙蔽爲害非細若漢明帝尙爲此輩惑之朕雖不及古之明君
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癸卯以尙書
左丞相完顏守道爲太尉尙書令尙書左丞蒲察通爲平章政事右丞襄爲左
丞參知政事張汝弼爲右丞彰德軍節度使梁肅爲參知政事四月戊申以右
丞相徒單克寧爲左丞相平章政事唐括安禮爲右丞相增築泰州臨潢府等
路邊堡及屋宇庚戌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衍慶宮行親祀禮上諭
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
之又何難也戊申以滕王府長史把德固爲橫賜夏國使壬申幸壽安宮五月
戊子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守能以贓罪杖一百除名七月丙戌還都丁酉樞密
使趙王永中罷己亥以左丞相徒單克寧爲樞密使辛丑以太尉尙書令完顏
守道復爲左丞相太尉如故八月乙丑以右副都點檢胡什賚等爲賀宋生日
使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爲夏國生日使

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丑命尙書省申勅西北
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甲申諭戶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
不得取之民閒雖所用人夫並以官錢和雇違者杖八十罷職癸巳詔頒重修
制條以吏部尙書張汝霖爲御史大夫四月乙卯行監臨院務官食直法以削
明肅尊號詔中外從皇太子請也甲子上如金蓮川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月
庚子朔制立限放良人奴限內娶良人爲妻所生男女即爲良丁巳右丞相致
仕石琚薨七月辛巳宰臣奏事上頗違豫宰臣請退上曰豈以朕之微爽於和
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甲午秋獵八月戊辰太白經天九月戊寅至自
金蓮川以左衞將軍禪赤等爲賀宋生日使上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爲夏國生
日使己丑以同知東京留守司事裔在任事恣失上下之分謫授復州刺史乙
未壽州刺史訛里也同知查剌軍事判官孫紹先榷場副使韓仲英等以受商
賂縱禁物出界皆處死十月辛丑徙河閒宗室于平州庚戌祫享于太廟十一
月丙子以吏部尙書李晏阿魯罕等爲賀宋正旦使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
海陵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愼思並賜死甲申以宿直將軍僕散忠佐爲高

麗生日使玉田縣令移剌查坐贓伏誅戊子冬獵十二月庚子還都癸丑獵近郊辛酉立強取諸部羊馬法

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午詔有司但獲強盜證狀既明實贈給之勿得更待丁丑參知政事梁肅致仕辛巳廣樂園燈山火壬午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內被役之民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傭直甲午大邦基伏誅二月乙巳還都戊申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至聖文宣王廟庚戌以戶部尚書張仲愈爲參知政事御史臺進所察州縣官罪上覽之曰卿等所廉皆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者知是其爲官者不亦難乎其併察善惡以聞三月丙寅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子初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尚書右丞相烏古論元忠罷滕州滕縣人陳圓亂言伏誅乙酉雨土丙戌詔戒諭中外百官辛丑更定奉使三國人從差遣格鄧州刺史大睿坐無罪捶死染工宴賦夏人二十五口爲奴削官四階罷之癸丑地生白毛以大理正紇石烈木列速爲横賜高麗使壬戌幸壽安宮勅有司爲民禱雨是夕雨五月庚午縣令大雜訛只等十人以不任職罷歸六十以上者進官兩階六十以下者進官一階並給半俸甲戌命吏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敘者違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狀方許授以縣令兼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丁亥雷雨震地生白毛六月壬子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上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如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又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處七月乙酉平章政事移剌道參知政事張仲愈皆罷御史大夫張汝霖坐失糾舉降授棣州防禦使八月乙未觀稼于東郊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癸卯還都乙巳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叛伏誅括定猛安謀克戶口田土牛具以戶部尚書程輝爲參知政事九月己巳以同僉大宗正事方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爲夏國生日使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辛未秋獵十月癸巳還都庚戌幸東宮賜皇孫吾都補洗兒禮己未慶雲見辛酉太白晝見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丙寅平章政事蒲察通罷丁卯歲星晝見壬申以樞密副使崇尹爲平章政事閏月甲午上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也餘復何爲以尚書左丞襄爲平章政事右丞張汝弼爲左丞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爲右丞禮部尚書張汝霖爲參知政事以西京留守婆盧火等爲賀宋正旦使制外任官嘗爲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戊午歲星晝見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庚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徐偉奏事上謂宰臣曰斯人純而幹右司郎中郭邦傑直而頗躁十二月癸酉上謂宰臣曰海陵自以不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圖之故不問疎近並徙之南豈非以漢光武宋康王之疎庶得繼大統故有是心過慮若此何其謬也乙酉高麗以母喪來告丁亥以眞定尹烏古論元忠復爲尚書右丞相

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宋夏遣使來賀徐州進芝草十有八莖眞定進嘉禾二本六莖異畝同穎戊戌如長春宮春水二月壬申還都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閭宗室父老甲戌制一品職事官庶孽子承廕更不引見丙戌以東上閤門使完顏進兒等爲高麗勅祭使西上閤門使大仲尹爲敕問使廣王府長史承明爲起復使以器物局使富爲横賜夏國使三月庚寅朔萬春節宋夏遣使來賀甲午以上將如上京尚書省奏定皇太子守國諸儀丙申尚書省進皇太子守國寶上召皇太子授之且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二三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卽爲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愼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皇太子再三辭讓以不諳政務乞備扈從上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爲之

感慟皇太子乃受賀丁酉如山陵己亥還都壬寅如上京皇太子允恭守國癸卯宰執以下奉辭于通州上謂宰執曰卿輩皆故老皇太子守國宜悉心輔之以副朕意又謂樞密使徒單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脫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細微大難圖也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中留輔太子四月己未朔太白晝見咸平尹移剌道薨庚申次廣寧府丙寅次東京丁卯朝謁孝寧宮給復東京百里內夏秋稅租一年在城隨關年七十者補一官曲赦百里內犯徒二年以下罪乙酉觀漁于混同江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庚寅朝謁于慶元宮戊戌宴于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六月辛酉幸按出虎水臨漪亭壬戌閱馬于綠野淀七月己未上謂宰臣曰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婣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廉恥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丙午獵于勃野淀乙卯上謂宰臣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既過之後則謂不知有罪必責則謂每事尋罪風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之安能復于古也卿等以德輔佐當使復還古風八月癸亥以太府監張大節等爲賀宋生日使侍御史遙里特末哥爲夏國生日使乙亥詔免上京今年市稅九月甲辰歲星晝見十月丁卯獵于近郊十一月辛卯還宮甲午詔以上京天寒地遠宋正旦生日高麗夏國生日並不須遣使令有司報諭丙午尚書省奏徙速頻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上京十二月丙辰獵于近郊己卯還宮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丁亥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于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二月癸酉以東平尹烏古論思列怨望殺之丁丑如春水四月己未至自春水癸亥幸皇武殿擊毬許士民縱觀甲子詔於速頻胡里改兩路猛安下選三十謀克爲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以實上京壬申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甲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緦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沉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敘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己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奏御平山等射懷孕兔上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誡飭之遂下詔禁射兔壬寅次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遣使臨潢泰州勸農丙午命尚書省奏事衣窄紫六月甲寅獵近山見田壠不治命笞田者庚申皇太子允恭薨丙寅尚書右丞相烏古論元忠罷庚午遣左宣徽使唐括鼎詣京師致祭皇太子戊寅命皇太子妃及諸皇孫執喪並用漢儀七月戊申發好水川九月辛巳朔次轄沙河賜百歲老嫗帛甲申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并賜帛己酉至自上京是日上臨奠宣孝皇太子于熙春園十月丙辰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損詔定額爲三千宰臣退上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上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職而授臨民手字尚不能書何以治民其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見於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丁丑命學士院諫院祕書監司天臺書作局閤門通進拱衛直武器署等官凡直宮中午前許退十一月庚辰朔詔曰射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恐盡獸類歲星晝見壬午太白晝見甲午以臨潢尹僕散守中等爲賀宋正旦使丙申夏國遣使問

起居。戊戌，以曹王永功為御史大夫。壬寅，以禮部員外郎移剌履為高麗生日使。十二月戊午，以皇孫金源郡王麻達葛判大興尹，進封原王。甲子，太白晝見，經天。丙寅，左丞相完顏守道、左丞張汝弼、右丞粘割斡特剌、參知政事張汝霖，坐擅增東宮諸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甲戌，制增留守、統軍、總管、招討、都轉運、府尹、轉運、節度使月俸。上謂宰臣曰：「太尉守道論事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畏。罪而復用，何以示戒。」是日，命範銅為禮信之寶，凡賜外方禮物，給信袋，則用之。丙子，上問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何？」右丞斡特剌對曰：「聞都人皆稱之。」上曰：「朕令察于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當，曹、豳二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斡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辰，如長春宮春水。二月癸酉，還都。乙亥，詔曰：「每季求仕人，問以疑難，令剖決之，其才識可取者，仍訪察政蹟，如其言行相副，即加陞用。」三月己卯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亥，以大理卿闕，上問誰可，右丞粘割斡特剌言前吏部尚書唐括貢可，乃授以是職。己丑，尚書省擬奏除授，上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偏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故得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卻不稱任，亦在沙汰而已。」癸巳，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粟七千株，錢二萬貫。丁酉，以親軍完顏乞奴言，制猛安謀克皆先讀女直字經史，然後承襲。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則不肯為非。爾一親軍麤人，乃能言此，審其有益，何憚而不從。」四月壬子，尚書省奏定院務監官虧兌陪納法，及橫班格。因曰：「朕常日御膳，亦從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嘗直官皆目睹之。若欲豐膳，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其利自何而來。朕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間疾苦也。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委任之過也。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屬，當選純謹秉性正直者充，勿用有權術之人。」戊午，尚書左丞張汝弼罷。己未，幸永安宮。壬戌，太尉、左丞相完顏守道致仕，以客省使李磐為橫賜高麗使。尚書省奏北京轉運使以贓除名，尚書省奏事，上曰：「比有上書言職官犯除名不可復用，朕謂此言極當，如軍期急速，權可使用，今天下無事，復用此輩，何以戒將來。」又奏：「年前以諸路水旱，於軍民地土二十一萬餘頃內，擬免稅四十九萬餘石。」從之。詔曰：「今之稅，考古行之，但遇災傷，常加蠲免。」五月甲申，以司徒、樞密使徒單克寧為太尉、尚書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趙王永中復為樞密使，太興尹原王麻達葛為尚書右丞相，賜名璟，參知政事程輝致仕。戊子，盧溝決於上陽村，湍流成河，遂因之。庚寅，御史大夫曹王永功罷，以豳王永成為御史大夫。戊戌，以尚書右丞粘割斡特剌為左丞，參知政事張汝霖為右丞。六月癸亥，尚書省奏速頻胡里改世襲謀克事，上曰：「其人皆勇悍，昔世祖與之鄰，苦戰累年，僅能克復。其後乍服乍叛，至穆康時始服聲教。近世亦嘗分徙。朕欲稍遷其民上京，實國家長久之計。」己巳，上謂宰執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材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材，當今急務也。」又言：「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上謂右丞相原王曰：「爾嘗讀太祖實錄乎？太祖征麻產，襲之，至泥淖，馬不能進，太祖捨馬而步，歡都射中麻產，遂擒之。創業之難如此，可不思乎。」甲戌，詔曰：「凡陳言文字，詣登聞檢院送學士院聞奏，毋經省廷。」七月壬午，詔給內外職事官兼職俸錢。丙申，御史中丞馬惠迪為參知政事。庚子，上聞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趙曦瑞其在職應錢穀利害文字多不題署，但思安身，降授積石州刺史。閏月己未，還都。八月丁丑，上謂宰臣曰：「親軍雖不識字，亦令

依例出職，若涉贓賄，必痛繩之。太尉左丞相克寧曰：依法則可。上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知優恤，然涉於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戊寅，尚書省奏河決衛州壞，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胙城縣。丁亥，尚書省奏擬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諸路物力，從之。己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為夏國生日使，辛卯，以益都尹崇浩等為賀宋生日使。甲午，秋獵。九月庚子，次薊州。辛丑，幸仙洞寺。壬寅，幸香林、淨名二寺。九月甲辰朔，幸盤山上方寺，因徧歷中盤、天香、感化諸寺。庚申，還都。丙寅，上謂宰臣曰：烏底改叛亡，已遣人討之，可益以甲士，毀其船栰。參知政事馬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亦知此類無用，所以毀其船栰，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十月戊寅，定職官犯贓同職相糾察法。庚寅，上謂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猛安人戶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安謀克官依時教練，其弛慢過期及不親監視，並決罰之。甲午，詔增河防軍數。戊戌，寧昌軍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忠道以討烏底改不待克敵而還，崇肅杖七十，削官一階，忠道杖八十，削官三階。十一月甲辰朔，定閔宗陵廟薦享禮。上謂宰臣曰：女直人中材傑之士，朕少有識者，蓋亦難得也。新進士如徒單鎰、夾古阿里補、尼龐古鑑輩，皆可用之材也。起身刀筆者，雖有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今五品以上闕員甚多，必資級相當，至老有不能得者，況欲至卿相乎。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特不舉人，甚非朕意。上顧修起居注崇璧曰：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必能辦，以其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官効其為人也。辛亥，以刑部尚書移剌子元等為賀宋正旦使。戊午，以左警巡副使轉沙通敏善斷，擢殿中侍御史兼右三部司正。庚申，立右丞相原王璟為皇太孫。甲子，上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丙寅，上謂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為多非度，太宗縱而弗檢，遂至於廢。如早為禁止，當不至是。朕於聖經不能深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每見善人不忘忠孝，檢身廉潔，皆出天性。至於常人多喜為非，有天下者苟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尚爾，況餘人乎。戊辰，上謂宰臣曰：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右丞張汝弼對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拱衛直副都指揮使韓景懋為高麗生日使，以近侍局直長尼龐古鑑純直通敏，擢皇太孫侍丞。己巳，獵近郊。庚午，上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十二月甲申，上還都，御香閣，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支非便，上諭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上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支，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宮中事無大小，朕常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使得人，寧復他慮。丁亥，上謂宰臣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飫之，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上曰：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丙申，上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彼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皆非被災之處。上曰：必隣道也。既隣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貲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為。又曰：平時用人，宜尚平直，至於軍職，當用權謀，使人不易測，可以集事。唐太宗自少年能用兵，其後雖居帝位，猶不能改，吮瘡剪鬚，皆權謀也。

二十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酉，以襄城令趙渢為應奉翰林文字。渢入謝，上問宰臣曰：此黨懷英所薦耶。對曰：諫議黃久約亦嘗薦之。上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汝霖曰：人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庚戌，如長春宮春水。二月乙亥，還都。己卯，改閔宗廟號曰熙宗。癸未，命曲陽縣置錢監，賜名利通。乙酉，上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欲觀之矣。丁亥，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並帶管勾河防事。己丑，諭宰執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練達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讒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上謂宰執曰：朕聞寶坻尉

蒙括特末也清廉，其爲政何如。左丞粹特剌對曰：其部民亦稱譽之，然不知所稱何事。上曰：凡爲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可進官一階，丞爲令。又言：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丙申，命羿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視。三月癸卯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皇太孫受冊，赦。乙卯，尚書省言孟家山金口閘下視都城百四十餘尺，恐暴水爲害，請閉之，從之。上謂大臣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豈得無人。唐之顏眞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也，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卿等當不私親故，而特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言：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布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烹羊豕。朕嘗念當時節儉之風，不欲妄費，凡宮中之官與賜之食者，皆有常數。四月丙戌，以刑部尚書樂浩爲參知政事。丙申，上如金蓮川。辛丑，京師地震。五月壬子，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葱及太府監日進時果，曰：葱果應用幾何，徒勞人耳。惟上林諸果三日一進。庚午，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六月戊寅，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庚辰，太白晝見。七月丙午，太白晝見經天。壬子，秋獵。八月丙戌，次雙山子。九月己亥朔，還都。己酉，上謂宰臣曰：朕今歲春水所過州縣，其小官多幹事，蓋朕前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事任賞罰不如用賞之有激勸也。以河中尹田彥皐等爲賀宋生日使，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爲夏國生日使。十月乙亥，宋前主構殂。庚辰，祫享于太廟。庚寅，上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無以對。十一月庚戌，以左副都點檢崇安爲賀宋正旦使。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庚申，平章政事崇尹致仕。甲子，上謂宰臣曰：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顧右丞張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襄及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者乎。宰臣皆有慚色。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趙可爲高麗生日使。丁丑，獵于近郊。壬午，宋遣使告哀。甲申，上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左丞粹特剌曰：臣等敢不盡心，第才不逮，不能稱職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盡善，但加勉勵可也。戊子，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二十八年正月丁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卯，遣宣徽使蒲察克忠爲宋弔祭使。甲辰，如春水。二月乙亥，還都。己丑，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瓈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三月丁酉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上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於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及克寧和之，極歡而罷。戊申，命贖朝六品、外路五品以職事官舉進士，已在仕，才可居翰苑者，試制詔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贍者補充學士院職任。應赴部求仕人老病昏昧者，勒令致仕，止給半俸，更不還官。甲寅，幸壽安宮。四月癸酉，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丁丑，以陝西路統軍使孛朮魯阿魯罕爲參知政事。癸未，命建女直大學。五月丙午，制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給俸與丞簿等。戊申，宋使來謝弔祭。七月辛亥，尚書左丞粘割斡特剌罷。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辛未，還都。庚辰，上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順服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生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之，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其來，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參知政事孛朮魯阿魯罕罷。壬午，以山東路統軍使完顏婆盧火爲參知政事。甲申，上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魯罕使

其早用朝廷必得補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九月甲午朔以鷹房使崇夔爲夏國生日使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溫等爲賀宋生日使己亥秋獵乙卯還都十月乙丑京府及節度州增置流泉務凡二十八所禁禳禬禳禰其停止之家抵罪乙酉尙書省奏擬除授而拘以資格上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皆須得人汝等不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己之祿位乎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羣臣皆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耳上顧謂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對十一月戊戌以改葬熙陵詔中外上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庚子太白晝見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甲辰以河中尹田彥皐等爲賀宋正旦使戊申上謂宰臣曰制條以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辭夫法律歷代損益而爲之彼智慮不及而有乖違本意者若行刪正令衆易曉有何不可宜修之務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謂宰臣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爲姦侵剋工物上則戶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卽欹漏者姦弊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庚戌上謂宰臣曰朕近讀漢書見光武所爲人有所難能者更始旣害其兄伯升當亂離之際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見戚容豈非人所難能乎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爲者也其他庸主豈可及哉右丞張汝霖曰湖陽公主奴殺人匿主車中洛陽令董宣從車中曳奴下殺之主入奏光武欲殺宣及聞宣言意遂解使宣謝主宣不奉詔主以言激怒光武光武但笑而已更賜宣錢三十萬上曰光武聞直言而怒解可謂賢主矣令宣謝主則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卽帝位猶有布衣麤豪之氣光武所不爲也癸丑幸太尉克寧第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剌彥拱爲高麗生日使乙亥上不豫庚辰赦天下乙酉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廡丙戌以太尉左丞相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尙書令平章政事襄爲尙書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完顏婆盧火罷以戶部尙書劉暐爲參知政事戊子詔尙書令徒單克寧左丞相襄平章政事張汝霖宿於內殿

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不能視朝詔遣宋高麗夏賀正旦使還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壽六十七皇太孫卽皇帝位己亥殯于太安殿三月辛卯朔上尊謚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四月乙酉葬興陵

贊曰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盻盻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顚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卽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愼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爲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爲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金史卷八

金史卷八考證

世宗紀下二十六年五月戊子盧溝決于上陽村○臣浩按金史河渠志書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于上陽村與世宗紀年分不同

二十八年十一月戊戌以改葬熙陵○臣人龍按思陵錄淳熙十五年十二月諜報金人制曰朕惟熙宗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卽位十有五年海陵庶人亮簒逆誣詆降從王封肆予一人纘承先緒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稽合禮文升祔太室惟是葬非其所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已于十月初八日備禮葬于思陵庶慰在天之靈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日此制金史失載

金史卷八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九

章宗一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母曰
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
宗幸東宮宴飲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又謂司徒李
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於
麻達葛山朕嘗喜其地衍而氣清其以山名之羣臣皆稱萬歲十八年封金源
郡王始習本朝語言文字及漢字經書以進士完顏匡司經徐孝美等侍讀二
十四年世宗東巡顯宗守國上奉表詣上京問安仍請車駕還都世宗嘉其意
賜勅書答諭二十五年三月萬春節復奉表朝賀六月顯宗薨世宗遣滕王府
長史臺御院通進齎來護視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
喜且爲之感動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諭
旨曰朕固知汝年幼服制中未可付以職然政事亦須學京尹之任姑試爾才
其勉之二十六年四月詔賜名璟五月拜尚書右丞相世宗謂曰宮中有輿地
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近阨塞又謂宰臣曰朕所以置原王於近輔者欲令
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故也十一月詔立爲皇太孫稱謝於慶和殿世
宗諭之曰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
從正立汝爲皇太孫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必盡忠
孝無失衆望則惟汝嘉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孫冊赦中外丁
巳謁謝太廟及山陵始受百官牋賀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詔攝政
聽授五品以下官丁亥受攝政之寶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
于柩前丙申詔中外賜內外官覃恩兩重三品已上者一重免今歲租稅并自
來縣欠係官等錢鰥寡孤獨人絹一疋米兩石己亥還大行皇帝梓宮于太安
殿癸卯以皇太后命爲令旨甲辰以大理卿王元德等報哀于宋高麗夏乙卯
白虹貫日亘天丁巳參知政事粘浩罷山東統軍畜以私過都城不赴哭臨笞
五十降授彰化軍節度使戊午名皇太后宮曰仁壽設衛尉等官二月辛酉朔
日有食之癸亥始聽政追尊皇考爲皇帝尊母爲皇太后甲子命學士院進呈
漢唐便民事及當今急務己丑白虹亘天勅登聞鼓院所以達冤枉舊嘗鎖戶
其令開之戊辰更仁壽宮名隆慶詔宮籍監戶舊係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
奴婢者悉放爲良己巳勅御史臺自今監察令本臺辟舉任內不稱職亦從奏
罷丁丑增定百官俸乙酉詔有司稽考典故許引用宋事是月宋主內禪子惇
嗣立三月壬辰朝于隆慶宮是月凡五朝己酉詔以生辰爲天壽節癸丑夏國
遣使來弔夏四月己巳夏國遣使來祭辛未宋遣使來弔祭乙酉葬世宗光天
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於興陵戊子朝于隆慶宮五月庚寅朔太白晝
見壬寅宋主遣使來報嗣位夏國遣使來賀即位丙午以祔廟禮成大赦丁未
地生白毛庚戌詔罷送宣錢今後諸護衛考滿賜官錢二千貫壬子勅收錄功
臣子孫量材於局分承應戊午朝于隆慶宮以東北路招討使猛迪罕速可等
爲賀宋主即位使河溢曹州閏月庚申朔封兄珣爲豐王琮鄆王瓌瀛王從彝
沂王弟從憲壽王玠溫王辛酉制諸飢民賣身已贖放爲良復與奴生男女並
聽爲良丙寅觀稼于近郊庚午以樞密副使唐括貢爲御史大夫壬申封乳母
孫氏蕭國夫人姚氏華國夫人丙子進封趙王永中漢王曹王永功冀王豳王
永成吳王虞王永升隋王徐王永蹈衛王滕王永濟潞王薛王永德瀋王庚辰
宋遣使來賀即位癸未朝于隆慶宮詔學士院自今誥詞並用四六乙酉詔諸
有司凡承應人係將來受親民之職可命所屬論使爲學其護衛符寶奉御奉
職侍直近密當選有德行學問之人爲之教授六月己丑朔有司言律科舉人
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涵養器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
官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爲宜從之詔有司請親王到任各給錢二十萬
辛卯修起居注完顏烏者知登聞檢院孫鐸皆上書諫罷圍獵上納其言拾遺
馬升上儉德箴乙未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並兼勸農採訪事屯田鎮防諸軍
皆屬焉丁酉幸慶壽寺作瀘溝石橋己亥朝于隆慶宮甲辰罷送赦禮物錢朝

于隆慶宮乙卯高麗國王晧遣使來弔祭及會葬勅有司移報宋高麗夏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來賀丁巳命提刑官除後於便殿聽旨每十月使副內一員入見議事如止一員則令判官入見其判官所掌煩劇可升同體朝職任秋七月辛酉減民地稅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甲子朝于隆慶宮乙丑勅近侍官授外任三品四品賜金帶一重幣有差丁卯以太尉尚書令東平郡王徒單克寧爲太傅改封金源郡王辛未高麗遣使來賀即位甲戌乙酉太后幸壽安宮辛巳詔京府節鎮防禦州設學養士初設經童科御史大夫唐括貢罷禮部尚書移剌履爲參知政事以刑部尚書完顏守貞等爲賀宋生日使八月戊子朔奉皇太后幸壽安宮辛卯勅有司京府州鎮設學校處其長貳幕職內各以進士官提控其事仍具入銜壬辰初定品官子孫試補令史格及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條左司諫郭安民上疏論三事曰崇節儉去嗜欲廣學問丁酉如大房山戊戌謁奠諸陵己亥還都庚子朝于隆慶宮是月凡三朝壬寅制提刑司設女直契丹漢兒知法各一人甲辰參知政事劉瑋罷丙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九月戊午朔天壽節以世宗喪不受朝庚申詔增守山陵爲二十丁給地十頃壬戌詔罷告捕亂言人賞甲子制諸盜賊聚集至十人或騎五人以上所屬移捕盜官捕之仍遞言省部三十人以上聞奏違者杖百是日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丁卯制強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往違者有罪戊辰以隆慶宮衛尉把思忠爲夏國生日使庚午以尚輦局使裴德爲橫賜高麗使丙子獵于近郊戊寅監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寧右丞相襄不應請車駕田獵上曰此小事不須治之乙酉如大房山冬十月丁亥朔謁奠諸陵己丑還都庚寅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辛卯上顧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平章政事汝霖對曰鳳翔治中郝俣可汝霖諫止田獵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得中爲當丙申冬獵己亥次羅山庚子次玉田辛丑祁州丹州進嘉禾丁亥次寶坻庚戌中侍石抹阿古鞅帶刀入禁門罪應死詔杖八十癸丑至自寶坻十一月己未朝于隆慶宮辛酉以右宣徽院使裴滿餘慶等爲賀宋正旦使癸亥上諭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甲子諭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每趨朝而又赴省恐不易自今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庶得調攝常事他相理問惟大事白之可也戊辰諭尚書省自今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歲限所舉之數如不舉者坐以蔽賢之罪仍依唐制凡五品以上官到任即舉自代並從提刑司採訪之己巳初制轉避文字法壬申朝于隆慶宮乙亥命參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遼史丁丑以西上閤門使移剌郕爲高麗生日使御史臺奏故事臺官不得與人相見蓋爲親王宰執形勢之家恐有私徇然無以訪知民間利病官吏善惡詔自今許與四品以下官相見三品以上如故辛巳詔有司今後諸處或有饑饉令總管節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賑貸或賑濟然後言上十二月丙戌朔朝于隆慶宮是月凡五朝詔罷鑄錢丁亥密州進白雉壬辰諭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網捕野物及不得放羣鵰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廢射也戊戌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仍罷巡鹽使以河東南北路提刑司言賑寧化保德嵐州饑其流移復業給復一年是日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酒乙巳祭奠興陵壬子諭臺臣曰提刑司所舉劾多小過行則失大體不行則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諭之甲寅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是冬無雪

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改元以世宗喪不受朝賀上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丁巳制諸王任外路者許游獵五日過此禁之仍令戒約人從毋擾民辛酉諭尚書省宰執所以總持國家不得受人餽遺或遇生辰受所獻毋過萬錢若緦大功以上親及二品以上官不禁壬戌以知河中府事王蔚爲尚書右丞刑部尚書完顏守貞爲參知政事甲子如大房山乙丑奠謁興陵裕陵丙寅還都戊辰制禁自披剃爲僧道者勅外路求世宗御書辛未如近畿春水己卯如春水二月丁亥太白晝見丙申遣諭諸王凡出獵毋越本境壬寅諭有司寒食給假五日著于令甲辰至自春水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癸丑地生白毛甲寅如大房山三月乙卯朔謁奠興陵丙辰還都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六朝己未勅點檢司諸試護衛人須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孫善射出衆雖不及格亦令入見癸

亥。禮官言。民或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可令察舉。量材敘用。其驅婢所生。舊制。官給錢百貫以資乳哺。尚書省請更給錢四十貫。贖以爲良。制可。丙寅。有司言。舊制。朝官六品以下從人輸庸者聽。五品以上不許輸庸。恐傷禮體。其有官職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給半。乞不分內外。願令輸庸者聽。從之。乙巳。擊毬於西苑。百寮會觀。癸酉。詔內外五品以上。歲舉廉能官一員。不舉者坐蔽賢罪。乙亥。初設應制及宏詞科。丁丑。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並給假一日。辛巳。詔修曲阜孔子廟學。壬午。如壽安宮。夏四月甲申朔。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戊戌。如壽安宮。五月。不雨。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廟。朝于隆慶宮。是月凡三朝。丙辰。以鷹坊使移剌寧爲橫賜夏國使。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擊毬。縱百姓觀。壬戌。祈雨于社稷。甲子。制省元及四舉終場人許該恩。己巳。復祈雨于太廟。庚午。置知登聞鼓院事一人。丙子。以祈雨。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戊寅。命內外官五品以上。任內舉所知才能官一員以自代。壬午。以參知政事移剌履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徒單鎰爲參知政事。尚書右丞相襄罷。六月己丑。制定親王家人有犯。其長史府掾失覺察故縱罪。壬辰。奉皇太后幸壽慶寺。甲辰。勅僧道三年一試。秋七月己巳。以禮部尚書王脩等爲賀宋生日使。庚午。朝于隆慶宮。丁丑。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八月癸未朔。禁指託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徵錢債。乙酉。詔設常平倉。丁亥。至自壽安宮。戊子。朝于隆慶宮。是月凡三朝。己丑。以判大睦親府事宗寧爲平章政事。壬辰。幸玉泉山。即日還宮。癸巳。罷諸府鎮流泉務。選才幹之官爲諸州刺史。皆召見諭戒之。戊戌。上諭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右丞履。參知政事守貞。鎰曰。凡人之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將見奢侈無極。費用過多。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爲經久法。上是履議。壬寅。勅麻吉以皇家袒免之親。特收充尚書省祗候郎君。仍爲永制。丁未。獵于近郊。己酉。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九月壬子朔。天壽節。以世宗喪。不受朝。丙辰。以廉能進擢北海縣令張翱等十八人官。己未。以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林荅謀甲爲夏國生日使。庚申。朝于隆慶宮。壬戌。如秋山。冬十月丁亥。至自秋山。戊子。朝于隆慶宮。丙申。詔賜貴德州孝子翟巽、遂州節婦張氏各絹十疋、粟二十石。戊戌。以有司言。登聞鼓院同記注院。勿有所隸。制民庶聘財爲三等。上百貫。次五十貫。次二十貫。丁未。獵于近郊。十一月乙卯。朝于隆慶宮。是月凡五朝。以惑衆亂民。禁罷全眞及五行毗盧。以僉書樞密院事把德固等爲賀宋正旦使。丁巳。制諸職官讓廕兄弟子姪者。從其所請。戊辰。召禮部尚書王脩、諫議大夫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可行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辨析。小民之言有可採者。朕尚從之。況卿等乎。自今所議。毋但附合於尚書省。辛未。以西上閤門使移剌撻不也爲高麗生日使。丙子。冬獵。己卯。次雄州。判眞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來朝。十二月壬午。免獵地今年稅。丁亥。次饒陽。己丑。平章政事張汝霖薨。丁酉。至自饒陽。甲辰。幸太傅徒單克寧第視疾。以克寧爲太師、尚書令。封淄王。賜銀千五百兩、絹二千疋。乙巳。朝于隆慶宮。丙午。詔有司。正旦可先賀隆慶宮。然後進酒。丁未。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世宗喪。不受朝。癸丑。諭有司。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甲寅。始許宮中稱聖主。乙卯。皇太后不豫。自是日往侍疾。丙夜乃還。辛酉。皇太后崩。丙寅。以左副都點檢宙等報哀于宋高麗夏。庚午。太師、尚書令淄王徒單克寧薨。甲戌。百官表請聽政。不許。戊寅。詔賜陁括里部羊三萬口、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以振其乏。吳王永成、隋王永升。以聞國喪奔赴失期。罰其俸一月。其長史笞五十。己卯。有司言。漢王永中以疾失期。上諭使回。二月壬午。百官復請聽政。不許。壬辰。上始視朝。勅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諭有司。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人數。丙申。以樞密副使夾谷清臣爲尚書左丞。戊戌。更定奴誘良人法。丙午。初設王傅府尉官。三月丁巳。夏國遣使來弔。癸亥。勅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封臣下。有司議以遼爲恆。宋爲汴。秦爲鎬。晉爲并。漢爲益。梁爲邵。齊爲彭。殷爲譙。唐爲絳。吳爲鄂。蜀爲夔。陳爲宛。隋爲涇。虞爲澤。制可。丁卯。夏國遣使來祭。乙亥。

高麗遣使來弔祭。丁丑，宋遣使來弔祭。四月戊寅朔，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乙酉，葬孝懿皇太后于裕陵。戊子，制諸部內災傷，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妄告者戶長坐詐不以實罪，計贓重從詐匿不輸法。庚寅，禁民庶不得服純黃銀褐色，婦人勿禁，著爲永制。辛卯，上幸壽安宮。諫議大夫張暐等上疏，請止其行，不允。癸巳，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甲午，改封永中爲幷王，永功爲魯王，永成兗王，永升曹王，永蹈鄭王，永濟韓王，永德滕王。戊戌，增太學博士、助教員。己亥，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庚子，改壽安宮名萬寧。壬寅，如萬寧宮。詔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視四品秩。五月庚戌，勅自今四日一奏事，仍免朝。戊辰，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風雨師、社稷神壇隳廢者復之。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六月戊子，平章政事崇寧薨。癸巳，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爲蕃，違者杖之。丙午，尚書右丞移剌履薨。秋七月丁巳，以參知政事徒單鎰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夾谷衡爲參知政事。己未，觀稼于近郊。己巳，禁職官元日生辰受所屬獻遺，仍爲永制。以同僉大睦親府事兗等爲賀宋生日使。庚午，諭有司，自今外路公主應赴闕，其駙馬都尉非奉旨毋擅離職。八月癸未，至自萬寧宮。己亥，勅山東、河北闕食等處許納粟補官。諭有司，自今親王所領，如有軍處，令佐貳總押軍事。乙巳，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九月丁未朔，天壽節，以皇太后喪不受朝。甲寅，如大房山。乙卯，謁奠裕陵。丙辰，還都。丁巳，以西上閤門使白琬爲夏國生日使。己未，定詐爲制書未施行罪。以尚書左丞夾谷清臣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參知政事完顏守貞爲尚書左丞，知大興府事張萬公爲參知政事。庚申，如秋山。冬十月己丑，至自秋山。甲午，勅司獄毋得與府州司縣官讌宴還往，違者罪之。禁以太一混元受籙私建菴室者。壬寅，以河北、山東旱，應雜犯及強盜已未發覺減死一等，釋徒以下。十一月丙午朔，制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譯爲漢字。甲寅，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爲事重法科。丁巳，以滕王傅宗璧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午，夏人殺我邊將阿魯帶。甲子，制投匿名書者徒四年。丙寅，以近侍局副使完顏匡爲高麗生日使。壬申，勅提刑司官自今每十五日一朝。十二月乙亥朔，勅三品致仕官所得傔從毋令輸庸。己卯，定鎭邊守將致盜賊罪。甲申，獵于近郊。乙酉，詔罷契丹字。己丑，尚書右丞徒單鎰罷。癸卯，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以孝懿皇后小祥，尚書省請依明昌元年世宗忌辰例，諸王陪位服慘素，去金玉之飾，百官不視事，禁音樂屠宰，從之。壬戌，如春水。二月甲戌朔，勅猛安謀克許於冬月率所屬戶畋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壬辰，至自春水。丁酉，獵于近郊。辛丑，詔追復田瑴等官爵。閏月甲子，以山東路統軍使烏林荅愿爲御史大夫。三月乙亥，更定強盜徵贓品官及諸人親獲強盜官賞制。辛巳，初設左右衞副將軍。癸未，濬溝石橋成，幸熙春園。丁亥，如萬寧宮。辛卯，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上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上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卽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作僞者，然僞爲孝義，猶不失爲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癸巳，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壞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左丞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穀上書所言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臣面問所以救之之道，莫之能言。上曰，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穀言及隨處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爲人傭僱，尙須出力，況食國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是日，温王玠薨。丁酉，命有司祈雨，望祀嶽鎭海瀆于北郊。四月壬寅朔，定宣聖廟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獻官幷執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舉涿州進士劉

舉薦博州進士張安行河中府胡光謙光謙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勅劉璟博
張安行特賜同進士出身胡光謙召赴闕甲辰祈雨于社稷丙午罷天山北界
外採銅戊申瀛王瓌薨戊午詔集百官議北邊開壕事詔賜雲內孝子孟興絹
十疋粟二十石賜同州人妻師氏謚曰節丙辰旱災下詔責躬丁卯復以祈雨
望祭嶽鎮海瀆山川于北郊戊辰勅親王衣領用銀褐紫綠遣御史中丞吳鼎
樞等會決中都冤獄外路委提刑司處決左丞守貞以旱上表乞解職不允參
知政事衡萬公皆入謝上曰前詔所謂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議冗官決滯
獄四事其速行之五月壬申朔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孛朮魯子元爲橫賜高麗
使癸酉罷北邊開壕之役甲戌祈雨于社稷是日雨戊寅出宮女百八十三人
尚書省奏近于山東河北之饑已委官差所至安撫賑濟復遣右三部司正苑
文淵往視之乙酉以雨足致祭于社稷戊子百官賀雨足尚書左丞完顏守貞
罷己丑以雨足望祀嶽鎮海瀆六月癸卯宰臣請罷提刑司上曰諸路提刑司
官止三十餘員猶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餘處其能盡得人乎弗許甲寅以久
雨命有司祈晴丁巳定提刑司條制辛酉詔定內外所司公事故作疑申呈罪
罰格乙丑以知大名府事劉瑋爲尚書右丞有司言河州災傷民乏食而租稅
有未輸詔免之諭戶部可預給百官冬季俸令就倉以時直糴與貧民秋成各
以其貸糴之其所得必多矣而上下便之其承應人不願者聽秋七月戊寅勅
尚書省曰飢民如至遼東恐難遽得食必有飢死者其令散糧官問其所欲居
止給以文書命隨處官長計口分散令富者出粟養之限以兩月其粟充秋稅
之數己卯邢州刺史顏長壽安武軍節度副使胡剌坐賑濟不及四縣各杖五
十癸未詔增北邊軍千二百人分置諸堡丁亥胡光謙至闕命學士院以雜文
試之稱旨上曰朕欲親閱之辛卯以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等爲賀宋生日使己
亥上謂宰臣曰聞諸王傅尉多苛細舉動拘防亦非朕意是職之設本欲輔導
諸王使歸之正得其大體而已平章政事清臣曰請以聖意徧行之曰已諭之
矣八月癸卯勅諸職官老病不肯辭避有司諭使休閑者不在給俸之列格前
勿論上以軍民不和吏員姦弊詔四品以下六品以上集議于尚書省各述所

見以聞甲辰集三品以下六品以上官問以朝政得失及民間利害令各書所
對丁未以有司奏寧海州文登縣王震孝行以書業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進
士出身仍注教授一等職任辛亥至自萬寧宮特賜胡光謙明昌二年進士第
三甲及第授將仕郎太常寺奉禮郎官制舊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謙德行才
能故特授之己未以烏林荅愿爲尚書左丞辛酉獵于近郊乙丑上謂宰臣曰
朕欲任官令久於其事若今日作禮官明日司錢穀雖聞有異材然事能悉辦
者鮮矣對曰使中材之人久於其職事既熟終亦得力上問太常卿張暐古有
三恪今何無之暐具典故以聞丁卯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九月庚午朔
天壽節以皇太后喪不受朝諭尚書省去歲山東河北被災傷處所闕租稅及
借貸錢粟若便徵之恐貧民未蘇俟豐收日以分數察徵可也又謂宰臣曰隨
路提刑司舊止察老病不任職及不堪親民者如得其實即改除他路若他路
提刑司覆察得實勿復注親民之職卿等其議行之甲戌以郊社署令唐括合
達爲夏國生日使己卯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戶今歲夏秋租稅之半曾當差
役者復一年冬十月壬寅至自秋山丙午勅御史臺提刑司自今保申廉能官
勿復有乞升品語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勅党懷英撰碑文朕將親
行釋奠之禮其檢討典故以聞甲寅勅置常平倉處並令州府官以本職提舉
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以爲永制賜河南路提刑司所舉逸
民游總同進士出身以年老不樂仕進授登仕郎給正八品半俸終身戊午諭
尚書省訪求博物多知之士癸亥遣諭諸王府傅尉曰朕分命諸王出鎮蓋欲
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之間或違於理所以分置傅尉
使勸導彌縫不入於過失而已若公餘遊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
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
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就諭諸王使知朕意丙寅勅應保舉官及試中
書判者委官覆察言行相副者量與陞除隨朝及六品以上各隨所長用之己
巳獵于近郊十一月庚午朔尚書省奏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舉孔子四十八
代孫端甫年德俱高該通古學濟南府舉魏汝翼有文章德誼苦學三十餘年

己酉。擬蔚州舉劉㬚亨學行俱優。當充舉首。益都府舉王樞博學善書。宰執王寧。勸魏汝翼。特賜進士及第。劉㬚亨等同進士出身。並附王澤榜。孔端甫侯春擾召之。丙子。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戊寅。升相州爲彰德府。以前右副都點檢溫敦忠爲賀宋正旦使。壬午。尙書省奏。知河南府事程輝乞進封父祖。權尙書禮部郎中党懷英言。凡宰執改除外任長官。其佐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令史。其子且爾。父祖封贈。理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甲申。改提刑司令史爲書史。丙申。以有司言。河州定羌民張顯孝友力田。焚券已責。又獻粟千石以賑饑。棣州民梁構賑米七百石。錢三百貫。冬月散柴薪三千束。皆別無希覬。特各補兩官。仍正班敘。十二月癸卯。以東上閤門使張汝猷爲高麗生日使。辛亥。諭有司祈雪。癸丑。獵于近郊。丙辰。有赤氣見于北方。丁巳。勅華州下邽縣置武定鎭倉。京兆櫟陽縣置粟邑鎭倉。許州舞陽縣置北舞渡倉。各設倉草都監一人。縣官兼領之。乙丑。定到任告致仕格。丁卯。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

金史卷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

章宗二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以皇太后喪不受朝辛未以平章政事夾谷清臣爲尚書右丞相兼修國史丁丑遣戶部侍郎李獻可等分路勸農事癸未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上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迹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若諭所司察舉官吏必審眞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辛卯賑河北諸路被水災者癸巳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雖禁地聽民持農器出入丙申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二月戊戌朔如春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癸丑獵于姚村淀癸亥至自春水丙寅參知政事張萬公罷三月戊辰朔諸路提刑司入見各問以職事仍誡諭曰朕特設提刑司本欲安民于今五年効猶未著蓋多不識本職之體而徒事細碎以致州縣例皆畏縮而不敢行事迺者山東民艱于食嘗遣使賑濟蓋卿等不職故至於此既往之失其思悛改庚午上將幸景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等上書切諫不報壬申章再上補闕許安仁拾遺路鐸皆諫乃止制定民習角觝槍棒罪以工部尚書胥持國爲參知政事丙子特賜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學教授尋以老年命食主簿半俸致事甲申幸香山永安寺及玉泉山甲午定配享功臣勅自今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並令迴避夏四月丁酉朔幸興陵崇妃第是日始舉樂自己亥至癸卯百官三表請上尊號上曰祖宗古先有受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戊申親禘于太廟庚戌如萬寧宮辛亥右丞相清臣率百官及耆艾等復請上尊號學官劉璣亦率六學諸生趙楷等七百九十五人詣紫宸門請上尊號如唐元和故事不許丁巳賑河州饑勅女直進士及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乙丑減尚廄食穀馬五月丙寅朔曹王永升及諸王請上尊號不許以尚廄局使石抹貞爲橫賜夏國使己巳上以羣臣累上尊號不受詔諭中外徒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原之甲戌觀稼于近郊辛巳諭左司偏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癸未以久雨禜六月癸丑賜有司所舉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兗州翟駒錦州齊文乙大名孫可久陳信仁應州董戣並同進士出身丙辰以晴致祭嶽鎭海瀆壬戌尚書右丞相夾谷清臣進封戴國公西京留守完顏守貞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尚書右丞劉瑋罷秋七月辛巳南京路提刑司自許州遷治南京己丑制三品以上官有故者若親實勳舊尚書省即與聞奏議加追贈命以銀改鑄禮信之寶仍塗以金以同判大睦親府事襄爲樞密使以御史中丞董師中等爲賀宋生日使八月己亥樞密使襄帥百僚再請上尊號不許是日歲星太白晝見庚子大赦甲辰至自萬寧宮丁未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辛亥國史院進世宗實錄上服袍帶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九月甲子朔天壽節御大安殿受親王百官及宋高麗夏使朝賀戊辰以參知政事夾谷衡爲尚書右丞戶部尚書馬琪爲參知政事勅尚書省大定二十九年以後士庶言事或係國家或邊關大利害已嘗施行者可特補一官有益於官民量給以賞以西上閤門使大磬爲夏國生日使庚午如山陵次奉先縣辛未拜天于縣西壬申致奠諸陵癸酉如秋山十一月庚午右丞相清臣參知政事持國上表丐閑優詔不許戊寅以翰林直學士完顏匡等爲賀宋正旦使命匡權易名弼以避宋諱壬午木冰丙戌詔諸職官以贓污不職被

罪以廉能獲升者令隨路京府州縣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勸懲庚寅夏國嗣子李純佑遣使來訃告十二月甲午朔夏國李純佑遣使奉故王仁孝遺表以進諭大興府於暖湯院日給米五石以贍貧者戊戌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己亥諭有司以鄭王財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甲辰諸王府增置司馬一人以紇石烈瑝爲高麗生日使西上閤門使大磐等爲夏國勅祭慰問使庚戌尚書省以科目近多得人乞是舉增取進士上然之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甲寅冊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弘聖帝丙辰獵于近郊是歲大有年邢洺深冀及河北十六謀克之地野蠶成繭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昭容李氏進位淑妃己巳初用唐宋典禮皇后忌辰皆廢務尚書省進區田法詔相其地宜務從民便又言遣官勸農之擾命提刑司禁止之乙亥以葉魯谷神始製女直字詔加封贈依蒼頡立廟盩厔例祠於上京納里渾莊歲時致祭令其子孫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戶春秋二祭辛巳前中都路都轉運使王寂薦三舉終場人葉州文商經明行修足備顧問前河北西路轉運使李揚言慶陽府進士李奕純德博學鄉曲畏之絳州李天祺應州康晉侯屢赴廷試皆有才德上曰文商可令召之李奕給主簿半俸終身餘賜同進士出身遣國子祭酒劉璣冊李純祐爲夏國王丁亥幸城南別宮丁酉初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尚書省奏禮官言孝懿皇后禪除已久宜易隆慶宮爲東宮慈訓殿爲承華殿從之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戊戌祭社稷以宣獻皇后忌辰用熙寧祀儀樂縣而不作二月甲辰鄆王琮薨己酉宰臣請罷北邊屯駐軍馬不允癸丑以齊河縣民張禍濟陽縣王琛河州李鑄急義好施詔復之終身仍著于令命宣徽使移剌敏戶部主事赤盞實理哥相視北邊營屯經畫長久之計三月壬申初定限錢禁庚辰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戊子置弘文院譯寫經書夏四月壬辰朔幸北苑庚子詔各路所舉德行才能之士涿州時琦雲中劉瑩鄭州李升恩州傳珮濟南趙肇興中田居方六人並特賜同進士出身以文商爲國子教授特遷登仕郎己酉詔自今宮楹床榻之飾毋以金玉壬子特賜翰林待制温迪罕迪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乙卯幸景明宮董師中賈守謙路鐸先後凡兩上封事切諫不報五月庚午次爲十撒八戊子桓撫二州旱遣使禱于緡山六月壬辰如冰井己亥出獵登胡土白山酹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進酒丙午拜天曲赦西北路己未如奇沙秋山是月宋前主眘殂七月戊辰獵于鞈赤火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會温合失不是日上親射獲黃羊四百七十一乙酉次冰井丙戌以天壽節宴樞光殿凡從官及承應人過軍恩遷秩者並受宣勅於殿前時久雨初霽有龍曳尾于殿前雲間戊子御膳囊中有蛻上舉視而棄之戒左右毋宣言八月辛亥至自景明宮壬子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丁巳賜從幸山後親軍銀絹有差九月戊午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戌命增定捕盜官被殺贖錢及官賞格甲子都水監官王汝嘉等坐河決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之乙丑上御睿思殿諸路提刑使入見戊辰初令民買撲隨處金銀銅冶命參知政事馬琪往視河決仍許便宜從事壬申宋主遣使來告哀戊寅以知大興府事尼龐古鑑等爲宋國弔祭使勅尚書省集百官議備邊事壬午特推恩東宮舊人司經王伯温等八人官有差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幷諸抹及乣等處選軍三萬俟來春調發仍命諸路幷北阻轐以六年夏會兵臨潢冬十月庚寅右丞相夾谷清臣等表請上尊號不允宋遣使獻遺留物壬寅右丞相清臣復請上尊號國子祭酒劉璣亦率六學諸生上表陳請不允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庚戌張汝弼妻高陀斡以謀逆伏誅壬子尚書省奏升提刑司所察廉官南皮縣令史肅以下十有二人而大興主簿蒙括蠻都亦在選中上知其人曰蠻都澆浮人也升之可乎與其任澆浮孰若用淳厚況蠻都常才才智過人猶不當用恐敗風俗況常才耶其再察之閏月戊午朔宋主遣使來報即位甲子親王百官各奉表請上尊號不允丙寅以代國公歡都等五人配享世祖廟庭甲戌以河東南北提刑使王啓等爲賀宋主即位使乙亥獵于近郊戊寅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

利。故毒在莊嚴閣侍。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庚辰。參知政事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諭戴琪傳中。丙戌。以翰林待制奧屯忠孝權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昉權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以引進使完顏衷爲夏國生日使。十一月癸巳。詔罷紫荆橫所護圍場。庚子。以右宣徽使移剌敏等爲賀宋正旦使。癸丑。太白晝見。十二月辛酉。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以知大興府事尼龐古鑑爲參知政事。以戶部郎中李敬義爲賜高麗生日使。丁卯。免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辛巳。勅減修內司備營造軍千人。都城所五百人。癸未。勅尙書省。自今獻靈芝嘉禾者賞。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受宋高麗夏使朝賀。庚寅。太白晝見。辛卯。勅有司給天水郡公家屬田宅。壬辰。如春水。庚戌。罷陝西括地。辛亥。諭胥持國。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廩醫護視之。乙卯。次御林。二月丁巳朔。勅有司。行宮側及獵所有農者。勿禁。己未。始祭高禖。庚午。至自春水。丁丑。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鴟尾。癸未。宋遣使來報謝。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甲午。以翰林直學士孛朮魯子元兼右司諫。監察御史田仲禮爲左拾遺。翰林修撰僕散訛可兼右拾遺。諭之曰。國家設置諫官。非取虛名。蓋責實效。庶幾有所裨益。卿等皆朝廷選擢。置之諫職。如國家利害。官吏邪正。極言無隱。近路鐸左遷。本以他罪。卿等勿以被責遂畏縮不言。其悉心毅力。毋得緘默。丙申。如萬寧宮。戊戌。以北邊糧運。括羣牧所三招討司猛安謀克隨乣及迭剌唐古部諸抹西京太原官民馳五千充之。惟民以驢載爲業者勿括。以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以備支給。銀五萬兩。金盂二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盂八千兩。絹五萬匹。雜綵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以備賞勞。庚子。以郡縣才行之士翟介然以下三人。特賜進士及第。李貞固以下十五人。同進士出身。夏四月癸亥。勅有司。以增修曲阜宣聖廟工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甲子。以尙書左丞烏林荅愿爲平章政事。右丞夾谷衡爲尙書左丞。丙子。幸玉泉山。戊寅。以修河防工畢。參知政事胥持國進官二階。翰林待制奧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階。穫嘉令王維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賜銀幣有差。庚辰。以尙書右丞相夾谷清臣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密國公。樞密使襄爲尙書右丞相。封任國公。參知政事胥持國爲尙書右丞。壬午。賜宰臣手詔。以風俗不淳。官吏苟且責之。五月丙戌。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辛卯。以出師遣禮部尙書張暐告于廟社。乙未。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以罪賜死。并及二子。丁酉。詔中外。乙巳。詔諸路猛安謀克農隙講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罰之。庚戌。命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府。六月丙辰。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僕散訛可坐鎬王永中事奏對不實。削官二階。罷之。御史中丞孫即康。右補闕蒙括胡剌。右拾遺田仲禮各罰金二十斤。丙寅。以樞密副使唐括貢爲樞密使。以久雨。禜。庚辰。太白經天。辛巳。左丞相清臣遣使來獻捷。七月丙申。幸曹王永升第。甲辰。始定文武官六貫石以上承應人并及廕者若在籍儒生章服制。八月己未。命兗州長官以曲阜新修廟告成于宣聖。癸亥。至自萬寧宮。己巳。以溫敦伯英言。命禮部令學官講經。辛未。以吏部尙書吳鼎樞等爲賀宋生日使。壬申。行省都事獨吉永中來報捷。乙亥。勅宮中承應人出職後三年內犯贓罪者。元舉官連坐。不在去官之限。著爲令。辛巳。术波進馬。九月壬午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申。冊靜寧山神爲鎭安公。忽土白山神爲瑞聖公。丙戌。知河間府事移剌仲方爲御史大夫。辛卯。如秋山。以尙書左司郎中粘割胡土爲夏國生日使。冬十月丙辰。至自秋山。丁巳。以歲幸春水秋山。五日一進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進。乙亥。命尙書左丞夾谷衡行省于撫州。命選親軍武衞軍各五百人以從。仍給錢五千萬。十一月戊子。左丞相夾谷清臣罷。右丞相襄代領行省事。丙申。以刑部尙書紇石烈貞等爲賀宋正旦使。壬寅。初定猛安謀克鎭邊後放免者授官格。禁射糧軍應役但成隊伍。不得持兵器。及凡可以傷人者。甲辰。報敗敵於望雲。乙巳。以樞密使唐括貢。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禮部尙書張暐等二十三人充計議官。凡軍事則議之。戊申。初定縣官增水田陞除制。十二月乙卯。詔招撫北邊軍民。以知登聞檢院賈益爲高麗生日使。戶部員外郎納蘭昉爲橫賜使。戊午。禮部尙書張暐等進大金儀禮。丁卯。應奉翰林文字趙秉文上書論姦歎。乙亥。詔加五鎭四瀆王爵。庚辰。上幸後園閱軍器。是月。右丞相

襄宰駙馬都尉僕散揆等進軍大敗宋兵分兵攻取諸鎮
承安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受宋高麗夏使朝賀甲申大鹽濼羣牧使移剌覩等
爲廣吉剌部兵所敗死之丁亥國子學齋長張守愚上平邊議三篇特授本學
教授仍以其議付史館二月甲子命有司祀高禖如新儀丁卯右丞相襄左丞
衡至自軍中己巳復命還軍幸都南行宮春水甲戌至自行宮是月初造虎符
發兵三月丁酉如萬寧宮不雨遣官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癸卯勅尚書省刑
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其再議以聞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甲辰遣參知
政事尼厖古鑑祈雨于社稷丁未復遣使就祈于東嶽夏四月辛亥命尚書右
丞胥持國祈雨于太廟壬子遣使審決冤獄京城禁繖扇戊午初行區種法民
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乙丑命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祈雨于
社稷壬申命參知政事馬琪祈雨于太廟甲戌尚書省以趙承元言請追上孝
懿皇太后冊寶然後行謚冊禮禮官執奏尊皇太后已詔示中外無追冊禮從
之戊寅上以久不雨命禮部尚書張暐祈于北嶽己卯遣官望祭嶽鎮海瀆于
北郊五月庚辰朔觀稼于近郊因閱區田乙酉以久旱徙市庚寅詔復市如常
壬辰以尚藥局副使粘割忠爲横賜夏國使乙未參知政事尼厖古鑑罷庚子
雨足六月甲寅上以百姓艱食詔出倉粟十萬石減價以糶之乙丑平晉縣民
利通家甕自成綿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匹丁卯勅自今
長老太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太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
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
尼道士女冠亦如之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罷庚午幸瓊華島觀稼癸酉詔應禁
軍器路分步弓手擬於射糧軍內選之馬弓手擬於猛安謀克軍戶餘丁內選
之其有爲百姓害從本州縣斷遣無猛安戶於二百里內屯駐軍餘丁內取之
依步弓手月給二貫石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勅
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乙酉勅令使高麗夏使入見數奏令斷毀各
國通事具公服與閤門使上殿量職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八月己酉
獵于近郊癸丑幸玉泉山甲子以郊祀日期詔中外戊辰至自萬寧宮以陝西

西路轉運使董師中爲御史大夫癸酉左丞衡丁父憂九月丁丑朔天壽節宋
高麗夏遣使來賀辛巳以右丞相襄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
王壬午賜襄酒百尊太白晝見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以吏部尚書張暐等爲賀宋生日使癸巳左丞衡起復丁酉知大興府卞同知
郭鑄以擅遣閤宰臣各奪四十辛丑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至自軍乙巳以國
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爲夏國生日使冬十月丙午朔詔選親軍八百人戍撫
州庚戌命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簽書樞密院事完顏匡行院於撫州丙辰祫
享于太廟十一月戊子參知政事馬琪罷庚寅特滿羣牧契丹陁鎖德壽反泰
州軍擊敗之御史大夫董師中北京留守裔並爲參知政事甲午以陝西路統
軍使崇道等爲賀宋正旦使丁酉朝享于太廟戊戌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己
亥曹王永升率親王百官賀癸卯命有司祈雪仍遣官祈于東嶽十二月丙午
樞密使唐括貢率百官請上尊號不允己酉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勞
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凡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匹
錢三十二萬貫庚戌以同知登聞檢院阿不罕得剛爲高麗國生日使壬子樞
密使唐括貢復率百官請上尊號不允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酉勅職官犯贓私不得訴于同官
丁亥如安州春水丁酉至自春水辛丑宋主以母后喪遣使告哀二月丁巳勅
自今職官犯贓每削一官殿一年是日太白晝見經天是月特命襲封衍聖公
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三月己卯親王百官復請上尊號不允壬午命尚書戶
部侍郎温昉佩金符行六部尚書於撫州庚寅幸西園閱軍器辛卯始定保舉
德行才能格癸巳平章政事烏林荅愿罷丁酉樞密使唐括貢率百官請上尊
號不允以參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夏四月甲寅如萬寧宮丙辰
命有司祈雨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甲子祈雨于社稷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
度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師德號以助軍儲從之癸酉親王宣勅始用
女直字五月甲戌朔諭宰臣曰比以軍須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徵斂
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丙子集官吏于尚書

省詔諭之曰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遲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國家何賴焉至於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尚書省其戒諭之丁丑北京行省參知政事裔移駐臨潢府庚辰升撫州爲鎭寧軍以雨足報祭于社稷甲申望祭嶽鎭海瀆于北郊丁亥左丞相襄請臨潢府己丑皇子生庚寅詔中外降死罪釋徒以下六月乙巳命禮部尚書張暐報祀高禖丙午雨雹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仍勅無與撰述入直則奏聞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書侍讀舊也庚戌詔罷瑤光殿工作甲寅置全州盤安軍節度使治安豐縣乙卯封皇子爲壽王閏月甲午出西横門觀稼秋七月壬寅朔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權停決罰己未命西上閤門使劉頍賜參知政事裔宴于行省戊辰天壽節御紫宸殿受朝八月庚辰勅計議官所進奏帖可直言利害勿用浮辭辛巳以邊事未寧詔集六品以上官於尚書省問攻守之計凡中外臣僚不以職位高下或有方略材武或長於調度各舉三五人以備選用無有顧望不盡所懷期五日封章以進議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之癸未至自萬寧宮丙戌以左丞相襄爲左副元帥參知政事董師中尚書左丞左宣徽使胥尚書右丞戶部尚書楊伯通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夾谷衡罷右丞胥持國致仕庚寅參知政事裔罷樞密使唐括貢致仕壬辰以左副元帥襄爲樞密使兼平章政事九月辛丑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寅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乙巳以夏使朝辭詔答許復保安蘭州榷場丁未以知歸德府事完顏兪爲賀宋生日使癸丑以上京留守粘割斡特剌爲平章政事辛酉以樞密使兼平章政事襄知大興府事胥持國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行省于北京乙丑始置軍器監掌治戎器班少府監下設甲坊利器二署隸焉丁卯分遣官於東西北路河北等路中都二節鎭買牛五萬頭冬十月庚午朔初設講議所官十員共議錢穀以中都路轉運使孫鐸戶部侍郎高汝礪等爲之庚辰尚書省奏高麗國牒報其王以老疾令母弟晫權國事壬午尚書省行推排丁亥皇子壽王薨壬辰詔擬諭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等有功將士甲午大雪以米千石賜普濟院令爲粥以食貧民丙申以禮部員外郎蒲察仁本爲夏國生日使十一月甲辰冬至有事于南郊乙巳以蕭貴勅圍場地內無禁樵採壬子諭尚書省猛安謀克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庚申北京留守裔以行省失職杖一百除名右諫議大夫納蘭昉杖九十削官二階罷之甲子諭宰臣曰朕居九重民間難以徧知宰相不見賓客何以得知民間利害十二月乙巳朔勅御史臺糾察詔使趨走有實跡者己卯始鑄承安寶貨癸未遣戶部侍郎上官瑜體究西京逃亡斷宰沿邊軍民耕種戶部郎中李敬義規措臨潢等路農務乙酉諭宰臣今後水潦旱蝗盜賊竊發令提刑司預爲規畫戊子諭西南路將士庚寅豫王永成進馬八十疋賜詔獎諭稱皇叔豫王而不名

金史卷十

金史卷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一

章宗三

三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宋夏遣使來賀癸卯諭有司凡館接伴幷奉使者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奉使者亦必得其人乃可乙卯詔罷譏察所丙辰如城南春水丁巳併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爲一提刑使副兼安撫使副安撫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俗己未以都南行宮名建春甲子至自春水乙丑宋主以祖母喪遣使告哀二月己巳朔幸建春宮辛巳諭宰臣曰自今內外官有闕有才能可任者雖資歷未及亦具以聞雖親故毋有所避以武衞軍都指揮使烏林荅天益等爲宋弔祭使甲申至自建春宮丙戌斜出內附辛卯平章政事粘割斡特剌薨三月戊戌以禮部尚書張暐爲御史大夫壬寅始榷醋甲寅如萬寧宮丁巳勅捕盜賊毋以強爲竊以多爲少以有爲無贓聚三十人以上奏聞違者杖百丙寅高麗王王晧以弟晫權國事遣使奉表來告夏四月戊辰朔諭有司宰相過兩可循殿廡出入丙申諭御史臺曰隨朝大小官雖有才能率多苟簡朕甚惡之其察舉以聞提刑司所察廉能汙濫官皆當殿奏餘事可轉以聞以侍御史孫侯爲宣問高麗王王晧使庚子右宣徽使張汝方以漏泄廷議削官兩階五月壬寅射柳擊毬縱百姓觀戊申以客省使移剌郁爲夏國生日使甲子參知政事楊伯通表乞致仕不許秋七月丙午幸香山己酉如萬寧宮甲寅還宮八月辛未獵于近郊癸酉獵于香山戊寅如萬寧宮庚辰以護衞石和尚爲押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武衞軍千六百人戍西北路癸未還宮宋遣使來報謝九月丙申朔天壽節宋夏遣使來賀以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等爲賀宋生日使乙巳獵于近郊庚戌參知政事楊伯通再表乞致政不許戊午木波進馬冬十月庚午獵于近郊癸未行樞密院官斜出等請開榷場於轄里褭從之丁亥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毀回易務更立行用鈔法十一月丁酉樞密使兼平章政事襄至自軍癸卯以爲尚書左丞相監修國史丁未以太常卿楊庭筠等爲賀宋正旦使戊申詔獎諭樞密副使夾谷衡以下將士辛亥定屬託法定軍前官吏遷賞格以邊事定詔中外減死罪徒以下釋之賜左丞相襄以下將士金幣有差甲寅冬獵十二月甲子朔獵于酸棗林大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己巳還都丙戌尚書右丞胥罷高麗權國事王晫遣使奉表來告

四年春正月癸巳朔宋夏遣使來賀乙巳尚書左丞董師中致仕辛酉監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尚書左丞相襄爲司空職如故樞密副使夾谷衡爲平章政事封英國公前知濟南府事張萬公起復爲平章政事封壽國公楊伯通爲尚書左丞簽樞密院事完顏匡爲尚書右丞二月乙丑如建春宮春水己巳還宮庚午御宣華門觀迎佛辛未如建春宮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司空襄言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治邊有功召赴闕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壬申諭有司自三月一日爲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轉對六品亦以次對臺諫勿與有應奏事與轉對官相見無面對者上章亦聽乙亥還宮戊寅如建春宮庚辰上諭點檢司曰自蒲河至長河及細河以東朕常所經行官爲和買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其租稅甲申還宮乙酉以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爲參知政事起姬端修爲太學博士如建春宮戊子還宮三月丁酉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樞密使封崇國公己亥如建春宮遣使冊王晫爲高麗國王戶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國子祭酒趙忱始轉對香閣丁未勅尚書官員必須改除者譏之其月日淺者毋數改易乙卯尚書省奏減親軍武衞軍額及太學女直漢兒生員罷小學官及外路教授詔學校仍舊武衞軍額再議餘報可司空襄右丞匡參知政事揆請罷諸路提點刑獄從之戊午雨霑夏四月癸亥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戊辰如萬寧宮壬申左丞楊伯通致仕御史大夫張暐以奏事不實追一官侍御史路鐸追兩官俱罷之姬端修杖七十贖壬午英王從憲進封瀛王詔同州許州節度使罷兼陝西河南副統軍五月壬辰朔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審理冤獄命奏事於泰和殿戊戌命有司望祭嶽瀆禱雨己亥應奉翰林文字陳載言四事其一邊民苦于寇掠其二農民困于軍

須其三審決寃濫一切從寬苟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霑及此亦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也上是之壬寅以兵部郎中完顏撒里合爲夏國生日使戊申宰臣以京畿雨率百官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尚書省奏上更定給發虎符制著于令庚戌諭宰臣曰諸路旱或關執政令惟大興宛平兩縣不雨得非其守令之過歟司空襄平章政事萬公參知政事揆上表待罪上以罪己答之令各還職詔頒銅杖式壬子祈雨于太廟乙卯更定軍功賞格戊午司空襄以下再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庚申平章政事夾谷衡薨以宿直將軍徒單仲華爲橫賜夏國使六月丁卯雨司空襄以下復表請御正殿復常膳從之甲戌以雨足命有司報謝于太廟丁丑右補闕楊庭秀言自轉對官外復令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言者並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政得失民間利病可周知矣從之己卯以雨足報祭社稷辛巳遣官報祀嶽瀆癸未奉職鶻和尚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圖命有司依式造之丁亥定宮中親戚非公事傳達語言轉遞諸物及書簡出入者罪七月甲辰更定尚藥儀鸞局舉者格辛亥勅宣徽院官天壽節凡致仕宰執悉召與宴丙辰以久雨令大興府祈晴八月己巳獵于近郊壬申獵于香山甲戌以皇嗣未立命有司祈于太廟丁丑獵于近郊庚辰還宮九月庚寅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亥如薊州秋山己未以知東平府事僕散琦等爲賀宋生日使冬十月丙寅至自秋山壬午初定百官休假甲申初置審官院乙未勅京府州縣設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設粥以食貧民甲申平章政事張萬公表乞致政不許庚戌命有司祈雪十一月甲寅定護衛改充奉御格以知濟南府事范楫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己未除授文字初送審官院辛酉更定考試隨朝檢知法條格右補闕楊庭秀請類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以時觀覽從之仍詔增熙宗爲四朝癸未更定科舉法增設國史院女直漢人同修史各一人定親軍及承應人退閑遷賞格是月淑妃李氏進封元妃

五年春正月戊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未以尚書省言會試取策論詞賦經義不得過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數則闕之丙申如春水庚子命左右司五

日一轉奏事辛丑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庚戌定猛安謀克軍前怠慢罷世襲制二月辛未至自春水辛巳有司奏應奉翰林文字溫迪罕天興與其兄直學士思齊同僚學士院定擬制誥文字合無迴避詔不須避仍爲定制癸卯定進納粟補官之家存留弓箭制丁未上與宰臣論置相曰徒單鎰朕志先定賈鉉如何曾曰知延安府事孫卽康可平章政事萬公亦曰卽康及第先鉉一榜上曰至此安問榜次特以賈才可用耳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尚書省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歷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三月庚申大睦親府進重修玉牒平章政事張萬公乞致政不許壬戌命有司禱雨癸亥雨戶部尚書孫鐸大理卿完顏撒剌國子司業蒙括仁本召對便殿丙寅如萬寧宮戊辰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制親王宰執百官再請上尊號不許庚午以知大興府事卞爲御史大夫丙子尚書省奏擬同知商州事蒲察西京爲濟南府判官上曰宰相豈可止徇人情要當重惜名爵此人不堪朕常記之止與七品足矣庚辰以上京留守徒單鎰爲平章政事封濟國公辛巳定本國婚聘禮制改山東東路舊皇城猛安名曰合里哥阿隣四月丙戌朔文武百官再請上尊號不許丙午尚書省進律義五月乙卯朔定猛安謀克鬭毆殺人遇赦免死罷世襲制以雨足遣使報祭社稷丁巳定策論進士及承蔭人試弓箭格戊午勅來日重五拜天服公裳者拜禮仍舊諸便服者並用女直拜己未勅諸路按察司糾察親民官以大杖箠人者乙亥親王文武百官六學各上表請上尊號不許庚辰地震詔定進納官有犯決斷法六月乙巳遣有司祈晴望祭嶽瀆七月乙卯朔以晴遣官望祭嶽鎮海瀆癸亥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初置蒲思衍羣牧辛未平章政事萬公特賜告兩月甲戌獵于近郊八月壬辰幸香山乙未至自香山丁未勅審官院奏事其院官皆許升殿戊申更定鎮防軍犯徒配役法九月甲寅朔天壽節宋高麗遣使來賀戊午命樞密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等路括地己未尚書省奏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言各路邊堡牆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公幾六百里向以起築怱遽並無女牆副隄近令修完計工七十五萬

止役戍軍未嘗勤民今已畢功上賜詔獎諭。修玉牒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爲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癸亥如薊州秋山。冬十月庚寅至自秋山。庚子風霾。宋遣使來告哀。辛丑集百官于尚書省問閭者亢旱近則久陰豈政有錯謬而致然歟各以所見對。以禮部郎中劉公憲爲高麗生日使。丁未獵于近郊。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爲夏國生日使。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卯以國史院編修官呂卿雲爲左補闕兼應奉翰林文字。審官院以資淺駁奏上諭之曰明昌間卿雲書上言宮掖事辭甚切直皆他人不能言者卿輩蓋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謹密正當顯用卿宜悉之。以工部尚書烏古論誼等爲宋弔祭使。初定品官過闕則下制。己巳宋復遣使來告哀。辛未以殿前右副點檢紇石烈忠定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癸未朔詔改明年爲泰和元年。以河南路統軍使充等爲宋弔祭使。乙未定管軍官受所部財物罷放雜役及令人代役法。辛丑詔宮籍監戶百姓自願以女爲婚者聽。癸卯定進作不如法三年內有損壞者罪有差。

泰和元年正月壬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戌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己巳以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者三萬七千餘員而門蔭補敘居三之二諸司待闕動至累年蓋以補蔭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於進納之人既無勞績又非科第而亦蔭及子孫無所分別欲流之清必澄其源乃更定蔭敘法而頒行之。尚書省奏今杖式輕細民不知畏請用大杖詔不許過五分。庚午如長春宮春水。辛未上以方春禁殺含胎兔犯者罪之告者賞之。甲戌初命文武官官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二月壬辰去造士恭律。丁未至自春水。三月乙丑夏國遣使來謝。壬申幸天長觀。癸酉如萬寧宮。乙亥宋遣使來報謝。丁丑更定鎮防千戶謀克放老入除格。辛巳敕官司私文字避始祖以下廟諱小字犯者論如律。夏四月甲辰詔諭契丹人戶累經簽軍立功者官賞恩例與女直人同仍許養馬爲吏。五月甲寅擊毬于臨武殿令都民縱觀。丙辰樞密使宗浩罷。壬戌幸玉泉山。戊寅制尊長有罪卑幼追捕律以直東上閤門劉頍爲橫賜高麗使。六月己卯幸香山。乙酉平章政事張萬公表乞致仕不許。辛卯祈雨于北郊。己亥用尚書省言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闕乏并坐所臨長吏按察司以時勸督有故慢者量決罰之。仍減牛頭稅三之一。勅尚書省舉行風俗奢僭之禁。乙巳初許諸科徵錢爲黃河夫軍須等錢折納銀一半願納錢鈔者聽。丁未詔有司修建花漏。七月辛酉禁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子孫不在禁限。甲子諭刑部官凡上書人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乙丑更定右選注縣令丞簿格。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八月庚辰初命戶絕者田宅以二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孫。戊子特改授司空襄河間府路算注海世襲猛安。乙未至自萬寧宮。丙申宋遣使來報謝。壬寅制猛安謀克並雜按察司監察御史止按部糾舉有罪則併坐監臨之官。詔推排西北京遼東三路人戶物力。九月戊申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更定贍學養仕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爲掌其數。以右宣徽使徒單懷忠等爲賀宋生日使。甲寅如秋山。丙子至自秋山。冬十月乙酉祫享于太廟。戊子平章政事張萬公乞致仕不許。壬辰御史臺奏在制按察司官比任終遣官考覈然後尚書省命官覆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從之仍勅分四路。丙申御史大夫卞乞致仕不許。戊戌以武衛軍都指揮使司判官納合鉉爲高麗生日使。壬寅勅有司購遺書宜償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官爲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直之半。甲辰以刑部員外郎完顏綱爲夏國生日使。十一月庚戌司空襄以下文武百官復請上尊號不許。辛亥勅尚書凡役衆勞民之事勿輕行之。丁巳諭工部曰比聞懷州有橙結實官吏檢視已嘗擾民今復進柑得無重擾民乎其誡所司遇有則進無則已。庚申以殿前右衛將軍紇石烈七斤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辛巳勅改原廟春秋祭祀稱朝獻。司空襄以下復請上尊號詔不允仍斷來章。丁酉司空襄等進新定律令勅條格式五十二卷。辛丑詔頒行之。壬寅獵于近郊。乙巳初定廉能官升注格。

二年春正月丁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卯始朝獻于衍慶宮。庚申幸芳苑觀燈。癸酉歸德軍節度副使韓琛以強市民布帛削一官罷之。甲戌如建春宮。

二月戊戌初置丙侍寄祿官乙巳還宮三月甲寅初置宮苑司都同監各一人
甲子泰王從彝母充等太師卒詔有司定喪禮葬儀事載從彝傳四月庚辰幸
昇國長公主第問疾己亥定遷三品官格復撲買河濼法辛丑諭御史臺諸訴
事于臺當以實上聞不得輒稱察知癸卯如萬寧宮命有司祈雨五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戊申如泰和宮辛亥初薦新于太廟壬戌諭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
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
幕可也甲子更泰和宮曰慶寧長樂川曰雲龍己巳勅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
幸所過州縣止令灑掃不許以黃土覆道違者糾之六月辛卯諭尚書省諸路
禾稼及兩多寡令州郡以聞七月辛亥有司奏還宮日請用黃麾杖不許乙卯
朝獻于衍慶宮八月丙申鳳凰見于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丁酉還宮皇子
生九月壬寅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以拱衛直都指揮使完顏瑭
等爲賀宋生日使且戒之曰兩國和好矣汝不宜爭細故傷大體癸亥以皇子
生親謝南北郊庚午封皇子爲葛王冬十月戊寅報謝于太廟及山陵甲申以
鳳凰見詔中外丙戌獵于近郊壬辰遣尚輦局副使李仲元爲高麗國生日使
以宿直將軍紇石烈毅爲夏國生日使瀛王府司馬獨吉溫爲橫賜使十一月
甲辰更定德運爲土臘用辰以西京留守宗浩爲樞密使戊申以更定德運詔
中外庚辰初命外官三品到任進表稱謝甲子幸玉虛觀遣使報謝于太淸宮
十二月癸酉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以武安軍節度使徒單公弼等爲
賀宋正旦使戊寅冬獵庚辰報謝于高禖丁酉還都閏月庚戌司空襄薨癸丑
初命監察御史非特旨不許舉官辛酉遣使報謝于北嶽定人戶物力隨時推
收法丁卯遣使報謝于長白山冬無雪
三年春正月辛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遣官祈雪于北嶽丁丑朝獻于
衍慶宮己卯以樞密使宗浩爲尚書右丞相右丞完顏匡爲左丞參知政事僕
散揆爲右丞御史中丞孫卽康刑部尚書賈鉉並爲參知政事庚辰如建春宮
二月癸丑還宮甲子定諸職官省親拜墓給假例三月壬申朔平章政事張萬
公致仕庚辰如萬寧宮丁亥定從人銅牌賣毀罪賞制庚寅定職官廕還三品
格刺史以上及朝官歷在刺史以上身故者每半年一次數奏甲午如玉泉山
丙申以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爲御史大夫四月乙巳禘于太廟勅點檢司致仕
官入宮年高艱于步履者並聽策杖仍令舍人護衛扶之丁巳勅有司祈雨仍
頒土龍法己未命吏部侍郎李炳國子司業蒙括仁本知登聞檢院喬宇等再
詳定儀禮庚申諭省司官中所用物如民間難得勿強市之癸亥尚書省奏遣
官分路覆實御史所察事五月壬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
官侍宴魚藻殿以天氣方暑命兵士甲者釋之丙戌以定律令正土德鳳凰來
皇嗣建大赦辛卯皇子葛王薨壬辰定擅增減宮門鎖鑰罪丙申作太極宮六
月己亥太白晝見壬寅詔選聰明方正之士爲修起居注又詰點檢司諸親軍
所設教授及授業人若干其爲教何法通大義者幾人各具以聞戊申定職官
追贈法惟曾犯贓罪者不在追贈之列壬戌遣官行視中都田禾水澤分數七
月壬申朝獻于衍慶宮乙亥定大臣薨百官舉慰禮庚辰獵于近郊丁亥上諭
宰臣凡奏事朕欲徐思或如己者若除授事可俟三五日再奏餘並二十日奏
之八月丙辰還宮庚申命編修官左容充宮教賜銀幣九月丙寅朔天壽節宋
高麗夏遣使來賀壬申以刑部尚書承暉等爲賀宋生日使戊子以萬寧宮提
舉司隸工部壬辰詔定千戶謀克受贓處捕盜官公移盜急不卽以衆應之者
罪有差召右丞相宗浩還朝冬十月戊戌日將暮赤如赭己亥大風甲辰申酉
閒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壬子右丞僕散揆至自北邊丙辰召至香閣慰勞之
以尚食局使師孝爲高麗生日使庚申尚書左丞完顏匡等進世宗實錄上降
座立受之壬戌以薊州刺史完顏太平爲夏國生日使奉御完顏阿魯帶以使
宋還言宋權臣韓侂冑市馬厲兵將謀北侵上怒以爲生事笞之五十出爲彰
德府判官及淮平陷乃擢爲安國軍節度副使丁卯諭尚書省士庶陳言皆從
所司以聞自今可悉令詣闕量與食直仍給官舍居之其言切直及繫利害重
者並三日內奏聞十一月辛未以簽樞密院事獨吉思忠等爲賀宋正旦使丁
丑冬獵以獲兔薦山陵甲午詔監察等察事可二年一出十二月庚子諭宰臣
曰賀正宋使且至可令監察隨之以爲常壬寅還都己酉賜天長觀額爲太極

宮。辛亥。詔諸親王公主每歲寒食十月朔。聽朝謁興裕二陵。己辰亦如之。癸丑。詔遣監察御史分按諸路。所遣者女直人。卽以漢人朝臣偕。所遣者漢人。卽以女直朝臣偕。戊午。勅行宮名曰光春。其朝殿曰蘭皐。寢殿曰輝寧。

金史卷十一

金史卷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二

章宗四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諭外方使人不得佩刀入宮庚
午幸豫王永成第視疾辛未如光春宮春水壬申陰霧木冰丁丑行尚書省奏
宋賀正使還至慶都卒詔遣防禦使女奚列往祭致賻絹布各二百二十疋仍
命送伴使護喪以歸豫王永成薨辛卯高麗國王王晫沒嗣子祺遣使來
告哀二月乙未朔還宮丁酉以山東河北旱詔祈雨東北二嶽己亥命購豫王
永成遺文庚戌始祭三皇五帝四王癸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
之三月丁卯日昏無光大風毀宣陽門鴟尾癸酉命大興府祈雨戊寅幸太極
宮詔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書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禮若
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
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致祭為宜從之乙酉祈雨于北郊丁亥如萬寧宮壬辰
祈雨于社稷遼陽府判官斜卯劉家以上書論列朝臣削官一階罷之夏四月
丙申詔定縣令以下考課法己亥祈雨于太廟庚子增定關防姦細格丙午定
衣服制以祈雨望祀嶽鎮海瀆于北郊癸丑祈雨于社稷甲寅以久旱下詔責
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撤樂省御廄馬免旱蝗州縣徭役及今年夏稅遣使審
繫囚理冤獄乙卯宰臣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趨乃職
思副朕懷戊午以西上閤門使張僩等為故高麗國王王晫勅祭使東上閤門
使石懸等為高麗國王王祺勅問起復橫賜使庚申祈雨于太廟壬戌萬寧宮
端門災五月乙丑祈雨于北郊有司請雩詔三禱嶽瀆社稷宗廟不雨乃行之
癸酉平章政事徒單鎰尚書右丞完顏匡罷甲戌雨乙亥百官上表請御正殿
復常膳乙酉謝雨于宗廟丁亥報祀社稷汰隨朝冗官定省令史關決公務詭
稱已稟擅退六部大理寺法狀及妄有所更易者罪辛卯報謝嶽鎮海瀆六月
壬辰朔罷兼官俸給壬寅復行吏目移轉法乙巳始祭中霤戊申罷惠川高三
州秀巖濮陽徽川咸寧全安利民六縣及北京宮苑使諸羣牧提舉居庸紫荊
通會三關使西北路鎮防十三千戶諸路醫學博士壬子司天臺長行張翼進
天象傳秋七月丁卯定申報盜賊制戊辰朝獻于衍慶宮庚午幸望京甸壬申
如萬寧宮甲戌罷限錢法甲申改葬鎬王永中于咸州八月大理丞姬端修司
直温敦按帶論奏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所言不當各削一官罷職丁酉
以尚書右丞相崇浩為左丞相右丞僕散揆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孫即康為
尚書右丞御史大夫僕散端為左丞吏部尚書獨吉思忠為參知政事庚子詔
完顏綱喬宇宋元吉等編類陳言文字其言涉宮庭若大臣省臺六部各以類
從凡二千卷辛丑以西京留守崇肅為御史大夫癸卯更定閤門祗候出職格
先是以天旱詔求直言至是尚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汝州王大材所陳言涉
不遜請以情理切害論其罪從之仍徧諭中外命諸路學校生徒少者罷教授
止以本州府文資官提控之丁未以安州軍事判官劉常言諸按察司體訪不
實輒加糾劾者從故出入人罪論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從本法辛亥還宮乙
卯以知真定府事完顏昌等為賀宋生日使丁巳幸太極宮弛圍場遠地禁縱
民耕捕樵採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繡署女工五十人
出宮女百六十人九月庚申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寅如薊州秋山
壬申定屯田戶自種及租佃法冬十月甲午定私鹽法丙申詔親軍三十五以
下令習孝經論語癸卯至自秋山甲寅以提點尚衣局完顏瓊為夏國生日使
十一月丁卯以殿前右副都點檢烏林荅毅等為賀宋正旦使癸酉木冰凡三
日丁丑定收補承應人格十二月己丑朔新平等縣蚜蚄蟲生己亥左丞相崇
浩等請上尊號不許辛丑勅陝西河南饑民所鬻男女官為贖之乙卯百官再
表乞受尊號不許

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大雪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申謁衍慶宮乙丑幸太極宮
丁卯如光春宮春水壬申朝獻于衍慶宮乙亥詔有司自太和三年郡縣三經
行幸民嘗供億者賜今年租稅之半丁丑次霸州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
二月己丑朔諭按察司近制以鎮靜而知大體為稱職苛細而闇於大體為不

稱由是各路按察以因循爲事莫思舉刺郡縣以貪黷相尚莫能禁戢自今若
糾察得實民無冤滯能使一路鎮靜者爲稱職其或煩紊使民不得伸愬者是
爲曠廢癸巳定轄勸官受飲宴者罪己亥如建春宮甲寅制盜用及僞造都門
契者罪視宮城門減一等三月庚申還宮癸亥更定兩稅輸限乙丑宋兵入秦
川界庚午親王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甲戌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
仍著爲令命給米諸寺自十月十五日至來年正月十五日作糜以食貧民戊
寅罷獄空錢辛巳宋兵入鞏州來遠鎮唐州得宋諜者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
謀北侵四月戊子朔如萬寧宮癸巳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舊約撤新兵毋縱
入境壬子定隨路轉運司及府官每季檢視庫物法五月甲子以平章政事僕
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以備宋癸酉詔定遼東邑社人數戊寅更定檢
知法勸留格己卯如慶寧宮制司屬丞凡遭父母喪止給卒哭假爲永制甲申
宋人入漣水縣六月戊子復漣水縣丁酉制定本朝婚禮更定鬻米麪入外界
法己酉制鎮防軍逃亡致邊事失錯陷敗戶口者罪甲寅詔拜禮不依本朝者
罰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以設備養恩爲言上以南北和好四十餘載民不
知兵不忍先發七月戊辰如錦屏山壬申朝獻于衍慶宮乙亥宣撫使揆奏定
姦細罪賞法丙子定國語騎射中人賜壬午詔諸縣盜賊多所選注巡尉八月
辛卯詔罷宣撫司時宋殿帥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河
南將臣亦屢獲諜往往利俊邁之賂反爲遊說皆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
行臺之建亦畏懼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精騎羸饑疫死者十二三由
是中外信之宣撫司以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牒來上又皆歸咎邊臣爲辭
宣撫使揆因請罷司從之揆又奏罷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閏月乙卯朔
典衛司丙子還宮九月甲申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子西北方黑雲
間有赤氣如火色亥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滿
天四更乃散以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爲賀宋生日使戊戌宋兵三百
攻比陽寺莊副巡檢阿里根寺家奴死之甲辰宋人焚黃澗虜巡檢高顯冬十
月庚申以刑部員外郎李元忠爲高麗生日使丁丑宋人襲比陽唐州軍事判

官撒虎死之十一月乙酉宋人入內鄉攻洛南之固縣商州司獄壽祖追至丹
河擊敗之己丑以太常卿趙之傑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山東闕食賜錢三萬
貫以賑之乙未初定武舉格丁酉詔山東陝西帥臣訓練士卒以備非常仍以
銀十五萬兩分給邊帥募民偵伺復遣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完顏太平殿前右
衛副將軍蒲察阿里赴邊伺其入伏兵掩之戊戌大雪免朝參己亥更定宮中
局署承應收補格宋吳曦擁衆興元欲窺關隴皇甫斌益募兵擾淮北所掠即
以與之使自爲戰

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亥宋使陳克俊等朝辭遣御史大
夫孟鑄就館諭克俊等曰大定初世宗皇帝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遺法和好
至今豈意爾國屢有盜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軍民及得爾國有
司公移稱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爲度不介小嫌遂罷宣撫司未
幾盜賊甚於前日比來羣臣屢以爾國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
姪宋皇帝或未詳知若依前不息臣下或復有云朕雖兼愛生靈事亦豈能終
已卿等歸國當以朕意具言之汝主辛卯朝享于衍慶宮丙申宋興元守將吳
曦遣兵圍抹熟龍堡部將蒲鮮長安擊走之斬其將辛丑更定保伍法癸卯始
以沿河縣官兼管句漕河事州府府官兼提控丁未如春水庚戌宋人入撒牟
谷陝西統軍判官完顏欄刺鞏州兵馬鈐轄完顏七斤約宋西和州守將會境
上俄伏發爲所殺木波部長趙彥雄等七人死焉欄刺馬陷淖中中流矢七斤
僅以身免二月甲戌御史中丞孟鑄言提刑改爲按察司又差官覆察權削而
望輕非便參知政事賈鉉曰按察司既差監察體訪復遣官覆察之誠爲繁冗
請自今差監察時即遣官與俱更不覆察從之三月甲午尚書省奏商州刺史
烏古論兗州請賜押軍官與南兵戰沒者又奏遷右拔藍蒲察五斤官皆從之
明昌初五斤嘗爲奉御出使山東至河閒以百姓饑輒移提刑司開倉賑之還
具以聞上初甚悅太傅徒單克寧言陛下始親大政不宜假近侍人權乞正專
擅之罪詔杖之二十克寧又以爲言乃罷之後上思之由泰州都軍召爲拔藍
己亥如萬寧宮甲辰勅尚書省祖父母父母無人侍養而子孫遠遊至經歲者

其傳風化雖舊有徙二年之罪似涉太輕其考前律再議以聞己酉宋人攻靈璧南京按察使行部至縣獲民會得免四月丙辰宋人圍壽春壽春告急于亳同知防禦使寶聖奴將步騎六百赴之乃退癸亥尚書省奏河南統軍司言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遣嚴整閻忠周秀輩入襄陽覘敵陰事還言皇甫斌遣兵四萬規取鄧以我叛人田元爲鄉導三萬人規取唐以張貞張勝爲鄉導俱授統領官故不敢無備乃聚鄭汝陽翟之兵于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馬副都總管紇石烈毅統之聚亳陳襄邑之兵于歸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徒單鐸統之而自以所部兵駐汴及擬山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紇石烈執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皆給以馬有老羸者易其人皆從之甲子宋人攻天水界乙丑入東柯谷都將劉鐸戰敗之丙寅詔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于汴許以便宜從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以山東東西路統軍使紇石烈執中爲山東西路兵馬都統使定海軍節度使副都統軍使完顏撒剌副之陝西統軍使充爲陝西五路兵馬都統使通遠軍節度使胡沙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溫副之河南皆聽揆節制如故盡徵諸道籍兵辛未宋吳曦攻來遠鎮之關家堡丙子詔內外職官納馬各有數丁丑宋人入新息內鄉又入泗州戊寅入褒信己卯入虹縣庚辰入潁上五月壬午宋李爽圍壽州田俊邁入蘄縣秦眺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敗之又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檢以去甲申太白晝見丙戌以宋畔盟出師告于天地太廟社稷丁亥親告于衍慶宮戊子平章政事僕散揆兼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充爲元帥右監軍知真定府事烏古論誼爲元帥左都監辛卯以征南詔中外賜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總押鄧州兵馬事完顏江山爵各二級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爵一級餘賞賚有差又以非嚴整上變必爲所誤授整嵩州巡檢使賜爵八級錢二百萬上以宋兵方熾東北新調之兵未集河南之衆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萬五千屯真定河間清獻等以爲應壬辰諭尚書省今國家多故凡言軍國利害五品以上官以次奏陳朕將親閱之六品以下則具帖子以進癸巳山東路災赦死罪已下以樞密副使完顏匡爲右副元帥宋田俊邁攻宿州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等出兵擊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衆繼至遂圍宿州壬寅納蘭邦烈等擊敗之俊邁退保于蘄癸卯執俊邁于蘄甲辰皇甫斌攻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拒之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來援遂擊敗之庚戌太白經天六月辛亥朔左丞僕散端以母憂罷平章政事揆報蘄之捷幷送所獲宋將田俊邁至闕上降詔褒諭賜紇石烈貞納蘭邦烈史扢搭等爵賞有差宋將李爽以兵圍壽州刺史徒單義拒守踰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兵來援義出兵應之爽大敗同知軍州事蒲烈古中流矢死乙卯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馬定軍前差發受贓罪除飛蝗入境雖不損苗稼亦坐罪法丁巳詔彰德府宋韓侂冑祖琦墳毋得損壞仍禁樵採庚申右翼都統完顏賽不敗宋曹統制于溱水辛酉詔有司有宋宗族所居各具以聞長官常加提控壬戌平章政事揆報壽州之捷戊辰詔升壽州爲防禦免今年租稅諸科名錢釋死罪以下以徒單義爲防禦使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賜錢三百貫官其子圖剌擢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都統賽不副統蒲鮮萬奴各進爵一級賜金幣有差辛未木星晝見至七月戊申經天乙亥宋吳曦攻鹽川戍將完顏王喜敗之秋七月癸未宋商榮復攻東海縣令完顏卞僧復敗之還中伏矢死贈海州刺史以銀五百兩絹百疋給其家仍官其一子甲申朝獻于衍慶宮丁亥勅翰林直學士陳大任以本職專修遼史甲午宋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斬其副夏統制吳曦兵五萬入秦州陝西路都統副使承裕等敗之丙申夏國王李純佑廢姪安全立遣使奉表來告詔禁賣馬入外境但至界欲賣而爲所捕即論死八月庚戌山東帥來報邳州之捷辛亥木星晨見乙卯以羌酋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管己未太白晝見丙寅左丞僕散端起復前職詔毅平南諸將軍辛未宋程松襲取方山原蒲察貞破走之壬申太白晝見經天甲戌至自萬寧宮乙亥赦唐鄧潁蔡宿泗六州免來年租稅三分之一九月己卯朔天壽節高麗遣使來賀辛巳元帥右都監蒲察貞取和尚原臨洮蕃部遵寧獻芻粟戰馬以助軍乙酉將五鼓北方有赤白氣數道起于王良之

下行至北斗開陽搖光之東丙戌幸香山庚寅勅行尚書省有方略出衆武藝絶倫才幹辦事工巧過人者其招選之甲午參知政事買兹乞致政不許戊戌尚書左丞僕散端行省于汴己亥尚書戶部侍郎梁鏜行六部尚書事於山東辛丑遣尚書左司郎中溫迪罕思敬冊李安全爲夏國王甲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等入秦州陝西都統副使承裕等擊破之斬楊雄李珪冬十月戊申朔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庚戌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元帥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石抹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甲子獵于近郊十一月戊寅朔詔定諸州府物力差役式壬午完顏匡攻下棗陽乙酉詔屯田軍戶與所居民爲昏因者聽丁亥僕散揆克安豐軍取霍丘縣紇石烈執中克淮陰遂圍楚州己丑尚書省奏減朝官及承應人月俸折支錢庚寅完顏匡克光化軍及神馬坡壬辰僕散揆次廬江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遣劉祐來乞和紇石烈子仁克定遠縣乙未完顏匡取隨州丙申紇石烈子仁克滁州戊戌詔諸路行用小鈔完顏匡圍德安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荊山等縣庚子日斜有流星二光芒如炬幾及一丈起東北沒東南初定茶禁完顏綱圍祐州降之宋丘崈遣林拱持書乞和辛丑完顏匡攻襄陽破其外城僕散揆克含山蒲察貞克天水紇石烈子仁徇下來安全椒二縣壬寅完顏綱徇下荔川關川等城癸卯丘崈復遣宋顯等以書幣乞和乙巳完顏綱克宕昌丙午蒲察貞克西和州十二月丁未朔完顏匡克宜城僕散揆攻和州史扢搭中流矢死壬子完顏綱次大潭縣降之蒲察貞克成州癸丑宋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納款于完顏綱戊午右監軍充攻下大散關己未紇石烈子仁克眞州丘崈復遣陳璧等奉書乞和辛酉右監軍充遣兀顏抄合以兵趣鳳州城潰入焉完顏綱遣京兆錄事張仔會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具言所以歸朝之意仔請以告身爲報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乙丑初設都提控急遞鋪官平章政事僕散揆班師完顏綱以朝命假太倉使馬良顯齎詔書金印立吳曦爲蜀王戊辰蒲察貞以西和天水等捷來報完顏匡進所掠女子百人己巳曦遣其果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壬申詔完顏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以紇石烈執中縱下虜掠遣近臣杖其經歷阿里不孫等仍詔放還所掠

七年春正月丁丑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完顏匡進攻襄陽戊寅勅宰臣舉材幹官同議南征事辛巳詔御史大夫崇肅同判大睦親府事徒單懷忠吏部尚書苑樁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知大興府事溫迪罕思齊等十有四人同對于慶和殿壬午詔百官及前十四人同對于廣仁殿甲申朝獻于衍慶宮乙酉贈故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宣武將軍蒙城令封其妻鄉君子娭年至十五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仍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裴募人往斫敵營全在選中而爲敵所執敵令罵裴則免全陽許及至城下反罵敵遂殺之至死罵不絕聲故有是恩戊子召完顏綱赴闕庚寅僕散揆還駐下蔡而病丙申以左丞相崇浩兼都元帥行省于南京以代揆己亥有司奏更定茶禁辛丑完顏匡取穀城二月丙辰赦鳳成西和階山五州丁巳詔追復永中永蹈王爵宋知樞密院張巖遣方信孺以書詣平章政事揆左丞端乞和己未獵于近郊完顏匡克荊門軍癸亥如建春宮吳曦遣使奉三表來謝封爵陳誓言賀全蜀內附丙寅還宮戊辰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僕散揆薨于軍癸酉遣同知府事朮虎高琪等冊吳曦爲蜀國王判平陽府事衞王永濟改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是月蜀國王吳曦爲宋臣安丙所殺三月戊子幸太極宮庚寅詔撫諭陝西軍士壬辰初定蝗蝻生發地主及隣主首不申之罪宋復攻破階州癸巳復攻破西和州乙未宣撫副使完顏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綱召諸軍還庚子以完顏匡爲左副元帥壬寅如萬寧宮甲辰幸西園夏四月壬子遣宮籍副監楊序爲橫賜高麗王使癸丑宋人攻破散關鞏州鈐轄兀顏阿失死之丙辰以紇石烈子仁爲右副元帥戊辰詔元帥府分遣諸將避

襄淮南諸州癸酉復下散關五月己卯幸東園射柳己丑幸玉泉山丙申宋知
樞密院事張巖復遣方信孺以書至都元帥府增歲幣乞和四州安撫使安丙
遣西和州安撫使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圍皂角堡朮虎高琪以兵赴之
七戰而解其圍是月放宮女二十人六月乙巳朔詔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
及親王舉通錢穀官一人不舉者罰舉不當者論如律己酉以山東盜制同黨
能自殺捕出首官賞法戊午烏古論誼爲元帥左監軍完顏撒剌爲元帥左都
監乙丑遣使捕蝗秋七月庚辰朝獻于衍慶宮壬午詔民間交易典賣一貫以
上並用交鈔毋用錢乙酉勅尙書省自今初受監察者令進剏審帖子以待召
見甲午左副元帥匡至自許州乙未詔虜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
違制論八月戊申宋張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誓書來乞和庚戌劃汝州襄
城縣于許州戊辰至自萬寧宮九月甲戌朔天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左丞相
兼都元帥崇浩薨于軍甲申定西北京遼東鹽司判官諸場管句增虧升降格
以尙書左丞僕散端爲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左副元帥完顏匡爲平章政事兼
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丙戌獵于近郊壬辰還宮戊戌更定受制忘誤及誤寫制
書事重加等罪壬寅勅女直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冬十月甲辰詔
廕廕之家旁正廕足其正廕者未出官而亡許補廕一人辛亥以武庫令朮甲
法心爲高麗生日使丙辰獵于近郊己巳詔定隨軍遷賞格辛未陝西宣撫使
徒單鎰分遣副統把回海攻下蘇嶺關是月定南征將士功賞格十一月癸酉
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是日都統押剌拔鶻嶺
關新遣口副統回海取小湖關散倉進至營口鎮遂取其城丙子宋韓侂冑遣
左司郎中王柟以書來乞和請稱伯復增歲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丙
戌上聞陝州防禦使紇石烈宇孫榮民羅命尙書省罪之壬辰宋參知政事錢
象祖以誅韓侂冑移書行省甲午獵于近郊戊戌參知政事賈鉉罷詔完顏匡
檄宋函侂冑首以贖淮南故地十二月壬寅朔遼史成丙午以符寶郎烏古論
福齡爲夏國生日使丙午詔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擊毬庚申以尙書右丞孫卽
康爲左丞參知政事獨吉思忠爲右丞中都路都運使孫鐸爲參知政事

八年春正月辛未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壬申朝謁于衍慶宮癸酉收毀大鈔行
小鈔以元帥左都監完顏撒剌爲參知政事乙亥宋安丙遣兵襲鶻嶺關副統
把回海完顏撒剌擊走之斬其將景統領丙子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
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
史唐括直思白坐與蒲陰令太中私議朝政皆杖之癸未如春水丙戌如光春
宮二月乙巳宋參知政事錢象祖遣王柟來以書上行省復請川陝關隘甲寅
如建春宮庚申諭有司曰方農作時雖在禁地亦令耕種己巳還宮三月丁亥
幸瀛王第視疾庚寅以與宋和諭尙書省壬辰宰臣上表謝罪甲午瀛王從憲
薨乙未上親臨祭夏四月癸卯日暈三重皆內黃外赤戊申禘于太廟庚戌如
萬寧宮甲寅以北邊無事勅尙書省命東北路招討司還治泰州就兼節度使
其副招討仍置于邊詔諭有司以苗稼方興宜遣官分道巡行農事以備蟲
蝻詔更定猛安謀克承襲程試格宋錢象祖復遣王柟以書上行省庚申詔諸
路按察司歲賜公用錢閏月辛未諭尙書省曰翰林侍讀學士蒲察長也言使
宋官當選人其言甚當彼通謝使雖未到闕其報聘人當先議擇自此更始凡
有禮數皆在奉使今旣行之遂爲永例不可不慎也甲戌制諸州府司縣造作
不得役諸色人匠違者準私役之律計傭以受所監臨財物論甲申定承應人
收補年甲格甲午兩省定保甲軍殺獲南軍官賞乙未宋獻韓侂冑等首于元
帥府五月丁未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親王文武合班起居中路兵馬提控平
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眞以宋賊臣韓侂冑蘇師旦首獻并奉元帥府露布以
聞懸其首并畫像于市以露布頒中外丙辰平章政事匡至自軍己未更元帥
府爲樞密院癸亥詔移天壽節於十月十五日丁卯遣使分路捕蝗六月癸酉
宋通謝使朝議大夫試禮部尙書許奕福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吳衡等奉
其主書入見甲戌謁謝于衍慶宮癸未以許宋平詔中外免河南山東陝西等
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丁亥以元帥左都監烏古論誼爲
御史大夫戊子飛蝗入京畿乙未定服飾明金象金制丁酉以副都檢點完顏
侃爲宋論成使禮部侍郎喬宇副之秋七月戊戌朔太白晝見庚子詔更定蝗

彝生發坐罪法乙巳朝獻于衍慶宮詔頒捕蝗圖于中外戊申宋使朝辭致答
通謝書及誓書于宋主八月壬申更定遼東行使鈔法癸酉如建春宮己丑以
戶部尚書高汝礪等為宋生日使庚寅如秋山九月甲子遣吏部尚書賈守謙
等一十三人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戶物力乙丑至自秋山冬十月辛未以
吏部郎中郭郛為高麗生日使辛巳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夏國有兵遣使來告
癸未更定安泊強竊盜罪格辛卯以軍民共畜為廉能官條附書最法十一月
丁酉朔詔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勑毀三司使掌判豐儉度支勸農事以樞
密使紇石烈子仁兼三司使癸卯詔戒諭尚書省曰國家之治在於紀綱紀綱
所先賞罰必信今邇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縣之間律度弗循私懷自便遷延
曠歲苟且成風習此為恒從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諸夏之儀其勸
自今各懲已往遵繩奉法竭力赴功無枉撓以循情無依違而避勢賞歸于正
用能乃民是日御臨武殿試護衛丁未勅諭臨洮秦州路兵馬都總管承裔等
修邊備乙卯上不豫丙辰崩于福安殿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謚曰憲天
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二月甲申葬道陵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群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
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
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為文具而不得為後世子孫
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揚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
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金史卷十二

金史卷十二考證

章宗紀四泰和五年三月得宋諜者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臣宗楷
按宋史寧宗本紀嘉泰三年冬金國多難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
禁襄陽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

金史卷十二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三

衛紹王

衛紹王諱永濟小字興勝更諱允濟章宗時避顯宗諱詔改允為永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衛王長身美髯鬚天資儉約不好華飾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是歲進封滕王十七年授世襲猛安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為祕書監明年轉刑部尚書又明年改殿前都點檢二十九年世宗崩章宗即位進封潞王起復判安武軍節度使五月至冀州以到任表謝賜詔褒答明昌二年進封韓王四年改判興平軍五年改沁南軍承安二年改封衛王三年改昭義軍泰和元年改判彰德府事五年改判平陽府初章宗誅鄭王永蹈趙王永中久頗悔之七年下詔追復舊封仍賜諡而永蹈無後乃以衛王子按陳為鄭王後賜衛王詔曰朕念鄭王自棄天常以干國憲業墜曠野忽諸不祀歷歲既久深用愴然親親之情有懷難置已詔追復舊爵改葬如儀稽考古禮以卿之子按陳為鄭王後謹其祭祀卿其承之已而改武定軍節度使八年十一月自武定軍入朝是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且辭行而章宗意留之章宗初年雅愛諸王置王傅府尉官以傳導德義及永中永蹈之誅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檢制王家苛防嚴密門戶出入皆有籍而衛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既無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衛王故於辭行留之無何章宗大漸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章宗崩匡等傳遺詔立衛王衛王固讓乃承詔舉哀即皇帝位于柩前明日羣臣朝見于大安殿詔路府州縣為大行皇帝服七日

大安元年正月辛丑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跡若赤龍壬戌改元大赦立元妃徒單氏為皇后二月乙丑朔太白晝見經天壬辰章宗內人范氏損其遺腹以詔內外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兩人生男則立為儲貳至是平章政事僕散端等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范氏產期合在正月醫稱胎氣有損用藥調治脈息難和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封皇子六人為王三月甲辰道陵禮成大赦詔曰自今於朕名不連續及祖諱等字不須削改以平章政事僕散端為右丞相四月庚辰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以平章政事完顏匡為尚書令五月高麗賀即位試宏詞科七月幸海王莊臨奠魯國公主八月萬秋節宋遣使來賀九月如大房山謁奠睿陵裕陵道陵百官表請建儲不允十月歲星犯左執法己卯詔戒勵風俗十一月平陽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十二月詔平陽地震人戶三人死者免租稅一年二人及傷者免一年貧民死者給葬錢五千傷者三千尚書令申王完顏匡薨右丞相僕散端為左丞相進封兄越王永功為鄆王御史大夫張行簡為太保

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于蜀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二月客星入紫微垣光散為赤龍地大震有聲如雷以禮部侍郎耿端義為參知政事四月校大金儀禮北方有黑氣如大道東西亘天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以告宗廟社稷五月詔儒臣編續資治通鑑六月大旱下詔罪己振貧民闕食者曲赦西京太原兩路雜犯死罪減一等徒以下免丙寅地震七月地震八月地震乙丑立子胙王從恪為皇太子萬秋節宋遣使來賀獵于近郊夏人侵葭州九月地大震乙未詔求直言招勇敢撫流亡庚子遣使慰撫宣德行省軍士丙午京師戒嚴上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辛亥宣德行省罷癸丑詔撫諭中都西京清滄被兵民戶十一月獵于近郊中都大悲閣東渠內火自出逾旬乃滅閣南剎竿下石罅中火自出人近之即滅俄復出如是者復旬日中都火燬民居十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是歲大饑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

三年正月乙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熒惑入氐中二月熒惑犯房宿有大風從北來發屋折木通玄門重關折東華門重關折閏月熒惑犯鍵閉星三月大悲閣災延及民居有黑氣起北方廣長若大堤內有三白氣貫之如龍虎狀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四月大元太祖法天起運聖武皇帝來征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乞和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備邊西

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奥屯忠孝爲尚書右丞戶部尚
書梁瑭爲參知政事六月壬寅更定軍前賞罰格八月詔梁瑭行省宣撫軍
士千家奴胡沙自撫州退軍駐于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逃歸下詔招撫之九月
千家奴胡沙敗績于會河堡居庸關失守禁男子不得輒出中都城門大元前
軍至中都中都戒嚴參知政事梁瑭鎮撫京城十月每夜初更正東西北天明
如月初出經月乃滅熒惑犯壘壁陣上京留守徒單鎰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
兵二萬衛中都泰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上巡撫諸軍罷宣德行省十
一月殺河南陳言人郝贊以上京留守徒單鎰爲右丞相簽中都在城軍紇石
烈胡沙虎棄西京走還京師卽以爲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是時德興府弘州
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
至忻代皆歸大元初徒單鎰請徙桓昌撫百姓入內地上信梁瑭議以責鎰曰
是自蹙境土也及大元已定三州上悔之至是鎰復請置行省事于東京備不
虞上不悅曰無故遣大臣動搖人心未幾東京不守上乃大悔右副元帥胡沙
虎請兵二萬屯宣德詔與三千人屯嬀川平章政事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坐
覆全軍千家奴除名胡沙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萬戶仫頭屯古北口十二月
簽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僕散端宿禁中議軍事
左丞相僕散端罷
崇慶元年正月朔改元赦宋夏遣使來賀右副元帥胡沙虎請退軍屯南口詔
數其罪免之三月大旱遣使冊李遵頊爲夏國王以御史大夫福興爲參知政
事參知政事孟鑄爲御史大夫夏人犯葭州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
五月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陝西馬武安軍節度使
致仕賈鉉起復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福興爲尚書左丞詔賣空名勅牒河東陝
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以南京留守僕散端爲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
軍馬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於拱辰門八月萬
秋節以兵事不設宴十月曲赦西京遼東北京十一月賑河東南路南京路陝
西東路山東西路衛州旱災十二月夏國王李遵頊謝封冊

至寧元年正月賑河東陝西饑二月詔撫諭遼東知大名府事烏古論誼謀不
軌伏誅三月太陰太白與日並見相去尺餘五月改元詔諭咸平路契丹部人
之嘗爲叛者起胡沙虎復爲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三千人屯通玄門外陝西大旱
六月夏人犯保安州殺刺史犯慶陽府殺同知府事以戶部尚書胥鼎刑部尚
書王維翰爲參知政事八月尚書左丞完顏元奴將兵備邊詔軍官軍士賜賚有
差大霧晝晦治中福海別將兵屯城北辛卯胡沙虎矯詔以誅反者招福海執
而殺之奪其兵壬辰自通玄門入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刑部侍郎徒單沒撚
於廣陽門西福海男符寶郗陽都統石古乃率衆拒戰死之胡沙虎叩東華門
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官職
亦不應都點檢徒單渭河縋而出護衛斜烈揩鎖啓門胡沙虎以兵入宮盡逐
衛士代以其黨自稱監國都元帥癸巳遷上出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以武衛軍
二百人錮守之衛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胡沙虎
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
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
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
出胡沙虎卒取宣命之寶僞除其黨醜奴爲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
節度使提控宿直將軍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及其餘黨凡數十人皆遷官
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誘奉御和尚使作書急召其父左丞元奴議事元
奴以軍來并其子皆殺之九月甲辰宣宗卽位丁未詣邸臨奠伏哭盡哀勅以
禮改葬胡沙虎請廢爲庶人詔百官議于朝堂議者二百餘人太子少傅奥屯
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請從廢黜戶部尚書武都拾遺田庭芳等三十人請
降爲王侯太子太保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晉海西公故事侍御史完顏訛出
等十人請降復王封胡沙虎固執前議宣宗不得已乃降封東海郡侯昭睿遣
陵元妃李氏承御賈氏十月辛亥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殺胡沙虎于其第胡
沙虎者紇石烈執中也宣宗乃下詔削其官爵贈石古乃順州刺史郗陽順天
軍節度使凡從二人拒戰者千戶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

各遷官兩階戰沒者贈賞付其家冬兒加龍虎衛上將軍再遷宿直將軍蒲察六斤加定遠大將軍武衛軍鈐轄石古乃子倘幼給俸八貫石勅有司候其年十五以聞貞祐四年詔追復衛王謚曰紹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蹙記注亡失南遷後不復紀載皇朝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手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復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紇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盭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璽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概云爾

金史卷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四

宣宗上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諱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母曰昭華劉氏大定三年癸未歲生世宗養于宮中十八年封溫國公加特進二十六年賜今名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彰德等軍承安元年進封翼王泰和五年改賜名從嘉八年進封邢王又封昇王所至著祥異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弒徒單鎰等迎于彰德府既至京親王百官上表勸進甲辰卽皇帝位於大安殿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澤王九月乙巳朔諭尚書省事有規畫者皆卽規畫悉依世宗所行行之丙子以駙馬雄名第賜胡沙虎丁未諭宰臣曰朕卽大位羣臣凡有所見各直言勿隱臨奠于衛紹王第有司奏舊禮當設坐哭上命撤坐伏哭盡哀勅有司以禮改葬戊申御仁政殿視朝賜胡沙虎坐胡沙虎不辭辛亥封皇子守禮爲遂王守純爲濮王皇女溫國公主夔王永升薨上親臨奠大元遣乙里只來壬子改元貞祐大赦恩賚中外臣民有差丙辰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章言崇節儉廣聽納明賞罰三事尚書右丞相徒單鎰進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庚申澤王胡沙虎等議廢故衛王爲庶人上曰朕徐思之以諭卿等壬戌授胡沙虎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丙寅詔諭六品以下官事有可言者言之無隱閏月戊辰朔拜日于仁政殿自是每月吉爲常授尚書左丞相徒單鎰中都路迭魯猛安庚午上復舊名珣詔所司告天地廟社前所更名二字自今不須迴避辛未詔追尊皇妣爲皇太后是日皇妃皇子至自彰德府遣使使宋己卯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請立皇太子甲申立子守忠爲皇太子丙戌詔降故衛王爲東海郡侯甲午減定監察御史爲十二員冬十月丁酉朔京師戒嚴辛丑大元乙里只來乙巳詔應遷加官賞諸色人與本朝人一體庚戌勅有司皇太子冊禮俟邊事息然後舉行辛亥元帥右監軍尤虎高琪戰于城北凡兩敗績而歸就以兵殺胡沙虎于其第持其首詣闕待罪赦之仍授左副元帥壬子殿前都點檢紇石烈特末也等補外張行信上封事言正刑賞擇將帥及鄯陽石古乃之冤大元兵下涿州毀京城鎮撫彈壓官置招賢所癸亥放宮女百三十人十一月戊辰夏人攻會州徒單醜兒出兵擊走之庚午將乞和于大元詔百官議于尚書省以橫海軍節度使承暉爲尚書右丞耿端義爲參知政事癸未詔贈死事裴滿福興及鄯陽石古乃官大元兵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又徇河間府滄州乙未定亡失告身文憑格十二月丁酉朔上御應天門詔諭軍士仍出銀以賜之平章政事徒單公弼進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承暉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尤虎高琪進平章政事兼前職

二年春正月丁卯朔以邊事未息詔免朝賀辛未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黃摑九住死之宋人攻秦州統軍使石抹仲溫擊却之癸未有司奏請權止今年禘享朝獻原廟及皇太后冊禮從之乙酉徵處士王澮不至大元兵徇益都府命有司復議本朝德運乙未大元兵徇懷州沁南軍節度使宋扆死之二月丙申朔壬子大元乙里只扎八來丙辰罷按察司壬戌大元乙里只復來三月辛未遣承暉詣大元請和丁丑赦國內癸未京師大括粟甲申大元乙里只扎八來詔百官議于尚書省戊子以濮王守純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府事庚寅奉衛紹王公主歸于大元太祖皇帝是爲公主皇后辛卯詔許諸人納粟買官京師戒嚴壬辰大元兵下嵐州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夏四月乙未朔以知大興府事胥鼎爲尚書右丞戊戌奉遷昭聖皇后柩于新寺時山東河北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河東州縣亦多殘燬兵退命僕散安貞等爲諸路宣撫使安集遺黎至是以大元允和議大赦國內癸卯權厝昭聖皇后于新寺甲辰詔有司具陣亡人子孫以備錄用丁未以都元帥承暉爲平章政事庚戌左丞相監修國史廣平郡王徒單鎰薨乙卯尚書省奏巡幸南京詔從之己未葬衛紹王五月癸酉承暉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定國公尚書左丞抹撚盡忠加崇進封申國公甲戌雷王從彝薨乙亥輟朝上決意南遷詔告國內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

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詣原廟奉辭戊寅將發雨不果行以南京留守僕散端等嘗請臨幸及行先詔諭之辛巳詔還衞紹王家屬于鄭州壬午車駕發中都是日雨至甲申止丙戌次定興禁有司扈從蹂踐民田丁亥次安肅州元帥右監軍完顏弼以兵迎見癸巳次中山府勅扈從軍所踐禾稼計直酬之六月甲午朔以按察轉運使高汝礪爲參知政事癸丑次內丘縣大元乙里只來戊午次彰德府曲赦其境內庚申次鉅橋鎮是日南京行宮寶鎮閣災壬戌次宜村黃龍見西北秋七月車駕至南京詔立元妃溫敦氏爲皇后八月甲午以立后百官上表稱賀庚子皇太子至自中都丁未夏人入邊命移文責之甲寅罷經略司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上書言事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皇孫生癸亥山東路報萊州之捷辛未立監察御史陞黜格庚辰詔訓練軍士丁亥諭宣徽院正旦生辰不須進物太白晝見于軫戊子禁軍官圍獵冬十月甲午詔遣官市木波西羌馬陝西軍戶戰死者給糧贍其家丁酉大元兵徇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壬寅左副元帥兼尚書左丞抹撚盡忠進平章政事以御史中丞孛朮魯德裕爲參知政事兼僉樞密院事曲赦中都路乙卯遣參知政事孛朮魯德裕行尚書省于大名府丙辰大元兵收成州諭大名行省貶損用度德州防禦使完顏醜奴伏誅十一月丁卯以御史大夫僕散端爲尚書左丞相曲赦山東路辛未詔賜衞紹王家屬既廩詔有司答夏國牒丙子許諸色人試武舉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爲援辛巳熒惑犯房宿鈎鈐星癸未曲赦遼東路勅罷宣撫司輒擬官十二月戊戌遣真定行元帥府事承錫等援中都頒勸農詔丁未以和糴既定聽民南渡乙卯登州刺史耿格伏誅流其妻孥大元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宋遣使來賀壬戌遣內侍諭承錫防邊毋以和議爲辭癸亥曲宴羣臣宋使定文武五品以上侍坐員遂爲常制乙丑詔宣撫阿海總管合住討賊劉二祖張汝楫戊辰尚書省言內外軍人入粟補官者多行伍淺虛請俟平定應監差者與三酬門戶有職事者陞一等其子弟應廕者罷之上可其奏乙亥夏人犯環州北京軍亂殺宣撫使奧屯襄丁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降於大元辛巳皇太子疾輟朝乙酉皇太子薨二月辛卯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敗夏人于州境詔進官有差大元乙里只來壬辰上臨奠皇太子殯所有司奏辰日不哭上曰父子至親何可拘忌命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右都監烏古論慶壽領兵護糧中都付以空名宣勅許視功遷敘違撓者治以軍律乙未改寧邊州隸嵐州丁酉詔諸色人遷官並視女直人有司妄生分別以違制論從戶部郎中奧屯阿虎請也辛丑勅宰臣饋乙里只酒饌壬寅頒擬論官吏軍民詔曲赦招撫北京作亂者丙午尚書省以南遷後吏部秋冬置選南京春夏置選中都赴調者不便請併選於南京從之武清縣巡檢梁佐柳口巡檢李咬住以誅乣賊張暉劉永昌等功進官有差皆賜姓完顏丁未山東宣撫使僕散安貞遣提控僕散留家等破賊楊安兒步騎三萬殲其衆降僞頭目三百餘人脅從民三萬餘戶戊申減沿邊州府官資考有差壬子立保城縣虞及捕獲姦叛遷賞格乙卯勅奏急事不拘假日丁巳日初出赤如血欲沒復然戊午大風隆德殿鴟尾壞三月壬戌詔河北州縣官令文武五品以上辟舉不聽以宅事差占仍勅終任有勞績者但升遙領之職應降罰者亦止本處居住時河北殘燬吏治多苟且以求代易故著是令癸亥詔百官各陳防邊利害封章以聞丙寅勅河東河北大名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鄰境有警責其救援降人自拔歸國者遷職仍列其姓名以招諭來者沿河州縣官罷軟不勝職任者汰去令五品已上官公舉仍許今季到部人內先擇能者量緩急易之丁卯安武軍節度使張行信上書言急務四事庚午諭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選精銳屯瀋州廣寧以候進止壬申長春節宋遣使來賀戊寅諭尚書省歲旱蠲弛諸處碾磑以其水漑民田己卯雨自去冬不雨雪至是始雨勸農事李華言河北州縣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難宜發元任領戍兵者不可離則別注以往庚辰御史臺言在京軍官及委差官勞糧券例悉同征行乞減其給樞密院委差有俸人吏非征行不必給皆從之勅尚書省入粟補官者毋括其戶爲軍有司議賞軍功毋有所沮格壬午山東宣撫司報大沫堌之捷夾谷石里哥及抹烈擒賊渠劉二祖等斬之前後殲賊萬計西京軍民變遣官撫諭之己

丑禁州縣置刃於杖以決罪人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詰同知防禦
使溫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涼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
圖集州民號忠義歷鴛都統府相挺為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顏八斤及城中女
直人以書約都統楊珪為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效誘友直等執之麾所招千
餘人納仗院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絕安撫司以便宜擬友直等至是以狀聞
乃贈八斤及被害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賻錢三百貫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
胥鼎言利害十三事長勝軍都統楊珪伏誅丙申河南路蝗遣官分捕上諭宰
臣曰朕在潛邸聞捕蝗者止及道傍使者不見處即不加意當以此意戒之權
參知政事德升言舊制夏至後免朝四日一奏事上曰此在平時可也方今多
故勿謂朕勞遂云當免但使國事無廢則善矣己亥曲赦山東路癸卯籍赴選
監當官為軍乙巳罷都南行尚書六部侯摯言九事曲赦蒲察七斤脅從之黨
募能殺獲七斤者以其官官之丙午以調度不給凡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
人罷其從己人力輸傭錢經兵州府其吏減半司縣吏減三之一其餘除開封
府南京轉運司外例減三之一有祿官吏被差不出本境者並罷給券出境者
以其半給之餘內司軍夫亦減其半丁未故皇太子孶競謚曰莊獻戊申權
葬迎朔門外詔自今策論詞賦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遷奉直大夫第二人以
下經義第一人並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徵事郎同進士從事郎經童將仕郎壬
子艾國公從厚薨詔遣使同山西宣撫司選其民勇健者為軍諭有司勿拒河
北避兵之民所至加存卹用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言招大沫堌渠賊孫
邦佐張汝楫以五品職下詔湔洗其罪乙卯詔檢覈朝廷差遣官券歷無故稽
留中道者罪之丙辰諭田琢留山西流民少壯者充軍老幼者令就食於邢洺
等州欲趣河南者聽上議遣親軍六千餘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宰臣以
為行宮單弱親軍不可遣遂止五月庚申招撫山西軍民仍降詔諭之是日中
都破尚書右丞相兼都元帥定國公承暉死之戶部尚書任天寵知大興府事
高霖皆及於難壬戌降空名宣勅紫衣師德號度牒以補軍儲辛未立皇孫鏗
為皇太孫癸酉劉炳上書言十事辛巳上諭宰臣多事之秋陳言者悉送省恐

卿等不暇朕於宮中置局命方正官數員擇可取者付出施行何如宰臣請如
聖諭詔削納馬補官恩例戊子謀伐西夏遣大臣鎮撫京兆秋七月戊午朔大
元兵收潼源縣己未徵弓箭丁內外品官三品以上三副四品五品二副餘以
等級徵之庚申置陳潁漕運提舉官以戶部勾當官往來督察有星如太白色
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極傍入貫索中上聞河北饑察官有要求民財始聽民
渡河者避兵民至或餓死自溺特命御史臺體訪之又禁隨朝職官欲民碾碓
以自營利詔河間孤城移其軍民就粟清州括民間騾付諸軍與馬參用辛酉
議括官田及牧馬地以贍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已為民佃者俟穫畢日付之
羣臣迭言其不便遂寢癸亥詔河北郡縣軍須並減河南之半定尚書所造諸
符樞密院處宣撫司兼統軍司虎丙寅遣參知政事高汝礪往河南便宜措置
糧儲制品官納弓箭之令丁憂致仕者免甲戌借平陽民租一年詔職官更兵
亡失告身見任者保識即量給之妄冒者從詐僞法丙子尚書省奏給皇太孫
歲賜錢上不從曰襁褓兒安所用之詔致仕官俸給比南征時減其半丁丑肅
宗神主至自中都奉安于明俊殿戊寅月入畢宿中戊夜犯畢大星己卯明德
皇后神主至自中都裁損宮中歲給有差甲申詔尚書省行六部太多其令各
路運司兼之改交鈔名貞祐寶券八月戊子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合打簽樞
密院事己丑制軍府庶事樞密院官須與經歷官裁決經歷議是而院官不從
許直以聞癸巳詔遣官體究京西路新遷軍戶丙申諭尚書省職官犯罪大者
即施行之小者籍之事定始論其罪諭樞密院撤合輦所簽軍有具戒僧人可
罷遣之己亥詔武舉官非見任及已從軍者隨處調赴京師別為一軍以備用
被薦未授官者量才任之庚子上慮平陽城大兵食不足議棄之宰臣持不可
賞前冀州教授粘割忒鄰集義兵出方略遏土寇兵後據州復立州治積芻糧
招徠民戶至五萬置山東西路總管府于歸德府及徐亳二州特遷三官升正
五品職以太常卿侯摯為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于河北東西兩路太祖御容至
自西京奉安于啓慶宮甲辰置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詔諸職官不拘何從
出身其不可大用者尚書省具以聞丙午山東西路宣撫司完顏弼表遣授同

知東平府事張汝楫將謀復叛密遣人招同知益都府事孫邦佐邦佐斬其人馳報張琳殺汝楫及其黨萬餘承制陞邦佐德州防禦使餘立功者賞有差上嘉琳功加崇進封密國公詔褒諭之丁未詔近臣舉夏將加孫邦佐昭毅大將軍泰定軍節度使仍官其子戊申東平益都太原潞州置元帥府大赦乙酉監察御史許古獻恢復中都之策紅襖賊掠城武宣撫副使顏盞天澤討走之斬首數百級進天澤一官將校有功者命就遷賞命侯摯招邢州賊程邦傑以官不從則誘其黨圖之滅戶部幹辦官四員及差委官有差壬子置行省于陝西乙卯增沿河闌糴之法十取其八以抑販鬻之弊仍嚴禁私渡增步軍萬人戍京以西四萬人戍京以東選陝西騎兵二千增京畿之衞諭陝西堅守延安臨洮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涼德順鎭戎涇原鄜坊邠寧乾耀等處要害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平原令宣撫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蒲城以統之更以步騎守沿渭諸津丙辰元帥左監軍兼知真定府事永錫坐擅中都失律削官爵杖之八十九月丁巳朔戶部侍郎奧屯阿虎言國家多故職官往往不仕乞限以兩季違者勿復任用上嫌其太重命違限者止奪三官降職三等仍永不升注辛酉除名永錫特還信武將軍惠州刺史甲子諭宰臣沿淮塘路以南地募授民業令爲豪勢據奪者其令有司察之丙寅樞密院言陝西河東世襲蕃部巡檢昨與世襲猛安謀克例罷其俸今邊事方急宜仍給之庶獲其用又西邊弓箭手有才武出衆獲功未推賞者令宣撫司覈實以聞從之丁卯以秋稼未獲禁軍官圍獵詔授隱士王澮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遼東宣撫司參謀官戊辰遙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平章政事抹撚盡忠逆謀詔有司鞫之設潼關提控總領軍馬等官辛未置河北東路行總管府於原武陽武封丘陳留延津通許杞諸縣以治所徙軍戶命司屬令和尚等護治輩國公按春第上諭宰臣曰按春所爲不慎或至犯法舍之則理所不容治之則失親親之道但當設官以防之耳按春尋以不法謫博州防禦使鄭衞紹王母李氏光獻皇后尊謚神主在太廟畫像在衍慶宮並遷出之陳州鎭防軍段仲連進羊三百詔還三官命右丞汝礪詣陳州規畫糧儲壬申以蘇門縣爲輝州癸酉朝謁世祖太祖御容于啓慶宮行獻享禮始用樂賜東平昌姓爲溫敦氏包世顯包疙疸爲烏古論氏觀令孤爲和速嘉氏何定爲必蘭氏馬福德馬柏壽爲夾谷氏各遷一官甲戌朝謁太宗熙宗睿宗御容行獻享禮詔開滑濬衞曹滕諸州置連珠寨如衞州乙亥詔河北山東等路及平涼慶陽臨洮府涇邠秦鞏德順諸州經兵四品以下職事官並以二十月爲滿募隨處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戰却敵誘降人取附都州縣者予本處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遞減二等紅襖賊周元兒陷深祁州東鹿安平無極等縣真定帥府以計破之斬元兒及殺其黨五百餘人丁丑詔司縣官能募民進糧五十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注見闕諸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緦麻以上親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家庚辰陝西宣撫司來上第五將城萬戶楊再興擊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司凡夏人入寇有能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授乙酉置大名府行總管府于柘城縣以治所徙軍戶冬十月丙戌朔翰林侍讀學士權參知政事烏古論德升出爲集義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丁亥尚書右丞汝礪言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宜以係官閑田及牧馬草地之可耕者賜之使自耕以食而罷其月糧上從其請命右司諫馮開隨處按視人給三十畝夏人入保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攻延安戍將又敗之是日捷至戊子以御史中丞徒單思忠爲參知政事己丑平章抹撚盡忠下獄既久監察御史許古言盡忠違鞫有司此必重罪而莫知其由甚駭衆聽乞遣公正重臣鞫之如得其實明示罪目以厭中外之心書上不報庚寅遂誅盡忠癸巳罪狀盡忠告中外詔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樞密院于徐州戊戌遼東宣撫司報敗留哥之捷甲辰詔求廣平郡王承暉之後得其猶子歷亭縣丞永懷以爲器物直長丙午夏人陷臨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剌被執庚戌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尚書省于陝西辛亥蒙古綱奏昨被旨權山東路宣撫副使屯東平行至徐北岸北兵已偪徐不可往詔樞密副使僕散安貞權於沿河任使之壬子以同華書屯

陝西兵及河南所移步騎舊隸陝州宣撫司者改隸陝西行省召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上初用元措於朝或言宣聖墳廟在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念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遼東賊蒲鮮萬奴僭號改元天泰十一月丙辰朔河北行尙書省侯摯入見詔河北西路宣撫副使田琢自濬徙其兵屯陝戊午樞密院進王世安取盱眙楚州之策遂以世安爲招撫使與泗州元帥府所遣人同往淮南計度其事戊辰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官軍敗之犯綏平又敗之賞有功將士及來告捷者參知政事徒單思忠言今陳言者多擿拾細故乞不送省止令近侍局度其可否發遣上曰若爾是塞言路凡係國家者豈得不由尙書省乎庚午上與尙書左丞汝礪商略遣官括田賜軍之利害汝礪言不便者數端乃詔有司罷其令仍給軍糧之半其半給詣實之價壬申遣參知政事侯摯祭河神于宜村甲戌移剌塔不也以軍萬人破夏人數萬於熟羊寨丙子詔市民間輓車羸疾牝馬置羣牧中以圖滋息知臨洮府陀滿胡土門破夏人八萬於城下丁丑監察御史陳規劾參知政事侯摯上不允所言而慰答之庚辰上謂宰臣曰朕恐括地擾民罷其令矣官荒牧馬地軍戶願耕者聽已爲民承種者勿奪舊例點檢左右將軍近侍局官護衛承應人秩滿皆賜匹帛雖所司爲之製造然不免賦取於民近亦罷之止給寶券至於朕所服御亦以官絲付太府監織之自今勿復及民也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陀滿斜烈死之十二月乙酉朔徙朔州民分屯嵐石隰吉絳解等州戊子以軍事免樞密院官朝拜己丑侯摯復行尙書省于河北庚寅太白晝見壬子詔免元日朝賀乙未勅贈昭聖皇后三代官爵太康縣人劉全時温東平府民李寧謀反伏誅戊戌陝西行元帥府乞益兵以田琢之衆隸之仍擬諭以詔壬寅詔林州刺史惟宏與都提控從坦同經理邊事諸將功賞次第便宜行之乙巳大元兵徇大名府癸丑皇太孫薨以殤無祭享之制缺日勞民諭宣徽院免元日親王公主進酒甲寅禮官奏正旦宋遣使來賀不宜輟朝不舉樂服色如常儀詔臨洮路兵馬都總管陀滿胡

土門缺　階缺

四年春正月癸亥監察御史田迥秀條陳五事丙寅紅襖賊犯泰安德博等州山東西路行元帥府敗之丁卯諭御史臺曰今旦視朝百官既拜之後始聞開封府報衙鼓四方多故之秋弛慢如此可乎中丞福興號素謹于官事者當一詰之己巳尙書右丞高汝礪進左丞庚午大元兵收曹州辛未參知政事侯摯進尙書右丞壬申太原元帥監軍烏古論德升招其民降北者得四千三百三十餘人癸酉詔賜故皇太孫諡曰沖懷更定捕獲僞造寶券者官賞乙亥以殿前都點檢皇子遂王守禮爲樞密使樞密使濮王守純爲平章政事己卯立遂王守禮爲皇太子庚辰詔免逃戶租壬午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甄賞宰臣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而已吏卒因爲姦利是乃妨農何名爲勸上是其言不遣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上不視朝詔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事大元兵圍太原乙酉以信武將軍宣撫副使承錫簽樞密院事權尙書右丞皇太子既總樞務詔有司議典禮以金鑄撫軍之寶授太子啓稟之際用之平章政事高琪表乞致仕不允召樞密院官問所以備禦之策丁亥以河東南路宣撫使胥鼎爲樞密副使權尙書左丞行省于平陽鼎方抗表求退詔勉諭就職因有是命行省左丞相僕散端先亦告老遣太醫往鎭護視其疾戊子宰臣以皇太子既立服御儀物悉與已受冊同今邊事未寧請少緩冊寶之禮從之戊戌免親王公主長春節入賀致禮己亥大元兵攻下霍山諸監甲辰命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奉太廟使禮部尙書張行信提控修奉社稷權祔肅宗神主于世祖室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隨室祭器以瓦代銅獻官以公服行事供張等物並從儉約庚戌詔凡死節之臣籍其數立廟致祭壬子任國公瑋薨輟朝是月同知觀州軍州事張開復河閒府滄獻等州并屬縣十有二表請赦旁郡脅從之臣又請以宣撫司空名宣勅二百道付之從權署補仍以糧繼其軍食詔樞密措畫三月乙卯以將修太廟遣李革奏告祖宗神主于明俊殿丁巳曲赦中都河北等路議軍戶給地事乙丑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上疏言皇太子宜選正人爲師保丙寅長春節宋遣使來賀己巳以將修社稷遣太子少保張行信預告滄州經略副使張文

破趙福復恩州丙子曲赦遼東路己卯處士王澮以右諫議大夫復還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賜詔褒諭庚辰復邢州捷至夏四月己丑陝西行省來報泰州官軍破妖賊趙用劉高二之捷遣官鞫單州防禦使僕散偉之罪罷其城單州之役癸巳張開奏復清州等十有一城詔遷官兩階賞將士有差甲午改賜皇太子名守緒詔諭陝西路軍民丙申河北行省侯摯言北商販粟渡河官遮糴其什八商遂不行民飢益甚請罷其令從之河南陝西蝗丁酉太白晝見于奎己亥夏人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率其蕃戶來歸以千羊進詔納之優給其直辛丑侯摯言紅襖賊掠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獲其黨訊之知其渠賊郝定僭號署官已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時道路不通宰臣請諭摯爲備仍詔樞密院招捕蔡息行元帥府兵拔木陡關斬首千級甲辰有司言扶風郿縣有蟲傷麥五月癸丑朔禮官言太廟既成行都禮雖簡約惟以親行祔享爲敬請權不用鹵簿儀仗及宮縣樂舞從之山東行省上沂州之捷甲寅鳳翔及華汝等州蝗辛酉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己巳來遠鎮獲夏諜者陳旺等知夏人將圖臨洮鞏州關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爲之備丙子上將以七月行祔享禮慮時雨有妨詔改用十月夏人修來羌城界河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戊寅京兆同華鄧裕汝亳宿泗等州蝗六月戊子詔凡進奉帖及申尚書省樞密院關應密大事私發視者絞誤者減二等制書應密者如之壬辰遼西僞瀛王張致遣完顏南合張頑僧上表來歸詔授致特進行北京路元帥府事兼本路宣撫使南合同知北京兵馬總管府頑僧同知廣寧府丙申水星晝見于奎百有一日乃伏癸卯詔有司祈雨丁未河南大蝗傷稼遣官分道捕之罷河北諸路宣撫司更置經略司壬子以旱詔參知政事李革審決京師冤獄秋七月癸丑朔詔義軍節度使必蘭阿魯帶復威州及獲鹿縣飛蝗過京師甲寅山東行省擒賊郝定等至京師伏誅乙卯以旱蝗詔中外己未勅減尚食數品及後宮歲給縑帛有差辛酉監察御史陳規上章條陳八事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辛卯復深州癸巳翰林學士完顏守埶進中興事跡甲午命掌軍官舉奇才絶力之人提控都副統等官互舉其屬須舉官賞罰格

許功過相除品官及草澤人有才武者擧薦升降亦如之庚子詔河南陝西鎮防軍應廢及納粟補官者當役如舊俟事定乃聽赴銓八月甲寅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張行信定祔享親祀之儀以進上嘉納之三原縣僧廣惠進借貸納粟多寡與都副威儀及監寺等格從其言賞之夏人入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遇軍敗之壬戌賜張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旌其議禮之當乙亥詔諭中都民命大名招撫使募人持詔以往丙子大元兵攻延安己卯夏人入結耶觜川官軍擊走之九月辛巳朔大元兵攻防州以簽樞密院事永錫爲御史大夫領兵赴陝西便宜從事壬辰大元兵攻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尙戰沒以中尉衛完顏奴婢等充賀宋生日使冬十月己未親王百官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廟招射生獵戶練習武藝知山徑者分屯陝虢要地命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守潼關遙授知歸德府事完顏仲元軍盧氏大元兵攻潼關西安軍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戰歿辛酉上親行祔享禮甲子祔享禮成赦乙丑詔諭河南官吏軍民以賞格募立功之士命參知政事徒單思忠提控鎭撫京師移剌周剌阿不屯關陝丙寅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鑿坎穽築垣牆於隙地徙衞紹及鎬厲王家屬于京師丁卯以奉安社稷遣官預告戊辰命張行信攝太尉奉安社稷禮樂咸殺其數詔吏禮兵工四部尚書董防城之役大元兵徇汝州己巳沿河唯存遞報小舟餘皆焚之庚午詔宿糧州縣屯兵其家民爲兵者就署隊長以自防遏河南行省胥鼎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以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自將平陽精兵援京師命樞府督軍應之辛未置官領招賢所事命內外官採訪有才識勇略能區畫防城者具以聞得實超任仍賞舉主丙負長才不爲人所知者聽赴招賢所自陳壬申以龍虎衛上將軍裴滿羊哥知歸德府事行樞密院事癸酉詔罷遣有司所拘民間輸稅車牛以運軍士衣糧者甲戌諭附京民盡徙其芻糧入城官儲併運之丙子行樞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合打以徹兵失應坐誅戶部郎中魏璠以役王事官其子己卯議禁京師靡費近侍以實券方行恐滯其用不果吏部令史韓希祖陳言曾以戰功致身者盡拘京師備用從之十一月庚辰朔

增定守禦官及軍人遷賞格。辛巳，詔止附京農民自撤其廬舍。壬午，河東行省胥鼎入援京師，用其言，以知平陽府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代鎮河東。拜鼎爲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知歸德府完顏伯嘉簽樞密院事。以完顏合打伏誅詔中外。乙酉，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來獻其提控石盞合喜、楊幹烈等大敗夏人于定西之捷，命行省視其功賞之。大元兵至澠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軍潰而逃，失其所佩虎符。丙戌，前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完顏合達率官軍老幼自北歸國，升鎮南軍節度使，進官三階。詔出公帑綿絹付有司，償所括民服以衣軍者。是夕，月暈木星，木在奎，月在壁。己丑，定毀防城器具法。辛卯，詔立功五品以上官賜鎧御前，六品以下官賜鎧近侍局。癸巳，上諭皇太子，京城提控官有以文資充者，彼豈知兵，其速易之。甲午，放免諸職官儀從及諸司局射糧兵卒審選充軍者。戊戌，勅諸州縣簽籍軍民以備土寇。華州元帥府復潼關。庚子，罷在京防城民軍。遣御史陳規等充河南宣差安撫捕盜官。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掃合以發兵後期坐誅。甲辰，以尚書工部侍郎和尚等充賀宋正旦使。丙午，河南行樞密院從坦言其族人道哥願隸行伍以自效，上嘉其忠，許之。內族承立進所獲馬駝，上曰：「此軍士所得，即以予之可也，朕安用哉。」因偏諭諸道將帥，後勿復如是。十二月辛亥，平章政事朮虎高琪加崇進、尚書右丞相，參知政事李革罷。癸亥，大元兵攻平陽。丙寅，皇太子讓。伐西夏大元兵徇大名府。壬申，大元兵進自代州碎仙、橫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宣撫使烏古論禮遣人間道齎礬書至京師告急，詔發潞州元帥府、平陽、河中、絳、孟官樞司兵援之。乙亥，高琪請修南京裏城，上曰：「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滋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獨安此乎。」

金史卷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五

宣宗中

興定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使來賀。癸未，宋使朝辭，上謂宰臣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乙未，詔中都、西京、北京等路策論進士及武舉人權試于南京、東平、婆速、上京等四路。丙申，東平行省言調兵以來吏卒因勞進爵，多至五品，例獲封贈，及民年七十並敢軍，願者人往自陳，公私俱厭，請令本路量爲裁酌，勑類赴朝廷，以求印署，使受命者量輸諸物而給之，人力不勞，兵食少補。從之。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純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尚書左丞胥鼎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癸卯，議減庶官冗員。乙巳，大元兵攻霸州。二月戊申朔，初用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己酉，命樞密院汰罷軟軍士，諭尚書省用官馬給驛傳，以紓民力。庚戌，皇后生辰，詔百官免賀，仍諭旨曰：「時方多難，將來長春節亦免賀禮。」辛亥，以鞏進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簽樞密院事。癸丑，罷招賢所。乙卯，皇孫生，宣徽請稱賀，詔無用樂。己未，大元兵徇忻代。詔定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者，聽行部決遣。壬戌，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上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丙子，議置莊獻太子廟。三月戊寅，勑事關刑名，當面議之，勿聽轉奏。以絳陽軍節度使李革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壬午，定民間收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乙酉，上宮中見蝗，遣官分道督捕，仍戒其勿以苛暴擾民。庚寅，長春節，宋遣使來賀。辛卯，詔罷平陽河中元帥。乙未，先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據真定叛，遂爲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軍爲犄角之勢，圖之。己亥，大元兵攻瑊城。庚子，攻霸州。甲辰，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之物，尋進仙權知真定府事。夏四月丁未朔，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經略南邊。戊申，孟州經略司萬戶宋子玉率所部叛，斬關而出，經略使從坦等追敗之。庚戌，花帽軍作亂于滕州，詔山東行省討之。南陽五朵山盜發，衆至千餘人，節度副使移剌羊哥出討，遣之方城招之，不從，乃進擊之，殺其衆殆盡。癸丑，以安化軍節度使完顏寓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督經略使苗道潤進復都城，且令和輯河間招撫使移剌鐵哥等軍。鐵哥與道潤不協，互言其有異志，故命重臣臨鎮之。戊午，單州雨雹傷稼，詔遣官勸諭農民改蒔秋田，官給其種。平定州賊閻得用之黨閻顯殺德用，以其衆降。己未，以權參知政事遼東路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爲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以權遼東路宣撫使蒲察五斤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上京。庚申，李革請罷義軍總領使副，以畀州縣。尚書省以秋防在邇，改法非便，姑如舊制，州縣各司察之。甲子，元帥完顏賽不破宋兵于信陽，使來奏捷。乙丑，濟南、泰安、滕、兖等州賊並起，侯摯遣棣州防禦使完顏霆討平之，降其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人。完顏賽不復奏敗宋軍于隴山等處，俘馘甚衆。戊辰，太白晝見于井。辛未，權孟州經略使從坦追賊宋子玉至輝州境上，其黨邢福殺子玉以衆來歸。壬申，以萬奴叛逆未殄，詔諭遼東諸將。完顏賽不軍渡淮，破光州兩關，獲軍實分給將士。五月戊寅，陝西行省破夏人于大北岔。是日捷至。丁亥，民苑汝濟上書陳利害，上以示宰臣曰：「卑賤小人猶能盡言如此，有可采者即行之。」己丑，賊宋子玉餘黨家屬悉放歸農。尚書右丞蒲察移剌都棄官擅赴京師，降知河南府事，行樞密院兼行六部事。壬辰，延州原武縣雨雹傷稼，詔官貸民種，改蒔。癸巳，宋人攻潁州，焚掠而去。戊戌，行樞密院兵敗宋人於泥河灣，又敗之樊城縣。山東行帥府事蒙古綱擅械轉運使李秉鈞，法當決，秉鈞返置綱應輸贖。詔兩釋之。宋人取漣水縣。癸卯，蘭州水軍千戶李平等苦提控蒲察燕京貪暴，殺之，構夏人以叛，脅其徒張辰俱行。辰以計盡獲之。陝西行省便宜遷辰官四階，授同知蘭州事，賞士卒有差，以其事上聞。甲辰，大元兵下瀰城縣，軍官任福死之。丙午，定河北求仕官渡河之法，曾經總兵者，白樞密院，餘驗據聽渡。行樞密院事烏古論慶壽南伐還奏

不以實詔鞫之六月己酉雷遣潰表與國人李琛復以衆叛琛亦表遺潰異謀詔山東行省察之備禦遣中使持詔及賜衆勞夫匠權參知政事張行信進參知政事庚戌詔撫治遼東受僞署官家屬得按察使高程妻子皆戮之壬子勅鄜坊丹州四品以下州縣官視環慶例以二十月爲更甲寅招撫使惟宏言彰德府守臣權徙民山砦避兵上曰雖保之城守之何益徒傷吾民其勿治乙卯顯宗忌日謁奠于啓慶宮丙辰詔樞密院遣經歷官分諭行院嚴兵利器以守衝要仍禁飲宴違以軍律論宋人合土寇攻東海境戊午以宋遣兵數犯境及歲幣不至詔諭沿邊罪宋己未詔凡上書人其言已采用者上其姓名辛酉以進士朱雲章譯人李雄羨論議可取詔給八貫石俸乙丑設潼關使副及三門集津提舉官尚書左丞相兼都元帥僕散端薨輟朝置南京流泉務遼東行省遣使來上正月中敗契丹之捷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辛巳宋人圍泗州壬午圍靈璧縣癸未興州振威軍萬戶馬寬逐其刺史李蕃據城叛遣使招之乃降已而復謀變州吏擒戮之夷其族甲申詔諭遼東諸路乙酉宋人襲破東海縣丙申置提舉倉場使副癸卯太社壇產嘉禾一莖十有五穗甲辰夏人犯貴德盆窟軍敗之乙巳初置集賢院知院事同知院事等官宋人及土寇攻海州經略使撒合輦破其衆夏人圍羊狼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八月戊申陝西行省報木波賊犯洮州敗績遁去木星晝見于昴六十有七日乃伏己酉海州經略司奏官軍與宋人戰石湫河南戰漣水縣戰中土橋宋兵敗績壬子削御史大夫承暉官爵有司論失律當斬上以近族特貫其死癸丑宋人攻確山縣爲官軍所敗詔諭國內軍士使知宋人渝盟之故仍命大臣議其事乙卯集賢院諮議官朱蓋上書陳禦敵三策壬戌海州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刺敗宋人于其境提控李元與宋人戰屢捷各所俘獲從優遷擢經略司趁黃陵崗乙丑制增定捕逃軍賞格及居停人罪丙寅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爲鎮郾臨州爲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輔從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遂止癸酉太祖忌日謁奠于啓慶宮甲戌元帥右都監承裔遣其部將納蘭記僧等會龍族郡管兀顏古以兵襲瓜黎餘族諸番帳屢破之斬馘士卒擒其首領俘獲人畜甚多是日捷至九月丁丑更定監察御史失察法以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權參知政事行省于益都戊寅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都統羅世暉逆擊却之己卯蔡州帥府偵宋人將窺息州以輕兵誘其進別以銳師邀擊之虜其將沈俊壬午以改元興定赦國內甲申罷規運所般行六部辛卯大元兵徇隰州及汾西縣癸巳攻沁州遼東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爲叛人伯德胡土所殺月犯東井西扇北第二星乙未大元兵攻太原幾賢掌寨丁酉薄太原城攻交城清源癸卯立沿河冰牆鹿角冬十月丁未以霖雨詔寬農民輸稅之限庚戌以將有事于宋詔帥臣整厲師徒辛亥遣官括市民爲紅賞格以示勸甲寅命高汝礪張行信同修章宗實錄惠州帥府獻破宋人于中渡之捷乙卯大元兵徇中山府及新樂縣丙辰丹州進嘉禾異畝同穎辛酉制定州府司縣官失覺姦細罪壬戌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疏請先遣使與宋議和乙丑大元兵下磁州丙寅定職官不求仕及規避不赴任法高汝礪上疏言和議先發於我恐自示弱非便戊辰上命許古草通宋議和牒既進以示宰臣宰臣以其言有祈哀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辛未罷流泉務大元兵收鄆平長山及淄州壬申改鄆國號爲萱避上嫌名高汝礪表致仕不允壬午從宜移剌買奴言五朵山賊魚張二等若悉誅之屢詔免罪恐乖恩信且其親屬淪落宋境近在均州或相構亂乞貸其死徙之歸德睢陳鈞許閒爲便詔許之癸未月暈木火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晝見遣翰林侍讀學士楊雲翼禜之大元兵收山東濱棣博三州己丑下淄州庚寅下沂州甲午河西掬納籛納等族千餘戶來歸丁酉詔唐鄧蔡州行元帥府舉兵伐宋戊戌大元兵攻太原府庚子上謂宰臣曰朕聞百姓流亡逋賦皆配見戶人何以堪又添徵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其并蠲除之宰臣論命行部官閱實蠲貸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他役或減本戶雜征四之一上曰朕於此事未嘗去懷其亟行之十二月甲辰朔大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甯死之戊申郎曁移風砦於大柏中得日本國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糴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以糧俾還本國庚戌元帥左監軍蒲察五斤進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

先遼東行省是日大元兵平益都府辛亥陝西行省胥鼎諫伐宋不報甲寅海州經略使報提控韓璧敗宋人于鹽倉己未大元兵復攻沂州官民棄城遁辛酉下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壬戌侯摯兼三司使庚午免逃戶復業者差賦

二年春正月乙亥詔議賑恤辛巳勅南征將帥所至毋縱殺掠壬午宋人攻淮北唐州元帥府擊敗之獲統領李雄韜陳皋以歸癸未近侍局副使訛可遣使報南師之捷乙酉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詔諭諸帥府明斥候嚴守備戊子唐鄧元帥完顏賽不報連破宋人之捷宋人攻泗州又戰却之二月癸卯宋人侵青口行樞密院遣兵敗之甲辰免中京嵩汝等州逋租諭胥鼎克宋散關可保則保不可保則焚毀而還定奴婢赦主法丙午訛可敗宋人于防山紇石烈桓端亦遣使來上光州信陽之捷庚戌海州經略敗宋兵于朐山表請繼其軍儲督東平帥府發兵護送賫糧以應之許州長社縣何冕等謀反伏誅辛亥發行信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壬子御史以北兵退請汰各處行樞密院元帥府冗官尚書以爲非便上從尚書言仍舊制完顏賽不報棗陽之捷癸丑完顏阿鄰報皂郊堡之捷丁巳壽州行樞密院破宋人高柳橋水砦夷其砦而還壬戌訛可遣兵拔宋櫃碁盤嶺又破其衆於裴家莊寨山嶺龍門關等處得粟二千餘石乙丑諭樞密曰中京商虢諸州軍人願耕屯田比括地授之聞徐宿軍獨不願受意謂予田必絕其廩給也朕肯爾邪其以朕意曉之丙寅諭尚書省曰聞中都納粟官多爲吏部繳駁殊不知方闕乏時利害爲如何又立功戰陣人必責保官若輩皆義軍白丁豈識職官苟文牒可信即當與之至若在都時規運薪炭入城者朕嘗植恩授以官此豈容僞而聞亦爲所沮格其悉諭之勿復若是紇石烈牙吾塔破宋人于盱眙軍上俘獲之數己巳以侯摯行省河北兼行三司安撫司事三月庚辰尚書集文資官雜議進士之選請依泰和例行之癸未訛可敗宋人于光化軍甲申長春節戊子諭宰臣曰舊制廷試進士日晡後出宮近欲復舊恐能文而思遲者不得盡其才其令日没乃出以御史中丞把胡魯爲參知政事陝西行六部尚書楊貞創五官累杖一百七十解職訛可表言官軍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多克捷癸巳宋人爭皂郊堡擊官軍軍潰主將完顏阿鄰戰殁丙申更定京城捕告強盜官賞制辛丑上京行省蒲察五斤表左監軍哥不靄誣防州宣撫副使紇石烈按敦將叛而殺之事下尚書省宰臣以爲按敦之死徐議抑典哥不靄亦姑牢籠使之上勉從其言夏四月壬寅朔蒲察五斤表遼東便宜阿里不孫貸糧高麗不應輒以兵掠其境上命五斤遣人以詔往諭高麗使知興兵非上國意乙巳詔河南路行總管府節鎮以上官充宣差捕盜使以防禦刺史以上長貳官及世襲猛安之才武者爲之副又命濮王府尉完顏毛良虎爲宣差提控以巡督之是日曲赦遼東等路以戶部尚書夾谷必蘭爲翰林學士承旨權參知政事行省于遼東丁未承裔敗宋人于皂郊堡庚戌御史劾集賢院諮議官李維獄本中山府無極縣進士趙孝選家奴乞正其罪上曰國家用人委擇貴幾命以官銀五十兩贖放爲良任使仍舊壬子遣侍御史完顏素蘭近侍局副使訛可同赴遼東察訪叛賊萬奴事體行省侯摯劾兵復密州提控朱琛復高密縣癸丑完顏素蘭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從之乙卯詔賜武舉溫迪罕繳住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丁巳陝西行省兵破宋雞公山取和州成州至河池縣黑谷關守者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戊午紅襖賊犯徐邳行樞密院兵大破之己未阿里不孫自潼關之敗失其所在變姓名匿居柘城爲御史覺察繫其家屬將窮治之乃遣子上書詣吏待罪臺臣力請誅之以懲不忠上卒赦其罪論以自效癸亥遣重臣審理京師冤獄丁卯河南諸郡蝗臨洮路報敗宋人之捷東平行省敗黑旗賊拔膠西縣渠賊李全來援併破之戊辰河北行省敗紅襖賊進至密州降僞將校數十人士卒七百人遂復其業五月辛未朔鳳翔元帥完顏閭山破宋人鄧落堝香爐堡諸屯甲戌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襲破李全于莒州及日照縣之南三道擊之追奔四十里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元帥承立遣兵敗之馬吉峯是日捷至詔遣官督捕河南諸路蝗辛巳策論詞賦經義進士及武舉人入見賜誥命章服萊州民曲貴殺節度經略使內族轉奴自稱元帥構宋人據城叛山東招撫司遣提控王庭玉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等討平之斬僞統制白珍及

牙校數十人生擒費及僞節度使呂忠等十餘人誅之乃命庭玉保萊朱琛保
密阿魯答保寧海以安輯其民丙戌陝西行省言四月中寧州行元帥承裔遣
提控烏古論長壽納蘭記僧分道伐宋長壽出靈川鎮記僧出鐵城堡皆克捷
而還辛卯壽州行樞密院南城軍攻辛城鎮一軍趣史河與宋人戰勝之壬辰
河北行省復黃縣乙未第鳳翔秦鞏三道南征將士功各遷其官丙申增贈朝
官及諸承應人俸戊戌陝西行省遣報承裔等入宋境之捷己亥大元兵徇錦
州元帥劉仲亨死之庚子陝州軍譟傷百餘人立賞募人捕殺六月甲辰樞密
院言諸道表稱大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
河東各路義士土兵善漢弓箭手宜於農隙教閱以備緩急東平單州衝要豫
徙其農民糧畜置可守之城修近城水砦因以爲固潼谷遣逋商號宜令兩帥
府選官按視阨塞又言賈瑀等刺殺苗道潤乞治瑀等專殺之罪餘州郡各以
正職授頭目使分治一方上諭之曰道潤之衆亟收集之瑀等是非未明姑置
勿問諸頭目各制一方利害至重更深處之石州賊渦天羽衆數千據臨泉縣
爲亂帥府命將討捕之爲賊所敗旁郡縣將謀應之州刺史紇石烈公順赴以
兵天羽等數十人迎降公順殺之餘賊走保積翠山遣將王九思攻之不下詔
國史院編脩官馬季良持詔勑金幣往招之比至九思先破柵殺賊二千人餘
復走險已而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就署國用同知孟州防禦
使事以次遷擢有差分其衆于絳霍閒丁未以參知政事把胡魯權左副元帥
與平章政事胥鼎協力防秋己酉苗道潤所部軍請隸涿州元帥府詔河北行
省審處之壬子紅襖賊犯沂州官軍敗之追至白里港都提控齊倚歿於陣有
司議贈卹丙辰遣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往河中絳解等郡同守土官商度可保
城池丁巳上以久旱諭宰臣治京獄冤囚及京城小民中納石炭既給其價御
史勑以過請官錢並繫之獄有論至極刑者欲悉從寬宥何如高琪對不然遂
止壬戌御史言戶部員外郎臧伯昇供億息州偶遇官軍戰勝亦冒遷一官乞
論其罪上曰軍前如此者何止伯昇今遽見罪餘皆不安且詰所從來勢連及
帥府多故之秋豈爲一官遂忘大計但令釐正之癸亥遣高汝礪徒單思忠禱
雨秋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辛未詔賞南伐將士有差夏人犯龕谷提控夾谷
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甲戌以旱災詔中外己卯遣官望祀嶽鎮海瀆于北郊
享太廟祭太社太稷祭九宮貴神于東郊以禱雨遣太子太保阿不罕德剛禮
部尚書楊雲翼分道審理冤獄癸未大雨太子親王百官表請御正殿復常膳
庚寅擇明幹官提控銓選無違失者與升擢令譯史不任事者驗已歷俸月放
滿別選能者甲午夏人復犯龕谷夾谷瑞大破之用點檢承玄言遣官詣諸道
選寄居守闕丁憂官及親軍入仕才堪總兵者得一百六人付樞密任使八月
庚子朔江北行省以苗道潤軍隸涿州刺史李瘸驢副以張甫張柔戊申勑親
軍百戶以下授職待闕者給本俸仍充役俟當赴任遣之己酉詔河北行省完
顏霆進軍援山東招撫使田琢自今將士立功聽琢先賞以聞大元遣木華里
等帥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乙卯大元兵收代州辛酉橫州提控紇石烈
醜漢討賊張聚大破其衆復濱棣二州姦人李宜伏誅復禁北歸民渡河戊辰
大元兵收隰州九月乙亥下太原府元帥左監軍兼知樞府事烏古論德升死
之丙戌諭皇太子曰軍務之速動關機會悉從中覆則或稽緩自今有當亟行
者先行後聞以戶部尚書納合蒲剌都爲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于潞州戊
子置泰關等處九守禦使命完顏蒲察等分戍諸阨隘遷海州侯摯言不便止
大元兵徇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庚寅李全破密州執招撫副使黃摑
阿魯答同知節度使夾谷寺家奴辛卯大元兵下孝義縣乙未設隨處行六部
官以京府節鎮長官充尚書次侍郎郎中員外郎防刺長官侍郎次郎中員外
郎主事勾當官聽所屬任使州府官並充勸農事防刺長官及京府節鎮同知
以下充副使丙申李全破壽光縣冬十月甲辰李全破鄒平縣戊申破臨朐縣
己酉大元兵徇絳潞壬子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癸丑下平陽知府事權參知
政事行尚書省事李革及從坦死之甲寅權平定州刺史苑鐸以棄城伏誅詔諸
部錄囚官凡坐軍期者皆奏讞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及
郯州副提控王汝霖等通宋人爲變伏誅宋人攻漣水縣提控劉瑛敗之丁巳
大元兵攻潞州戊午尚書省言獲姦細叛亡率多僧道詔沿邊諸州惟本處受

度聽依舊居止來自河北山東遣入內郡譏其出入己未李全據安丘提控王政屯昌樂侯王庭玉兵同進討宣差太府少監伯德玩擅率政兵攻全爲全所敗提控王顯死焉田琢上言乞正玩罪癸亥月犯軒轅左角之少民星甲子詔河東北路忻代寧化東勝諸州並受嵐州帥府節制十一月庚午大赦庚辰御登賢門召致政舊臣賜食訪以時政得失辛巳以行元帥府紇石烈桓端權簽樞密院事行院于徐州權右都監訛可行元帥府事于息州甲申河東南路隰吉等州聽絳州元帥府節制大元兵收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參議官修起居注王良臣死之戊子霍谷提控夾谷瑞敗夏人于質孤堡河北行省報海州之捷壬辰定經兵州縣職官子孫非本貫理廕及過期不廕等格丙申大元兵下太原之韓村砦定京師失火法十二月己亥朔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河中府尚書省元帥府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升絳州爲晉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降平陽爲散府辛丑簽樞密院事蒲察移剌都伏誅壬寅前山東西路轉運使致仕移剌福僧上章言時事癸卯詔大理卿溫迪罕達權同簽樞密院事行院于許州甲辰以誅移剌都詔中外乙巳命徒單思忠祈雪已而大雪甲寅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等使宋講和紅襖賊攻彭城之胡村寨徐州兵討敗之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剌爲汾陽軍節度使權元帥右監軍嵐州元帥古里甲完復河東丁巳籍瀕河埽兵癸亥尚書省言樞密掌天下兵皇太子撫軍而諸道又設行院其有功及失律者須白院啓東宮至於奏可然後誅賞有司但奉行而已自今軍中號令關賞罰者皆明注詔旨敕令毋容軍司營其姦欺上從之以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事伐宋甲子上諭旨有司京師丐食死於祁寒朕甚憫之給以後苑竹木令居煖所

三年春正月庚午呂子羽至淮宋人不納而還詔伐宋丙子稅民種地畝議行均輸戊寅勑和市邊城軍需無至配民定鎮戍征行軍官減貲歷月日格壬午大雪上聞東掖有撤瓦聲問左右知爲丁夫葺器物庫廡舍上惻然諭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之丙戌紇石烈牙吾塔上壕州香山村之捷丁亥諭宣徽皇后生日免百官賀壬辰以大元兵已定太原河北事勢非復向日集百官議備禦長久之計伐宋捷至上謂侍臣曰此事豈得已哉近日遣使實欲講和彼既不從安得不用兵也免單丁民戶月輸軍需錢甲午有司請立價以買南征軍士所獲馬上恐失衆心因至敗事不聽乙未勑尚書省自今六部稟議常事但可再送不得趣否辯正餘應入法寺定斷而再送猶未當者具以聞下吏治之宰相執政以下皆不得召部寺官部寺官亦不得詣省犯者論違制丁酉鄧州元帥府提控婁室有罪減死削爵二月庚子上與太子謀南征帥不得其人歎曰天下之廣緩急無可使者朕安得不憂紇石烈牙吾塔敗宋人于滁甲辰胥鼎言軍中誅賞近制須聞朝廷實由中出示恩有歸可部分失律主將不得即治其罪不可詔尚書樞密雜議宰臣請城守野戰將校有罪從七品以下許便宜決罰餘悉奏裁上曰七品以下財令治之將權太輕或至誤事自今四品以下聽決乙巳攻宋光山縣俘其統制蔡從定等光州以兵來援復敗之丙午上謂宰臣江淮之人號稱選愞然官軍攻蘄黃嶠其衆困甚飢之使降無一肯從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丁未勑凡立功將士有居喪者特起復遷授戊申拔宋小江寨殺其統制王大建己酉取宋武休關庚戌元帥右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權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辭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意詔尚書省議之宰臣言鎮戎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疆埸此文正緩我爾宜嚴備禦以破姦計上然其言又曰頃近侍還自陝西謂白撒已得鳳州如得武休關將遂取蜀朕意殊不然假令得之亦何可守此舉蓋爲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邪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爲佳爾高汝礪乞致事優詔不允甲寅詔陝西行省從七品以下官許注擬有罪許決罰丁憂待闕隨宜任使軍官徒以上罪及軍事怠慢者巡按御史治之己未行省安貞入宋境破梁縣等軍擒統制李申之右副元帥完顏賽不左都監牙吾塔白石關平山砦之捷俱至三月丁卯朔陝西兵破宋虎頭關取興元洋州捷至上大悅庚午破宋人于七口倉甲戌高麗先請朝貢因遣使撫諭之使還表言道路不通俟平定後議通款命行省姑示羈縻勿絕其好戊寅蔡州行元帥府

右都監完顏合達破宋人于海林關擒統制張時己卯長春節免朝賀提控輿
屯吾里不敗宋人于上津縣軍還至濠州宋人來拒牙吾塔擊走之乙酉河南
路節鎮以上立軍器庫設使副各一員防刺郡設都監同監各一員完顏合達
敗宋人于馬攢堡丙戌行省安貞破宋人于石堌山己丑追賜皇后父太尉汴
國公彥昌姓溫敦庚寅攻宋麻城縣拔之獲其令張倜等辛卯行省安貞破宋
兵于塗山壬辰賽不敗宋兵于老口鎮又敗宋人于石鶻崖甲午錄用罪廢官
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御史大夫永錫等七十人詔太原等路州縣闕正授官
令民推其所愛爲長從行省量與職任及運解鹽入陝西以濟調度命胥鼎兼
領其事閏三月丙申朔申明屠宰牛罪律以雄霸以東付權中都經略李瘸驢
易州以西付權中都西路經略靖安民治之遙授金安軍節度使完顏和尚故
行軍副提控夾古吾典皆除名庚子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純進封英王壬寅
叛賊王公喜構宋人取沂州甲辰以沂國公主薨輟朝丙午給空名宣勑及金
銀符付嵐州帥古里甲許便宜遷注以招脅從丁未諭樞密院議晉安東平河
中諸郡備兵之策庚戌行省左副元帥僕散安貞至自軍前入見于仁安殿辛
亥少府少監粘割梭失言利害七事甲寅以南伐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爲兵
者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砦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壬戌治書侍御史蒲
魯虎上書請選太子師傅甲子胥鼎等各遷官賞南伐之功夏四月丙寅朔裕
宿等州置元帥府選陝西步騎精銳六千人實京兆戊辰選精銳六萬分屯平
涼涇邠乾耀等州庚午以秦州防禦使女奚烈古里間行元帥府于平涼罷募
民運解鹽實京師襄城命侯摯董役高琪總監之甲戌以知臨洮府事石盞合
喜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州壬午遣近侍四人巡視築城丁夫時其
飲食聽其更休督吏慘酷者禁止之癸未陝西黑風晝起有聲如雷地大震甲
申詔河北州縣官止令土著推其所愛者充朝廷已授者別議任使乙酉夏人
據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己丑林州都統霍成以疑貳誣殺降人論罪
當死元帥惟良不欲以殺敵人誅邊將請寬其罰仍請立護送降民賞格以杜
後患上爲之赦成而命有司班賞格護送十人以上至者遷一官不及者每
名賞錢二百緡五十人以上兩官百人以上兩官雜班任使庚寅以時暑詔朝
臣四日一奏事高汝礪請備防秋之糧宜及年豐於河南州郡驗直立式募民
入粟上與議定其法而行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請榷油歲可入銀數萬兩
高琪主之衆以爲不便遂止辛卯夏人犯通秦砦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
以擣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戰官軍擊之衆潰進薄城俄陷其西南隅會日暮還
壬辰以同知平陽府事胡天作充便宜招撫使五月乙未朔鳳翔元帥府遣兵
敗宋人于黃牛堡壬子太白晝見于參六月甲子朔時暑給修城夫病者藥
餌遣諭元帥合達曰以卿幹局故有唐鄧之委或有侵軼戰退不宜遠追第固
吾圉以驃騎上將軍河南路統軍使石盞女魯歡爲元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
府事詔赴遼東等處行省給銀符及空名宣勑聽便宜處置壬申制沿河戍兵
逃亡罪並同征行軍人例詔御史中丞完顏伯嘉行樞密院于許州甲戌定防
秋將校擊毬飲讌之罰李全寇日照博興紇石烈萬奴敗之寇即墨完顏僧壽
又敗之復萊州戊寅詔陝西簽軍如河南例曲赦河東南北路丁亥命防禦使
徒單福定等帥所部義軍與沂州民老幼盡徙于邳戊子遼州總領提控唐括
狗兒帥師復太原府平涼等處地震詔右司諫郭著撫諭其軍民秋七月丁酉
籍邳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國而充軍者人給地三十畝有力者五十畝仍蠲
差稅日支糧二升號決勝軍戊戌上進樞密臣僕諭之曰襄城久未畢功尚書
欲增調民朕慮妨農況糧儲不繼將若之何盍改圖之樞臣言是役之興實爲
大計今功已過半偶值霖潦成功差遲尚書議增丁夫勢必驗口不令妨業比
及防秋當告成矣上曰卿等善爲計畫無貽朕憂庚子以地震曲赦陝西路甲
辰置東西南三路行三司乙卯曲赦山東西路丁巳遣徒單思忠以地震祭地
祇于上清宮八月丙寅補闕許古等削官解職丁卯木星犯輿鬼東南星戊辰
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祭社稷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祭后土于河中府西京行
三司李復亨言汝鄧冶鐵河南北食鹽之利木星晝見于柳百有九日乃滅壬
申上勑臺臣朕處分尚書事或至數日不奉行及再問則巧飾次第以對大臣
容有遺忘左右司玩弛臺臣當糾今後復爾併罪卿等乃定御史上下半月勾

檢省中制勑文字大元兵下武州軍事判官郭秀死之丁丑緩在京差徭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等以叛大元兵下合河縣縣令喬天翼等死之乙酉命樞密遣官簡撥外諸軍之武健者養之彰德邢洺衛濬懷孟等城羸者罷遣戊子勑侯摯諭三司行部官勸民種麥無種粒者貸之九月甲午詔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丙申唐州從宜夾谷天成敗宋人于桐柏丁酉尚書省請申命侯摯廣營積貯上不許曰徵斂已多今更規畫不過復取於民爾防秋稍緩當量減戍兵用度幸足何至是邪甲辰大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窊哥死之庚戌命行省胥鼎領兵赴河中壬子真定招撫使武仙請給金銀符賞有功從之沿河造戰艦付行院帥府冬十月癸亥朔定保舉縣令能否升黜舉主制乙丑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統副統等官如貞祐三年制平涼府先以地震被命醮祭方行事慶雲見以圖來上遣官覆驗得實是日百官奉表稱賀丁卯以完顏開權元帥左都監郭文振權右都監並行元帥府事謀復太原壬申定贓吏計罪以銀爲則癸酉以慶雲遣官告太廟甲戌以慶雲詔國內己卯大元兵攻單州境詔諸路民應還避兵而不欲者亟遣人以利害曉之癸未襄城畢工百官稱賀宴宰臣便殿遷右丞摯官一階賜右丞相琪左丞汝礪參知政事思忠金鼎各一重幣三是役上慮擾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仍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甲申宰臣請以襄城之功建碑會朝門從之丁亥大元兵屯綿上壬辰命有司葺閑舍給薪米以濟貧民期明年二月罷候時平則贍之以爲常十一月癸巳朔前嵐州倉使張祐自夏國來歸以樞密副使僕散安貞同簽院事訛可行院事于河北乙未以官驢借朝士之無馬者乘之仍給芻豆己亥大元兵徇彰德府辛丑詔朝官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二歲舉縣令一人戶部令史蘇唐催租封丘期限迫促民有生刈禾輸租者上聞之遣吏按問杖唐五十縣令高希隆減二等尚書以希隆罰輕上曰使臣至外路自非至剛者孰能不從其依前詔甲寅徐州總領納合六哥大破紅襖賊于狄山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上疏言時事丁巳右丞相高琪下獄泰安軍副使張天翼爲賊張林所執以歸宋縶之楚州至是逃歸授睢州刺史超兩官進職一等戊午大元兵平晉安府行元帥府事工部尚書粘割貞死之十二月誅高琪

金史卷十五

金史卷十五考證

宣宗紀中興定元年冬十月丙戌太白晝見○宋史寧宗本紀書十一月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金史書於十月丙戌恐有錯誤

金史卷十五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六

宣宗下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詔免朝。丙申，金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古里甲石倫除名。丁酉，大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移剌阿里合等死之，詔贈官有差。庚戌，宋步騎十餘萬圍鄧州，聞援軍至，夜焚營去，招撫副使朮虎移剌答追及之，奪其俘還。壬子，晝晦有頃，大雷電雨以風。癸丑，戶部侍郎張師魯上書，請遣騎兵數千及春淮蜀並進，以撓宋。丙辰，以武仙遙領中京留守，進官一階。三月辛丑，議遷睢州治。書侍御史蒲察虎奉詔相視京東城池，還言勿遷便，乃止。癸卯，長春節，詔免朝。乙巳，林州元帥惟良擒叛人單仲、李俊誅之，降其黨盧廣。己酉，以吏部尚書李復亨參知政事，南京兵馬使朮甲賽也行懷孟帥府事。辛亥，進平章政事高汝礪為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參知政事李復亨兼修國史，平章政事陝西行尚書省胥鼎進封溫國公，致仕。壬子，紅襖賊于忙兒襲據海州，經略使完顏陳兒以兵擊敗忙兒，復取之。甲寅，木星犯鬼宿積尸氣。夏四月庚申朔，詔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提控防城事。癸亥，安武軍節度使柴茂破紅襖賊于棗強，邢州經略使段增順破叛賊甄全于唐縣。夏人犯邊，元帥石盞合喜破之。乙丑，以彰德、衛輝、滑、濬諸州隸河南路轉運司，以河南路轉運司為都轉運，視中都增置官吏。戊辰，禘于太廟。大元遣趙瑞以兵攻孟州，提控魯德、王安復大名府。以參知政事把胡魯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元帥左都監承立為右監軍、權參知政事，同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庚辰，東平元帥府總領提控蒲察山兒破紅襖賊于聊城。壬午，命六部檢法以法狀親白都官，聽其面議，大理寺如之。五月壬辰，定二品至三品立功遷官格。癸巳，紅襖賊寇樂陵、鹽山，橫海節度使王福連擊敗之，發聚來寇，又敗之。甲午，上擊鞠于臨武殿。丙申，以時暑免常朝，四日一奏事。丁酉，諭工部，暑月停工役。癸卯，大元兵徇陝州。丙辰，大元兵徇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完顏長可死之。六月丙寅，遣人招張柔。丁卯，詔減監察御史四員。戊辰，山東民僑居者募壯士五百人，益東莒公燕寧軍。月犯土星。己巳，太白晝見于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甲戌，制諸倉場庫院巡護軍受提舉倉場司及監支納官彈壓。京畿不雨，敕有司閱獄，雜犯死罪以下皆釋之。丁丑，大元遣楊在攻下大名，又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己卯，祈雨。庚辰，宋人方子忻來歸，有司處之鄭州，上曰：「吾民奔宋者彼例衣食之，彼來歸者不善視之，或復逃歸，漏泄機事。」命增子忻廩給，有司優遇之。元帥右監軍權參知政事承立上封事。秋七月辛卯，宋人及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獨滄州經略使王福固守。會益都賊張林來攻，福乃叛降林。帥府請討之。是日，雨。癸丑，林州行元帥府遣總領嚴祿等討紅襖賊于彰德府，生擒僞安撫使王九。詔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勸農。以烏古論仲端等使大元。八月戊午朔，嚴實戍江王賛據濟南，山東招撫高居實遣人招嚴實于青崖砦，獲其衆以聞。李全犯東平府，監軍王庭玉敗之，擒其僞安化軍節度使張林。庚申，高陽公張甫請增兵守冀州。上諭樞密：「潁州民渡淮為宋軍者凡十村，可追索主者，懲一二以誡其餘。」庚午，敕掌兵官不聽擧縣令。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甲戌，陝西行省報龕谷敗夏人之捷。乙亥，上諭宰臣：「河南水災，唐、鄧尤甚，其被災州縣已除其租，餘順成之方止責正供，和糴雜徵並免，仍自今歲九月始停周歲桑皮故紙折輸。流民佃荒田者，如上優免。」丙子，陝西行省與夏人議和。戊寅，定選補親軍法。己卯，罷葭州招撫司。壬午，陝西路行省承裔報定西州之捷。丙戌，以隨路諸軍戶徙河南京東西南路，各設檢察使副。恆山公武仙降大元。九月戊子，詔遣官于河南、陝西選親軍。辛卯，進章宗實錄。戊戌，大元木華黎屯軍真定。置總領元帥府于歸德，以壽州、陳留兩鎮兵屬之。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壬寅，宋人屯皂郊堡，行軍提控完顏益都擊敗之。大元遣塔忽等來。癸卯，夏人來侵。甲辰，滕州招捕提控夏義勇討紅襖賊，敗之。乙巳，詔參知政事李復亨提控務穡事。己酉，夏人陷西寧州，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坐誅，駙馬都尉徒單壽春奪官一階，杖六十。癸丑，更定安泊逃亡出征軍人罪及捕獲賞格。甲寅，宋人出秦州及夏人來侵。丙辰，鞏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報定西州

之捷冬十月壬戌大元遣蒙古塔忽亂里刺等來己卯陝西東路行省報綏德
州之捷泗州元帥府言紅襖賊一月四入寇掠人畜而去庚辰上擊鞠于臨武
殿辛巳授紅襖賊時青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癸未京西山寨各
設守禦使副令本路帥府總之諭陝西行省圖復會州上擊鞠于臨武殿十一
月丁亥朔免越王永功朔望朝參易水公靖安民爲其下所殺戊子黃陵堈經
略使烏古論石虎等以戰陣失律伏誅壬辰木星晝見于翼積六十有七日伏
夜又犯壘壁第一星甲午河南水遣官勸課更浮山縣名忠孝戊戌詔復衛紹
王王爵仍加開府儀同三司壬寅山東東路軍戶徙許州命行東平總管府治
之判官一人分司臨潁乙巳詔柴茂權元帥左都監蓋仁貴攝右都監同行元
帥府于真定是月大元木華里國王以兵圍東平十二月甲戌祈雪禮部郎中
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封事戊寅詔軍官許月擊鞠者三次以習武事庚辰
臘享于太廟乙酉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錢幣稅賦二事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免朝丁亥世宗忌日謁奠于啓慶宮戊子括南京諸河遁
戶舊耕官田給軍戶壬辰議禦西夏及征南事諭皇太子以東平禦敵方略甲
午諭樞密院南伐事更當詳議其便撰故衛王事跡如海陵庶人例丁酉大元
兵攻天井關戊戌宋人襲泗州西城提控王祿死之辛丑太白晝見于午二百
三十有二日伏乙巳詔諸道兵集蔡州己酉伐宋庚戌山東行省報東平之捷
二月丙辰朔置招撫司于單州曲赦東平府庚申下詔伐宋以內族惟弼權同
簽樞密院事行院于中京斡勒合打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于蔡息納合
降福權簽樞密院事行院于宿州孛朮魯達阿權元帥右都監完顏訛論副右
都監行元帥府于唐鄧戊辰罷懷州行元帥府復置招撫司與孟州經略司並
受中京行樞密院節制辛未僕散安貞以兵出息州破宋人于淨居山寺拔黃
土關癸酉以旱災曲赦河南路丙子禁京城兵器元帥紇石烈牙吾塔破宋兵
復泗州進逼濠州至濁口乏糧而還西城癸未以旱災詔中外三月丙戌朔上
御仁安殿祈雨仍望祭于北郊庚寅宋人圍唐鄧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
却之前鄧州千戶孛朮魯毛良虎自拔歸國訛論便宜遷其官三階授同知唐
州事乞正授以示信從之乙未罷河北路行三司丙申參知政事徒單思忠進
尚書右丞兼修國史以太子詹事僕散毅夫爲參知政事諭宰臣曰今奉御奉
職多不留心采訪外事聞章宗時近侍人秩滿以所采事定升降今亦宜預爲
考覈之法以激勸之戊戌長春節免朝己亥夏因叛人實趙兒之招入據來羌
城孛朮魯合住以重賞誘脅從人爲內應督兵急攻城拔之省試經義進士考
官於常額外多放裔松等十餘人有司奏請駁放上已允尋復遣諭松等曰汝
等中選而復黜不能無動于心方今久旱恐傷和氣今特恩放汝矣庚子賜林
州行元帥府經歷官康瑤進士及第瑤以武階乞赴廷試故有是命丙午以旱
築壇祀雷雨師壬子雨四月己未山東行省蒙古綱言東莒公燕寧戰敗而死
寧所居天勝砦據險寧亡衆無所歸變在朝夕權署其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
黃摑兀也爲總領以撫其衆遣使請命勅有司議之辛酉禱雨于太廟丙寅僕
散安貞破宋黃蘄等州壬申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于京師癸酉詔親軍
中武舉第而授職歸次者仍執舊役廩給循常闕至發遣辛巳監察御史劉從
益以彈劾失當奪官一階罷之詔定進士中下甲及監官散階至明威者舉充
縣令法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宋人據楚丘官軍復之庚子納蘭記僧伏
誅告人趙銳升職四等壬寅陝西元帥完顏賽不遣使來獻晉安平陽之捷方
議其賞御史烏古論胡魯劾其縱將士鹵掠不副主上除亂救民之意乞正其
罪上以賽不有功詔勿問賞議亦寢癸卯唐州守將訛論爲元帥賽不猶子與
宋人戰唐州境上爲宋人所敗死者七百餘人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發其
事上以賽不故亦不之罪而以是意諭之乃稱納蘭敢言錄其功付有司秩滿
考最癸丑東平內徙命蒙古綱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帥府于黃陵堈六月甲
寅朔尚書省奏駙馬都尉安貞反狀上閱奏慮其不實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
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覆按之乙丑遣使諭晉陽公郭文
振上黨公完顏開各守疆土同心濟難毋以細故啓釁端誤國事戊寅僕散安
貞坐謀反并其三子皆伏誅己卯越王永功薨庚辰輟朝壬午上親奠于殯所
秋七月己亥義勇軍叛據碭山縣庚子詔增給徐州清口等處戍兵衣糧己酉

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敗之命蒙古綱併力討捕辛亥單州招
撫劉瓊乞移河南糧濟其軍詔給之八月壬子朔罷黃陵岡招撫司上諭尙書
省碭山叛軍家屬因歸德飢餓不給糧恐傷其生宰臣奏已給之矣又諭樞密
河北艱食民欲南來者日益衆速令渡之毋致殍死癸亥林濩帥府邀擊紅襖
賊于伏恩村敗之甲子詔南征潰軍復歸而能力戰者依出界立功格賞之乙
丑宋人掠沈丘殺縣令甲戌命有司除逋戶負租毋徵見戶九月甲申以京東
歲饑多盜遣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爲宣慰使往撫安之更定監察御史違
犯的決法丁亥詔州府及軍官捕盜慢職四品以下宣慰使決之三品以上奏
裁戊子增授隰州招撫使軒成官改授西省節制乙巳崇進駙馬都尉定國公
徒單公弼薨庚戌歲星犯左執法右丞相高汝礪表乞致仕詔慰留之冬十月
癸丑進汝礪官榮祿大夫命僕散毅夫行尙書省于京東督諸軍糴糧乙卯太
醫侯濟張子英治皇孫疾用藥瞑眩皇孫不能任遂不療罪當死上曰濟等所
犯誠宜死然在諸叔及弟兄之子便應准法行之以朕孫故殺人所不忍也命
杖七十除名尙書省言司縣官貪暴不法部民逃亡旣有決罰他縣停匿亦宜
定罪隨處土民久困徭役客戶販鬻坐獲厚利官無所斂亦宜稍及客戶以寬
土民行院帥府幕職雖無部衆亦嘗贊畫戎功而推賞止進官一階宜聽主將
保奏第功行賞上皆從其請戊午遣親軍討河南羣盜辛酉大元兵攻綏德州
壬戌夏人復侵龕谷甲子勑監察所彈事同列不可預聞著爲令丁卯夏人犯
定西積石之境戊寅分京畿戍卒萬二千河中民兵八千以許州元帥紇石烈
鶴壽將之屯潼關西十一月癸未陝西東路行省報安塞堡敗夏人之捷甲申
詔太府減損食品庚寅募民興南陽水田壬辰太子親王百官表賀安塞堡之
捷卻之乙未夏人攻龕谷宋人攻蘄縣紅襖賊掠宿州辛丑詔蠲徐邳宿泗等
州逋租官民有能墾闢閑田除來年科徵歸德亳壽潁停閣逋戶租外仍蠲三
之一逋戶田廬有司募民承業禁其毀損以俟來復蒲城縣民李文秀等謀反
伏誅壬寅宋人焚潁州執防禦判官而去是日相國寺火大元兵攻延安十二
月辛亥朔以大元兵下潼關京兆詔省院議之壬子罷辟舉縣令法丁巳禮部

侍郎烏古孫仲端翰林待制安庭珍使北還各遷一階庚申罷河南義軍丁卯
詔罷新簽民軍減樞密院掌兵官及京城戍兵仍諭行院帥府毋擅增設補簽
辛未罷行總管府及招討統軍檢察等司定宋人來歸賞格及詐誘征防軍人
逃亡罪法癸酉元帥合達賞住及其將士以延安功特賞賚之仍下詔獎諭閏
月辛巳朔大元兵徇鄜州保大軍節度使完顏六斤權元帥左都監紇石烈鶴
壽右都監蒲察婁室遙授金安軍節度使女奚烈資祿皆死之乙酉提控朮甲
咬住破沈丘賊于陳瓦丙戌頒詔撫諭河南土寇戊子熒惑犯軒轅己丑孫璘
及捕盜官吾古出招降泰和縣賊二千人詔斬其首惡餘皆釋之同知保靜軍
節度使郭澍以徵糧失期輕殺平民坐誅辛卯官軍復葭州癸巳通遠軍節度
使宇朮魯合住削官甲午月犯熒惑丙申紅襖賊夜入蒙城縣縣官失其符印
軍民死者甚衆賊大掠而去戊戌鎭星晝見于軫己亥發兵捕京東盜太白晝
見于室壬寅發上林署粟賑貧民陳亳等州鹿邑城父諸縣盜蜂起趣樞府遣
官討之捕盜軍所過殘民遣御史一人按視軍所獲牛有司以官錢收贖戊申
詔定招捕土寇官賞格己酉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免朝辛亥世宗忌辰謁奠于啓慶宮元帥惟弼破紅
襖賊于張耨店壬子遣官墾種京東西南三路水田甲寅禁非邊關急速事無
馳傳有濫乘者州縣徑白省部四方館從御史臺外路從分按御史治之詔陝
西西路行省徙京兆者兵還治平涼防州刺史把移失刺以棄城伏誅鄜州
防禦使裴滿羊哥同知防禦使古里甲石倫除名西面節度使把古乃住奪官
一階丁卯詔撫諭京東百姓壬辰詔徙中京唐鄧商虢許陝等州屯軍及諸軍
家屬赴京兆同華就糧屯二月乙酉陝西西路行省請以厚賞募河西諸蕃部
族寺僧圖復大通城命行省樞密院籌之癸巳上諭宰臣宋人以重兵攻平輿
褒信我師力戰卻之又偵知其事狀之詳若矣帥付上功推賞豈急於勸獎之
道其遣精幹官齎空名宣勑厚實給之乙未詔諭河南陝西大元兵屯葭州壬
寅權定行省樞府元帥府輒杖左右司經歷司官罪法甲辰上念鄜延被兵又
延安受圍嘗發民粟給軍詔除延安鄜坊丹葭綏德稅租仍令有司償其粟直

不足者許補官戊申恆州軍變萬戶呼延棫等千餘人殺掠城中焚廬舍而去己酉遣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伐宋同簽樞密院事時全行院事副之三月辛酉宋人掠確山縣之劉村丙寅歲星犯太微左執法戊辰樞密院委差官賈天安上書言利害壬申尚書右丞徒單思忠以病馬輸官冒取高價御史劾之有司以監主自盜論死上顧惜大體降授陳州防禦使癸酉提控李師林敗夏人于承木嶺郭文振表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將攻河南陝西詔樞密備禦夏四月辛巳以金吾衛上將軍勸農使訛可簽樞密院事置大司農司設大司農卿少卿丞京東西南三路置行司並兼採訪事壬午大元兵攻陵川縣丁酉林懷路行元帥府事惟良削官兩階罷之更定辟舉縣令之法而復行之戊戌籍丁憂待闕追殿等官備防秋丁未行樞密院報淮南之捷五月戊申朔大元兵屯隰吉翼等州壬戌訛可時全軍大敗甲子訛可以敗績當死上面數而責之勉其後效命腹官兩階丁卯召致政胥鼎等赴省議利害壬申時全伏誅六月戊寅朔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抵湖城癸未大赦陳州防禦使呂子羽坐乏軍興自盡制諸監官及八品以下職事丁憂待闕任滿遙授者試補侍衛親軍命各路司農司設捕盜方略丁酉紅襖賊掠柳子鎮驅百姓及驛馬而去提控張瑀追擊奪所掠還僞監軍王二據黎陽縣提控王泉討之復其城七月庚戌大元將按察兒以其衆屯晉安冀州之境丙辰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己未歸德行樞密院王庭玉報曹州破紅襖賊之捷庚申定監當官選法河北羣盜犯封丘開封界令樞密院禦捕甲子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請自今行院帥府幕職有過得自決之不允戊辰紅襖賊襲徐州之十八里砦又襲古城桃園官軍破之乙亥太白晝見經天與日爭光八月丁丑定西征將士官賞有差己卯彗星見西方甲申增定藏匿逃亡親軍罪及告捕賞格積石州蕃族叛附于夏鞏州提控尼龐古三郎討之獲羊千口進尚膳詔却之以彗星見改元大赦諭省宰臣曰赦書已頒時刻之間人命所係其令將命者速往計期而至以大司農把胡魯爲參知政事癸巳河間公移剌衆家奴高陽公張甫兵復河間府是日報捷者始達上以道途梗塞報者艱廣命厚賞之夏人入德順壬寅祈雨九月丙午朔以左右警巡使兼彈壓諭陝西行省備邊壬子牙吾塔請以兵由壽州渡淮擣宋人巢穴不從乙卯議經略淮南己巳宋人掠遂平縣之石砦店復侵南陽唐州提控夾谷九住敗之冬十月丁丑夏人掠德順之神林堡壬午宋張惠攻零子鎮爲斡魯朶所敗虜其裨將二人河中府萬戶孫仲威執其安撫使阿不罕胡魯剌據城叛陝西行省遣將討平之癸未復曹州甲申上獵于近郊詔免百官送迎且勿令治道以勞百姓庚寅徙彰德招撫使杜先軍於衞州乙未大元兵下榮州之胡壁堡及臨晉庚子詔所司巡護避兵民貲產甲辰以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霆等安撫其衆十一月丁未大元兵徇同州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同知定國軍節度使訛可皆自盡甲寅京東總帥牙吾塔報臨淮破宋兵之捷戊辰大元蒙古蒲花攻鳳翔府十二月乙亥朔上謂皇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必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以河中治中侯小叔權元帥府右都監許便宜行事乙酉遷同知平陽府事史詠龍虎衛上將軍賜號守節忠臣權行平陽公府事丁亥疊州總管青宜可卒特命其子角襲職詔諭近侍局官曰奉御奉職皆少年不知書朕憶曩時置說書人日爲講論自古君臣父子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復置己丑蘭州提控唐括昉敗夏人于質孤堡大元以大軍攻鳳翔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免朝賀乙巳世宗忌日謁奠于啓慶宮右丞相汝礪乞致政上面諭使留大元兵下河中府權元帥右都監侯小叔復之壬子壽州防禦使完顏乃剌奪官四階甲寅上諭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爲己出哉戊午四方館使李獬驢以罪罷宰臣請以散地羈縻之上曰此輩豪傑正須誠待若以術制適使自疑但不畀軍政外補何害授獬驢恆州刺史又謂鬻爵恩例有丁憂官得起復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爲著此令哉丁卯大元兵復下河中府二月甲戌朔皇后生辰詔免賀禮己卯丞相汝礪朝會免拜設榻殿下久立賜休壬午詔軍官犯罪舊制更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難得朕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藝善掌兵者量才復用其令尚書省議以聞丁亥大赦己亥鳳翔圍解石盞合喜加

金紫光祿大夫升左監軍特授大名府路谷忽申猛安完顏仲元加光祿大夫升右監軍特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刺猛安各賜金帶有差三月甲辰朔宋人襲汝陽壬子誡諭平章英王守純樂欽癸丑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權元帥右都監總領侯小叔軍甲寅上謂宰臣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終不足貴丞相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爲然丙辰長春節免朝以戶部尚書石盞長忻爲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辛酉禁茶壬戌詔以鳳翔戰功及頒賞等級偏諭諸郡甲子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府辛未詔職官犯罪非死罪除名遇赦幸免有才幹者中外並用夏四月癸酉朔復霍州汾西縣詔給空名宣勑遷賞將士之有功者丙子假京兆南山安撫司丁丑故鳳翔萬戶完顏醜和以死節贈懷遠大將軍授刺史職其父恕除以功例賞外遷兩官升職二等己卯遣官閱河南帥府見兵籍閑官兼右親丁及遼東河北客戶爲軍庚子募西山獵戶爲軍五月癸卯朔始造元光重寶丙午復河中府及榮州遣人持檄招前恆山公武仙乙卯權平陽公史詠復霍州及洪洞縣丁巳始造元光珍貨同銀行用戊午以檄招東平嚴實己未參知政事毅夫言脅從人號忠孝軍而置沿淮者所爲多不法請防閑之上曰人心無常顧馭之何如爾馭之有術遠方猶且聽命况此輩乎不然雖左右亦難防閑正在廓開大度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太平者命也庚申簽河南路寄居官民充軍辛酉徙晉陽公郭文振兵于孟州甲子徙權平陽公史詠兵于解州河中府六月乙亥京東總帥報淮南之捷丁亥罷行省所置監察御史兼彈壓之職戊子議遣人招李全嚴實張林甲午詔罷河中行省置元帥府辛丑迪授靜難軍節度使顏盞蝦蟆等以保鳳翔功進官秋七月壬寅朔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而給以廩祿乙巳遣兵守衛解州鹽池庚戌以空名宣勑遷賞諸部降人壬子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私相易之禁癸丑勑諸御史曰瑣細事非人主所宜詰然凡涉姦弊靡不有關國政者比聞朝官及承應人月給俸糧多雜糠土有司所收易嘗有是物哉至于出納斗斛亦

小大不一此皆理所不容者而臺官初不聞事事須朕言之安用汝曹也乙卯丹鳳門壞丁巳陸坡族之骨鞠門等叛歸夏元帥夾谷瑞發兵討之以捷聞御史中丞師安石言制敵二事戊午宰臣方對次有司奏前奉御溫敦太平卒上大駭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邪因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官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章宗秋還聞平章張萬公薨歎曰朕適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乙丑詔籍陝西路僑居官民爲軍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等率都統金山顏俊以沂州百餘人襲入省署殺行尚書省蒙古綱據州反壬申詔賞京兆路官軍保全南山諸谷之官以所全人數多寡爲等第千人以上官一階三千人以上兩階五千人以上三階仍陞職一等能以力戰護之者又增一階戰沒者就以贈之甲戌遣官持空名宣敕諭以重賞招納合六哥拒命即命牙吾塔合行院兵討滅之乙亥火星入鬼宿中掩積尸氣乙酉詔能捕獲反賊六哥者除見定官外仍與世襲謀克丙戌遣官分行蔡息陳亳唐鄧裕諸州洎司農司州縣吏同議凡民丁相聚立砦避兵與各巡檢軍相依者五千戶以上置砦長一員百戶增副一員仍先遷一官能安民弭盜勸農者論功注授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人入壽州女奚烈擣乃力戰却之壬寅樞密院奏提控紇甲蚪只罕破宋人之功甲辰宋人攻南陽丙午牙吾塔報桃園淮陽之捷并以納合六斤結搆李全之狀來告戊申降人孫邦佐自李全軍中歸遙授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官軍與宋人力戰于胡陂而却之提控紇虎春兒爲所殺癸丑納合六哥所署僞都統烏古論窶漢夾谷留住等來歸己未贈紇虎春兒銀青光祿大夫丙寅扎也胡魯等拔邳州南城丁卯權御史中丞師安石等劾英王守純不實付有司鞫治尋詔免罪而猶責諭之冬十月癸酉徙晉陽公郭文振等兵于衛州乙亥制行樞密院及元帥府農隙之月分番巡徼校獵月不過三次丁丑上獵于近郊己卯祫于太廟壬午火星犯靈臺乙酉上獵于近郊辛卯詔石壕店洒地永寧縣各屯兵千人壬辰滕州人時明謀反伏誅戊戌唐鄧行

元帥報淮南之捷十一月己亥紅襖賊僞監軍徐福等來降詔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幣有差辛丑總帥牙吾塔報邳州之捷函叛人六哥首以獻開封縣境有虎噬人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丙午邳州紅襖賊三千來降初擬置諸陳許之閒上以爲若輩雖降家屬尙在河朔餘黨必殺之所得者寡而被害者衆亦復安忍不若命使撫諭加以官賞而遣之還果忠於我雖處河朔豈負我邪且餘衆感恩將有效順者矣戊午以上黨公完顏開之請諭開及郭文振史詠王遇張道盧芝等各與所鄰帥府相視可耕上田及瀕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種之以給軍餉辛酉單州行元帥府報會州破夏人之捷十二月己巳朔徙沿淮巡檢邊軍于內地癸酉以空名宣命金銀符給完顏開賞功辛巳詔延安士人充司縣官義軍使者選人代之量免其民差稅邳州民丁死戰陣者各贈官一階歸德徐邳宿泗永亳潁壽等州復業及新地民免差稅二年見戶一年嘗供給邳州者復免一年之半濉州陳留杞縣免三之一丁亥上不豫免朝戊子皇太子率百官及王妃公主入問起居己丑復入問起居庚寅上崩于寧德殿壽六十有一上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託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夫人祕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閤龐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爲變卽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鐍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始啓戶出后妃發喪皇太子方入宮英王守純已先入皇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旣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乃卽皇帝位於柩前壬辰宣遺詔是日詔赦中外明年正月戊戌朔改元正大諡大行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三月庚申葬德陵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暬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執中元惡此豈可相者乎顧乃懷其援立之私自除廉陛之分悖禮甚矣高琪之誅執中雖云除惡律以春秋之法豈逃趙鞅晉陽之責既不能罪而遂相之失之又失者也遷汴之後北顧大元之朝日益隆盛智識之士孰不先知方且狃於餘威牽制羣議南開宋釁西啓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曾未數年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其能濟乎再遷遂至失國豈不重可歎哉

金史卷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七

哀宗上

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賜姓溫敦氏仁聖皇后之女兄也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翼邸仁聖無子養爲己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祿大夫宣宗登極進封遂王授秘書監改樞密使貞祐初莊獻太子守忠薨立皇孫鏗爲皇太孫尋又薨四年正月己卯立守禮爲皇太子仍控制樞密院事詔略曰子以母貴遂王守禮地鄰冢嫡慶集元妃立爲皇太子其典禮有司條具以聞四月甲午用太子少保張行信言更賜名守緒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崩辛卯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壬辰詔大赦略曰朕述先帝之遺意有便於時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罔遭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草澤士庶許令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無可采取者並不坐罪

正大元年春正月戊戌朔詔改元正大庚子上居廬百官始奏事秘書監權吏部侍郎蒲察合住改恆州刺史左司員外郎泥龐古華山同知楨州軍州事逐二姦臣大夫士相賀邠州節度使移剌木納阿卜貢白兔詔曰得賢臣輔佐年穀豐登此上瑞也焉用此爲令有司給道里費縱之本土禮部其徧諭四方使知朕意丁巳詔朝臣議修復河中府禮部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陝西民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戊午上始視朝大司農守汝州防禦使李蹊爲太常卿權參知政事平章政事荊王守純罷判睦親府參知政事僕散五斤罷充大行山陵使尊皇后溫敦氏元妃溫敦氏皆爲皇太后號其宮一曰仁聖一曰慈聖百官入賀于隆德殿是日大風飄端門瓦赤盞合喜權樞密副使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上持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法司唯以君門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南陽民布陳謀反伏誅三月熒惑犯左執法戊申奉安宣宗御容于孝嚴寺辛亥丞相高汝礪薨癸丑葬宣宗于德陵甲寅起復邠州節度使致仕張行信爲尚書左丞以延安帥臣完顏合達戰禦有功授金虎符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京兆兼統河東兩路夏四月癸酉宣宗祔廟大赦中外熒惑犯右執法五月戊戌平章政事把胡魯薨癸卯樞密副使完顏賽不爲平章政事權參知政事石盞尉忻爲尚書右丞太常卿李蹊爲翰林承旨仍權參政甲辰賜策論進士孛朮論長河以下十餘人及第經義進士張介以下五人及第戊申賜詞賦進士王鶚以下五十人及第詔刑部登聞檢鼓院毋鎖閉防護聽有冤者陳訴六月甲戌宰執請擊鞠上以新喪不許辛卯立妃徒單氏爲皇后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秋七月己亥詔諭百官各勤乃職癸卯補修大樂九月樞密判官移剌蒲阿復澤潞獲馬千疋冬十月戊午夏國遣使來修好十二月乙巳桓州刺史蒲察合住有罪伏誅甲寅宣宗小祥燒飯于德陵改定辟舉縣令法以六事課縣令京東西南陝西設大司農司兼採訪公事京師大司農總之左丞張行信言先帝詔國內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所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改依舊制上欲彰先帝之美略施行之

二年春正月甲申有黃黑之祲夏四月辛卯朔恆山公武仙自眞定府來奔起復平章政事致仕莘國公胥鼎爲平章政事行省事于衞州進封英國公甲午以京畿旱遣使慮囚鈞許州大雨雹丁酉宿鄭州雨傷麥五月丁丑以旱甚責己避正殿減常膳赦罪蘇椿自大名來奔詔置椿許州秋七月都水蒲察毛花輦殺人免死除名八月寧州元帥田瑞反行省軍圍之其母弟十哥殺瑞出降赦其罪以爲涇州節度使世襲猛安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冬十月以夏國修好詔中外新軍政改總領爲都尉己酉以誅田瑞詔中外癸亥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爲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乙亥面諭臺諫完顏素蘭陳規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通好以息吾民爾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弟以和我尚不以爲辱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移

剌蒲阿及宋人戰于光州，獲馬數千，殺人千餘而還。內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詔有司爲死節士十有三人立褒忠廟。禁宿泗青口巡邊官兵毋復擅殺過淮紅衲軍。詔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鏡萬年錄。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國遣使來賀。三月，陝西旱，平章政事胥鼎復請致仕，不許。詔尚書省議省減用度。夏四月辛卯，親享于太廟。鄜國夫人車經御路過廟前，馭者乘馬，二婢坐車中，俱不下，詔繫獄杖之。辛丑，以旱遣官禱于濟瀆。癸卯，祈于太廟，禁繖扇。河南大雨雹。己酉，遣使慮囚，遣使捕蝗。五月己未，大雨。宋兵掠壽州境。癸亥，承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人。乙丑，大雨。壬申，詔諭陝州趙甫等能以土地來歸，當任使之。六月辛卯，京東大雨雹，蝗盡死。壬子，詔諭高麗及遼東行省葛不靄討反賊萬家奴，赦脅從者。秋七月庚午，平章政事英國公胥鼎薨。八月，移剌蒲阿復曲沃及晉安。辛卯，詔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爲益政院說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冬十月丁酉，夏使來報哀。十一月庚申，議與宋修好。戊辰，又議之。己巳，宋忠義軍夏全自楚州來歸。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以城降，封四人爲郡王。辛未，改楚州爲平淮府，以夏全等來降，赦諸路從宋及淮楚官吏軍民，幷其家屬。甲戌，遣使夏國賀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聘。大元兵征西夏，平中興府，召陝西行省及陝州總帥完顏訛可、靈寶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赴汴議兵事。詔諭陝西兩省，凡戎事三品以下官聽以功過賞罰之，銀二十五萬兩從其給賞。遣中大夫完顏履信爲弔祭夏國使。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壬戌，增築中京城，浚汴城外濠。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獲馬八千。三月，簽勞效官充軍，有愬言不果用，以銀贖平陽虜獲男女分賜官軍者，聽自便。大元兵平德順府，節度使愛申、攝府判馬肩龍死之。大元兵復下平陽。己巳，徵夏稅二倍。夏五月丁丑，議乞和于大元，大元兵平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土門死之。陝西行省進三策，上策自將出戰，中策幸陝州，下策棄秦保潼關，不從。六月戊申朔，遣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爲議和使。丙辰，地震，太白入井。賜詞賦、經義盧亞以下進士第。秋七月，大元兵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工部尚書師安石爲尚書右丞。壬辰，以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兼司農卿，簽民軍，勸率富民入保城聚，兼督秋稅，令百姓知避遷之計。丁酉，赦陝西東西兩路，賜民今年租。八月庚戌，詔有司罷遣防備丁壯，修城民夫軍須，差發應不急者權停。己巳，萬年節，同知集賢院史公奕進大定遺訓，待制呂造進尚書要略。是日，大風落左掖門鴟尾，壞丹鳳門扉。隕霜，禾盡損。李全自益都復入楚州，據之。遣總帥完顏訛可、元帥慶山奴守盱眙，與全戰于龜山，敗績。冬十月辛酉，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劾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姦贓不報。壬戌，外臺監察御史諫獵，上怒，以邀名賣直責之。詔贈德順府死事愛申、馬肩龍等官。以淮南王爵招李全。十一月乙未，未時日上有二白虹貫之。丁酉，獵于近郊。十二月，眞授李蹊參知政事。大元兵下商州。壬子，遣使安撫陝西。以牛千頭賜貧民。

五年春正月丁丑，親祭三廟。庚辰，遣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如大元弔慰。丙戌，議築盱眙。辛卯，以龜山之敗，降元帥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二月乙巳朔，大寒，雷雨雪，木之華者盡死。癸丑，詔有司以臨洮總管陁滿胡土門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于御屏，量材官使之。三月甲戌朔，羣臣請依祖宗故事，樞密院聽尚書省節制，不從。乙酉，監察御史烏古論不魯剌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饋遺，曲赦其罪而出之。夏四月甲辰朔，以御史言三姦不已，凡四日不視朝。八日，議放還西夏人口。丙寅，右丞師安石薨。親衛軍王咬兒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五月癸巳，定國軍節度使慶山奴以受賂奪一官。六月壬戌，以旱赦雜犯死罪已下。秋七月戊子，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出爲中京留守，行樞密院事。八月乙卯，以旱遣使禱于上清宮。甲子，參知政事白撒爲尚書右丞，太常卿顏盞世魯權參知政事。增築歸德行樞密院，擬工役數百萬，詔遣權樞密院判官白華諭以農夫勞苦，減其工三之二，以節制不一，併衞州帥府於恆山公府，命白華往經畫之。九月庚寅，雨足，始種麥。冬十一月辛巳，

進宣宗實錄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完顏麻斤出以奉使不職免死除名壬子完顏訥申改侍講學士充國信使以陝西大寒賜軍士柴炭銀有差京兆鳳翔府司竹監進竹令分給之

六年春二月丙辰樞密院判官移剌蒲阿權樞密副使鄜州刺史李興有戰功詔賜玉兎鶻帶金器以丞相完顏賽不行尚書省事于關中召平章政事完顏合達還朝移剌蒲阿率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騎駐邠州遣白華馳諭蒲阿以用兵之意詔樞密更給忠孝軍馬疋以漸調發都尉司步卒及忠孝馬軍屯京西以白華專備軍須三月乙亥忠孝軍總領陳和尚有戰功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夏五月隴州防禦使石抹冬兒進黃鸚鵡詔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復進秋七月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八月移剌蒲阿再復澤潞九月洮河蘭會元帥顏盞蝦蟆進西馬二疋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廐物也今以賜卿其悉朕意冬十月移剌蒲阿東還令陳和尚率陝西歸順馬軍屯鈞許大元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十一月遣使鈞許選試陝西歸順人得軍二千以藝優者充忠孝軍次充合里合軍十二月詔副樞蒲阿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完顏訛可救慶陽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七年春正月副樞蒲阿總帥牙吾塔權簽院事訛可解慶陽之圍以訛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夏五月詔釋清口宋敗軍三千人願留者五百人以屯許州餘悉縱遣之賜經義詞賦李獢以下進士第秋七月以平章政事合達權樞密副使八月賜陝西死事之孤鹽引及絹仍量材任使大元兵圍武仙于衞州冬十月平章合達副樞蒲阿引兵救衞州衞州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合達蒲阿並世襲謀克移剌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八年春正月大元兵圍鳳翔府遣樞密院判官白華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諭閿鄉行省進兵合達蒲阿以未見機會不行復遣白華諭合達蒲阿將兵出關以解鳳翔之圍又不行夏四月丁巳朔赦全免京西路軍需錢一年旱災州縣差稅從實減貸大元兵平鳳翔府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五月李全妻楊妙真以全陷沒于宋構浮梁楚州北欲復宋讎遣合達蒲阿屯桃源界灤河口以備侵軼宋八里莊人拒其主將納合達蒲阿詔改八里莊為鎮淮府秋七月宋將焚浮梁九月丙申慈聖宮皇太后溫敦氏崩遣諸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大元兵駐河中府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召合達蒲阿赴汴議引兵趨河中府懼不敢行還陝州出師至冷水谷而歸大元兵攻河中府合達蒲阿遣元帥王敢率兵萬人救之冬十月右丞相賽不致仕十一月丁未大元進兵峣峯關由金州而樞密院議以逸待勞未可與戰上諭之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逆戰止以自護京城縱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與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軍襄鄧十二月己未葬明惠皇后河中府破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元帥板子訛可提敗卒三千走閿鄉詔赦將佐以下杖訛可二百以死合達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皆引兵來會出屯順陽戊辰大元兵渡漢江而北丙子畢渡合達蒲阿將兵禦于禹山之前大元兵分道趨汴京京師戒嚴是夜二鼓合達蒲阿引軍還鄧州大元兵躡其後盡獲其輜重

天興元年（是年本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春正月壬午朔日有兩珥大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兩婁室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衞京城癸未置尚書省樞密院于宮中以便召問起前元帥古里甲石倫權昌武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合達蒲阿引軍自鄧州赴汴京乙酉以點檢夾谷撒合為總帥將步騎三萬巡河渡權近侍局使徒單長樂監其軍起近京諸邑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丙戌大元兵既定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丁亥長樂撒合引兵至封丘而還戊子左司郎中斜卯愛實上書請斬長樂撒合以肅軍政不從都尉烏林荅胡土一軍自潼關入援至偃師聞大元兵渡河遂走登封少室山壬辰衞州節度使完顏斜捻阿不棄城走汴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大元兵薄鄭州與白坡兵合屯軍元帥馬伯堅以城降防禦使烏林荅咬住死之乙未大元游騎至汴城丁酉大雪大元兵及兩省軍戰鈞

州之三峯山兩省軍大潰合達陳和尙楊沃衍走鈞州城破皆死之樞密副使
蒲阿就執尋亦死武仙走密縣自是兵不復振己亥徐州行省完顏慶山奴引
兵入援義勝軍校侯進杜正張興率所部北降慶山奴入睢州庚子御端門肆
赦改元開興辛丑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大元壬寅扶溝民錢大亨李鈞叛殺
縣令王浩及其簿尉庚戌許州軍變叛元帥古里甲石倫粘合全周蘇椿等以
城降大元二月壬子朔慶山奴謀走歸德至陽驛店遇大元兵徐帥完顏兀里
力戰而死慶山奴被擒使招京城不從睢州刺史張文壽棄城從慶山奴皆死
之甲寅大元兵徇臨渙攝縣令張若愚死之戊午次盧氏關陝行省總帥兩軍
及秦藍帥府軍棄潼關而東與之遇天又大雪未戰而潰行省徒單兀典總帥
納合合閏敗死完顏重喜降斬于馬前都尉鄭倜殺都尉苗英亦降秦藍總帥
府經歷商衡死之大元兵下睢州庚申翰林待制馮延登使北來歸乙丑大元
兵攻歸德庚午起復右丞相致仕賽不爲左丞相括京師民軍二十萬分隸諸
帥人月給粟一石有五斗三月丁亥大元軍平中京留守撒合輦投水死甲午
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淸宮樞密副使合喜宿大佛寺以備緩急大元遣使自
鄭州來諭降使者立出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上起立受之
以付有司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
蒲阿妻子繡女弓匠鷹人又數十人庚子封荊王子訛可爲曹王議以爲質密
國公璹以曹王幼請代行上慰遣之不聽其代壬寅尙書左丞李蹊送曹王出
質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爲講和使戶部侍郎楊慥權參知政
事分軍防守四城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門撫西面將士千戶劉壽語不遜
詔釋勿問癸卯上復出撫東面將士親傅戰傷者藥于南薰門下仍賜巵酒出
內府金帛器皿以賞戰士乙巳鳳翔府砲軍萬戶王阿驢樊喬來歸己酉造革
車三千兩已而不用置局養無家俘民夏四月癸丑兵士李新有功擢四方館
使元帥劉益叱其子戰死丁巳遣戶部侍郎楊仁奉金帛詣大元兵乞和戊午
又以珍異往謝許和癸亥明惠皇后陵被發失柩所在遣中宮往視之至是始
得以兵護宮女十人出迎朔門奉柩至城下設御幄安置是夜復葬之戮鄭倜

妻子甲子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
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鎬
厲王衞紹王二族禁錮聽自便乙丑百官初起居于隆德殿前丙寅以尙書省
兼樞密院事丁卯放宮女聽以衣裝自隨金珠留犒士卒汴京解嚴步軍始出
封丘門采薪蔬己巳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同大元使沒忒入城庚午見使臣於
隆德殿放宮女如前辛未開鄭門聽百姓男子出入甲戌御承天門大饗將士
閑有聲屈者乃還宮乙亥有詔止奏事許州進櫻桃五月辛巳遷民告出城者
以萬數賽不白撒不聽乙酉以南陽郡王子思烈行尙書省于鄧州召援兵丙
戌拜天於大慶殿詔白撒致仕放京城四面軍李辛不奉詔丁亥釁淯川漕渠
尋罷之馮延登以奉使有勞授禮部侍郎戊子裕州鎭防軍將領賀都喜率西
軍二千人入援放遷民出京辛卯大寒如冬密國公璹薨汴京大疫凡五十日
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癸巳楊春入據亳州觀察判
官劉均死之辛丑上御香閣面責宰相乙丑將相受保城爵賞六月庚戌朔詔
百官舉大將衆舉劉益不能用癸丑飛虎軍二百人奪封丘門出奔甲寅以出
師錮門禁乙卯白撒開渠於私第東丙辰閱官馬擇瘠者殺以食丁巳封仙據
徐州徒單益都走宿州推張興行省事庚申塞京城四門以便守禦壬戌國用
安入徐州殺張興推封仙爲元帥以主州事己巳詔贈禦侮中郎將完顏陳和
尙鎭南軍節度使立褒忠廟碑權參知政事楊慥罷辛未復修汴城以疫後圍
戶僧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甲戌宿州鎭防千戶高
臘哥李宣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行省徒單益都主帥事益都不從率
其將吏西走至穀熟遇大元軍死之乙亥左丞李蹊送曹王與其子全俱還丁
丑恆山公武仙殺士人李汾七月庚辰朔兵刃有火辛巳軍士撾登聞鼓乞將
劉益癸未尙書右丞顏盞世魯罷吏部尙書完顏奴申爲參知政事甲申飛虎
軍士申福蔡元擅殺北使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詔貰其罪和議遂絕乙酉都
人楊貴欲殺白撒密詔遣衞士護其家丙戌軍士毀白撒別墅斜捻阿不妄殺
市人之過其門者以靖亂丁亥拜天于承天門下出內府及兩宮物賜軍士戊

子下令招軍辛卯簽民爲兵鞏昌民百二十人赴援乙未宿州帥衆僧奴稱國安用降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詔封安用爲兗王行京東等路尚書省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衞軍有撾登聞鼓者杖殺之乙巳金木火太陰會于軫翼丙午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恆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以合喜爲樞密使將兵一萬應之命左丞李蹊勸諭出師乃行八月己酉朔合喜屯杏花營又益兵五千人始進屯中牟故城庚戌發丁壯五千人運糧餉合喜軍辛亥完顏思烈遇大元兵于京水遂潰武仙退保留山思烈走御寨中京元帥左監軍壬子任守貞死之合喜棄輜重奔至鄭門聚兵乃入甲寅免合喜爲庶人籍其家以賜軍士降監軍長樂爲符寶郎丁巳釋奠孔子戊午括民間粟己未籍徒單兀典完顏重喜納合合閏家貲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沉毅有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報戊辰免府試起復前大司農侯摯爲平章政事進封蕭國公行京都路尚書省事己巳摯帥兵行至封丘將士將潰摯止之乃與衆還汴壬申聽無軍家口戌京甲戌金木星交乙亥賣官及許買進士第丙子詔罷括粟復以進獻取之丁丑京城民楊興入貲授延州刺史戊寅劉仲温入貲授許州刺史

金史卷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本紀第十八

哀宗下

九月戊寅朔，詔減親衛軍。己丑，軍士殺鄭門守者出奔。庚辰，起上黨公張開及臨淄郡王王義深、廣平郡王范成爲元帥，以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權參知政事。乙未，以勝召民實故，下年軍需錢，上戶田租如之。辛丑夜，大雷，工部尚書蒲乃速震死。閏月戊申朔，遣使以鐵券一、虎符六、大信牌十、織金龍文御衣賜越王，玉魚帶一、弓矢二賜兗王用安，其父母妻皆贈封之，又以世襲宣命十、郡王宣命十、玉兔鶻帶十付用安，其同盟可賜者即賜之。辛亥，遣張開、溫撒辛、劉益、高顯率步軍護陳留、通許糧道，罷貧民進獻糧。戊午，招鄉導。己未，有箭射入宮中，書姦臣姓名，兩日而再得之。辛酉，再括京城粟，以御史大夫合周、點檢徒單百家等主之。丙寅，括粟使者兵馬都總領完顏九住以粟有蓬稗，杖殺孝婦于省門。十月，以前司農卿李渙飛語，詔左丞李蹊、戶部侍郎楊慥鞫獻將以軍儲失計坐罪，俄蹊、慥並除名而止，籍慥家貲償逋。權戶部尚書奏赦殘欠糧，其廩以糧事繫者皆釋之。詔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十一月丁未朔，賜貧民粥。平章政事侯摯致仕。左司郎中斜卯愛實以言事忤近侍，送有司，尋釋之。己酉，衛州軍校白晝取豐備倉米。壬子，京城人相食。癸丑，詔開宋門，放士民出就食。壬戌，召諸將相入議事。兗王用安率兵至徐州，元帥王德全閉城不納。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使人劫殺之，攻徐州久不能下，遣保遞水制使因世英以用安不赴援，還至宿州西，遇大元兵，死之。丙寅，河解元帥禮與寶軍節度使趙偉襲據陝州以叛，殺行省阿不罕奴十剌以下凡二十一人，誣阿不罕奴十剌等反狀以聞，上知其冤，不能直其事，就授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偉尋亦歸北。十二月丙子朔，以事勢危急，遣近侍郎白華問計，華對以紀季以酅入齊之義，遂以爲右司郎中。甲申，詔議親出。乙酉，再議於大慶殿，上欲以官奴、高顯、劉益爲元帥，不果。是日，除拜扈從及留守京城官，以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賽不、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白撒、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訛出、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行總帥府事徒單百家等率諸軍扈從，參知政事兼樞密院副使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朮甲咬住、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孛朮魯買奴等留守。除拜既定，以京城付之。權魏璠爲翰林脩撰，知鄧州，招武仙入援。丁亥，上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服賜將士。戊戌，官奴、阿里合謀立荊王，不果，朝廷知其謀，置不問。庚子，上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行次公主苑，太后遣中官持米肉偏犒軍士。辛丑，至開陽門外，麾百官退，詔論戍兵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泣。是日，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爲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東行之議遂決，以爲尚書右丞，從行。遂次陳留。壬寅，次杞縣。癸卯，次黃城。丞相完顏賽不之子按春有罪伏誅。甲辰，次黃陵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從之。

二年正月丙午朔，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丁未，大元兵追擊于南岸，元帥完顏猪兒、賀都喜死之，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出降。丁酉，上奠祭戰死士于河北岸，皆贈官，斬兀論出二弟以殉。赦河朔，招集兵糧，議取衛州。元帥蒲察官奴將忠孝軍千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領軍萬人爲前鋒，至蒲城。庚戌，上次漚麻岡。平章政事白撒、元帥和速嘉兀底不繼至。辛亥，白撒引兵攻衛州，不克。乙卯，聞大元兵自河南渡河至衛之西南，遂退師。丁巳，戰于白公廟，白撒敗績，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亦遁，並爲民家所殺，益部曲王全降。戊午，上進次蒲城，復還魏樓村。李辛自汴京出奔，伏誅。己未，上以白撒謀，夜棄六軍渡河，與副元帥合里合六七人走歸德。庚申，諸軍始知上已往，遂潰。辛酉，司農大卿蒲察世達、元帥完顏忽土出歸德西門，奉迎上入歸德，赦在府囚，軍民普軍一官，賜進士終場王輔以下十六人出身。遣奉御朮甲塔失不、后弟徒單四喜往汴京奉迎兩宮。白撒還自蒲城，聚兵于大橋，不敢入。壬戌，遣使召白

黨至數其罪下之獄仍籍其家財以賜將士曰汝輩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誤國
人予金一兩七日白撒及其子忽土鄰皆死獄中右丞相賽不致仕右丞完顏
忽斜虎行省事于徐州官奴再請率兵北渡女魯懽不可遣歸德知府行戶部
尚書蒲察世達都轉運使張俊民如陳蔡取糧以元帥李琦王璧攝之戊辰安
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舉兵為亂殺參知政事完
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斜捻阿不勒兵入見太后傳令立衛王子從恪為梁王
監國即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
倚平章政事偃殿前都點檢其黨孛朮魯長河御史中丞韓鐸副元帥兼知開
封府折希顏藥安國張軍奴完顏合答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
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尚書溫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劉仲周並為參知政事
宣徽使奧屯舜卿為尚書左丞戶部侍郎張正倫為尚書右丞左右司都事張
節為左右司郎中尚書省掾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都轉運知事王天祺懷
州同知康琚並為左右司都事開封判官李禹翼棄官去戶部主事鄭著召不
起是日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
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
並死之遂送款大元軍前癸酉大元將碎不䚟進兵汴京甲戌立閱鑾駕官屬
軍民子女於省署及禁民間嫁娶括京城財兩宮值變不果行答失不以其父
咬住四書以其妻奪門而出庚午至歸德上怒二人皆斬於市乙亥遣右宣徽
提點近侍局事移剌粘古如徐州相地形察倉庫虛實白華如鄧州召兵二月
丙子朔魚山張甗殺元帥完顏忽土行省忽斜虎自率兵討之會從宜嚴祿誅
甗乃遣括城中糧知歸德府事石盞女魯懽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留元帥
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都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發餘軍赴宿徐陳三州
就糧三月乙丑石盞女魯懽乞盡散衛兵出城就食官奴私與國用安謀邀上
幸海州不從蔡帥烏古論鎬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表請臨幸上遣學士烏古
論蒲鮮以幸蔡之意諭其州人戊辰官奴以忠孝軍為亂攻殺馬用遂殺尚書
左丞李蹊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點檢徒單長樂從官右丞已下三百餘人上
數官奴暴女魯懽罪狀以官奴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張天綱
為戶部侍郎權參知政事辛巳官奴真授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官奴以上居
照碧堂禁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上日悲泣言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
但恨朕不知用人致為此奴所囚耳遂與內局令宋珪等謀誅官奴夏四月壬
午徐州行省完顏忽斜虎執王德全并其子誅之及其黨王琳楊璝斜卯延壽
召經歷商瑀用之魚山從宜嚴祿叛歸漣水庚寅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
葛奴申及招撫使劉天起送款于崔立張俊民李琦奔汴京王璧還歸德癸巳
崔立以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及諸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皆及於難甲午
兩宮北遷甲辰鄧州節度使移剌瑗以其城叛與白華俱亡入宋六月己卯官
奴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皆伏誅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策還蔡詔
蔡息陳潁各以兵來迓中京留守權參政烏林答胡土棄城奔蔡壬午中京破
留守兼便宜總帥強伸死之戊子召徐州行省完顏忽斜虎赴行在所以抹撚
兀典代行省事郭恩為總帥兼節度使辛卯上發歸德留元帥王璧守之壬辰
次亳州癸巳以亳州節度使王進同知節度使王賓徵民丁運鐵甲糗糧留權
參政張天綱董之就還有功將士臨淄郡王王義深據靈壁潼口寨以叛遣近
侍直長女奚烈完出將徐宿兵討之義深敗走漣水入宋丙申亳州鎮防軍崔
復哥殺守臣王賓等張天綱以便宜授復哥節度使罷遣鐵甲糗糧州人乃安
己亥上入蔡州詔尚書省為書召武仙會兵入援徐州行省抹撚兀典赴蔡州
起復右丞相致仕賽不代行省事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管內雜犯死罪以下
官吏軍民普覃兩官經應辦者更遷一官弛門禁通衆貨蔡人便之乙巳以烏
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為御史中丞仍權參政完顏藥師為鎮
南軍節度使兼蔡州管內觀察使戊申左右司郎中烏古論蒲鮮兼息州刺史
權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征行元帥權總帥婁室簽樞密院事己酉選室女備
宮中使令已得數人以右丞忽斜虎諫留識文義者一人餘聽自便乙卯遣魏
璠徵武仙兵丁巳權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至自汴勅有司奉安于乾元寺
前御史大夫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自汴來歸辛酉武仙劫將士謀取宋

金州至浙水求濆行六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謀歸蔡州仙追芝不及遂殺玠丁卯定進馬遷賞格又定括馬罪格以簽樞密院事權參政抹撚兀典領其事遣使分詣諸道選兵會于蔡己巳以蒲察世達為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粘哥完展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陝西諭以蠟書期九月中徵兵與上會于饒豐關欲出宋不意以取興元甲戌大元使王檝諭宋還宋以軍護其行青山祀撫盧進得還吏言以聞上為之懼丁丑上閱兵于見山亭癸未元帥楚琦復立壽州於蒙城詔遷賞有差州縣官皆真授乙酉大元召宋兵攻唐州元帥石盞軍為古論黑漢死于戰主帥蒲察某為部曲兵所食城破宋人求食人者盡戮之餘無所犯宋人駐兵息州南丙戌詔權參政抹撚兀典簽樞密院事婁室行省院于息州丁亥烏古論鎬權參知政事兀林答胡土為殿前都點檢庚寅初設四隅機察官壬辰息州行省抹撚兀典以兵襲宋人于中渡店斬獲甚衆乙未萬年節州郡以表來賀二十餘所辛丑設四隅和糴官及惠民司以太醫數人更直病人官給以藥仍擇年老進士二人為醫藥官九月癸卯朔假蔡州都軍致仕內族阿虎帶同僉大睦親府事使宋借糧入辭上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戊申魯山元帥元志率兵入援賜以大信牌升為總帥庚戌以重九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上面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為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上許之是日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孛朮魯婁室守東面內族承麟副之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總帥元志副之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忠孝軍元帥權殿前右副點檢王山兒守北面元帥紇石烈柏壽副之遙授西安軍節度使兼殿前右衛將軍行元帥府事女奚烈完出守東南元帥左都監夾谷當哥副之殿前右衛將軍權左副都點檢內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愛實副之辛亥大元兵築長壘圍蔡城己未括蔡城粟辛酉禁公私釀酒十月戊辰更造天興寶辛巳縱飢民老稚羸疾者出城癸未徐州守臣郭恩殺逐官吏以叛行省賽不死之甲申給飢民船聽採城壕菱芡水草以食戊子徵諸道兵辛卯上聞射于子城中者賞麥有差丙申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戰歿戊戌賜義軍戰歿被創者麥十一月辛丑朔以右副都點檢阿勒根移失剌為宣差鎮撫都彈壓別設彈壓四員副之四隅機察亦隸焉宋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獻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十二月甲戌盡籍民丁防守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大石上親出撫軍丁丑大元兵決練江宋兵決柴潭入汝水己卯大元兵破外城宿州副總帥高刺哥戰歿辛巳以總帥孛朮魯婁室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皆權參政都尉完顏承麟為東面元帥權總帥己丑大元兵攻西城上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此為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都尉王愛實戰歿砲軍總帥王銳殺元帥夾谷當哥率三十人降大元庚寅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午上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及柵不果戰而還乙未殺尚廐馬五十疋官馬一百五十疋犒將士

三年正月壬寅冊柴潭神為護國靈應王甲辰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上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固讓詔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幟俄頃四面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大軍入與城中軍巷戰城中軍不能禦帝自縊于幽蘭軒

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率羣臣入哭。諡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末帝爲亂兵所害。金亡。

贊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概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外狃餘威。連兵宋夏。內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爲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爝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金史卷十八

金史卷十八考證

哀宗紀下天興二年夏四月癸巳崔立以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諸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皆及於難○臣人龍按。元史太宗本紀。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執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王守純等五百餘人至軍中。速不台殺二王。及其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

內族阿虎帶○臣人龍按。元史類編注。內族即宗室。金避世宗父宗堯諱。故改之。

金史卷十八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本紀第十九

世紀補

景宣皇帝諱宗峻本諱繩果太祖第二子母曰聖穆皇后唐括氏太祖元妃宗峻在諸子中最嫡天輔五年忽魯勃極烈杲都統諸軍取中京帝別領合扎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與杲俱襲遼主于鴛鴦濼遼主走陰山耿守忠救西京帝與宗翰等擊走之西京城南有浮圖敵先據之下射士卒多傷帝曰先取是則西京可下既而攻浮圖克之遂下西京太祖崩帝與兄宗幹率宗室羣臣立太宗天會二年薨熙宗即位追上尊謚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改葬興陵海陵弑立降熙宗爲東昏王降帝爲豐王世宗復尊熙宗廟謚尊帝爲景宣皇帝子合剌常勝査剌合剌是爲熙宗

睿宗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諱宗堯初諱宗輔本諱訛里朵大定上尊謚追上今諱魁偉尊嚴人望而畏之性寬恕好施惠尙誠實太祖征伐四方諸子皆總戎旅帝常在帷幄天輔六年太祖親征太宗居守黃龍府安福哥誘新降之民以叛帝與烏古迺討平之南路軍帥闍實荅以賊敗帝往闍實之咸稱平允天會五年宗望薨帝爲右副元帥駐兵燕京十一月分遣諸將伐宋帝發自河間徇地淄青宋馬括兵二十萬至樂安帝率師擊破之聞宋主在揚州時東作方興留大軍夾河屯田而還軍山西二月移剌古破宋臺宗雋宋忠軍五萬于大名明日再破之獲宗雋忠而還冀州人乘夜出兵襲照里營照里擊敗之宋主奉表請和密書以誘契丹漢人詔伐宋帝發自河北降滑州取開德府攻大名府克之河北平初伐宋河北河東諸將議不決或欲先定河北或欲先平陝西太宗兩用其策而宗翰來會于濮既平河北遂取東平及徐州壘得宋人江淮運致金幣在徐州官庫者分給諸軍而劉豫遂以濟南降使拔離速等襲宋主于揚州而宋主聞之比拔離速至揚州前夕已渡江矣宋主乃貶去帝號再以書來請存社稷語在宗翰傳中既而宗弼追宋主宋主渡江入于杭州復還入海宗弼乃還於是婁室所下陝西城邑輒叛宗翰等曰前討宋故分西師合于東軍而陝西五路兵力雄勁當併力攻取令撻懶撫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萬先往洛陽以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或宗輔宗翰婁尹中以一人往上曰婁室往者所向輒辦今專征陝右豈倦于兵而自愛邪卿等其戮力焉由是詔帝往是時宋張浚兵取陝西帝至洛水治兵張浚騎兵六萬步卒十二萬壁富平帝至富平婁室爲左翼宗弼爲右翼兩軍並進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戰破之耀州鳳翔府皆來降遂下涇渭二州敗宋經略使劉倪軍于瓦亭原州降撒離喝破德順軍靜邊寨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鎭戎軍李彥琦以城降宋秦鳳路都統制吳玠軍于隴州境上招討都監馬五擊走之降一縣而還帝進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破宋熙河路副總管軍三萬獲馬千餘拔安西等二寨熙州降分遣左翼都統阿盧補右翼都統宗弼招撫城邑之未下者遂得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鎭堡蕃漢營部四十餘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撒離喝降慶陽府慕洧以環州降既定陝西五路乃選騎兵六千使撒離喝列屯衛要於是班師與宗翰俱朝京師立熙宗爲諳班勃極烈帝爲左副元帥十三年行次媯州薨年四十陪葬睿陵追封潞王謚襄穆皇統六年進冀國王正隆二年追贈太師上柱國改封許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謚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

顯宗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諱允恭本諱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曰明德皇后烏林荅氏皇統六年丙寅歲生體貌雄偉孝友謹厚大定元年十一月世宗即位于東京乙酉封楚王置官屬十二月從至中都二年四月己卯賜名允迪五月壬寅立爲皇太子世宗諭之曰在禮貴嫡所以立卿卿友于兄弟接百官以禮勿以儲位生驕慢日勉學問非有召命不須侍食帝上表謝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議於承華殿燕閑觀書乙夜忘倦翼日輒以疑字付儒臣校證九月庚子詔東宮三師對皇太子稱名少師以降稱臣十一月庚子生辰百官賀于承華殿世宗賜以襲衣良馬賜宴于仁政殿皇族百官皆與自後生辰世

宗戒宰[illegible]宴內殿歲以爲常十二月辛卯奏曰東宮賀禮親王及一品皇
族皆北面拜臣但答揖伏望天慈聽[illegible]答拜[illegible]親親之道世宗從之
以爲定例世宗聞儒者鄭松賢松辭疾[illegible]仕起爲左諭德詔
免朝參令[illegible]子讀書松以友諭自處[illegible]松對曰臣忝諭德
不敢奉命[illegible]稱善自是益加禮[illegible]四年九月納妃
徒單氏[illegible]故事大駕鹵簿[illegible]路六年世宗
行自西京[illegible]禮官不知皇太子[illegible]大駕綴路行
在天子之前[illegible]疑其非禮詳閱舊[illegible]中李邦直員
外郞李山削一階太常少卿武[illegible]張槃削兩階頃之禮
官議受册謁謝太廟服常朝服乘[illegible]禮上從謁諸神廟無異
海陵一時率意行之何足爲法大册與[illegible]用古禮爲是孔子曰禮與
其奢也寧儉不當輕易如此又曰右丞蘇保衡[illegible]不通經史參政石琚通
經史而不言前日禮官既已削奪猶不懼耶[illegible]代典禮以聞朕將擇而處
之久之將授太子册寶儀注備儀仗告太廟上曰朕受尊號謁謝乃用故宋眞
宗故事常朝服乘馬皇太子乃用備禮前後不稱其誤也謂右丞相良弼左
丞守道曰此卿等不用心所致良弼等謝曰臣愚慮不及此上復曰此文臣因
循故也是年十月甲申袷享于太廟行亞獻禮七年帝有疾詔左丞守道侍湯
藥從居瓊林苑臨芳殿調治八年正月甲戌改賜名允恭庚戌受皇太子册寶
帝上表謝九年五月世宗命避暑于草濼隋王惟功從行其應從行者皆給道
路費帝奏曰遠去闕廷獨就涼地非臣子所安願罷行世宗曰汝體羸弱山後
高涼故命汝往丁丑百官奉辭于都城之北再拜帝答拜是月百官承詔具牋
問起居六月百官問起居如前八月乙酉至自草濼百官迎謁于都城之北如
送儀丙戌入見世宗曰吾兒相別經夏極甚思憶也九月詔皇太子供膳勿月
支歲給五千萬十年八月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爽啓曰殿下頗未
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諭德贊善及侍從官曷敢輒
去爽乃揖而退帝曰宮官四員謂之諭德贊善義可見矣而反欲去之無學故

也有使者自山東還帝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錢難最苦官庫錢滿有露積者
而民間無錢以此苦之帝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爲謂戶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
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也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
俱利世宗嘉納詔有司議行之十一月丁亥有事於圜丘帝行亞獻禮十二年
五月世宗聞德州防禦使胡刺謀叛因曰朕於親親之道未嘗不篤而輒敢如
此帝徐奏曰叔胡刺性荒縱耽娛樂而無子嗣忽如此狂謀望更聞實之十月
己未袷享于太廟帝攝行祀事十二年十月承詔與趙王惟中曹王惟功獵于
保州定州十一月甲午還京師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及諸王侍
側世宗論及兄弟妻子之際世宗曰婦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帝對曰思齊
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願相勵而修之因引棠棣
華萼相承脊令急難之義爲文見意以諷兄弟焉十五年世宗詔五品職事官
謁見皇太子十七年五月甲辰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湼合進粥帝將食有蜘
蛛在粥盌中湼合恐懼失措帝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
十月己卯袷享于太廟攝行祀事十九年四月戊申有事于太廟攝行祀事丁
巳詹事烏林荅愿入謝帝命取犀頭腰帶官屬請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也帝
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皆曰非臣等所及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
陵帝徒行輓靈車遇大風雪左右進兩具帝却之比至壙所衣盡霑濕觀者無
不下淚海陵雖貶黜爲庶人宗幹尚稱明肅皇帝議者以爲未盡帝具表奏論
世宗嘉納之於是宗幹削去帝號降封遼王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詔帝守
國作守國之寶以授之其遣使祭事五品以上官及事利害重者遣使馳奏六
品以下官其餘常事並聽裁決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奏京朝官
遇朔望具朝服問候車駕在路每二十日一遣使問起居已達上京每三十日
一問起居世宗曰今巡幸或能留二三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利
但能不墜父業卽爲克家子也帝對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
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克負荷乞扈從世宗曰凡人養子皆
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參政輔汝彼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致事無

難但用心公正無納讒邪一月之後臥事自熟帝流涕堅辭左右為之感動三月世宗如上京帝守國留中都初帝在東宮或攜中侍步于芳苑中侍出入禁中未嘗限阻此輩見帝守國各為得意帝知之謂諸侍中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日與汝輩語話今既守國汝等有召命然後得入五月世宗至上京賜勑書曰朕以前月八日到遼陽此月二日達上京翌日祀慶元廟省方觀民古之制也汝守國任重夏暑方熾益當自愛無貽朕憂帝謂徒單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最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啓稟刑名帝自披閱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或賜之食近侍報瑤池位蓮開當設宴帝曰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遊廢事探致數花足矣七月遣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問起居請世宗還都十一月壬寅帝冬獵辛亥還都二十五年正月乙酉免羣臣賀禮帝自守國深懷謙抑宮臣不庭拜啓事時不待立免朔望禮京朝朔望日當具公服問候並俾免至是羣臣當賀亦不肯受甲寅帝如春水二月庚申還都丁卯遣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賀萬春節四月久不雨帝親禱即日霑足六月甲寅帝不豫庚申崩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好水川訃聞為位臨奠于行宮之南大慟者久之親王百官皇族命婦及侍衛皆會哭世宗號泣還宮比至中都為位舉哭者凡七焉世宗以豳王永成為中都留守來護喪遣滕王府長史再興御院通進阿里刺來保護金源郡王遣左宣徽使唐括鼎來致祭詔妃徒單氏及諸皇孫喪服並如漢制帝在儲位久恩德在人者深每日三時哭臨侍衛軍士皆爭入臨伏哭于承華殿下聲動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為位慟哭七月壬午朔賜謚宣孝太子九月丙辰殯于南園熙春殿己酉世宗至自上京未入國門先至熙春殿設奠衛士及從行者號臨者六帝事世宗凡巡幸西京涼陘及上陵祭廟謁衍慶宮出獵觀稼從幸射柳未嘗去左右上有事于圜丘及親享于太廟則行亞獻禮行親祀則攝行祀事國有大慶則率百官上表賀正旦萬春節則總班上壽冬十月庚戌朔宰相以下朝見于慶和殿太尉完顏守道上壽世宗追悼悽愴者久之十一月甲申靈駕發引世宗路祭于都城之西庚寅葬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號以問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弘為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止乃建廟于衍慶宮傍祭用三獻樂用登歌二十六年立子璟為皇太孫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孫即位是為章宗五月甲午追謚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丁酉祔于太廟陵曰裕陵帝天性仁厚不忍刑殺梁檀兒盜金銀葉傳其母老李福興盜段匹值坤厚陵禮成家令本把盜銀器值萬春節皆委曲全活之亡失物者責其償而不加罪聞四方饑饉輒先奏加賑贍因田獵出巡所過問民間疾苦敬禮大臣友愛兄弟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諸妃皆祔自磐寧宮發引趙王惟中以其母轜車先發令張黃蓋者前行帝呼執蓋者不應少府監張謹言欲奏其事帝止之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于小玉碑并刻其碑陰皆深有理致最善射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先獵射一鹿獲之即命罷獵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殺好生蓋其天性云

贊曰遼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合札猛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睿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時厥後得大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金史卷十九

金史卷二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一

天文

自伏羲仰觀俯察黃帝迎日推策顓頊序天地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武王訪箕子陳洪範協五紀而觀天之道備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故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於日星風雨霜雹雷霆皆書變而不書常所以明天道驗人事也秦漢而下治日患少陰陽紛逆天象錯迕無代無之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猶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貫者四五然終金之世慶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羲和之後漢有司馬唐有袁李皆世掌天官故其說詳且六合爲一推步之術不見異同金宋角立兩國置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今奉詔作金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爲準云

日薄食煇珥雲氣　太祖天輔二年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四年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六年春二月庚寅朔日食　七年秋八月辛巳朔日食

太宗天會七年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九月丙午朔日食　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食

熙宗天會十四年十一月丙寅日中有黑子斜角交行

天眷三年七月癸卯朔日食

皇統三年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四年六月辛巳朔日食　五年六月乙亥朔日食　八年四月戊子朔日食　九年三月癸未朔日食

海陵庶人天德二年正月甲辰日有暈珥白虹貫之十一月丙戌白虹貫日十二月乙卯慶雲見狀如鸞鳳五彩　三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

貞元二年五月癸丑朔日食　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乃霽五月丁未朔日食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候之不見海陵勑自今日食皆面奏不須頒告中外　五年八月丙午朔日食庚午日中有黑子狀如人　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十月丙午慶雲見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命壽王京代拜行禮爲制凡遇日月虧食禁酒樂屠宰一日　三年六月庚申朔日食上不視朝命官代拜有司不治務過時乃罷後爲常　四年六月甲寅朔日食　七年四月戊辰朔日食上避正殿減膳伐鼓應天門內百官各於本司庭立明復乃止閏七月己卯午刻慶雲環日八月辛亥午刻慶雲環日　九年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當食以雨不見爲近奉安太社乃伐鼓于社用幣于應天門內　十三年五月壬辰朔日食　十四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十六年三月丙午朔日食　十七年九月丁酉朔日食　二十三年十月己未慶雲見於日側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二十八年八月甲子朔日食　二十九年正月乙卯巳初日有暈左右有珥上有背氣兩重其色青赤而厚復有白虹貫之亘天其東有戟氣長四尺餘五刻而散丁巳巳初日有兩珥上有背氣兩重其色青赤而後頃之背氣於日上爲冠已而俱散二月辛酉朔日食甲子辰刻日上有重暈兩珥抱而復背背而復抱凡三四次乙丑日暈兩珥有負氣承氣而白虹亘天左右有戟氣

章宗明昌三年十二月丙辰北方微有赤氣　四年九月癸未日上有抱氣二戴氣一俱相連左右有珥其色鮮明　六年三月丙戌朔日食

承安三年正月己亥朔日食陰雲不見　五年十一月癸丑日食宋史作六月乙酉朔

泰和二年五月甲辰朔日食　三年十月戊戌日將沒色赤如赭甲辰申酉間天色赤夜將旦復然　四年三月丁卯日昏無光　五年九月戊子戌時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攻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中有白氣貫徹乍隱乍見既而爲雨隨作風至二更初黑雲間赤氣復起於西北方及正西正東東北往來遊奕內有白氣數道時復出沒其赤氣又滿中天約四更皆散　六年正月北京申龍山縣西見有雲結成車牛行幰之狀或如前後摧損之勢晡時乃散二月壬子朔日食七月癸巳申刻日上有背氣一內赤外青須臾散九月乙酉夜將曙北方有赤白氣數道歷王良下徐行至北斗開陽搖光之東而散　八

年四月癸卯巳刻日暈二重內黃外赤移時而散
衛紹王大安元年四月壬申北方有黑氣如大道東西竟天至五更散十二月辛酉朔日食 三年三月辛酉辰刻北方有黑氣如堤內有白氣三似龍虎之狀十月己卯東北西北每至初更如月將出之狀明至夜半而滅經月乃已
宣宗貞祐元年十月丙午夜有白氣三衝紫微而不貫十二月丙申白氣東西竟天移時散 二年九月壬戌朔日食大星皆見 三年正月壬戌日有左右珥上有冠氣移刻散二月丁巳日初出赤如血將沒復然六月戊申夜有黑氣廣如大路自東南至於西北其長竟天 四年二月甲申朔日食閏七月壬午朔日食
興定元年七月丙子朔日食 二年七月庚午朔日食 三年七月庚申五色雲見十月乙丑平涼府慶雲見遣官驗實以告太廟詔國中 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慶雲見命圖以進四月丙子日正午有黃暈四匝其色鮮明五月甲申朔日食六月戊寅日將出有氣如大道經丑未歷虛危東西不見首尾移時沒十二月己巳北方有白氣廣三尺餘東西亙天
元光元年十一月丁未東北有赤雲如火 二年五月辛未日暈不匝而有背氣九月庚子朔日食
哀宗正大二年二月甲寅有黃黑祲 三年三月庚午省前有氣微黃自東北亙西南其狀如虹中有白物十餘往來飛翔又有光倏見如二星移時方滅 四年十一月乙未日上有虹背而向外者二約長丈餘兩旁俱有白虹貫之是年六月丙辰有白氣經天或云太白入井 五年十二月庚子朔日食 八年三月庚戌酉正日忽白而失色乍明乍暗左右有氣似日而無光與日相凌而日光四出搖盪至沒
天興元年正月壬午朔日有兩珥 三年正月己酉日大赤無光京索之間雨血十餘里是日蔡城陷金亡
月五星凌犯及星變 太宗天會七年十一月甲寅天旗明河鼓直 十年閏四月丙申熒惑入氐八月辛亥彗星出於文昌 十一年五月乙丑月忽失行而南頃之復故七月己巳昏有大星隕于東南如散火十二月丙戌月食昴
熙宗天會十三年十一月乙酉月食命有司用幣以救著爲令 十四年正月辛巳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伏壬辰熒惑入月三月丁酉夜中星搖九月癸未有星大如缶起西南流于正西十一月己巳復星搖 十五年正月戊辰歲星犯積尸氣
天眷二年三月辛巳朔歲星留逆在太微五月戊子太白晝見八月丁丑太白晝見九月辛巳犯軒轅左星乙巳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入氐 三年七月壬戌月犯畢十二月壬午月掩東井東轅南第一星
皇統元年二月甲戌月掩畢大星 二年十一月己酉月犯軒轅大星甲寅月犯氐東北星 三年正月己丑熒惑逆犯軒轅次北一星二月乙丑月犯畢大星閏四月癸巳月掩軒轅左角星八月丙申老人星見九月丁丑月犯軒轅大星 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入輿鬼 五年四月丙申彗星見於西北長丈餘至五月壬戌始滅甲辰熒惑犯左執法 六年九月戊寅熒惑犯西垣上將己丑月犯軒轅第二星 七年正月辛未彗星出東方長丈餘凡十五日滅丁亥太白經天七月己巳太白經天庚辰熒惑犯房第二星十一月壬戌歲星逆犯井東扇第二星 八年閏八月丙子熒惑入太微垣十月甲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壬辰經天十二月丙寅太白晝見 九年二月癸亥月掩軒轅第二星七月甲辰太白辰星歲星合于張丁未熒惑犯南斗第四星八月壬子又歷南斗第三星
海陵天德元年十二月甲子土犯東井東星 二年正月乙酉月犯昴壬辰犯木乙未犯角二月丙寅犯心大星九月乙亥太白晝見至明年正月辛卯後不見丁酉月犯軒轅左角十月乙丑犯太微上將十二月癸丑犯昴 三年二月丙辰月食十月丁亥月犯軒轅左角 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經天二月乙亥月掩鬼犯鎮星五月己亥太白經天丁巳又經天六月癸巳太白犯井東第二星八月辛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甲辰熒惑犯鉤鈐丙午月犯井北第一星十二月乙卯朔太白經天丙子月食閏月己亥太白經天

貞元元年正月辛丑月犯井東第一星四月戊寅有星如杯自氐入于天市其光燭地十二月乙卯太白經天庚午月食閏月乙酉太白經天　二年正月庚申太白經天是夜月掩昴二月辛丑犯心前星三月辛巳月食七月癸丑太白晝見凡三十有三日伏八月戊戌熒惑入井凡十一日而出十一月甲子月食　三年八月乙酉月犯牛九月辛亥犯建星十一月戊午掩井鉞星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太白晝見凡六十七日伏　三年正月丁亥有流星如杯長二丈餘其光燭地出太微沒於梗河之北二月己卯熒惑入鬼辛巳月食甲午月掩歲星六月丁酉犯氐九月己未太白經天至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不見十二月戊申月入氐　四年九月壬寅月掩軒轅右角十一月壬辰入畢犯大星十二月太白晝見凡七日　五年正月海陵問司天提點馬貴中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如何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又去年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甲午月食二月丁卯太白晝見四月甲戌復見凡百六十有九日乃伏　六年七月乙酉月食九月丙申太白晝見先是海陵問司天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貴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言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賊固不能無也是歲海陵南伐遇弑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丙午熒惑入太微垣在上將東丁巳月犯井西扇北第二星　二年正月癸巳太白晝見閏二月戊寅月掩軒轅大星三月戊申掩太微東藩南第一星八月乙酉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九月庚戌犯畢距星十月戊辰有大星如太白起室壁間沒於羽林軍尾跡長丈餘　三年正月庚子太白晝見凡百有十日乃伏五月辛丑月入氐七月庚戌太白晝見百二十有七日乃伏八月丁未月犯井距星丙寅太白晝見經天十月庚辰月犯太微垣西上將星十一月庚寅太白晝見經天歲星入氐凡二十四日伏壬子月入氐　四年正月戊子熒惑歲星同居氐己丑熒惑出氐二月壬午歲星退入氐凡二十九日九月丙午月犯軒轅大星北次星十一月丙申月食既十二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癸卯月掩房北第一星　五年正月癸亥月掩軒轅大星北次星八月丁酉犯井東扇第一星十一月癸丑熒惑入氐凡二十一日　六年二月丙申月犯南斗東南第二星三月己未入氐四月辛丑太白晝見八十有八日伏六月太白晝見辛巳經天九月壬子太白晝見百有三日乃伏丙辰經天十月壬辰復晝見經天十一月辛亥金入氐凡七日庚申太白晝見經天十二月戊子復見經天癸巳月犯房北第二星　七年十月乙巳火入氐凡四日十一月壬申太白晝見九十有一日伏丁丑歲星晝見二日　八年正月癸未月掩心大星三月庚午掩軒轅大星北一星己丑太白晝見百五十有八日乃伏五月丁卯歲星晝見八月甲午太白犯軒轅大星十月庚子月掩熒惑十一月庚午犯昴　九年正月戊寅月掩心後星四月庚子掩心前星八月癸卯掩昴十二月丙戌犯土丁酉太白晝見十有六日伏　十年正月丙寅月掩軒轅大星七月庚子犯五車東南星八月戊申朔木星掩熒惑在參畢間　十一年二月壬戌熒惑犯井東扇北第一星八月癸卯太白晝見　十二年五月辛巳月犯心後星八月癸卯犯心大星辛亥熒惑掩井東扇北第二星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九十有八日伏十月己酉熒惑掩鬼西北星歲星晝見在日後四十有七日伏　十三年閏正月辛酉太白晝見四十有九日伏二月己丑熒惑犯鬼西北星三月癸巳朔入鬼次日犯積尸氣六月辛未月犯心前星十月乙丑歲星晝見於日後五十有三日伏　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歲星晝見十有八日伏丙辰二星經天凡二日六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晝見又百三十二日乃伏庚辰熒惑犯積尸氣十月丙寅歲星晝見六日十一月甲子太白晝見八十有六日伏十二月乙丑月掩井西扇北第一星　十六年三月庚申月食五月甲寅太白晝見五十有四日伏庚午月掩太白七月丁未犯角宿距星甲子掩畢宿距星八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丁巳月食十月丁丑熒惑

入太微十一月甲寅月掩畢距星戊辰熒惑犯太微上將十二月己丑月掩太微左執法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熒惑犯太微西藩上相九月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於尾十二月己巳太白晝見四十有四日伏　十八年七月庚辰土星犯井東扇北第二星九月己丑熒惑犯左執法十二月甲午鎮星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凡十日　十九年正月甲戌月食既三月甲戌熒惑犯氐距星四月丁巳歲星晝見凡七日七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十有五日伏八月癸卯犯軒轅御女辛亥熒惑掩南斗杓第二星九月壬申月掩畢大星十一月辛未熒惑掩歲星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　二十年二月己丑月掩畢大星三月丙辰掩畢西第二星　二十一年二月戊子月犯鎮星戊戌太白晝見二月甲子太白晝見四月壬申熒惑掩斗魁第二星十有四日六月甲戌客星見于華蓋凡百五十有六日滅七月乙亥朔熒惑順入斗魁中五日以下史闕　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十有四日伏七月戊子歲星晝見二日八月戊辰太白晝見百二十有八日其經天者六十四日十一月辛未熒惑行氐中乙亥太白入氐辛巳夜月食既癸未熒惑太白皆出氐中十二月戊戌熒惑犯鉤鈐　二十三年五月己卯月食既九月甲申歲星晝見五十有五日伏十月辛酉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丁卯歲星晝見三十有三日伏閏十一月庚申歲星晝見九十日伏　二十四年四月己未朔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五日乃伏甲申月掩太白九月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甲辰晝見凡五十二日伏十月壬申太白辰星同度　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與月相犯九月丁亥月在斗魁中犯西第五星十一月庚辰朔歲星晝見在日後凡七十四日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後百十有一日乃伏十二月己未月犯熒惑甲子太白晝見經天　二十六年三月丙戌熒惑入井鎮星犯太微東藩上相壬辰月食四月丁丑熒惑犯鬼西南星七月丙申月掩心前星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會于軫十二月乙未月掩心前大星又犯于後星　二十七年五月壬子月犯心大星六月庚辰太白晝見百七十有三日乃伏癸巳月掩昴七月丙午犯房南第一星是日太白晝見經天十月己丑太白入氐十二月丁丑月掩昴　二十八年正月己未歲星留於房甲子守房北第一星十一月丙申鎮星入氐庚子太白晝見在日前四十有九日伏十二月壬申月掩昴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土星留氐中三十有七日逆行後七十九日出氐五月庚寅朔太白晝見在日後六月丙辰月犯太白月北星南同在柳宿十一月己未熒惑守軒轅至戊辰退行其色稍怒十二月辛丑月食既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太白晝見六月丁酉月食既十二月乙未月食　二年六月壬辰月食十一月乙丑金木二星見在日前十三日方伏而順行危宿在羽林軍上壘壁陣下光芒明大十二月戊子木金相犯有光芒　三年三月戊戌熒惑順行犯太微西藩上將四月丁巳月食己未熒惑掩右執法色怒而稍赤　四年正月丙子月有暈白虹貫其中八月己亥卯初三刻歲星見未正二刻太白見俱在午位其夜歲星留胃十三度守天廩九月戊申月食　五年十月癸卯月食十一月癸丑太白晝見在日前三十有三日伏　六年正月庚寅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二日乃伏六月庚辰復晝見在日後百六十七日唯是日經天

承安元年四月司天奏河津星象事上謂宰相曰天道不測當預防之八月壬戌月食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七日乃伏　二年二月丁巳太白晝見在日後百九十有五日乃伏己未經天是夜月食既　三年正月甲寅月食七月庚戌月食　五年五月庚午月食六月庚戌月掩太白

泰和元年十一月辛酉月食　二年五月己未月食　三年三月癸未月食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日後百有十日乃伏　四年九月乙亥月食　五年三月壬申月食八月己巳月食　六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日前七十有六日庚戌經天六月辛未歲星晝見在日後七月戊申經天八月癸卯月暈圍太白熒惑二星辛亥歲星辰見至夜五更與東井距星相去七寸內癸丑夜半有流星如太白其色赤起於婁宿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前其夜五更熒惑與輿鬼積尸氣相犯在七寸內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後其夜五更初熒惑在輿鬼積尸氣中壬申太白晝見經天在日後十月丙午歲星犯東井距星

十一月壬午太白入氐　七年正月丙戌初更月有暈圍歲鎮二星在參畢間辛卯月食三月癸丑月掩軒轅大星七月戊子月食九月己卯初更月在南斗魁中且歲星在輿鬼中　八年正月丙戌月食七月戊戌朔太白晝見在日後八月壬戌太白歲星光芒相及同在張一度十一月庚子未刻有流星如太白者二光芒如炬幾一丈起東北沒東南

衛紹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有飛星如火起天市垣尾跡如赤龍之狀移刻散二月乙丑朔太白晝見經天六月丁丑月食十月乙丑月食熒惑丙寅歲星犯左執法　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于濁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移刻滅二月客星入紫微中其光散如赤龍之狀　三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氐中凡十有一日乃出二月熒惑犯房閏月犯鍵閉星十月癸巳犯壘壁陣

崇慶元年春三月日正午日月太白皆相去咫尺

宣宗貞祐元年十一月丙子熒惑入壘壁陣　二年二月庚戌月食八月丁未月食九月丁亥太白晝見於軫十一月庚辰鎮星犯太微東垣上相辛巳熒惑犯房鉤鈐　三年七月庚申有流星如太白其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極之旁入貫索中己卯月入畢至戊夜犯畢大星八月辛丑月食既十二月庚寅太白晝見於危八十有五日伏　四年正月乙卯夜中天有流星大如日色赤長丈餘墜於西南其聲如雷二月己亥月食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百九十有六日乃伏六月丙申歲星晝見於奎百有一日乃伏閏七月乙未月食辛丑犯畢十一月丙戌月暈歲星歲在奎月在壁己丑犯畢大星十二月戊午復犯畢大星

興定元年正月乙酉月犯畢左股第二星四月戊辰太白晝見於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八月戊申歲星晝見於昴六十有七日伏九月癸巳月犯東井西扇第二星十月癸丑夜有流星大如杯尾長丈餘自軒轅起貫太微沒於角宿之上十一月癸未月暈歲星熒惑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晝見十二月戊午月食　二年六月乙卯月食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杯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建星沒尾中一云自東北至西南而墜其光如塔狀先有聲如風後若雷者三牖紙皆震十月庚申月犯軒轅左角之少民星十一月壬子月食既　三年五月庚戌月食既壬子太白晝見於參三十有六日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七月壬寅初昏有星自西南來其光燭地狀如月而稍不圓色青白有小星千百環之若迸火然墜於東北少頃有聲如鼓八月丁卯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己巳歲星晝見於柳百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乙巳月食癸丑白虹二夾月尋復貫之　四年正月庚子月犯東井三月甲寅歲星犯鬼積尸氣五月甲辰月食六月戊辰犯鎮星己巳太白晝見於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十一月壬辰歲星晝見于翼六十有七日夜又犯靈臺北第一星　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司天夾谷德玉等奏以爲臣強之象請禳祭以禳之宣宗曰斗牛吳分蓋宋境也他國有災吾禳之可乎九月庚戌歲星犯左執法閏十二月戊子熒惑犯軒轅甲午月犯熒惑戊戌鎮星晝見于軫己亥太白晝見於室　六年正月辛酉月犯熒惑壬戌犯軒轅三月壬子月食太白四月癸亥月食丙寅歲星犯太微左執法七月乙亥太白經天與日爭光八月己卯彗星出於亢宿右攝提周鼎之間拂大角太史奏除舊布新之象宜改元修政以消天變於是改是年爲元光元年九月丁未滅壬申月食歲星元光二年八月乙亥熒惑入輿鬼掩積尸氣十月壬午犯靈臺十一月又犯心大星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丙午月犯昴三月癸丑犯熒惑是月熒惑逆行犯左執法四月癸酉熒惑犯右執法乙未太白辰星相犯　三年十一月丙辰月掩熒惑丁巳熒惑犯歲星庚申犯壘壁陣癸酉五星並見於西南十二月熒惑入月四年正月壬戌熒惑犯太白六月丙辰太白入井七月丁亥熒惑犯斗從西第二星　五年五月乙酉月掩心大星　七年十月己巳月暈至五更復有大連環貫之絡北斗內有戟氣十二月庚寅有星出天津下大如鎮星而色不明初犯輦道二日見於東北在織女南乙未入天市垣戊申方出癸丑歷房北復東南行入積薪凡二十五日而滅

天興元年七月乙巳，太白、歲星、熒惑、太陰俱會於軫、翼。司天武亢極言天變。上惟歎息，竟亦不之罪也。八月甲戌，太白、歲星交聞。九月己酉，彗星見東方，色白，長丈餘，彎曲如象牙，出角、軫，南行，至十二日長二丈，十六日月觸不見，二十七日五更復出東南，約長四丈餘，至十月一日始滅，凡四十有八日。司天奏其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當滅也，何乃不先不後適丁此乎。

金史卷二十

金史卷二十考證

天文志日薄食暈珥雲氣○臣召南按：此志祗分二類，此及月五星凌犯星變是也。二條係提綱總專行書，不與後文連接。

左右有珥，上有背氣兩重○背字，舊本訛皆，今改正。

貞元元年正月辛丑○南本作二年。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會於軫○臣召南按：是歲爲丙午，宋孝宗淳熙十三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也。

尾長數丈，沒于濁中○本紀作濁中非也。凡言就星至濁中沒者，以四方將氣，末審星之度分也，此非濁地本文是。

月犯畢左股第二星○左，舊本訛有。

哀宗曰：我亦北人○哀，舊本訛哀。

金史卷二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

曆上　步氣朔　步卦候　步日躔　步晷漏

昔者聖人因天道以授人時，釐百工以熙庶政，步推之法，其來尚矣。自漢太初迄于前宋，治曆者奚啻七十餘家，大概或百年或數十年率一易，蓋日月五星盈縮進退與夫天運至不齊也。人方製器以求之，以俾其齊，積寡至多，不能無爽，故爾。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爲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疏，以知微曆爲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新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焉。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錄之，以爲曆志。

步氣朔第一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大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分。

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二十四分。

通餘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四分。

朔實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分。

通閏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分。

歲策三百六十五日餘一千二百七十四分。

朔策二十九日餘二千七百七十五分。

氣策一十五日餘一千一百四十二分六十秒。

望策一十四日餘四千　二分四十五秒。

象策七日餘二千　二分二十二秒半。

沒限四千　八十七分三十秒。

朔虛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分。

旬周三十一萬三千八百分。

紀法六十。

秒母九十。

求天正冬至

置上元甲子以來積年，歲實乘之，爲通積分；滿旬周去之，不盡，以日法約之爲日，不盈爲餘，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大小餘。

求次氣

置天正冬至大小餘，以氣策累加之，秒盈秒母從分，分滿日法從日，即得次氣日及餘秒。

求天正經朔

以朔實去通積分，不盡爲閏餘；以減通積爲朔積分，滿旬周去之，不盡，如日法而一爲日，不盈爲餘，即所求天正經朔大小餘也。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經朔大小餘，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經日及餘秒也。

求沒日

置有沒之恒氣小餘，如沒限已上，爲有沒之氣。以秒母乘之，內其秒，用減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六，餘滿六千八百五十六而一，所得并恒氣大餘，命爲沒日。

求滅日

置有滅之朔小餘，（經朔小餘不滿朔虛分者。）六因之，如四百九十一而一，所得并經朔大餘，

命為減日。

步卦候第二

候策五　餘三百八十　秒八十

卦策六　餘四百五十七　秒六

貞策三　餘二百二十八　秒四十八

秒母九十

辰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半辰法一千三百七半

刻法三百一十三　秒八十

辰刻八　一百四分　秒六十

半辰刻四　五十二分　秒三十

秒母一百

求七十二候

置中氣大小餘命之為初候，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及末候也。

求六十四卦

置中氣大小餘命之為公卦，以卦策累加之得辟卦，又加之得侯內卦，以貞策加之得節氣之初為侯外卦，又以貞策加之得大夫卦，又以卦策加之為卿卦。

求土王用事

以貞策減四季中氣大小餘，即土王用事日也。

求發斂

置小餘以六因之，如辰法而一為辰，如不盡，以刻法除之為刻，命子正算外，即得加時所在辰刻及分。如加半辰法，即命子初。

二十四氣卦候

恆氣 月中節 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冬至 十一月中 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 十二月節 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野雞始雊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 十二月中 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 正月節 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正月中 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 二月節 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 二月中 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 三月節 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三月中 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 四月節 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 四月中 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麥秋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 五月節 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五月中 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 六月節 離六二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 六月中 離九三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遯	侯恆內
立秋 七月節 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恆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七月中 離六五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 八月節 離上九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八月中 兌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 九月節 兌九二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化為蛤	菊有黃華	侯歸妹外	大夫無妄	卿明夷
霜降 九月中 兌六三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 十月節 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雞入水化為蜃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十月中 兌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 十一月節 兌上六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步日躔第三

周天分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秒。

歲差六十九　五百三十秒，秒母一萬。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象限九十一　三十分九秒。

○二十四氣日積度及盈縮。

恆氣	日積度	分秒損益率	初末率	日差	盈縮積
冬至	空	益七千五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四[illegible]	盈空
小寒	一十五[illegible]	益五千九百二十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七千五十九
大寒	三十一[illegible]	益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立春	四十七[illegible]	益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
雨水	六十二[illegible]	益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驚蟄	七十八[illegible]	益七百三十七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春分	九十三[illegible]	損七百三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二萬四千一十五
清明	一百八[illegible]	損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穀雨	百二十三[illegible]	損三千四百五十二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立夏	一百三十八[illegible]	損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盈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
小滿	一百五十三[illegible]	損五千九百二十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四[illegible]	盈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芒種	一百六十八[illegible]	損七千五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四[illegible]	盈七千五十九
夏至	一百八十三[illegible]	益七千五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四[illegible]	縮空
小暑	一百九十七[illegible]	益五千九百二十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七千五十九
大暑	二百一十二[illegible]	益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立秋	二百二十六[illegible]	益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
處暑	二百四十一[illegible]	益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白露	二百五十五[illegible]	益七百三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秋分	二百七十一[illegible]	損七百三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二萬四千一十五
寒露	二百八十六[illegible]	損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霜降	三百一[illegible]	損三千四百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立冬	三百一十七[illegible]	損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五[illegible]	縮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九
小雪	三百三十二[illegible]	損五千九百三十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四[illegible]	縮一萬二千九百
大雪	三百四十七[illegible]	損七千五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四[illegible]	縮七千五十九

二十四氣中積及朓朒

恆氣	中積約分秒分	損益率	初末率	日差	朓朒積
冬至	空	益三百七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十九空	朒空
小寒	十五日[illegible]	益一百三十二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九	朒三百七十六
大寒	三十[illegible]	益一百八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一五十九	朒五百八
立春	四十五[illegible]	益一百三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四十五	朒六百九十三
雨水	六十[illegible]	益八十三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三三十二	朒八百二十八
驚蟄	七十六[illegible]	益二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三三十二	朒九百一十一
春分	九十一[illegible]	損二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六三十二	朒九百四十
清明	一百六[illegible]	損八十三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四十五	朒九百一十一
穀雨	一百二十一[illegible]	損一百三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一五十九	朒八百二十八
立夏	一百三十六[illegible]	損一百八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九	朒六百九十三
小滿	一百五十二[illegible]	損一百三十二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十九空	朒五百八
芒種	一百六十七[illegible]	損三百七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十九空	朒三百七十六
夏至	一百八十二[illegible]	益三百七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十九空	朓空
小暑	一百九十七[illegible]	益一百三十二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九	朓三百七十六
大暑	二百一十三[illegible]	益一百八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一五十九	朓五百八
立秋	二百二十八[illegible]	益一百三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四十五	朓六百九十三
處暑	二百四十三[illegible]	益八十三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三三十二	朓八百二十八
白露	二百五十八[illegible]	益二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三三十二	朓九百一十一
秋分	二百七十三[illegible]	損二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三三十二	朓九百四十
寒露	二百八十九[illegible]	損八十三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四十五	朓九百一十一
霜降	三百四[illegible]	損一百三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一五十九	朓八百二十八
立冬	三百一十九[illegible]	損一百八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二十二九	朓六百九十三
小雪	三百三十四[illegible]	損二百三十二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十九空	朓五百八

大雪　二百五十一　[illegible]　損二百十六　[illegible]　一千九百空　朓二百十六

求每日盈縮朓朒

各置其氣損益率，求盈縮用盈縮之損益，求朓朒用朓朒之損益。六因，如象限而一，爲氣中率。與後氣中率相減，爲合差。半合差，加減其氣中率，爲初末汎率。至後加初減末，分後減初加末。又置合差，六因，如象限而一，爲日差。半之，加減初末汎率，爲初末定率。至後減初加末，分後加初減末。以日差累加減其氣初末定率，爲每日損益分。至後減，分後加。各以每日損益分加減氣下盈縮朓朒，爲每日盈縮朓朒。二分前一氣無後率相減爲合差者，皆用前氣合差。

求經朔弦望入氣

置天正餘，以日法除爲日，不滿爲餘。如氣已下，以減氣策，爲入大雪氣。已上去之，餘亦減氣策，爲入小雪氣。即得天正經朔入氣日及餘也。以象策累加之，滿氣策去之，即得弦望入次氣日及餘。因加後朔，入氣日及餘也。

求每日損益盈縮朓朒

以日差益加減損，加減其氣初損益率，爲每日損益率。馴積損益其氣盈縮朓朒積，爲每日盈縮朓朒積。

求經朔弦望入氣朓朒定數

各以所入恆氣小餘，以乘其日損益率，乘如日法而以所得損益其下朓朒積，爲定數。

赤道宿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少　女十一度少　虛九度少，秒六十八　危十五度半　室十七度

壁八度太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秒六十八。

奎十六度半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少　畢十七度少　觜半度

參十度半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

井三十二度少　鬼二度半　柳十三度太　星六度太　張十七度少　翼十八度太

軫十七度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角十二度　亢九度少　氐十六度　房五度太　心六度少　尾十九度少

箕十度半

右東方七宿，七十九度。

求冬至赤道日度

置通積分，以周天分去之，餘日法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以百爲母。命起赤道虛宿七度外，去之，至不滿宿，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日躔赤道宿度及秒。

求春分夏至秋分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滿赤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春分夏至秋分時日在宿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積度

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減之，餘爲距後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

求赤道宿積度入初末限

視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秒五十四半已下，爲入初限，已上者，用減象限，餘爲入末限。

求二十八宿黃道度

以四正後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減一百一度，餘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進位，滿百爲分，分滿百爲度，至後以減，分後以加赤道宿積度，爲其宿黃道積度。以前宿黃道積度減之，其四正之宿，先加象限，然後以前宿減之。爲其宿黃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約爲太半少。

黃道宿度

斗二十二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虛九度少，秒六十八　危十六度　室十八度少

壁九度半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秒六十八。

奎二十七度太　婁十二度太　胃十五度半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半　觜半度

參九度太

右西方七宿八十二度太。二百七十七十五六八

井三十度半　鬼二十度半　柳十三度少　星六度太　張十七度太　翼二十度

軫十八度半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二百八十七

角十二度太　亢九度太　氐十六度少　房五度太　心六度　尾十八度少　箕九度半

右東方七宿七十八度少。三百六十五二十五六十八

前黃道宿度，依今曆歲差所在算定。如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當據歲差，每移一度，依然推變當時宿度，然可步躔知其所在。

求天正冬至加時黃道日度

以冬至加時赤道日度及分秒，減一百一度，餘以冬至赤道日度及分秒乘之，進位，滿百為分，分滿百為度，命曰黃赤道差；用減冬至加時赤道日度及分秒，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時黃道日度及分秒。

求二十四氣加時黃道日度

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黃赤道差，以次年黃赤道差減之，餘以所求氣數乘之，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其氣中積及約分。又以其氣初日盈縮數盈加縮減之，用加冬至加時黃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各得其氣加時黃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如其年冬至加時赤道宿度空分秒在歲差已下者，即加前宿全度，然求黃赤道差，餘以術算。

求二十四氣每日晨前夜半黃道日度

副置其氣小餘，以其氣初日損益率乘之，盈縮之損益。萬約之為分，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其副，日法除之為度，不滿退除為分秒，以減其氣加時黃道日度，即各得其氣初日晨前夜半黃道日度。每日加一度，以百約每日損益率，盈縮之損益。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為每日晨前夜半黃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黃道日度

置一萬分，以所入氣日盈縮損益率，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皆加減損益率，餘半之，滿百為分，不滿為秒，以加其日晨前夜半黃道日度，即其日午中日躔黃道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黃道積度

以二至加時黃道日度距至所求日午中黃道日度，為入二至後黃道積度分秒。

求每日午中黃道入初末限

視二至後黃道積度，在四十三度一十二分秒八十七已下，為初限；已上，用減象限，餘為入末限。其積度滿象限去之，為二分後黃道積度；在四十八度一十八分秒二十二已下，為初限；已上，用減象限，餘為入末限。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以所求日午中黃道積度入至後初限、分後末限度及分秒，進三位，加二十萬二千五十少，開平方除之，所得減去四百四十九半，餘在初限者，直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減象限，餘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以所求日午中黃道積度入至後末限、分後初限度及分秒，進三位，用減三十萬三千五十少，開平方除之，所得以減五百五十半，其在初限者，以所減之餘，直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減象限，餘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太陽黃道十二次入宮宿度

雨水　危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九秒外，入衛分陬訾之次，辰在亥。

春分　奎二度三十五分八十五秒外，入魯分降婁之次，辰在戌。

穀雨　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趙分大梁之次，辰在酉。

小滿　畢七度九十六分六秒外，入晉分實沈之次，辰在申。

夏至　井九度四十七分一十秒外，入秦分鶉首之次，辰在未。

大暑　柳四度九十五分二十六秒外，入周分鶉火之次，辰在午。

處暑　張十五度五十六分三十五秒外，入楚分鶉尾之次，辰在巳。

秋分　軫十度四十四分五秒外，入鄭分壽星之次，辰在辰。

霜降　氐一度七十七分七十七秒外，入宋分大火之次，辰在卯。

小雪　尾三度九十七分九十二秒外入燕分析木之次辰在寅
冬至　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二秒外入吳越分星紀之次辰在丑
大寒　女二度九十一分九十一秒外入齊分玄枵之次辰在子

求入宮時刻

各置入宮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減之（相近一度之間者求之）餘以日法乘其分其秒從於下亦通乘之為實以其日太陽行分為法實如法而一所得依發斂加時求之即得其日太陽入宮時刻及分秒

步晷漏第四

中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一十八秒
冬至初限夏至末限六十二日二十分
夏至初限冬至末限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
冬至地中晷影常數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地中晷影常數一尺五寸六分
周法一千四百二十八
內外法一萬八百九十六
半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日法四分之三三千九百二十二半
日法四分之一一千三百七半
昏明分一百三十分七十五秒
昏明刻二刻一百五十六分九十秒
刻法三百一十三分八十秒
秒母一百

求午中入氣中積

置所求日大餘及半法以所入之氣大小餘減之為其日午中入氣以加其氣中積為其日午中中積（小餘以日法除為約分）

求二至後午中入初末限

置午中中積及分如中限已下為冬至後已上去中限為夏至後其二至後如在初限已下為初限已上覆減中限餘為入末限也

求午中晷影定數

視冬至後初限夏至後末限百通日內分自相乘副置之以一千四百五十除之所得加五萬三百八十折半限分併之除其副為分分滿十為寸寸滿十為尺用減冬至地中晷影常數為所求晷影定數視夏至後初限冬至後末限百通日內分自相乘為上位下置入限分以二百五十乘百約之加一十九萬八千七十五為法（夏至前後半限已上者減去半限餘在上位下位置半限各百通日內分先相減後相乘以七千七百除之所得以加其法）反除上位為分分滿十為寸寸滿十為尺用加夏至地中晷影常數為所求晷影定數

求四方所在晷影

各於其處測冬夏二至晷影乃相減之餘為其處二至晷差亦以地中二至晷數相減為地中二至晷差其所求日在冬至後初限夏至後末限者如在半限已下倍之半限已上覆減半限餘亦倍之併入限日三因折半以日為分十為寸以減地中二至晷差為法置地中冬至晷影常數以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數減之餘以其處二至晷差乘之為實實如法而一所得以減其處冬至晷數即得其處其日晷影定數所求日在夏至後初限冬至後末限者如在半限已下倍之半限以上覆減半限餘亦倍之併入限日三因四除以日為分十為寸以加地中二至晷差為法置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數以地中夏至晷影常數減之餘以其處二至晷差乘之為實實如法而一所得以加其處夏至晷數即得其處其日晷影定數

二十四氣陟降及日出分

恆氣	增損差	加減差	陟降率	初末率	日出分
冬至	增初[illegible]末[illegible]	減十	陟二十四半	初[illegible]末[illegible]	一千五百六十七[illegible]
小寒	增初[illegible]末[illegible]	減十	陟三十八[illegible]	初[illegible]末[illegible]	一千五百五十七[illegible]
大寒	增初[illegible]末[illegible]	減十	陟四十[illegible]	初[illegible]末[illegible]	一千五百三十八[illegible]

立春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十	陟五十五 七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四百八十五 [illegible]
雨水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十	陟六十三 八十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四百三十 四十
驚蟄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十	陟六十九 一十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十四
春分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八	陟六十四 六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二百九十六 [illegible]
清明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八	陟五十九 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二百三十二 二十七
穀雨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八	陟五十 八十四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十八
立夏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八	陟三十九 八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三十四
小滿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八	陟二十八 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八十二 四十八
芒種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八	陟九 三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五十八 四十三
夏至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八	陟九 三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四十七 七
小暑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八	降二十八 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五十八 四十三
大暑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八	降三十九 八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八十二 四十八
立秋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八	降五十 八十四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三十四
處暑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八	降五十九 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十八
白露	增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減八	降六十四 六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二百三十二 二十七
秋分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十	降六十九 一十八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二百九十六 [illegible]
寒露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十	降六十三 八十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十四
霜降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十	降五十五 七十九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四百三十 四十
立冬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十	降四十三 三十六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四百八十五 二十三
小雪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十	降二十八 一十五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五百二十八 七十九
大雪	損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加十	降一十 四十	初[illegible] 末[illegible]	一千五百五十七 三十三

二分前後陟降率

春分前三日太陽入赤道內，秋分後三日太陽出赤道外，故其陟降與他日不倫，今各別立數而用之。

驚蟄十二日陟四，六十七。一十四。此爲末率於驚蟄。其減差亦止於此。十三日陟四，四十一。六。十四日陟四，三十六。九十。十五日陟一。秋分初日降四，三十八。一日降四，三十九。二日降四，五十七。三日降四，六十八。此爲初率如用之。其加差亦始於此。

求每日日出入晨昏半晝分

各以陟降初率陟減降加其氣初日日出分爲一日下日出分，以增損差仍加減加減差增損陟降率，馴積而加減之，卽爲每日日出分，覆減日法，餘爲日入分，以出分減日入分而半之爲半晝分，以昏明分減日出分爲晨分，加日入分爲昏分。

求日出入辰刻

置日出入分，以六因之，滿辰法而一爲辰數，不盡刻法除之爲刻數，不滿爲分，命子正算外，卽得所求。

求晝夜刻

置日出分，十二乘之，刻法而一爲刻，不滿爲分，卽爲夜刻，覆減百刻，餘爲晝刻。

求更點率

置晨分，四因退位爲更率，二因更率退位爲點率。

求更點所在辰刻

置更點率，以所求更點數因之，又六因，內加昏明分，滿辰法而一爲辰數，不盡滿刻法除之爲刻數，不滿爲分，命其辰刻算外，卽得所求。

求四方所在漏刻

各於所在下水漏，以定其處冬至或夏至夜刻，乃與五十刻相減，餘爲至差刻。置所求日黃道去赤道內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進一位，加二百三十九而一爲刻，不盡以刻法乘之，退除爲分，內減外加五十刻，卽所求日夜刻，以減百刻，餘爲晝刻。其日出入晨刻及更點差率算等並依術求之。

求黃道內外度

置日出分，如日法四分之一已上去之，餘爲外分；如出分四之一已下覆減之，餘爲內分。置內外分，千乘之，如內外法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卽爲黃道去赤道內外度，內減外加象限，卽得黃道去極度。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置半法，以晨分減之，餘爲距中分，百乘之，如周法而一爲距中度，用減一百八

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四秒，餘四因退位，爲每更差度。

求昏明五更中星

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格宿次，因爲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命赤道宿次去之，即得逐更及門中。

金史卷二十一

金史卷二十一考證

曆志上得辟卦又加之得侯內卦○臣召南按十二月辟卦，監本孟氏舊本辟作譬，非也。後文列圖，冬至復，大寒臨，雨水泰，春分大壯，穀雨夬，小滿乾，夏至姤，大暑遯，處暑否，秋分觀，霜降剝，小雪坤，即辟卦也。

小寒野雞始雊○臣召南按此及立冬之野雞入水化爲蜃，並不言雉，豈亦有所諱而云然乎。

爲每日盈縮朒積○朒字上應有脫字。

胃十五度半○南本無半字。

覆減之餘爲內分○舊本訛作爲內外，今從南本改正。

即得逐更及門中○臣召南按文義當作即得逐更及明中星，此文明字訛門字，而中字下又脫星字，遂不可解。

金史卷二十一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

曆下 步月離 步交會 步五星 渾象

步月離第五

轉終分一十四萬四千一百一十秒六千六百六十六○轉終日二十七日餘二千九百秒六千六百六十六○轉中日一十三日餘四千六百六十五秒三千三百三十三○朔差日一餘五千一百四秒三千九百三十四○象策七日餘二千一分二十二秒半○秒母一萬○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二秒○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四秒○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二十六秒○月平行度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分秒母一百○七日初數四千六百四十八末數五百八十二○十四日初數四千一十五末數一千一百六十五○二十一日初數三千四百八十三末數一千七百四十七○二十八日初數二千九百一末數二千三百二十九

求經朔弦望入轉

置天正朔積分以轉終分及秒去之不盡以日法而一為日不滿為餘秒即天正十一月經朔入轉日及餘秒以象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得弦望經日加時入轉日及餘秒徑求次朔入轉以朔差加之

轉定分及積度朓朒率

一日	一千四百六十八	初度	疾初	益三百一十二	朓初
二日	一千四百五十七	一十四度六十八	疾一度二十五	益六百六十九	朓三百一十三
三日	一千四百四十二	二十九度二十五	疾二度二十五	益四百一十一	朓九百八十二
四日	一千四百二十二	四十三度六十七	疾三度三十六	益三百三十二	朓一千三百九十三
五日	一千三百九十九	五十七度八十九	疾四度四十二	益二百四十三	朓一千七百二十五
六日	一千三百七十五	七十一度八十八	疾五度五	益一百四十一	朓一千九百六十八
七日	一千三百四十七	八十五度六十三	疾五度三十九	初益四十三 末損四	朓二千一百九
八日	一千三百二十一	九十九度八	疾五度一十九	損六十三	朓二千一百四十八
九日	一千二百九十五	一百一十二度二十九	疾五度五十二	損一百六十四	朓二千八十五
十日	一千二百七十一	一百二十五度二十四	疾四度九十一	損二百五十八	朓一千九百二十一
十一日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一百三十七度九十五	疾四度三十五	損三百五十一	朓一千六百六十三
十二日	一千二百二十八	一百五十度四十二	疾三度三十五	損四百二十七	朓一千三百一十二
十三日	一千二百一十四	一百六十二度七十	疾二度三十六	損四百八十一	朓八百八十四
十四日	一千二百四	一百七十四度八十四	疾一度五	初損四百〇三 末益一百二十七	朓四百三
十五日	一千二百八	一百八十六度八十八	遲空五十	益五百〇五	朒一百一十七
十六日	一千二百一十九	一百九十八度九十六	遲一度三十九	益四百六十二	朒六百二十二
十七日	一千二百三十六	二百一十一度一十五	遲二度八十七	益三百九十五	朒一千八十四
十八日	一千二百五十八	二百二十三度五十一	遲三度一十八	益三百〇九	朒一千四百七十九
十九日	一千二百八十一	二百三十六度九	遲四度三十七	益二百一十九	朒一千七百八十八
二十日	一千三百七	二百四十八度九十	遲五度一十五	益一百一十七	朒二千七
二十一日	一千三百二十三	二百六十一度九十七	遲五度四十二	初益一十七 末損一十一	朒二千一百二十四
二十二日	一千三百五十九	二百七十五度二十	遲五度四十六	損八十六	朒二千一百四十九
二十三日	一千三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八度七十九	遲五度二十五	損一百八十四	朒二千五十四
二十四日	一千四百八	三百二度六十三	遲四度七十八	損二百七十八	朒一千八百七十
二十五日	一千四百三十一	三百一十六度七十一	遲四度七	損三百六十八	朒一千五百九十二
二十六日	一千四百四十九	三百三十一度二	遲三度一十一	損四百三十八	朒一千二百一十四
二十七日	一千四百六十二	三百四十五度五十一	遲二度一	損四百九十三	朒七百八十六
二十八日	一千四百七十二	三百六十度一十三	遲空七十七	損二百九十二	朒二百九十三

求朔弦望入轉朓朒定數

置入轉小餘以其日算外損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損益朓朒積為定數其四七日下餘如初數已下初率乘之初數而一以損益朓朒積為定數如初數已上初數減之餘乘末率末數而一用減初率餘加朓朒為定數其十四日下餘如初數已上者初數減之餘乘末率末數而一便為朓朒定數

求朔望定日

置經朔弦望小餘朓減朒加入氣入轉朓朒定數，滿與不足，進退大餘，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及餘。定朔前干名與後干名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月內無中氣者為閏。視定朔小餘，秋分後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進一日；春分後，定朔日出分與春分日出分相減之餘，三約之，用減四分之三；定朔小餘及此數已上者，亦進一日；或有交虧初在日入前者，不進之。定弦望小餘在日出分已下者，退一日；望或有交虧初在日出前者，小餘雖在日出後，亦退之；如十七日望者，又視定朔小餘在四分之三已下之數，（春分後用減定之數）與定望小餘在日出分已上之數相較之；朔少望多者，望不退而朔猶進之；望少朔多者，朔不進而望猶退之。（日月之行，有盈有縮，遲疾加減之數，或有四大三小者，雖常理，當察其時早晚，隨所近而進退之，使不三大二小。）

求定朔弦望中積

置定朔弦望大小餘與經朔弦望大小餘相減之餘，以加減經朔弦望入氣日，（經朔弦望少，即加之；多，即減之。）即為定朔弦望入氣，以加其氣中積，即為定朔弦望中積。（其餘以日法退除為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時日度

置定朔弦望約餘，以所入氣日損益率乘（盈縮損益）萬約之，以損益其下盈縮積，乃盈加縮減定朔弦望中積，又以冬至加時日躔黃道宿度，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時日所在度及分秒。又置定朔弦望約餘，副置之，以乘其日盈縮之損益率，萬約之，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其副滿百為分，分滿百為度，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之，各得其日加時日躔黃道宿次。（若先於曆法定每日夜半日度，即為妙也。）

求定朔弦望加時月度

凡合朔加時，日月同度，其定朔加時黃道日度，即為定朔加時黃道月度。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弦望加時黃道月度，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時黃道月度及分秒。

求夜半午中入轉

置經朔入轉，以經朔小餘減之，為經朔夜半入轉；又經朔小餘與半法相減之餘，以加減經朔加時入轉，（經朔少，如半法加之；多，如半法減之。）為經朔午中入轉。若定朔大餘有進退者，亦加減轉日，否則因經為定。每日累加一日，滿終日及餘秒，去命如前，各得每日夜半午中入轉。（求夜半，因定朔夜半入轉累加之；求午中，因定朔午中入轉累加之；求加時入轉者，如求加時入氣術。）

求加時及夜半月度

置其日入轉算外轉定分，以定朔弦望小餘乘之，如日法而一，為加時轉分，（分滿百為度。）減定朔弦望加時月度，為夜半月度。以所得轉定分累加之，即得每日夜半月度。（或朔至弦望，或至後朔，皆可累加之。然近則差少，遠則差多。至所求前後夜半相距月度為行度，計其相距入轉積度，與行度相減，餘以相距日數除，為日差。行度多，以日差加每日轉定分；行度少，以日差減每日轉定分，然後用之，可中。或欲速求，用此數；欲究其故，宜用後術。）

求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分，乘其日算外轉定分，日法而一，為晨轉分；用減轉定分，餘為昏轉分。又以朔弦望定小餘乘轉定分，日法而一，為加時分。以減晨昏轉分，為前；不足，覆減之，為後。乃前加後減加時月度，即晨昏月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

各以其朔昏定月減上弦昏定月，餘為朔後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減望昏定月，餘為上弦後昏定程；以望晨定月減下弦晨定月，餘為望後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減後朔晨定月，餘為下弦後晨定程。

求每日轉定度

累計每程相距日下轉積度，與晨昏定程相減，餘以相距日數除之，為日差，（定程多加之，定程少減之。）以加減每日轉定分，為轉定度。因朔弦望晨昏月，每日累加之，滿宿次去之，為每日晨昏月度及分秒。（凡注曆，朔日以後注昏，望後一日注晨。）古曆有九道月度，其數雖繁，亦難削去，具其術如後。

求平交日辰

置交終日及餘秒，其以月經朔加時入交汎日及餘秒減之，為平交入其月經朔加時後日算及餘秒。以加其月經朔大小餘，其大餘命甲子算外，即平交日

辰及餘秒求次交者以交終日及餘秒加之大餘滿紀去之命如前即次平交日辰及餘秒

求平交入轉朓朒定數

置平交小餘加其日夜半入轉餘以乘其日損益率日法而一所得以損益其下朓朒積爲定數

求正交日辰

置平交小餘以平交入轉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滿與不足進退日辰即正交日辰及餘秒與定朔日辰相距即所在月日

求經朔加時中積

各以其月經朔加時入氣日及餘加其氣中積及餘其日命爲度其餘以日法退除爲分秒即其經朔加時中積度分秒

求正交加時黃道月度

置平交入經朔加時後日算及餘秒以日法通日內餘進二位如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一分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以加其月經朔加時中積然以冬至加時黃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其月正交加時月離黃道宿度及分秒如求次交者以受終度及秒加而命之即得所求

求黃道宿積度

置正交時黃道宿全度以正交加時月離黃道宿度及分秒減之餘爲距後度及分秒以黃道宿度累加之即各得正交後黃道宿積度及分秒

求黃道宿積度入初末限

置黃道宿積度及分秒滿交象度及分秒去之如在半交象已下爲初限已上者以減交象度及分秒餘爲入末限入交積度交象度並在交會術中

求月行九道宿度

凡月行所交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夏立冬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各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秒減一百一度餘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命爲月道與黃道泛差凡日以赤道內爲陰外爲陽月以黃道內爲陰外爲陽故月行正交入夏至後宿度內爲同名入冬至後宿度內爲異名其在同名者置月行與黃道泛差九因八約之爲定差半交後正交前以差減正交後半交前以差加此加減出入六度正如黃赤道相交同名之差若較之漸異則隨交所在遷變不同也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前加者爲減減者爲加其在異名者置月行與黃道泛差七因八約爲定差半交後正交前以差加正交後半交前以差減此加減出入六度異如黃道赤道相交異名之差較之漸同則隨交所在遷變不常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行與赤道定差前加者爲減減者爲加各加減黃道宿積度爲九道宿積度以前宿九道積度減之爲其宿九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約太半少論春夏秋冬以四時日所在宿度爲正

求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

以正交加時黃道日度及分減一百一度餘以正交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命爲月道與黃道泛差其在同名者置月行與黃道泛差九因八約之爲定差以加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以減其在異名者置月行與黃道泛差七因八約之爲定差以減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以加置正交加時黃道月度及分以二差加減之即爲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弦望加時月所在度

置定朔加時日躔黃道宿次凡合朔加時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是爲加時月離宿次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其所當弦望加時月躔黃道宿度滿宿次去之命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時月所在黃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時九道月度

各以定朔弦望加時月離黃道宿度及分秒，如前宿正交後黃道積度爲定朔弦望加時正交後黃道積度，如前求九道積度，以前宿九道積度減之，餘爲定朔弦望加時九道月離宿度及分秒。其合朔加時若非正交，則日在黃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雖多少不同，考其兩極若應準，故云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即爲加時九道月度。其求晨昏夜半月度，並依前術。

步交會第六

交中分，一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九秒九千三百六十八。〇交終日，二十七日，餘一千一百九分秒九千三百六十八。〇交中日，十三，餘三千一百六十九秒九千六百八十四。〇交朔日，二，餘一千六百六十五秒六百三十二。〇交望日，十四，餘四千二秒五千。〇秒母，一萬。〇交終，二百六十三度七千九分三十六秒。〇交中，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八秒。〇交象，九十度九十四分八十四秒。〇半交象，四十五度四十七分四十二秒。〇日蝕既前限，二千四百。定法，二百四十八。〇日蝕既後限，三千一百。定法，三百二十。〇月蝕限，五千一百。〇月蝕既，一千七百。定法，三百四十。〇分秒母，一百。

求朔望入交

置天正朔積分，以交終分去之，不盡，如日法而一，爲日，不滿爲餘，即天正十一月經朔加時入交汎日及餘秒。交朔加之，得次朔；交望加之，得次望；再加交望，亦得次朔。各爲朔望入交汎日及餘秒。

求定朔每日夜半入交

各置入交汎日及餘秒，減去經朔望小餘，即爲定朔望夜半入交汎日及餘秒。若定朔望有進退者，亦進退交日，否則因經爲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餘皆加四千一百二十秒六百三十二，即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滿交終日及餘秒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汎日及餘秒。

求交朔望加時入交

置經朔望加時入交汎日及餘秒，以入氣入轉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即定朔望加時入交汎日及餘秒。

求定朔望加時入交積度及陰陽曆

置定朔望加時入交汎日，以日法通之，內餘，進二位，如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一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即定朔望加時月行入交積度。以定朔望加時入轉遲疾度遲減疾加之，即月行入交定積度。如交中度已下，入陽曆積度；已上，去之，餘爲入陰曆積度。每日夜準此求。

求月去黃道度

視月入陰陽曆積度及分，如交象已下，爲少象；已上，覆減交中，餘爲老象。置所入老少象度於上，列交象度於下，相減相乘，倍而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用減所入老少象度及分，餘，又與交中度相減相乘，八因之，以百一十除，爲分，分滿百爲度，即得月去黃道度。

求朔望加時入交常日及定日

置朔望入交汎日，以入氣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入交常日。又置入轉朓朒定數，進一位，一百二十七而一，所得，朓減朒加之常日，爲入交日及餘秒。

求入交陰陽曆交前後分

視入交定日，如交中已下，爲陽曆；已上，去之，爲陰曆。如一日上下，以日法通日爲分。交後分，十三日上下，覆減交中，爲交前分。

求日月蝕甚定餘

置朔望入氣入轉朓朒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定朔望加時入轉算外轉定分除之，所得，以朓減朒加經朔望小餘，爲汎餘。日蝕，視汎餘，如半法已下，爲中前分；半法已上，去半法，爲中後分。置中前後分，與半法相減相乘，倍之，萬約，爲分，曰時差。中前以時差減汎餘，爲定餘；覆減半法，餘爲午前分。中後以時差加汎餘，爲定餘；減去半法，爲午後分。月食，視汎餘在日入後夜半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三已下，減去半法，爲酉前分；四分之三已上，覆減日法，餘爲酉後分。又視汎餘在夜半後日出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一已下，爲卯前分；四分之一已上，覆減半法，餘爲卯後分。其卯酉前後

分自相乘四因，退位，萬約為分，以加朓餘為定餘，各置定餘，以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日月所蝕之辰刻。

求日月食甚日行積度

置定朔望食甚大小餘，與經朔望大小餘相減之餘，以加減經朔入氣日小餘（經朔望日少加多減），即為食甚入氣。以加其氣中積，為食甚中積。又置食甚入氣小餘，以所入氣日損益率（盈縮之損益之）乘之，日法而一，以損益其日盈縮積，盈加縮減食甚中積，即為食甚日行積度及分。

求氣差

置日食甚日行積度及分，滿中限去之，餘在象限已下為初限，已上覆減中限為末限，皆自相乘，進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用減一千七百四十四，餘為氣差恆數。以午前後分乘之，半晝分除之，所得以減恆數為定數（不及減覆減之為定數，應加者減之，減者加之）。春分後，陽曆減，陰曆加；秋分後，陽曆加，陰曆減（春分前秋分後各二日二千一百分為定氣，於此加減之）。

求刻差

置日食甚日行積度及分，滿中限去之，餘與中限相減相乘，進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為刻差恆數。以午前後分乘之，日法四分之一除之，所得為定數（若在恆數已上者，倍恆數以所得之數減之，為定數，依其加減）。冬至後，午前陽加陰減，午後陽減陰加；夏至後，午前陽減陰加，午後陽加陰減。

求日食去交前後定分

氣刻一差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為食差。依其加減去交前後分，為去交前後定分。視其前後定分，如在陽曆，即不食；如在陰曆，即有食之。如交前陰曆不及減，反減之（反減食差），為交後陽曆；交後陰曆不及減，反減之，為交前陽曆，即不食。交前陽曆不及減，反減之，為交後陰曆；交後陽曆不及減，反減之，為交前陰曆，即日有食之。

求日食分

視去交前後定分，如二千四百已下為既前分，以二百四十八除為大分；二千四百已上，覆減五千五百（不足減者不食），為既後分，以三百二十除為大分，不盡退除為秒，即得日食之分秒。

求月食分

視去交前後分（不用氣刻差者），一千七百已下者，食既；已上，覆減五千一百（不足減者不食），餘以三百四十除為大分，不盡退除為秒，即為月食之分秒也。去交分在既限已下，覆減既限，亦以三百四十除，為既內之大分。

求日食定用分

置日食之大分，與三十分相減相乘，又以二千四百五十乘之，如定朔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為定用分。減定餘為初虧分，加定餘為復圓分，各以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日食三限辰刻。

求月食定用分

置月食之大分，與三十五分相減相乘，又以二千一百乘之，如定朔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為定用分。加減定餘為初虧復圓分，各如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月食三限辰刻。

月食既者，以既內大分與十五相減相乘，又以四千二百乘之，如定朔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為既內分。用減定用分為既外分。置月食定餘，減定用分為初虧，因加既外分為食既，又加既內分為食甚（即定餘分也），再加既內分為生光，復加既外分為復圓。各以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月食五限辰刻。

求月食入更點

置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五約為更法，又五約更法為點法。乃置月食初末諸分，昏分已上減昏分，晨分已下加晨分，如不滿更法為初更，不滿點法為一點。依法以次求之，即各得更點之數。

求日食所起

食在既前，初起西南，甚於正南，復於東南；食在既後，初起西北，甚於正北，復於東北。其食八分已上，皆起正西，復於正東（此據正午地而論之）。

求月食所起

月在陽曆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復於西北。月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其食八分已上，皆起正東，復於正西。此亦據午地而論之。

求日月出入帶食所見分數

各以食甚小餘與日出入分相減，餘爲帶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滿定用分而一。月食既者，以既內分減帶食差，餘乘所食分，如既外分而一，不及減者爲帶食既出入。以減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帶食所見之分。其食甚在晝，晨爲漸進，昏爲已退；食甚在夜，晨爲已退，昏爲漸進。

求日月食甚宿次

置日月食甚日行積度，望即更加半周天。以天正冬至加時黃道日度加而命之，依黃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日月食甚宿度及分。

步五星第七

木星周率，二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二五十四秒。○曆率，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百七。○曆度法，六萬二千一十四。○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四十一秒。○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七秒。○伏見，一十三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二十六日八十六分	三度八十六	二度九十三	二十三
晨順疾	二十八日	六度二十一	四度六十四	二十二
晨次疾	二十八日	五度五十一	四度一十九	二十一
晨順遲	二十八日	四度三十一	三度二十八	一十八
晨末遲	二十八日	一度九十一	一度四十三	一十二
晨留	二十四日			
晨退	四十六日五十八	四度八十八一十六	空三十二八十二	
夕退	四十六日五十八	四度八十八一十六	空三十二八十二	一十八
夕留	二十四日			
夕末遲	二十八日	一度九十一	一度	四十五
夕順遲	二十八日	四度三十一	三度一十八	一十二
夕次疾	二十八日	五度五十一	四度一十九	一十八
夕順疾	二十八日	六度二十一	四度六十四	二十一
夕伏	二十六日八十六	三度八十六	二度九十三	二十二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一百五十九	初	益一百五十九	初
二	益一百四十二	一度五十九	益一百四十二	一度五十九
三	益一百二十	三度一	益一百二十	三度一
四	益九十三	四度二十一	益九十三	四度二十一
五	益六十一	五度一十四	益六十一	五度一十四
六	益二十四	五度七十五	益二十四	五度七十五
七	損二十四	五度九十九	損二十四	五度九十九
八	損六十一	五度七十五	損六十一	五度七十五
九	損九十三	五度一十四	損九十三	五度一十四
十	損一百二十	四度二十一	損一百二十	四度二十一
十一	損一百四十二	三度一	損一百四十二	三度一
十二	損一百五十九	一度五十九	損一百五十九	一度五十九

火星周率，四百七萬九千四十一秒九十七。○曆率，三百五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八秒三十二。○曆度法，九千八百三十六半。○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分一十六秒。○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六秒。○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八秒。○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伏見，一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六十七日	四十八度	四十五度四十八	七十二
晨順疾	六十三日	四十四度六十	四十二度二十六	七十一
晨次疾	五十八日	四十度九	三十七度九十九	七十
晨中疾	五十二日	三十四度六	三十二度三十二	六十八

晨末疾	四十五日	二十六度三十二	二十四度九十九	六十三
晨順遲	三十七日	一十六度六十八	一十五度八十	五十四
晨末遲	二十八日	五度七十五	五度四十五	三十七
晨留	一十一日			
晨退	二十八日九十六五十八	八度	一十五六十	五度五四十
夕退	二十八日九十六五十八	八度一十五六十	三度	四十一
夕留	一十一日			
夕末遲	二十八日	五度	七十五	五度四十五
夕順遲	三十七日	一十六度六十八	一十五度八十	三十七
夕末疾	四十五日	二十六度三十二	二十四度九十九	五十四
夕中疾	五十二日	三十四度六	三十二度三十二	六十三
夕次疾	五十八日	四十度九	三十七度九十九	六十八
夕順疾	六十三日	四十四度六十	四十二度二十六	七十
夕伏	六十七日	四十一度	四十五度四十八	七十一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一千一百	初	益四百五十八	初
二	益八百	一十一度六十	益四百五十三	四度五十八
三	益四百六十四	一十九度六十	益四百三十三	九度一十一
四	益一百五十二	二十四度二十六	益三百九十六	一十三度四十四
五	損五十七	二十五度七十六	益三百四十一	一十七度四十
六	損一百七十二	二十五度一十九	益二百六十六	二十度八十一
七	損二百六十六	二十三度四十七	益一百七十二	二十三度四十七
八	損三百四十一	二十度八十一	益五十七	二十五度一十九
九	損三百九十六	十七度四十	損一百五十二	二十五度七十六
十	損四百三十三	十三度四十四	損四百六十四	二十四度二十四
十一	損四百五十三	九度一十一	損八百	十九度六十
十二	損四百五十八	四度五十八	損一千一百六十	十一度六十

土星周率，一百九十七萬七千四百一十二秒四十六。○曆率，五千六百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曆度法，一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八。○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三秒。○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六秒。○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三秒。○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伏見，一十七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十九日四十八	二度四十八	一度五十六	一十三
晨順疾	二十七日五十	三度二十二	二度二	一十二
晨次疾	二十七日五十	二度六十四	一度六十五	一十一
晨遲	二十七日五十	二度四十八	空度九十一	八
晨留	三十六日			
晨退	五十一日六五十半	三度三十九六十六半	空度二十八二十二半	
夕退	五十一日六五十一半	三度三十九六十六半	空度二十八二十三半	九
夕留	三十六日			
夕遲	二十七日五十	一度四十八	空度九十一	
夕次疾	二十七日五十	二度六十四	一度六十五	八
夕順疾	二十七日五十	三度二十二	二度二	一十一
夕伏	一十九日四十八	二度四十八	一度五十六	一十二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二百一十三	初	益一百六十三	初
二	益一百九十七	二度一十三	益一百四十九	一度六十三
三	益一百六十八	四度一十	益一百二十八	三度一十二
四	益一百二十八	五度七十八	益一百	四度四十
五	益八十一	七度六	益六十五	五度四十
六	益三十三	七度八十七	益二十三	六度五

七	損三十三	八度二十	損二十三	六度二十八
八	損八十一	七度八十七	損六十五	六度五
九	損一百二十八	七度六	損一百	五度四十
十	損一百六十八	五度七十八	損一百二十八	四度四十
十一	損一百九十七	四度一十	損一百四十九	三度一十二
十二	損二百一十三	二度一十三	損一百六十三	一度六十三

金星周率三百五萬三千八百四秒二十三。○曆率一百九十一萬二百四十一秒一十一。○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一十四秒。○合日二百九十一日九十五分七秒。○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六十八秒。○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四秒。○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伏見一十度半。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九度七十五	四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七
夕順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六十度一十五五十	五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六
夕次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九度三十九	五十七度一	一百二十五
夕中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七度空	五十四度七十二	一百二十三
夕末疾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二度二十九	四十度六十	一百一十五
夕順遲	二十九日二十五	二十四度七十二	二十三度七十三	一百
夕末遲	一十八日二十五	六度九十二五十	六度六十六	六十九
夕留	七日			
夕退	九日七十七	三度七十九九十三	一度六十九七	
夕退伏	六日	四度五十	二度二	六十八
合退伏	六日	四度五十	二度二	八十二
晨退	九日七十七	三度七十九九十三	一度六十九七	六十八
晨留	七日			
晨末遲	一十八日二十五	六度九十三五十	六度六十六	
晨順遲	二十九日二十五	二十四度七十二	二十三度七十三	六十九
晨末疾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二度二十九	四十度六十	一百
晨中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七度空	五十四度七十二	一百一十五
晨次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九度三十九	五十七度一	一百二十三
晨順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六十度一十六五十	五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五
晨伏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九度七十五	四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六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五十二	初	益五十二	初
二	益四十八	空度五十二	益四十八	空度五十二
三	益四十一半	一度空	益四十一半	一度空
四	益三十二半	一度四十一半	益三十二半	一度四十一半
五	益二十一	一度七十四	益二十一	一度七十四
六	益七	一度九十五	益七	一度九十五
七	損七	二度二	損七	二度二
八	損二十一	一度九十五	損二十一	一度九十五
九	損三十二半	一度七十四	損三十二半	一度七十四
十	損四十一半	一度四十一半	損四十一半	一度四十一半
十一	損四十八	一度空	損四十八	一度空
十二	損五十二	空度五十二	損五十二	空度五十二

水星周率六十萬六千三十一秒八十四。○曆率一百九十一萬二百四十二秒三十五。○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合日五十七日九十三分八十秒。○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一秒。○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五秒半。○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晨伏夕見一十四度。○夕伏晨見一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一十五日	二十九度	一十四度二十六	二百五

夕順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三度七十五	一十九度九十五	一百八十一
夕順遲	一十五日	一十三度二十五	一十一度一十三	一百三十五
夕留	二日			
夕退伏	一十日九十三/八十	八度六/二十	二度四十九/八十	
合退伏	一十日九十三/八十	八度六/二十	二度四十九/八十	一百
晨留	二日			
晨順遲	一十五日	一十三度二十五	一十一度一十三	
晨順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三度七十五	一十九度九十五	一百三十五
晨伏	一十五日	二十九度	二十四度三十六	一百八十一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五十七	初	益五十七	初
二	益五十三	空度五十七	益五十三	空度五十七
三	益四十五	一度一十	益四十五	一度一十
四	益三十五	一度五十五	益三十五	一度五十五
五	益二十二	一度九十	益二十二	一度九十
六	益八	二度一十二	益八	二度一十二
七	損八	二度二十一	損八	二度二十一
八	損二十二	二度一十二	損二十二	二度一十二
九	損三十五	一度九十	損三十五	一度九十
十	損四十五	一度五十五	損四十五	一度五十五
十一	損五十三	一度一十	損五十三	一度一十
十二	損五十七	空度五十七	損五十七	空度五十七

求五星天正冬至後平合及諸段中積中星

置通積分，各以其星周率去之，不盡，爲前合分；覆減周率，餘爲後合分。如日法而一，不滿，退除爲分秒，卽其星天正冬至後平合中積中星。命爲日，曰中積；命爲度，曰中星。以段日累加中積，卽爲諸段中積；以平度累加中積，經退減之，卽爲諸段中星。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入曆

置前通積分，各加其星後合分，以曆率去之，不盡，各以其星曆度法除，爲度，不滿，退爲分秒，卽爲其星平合入曆度及分秒。以諸段限度累加之，卽得諸段入曆。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盈縮差

各置其星其段入曆度及分秒，如在曆中已下，爲在盈；已上，減去曆中，餘爲在縮。以其星曆策除之，爲策數，不盡，爲入策度及分。命策數算外，以其策數下損益率乘之，如曆策而一，爲分。以損益其下盈率積度，卽爲其星其段盈縮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定積

各置其星其段中積，以其盈縮定差，盈加縮減之，卽其段定積日及分。以加天正冬至大餘及約分，滿紀法六十去之，不盡，卽爲定日及加時分秒。不滿，命甲子算外，卽得日辰。

求五星及諸段所在日月

各置其段定積日及分，以加天正閏日及分，滿朔策及約分除之，爲月數，不盡，爲入月已來日數及分。其月數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卽得其段入月經朔日數及分。以日辰相距，爲所在定朔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加時定星

各置中星，以盈縮定差盈加縮減之，金星倍之，水星三因之，然可加減。卽爲五星諸段定星。以加天正冬至加時黃道日度，依宿命之，卽其星其段加時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五星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定積日下加時分，百約之，乃順減退加其日加時定星，卽爲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所在宿度。

求諸段日率度率

各以其段日辰距後段日辰，爲日率。以其段夜半宿次與後段夜半宿次相減，餘爲度率。

求諸段平行分

各置其段度率及分秒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諸段總差日差

以本段前後平行分相減餘為其段汎差（假令求木星次疾汎差乃以順疾順遲平行分相減餘為次疾汎差他皆倣此）倍而退位為增減差加減其段平行分為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者加為初減為末前少後多者減為初加為末）倍增減差為總差以日率減一除之為日差

求前後伏遲退段增減差

前伏者置後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為末日行分後伏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為初日行分以減伏段平行分餘為增減差前遲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倍其日差減之為初日行分後遲者置後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減之為末日行分以遲段平行分減之餘為增減差（前後近留之遲段）木火土三星退行者六因平行分退一位為增減差金星前後伏退三因平行分半而退位為增減差前退者置後段初日行分以其日差減之為末日行分後退者置前段末日行分以其日差減之為初日行分以本段平行分減餘為增減之差水星半平行分為增減差皆以增減差加減平行分為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加初減末前少後多減初加末）又倍增減差為總差以日率減一除之為日差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損益之（後少則損之後多則益之）為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順加退減之滿宿次去之即得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視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相較之數不過一二日差為妙或多日差數倍或顛倒不倫當類會前後增減之差稍損益之使其有倫然後用之或前後平行俱多俱少則平注之或總差之秒不盈一分亦平注之若有不倫而平注之得倫者亦平注之）

求五星平合及見伏入氣

置定積以氣策及約分除之為氣數不滿為入氣日及分秒命天正冬至算外即所求平合及伏見入氣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及見伏行差

各以其段初日星行分與其太陽行分相減餘為行差若金在退行水在退合者相併為行差如水星夕伏晨見者直以太陽行分為行差

求五星定合見伏汎積

水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積便為定合定見定伏汎積金水二星置其段盈縮差（水星倍之）各以行差除之為日不滿退除為分秒若在平合夕見晨伏者盈減縮加如在退合夕伏晨見者盈加縮減皆以加減定積為定合定見定伏汎積

求五星定合定積定星

水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其日太陽盈縮差為距合差日以太陽盈縮差減之為距合差度日在盈曆以差日差度減之在縮加之加減其星定合汎積為定合定積定星金水二星定合退合各以平合退合以差除其日太陽盈縮差為距合差日順加退減太陽盈縮差為距合差度順在盈曆以差日差度加之在縮減之退在盈曆以差日減之差度加之在縮以差日加之差度減之皆以加減其星定合及再定合汎積為定合再定合定積定星以冬至大餘及約分加定積滿紀法去命即得定合日辰以冬至加時黃道日度加定星滿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在宿次（其順退所在盈縮太陽盈縮也）

求木火土三星定見伏定積日

各置其星定見伏汎積晨加夕減象限日及分秒（半中限與象限）如中限已下自相乘已上覆減歲周日及分秒餘亦自相乘滿七千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見度乘之十五除之為差其差如其段行差而一為日不滿退除為分秒見加伏減汎積加命如前即得日辰也

求金水二星定見伏定日積

各以伏見日行差除其日太陽盈縮差為日若晨伏夕見日在盈曆加之在縮減之如夕伏晨見日在盈曆減之在縮加之加減其星汎積為常積視常積如中限已下為冬至後已上去之餘為夏至後其二至後如象限已下自相乘已上覆減中限亦自相乘各如法而一為分（冬至後晨夏至後夕以一十八為法冬至後夕夏至後晨以七十五為法）以伏見度乘之十五除之為差差滿行差而一為日不滿退除為分秒加減常

積爲定積冬至後晨見夕伏加之夕見晨伏減之夏至後晨見夕伏減之夕見晨伏加之也加命如前即得定見伏日晨其水星夕疾在大暑氣初日至立冬氣九日三十五分已下者不見晨留在大寒氣初日至立夏氣九日三十五分已下者春不晨見秋不夕見者亦書有之矣

渾象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爲近最得其情近世太史候臺銅儀是也立八尺體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赤道之表裏以行日月之度數步五緯之遲速察氣候之推遷精微深妙百代所不可廢者也然傳曆久遠製造者或異候占察互有得失張衡之制謂之靈憲史失其傳魏晉以來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吳中常侍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謂之璣衡積代相傳沿革不一宋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首創其式造之禁中踰年而成詔置文明殿東鼓樓下題曰太平渾儀自思訓死機繩斷壞無復知其法制者景德中曆官韓顯符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之法失之簡略景祐中冬官正舒易簡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亦失之於密而難爲用元祐時尚書右丞蘇頌與昭文館校理沈括奉勅詳定渾儀法要遂奏舉吏部勾當官韓公廉通九章勾股法常以推考天度與張衡王蕃僧一行梁令瓚張思訓法式大綱可以尋究若據算術考案象器亦能成就請置局差官製造詔如所言奏鄭州原武主簿王沇之太史局官周日嚴于太古張仲宣同行監造制度既成詔置之集英殿總謂之渾天儀公廉將造儀時先撰九章勾股驗測渾天書一卷貯之禁中今失其傳故世無知者舊制渾儀規天矩地機隱於內上布經躔次具日月五星行度以察其寒暑進退如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儀者是也久而不合乖於施用公廉之制則爲輪三重一曰六合儀縱置地渾中即天經環也與地渾相結其體不動二曰三辰儀置六合儀內三曰四游儀置三辰儀內植四龍柱於地渾之下又置鼇雲於六合儀下四龍柱下設十字水趺鑿溝道通水以平高下別設天常單環於六合儀內又設黃道赤道二單環皆置三辰儀內東西相交隨天運轉以驗列舍之行又爲四象環附三辰儀相結於天運環黃赤道兩交爲置距二縱置於四游儀內北屬六合儀地渾之上以正北極出地之度南屬六合儀地渾之下以正南極入地之度此渾儀之大形也直距內夾置望筒於一筒之半設關軸附直距上使運轉低昂筒常指日日體常在筒竅中天西行一周日東移一度仍以窺測四方星度皆昉於李淳風孔挺韓顯符舒易簡之制也三辰儀上設天運環以水運之水運之法始於漢張衡成於唐梁令瓚及僧一行復於太平興國中張思訓公廉今又變正其制設天運環下以天柱關軸之類上動渾儀此新制也舊制渾象張衡所謂置密室中者推步七曜之運以度曆象昏明之候校二十四氣考晝夜刻漏無出於渾象隋志稱梁祕府中有宋元嘉中所造者以木爲之其圓如丸徧體布二十八宿三家星色黃赤道天河等別爲橫規繞於外上下半之以象地也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令瓚更造銅渾象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日月五星循繞絡在天外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正東行一度月行一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九轉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一匝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象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又立二木偶人於地平之前置鐘鼓使木人自然撞擊以報辰刻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既成命置之武成殿宋太史局舊無渾象太平興國中張思訓準開元之法而上以蓋爲紫宮旁爲周天度而東西轉之出新意也公廉乃增損隋志制之上列二十八宿周天度數及紫微垣中外官星以俯窺七政之運轉納於六合儀天經地渾之內同以木櫃載之其中貫以樞軸南北出渾象外南長北短地渾在木櫃面橫置之以象地天經與地渾相結縱置之半在地上半隱地下以象天其樞軸北貫天經上杠中末與杠平出櫃外三十五度稍弱以象北極出地南亦貫天經出下杠外入櫃內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南極入地就赤道爲牙距四百七十八牙以銜天輪隨機輪地轂正東西運轉昏明中星既應其度分至節氣亦驗應而不差王蕃云渾象之法地當在天內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郭於已解者無異詭狀殊體而合于理可謂

奇巧者也今地渾亦在渾象外蓋出于王蕃制也其下則思訓舊制有樞輪關
軸激水運動以直神搖鈴扣鐘擊鼓置時刻十二神司辰像於輪上時初正至
則執牌循環而出報隨刻數以定晝夜長短至冬水凝運轉遲澀則以水銀代
之今公廉所製共置一臺臺中有二隔渾儀置其上渾象置其中激水運轉樞
機輪軸隱于下內設晝夜時刻機輪五重第一重曰天輪以撥渾象赤道牙距
第二重曰撥牙輪上安牙距隨天柱中輪轉動以運上下四輪第三重曰時刻
鐘鼓輪上安時初時正百刻撥牙以扣鐘擊鼓搖鈴第四重曰日時初正司辰
輪上安時初十二司辰時正十二司辰第五重曰報刻司辰輪上安百刻司辰
已上五輪並貫於一軸上以天束束之下以鐵杵臼承之前以木閣五層蔽之
稍增異其舊制矣五輪之北又側設樞輪其輪以七十二輻爲三十六洪束以
三輞夾持受水三十六壺轂中橫貫鐵樞軸一南北出軸爲地轂運撥地輪天
柱中輪動機輪動渾象上動渾天儀又樞輪左設天池平水壺平水壺受天池
水注入受水壺以激樞輪受水壺落入退水壺由壺下北竅引水入昇水下壺
以昇水下輪運水入昇水上壺上壺內昇水上輪及河車同轉上下輪運水入
天河天河復流入天池每一晝一夜周而復始此公廉所製渾儀渾象二器而
通三用總而名之曰渾天儀金既取汴皆輦致于燕天輪赤道牙距撥輪懸象
鐘鼓司辰刻報天池水壺等器久皆棄毀惟銅渾儀置之太史局候臺但自汴
至燕相去一千餘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極星稍差移下四度纔得窺之
明昌六年秋八月風雨大作雷電震擊龍起渾儀鼇雲水趺下臺忽中裂而摧
渾儀仆落臺下旋命有司營葺之復置臺上貞祐南渡以渾儀鎔鑄成物不忍
毀拆若全體以運則艱於載遂委而去興定中司天臺官以臺中不置渾儀
及測候人數不足言之於朝宜鑄儀象多補生員庶得參占考之實宣宗召禮
部尚書楊雲翼問之雲翼對曰國家自來銅禁甚嚴雖罄公私所有恐不能給
今調度方殷財用不足實未可行他日上又言之於是止添測候之人數員鑄
儀之議遂寢初張行簡爲禮部尚書提點司天監時嘗製蓮花星丸二漏以進
章宗命置蓮花漏于禁中星丸漏遇車駕巡幸則用之貞祐南渡二漏皆遷于
汴汴亡廢毀無所稽其製矣

金史卷二十二

曆志下满定用分西一〇西字係而字之訛。

火星晨退二十八日云云〇臣召南按晨退與夕退之度分應是相合不能頓異也此二行必有訛字。

合差日順加退減〇順字下監本衍一在字今删。

太陽盈縮差爲距合差度順在盈曆以差日差度加之在縮減之〇監本脫順在二字今從下文退在盈曆句增又後文旁注云其顯退所在盈縮太陽盈縮也顯字係順字之訛。

景德中曆官韓顯符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之法〇臣召南按宋史志沈括議曰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制與定法大同則此文孔挺挺字誤也又沈括言至道中初鑄渾天儀於承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於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約此文作景德中初鑄景祐中改造亦異本文。

水運之法始於漢張衡〇漢舊本訛韓。

金史卷二十二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四

五行

五行之精氣在天為五緯，在地為五材，在人為五常及五事。五緯志諸天文，歷代皆然。其形質在地，性情在人，各以其類為感應於兩間者，歷代又有五行志焉。兩漢以來，儒者若夏侯勝之徒以洪範五行為學，作史者多采其說，凡言某徵之休咎，則以某事之得失繫之，而配之以五行。謂其蓋然，其弊不免於傅會；謂其不然，肅時雨若，蒙恆風若，箕子蓋嘗言之。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變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為例云。

初，金之興，平定諸部，屢有禎異，故世祖與敵戰，嘗以夢寐卜其勝負。烏春兵至蘇速海甸，世祖曰：「予夙昔有異夢，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當克。」既而與肅宗、歡都等擊之，敵大敗。太祖之生，世祖常有五色雲氣若二千斛囷廩之狀屢見東方，遼司天孔致和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溫都部跋忒畔，穆宗遣太祖討之，入辭，謂曰：「昨日見赤祥，往必克。」遂與跋忒戰，殺之。穆宗攻阿疎，旦辰巳間，忽暴雨晦冥，雷震擊阿疎所居。是夕，有巨火聲如雷，墜阿疎城中，遂攻下之。太祖嘗往草江，宿斡帶之禾場，焚蓬刺而寢，覺而大戚，即馳還，斡帶已寢疾，翌日不起。斡帶伐高麗，太祖臥而得夢，遽起曰：「今日捷音必至。」乃爲具於毬場以待。有二鷹渡水而至，獲之。太祖曰：「此休徵也。」言未既，捷書至，衆大異之。他日，軍寧江，駐高阜，撒改仰見太祖體如喬松，所乘馬如岡阜之大，太祖亦視撒改人馬異常，撒改因白所見，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舉酒酹之曰：「異日成功，當識此地。」師次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介而立，有光起於人足及戈矛上，明日至札只水，光復如初。

收國元年，上在寧江州，有光正圓，自空而墜。八月己卯，黃龍見空中。丁未，上候遼軍，還至熟結濼，有光復見於矛端。天輔六年三月，師攻西京，有火如斗，墜其城中。是月，城降而復叛。四月辛卯，取之。

太宗天會二年，曷懶移鹿古水霖雨害稼，且爲蝗所食。秋，泰州潦害稼。　三年七月，錦州野蠶成繭。九月，廣寧府進嘉禾。　四年十月，中京進嘉禾。　六年冬，移懶路饑。　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鶻音忽異常，上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儼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拜跽，像久之而沒。　十年冬，移懶、曷懶等路饑。

熙宗天會十三年五月，甘露降於咸州熊岳縣。　十五年七月辛巳，有司進四足雀。丙戌，夜，京師地震。

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七月丁酉，按出滸河溢，壞民廬舍。　三年十二月丁丑，地震。

皇統元年秋，蝗。十一月己酉，儲古殿火。　二年二月，熙河路饑。三月辛丑，大雷。秋，燕西、東二京，河東、河北、山東、汴、平州大熟。　三年，陝西旱。五月丁巳，京兆府貢瑞麥。七月丙寅，太原進獬豸及瑞麥。　四年正月乙丑，陝西進嘉禾十有二莖，一本七穗。十月甲辰，地震。　五年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壬辰，懷州進嘉禾。　七年十一月，完顏秉德進三角羊。　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殿鴟尾，有火入帝寢，燒幃幔，帝趨別殿。丁丑，有龍鬬于利州榆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木瓦人畜皆飄揚十餘里，死傷者數百。同知州事石抹里壓死。

海陵天德二年十二月，野人採石炭，獲異香。

貞元二年五月癸丑，南京大內災。　三年十二月己丑，雨木冰。

正隆二年六月壬辰，蝗飛入京師。秋，中都、山東、河東蝗。　四年十一月庚寅，霜附木。　五年二月辛未，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等軍大風，壞廬舍，民多壓死。海陵問司天馬貴中等曰：「何爲地震？」貴中等曰：「伏陽逼陰所致。」又問：「震而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以震，風爲號令，人君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　六

年六月壬戌大風壞承天門鴟尾是歲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一日方寢
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於室上又夜有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
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府閒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
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征
世宗大定二年閏二月辛卯神龍殿十六位焚延及太和厚德殿　三年二月
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　四年三月庚子夜京師地震七月辛丑大風雷雨拔
木臨潢府境禾黍稗生嵐州進白兔二八月來與進嘉禾異畝同穎中都南八
路蝗飛入京畿十一月辛丑尚書省火是歲有年　五年六月戊子河南府進
芝草十三本得於芝田石上薦之太廟六月甲辰大安殿楹產芝其色如玉丙
午京師地震有聲自西北來殷殷如雷地生白毛七月戊申又震十一月癸酉
大霧晝晦　七年九月庚辰地震　八年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風雨雹廣十里
長六十里六月河決李固渡水入曹州　十年正月鄧州進芝草　十一年六
月戊申西南路招討司萬里海水之地雨雹三十餘里小者如雞卵其一最大
廣三尺長丈餘四五日始消　十二年三月庚寅雨土四月旱　十三年正月
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
是本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盡假
屍還魂擬付王建為子上曰若是則姦偽小人競生詐偽瀆亂人倫止付孝善
八月丁丑策試進士於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完
顏蒲捏李晏等以為文運始開得寶之兆　十四年八月丁巳朔次丸里舌日
午白龍見于御帳之東小港中既而乘雷雲而上尾猶曳地良久北去　十六
年三月戊申雨豆於臨潢之境其形上銳而赤食之味頗苦五月戊申南京宮
殿火是歲中都河北山東陝西河東遼東等十路旱蝗　十七年七月大雨滹
沱盧溝水溢河決白溝　二十年四月己亥大寧宮門火五月丙寅京師地震
生黑白毛七月旱秋河決衛州　二十二年五月慶都蝗蝝生散漫十餘里一
夕大風蝗皆不見　二十三年正月辛巳廣樂園燈山焚延及熙春殿三月乙
酉氛埃雨土四月庚子亦如之五月丁亥雨雹地生白毛　二十四年正月辛

卯朔徐州進芝十有八莖真定進嘉禾二本異畝同穎　二十六年正月庚辰
河南府進芝三本秋河決壞衛州城　二十七年四月辛丑京師地微震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丁未地生白毛六月曹州河溢十二月密州進白鵲
白雉各一河間府進嘉禾是冬無雷明昌元年正月懷州河間等處進芝草嘉
禾二月地生白毛六月庚子都水進異卵夏旱七月淫雨傷稼　二年五月桓
撫等州旱秋山東河北旱饑　三年秋綏德蚜蝻蟲生旱　四年三月御史中
丞董師中奏迺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北方有赤氣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
以警悟聖主也上問所言天象何從得之師中曰前監察御史陳元升得之於
一司天長行上曰司天臺官不奏固有罪其以語人尤非朕欲令自今司天有
事而不奏者長行得言之何如師中曰善五月霖雨命有司祈晴六月河決衛
州魏清滄皆被害是歲河北山東南京陝西諸路大稔邢洛深冀及河北西路
十六謀克之地野蠶成繭十一月壬午木冰　五年七月丙戌天壽節先陰雨
連日至是開霽有龍曳尾於殿前雲間是月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　六
年二月丁丑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大風震應天門右鴟尾壞　六年八月大
雨雷電有龍起於渾儀鼇趺臺忽中裂而摧儀仆於臺下
承安元年五月自正月不雨至是月雨六月平晉縣民利通家蠶自成綿段長
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　二年自正月至四月不雨六月丙午雨雹　四
年三月戊午雨雹五月旱　五年五月庚辰地震十月庚子天久陰是日雲色
黃而風霾癸卯晨陰霜附木至日入亦如之　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
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
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
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
雲聲如殿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懼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
鶻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
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
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　三年四月旱十月己亥大風

四年正月壬申陰霧木冰三月丁卯大風毀宣揚門鴟尾四月旱壬戌萬寧宮端門災十一月丁卯陰木冰凡三日　五年夏旱　八年四月甲午雨雹河南路蝗六月戊子飛蝗入京畿八月乙酉有虎至陽春門外駕出射獲之時又有童謠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成留至貞祐中舉國遷汴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為天子正當戒懼以銷災變而復詐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為妖言繫誅之慮絕言路即詔大興府鎖還本管十一月丙申平陽地震有聲自西北來戊戌夜又震自此時復震動浮山縣尤劇城廓民居圮者十七八死者凡二三千人　二年二月乙酉地大震有聲殷殷然六月七月至九月晦其震不一十一月京師民周修武宅前渠內火出高二尺焚其板橋又旬日大悲閣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即滅凡十餘日自是都城連夜燔爇二三十處是歲四月山東河北大旱至六月雨復不止民間斗米至千餘錢　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木吹通元門關折二月戊午大悲閣災延燒萬餘家火五日不絕山東河北河東諸路大旱是歲有男子郝贊詣省言上即位之後天變屢見火焚萬家風折門關非小異也宜選位讓有德有司問爾狂疾乎贊大言曰我不狂疾但為社稷計宰相皆非其言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誅之隱處崇慶元年七月辛未未時有風從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宛轉如龍墜於拱辰門內是歲河東陝西山東南京諸路旱　二年二月放進士榜有狂僧公言殺天子求之不知所在是歲河東陝西大旱京兆斗米至八千錢

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園竹開白花如鸞鵲藤紫雲覆城上數日俄而入繼大統七月以河東陝西諸路旱遣工部尚書高朵剌祈雨于嶽瀆至是雨足時斗米有至錢萬二千者八月癸巳衛紹王遇弒是日海水不潮寶坻鹽司懼其虧課致禱無應九月丙午宣宗即位乃潮初衛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曰崇慶既而又改曰至寧有人謂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變

宣宗貞祐元年八月戊子夜將曙大霧蒼黑跬步無所見至辰巳間始散十二月乙卯雨木冰時衛州有童謠曰團圞冬劈半年寒食節沒人煙明年正月元兵破衛遂丘墟矣　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至老王谷庚申南京寶鎮閣災壬戌上亥宣村有黃龍見於西北冬黃河自陝州界至衛州八柳樹清十餘日鱗鱗皆見十二月己酉雨木冰　三年二月戊午大風隳德殿鴟尾壞三月戊辰大風霾四月自去冬不雨至於是月五月河南大蝗六月京城中夜妄相驚逐狽月餘方息十月丙申昏西北有霧氣如積土至二更乃散

四年正月己未旦黑霧四塞巳時乃散是春河朔人相食五月河南陝西大蝗鳳翔扶風岐山郿縣蟲傷麥七月旱癸丑飛蝗過京師

興定元年三月宮中有蝗四月單州雹傷稼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開封府進瑞麥一莖三穗二莖四穗五月乙丑河南大風吹府門署以去延州原武縣雹傷稼七月癸卯大社壇產嘉禾一莖十五穗秋霖雨十月邠州進白兔丹州進嘉禾異畝同穎　二年四月河南諸郡蝗五月秦陝狽害人六月旱是歲京師屢火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禜之　三年春吏部火四月癸未陝右黑風晝起有聲如雷頃之地大震平涼鎮戎德順尤甚廬舍傾壓死者以萬計雞畜倍之夏旱十二月壬申雨木冰　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鳴有聲壬子晝晦有頃大雷風雨四月丁丑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鑰閉文牘飄散不知所在六月旱七月河南大水唐鄧尤甚十二月癸酉火是歲華州渭南縣民婁德寧家伐樹破其中有赤色太字表裏脗合有司言與唐大曆中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頗同蓋太平之兆也乞付史館　五年三月以久旱詔中外仍命有司祈禱十一月壬寅京師相國寺火十二月丁丑霜附木先是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蓋言是時人皆為兵轉鬭山谷戰伐不休當至老也

元光元年四月京畿旱十月上獵近郊獲白兔羣臣以為瑞明日御便殿置鈴

於項。將縱之。兔驚躍不已。忽竄几上。　二年正月辛酉。日午有鶴千餘翔于殿庭。移刻乃去。七月乙卯。丹鳳門壞。壓死者數人。十一月。開封有虎害人。是時屢有妖怪。二年之中。白日虎入鄭門。吏部及宮中有狐狼鬼夜啼于輦路。烏鵲夜驚飛鳴蔽天。十二月。宣宗崩。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視朝。尊太后為仁聖宮皇太后。太元妃為慈聖宮皇太后。是日。大風飄端門瓦。昏霾不見日。黃氣塞天。仁聖又夢乞丐萬數踵其後。心惡之。占者曰。后為天下母。百姓貧窶。將誰訴焉。遂敕京城設粥與冰藥。以應之。人以為壬辰癸巳之兆。又有人衣麻衣。望承天門大笑者三。大哭者三。有司拘而問之。其人曰。我先笑者。笑許大天下。將相無人。後哭者。哀祖宗國家破蕩至此也。有司以為妖言。處之重典。上曰。近詔草澤之士。並許直言。雖涉譏訕。亦不治罪。況此人言亦有理。止不應笑哭闕下耳。乃杖之。　二年正月甲申。有黃黑之祲。四月。旱。京畿大雨雹。　三年春。大寒。三月乙丑。有火自吏部中出。大如斛。流行展轉。人皆驚避。踰時而滅。四月。旱。逾六月。京東雨雹。蝗死。　四年六月丙辰。地震。八月癸亥。大風吹左掖門鴟尾墜。丹鳳門扉壞。是日。風霜損禾。皆盡。　五年春。大寒。二月。雷而雪。木之華者皆敗。四月。鄭州大雨雹。桑柘皆枯。京畿旱。八月。御座上聞若有言者曰。不放捨則何索之不見。　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舊衛州城狀。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大雪。二月癸丑。又雷。戊午。又雷。是時。鈞州陽邑盧氏兵皆大敗。五月。大寒如冬。七月庚辰。兵刃有火。閏八月己未。有箭射入宮中。九月辛丑夜。大雷。工部尚書蒲乃速震死。　二年六月。上遷蔡。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及蔡。始晴。復大旱數月。識者以為不祥。初。南京未破一二年間。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日散與市人。無窮。所在兒童百十從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復以石擊碎之。人皆以為狂。不曉其理。後乃知之。其意蓋欲使人早散。國家將瓦解矣。

金史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臣召南按。洺字當作洛。地與邢冀相連。非河南洛陽也。洺洛字形相似而誤耳。

有龍起於渾儀鼇趺○趺音扶。舊本訛跌

金史卷二十三考證

金史卷二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五

地理上 上京路　咸平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西京路　中都路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為州或升城堡寨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為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二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為國中者以違制論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為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之周特城也後廢 其宮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極殿慶元宮天會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門曰景暉天眷元年安太祖以下御容為原廟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宵衣書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宮明德殿熙宗嘗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也涼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後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其行宮有天開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太廟社稷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毀原廟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嘗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毀大定五年復建太祖廟興聖宮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興德宮後更名永祚宮睿宗所居也光興宮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蕭彥良盡毀宮殿宗廟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址耕墾之大定二十一年復修宮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以號東其城有皇武殿擊毬校射之所也有雲錦亭有臨漪亭為籠鷹之所在按出虎水側

會寧府下初為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戶三萬一千二百七十 舊歲貢秦王魚大定十二年罷之又貢豬二萬二十五年罷之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 縣三

會寧 倚與府同時置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勃野淀綠野淀有按出虎河又書作阿朮滸有混同江淶流河有得勝陀國言忽土皚葛蠻太祖誓師之地也 曲江 初名鎮東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 宜春 大定七年置有鴨子河

肇州下防禦使舊出河店也天會八年以太祖兵勝遼肇基王績於此遂建為州天眷元年十月置防禦使隸會寧府海陵時嘗為濟州支郡承安三年復以為太祖神武隆興之地陞為節鎮軍名武興五年置漕運司以提舉兼州事後廢軍貞祐二年復陞為武興軍節鎮置招討司以使兼州事戶五千三百七十五 縣一

始興 倚與州同時置有鴨子河黑龍江

隆州下利涉軍節度使古扶餘之地遼太祖時有黃龍見遂名黃龍府天眷三年改為濟州以太祖來攻城時大軍徑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軍天德二年置上京路都轉運司四年改為濟州路轉運司大定二十九年嫌與山東路濟州同更今名貞祐初陞為隆安府戶一萬一百八十 縣一

利涉 倚與州同時置有混同江淶流河 鎮一 與縣同時置有混同館

信州下彰信軍刺史本渤海懷遠軍遼開泰七年建取諸路漢民置戶七千三百五十九 縣一

武昌 本渤海懷福縣地 鎮一 八千戶

蒲與路國初置萬戶海陵例罷萬戶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 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東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邊界火魯火疃謀克三千里

合懶路置總管府貞元元年改總管為尹仍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承安三年設兵馬副總管 舊貢海鵰大定二十七年罷之有移鹿古水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

恤品路節度使遼時為率賓府置刺史本率賓故地太宗天會二年以耶懶路都孛菫所居地瘠遂遷于此以海陵例罷萬戶置節度使因名速頻路節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以耶懶速頻相去千里既居速頻然不可忘本遂命名親管猛安曰押懶猛安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 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至胡里改一千

一百西南至合懶一千二百北至邊界斡可阿憐千戶二千里耶懶又書作押懶

曷蘇館路，置節度使，天會七年，徙治寧州。舊置都統司，明昌四年廢。有化成關國言曰曷撒罕西

胡里改路，國初置萬戶，海陵例罷萬戶，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置節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邊界合里賓忒千戶一千五百里

爲古迪烈統軍司，後升爲招討司，與蒲與路近。

咸平路，府一，領刺郡一，縣十。

咸平府，下，總管府，安東軍節度使。本高麗銅山縣地，遼爲咸州，國初爲咸州路，置都統司。天德二年八月，陞爲咸平府，後爲總管府，置遼東路轉運司，東京咸平路提刑司。戶五萬六千四百四。縣八：平郭 倚舊名咸平大定七年更 銅山 同遼州鎮安軍本漢襄平縣遼太祖時以東平寨置因名東平軍曰鎮東軍來大定二十九年以與東平重故更南有柴河北有清河西有遼河 新興 遼銀州富國軍本渤海富州熙宗皇統三年廢州更名來屬有范河北有柴河西有遼河 慶雲 遼祺州祐聖軍本以所俘檀州密雲民建州密雲後更名有遼河 清安 遼肅州信陵軍熙宗皇統三年降爲縣 榮安 東有遼河 歸仁 遼舊隸通州安遠軍本渤海強師縣遼更名金因之北有細河 玉山 章宗承安三年以鳥速集平郭林河之間相去六百餘里之地置貞祐二年四月陞爲節鎮軍曰鎮安

韓州，下，刺史。遼置東平軍，本渤海鄚頡府。戶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二。舊有縣二。臨津 舊未詳何年置 柳河 本渤海粵喜縣地遼以河爲名有柳河

東京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七，鎮五。皇統四年二月立東京新宮殿曰保寧宮殿曰嘉惠前後正門曰天華曰乾貞七月建東京有孝寧宮七年建御容殿

遼陽府，中，東京留守司。本渤海遼陽故城，遼完葺之，郡名東平，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府曰遼陽，十三年更爲東京。太宗天會十年，改南京路平州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之時，嘗治於此，以鎮高麗。後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爲本路都總管府後更置留守司產白兔師姑布鼠毫白鼠皮人參白附子 戶四萬六百四。縣四，鎮一：遼陽 倚東梁河國名兀魯忽必剌俗名太子河 鶴野 鎮一長宜曷蘇館在其地 宜豐 遼舊衍州安廣軍皇統三年廢爲縣有東梁河 石城 大定三年九月以縣之豐縣守爲澄州名其倚郭縣曰東安置行省

澄州，南海軍刺史，下。本遼海軍，天德三年改州名。戶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縣二，鎮一：臨溟 鎮一新昌 析木 遼同州廣利軍附郭析木縣也皇統三年廢州來屬有沙河

瀋州，昭德軍刺史，中。本遼定理府地，遼太宗時置軍曰興遼，後爲昭德軍，置節度。明昌四年，改爲刺史，與通、貴德、澄三州皆隸東京。戶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縣五：樂郊 遼太祖俘三河之民建三河縣於此後改更今名有渾河 章義 遼舊廣州皇統三年降爲縣來屬有遼河東梁河河大口 遼濱 遼舊遼州東平軍遼太宗改爲始平軍皇統三年廢爲縣有遼河 挹婁 遼舊興州中興軍常安縣遼舊置定理府刺史於此本挹婁故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更名有范河清河國名叩隈必剌 雙城 遼雙州保安軍也皇統三年降爲縣章宗時廢

貴德州，刺史，下。遼貴德州寧遠軍，國初廢軍，降爲刺郡。戶二萬八百九十六。縣二：貴德 倚有范河 奉集 遼集州懷遠軍奉集縣本渤海舊縣有渾河

蓋州，奉國軍節度使，下。本高麗蓋葛牟城，遼辰州，明昌四年罷曷蘇館，建辰州遼海軍節度使。六年，以與陳同音，更取蓋葛牟爲名。戶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縣四，鎮二：湯池 遼鐵州建武軍湯池縣 建安 遼縣 鎮一大寧 秀巖 本大寧軍鎮明昌四年陞泰和四年廢爲縣貞祐四年復陞置 熊岳 遼盧州玄德軍熊岳縣遼屬南女直湯河司

復州，下，刺史。遼懷遠軍節度，明昌四年降爲刺史。舊置貴德縣大定八年罷之 戶一萬三千九百五十。縣二，鎮一：永康 倚舊名永寧大定七年更 化成 遼蘇州安復軍本高麗地鎮來置皇統三年降爲縣來屬貞祐四年五月陞爲金州興定二年陞爲防禦 鎮一歸服

來遠州，下。舊來遠城，本遼熟女直地，大定二十二年，升爲軍，後爲州。

婆速府路，國初置統軍司，天德二年，置總管府，貞元元年，與曷懶路總管並爲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此路皆猛安戶

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堡五十六。

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產貂鼠蠟孟菜黃桃玳瑁鞍酥乳餅五味子 戶六萬四千四十七。縣十一，鎮二：大定 倚遼縣舊名有土河七金山陰涼河 鎮一恩化 長興 有塗河 富庶 有沁河 鎮一文安 松山 遼松山州勝安軍松山縣開泰中置舊置刺史太祖天輔七年置觀察使皇統三年廢州來屬承安三年隸高州泰和四年復有陰涼河鳥局河 神山 遼澤州神山縣遼太祖俘蔚州之民置章來承安二年嘗置惠州陞擷兒館爲縣陽縣以隸之泰和四年罷州及縣陽縣 惠和 皇統三年以遼惠州惠和縣置 金源 唐青山縣遼開泰二年置以地有金甸爲名有駱駝山 和衆 遼榆州和衆縣皇統三年罷州來屬 武平 遼鎮城杏壩初名新州統和間更爲武安州皇統三年降爲武安縣來屬大定七年更名承安三年隸高州泰和四年復來屬 靜封 承安二年以胡設務置隸全州三年隸高州泰和四年來屬 三韓 遼伐高麗遷辰馬民韓弁韓三國民爲縣置高

州。太祖天輔七年以高州置節度使，皇統三年廢為縣，承安三年復陞為高州，置刺史，為全州支郡，分武平、松山、靜封三縣隸焉，泰和四年廢。有陰涼河、塗河。

利州，下，刺史。遼統和十六年置。戶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縣二、鎮一。寨一。

阜俗遼統和四年置，金因之。　龍山遼故潭州廣潤軍縣，故名。熙宗皇統三年廢州來屬。有榆河。　寨一關州。　鎮一。漆河

義州，下，崇義軍節度使。遼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戶三萬二百三十三。縣三、鎮一。

弘政有凌河。　開義遼海北州廣化軍縣，故名。熙宗皇統三年廢州來屬。　鎮一饒慶。　同昌遼成州興府軍縣，故名。國初隸川州，大定六年罷川州隸懿州，承安二年復隸川州，泰和四年來屬。

錦州，下，臨海軍節度使。舊隸興中府，後來屬。戶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縣三。

永樂本慕容皝之西樂縣地。　安昌。　神水遼開泰二年置，皇統三年廢為鎮，大定二十九年復升為縣。有土河。

瑞州，下，歸德軍節度使。本來州，天德三年更為宗州，泰和六年以避睿宗諱，本唐瑞州地，故更今名。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縣三、鎮一。

瑞安舊名來賓，廢來遼縣也，明昌六年更為宗安，泰和六年復更今名。　海陽遼潤州海陽軍故縣，皇統三年廢州來屬。　鎮一遷民。　海濱本慕容皝集寧縣，增遼隰州海平軍故縣，皇統三年廢州來屬。

廣寧府，散，下，鎮寧軍節度使。本遼顯州奉先軍，漢望平縣地。天輔七年升為府，因軍名置節度，天會八年改軍名鎮寧，天德二年隸咸平，後廢軍，隸東京，泰和元年七月來屬。戶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一。縣三、舊有奉玄縣，天會八年改為鍾秀縣，鎮六泰四。鎮二。徽城、遼西。

廣寧舊名山東縣，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有遼世宗顯陵。　鎮寨二閭城、兎兒寓。　望平大定二十九年升梁漁務置。　鎮一有梁漁務、山西店。　閭陽遼乾州廣德軍，以奉乾陵故名奉陵縣，天會八年廢州更名來屬。有凌河，有遼景宗乾陵。　鎮一。閭陽、衡家。　寨二。大斧山、北川。

懿州，下，寧昌軍節度使。遼慶懿軍，又為廣順，復更今名。金因之。先隸咸平府，泰和末來屬。戶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一。縣二。大定六年罷川州，以宜民、同昌二縣來屬。承安二年復以二縣隸川州，泰和四年罷川州，以宜民隸興中，同昌隸義州。

順安。　靈山本渤海靈峯縣地。

興中府，散，下。本唐營州城，遼太祖遷漢民以實之，曰霸州彰武軍，重熙十一年升為府，更今名，金因之。戶四萬九百二十七。縣四、鎮三。

興中本唐柳城地。南有凌河。　鎮一黔城。　永德遼安德州化平軍安德縣，世宗大定七年更今名。北有凌河。　鎮一阜安。　興城遼嚴州保肅軍縣，故名，皇統三年廢州，隸錦州。有桃花島。　宜民遼川州長寧軍，會同中置，名白川州，天祿五年去白字。國初因之，與同昌縣皆隸焉。大定六年降為宜民縣，隸懿州。承安二年復置川州，改徽川寨為徽川縣，為懿州支郡。泰和四年罷州，及徽川縣來屬。　鎮一咸康，遼縣也，國初廢為鎮。

建州，下，保靜軍刺史。遼初名軍曰武寧，後更。金因之。戶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縣一。

永霸本唐昌黎縣地。

全州，下，盤安軍節度使。承安二年置，改胡設務為靖封縣，黑河舖為盧川縣，撥北京三韓縣烈虎等五猛安以隸焉。貞祐二年四月嘗僑置于薊州。戶九千三百一十九。縣一。

安豐承安元年十月改豐州舖為安豐縣，隸臨潢府。三年置全州盤安軍節度使治。有黃河、黑河。

臨潢府，下，總管府。地名西樓，遼為上京，國初因稱之。天眷元年改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為臨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轉運司為臨潢府路轉運司。天德三年罷。貞元元年以大定府為北京，後但置北京臨潢路提刑司。大定後罷路，併入大定府路。貞祐二年四月嘗僑置于平州。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宮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統九年嘗避暑于此。有陷泉，國言曰落字愛。有合襲進古思阿不漠合沙地。戶六萬七千九百七。縣五、堡三十七。大定間二十四，後增。

臨潢倚。有潢河。　金長泰有立列只山，其北千餘里有龍駒河，國言曰鴨必刺。有撒里葛瓢地。　盧川承安二年以黑河舖升，隸全州，後復來屬。有潢河。　寧塞泰和元年五月置。有撻河。　長寧遼永州永昌軍縣，故名。太祖天輔七年嘗置節度使，皇統三年廢州來屬。

慶州，下，玄寧軍刺史。境內有祖州，天會八年改為奉州，皇統三年廢。境內有遼懷州，遼太祖祖陵在焉，舊置奉陵軍，天會八年更為奉德軍，皇統三年廢。遼太宗、穆宗懷陵北山，有遼聖宗、興宗、道宗慶陵，城中有遼行宮，比他州為富庶。遼時刺此郡者，非耶律、蕭氏不與。遼國寶貨多聚藏于此。北至界二十里，南至廬川二百二十，西至桓州九百，東至臨潢一百六十。戶二千七。縣一。舊有孝安縣，天會八年改為慶民縣，皇統三年廢。

朔平有撻撥河。

興州，寧朔軍節度使。本遼北安州興化軍興化縣，承安五年陞為興州，置節度，軍名寧朔，改利民寨為利民縣，撥梅堅河徒門必罕、寧江速馬剌三猛安隸焉。貞祐二年四月僑置于密雲縣。戶一萬五千九百七十。縣二。又有利民縣，承安五年以利民寨升，泰和四年廢。

興化倚。遼舊縣，皇統三年降興化軍置，隸大定府。承安三年建興州，於縣為倚郭。舊有白檀鎮。　宜興本興

化縣白檀鎮，泰和三年陞爲縣，來屬。

泰州，昌德軍節度使。遼時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間，置德昌軍，隸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三年，復置于長春縣，以舊泰州爲金安縣，隸焉。北至邊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三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四。

縣一 舊有金安縣，承安三年置，尋廢。堡十九。長春 遼長春州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爲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有撻魯古河、鴨子河，有別里不泉。

邊堡。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四堡障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等往視其處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評事移剌敏言：「東北及臨潢所置土堉權絕，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壯營畢，開壕塹以備邊。」上令無水草地官爲建屋，及臨潢路諸堡皆以放貢人戍守，省議臨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戶二十，共爲七百二十，若營建畢，官給一歲之食。上以年饑權罷，姑令開壕爲備。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經畫壕塹，旋爲沙雪堙塞，不足爲禦，乃言可築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計一月可畢，糧亦足備，可爲邊防久計。泰州九堡臨潢五堡之地斥鹵，官可爲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舊戍軍舍少，可令大鹽濼官木三萬餘與直東堡近横求木，每家官爲構室一椽以處之。

西京路，府二，領節鎮七，刺郡八，縣四十，鎮九。大定五年建宮室，名其殿曰保安，其門南曰奉天，東曰宣仁，西曰阜成。天會三年建太祖原廟。

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晉雲州大同軍節度，遼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名大同。金因之，皇統元年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舊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總管府，後更置留守司。置轉運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貢瑪瑙環子、瑪瑙數珠，產白鵰、安息香、松明、松脂、黃連、百藥煎、芥子、煎礬石、鹹鐵、甘草、枸杞、碾玉砂、地蕈。戶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四。縣七、鎮三。大同 倚。遼析雲中置，金因之。有牛皮關、武周山、方山、奚望山、感集城、御河、鬭雞臺、平城、外郭、場如渾水、桑乾河、紇真山，有遼帝后像在華嚴寺。曹 鎮一。雲中 晉舊縣名。宣寧

遼德州昭聖軍宣德縣，承定八年更名。有官山、獨陀山、石綠山。產礪玉砂。鎮一。城窟 龍 懷安 晉故縣名。天城 遼析雲中置。白登 本名長清，大定七年更。有白登臺、採掠山。懷仁 遼析雲中置，貞祐二年五月升爲雲州。有黃花嶺、錦屏山、清涼山、金龍山、旱起泊、日中城。鎮一。安七 礶

豐州，下，天德軍節度使。遼嘗更軍名應天，尋復。金因之，皇統九年升爲天德總管府，置西北路招討司，以天德尹兼領之。大定元年降爲天德軍節度使，兼豐州管內觀察使，以元管部族直撒軍馬公事並隸西南路招討司。產不灰木、地蕈。戶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三。縣一、鎮一。富民 晉舊名。有黑山、神山。鎮一 振武。

弘州，下，刺史。遼名軍曰博寧，本襄陰村，統和中建，國初置保寧軍，後廢軍。產瑪瑙。戶二萬二千二。縣二、鎮二。襄陰 倚。本名永寧，大定七年改。順聖 本安塞軍故地，遼應曆中置，金因之。鎮二。陽門、貞祐二年七月陞爲縣。大羅。

淨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縣升爲豐州支郡，刺史兼權機察，北至界八十里。戶五千九百三十八。縣一。天山 舊爲權場，大定十八年置爲倚郭。

桓州，下，威遠軍節度使。軍兵隸西北路招討司，明昌七年改置刺史，北至舊界一里半。戶五百七十八。縣一。曷里許東川更名金蓮川，世宗曰：「蓮者連也，取其金枝玉葉相連之義。」景明宮避暑宮也，在涼陘，有殿揚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有查沙，有白濼，國言曰勺赤勒。清塞 倚。明昌四年以錄事司置。

撫州，下，鎮寧軍節度使。遼秦國大長公主建爲州。章宗明昌三年復置刺史，爲桓州支郡，治柔遠。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承安二年陞爲節鎮，軍名鎮寧。撥西北路招討司所管梅堅必剌王敦必剌拿憐朮花速宋葛斜忒渾四猛安以隸之。戶一萬一千三百八十。縣四。有旺國崖，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靜寧山。有麻達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有冰井。柔遠 倚。大定十年置于燕子城，隸宣德州，明昌三年來屬。有燕子城，國言曰吉甫魯灣。苑比羊城，國言曰火唵榷場、查剌榷場，河山、大漁濼行宮，有櫃光殿，有雙山、七里河、石井、蝦蟆山、昂吉濼，又名鴛鴦濼，得勝口，舊名北羊城，大定二十年更。集寧 明昌三年以春市場置，北至界二百七十里。豐利 明昌四年以泥濼置，有蓋里泊。威寧 承安二年以撫州新城鎮置。

德興府，晉新州，遼奉聖州武定軍節度，國初因之。大安元年陞爲府，名德興。戶八萬八百六十八。縣六、鎮一。有漢天城，泰和二年更名。拂雲平縣，更名疊翠。德興 倚。舊名永興縣，大安元年更名。有涿鹿淀、方水鎮，有雞鳴山。媯川 遼可汗州清平軍，本晉媯州，會同元年遼太祖舊名可汗州，縣曰懷戎，更名懷來，明昌六年更今名。西北有合河頭館、石橋，明昌四年建。縉山 遼儒州縉陽軍，縣故名，皇統元年廢州來屬，崇慶元年陞爲鎮州。鎮一。永安 望雲

本雲川地，遼帝嘗居，號曰御莊，後更爲縣，今因之。礬山晉故縣，國初隸弘州，明昌三年來屬。龍門晉縣，國初隸弘州，後來屬，明昌三年劃隸宣德州。有[illegible]草宮，行宮也。泰和五年以換懷來龍門令。

昌州，天輔七年降爲建昌縣，隸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濼復置，隸撫州，後來屬。戶一千二百四十一。縣一：寶山有狗濼，國言曰押恩尼要，其北五百餘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國言[illegible]里塗一山。

宣德州，下，刺史。遼改晉武州爲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爲宣化州，八年復更爲宣德。戶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七。縣二：宣德晉文德縣，大定二十九年更名。宣平承安二年以大新鎮置，以北邊用兵嘗駐此地。

朔州，中，順義軍節度使。貞祐三年七月嘗割朔州廣武縣隸代州。產甘草、荊三稜、枸杞。戶四萬四千八百九十。縣二：鄯陽晉故縣，有桑乾河、太和嶺、天池、雁門關、鳳儀山。馬邑晉故縣，貞祐二年五月陞爲固州，有洪濤山、灅水，又曰桑乾河。

武州，邊，下，刺史。大定前仍置宣威軍。戶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縣一：寧遠晉故縣，有黃河。

應州，下，彰國軍節度使。戶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七。縣三：金城晉故縣，有黃瓜堆、復有山、桑乾河、渾河、渾川水、黃花城。山陰本名河陰，大定七年以與鄭州縣同，故更焉。貞祐二年五月陞爲忠州，有黃花嶺、桑乾河。渾源晉縣，貞祐三年五月陞爲渾源州。產鹽。

蔚州，下，忠順軍節度使。遼嘗更爲武安軍，尋復。貢地蕈。戶五萬六千六百七十四。縣五：靈仙北有桑乾河、代王城、渾家村。廣靈亦作陵，遼統和三年析靈仙置。靈丘晉縣，貞祐二年四月陞爲成州，四年割爲代州支郡。定安晉縣，有桑乾河，貞祐二年四月陞爲定安州。飛狐晉縣。

雲內州，下，開遠軍節度使。天會七年徙奚第一第三部來戍。產青鹽、鹼。戶二萬四千八百六十八。縣二、鎮一：柔服夾山在城北六十里。鎮一寧仁，舊縣也，大定後廢爲鎮。雲川本曷董館，後陞爲裕民縣，皇統元年復廢爲曷董館，大定二十九年復陞，更爲今名。

寧邊州，下，刺史。國初置鎮西軍，貞祐三年隸嵐州，四年二月陞爲防禦。戶六千七十二。縣一：寧邊正隆三年置。

東勝州，下，邊，刺史。國初置武興軍，有古東勝城。戶三千五百三十一。縣一、鎮一：東勝。鎮一寧化。

部族節度使。

烏昆神魯部族節度使，軍兵事屬西北路招討司，明昌二年罷節度使，以招討司兼領。

烏古里部族節度使。　石壘部族節度使。

助魯部族節度使。　孛特本部族節度使。

計魯部族節度使。

唐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

迭烈又作迭刺。女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土魯渾扎石合節度使。

詳穩九處。

咩乣詳穩，貞祐四年六月改爲葛也阿隣猛安。

木典乣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抗葛阿隣謀克。

骨典乣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撒合輦必刺謀克。

唐古乣詳穩。　耶剌都乣詳穩。

移典乣詳穩。　蘇木典乣詳穩，近北京。

胡都乣詳穩。　霞馬乣詳穩。

羣牧十二處。

斡獨椀羣牧，大定四年改爲斡覩只羣牧。

蒲速斡羣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　耶魯椀羣牧。

訛里都羣牧。　乣斡羣牧。

歐里本羣牧。　烏展羣牧。

特滿羣牧。　駝駝都羣牧。

訛魯都羣牧。　忒恩羣牧，承安四年創置。

蒲鮮羣牧，承安四年創置。

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爲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爲中都。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四十九，鎮七。天德三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三，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顯華，曰彰義；北曰會城，曰

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園材木，營建宮室及涼位十六。應天門十一楹，左右有樓，門內有左、右翔龍門，及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左、右掖門內殿東廊曰敷德門。大安殿之東北為東宮，正北列三門，中曰粹英，為壽康宮，母后所居也。西曰會通門，門北曰承明門，又北曰昭慶門。東曰集禧門，尚書省在其外，其東西門左右嘉會門也，門有二樓，大安殿後門之後也。其北曰宣明門，則常朝後殿門也。北曰仁政門，傍為朵殿，朵殿上為兩高樓，曰東、西上閤門，內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宮城之前廊，東西各二百餘間，分為三節，節為一門。將至宮城，東西轉各有廊百許間，馳道兩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宮闕殿門則純用蕃瓦。應天門舊名通天門，大定五年更。七年改福壽殿曰壽安宮。明昌五年復以隆慶宮為東宮，慈訓殿為承華殿，承華殿者，皇太子所居之東宮也。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慶寧殿。又有崇慶殿。魚藻池、瑤池殿位，貞元元年建。有神龍殿，又有□會寧。又有安仁殿、隆德殿、臨芳殿。皇統元年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廣武殿，為擊毬、習射之所。京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為寧壽，又更為壽安，明昌二年更為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瑤光樓。皇統元年有宣和門，正隆二年有宣華門，又有撒合門。

大興府，上。晉幽州，遼會同元年陞為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為東西路，時屬河北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戶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大定四年十月，命都門外夾道重行植柳各百里。產金、銀、銅、鐵、蔓荊、滑石、半夏、蒼朮、代赭石、白龍骨、薄荷、五味子、白牽牛。縣十、鎮一：大興倚。遼名析津，貞元二年更今名。有建春宮。鎮一廣陽。宛平倚。本晉幽都縣，遼開泰二年有玉泉山行宮。安次晉舊名。漷陰遼太平中以漷陰村置。永清晉舊名。寶坻本新倉鎮，大定十二年置，以香河縣近民附之。承安三年陞置盈州，為大興府支郡，以香河、武清隸焉。尋廢州。香河遼以武清縣之孫村置。昌平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攀。武清晉舊名。良鄉有料石岡。

通州，下，刺史。天德三年陞潞縣置，以三河隸焉。興定二年五月，陞為防禦。戶三萬五千九十九。縣二：潞晉縣名。有潞水。三河晉縣名。

薊州，中，刺史。遼置上武軍。戶六萬九千一十五。產栗。縣五。舊又有永濟縣，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濟務置，未詳何年廢。又有泰鄉縣，廢置皆未詳。鎮二。漁陽倚。遵化遼景州清安軍。鎮一石門。豐閏泰和間置。玉田有行宮偏林，大定二十年改為御林。鎮一縣城。平峪大定二十七年以漁陽縣大王鎮陞。

易州，下，刺史。遼置高陽軍。戶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七。縣二：易有易水。淶水有淶水。

涿州，中，刺史。遼為永泰軍。產羅。戶一十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二。縣五、鎮一：范陽倚。晉舊縣。有湖梁河，有劉李河。鎮一致滿。固安晉縣。新城。定興大定六年以范陽縣黃村置，割涿水、易縣近民屬之。有巨馬河。奉先大定二十九年置萬寧縣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今名。有房山、龍泉河、磐寧宮。

順州，下，刺史。遼置歸化軍。戶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縣一：溫陽舊名懷柔，明昌

六年更。有螺山、激水、磁兒山。密雲遼檀州武威軍。古北口，國言曰留斡嶺。

平州，中，興平軍節度使。遼為遼興軍，天輔七年以燕西地與宋，遂以平州為南京，以錢帛司為三司。天會四年復為平州，嘗置軍帥司。天會十年徙軍帥司治遼陽府，後置轉運司。貞元元年以轉運司併隸中都路。貞祐二年四月，置東面經略司。八月罷。產櫻桃、綾。戶四萬一千七百四十八。縣五、鎮一：盧龍倚。撫寧本新安鎮，大定二十九年置。海山本漢海陽故城，遼以所俘望都縣民置，故名望都。大定七年更名。遷安本漢令支縣故城，遼以所俘安喜縣民置，因名安喜。大定七年更今名。鎮一建昌。昌黎遼營州鄰海軍，以所俘定州民置廣寧縣，皇統二年降州來屬。大定二十九年以與廣寧府重，故更今名。

灤州，中，刺史。本黃落故城，遼為永安軍。天輔七年，因置節度使。戶六萬九千八百六。縣四松亭關，國名斜烈只。鎮二。義豐倚。石城有長春行宮。長春淀舊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鎮一榛子。馬城。樂亭。鎮一新橋。

雄州，中。天會七年置永定軍節度使，賜名易陽郡，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戶二萬四百一十一。縣三：歸信倚。有易水、巨馬河。容城泰和八年割隸安州，貞祐三年隸安肅州。有南易水、大泥淀、濼泥村。保定宋保定軍，後廢為縣。

霸州，下，刺史。遼益津郡，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戶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六。縣四：益津倚。大定三十九年徙置倚郭。文安。大城。信安國初因宋為信安軍，大定七年降為信安縣，隸霸州。元光元年四月陞為鎮安府，所以重高陽公張甫也。

保州，中，順天軍節度使。宋舊軍事。天會七年置順天軍節度使，隸河北東路。貞祐二年來屬，海陵賜名清苑郡。戶九萬三千二十一。縣二：清苑倚。宋名保塞，大定十六年更。有抱陽山、沉水、漕軍河。滿城大定二十八年以清苑縣塔院村置。

安州，下，刺史。宋順安軍，治高陽。天會七年陞為安州，隸河北東路，後置高陽軍。大定二十八年徙治葛城，因陞葛城為縣，作倚郭。泰和四年改混泥城為渥城縣，來屬。八年，移州治於渥城，以葛城為屬縣。戶三萬五百三十二。縣三：渥城倚。泰和四年置。葛城大定二十八年置。高陽泰和八年正月改隸莫州，四月復。有餘河、百清河。

遂州，下，刺史。宋廣信軍。天會七年改為遂州，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號龍山郡。泰和四年廢為遂城縣，隸保州。貞祐二年復置州。戶一萬一千一百

七十四。縣一。遂城。(倚。有光春宮行宮。有遂城山、易水、漕水、龍河。)

安肅州，下，刺史。宋安肅軍。天會七年，陞為徐州，軍如舊。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天德三年，改為安肅州，軍名徐郡軍。大定後降為刺郡。廣軍。戶一萬二千九百八十。縣一。安肅。(按金初州郡志，雄、霸、保、安遂、安肅六州皆隸廣寧府。太宗紀載天會七年，分河北為東西路，則隸河北東路，豈以平州為南京之後，以大州隸廣寧也。不然則郡志誤。)

金史卷二十四

金史卷二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六

地理中（南京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府三，領節鎮三，防禦八，刺史郡八，縣一百八，鎮九十八。（都城門十四，曰開陽、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遠、曰宣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廣澤、曰順義、曰迎朔、曰順常、曰廣智。宮城門南外門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門曰丹鳳，其門三。丹鳳北曰舟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東曰左掖門，門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門，門南曰都堂，直承天門北曰大慶門，門東曰日精門，又東曰左昇平門，大慶門西曰月華門，又西曰右昇平門，正殿曰大慶殿，殿前有龍墀，南又有丹墀，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後曰德儀殿，殿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內有隆德殿，有蕭牆，有丹墀，隆德殿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向，鼓樓在東，鐘樓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又東曰近侍局，又東則嚴祗門，宮中則稱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則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福寧殿，殿後曰苑門，內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其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儀韶院，院北曰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達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又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州殿，長生殿南曰閶武殿，又南曰內藏庫，嚴祗門東曰御食局，又東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藥院，又北右藏庫，東則左藏庫，宣徽院東曰點檢司，司北曰秘書監，又北曰學士院，又北曰諫院，又北曰武器署，點檢司南曰儀鸞局，又南曰尚輦局，宣徽院南曰拱衛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爲繁禧門，又南曰安泰門，門與左昇龍門相直，東壽聖宮，兩宮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殿垣後少西曰擷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稷壽門，少東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殿曰慶壽，與燕壽殿並，小東華與正東華門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其西北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待寶局、器物局，又西則撒合門也。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西曰光興，德昌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相直，北門曰安貞。）

開封府，上。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二年，罷行臺尚書省，置轉運司、提刑司。天德二年，置統軍司。（有樂市四榷場，產蠟、香茶、心紅、朱紅、地龍、黃柏。）天德四年，戶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泰和末，戶百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

縣十五、鎮十五：

開封（東附郭，有古通津、臨蔡關、汴河。）鎮一（延嘉）

祥符（西附郭，有岳臺、陵水、沙臺、繁臺、夷門山、蔡河、金水河、廣濟河、寒泉河。）鎮三（陳橋、八角、郭橋。）

陽武（有沙池、黑陽山、黃河、汴河、白溝河。）

通許（宋名咸平，大定二十九年以與咸平府重，更。有牛首城、故寺。）

泰康（有魯溝、蔡河、渦河。）鎮一（崔橋）

中牟（有汴河、鄭河、中牟臺。）鎮四（圃田、陽武、萬勝、白沙鎮。）

杞（宋雍丘縣，杞國也，正隆後更今名。）鎮一（圉城）

鄢陵（有洧水、溪水、太丘城。）鎮一（馬欄橋）

尉氏（有惠民河、長明溝。）鎮二（朱家曲、宋樓。）

扶溝（有邦耶山、清水、白亭。）鎮二（建雄、義店，有來倉頭。）

陳留（有皇柏山、猿丘、汴河。）

延津（貞元三年七月升爲延州，有土山、黃河。）

洧川（貞祐二年置惠民倉，興定二年四月以尉氏縣之宋樓鎮陞。）長垣　封丘

睢州，下，刺史。宋拱州保慶軍，國初猶稱拱州，天德三年更。戶四萬六千三百六十。縣三、鎮一：

襄邑（古襄牛地，有汴河、睢水、渙水、承匡城。）鎮一（重口）

考城（宋隸南京，正隆前隸曹州，後來屬。葵丘，有黃河、黃陂岡。元光二年改隸歸德。）

柘城（古株林首止地在焉，有渙水、泡水、涸水。）

歸德府，散，中。宣武軍。故宋州，宋南京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國初置宣武軍，戶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九。縣六、鎮四：

睢陽（宋名宋城，承安五年更名。有睢陽池、汴水、睢水、渙水。）鎮一（葛驛）

寧陵（大定二十二年徙於汴河堤南，古城有汴水、睢水、渙水。）

下邑（有汴水、黃水。）鎮一（會亭）

虞城（有孟諸藪。）

穀熟（有汴水、[illegible]水。）鎮二（營城、洛場，又有曹高辛鎮。）

楚丘（國初隸曹州，海陵後來屬，興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隸單州。有景山、京岡。）

單州，中，刺史。宋碭郡。貞祐四年二月，陞爲防禦，興定五年二月，置招撫司，以安集河北遺黎。戶六萬五千五百四十五。縣四：

單父（有棲霞山、池溝。）成武（有黨溝。）

魚臺（有泗水、清水、五丈溝。）

碭山（興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隸歸德府。有芒碭山、古汴渠、午溝。）

壽州，下，刺史。宋隸壽春府，貞元元年來屬，泰和六年六月，升爲防禦，戶八千六百七十七。縣二、鎮一：

下蔡（有硤石山、潁水、淮水。）

蒙城（宋隸亳州，國初來屬。有獲山、渦水。）鎮一（蒙館）

陝州，下，防禦。宋陝郡保平軍節度，皇統二年降爲防禦，貞祐二年七月陞爲節鎮。戶四萬一千一十。縣四、鎮七：

陝（倚。有虢山、峴頭山、三崤山、底柱山、莫河、棗水。）鎮一（石壕）

靈寶（有夸父山、黃河、稠桑澤、古函谷。）鎮二（乾壕、關東。）

湖城（有荊山、鑄鼎原、鳳林泉、鼎湖。）鎮二（三門、集津。）

閿鄉（有太華山、黃河、玉澗水、潼關、大谷關。）鎮二（關店、故縣，又有曹張鎮。）

鄧州，武勝軍節度使，宋南陽郡。舊置榷場。戶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九。縣三、鎮六：

穰城（倚。有五壟山、覆釜山、湍水、朝水。）鎮四（順陽、新野、穰東、板橋。）

南陽（有豫山、百重山、豐山、梅溪水、白水、清泠水。）鎮一（栗村）

內鄉（有高前山、翼耳山、黃水、菊水、淅水、富水。）鎮一（峽口）

唐州，中，刺史。宋淮安郡。舊置榷場。戶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縣四、鎮四：

泌陽（倚。有泌水、醴水。）鎮一（明）

比陽（有大明湖中、陽山、比水。）鎮一（羊冊）

湖陽（貞祐元年廢。）鎮一

桐柏（大定十年始置，正宜興定五年六月廢。有桐柏山、淮水、桐河。）鎮一（許封，大定二十八年命規措界壕於唐、鄧間。）

裕州，本方城縣，泰和八年正月陞置，以方城縣爲倚郭，割汝州葉縣、許州舞

陽。隸焉。戶八千三百。縣三、鎮四。方城倚。有方城山、衡山、堵水。鎮一平高。葉本隸汝州泰和
八年來屬。有方城山、石塘河、澧水。鎮一曲壇。舞陽本隸許州，泰和八年來屬。有伏牛山、馬鞍山、舞水、汝水、濆水、溫水。鎮二吳城、北舞。
河南府，散，中。宋西京河南府雒陽郡，初置德昌軍，興定元年八月陞爲中京，
府曰金昌。戶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縣九、正隆郡志有壽安、緱氏縣，皆無。鎮四。洛陽倚。有
北邙山，正隆六年更名太平山，禪舊名黃以達制幢。有伊、洛、瀍、澗、金水、銅駝街、金粟山、金谷。鎮一龍門。澠池有天壇山、廣陽山、黃河、澠河。
登封有太室山、箕山、陽城山、少室山，宣宋置御寨其上。舊有潁陽鎮，後廢。孟津貞祐三年七月升爲潮州，十二月復爲縣。鎮一長泉。舊有
河清鎮，後廢。芝田宋名永安，貞元元年更。有轘轅山、青龍山。新安有闕門山、長石山、金水、穀水、澗水。偃師有北邙山、緱氏山、半石山、
景山、黃河、洛水。鎮一緱氏。宜陽有錦屏山、鹿蹄山、熊耳山、女几山、洛水、昌水、少水。鞏有侯山、九、黃河、洛水。鎮一洛口。
嵩州，中，刺史。舊名順州，天德三年更。戶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縣四、鎮
四。伊陽宋隸河南府。有二塗山、陸渾山、鼓鐘山、伊水、清陽水。鎮一鳴皐。舊有伊闕鎮，後廢。永寧宋隸河南府，正隆六年以前寄
治於府，後卸鎮爲縣。有三崤山、熊耳山、崤嶢山、天柱山、黃河、杜陽水。鎮一府店。福昌宋隸河南府。有女几山、金門山。鎮二韓城、三鄉。長
水宋隸河南府。有檀山、松陽山、洛水、松陽水。
汝州，上，刺史。宋臨汝郡陸海軍節度，國初爲刺郡，貞祐三年八月，升爲防禦。
戶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縣四、鎮二。梁有霍陽山、崆峒山、紫邏山、汝水、廣潤河。正隆六年勅環汝
州百五十里內州縣商賈赴溫湯置市。郟城宋隸許州。有汝水、扈澗河。鎮一黃道。魯山有堯山、滍水、鴉河。寶豐有紫龍城。鎮
一。汝南。
許州，下，昌武軍節度使。宋潁昌府許昌郡忠武軍。戶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
縣五、鎮七。長社倚。有潩水、潁水。鎮二許由、椹澗。郾城有長沙河、五溝水。鎮二乾口、新寨。長葛有小
陘清水。臨潁鎮二合流、繁城。襄城本隸汝州，泰和七年來屬。鎮一潁橋。
鈞州，中，刺史。舊陽翟縣，僞齊升爲潁順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仍名潁順，
二十四年更今名。戶一萬八千五百一十。縣二、鎮一。陽翟倚。有具茨山、三封山、
荊山、潁水。新鄭宋隸鄭州。有溱、洧、潩三水。鎮一郭店。
亳州，上，防禦使。宋譙郡集慶軍，隸揚州。貞祐三年，升爲節鎮，軍名集慶。戶六
萬五百三十五。縣六、鎮五。舊有福寧、馬頭二鎮。譙倚。有渦水、淝水。鎮一雙溝。鹿邑有渦水、明水。鎮
一。鄲城。衛真有渦水、沙水。鎮一谷陽。城父有渦水、肥水、父水。酇有睢水、汴河、白龍溝。鎮一鄲陽。永城興定五年十二
月升爲永州，以下邑、碭山縣隸焉。有芒山、汴河。鎮一保安。

陳州，下，防禦使。宋淮寧府淮陽郡鎮安軍。戶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縣五、
鎮二。宛丘有蔡河、潁水、洧水。項城有潁水、百尺堰。南頓。鎮一砂寇。商水本溵水，宋避宣祖諱改。有商水、
潁水。西華有宜陽山、蔡河、潁水。鎮一長平。
蔡州，中，防禦使。宋汝南郡淮康軍，泰和八年，升爲節度，軍曰鎮南。舊置榷場。
戶三萬六千九十三。縣六、鎮二。汝陽有濠水、濾水。鎮一保城。遂平有吳房山、吳城山、龍
泉水、瀙水。上蔡。西平有九頭山、濆水、都艾陂。確山有確山、汝水、溱水。鎮一毛宗。平輿。
息州，本新息縣，泰和八年陞爲息州，以新息爲倚郭，割真陽、褒信、新蔡隸焉。
爲蔡州支郡。戶九千六百八十五。縣四、鎮一。新息倚。鎮一王務。真陽本隸
蔡州，泰和八年來屬。有淮水、汝水、石塘陂。褒信本隸蔡州，泰和八年來屬。有汝水、葛陂。新蔡本隸蔡州，泰和八年來屬。有汝水。
鄭州，中，防禦。宋滎陽郡奉寧軍節度。戶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七。縣七、鎮
三。管城倚。貞祐四年更名故市。有圃田澤。滎陽有鴻溝、京索二水。密有大騩山、溱水、洧水。鎮二大騩、曠水。河陰。
原武。鎮一陳橋。汜水有虎牢關。滎澤有廣武澗。舊有許橋、賈谷二鎮，在鄭境。
潁州，下，防禦。宋順昌府汝陰郡，舊置榷場，正隆四年罷榷場。戶一萬六千七
百一十四。縣四、鎮十一。舊有萬壽鎮，後廢。汝陰倚。有潁水、淮水、潤水、汝水。潁上元光二年十一月改隸壽
州。潁水、淮水。鎮十永寧、清口、王家市、潁頭、永清、椒陂、正陽、江陂、界溝、斤溝。泰和有潁水。沈丘有武丘。鎮一永安。
宿州，中，防禦。宋符離郡保靜軍節度，隸揚州。國初隸山東西路，大定六年來
屬。貞祐三年，陞爲節鎮，軍曰保靜。戶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縣四、鎮八。舊有荊山
鎮。符離倚。有睢陽山、汴河、睢水、陴湖。鎮三曲溝、符離、黃團。臨渙有嵇山、汴河、肥山。鎮三柳子、蘄、[illegible]。靈璧宋元祐元
年置。鎮一西固。蘄有渙水、渦水、蘄水。鎮一靜安。
泗州，中，防禦使。宋臨淮郡，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并
膠西縣諸榷場，但置榷場於泗州。先隸山東西路，大定六年來屬。戶八千九
十二。縣四、鎮六。淮平舊盱眙縣，明昌六年更。以宋爲盱眙軍，故更。虹有朱山、汴河、淮水、廣濟渠。鎮二千仙、通海。
臨淮。鎮四安河、吳城、青陽、翟家灣。睢寧興定二年四月以宿遷縣之古城置。又有淮濱鎮，定二年四月以桃園置，元光二年四
月廢。

邊戍

皇統元年十月，都元帥宗弼與宋約，以淮水中流爲界，西自鄧州南四十

里西衛四十里為界。泰和八年，設沿淮巡檢使及朐山縣完瀆村捌立巡路置巡檢。

河北東路，天會七年析河北為東西路，各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一，節鎮二，防禦一，刺郡五，縣三十，鎮三十八。

河間府，中，總管府，瀛海軍。宋河間郡瀛海軍，天會七年置總管府，正隆間升為次府，置瀛州瀛海軍節度使兼總管，置轉運司，後復置總管府，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提刑司。產無縫綿、滄鹽、蘭席、馬藺花、香附子、鐵緞、蟹、乾魚。戶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一。縣二、鎮三：河間 倚。有滹沱河、君子館。鎮三 策城、永寧、北林。肅寧。

蠡州，下，刺史。宋永寧軍，國初因之，天會七年陞為寧州博野郡軍，天德三年更為蠡州。戶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七。縣一、鎮一：博野 倚。有沙河、唐河。鎮一 新橋。

莫州，下，刺史。宋文安郡軍防禦，治任丘。貞祐二年五月，降為鄚亭縣。戶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縣一、鎮一：任丘 鎮一 長豐。

獻州，下，刺史。本樂壽縣，天會七年升為壽州，天德三年更今名。戶五萬六百三十二。縣二、鎮十：樂壽 倚。有徒駭河、房淵、漢獻王陵。交河 大定七年以石家圍置。鎮十 景城、南大樹、劉解、槐家、參軍、貫河、北望、夾灘、齊河、沙渦。

冀州，上，宋信都郡，天會七年仍舊置安武軍節度。戶三千六百七十。縣五、鎮六：信都 倚。有胡盧河、降水。鎮一 來遠，後廢。南宮 有降水、枯瀆。鎮三 唐陽，後增化七、公二鎮。衡水 有長蘆河、降水。武邑 有漳河、長蘆河。鎮一 觀津，後廢。棗強 鎮一 廣川，後廢。

深州，上，刺史。宋饒陽郡防禦，國初為刺郡。戶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縣五、鎮一：靜安 倚。有衡水、大陸澤。鎮一 下博。束鹿 有衡漳、滹沱河。武強 置河倉。有衡漳水、武強渠。饒陽 有滹沱河。安平 有沙水、滹沱河。

清州，中。宋乾寧郡軍，國初因置軍，天會七年以守邊置防禦。戶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縣三、鎮一：會川 本名乾寧，貞元元年更名。置河倉。鎮一 范橋。興濟 本隸滄州，大定六年來屬。靖海 明昌四年以清州窩子口置。

滄州，上，橫海軍節度，宋景城郡。貞元二年來屬。戶一十萬四千七百七十四。縣五、鎮十一：清池 置河倉。有浮陽水、徒駭河。鎮五 長蘆、新饒安、舊饒安、乾符、郭疃，舊有郭橋，後廢。無棣 有老烏山、馬津河。鎮一 分水。鹽山 有鹽山、浮水。鎮四 海豐、海潤，後增利豐、擬頭二鎮。南皮 置河倉。有大小台山、永濟河、濁河。鎮一 馬明。樂陵 有馬津河、篤馬河、鉤盤河。舊有會寧、河永、利東、中三鎮，後廢。

景州，上，刺史。宋永靜軍，同下州，治東光。國初陞為景州。貞元二年來屬。大安間更為觀州，避章廟諱也。戶六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縣六、鎮四：東光 倚。置河倉。有永濟渠、漳河。鎮一 建橋。阜城 有衡水、漳水河，劉豫租鹽在縣南十二里。將陵 置河倉。有永濟渠、鉤盤河。吳橋 有永濟渠。蓨 宋隸冀州。有漳河、蓨南。寧津 鎮三 西保安、廣平、會津。

河北西路，天會七年析為西路。府三，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五，縣六十一，鎮三十三。

真定府，上，總管府，成德軍。宋常山郡鎮州成德軍節度，正隆間依舊次府，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府、轉運司。產瓷器、銅鐵，有丹粉、楊梨，藥則有茴香、零陵香、御米殼、天南星、皂角、木瓜、茵陳、井泉石。戶一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七。縣九、鎮三：真定 倚。有滹沱河、茂山、滋水。藁城 有滋水、滹沱水。平山 欒城 有洨水。獲鹿 興定三年三月升為鎮寧州，權河北西路經略使武仙駐焉。有草山、滹沱水。行唐 有玉女山、常山。鎮二 嘉祐、北鎮，舊有行番、新年二鎮，後廢。阜平 明昌四年以北鎮置。靈壽 鎮一 慈谷。元氏 有封龍山、槐河。

威州，下，刺史。天會七年，以井陘縣升置陘山郡軍，後為刺史。戶八千三百一十。縣一：井陘

沃州，上，刺史。宋徽宗升為慶源府趙郡慶源軍，治平棘。天會七年改為趙州，天德三年更為沃州，蓋取水沃火之義。軍曰趙郡軍，後廢軍。戶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五。縣七、鎮一：平棘 倚。有洨水、槐水。臨城 有敦輿山、彭山、泜水。高邑 有贊皇山、濟水。贊皇 寧晉 有洨水、寖水。鎮一 辛城。柏鄉 隆平

邢州，上，安國軍節度。宋信德府鉅鹿郡安國軍節度，天會七年降為邢州，仍置安國軍節度。產玄精石。戶八萬二百九十二。縣八、鎮四：邢臺 有石門山、百巖山、檀山、澧水、水。唐山 有宣務山、泜水。內丘 有干言山、內丘山、泜水、渚水。平鄉 鎮一 武濁。任 有渚水、任水。鎮一 新店。沙河 有渦水、漳水。鎮一 綦村。南和 有任水、泜水。鉅鹿 有大陸澤、漳河、寢漢水。鎮一 團城。

洺州，上，防禦。廣平郡，治永年。天會七年以守邊置防禦使。戶七萬三千七十。縣九、鎮四：永年 有檀山、洺水、漳水。鎮一 西臨洺。廣平 本魏縣，大定七年更。宗城 新安 成安 肥鄉 鎮一 新安。雞澤 有洺水、漳水、沙河。曲周 鎮二 平恩、白家灘。洺水。

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鄴郡彰德軍節度，治安陽。天會七年仍置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陞爲府，以軍爲名。戶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縣五、鎮五：

安陽 倚。有韓陵山、龍山、洹水、防水。鎮三 天禧、永和、豐樂。林慮 舊林慮縣，貞祐三年十月升爲林州，置元帥府。興定三年九月升爲節鎮，以安陽縣水冶村爲輔嵒縣隸焉。有隆慮山、洹山、漳水。湯陰 有牟山、羑水、蕩水、通漳、羑里。鎮一 鶴壁。臨漳 有東山、漳水。鎮一 鄴鎮。輔巖 本水冶村，興定三年置。

磁州，中，刺史。宋滏陽郡，國初置滏陽郡軍。戶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七。縣三、鎮八：

滏陽 有滏山、磁山、漳水、滏水。鎮四 臺城、觀城、昭德、彭城，廢二祖、增康、水鎮。武安 有錫山、武安山。鎮一 固鎮。邯鄲 有邢山、聖山、漳水、牛首山。鎮三 大趙、北陽邑、城土民，須知惟有邯山鎮。

中山府，宋府，天會七年降爲定州博陵郡定武軍節度使，後復爲府。戶八萬三千四百九十。縣七、鎮二：

安喜 倚。有滱水、盧奴水、長星川。新樂 有滋水、木刀溝。無極 有滋河。永平 貞祐二年四月升爲完州。慶都 有堯山、都山、唐水。曲陽 劇。有恒山、曲陽水。鎮一 [illegible]。唐 有孤山、山滱水。鎮一 軍城。

祁州，中，刺史。宋蒲陰郡，國初置蒲陰郡軍。戶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二。縣三：

蒲陰 鼓城 深澤

濬州，中，防禦。宋大邳郡通利軍，又改平川軍。天會七年以邊境置防禦使，皇統八年嫌與宗雋音同，更爲通州，天德三年復。戶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九。縣二、鎮二：

黎陽 有大伾山、枉人山。衛 有蘇門山、鹿臺、丘酒池、枋頭城。鎮二 衛橋、淇門。

衛州，下，河平軍節度。宋汲郡，天會七年因宋置防禦使，明昌三年升爲河平軍節度，治汲縣，以滑州爲支郡。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以避河患，徙於共城。二十八年復舊治。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以胙城爲倚郭。正大八年以石甃其城。戶九萬一百一十二。縣五、鎮二：

汲 有蒼山、黃河。新鄉 蘇門 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河平，避顯宗諱也。明昌三年改爲今名。貞祐三年九月升爲輝州，興定四年置山陽縣隸焉。有白鹿山、天門山、淇山、百門陂。鎮一 早生。獲嘉 鎮一 大寧。胙城 本隸南京，海陵時割隸滑州，泰和七年復隸南京，八年以限河來屬。貞祐五年五月爲衛州倚郭，增置主簿。興定四年以修武縣重泉村置縣來屬。

滑州，下，刺史。宋靈河郡武成軍，本南京屬郡，大定六年割隸大名府。戶二萬二千五百七十。縣二、鎮二：

白馬 鎮二 衛南、武城。內黃 本隸大名府，大定六年來屬。

山東東路。爲京東東路，治益都府。二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七，縣五十三，鎮八十三。

益都府，上。總管府，鎮海軍。國初仍舊置軍，置兩青州節度使，後陞爲總管府，置轉運司。大定八年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產石器、玉石、沙魚皮、天南星、半夏、澤瀉、紫草。戶一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縣七、鎮七：

益都 臨朐 有朐山、几山、洱水、般水。穆陵 貞祐四年四月升臨朐之穆陵鎮置。壽光 有甘水、澠水。鎮一 廣陵、豐場。博興 有濟水、時水。鎮二 博昌、淳化。臨淄 有南郊山、斗山、天齊淵、康浪水。樂安 鎮四 新鎮、高家港、清河、王寨。

濰州，中，刺史。戶三萬九百八十九。縣三、鎮一：

北海 倚。有浮煙山、濰孤山、濰水、汶水。鎮一 固堤。昌邑 有[illegible]侯山、濰水。昌樂 有方山、冢角山、丹水、朐水。

濱州，中，刺史。宋軍事。戶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九。縣四、鎮十：

渤海 有黃河。鎮五 [illegible]。利津 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鎮升置。蒲臺 鎮二 安定、合[illegible]。霑化 本名招安，明昌六年更。鎮三 永豐、永阜、永利。

沂州，上，防禦。宋琅邪郡。戶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五。縣二、鎮三：

臨沂 劇。鎮三 長任、向城、利城。費

密州，宋爲密州高密郡安化軍節度。戶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二。縣四、鎮七：

諸城 劇。有琅邪山、濰水、浠水、盧水。鎮三 普慶、信陽、草橋。安丘 有安丘山、汶水、濰水、浯水。鎮一 李文。高密 有鬲阜山、密水、膠水。膠西 鎮三 [illegible]、陳村。

海州，中，刺史。戶三萬六百九十一。縣五、鎮四：

朐山 贛榆 本懷仁，大定七年更。鎮二 荻水、臨洪。東海 漣水 本漣水軍，皇統二年降爲縣來屬。鎮二 太平、金城。

莒州，中，刺史。本城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城陽州，二十四年更今名。戶四萬五千二百四十。縣三、鎮二：

莒 日照 鎮一 濤洛。沂水 鎮一 沂安。舊有扶淇、洛鎮二鎮，後廢。

棣州，上，防禦。宋安樂郡。戶八萬二千三百三。縣三、鎮九：

厭次 鎮五 清河、歸化、[illegible]、永利、脂角。陽信 有黃河、鈐盤河。鎮二 欽風、西界。商河 有黃河、[illegible]河、商河。鎮二 歸仁、官口。

濟南府，散，上。宋齊州濟南郡，初置興德軍節度使，後置尹，置山東東西路提刑司。戶三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九。縣七、鎮二十九：

歷城 鎮六 盤水、中宮

遭倚口、上諸口、王舍人、唐遷鎮。臨邑。鎮三新鎮、安遭、新市。齊河。鎮三晏城、劉宏、新孫耿。章丘。有長白山、東陵山、百脈水、繡江水。鎮四普濟、延安、臨濟、明水。禹城。有黃河、濟河、漯河、濕水。鎮三新安、仁水、辛寨、濟寨。長清。有靈巖山、隔馬山、黃河、清水。鎮六赤柱、舊鎮、李家莊、歸德、豐濟、陰河。濟陽。鎮四回河、曲堤、孫耿、仁豐。

淄州，中，刺史。宋淄川郡軍。戶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二。縣四、鎮六。

淄川倚。有黌山、夾谷山、商山、淄水。鎮三金嶺、張店、顏神店。長山有長白山、聚水。鄒平有漯河、濟河。鎮三濟鄉、介東、孫家。鄉舊有蛭店鎮，後廢。高苑有濟河。

萊州，上，定海軍節度。宋東萊郡。戶八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縣五、鎮一。

掖倚。有三山、夜居山、掖水。萊陽有高麗山、七子山。鎮一衡村。舊有海倉、西由、移風三鎮。即墨有牢、不其、天室等山，沽水，曲臺鹽場。膠水。招遠。

登州，中，刺史。宋東牟郡。戶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三。縣四、鎮二。蓬萊有巨風臺場。福山。鎮一孫大川。黃有萊山、踦狗山。鎮一馬停。棲霞。

寧海州，上，刺史。本寧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為州。戶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三。縣二、鎮二。牟平有東牟山、之罘山、清陽水。鎮一湯泉。文登有文登山、成山、昌陽山。鎮一溫水。

山東西路，府一，領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五，縣二十七，鎮四十八。

東平府，上，天平軍節度。宋東平郡，舊鄆州，後以府尹兼總管，置轉運司。產天麻、全蠍、阿膠、薄荷、防風、絲、綿、綾、錦、絹。戶一十一萬八千四十六。縣六、鎮十九。須城有梁山濼、濟水、清河。東阿有吾山、穀城山、黃河、阿井。鎮五景德、木仁、關山、銅城、陽劉。陽穀有黃河、碻磝津。鎮二樂安、定水。汶上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更為汶陽，泰和八年更今名。有汶水、大野陂。鎮一樂城。壽張大定七年，河水壞城，遷於竹口鎮，十九年復舊治。鎮一竹口。平陰有鬱葱山、錫真山。鎮十但歡、安軍、鄉翔、鸞固、留牆、口廣、里石、橫灌、空傅、家岸。

濟州，中，刺史。宋濟陽郡，舊治鉅野，天德二年徙治任城縣，分鉅野之民隸嘉祥、鄆城、金鄉三縣。戶四萬四百八十四。縣四、鎮二。任城倚。有城山、泗水、新河。鎮一魯橋。金鄉有檀山。鎮一昌邑。嘉祥舊有合蔡、山口二鎮，後廢。鄆城大定六年五月徙治盤溝村，以避河決。有馬頰河、濮水。

徐州，下，武寧軍節度使。宋彭城郡，貞祐三年九月改隸河南路。戶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九。縣三、鎮五。彭城倚。有九里山、銅土、泗水、濉水、汴水、溝。鎮三呂梁、利國、下磨，又有厥堌鎮，元光二年陞為永固縣。蕭有蕭臾山、丁公山、古汴渠。鎮二白土、安民，舊晉城變為二鎮。豐有泡水、大澤。

邳州，中，刺史。宋淮陽軍，貞祐三年九月改隸河南路。戶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二。縣三。下邳有嶧陽山、磨石山、艾水、沂水、泗水、沭水、睢水。蘭陵本承縣，明昌六年更名，貞祐四年三月徙治上寨村。宿遷元光二年四月廢。有泗水、汜水。

滕州，上，刺史。本宋滕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為滕陽州，二十四年更今名，貞祐三年九月為兗州支郡。戶四萬九千九。縣三、鎮一。滕舊名滕陽，大定二十四年更。有桃山、抱犢山、漷水。沛有微山、泗水、泡水、漷水。鎮一陶陽。鄒宋隸襲慶軍，有嶧山、鳧山、泗水、漷水。

博州，上，防禦。宋博平郡。戶八萬八千四十六。縣五、鎮十一。聊城倚。有莊山、黃河、金沙水。鎮二王館、武水。堂邑。鎮二回河、侯固。博平有漯河。鎮一博平。茌平。鎮二廣平、興利。高唐有黃河、鳴犢溝。鎮四回河、齊城、豐城、夾灘。

兗州，中，泰定軍節度使。宋襲慶府魯郡，舊名泰寧軍，大定十九年更。戶五萬九十九。縣四、鎮一。嵫陽本瑕丘。曲阜宋名仙源。有防山、曲阜山、泗、洙、沂水。泗水有陪尾山、尼丘山、泗水、洙水。寧陽舊名龔縣，大定二十九年以避顯宗諱改。

泰安州，上，刺史。本泰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戶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五。縣三、鎮一。奉符倚。有泰山、社首山、龜山、徂徠山、亭亭山，有汶水、梁水。鎮二太平、靜封。萊蕪有常然山、安期山、嬴汶水、牟汶水。新泰。

德州，上，防禦。宋平原郡軍。戶一萬五千五十三。縣三、鎮七。安德有馬頰河。鎮四磁博、懷化、盤河、懷安。平原有金河。鎮一水務。德平。鎮二懷仁、孔家鎮。

曹州，中，刺史。宋興仁府濟陰郡彰信軍，本隸南京，泰和八年來屬。大定八年城為河所沒，遷州治于古乘氏縣。戶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縣三、鎮一。濟陰倚。有曹南山、定陶岡、左山、祝丘、荷水、汎水、蒙城、鄄城。鎮一濮水。定陶本宋廣濟軍，熙寧間廢為定陶縣。城中有梁王臺，有夢山、獨孤山。東明初隸南京，後避河患，徙河北冤句故地。後以故縣為蘭陽、儀封，有舊東明城。

金史卷二十五

金史卷二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七

地理下（大名府路　河東北路　河東南路　京兆府路　鳳翔路　鄜延路　慶原路　臨洮路）

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府一，領刺郡三，縣二十，鎮二十二。貞祐二年十月置行尚書省。

大名府，上，天雄軍。舊爲散府，先置統軍司，天德二年罷，以其所轄民戶分隸旁近總管府。正隆二年陞爲總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隸焉，兼漕河事。（產皺縠、絹、䌷、肉、櫻桃、剪、木耳、硝。）戶三十萬八千五百一十一。縣十、鎮十三。（舊有柳林、侯固二鎮。）元城（有惔山、清運、御河、屯氏河。）鎮二。（安定、安賢。）大名（倚。）鎮一。魏縣。冠氏（有倉山、水沙河。）鎮四。（普通、清水、博寧、桑橋。）南樂　鎮一。（南樂。）館陶（有清運、御河。）鎮一。（館陶。）夏津（有屯氏河、濁漳河。）鎮一。（孫生。）朝城。鎮一。（韓張。）清平（有新渠、金堤。）鎮一。（清平。）莘。鎮一。（馬橋。）

恩州，中，刺史。宋清河郡軍事，治清河，今治歷亭。戶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九。縣四、鎮六。歷亭（倚。有永濟渠、置河倉。）鎮四。（漳南、新安樂、舊安樂、王杲。）武城（有永濟渠、沙河。）鎮一。（武城。）清河（有永濟渠、漳渠。）臨清（有河倉。）鎮一。（曹仁。）

濮州，下，刺史。宋濮陽郡。戶五萬二千九百四十八。縣二、鎮三。鄄城（倚。有廩丘、陶丘、金堤。）鎮二。（臨濮、雷澤，皆舊縣，貞元二年爲鎮。）范。鎮一。（定安。）

開州，中，刺史。宋開德府澶淵郡鎮寧軍節度，降爲澶州，皇統四年復更今名。戶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六。縣四、鎮一。濮陽（倚。有衛陽山、鮒鰅山、黃河、淇河、瓠子口。）清豐（有廣陽山、黃河。）觀城（有泉源河。）鎮一。（武鄉。）長垣（本隸南京，泰和八年以限河不便來屬。）

河東北路，宋河東路，天會六年析河爲南北路，各置兵馬都總管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三十九，鎮四十，堡十，寨八。

太原府，上，武勇軍。宋太原郡河東軍節度，國初依舊爲次府，復名并州太原郡河東軍總管府，置轉運司。（有造墨場、鑌鐵、瑪瑙、石礬，產松臚、白膠香、五靈脂、大黃、白玉石。）戶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六十二。縣十一、鎮八。陽曲（倚。有罕山、蒙山、汾水。）鎮五。（陽曲、百井、赤塘、關天門、闕陵井。）太谷（有太谷山、涂水。）平晉（貞祐四年七月廢，興定元年復置。有龍山、晉水。）鎮二。（晉寧、晉祠。）清源（有清源水、汾水。）徐溝（本清源縣之徐溝鎮，大定二十九年升。）榆次（有麓臺書所。有榆山、涂水、太谷水。）鎮一。（團柏。）文水（有隱泉山、汾水、文水。）交城（有少陽山、狐突山、汾水。）盂（興定中升爲州，隸忻州元帥府節制，置刺史，尋復。有白馬山、原仇山、滹沱水。）壽陽（興定二年九月嘗割隸平定州。有方山、洞過水。）

晉州（興定四年正月以壽陽縣西張寨置。）

忻州，下，刺史。舊定襄郡軍。戶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一。縣二、鎮四。秀容（有程侯山、雲母山、忻水、滹沱水。）鎮四。（忻口、雲內、徒合、石嶺。）定襄。

平定州，中，刺史。本宋平定軍，大定二年升爲州。興定二年爲防禦，十一月復降爲刺郡。戶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縣二、鎮三。平定（倚。有浮山、浮漯水。）鎮二。（承天、東百井。）樂平（興定四年正月升爲皋州。有樂平山、清漳水。）鎮一。（靜陽。）

汾州，上。宋西河郡軍事，天會六年置汾陽軍節度使，後又置河東南北路提刑司。戶八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縣五、鎮二。西河（有謁泉山、比山、文水、汾水。）鎮一。（郭柵。）孝義（有勝水。）介休（有介山、汾水。）鎮一。（洪山。）平遙（有麓臺山、汾水。）靈石（貞祐三年割隸霍州，四年五月復來屬。有靜巖山、汾水。）

石州，上。舊昌化軍刺史，興定五年復隸晉陽，從郭文振之請也。戶三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縣六、鎮四。離石（倚。有胡公山、離石水。）鎮一。（石窟。）方山（貞祐四年徙治于積翠山。有方山、赤洪水。）孟門（舊名定胡，明昌六年更。宋隸晉寧軍。有黃河、寧鄉水。）鎮二。（吳保、天渾。）溫泉（貞祐四年五月改隸汾州。有濃望山、溫泉。）臨泉（宋隸晉寧軍。有黃河、臨泉水。）鎮一。（克明。）寧鄉（舊名平夷，明昌六年更。）

葭州，下，刺史。本晉寧軍，貞元元年隸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爲晉寧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黃河西。興定二年五月，以河東殘破，改隸延安府。戶八千八百六十四。寨八、堡九。（神泉寨、永作堡、烏龍寨、康定堡、寧河寨、寧河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彌川寨、撞川堡、強川堡、清川堡、通秦寨、通秦堡、晉安堡、吳堡寨，已上皆在黃河西，臨西夏界。）

代州，中。宋雁門郡防禦，天會六年置震武軍節度使，貞祐二年四月僑置西面經略司，八月罷。戶五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縣五、鎮十三。雁門（倚。有夏屋山、雁門山、滹沱水。）鎮三。（雁門、西陘、胡谷。）崞（有崞山、石鼓山、滹沱河、沙河。）鎮一。（樓板。）五臺（貞祐四年三月升爲臺州。有五臺山、慮虒水。）鎮二。（興善、石觜。）廣武（貞祐三年七月來屬。）繁畤（貞祐三年九月升爲堅州。）鎮七。（茹越、大石、義興、麻谷、瓶形、梅迴、寶興。）

隩州，下。本宋舊火山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火山州，後更今名。興定二年九

月，改隸嵐州。四年，以殘破徙治于黃河灘許父寨。戶七千五百九十二。縣
一、鎮一：河曲 貞元元年置。有火山、黃河。鎮一 鄉鎮。
寧化州，下，刺史。本寧化軍，大定二十二年陞爲州。戶六千一百。縣一、鎮
一：寧化 鎮一 窰谷。
嵐州，下，宋舊樓煩郡軍事。天會六年置鎮西節度使。戶一萬七千五百五十
七。縣三、鎮四：宜芳 鎮一 飛鳶。合河 鎮三 合河津、乳浪、鹽院、渡。樓煩
岢嵐州，下，刺史。本宋岢嵐軍，大定二十二年爲州，貞祐三年九月升爲防禦，
四年正月升爲節鎮，五月復爲防禦。戶五千八百五十一。縣一、堡一：
嵐谷 有嵐谷山、岢嵐山、雪山。堡一 寨光。
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元光元年六月升爲防
禦。戶三千一百九十一。縣一：保德 大定十一年置。有大堡津、汝谷津。
管州，下，刺史。本宋憲州靜樂郡，天德三年更。興定三年升爲防禦。戶五千八
百八十一。縣一：靜樂
河東南路，府二，節鎮三，防禦一，刺郡六，縣六十九，鎮三十，關六。
平陽府，上。宋平陽郡建雄軍節度，本晉州，初爲次府，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
六年升總管府，置轉運司。興定二年十二月，以殘破降爲散府。有書籍。產解鹽、隰州蠟、卷
子花、龍門椒、紫團參、甘草、蒼朮。戶一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六。縣十、鎮一：臨汾 天會六年
定臨汾爲次赤，餘並次畿，置丞、簿、尉各一。有姑射山、平水、壺口山、汾水。襄陵 有浮山、汾水、潏水。鎮一 故關。洪洞 有霍水、汾水。趙
城 有姑射山、汾水、霍水。霍邑 貞祐三年七月升爲霍州，以趙城、汾西、靈石隸焉。興定元年七月升爲節鎮，軍曰鎮定。有霍山、汾水、彘水。汾西
有汾西山、汾水。岳陽 有烏嶺山、通軍水。浮山 舊名神山，大定七年更爲浮山。興定四年更名曰忠孝。和川 冀氏
隰州，上，刺史。宋大寧郡團練，舊大寧郡軍，刺史。天會六年改爲南隰州，以與
北京隰州重也。天德三年去南字。戶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縣六、關四：
隰川 倚。有石馬山、石樓山。仵城 興定五年正月陞以隰川之午城鎮置。蒲 興定五年正月升爲蒲州，以大寧隸焉。有孤石山、横木關。
大寧 有孔山、黃河、白斤水。關一 馬門關。永和 有樓山、横河山、芝水。關一 永和關。石樓 有石樓山、黃河、龍泉。關二 永寧、
上平關。
吉州，下。宋置團練，舊名慈州。天德三年，改爲耿州，置文成郡軍。明昌元年更
名吉。戶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四。縣二：吉鄉 有壺口山、孟門山、黃河、蒲水。鄉寧
河中府，散，上。宋河東郡，舊置護國軍節度使。天會六年降爲蒲州，置防禦使。
天德元年升爲河中府，仍舊護國軍節度使。大定五年置陝西元帥府。戶十
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縣七、鎮四：河東 倚。有中條山、五老山、黃河、媯水、汭水。鎮二 永樂、合河。
河津 貞祐三年升爲榮州，以河津、萬泉隸焉。有黃河、汾水、睢丘。鎮一 北即。虞鄉 有雷首山、中條山、壇道山。萬泉 鎮一 胡壁。臨
晉 有三疑山、黃河。河津 猗氏 有涑水。
絳州，上。宋置絳郡防禦。天會六年置絳陽軍節度使。興定二年十二月升爲
晉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馬。三年三月置河東南路轉運司。戶一十三萬一
千五百一十。縣八、鎮五、關一：正平 倚。有定境山、汾水、澮水、鼓水。鎮一 澤掌。曲沃 鵲有
絳山、絳水、汾水、澮水。鎮二 柴村、九王。稷山 有稷山、汾水。翼城 興定四年十二月升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翼
安。有澮高山、清野山、烏嶺山。太平 有汾水。垣曲 有王屋山、清廉山、黃河、清水。鎮一 皋落。關一 行臺。絳 有太陰山、教山、絳水。
鎮一 [illegible]交。平水 興定四年七月徙置汾河之西，從平陽公胡天作之請也。
解州，上，刺史。宋慶成軍防禦，國初置解梁郡軍，後廢爲刺郡。貞祐三年復升
爲節鎮，軍名寶昌。興定四年徙治平陸縣。戶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二。縣六、
鎮四：解 倚。有壇道山、鹽池。平陸 有吳山、黃河。鎮一 張店。芮城 宋隸陝州。有中條山、黃河、龍泉。夏 有巫咸山、中條
山、淡水。鎮一 曹張。安邑 有中條山、[illegible]山、鹽池、涑水。聞喜 有九龍山、湯山、涑水。鎮二 東鎮、劉莊。
澤州，上，刺史。宋高平郡。天會六年以與北京澤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
南字。貞祐四年隸潞州昭義軍，後又改隸孟州。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忠
昌。戶五萬九千四百一十六。縣六、鎮二：晉城 倚。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關。鎮二 周村、
巴公。舊又置星軺鎮。端氏 有石門山、巨峻山。陵川 有太行山、九仙山。陽城 元光二年十一月升爲勣州。有王屋山、濩澤。高平
有頭顱山、米山、丹水。沁水 有鹿臺山、沁水、馬邑山。
潞州，上。宋隆德府，上黨郡昭德軍節度使。天會六年，節度使兼潞南遼沁觀
察處置使。戶七萬九千二百三十二。縣八、鎮四：上黨 倚。鎮一 八義。壺關
有抱犢山、紫團山、赤壤山。屯留 有盤秀山、絳水。鎮一 寺底。長子 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鎮一 横水。潞城 有三垂山、伏牛山、潞
水、漳水。襄垣 有鹿臺山、涅水、漳水。鎮一 虒亭。黎城 有白巖山、故壺關口。涉 貞祐三年七月升爲崇州，以黎城縣隸焉。四年八月以殘
破復爲縣。興定五年九月復升爲州。有崇山、涉水。

遼州，中，刺史。宋本樂平郡，刺史。天會六年，以與東京遼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戶一萬五千八百五十。縣四、鎮一、關一：遼山（倚。有箕山、苦谷水。）鎮一（平城，舊縣也，貞元間廢為鎮，屬遼山縣，及廢舊芹泉鎮。）關一（黃。）榆社（有武鄉水、石勒遏麻池。）和順（有九原山。）儀城（舊為平城縣，貞元二年廢入遼山為鎮，貞祐四年復升為縣，更今名。）

沁州，中。錦山郡，宋威勝軍。天會六年，升為州。元光二年，升為節鎮，軍曰義勝。戶一萬八千五十九。縣四、鎮一：銅鞮（倚。有銅鞮山、石梯山、洹水、交水。）武鄉（有胡甲山、武鄉水。）鎮一（南關。）沁源（元光二年十一月升為綿州。有雷山、沁水。）綿上（有羊頭山、沁水。）

懷州，上。宋河內郡，防禦。天會六年，以與臨潢府懷州同，加南字，仍舊置沁南軍節度使。天德三年，去南字。皇統三年閏四月，置黃沁河堤都大管勾司。大定五年，置行元帥府。興定五年，置招撫司。戶八萬六千七百五十六。縣四、鎮六：河內（倚。有太行陘、太行山、黃河、沁水、溴水。）鎮四（武德、柏鄉、萬善、清化。）修武（有濁鹿城。）鎮一（承恩。）山陽（興定四年，以修武縣重泉村為山陽縣，隸輝州。）武陟（有太行山、天門山、黃河、沁水。）鎮一（宋郭。）

孟州，上。宋濟源郡，節度。天會六年，降河陽府為孟州，置防禦，守盟津。宣宗朝，置經略司。戶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縣四、鎮二：河陽（倚。有嶕山、黃河、湛水、同水。）鎮二（歲馬、沇河。）王屋（有王屋山、天壇山、析城山、黃河。）濟源（有太行山、孔山、濟水、溴水、沁水。）溫（有黃河、濟水。）

京兆府路，宋為永興軍路。皇統二年，省併陝西六路為四，曰京兆，曰慶原，曰熙秦，曰鄜延。府一，領節鎮一，防禦一，刺郡四，縣三十六，鎮三十七。

京兆府，上。宋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皇統二年，置總管府。天德二年，置陝西路統軍司、陝西東路轉運司。（產白芷、麻黃、白蒺藜、茴香、細辛。）戶九萬八千一百七十七。縣十二、鎮十（舊又有中橋、臨涇二鎮，後廢。）：長安（倚。有終南山、龍首山、灃水、渭水、鎬水。）鎮一（子午。）咸寧（倚。本萬年，後更名。泰和四年廢，尋復。）鎮二（鳴犢、乾祐。）興平（有渭水、醴泉。）涇陽 臨潼（有驪山、渭水。）鎮一（零口。）藍田（有藍田山、黃山、灞水。）雲陽 鎮一（孟店。）高陵（有涇水、白渠。）鎮二（毗沙、渭城。）終南（宋清平軍。）鎮一（甘河。）櫟陽（有渭水、清河、泉陂。）鎮一（栗邑。）鄠（有終南山、牛首山、渼陂、渭水。）鎮一（秦渡。）咸陽

商州，下，刺史。宋上洛郡，軍事。貞祐四年，升為防禦，尋隸陝州。興定二年正月，復來屬。元光二年五月，改隸河南路。戶三千九百九十九。縣二、鎮二（舊又有西市、黃川、青雲三鎮，後廢。）：上洛（有楚山、熊耳山、丹水、峣關。）鎮二（商洛、灃陽，皆舊縣，貞元二年廢為鎮。）洛南（有冢嶺山、洛水。）

虢州，下，刺史。宋虢郡，軍事。貞祐二年，割為陝州支郡，以備潼關。戶一萬二十二。縣三、鎮五：虢略（有鹿蹄山、黃河、燭水。）鎮三（靖遠、王城、朱陽。）盧氏（有朱陽山、熊耳山、洛水、鄢水。）鎮二（杜管、欒川，舊為縣，貞元二年廢為鎮。）朱陽（海陵時嘗廢，後復置。有地肺山。）

乾州，中，刺史。宋舊改為醴州，天德三年復。戶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縣四、鎮三：奉天（有梁山、莫谷水、甘谷水。）鎮一（薛祿。）醴泉（有九嵕山、浪水。）鎮一（甘北。）武亭（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以避顯宗諱更。有敦物山、武功山、渭水。）鎮一（長寧。）好畤（有梁山、武亭河。）

同州，中。宋馮翊郡，定國軍節度，治馮翊。後改安國軍節度使。（舊貢圓節鞭、羊，大定十一年罷之。）戶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一。縣六、鎮九：馮翊（倚。有洛水、渭水。）鎮二（沙苑、拜藍。）朝邑（有黃河、渭水。）鎮四（朝邑、新市、延祥、海谷。）白水（有五龍山、洛水、白水。）郃陽（有非山、瀵水、黃河。）鎮一（夏陽。）澄城（有梁水、洛水。）韓城（貞祐三年升為楨州，以郃陽縣隸焉。）鎮二（寺前、夏陽。）

耀州，上，刺史。宋華原郡，感德軍節度。皇統二年，降為軍事，後為刺史州。戶五萬二百一十一。縣四、鎮二：華原（有土門山、漆水、沮水。）同官（有白馬山、同官川。）鎮一（黃堡。）美原（有頻陽山。）三原（有堯門山、中白渠。）鎮一（龍橋。）

華州，中。宋華陰郡，鎮潼軍節度，治鄭。國初因之，後置節度使。皇統二年，降為防禦使。貞祐三年八月，升為節鎮，軍曰金安，以商州為支郡。戶五萬三千八百。縣五、鎮六：鄭（倚。有少華山、聖山、渭水、符禺水。）鎮一（赤水。）華陰（有太華山、松果山、黃河、渭水、潼關。）鎮二（關西、敷水。）下邽（有渭水、太白渠。）鎮二（秦化、新市。）蒲城（有金粟山、洛水。）鎮一（荊姚。）渭南（有靈臺山、渭水。）

鳳翔路，宋秦鳳路，治秦州。府二，防禦二，刺郡二，縣三十三，城一，堡四，寨十六，鎮十六。

鳳翔府，中。宋扶風郡，鳳翔軍節度。皇統二年，升為府，軍名天興。大定十九年，更軍名為鳳翔。大定二十七年，升總管府。（產芎藭、獨活、燈草、無心草、升麻、秦艽、骨碎補、羌活。）戶六萬二千三百二。縣九、鎮四（舊有橫水、驛店、省橫、麻務、長清五鎮，後廢。）：鳳翔（倚。有杜陽山、吳岳、雍水。舊名天興縣，大定十九年更。）寶雞（有陳倉山、渭水、汧水、大散關。）鎮一（武城。）虢（有楚山、渭水。）鎮一（陽平。）郿（有太白山、渭水。）盩厔（南至巡馬道二十里。貞祐四年升為恆州，以郿縣隸焉。有終南山、渭水、浴谷。）扶風（國初作扶興。有渭水、漳山。）鎮一（岐陽。）岐山（有岐山、終南山、渭水、婁水、汧水。）鎮一（馬磧。）普潤（有杜水、漆水、岐山。）麟遊（有五將山、勳土山。）

德順州，上，刺史。宋德順軍，國初隸熙秦路。皇統二年，升為州。大定二十七年

來屬。貞祐四年四月、升爲防禦。十月、升爲節鎮、軍曰隴安。戶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縣六、寨四、堡一、舊有上接鎮、通安寨、王家城、牧龍城、阿家堡、後廢。隴平、倚。水洛、本中安堡城。堡一、中安。威戎、本威戎堡城。隆德、本隆德寨。通邊、本通邊寨。寨三、靜邊、舊爲縣。得勝、軍安。治平、本治平寨。寨一、懷遠。

平涼府、散、中。宋渭州隴西郡平涼軍節度、舊爲軍、後置陝西東西路提刑司。大定二十六年來屬。戶三萬一千三十三。縣五、鎮五、寨一。平涼、倚。有羊頭山、馬屯山。潘原、有鳥鼠山、桐城山。崇信、有關川水。鎮一、西赤城。華亭、有小隴山。化平、本名安化、大定七年更。鎮四、安化、安國、白巖河、耀武。寨一、瓦亭。

鎮戎州、下、刺史。本鎮戎軍、大定二十二年爲州。二十七年來屬。戶一萬四百四十七。縣二、堡三、寨八。東山、本東山寨。三川、本三川寨。堡三、彭陽、乾興、開遠。寨八、天聖、飛泉、熙寧、平、通城邊羌、九羊、張義。

秦州、下。宋天水郡雄武軍節度、後置秦鳳路。國初置節度、皇統二年置防禦使、隸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來屬。元光二年四月、升爲節鎮、軍曰鎮遠。後罷。貞祐三年復置。戶四萬四百四十八。縣八、城一、寨三、鎮二、舊有甘谷城、甘泉城、結藏城、定西寨、西顯堡、後廢。成紀、倚。有龍馬泉。冶坊、甘谷、清水、宋舊縣、有中隴山、嶓冢山、渭水。雞川、隴城、有大隴山、瓦亭山。寨一、隴城。西寧、貞祐四年十月升爲西寧州、以甘谷、雞川、冶平三縣隸焉。秦安、城一、伏羌。寨二、三陽、務弓。鎮二、靜戎、床穰。

隴州、下。宋汧陽郡防禦、海陵時隸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來屬。戶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二。縣三、鎮五。汧陽、倚。有汧水、隃麋澤。鎮二、安化、新興。汧源、有吳嶽山、白環水。鎮三、吳山、定戎、隴西。隴安、泰和八年以隴安寨升。有秦嶺山、渭水。

鄜延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六、鎮五、城二、堡四、寨十八、關二。

延安府、下。宋延安郡彰武軍節度使、皇統二年置彰武軍總管府。戶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四。縣七、鎮一、寨五、堡二。膚施、倚。有五龍山、伏龍山、洛水、清水、濯巾水。鎮一、樂盤。延川、有濯巾河、黃河、延水。寨一、永平。延長、有獨戰山、濯巾水。臨真、有庫利山。甘泉、有洛水。敷政、有三趙山、洛水。門山、有重覆山、黃河、渭牙川水。堡二、安定、置第六正將。安塞。寨四、萬安、鎮定二年廢。德安、置第五副將。招安。永平、有丹陽驛。

丹州、中、刺史。宋咸寧軍事、國初因之。戶一萬三千七十八。縣一、鎮一、關一。宜川、有雲巖山、孟門山、黃河、庫利山。鎮一、雲巖。關一、烏仁。

保安州、下、刺史。宋保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戶七千三百四十。縣一、寨三、鎮二、堡一、城一。保安、大定十一年以保安軍置。寨三、德靖、順寧、平戎。鎮二、靜邊、永和。堡一、園林。城一、金湯。

綏德州、下、刺史。唐綏州、宋綏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戶一萬二千七百二十。縣一、寨十、城一、堡一、關一。清澗、本宋清澗城、大定二十二年升。寨十、暖泉、義合、清邊、臨夏、白草、米脂、置第二將。懷寧、鎮邊、綏平、克戎、置第四將。城一、嗣武。堡一、開光。關一、永寧。

鄜州、下。宋洛交郡、康定軍節度、國初因之、置保大軍節度使。戶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一。縣四、鎮一。洛交、倚。有琥屬山、洛水、華池水。鎮一、三水。直羅、有水盤山、羅川水。鄜城、有楊班湫。洛川、有洛川水、團水。

坊州、中、刺史。宋中部郡軍事。戶二萬七百四十六。縣二、鎮一。中部、有沮河、橋山、石堂山、洛水、鏞谷水。宜君、有沮水。鎮一、王華。

天會五年、元帥府宗翰宗望奉詔伐宋、若克宋、則割地以賜夏。及宋既克、乃分割楚夏疆封、自麟府路洛陽溝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延寨、踰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口、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距黃河、依見流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或指定地名有懸邈者、相地勢從便分畫。

慶原路、舊作陝西西路。府一、領節鎮二、刺郡三、縣十九、鎮二十三、城二、堡四、寨十六、邊將營八。

慶陽府、中。宋安化郡、慶陽軍節度、本慶州軍事、國初改安國軍、後置定安軍節度使兼總管。皇統二年、置總管府。戶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縣三、城二、堡一、寨二、鎮七。安化、倚。有馬嶺山、延慶水。彭原、有彭池原、睦陽川。鎮二、董志、赤城。合水、有子午山。鎮五、金櫃、懷安、華樂、五交、景山。城二、白豹、大順。寨三、安疆、華池、柔遠。堡一、荔原。

環州、上、刺史。宋軍事、國初因之、大定閒、升爲刺郡。戶九千五百四。縣一、堡三、寨六、鎮三。通遠、倚。有鹹河、馬嶺坂、答子平榷場。堡三、木瓜、歸德、鎮平、舊有惠丁、射香、流井三堡、後廢。寨六、定邊、平遠、永和、洪德、烏崙、安邊。鎮三、合道、馬嶺、木波。

寧州，中，刺史。宋彭原郡興寧軍節度，國初因之。皇統二年降爲軍，仍加西字。天德二年去西字，爲刺郡。戶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七。縣四、鎮五：安定本名定安，大定七年更。倚。有洛水、九陵水。鎮一，交城。定平鎮二，襄社、大昌。眞寧有午山、羅川水。鎮二，要冊、山河。襄樂有延川水。

邠州，中。宋新平郡靖難軍節度使，國初因之。戶四萬七千二百九十一。縣五、鎮三、寨一：新平倚。有涇水、漆水。淳化有仲上車箱坂。宜祿有涇水、汭水。鎮一，亭口。永壽宋隸醴州，有高泉山。鎮一，永壽舊有邵寨鎮，後割隸涇州。寨一，常寧。三水有石門山、涇水、羅川水。鎮一，清泉。

原州，上，刺史。宋平涼軍事，大定二十七年爲涇州支郡，後復軍事。戶一萬七千八百。縣二、鎮三、寨五：臨涇倚。有陽晉水、朝那水。彭陽有大胡河、蒲川河。鎮三，蕭鎮、柳泉、新城。寨五，綏寧、平安、清安、開邊、西壕。

涇州，中。彰化軍節度使，本治涇州，元光二年徙治長武。戶二萬六千二百九十。縣四、寨一、鎮二：涇川本保定縣，大定七年更。寨一，官地。長武、良原、靈臺。鎮二，百里、邵寨。

邊將。

第二將營在蕭原堡西，白豹城南七十五里，戶三千七百一十六。次西第四將營戶一千二百三十二。次西第三將營戶二千一百五。次西第八將營戶一千二百二十二。次西第七將營戶八百五十。次西第九將營戶七百二十七。次西第六將營戶九百八十九。次西第五將營戶三百六十四。

皇統六年，以德威城、西安州、定邊軍等沿邊地賜夏國，從所請也。正隆元年，命與夏國邊界對立烽候，以防侵軼。

臨洮路，皇統二年改熙州爲臨洮府，置熙秦路總管府，大定二十七年更今名。府一，領節鎮一，防禦一，刺郡四，縣一十五，鎮六，城七，堡十二，寨九，關二。

臨洮府，中。宋舊熙州臨洮郡鎮洮軍節度，後更爲德順軍。皇統二年置總管府。產甘草、蓆、鬧子、大黃。戶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一。縣三、鎮一、城一、堡四：狄道有白石山、洮水、漕臺河。鎮一，慶平。城一，景樂。當川。堡一，通谷。康樂。堡三，渭源、臨洮、南川，臨宋界。

積石州，下，刺史。本宋積石軍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爲州。戶五千一百八十五。縣一、城三、堡三：懷羌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城三，循化，西至生羌界一百里；大通，臨河夏界；來羌，臨夏邊。堡三，通津、臨灘、來同。

洮州，下。宋嘗置團練刺史，舊軍事。臨宋界，至西生羌界八十里。戶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堡二，通祐，臨宋界，無民戶，置軍守；鐵城，臨宋界，無民戶，置軍守。

蘭州，上，刺史。宋金城郡軍事。戶一萬一千三百六十。縣三、鎮三、城二、堡三、關一：定遠舊第十號，去質孤堡一十五里。龕谷宋舊寨。阿干宋舊寨。城二，寧遠、安羌。堡三，東關、質孤，臨夏邊；舊第八號、西關，臨黃河夏邊。鎮三，原川、猪嘴、納米。關一，京玉。

鞏州，下，節度。宋通遠軍，皇統二年升軍事，爲通遠軍節度使。戶三萬六千三百一。縣五、寨四、鎮一：隴西宋舊縣。通渭、定西貞祐四年六月升爲州，以通西、安西隸焉。鎮一，鹽川，舊有赤砦鎮，後廢。通西、安西。寨四，熟羊，臨宋界；來遠，去宋界二十五里，舊爲鎮；永寧，去宋界三十里；南川，舊有平西寨、遠二寨及南三分堡。

會州，上，刺史。宋前舊名汝遮。戶八千九百一十八。縣一舊有會川城。寨二、關一。保川。寨二，平安、通安。關一，會安，舊作會寧。

河州，下，防禦。宋安鄉郡軍事，至都四千七百一十里。皇統二年升軍事爲防禦。貞祐四年十月升爲節鎮，軍曰平西。戶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縣二、城一、寨三、鎮一：枹罕國初廢，貞元二年復置。寧河。城一，安鄉關。寨三，南川、通會關、定羌城。鎮一，積慶。

金史卷二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八

河渠 黃河 漕渠 盧溝河 滹沱河 漳河

黃河金始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五埽則兼汴河事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於河陰以涖之懷州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則兼沁水事設黃沁都巡河官一員於懷州以臨之滎福上下衛南淇上四埽屬衛南都巡河官則居新鄉武城白馬書城教城四埽屬濬滑都巡河官則庭教城曹甸都巡河官則總東明西佳孟華凌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則司定陶濟北寒山金山四埽者也故都巡河官凡六員後又特設滎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皆從都水監廉舉總統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萬七百餘束樁杙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恆制也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統軍使宗室宗敘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隄以防決溢爲便尚書省以聞上從之三月拜宗敘爲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嘗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調吏互爲姦若不早計而迫期徵斂則民增十倍之費然其所徵之物或委積經年至腐朽不可復用使吾民數十萬之財皆爲棄物此害非細卿既參朝政凡類此者皆當革其弊擇所利而行之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邈小字阿補孫監護工作十三年三月以尚書省請修孟津滎澤滎福埽堤以備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從事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十二月尚書省奏修築河隄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百里內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尚書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先是祥符縣陳橋鎮之東至陳留潘岡黃河堤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其事南京有司言乞專設埽官十九年九月乃設京埽巡河官一員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彌漫至于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宰臣以聞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于歸德府創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且詔頻役夫之地與免今年稅賦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堤以備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上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而寂視被災之民不爲拯救乃專集眾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民甚怨嫉上聞而惡之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上於是遣戶部尚書劉瑋往行戶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爲蔡州防禦使冬十月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他日又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被災路分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災之處上曰雖然必其鄰道也既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貲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爲十一月又謂宰臣曰河未決衛州時嘗有言者既決之後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詢其故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言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應嘗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上從其請特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二月以衛州新鄉縣令張虡丞唐括唐古出主簿温敦偎喝以河水入城閉塞救護有功皆遷賞有差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

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管勾河防事如任內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上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於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溫鄭州河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西閿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之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初衛州為河水所壞乃命增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樂遷於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還奏舊州民復業者甚衆且南使驛道館舍所在向以不為水備以故被害若但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其民情修治舊城為便乃不遷州仍勑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重抵以罪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六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報文字如此稽滯水事最急功不可緩稍緩時頃則難固護矣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埽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遂詔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顧於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科之每工錢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齡壽提控五百人往來彈壓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蓋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堤埽若土功從實計料薪藁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懼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科薪藁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埽興工乞令本監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於冬月分為三限輸納為便詔尚書省詳議以聞明昌元年春正月尚書省奏臣等以為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牓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每歲於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次年春工多寡移報轉運司計置於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鄰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復於所近州縣和買然復慮人戶道塗泥淖艱于運納止依稅內科折他物更為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律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之四年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瀹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臣等以為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以諳練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上從之十二月勑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同本監官講議黃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趨北齧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堤與創築月堤也可於北岸墻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堤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令擬先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堤導水使長堤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即依上開決分為四道俟見水勢隨宜料理尚書省以櫟等所言與明昌二年劉瑋等所案視利害不同及令陳言人馮德輿與櫟面對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議復言若遽於墻村疏決緣瀕北清河州縣二十餘處兩岸連亙千有餘里其隄防素不修備恐所屯軍戶亦卒難徙今歲先於南岸延津縣堤決堤洩水其北岸長堤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並宜加功築護庶可以遏將來之患若定陶以東三埽棄堤則不必修止決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流堤北張彪白塔兩河間礙水軍戶可使遷徙及梁山濼故道分屯者亦當預為安置宰臣奏曰若遽從櫟等所擬恐既更張利害非細比召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同計議先差幹濟官兩員行戶工部事覆視之同則就令計實用工物量州縣遠近以調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即充今歲守

漲及與本監官同議經久之利。詔以知大名府事內族裔、尚書戶部郎中李敏
義充行戶工部事，以參知政事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尚
書戶部郎中焦旭於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堤，及北清河兩岸舊有堤處，
別率丁夫修築，亦就令講究河防之計。他日，上以宋閻士良所述黃河利害一
帙付參知政事馬琪曰：此書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賜卿。二月，上諭平章政事
守貞曰：王汝嘉、田櫟專管河防，此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曾於南岸行視否，
乃稱未也。又問水決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
畫，今不稱職如是耶？可諭旨令往盡心固護，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
稍涉違慢，當併治罪。三月，行省并行戶工部及都水監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
水監元擬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導河勢，緣北來水勢去宜村堤稍緩，唯王
村岸向上數里臥捲，可以開決作一河，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於北岸牆
村疏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復當築大
堤。尚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於牆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
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也。況長堤已加固護，復於南岸疏決水勢，已寢決河入梁山濼之議，
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堤矣。先所修清河舊堤，宜遣罷之。監丞田櫟言：定
陶以東三埽棄堤不當修，止言決舊壓河口，以導漸水入堤北張彪、白塔兩河
之間。凡當水衝屯田戶，須令遷徙，臣等所見，止當堤前作木岸以備之。其間居
人未當遷徙，至夏秋水勢之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戶工部之所
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
四月，以田櫟言河防事，上諭旨參知政事持國曰：此事不惟責卿，要卿等同心
規畫，不勞朕心爾。如櫟所言，築堤用二十萬工，歲役五十日，五年可畢，此役之
大，古所未有。況其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難行也。遷徙軍戶四千則不為難，
然其水時決，尚不知所歸，儻有潰走，若何枝梧。如今南岸兩處疏決，使其水趨
南，或可分殺其勢。然水之形勢，朕不親見，難為條畫，雖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
熟此，可集百官詳議以行。百官咸謂櫟所言棄長堤、無起新堤，放河入梁山故
遣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為省費息民長久之計。臣等以為黃河水勢非常，變易
無定，非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況梁山濼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狹不能
吞伏，兼所經州縣農民廬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櫟又言：乞
許都水監符下州府運司，專其用度，委其任責，一切同於軍期，仍委執政提控。
錄令監官已經添設，又於外監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長官兼領之，及令佐管勾
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軍期斷罪的決之法。凡櫟所言無可用，遂寢其議。八月，
以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有失固護，詔命同知
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女奚列奕（小字韓家奴）同往規措。尚書省奏：都
水監官前來有犯，已經戒諭，使之常切固護，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見水勢
趨南，不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為遷延，以至害民，即是故違制旨，私罪，當的
決。詔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職。上謂宰臣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
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曏者河北決，措畫堤防，猶嘗置行省，況今方橫潰為
害，而止差小官，恐失眾望，自國家觀之，雖山東之地重於河南，然民皆赤子，何
彼此之間。乃命參知政事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上曰：李愈不得為無罪，雖都
水監官非提刑司統攝，若與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護，或申聞省部，亦何不可
使朕聞之，徒能張皇水勢，而無經畫，及其已決，乃與王汝嘉一往視之而還，亦
未嘗有所施行。聞王村河口開導之月，則對以四月終，其實六月也，月日尚不
知，提刑司官當如是乎？尋命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濟被浸之民。時行省參知政
事胥持國、馬琪言：已至光祿村周視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潰，至十餘里
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
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
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護，將於農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
城不至為害。參知政事馬琪言：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公議，論
紛紜不一，隳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自昔選用都、散巡河官
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人，或有老疾，避倉庫之繁，行賄請託，以致多不稱職，擬
升都巡河作從七品，於應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外散巡河依舊，亦於諸司及

丞簿廉舉人內選注並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
察若不稱職即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本監及提刑司保申
量與升除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注繼而胥持國亦以爲言乃從其請閏
十月平章政事守貞曰馬琪措畫河防事未見功役之數加之積歲興功民力
將困今持國復病請別遣有材幹者往議之上曰堤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
固不敢惜第恐財殫力屈成而復毀如重困何宰臣對曰如盡力固護縱爲害
亦輕若恬然不顧則爲害滋甚上曰無乃因是致盜賊乎守貞曰宋以河決興
役亦嘗致盜賊然多生於凶歉今時平歲豐少有差役未必至此且河防之役
理所當然今之當役者猶爲可耳至於科徵薪芻不問有無督輸迫切則破產
業以易之恐民益困爾上曰役夫須近地差取若遠調之民益艱苦但使津濟
可也然當俟馬琪至而後議之庚辰琪自行省還入見言孟陽河堤及汴堤已
塡築補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於中道疏決以解南北
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可於正月終興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
上以所言付尙書省而治檢覆河堤并守漲官等罪有差他日尙書省奏事上
語及河防事馬琪奏言臣非敢不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別差官相度儻
有奇畫亦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來興功亦庶幾稍寬朝廷憂顧上然之命
翰林待制奧屯忠孝權尙書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防權尙書工部侍郎行戶
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諭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錯
失亦不汝容承安元年七月勅自今沿河傍側州府縣官雖部除者皆勿令員
闕泰和二年九月勅御史臺官河防利害初不與卿等事然臺官無所不問應
體究者亦體究之五年二月以崔守眞言黃河危急芻藁物料雖云折稅每年
不下五六次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直勅委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
鑄講究以聞澥等言大名府鄭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藁未給價者
計錢二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各州縣清強官一一
酬之續令按察司體究宣宗貞祐三年壬申上遣參知政事侯摯祭河神於宜
村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盞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
境今其故堤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没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
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浸没河北良田爲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
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
爲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
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
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
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淸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
州淸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
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
基又言南岸居民旣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
殷倍於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尙書省宰臣
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分
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
賦役五年夏四月勅樞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壘石岸仍置撒星樁陷馬塹以
備敵

漕渠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爲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
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淸歷亭景州
之將陵東光淸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
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爲御
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饒衡水則經深
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淸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壖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
牐十餘日而後至于京師其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淸河
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
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
功事見盧溝其後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
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

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啓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爲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腳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陸運傭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五十七文六分八釐四毫、錢每貫三文九釐六毫、餘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則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則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務納課傭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船漕運者、其腳直以十分爲率、初年尅二分、二年尅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尅一分、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爲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宮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濬治、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明昌三年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勅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爲無與於己、多致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爲名、姦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銜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堤岸、爲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潞、武清、香河、漷陰、十二月、通濟河創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爲一司、通管漕河牐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隸都水監、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牐、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腳之費、遂增給之、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四年、從右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餽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尚廄牛及官車以助其力、興定四年十月、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爲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度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

盧溝河、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勅宰臣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爲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

不能勝舟其役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爲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
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
而罷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
夫塞之至是復決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
山金口閘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
人或爲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
然則更立重閘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
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爲安平侯二十八年五月詔盧溝河
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復以涉
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橋明昌三年三月成勅命名曰廣利
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
然民間自應爲買左丞守貞言但恐爲豪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
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望也遂從之六月盧溝堤決詔速遏塞之無令
泛溢爲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玄同口以下丁
村以上舊堤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尚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堤道

滹沱河大定八年六月滹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
萬八千繕完其堤岸十年二月滹沱河創設巡河官二員十七年滹沱決白馬
崗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定五百里內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興役命
同知真定尹鶻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

漳河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漳河閘所須工物一切並從官給毋令
擾民明昌六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堤決詔命速塞之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
言修漳河堤埽計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支錢
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九

禮一 郊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讀武內而縱欲其獻既失奚暇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嚮所遷宋故禮器以旋迺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集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棊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為國也信矣夫而況關睢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為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爝火之燃褰流弗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暐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為書若夫凶禮則略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繼弒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喪禮雖存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南北郊金之郊祀本於其俗有拜天之禮其後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南郊壇在豐宜門外當闕之巳地圓壇三成成十二陛各按辰位壝墻三匝四面各三門齋宮東北廚庫在南壇壝皆以赤土圬之北郊方丘在通玄門外當闕之亥地方壇三成成為子午卯酉四正陛方壝三周四面亦三門朝日壇曰大明在施仁門外之東南當闕之卯地門壝之制皆同方丘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之西北當闕酉地掘地汙之為壇其中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左丞石琚奏曰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蓋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高祖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為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上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為法今止當以太祖配又謂宰臣曰本國拜天之禮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築壇亦宜我國家絀遼宋主據天下之正郊祀之禮豈可不行乃以八月詔曰國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舊章咸在仰惟太祖之基命詒我本朝之燕謀奄有萬邦于今五紀因時制作雖增飾于國容推本奉承猶未遑于郊見況天休滋至而年穀屢豐敢不數繹曠文明昭大報取陽升之至日將親饗于圜壇嘉與臣工共圖熙事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有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罔或不欽乃於前一日遍見祖宗告以郊祀之事其日備法駕鹵簿躬詣郊壇行禮

儀注齋戒用唐制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天子親祀皆前期七日攝太尉誓亞終獻官親王陪祀皇族於宮省皇族十五以上官雖不至七品者亦助祭受誓又誓百官於尚書省攝太尉南向司徒北向監察御史在西監禮博士居東皆相向太常卿在司徒後重行北向司天監光祿丞太廟令丞大樂令丞太官令丞良醞令廩犧令郊社丞司尊太祝奉禮郎協律郎諸執事官皆重行西上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攝太尉乃誓曰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日某甲皇帝有事於南郊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禮直官贊曰七品以下官皆退餘皆再拜退誓於宮省之儀皆同於是皇帝散齋于別殿前致齋一日尚舍設御坐於大安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坐之側設御幄於室內施簾於楹下事前三日陳設小次事前一日設

拜禮及皇帝版位皇帝飲福位及黃道褥位自玉輅下至升輿所及致齋之日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官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並結珮俱詣閣奉迎上丑二刻侍中板奏外辦皇帝服袞冕結珮乘輿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坐東向坐通事舍人承傳殿上下俱拜訖西面贊各祗候一刻頃侍中跪奏臣某言請降就齋倣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羣官皆退諸執事官皆宿於正寢治事如故不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字不決罰罪人不與穢惡事致齋日惟祀事則行餘悉禁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前祀五日儀鸞衛舍陳設齋宮有司設扈從侍衛次於宮東西又設陪祀親王次宮東稍南西向北上宗室子孫位於其後又設司徒亞終獻行事執事官次於壇南外壝門之西東向北上重行異位又設天名房在壇南外壝門之東西向大禮使次於其後皆西向又設席大屋於壇外西北駐車輅以備風雪祀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東壝外門內道北南向又設小次於壇下卯陛之北南向有司設饌幔於東壝中門之北南向設兵衛各服其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及壝之內外乃爲瘞位在南中壝東門之東壇之己位又爲瘞坎在中壝內戌位祀前二日大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南北向玉磬在午陛之西金鐘在午陛之東柷一在鐘前稍北敔一在磬前稍北東西相向歌工之次餘工各立於縣後琴瑟在前匏竹在後於壇下第一等上皆重行異位北向又設宮縣樂南壝外門之外八佾二舞表於樂前又設柔茨樂於麾天門前祀前一日奉禮郎升設皇帝版位於壇上辰巳之間北向又設皇帝飲福位於其左稍却北向又帥禮直官設亞終獻位於卯陛之東北西向北上司徒位於卯陛之東道南西向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祿卿禮部侍郎位各次之太常丞光祿丞又次之又設大禮使位於小次之左少却西向又設分獻官司天監讀冊中書侍郎位於中壝門道北西向郊社令廩犧令太官令良醞令位於其後又設郊社丞大祝奉禮郎以下諸執事官於其後皆西向重行異位又設從祀文武羣官一品至五品位於中壝門內道南西向皆重行立又設助奠祝史齋郎位於東壝門外道北西向又設陪祀皇族於道南西向六品至九品從祀羣官又於其南皆西向重行異位各依其品又設監祭御史二員一員在午陛之西南一員在子陛之西北皆東向又設監禮博士二員一員在午陛之東南一員在子陛之東北皆西向又設大樂令位於樂簴之間稍東西向協律郎位於樂簴之西東向又設奉禮郎於壇南稍東西向贊者次之司尊位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牲牓於外壝東門之外西向饌牓於其北稍西南向牲牓之東牲位太史太祝各位於牲後俱西向又設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祿卿位於牲牓南稍北西向太常丞光祿丞太官令位於其後監祭御史監禮博士於禮部尚書位之西稍却北向廩犧令位在牲位西南北向又陳禮饌於饌牓之前案上未後三刻陳饌之畢又設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祿卿位於案前稍東北上西向太常丞光祿丞大官令位於其後西向又設監祭御史監禮博士位於案前稍西北上東向又設異寶嘉瑞位於宮縣西北太府少監位於寶後諸州歲貢位於宮縣東北戶部郎中位於其後天子八寶位於宮縣西南符寶郎八員各於寶後伐國賝寶位於宮縣東南少府少監位於其後又設大樂令位於宮縣之北稍東協律郎二在大樂令南東西相向司天監未後二刻同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地祇位在東稍却席皆以藁秸太祖配位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藉越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極神座於壇上第一等席皆藁秸內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嶽鎮海瀆二十九座於壇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有八座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於壇上第三等外官一百六十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於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席皆以莞神座版各設於座首又設禮神玉幣告潔畢權徹去壇上及第一等神位祀日前五刻重設奉禮郎同司尊及執事者設天地配位各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登三在籩豆間簠一簋一於登前簠在左簋在右各於神座前藉以席又設天地位太尊各二著尊各二犧尊各二山罍各二壇上東南隅配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在天地位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羃爲酌尊所又天地位象尊各二壺尊各二山罍各四在壇下午陛之南北向西上配位壺尊二山罍四在西陛之北東向北上皆有坫設而不酌亦左以明

水右以玄酒又設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極第一等皆左八籩右八豆登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第一等內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嶽鎮海瀆二十九座每座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第三等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及內壝內外官一百六十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內壝外衆星三百六十座每位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又設第一等每位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加勺第二等每位山尊二第三等每位蜃尊二內壝內外每辰槩尊二皆加勺自第二等已下皆用匏爵先洗拭訖置於尊所其尊所皆在神位之左凡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各加巾蓋又設天地及配位籩一豆一簠一簋一俎四及毛血豆各一幷第一等神位每位俎二在饌幔內又設皇帝洗位於卯陛下道北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匜在東巾在西篚南肆實玉爵坫又設亞終獻洗位在小次之東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加勺篚在西南肆加巾又設第一等分獻官盥洗爵洗位及第二等分獻官盥洗位各於其辰陛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內向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太府監少府監祀前一日未後二刻帥其屬升壇陳玉幣昊天上帝以蒼璧蒼幣皇地祇以黃琮黃幣配位以蒼幣黃帝以黃琮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大明以青珪璧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北極以青珪璧天皇大帝以玄珪璧神州地祇以玄色兩珪有邸皆置於匣五帝之幣各從其方色凡幣皆陳於篚設訖俟告潔訖權徹去祀日重設祀日丑前五刻禮部設祝冊神座之右皆藉以案太常卿明燈燎戶部郎中設諸州歲貢於宮縣東北金爲前列玉帛次之餘爲從列皆藉以席立於歲貢之後北向太府監少府監設異寶嘉瑞於宮縣宮縣東南皆藉以席立於寶後北向符寶郎設八寶於宮縣西南各分立於寶西北上瑞居前中下次之皆藉以席立於寶後北向少府少監設伐國寶於南皆北向司天監太府監少府監郊社令奉禮郎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及壇上第一等神座又設玉幣各於其位太祝取瘞玉加於幣以禮神之玉各置於神座前乃退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祭器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每位籩三行以右爲上形鹽在前魚鱐糗餌次之第二行榛實在前乾桃乾橑乾棗次之第三行乾菱在前乾芡乾栗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爲上芹菹在前筍菹葵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菁菹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胉在前醓醢酏食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皆大羹第一等壇上一十位每位皆實籩三行以右爲上形鹽在前魚鱐次之第二行乾橑在前桃棗次之第三行乾芡在前榛實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爲上芹菹在前筍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魚醢次之第三行豚胉在前醓醢次之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大羹第二第三等每位籩二鹿脯乾棗豆二鹿臡菁菹俎羊一段內壝內內壝外每位籩鹿脯豆鹿臡俎羊一段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尊罍昊天上帝皇地祇大尊爲上實以汎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沉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位著尊爲上實以汎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壺尊次之實以醍齊山尊爲下實以三酒第一等每位大尊實以汎齊著尊實以醴齊第二等山尊實以醍齊第三等及內壝內蜃尊實以沉齊內壝外及衆星槩尊實以三酒

省牲器祀前一日午後八刻去壇二百步禁止行人未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尊奉禮郎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司天監設神位太府監少府監陳玉幣於篚未後三刻禮直官引廩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牲就位又禮直官贊者分引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祿卿禮部侍郎太常丞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廩犧令太官令太官丞詣內壝東門外省牲位立定乃引禮部尚書侍郎太常丞及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升自卯階視滌濯執事者皆舉冪告潔俱畢降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禮部尚書侍郎及太常卿丞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丞巡牲一匝光祿卿退光祿丞西向折身曰備訖乃復位次引廩犧令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充又引諸祝史巡牲一匝首一員西向躬身曰腯畢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請省饌乃引禮部尚書以下各就位立定省饌訖禮直官引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丞各還齋所餘官廩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丞次引光祿卿丞監祭監禮詣廚省鼎鑊視滌溉畢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以豆置於饌幔遂烹牲祝史乃取瘞血貯於盤　其

玉幣祀日丑前五刻至終獻司徒以下應行事陪從羣官各服其服就次司天
監復設壇上及第一等神位太府監少府監陳玉幣太常卿郊社令丞明燭燎
光祿卿丞實籩豆簠簋尊罍侯監祭監禮案視訖徹去巾蓋大樂令帥工人布
於宮縣之內文舞入佾立於縣前表後武舞入佾各爲四佾立於宮縣左右引
舞執纛等在前又引登歌樂工由卯陛而升各就其位歌鼓彈者坐吹者立奉
禮郎贊者先入就位餘禮直官贊者分引分獻官監祭御史監禮博士諸執事
及太祝祝史齋郎助奠執尊罍篚羃等官入自中壝東門當壇南重行西上北
向立定奉禮郎贊拜分獻官以下皆再拜訖奉禮贊曰各就位贊者禮直官分
引監祭御史監禮博士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退復位禮直官引司徒
入就位西向立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亞獻自東壝偏門入就位西向立又禮
直官引終獻次於其位祀日未明一刻通事舍人引侍中詣齋殿跪奏請中嚴
俛伏興又少頃乃跪奏外辦侯尙輦進輿乃跪奏稱具官臣某請皇帝降座升
輿皇帝至大次乃跪奏稱具官臣某請皇帝降輿皇帝入次卽位於大次外贊
明詣次前跪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訖太常卿乃當次前跪稱具官臣某請
皇帝行事俛伏興凡跪奏准此皇帝出次乃前導至中壝門殿中監進大圭太
常卿奏請執大圭入自正門皇帝入小次位西向立太常卿乃與博士分左右
立定乃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降神六成樂止太常卿別一員乃升烟瘞血訖乃
奏拜拜訖侍中升壇請詣盥洗位至位奏請播大圭盥手訖奏請帨手皇帝帨
手訖奏請執大圭乃引至壇上殿中監進鎭圭乃奏請播大圭洗鎭圭皇帝執
鎭圭詣昊天上帝神座前奏請跪奠鎭圭皇帝奠訖執大圭俛伏興侍中進玉
幣乃奏請播大圭跪奠玉幣訖乃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少退又奏請再拜詣皇
地祇及配位奠鎭圭玉幣並如上儀配位唯奏請奠鎭圭及幣奠玉幣畢皇帝
還版位乃奏請還小次釋大圭皇帝入小次乃立於小次之南稍東以俟皇帝
將奠配位之幣也贊者分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播笏盥手帨手執笏各
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詣神前播笏跪太祝以玉幣授之奠訖俛伏興再拜訖
各由本陛降復位初分獻將降也禮直官引諸祝史齋郎應助奠者再拜祝史
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奠訖退立於尊所　進熟
奠玉幣訖降還小次有司先陳牛鼎三羊鼎三豕鼎三魚鼎三各在鑊右太官
令丞帥進饌者詣廚以七升牛羊豕魚自鑊各實於鼎牛羊豕皆肩臂臑肫胳
正脊各一長脅二短脅二代脅一凡十一體牛豕皆三十斤羊十五斤魚十五
頭一十五斤實訖羃之祝史二人以扃對舉一鼎牛鼎在前羊豕次之魚又次
之有司執匕以從各陳於每位饌幔位從祀壇上第一等五方帝大明夜明天
皇大帝神州地祇北極皆羊豕之體並同光祿卿帥祝史齋郎太官令丞各以
匕升牛羊豕魚於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魚卽橫置頭在尊
位設去鼎羃光祿卿丞同太官令丞實籩豆簠簋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糝食簠
實稻簋實粱俟皇帝還小次樂止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幔所與薦籩豆簠簋
俎齋郎各奉天地配位之饌司徒帥太官令以序入內壝正門樂作至壇下俟
祝史進徹毛血豆降自卯陛以次出訖司徒與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奉昊天上
帝皇地祇之饌升自午陛太官令丞與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奉配位及第一等
神位之饌升自卯陛各位太祝迎於壇陛之道閒於昊天上帝位司徒播笏北
向跪奉粉餈籩在糗餌之前糝食豆在醓醢之前簠左簋右皆在登前牛俎在
豆前羊豕魚俎次之以右爲上司徒俛伏興奉饌者奉訖皆出笏就位一拜司
徒次詣皇地祇奉奠並如上儀配位亦同司徒及奉天地配位饌者以次降太
官令帥奉第一等神位之饌各於其位並如前儀俱畢樂止司徒太官令以下
皆就位訖侍中升自卯陛立於昊天上帝酌尊所以俟太常卿乃當次前俛伏
跪奏請皇帝詣盥洗位俛伏興皇帝出次殿中監進大圭乃奏請執大圭至盥
洗位奏請播大圭盥手皇帝盥手訖奏請帨手皇帝帨手訖奏請執大圭乃詣
爵洗位至位奏請播大圭受爵又奏請洗爵皇帝洗爵訖奏請拭爵皇帝拭爵
訖奏請執大圭以爵授奉爵官皇帝詣昊天上帝酌尊所執爵頁鼏令舉羃侍
中跪酌太尊之汎齊酌訖皇帝以爵授侍中皇帝乃詣昊天上帝神座前侍中
進爵乃奏請播大圭跪執爵三祭酒訖奏請奠爵奠爵訖奏請執大圭俛伏興
又奏請少退立俟中書侍郎讀冊文訖乃奏請再拜詣皇地祇位及配位並如

上儀獻畢皇帝還版位乃奏請還小次釋大圭皇帝入小次太常卿立於小次東南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訖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自卯陛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之乃搢笏執爵執尊者舉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醴齊酌訖復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昊天上帝神座前初亞獻至盥洗位文舞退武舞進樂作亞獻詣昊天上帝神座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之乃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皇地祇及配位並如上儀獻畢降復位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終獻詣盥洗位盥手洗爵升壇奠獻並如上儀初終獻將升壇禮直官分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陛唯不由午陛詣神位酌尊所執事者以爵授之乃酌汎齊訖以爵授執事者共詣神座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之乃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各引還本位初第一等分獻官將升贊引引第二等第三等內壝內外衆星位分獻各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酌酒奠拜並同上儀祝史齋郎以次助奠訖各還本位諸太祝各進徹籩豆各一少移故處樂作卒徹樂止初終獻禮畢降復位太常卿乃當次前俛伏跪奏請皇帝詣飲福位皇帝出次殿中監進大圭乃奏請執爵三祭酒又奏請啐酒皇帝啐酒訖以爵授侍中乃奏請受胙侍中再以爵酒進乃奏請受爵飲福皇帝飲福訖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訖乃導還版位西向立俟送神樂止乃奏請詣望燎位至位南向立俟火半柴乃跪奏具官臣某言禮畢皇帝還大次出中壝門外奏請釋大圭皇帝入大次初終獻禮畢司徒侍中太祝各升自卯陛太祝持胙俎進減天地配位前胙肉加於俎皆取前脚第二節又以黍稷飯共置一籩奉詣司徒侍中後北向立俟皇帝至飲福位太常卿奏請皇帝搢大圭啐酒訖司徒乃進胙俎皇帝受胙訖奉禮郎贊曰賜胙贊者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樂一成止皇帝既入大次更通天冠絳紗袍升輿至齋宮乘金輅通事舍人引門下侍郎當輅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請車駕進發至侍臣上馬所乃跪奏具官臣某請車駕少駐勅侍臣上馬侍中稱制可乃退傳制稱侍臣上馬侍臣上馬畢乃跪奏稱具官臣某請勅車右升千牛將軍升訖跪奏稱具官臣某請車駕進發車駕動前中後三部鼓吹凡十二隊齊作應行禮陪從祀官先詣應天門奉迎再拜大樂令先詣應天門外准備奏樂如儀訖擇日稱賀

承安元年將郊禮官言禮神之玉當用真玉燔玉當用次玉昔大定十一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臣等疑其未盡禮貴有恆不能繼者不敢以獻若燔真玉常祀用之恐有時或闕反失禮制若從近代之典及本朝儀禮真玉禮神次玉燔瘞於禮為當近代郊自第二等升天皇大帝北極於第一等前八位舊各有禮玉燔玉而此二位尚無之按周禮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禮九宮貴神大火星位猶用周禮之說其天皇大帝北極二位固宜用禮神之玉及燔玉也上命俱用真玉省臣又奏前時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犢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極十位皆大祀亦當用犢當時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從祀神位則分封羊豕以獻竊意天地之祀籩豆尚多者以備陰陽之物鼎俎尚少者以人之享爲無可以稱其德則貴質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俎前時第一等神位偏用二俎似爲不倫今第一等神位亦當各用犢一餘位以羊豕分獻及朝享太廟則用犢十二上從之

金史卷二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

禮二　方丘儀　朝日夕月　高禖

方丘儀齋戒祭前三日質明有司設三獻以下行事官位於尚書省初獻南面監祭御史位於西東向監禮博士位於東西向俱北上司徒亞終獻位於南北向次光祿卿太常卿次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次第二等分獻官光祿丞郊社令大樂令良醞令廩犧令司尊彝次內壝內外分獻官太祝官奉禮郎協律郎諸執事官就位立定次禮直官引初獻就位初獻讀誓曰今年五月幾日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所有攝官各揚其職其或不敬國有常刑讀畢禮直官贊七品以下官先退餘官對拜訖退散齋二日宿於正寢治事如故齋禁並如郊祀守壝門兵衛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行禮官前期習儀於祠所　陳設祭前三日所司設三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隨地之宜又設饌幕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祭前二日所司設兵衛各服其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大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壇上如郊祀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爲瘞坎在內壝外之壬地祭前一日司天監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又設配位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又設神州地祇神座於壇之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五神五官嶽鎮海瀆二十九座於第四等階之間各依方位又設崐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於內壝之內又設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於內壝外席皆以莞又設神位版各於座首子陛之西水神玄冥北嶽北鎮北海北瀆於壇之第二等北山北林北川北澤於內壝內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於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東爲上卯陛之北木神勾芒東嶽長白山東鎮東海東瀆於壇之第二等東山東林東川東澤於內壝內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於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午陛之東神州地祇於壇之第一等火神祝融南嶽南鎮南海南瀆於壇之第二等南山南林南川南澤於內壝內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於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西爲上午陛之西土神后土中嶽中鎮於壇之第二等中山中林中川中澤於內壝內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於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酉陛之南金神蓐收西嶽西鎮西海西瀆於壇之第二等崑崙西山西林西川西澤於內壝內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於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北爲上其皇地祇及配位神州地祇之座秆禮神之玉設訖俟告潔畢權徹祭日早重設其第二等以下神座設定不收奉禮郎禮直官又設三獻官位於卯陛之東稍北西向司徒位於卯陛之東道南西向太常卿光祿卿次之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位於其東光祿丞郊社令太官令廩犧令位又在其東每等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又設太祝奉禮郎及諸執事位於內壝東門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設監祭御史位二一於壇下午陛之西南一於子陛之西北俱東向設監禮博士位二一於壇下午陛之東南一於子陛之東北俱西向奉禮郎位於壇之東南西向協律郎位於樂簴西北東向大樂令位於樂簴之間西向司尊彝位於酌尊所俱北向設望瘞位坎之南北向又設牲牓位於內壝東門之外西向太祝祝史各位於牲後俱西向設省饌位於牲西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位於牲北南向西上監祭監禮位在太常卿之西稍却西上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北向又陳禮饌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設省饌位於禮饌之南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位在東西向監祭監禮位在西東向俱北上設祝版於神位之右司尊及奉禮郎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及籩豆之位正配位各左有十一籩右有十一豆俱爲三行登三在籩豆閒鉶三在登前簠一簋一各在鉶前又設尊罍之位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犧尊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配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正位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所又設皇地祇位象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壇下午陛之西配位犧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酉陛之北東向北上皆有坫加冪設而不酌神州地祇位左八籩右八豆登一在籩豆閒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又設第二等諸神位每位籩二豆二簠一簋一組一爵坫一內壝之內外諸神每位籩一豆一簠一簋一組一爵坫一陳

列皆與上同。又設神州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第二等諸神。每方山尊二。內壝內每方蜃尊二。內壝外每方概尊二。皆加勺冪。又設正配位籩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及毛血豆一。幷神州地祇位俎一。各於饌幕內。又設二洗於壇下卯陛之東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並有罍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洗之篚實以匏爵加坫。又設第一分獻官盥洗爵洗位第二等。以下分獻官盥洗位。各於其方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內向。執爵篚者各於其後。祭日丑前五刻。司天監。郊社令帥其屬升。設皇地祇及配位神座於壇上。設神州地祇座於第一等。又設玉幣。皇地祇玉以黃琮。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皆置於匣。正配位幣。並以黃色。神州地祇幣以玄色。五神五官嶽鎮海瀆之幣。各從其方色。皆陳於篚。太祝取瘞玉加於幣。以禮神之玉各置於神座前。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籩三行。以右爲上。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並如郊祀。登實以大羹。鉶實以和羹。又設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之饌。籩三行。以右爲上。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並如郊祀。登實以大羹。簠實以稷。簋實以黍。第二等每位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簠實以稷。簋實以黍。俎一。羊一豕。內壝內外每位左籩一。鹿脯。右豆一。鹿臡。簠稷簋黍。俎以羊。良醞令帥其屬入實酒尊。皇地祇太尊爲上。實以汎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沉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位著尊爲上。實以汎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壺尊次之。實以醍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皆左實明水。右實玄酒。皆尚醞代。次實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酒尊。太尊爲上。實以汎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第二等山尊。實以醍齊。內壝內蜃尊。實以汎齊。內壝外概尊。實以三酒。以上尊皆左以明水。右以玄酒。皆尚醞代之。太常卿設燭於神座前。　省牲器。祭前一日午後八刻。去壇二百步。禁止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尊與奉禮郎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郊社令陳玉幣於篚。未後三刻。廩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牲就省位。禮直官贊者。分引太常卿光祿卿丞監禮祭太官令等。詣內壝東門外省牲位。其視滌濯告潔省牲饌。並同郊祀。俱畢。廩犧令諸太祝祝史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次引光祿卿以下詣廚。省鼎鑊。視滌溉。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以豆。置於饌幔。遂烹牲。又祝史取瘞血貯於盤。　奠玉幣。祭日丑前五刻。獻官以下行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設神位版。陳玉幣。實籩豆簠簋尊罍。俟監祭監禮按視壇之上下。乃徹去蓋冪。大樂令帥工人及奉禮郎贊者先入。禮直官贊者分引分獻官以下。監祭監禮諸太祝祝史齋郎與執事者。入自南壝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郎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以次分引各就壇陛上下位。次引監祭監禮按視壇之上下。訖。退復位。禮直官分引三獻官以下行事官俱入就位。行禮官皆自南壝東門入。禮直官進立初獻之左。白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高舉笏。執麾者舉麾。俛伏興。工鼓柷。樂作坤寧之曲。八成。偃麾戛敔。樂止。俟太常卿瘞血訖。奉禮郎贊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禮直官引諸執事各就其位。俟太祝跪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諸位太祝亦各取玉幣立於尊所。禮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樂作肅寧之曲。至位。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壇。樂作肅寧之曲。凡初獻升降。皆作肅寧之曲。升自卯階。至壇。樂止。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樂作靜寧之曲。搢笏跪。太祝加玉於幣。西向跪以授初獻。初獻受玉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訖。樂止。次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樂作億寧之曲。奠幣如上儀。樂止。降自卯陛。樂作。復位。樂止。初獻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由卯陛詣神州地祇神座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幣授分獻官。分獻官受玉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退。初。第一分獻官將升。贊者引第二分獻官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詣於首位神座。奠幣如上儀。餘以次祝史齋郎助奠訖。各引還位。初獻奠幣將畢。祝史奉毛血豆各由午陛升。諸太祝迎於壇上。進奠於正配位神座前。太祝與祝史俱退。立於尊所。　進熟。初獻既升奠玉幣。有司先陳牛鼎二。羊鼎二。豕鼎二。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官帥進饌者詣廚。以七升牛羊豕。自鑊實於各鼎。牛羊豕各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一。並冪之。祝史以扃各對舉鼎。有司執匕以從。陳於饌幔內。從祀之俎實以羊。

更陳於饌幔內。光祿卿實以籩豆簠簋。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糝食，簠實以稷，簋實以黍。實訖，去鼎之扃冪，七加於鼎。太官令以七升牛羊豕載於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脇在中。俟初獻還位，樂止，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同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各奉皇地祇配位之饌，升自卯陛。諸太祝各迎於壇上。司徒詣皇地祇神座前，搢笏，奉籩豆簠簋，次奉俎，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設籩於糗餌之前，豆於醯醢之前，簠簋在登前，俎在籩前。次於卯陛奉配位之饌，東向，跪奠於神座前，並如上儀。各降自卯陛，還位。太官令又同齋郎奉神州地祇之饌，升自卯陛，太祝迎於壇陛之道間，奠於神座前左籩前。訖，樂止。太官令進饌者降自卯陛，還位。禮直官引初獻官詣盥洗位，樂作，至位，樂止，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詣壇，樂作，升自卯陛，至壇上，樂止。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跪酌太尊之汎齊，酌訖，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三獻奠爵，皆執事者受以興。執笏，俛伏，興，少退，跪，樂止。舉祝官跪對舉祝版，讀祝，太祝東向跪讀祝，訖，俛伏，興，舉祝奠版於案，再拜。興，次詣配位酌尊所，執事者以爵授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汎齊，樂作太簇宮保寧之曲。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奠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跪，樂止，讀祝，訖，樂作，就拜興，拜興，降自卯陛，讀祝、舉祝俱從，樂作，復位，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自卯陛，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酌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配位酌獻，如上儀，唯酌犧尊為異。樂止，降，復位。次引終獻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壇，正位酌犧尊之盎齊，配位酌象尊之醴齊，奠獻並如亞獻之儀。禮畢，降，復位。初，終獻將升，贊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州地祇酌尊所，搢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執事者酌太尊之汎齊，酌訖，以爵授執事者，進詣神座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少退，跪，再拜，訖，還位。初，第一等分獻官將升，贊者分引第二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酌尊所，執事以爵授分獻官，分獻酌，以授執事者，進詣首位神座前，奠獻，並如上儀。祝史齋郎以次助奠，訖，各引還位，諸獻俱畢，諸太祝進徹籩豆，籩豆各一，少移故處，樂作豐寧之曲，卒徹，樂止。奉禮官贊曰賜胙，衆官再拜，樂作一成止。初，送神，樂止，引初獻官詣望瘞位，樂作太簇宮肅寧之曲，至位，南向立，樂止。初，在位官將拜，諸太祝祝史各奉篚進詣神座前，玉幣從祭神州地祇以下，並以俎載牲體，并取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詣瘞坎，實於坎中。又以從祭之位禮幣皆從瘞。禮直官曰可瘞，東西六行，實土半坎。禮直官贊禮畢，引初獻出，禮官贊者各引祭官及監祭、監禮、太祝以下，俱復壇南北向立定。奉禮郎贊曰再拜，監祭以下皆再拜，訖，奉禮以下及工人以次出。光祿卿以胙奉進，監祭、監禮展視其祝版，燔於齋坊。

朝日夕月儀。齋戒、陳設、省牲器、奠玉幣、進熟，其節並如大祀之儀。朝日，玉用青璧，夕月，用白璧，幣皆如玉之色，牲各用羊一、豕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其親行朝日，金初用本國禮，天會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而後受賀。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儀，皇帝服靴袍，百官常服，有司設爐案御褥位于所御殿前陛上，設百官褥位于殿門外，皆向日。宣徽使奏導皇帝至位，南向，再拜，上香，又再拜。各門皆相應贊，殿門外臣僚陪拜如常儀。大定二年，以無典故罷。十五年，言事者謂今正旦并萬春節，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禮。有司援據漢唐，春分朝日，升煙奠玉，如圜丘之儀。又按唐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無南向拜日之制。今已奉敕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其日，先引臣僚於殿門外立，陪位立殿前，班露臺左右。皇帝於露臺香案拜如上儀。十八年，上拜日於仁政殿，始行東向之禮。皇帝出殿東向設位，宣徽贊拜，皇帝再拜，上香訖，又再拜。臣僚並陪拜，依班次起居如常儀。

高禖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圜丘東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於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前一日未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弓韣於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每位牲用羊一、豕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於他祀之肉。進胙官佩弓矢弓韣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射，遍，命以次飲福享胙。

金史卷二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一

禮三　宗廟　禘祫　朝享　時享儀

金初無宗廟。天輔七年八月，太祖葬上京宮城之西南，建寧神殿于陵上，以時薦享。自是諸京皆立廟，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天會六年以宋二帝見太祖廟者是也。或因遼之故廟，安置御容，亦謂之廟，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及受尊號皆親享恭謝是也。皇統三年，初立太廟，八年，太廟成，則上京之廟也。貞元初，海陵遷燕，乃增廣舊廟，奉遷祖宗神主于新都，三年十一月丁卯，奉安于太廟。正隆中，營建南京宮室，復立宗廟，南渡因之。其廟制，史不載，傳志雜記或可概見，今附之。汴京之廟，在宮南馳道之東。殿規，一屋四注，限其北為神室，其前為通廊。東西二十六楹，為間二十有五，每間為一室。廟端各虛一間為夾室，中二十三間為十一室。從西三間為一室，為始祖廟，祔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祧主五，餘皆兩間為一室。（或曰惟第二、第三室兩間，餘止一間為一室，總十有七間。）世祖室祔肅宗，穆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每室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皆南向。石室之龕於各室之西壁，東向。其世祖之龕六，南向者五，東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龕，總十八龕。祭日出主於北牖下，南向。禘祫則並出主，始祖東向，羣主依昭穆南北相向，東西序列。室戶外之通廊，殿階二級，列陛三，前井亭二，外作重垣，四繚南東西皆有門，內垣之隅有樓，南門五闔，餘皆三。中垣之外，東北冊寶殿也，太常官一人季視其封鐍，謂之點寶。內垣之南曰大次，東南為神庖，廟門翼兩廡各二十有五楹，為齋郎執事之次。西南垣外則廟署也。神門列戟各二十有四，植以木錡，戟下以板為掌形，畫二青龍，下垂五色帶，長五尺，享前一日則縣戟上，祭畢藏之。　室次。大定十二年，議建閔宗別廟，禮官援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皇帝無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為虛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乃遷豫章、潁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為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須別祧一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容兄弟，上取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覩宗廟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別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晉成帝承統以兄弟為一室，故不遷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增展，其事甚重。又與睿宗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漢志云，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義，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穆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宜取聖裁。十九年四月，禘祔閔宗。遂增展太廟為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將祔廟，有司言：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為兄弟，不相為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係九世。於是五月遂祧獻祖、昭祖，升祔世宗、明德皇后、顯宗于廟。貞祐二年，宣宗南遷，廟社諸祀並委中都，自抹撚盡忠棄城南奔，時謂之禮盡廢。四年，禮官言：廟社國之大事，今主上駐蹕陪京，列聖神主已遷于此，宜重修太廟社稷，以奉歲時之祭。按中都廟制，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廟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難卒成，況時方多故，禮宜從變。今擬權祔肅宗主世祖室，始祖以下諸神主于隨室奉安。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祏室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為闌，髹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訖，帝主居左，覆以黃羅帕，后主居右，覆以紅羅帕。

韜匱以紙木為匱，兩足如立屏狀，覆以紅羅三幅，繡金斧五十四，裹以紅絹，覆於屏上，其半無文者垂於其後。置北牖下，南向，前設几筵以坐神主。　五席，各長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莞筵紛純，以藺為席，緣以紅羅，以白繡藻文及雲氣之狀，復以紅絹裹之，每位二。繅席畫純，以五色絨織青蒲為之，緣以紅羅，畫藻文及雲氣狀，亦以紅絹裹之，每位二，在莞上。次席黼純，以輕筠為之，亦曰桃枝席，緣以紅綃，繡黼色斧，裹以紅絹，每位二，在繅席上。虎席二，大者長同，惟闊增

一尺以虎皮爲褥有緄以紅羅繡金色斧緣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三席時暄則用桃枝次席時寒則去桃枝加虎皮褥夏秋享則用桃枝次席二冬則去桃枝加小虎皮褥於繅席上臘冬則又添大虎皮褥二於繅上還小虎皮褥二在大褥之上　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長尺五寸以丹漆之帝主前設曲几后設直几

禘祫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疏疏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於祫後十八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爲常禮又言海陵時每歲止以二月十月遣使兩享三年祫享按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于太廟季冬又臘享歲凡五享若依海陵時歲止兩享非天子之禮宜從典禮歲五享從之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應圖功臣配享廟廷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爲序以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或並用親王或以太尉爲亞獻光祿卿爲終獻其月則停時享儀闕

朝享儀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齋戒如親郊享前三日太廟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點檢司於廟之前約度設兵衛旗幟衛舍於南神門之西設饌幔十一南向以西爲上殿中監帥衛舍陳設大次殿又設小次於阼階下稍南西向又設皇帝拜褥位殿上版位稍西又設黃道褥於廟門之內外自玉輅至升輦之所又自大次至東神門又設七祀位一於殿下橫街之北西街之西東向配享功臣位於殿下道東橫街之南西向北上前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中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特磬大鐘鎛鐘共十二於編縣之內各依神位樹路鼓路鼗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晉鼓一在其後稍南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置柷敔於縣內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琴瑟在前其匏竹者立於階間重行北向諸工人各位於縣後前一日太廟令開室奉禮郎帥其屬設神位於每室內北牖下各設黼扆一莞席一繅席二次席二紫綾厚褥一紫綾蒙褥一曲几一直几一又設皇帝版位於殿東間門內西向又設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亞終獻位於殿下橫街之北稍東西向助祭親王宗室使相位在亞終獻之後助祭宗室位在橫街之南西向奉瓚官奉瓚盤官進爵酒官奉爵官等又在其南奉巾篚官位於其後七祀獻官位在奉爵官之南助奠讀祝奉匜洗爵洗等官位於其後司尊彝官位在七祀獻官之南亞終獻司匜洗爵洗奉爵酒官等又在其南並西向北上大禮使位於西階之西稍南與亞終獻相對太尉司徒助祭宰相位在大禮使之南侍中執政官又在其南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僕卿光祿卿功臣獻官在西舉冊光祿丞太常博士又在其西功臣助奠匜洗爵洗等官位於功臣獻官之後又設監祭御史位二於西階下俱東向北上奉禮郎太廟令太官令太祝宮闈令祝史位於亞獻終獻奉爵酒官之南薦籩豆簠簋官薦俎齋郎又在太祝奉禮郎之南太廟丞太官丞各位於令後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前楹間一於宮縣之西北俱東向大樂令於登歌樂縣之北大司樂於宮縣之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助祭文武羣官位於橫街之南東向北上又設光祿卿陳牲位於東神門外橫街之東西向以南爲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北向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各陪其後俱西向設禮部尚書省牲位於牲前稍北又設御史位於禮部尚書之西俱南向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室戶外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尊彝之位於室戶之左每位斝彝一黃彝一犧尊二象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各加勺冪坫爲酌尊又設瓚槃爵坫於篚置于始祖尊彝所又設壺尊二太尊二山罍四各有坫冪在殿下階間北向西上設而不酌七祀功臣每位設壺尊二於座之左皆加冪坫於內酌尊加勺皆藉以席奉禮郎設祭器每位四簋在前

四簋次之，次以六㽅，次以六鉶，籩豆爲後，左十有二籩，右十有二豆，皆濯而陳之，藉以席，籩豆加以巾，蓋於內，籩一，豆一，簠一，簋一，犴俎四，設於每室饌幔內。又設御洗二於東階之東，又設亞終獻罍洗於東橫街下東南，北向，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又設亞終獻爵洗於罍洗之西，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犴坫，執巾羃巾篚各位於其後。享日丑前五刻，太常卿帥執事者，設燭於神位前及戶外，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籩之實，魚鱐，糗餌，粉餈，乾棗，形鹽，鹿脯，榛實，乾橑，桃，菱，芡，栗，以序爲次，豆之實，芹菹，筍菹，葵菹，菁菹，韭菹，醓食，魚醢，兔醢，豚拍，鹿臡，醯醢，糝食，以序爲次，又鉶實以羹，加芼滑，登實以大羹，簠實以稻粱，簋實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良醞令入實尊彝，斝彝，黃彝實以鬱鬯，犧尊，象尊，著尊實以玄酒，外皆實以酒，用香醪酒各加坫勺羃。殿下之尊罍，壺尊，太尊，山罍內，除山罍上尊實以玄酒，外皆實以酒，加羃坫。太廟令帥其屬，設七祀、功臣席褥於其次，每位各設莞席一，碧綃褥一，又各設版位於其座前，又籩豆簠簋各二，俎一，每位次各設壺尊二於神座之右，北向，玄酒在西，良醞令以法酒實尊如常，加勺羃，置爵於尊下，加坫，光祿卿實饌，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俎實以羊熟，簠簋實以黍稷。太廟令又設七祀燎柴及開瘞坎於西神門外之北，太府監陳異寶嘉瑞伐國之寶，戶部陳諸州歲貢金爲前列，玉帛次之，餘爲後，皆於宮縣之北，東西相向，各藉以席。凡祀神之物，當時所無者，則以時物代之。

省牲器前一日未後，廟所禁行人，司尊彝奉禮郎及執事者升自西階，以俟，少頃，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位，禮直官贊者引禮部尚書、光祿卿丞詣省牲位，立定，禮直官引禮部尚書，贊引者引御史入就西階，升，遍視滌濯，訖，執事者皆舉羃，曰潔，俱降就省牲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丞出班，巡牲一匝，光祿丞西向曰充，曰備，廩犧令帥諸太祝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腯。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省饌位。引禮部尚書以下各就位，立定，御史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太祝、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禮直官引禮部尚書詣廚，省鼎鑊，視濯溉，訖，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執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遂烹牲，祝史洗肝於鬱鬯，又取肝膋，每座共實一豆，俱還饌所。

鑾駕出宮前一日，有司設大駕鹵簿於應天門外，尚輦進玉輅於應天門內，南向。其日質明，侍臣直衛及導駕官，於致齋殿前左右分班立俟，通事舍人引侍中俛伏跪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齋室，即御座，羣官起居訖，尚輦進輿，侍中奏請皇帝升輿，皇帝乘輿，侍衛警蹕，如常儀。太僕卿先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前導，皇帝至應天門內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奏請皇帝降輿升輅，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步導，以裏爲上，門下侍郎進當輅前奏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侍衛儀物止於應天門內，車駕動，稱警蹕，至應天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臣上馬，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將至太廟，禮直官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從享羣官、宗室子孫於廟門外立班奉迎，駕至廟門，迴輅南向，侍中於輅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輅，步入廟門，皇帝降輅，導駕官前導，皇帝步入廟門，稍東，侍中奏請皇帝升輿，尚輦奉輿，侍衛如常儀，皇帝乘輿至大次，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入就大次，皇帝入就大次，簾降，繖扇侍衛如常儀。太常卿、太常博士各分立於大次左右，導駕官詣廟庭班位立俟。

晨祼，享日丑前五刻，諸享官及助祭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尊罍，光祿卿、太官令進饌者實籩豆簠簋，並徹去蓋羃，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祝史與執事官等各自東偏門入就位，未明二刻，禮直官引太常寺官屬，并太祝、宮闈令升殿，開始祖祏室，太祝、宮闈令捧出帝后神主，設於座，以次逐室神主各設於內黼扆前，置定，贊者引御史、太廟令、宮闈令、太祝、祝史與太常官屬於當階間重行北向立，奉禮郎於殿上贊奉神主訖，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各就位，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禮直官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助祭文武羣官、宗室入就位，符寶郎奉寶陳於宮縣之北，皇帝入大次，少頃，侍中奏請中嚴，皇帝服袞冕，侍中奏外辦，

太常卿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俛伏興。簾捲。皇帝出次。太常卿。太常博士前導。繖扇侍衛如常儀。大禮使後從。至東神門外。殿中監跪進鎮圭。太常卿奏請執圭。皇帝執鎮圭。繖扇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協律郎跪伏舉麾。興。工鼓柷。宮縣昌寧之樂作。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左右侍從量人數升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前導官分左右侍立。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凡在位者皆再拜。奉禮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禮直官贊者分引執事者各就殿上下之位。太常卿奏請皇帝詣盥洗位。登歌樂作。至阼階。樂止。降自阼階。宮縣樂作。至洗位。樂止。內侍跪取匜。興。沃水。又內侍跪取盤。興。承水。太常卿奏請搢鎮圭。皇帝搢鎮圭。盥手訖。內侍跪取巾於篚。興。以進。帨手訖。奉瓚盤官以瓚跪進。皇帝受瓚。內侍奉匜沃水。又內侍跪奉槃承水。洗瓚訖。內侍跪奉巾以進。皇帝拭瓚訖。內侍奠槃匜。又奠巾於篚。奉瓚槃官以槃受瓚。太常卿奏請執鎮圭。前導皇帝升殿。宮縣樂作。至阼階下。樂止。皇帝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太常卿前導。詣始祖位酌尊所。樂止。奉瓚槃官以瓚涖鬯。執尊者舉冪。侍中跪酌鬱鬯訖。太常卿前導。入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請搢鎮圭。跪。奉瓚槃官西向跪。以瓚授奉瓚官。奉瓚西向以瓚跪進。太常卿奏請執瓚。以鬯祼地。皇帝執瓚以鬯祼地訖。以瓚授奉瓚槃官。太常卿奏請執鎮圭。俛伏興。前導出戶外。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太常卿前導詣次位。並如上儀。祼畢。太常卿奏請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太常卿奏請還小次。前導皇帝行。登歌樂作。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將至小次。太常卿奏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鎮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少頃。宮縣奏來寧之曲。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作仁豐道洽之舞。九成。止。黃鍾三奏。大呂太簇應鍾各再奏。送神通用來寧之曲。初。晨祼將畢。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先於南神門外。齋郎奉爐炭蕭蒿黍稷。各立於肝膋之後。皇帝既晨祼畢。至樂作六成。皆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於階上各迎毛血肝膋。進奠於神座前。祝史立於尊所。齋郎奉爐置於室戶外之左。其蕭蒿黍稷各置於爐炭下。齋郎降自西階。諸太祝各取肝膋於爐。還尊所。

進熟。皇帝升祼。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陳於南神門外。諸饌幔內以西爲上。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與薦俎齋郎奉俎。舁薦籩豆簠簋官奉籩豆簠簋。禮直官太官令引以序入自正門。宮縣豐寧之樂作。（徹豆通用）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階以出。饌升。諸太祝迎於階上。各設於神位前。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及魚。禮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階。復位。諸太祝各取蕭蒿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訖。還尊所。贊者引奉冊官升自西階。詣始祖位之右。進取祝冊。置於版位之西。置訖。於祝冊案近南立。太常卿跪奏請詣盥洗位。簾捲。出次。宮縣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太常卿奏請執鎮圭。前導詣盥洗位。樂止。盥手。洗爵。並如晨祼之儀。盥洗訖。太常卿奏請執鎮圭。前導。升殿。宮縣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太常卿前導詣始祖位尊彝所。登歌樂作。至尊彝所。登歌樂止。宮縣奏大元之樂。文舞進。奉爵官以爵涖尊。執尊者舉冪。侍中跪酌犧尊之泛齊。訖。太常卿前導。入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請搢鎮圭。跪。奉爵官以爵授進爵酒官。進爵酒官西向以爵跪進。太常卿奏請執爵三祭酒。三祭酒於茅苴訖。以爵授進爵酒官。進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太常卿奏請執鎮圭。興。前導出戶外。太常卿奏請少立。樂止。舉冊官進舉祝冊。中書侍郎搢笏跪讀祝。舉祝官舉冊奠訖。先詣次位。太常卿奏請再拜。再拜訖。太常卿前導詣次位行禮。並如上儀。酌獻畢。太常卿前導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定。樂止。太常卿奏請還小次。登歌樂作。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將至小次。太常卿奏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鎮圭。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縣奏肅寧之樂。作功成治定之舞。舞者立定。樂止。　皇帝酌獻訖。將詣小次。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圭。盥手。帨手。執圭。詣爵洗位。北向立。搢圭。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圭。升自西階。詣始祖位尊彝所。西向立。宮縣樂作。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圭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齊。訖。詣始祖神位前。搢圭。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圭。俛伏興。少退。再拜。訖。博士前導亞獻詣次位行禮。並如上儀。禮畢。樂止。終獻。除本服執笏外。餘如亞獻之儀。七祀功臣獻官行禮畢。太常卿跪奏請飲

福位簾捲出次宮縣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太常卿奏請皇帝執鎮圭前導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福位樂止初皇帝既獻訖太祝分神位前三牲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又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又禮直官引司徒升自西階東行立於阼階上前楹間北向皇帝既至飲福位西向立登歌福寧之樂作太祝酌福酒於爵以奉侍中侍中受爵搢以立太常卿奏請皇帝再拜訖奏請搢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進太常卿奏請執爵三祭酒於沙池又奏請啐酒皇帝啐酒訖以爵授侍中太常卿奏請受胙太祝以黍稷飯籩授司徒司徒跪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司徒受俎訖跪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禮直官引司徒退立侍中再以爵酒跪進太常卿奏請皇帝受爵飲福訖侍中受虛爵以興以授太祝太常卿奏請執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再拜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侯至位樂止太祝各進徹籩豆登歌豐寧之樂作卒徹樂止奉禮曰賜胙行事助祭官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宮縣來寧之樂作一成止太常卿奏禮畢前導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出門宮縣樂止繖扇仗衛如常儀太常卿奏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鎮圭皇帝還大次通事舍人禮直官贊者各引享官宗室子孫及從享羣官以次出及引導駕官東神門外大次前祗候前導如常儀贊者引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皆再拜贊者引工人舞人以次出大禮使帥諸禮官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升納神主如常儀禮畢禮直官引大禮使已下降自西階至橫街再拜而退其祝冊藏於櫃七祀功臣分奠如祫享之儀

時享有司行事前期太常寺舉申禮部關學士院司天臺擇日以其日報太常寺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質明禮直官設位版於都堂之下依已定誓戒圖禮直官引三獻官并應行事執事官等各就位立定贊揖在位官皆對揖訖禮直官以誓文奉初獻官初獻官搢笏讀誓文某月某日孟春薦享太廟各揚其職不恭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七品以下官先退餘官對拜訖乃退散齋四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作樂判署刑殺文字決罰罪人及預穢惡致齋二日於本司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一日於享所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前三日兵部量設兵衛列於廟之四門前一日禁斷行人儀鸞司設饌幔十一所於南神門外西南向又設七祀司命戶二位於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又設羣官齋宿次於廟門之東西舍前二日大樂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太廟令帥其屬掃除廟殿門之內外於室內鋪設神位於北牖下當戶南向設几於筵上又設三獻官拜褥位二（在室內　在室外）學士院定撰祝文訖計會通進司請御署降付禮部置於祝案祠祭局濯溉祭器與尊彝訖鋪設如儀內太尊二山罍二在室犧尊五象尊五雞彝一鳥彝一在室戶外之左犧尊稍前著尊二犧尊二在殿上象尊二壺尊六在下俱北向西上加羃皆設而不酌并設獻官罍洗位禮部設祝案於室戶外之右禮直官設位版并省牲位如式前一日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東神門外司尊彝與禮直官及執事皆入升自西階以俟禮直官引太常卿贊者引御史自西階升遍視滌濯執尊者舉羃告潔訖引降就省牲位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及太祝巡牲告備皆如郊社儀既畢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贊者引光祿卿詣廚請省鼎鑊申視滌溉贊者引御史詣廚省饌具訖與太常卿等各還齋所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室共實一豆又取肝膋共實一豆置饌所遂烹牲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祭器良醞令入實尊彝享日質明百官各服其品服禮直官贊者先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太官令諸太祝祝史司尊彝與執罍篚官等入自南門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訖贊者引太祝與宮闈令升自西階詣始祖室開祏室太祝捧出帝主宮闈令捧出后主置於座（帝主在西　后主在東）贊者引太祝與宮闈令降自西階俱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俱各就執事位大樂令帥工人入禮直官贊者分引三獻官與百官俱自南東偏門入至廟庭橫街上三獻官當中北向西上應行事執事官并百官依品重行立奉禮曰拜贊者承傳應北向在位官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拜訖贊者引三獻官詣廟殿東階下西向立其餘行事執事官與百官俱各就位訖禮官詣初獻官前稱請行事協律郎跪俛伏興樂作禮直官

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定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瓚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作至始祖室尊彝所西向立樂止執事者以瓚奉初獻官獻官搢笏執瓚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詣始祖室神位前樂作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瓚以鬯祼地訖以瓚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訖樂止每室行禮並如上儀禮直官引初獻降復位初獻將升祼祝史各奉毛血肝膋豆及齋郎奉爐炭蕭蒿黍稷籩各於饌幔內以俟初獻晨祼訖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皆迎毛血肝膋豆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齋郎所奉爐炭蕭蒿籩皆置於室戶外之左與祝史俱降自西階以出諸太祝取肝膋洗於鬱鬯燔於爐炭訖還尊所事日有司設羊鼎十一豕鼎十一於神廚各在鑊右初獻既升祼光祿卿帥齋郎詣廚以七升羊於鑊實于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次升豕及羊實于一鼎每室羊豕各一鼎皆設扃冪齋郎對舉入鑊放饌幔前齋郎抽扃委于鼎右除冪光祿卿帥太官令以七升羊載于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次升豕及羊各載于一俎每室羊豕各一俎齋郎卽以扃舉鼎先退置于神廚訖復還饌幔所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幔前立以俟光祿卿帥其屬實籩以粉餈實豆以糝食實簠以粱實簋以稷俟初獻祼畢復位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階以出禮直官引司徒帥薦籩豆簠簋官奉俎齋郎各奉籩豆簠簋羊豕俎每室以序而進立於南神門之外以俟羊俎在前豕俎次之籩豆簠簋又次之入自正門樂作升自太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樂止各設於神位前訖禮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階樂作復位樂止諸太祝各取蕭蒿黍稷擩於脂燔於爐炭還尊所禮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作詣始祖室酌尊所西向立樂止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執事者舉冪太官令酌犧尊之泛齊訖次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儀詣始祖神位前樂作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室戶外北向立樂止贊者引太祝詣室戶外東向搢笏跪讀祝祝文讀訖執笏興次詣第二室次詣每室行禮並如上儀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禮直官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官執笏升殿詣始祖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齊訖次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儀詣始祖神位前樂作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訖樂止次詣每室行禮並如上儀降階樂作復位樂止禮直官次引終獻詣盥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次引太祝徹籩豆（少移故處）樂作卒徹樂止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禮直官引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太祝搢笏納帝主於匱奉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納后主於匱奉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位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各就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應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贊者引百官次出大樂令帥工人次出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次引監祭御史詣殿監視卒徹訖還齋所太廟令闔戶以降太常藏祝版於櫃光祿以胙奉進監祭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其七祀夏竈中霤秋門厲冬行餔設祭器入實酒饌俟終獻將升獻官行禮并讀祝文并每歲四孟月臘五享並如上儀

金史卷三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二

禮志四 奏告儀 皇帝恭謝儀 皇后恭謝儀 皇太子恭謝儀 薦新 功臣配享 寶玉 雜儀

奏告儀 皇帝即位、加元服、受尊號、納后、冊命、巡狩、征伐、封祀、請謚、營修廟寢，凡國有大事皆告。或一室，或遍告及原廟，並一獻禮，用祝幣。皇統以後，凡皇帝受尊號、冊皇后太子、禘祫升祔、奉安奉遷等事，皆告。郊祀則告配帝之室。大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詔更御名，命左丞相良弼告天地，平章守道告太廟，左丞石琚告昭德皇后廟，禮部尚書張景仁告社稷，及遣官祭告五嶽。前期二日，太廟令掃除廟內外，設告官以下次所。前一日，行事官赴祀所清齋。告日，前三刻，禮直官引太廟令帥其屬入殿，開室戶，掃除，鋪筵，設几於北墉下，如時享儀。禮直官帥祀祭官陳幣篚於室戶之左，陳祝版於室戶之右案上，及設香案、祭器，皆藉以席。每位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臡。犧尊一，置於坫，加勺、羃，在殿上室戶之左，北向，實以酒。每位一瓶。設燭於神位前。又設盥爵洗位橫街之南稍東，設告官褥位於殿下東階之南，西向，餘官在其後稍南。又設望瘞位於西神門外之北。告日未明，禮直官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贊再拜，訖，升自西階。太祝、宮闈令各入室，出神主，設於座，如常儀。次引告官入就位，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又贊再拜，在位者拜。訖，禮直官引告官就盥洗位，盥手，訖，詣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西向授告官，告官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退就戶外位，再拜。詣次位，行禮如上儀。訖，降復位，少頃，引告官再詣爵洗位，讀祝、舉祝官後從，至位北向立，搢笏，洗拭爵，訖，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立。執爵，執尊者舉冪酌酒，告官以授執事者，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執笏，俛伏，興，退就戶外位，北向立，俟讀祝文訖，再拜。詣次位，行禮如上儀。訖，與讀祝官皆復位。禮直官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告官以下詣望瘞位，執事者取幣帛祝版置於燎，禮直官曰「可燎」，半柴，禮直官贊禮畢。告官以下退，署令闔廟門，瘞祝於坎。貞元四年正月上尊號，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於常武殿拜天臺設褥位，昊天上帝居中，皇地祇居西，少却，行一獻禮。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號，前三日，命皇子判大興尹許王告天地，判宗正英王文告太廟，於自來拜天處設昊天上帝位，當中南向，皇地祇位次西，少却，並用坐褥位牌及香酒脯醢等。祝版，三學士院撰告祝文，書寫訖，進請御署，訖，以付禮部，移文宣徽院，弆差控鶴官用案牌，覆以黃羅帕，隨所差告官詣祀所。前一日，告官等就局所致齋一日。告日質明，宣徽院、太常寺鋪設供具如儀，閤門舍人一員、太常博士一員引告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禮直官、舍人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禮直官先引執事官各就位，舍人、博士次引告官詣盥洗爵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執笏，詣酒尊所，搢笏，執爵，司尊者舉冪酌酒，告官以爵授奉爵酒官，執笏，詣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位前，再拜。每位三上香，跪，奠酒，訖，以爵授奉爵官，執笏，俛伏，興，舉祝官跪舉，讀訖，俛伏，興，告官再拜。告畢，引告官以下降復位，再拜。訖，詣望燎位，燔祝版，再拜。半燎，告官已下皆退。

皇帝恭謝儀 大定七年正月，世宗受尊號，禮畢，恭謝。前三日，太廟令帥其屬灑掃廟庭之內外，及陳設。尚舍於廟南門之西設鑾幄一十一室。殿中監帥尚舍視大次殿。又設皇帝版位於始祖神位前，北向。又設飲福位於版位西南少却。又設隨室奠拜褥位於神座前。大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宮縣於殿下。又設皇太子位於阼階東南，又設親王位於其南稍東，宗室王使相位於其後。又設太尉、司徒以下行事官位於殿西階之西，東向，每等異位。又設文武羣官位於橫階之南，東西向。又設御洗位於阼階之東，又設太尉洗位於西階下橫階之南。又設齋郎位於東班羣官之後，又設盥洗等官、弆奉禮贊者、大司樂、協律郎、大樂令等位，各如祫享之儀。又設尊彝祭器等於殿之上下，如時享之儀。前一日，禮官、御史帥其屬省牲、視滌濯如常儀。其日質明，禮官、御史帥太廟官、太祝、宮闈令出神主，如時享儀。有司列黃麾仗二千人於應天門內外，尚輦進金輅於應天門內。午後三刻，宣徽院奏請皇帝赴齋宿殿，文武羣官並齋宿於所司。次日質明，俟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導駕官分左右侍立於殿階下，並朝服，通事

舍人引侍中詣齋殿俛伏跪稱臣某言請中嚴俛伏興凡侍中奏請准此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齋殿即御座羣官起居訖侍中奏請升輦皇帝升輦以出侍衛警蹕如常儀導駕官前導至應天門侍中奏請降輦升輅皇帝升輅門下侍郎俛伏跪奏請車駕進發俛伏興凡門下侍郎奏請准此車駕動警蹕如常儀至應天門外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稱侍臣上馬通事舍人承傳敕侍臣上馬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典贊儀引皇太子常服乘馬至廟中幕次更服遠遊冠朱明衣執圭通事舍人文武羣官並朝服於廟門外班迎車駕至廟門侍中於輅前奏請降輅導駕官步入廟門稍東侍中奏請升輦皇帝升輦繖扇侍衛如常儀至大次侍中奏請降輦入就大次皇帝入大次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由南神東西偏門入廟庭東西相向立禮直官引太尉以下行事官詣橫街北向再拜訖禮直官引太尉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瓚授執事者執笏由西階升殿詣始祖尊彝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瓚奉太尉太尉搢笏執瓚酌鬯詣神位前以鬯祼地訖以虛瓚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訖次詣諸室並如上儀禮畢降自西階復位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引薦俎齋郎奉俎并薦籩豆簠簋官奉籩豆簠簋及太官令以序入自正門宮縣樂作至太階樂止諸太祝迎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訖禮直官引司徒已下降階復位典贊儀引皇太子通事舍人引親王由南神東偏門入詣褥位禮直官引中書侍郎舉冊官等升自西階詣始祖室前東西立通事舍人引侍中詣大次前奏請中嚴皇帝服袞冕少頃侍中奏外辦侍中詣廟庭本位立皇帝將出大次禮儀使與太常卿贊導凡禮儀使與太常卿贊導並博士前引俛伏跪稱臣某贊導皇帝行禮俛伏興前導至東神門撤繖扇近侍者從入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執圭皇帝執圭宮縣樂作奏請詣盥洗位至位樂止內侍跪取匜興沃水又內侍跪取槃承水時寒預備溫水禮儀使奏請搢鎮圭皇帝搢鎮圭盥手內侍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洗手訖奉爵官以爵跪進皇帝受爵內侍奉匜沃水又內侍跪奉槃承水皇帝洗爵訖內侍跪奉巾以進皇帝拭爵訖內侍奠槃匜又奠巾於篚奉爵官受爵禮儀使奏請執鎮圭前導皇帝升殿左右侍從量人數升宮縣樂作皇帝至阼階下樂止皇帝升自阼階登歌樂作禮儀使前導皇帝至版位樂止奏請再拜奉禮郎贊皇太子已下在位羣官皆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禮儀使前導皇帝詣始祖尊彝所樂作至尊所樂止奉爵官以爵涖尊執尊者舉冪侍中跪酌犧尊之汎齊訖禮儀使導皇帝至版位再拜訖禮儀使奏請詣始祖神位前褥位登歌樂作禮儀使奏請搢圭跪奉爵官以爵授奉爵酒官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三奠酒訖以虛爵授奉爵酒官禮儀使奏請執圭俛伏興樂止奉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禮儀使奏請詣諸廟室並如上儀禮直官先引司徒升自西階立於飲福位之側酌獻將畢奉胙酌福酒太祝從司徒立於其側酌獻畢侍中亦立於其側禮儀使奏請皇帝詣版位北向立登歌樂作至位樂止中書侍郎跪讀冊訖舉冊官奠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拜訖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太祝酌福酒於爵時寒預備溫酒以奉侍中侍中受爵奉以立禮儀使奏請搢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三祭酒禮儀使奏請飲福飲福訖以虛爵授侍中禮儀使奏請受胙司徒跪以黍稷飯籩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司徒又跪以胙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禮儀使請執圭興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各進徹籩豆登歌樂作卒徹樂止奉禮曰賜胙贊皇太子已下在位羣官皆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宮縣作一成止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奉禮郎贊皇太子已下在位官皆再拜拜訖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降阼階登歌樂作至階下樂止宮縣作前導皇帝出東神門樂止繖扇侍衛如常儀禮儀使奏請釋圭殿中監跪受鎮圭至大次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禮官御史帥其屬納神主藏冊如儀少頃通事舍人引侍中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奏外辦俟御輦進輦侍中奏請降座升輦皇帝升輦繖扇侍衛如常儀至南神門稍東侍中奏請降輦步出廟門皇帝步出廟門至輅侍中奏請升輅皇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

上馬侍臣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稱侍臣上馬通事舍人承傳勑侍臣上馬車駕還內鼓吹振作至應天門外百官班迎起居宮縣奏采茨之曲入應天門內侍中奏請降輅乘輦皇帝降輅乘輦以入繖扇侍衞警蹕如常儀皇帝入宮至致齋殿侍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勑羣臣各還次將士各還本所

皇后恭謝儀皇后既受冊前一日齋戒於別殿內命婦應從入廟者俱齋戒一日其日未明二刻有司陳設儀仗於后車之左右以次排列外命婦先自太廟後門入內命婦妃嬪已下俱詣殿庭起居訖宣徽使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首飾褘衣御肩輿取便路至車所內侍奏請降輿升車既升車奏請進發車出元德東偏門內命婦妃嬪已下自殿門外上車由左掖門出從至太廟門外儀仗止於門外回車南向內侍奏請降車升輿后降車升輿就東神門外幄次下簾內命婦妃嬪已下降車入就陪列位內侍引外命婦詣幄次前起居訖並赴殿庭陪列位少頃宣徽使詣幄次贊行朝謁之禮簾卷宣徽使前導詣殿庭階下西向褥位立宣徽使贊再拜內外命婦皆再拜宣徽使前導升東階詣始祖皇帝神位香案前褥位宣徽使奏請三上香又奏再拜拜訖宣徽使前導次詣獻祖已下十室並如上儀宣徽使奏禮畢導歸幄次宣徽使奏請解嚴內外命婦還幕次少頃輦仗還內如來儀外命婦退內侍奏請御輿出至車所奏請升車既升車奏請進發內命婦上車至元德東偏門內侍奏請降車升輿后御輿取便路還內內命婦從入冊禮畢百官上表稱賀并以牋賀中宮

皇太子恭謝儀其日質明東宮應從官各服朝服所司陳鹵簿金輅於左掖門外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升輿以出至金輅所降輿升輅左庶子已下夾侍三師三少乘馬導從餘官亦皆乘馬以從東行由太廟西階轉至廟不鳴鐃吹至廟西偏門外降輅步進由東偏門入幄次改服袞冕出次執圭自南神東偏門入宮官并太常寺官皆從皇太子入詣殿庭東階之東西向立典儀贊再拜訖升自西階詣始祖神位前北向再拜訖以次詣逐室行禮並如上儀訖降自西階復西向位俟典儀稱禮畢出東神北偏門詣別廟如上儀訖歸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出次步至廟門外升輅過廟門鳴鐃而行至左掖門外降輅升輿以入將士各還本所後一日於東宮受羣官賀如元正受賀之儀

薦新天德二年命有司議薦新禮依典禮合用時物令太常卿行禮正月鮪明昌間用牛魚無則鯉代二月鴈三月韭以卵以葑四月薦冰五月筍蒲羞以含桃六月彘肉小麥仁七月嘗雛雞以黍羞以瓜八月羞以芡以菱以栗九月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十月嘗麻與稻羞以兎十一月羞以鷹十二月羞以魚從之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繁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於籩豆薦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牛魚似鮪鱣之屬也）

功臣配享明昌五年閏十月丙寅以儀同三司代國公歡都銀青光祿大夫冶訶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配享世祖廟庭天德二年二月太廟祫享有司擬上配享功臣詔以撒改辭不失斜也果斡魯阿思魁忠東向配太祖位以粘哥宗翰斡里不宗望闍母婁室銀朮可西向配太祖位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又以斜也斡魯撒改習失阿思魁配享太祖宗望闍母宗翰婁室銀朮哥配享太宗其後次序屢有更易八年上命圖畫功臣於太祖廟有司第祖宗佐命之臣勳績之大小官資之崇卑以次上聞乃定左廡開府金源郡王撒改皇伯太師右副元帥宋王宗望開府金源郡王斡魯皇伯太師梁王宗弼開府金源郡王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王闍母開府隋國公阿离合懣儀同三司兗國公劉彥宗右丞相齊國簡懿公韓企先特進宗人辭不失右廡太師秦王宗翰皇叔祖遼王杲開府金源郡王習失開府金源郡王完顏希尹太傅楚王宗雄開府前燕京留守金源郡王完顏銀朮哥開府金源郡王完顏忠金源郡王完顏撒离喝特進宗人斡魯古右丞相金源郡王紇石烈志寧十六年左廡還梁王宗弼於斡魯上十八年黜辭不失而次蒲家奴於阿离合懣下二十二年增皇伯太師遼王斜也撒改宗幹宗翰宗望其下以次列至明昌四年次序始定東廊皇叔祖遼晉烈王斜也果皇伯太師遼忠烈王宗幹斡魯皇伯太師右副元帥宋桓肅王訛魯補宗望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毅武王習失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貞憲王完顏谷神希尹太傅楚威敏王謀良虎宗雄

開府儀同三司燕京留守金源郡襄武王完顏銀朮可，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顏忠阿思魁，金源郡莊襄王杲撒離喝，特進宗人斡里古莊翼，特進完顏辭不失威敏，太師尚書令淄忠烈王徒單克寧，太師尚書令南陽郡文康王張浩，西廳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忠毅王撒改，太師秦桓忠王粘罕宗翰，皇伯太師梁忠烈王斡出宗弼，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剛烈王斡魯，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莊義王完顏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莊明王闍母，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剛憲公阿离合懣，開府儀同三司豫國襄毅公蒲家奴昱，開府儀同三司兗國英毅公劉彥宗，右丞相齊國簡懿公韓企先，太保尚書令廣平郡襄簡王李石，開府儀同三司右丞相金源郡武定王紇石烈志寧，開府儀同三司左丞相沂國公僕散忠義，儀同三司左丞相榮國公紇石烈良弼，右丞相莘國公石琚，右丞相申國公唐括安禮，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參知政事宗敘。每一朝為一列，著為令。

寶玉。凡天子大祀，則陳八寶及勝國寶於庭，所以示守也。金克遼宋，所得寶玉，及本朝所製，今并載焉。獲於遼者，玉寶四，金寶二。玉寶，通天萬歲之璽一，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之寶一，皆方二寸。嗣聖寶一，御封不辨印文寶一。金寶，御前之寶一，書詔之寶一。二寶金初用之。獲於宋者，玉寶十五，金寶七，印一，金塗銀寶五。玉寶，受命寶一，咸陽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相傳為秦璽，白玉蓋螭紐，傳國寶一，螭紐，二玉並碧色。鎮國寶一，文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又受命寶一，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子之寶一，天子信寶一，天子行寶一，皇帝之寶一，皇帝信寶一，皇帝行寶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二，皆四寸八分，螭紐。御書之寶二，一龍紐，一螭紐。宣和御筆之寶一，螭紐。金寶，并印，天下同文之寶一，龍紐。御前之寶二，御書之寶一，宣和殿寶一，皇后之寶一，皇太子寶一，龜紐。皇太子妃印一，龜紐。金塗銀寶，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一，天下合同之寶一，御前之寶一，御前錫賜之寶一，書詔之寶一。外有宋內府圖書印三十八，內府圖書之印一，御書三，御鑑一，御寶一，御書玉寶一，天子萬年一，天子萬壽一，龜龍上瑞一，河洛元符二，璽書之寶一，崇寧之文一，寶圖之瑞一，大觀中秘一，大觀寶璽一，政和一，宣和三，宣和御覽一，宣和一，宣和中秘一，宣和殿制一，宣和大寶一，宣和書寶二，宣和畫寶一，常樂未央一，古文二，封四，共三十五面，並玉封字一，御畫一，二面並宣和，禹璽政和御筆一，係水晶。玄圭一，白玉圭一十九。本朝所製，國初就用遼寶，皇統五年始鑄金御前之寶一，書詔之寶一。大定十八年，得美玉，詔作大金受命萬世之寶，其制，徑四寸八分，厚寸四分，盤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二十三年，又鑄宣命之寶，其徑四寸二釐，厚一寸四分，紐高一寸九分，字深二分。勑有司議所當用，奏令所收八寶及皇統五年造御前之寶，賜宋國書及常例奏目則用之，書詔之寶，賜高麗夏國詔并頒詔則用之。大定十八年造大金受命萬世之寶，舉勑再議。今所鑄金寶，宜以進呈為始，一品及王公妃用玉寶，二品以下用金宣命之寶。又有禮信之寶，用銅，歲賜三國禮物緘封用之。明昌間，更以銀。又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妃寶，又有皇太子及守國寶，皆用金。大定二十四年，皇太子寶金鑄龜紐，有司定其文曰監國，上命以守易監，比親王印廣長各加一分。

犧儀。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議祫享儀牲品物，按唐開元禮、宋開寶禮，每室犢一，羊一，豬一，五禮新儀每室復加魚十有五尾，天德貞元例與唐宋同。有司行事則不用太牢，七祀功臣羊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隆減定通用犢一，兩室共用羊一，豕一，酒百瓶，此於禮有闕。今七祀功臣牲酒，請依天德制，宗廟每室則用宋制，加魚，然每室一犢，後恐大豐，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犢，羊豕如舊。又以九月五日祫享，當用鹿肉五十斤，獐肉三十五斤，兔十四頭，為醬醢，以貞元正隆時方禁獵，皆以羊代，此禮殊為未備，詔從古制。十年正月，詔宰臣曰：「古禮殺牛以祭，後世有更者否，其檢討典故以聞。」有司謂：「自周以來，下逮唐宋，祫享無不用牛者。唐開元禮，時享每室各用太牢一，至天寶六年，始減牛數，太廟每享用一犢。宋政和五禮新儀，時享太廟親祀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宋開寶二年詔，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代一犢。今三年一祫，乃為親祀，其禮至重，每室一犢，恐難省減。」遂命時享與祭社稷如舊。若親禘宗廟，則共用一犢，有司行事則不用。十二年十月，祫享，以攝官行事，詔共用三犢。二十二年十月，詔祫禘共用三犢，有司行事則以鹿代，昭德皇后廟大定十九年禘祭，不用犢。

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

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爲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爲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尙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伏爲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來未嘗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于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明昌三年十二月尙書省奏明年親禘室當用犢一欽懷皇后祔于明德之廟按大定三年祫享明德皇后室未嘗用犢勑欽懷皇后亦用之上因問拜數右丞璟具數上曰世宗聖壽高故殺其數亦不立於位今當從禮而已大定六年定晨祼行禮自大次至版位先見神之禮兩拜再至版位又兩拜祼鬯畢還版位再兩拜還小次酌獻時盥洗位盥乾至版位先兩拜酌獻畢還版位再兩拜止將始祖祝冊於版位西南安置讀冊乾又再拜還小次又至飲福位先兩拜飲福畢兩拜凡十六拜貞祐二年命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太廟使七月吉日親行祔享有司以故事用皇帝時享儀初至版位兩拜晨祼及酌獻則每位三拜飲福五拜凡七十九拜今升祔則偏及祧廟五室則爲一百九拜也明昌間嘗減每位酌獻奠爵後一拜則爲九十二拜而已然大定六年世宗嘗令禮官通減爲十六拜又皇帝當散齋四日于別殿致齋三日于大慶殿今國事方殷宜權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上曰拜數從大定例餘准奏禮部尙書張行簡言近奉詔從世宗十六拜之禮臣與太常參定儀注竊有疑焉謹按唐宋親祠典禮皆有通拜及隨位拜禮世宗大定二年親行奉安之禮亦通七拜每室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禘始勑有司減爲十六拜仍存七十二拜之儀其意亦可見矣蓋初年享禮以備故從從權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廟見奉安而遽從此制是於隨室神位並無拜禮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閒十有二室姑從十六拜猶可今十有七室而拜數反不及之此臣之所疑二也況六年所定儀注惟於皇帝版位前讀始祖一室祝冊夫祭有祝辭本告神明今諸祝冊各書帝后尊諡及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稱亦自不同而乃止讀一冊餘皆虛設恐於禮未安此臣之所疑三也先王之禮順時施宜不可多寡惟稱而已今近年禮官酌古今別定四十四拜之禮初見神二拜晨祼通四拜隨室酌獻讀祝畢兩拜飲福四拜似爲得中上從之乃定祔享如時享十二室之儀又以祧廟五主始祖室不能容止於室戶外東西一列以西爲上神主闕者以升祔前三日廟內敬造以享日丑前題寫畢以次奉陞十月己未親王百官自明俊殿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廟幄次辛酉行禮用四十四拜之儀無宮縣樂儀衛從儉十七室用犢三羊豕九而已以皇太子爲亞獻濮王守純爲終獻皇帝權服靴袍行禮日服袞冕皇太子以下公服無鹵簿儀仗禮畢乘馬還宮

金史卷三十一

金史卷三十一考證

禮志四遼忠烈王宗幹斡魯○臣浩按續文獻通考斡魯作斡本

斡里古莊襄○臣浩按續文獻通考作莊襄斡里古

金史卷三十一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三

禮志五 上尊謚

天會三年六月，諳班勃極烈杲等表請追冊先大聖皇帝。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玉冊玉寶恭上尊謚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天會十三年三月七日，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九月，追謚皇考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十四年八月庚戌，文武百僚太師宗磐等上議曰：國家肇造區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撥亂，光啓大業。太宗文烈皇帝繼志卒伐，奮發皇威。原其積德累功，所由來者遠矣。且禮多爲貴，固前籍之美談；德厚流光，實本朝之先務。伏惟皇九代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馮，遷於負夏；太王避狄，邑此岐山。聖姚來歸，天原肇發。皇八代祖、皇七代祖，承家襲慶，裕後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終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得吉，播種是勤，去暴露復棟宇之安，釋負載興車輿之利。皇五代祖，字量雄姿，適世奕略，膺時成百里日辟之功，戎車既飭，著五教在寬之訓，人紀肇修。皇高祖太師，質自天成，德爲民望，兼精騎射，往無不摧，始置官師，歸者益衆。皇曾祖太師，威靈震遠，獷警絕人，雅善運籌，未嘗矜甲，臨敵奮慮，變若神。皇曾叔祖太師，機獨運心，公無私物，四方聳動，諸部歸懷，德威兩隆，風俗大定。皇伯祖太師，友于叠愛，國爾惟忠，謀必罔愆，舉無不濟。累代祖妣，婦道著戒，王業艱難，俱殫內助之勞，實著始基之漸。是宜采羣臣之僉議，酌故事以遵行，敬帝于郊，稱天以誄，謹按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行德曰元，保民耆艾曰明，溫柔聖善曰懿。請上皇九代祖尊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請上皇八代祖尊謚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爭曰安，好廉自克曰節。請上皇七代祖尊謚曰安皇帝，妣曰節皇后。安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勞曰昭，尊賢讓善曰恭，柔德好衆曰靖。請上皇六代祖尊謚曰定昭皇帝，廟號獻祖，妣曰恭靖皇后。愛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襄，強毅執正曰威，慈仁和民曰順。請上皇五代祖字量尊謚曰成襄皇帝，廟號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愛民好與曰惠，辟土兼國曰桓，明德有勞曰昭，執心決斷曰肅。請上皇高祖太師尊謚曰惠桓皇帝，廟號景祖，妣曰昭肅皇后。大而化之曰聖，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簡。請上皇曾祖太師尊謚曰聖肅皇帝，廟號世祖，妣曰翼簡皇后。申情見貌曰穆，博聞多能曰憲，柔德好衆曰靜，聖善周聞曰宣。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穆憲皇帝，廟號肅宗，妣曰靜宣皇后。慈愛忘勞曰孝，執事有制曰平。清白守節曰貞，愛民好與曰惠。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孝平皇帝，廟號穆宗，妣曰貞惠皇后。愛民長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夙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請上皇伯祖太師尊謚曰恭簡皇帝，廟號康宗，妣曰敬僖皇后。仍請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爲永永不祧之廟，須廟室告成，涓日備物，奉上寶冊，藏于天府，施之罔極。丙辰，奉上九代祖妣尊謚廟號。是日，百僚上表稱賀。皇統五年，增上太祖尊謚，禮官議自古辨祀，以南北郊、太社、太稷、太廟爲序。若太廟神主造畢，即合題尊謚，擇日奉安，恐在郊社之前，於禮未倫。候築郊兆畢，擇日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次奉安社稷神主，及奏告，其次恭造太廟神主，題號奉安入室，以此爲序。元奉勅旨，候到上京行禮，不見元奏目內有無指定候修建太廟奉安神主以後行禮，或只於慶元宮奉上謚號，若候奉安太廟神主禮畢方奉上謚號冊寶，即百官並合法服，兼於皇帝所御殿合立黃麾仗，及殿中省細仗，太廟殿前亦合立黃麾仗。其冊寶在路亦合量設儀仗。若太廟未奉安，只於慶元宮上冊寶，即行事及立班官並用常服，及依例量用大小旗甲騎門仗官，供奉官引從冊寶，緋服若奉安後發冊，即御服通天冠、絳紗袍，若只就慶元宮，即幞頭、紅袍，并慶元宮上冊寶，即將來題太廟本室神主，便可用新謚。若於太廟先奉安神主，即先題舊謚，及至就本室上冊寶，又須改題新謚，有兩節不同。五月九日，擬奏告於太廟，上冊寶寫應法物樂舞難辦，只於慶元宮上冊寶，從之。十月三日，奉上尊冊寶，儀前期，有司供張辰居殿神御床案，少府監鉤盾署設燎薪于殿庭西南，掘坎於其側，儀鸞司設小次於辰居殿下東廂，又設冊寶幄殿于景輝門外東仗舍，殿

前司宣徽院量差甲騎大小旗鼓門仗官香輿，自製造冊寶所迎奉冊寶，奉安于幄殿。行事官製造官皆騎馬引從。門下中書侍郎在前，侍中中書令在後，大禮使又在其後。掌捧奉冊寶官製造官分左右夾侍，以北為上，皆給人從錦帽衫帶。是日未明，翰林使大官令丞鋪設香案酒果，供具牲體膳羞於神御前。儀鸞司設皇帝拜褥四，一在阼階上面西，一在香案南面北，一在殿上東欄子內西面，一在燎薪之東面西。設黃道自小次至阼階褥位。質明，有司備常行儀仗黃麾扇，質常朝官常服騎馬執鞭前導，以北為上。迎冊寶官排辦，當勾官常服於慶元宮門外立班，迎駕再拜。皇帝自宮中服靴袍御馬，至景暉門外下馬，步入小次少頃。御史臺催班，大禮使行事官自幄殿奉冊寶入正門，置于辰居殿西階下。大禮使歸押班位。閤門使奏班齊，太常卿奏請皇帝行奉上冊寶之禮。宣徽使太常卿分引前導，皇帝由黃道升阼階上面西褥位立。贊請再拜，閤門使贊傳，在位官皆再拜。乃引皇帝由殿上正門入殿，於香案前褥位再拜，上香，又再拜。退稍東，於欄子內面西褥位立定。儀鸞司徹香案前拜褥，設冊寶褥位於香案南。舉冊舁冊官取冊匣于床，對捧由西階升，中書侍郎分左右前導，奉冊中書令讀冊中書令並從後，於褥位置定。奉冊中書令於褥位南再拜，退就殿階上西南柱外面東立。讀冊官中書令稍前再拜，舁冊官取匣蓋下，置於西階下冊床。舉冊官對舉冊，讀冊官中書令一拜，起跪，搢笏讀冊文曰：孝孫嗣皇帝臣某謹拜手稽首，奉玉冊玉寶，恭上尊謚曰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讀冊畢，就拜，興，又再拜，退，立于奉冊中書令之次。奉冊官進，與中書侍郎率舉冊舁冊官奉冊匣由西階下，引從如上儀，復置于冊床。置定，奉寶官以寶盝進，至侍中讀寶畢，由西階下，復置于床，皆如冊匣之儀。有司徹冊寶褥位，復設香案南拜褥。宣徽使太常卿導皇帝進就褥位，再拜，上香，奉酒，樂作，三爵，酒樂止。太祝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復歸阼階褥位立定。大禮使升殿，於香案南宣徽使處授福酒盞盞，行至皇帝阼階褥位前，宣徽使贊皇帝再拜飲福，閤門贊傳，皇帝再拜，應在位官皆再拜。大禮使跪以酒盞進授皇帝，樂作，飲訖，又再拜。大禮使受酒盞，復以授宣徽使，訖，由西階下，歸押班位。太祝奉祝版，翰林使酌酒，太官令丞取牲羞，自西階下，置于燎薪之上。文武班皆回班向燎所立。禮官贊請皇帝就望燎位，宣徽使取酒盞盞于翰林使以進，授皇帝，皇帝酹酒於燎薪之上。執事者舉燎，半燎，瘞于坎。宣徽使贊皇帝再拜，閤門唱百官皆再拜。太常卿、宣徽使前導皇帝歸小次，即御座，簾降。太常卿俛伏興，跪奏：太常卿臣某言，禮畢。百官皆卷班西出。大禮使以下奉冊寶床，納于慶元宮收掌去處。皇帝進膳于別殿，侍食官取旨。有司轉仗由來路，皇帝便服還內，教坊作樂前導。次日，大禮使率百官稱賀。是歲閏十一月，增上祖宗尊謚。始祖景元皇帝曰懿憲景元皇帝，德皇帝曰淵穆玄德皇帝，安皇帝曰和靖慶安皇帝，獻祖定昭皇帝曰純烈定昭皇帝，昭祖成襄皇帝曰武惠成襄皇帝，景祖惠桓皇帝曰英烈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曰神武聖肅皇帝，肅宗穆憲皇帝曰明睿穆憲皇帝，穆宗孝平皇帝曰章順孝平皇帝，康宗恭簡皇帝曰獻敏恭簡皇帝，太宗文烈皇帝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徽宗景宣皇帝曰允恭克讓孝德玄功佑聖景宣皇帝。已上廟號如故。十二月一日奏告如儀。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謚。先是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冊皇考曰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欽慈皇后，皇妣李氏貞懿皇后。二年八月一日，有司奏：祖宗謚號或十六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即今睿宗皇帝更合增上尊謚，於升祔前奉冊寶。制可。十七日，左平章元宜等奏請增上尊謚曰睿宗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有司奏：睿宗皇帝未經升祔，合無於衍慶宮聖武殿設神御床案。奉旨，衆聖閣備設正位。又奏：皇帝親授冊寶，太尉行事。制可。九月二十二日，奏告太廟。二十八日，大安殿置大樂閱習。前一日，自衍慶宮奉迎冊寶於大安殿安置。授冊日未明三刻，有司各勒所部，整肅儀衛，群臣集于殿門。行事官各法服，陪位官公服。皇帝自宮中常服乘輿，侍衛如儀，赴大安殿後更衣幄次。御史臺催班，通事舍人引太尉及群臣就位。侍中跪奏中嚴，少頃，又跪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太常卿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奉上冊寶之禮。奏訖，俛伏興。宣徽使分左右前導，皇帝步詣冊寶幄次，將至幄次，登歌樂作。至幄次前，北向，宣徽使贊拜，皇帝再拜，與儀贊在位官再拜。拜訖，奏請

皇帝搢圭三上香訖執圭奏請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訖各分班東西
序立奏請皇帝詣稍東褥位樂止中書令中書侍郎奉引冊侍中門下侍郎奉
引寶行登歌樂作宣徽使贊導皇帝隨冊寶降自西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至
大安殿下當中褥位中書令侍中奉冊寶於皇帝褥位之西樂止宣徽使奏請
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皆再拜拜訖中書令搢笏奉冊匣宮縣樂作至皇帝
褥位前俛伏跪奉置訖執笏俛伏興退稍西立東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
北向立宣徽使奏皇帝搢圭跪捧冊授太尉搢笏跪受訖執笏少東立宣徽使
奏請執圭俛伏興拜冊官捧冊匣中書侍郎奉冊匣置於冊床樂止侍中搢笏
奉寶盝宮縣樂作至皇帝褥位前俛伏跪奉置訖執笏俛伏興退稍西立東向
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皇帝搢圭跪捧寶盝授太尉太尉
搢笏跪受訖執笏少東立宣徽使奏請執圭俛伏興拜寶官捧寶盝門下侍郎
奉置於寶床樂止宣徽使奏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皇帝南向立宮縣
樂作太常博士引太尉奉冊寶出主節者持節前導冊床在前寶床次之樂止
中書門下侍郎各導於冊寶之前太尉居其後至大安門外太尉以次跪奉冊
寶於玉輅中中書侍郎於輅旁夾侍所司迎衛如式太尉奉冊寶訖步出通天
門外草車用本品鹵簿導從如儀鼓吹不振作俟冊寶出大安門太常卿跪奏
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皇帝升自東階登歌樂作還大安殿
後閤次樂止侍中跪奏解嚴眾興還內侍衛如來儀十月一日攝太尉特進平
章政事兼太子太師定國公臣完顏宗憲率百官赴衍慶宮行禮前一日設冊
寶幄次於聖武殿門外西向其日質明太常寺官率所屬於聖武殿設神御床
案宣徽院排備茶酒菓時饌茶食香花等並如太祖皇帝忌辰供備之數大樂
署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迎衛冊寶至衍慶宮門外中書門下
侍郎各奉冊寶降輅各置於床太尉至門外降車率中書令以下導從赴聖武
殿門外幄次奉安如式其儀仗兵士並退次引文武百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
大樂令率工人就位禮直官亦先就位應執事者並先入殿庭北向立禮直官
贊再拜訖升殿次引太尉就東階下褥位西向立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

禮直官曰有司謹具請行事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訖引太尉詣盥洗盥
手升殿詣神座前搢笏跪三上香樂作奠茶奠酒訖執笏俛伏興樂止太尉再
拜訖還位少立次引太尉出至中書門下侍郎等奉冊寶床入自殿門中書令
侍中等並導從登歌樂作冊寶床至殿庭列於西階之下奉以席褥樂止太尉
以下各就西北褥位立定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訖太尉率中書令侍郎
奉冊匣升殿登歌樂作至殿上冊匣置於食案之前仍設褥位樂止次引太尉
詣神位前俛伏跪稱攝太尉臣某言謹上加尊謚冊寶奏訖俛伏興稍西立次
引中書令立於冊匣南舉冊官舉冊中書令俛伏跪讀冊訖俛伏興中書令奉
冊匣降自西階置于床登歌樂作置訖樂止次引侍中門下侍郎奉寶盝升殿
樂作置于食案之前仍設褥位樂止舉寶官舉寶盝侍中俛伏跪讀寶訖俛伏
興侍中奉寶盝降自西階置于床登歌樂作置訖樂止太尉詣殿門外褥位再
拜訖太尉而下俱降階以次就位禮直官贊拜在位官皆再拜訖以次出寺官
署官率拱衛直捧冊寶床置于冊寶殿各退次日百官稱賀如常儀

大定十九年奉上孝成皇帝謚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詔曰前君乃太祖之長
孫受太宗之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垂拱仰成委任勳戚廢齊國以省徭賦
柔宋人而息兵戈世格泰和俗躋仁壽混車書於南北一尉候於東西晚離淫
刑幾於恣意寬施弟后戮及貢工虐不及民事猶可諫過之至此古或有焉右
丞相岐國王亮不務弼諧反行篡弒妄加黜廢抑損徽稱遠近傷嗟神人憤怒
天方悔禍朕乃繼興受天下之樂推居域中之有大將撥亂而反正務在革非
期事亡以如存事思盡禮宜上謚號曰閔宗武靈皇帝十八年有司言本朝祖
宗尊謚或十八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或四字今擬增上閔宗尊謚曰弘基纘
武莊靖孝成皇帝仍加謚悼皇后曰悼平皇后又言大定三年追尊睿宗皇帝
禮儀大安殿前立黃麾仗一千人應天門外行仗二千人皇帝服通天冠絳紗
袍隨冊寶降自西階搢圭跪捧冊寶授太尉今擬大安殿行禮及依唐周典故
降階捧冊寶授太尉所有冠冕儀仗擬依已行禮例上命儀仗人數約量減之
餘略同前儀明年四月十日奉上冊寶升祔太廟二十六年勑再議閔宗廟號

禮官擬上襃成敬定桓烈熙七字，奉旨用熙字，乃以明年四月一日，遣官奏告太廟及閔宗本室，易新廟號。

大定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諡大行皇帝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五月丙午，以祔廟禮成，大赦。

大定二十九年五月甲午，上皇考尊諡曰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

大安元年二月丁卯，諡大行皇帝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

正大元年正月戊戌，諡大行皇帝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

金史卷三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四

禮六 原廟 朝謁儀 朝拜儀 別廟

太宗天會二年立大聖皇帝廟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慶元宮爲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暉殿曰辰居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於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於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於燕京所建原廟行事於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

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遷衍慶宮五年會寧府太祖廟成有司言宜以御容安置先是衍慶宮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舊在會寧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紅者二舊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詔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擇日啓行前一日夙興告廟用酒饌差奏告官一員以所差使充進讀御署祝版其日質明有司設龍車於衍慶宮門外少西東向宰執率百官公服詣本宮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班首降墀復位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執以下分左右前導出衍慶宮門外俟御容匣升車百官上馬後從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左右導香輿扇等前行至都門郊外俟御容車少駐導從官下馬車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側侍不拜班首詣香輿跪上香俛伏興還班再拜辭訖退使副遂行每程到館或廨舍內安駐其道路儀衞紅羅傘一龍車一其制以青布爲亭子狀安車上駕以牛又用鞍五旗鼓共五十擔香輿一十人導從六十人執扇八人兵士百人護衞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謀克子孫充所過州縣官屬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至會寧府官屬備香輿奉迎如上儀乘馬從至廟門外下馬分左右導引使副率太祝四員捧御容入廟於中門外東壁幄次內奉置定再拜訖退擇日奉安至日質明差去官與本府官及建廟官等並公服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樂作奠酒訖又再拜太祝捧御容衆官前導引至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訖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讀祝奠酒樂作少退再拜訖班首降墀復位闕

於殿上又設親王宰執以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盥洗位於東階下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又於神位前各設北向拜褥位并各設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依前來例又於聖武殿上設香案爐匙合香等又於殿下各設腰輿一舁士一十六人傘子各二人執扇各十二人導從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齋親王於本府百官於其第行禮官執事人等習儀就祠所清齋其日質明禮官率太廟署官等詣崇聖閣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內侍二人太祝一員禮官署官前導置於聖武殿神座禮直官引親王宰執百官公服於殿庭班立七品以下班于殿門之外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罍洗盥手訖升殿詣神座前跪上香訖少退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導世祖御容升腰輿儀衞依次序導從至廣德殿百官從後至

庭下班位立禮官率太廟署官就腰輿內捧御容於殿上正面奉安訖百官於階下六品以下官於殿門外立班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執事官等從升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率太廟署官詣崇聖閣太祝內侍捧太宗御容禮官導太宗御容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於丕承殿行禮並如上儀次睿宗御容奉安於天慶殿禮亦如之俟奉安禮畢百官退二十一年閏三月奉旨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下每位設黃羅幕一黃羅明金柱衣二紫羅坐褥一龍牀一踏床二衣全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親祀是年五月還聖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慶宮皇太子親王宰執奉迎安置

朝謁儀大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安世祖御容行朝謁之禮皇帝前一日齋於內殿皇太子齋於本宮親王齋於本府百官齋於其第太廟令率其屬於衍慶宮內外掃除設親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皇太子拜褥於親王百官位前宣徽院率其屬於聖武門外之東設西向御幄甕星門東設皇太子幄次其日有司列仗衛于應天門俟奉安御容訖有司於殿上并神御前設北向拜褥位安置香爐香案并香酒器物等皇太子比至車駕進發已前公服乘馬本官屬導從至衍慶宮門西下馬步入幄次親王百官於衍慶宮門外西向立班俟車駕將至典贊儀引皇太子出幄次於親王百官班前奉迎導駕官五品六品七品職官內差四十員於應天門外道南立班以俟皇帝服靴袍乘輦從官繖扇侍衛如常儀勑旨用大安輦儀仗一千人出應天門閤門通喝導駕官再拜訖閤門傳勑導駕官上馬分左右前導至廟門外西偏下馬車駕至衍慶宮門外稍西降輦左右宣徽使前導皇帝步入御幄簾降閤門先引親王宰執四品已上執事官由東西偏門入至殿庭分東西班相向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入立於褥位之西東向進香進酒等執事官並升階於殿上分東西向以次立宣徽使跪奏請皇帝行朝謁之禮簾捲皇帝出幄宣徽使前導至殿上褥位北向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就褥位閤門引親王宰執四品已上職事官回班並北向立令中間歇空不礙奏樂五品以下聖武門外八品以下宮門外陪拜二宣徽使奏請皇帝再拜教坊樂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請皇帝詣神御前褥位北向立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請皇帝跪三上香三奠酒俛伏興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訖皇帝復位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宣徽使奏禮畢已上摠八拜宣徽院奏過依舊例十二拜典贊儀引皇太子復立於褥位之西東向閤門引親王宰執以下群官東西相向立先引五品已下官出宣徽使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典贊儀引皇太子閤門分引殿庭百官以次出宣徽使跪奏請皇帝還宮簾捲步出廟門外升輦還宮如來儀十九年奉安禮同

朝拜儀初太祖忌辰皇帝至褥位立再拜稍東西向詣香案前又再拜上香訖復位又再拜進食奠茶酹神皆再拜而退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睿宗忌辰有司更定儀禮前一日宣徽院設御幄于天興殿門外稍西至日質明皇太子親王百官具公服于衍慶宮門外立班奉迎皇帝乘馬至衍慶宮門外下馬二宣徽使前導步入宮門稍東皇帝乘輦繖扇侍衛如常儀至天興殿門外稍西皇帝降輦入幄次簾降典贊儀引皇太子閤門引親王宰執四品以上官由偏門入至於殿庭左右分班立定二宣徽使導皇帝由天興門正門入自東階升殿詣褥位立定皇太子已下官合班五品以下班于殿門外宣徽使奏請皇帝先再拜請詣侍神位立俟有司置香案酒卓訖請詣褥位又再拜三上香奠酒復位再拜已上皇太子以下皆陪拜再奏請詣稍東侍神位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升殿赴褥位先兩拜奠酒再兩拜降復褥位次閤門引終獻官趙王上殿行禮宣徽使奏請皇帝詣褥位再兩拜皇太子以下官皆再拜禮畢百官依前分班立皇帝出殿門外入幄次簾降更衣引皇太子以下官出宮門外立班皇帝乘輦至宮門稍東降輦步出宮門外上馬還宮導從侍衛如來儀皇太子以下官俟車駕行然後退大定五年奉旨太祖忌辰衍慶宮薦享止用素食諸京凡御容所在皆同又朔望皆行朝拜禮六年有司奏太祖皇帝忌辰車駕親奠百官陪拜今車駕巡幸合以宰臣爲班首率百官詣衍慶宮行禮從之十六年奉旨

世祖太宗忌辰一體奉奠十八年八月太祖忌辰世祖太宗同在一處致祭有司言歷代無一聖忌辰列聖預祭之典擬議聞勑遣太子一位行禮并就祭功臣二十六年以內外祖廟不同定擬太廟每歲五享山陵朔望忌辰及節辰祭奠並依前代典故外衍慶宮自來車駕行幸遇祖宗忌辰百官行禮并諸京祖廟節辰忌辰朔望拜奠雖無典故參酌恐合依舊以盡崇奉之意從之

別廟大定二年有司擬奏閔宗無嗣合別立廟有司以時祭享不稱宗以武靈爲廟號又奏唐立別廟不必專在太廟垣內今武靈皇帝既不稱宗又不與祫享其廟擬於太廟東牆外隙地建立從之十四年廟成以武靈後謚孝成又謂之孝成廟十五年三月戊申奏安武靈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太廟十一室及昭德皇后廟餘如昭德遷廟之儀四月十七日夏享太廟同時行禮命判宗正英王爽攝太尉充初獻官兵部尚書讓攝司徒差大理卿天錫攝太常卿充亞獻大興少尹高居中攝光祿卿充終獻自是歲常五享十七年十月祫享太廟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宮縣登歌讓皇帝廟至禘祫月一祭只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步不同難以容設宮縣樂舞并樂器亦是闕少看詳恐合依唐讓皇帝祫享典故樂用登歌所有牲牢樽俎同太廟一室行禮及契勘得自來祫享遇親祠每室一犢攝官行禮共用三犢今添武靈皇帝別廟行禮合無依已奏定共用三犢或增添牛數奏奉勑旨太廟別廟共用三犢武靈皇帝廟樂用登歌差官奏告並准奏大定十九年四月升祔太廟其舊廟遂毀

昭德皇后廟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別廟擬於太廟內垣東北起建從之三年十月七日太廟祫享升祔睿宗皇帝并昭德皇后神主同時製造題寫奉詣殿庭謁畢祔於祖姑欽仁皇后之左享祀畢奉主還本廟十二月二十一日臘享禮官言唐禮別廟薦享皆准太廟一室之儀伏恐今廟享畢已過質明請別差官攝祭制可後以殿制小又於太廟之東別建一位十二年八月廟成正殿三間東西各空半間以兩間爲室從西一間西壁上安置祏室廟置一便門與太廟相通仍以舊殿爲冊寶殿祏室奏毀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奏告太廟祭告別廟二十三日奉安用前祫享遷廟儀有司言當用鹵簿以廟相去不遠參酌擬用清道二人次團扇二人次職掌二人次衛官二十六人爲十三重供奉官充次腰輿輿士一十六人傘子二人次團扇十四爲七重方扇四次排列職掌六人燭籠十對掌官並錦襖盤裹仍令皇太子率百官行禮前一日行事執事官就祠所清齋一宿仍習儀執事者眡醴饌太廟令率其屬掃除廟之內外禮直官設皇太子西向位執事官位皇太子後近南西向各依品從立監察殿西階下東向立及親王百官位於廟庭北向西上又設祝案於神位之右設尊彝之位於左各加勺冪坫又設祭器皆籍以席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臡又設盥洗爵洗位于橫街之南稍東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太廟令又設神位於室內北牖下當戶南向設直几一黼扆一莞席一繅席一次席二紫綾厚褥一紫綾蒙褥一并幄帳等諸物並如舊廟之儀又設望燎位于西神門外之北設燎柴于位之北預瘞坎于燎所所司陳儀衛於舊廟門之外奉安日未明二刻所司進方扇燭籠於舊廟殿門外設腰輿一繖一於殿階之下南向質明皇太子公服乘馬本宮官屬導從至廟門外下馬步入廟門至幕次引親王百官常服由廟門入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定次引皇太子於百官前絕席位立贊者曰再拜皆再拜宮闈令升殿捧昭德皇后神主置于座贊者曰再拜皆再拜次引內常侍北向俛伏跪奏請昭德皇后神主奉安于新廟降殿升輿奏訖俛伏興捧几內侍先捧几匱跪置於輿又宮闈令接神主內侍前引跪置于輿上几後覆以紅羅帕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引皇太子步自舊廟先從行親王次之百官分左右後從儀衛導從至別廟殿下北向內常侍於腰輿前俛伏興跪奏請降輿升殿內侍捧几匱前宮闈令捧接神主升殿置於座禮直官引皇太子以下親王百官入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皇太子在絕席立禮直官贊曰再拜皆再拜又贊曰行事官各就位禮直官引皇太子西向位立定禮直官少前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即引皇太子就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皇太子搢笏執爵執事者舉冪酌酒皇太子以爵授執

事者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皇太子執爵三祭酒反爵于坫執笏俛伏興少立次引太祝舉祝官詣讀祝位東北向舉祝官跪舉祝版太祝跪讀祝訖置祝于案俛伏興舉祝官皆却立北向贊者曰再拜皇太子就兩拜降階復位舉祝讀祝官復從復本位禮直官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宮闈令納神主於室贊者曰再拜皆再拜禮畢退署令闔廟門瘞祝于坎儀物各還所司十一年郊祀前一日朝享與太廟同日用登歌樂行三獻禮有司攝事二十六年勑別建昭德皇后影廟于太廟內有司言宜建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甓外垣置靈星門一神廚及西房各三間係禮無廟中別建影廟之例今皇后廟西有隙地廣三十四步袤五十四步可以興建制可仍於正南別創正門門以坤儀爲名仍留舊有便門遇禘祫祔享由之每歲五享并影廟行禮於正南門出入又於廟外起齋郎房二十三間。　宣孝太子廟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擬於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南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門東西垣各一屋一門門設九戟齋房神廚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別建影殿有司定擬制度於見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牆內建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甓無闕角及東西門外垣正南建三門一左右翼廊二十間神廚齋室各二屋三間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奉遷畫像神主用栗依唐制諸侯用一尺刻謚于背省部遣官於本廟西南隅面北設幄次監視製造於行禮前一日製造訖其日曉奉神主官奉承以箱覆以帕捧詣題神主幄中次日丑前五刻題神主官與典儀并禮官詣幄次前題神主官詣盥洗位盥手帨手訖奉神主官先以香湯奉沐拭以羅巾題神主官就褥位題謚號於背云宣孝太子神主墨書用光漆模訖授奉神主官承以箱覆以梅紅羅帕藉以素羅帕詣座置於匱乃下簾帷侍衛如式俟典儀俛伏跪請備腰輿傘扇詣神位導引侍衛皆減昭德廟儀祭儀有司言當隨祖廟四時祭享初獻於皇孫皇族亞獻於皇族或五品以下差樂用登歌今量減用二十五人其接神用無射宮升降徹豆則歌夾鐘牲羊豕各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鉶各一其餘祭食亦量減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奏神主廟牲牢樂縣宜給影廟皇孫奉祀。

金史卷三十三

金史卷三十三考證

禮志六閔宗無謚○臣浩按，閔宗即熙宗，大定二十七年，上熙宗廟號，未上熙宗之前，俱稱閔宗，或稱武靈，又謚孝成，謂之孝成廟。

金史卷三十三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十五

禮七 社稷 嶽鎭海瀆 風雨雷師

貞元元年閏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壇于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壇于中都社爲制其外四周爲垣南向開一神門門三閒內又四周爲垣東西南北各開一神門門三閒各列二十四戟四隅連飾罘罳無屋於中稍南爲壇位令三方廣闊一級四陛以五色土各飾其方中央覆以黃土其廣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下廣二尺剡其上形如鐘埋其半壇南栽栗以表之近西爲稷壇如社壇之制而無石主四墉門各五閒兩塾三門門列十二戟壇有角樓樓之面皆隨方色飾之饌幔四楹在北墉門西北向神廚在西墉門外南向廨在南圍牆內東西向有望祭堂三楹在其北雨則於是堂望拜堂之南北各爲屋二楹三獻及司徒致齋幕次也堂下南北相向有齋舍二十楹外門止一閒不施鴟尾

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樂用登歌遣官行事太尉一司徒一已上奏差亞獻太常卿一終獻光祿卿一省差太常卿一光祿卿一郊社令一學士院官一讀御署祝版太樂令一太官令三監祭御史二太常博士二廩犧令一奉禮郎一協律郎二司尊彝二奉爵酒官一太祝七祝史四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執巾篚官四齋郎四十八贊者一禮直官十已上部差守衛十二人各衣其方色其服官給舉麾四衣皂軍人內差其衣自備前三日質明行事官受誓戒於尚書省御史臺太常寺引衆官就位禮直官贊揖對揖訖太尉誓曰某月某日上戊祭于太社各揚爾職不恭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對拜訖退凡與祭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仍習禮於社宮諸衛令率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社宮門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三日陳設廨設祭官公卿以下次於齋房之內及設饌幔四於社宮西神門之外門南西向前二日郊社令率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太樂令設樂於壇上郊社令爲瘞坎二於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設望瘞位於坎之北南向前一日奉禮郎帥禮直官設祭官公卿以下褥位於西神門之內道南執事官於道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南上設御史位二於壇下一在太社東北西向一在太稷西北東向博士各在其北設奉禮郎位於稷壇上西北贊者一在北東向設協律郎位二於壇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兩壇之閒南向設獻官褥位於逐壇二神座前設省牲位於西神門外設牲榜於當門黝牲二居前又黝牲二少退二牲皆用黝北上設廩犧令位於牲東北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西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東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前近南北向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東北向太常卿帥其屬設酒罇之位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北隅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北陛之西南向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山罍二在太社酒罇之西俱東南上設太稷后稷酒罇於壇之上下如太社后土之儀設洗位二於社壇西北南向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北肆司罇罍篚冪者各位於其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設四座各籩十豆十簠二簋二鉶三俎三坫四內籩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各設於饌幔內光祿卿率其屬入實籩之實魚鱐乾棗形鹽鹿脯榛實乾橑桃菱芡栗以序爲次豆之實芹菹筍菹葵菹菁菹韭菹魚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以序爲次鉶實以羹加芼滑簠實以稻粱簋實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太官令入實罇罍以酒各一罇實以玄酒祭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左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加褥褥如幣之色神位版各於座首前一日諸衛之屬禁斷行人郊社令與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司罇罍奉禮郎及執事者升自太社壇西陛以俟其省牲器視滌濯並如郊廟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以盤取血置神座前遂烹牲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太官令入實玉幣罇罍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禮直官引光祿卿御史博士諸太祝祝史司罇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向東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司罇罍篚冪者皆就位奉盤血祝史與太祝由西陛升壇各於罇所立祝史以俟瘞血

太祝以次取玉幣。大樂令帥工人入。禮直官各引祭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曰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禮直官進太尉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禮直官引光祿卿就瘞血所，又引祝史奉瘞血降自西陛，至瘞位。光祿卿瘞血訖，復位。祝史以盤還饌幕，以俟奉毛血豆。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禮直官引太尉詣盥洗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樂作太簇宮正寧之曲，後盥洗同。至洗位，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訖，詣太社壇，樂作應鐘宮嘉寧之曲，後升壇同。升自北陛，樂止，南向立。太祝以玉幣西向授太尉，太尉受玉幣。禮神之玉，奠於神前，瘞玉加於幣，配位不用玉。玉用兩圭有邸，歲以匪瘞，玉以玉石爲之。幣用黑繒，長一丈八尺。樂作太簇宮嘉寧之曲，太稷同。禮直官引太尉進，南向跪，奠於太社座前，俛伏，興。引太尉少退，詣配位，南向再拜。太祝以幣授太尉，太尉受幣，西向跪，奠於后土神座前，俛伏，興。禮直官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詣太稷壇盥洗，升奠玉幣，如太社后土之儀。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毛血豆俱別置一豆。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尊所。太尉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諸太祝既奠毛血，禮直官、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闈。饌初入門，樂作太簇宮正寧之曲。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於神座前設訖。禮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樂作，復位，樂止。諸太祝還罇所。禮直官引太尉詣盥洗位，樂作，至位，樂止。盥手洗爵訖，禮直官引太尉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作，至太社酒罇所，樂止。執罇者舉冪，執事者以爵授太尉，執爵。太官令酌酒訖，樂作太簇宮皋寧之曲。太稷同。太尉以爵授執事者。禮直官引太尉詣太社神座前，執事者以爵授太尉，南向跪奠爵，訖，以爵授執事者，俛伏，興。太尉少退，樂止。讀祝官與捧祝官進，於神座前右，西向跪讀祝。讀訖，讀祝官就一拜，各還罇所。太尉再拜訖，詣配位酒罇所。執事者舉冪，執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執爵，太官令酌酒訖，樂作太簇宮昭寧之曲，太尉以爵授執事者。禮直官引太尉進后土神座前，執事者以爵授太尉，西向跪奠爵訖，以爵授執事者，俛伏，興。太尉少退，樂止。讀祝如上儀。太尉再拜訖，禮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樂作，至盥洗位，樂止。盥手洗爵訖，禮直官引太尉詣太稷壇，升自北陛，並如太社后土之儀。樂曲同。訖，禮直官引太尉還本位。亞、終獻盥洗升獻，並如太尉之儀。禮直官引終獻降復位，樂止。太祝各進徹豆，樂作應鐘宮娛寧之曲。還罇所，樂止。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禮直官進太尉之右，請就望瘞位。御史、博士從，南向立。於衆官將拜之前，太祝執篚進於神座前，取玉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體前牲之左髀）各由其陛降壇，以玉幣饌物置於坎。訖，奉禮曰可瘞坎。東西各二人實土半坎。訖，禮直官進太尉之左，曰禮畢。遂引太尉出。祭官以下以次出。禮直官引御史、博士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工人以次出。祝版燔於齋坊。光祿卿以胙奉進，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其州郡祭事，一遵唐宋舊儀。

風雨雷師　明昌五年，禮官言：國之大事，莫重於祭。王者奉神靈，祈福祐，皆爲民也。我國家自祖廟禘祫五享外，惟社稷、嶽鎮海瀆定爲常祀，而天地日月風雨雷師，其禮尚闕。宜詔有司講定儀注以聞。尚書省奏：天地日月，或親祀，或令有司攝事。若風雨雷師乃中祀，合令有司攝之。且又州縣之所通祀者也。合先舉行，制可。乃爲壇於景豐門外東南，闕之巽地，歲以立春後丑日，以祀風師。牲幣進熟，如中祀儀。又爲壇於端禮門外西南，闕之坤地，以立夏後申日，以祀雨師。其儀如中祀，羊豕各一。是日，祭雷師於位下，禮同小祀，一獻，羊一，無豕。其祝稱天子謹遣臣某云。

嶽鎮海瀆　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廟致祭，其在他界者遙祀。立春，祭東嶽於泰安州、東鎮于益都府、東海于萊州、東瀆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嶽衡山、南鎮會稽山于河南府，南海、南瀆大江于萊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嶽于河南府、中鎮霍山于平陽府。立秋，祭西嶽華山于華州、西鎮吳山于隴州，望祭西海、西瀆于河中府。立冬，祭北

嶽恆山于定州北鎮醫巫閭山于廣寧府望祭北海北瀆大濟于孟州其封爵
並仍唐宋之舊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爲東安王吳山爲成德
王霍山爲應靈王會稽山爲永興王醫巫閭山爲廣寧王淮爲長源王江爲會
源王河爲顯聖靈源王濟爲清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芗發驛詣所在
率郡邑長貳官行事禮用三獻讀祝官一捧祝官二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奉爵
官一司尊彝一禮直官四以州府司吏充前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治
事如故宿於正寢如常儀前二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掌廟者掃
除廟之內外前一日有司牽牲詣祠所享官以下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享日
丑前五刻執事者設祝版於神位之右置於坫及以血豆設於饌所次設祭器
皆藉以席掌饌者實之左十籩爲三行以右爲上實以乾棗乾橑形鹽魚鱐鹿
脯榛實乾桃菱芡栗右十豆爲三行以左爲上實以芹菹筍菹韭菹菁菹
魚醢兎醢豚拍鹿臡醓醢左簠二實以粱稻右簋二實以稷黍俎二實以牲體
次設犧罇二象罇二在堂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罇在前實以法酒犧罇初獻
官酌象罇亞終獻酌又設太罇一山罇一在神位前設而不酌有司設燭於神
位前洗二在東堦之下直東霤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執
罍篚者位於其後又設揖位於廟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及祝在東南向北
上開瘞坎於廟內廷之壬地享日丑前五刻執事官各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
饌具畢凡祭官各服其服與執事官行止皆贊者引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引初
獻以下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升堂就位立次引初獻詣
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以爵授執事
者執笏升堂詣酌罇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執罇者舉
冪執事者酌酒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
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訖執笏俛伏興少立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
立搢笏跪讀祝訖執笏興退復位初獻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復位次引亞獻酌
獻並如初獻之儀次引終獻並如亞獻之儀贊者引初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
執事者以爵酌清酒進初獻之右初獻跪祭酒啐酒奠爵執事者以俎進減神
座前胙肉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以授執事者初獻取爵遂
飲卒爵執事者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者引初獻復位贊者曰已飲福
受胙者不拜亞獻官以下皆再拜拜訖次引初獻已下就望瘞位以饌物置於
坎東西廂各二人贊者曰可瘞置土半坎又曰禮畢遂引初獻官已下出祝與
執罇罍篚冪者俱復位立定贊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於齋所

金史卷三十四

金史卷三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六

禮八 宣聖廟 武成王廟 諸前代帝王 諸神雜祠 祈禜 拜天 本國拜儀

宣聖廟皇統元年二月戊午熙宗詣文宣王廟奠祭北面再拜顧儒臣曰為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以其道可尊使萬世高仰如此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歲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場等官陪位於古禮未合也伏覩國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當粲然備具以光萬世況京師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仰擬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下詳定兼兖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禮官參酌唐開元禮定擬釋奠儀數文宣王兖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祝版各一皆設案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總用籩豆各二百二十三簠簋各六俎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并從祀藉尊罍俎豆席約用三十幅尊席用葦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禮行三獻以祭酒司業博士充分獻官二讀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禮直官十一學生以儒服陪位樂用登歌太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十九人迎神三奏姑洗宮來寧之曲辭曰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真斯文伊始羣方所視初獻盥洗姑洗宮靜寧之曲辭曰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蠲辰維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嚴禋禮備升階南呂宮肅寧之曲辭曰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榮儒宮邇迎遺風嚴祀申虔登降有容奠幣姑洗宮和寧之曲辭曰天生聖人實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使陳祠斯文復振降階姑洗宮安寧之曲辭曰粵惟尼丘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歸然四方所視酌鬯告成祗循典禮兖國公酌獻姑洗宮輯寧之曲辭曰聖師之門顏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饗桓圭袞衣有嚴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鄒國公酌獻姑洗宮泰寧之曲辭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亞終獻姑洗宮咸寧之曲辭曰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與祀千億送神姑洗宮來寧之曲辭曰吉蠲為饎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致承安二年春丁章宗親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上親為贊文舊封公者升為國公侯者為國侯郕國以下皆封侯宣宗遷汴建廟會朝門內歲祀如儀宣聖顏孟各羊一豕一餘同小祀共用羊八無豕其諸州釋奠並遵唐儀

武成王廟泰和六年詔建昭烈武成王廟于闕庭之右麗澤門內其制一遵唐舊禮三獻官以四品官已下儀同中祀用二月上戊七年完顏匡等言我朝創業功臣禮宜配祀於是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請躋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侍武成王坐韓信而下降立於廡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餘人而增金臣遼王賽也等其祭武成王宗翰子房各羊一豕一餘共用羊八無豕宣宗遷汴於會朝門內闕庭之右營廟如制春秋上戊之祭仍舊

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於仲春之月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軒轅於坊州少昊於兖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陶唐於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於河中府周文王武王於京兆府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版請御署開寶禮軒轅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鎰左丞匡太常博士溫迪罕天興言方嶽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請御署固宜至於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卽康及鈜以為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版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不降祝版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頒各處為常制勅命依期降祝版而不請署

長白山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禮合尊崇議封爵建廟宇十二月禮部太常學士院奏奉勅旨封興國靈應王即其山北地建廟宇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冊儀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冊函香幣冊祝遣使副各一員詣會寧府行禮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所司於廟中陳設如儀廟門外設玉冊袞冕幄次牙仗旗鼓從物等視一品儀禮用三獻祭如嶽鎮其冊文云皇帝若曰自兩儀剖判山嶽神秀各鍾于其分野國將興者天實作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陽望秩山川於稽虞典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所從出秩秩幽幽有相之道列聖蕃衍熾昌迄于太祖神武徵應無敵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沖人紹休聖緒四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業所因瞻彼旱麓可儉其禮服章爵號非位於公侯之上不足以稱焉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爲興國靈應王仍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廟食之享亙萬億年維金之禎與山無極豈不偉歟自是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明昌四年十月備袞冕玉冊儀物上御大安殿用黃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復冊爲開天弘聖帝　大房山大定二十一年勅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冊香幣使副持節行禮並如冊長白山之儀其冊文云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設都必有名山大川以爲形勝我國既定鼎於燕西顧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雲雨之所出萬民之所瞻祖宗陵寢於是焉依仰惟嶽鎮古有秩序皆載祀典矧茲大房禮可闕歟其爵號服章俾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稱今遣某官某備物冊命神爲保陵公申勅有司歲時奉祀其封域之內禁無得樵採弋獵著爲令是後遣使山陵行禮畢山陵官以一獻禮致奠　混同江大定二十五年有司言昔太祖征遼策馬徑渡江神助順靈應昭著宜修祠宇加賜封爵迺封神爲興國應聖公致祭如長白山儀冊禮如保陵公故事其冊文云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穢成師以出至于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而黿梁光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執徐之歲四月孟夏朕時邁舊邦臨江永歎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至止上都虔所以尊崇之典蓋古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稱非直後世彌文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矧茲江源出於長白經營帝鄉實相興運非錫以上公之號則無以昭答神休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爲興國應聖公申命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嚴廟貌正封爵禮亦至矣惟神其衍靈長之德用輔我國家彌億年神亦享廟食於無窮豈不休哉　嘉蔭侯大定二十五年勅封上京護國林神爲護國嘉蔭侯冕七旒服五章圭同信圭遣使詣廟以三獻禮祭告其祝文曰蔚彼長林實壯天邑廣袤百里惟神主之廟貌有嚴侯封是享歆時蠲潔相厥滋榮是後遇月七日上京幕官一員行香著爲令　盧溝河神大定十九年有司言盧溝河水勢泛決嚙民田乞官爲封冊神號禮官以祀典所不載難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廟二十七年奉旨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令　昭應順濟聖后大定十七年都水監言陽武上埽黃河神聖后廟宜依唐仲春祭五龍祠故事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言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應嘗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上從其請特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令　鎮安公舊名旺國崖太祖伐遼嘗駐蹕於此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靜寧山後建廟明昌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冊冊山神爲鎮安公冊文曰皇帝若曰古之名山咸在祀典軒皇之世神靈所奉者七千虞氏之時望秩每及於五載蓋惟有益于國是以必報其功逮乎後王申以徽冊至于嶽鎮之外亦或封爵之加故太白有神應之稱而終南有廣惠之號禮由義起事與時偕載籍所傳于今猶監朕修和有夏咸秩無文眷茲靜寧秀峙朔野緬渾布氣幽贊乎坤元導風出雲協符乎乾造一方之表萬物所瞻南直都畿北維陣徼連延廣厚實藏攸興盤固高明謐宮斯奠昔有遼書特以寵國迄大定更爲之錫名洪惟世宗功昭列聖亦越顯考德利生民愛即歲時駕言臨幸兵革不試遠人輯寧雨暘常調品彙蕃廡此上帝無疆之貺亦英靈有相之符比即與情載修故事顧先皇帝駐蹕之地揖累世承平之風迓續遺休式甄神祐肆衆德以昇號仍班台而闡儀宇像一新采章具舉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爲鎮安公仍勅歲時奉祀於戲

容典焜燿精明感通惟永億年翊我昌運神其受職豈不偉歟 瑞聖公即麻達葛山也章宗生於此世宗愛此山勢衍氣清故命章宗名之後更名胡土白山建廟明昌四年八月以冕服玉冊封山神為瑞聖公建廟命撫州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為常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國家之興命歷攸屬天地元化惟時合符山川百神無不受職粹精薦瑞明聖繼生著丕應於殊禎啓昌期於幽贊寔對信猶之典咸修望秩之文嘉乃名山奠茲勝地下綿乾分上直樞輝盤析木之津達中原之氣廓除氛祲函毓泰和仰惟光烈昭垂徽音如在即高明而清暑克靜壽以安仁周廬安寧厚澤浹洽朕祗循祖武順講時巡感美號以興懷佩聖謨而介福言念誕彌之初度抑由翊衛之効靈然猶祀秩無章神居不屋非所以盡報功崇德之義副追始樂原之心爰飾名稱載新祠宇勤忱辭於貞琰涓良日於玄龜彰服采以辨威潔庶羞而致祭闡揚茂實敷繹多儀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為瑞聖公仍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倘其聰明歆此誠意孚休惟永亦莫不寧 貞獻郡王廟明昌五年正月陳言者謂葉魯谷神二賢創製女直文字乞各封贈名爵建立祠廟令女直漢人諸生隨拜孔子之後拜之有司謂葉魯難以致祭若金源郡貞獻王谷神則既已配享太廟矣亦難特立廟也有旨令再議之禮官言前代無創製文字入孔子廟故事如於廟後或左右置祠令諸儒就拜亦無害也尚書省謂若如此恐不副國家厚功臣之意遂詔令依蒼頡立廟于盩厔例官為立廟于上京納里渾莊委本路官一員與本千戶春秋致祭所用諸物從宜給之

祈禜大定四年五月不雨命禮部尚書王競祈雨北嶽以定州長貳官充亞終獻又卜日於都門北郊望祀嶽鎮海瀆有司行事禮用酒脯醢後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從嶽鎮海瀆如初祈其設神座實樽罍如常儀其樽罍用瓢齊擇甘瓠去抵以為樽祝版惟五岳宗廟社稷御署餘則否後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以祈雨足則報祀送龍水中十七年夏六月京畿久雨遵祈雨儀命諸寺觀啓道場祈禱

拜天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外其制刳木為盤如舟狀赤為質畫雲鶴文為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於常武殿築臺為拜天所重五日質明陳設畢百官班俟於毬場樂亭南皇帝靴袍乘輦宣徽使前導自毬場南門入至拜天臺降輦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詣褥位宣徽贊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拋盞畢又再拜飲福酒跪飲畢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導引皇帝回輦至幄次更衣行射柳擊毬之戲亦遼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眾為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勝或曰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為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蹺捷也既畢賜宴歲以為常

本國拜儀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復却跪左膝左右搖肘若舞蹈狀凡跪搖袖下拂膝上則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成禮國言搖手而拜謂之撒速承安五年五月上諭旨有司曰女直漢人拜數可以相從者酌中議之禮官奏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禮也乞自今凡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主事陳松曰本朝拜禮其來久矣乃便服之拜也可令公服則朝拜便服則從本朝拜平章政事張萬公謂拜禮各便所習不須改也司空完顏襄曰今諸人袵髮皆從本朝之制宜從本朝拜禮松言是也上乃命公裳則朝拜諸色人便服則皆用本朝拜

金史卷三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七

禮九（國初即位儀　受尊號儀　上尊號儀　朝參常朝儀　肆赦儀　臣下拜詔儀）

國初即位儀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路官民耆老畢會議創新儀奉上即皇帝位阿離合懣宗翰乃陳耕具九祝以闢土養民之意復以良馬九隊隊九疋別爲色幷介冑弓矢矛劍奉上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天會元年九月六日皇弟諳班孛極烈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改元

受尊號儀皇統元年正月二日太師宗幹率百僚上表請上皇帝尊號凡三請詔允七日遣上京留守奭告天地社稷祈津尹宗強告太廟十日帝服衮冕御元和殿宗幹率百僚恭奉冊禮冊文云云臣等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是日皇帝改服通天冠宴二品以上官及高麗夏國使十二日恭謝祖廟還御宣和門大赦改元大定七年恭上皇帝尊號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二日諸司傳奏刑罰文字百官習儀於大安殿庭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於大安殿門之內外宣徽院帥儀鸞司於前一日設受冊寶壇於大安殿中間又設御榻於壇上又設冊寶幄次於大安殿門外及設皇太子幕次於殿東廡又設羣官次于大安門外大樂令與協律郎前一日設宮縣于殿庭又設登歌樂架于殿上立舞表于殿下符寶郎其日俟文武羣官入奉入寶置于御座左右候上冊寶訖復舁寶還所司其日質明奉冊太尉奉寶司徒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以次應行事官並集於尚書省俟冊寶與乘馬奉迎冊寶至應天門下馬由正門步導入至大安殿門外置冊寶於幄次舁冊寶床擎手人等分立於左右文武羣官並朝服入次攝太常卿與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各就舉麾位舁冊寶案官由西偏門先入置案於殿東西間褥位置訖各退于西階冊寶位後捧冊官捧寶官舁冊匣官舁寶盝官由西偏門先入至殿西階下冊寶褥位之西東向立俟閤門報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中嚴訖典儀贊者各就位閤門官引文武百僚分左右入於殿階下磚道之東西相向立符寶郎奉入寶由西偏門分入升置殿上東西間相向訖分左右立於寶後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外辦扇合服衮冕以出曲直甲蓋侍衛警蹕如常儀殿上鳴鞭訖殿下亦鳴鞭初索扇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工鼓柷奏乾寧之曲出自東房即座儀使副添香爐煙升扇開簾捲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博士通事舍人自冊寶幄次分引冊太常卿前導吏部侍郎押冊而行奉冊太尉讀冊中書令舉冊官於冊後以次從之次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員分引寶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後以次從之由正門入宮縣奏歸美揚功之曲太常卿於冊床前導至第一墀香案南稍寶冊褥位上少置太常卿與舉冊寶官退於冊寶稍西東向立應博士舍人立於其後舁冊寶床擎手繖子官等又於其後皆東向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皆於冊後面北以次立吏部侍郎禮部侍郎次立於其後立定樂止閤門舍人分引東西兩班羣官合班轉北向立中間少留班路俟立定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分引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吏部禮部侍郎以次各復本班訖博士舍人退以俟初引時樂奏歸美揚功之曲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以下應在位官皆舞蹈五拜班首出班起居訖又贊再拜如朝會常儀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再引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吏禮部侍郎復進至冊寶所稍南立定舁冊寶床擎手繖子官並進前舉冊寶床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員分引冊太常卿前導吏部侍郎押冊而行奉冊太尉讀冊中書令舉冊官於冊後以次從之冊初行樂奏肅寧之曲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又二員分引寶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後以次從之詣西階下至冊寶褥位少置（冊北寶南）樂止舁冊寶床擎手繖子官等退於後稍西東向立捧冊官與舁冊官並進前取冊匣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冊太常卿側身導冊先升奉冊太尉讀冊中書令舉冊官捧冊官於冊後以次從升冊初行樂奏肅寧之曲進至殿上博士舍人分左右於前楹立以俟讀冊中書令於欄子外前楹稍西立以俟舉冊官捧冊官立於其後奉冊太尉從升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訖執笏俛伏興樂止退於前楹稍西立以俟太常博士立於後太常卿少退東向

立舁冊官立於其後皆東向捧冊官先入舉冊官次入讀冊中書令又次入捧冊官四員皆搢笏雙跪捧舉冊官二員亦搢笏兩邊單跪對舉中書令執笏進跪稱中書令臣某讀冊讀訖俛伏興中書令俟冊與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東階復本班訖太常卿降復寶床前舁冊官並進與捧冊官等取冊匣與置於殿東閤褥位案上西向捧舉冊官等降自東階還本班舁冊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冊太尉降自西階東向立以俟次捧寶官與舁寶官俟讀冊中書令讀訖出並進前取寶盝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寶太常卿側身導寶先升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捧寶官於寶後以次從升寶初行樂奏肅寧之曲進至殿上博士舍人俱退不升並於前楹稍西立俟讀寶侍中於欄子外前楹閒稍西立以俟舉寶官捧寶官立於其後奉寶司徒從升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訖執笏俛伏興樂止司徒退於前楹西立以俟太常卿少退東向立舁寶官立於其後皆東向捧寶官先入舉寶官次入讀寶侍中又次入捧寶官四員皆搢笏雙跪捧舉寶官二員亦搢笏兩邊單跪對舉侍中執笏進跪稱侍中臣某讀寶讀訖俛伏興侍中俟寶與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西階復本班訖舁寶官進前與捧寶舉寶官等取寶盝與置於殿之西閤褥位案上東向捧寶舉寶官等與太常卿俱降自西階及吏部侍郎皆復本班舁寶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寶司徒次奉冊太尉東向立定博士舍人贊引太尉司徒進詣第一墀香案南褥位立定博士舍人稍退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博士舍人二員引太尉詣東階升宮縣奏純誠享上之曲至階止閤門使二員引太尉進至前立定樂止閤門使揖贊太尉拜跪賀殿下閤門揖百僚躬身太尉稱文武百僚具官臣等言致賀詞云云俛伏興退至階上博士舍人分引太尉降至東階初降宮縣作肅寧之曲復香案南褥位立定樂止博士舍人少退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司徒及在位羣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升自東階前楹閒躬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司徒及在位羣官俱再拜躬身宣詞云云宣訖通事舍人引侍中還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階上下應在位羣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博士舍人分引太尉司徒就百僚位初引宮縣作肅寧之曲至位立定樂止閤門舍人分引應北面位羣官各分班東西相向立定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升自東階當前楹閒跪奏禮畢俛伏興引降還位扇合簾降協律郎俛伏興舉麾工鼓柷奏乾寧之曲降座入自東房還後閤進膳侍衞警蹕如儀扇開樂止捧冊官帥舁冊床人捧寶官帥舁寶床人皆升殿取匣盝蓋訖置於床前引進司官前導通事舍人贊引詣東上閤門上進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百僚等以次出歸幕次賜食以俟上壽上冊寶禮畢有司供辦御床及與宴羣官位並如曲宴儀攝太常卿與大樂令帥工人入肄協律郎各就舉麾位俟舍人報通事舍人引三師以下文武百僚親王宗室等分左右入至殿階下稍南東西相向立通事舍人先引攝侍中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扇合鳴鞭協律郎跪俛伏興工鼓柷宮縣奏乾寧之曲服通天冠絳紗袍卽座簾捲內侍贊扇開殿上下鳴鞭戛敔樂止儀使副等添香爐煙升通事舍人引班首以下合班樂奏肅寧之曲至北向位重行立定中閤少留班路通事舍人引攝侍中詣東階升至殿上少立閤門舍人引禮部尚書出班前北向俛伏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請允羣臣上壽俛伏興躬身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少退舍人贊禮部尚書再拜訖贊祗候復本班內侍局進御床入次艮醞令於殿下橫階南酹酒訖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訖平立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攝上公由東階升初升宮縣奏肅寧之曲殿上舍人少退二閤使揖上公進至進酒褥位樂止宣徽使以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詣欄前跪進受爵訖上公執槃授宣徽使訖二閤使揖上公入欄子內贊拜跪殿下閤門揖百僚皆躬身通事舍人揖攝侍中進詣前楹閒躬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上公及在位羣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訖躬身宣曰得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閤門舍人贊宣諭訖上公與百僚皆舞蹈五拜訖閤門舍人引百僚分班東西序北向立博士舍人再引上公自東階升宮縣奏肅寧之曲至進酒褥位樂止上公搢笏宣徽使授上公槃上公詣欄子內褥位跪舉酒宮縣奏景命萬年之曲飲訖樂止上公進受虛爵訖復褥位以爵授宣徽使訖二閤使揖上公退內侍局舁御床

出傳士舍人並進前分引降自東階宮縣作肅寧之曲閤門舍人分引東西兩班隨上公俱復北向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訖平立殿上通事舍人揖攝侍中進詣前楹閒躬承旨退臨階西向閤門官先揖百僚躬身侍中稱有旨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躬身宣曰延王公等升殿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合赴宴羣官分左右升殿不與宴羣官分左右捲班出宮縣奏肅寧之曲百僚至殿上坐後立樂止內侍局進御床入依尋常宴會再進第一爵酒登歌奏聖德昭明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羣官酒宮縣作肅寧之曲文舞入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食執事者設羣官食宮縣奏保大定功之舞三成止出又進第二爵酒登歌奏天贊堯齡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羣官酒宮縣作肅寧之曲武舞入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食執事者設羣官食宮縣奏萬國來同之舞三成止出又進第三爵酒登歌奏慶雲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羣官酒宮縣作肅寧之曲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食執事者設羣官食宮縣奏肅寧之曲食畢樂止閤門官分揖侍宴羣官起立於席後通事舍人引攝侍中詣楣前俛伏興跪奏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閤門舍人分引羣官俱降東西階內侍局舁御床出宮縣作肅寧之曲至北向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再分班東西序立扇合簾降殿上下鳴鞭協律郎俛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寧之曲降座入自東房還後閤侍衞如來儀內侍贊扇開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在位羣官皆再拜以次出

元日聖誕上壽儀皇帝陞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各復侍立位舍人引皇太子并臣僚使客合班入至丹墀舞蹈五拜平立閤使奏諸道表自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引皇太子升殿褥位搢笏捧盞盤進酒皇帝受置於案皇太子退復褥位轉盤與執事者出笏二閤使齊揖入欄子內拜跪致詞云元正啓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若聖節則云萬春令節謹上壽巵伏願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祝畢拜興復褥位同殿下羣僚皆再拜宣徽使稱有制在位皆再拜宣答曰履新上壽與卿等內外同慶聖節則曰得卿壽酒與卿等內外同慶詞畢舞蹈五拜齊立皇太子搢笏執盤臣僚分班教坊奏樂皇帝舉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皇太子受虛盞退立褥位轉盤與執事者出笏左下殿樂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分引與宴官上殿次引宋國人從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喝有勅賜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人從如上儀畢分引左右廊立御果床入進酒皇帝飲則坐宴侍立臣皆再拜進酒官接盞還位坐宴官再拜復坐行酒傳宣立飲訖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三盞致語揖臣使并從人立誦口號畢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七盞曲將終揖從人立再拜畢引出閤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合班謝宴舞蹈五拜各祗候分引出　大定六年正月上御大安殿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及外國使賀賜宴文武五品以上侍坐者有定員爲常制十七年詔以皇族袒免以上親雖無官爵封邑若與宴當有班次禮官言按唐典皇家周親視三品大功親小功尊屬視四品小功親緦麻尊屬視五品緦麻袒免以上視六品上合以此制爲班次

朝參常朝儀天眷二年五月詳定常朝及朔望儀准前代制以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爲六參日後又定制以朔望日爲朝參餘日爲常朝凡朔望朝參日百官卯時至幕次皇帝辰刻視朝供御弩手傘子直於殿門外分兩面排立司辰入殿報時畢皇帝御殿坐鳴鞭閤門報班齊執擊儀物內侍分降殿階兩傍面南立宿衞官自都點檢至左右親衞祗應官自宣徽閤門祗候先兩拜班首少離位奏聖躬萬福兩拜弩手傘子先於殿門外東西向排立候奏聖躬萬福時即就位北面山呼聲喏起居畢即相向對立擊御傘直立左班內侍上都點檢以次陞殿副點檢在少南東西相向立左右衞在殿下東西相向立閤門乃引親王班贊班首名以下再拜訖班首少離位奏聖躬萬福歸位再拜畢先退次引文武百僚班首以下應合朝參官并府運六品以上官皆左入至丹墀之東西向鞠躬畢閤門通唱復引至丹墀閤門贊班首名以下起居舞蹈五拜又再拜畢領省宰執陞殿奏事殿中侍御史對立於左右衞

將軍之北、少前、倚起居東西對立於殿欄子內副階下、餘退、右出、初、帝就坐、置寶匣於殿階上東南角、後定制、師傳起居畢、御案始東入置定、捧案內侍東西分下侍殿隅、直日主寶、捧寶當殿叩欄奏封全、符寶郎及當監印郎中各一員、監當手分令史用印訖、主寶吏封授主寶、俟奏事畢進封訖、內侍徹案、若常朝、則親王班退、引七品以上職事官、分左右班入丹墀再拜、班首稍前起居畢、復位再拜、宰執升殿、餘官分班退、　大定二年五月、命臺臣定朝參禮、五品以上官職趨朝、朝服入局治事、則展皂、自來朝參、除殿前班外、若遇朔望、自七品以上職事官皆赴、其餘朝日、五品以上職事官得赴、六品以下止於本司局治事、如左右司員外郎、侍御史、記注院等官職、雖不係五品、亦赴朝參、若拜詔、則但有職事并七品以上散官、皆赴朝參、吏員令譯史通事檢法各於本局待官員朝退赴局簽押文字、不得於宮內署押、七品以下流外職、遇朝日、亦不合入宮、如左右司都事、有須合取奏事、乃聽入宮、七品以上職事官、如遇使客朝辭見日依朔望日、皆赴、若元日、聖節拜詔、車駕出獵、送迎諸祖廟燒飯、但有職事并七品以上散官皆赴、凡親王宗室已命官者、年十六以上、皆隨班赴起居、大定五年、右諫議大夫移剌子敬言、猛安謀克不得與州鎮官隨班入見、非軍民一體之意、上是其言、責宣徽院令隨班入見、凡班首遇朝參有故不赴、以次押班、凡五品以上及侍御史、尚書諸司郎中、太常丞、翰林修撰、起居注、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赴召、或假一月以上、若除官出使之類、皆通班入見、辭謝、除官於殿門外見謝班、皆舞蹈七拜、辭班四拜、門見謝辭、並再拜、

肆赦儀、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冊禮畢、十四日、應天門頒赦、十一年制同、前期、宣徽院使率其屬陳設應天門之內外、設御座于應天門上、又更御衣御幄於大安殿門外稍東南向、閤門使設捧制書箱案於御座之左、少府監設雞竿於樓下之左、竿上置大盤、盤中置金雞、雞口啣絳幡、幡上金書大赦天下四字、卷而啣之、盤四面近邊安四大鐵鐶、盤底四面近邊懸四大朱索、以備四伎人攀緣、又設捧制書木鶴仙人一、以紅繩貫之、引以轆轤、置於御前欄子上、又設捧鶴畫臺於樓下王中臺、以擎手四人對舉、大樂署設宮縣於樓下、又設鼓一於宮縣之左、稍北東向、兵部立黃麾仗於門外、刑部、御史臺、大興府以囚徒集於左仗外、御史臺、閤門司設文武百官位於樓下東西相向、又設典儀位於門下、稍東西向、宣徽院設承受制書案於畫臺之前、又設皇太子侍立褥位於門下、稍東南向、又設皇太子致賀褥位於百官班前、又設協律郎位於樓上前楹、稍東西向、尚書省委所司設制書位於百官班之北、稍東西向、司天臺雞唱生於東闕樓之上、尚衣局備皇帝常服、如常日視朝之服、尚輦設輦於更衣御幄之前、躬謝禮畢、皇帝乘金輅入應天門、至幄次前、侍中俛伏跪奏請降輅入幄、俛伏興、皇帝降輅入幄、簾降、少頃、侍中奏中嚴、又少頃、俟典贊儀引皇太子就門下侍立位、通事舍人引羣官就門下分班相向立、侍中奏外辦、皇帝服常朝服、尚輦進輦、侍中奏請升輦、繖扇侍衞如常儀、由左翔龍門踏道升應天門、至御座東、侍中奏請降輦升座、宮縣樂作、所司索扇、五十柄扇合、皇帝臨軒即御座、樓下鳴鞭、簾捲、扇開、執御繖者張於軒前以障日、樂止、東上閤門使捧制書置於箱、閤門舍人二員從、以俟引繩降木鶴仙人、通事舍人引文武羣官合班北向立、宮縣樂作、凡分班合班、則樂作、立定、即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分班相向立、侍中詣御座前、承旨退、稍前、南向宣曰、奉勅樹金雞、通事舍人於門下稍前、東向宣曰、奉勅樹金雞、退復位、金雞初立、大樂署擊鼓、樹訖、鼓止、竿木伎人四人緣繩爭上竿、取雞所啣絳幡展示訖、三呼萬歲、通事舍人引文武羣官合班北向立、樓上乘鶴仙人捧制書循繩而下、至畫臺、閤使奉承置於案、閤門舍人四員舉案、又二員對捧制書、閤使引至班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以制書授尚書省長官、稍前、搢笏跪受訖、以付右司官、右司官搢笏跪受訖、長官出笏、俛伏興、退復位、右司官捧制書詣宣制位、都事對捧、右司官宣讀、至咸赦除之、所司帥獄吏引罪人詣班南、北向躬稱脫枷訖、三呼萬歲、以罪人過右司官、宣制訖、西向、以制書授刑部官、跪受訖、以制書加於笏上、退以付其屬、歸本班、典儀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又再拜、典贊儀引皇太子至班前褥位立定、典儀曰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典儀引皇太子稍前、俛伏跪致詞、俛伏興、典儀曰再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

拜。侍中於御座前承旨。退臨軒宣曰有制。典儀曰再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侍中宣荅。宣訖。歸侍位。典儀曰再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典贊儀引皇太子至門下褥位。通事舍人引羣官分班相向立。侍中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禮畢。俛伏興。退復位。所司索扇。宮縣樂作。扇合。簾降。皇帝降座。樂止。樓下鳴鞭。皇帝乘輦還內。繖扇侍衛如常儀。侍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勅羣臣各還次。將士各還本所。

臣下拜赦詔儀。宣赦日。於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於案前。又於東側設卓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定。閤門官於褥內捧赦書出門。置於案。閤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勅。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訖。復位。皆再拜。閤門官取赦書。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齊捧同升於卓子。讀。在位官皆跪。讀訖。赦書置於案。都事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以下再拜。搢笏。舞蹈。執笏。俛伏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退。其降諸書。禮亦准此。惟不稱萬歲。其外郡。尚書省差官送赦書到東府節鎮。先遣人報長官。即率僚屬吏從。備旗幟。音樂綵輿香輿。詣五里外迎。見送赦書官。即於道側下馬。所差官亦下馬。取赦書置綵輿中。長官詣香輿前上香訖。所差官上馬。在香輿後。長官以下皆上馬後從。鳴鉦鼓作樂導至公廳。從正門入。所差官下馬。執事者先設案幷望闕褥位於庭中。香輿置於案之前。又設所差官褥位在案之側。又設卓子於案之東南。所差官取赦書置於案。綵輿退。所差官稱有敕。長官以下皆再拜。長官少前上香訖。退復位。又再拜。所差官取赦書授都目。都目跪受。及孔目官二員。三人齊捧赦書同高几上宣讀。在位官皆跪聽讀。讀訖。都目等復位。長官以下再拜舞蹈。俛伏興。再拜。公吏以下三稱萬歲。禮畢。明日。長官率僚屬音樂送至郭外。

金史卷二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八

禮十

冊皇后儀 冊皇太后儀 冊皇太子儀 皇太子正旦生日受賀儀 皇太子與百官相見儀

冊皇后儀 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冊妃徒單氏爲皇后前一日儀鸞司設座勤政殿南向設羣臣次於朝堂大樂令展宮縣於殿庭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樂縣西北東向閤門設百官班位於庭並如常朝之儀又設典儀位於班位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却俱西向設冊使副位於殿門外之東又設冊使副受命位於百官班前又設冊寶幄次二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其日諸衞勒所部略列黃麾細仗於庭符寶郎奉入寶置於左右吏部侍郎奉冊禮部侍郎奉寶匣皆置於床訖出就門外班大樂令協律郎樂工典儀贊者各入就位羣官等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約刻板奏請中嚴通事舍人引羣官入就庭東西相向立以北爲上又引冊使副立於東偏門西向門下侍郎引主節奉節立於殿下東廂橫街北中書令中書侍郎帥舉捧冊官奉冊床立於冊床之南俱西面侍中門下侍郎帥舉捧寶官奉寶床立於節南侍中版奏外辦殿上索扇協律郎舉麾宮縣作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東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衞如常儀卽座南向坐簾捲樂止通事舍人引冊使副入宮縣作使副就受命位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舉捧官依舊西面立羣臣合班橫行北面如常朝之儀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班首以下羣官在位者皆再拜班首關起居又再拜閤門官引攝侍中出班承制降詣使副東北西向稱有制使副稍前鞠躬再拜攝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節授后冊寶宣制訖又俱再拜侍中還班門下侍郎引主節詣冊使所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西向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副之左右門下侍郎退還班位中書侍郎引冊床門下侍郎引寶床立於冊使東北西向以次授與太尉太尉皆捧受冊床置於北寶床置於南侍中中書令禮儀使舉捧冊寶官及舁床者退於東西塼道之左右相向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退還班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分班東西相向立捧舉舁冊寶床者進冊床先行讀冊官次之寶床次行讀寶官次之舉舁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冊使副隨之以行持節者前導太尉初行宮縣樂作出殿門樂止攝侍中出班升殿奏侍中臣言禮畢殿上索扇簾降宮縣作降座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俟太尉司徒復命禮畢還內先是有司預設太尉司徒本品革車鹵簿於門外至殿門左右排列俟使副出鼓吹振作禮儀使舉捧官執節者并擡舁人以冊寶少駐於泰和門太尉司徒及讀冊寶官暫歸幕次內侍閤門引入泰和殿俟至殿下位鼓吹止有司預供張泰和殿設皇后座於扆前殿上垂簾又設東西房於座之左右稍北又設受冊位於殿庭西階之南東向又設內命婦次於殿之左右太樂令設宮縣於庭協律郎設舉麾位於殿上又設冊寶次於門外又設行事官次於門左右又設外命婦次於門之內其日諸衞於殿門外略設黃麾細仗有司設二步障於殿之西階簾前設扇左右各十紅繖一在西階欄子外又設舉冊寶案位於使副之前北向又設宣徽使位於北廂南向司贊設內外命婦以下陪列位於殿庭磚道之左右每等重行異位北向內命婦在後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質明執事官太樂令等各就位皇后常服乘龍飾肩輿至泰和殿後閣近仗導衞如常儀宣徽使奏中嚴冊使副入門宮縣作俟冊使庭中立樂止冊在北寶在南使副立於床後禮儀使帥持節者立於前舉捧冊寶官立於冊寶床左右讀冊寶官各立於其後宣徽使奏外辦內侍閤門官引后出後閣宮縣作簾捲皇后降自西階左右步障繖扇從至階下望勤政殿御閤所在立樂止冊使進立於右宣曰有制閤門使內侍贊再拜冊使宣曰制遣太尉臣某司徒臣某恭授后冊寶閤門使內侍贊再拜冊使少退中書令侍中及舉捧官率擡舁人奉冊寶以次進於前宮縣作冊寶床自東階升並置於殿之前楹閒冊床在北寶床在南中留讀冊寶官立位並去帕及蓋擡舁人執之退立於西朶殿舉擡官分左右相向立讀冊寶官各立於床之東西向立既定樂止閤門使內侍贊再拜捧謝表官以表授左立內侍內侍以授后受訖以付右立內侍內侍持表立於右閤門使贊再拜訖冊使退

宮縣作，持表內侍以表付閤門，宣讀冊使行，冊使副至門，鼓吹振作如來儀。入西偏門，鼓吹止。冊使副至御閤所在，俛伏跪奏：「太尉臣某、司徒臣某奉制授冊寶禮畢。」俛伏興，退。持表閤門官進表，近侍接入進讀訖，退。初，冊使退，及門，樂止。閤門內侍引后自西階升殿，宮縣作，繖扇止於簾外，退於左右朵殿前，步障止於階下，卷之。后於座前南向立，樂止。中書令詣冊床南，立北向，稱「中書令臣某謹讀冊」。讀畢，降自東階，立於欄外第一墀上，西向。次侍中詣寶床南，立北向，揖，稱「侍中臣某謹讀寶」。讀畢，降階，立於中書令之北，西向。內侍閤門引升座，宮縣作，坐定，樂止。舉擔官以次招擡舁人，持帕蓋覆匣床，奉置殿之左右，冊床在東，寶床在西，置訖，舉擔官以次降階，立於中書令侍中之後，立定，合班北向。閤門贊再拜，拜訖，降東階，退出殿門。其擡舁人置冊寶床於東西，訖，各由朵殿下階，於侍中等班後直出殿門，以俟復入擡舁入宮。受冊表謝訖，內侍跪奏禮畢，閤門引內外命婦陪列者以次進，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宮縣作，至位，樂止。閤門曰「再拜」，命婦皆再拜。閤門引班首自西階升，樂作，至階，樂止，進當座前北向躬致稱賀訖，降自西階，樂作，至位，樂止。閤門曰「再拜」，舍人承傳，命婦等皆再拜。閤門使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前西北東向稱「有教旨」，命婦等皆拜。閤門使宣曰：「祗奉聖恩，授以冊寶，榮幸之至，兢厲增深。所賀知。」舍人曰「再拜」，命婦皆再拜訖，內侍引內命婦還宮，班首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內侍引外命婦出，次宣徽使奏稱禮畢，降座，宮縣作，入東房，樂止，歸閤，宮縣作，至閤，樂止。更常服，內侍承教旨，宣外命婦入會，並如常儀。會畢，閤門引外命婦降階，橫班北向，舍人曰「再拜」，訖，以次出，還宮如來儀。中書門下侍郎復以引進司帥擡舁人進冊寶入內，付與都點檢司，退。別日，會羣官，會妃主宗室等，賜酒殽食、簪花、教坊作樂，如內宴之儀。

十一日，朝永壽、永寧兩宮。皇后既受冊，越二日，內侍設座於所御殿，南向。其日夙興，宣徽使版奏中嚴，質明，諸侍衛宮人俱詣寢殿奉迎，宣徽使版奏外辦，后首飾褘衣，御車，內侍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儀。至太后之寢門外，降車，障扇侍衛如常儀，入立於西廂，東向。將至，宣徽使版奏請中嚴，既降車，宣徽使版奏外辦，太后常服，宣徽使引升座，南向。宣徽使引后進，升自西階，北面再拜，進跪致謝詞，存撫賜酒食，並如家人之儀。禮畢，宣徽使贊再拜，訖，宣徽使引降自西階以出。出門，宣徽使奏禮畢，降座，入宮。

奉冊皇太后儀　天德二年正月，詔有司擇日奉冊。唐殿國妃、岐國太妃仍別建宮名，合行典禮，禮官檢詳條具以聞。其日質明，有司各具繖扇侍衛如儀，及兵部約量差軍兵，并文武百官詣兩宮迎請，引導皇太后入內，並赴受冊殿，入御幄，侍衛如式。次奉冊太尉等俱以冊置於案，奉寶司徒等俱以寶置於案，皆威以匣，覆以帕，詣別殿門外幄次。教坊提點率教坊入，侍衛官各就列，皇帝常服，乘輿至別殿後幄次。通事舍人引宣徽使版奏中嚴，復位，少頃，又奏外辦。幄簾捲，教坊樂作，扇合，兩宮皇太后出自後幄，並即御座南向，扇開，樂止（分左右少退）。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班左入，依品重行，西向立定。通事舍人唱起居，班依常朝例起居七拜訖，引文武百僚班分東西相向立。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贊引太常卿前導，押冊官押冊而行，奉冊太尉、讀冊中書令、舉冊官等以次從之；次押寶官押寶而行，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等以次從之，俱自正門入，教坊樂作，至殿庭西階下少東北向於褥位少置，樂止，冊北寶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贊引太常卿前導，押冊官押冊升，樂作，奉冊太尉等從之，進至兩宮太后座前褥位，樂止（兩宮冊寶亦上齊讀）。舉冊官夾侍，奉冊太尉各搢笏北向跪，俛伏興，退立。讀冊中書令俱進向冊前跪，奏稱「攝中書令具官臣某謹讀冊」，舉冊官單跪舉，中書令各搢笏讀訖，執笏俛伏興，搢笏捧冊興，於位東迴冊函北向，並進跪置於御座前褥位。中書令、舉冊官俱降還位，奉冊太尉並降階東向以俟。押寶官押寶升，樂作，奉寶司徒等從之，進至兩宮皇太后座前褥位，樂止。舉寶官夾侍，奉寶司徒各搢笏北向跪，俛伏興，退立。讀寶侍中俱進當寶前跪，奏稱「攝侍中具官臣某謹讀寶」，舉寶官單跪對，侍中各搢笏讀訖，執笏俛伏興，搢笏捧寶興，於位東迴寶西北向，並進跪置於御座前褥位冊之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贊引太尉、司徒以次應行事官俱降自西階，復本班序立。宣徽使一員詣皇帝御幄前俛伏跪奏：「臣某謹請皇帝詣兩宮皇太后前行稱賀之禮。」俛伏興，贊引皇帝再拜，又奏請北向跪。皇帝賀曰：「嗣皇帝臣某言云云。」俛伏興，又再拜訖，又奏請皇帝

少立內侍承旨退西向稱兩宮太后旨云云皇帝再拜宣徽使前引皇帝歸幄常服乘輿還內侍衛如來儀應階下文武百僚重行立定通事舍人喝拜在位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太師詣西階升俛伏跪奏稱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稽首言皇太后殿下願對冊儀承安帝養仰祈福壽與天同休俛伏興降自西階復位立定通事舍人贊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宣徽使升自東階取旨退臨階西向稱兩宮皇太后旨通事舍人贊在位官皆再拜畢宣曰公等忠敬盡心推崇協力膺茲令典感愧良深宣訖還位通事舍人贊謝宣諭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通事舍人分引應北向官各分班東西立宣徽使升自東階奏稱具官臣等言禮畢降還位扇合皇太后並與教坊樂作降座還殿後幄次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宣徽使奏解嚴中書侍郎等各帥捧冊床官升殿跪捧冊並置於床次門下侍郎等各帥捧寶床官升殿跪捧寶並置於床訖通事舍人引詣東上閤門投進所司文武百僚以次出皇太后常服乘輿各還本宮引導如來儀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拜表賀皇帝退禮畢各赴本宮受內外命婦稱賀所司預於殿內設皇太后御座司賓引內外命婦於殿庭北向依序立尚儀奏請皇太后常服即座司贊曰再拜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班首詣西階升跪賀稱妾某氏等言伏惟皇太后殿下天資聖善昭受鴻名凡在照臨不勝欣抃興降階復位司贊曰再拜內外命婦皆再拜尚宮承旨降自西階於命婦之北東向立司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宮乃宣答曰膺茲典禮感愧良深司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退赴別殿賀皇帝亦如賀皇太后之儀惟不致詞不宣答

冊皇太子儀大定八年正月冊皇太子禮官擬奏皇太子乘輿至翔龍門東宮官導從不乘馬冊皇太子前三日遣使同日奏告天地宗廟冊前一日宣徽院帥儀鸞司設御座於大安殿當中南向設皇太子次於門外之東西向又設文武百僚應行事官東宮官等次於門外之東西廂又設冊寶幄次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又設受冊位於殿庭橫階之南工部官與監造冊寶官公服自製造所導引冊寶床由宣華門入約宣徽院同進呈畢赴幄次安置大樂令帥其屬展樂懸於庭其日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於大安殿門之內外其日質明文武百僚應行事官並朝服入次東宮官各朝服自東宮乘馬導從至左翔龍門外下馬各就次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立班東西相向次引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捧舁冊寶官詣殿後幄次前立少頃奉冊寶出幄次由大安殿東降至庭中褥位權置訖奉引冊寶官立於其後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出次執圭三師三少已下導從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符寶郎奉八寶由東西偏門分入升置御座之左右侍中奏外辦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侍衛如常儀鳴鞭宮縣樂作皇帝出自東序即御座爐煙升扇開簾捲樂止典贊儀引皇太子入門宮縣樂作至位樂止師少已下從入立於皇太子位東南西向典儀贊皇太子再拜播圭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引近東西向立師少以下并奉引冊寶官等各赴百官東班樂作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班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播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畢百官各還東西班師少以下并行事官各還立位典贊儀引皇太子復受冊位樂作至位樂止侍中承旨稱有制皇太子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躬身侍中宣制曰冊某王爲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書令詣讀冊位中書侍郎引冊匣置於前捧冊官西向跪捧皇太子跪讀畢俛伏興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詣捧冊位奉冊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冊以授右庶子右庶子跪受皇太子俛伏興右庶子以冊與置於床中書令以下退復本班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侍中詣奉寶位門下侍郎引寶盝立於其右侍中奉寶授皇太子搢圭跪受以授左庶子左庶子跪受皇太子俛伏興左庶子以寶與置於床侍中以下退復本班典儀贊再拜畢引皇太子退初行樂作左右庶子帥其屬舁冊寶床人以出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樂作皇帝降座入自西序還後閤侍衛如來儀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衛以次出皇太子入次改服公服還東宮導從如來儀冊後二日兵部設黃麾仗於仁政殿門之內外陳設並如大安殿之儀百官服朝服皇太子公服至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通事舍人引百官入至階下立班東西相向典儀引

皇太子執圭出，次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自東序，即座。
簾捲，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班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
拜，起居，又再拜，訖，分班。皇太子捧表入，至拜表位立，使閤門使將至單跪捧表，
閤門使接表，皇太子俛伏，興，典儀贊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俟讀表畢，侍中承
旨退稱有制，典儀贊再拜，興，躬身，侍中宣訖，典儀贊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引
皇太子退。侍中奏禮畢，扇合，鳴鞭，入西序，還後閤，侍衛如來儀。侍中奏解嚴，放
仗，百官以次出。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如常儀。
正旦生日皇太子受賀儀。大定二年，世宗命有司議親王百官及妃主命婦見
皇太子禮。有司按唐宋舊儀擬親王宗室賀皇太子，依冊畢受賀禮，然唐禮元
正復有降階見伯叔答羣官再拜之文，又無妃主命婦見太子之禮。稽古令文，
應致恭之官相見，或貴賤殊隔，或長幼親戚，任從私禮。自今若在東宮，候皇太
子便服，則當從私禮接見。若三師以下遇皇太子誕日，在御前則候皇太子先
進酒畢，百官望皇太子再拜，班首跪進酒，又再拜。若賜酒，即當殿跪飲畢，又再
拜，以爲定制，命班行之。十二月晦，皇太子奏狀曰：「按禮文，親王并一品宗室皆
北面拜伏，臣但答揖而已。雖曰尊宗子，而在長幼悖敘，於心誠所未安，當時遽
蒙頒降，未獲辭讓。明日元正，有司將舉此禮，伏望聖慈許臣答拜，庶敦親親友
愛之義。」上從其請，命尚書省頒下所司。若皇太子生日，則公服左上露臺欄子
外，先再拜，二閤使齎揖入欄子內，拜跪祝壽，訖拜，興，復位，再拜，又再拜，捧臺進
酒，退跪，候飲畢，接盞，復位，轉臺與執事者，再拜，[illegible]復以酒進。皇帝親賜酒，接
盞稍退，跪飲畢，宣徽使接盞，復位，再拜，復揖入欄子內，跪，搢笏，受賜物，畢，出笏，
興，復位，再拜，退，更衣，入殿，稍東西向，以皇妃等進勸生日酒，皇太子跪，皇妃等
亦跪，飲畢，各再拜。羣官致賀，則其日質明，皆公服集於門外，少詹事奏請內嚴，
又奏外備，典儀引升座，文武宮臣入就庭下，重行北向立，典儀曰再拜，在位官
皆再拜，班首稍前，跪奏元正首祚，生日則云慶誕令辰，伏惟皇太子殿下，福壽
千秋，賀畢，復位，典儀曰再拜，宮臣皆再拜，坐受，分東西序立，次引東宮三師於
殿上，三少於殿柱外，北向東上，皇太子詣南向褥位，典儀曰再拜，師少皆再
拜，班首同前稱賀，復位，執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奏進，樂作，飲訖，樂止，回勸師少，
畢，各復位，典儀贊師少再拜，皇太子答拜，師少出，皇太子就坐，次引親王入欄
子內，一品宗室於欄子外，餘宗室序班庭下，拜，致賀進酒，如上儀，皇太子答拜
畢，就坐，復引隨朝三師三公宰執於殿上，三品以上職事官於露階上，四品以
下於庭下，北向，每等重行，以東爲上，立，皇太子詣褥位，典儀曰再拜，上下皆再
拜，畢，班首少前致賀，復位，執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奉進，樂作，飲畢，樂止，如有進
獻，如常儀，回勸三師三公，餘殿上羣官則令執事者以盤行酒，飲畢，典儀曰再
拜，上下皆再拜，乃答拜，引羣官以次出，少詹事跪奏禮畢。自是歲賀爲定制。
皇太子與百官相見儀。三師三公欄子內北向躬揖，班首稍前問候，皇太子離
位稍前，正南立，答揖，宰執及一品職事官扣欄子北向躬揖，答揖如前，二品職
事官欄子外向南躬揖，皇太子起揖，三品職事官露階稍南躬揖，皇太子坐揖，
四品以下職事官庭下躬揖，跪問候，皇太子坐受，太子太師太傅太保與隨朝
三師同，東宮三少與隨朝二品同，詹事以下，並在庭下，面北，每品重行，以東爲
上，再拜，稍前問候，又再拜，皇太子坐受，大定二年所定也。七年定制，皇太子赴
朝，若與親王宰執相見，餘官宗室並迴避，後亦許與樞密使副、御史大夫、判宗
正、東宮三師相見。九年定制，凡皇太子出於都門三里外，設褥位，三公宰執以
下公服重行立，皇太子便服，三公宰執以下鞠躬，班首致辭云青宮萬福，再拜，
皇太子答拜，退，迎送皆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十九

禮十一 外國使入見儀 曲宴儀 朝辭儀 新定夏使儀

外國使入見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畢至侍立位引臣僚左右入丹墀小起居引宰執上殿其餘臣僚分班出閤門使奏使者入見牓子先引宋使副出笏捧書左入至丹墀北向立閤使左下接書捧書者單跪授書拜起立閤使左上露階右入欄內奏封全轉讀畢引使副左上露階齊揖入欄內揖使副鞠躬使少前拜跪附奏畢拜起復位立侍宣問宋皇帝時並鞠躬受勅旨再揖鞠躬使少前拜跪奏畢起復位齊退却引使副左下至丹墀北欄立禮物右入左出盡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謝面天顏復位舞蹈五拜再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謝遠接伴兼賜湯藥諸物等復位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賜衣次引宋人從入通名已下再拜不出班又再拜各祗候亦引右出次引高麗使左入至丹墀北欄略立引使左上露階立定揖橫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附奏畢拜起復位立閤使宣問高麗王時並鞠躬受勅旨畢再揖橫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奏畢拜起復位齊退却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定禮物右入左出盡揖使傍折通班畢引至丹墀通一十七拜各祗候平立引左階立次引夏使見如上儀引右階立次再引宋使副左入至丹墀謝恩舞蹈五拜各祗候平立次引高麗夏使並至丹墀三使並鞠躬有勅賜酒食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

曲宴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僚並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出班謝宴舞蹈五拜各上殿祗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僚右出次引宋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有勅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立官並再拜接盞畢候進酒官到位當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聞鼓笛時揖臣使并人從立口號絕坐宴并侍立官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閤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人從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閤坐果床入坐立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引出聞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謝宴舞蹈五拜分引出

朝辭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至侍立位引臣僚合班入至丹墀小起居引宰執上殿其餘臣僚分班出閤使奏辭牓子先引夏使左入傍折通班畢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懇闕致詞復位又再拜唱各好去引右出次引高麗使如上儀亦引右出次引宋使副左入傍折通班畢至丹墀依上通六拜各祗候平立閤使賜衣馬鞠躬闕勅再拜賜衣馬畢平身搢笏單跪受別錄物遍盡出笏拜起謝恩舞蹈五拜有勅賜酒食舞蹈五拜引使副左上露階齊揖入欄內揖鞠躬大使少前拜跪受書起復位揖使副齊鞠躬受傳達畢齊退引左下至丹墀鞠躬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熙宗時夏使入見改爲大起居定制以宋使列於三品班高麗夏列於五品班皇統二年六月定臣使辭見臣僚服色拜數止從常朝起居三國使班品如舊侯殿前班及臣僚小起居引宰執升殿餘臣分班畢乃令行人見及朝辭之禮凡入見則宋使先禮畢夏使入禮畢而高麗使入其朝辭則夏使先禮畢而高麗使入禮畢而宋使入夏高麗朝辭之賜則遣使就賜於會同館惟宋使之賜則庭授舊高麗使至闕皆有私進禮大定五年上以宋夏使皆無此禮而小國獨有之不可遂命罷之六年詔外國使初見朝辭則於左掖門出入朝賀賜宴則由應天門東偏門出入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以在諒闇免宋使朝辭太常寺言若不面授書及傳達辭言恐後別有違失遂令宋使先辭靈櫬然後詣仁政殿朝辭授書時右丞相襄言伏見熙宗聖誕七月七日以景宗忌辰避之更爲翌日復用正月十七日受外國賀今聖誕節若依期

令外方人使過界恐為兩潦所滯設能到闕或值陰雨亦難行禮乞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為聖節定宋人過界之期平章政事張汝霖參知政事劉瑋等言帝王當示信以兩潦路阻輒改之或恐失信且宋帝生日亦五月也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生日萬里渡越江河尚不避霖潦如期而至今久與宋好不可以小阻示以不實彼若過界多作程頓亦不至留滯縱使兩水愆期而入見猶勝更用他日也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宴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居貞等亦皆言不可上初從之既而竟用襄儀令有司移報使明知聖誕之實特改其日以示優待行人之意承安三年正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宋國花宴殿上不設餚饌至其歇時乃衛於廊下今花宴上賜食甚為拘束若依彼例可乎且向者人使見辭殿上亦嘗有酒禮今已移在館宴矣有司奏曰曲宴之禮舊矣彼方酒一行食一上必相須成禮而國朝之例酒既罷而食始進至於花宴日宋使至客省幕次有酒禮而我使至其幕則有食而無酒各因其舊不必相同古者宴禮設食以示慈惠今遽更之恐遠人有疑失朝廷寵待臣子之意乃命止如舊正大元年十月夏國遣使修好二年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定擬使者見辭儀注云蓋夏人自天會議和臣屬於金八十餘年無兵革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兩國俱敝至是始以兄弟之國成和十月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為報成使三年十月夏人告哀遣中大夫完顏履信為弔祭使夏人以兵事方殷各停使聘四年遣王立之來聘未復命而夏亡

新定夏使儀注夏國使副及參議各一謂之使都管三上節中節各五下節二十四謂之三節人從報至行省差接伴使與書表人迓於境入界則先具驛程腰宿之次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賜宴至河南行省亦然謂之來宴將至京遣內侍一人以油絹襆韜三銀盒貯湯藥二十六品迓於近境尉氏縣賜之至恩華館（舊名滿賓館承安三年更名）更衣由宣照門入預差館伴使副使二員書表四人牽攏官三十人以俟來使三節人從至會同館謂之聚廳先以館伴使名銜付之而使者亦以其銜呈然後使副都管上中節人從以次見館伴使接伴使初相見之儀亦然次以館伴所書表見又使館伴所牽攏官與下節人互相參見畢乃請館伴接伴人使副各公服齊出幕次對行上廳欄子外館伴在北對立先接伴揖次來使副與館伴互展狀揖各傳示再揖各就位請收笏坐先湯次酒三盞置果殽茶罷執笏近前齊起欄子外館伴在南對立先館伴揖次展接伴辭狀相別揖各傳示再揖通揖分位是日皇帝遣使撫問天使至館轉銜如館伴初見之儀館伴與天使來使副各公服齊行至位對立請來使副升拜褥望闕立次請天使升拜褥稍前立來使副鞠躬天使言有勑乃再拜鞠躬天使口宣辭畢復位來使再拜舞蹈三拜復位立來使與天使各展狀相見揖次館伴揖來使令人傳示請館伴天使與來使對行上廳各赴椅子立通揖請收笏坐湯酒殽茶並如前畢執笏近前齊請起至拜褥依前對立請來使副升褥位進表謝撫問再拜副使平立使跪奉表天使近前搢笏受之出笏復位來使就拜退復對立來使令人傳示館伴依例書送天使土物畢展天使辭狀相別揖次館伴揖各請分位是後每旦暮傳示并牽攏官聲喏如儀到館之明日遣使賜酒果天使初至轉銜後望拜傳宣皆如撫問之儀使副單跪以酒果過其側拜舞蹈如儀上廳湯酒茶畢詣拜褥位跪進謝賜酒果表贈天使土物皆如撫問使禮押酒果軍亦有土物之贈乃命閤門副使至館習儀初轉銜前後皆如館伴相見之儀湯茶畢館伴閤副傳示使副來日入見例當習儀來使副回傳示習儀畢第二盞後當面勸習儀承受人酒一盞先揖飲酒再拜退三盞果茶罷執笏近前齊起欄子外南為上對立以來日入見故但揖而不展辭狀分位乃以入見牓子付閤門持去以付禮進司來使副以書送土物於引進使及交進物軍員人等閤門副及習儀承受人各贈土物第三日入見其日質明都管三節人從皆裹帶館伴與來使副各公服齊詣赴馬臺館伴牽攏官喝排馬來使牽攏官喏牽馬各上馬張蓋都管馬上奉書在使前至中門外以外為上對立先來使牽攏官兩聲喏次館伴牽攏官亦然齊揖各傳示再揖請行至左掖門外五百步館伴與使副乃左右易位而行揖畢去門百步去傘下馬出笏對行凡後入稱賀曲宴皆同是儀來使人從持物者不得入門牽攏官權收之客省令二

人傳示館伴與來使各令人回傳示至客省幕前館伴所書表在上立齊揖乃入幕先館伴所書表傳示次來使書表傳示依前欄子外立先揖當面勸酒一盞再揖退引館伴來使入客省幕內爲上對立揖畢請分位立先館伴揖次展客省起居狀揖各傳示再揖遍揖請赴位立再揖請收笏坐先湯次酒三盞各有果殽第二盞酒畢客省乃傳示來使請都管上中節勸酒回傳示畢引都管上中節於幕次前堦下排立先揖飲酒再揖引退第三盞酒畢茶罷執笏近前齊起幕次前立通揖畢各歸本幕次候殿上小起居畢宰執升殿餘臣分班退閤使奏來使見牓子乃先請館伴入班俟閤門招引乃請客省與來使副對立於幕前外爲上使者奉書揖畢對行至三門外與引揖閤副揖使奉書副出笏俟隨左上露臺殿簷柱外奉書單跪（舊儀於丹墀內奉書）閤使接書使副就拜立閤使右入欄子內奏封全轉讀畢（故事皆不讀）引使副入殿欄子內揖使副鞠躬再拜引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問兄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再拜興復位皇帝乃宣閤[illegible]皇帝使副鞠躬受旨畢引使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聖躬萬福拜復位立齊退左下階至丹墀北向立以禮物右入左出盡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代奏聖躬萬福畢再拜引使副前雙跪皇帝遣人勞問復位謝恩舞蹈五拜再揖使副出班謝面天顏復位舞蹈五拜再揖閤副鞠躬引使出班謝遠差接伴兼賜湯藥諸物復位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至三門階下與閤副揖別與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對揖各歸幕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丹墀立下節於門外階下立齊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下節鞠躬聲喏初一拜呼萬歲次一拜呼萬歲臨起呼萬萬歲喝各祗候平立引右出乃賜使者衣拜舞皆如賜酒果之儀畢使者與天使對立次請都管三節人從詣闕立天使稍前立都管人從鞠躬天使傳勅拜謝如使儀就拜畢謝恩再拜下節鞠躬聲喏如入見儀乃再引入賜以酒食閤門招客省皆如入見儀至丹墀謝賜衣物再拜舞蹈三拜鞠躬贊有勅賜酒食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如前儀歸幕乃請出館伴與使副幕前對立揖各傳示再揖請行至元下馬所復左右易位而行揖畢各收笏上馬至館又左右易位入門內爲上對立先來

使牽攏官次館伴牽攏官各聲喏再拜揖畢請分位乃以押伴使賜宴於館押伴至館轉名銜回畢與館伴來使公服齊詣褥位對立押伴稍前立先請押伴館伴上褥位望闕拜謝坐再拜舞蹈三拜起先請押伴上副階上立乃引使副上褥位望闕亦謝坐儀同上乃與館伴對行上廳押伴在副階上與使副展參狀來使副先令人報上廳押伴回傳示再揖請押伴先入於卓前椅位立館伴與使副對揖各就位立通揖請端笏坐湯入乃於拜席上排立都管人從湯盞出揖起押伴等離位立都管人從鞠躬拜下節人聲喏如入見儀呼萬歲畢喝押伴及使副皆就坐引三都管上中節分左右上廳南入北爲上下節在西廊下立候押伴等初盞畢樂聲盡坐至三盞下食畢四盞下酒畢押伴傳示來使面勸都管上中節酒一盞來使答上閤以都管上中節於副階下排立先揖飲傳台旨勸再揖退至五盞下酒畢茶入都管人從於拜席上排立待茶罷揖押伴等起離位立都管人從鞠躬喝謝恩拜下節聲喏如上儀就位立請押伴等齊下廳赴拜褥對立先請使副就褥位謝恩再拜舞蹈三拜復位乃請押伴館伴就褥位謝如上儀復位第四日命押宴官賜宴官就館宴先賜宴天使轉銜如前儀各公服請館伴天使與來使就褥位對立先請使副就褥位望闕立次請賜宴天使就褥位稍前使副鞠躬天使傳宣使副拜謝皆如前儀使副與天使互展狀起居揖次館伴揖使副令人傳示館伴依例請賜宴天使茶酒館伴皆歸幕來使副與天使主賓對行上廳於西閤內各詣椅位揖收笏坐先湯次酒三盞果殽茶罷執笏近前請起賜宴天使暗退請押宴使至褥位立次請館伴齊就褥位望闕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頭出笏就拜興再拜復位對立請押宴上廳次請來使副詣褥位謝坐再拜舞蹈三拜請分階升廳欄子外內爲上對立先館伴揖次互展押宴起居狀相見揖各傳示再揖通揖請就位詣椅位立通揖請端笏坐以御宴不敢用踏床湯入都管三節人從於拜席上排立湯盞出押宴離位立揖都管人從鞠躬下節人從聲喏呼萬歲如入見儀喝各就坐請押宴等坐引都管上中節分左右上廳北入南爲上立下節於西廊下南入北爲上立候押宴等初盞畢樂聲盡坐至五盞後食六盞

七盞，雜劇入。盞下，酒畢，押宴傳示使副，依例請都管上中節當面勸酒，使者答上閣，復引都管上中節於欄子外階下排立，先揖，飲酒，再揖，退，至九盞下，酒畢，教坊退，乃請賜宴天使於幕次前，候茶入，乃於拜席排立，都管三節人從茶盞出，揖，起，押宴官等離位立，揖都管人從鞠躬，喝謝恩，拜，下節聲喏，呼萬歲，如入見儀，齊鞠躬，喝各祗候，請押宴等官齊出，分階下廳，與天使對行至拜褥前立，請使副就位，望闕謝恩，再拜，舞蹈，三拜，畢，依位立，請押宴館伴齊詣褥位謝恩，來使乃進謝御宴表，先再拜，平身立，使跪奉表，天使近前，搢笏受表，出笏，復位，使就拜，退，復位立，使副上閣，依例書送天使土物，領畢，天使即以物報之，然後展天使辭狀，再揖，次館伴揖，通揖，請分位，是日，來使於宴下監酒等官及教坊人等，皆有所贈。第五日，稱賀比至客省幕次，對立，皆如入見儀，至收笏坐，先湯，次酒三盞，畢，客省傳示來使辭曰，請都管上中節當面勸酒，回傳示，畢，引都管上中節於幕次前階下排立，先揖，飲酒，再揖，引退，至三盞酒，畢，茶罷，出笏，近前齊請出幕次前，外為上，對立，通揖，分位，各歸幕次，候閤門招引，時請客省與使副幕次前，外為上，對立，揖，對行至門外階下，與引揖閤副揖，引使副左入，與臣僚合班至丹墀北褥立定，同臣僚先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頭，出笏，就拜，興，再拜，平立，候進酒致辭，畢，再拜，宣徽使稱有制，又再拜，宣答，畢，先再拜，舞蹈，平立，分班，候皇帝舉酒時，再拜，合班，又再拜，上殿，夏使副在御座右第二行北端立，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至丹墀立，下節門外階下排立，齊鞠躬，通各畢，先再拜，鞠躬，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喝拜，又再拜，下節聲喏，呼萬歲，如前儀，喝各祗候，畢，平立，再鞠躬，喝賜酒食，聲喏，再拜，呼萬歲，如前儀，引左廊立待床入，進酒，皇帝飲酒時，上下侍立皆再拜，候進酒官至位，合坐官再拜，皆坐，卽行臣使酒，普傳宣立飲，再拜，復坐，次人從鞠躬，聲喏，再拜，呼萬歲之儀如前，皆坐，至第三盞，傳宣立飲，畢，再拜，復坐，次人從如前，畢，坐，候致語，閙鼓笛時，揖臣使皆立，候口號絕，臣使再拜，坐，次人從如前儀，復坐，次至五盞，將曲終，人從立，再如前儀，畢，先引出臣使，起，再拜，退至丹墀，合班謝宴，再拜，舞蹈，三拜，喝各祗候，引出至三門階下，與閤門副使相揖，別，與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對立，先揖，各傳示，再揖，請分位，就幕次少頃，請館伴與使副出幕次，外為上，對立，先揖，各傳示，再揖，引行至元下馬處，請左右易位，對立，揖，收笏，上馬，至館，聲喏，相揖，分位，與初入見還禮同。第六日，賜分食，幷賜酒果，禮，天使至館，與第二日賜酒果禮同。是日，支押分食酒果軍士物，幷在館隨局分官員承應人例物，凡裏外門將軍，監廚直長，館都監，監酒食官，承應班祗候，衆廚子，館子，巡護軍，館伴所牽攏官皆溥及之。第七日，曲宴，禮如前儀。第八日，奉辭之儀，至小起居畢，閤使先奏來使辭牓子，引使者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揖，副鞠躬，使出班，稱闕致詞，復位，再拜，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第九日，聚廳，送至恩華館，更衣而行，凡使將至界，報至則差接伴使，至則差館伴使，去則差送伴使，皆有副，皆差書表以從。凡行省來宴回宴之押宴官，皆從行省定差，就借以文武高爵長官之職，以為轉銜之光，來回之賜宴，天使皆以閤門祗候往，詔書口宣皆稟命於都省，以翰林院定撰焉。夏使至，或許貿易於市二日。使至所差者，館伴使副各一，監察奉職省令史各一，書表四，總領提控官，酒食官，監廚稱肉官各一，牽攏官三十，尙食局直長，知書都管，接手湯藥直長，長行各一，廚子五，奉飲直長一，長行二，奉珍二，儀鸞直長一，長行十，把內外門官二，館外巡防軍三十，把館甲軍六十二，雜役軍六十，遞位不通漢語軍十。凡雜役皆衣皂，遞食司吏八十，街市廚子四十，方脉雜科醫各一，醫獸一，鞍馬二十四疋，後止備八疋，押馬官一員，又差說儀承受禮直官一員，凡在館鋪陳纖絡器皿什物，戶部差官與東上直閤同點檢，所經橋道皆先期命工部修治之。凡賜衣，使副各三對，人從衣各二對，使副幣帛百四十段，書又賜貂裘二，無則使者代以銀三鋌，副代以帛六十疋，後創之，惟生饋則代以綾羅三十九疋，帛六十二疋，布四疋，金帶三，金鍍銀束帶三，金塗銀鬧裝鞍轡三，金塗銀渾裹書匣，閤金塗銀裝釘黑油詔匣，及包書詔匣複各一。朝辭，賜人從銀二百三十五兩，絹二百三十五疋。賜宋高麗使之物，其數則無所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

樂上 雅樂 散樂 鼓吹樂 本朝樂曲 郊祀樂歌

傳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豈二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樂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為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雅樂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寶御樓肆赦受外國使賀則用之初太宗取汴得宋之儀章鐘磬樂虡挈之以歸皇統元年熙宗加尊號始就用宋樂有司以鐘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諱皆以黃紙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議歷代之樂各自為名今郊廟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為製名於是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大和文武二舞皇統年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會同之舞於是一代之制始備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於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之亂樂器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鎛鐘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鐘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為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蓋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鐘辰磬自昔數缺宜補鑄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為二十四簴上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為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於是命禮部符下南京取宋舊工更鑄辰鐘十有二又以舊鐘姑洗夷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別鑄以補之乃協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擇其諧者而用之初正隆間海陵營太廟于汴貞祐南遷宣宗修之以祔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靈宮之址也掘其下得編鐘十三編磬八皆刻大晟字時朝廷多故禮器散亡竟亦不能備也大定十一年太常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縣用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似乎太侈今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之樂三十六簴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簴宜用宮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簴又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雲門之舞冬至日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六變謂六成也唐宋因之蓋圜鐘夾鐘也用為宮者以上應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欲神聽之也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鐘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為名今止有太廟祫享樂曲而郊祀樂曲未備皇統九年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圜丘降神圜可就用今太廟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寧之曲迎俎奏豐

寧之曲酌獻舞出入奏肅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宋開寶禮亦可就用餘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壝奠玉幣迎俎酌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字製名遂命學士院撰爲皇帝入中壝奏昌寧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寧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寧之曲皇地祇奏坤寧之曲配位奏永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並與入中壝同餘載儀注及樂章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彝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爲定方丘如圜丘之儀社稷則用登歌

宗廟皇帝入門宮縣以無射宮升殿登歌以夾鐘皆奏昌寧之曲迎神送神奏來寧之曲九成天德二年晨祼畢還小次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開元開寶禮至版位即奏黃鐘宮三大呂角二太簇徵二應鐘羽二曲詞皆同祖奏豐寧之曲酌獻宮縣奏無射大元之曲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獻帝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肅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昭德皇后廟曰儀坤世宗曰大鈞顯宗曰大寧章宗曰大隆宣宗曰大慶皇帝還版位及亞終獻皆奏無射宮肅寧之曲飲福登歌奏夾鐘宮福寧之曲徹豆奏豐寧之曲皆用無射宮大定十二年制祫禘時享有司攝事初獻盥洗奏無射宮肅寧之曲升階登歌奏夾鐘宮嘉寧之曲餘並與親享同其別廟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並載儀注樂章舊制太廟皇考廟樂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顯宗有司以爲宋之太廟別廟堂上樂各四十八人今之樂工少十八人擬令皇考廟舊樂工皆充兩廡堂上樂以應前代九十六人之數尚書省議古樂工無定數遂奏太廟別廟通以百人爲定明昌六年刱設宮縣樂工一百五十六人承安三年勅祭廟用教坊奏古樂非禮也其自今召百姓材美者給以食直教閱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宮縣樂工月給錢粟二貫石遇正樂工闕驗色收補四年尚書省奏宮縣樂工總用二百五十六人而舊所設止百人時或用之即以貼部教坊閱習自明昌間以渤海教坊兼習而又創設九十二人且宮縣之樂須行大禮乃始用之若其數復闕但前期遣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習之亦可備用遂詔罷創設者宣宗南遷祔諸帝主於汴京太廟禮官言祔享禮畢車駕還宮至承天門外百官奉迎宮縣奏采茨以樂籍未備遂止用教坊樂哀宗遷蔡天興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於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當用樂上曰樂須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優樂可假用之權左右司員外郎王鶚奏曰世俗之樂豈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

樂舞名數太廟登歌鐘一簴磬一簴歌工四簫二塤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籥二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閏餘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別廟登歌並同親祠則用金鐘玉磬攝祭則用編鐘編磬宮縣樂三十六簴編鐘十二簴編磬十二簴大鐘搏鐘特磬各四簴建鼓應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晉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簫十籥十篪十笛十塤八一絃琴三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執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執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執旌二纛二牙杖二單鼗二單鐸二雙鐸二金鐃二金錞二金鉦二相鼓二雅鼓二有司攝祭宮縣二十簴編鐘四編磬四辰鐘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晉鼓一巢笙竽笙簫塤篪笛各八一絃琴三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執與親祠同

皇帝受冊寶前期大樂令與協律郎設樂縣於殿廷又設舉麾位二一於殿西階一於樂縣西北又設登歌樂架於殿上至日侍中奏外辦宮縣樂作皇帝乃出即坐樂止奉寶入門樂作置褥位上樂止初引時宮縣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寶初行樂作至御前置訖樂止皇帝受寶訖樂作侍中奏稱賀樂止皇太后升殿登歌樂作復位樂止侍中奏禮畢宮縣樂作皇帝還幕次樂止

御樓宣赦前期大樂署設宮縣於樓下又設鼓一於宮縣之左至日金雞初立大樂署擊鼓立訖鼓止侍中奏外辦大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昌寧之樂作皇帝乃出宣讀訖百官舞蹈禮畢大樂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昌寧之樂作皇帝降座樂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皆樂作坐立定乃止其

冊命中宮、皇太子、太孫，受外國使賀，宴外國使，皆用宮縣。

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樂器名曲不傳。皇統二年，宰臣奏：「自古並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教坊人員，只宜聽候宣喚，不合同百寮赴起居。」從之。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者，以不應為事重法科。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數少，即以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兼習以備用。」

鼓吹樂，馬上樂也。天子鼓吹、橫吹各有前後部，部又各分二節。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還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為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而已。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

㭎鼓十二，　金鉦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長鳴百二十。

鐃鼓一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大橫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節鼓二，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㭎鼓十二，　金鉦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鳴百二十。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後部第一：

鼓吹丞二人。

㭎鼓三，　金鉦三。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節鼓二。

鐃鼓十二，　歌十六。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小橫吹百二十。

後部第二：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本朝樂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不傳。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女直醇質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上諭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易得也。昔漢高祖過故鄉，與父老歡飲，擊筑而歌，令諸兒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況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統，朕巡幸至此，何不樂飲。」于時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為汝歌。」乃命宗室子敘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上歌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曲，留坐一更，極歡而罷。其辭曰：

猗歟我祖，聖矣武元，誕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焚，深根固蔕，克開我後傳

稲萬世。無何嬉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內。自昔肇基。至于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望戴所歸。不謀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離拒。勉副樂推。肆予嗣緒。二十四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家閑暇。廓然無事。乃眷上都。興帝之第。屢茲來游。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于鄉于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然如故。舊年從游。依稀如昨。歡誠契闊。旦暮之若。于嗟闊別兮云胡不樂。

郊祀樂歌。

皇帝入中壝宮縣黃鐘宮昌寧之曲。凡步武同。

袞服穆穆。臨于中壝。瞻吉圜壇。皇皇后帝。禋祀肇稱。馨香維德。爰暨百神。於昭受職。

降神宮縣乾寧之曲。仁豐道治之舞。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圜鐘三奏。黃鐘太蔟姑洗皆一奏。詞並同。

我金之興。皇天錫羨。惟神之休。爰茲郊見。有玉其禮。有牲其薦。將受厥明。來寧來燕。

皇帝盥洗宮縣黃鐘宮昌寧之曲。

因天事天。惇宗將禮。爰飭攸司。奉時盥洗。挹彼注茲。遄升壇陛。先事而虔。神鑒第。

皇帝升壇登歌大呂宮昌寧之曲。

相在圜南。崇崇其趾。烝哉皇王。維時洎止。至誠通神。克禋克祀。於萬斯年。昊天其子。

昊天上帝奠玉幣登歌大呂宮洪寧之曲。

穆穆君王。有嚴有翼。珮環鏘然。圜壇是陟。嘉德升聞。馨非黍稷。高明降監。百神受職。

皇地祇神寧之曲。

肅恭明祇。將行奠贄。其贄維何。黃琮制幣。從祀群靈。咸秩厥位。維皇能饗。允集熙事。

配位太祖皇帝丞寧之曲。

肇肇明禋。皇天后土。皇祖武元。爰作神主。功昭耆定。歌以大呂。綏我思成。有秩斯祜。

司徒迎俎宮縣黃鐘宮豐寧之曲。

穆穆皇皇。天子躬祀。群臣相之。罔不敬止。俎豆畢陳。物其嘉矣。馨香始升。明神燕喜。

昊天上帝酌獻登歌大呂宮嘉寧之曲。

郊禋屢舉。昭事上靈。太尊在席。有酌斯馨。酌言獻之。靈其醉止。福祿來宜。以答明祀。

皇地祇泰寧之曲。

袞服穆穆。臨被泰折。於昭神宮。埋幣瘞血。爰釋祀爵。斟言薦潔。方輿常安。扶我帝業。

配位太祖皇帝燕寧之曲。

烝哉高后。肇迹丕基。功與天合。配天以推。薦時清旨。孔肅其儀。來寧來燕。福祿綏之。

文舞退武舞進宮縣黃鐘宮咸寧之曲。

奉祀郊丘。靈闋樂舞。進奏朱干。俾揮翟羽。於昭孝文。復肖聖武。無疆維烈。天子受祜。

亞終獻宮縣黃鐘宮咸寧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禪地南郊。天神以娭。於皇君在。克禋克祀。交於神明。玄酒陶匏。誠心靖純。非貴食味。

皇帝飲福登歌大呂宮福寧之曲。

所以承天。無過乎質。天其祐之。惟精惟一。黍尊爰挹。馨香薦德。庸我無疆。子孫千億。

徹豆登歌大呂宮豐寧之曲。

大禮爰陳籩豆孔碩肅肅其容於顯百辟皇靈降監馨聞在德明禋斯成孚休罔極

送神宮縣圜鐘宮乾寧之曲

赫赫上帝臨監禋祀居然來歆昭答祖配圜壇四成神安其位升歌贊送天人悅喜

方丘樂歌

迎神鎮寧之曲林鐘宮再奏太簇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呂羽再奏詞同

至哉坤儀萬彙資生稱物平施流謙變盈禮修泰折祭極精誠皇皇靈聽來賁靈瀛

初獻盥洗太簇宮肅寧之曲

禮有五經無先祭禮卽時伸虔惟時盥洗品物吉蠲威儀濟濟錫之純嘏來歆愷悌

初獻升壇應鐘宮肅寧之曲

無疆之德至哉坤元沉潛剛克資生實蕃方丘之儀惟敬無文神其來思時歆肅殿

初獻奠玉幣太簇宮億寧之曲

禮行方澤文物備舉惟皇地祇昭假來下奠瘞玉帛純誠內著神保是享陟降斯祜

司徒捧俎太簇宮豐寧之曲

四階秩儀壇於方澤昭事皇祇卽陰以塲潔肆於礿孔嘉且碩神其福之如幾如式

正位酌獻太簇宮溥寧之曲

蕩蕩坤德物無不載柔順利貞含洪光大籩豆既陳金石斯在四海承禧福祿攸介

配位酌獻睿宗太簇宮保寧之曲詞闕

亞終獻升壇太簇宮咸寧之曲

卑彼嘉壇奠玉方澤百辟祗肅八音純繹祀事孔明柔祇感格

徹豆應鐘宮豐寧之曲

修理方丘吉蠲是宜籩豆靜嘉登於有司芬芬馨香來享來儀郊儀將終馨歌徹之

送神林鐘宮鎮寧之曲

因地方丘濟濟多儀樂成八變靈祇格思薦餘徹豆神貺昭垂億萬斯年永祐丕基

詣望瘞位太簇宮肅寧之曲詞同升壇

金史卷三十九

金史卷四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一

樂下（宗廟樂歌　鼓吹導引曲　殿庭樂歌　采茨曲）

禘祫親饗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出入步武同）

惟時升平禮儀肇興鳴鑾至止穆穆造庭百辟卿士恪謹迎承恭隸祖考神宇攸寧

皇帝升殿登歌夾鐘宮昌寧之曲（升階及將還板位皆同登歌）

笙鏞既陳罍樽在戶升降有容惟規惟矩恭敬明神上儀交舉永言保之承天之祜

皇帝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惟水之功潔淨精微洗爵奠斝于德有輝皇皇穆穆宗廟之威宜其感格福祉交歸

皇帝降階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於皇神宮象天清明有來肅肅相維公卿禮儀卒度君子攸寧孔時孔惠綏我思成

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鐘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太簇徵二奏應鐘羽二奏詞同

八音克諧百禮具舉明德維清至誠永慕神之格思雲軿風馭來止來臨千祀燕處

司徒引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

維牲維犧齊明致祠我將我享吉蠲孝之博碩肥腯神嗜為宜千秋歆此永綏黔黎

始祖酌獻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

惟酒既清惟殽既馨苾芬孝祀在廟之庭羞於皇祖來燕來寧象功昭德先祖是聽

德皇帝大熙之曲

萬方欣戴鴻業創基璿源垂裕綿瓞重熙式崇芘祀爰考成規籩豆有楚益臻皇儀

安皇帝大安之曲

爰圖造邦載德其昌皇儀允穆誕集嘉祥明誠昭格積厚流光祇嚴清廟鏗石璆璆

獻祖大昭之曲

惟聖興邦經始之初嬀民化俗遷定攸居迪德純儉志規遠圖時哉顯祀精誠有孚

昭祖大成之曲

天啓璿源貽慶定基率義為勇施德為威耀武拓境功烈巍巍永昌皇祚均福黔黎

景祖大昌之曲

丕顯燁烈基緒隆昌聖期誕集邦宇斯張尊嚴廟祐昭格休祥煌煌縟典億載彌光

世祖大武之曲

桓桓伐功天監其明惟威震疊惟德綏寧神策無遺鴻圖以興曾孫孝祀通昭厥成

肅宗大明之曲

於皇神人武烈文謨左右世祖懷柔掃除威震遐邇化漸蟲魚垂光綿永成帝之孚

穆宗大章之曲

烝哉文祖欽聖弘淵慈愛忠信典策昭然歆此明祀繁祉綿綿時純熙矣流慶萬年

康宗大康之曲

惟明惟聰聰神功儀刑世業昭格上穹持盈孝孫薦芳斯豐錫我祉福皇化益隆

太祖大定之曲
功超殷周德配唐虞天人協應平統寰區開祥垂裕肇基永圖明明天子敬
承典謨
太宗大惠之曲
巍巍德鴻無爲端扆祚承神功究馴俗孅清宮緝熙孝毖時祀欽奠著誠儀
樽嘉旨
熙宗大同之曲
昭顯令德神基丕承對越在天享用躋升於穆清廟來燕來寧神其醉止惟
欽克誠
睿宗大和之曲
皇祖開基周武殷湯猗歟聖考嗣德彌光啓祐洪緒長發其祥嚴恭廟享萬
世烝嘗
世宗大鈞之曲
神之來思甫登于堂祼圭有瓚秬鬯芬芳巍巍先功啓祐無疆萬年肆祀孝
心不忘
顯宗大寧之曲
於皇神宮有嚴惟清吉蠲孝祀惟神之寧對越在天綏我思誠數祐億年邦
家之慶
章宗大隆之曲
兩紀踐祚萬方寧康文經天地武服遐荒禮備制定德隆業昌居歆典祀億
載無疆
宣宗大慶之曲
猗歟聖皇三代之英功光先后德被羣生牲柔惟馨鼓鐘其鏗神兮來思歆
于克誠
文舞退武舞進宮縣無射宮肅寧之曲
明明先聖神武維揚開基垂統萬世無疆干戚象功威儀有光神保是饗昭
我降康
亞終獻無射宮肅寧之曲
清辰之休昭祀惟恭威儀陟降惟禮是從籩豆靜嘉於論鼓鐘惟皇受祉監
斯德容
皇帝飲福登歌夾鐘宮福寧之曲
犧牲充潔粢盛馨香來格來享精神用彰飲此純禧彷彷穰穰文明天子萬
壽無疆
徹豆登歌夾鐘宮豐寧之曲
孝祀肅雍明德以薦樂奏九成禮終三獻百辟卿士進徹以時小大稽首神
保聿歸
送神宮縣黃鐘宮來寧之曲
潔茲牛羊清茲酒醴三獻攸終神既燕喜神之去兮載錫繁祉萬壽無疆永
保禋祀
郊祀前朝享太廟樂歌
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郊將升禋廟當告虔錫鑾戾止孝實奉先祀事斯肅有序無愆祇見祖考神
意懽然
皇帝升殿登歌夾鐘宮昌寧之曲
皇皇天子升自阼階奠見祖禰肅然有懷百禮已洽八音克諧既昌且寧萬
福胥來
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鐘三奏大呂角二奏太簇徵二奏應鐘羽二奏詞同
以實應天報本反始潔粢豐盛禮先肆祀風馬雲車神之弔矣來止來宜而
燕翼子
皇帝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有水于罍有巾于篚帨手拭爵圭瓚有煒玄酒大尊犧象維莽萬年昌寧皇
皇負扆

皇帝升階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降階同）

巍巍京師有嚴神宮聖主戾止多士雲從來享來獻肅肅其容將昭大報肅示推崇

司徒捧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

陳其犧牲惟純與精苾芬孝思於昭克誠不疾不徐或剝或亨洋洋在上以交神明

始祖酌獻宮縣大元之曲

猗歟初基兆我王迹其命維新貽謀丕赫緜緜瓜瓞國步日闢堂構之成煌煌今昔

獻祖大昭之曲

以聖繼興成王之孚民從其化咸集攸居清廟觀德猗歟偉歟金石備樂以奉神娛

昭祖大成之曲

東夷不庭皇祖震怒神武削平貽厥聖緒猶室有基垣墉乃樹億萬斯年天保孔固

景祖大昌之曲

於皇藝祖其智如神修法施令百度惟新疆宇日廣海隅咸賓功高德厚耀耀震震

世祖大武之曲

於皇先王昭假于天長驅遠馭麾斥無前王業猶生孫謀有傳圜壇展禮敢先告虔

肅宗大明之曲

猗歟前人爾惠昭融相我世祖成茲伐功敷佑來裔帝圖其隆將修熙事先歆神宮

穆宗大章之曲

仁慈忠信惟祖之休功光岐下迹捲商丘言瞻清廟懷想前修神其來格歆茲庶羞

康宗大康之曲

猗歟前王惠我無疆儀刑典法日靖四方烝嘗孝思於乎不忘昭告大祀祇率舊章

太祖大定之曲

天生聰明俾乂蒸人惟此二國爲我毆民撻彼威武萬邦咸賓明昭大報推而配神

太宗大惠之曲

維清緝熙於昭明德我其收之駿奔萬國南郊肇修大典增飾清廟吉蠲純禘申錫

熙宗大和之曲

維時祖功肇開神基昭哉聖考其德增輝上動天監明命攸歸謀貽翼子無疆之祚

文舞退武舞進宮縣肅寧之曲

先皇開基比迹殷湯功加天下武德昭光容舞象成干戈威揚於昭報本懷哉不忘

亞終獻宮縣肅寧之曲

於皇宗祊朝獻維時芬芬酒醴棣棣威儀誠則有餘神之格思神孫千億神其相之

皇帝飲福登歌夾鐘福寧之曲

皇皇穆穆丕承丕基躬親于禋載肅載祇對越在天神歆其誠于以飲酒如川之增

徹豆登歌夾鐘宮豐寧之曲

物維其時既豐且旨苾苾德馨或將或肆神之居歆洽于百禮於萬斯年穰穰介祉

送神宮縣黃鐘宮來寧之曲

濟濟多儀皇皇雅奏獻終反爵薦餘徹豆神監昭回有秩斯祜無疆之福申錫厥後

昭德皇后別廟郊祀前薦享登歌樂曲

初獻盥洗夷則宮肅寧之曲

神無常享時歆精誠惟誠惟潔感通神明先事盥滌注茲清泠巾篚既奠尊彝肅肅

初獻升降殿仲呂宮嘉寧之曲

有來肅肅登降以敬粲粲袨服鏘鏘佩聲金石節奏既協且平其儀不忒乃終有慶

司徒奉俎夷則宮豐寧之曲

奉我黍稷潔我牲牷降升有節薦是吉蠲工祝致告威儀肅然神之弔矣元吉其旋

酌獻夷則宮儀坤之曲

俔天之妹坤德利貞圜丘有事先薦以誠我酒既旨我殽既盈神其居歆福祿來成

徹豆仲呂宮豐寧之曲

明昭祀事薔奧無違樂既云闋神其來歸禮之克成神保斯饗於萬斯年迓續丕顯

祫禘有司攝事

初獻盥洗宮縣無射宮肅寧之曲

祀事之大齊粟爲先絜精以獻沃盥于前既灌以升乃薦豆籩神其感格歆于吉蠲

升自西階登歌奏夾鐘宮嘉寧之曲（餘並同禰祀。）

國有太宮合食以禮躋階肅肅降陛濟濟鏘然純音節乃容止神之格思承綏福履

時享攝事登歌樂章

初獻盥洗無射宮肅寧之曲

酌彼行潦維挹其清潔齊以祀祀事昭明顯允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誠

初獻升殿夾鐘宮嘉寧之曲（餘同禰祀，惟不用宮縣。）

濟濟在庭祗薦有序雍容令儀旋規折矩爰俎于基鳴佩接武敬恭神明來寧來處

昭德皇后時享登歌樂章

初獻盥洗無射宮肅寧之曲

時祀有章禮備樂舉爰潔其盥亦豐其俎俯仰升降中規中矩神其來格百福是與

初獻升殿夾鐘宮嘉寧之曲（三獻及司徒降同。）

假哉神宮神宮有恤惟時吉蠲登升翼翼歌鐘鏘煌笙磬翕繹於昭肅恭靈鑒來格

司徒奉俎無射宮豐寧之曲

宮庭枚枚鐘磬喤喤既儀圭鬯既奠膋蕭齊莊奉饋籩豆大房靈之右饗流慶無疆

酌獻無射宮儀坤之曲

於皇坤德作合乾儀塗山懿範京室芳徽容聲如在典祀惟時神其克享薦祉來宜

亞終獻無射宮儀坤之曲

嘉薦實俎高張在庭申獻合禮（終獻改申爲三。）坤德儀刑神其是聽用鬯清明清明既鬯來享來寧

徹豆夾鐘宮豐寧之曲

禮成於終神心穆穆膋蕭發馨樂闋獻已徒取孔多豐貨戩穀青玄悠悠歸且儀矣

宣孝太子別廟登歌樂章

初獻升殿夾鍾宮承安之曲
有腯斯牲有纂斯薦美哉洋洋升降以禮禮容既莊樂亦備止神之格思式
歆明祀
酌獻無射宮和寧之曲
於惟光靈孝德昭宣高麗有奕來寧來燕於蕭惟袷既時既將從我烈祖載
享億年
亞終獻和寧之曲
金石和奏豆籩惟豐禰宮奉享齊敬精衷奎盼伊蒲禎駐綏峯是保是饗豐
億無窮
徹豆夾鍾宮和安之曲
籩成奕奕今茲其時明禋肇祀將禮之儀俟安以俾崖幕且時樂闋獻已神
其饗思
大定三年十月追上睿宗冊寶應鍾宮顯寧之曲
天開休運積仁而昌命茲昭考敢忘顯揚上儀肇舉涓日之良來格來享惠
我無疆
大定十九年升祔熙宗冊寶樂曲
恢大帝業敉寧多方懿德茂烈金書發揚肇舉上儀涓擇吉日鴻名赫赫與
天無極
上冊寶宮縣肅寧之曲
日卜其吉承祀孔肅廣號追崇孝心克篤於乎悠哉來思睟穆寶冊既承委
於宗祝
皇帝降殿宮縣鴻寧之曲
繼世隆昌臨朝靜默追崇鴻名發揮潛德玉寶金章煌煌簡冊涓辰展儀承
傳無極
殿庭樂歌
大定七年正月上冊寶皇帝將升御座宮縣樂太簇宮泰寧之曲降座同

德隆帝位承天而興侯邦來庭民居安寧歸美以報偉之無極鴻名徽稱壽
時萬億
冊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四方既平功歸聖明定功巍巍丕享鴻名股肱良哉擢揚元首儲精優游南
山等壽
奉冊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之曲
聖德高明萬邦咸休鋪鑠唐虞糠粃商周維時羣臣對越稽首天子明明令
聞不朽
冊寶初行奏和寧之曲冊寶將升殿皇太子自侍立位至降階曲並同
四方攸同昭哉成功時和年豐諸福來崇莫摩昭膺和氣充塞於乎皇王維
壽時億
皇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之曲
穆清皇風遐方來同於昭于天物和歲豐丕受鴻名對揚偉績純禧穰穰數
錫罔極
上壽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和寧之曲詞同前
舉酒萬壽無疆之曲
四海太平吾皇之功羣臣對揚誕受鴻名醴觴瓊膩君王樂豈皇天垂休萬
壽無極
皇太子升階降階及與宮官升殿並奏和寧之曲詞同前
進第一爵登歌奏王道明昌之曲
對天鴻休于以鋪張巍巍煌煌超冠百王皇圖皇綱時維明昌祉福無疆于
民斁揚
行羣官酒宮縣和寧之曲文武入殿羣官食奏功成治定之舞三成止
聖德高明如天踰明多方治平功大有成流于聲音形于蹈舞頌觴羣臣以
昭禮遇
進第二爵登歌奏天子萬年之曲

惟明后馭寰瀛躋升平飛英聲功三皇德五帝游巖廊億萬歲

行羣官酒宮縣和寧之曲武舞入設羣官食奏四海會同之舞三成止

地平天成時和歲豐逮衛弗迷率惟敉功受天之祜四方來荷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進第三爵登歌嘉禾之曲

景命赫斯歸吾皇仁風洋洋被遠荒琛贄旅庭趨明光氣和薰蒸爲嘉祥殊本合穗眞異常庚如坻京歲且穰猗歟鴻休超前王播爲聲詩傳無疆行羣官酒設羣官食羣官降階宮縣並奏和寧之曲皇帝將降御座奏泰寧之曲並用大簇宮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行冊禮皇帝升御座宮縣泰寧之曲

皇皇穆穆袞服王趾如日之升如山仰止九賓在列媚茲天子願言無疆介以繁祉

冊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穆穆元聖天迪子保相維臣工以奏丕號揚于路朝玉牒神寶於萬斯年吾君壽考

奉冊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之曲

玉冊玉寶尊聖天子丕揚鴻名昭受帝祉閟休對天其隆執比臣下同心翼戴歸美

皇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之曲

大矣我后徽冊膺受歡趨彤庭拜手稽首休明御辰無疆萬壽豐眂沓來天地長久

舉酒奏萬壽無疆之曲

聖德懋昭民歸天祐煌煌金書典冊光受備樂在庭八音諧奏羣公奉觴天子萬壽

進第一爵登歌王道昌明之曲

明明我皇道光化溥百度惟新禮修樂舉藻飾太平煥然可覩超踰三王暉映千古

設羣官食奏和寧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穆穆我君威折羣醜輝光日新仁洽九有容典咸舉超前絕後端拱深嚴寶冊膺受

第二爵登歌奏天子萬年之曲

典禮修惟明后揚鴻名燦瓊玖羅華紳爲萬壽歌南山堅且久

行羣官酒奏和寧之曲四海會同之舞

道隆政平天開有德萬國和寧來王來極昭受鴻名俯徇列辟錫飲行觴歡心各得

第三爵登歌奏嘉禾之曲

粟穡畢至昭升平爰生嘉禾迺合穗膴膴大田無南東稼茂如雲成豐歲既刈既積百室盈擊壤歌沸野老聲陶唐之民茲其比帝力何有若自遂

大定十八年十二月上受命寶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泰寧之曲並大呂宮

上帝有赫懷此明德畀之神寶膺鎮萬國臨軒是膺登降維則羣臣拜首年卜萬億

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受命大寶昭荅眷祐珍符明眂人爲天授文物具舉韶濩迭奏羣臣上之天子萬壽

羣臣合班奏歸美揚功之曲

德冒生民明明元后端冕臨軒神寶是受羣工來賀咸拜稽首無疆無期享祚長久

皇太子升殿并自侍立位降階宮縣稱觴介壽之曲

上儀昭舉膺時瑞玉羣辟在列蹌蹌肅肅袞衣桓圭歸美稽首升降惟時天子萬壽

舉酒登歌奏萬壽無疆之曲

上帝眷命純休茲至誕膺洪寶光臨大器稱觴對揚萬歡萬歲其寧惟永無疆卜世

天德二年十月，冊立中宮，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降座同）：
人道大倫，王道所基。明聖稽古，陰教欲施。臨軒發冊，備舉彝儀。麟趾關雎，宜播聲詩。
冊寶入門，奏昌寧之曲（出門同）：
羽衛充庭，淑旂徽章。禮儀具舉，涓辰以良。相我內訓，來儀椒房。億萬斯年，邦家之光。
將受冊寶、以冊寶入門，宮縣奏肅寧之曲（命婦升降同）：
塗山興夏，關雎美周。坤儀之尊，母臨九州。瑤冊褘衣，光配凝旒。地久天長，福祿是遒。
后出閤，奏順寧之曲（升降座同）：
天立厥配，任姒比隆。母儀四海，化行六宮。日月並明，乾坤合德。於萬斯年，作儷宸極。
受冊，奏坤寧之曲：
風化之始，由于壼闈。禮文斯備，爰正坤儀。維順以慈，儷聖同德。則百斯男，垂統無極。
天德四年二月，冊皇太子，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皆用夾鐘宮：
大君有爲，先圖本固。涓辰之吉，禮成儲副。文物備陳，聲樂皆具。人心載寧，克昌福祚。
冊使入門，昌寧之曲：
在天成象，煥乎前星。惟聖時憲，典禮以行。一人有慶，萬邦以貞。社稷之福，寖昌寖明。
皇太子入門，奏元寧之曲（出門同）：
皇矣上帝，純佐明聖。篤生元良，日躋德性。冊命主器，萬邦以正。龍樓問寢，億年之慶。
大定八年正月，冊皇太子，皇帝將升御座，宮縣洪寧之曲（並用太簇宮）：
會朝清明，臨軒備禮。天威皇皇，臣工濟濟。於昭元良，膺茲典冊。對揚闕休，卜年萬億。
皇太子入門，奏肅寧之曲：
光昭前星，惟天垂象。稽古而行，主器以長。曲禮告成，邇遐屬望。國本既隆，繁釐永享。
羣臣合班，奏嘉寧之曲：
於皇臨軒，禮崇上嗣。維眷之祺，儼方正位。言觀其儀，翔翔濟濟。美歸吾君，太平萬歲。
皇太子復受冊位，奏和寧之曲：
祖功艱難，經營締構。基牢根深，枝繁葉茂。於昭貽謀，駢休集祐。元良斯貞，吾皇萬壽。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冊皇太孫，皇帝將升御座，宮縣泰寧之曲（並姑洗宮）：
上天叢休，申錫祚胤。孫謀有貽，臨軒體正。煌煌上儀，欣欣衆聽。隆我邦本，無疆惟慶。
皇太孫入門，奏慶寧之曲（出門同）：
寶源流光，流光惟遠。孫謀有貽，慶序昭衍。於樂衆望，於皇備典。動容周旋，承茲嘉羨。
羣臣合班，奏順寧之曲：
冕旒當宁，徽章備舉。綵仗充庭，金石列簴。濟濟多士，翼翼就序。海潤山暉，傾聽樂府。
皇太孫復受冊位，奏保寧之曲：
禮之攸闡，丕建世嫡。衆論協從，天心不易。名崇震宮，辭著瑞冊。社稷宗廟，無疆夷懌。
鼓吹導引曲：
天眷三年九月，駕幸燕京導引曲（無射宮）：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閭閻稱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戈玉斧臨香火，馳道六龍閑。歌謠到處皆相似，天子壽南山。

天德二年三月，祫享迴鑾導引曲。

禮成廟享，御衛拱飛龍。諧道起祥風。太平天子多受福，孝德與天通。鳳簫龍管韶音奏，聲在五雲中。粲然文物昭治世，萬億禩無窮。

貞元元年三月，駕幸中都導引曲。（並姑洗宮。）

鑾輿順動，嘉氣滿神京。輦路宿塵清。鉤陳萬旅隨天仗，縹緲轉霓旌。都人望幸傾堯日，懽抃溢歡聲。臨觀八極辰居正，寰宇慶昇平。

采茨曲。

新都春色滿華蓋，定全燕。時運千齡協，星辰五緯連。六龍承曉日，丹鳳倚中天。王氣盤山海，皇居億萬年。

貞元三年十一月，祫享迴鑾采茨曲。（並用。）

慶成迴大駕，仙仗紫雲深。龍衮輝千騎，嵩呼闐八音。太平興縟禮，萬國得歡心。孝格迎遐福，穰穰來降臨。

正隆六年六月，駕幸南京導引曲。（並林鍾宮。）

神宮壯麗，宮殿壓蓬萊。向曉九門開。聖明天子初巡幸，遙駕六龍來。五雲影裏排仙仗，清蹕絕纖埃。都人齊唱昇平曲，更進萬年盃。

采茨曲。

雙闕層雲表，澄景開清曉。六龍天上來，馳道平如掃。虞巡五載合，夏諺一遊同。都人欣豫意，寫入頌聲中。

大定三年十月，祫享迴鑾采茨導引曲。（皆應鍾宮，自後親祀二曲並用。）

大宮桀烈考，大禮慶初成。綵仗迴雲步，天階嚴蹕聲。辟宮合至孝，周頌詠雝清。介福應穰簡，歡交萬國情。

導引曲。

禮行清廟，華黍薦年豐。聖孝與天通。六龍迴馭，千官衛，玉振珮環風。黃麾金輅嚴天仗，霏霧鬱葱葱。工歌迭奏升平曲，福祿自來崇。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皇太孫受冊謝廟。

導引曲。

璿源濬發，衍慶自靈長。聖運日隆昌。震闈顯冊，運彝典，基緒煥重光。揀時廟見嚴昭報，禮樂粲成章。精誠潛格神明助，福祿永無疆。

金史卷四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二

儀衛上（常朝儀衛　內外立仗　常行儀衛　行仗法駕　黃麾仗）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手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常朝弩手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還出則有常行儀衛宮中導從焉大抵模倣宋制節綜增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初國制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衛士廡下置甲兵正隆元年海陵去甲兵惟存錦衣弩手百人分立兩階其儀都副點檢公服偏帶（常朝則展紫）左右衛將軍宿直將軍展紫金束帶各執玉水晶及金飾骨朵左右親衛盤裹紫襖塗金束帶骨朵佩兵械供御弩手傘子百人並金花交脚幞頭塗金銅鈒鏤花束帶骨朵左右班執儀物內侍二十人展紫塗金束帶朝參日弩手傘子直於殿門外分兩面排立司辰報時畢皇帝御殿坐鳴鞭閤門報班齊執擎儀物內侍分降殿階南向立點檢司起居弩手傘子於殿門外北面山呼聲喏訖即於殿門外東西相向排立都點檢以次三員升殿都點檢在東近南左副又少南右副在西東向對立左右衛將軍在殿下東西對立省臣隨班起居畢左右司侍郎從宰執奏事殿中侍御史隨班起居畢東西對立於左右衛將軍之北少前修起居注分殿陛東西對立於殿欄外副階下以俟奏事畢皇帝還閤侍衛者乃退

凡遇大禮大朝會則有內外立仗熙宗皇統元年正月上冊寶立仗一千一百八十人自是以後至海陵時俱用三千人世宗大定七年上冊寶頗損其數且以天德貞元不設車輅遂并去之是後或減至二千或一千或八百或六百人天德二年海陵立后發冊勸政殿設黃麾細仗用前六部攝官七十一擎執六百七十八人受冊泰和殿用後六部攝官三十六擎執三百二十二人大定八年正月冊皇太子於大安殿用黃麾半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奉表于仁政殿用黃麾細仗一千四百二人二十七年冊皇太孫亦如之

大定八年黃麾半仗攝官一百七十五人擎執二千八十一人編排職掌九人

殿庭內仗（以中心東西相向一并圖北旗繖爲中道）重左行自北西向排列黃麾幡一首執者三人碧欄官一大雉扇二碧欄官一中雉扇六碧欄官一小雉扇六碧欄官一朱團扇六碧欄官一睥睨四碧欄官一紅大傘一碧欄官一紫方傘二碧欄官一華蓋一右行東向列者並同　面北第一行牙門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留中道第二行監門校尉十二分左右第三行長壽幢一押旗大將軍一居中次東五方龍旗十五次西五方鳳旗十五第四行自內而東青龍旗五紅龍旗二十自內而西青龍旗五紅龍旗二十第五行同上又君王萬歲旗一五人居中日旗一五人在左月旗一五人在右第六行自內而東天下太平旗萱紋旗日月合璧旗萱紋旗青龍旗赤龍旗河瀆旗江瀆旗各一旗五人排仗通直官一排仗大將一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內而西祥雲旗五星連珠旗祥雲旗黃龍旗白龍旗黑龍旗淮瀆旗濟瀆旗各一旗五人通直官一大將一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緋天王旗皂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內而東孔雀旗一五人蒼烏旗兕旗犛牛旗騏驎旗赤熊旗白狼旗金鸚鵡旗馴犀旗角端旗[illegible]旗騶牙旗野馬旗瑞麥旗甘露旗各一旗五人自內而西者同

外仗（在門外）左邊西向自北排列第一部第一行侍御史大將軍折衝都尉各一主帥三第二行綽引幡五首十五人龍頭竿四弓矢五揭鼓二龍頭竿四儀鍠斧五龍頭竿四朱刀盾五龍頭竿四綠刀盾五龍頭竿四小戟五第三行與第一行同第四行與第二行同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以次而南各爲前後四行其名數與第一部同惟無綽引幡右五部東向排列色數皆同左第五行從北每大旗一均用小紅龍旗二間之角宿旗一三人均用二亢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氐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房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心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尾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箕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斗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牛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女宿旗一三人龍旗并黃排欄旗各一虛宿旗一三人紅黃排欄旗二危宿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室宿旗一三人黃紫排欄旗二

壁宿旗一，三人紅黃排欄旗二，重輪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左攝提旗一，三人黃紫排欄旗二，青龍旗一，三人紅黃排欄旗二，木星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火星旗一，三人黃紫排欄旗二，土星旗一，三人紅黃排欄旗二，金星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水星旗一，三人吏兵幷紫排欄旗各一，北岳旗一，三人吏兵幷龍君旗各一，東岳旗一，三人龍君幷黃熊旗各一，中岳旗一，三人黃熊幷赤豹旗各一，西岳旗一，三人赤豹幷力士旗各一，南岳旗一，三人力士幷虎君旗各一，朱雀旗一，三人虎君幷天馬旗各一。右第五行從北奎旗一，三人婁旗一，三人胃旗一，三人昴旗一，三人畢旗一，三人觜旗一，三人參旗一，三人井旗一，三人鬼旗一，三人皆均用二旗如前，柳宿旗一，三人紅龍幷黃排欄旗各一，星宿旗一，三人紅黃排欄旗二，張宿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翼宿旗一，三人紫黃排欄旗二，軫宿旗一，三人紅黃排欄旗二，重輪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右攝提旗一，三人紫黃排欄旗二，白虎旗一，三人紅黃排欄旗二，東方神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南方神旗一，三人黃紫排欄旗二，中央神旗一，三人紅龍排欄旗二，西方神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北方神旗一，三人力士幷紫排欄旗各一，風伯旗一，三人力士幷虎君旗各一，雨師旗一，三人虎君幷黃熊旗二，雷公旗一，三人黃熊幷赤豹旗二，電母旗一，三人赤豹幷吏兵旗二，北斗旗一，三人吏兵幷龍君旗二，玄武旗一，三人龍君幷天馬旗二。三人執一旗者重立，二人各執小旗者亦重立。　殿門外仗亦從北留中道，飛麟旗、駃騠旗、鸞旗、麟旗、馴象旗各二，共十人，從中分列，爲第一重。鶡鷄旗、貔旗、玉馬旗、三角獸旗、黃鹿旗各二，共十人，次外分別，爲第二重。其次第一部都尉三員，第二部至第五部俱二員，爲第三重。又其次五部各刀盾二十，爲第四重。又其次五部各弓矢二十，爲第五重。左右同。

黃麾細仗攝官八十八人，擎執一千三百五人，編排職掌九人。　內仗中道左一行，自北西向排列，黃麾幡一首，執者三人，大雉扇六，中雉扇六，小雉扇六，朱團扇六，睥睨四，紅大傘一，紫方傘二，華蓋一，凡傘扇之上皆有碧襴官一。右行東向排次同。　面北第一行長壽幢一，居中，牙門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第二行君王萬歲旗，五人，居中，日旗，五人，監門校尉五人在左，月旗，五人，監門校尉五人在右。第三行五方龍旗十五在左，五方鳳旗十五在右。第四行紅龍旗三十四，第五行紅龍旗三十四，皆分左右。第六行自內而東，太平苣紋、合璧苣紋、赤龍、青龍旗各一，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將一人，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內而西，祥雲、連珠、祥雲、黃龍、白龍、黑龍旗各一，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將一人，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緋天王旗、皂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內而東，河瀆、江瀆、兕、赤熊、馴犀、角端、鵕鸃、網子旗各一，旗五人。自內而西，淮瀆、濟瀆、兕、赤熊、馴犀、角端、鵕鸃、網子旗各一，旗五人。　外仗左邊西向自北排列，第一行五部侍御史、大將軍、折衝都尉各一，主帥各二。第二行第一部絳引幡五首，十五人，龍頭竿四，弓矢五，揭鼓二，儀鍠斧五，龍頭竿四，弓矢五，朱刀盾五，緋刀盾五，龍頭竿四，儀鍠斧五，朱刀盾五，緋刀盾五，龍頭竿四，小戟五，龍頭竿四，小戟五。第二部至五部無絳引幡，餘色並同，以次相接而南。右五部東向亦如之。左第三行從北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輪、左攝提、青龍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北東中南西岳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欄四，黃排欄四，紅排欄四，吏兵旗二，天馬旗一。右第三行從北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輪、右攝提、白虎旗各一，東南中西北方神旗各一，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北斗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欄四，黃排欄四，紅排欄四，吏兵旗二，天馬旗一。

行仗　天子非祀享巡幸遠出，則用常行儀衛。弩手二百人，軍使五人，控鶴二百人，首領四人，俱服紅地藏根牡丹錦襖，金鳳花交脚幞頭，塗金銀束帶。控鶴或皂帽碧襖，各執金鍍銀蒜瓣骨朵。長行四百人，拳脚幞頭，紅錦四䙆襖，塗金束帶，二人紫衫前導，無執物，餘執列系骨朵七十八，瓜八十八，鐙三十四，在控鶴前。金吾仗八十，金花大劍六十，俱垂紅絨結子，儀鍠斧五十八，在控鶴後。其常朝御殿、郊廟臨幸，凡步輦出入，則有近侍導從，執金鍍銀骨朵者二人，左右扇十人，拂子四人，香盒二人，香毬二人，節二人，幢二人，盂一人，唾壺一人，淨巾一人，獅鑼一人，水罐一人，交椅一人，斧一人。皇帝出閤，則分立閤門之外，導引至

殿，皇帝升座，則降麾，以俟入閤，然後放仗。

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始備法駕，凡用士卒萬四千五十六人，攝官在外。海陵遷都于燕，用黃麾仗萬三百四十八人。天德二年，祀廟用黃麾四千人。世宗即位，凡行幸祀事並用三千人，閤亦不滿其數。大定十一年，前祀南郊，朝享太廟，及至郊壇，用大駕七千人，此其大較也。

天眷法駕人數。攝官六百九十九人：將軍、大將軍四十三人，折衝果毅一百二十六人，校尉五十六人，郎將三十四人，帥兵官二百四十六人，統軍六人，都頭六人，千牛一人，旅帥二人，部轄指揮使二人，押纛二人，押衙四人，四色官四人，押旗二人，引駕官四人，進馬四人，押仗通直二人，押仗大將二人，碧欄一十六人，長史二人，鼓吹令二人，鼓吹丞二人，典事五人，太史令一人，太史正一人，司丞一人，府牧一人，刻漏生四人，縣令一人，御史大夫一人，僚佐一十人，進輅職掌二人，夾輅將軍二人，陪輅將軍二人，教馬官二人，四省局官八人，導駕官四十八人，抱駕頭官一人，執扇筤一人，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供奉職官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押仗二人，殿中侍御史二十四人，諸班直隊二千九百四十五人，鈞容直三百六人（人員六，長行三百），執旗一百三十六人，引駕六十二人（人員二，長行六十），駕頭天武官一十二人，執從物茶酒班一十一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殿前班擊鞭一十人，御龍直四十人（人員二，長行三十八），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部押二人，殿前班行門三十五人，捧日馬隊七百人，奉宸步隊七百人，天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人員一十，長行三百），東第四班三十一人（人員一，長行三十），扇筤天武二十人，捧日隊從領人員一十七人，簇輦茶酒班三十一人（人員一，長行三十），鈞容直三十一人（人員一，長行三十），招箭班三十三人（人員三，長行三十），天武約欄三百一十人（人員一十，長行三百），車輅下駕士六百三十八人，玉輅下一百四十人（控踏路馬四，駕士一百二十八，挾輅八），金輅下六十四人（控馬踏路四，駕士六十），象輅下駕士四十人，革輅、木輅、耕根車駕士同上，革車二，共五十人，指南記里車各三十人，輅車、鸞旗、皮軒車各十八人，黃鉞、豹尾車各十五人，屬車八，共八十人，輦輿下六百八十五人，小輿一，長行二十四人，逍遙一，共三十五人（什將節級九，長行二十六），平輦下四十二人（什將節級九，人員七，長行二十六）。腰輿共一十九人（人員一，什將虞候二，長行一十六）。大輦下三百七十一人（掌輦人員四，什將十二，長行三百五十五，分五番）。芳亭輦一，長行六十人，御馬三十二，共百三十四人（控馬天武官六十四，挾馬騎御馬直長行六十四人，排馬六人，騎御馬直人員三，天武節級三人）。象二十三人，輦執人士共八千七百七十一人，鼓吹樂二九百九十四人，馬六千七十八匹。

天德五年，海陵遷都于燕，用黃麾仗一萬八百二十三人（攝官在內），騎三千九百六十九，分八節。

第一節，中道，象二十二人（節級二人，獅蠻七寶鎪石鍍鉤各一，鍍鉤二，小旗十五。並服花腳襆頭，青錦絡縫緋襖衫，金鍍銀雙鹿束帶）。第一引七十二人：清道一（武弁，緋雲鶴袍袴，革帶，執黑漆杖），幰弩一（赤平巾幘，緋辟邪衫，革帶，赤袴），誕馬二，控四人（赤平巾幘，緋繡寶相花衫，銀褐革帶，纏鬃旅屋二副），軺車一，赤馬二，駕士十八人（武弁，緋繡鸞大袖衫，白袴，馬錁），縣令一員（朝服，坐軺車），僚佐四員（並朝服），控馬八人（錦帽，絡縫紫衫，大黑銀帶），紫方傘一（黃抹額，寶相花衫，銀帶，大口袴），朱團扇一，曲蓋一（緋抹額，寶相花衫，革帶，袴），青衣二（平巾青幘，青衫，革帶，執青竹杖），車輻棒二（赤平巾，緋白澤衫，革帶，赤袴），告止幡二，執者六人（緋抹額，寶相花衫，革帶，袴），傳教幡一，信幡一，各三人（並黃抹額，寶相花衫，革帶，大口袴），小戟十六上（服同）。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清道二，幰弩二，誕馬四，控八人（服並如前），擱鼓一，金鉦一（平巾幘，緋繡鸞衫，抹帶，袴，錦臂鞲），大鼓六（黃雷花衫，抹額，抹帶，袴），節一，幢一，麾一，夾矟二，角四，儀刀十（並平巾幘，緋繡寶相花衫，銀革帶，大口袴），革車一，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武弁，緋繡勇大袖，勒帛，馬錁，如前），府牧一員（朝服，坐車），僚佐四員，控馬八人（服並如前），鐃鼓一，簫二，笳二，笛一，篳篥一（並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橫吹一（緋芭紋袍袴，抹額，抹帶），青衣四，車輻棒四，紫方傘一，朱團扇四，曲蓋一，告止幡二，六人，傳教幡二，六人，信幡二，六人，小戟四十（服並如前），刀盾三十六（銀褐抹額，寶花衫，銀革帶，袴），弓矢二十六（錦帽，青寶相花衫，銀革帶，袴），矟三十六（錦帽，紫寶相花袍，革帶，袴），朱雀旗隊三十四人：折衝都尉三人（平巾幘，紫辟邪衫，革帶，大口袴，錦臂鞲，蛇，橫刀，弓矢），穳矟二（平巾幘，緋繡寶相花衫，革帶，袴），朱雀旗一，五人（緋抹額，寶花衫，革帶，大口袴，橫刀，引夾人加弓矢），弩六，弓矢六，矟十二（並平巾緋寶相花衫，橫刀，革帶，袴），龍旗隊七十一人：大將軍一人（朝服），引旗四人（黃抹額，寶花衫，革帶，大口袴），旗十二，風伯旗一，雨師旗一，雷公旗一，雷母旗一，北斗旗一，五星旗五，左右攝提旗二，執夾共六十人（皆五色寶相花衫，抹額，革帶，袴，橫刀，引夾人加弓矢，後凡執旗者並同），副竿二（錦帽，青寶花衫，革帶，袴），護旗四人（加黃抹額，弓矢），大僕三，車八十一人，指南車駕士三十人（武弁，緋繡孔雀大袖，銀褐帶，袴），記里鼓車駕士三十人（緋繡勇大袖），鸞旗車駕士十八人（緋繡鸞大袖），駕車赤馬十二，執黑仗者

三人。牙門旗隊二十八人分左右。白澤旗二，執夾各五人，緋貝短人馬甲錦臂錦橫刀弓夾加弓矢。金吾牙門旗第一門，牙門旗四，執夾十二人，青寶相花抹額衫革帶大口袴，橫刀，引夾人加弓矢。監門校尉六人，長脚幞頭緋抹額獅子繡襴鎧，橫刀弓矢，烏皮靴，後隊同。前部馬隊第一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錦帽緋辟邪袍袴，革帶橫刀弓矢。角宿亢宿斗宿牛宿旗四旗各五人，並五色寶相花衫抹額革帶橫刀，引夾加弓矢。弩六，弓矢十四，並錦帽青寶相花衫革帶袴。矟二十八，緋色衫，餘同上。第二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衫。氐宿女宿房宿虛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人，服執如前。第三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心宿危宿尾宿室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如前。

第二節金吾引駕騎二十人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緋辟邪衫革帶袴橫刀弓矢。弩六，弓矢六，矟六，並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袴。前部鼓吹五百四十七人，鼓吹令二人，長脚幞頭緋公服角帶執鞭烏皮靴。府史四人，長脚幞頭寬衫角帶黃綢半臂烏靴。部轄指揮使一人，平巾幘紫寶相花衫革帶錦縢蛇。主帥四十八人，分五項，平巾幘緋衫革帶袴執儀刀。㭊鼓金鉦各十二，平巾幘緋繡鸞衫褠抹帶錦縢蛇。大鼓長鳴各百二十，黃雷花衫抹額抹帶。鐃鼓十二，緋苣紋衫抹額抹帶。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鉦鼓兼錦縢蛇。大橫吹百二十，服如鐃鼓。馬部第四隊六十人分左右。折衝都尉二人，緋繡衫。箕宿壁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並如前隊。第五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奎宿井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並如前隊。第六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緋瑞鷹袍。婁宿鬼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並如前隊。第七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胃宿柳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並如前隊。第八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昴宿星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並如前隊。第九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赤豹袍。畢宿張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同前。第十隊七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瑞馬袍。觜宿翼宿參宿軫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如前。步甲隊第一第二兩隊百一十人領軍衛將軍二人，平巾幘紫白澤袍袴革帶錦縢蛇橫刀弓矢。騄矟四，平巾幘緋寶相花袍大口袴。折衝都尉四人，服如將軍。騶騶旗二，貔旗二，旗各五人，朱牟甲弓矢四十，朱牟甲刀盾四十。兜牟甲身披膊錦臂鞲行縢鞋韈甲革帶。

第三節中道前部鼓吹第二五百二十三人，帥衙在外。節鼓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黑平巾幘緋繡對鸞衫銀褐勒帛大口袴。主帥二十六人，分四項，革帶執儀刀，服如上。㭊鼓金鉦各十二，黑平巾幘緋繡對鸞衫褐勒帛大口袴錦縢蛇。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黃雷花袍袴抹額抹帶。羽葆鼓十二，青苣紋袍抹額抹帶。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前色。侍御史二員，朝服。黃麾幡一，三人，武弁緋寶相花衫銀褐勒帛大口袴，執者馬，扶者步。步甲第三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紫瑞馬袍。玉馬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弓矢四十，服執並同前隊。第四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瑞鷹袍。三角獸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刀盾四十，第五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袍。黃鹿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弓矢四十，第六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飛麟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刀盾四十，第七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駃騠旗二，旗五人，銀褐牟甲弓矢四十，第八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鸞旗二，旗五人，銀褐牟甲刀盾四十，第九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瑞鷹袍。麟旗二，旗五人，黃牟甲弓矢四十，第十隊五十二人，馴象旗二，旗五人，黃牟甲刀盾四十，服執如前。金吾牙門旗第二門，牙門旗四，執夾十二人，監門校尉六人，服執同第一門。左右屯衛將軍二人，平巾幘紫飛鶴袍大口袴錦縢蛇革帶橫刀弓矢。絳引幡二十，執者六十人，武弁緋繡寶相花衫銀褐勒帛大口袴。共八十人。

第四節中道六軍儀仗二百五十二人，統軍六人，花脚幞頭紫繡抹額孔雀袍革帶橫刀鞍轡儀仗珂馬。都頭六人，長脚幞頭紫寶相花大袖革帶橫刀。神武軍旗二，羽林軍旗二，龍武軍旗二，旗各五人，執人錦帽，夾人金帽，引。排攔旗四十八，吏兵旗四，力士旗四，赤豹旗四，黃熊旗四，龍君旗四，虎君旗四，捲尾天馬旗六，旗一人，錦帽五色寶相花衫革帶錦臂鞲。白幹槍九十，交脚幞頭五色寶相花衫抹額革帶汗袴。柯舒二十四，鐙杖十八，並貼金帽五色寶相花衫革帶。引駕龍墀隊六十五人，排仗通直二人，並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錦鞍烏皮靴。排仗大將二人，天王旗四，十二辰旗各一，旗一人，並錦帽五色寶相花衫革帶錦臂鞲。天下太平旗一，五方龍旗五，旗五人，執人錦帽，弓夾人貼金帽，服並如上，橫刀弓矢。君王萬歲旗一，日月旗各一，旗五人，執人錦帽，引夾人貼金帽，服執已見前例。御馬六十六人，馬十六匹，匹四人，控馬三十二人貼金帽寶相花衫革帶，夾馬三十二人皁帽青錦襖塗金銅束帶。廣武節級一人，錦帽，執黑杖，服同御馬。管押騎御馬直人員一人，皁帽紅錦襖塗金銅束帶。中道隊三十二人，大將軍一人，朝服錦鞲。日月合璧旗一，苣紋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旗各五人，服執見前例。長

青幢一，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大口袴。金吾細仗一百人，青龍旗一，白虎旗一，五嶽神旗五，五方神旗五，旗各四人，並四色寶相花衫、青黃緋帽、抹額、帶、橫刀，引夾如前。押旗二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角帶、烏皮靴。五方龍旗各三，五方鳳旗各三，旗一人，並五色衫、抹額、革帶、橫刀。四瀆旗四，旗五人，並皁寶相花衫、抹額、革帶、橫刀、弓矢，引夾如前。黃麾前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朝服。左右屯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紫飛鶻袍、革帶、大口袴、錦螣蛇、橫刀、弓矢。主帥二十人，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袴、儀刀。龍頭竿一百，揭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綠縢絡刀盾二十，並青寶相花衫、抹額、行縢、鞋襪。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領軍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紫繡渾袍。白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揭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綠縢絡刀盾二十，服並同前。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屯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紫繡豹袍。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揭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綠縢絡刀盾二十，服並同上。黃部餘。第五節中道八寶三百人，舉士九十六人，平巾幘、緋寶相花衫、大口袴、塗金銀束帶。燭龍三十二，大珮鍍帶，服同舉士。行馬十六，服同燭龍。碧欄官十六人，長脚幞頭、碧欄衫、金銅束帶、烏皮靴，後四人執長刀。符寶郎八人，長脚幞頭、綠公服、角帶、橫衛步導。授寶三十二人，人員二人，武弁、紫寶相花衫、革帶，執黑漆杖。長行三十人，緋寶相花衫，執黑漆杖。香案八，舉士三十二人，服同燭龍、行馬。案後金吾仗六，方傘二，大雉扇四，服並同碧欄官。金吾仗十二人，四色官四人，長脚幞頭、綠公服、大口袴、金銅腰帶，前二人執檛衛，後二人執金銅儀刀。押仗二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烏皮靴。金甲二人，錦帽兜牟、鉞斧、背續勒甲條。進馬四人，平巾、紫犀牛補襠、革帶、袴、刀、弓矢。金吾引駕四十九人，千牛將軍一人，千牛十人，郎將二人，並緋繡抹額、紫犀牛補襠、革帶、大口袴、橫刀、弓矢、珂馬。將軍平巾幘、緋抹額，千牛則將花脚幞頭，餘同。長史二人，長脚幞頭、紫公服、金銅腰帶、袴、烏皮靴。引駕官四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烏皮靴。中雉扇十二，大傘二，小雉扇四，華蓋二，香蹬一座，八人。火燎一，二人，武弁、緋寶相花大袖、革帶、大口袴。腰輿人員什將三人，皁帽、紅錦襖、塗金銀束帶，人員執杖。長行十六人，長脚幞頭、紅錦四褛襖、塗金銀腰帶。排列官二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烏皮靴。小輿二十四人，白成銀束帶，服同長行人。逍遙輦人員什將共十六人，皁帽、塗金銀束帶、紅錦方勝襖，人員執黑漆杖。長行二十六人，紅地白獅錦襖、塗金銀帶，冠同。平輦人員什將十六人，皁帽、紅錦團襖、塗金銀帶。輿輦共一百三人。諸班開道旗隊一百七十七人。開道旗一，鐵甲、兜牟、紅背子、劍、緋馬甲。皁纛旗十二，旗一人，黑漆鐵笠、皁皮人馬甲。引駕六十二人，皁帽、紅錦團襖、紅背子、鐵人馬甲、箭、兵械、青朵。輔龍直一百二人，皁帽、紅背子、青朵、鐵人馬甲。黃麾前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武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揭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綠縢絡刀盾二十，黃寶相花衫，餘並如前第一部。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左右驍衛大將軍、果都尉服赤豹袍，龍竿以下服銀褐花衫，餘各色並如前第二部。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將軍、都尉服瑞馬袍，龍竿以下服牟花衫，餘各色並如前第三部。

第六節中道門旗隊一百二十三人。騎執門旗四十，五方色龍旗十，步執紅龍門旗六十，慶旗一，簇輦紅龍旗八，日月旗二，麟旗一，鳳旗一，旗皆一人，並鐵甲、兜牟、紅錦襖、紅背子。騎執者惟紅背子，步執門旗仍帶劍。金輅，皇太后乘之，公主侍坐，故在玉輅之前。駕士九十四人，赤平巾幘、緋繡對鳳大袖、緋抹額、赤袴、鞋襪。鞶鞭內侍十人，皁帽、紅錦襖、塗金銀束帶。駕頭下，御床也。抱駕頭內侍一人，長脚幞頭、紫羅公服、金銀束帶。控馬二人，錦帽、絡縫寬衫、銀大珮、腰帶。廣武官十二人，錦帽、白成銀束帶、襖。茶酒班執從物十一人，水罐二，香毬二，唾盂一，廝羅一，手巾一，御椅三人，踏床一，皁帽、碧錦團襖、紅錦背子、塗金銀束帶。共百三十人。拱聖直人員二人，長行三十八人，真珠頭巾、紅錦四褛襖、塗金銀束帶。導駕官四十二人，朝服。從人八十四，錦帽、紫絡縫寬衫、大珮、鍍腰帶。仗劍六人，皁帽、紅錦團襖、錦背子、鐵甲、弓矢、器械。廣武把行門八人，殿班把行門三十五人，服並如仗劍。玉輅，帝后同乘，太子陪坐。駕士百二十八人，服如金輅，惟用青色。千牛將軍一人，具裝，執長刀，夾輅右。左右點檢二人，披金甲。夾輅大將軍二人，陪輅將軍二人，並朝服。進輅職掌二人，長脚幞頭、紫寬衫、塗金銀腰帶。教馬官二人，長脚幞頭、緋抹額、紫寶相花衫、塗金銀腰帶。部押二人，皁袍、鐵甲、紅錦襖、執青朵。挾輅八人，控踏路馬四人，馬二匹，銅面、包尾、涼屜人。服如駕士。共一百五十三人。龍翔馬隊二十隊，六百二十人，分左右，每隊人員三人，皁帽、鐵甲、紅錦襖、紅背子、弓矢、劍、青朵、甲馬。殿侍二十八人，鐵兜牟、紅錦背子、弓矢、器械、甲馬。東第五班金槍六隊，每隊旗三人，鎗二十五人，內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並裹鐵兜牟、金鎗。銀鎗六隊，每隊旗三人，鎗二十五人，內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並裹鐵笠、銀鎗。東第四班二隊，每隊旗三人，弩二十五人，共五十六人，鐵笠、兜牟。神勇步隊七百人，分左右，作四重，每重人員十，皁帽、紅錦團襖、弓矢、器械、青朵。長行六百六十人，並鐵兜牟甲。內拱聖骨朵直一百六十四人，拱聖槍直一百六十四人，內執子旗者二人，餘執槍。拱聖弓箭直一百六十六人，弓矢、器械、執骨朵。拱聖弩直一百六十六人，挾弩、轆轤。廣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指揮使五人，

紅錦襖，紅背子。都頭五人，紅襖，紅背子，弁，革幘，塗金腰帶，青朱。長行三百人，內一百人緋四金鳳錦襖，幘，紫；孔雀寬襖，白成錦，寬帶，幘，朱。二百人金鍍銀花朱紅笠，緋對鳳寬襖，錦帶，執銀花大劍。導駕官四十二員，從者八十四人，服已見前。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果毅都尉二人，青龍旗一，白虎旗一，旗五人，弩六人，弓矢十四，稍二十。服已見前。

第七節中道駕后輔龍直等二十一人，柏板一，篳篥十五，笛十四，人員一人，長行三十人，樂器自備，並幘，紅錦襖，塗金束帶，並局人員執青朱。扇筤二十五人，執筤官一人，控馬二人，服並如前例。紅龍扇二，長脚幞頭，紫公服，塗金銀束帶。廣武二十人，錦帽，繡寬襖，白成錦束帶，紫對鳳十領，緋對鳳十領。七寶輦，輦士四十二人，什將人員十六人，皂帽，紅錦團襖。長行二十六人，皂裹頭，紅錦四揆襖，塗金束帶。持鈒隊五十人，旅帥二人，服如都尉。畫輪旗二，旗五人，服同前例。紅羅大傘二，大雉扇八，小雉扇八，紅羅繡華蓋一，武弁，緋寶相花衫，革帶，持錦騰蛇。朱團扇八，黃寶相花衫。眞武幢一，皂寶相花衫。睥睨八，緋寶相花大袖。麾一，幢一，紫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後部鼓吹三百三十七人，鼓吹丞二人，典士四人，部轄指揮使一人，主帥十八人，金鉦㧜鼓各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節鼓二，鐃鼓十二，歌十六，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橫吹一百二十，青苣紋袍，抹額，袴帶，餘並與前同。金吾牙門第三門，牙門旗四，旗三人，監門校尉六人，服同執第一門。黃麾後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衛大將軍折衝都尉龍頭竿以下名色並如前三部。

第八節中道後部鼓吹第二百二十人，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篳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篳篥二十四，服並如前。屬車八，牛二十四，駕士八十人，武弁，緋繡雲鶴大袖，銀褐抹帶，大口袴。黃鉞車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武弁，緋對鶴大袖，銀褐抹帶，大口袴。豹尾車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武弁，緋立豹大袖，銀褐抹帶，大口袴。玄武隊六十一人，金吾折衝都尉一人，平巾幘，紫辟邪袍，革帶，袴，騰蛇，橫刀，弓矢。幓稍二，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大帶。仙童旗一，玄武旗一，螣蛇旗一，神龜旗一，旗五人，服執如前例。稍十九，弓矢十五，弩四，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袴。黃麾後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擬官名數服色並如前第四第五第六部。絳引幡二十，執者六十人，並武弁，緋繡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諸從駕官並於仗後陪從，朝服不足者，公服。凡服紫服緋者，並同宋制。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 修

志第二十三

儀衛下(大駕鹵簿 皇太后皇后鹵簿 皇太子鹵簿 親王儀從 諸妃嬪導從 百官儀從)

大駕鹵簿世宗大定三年祫享用黃麾仗三千人分四節 第一節縣令府牧卽用黃麾前三部鼓吹次金吾牙門旗次駕頭次引駕龍墀隊次天王十二辰等旗 第二節黃麾第四第五部次君王萬歲日月旗次御馬內增控馬司圉校馬司圉各一十六人次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等旗次八寶內增執黑杖傳喝一十八人在香案前次七寶輦 第三節黃麾後第一第二部次玉輅次椅褥隊次導駕門仗官 第四節黃麾後第三第四第五部次金輅次牙門旗次後部鼓吹大定六年九月西京還都用黃麾仗二千五百四十二人(攝官在內)騎七百六十二匹分四節 第一節攝官五十四人執擎三百二人樂工一百七十人 第二節攝官三十二人執擎三百七十六人 第三節仗內攝官四十四人導駕官四十二人門仗官一百人玉輅青馬八駕士一百四十人護駕椅褥隊五百人執擎二百四十二人 第四節攝官五十人金輅赤馬八駕士九十四人控鶴二十二人樂工八十四人執擎二百九十人是歲上還自西京有司備儀仗皇太子乘金輅上疑其非禮以問禮官無能知者上怒皆責降之明年將冊皇太子宰臣奏當備儀仗告廟上曰前朕受尊號謁謝但令朕用宋真宗故事朝服乘馬於禮甚輕今皇太子乃用備禮何耶丞相良弼謝上徐曰此文臣因循不加意爾先是凡行幸皆役民執仗是後詔以軍士易之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右丞石琚奏其禮上曰前朝漢人祭天惟務整肅儀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朕謂祭天在誠不在儀仗之盛也其減半用之於是遂增損黃麾仗爲大駕鹵簿凡用七千人(攝官在內)分八節 第一節第一引七十人縣令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府牧第三引二百二十九人御史大夫名色與府牧同頗損其數而增行止旗一 第二節金吾卓纛旗一十二人朱雀隊三十四人指南記里鼓車皆五十二人鸞旗車一十八人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清遊隊七十二人內白澤旗二旗五人(緋具裝冠緋皮甲勒皮錦臂鞲橫刀引夾加弓矢緋皮馬甲包尾金)折衛都尉二人(黑平巾幘紫繡袢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橫刀弓矢)弩六弓矢二十四矟三十(並錦帽青繡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佽飛隊四十八人內果毅都尉二(黑平巾幘紫繡飛麟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佩橫刀弓矢)虞候佽飛三十人(鐵甲兜牟橫刀弓矢黑馬甲金)鐵甲佽飛一十六人(服執如上)前部馬隊第一隊六十四人第二第三隊皆六十人第四第五隊皆五十八人殳叉仗五十四人內帥兵官二人(黑平巾幘緋繡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殳二十六叉二十六(五色寶相花衫抹額抹帶行縢鞋襪)行止旗一(緋繡寶相花衫抹額銀褐抹帶大口袴) 第三節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前步甲隊第一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衙門旗二十人黃麾前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八人行止旗一 第四節黃麾幡三人六軍儀仗二百二十六人御馬三十三人黃麾前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五節八寶二百三十二人平頭輦三十人七寶輦四十二人班劍儀刀隊二百人內將軍二人折衛都尉二人(平巾幘緋袢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執儀刀)班劍儀刀各九十八(並平巾幘緋繡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執儀刀)驍衛翊衛隊六十人內供奉郎將二員(黑平巾幘緋繡瑞馬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鳳旗二旗五人(服執如前)弩弓矢矟皆一十六(服如班劍儀刀)夾轂隊第一隊九十二人內折衛都尉二人(平巾幘緋繡飛麟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寶符旗二旗五人朱鍪甲刀盾八十(朱甲錦臂鞲行縢鞋襪)第二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袍)飛黃旗二旗五人銀褐鍪甲刀盾七十第三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吉利旗二旗五人阜鍪甲刀盾七十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六節馬步門旗隊一百人駕頭一十五人廣武官茶酒班執從物者二十三人御龍直四十人(紅錦團襖鍍金束帶)內人員二人(卓帽)三十八人(真珠頭巾)玉輅一百五十一人椅褥隊五百人內金鎗隊一百二十六人分左右人員十八(並鐵甲卓帽紅錦背子執小旗馬甲紅錦包尾)長行一百八人(鐵甲兜牟紅錦背子錦臂鞲甲馬紅錦包尾執金槍)銀槍隊一百二十六人人員十八長行一百八人(服並如上執銀槍)弓箭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鐵甲卓帽紅錦團花戰袍弓矢執銀骨朵馬甲金)長行一百二十人(鐵笠紅錦團花戰袍鐵甲弓矢骨朵)骨朵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長行一百二十人(服甲同上無弓矢)金吾牙門旗二十人黃麾後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五十

二人行止旗一。第七節扇筤二十五人金輅九十四人大安輦一百八十一人內侍輦率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奉職官二人並公服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七人烏介幘緋四袴衫銀褐抹帶大口袴皁靴一人長腳襆頭紫羅公服鉤帶皁靴掌輦四人武弁黃繡寶相花衫人銀褐抹帶大口袴員十二皁幘紅錦團襖銅束帶內指揮使一人執銀骨朶昇士一百五十一人服同掌輦御馬三十三人持鈒隊三十九人後部鼓吹一百六十人黃麾後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後步甲隊第一至第二隊皆四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第八節後部鼓吹第二一百四十人象輅革車木輅皆五十人進賢車二十六人豹尾車一十八人屬車八十人玄武隊六十一人後步甲隊第三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金吾牙門旗二十人後部馬隊第一隊七十六人第二隊六十四人第三隊六十人殳叉仗六十人行止旗一後分行旗止旗鼓二以上名數與黃麾同者不重述。

章宗明昌五年六月尚書省奏大定六年世宗自西京還都採宋省方還京之儀用黃麾仗二千人及金玉輅椅楮隊甲騎五百人導駕官四十二員自後遂不復用今車駕幸景明宮還都之日宜依用之制可承安元年省臣奏南郊大禮大駕鹵簿當用人二萬一千二百一十八馬八千一百九十八世宗親行郊祀仗用七千人今擬大定制外量添甲卒三百椅楮隊執撾人二百四十八通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分八節從之泰和六年上欲親行祫享命有司計其役費尚書省奏當用仗三千五百人錢一萬餘貫馬八百六十五匹舊例馬皆借取於民親軍班祗皆自備從事今軍旅方興官馬以備緩急不可借用民亦不可重擾宜令有司擇事上詔再議之八年四月禘于太廟依元年例用黃麾仗三千人屯門仗五百人。

皇太后皇后鹵簿用唐宋制共二千八百四十人清游隊三十人清游旗一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並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佩弓矢橫刀執稍騎次金吾衞折衝都尉一人平巾幘紫裲襠大口袴錦螣蛇弓矢橫刀騎稍二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夾折衝領四十騎橫刀二十人執稍四人弩十六人並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橫刀弓矢次虞候佽飛二十八人並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弓矢橫刀騎夾道分左右均布至黃麾仗次內僕令一人丞一人依本品服分左右各書令史二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騎從次黃麾一執一人夾二人武弁朱衣革帶正道騎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行百人從內第一行短戟五色氅執者並黃地白花綦襖帽行滕鞋韈次外第二行戈五色氅執人並赤地黃花綦襖帽行滕鞋韈次外第三行儀鍠五色幡並青地赤花綦襖帽行滕鞋韈次左右領軍衞左右威衞左右武衞左右驍衞左右衞等衞各三行行二十人分前後衞各主帥六人唯左右領軍衞各三人並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領軍衞前後獅子文袍帽餘衞豹文袍帽各執鍮石裝長刀騎領分前後每衞各果毅都尉一人檢校被繡袍以上各一名步從左右領軍衞有絳引幡引前掩後各三執者六人並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次內謁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少監二人並騎分左右以上各有內給使一人步從次內給使百二十人皆宮人並平巾幘緋衫大口袴分左右在車後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以宮人執之皆服闌綵大袖裙襦綵衣革帶履次香蹬一執擎內給使四人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在重翟車前次重翟車馬四駕士二十四人平巾幘青衫大口袴鞋韈次行障二坐障二分左右夾車宮人執之服同執扇次內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分左右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執御刀並騎夾重翟車次腰輿一擎士八人團雉扇二夾輿次大傘四次大雉扇八分左右橫行爲二重次錦華蓋二單行正道次小雉扇朱團扇各十二並橫行分左右次錦曲蓋二十四橫行爲二重次錦六柱八扇分左右自腰輿以下並內給使執之服同前次宮人車次絳麾二分左右執各一人武弁朱衣革帶鞋次後黃麾一執一人夾一人並騎武弁朱衣革帶正道次供奉宮人在黃麾後次厭翟車馬四駕士二十四人次翟車安車皆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次四望車金根車皆駕牛三駕士各十二人服同前次左右相牙門各二每門執二人夾四人並赤綦襖黃袍帽第一門在前黃麾前第二門在後黃麾後次左右領軍衞每廂各一百五十人執殳並赤地黃花綦襖帽行滕鞋韈前黃麾仗後盡鹵簿廂各主帥四人檢校平巾幘緋衫大口袴被黃袍帽執鍮石長刀騎其服豹文者二在內服御文者二引前一護後次左右領軍衞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殳仗以上各一人騎從次後殳仗內正道置牙門一每門監門校尉二人皆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執銀裝長刀騎每廂各巡檢校尉一人往來檢校服同前前後部鼓吹金鉦掆鼓大鼓長鳴中鳴鐃吹羽葆鼓吹橫吹節鼓御馬並減大駕之半是歲重翟等六車成用圓方輅輦及行障坐障錦六柱宮人等車其制度人數並見輿服志天德二年海陵立后皇后乘龍飾肩輿有司設二步障於殿之西階設扇左右各十繖一此蓋殿庭導引之儀也又設皇太后導從六十人傘子不在數內並服簇四盤鵰團花紅錦襖金花幞頭塗金銀束帶永壽永寧宮導駕各三十人傘子各二人此亦常行之儀也。

皇太子鹵簿受冊寶謝廟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有司奏當用唐宋儀禮詔止用千人中道清游隊二十四人折衝都尉一人白澤旗一五人弩四弓六矟八(並騎)清道重隊一十八人折衝都尉二人矟四弓矢十二(並騎)誕馬四八人正直旗隊三十三人果毅都尉一人重輪旗一馴犀旗二野馬旗一馴象旗二旗各五人(並騎)細引隊一十四人果毅都尉二人弓矢六矟六(矟與弓矢相間並騎)前部鼓吹九十八人(並騎)府史二人金鉦掆鼓各二大鼓十二長鳴八鐃鼓二簫六笳六帥兵官二節鼓二小鼓十二中鳴八桃皮篳篥四歌四拱辰管六篳篥六大橫吹十二羽葆鼓二帥兵官二繖扇八梅紅傘二大雉扇四中雉扇二小輿一十八人導引官一十二人中允二人諭德二人庶子二人詹事二人太師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少師一人在金輅後(並騎)親勳翊衛團子隊七十四人郎將二人儀刀七十二(並騎)金輅七十人三衛隊一十八人刀(執儀)厭角隊六十二人郎將一人犛鑾旗一五人弩三弓矢七矟十五(並騎)又郎將一人祥雲旗一五人弩三弓矢七矟十五(並騎)朱團扇一十六人司禦率府校尉四人(騎)朱團扇三紫曲蓋三大角一十八後部鼓吹五十四人(並騎)管轄指揮一人金鉦掆鼓各一鐃鼓二簫六歌六篳篥六節鼓一主帥二人笛六笳四拱辰管六小橫吹十主帥二人後拒隊四十六人果毅都尉一人(騎)三角獸旗一五人弩四弓矢十六矟二十外仗左行二百四人牙門十六人(並騎)牙門旗一三人監門校尉三人郎將一人班劍九前第一隊二十七人司禦率府一人果毅都尉一人折衝都尉一人主帥一人(並騎)絳引幡三首九人麟頭竿二儀鍠斧二弓矢二麟頭竿二儀鍠斧二朱刀盾二小戟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隊各一十四人(與第一部編頭竿已下同)後第一隊四十七人牙門旗一三人監門校尉三人果毅都尉一人主帥一人絳引幡三九人鸛鷄旗一五人矟四弩三矟四弓矢三矟四弓矢三朱刀盾二小戟二(並騎)後第二隊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獅子旗一五人矟五弩三矟五弓矢三矟三弓矢四(並騎)後第三隊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黃鹿旗一五人矟五弩三矟五弓矢三矟三弓矢四(並騎)右行二百四人排列同　太子常行儀衛導從六十二人傘子二人庭服梅紅繡羅雙盤鳳襖金花幞頭塗金銀束帶凡從盤螭鑼唾盂水罐等事並用銀金飾傘用梅紅羅坐麒麟金浮圖椅用金鍍銀圈雙戲麒麟椅背紅絨絲結殿庭與宴褥用繡羅間金盤鳳皁衣則用繡羅獨角間金盤獸東宮視事朱漆飾椅塗金銀獸鞠紅絨絲結明金團花椅背案衣則用素羅色皆梅紅裹帕踏脚同

親王儀從引接十人皁衫盤裹束帶乘馬捧攏官五十人首領紫羅襖素幞頭執銀裹牙杖傘子紫羅團荅繡芙蓉襖間金花交脚幞頭餘人紫羅四䙆繡芙蓉襖兩邊黃絹義襴並用金鍍銀束帶幞頭同邀喝四人傘用青表紫裹金鍍銀浮圖椅用銀裹圈背水罐獅鑼唾盂並用銀郡王捧攏官三十人未出宮者二十人國公捧攏官二十人未出宮者十四人郡王引接六人國公四人未出宮者各減半人從儀物並依一品職事官制

諸妃嬪導從四十人幞頭繡盤蕉紫衫塗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諸嬪各十四皆宮人執服雲脚紗幘紫四䙆衫束帶絲鞋大傘各一傘子二人就用本服錦襖幞帶大長公主導從一十二人皇妹皇女一十人並服紫羅繡胸背葵花夾襖盤裹幞頭大佩銀腰帶牙杖各二其諸宗室女各以親疏差降之傘制皇太子三位妃皆青羅表紫裹金浮圖親王公主王妃金鍍銀浮圖郡主縣主夫人銀浮圖皆青表紫裹諸臣下母妻各從其夫子勳封品級用傘

百官儀從正一品三師三公尚書令朱衣直省各十人(三公稱直府)捧攏官各六十人並服紫衫幘銀褊帶內執藤棒三對骨朵三對牙杖三對簇馬六人傘子二人交椅水罐獅鑼盂子唾盤等事以次執之服皁衫帽塗金銅束帶(後凡執色人並同)邀喝四人傘用青羅紫裹銀浮圖從一品尚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都元帥樞密使直省同(樞密稱直院以班祗人充)捧攏官五十人邀喝四人判太宗正引接十人捧攏官四十人大興尹面前兩對餘並同以上交椅並用銀裹圈背紫絲絛結　正二品東宮三師左右副元帥尚書左右丞直省八人捧攏官四十人邀喝二人傘用朱浮圖從二品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御史大夫直省同(御史臺稱通引以隸使班祗人充)捧攏官三十六人邀喝數同　正三品東宮三少元帥左右監軍殿前都點檢六部尚書諸京留守宣徽勸農使翰林學士承旨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

撁攏官二十人以上交椅並用直背銀閣粧青綠條結諸京都轉運使招討使諸路提刑使諸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及留守撁攏官五十人外任統軍使都運招討使副使諸府尹兼總管撁攏官四十五人公使七十人從三品元帥左右都監勸農副使殿前副都點檢及御史中丞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撁攏官一十八人內中丞引從則給緋衫外任運使節度使撁攏官四十人諸節鎮諸部族節度同公使上鎮七十人中鎮六十五人下鎮六十人以上外任官人從服色除諸招討總管部族節度羣牧使自來無射糧軍人力者並仍舊外留守統軍總管都運招討府尹轉運節度使人力亦仍舊其數雖多俱不得過四十人並服紫衫銀帶銀裹圈背交椅銀水罐鍮鑼盂盤牙杖內銀裹骨朵大劍各兩對及遨喝唯運使無骨朵大劍　正四品左右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六部侍郎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八人本破十二人外任留守同統軍都監提刑副使各撁攏官三十人從四品殿前左右衛將軍諸猛安千戶親王府尉諸京同知轉運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四人本破十二人外任撁攏官三十五人公使上防禦六十人中防禦五十五人下防禦五十人　正五品尚書左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太常少卿等官凡同品者各本破八人外任撁攏官三十人公使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凡防禦刺史知軍并京府統軍司節鎮佐貳官人從並服紫衫角束帶直背銀交椅鍮鑼盂子唾盤牙杖傘用青表碧裏青浮圖防禦刺史知軍仍用銀裹骨朵大劍一對遨喝唯隨路副統軍則不遨喝從五品六部郎中侍御史大理少府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七人侍御引從則給緋衫外任本破十人以上職事官並許張蓋　正六品尚書左右司員外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六人外任本破九人從六品尚書六部員外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五人外任本破九人　正七品殿中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七人縣令公使十人都軍公使六人從七品應奉翰林文字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六人縣令公使十人　正八品大理評事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六人從八品太常太祝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五人　正九品御藥都監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三人從九品隨殿位承應同監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一人　尚書省樞密院令譯史通事六部御史臺及統軍司通事諸院令史國史院書寫等職各設本破一人以上職官人力從物不得僭越其外任官人從服執以本處公用或贓罰錢置

凡內外官自親王以下傔從各有名數差等而朱衣直省不與其設者一曰引接亦曰引從內官從四品以上設之二曰撁攏官內外正五品以上設之三曰本破內外正四品以下設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設之五曰從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興府尹以下等官設之本破如撁攏之職公使從公家之事從己執私家之役者也五等皆以射糧軍充其軍非驗物力以事攻討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偉壯健者收刺以資糧給之故曰射糧其首領則有將節承局什將等名而皆統於隨路都兵馬總管府焉金之所以禮臣下足任使者其亦先代之遺法歟　外任官從己人力諸京留守大興府尹五十人統軍都轉運招討按察使諸路兵馬都總管四十五人轉運節度使四十人提控諸羣牧防禦使三十五人外任親王傅同知留守副統軍按察副使諸州刺史知軍事三十人同知都轉運使事副招討副留守同知府尹兼總管提舉漕運司諸五品鹽使二十五人都轉運副使按察司簽事少尹副總管同知轉運節度使事二十人京都兵馬都指揮使一十八人轉運節度副使十七人兵馬都鈐轄十五人親王府尉諸京留守總判官同知防禦使事十三人警巡使兵馬副都指揮同提舉漕運司正六品鹽副使從六品酒麴鹽稅使同知州軍事一十人統軍都轉運司京府總管散府等判官京推官九人親王府司馬招討判官赤劇縣令提舉上京皇城兵馬鈐轄正七品酒麴鹽稅副使都轉運判官府推官節度觀察判官八人京縣次劇縣令都巡檢使正將府軍都指揮使七人司屬令親王府文字招討司勘事官諸縣令警巡副使知城堡寨鎮從七品鹽判同提舉上京皇城節鎮軍都指揮使都巡河同七品酒使防禦判官六人市令錄事赤劇縣丞副都巡檢使副將都巡檢州軍判官五人統軍司知事親王府記室參軍同屬丞正八品酒使副京縣次劇縣丞諸司使四人大興府

招討按察司知事、京府運司節鎮司獄管勾、河橋關度譏察官從八品、鹽判官、漕運司勾當官、管巡判官、諸縣丞、市丞、司候、主簿、錄事司判官、縣尉、副都巡檢、諸巡檢、巡河官正九品、酒使、諸司副使三人、鹽場管勾、防刺以下司獄、部隊將、同管勾、河橋副譏察司、候判官、教授、統軍按察司知法、軍轄、諸司都監、節鎮以上知法二人、鹽場同管勾、防刺以下知法、諸司同監、統軍按察司書史、統軍司譯書、通事一人。婆速公使從己人力於附近東京、澄州招募漢人百姓投充。謂非猛安謀克所管者。合懶、恤品、胡里改、蒲與路並於各管猛安謀克所管上中戶內輪差驅丁，依射糧軍例支給錢糧，周年一易。部羅火、土魯渾、扎石合亦同。其諸糺及羣牧官員若猛安謀克應差本管戶民充人力者，並上中戶輪當。諸內外官有兼職，各應得人從者，從多給，餘各驗品類差。諸親王引接，引從在都兵馬司差，公王隨朝者從守都本破內差，外路者并所在州府就差。諸王府引從、相府擇攏官引接，周年替代，自餘十月滿代，並以射糧軍充。諸隨朝六品以下職官并諸局承應者，願令從己輸庸者聽，仍具姓名申部，本處官司周年內不得占使。諸職官之任以理去官者，接送人力於從己人內給半取接者，皆於所在官司出給印券，差取送還者須到本所給券發還，如無驗者，權閣支請，候會問別無逃亡、將帶，然後放支。諸致仕官職俱至三品者，從己人力於願往處給半，不得輸庸，身故應送還者，又減半給之。若年未六十而致仕，及罷去者，則不給。

金史卷四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四

輿服上 天子車輅 皇后妃嬪車輦 皇太子車制 王公以下車制及鞍勒飾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别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寡惟於郊廟祀事法駕導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寥乎闊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命太常寺檢宋南郊禮鹵簿當用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明遠車指南車記里鼓車崇德車皮軒車進賢車黄鉞車白鷺車鸞旗車豹尾車軺車羊車各一革車五屬車十二除見有車輅外闕象木革輅耕根明遠皮軒進賢白鷺羊車大輦各一革車三屬車四按五禮新儀玉輅以青金輅以緋象輅以銀褐革輅以黄木輅以皂畫其物有合隨輅之色者有當用別色者如玉輅用青絲繡雲龍絡帶青羅繡寶相花帶青畫輪轅青麾牛尾此隨輅之色者也若象木革輅則當用緋用銀褐用黄及皂若至尊乘御步武所及非若餘物但爲美觀其踏牀倚背踏道之褥皆用紅錦座褥及行馬褥透壁襯簾三用銀褐黄青羅錦三色又大輦宋陶穀創意爲之至祥符中以其太重減七百餘斤可見當時亦無定制各以意從長斟酌造之其制金玉輅闕可見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皮軒進賢明遠白鷺羊車革車大輦凡十有一

象輅黄質金塗銅裝以象飾諸末輪衣以銀褐建大赤餘同玉輅 革輅黄質鞔之以革金塗銅裝輪衣以黄建大白餘同玉輅 木輅黑質漆之輪衣以皂建大麾餘同玉輅 耕根車青質蓋三重制如玉輅而無玉飾 皮軒車赤質上有漆柱貫五輪相重畫虎紋一轅 進賢車赤質如革車緋輪衣絡帶門簾並鳳上設朱漆牀香案紫綾衣一轅 明遠車制如屋鋭頂重層勾闌頂上有金四角垂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板三轅 白鷺車赤質周施花板上有漆柱柱杪刻爲鸞鷺銜𣰽毛筩紅綾帶柱貫五輪相重輪衣皂頂緋裙緋絡帶並繡飛鷺一轅 羊車赤質兩壁油畫龜紋金鳳翅緋衣結帶並繡瑞草二轅 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施行龍雲朵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裏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香囊銀輪勾闌臺坐紫絲條網鞘鈴中施黄褥上置御座曲几香鑪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雲龍寶相花金綫壓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畫梯托叉行馬 七寶輦制如大輦飾以玉稽網七寶滴子用真珠宋欽宗爲上皇製海陵自汴取而用之

皇后之車六一曰重翟車青質金飾金塗銅鈒花葉段裝釘耀葉二十四明金立鳳一紫羅銷金生色寶相帷一青羅青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紫羅明金生色雲龍絡帶各二兩廂明金五彩間裝翟羽二金塗碖石長轅鳳頭三橫轅立鸞入香鑪香寶子一副宜男錦帶結朱紅漆杌子踏床各一扶板扶魚一副紅羅明金衣褥紅羅襯褥一青羅行道褥四青羅明金生色雲鳳夾幔一紅羅明金緣紅竹簾二金塗銅葉斷行馬二朱紅漆金塗銀葉裝釘胡梯一青羅胡梯尋儀褥二踏道褥十青絹裹大麻索二油絹帕一 二曰厭翟車赤質倒仙錦帷一紫羅紫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宜男錦絡帶各二餘同重翟惟行道夾幔尋儀褥羅及裹索等用紅 三曰翟車黄質金飾碖石葉段裝釘宜男錦帷黄羅油幰衣碖石長轅鳳頭三而無横轅立鸞餘同厭翟而羅色用黄 四曰安車赤質倒仙錦帷紫油幰衣朱絲絡網天下樂錦絡帶碖石長轅鳳頭三無横轅立鸞及香鑪香寶子餘同翟車而色皆用紅 五曰四望車朱質宜男錦帷青油幰衣轅端螭頭二餘並同安車 六曰金根車朱質紫羅紫油幰衣朱絲倒仙錦絡帶各二踏床褥用紅綾衣尋儀褥踏道褥並用綾餘並同安車造六車成後復改造圓輅重簷方輅五華亭頭平頭六等之制又增製九龍車一高二丈廣一丈一尺長二丈六尺五鳳車四各高一丈八尺長廣如之圓輅車一方輅車一重簷車一各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八尺廣八尺皆駕馬四駕士各五十人並平巾

幘生色青緋黃三色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平頭鞾一五華鞾一亭頭鞾一各高一丈九尺廣丈五寸長三丈舁士各九十六人作兩番代並生色緋寶相花衫餘如前製管押人員三十五人長脚幞頭紫羅窄衫金銅帶束鷲馬鞶纓涼屜鈴拂包尾皆從車色金銅面插翟尾朱轡朱總龍車合用紅羅傘一傘子二人用本服錦帽襆帶又檢定扇障等制偏扇如仙人羽扇行障六扇各長八尺高六尺用紅羅表朱裏畫雲鳳龍首竿銜鞶結每障用宮人四坐障二扇各長七尺高五尺畫雲鳳紅羅表朱裏餘同行障錦六柱八扇各闊二尺高三尺冒以錦內給使八人執宮人車制如屬車駕士八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鞋韈供奉宮人三十人雲脚紗帽紫衫束帶絲鞋明昌元年三月定妃嬪車輦同鍍金鳳頭黃結御輦世婦用間金鳳頭梅紅結子

皇太子車制大定六年十二月奏皇太子金輅與故制度及上用金輅儀式奉勑詳定鞚旗旂首及應用龍者更以麟爲飾省去鄣塵等物上用金輅名件色數依上公以九爲節減四分之一上用輅軾前有金龍改爲伏鹿軾上坐龍改爲鳳旂十二旒減爲九駕赤騮六減爲四及纛旗用黃羅處改用梅紅餘並具體成造其制赤質金飾諸末重轂輞畫虡文鳥獸黃屋軾作赤伏鹿龍輈金鳳一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銜金龍頭結綬及鈴緌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鍐方釳插翟尾鏤錫鞶纓九就皇帝輅自頂至地高一丈七尺今輞四分之一爲一丈三尺二寸修廣之輞亦如之

王公以下車制一品轅用銀螭頭涼棚杆子月板並許以銀裝飾三品以上螭頭不得施銀涼棚杆子月板亦聽用銀爲飾五品以上轅獅頭六品以上轅雲頭庶人坐車平頭止用一色黑油

親王鞍塗金銀裹仍飾以鬧花障泥用紫羅飾以銷轡以塗金銀裝束用絲結皇家小功以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大功以上皇后期親以上并一品官及官職俱至三品以上者障泥許用金花若經賜或御毬場內不在禁限舊制親王宰執任外者與大興尹皆服小帽束帶銀鞍絲鞭大定中世宗以京尹亦外官三品而與親王無別遂命不得御銀鞍絲鞭惟同外三品例幞頭帶展皂視事

承安二年制護衛銅裝鞍轡不得借人庶人馬鞍許用黑漆以骨角鐵爲飾不得用玉較具及金銀犀象飾鞍轡

輿服中　天子袞冕　視朝之服　皇后冠服　皇太子冠服　宗室外戚及一品命婦服用　臣下朝服　祭服　公服

昔者聖人制爲玄黃黼黻之服以象天地之德以章貴賤之儀夏商損益至周大備不可以有加矣自秦滅棄禮法先王之制靡敝不存漢初猶服袀玄以從大祀歷代雖漸復古終亦不純而已金制皇帝服通天絳紗袞冕偪舄即前代之遺制也其臣有貂蟬法服即所謂朝服者章宗時禮官請參酌漢唐更製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蟬豎筆以別於朝服惟公朝則又有紫緋綠三等之服與夫窄紫展皂等事悉著于篇云

天眷三年有司以車駕將幸燕京合用通天冠絳紗袍據見闕名件依式成造禮服袍裳方心曲領中單蔽膝革帶大帶玉具劍綬佩舄韈乘輿服大綬六采黑黃赤白縹綠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大綬五百首小綬半之白玉雙佩革帶玉鉤鰈

冕制天板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并納言並用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周迴用金稜天板下有四柱四面珍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珠旒共二十四旒各長一尺二寸青碧線織造天河帶一長一丈二尺闊二寸兩頭各有真珠金碧旒三節玉滴子節花紅線組帶二上有真珠金翠旒玉滴子節花下有金鐸子二枚紅線款幔帶一黈纊二真珠垂繫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內組帶鈿窠四並玉鍾壓蔽造玉簪一頂方二寸導長一尺二寸簪頂刻鏤塵雲龍

袞用青羅夾製五綵間金繪畫正面日一月一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各六對虎蜼各六對背面星一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各十二對虎蜼各六對中單一白羅單製羅領褾襈囊一帶褾襈紅羅八幅夾製繡藻三十一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帶褾襈並紅羅夾製繡昇龍二綬一幅大綬以赤黃黑白縹綠六綵織紅羅托裏小綬三色同大綬銷金黃羅綬頭上間施三玉環皆刻雲龍大綬五百首小綬半之緋白大帶一銷金黃羅帶頭鈿窠

二十四紅羅勒帛一青羅抹帶一玉佩二白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皆刻雲龍玉滴子各二皆以真珠穿製金篦鉤獸面水葉環釘涼帶一紅羅裹鍍金上有玉鶴七鉈尾束各一金攀龍口以玳瑁板襯釘脚舄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裹如意頭銷金黃羅緣口玉鼻仁飾以珠襪用緋羅加綿凡大祭祀加尊號受冊寶則服袞冕行幸齋戒出宮或御正殿則通天冠絳紗袍

鎮圭大圭皇統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禮部下太常書鎮圭式樣大禮使據三禮圖以進用之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按禮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以尺壹寸與鎮圭同蓋鎮圭以鎮天下四鎮山為飾今其圭已依古制惟無大圭今御府有故宋白玉圭圓無上鋭及終葵首自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雖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故也擬合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

視朝之服初太宗即位始服赭黃自後視百官朝御袍帶章宗即位以世宗之喪有司請御純吉不從乃服淡黃袍烏犀帶常朝則服小帽紅襴偏帶或束帶

皇后冠服花珠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絹襯金紅羅托裏用九龍四鳳前面大龍銜穗毬一朵前後有花珠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雲鶴王母隊仙人浮動插瓣等後有納言上有金蟬䥴金兩博鬢以上並用鋪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款幔帶一

褘衣深青羅織成翬翟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褾襈並紅羅織成雲龍中單以素青紗製領織成黼形十二褾袖襈織成雲龍並織紅穀造裳八副深青羅織成翟文六等褾襈織成紅羅雲龍明金帶腰蔽膝深青羅織成翟文三等領緣織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長五尺闊一尺黃赤白黑縹綠六彩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間七寶鈿窠施三玉環上碾雲龍撚金線織成大小綬頭紅羅花襯大帶青羅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撚金線織成帶頭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墜子各二並玉碾縷金打鈒獸面篦鉤佩子各一水葉子真珠穿綴青衣革帶用縷金青羅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龍鵝眼鉈尾龍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襯金釘脚抹帶二紅羅青羅各一並明金造各長一丈五寸舄以青羅製白綾裹如意頭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真珠裝綴綦帶襯青羅表裏綴綦帶

犀冠減撥花樣縷金裝造上有玉簪一下有玳瑁盤一皇太子冠服袞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袞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玉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謁廟則服之

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袞冕冊寶則服之

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為二稜太子入朝起居及與宴則朝服紫袍玉帶雙魚袋其視事及見師少賓客則服小帽皂衫玉束帶

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期親雖別籍女子出嫁並同又五品以上官母妻許披霞帔唯首飾霞帔領袖腰帶許用明金龍金閒金之類其衣服止用明銀象金及金絲壓繡正班局分承應帶官人雖未出職係班其祖母及母妻子孫之婦同籍兄弟之妻及在室女孫姊妹並同又禁私家用純黃帳幕陳設若曾經宣賜鸞輿服御日月雲肩龍文黃服五箇鞘眼之鞍皆須更改

臣下朝服凡導駕及行大禮文武百官皆服之正一品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導佩劍緋羅大袖緋羅裙緋羅蔽膝各一緋白羅大帶天下樂暈錦玉環綬一白羅方心曲領白紗中單銀褐勒帛各一玉珠佩二金塗銀革帶烏皮履白綾襪正二品七梁冠銀立筆犀簪導不佩劍緋羅大袖雜花暈錦玉環綬餘並同正四品五梁冠銀立筆犀簪白獅錦銀環綬珠佩銀革帶御史中丞則獬豸冠青荷蓮綬餘並同正五品四梁冠簇四金鵰錦銅環綬銀珠佩餘並同正六品至七品三梁冠黃獅錦銅環綬珠佩銅束帶餘並同大定二十二年袷享攝官導駕二品冠七梁三品四品冠六梁服有金花五品冠五梁六品冠四梁七品冠三梁監察御史獬豸冠青綬八品九品冠二梁餘製並同三品書無

祭服皇統七年太常寺言太廟成從舉安神主祫享行禮凡行事執事助祭陪位官唯古典當服袞冕九章晝降龍隨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並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裳周升三辰於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作九章之服山龍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繡於裳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後魏帝服袞冕與祭者皆朝服又開元禮一品服九章又五禮新儀正一品服九旒冕犀簪青衣畫降龍今汴京舊禮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後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無龍唐雖服九章顯慶時司禮少常伯孫茂道言諸臣之章雖殊然飾龍名袞尊卑相亂請三公服鷩冕八章為宜臣等竊稽歷代衣服之制不同若從後魏則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則為七章若遵唐九章則有飾龍名袞尊卑相亂之嫌尚書省乃奏用後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冊禮時所服朝服以祭大定三年八月始遵皇統制攝官則朝服散官則公服以皇太子為亞獻服袞冕十四年用唐制若祭遇雨雪則服常服猶今之公服也泰和元年八月禮官言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雖歷代損益不同然未嘗不有分別是以袞冕十二旒玄衣纁裳備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絳紗袍紅羅裳天子之視朝服也臣下之服則用青衣朱裳以祭朱衣朱裳以朝國朝惟天子備袞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羣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尚闕每有祀事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服冕旒畫章然君冕服雖章數各殊而俱飾龍名袞而唐孫茂道已有尊卑相亂之論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駮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豎筆其服用青衣朱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別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

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服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麻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加襴帶制皇太子玉帶佩玉雙魚袋親王玉帶佩玉魚一品玉帶佩金魚二品笏頭毬文金帶佩金魚三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帶並佩金魚五品服紫者紅鞓烏犀帶佩金魚服緋者紅鞓烏犀帶佩銀魚服綠者並皂鞓烏犀帶武官一品二品佩帶同三品四品金帶五品六品七品紅鞓烏犀帶皆不佩魚八品以下並皂鞓烏犀帶司天太醫內侍教坊服皆同文武官惟不佩魚應殿庭承應五品以下官非入內不許金帶又展紫入殿庭者並許服紅鞓不佩魚又二品以上官許兼服通犀帶三品官若給事及見賓客許兼服花犀帶大定二年制百官趨朝赴省並須裹帶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展皂雨雪沾衣則從便凡朝參主寶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帶近侍給使供御筆硯直長符寶吏紫襖子塗金束帶輪直則近侍給使並常服常服則展紫閤門六尚遇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若宮中當直則服窄紫金帶學士院官修起居注補闕拾遺祕書丞祕書郎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色帶當直則窄紫金帶東宮左右衛率僕正副僕正典儀贊儀內直郎丞當直亦許服之太子太師出入宮中則展紫至東宮則展皂三少則展紫

輿服下 衣服通制

君子之服以稱德也故德之備者其文備古者王公及士庶人莫不各有一定之制而不敢相逾者蓋風俗之奢儉法令之齊一必於是而觀焉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其三章曰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此言都邑之盛人物之懿也明昌間章宗謂宰臣曰今風俗侈靡莫若律以制度使貴賤有等其令禮部具典故以聞他日又謂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山東風俗如何萬公對以奢左丞守貞因言衣服之制上曰如卿所言正恐失人心耳守貞曰止是商賈有不悅者萬公曰乞寬與之期三年之內當如制矣於是上以禮部所擬太繁以尚書省所擬而行之嗟乎人君以風俗為言其亦知所務矣

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其束帶曰吐鶻巾之制以皂羅若紗為之

上結方頂折垂于後頂之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橫額之上或爲一縮襞積貴顯者於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海陵賜大興國者是也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皁窄袖盤領縫腋下爲襞積而不缺袴其胸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爲文其長中骭取便於騎也吐鶻玉爲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間置於前大者施於後左右有雙鉈尾納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飾左佩牌右佩刀刀貴鑌柄尚雞舌木黃黑相半有黑雙距者爲上或三事五事實飾以醫蝆襻韝口飾以鈒或屑金鑰和漆塗鈒隙而礱平之醫蝆襻者謂樺皮班文色殷紫如醫中豆瓣也產其國故尚之初女直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違者杖八十編爲永制婦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襞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皁及紺直領左衽掖縫兩傍復爲雙襞積前拂地後曳地尺餘帶色用紅黃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皁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逍遙此皆遼服也金亦襲之許嫁之女則服綽子製如婦人服以紅或銀褐明金爲之對襟彩領前齊拂地後曳五寸餘

明昌六年制文武官六貫石以上承應人并及應者許用牙領紫圓板皁條羅帶皁靴上得兼下保義儒生止服白衫領紫背帶並以紫圓條羅帶乾皁靴餘人用純紫領不得用綠雜色圓板條羅帶不得用紫靴用黃及黑油皁蠟等婦人各從便泰和四年以親王品官既分領緣而復有皁靴之禁似涉太煩遂聽親王用銀褐領紫緣品官皆紫領白緣餘從明昌制

書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員與士民之服無別潛入民間受賕鬻獄有司不能檢察遂定懸書袋之制省樞密院令譯史用紫紵絲爲之臺六部宗正統軍司檢察司以黑斜皮爲之寺監隨朝諸局并州縣並黃皮爲之各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並於束帶上懸帶公退則懸於便服違者所司糾之

大定十三年太常寺擬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師號并良閑官八品以上許服花紗綾羅絲紬在官承應有出身人帶八品以下官未帶官亦同許服花紗綾羅紵絲絲紬家屬同婦人許用珠爲首飾其都孔目與八品閑官同京府州縣司吏皆與庶人同庶人止許服絁紬絹布毛褐花紗無紋素羅絲綿其頭巾繫腰領帕許用芝麻羅縧用絨織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諸寶瑪瑙玻璃之類爲器皿及裝飾刀把鞘并銀裝釘牀榻之類婦人首飾不許用珠翠鈿子等物翠毛除許裝飾花環冠子餘外並禁兵卒許服無紋壓羅絁紬絹布毛褐奴婢止許服絁紬絹布毛褐倡優遇迎接公筵承應許暫服繪畫之服其私服與庶人同

金史卷四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十五

兵 兵制 養兵之法 禁軍之制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强，以寡制眾，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劇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殘本刊落，醇風鋟薄，將帥攜離，兵士驕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內，乣軍雜人召禍於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漸進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得國，奉詔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跡，特著於斯。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載諸舊史者，臚列于篇。

金之初年，諸部之民無它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戶為謀克，謀克十為猛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敢矣。及來流、鴨水、鐵驪、鼈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戶為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為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為一猛安。至天會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風俗揉雜，民情弗便，乃罷是制，諸部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五年，伐宋之役，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隸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熙宗皇統五年，又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浸移兵柄於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為上中下三等，宗室為上，餘次之。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省併中京、東京、臨潢、咸平、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削上中下之名，但稱為諸猛安謀克，循舊制間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貞元遷都，遂徙上京路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併為合扎猛安，及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師勗、宗正宗敏之族，處之中都。斡論、和尚、胡剌三國公，太保昂，詹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梁國公勃迭八猛安處之山東，阿魯之族處之北京，按達族屬處之河間。二年，命兵部尚書蕭仲恭等與舊軍皆分隸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衛京國。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以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為名，置都總管、副總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員。而沿邊契丹恐妻孥被鄰寇鈔掠，不可盡行，遂皆背叛，而大名續授甲之士還迎立世宗于東京。及大定之初，窩斡既平，乃散契丹隸諸猛安謀克。至三年，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俱亡、充甲軍子弟又為阿里喜，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免一丁，以驅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於本猛安謀克內驗富強有驅丁者簽充。十二年，徙東北等戍邊漢軍於內地。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十七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討司契丹餘黨心素狠戾，復恐生事，它時或有邊隙，不為我用，令遷之於烏古里石壘部及上京之地。上謂宰臣曰：「北邊番戍之人，歲冒寒暑，往來千里，甚為勞苦，縱有一二馬牛，一往則無還理，且奪其農時，

不得耕種豈若令與卿等議以何術得使其役使安于田里不知卿議何如也左丞相夏國公曰北邊之地不堪耕種不能長戍故須番戍耳上曰朕一日萬幾安能悉及卿等既爲宰輔以此急務反以爲末事竟無一言甚勞朕慮往者參政宗敘屢爲朕言若以貧戶永屯邊境使之耕種官給糧廩則貧者得濟富戶免於更代之勞使之得勤農務若宗敘者可謂盡心爲國矣朕嘗思之宜以兩路招討司及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具數以聞朕親覽焉十八年命部族乣分番守邊二十年以祖宗平定天下以來所建立猛安謀克因循既久其間有戶口繁衍地里遠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後所授無度及大定間亦有功多未酬者遂更定以詔天下復命新授者並令就封其謀克人內有六品以下職及諸局承應人皆爲遷之三從以上族人願從行者猛安不得過十戶謀克不得過六戶詔戍邊軍士年五十五以上許以其子及同居弟姪承替以奴代者罪之二十一年三月詔遣大興尹完顏迪古速遷河北東路兩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今者移馬河猛安相錯以居甚符朕意而遙落河猛安不如此可再遣兵部尚書賢郝也按視其地以雜居之二十二年以山東屯田戶鄰之於邊鄙命聚之一處俾協力蠶種右丞相烏古論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爲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眾參政粘割斡特剌曰舊時兄弟雖析猶相聚種今則不然宜令約束之又以猛安謀克舊籍不明遣簽軍與諸差役及賑濟增減不以實命括其口以實籍之二十三年遣刑部尚書移剌慥還山東東路八謀克處之河間其棄地以山東東路忒黑河猛安下蘇合謀克移里閔斡魯渾猛安下僕浦謀克付母溫山謀克九村人戶徙於劉僧安和二謀克之舊地其未徙者之地皆瘠薄且鄰寇遣使詢願徙者相可居之地圖以進上審以速頻胡里改人驍勇可用海陵嘗欲徙之而未能二十四年以上京率胡剌溫之地廣而腴遂遣刑部尚書烏里也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還速頻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它日可爲緩急之備也當是時多易置河北山東所屯之舊括民地而爲之業戶頒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爲之備乃大重其權授諸王以猛安之號或新置者特賜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飲酒習其騎射儲其糧糗其備至嚴也是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東北路部族乣軍曰迭剌部（承安三年改爲土魯渾扎石合節度使）曰唐古部（承安三年改爲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二部五乣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其它若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計魯部族孛特本部族數皆稱是西北西南二路之乣軍十曰蘇謨典乣曰耶剌都乣曰骨典乣唐古乣霞馬乣木典乣萌骨乣咩乣胡都乣凡九其諸路曰曷懶曰蒲與曰婆速曰恤頻曰胡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京之鄙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至章宗明昌間欲國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承安四年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入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右丞相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殆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然武經所述雖難遵行然知之猶愈不知泰和間又制武舉其制具在選舉志所謂猗海軍則猗海入猛安之兵也所謂奚軍者奚人遙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于山西後分遷河東其漢軍中都永固軍大定所置者也所謂鎮防軍則諸軍中取以更代戍邊者也在西北邊則有分番屯戍軍及永屯軍驅軍之別驅軍則國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邊鋪軍則河南陝西居守邊界者河東三虞候順德軍及章宗所置諸路効節軍（京府節鎮二十人防刺二十人）掌同弓手者也諸路所募射糧軍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其缺所以兼充雜役者也京師防城軍世宗大定十七年三月改爲武衛軍則掌京師巡捕者也其曰牢城軍則嘗爲盜竊者以充防築之役曰土兵則以司警捕之事凡漢軍有事則簽取於民事已則或亦放免初天會間郭藥師降有曰長勝軍者皆遼水側人也以鄉土歸金皆懇懇思歸宗望乃令罷遣正隆間又嘗罷諸路漢軍而所存者猶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之軍之號凡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鳳翔

延安、鄜、坊、原、慶、環、寧、河、蘭、會、鞏、臨洮、會、積石、鎮戎、保安、綏德、保德、葭、隩、寧邊、東勝、淨、慶、來遠、桓、昌、撫、蓋、婆速、曷懶、恤品、胡里改，置於要州者十一：南京、東京、咸平、京兆、太原、臨洮、濟南、益都。及宣宗南遷，弘軍猶去，兵勢益弱，遂盡籍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既缺，糧糈不給，朘民脊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數年至無以為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然初南渡時，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及帥府，往往驕墮，強壯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後乃至以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止十八人，人不足成隊伍，但存其名而已。故說者謂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若皆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驟比使戰，欲其勝敵，難矣。初，貞祐時，下令簽軍，會一時任子為監當者，皆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為監軍，官皆懼，哀號交愬臺省，至衝宰相諠譁以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命免之。元光末，嘗[illegible]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官見居官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充軍。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選為千戶。至陳州，以耶父從益以前監察御史亦為千戶。餘不可悉紀。既立部伍，必以軍律相縻，識者竊議，後亦罷之。哀宗正大二年，精選諸路精兵直隸密院，先設總領六員，分將諸軍，因相合併，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既張，乃易總領之名為都尉，班在防禦四品之列，曰建威、曰虎威、曰破虜、振威、鷹揚、虎賁、振武、折衝、蕩寇、殄寇，必以先曾充帥權者居是職，雖帥府行院亦不敢以貴重臨之。天興初，凡有十五都尉，先六人隨授在京，建威奧屯斡里卜，許州折衝夾谷澤，（本注）陳州振武張[illegible]，（本注）蔡州蕩寇蒲察打吉卜、申裕、安平、完顏斜烈、蔚汝，振武唐括[illegible]，金昌府虎威紇石烈乞兒，宣權歸德果毅完顏豬兒，南京殄寇完顏阿拍，宣權[illegible]都尉三，虎賁完顏陳兒，鷹揚內族大婁室。全節復取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它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以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統之。加以正大已後，諸路所虜隨陣所擒，皆放歸鄉土，同忠孝軍給其犒賞，使河朔俘保知之，故此軍迄于天興至七千，千戶以上將帥衛不預焉。又以歸正人過多，乃係於忠孝軍，總中刺為一軍，減忠孝所給之半，不能射者令閱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是所謂合里合軍也。又以親衛馬軍舊時所選未精，必加閱試，直取武藝如忠孝軍者得五千人，餘罷歸為步軍。凡進征，忠孝居前，馬軍次之。自正大改立馬軍隊伍，教勒兵甲，一切更新，將相舊人自謂國家全盛之際，馬數則有之，至於軍士精銳，器仗堅整，較之今日有不侔者，中興之期為有望矣。一日布列曹門內教場，忠孝軍七千，馬軍五千，京師所屯建威都尉軍萬人，內族九住所統親衛軍三千，及阿排所統四千，皆哀宗控制樞密院時所選，教場地約三十頃，尚不能容，餘都尉十三四軍猶不在是數。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雖獲近用，終不可制，異時擅殺北使唐慶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

禁軍之制，本於合扎謀克。合扎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貞元遷都，更以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軍為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以統之。舊常選諸軍之材武者為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為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食，後於侍衛親軍四猛安（舊止曰太祖、遼王、秦王猛安，凡三，今曰四猛安，未詳，豈太祖兩猛安耶。）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所謂從駕軍也。置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大定初，親軍置四千人，二十二年，省為三千五百，上京亦設守衛軍。是年，尚書省奏：「上京既設皇城提舉官，亦當設軍守衛。」上曰：「可設四百五十，馬一百二十，分三番更代。異時朕至上京，即作兩番巡警，限以半年交替，人日給錢五十、米一升半，馬給芻粟，猛安謀克官可差年四十上下者，軍士並取三十以上者充。」章宗承安四年，增為五千，又增至六千。又有威捷軍，承安增簽弩手千人。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等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閑習，射六箭皆上垛，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猛安謀克以名上兵部、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也，取五品

至七品官子孫及宗室弁親軍諸局分承應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試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皆以備出入者也大將府治之稱號收國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軍帥司以經略遼地討高永昌置南路都統司且以討張覺天輔五年變遼主始有內外諸軍都統之名時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統司後改為六部路都統司以遙輦九營為九猛安隸焉與上京及泰州凡六處置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為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然時亦稱軍帥為猛安而猛安則稱親管猛安者燕山既下循遼制立樞密院于廣寧府以總漢軍太宗天會元年以變遼主所立西南都統府為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三年以伐宋更為元帥府置元帥及左右副及左右監軍左右都監金制都元帥必以諳班孛極烈為之恆居守而不出六年詔遣二帥以鎮方面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沿邊州則置防禦使凡州府所募射糧軍牢城軍每五百人為一指揮使司設使分為四都都設左右什將及承局押官其軍數若有餘或不足則與近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設指揮使若百人則止設軍使百人以上立為都不及百人止設什將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員十年改南京路都統司為東南路都統司治東京以鎮高麗後又置統軍司于大名府及海陵天德二年八月改諸京兵馬都部署司為本路都總管府九月罷大名統軍司而置統軍司于山西河南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為使分統天下之兵又改烏古迪烈路統軍司為招討司以婆速路統軍司為總管府三年以元帥府為樞密院罷萬戶之官詔曰太祖開刱因時制宜材堪統衆授之萬戶其次千戶及謀克當時官賞未定城郭未下設此職許以世襲乃權宜之制非經久之利今子孫相繼專擅威權其戶不下數萬與留守總管無異而世權過之可罷是官若舊無千戶之職者續思增置國初時賜以國姓若為子孫者皆令復舊正隆末復陞陝西統軍司為都統府大定五年復罷府降為統軍司尋又設兩招討司與前凡三以鎮邊陲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于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於應州西南路者置於桓州以重臣知兵者為使列城堡濠牆戍守為永制樞密院每行兵則更為元帥府罷則復為院宣宗貞祐三年徵代州戍兵五千從胥鼎言留代以屏平陽興定二年選募河南陝西弩手軍二千人為一軍賜號威勇及南遷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從事沿河諸城置行樞密院元帥府大者有便宜之號小者有從宜之名元光間時招義軍以三十人為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此復國初之名也然又外設一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為總領云金初因遼諸抹而置羣牧抹之為言無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間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羣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為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世宗置所七曰特滿忒滿在撫州斡覩只蒲速椀蒲速椀本斡覩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承安三年改為板底因烏魯古甌里本承安三年改為烏鮮烏魯古烏魯古者蕃滋息也合魯椀耶盧椀在武平縣臨潢泰州之境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羣牧官詳穩脫朵知把羣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二十一年勑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賑貧戶時遣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匿其實者監察舉覺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駝四千明昌五年散騾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之又令它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則悉以送官此金之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羣官之餘騎以供戰士焉宣宗興定元年定民間收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馬一匹銀五十兩中下遞減十兩不願酬直者上等二匹補一官雜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陳首限外匿及殺並絞又遣官括市民馬立賞格以示勸五百匹以上鈔千貫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兩官

養兵之法熙宗天眷三年正月詔歲給遼東戍卒絀絹有差正隆四年命河南陝西統軍司幷虞候司順德軍官兵並增廩給六年將南征以絹萬疋于京城

易衣襖穿膝一萬以給軍世宗大定三年南征軍士每歲可支一千萬貫官府止有二百萬貫外可取於官民戶此軍須錢之所由起也時言事者以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循宋齊舊例州縣司吏弓手於民間驗物力均斂顧錢名曰免役請以是錢贍軍至是省具數以聞詔罷弓手錢其司吏錢仍舊四年六月奏元帥府乞降軍須錢上曰帥府支費無度例皆科取於民甚非朕意仰會計軍須支用不盡之數及諸路轉運司見在如實缺用則別具以聞十年四月命德順州建營屋以處屯軍十七年七月歲以羊皮三萬賜西北路戍兵承安三年以軍須所費甚大乞驗天下物力均徵擬依黃河夫錢例徵軍須錢驗各路新籍物力每貫徵錢四貫西京北京遼東路每貫徵錢二貫臨潢全州則免徵周年三限送納恐期遠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輸納凡河南陝西山東放老千戶謀克蒲輦正軍阿里喜等給賞之例舊軍千戶十年以上賞銀五十兩絹三十疋不及十年比附十年以上謀克支謀克十年以上銀四十兩絹二十五疋不及十年銀三十兩絹二十疋蒲輦十年以上銀三十兩絹二十疋不及十年銀二十兩絹一十五疋馬步正軍阿里喜等勾當不拘年分放老正軍銀一十五兩絹一十疋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頭人等同銀八兩絹五疋三虞候千戶十年以上銀四十兩絹二十五疋不及十年銀三十兩絹二十疋謀克二十年以上銀五十兩絹三十疋十年以上銀三十兩絹二十疋不及十年銀一十兩絹一十五疋蒲輦十年以上銀二十兩絹一十五疋不及十年銀一十五兩絹一十疋正軍阿里喜勾當不拘年分放老正軍銀一十兩絹七疋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頭人等同銀五兩絹四疋北邊萬戶千戶謀克等歷過軍功及年老放罷給賞之例遷官同從吏部格正千戶管押萬戶勾當過一十五年遷兩官與從五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罷遷一官與正六品若十年以下遷一官賞銀絹六十兩疋正謀克管押萬戶勾當一十五年遷兩官與正六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罷遷一官與正七品若十年以下遷一官賞銀絹五十兩疋正千戶管押千戶勾當過二十年遷一官與正六品不及二十年年老放罷遷一官與正七品若十年以下遷一官賞銀絹四十兩疋正謀克管押千戶以下依河南陝西體

例凡鎮防軍每年試射射若有出衆上等賞銀四兩特異衆者賞十兩銀馬盂簽充武衛軍挈家赴京者人日給六口糧馬四匹芻藁諸招軍月給例物邊鋪軍錢五十貫絹十疋軍匠上中等錢五十貫絹五疋下等錢四十貫絹四疋黃河埽兵錢三十貫絹五疋射糧軍及溝渠等處埽兵水手錢二十貫絹二疋土兵錢十貫絹一疋凡射糧軍指揮使及黃沁埽兵指揮使錢粟七貫石絹六疋軍使錢粟六貫石絹同上什將錢二貫粟三石春衣錢五貫秋衣錢十貫承局押官錢一貫五百文粟二石春衣錢五貫秋衣錢七貫牢城弁上兵錢八百文粟二石春衣錢四貫秋衣錢六貫邊鋪軍請給與射糧軍同河南陝西山東路統軍司鎮防甲軍馬軍猛安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疋六馬芻粟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疋五馬芻粟蒲輦錢四貫米石七斗絹五疋四馬芻粟正軍錢二貫米石五斗絹四疋綿十五兩兩馬芻粟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七斗絹三疋綿十兩步軍猛安馬二匹謀克馬一匹芻粟每馬給芻一束粟五升歲仲春野有青草馬可牧養則止惟每猛安當差馬七十二匹四時皆給又定制河南山東河東歲給五月陝西六月鎮防軍補買馬錢河南路正軍五百文阿里喜隨色人三百文陝西山東路正軍三百文阿里喜隨色人二百文諸屯田被差及緣邊駐扎捉殺軍猛安月給錢六貫米一石八斗五馬芻粟謀克錢四貫米一石二斗三馬芻粟蒲輦錢二貫米六斗二馬芻粟正軍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一馬芻粟阿里喜隨色人錢一貫米四斗一馬芻粟德順軍指揮使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疋三馬芻粟軍使什將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疋給兩馬料長行錢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疋綿十五兩給一馬料奚軍謀克錢一貫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紬絹春秋各一疋給三馬料蒲輦錢一貫米二石七斗紬絹同上給二馬料長行錢一貫米一石八斗紬絹同上飼一馬北邊臨潢等處永屯駐軍千戶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疋飼馬六匹步軍飼兩馬地五頃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疋飼五馬地四頃蒲輦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疋飼四馬地三頃正軍錢二貫米一石四斗五升絹四疋飼兩馬綿十五兩地二頃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七斗絹三疋綿十兩地一頃旗鼓司人與

阿里喜同文帶軍錢二貫米四斗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漢軍千戶月給錢三貫糧四石絹八疋綿四馬謀克錢二貫五百文糧一石絹六疋綿二馬正軍錢二貫米九斗五升絹四疋上京路來屯駐軍所除授千戶月給錢粟十五貫石絹十疋綿二十兩飼三馬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疋飼二馬正軍月支錢二貫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絹四疋綿十五兩飼一馬阿里喜隨色人錢二貫米一石二斗絹四疋綿十五兩諸北邊來駐軍月給補買馬錢四百文隨色人三百文貞祐三年軍前委差及掌軍官規圖糧料冒占職役皆無實員又見職及遙授者已有俸給又與無職事者同支券糧故時議欲省員減所給之數俟征行則全給之及興定二年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言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蓋欲感悅士心使爲國盡力耳至於無軍之家復無丁男而其妻女猶受給何謂耶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見屯軍戶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籍在田飼諸屯田軍人如差防送日給錢一百五十文看管孝軍宫人月各給米五斗柴一束春秋衣麤布一疋秋絹二疋綿一十五兩諸黃院子年滿者以元請錢糧三分內給一貫石養老

金史卷四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十六

刑

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恥而作法畏也恥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閑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恥以遇君子君子知恥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養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恥可以立廉愛以興仁廉以興義仁義興刑法不幾於措乎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勑條並修品式寖備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脉紓蹙風俗醇醨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傅致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百司姦贓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審讞民事當宁裁決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為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略互見云

金國舊俗輕罪笞以柳葼殺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并以家人為奴婢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刵以為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為之太宗雖承太祖無變舊風之訓亦稍用遼宋法天會七年詔凡竊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贓滿盡命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死徵償如舊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衛禁之法實自此始三年復取河南地乃詔其民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至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採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時制杖罪至百則臀背分決及海陵庶人以脅近心腹遂禁之雖主決奴婢亦論以違制又多變易舊制至正隆間著為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異於是者矣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亂盜賊公行兵甲未息一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為軍前權宜條理大定四年尚書省奏大興民男子李十婦人楊仙哥並以亂言當斬上曰愚民不識典法有司亦未嘗丁寧誥戒豈可遽加極刑以減死論五年命有司復加刪定條理與前制書兼用七年左藏庫夜有盜殺都監郭良臣盜金珠求盜不得命點檢司治之執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誣伏上疑之命同知大興府事移剌道雜治既而親軍百夫長阿思缽鬻金於市事覺伏誅上聞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獄者不以情求之乎賜死者錢人二百貫不死者五十貫於是禁護衛百夫長五十夫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是歲斷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九年因御史臺奏獄事上曰近聞法官或各執所見或觀望宰執之意自今制無正條者皆以律文為準復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舊法已而上謂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復舊今聞民間有不欲者其令罷之十年尚書省奏河中府張錦自言復父讎法當死上曰彼復父讎又自言之烈士也以減死論十一年詔諭有司曰應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十二年尚書省言內丘令蒲察台補自科部內錢立德政碑復有其餘錢二百餘貫罪當除名今遇赦當敘仍免徵贓上以貪鄙勿敘且曰乞取之贓若以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並追還其主惟應入官者免徵尚書省奏盜有發冢者上曰功臣墳墓亦有被發者蓋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

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故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可皆除名。先是。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並取奏裁。十三年。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彊盜則不待秋後。十五年。詔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竊盜贓至五十貫者處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貫者處死。十七年。陳言者乞設提刑司。以糾諸路刑獄之失。尚書省議。以謂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師數千里外懷冤上訴者。集其事以待選官親問。時濟南尹梁肅言。犯徒者當免杖。朝廷以爲今法已輕於古。恐滋姦惡。不從。嘗詔宰臣。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以爲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具而已。審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是非。囚徒不應囚繫則當釋放。官吏之罪。即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不以贖論。又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爲不稱職。笞之五十。又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參知政事移剌道對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弛慢也。罷朝。御批送尚書省曰。凡法寺斷重輕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決。豈敢有違。但以卿等所見不一。至於再三批送。其議定奏者。書奏牘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滯留。自今當勿復爾。又曰。故廣寧尹高楨爲政尚猛。雖小過有杖而殺之者。即罪至於死。而情或可恕。猶當念之。況其小過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輕哉。上以正隆續降制書多任己意。傷於苛察。而與皇統之制並用。是非淆亂。莫知適從。姦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剌慥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統正隆之制及大定軍前權宜條理。後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刪繁正失。制有闕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闕及疑而不能決者。則取旨畫定。軍前權行條理內有可以常行者。亦爲定法。餘未應者。亦別爲一部。存之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分爲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爲名。詔頒行焉。二十年。上見有蹂踐禾稼者。謂宰相曰。今後有蹂民田者。杖六十。盜人穀者。杖八十。並償其直。二十一年。尚書省奏。鞏州民馬俊妻安姐與管卓姦。俊以斧擊殺之。罪當死。上曰。可減死一等。以戒敗風俗者。二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斷便可聞奏。如烏古論公說事。近取觀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斷。再送司直披詳。又送閣寺參詳。反覆三次。妄生情見。不得結絕。朕以國政不宜滯留。昨雖炎艾六百炷。未嘗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閣寺披詳。苟有情見。即具以聞。毋使滯留也。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爲劉祐毆殺。祐法當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餘。家無侍丁。上請。上曰。范德與祐父母年相若。自當如父母相待。至毆殺之。難議末減。其論如法。尚書省奏招討司官及禿里乞取本部財物制。上曰。遠人止可矜恤。若進貢不闕。更以兵邀之。強取財物。與盜何異。且或因而生事。何可不懲。又曰。朕所行制條。皆臣下所奏行者。天下事多。人力有限。豈能一一盡之。必因一事奏聞。方知有所窒礙。隨即更定。今有聖旨條理。復有制條。是使姦吏得以輕重也。大興府民趙無事帶酒亂言。父千捕告。法當死。上曰。爲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難。可特減死一等。武器署丞奕。直長骨赧坐受草畔子財。奕杖八十。骨赧笞二百。監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糾察。罰俸一月。上曰。監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發。何以監察爲。上以法寺斷獄。以漢字譯女直字。會法。又復各出情見。妄生穿鑿。徒致稽緩。遂詔罷情見。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婦人在囚。輸作不便。而杖不分決與殺無異。遂命免死輸作者。決杖二百而免輸作。以臀背分決。時后族有犯罪者。尚書省引八議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而橫恣也。昔漢文誅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時。后族濟州節度使烏林達鈔兀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上曰。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至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王公主有權也。夫有功於國。議勳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固當減請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上謂宰臣曰。法有倫而不倫者。其改定之。監察御史陶鈞以攜妓遊北苑。歌飲池島間。道近殿廷。提控官石玠聞而發之。鈞令其友閻恕屬玠得緩。既而事覺。法司奏。當徒二年半。詔

以鉤耳目之官。擒妓入禁苑。無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二十八年。上以制條拘於舊律。閒有難解之詞。命刪修明白。使人皆曉之。舊禁民不得收制書。恐滋告訐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許民藏之。平章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者。蓋不欲預使民測其輕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為便。以衆議多不欲。詔姑令仍舊禁之。明昌元年。上問宰臣曰。今何不專用律文。平章政事張汝霖曰。前代律與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也。遂置詳定所。命審定律令。承安二年。制軍前受財法。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符寶典書北京奴盜符寶局金牌伏誅。仍除屬籍。按虎阿虎帶失覺察。各杖七十。泰和二年。御史臺奏。監察御史史肅言。大定條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為妻者。並準已娶為定。若夫亡。拘放從其主。離夫摘賣者。令本主收贖。依舊與夫同聚。放良從良者。即聽贖換。如未贖換閒與夫所生男女。並聽為良。而泰和新格。復以夫亡服除。準良人例。離夫摘賣及放夫為良者。並聽為良。若未出離再配與奴。或雜姦所生男女。並許為良。如此不同。皆編格官妄為增減。以致隨處訴訟紛擾。是涉違枉。勅付所司正之。初。詔凡條格入制文內者。分為刑卷。復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各校定以聞。如禁屠宰之類。當著于令也。慎之勿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孫鐸先以詳定所校名例篇進。既而諸篇皆成。復命中都路轉運使王寂。大理卿董師中等。重校之。四年七月。上以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法也。五年正月。復令鉤校制律。即付詳定所。時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為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則使人惑而易為姦矣。臣等謂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為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榷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為勅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則止習舊律。遂以知大興府事尼龐古鑑。御史中丞董師中。翰林待制奧屯忠孝小字孖哥。提點司天臺張嗣。翰林修撰完顏撒剌。刑部員外郎

李庭義。大理丞麻安止為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戶部侍郎李敬義。工部郎中賈鉉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時奏獄而法官有獨出情見者。上曰。或言法官不當出情見。故論者紛紛不已。朕謂情見非出於法外。但折衷以從法爾。平章守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二年罷之。然律有起請諸條。是古亦許情見矣。上曰。科條有限而人情無窮。情見亦豈可無也。明昌五年。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比之男子雖差輕。亦當例減。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著于勅條。承安三年。勅尚書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其餘擬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議之。四年四月。尚書省請再覆定令文。上因勅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轉奏可也。文牘多者。恐難徧覽。其三推情疑以聞。五月。上以法不適平。常行杖樣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鑄銅為杖式。頒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輕。恐情理有難恕者。訊杖可再議之。五年五月。刑部員外郎馬復言。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銅杖式。輕用大杖。多致人死。詔令按察司糾劾黜之。先審令諸死因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以下。遠及二十人以上者。並令其官就鞫之。刑部員外郎完顏綱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還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亦動經數月。愈致稽留未便。詔復從舊令委官追取鞫之。十二月。翰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上遂命定立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且謂宰臣曰。長貳官委幕職及司吏推問獄囚。命申御史臺聞奏之制。當復舉行也。又命編前後條制。書之于冊。以備將來考驗。泰和元年正月。尚書省奏。以見行銅杖式輕細。姦宄不畏。遂命右司量所犯用大杖。且禁不得過五分。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為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略有所損益者。二百八

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以分其一爲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條戶令六十八條學令十一條選舉令八十三條封爵令九條封贈令十條宮衛令十條軍防令二十五條儀制令二十三條衣服令十條公式令五十八條祿令十七條倉庫令七條廐牧令十二條田令十七條賦役令二十三條關市令十三條捕亡令二十條賞令二十五條醫疾令五條假寧令十四條獄官令百有六條雜令四十九條釋道令十條營繕令十三條河防令十一條服制令十一條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勑九十五條榷貨八十五條蕃部三十九條曰新定勑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進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貞祐三年上謂宰臣自今監察官犯罪其事關軍國利害者並嘗決之貞祐四年詔凡監察失糾劾者從本法論外使入國私通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家災傷乏食有司檢覈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餉而有私載考試舉人而防閑不嚴其罰並決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治罪論贖餘止坐專差任滿日議定若任內嘗以漏察被決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興定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律有八議今言者或請廢議之人即當減等何如宰臣對曰凡議者先條所坐及應議之狀以請必議定然後奏裁也上然之曰若不論輕重而輒減之則貴戚皆將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金史卷四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二十七

食貨一　戶口　通檢推排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爲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爲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飢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爲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蝟興邊釁，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汙池數罟，往往而然，致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犖犖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諸，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爲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書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祲，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窯冶。凡產銅地脈，遣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救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訖無定制，而金祚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榷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勑，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蔵，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訖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犍，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償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閑，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

以制民產，做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為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及其敗也，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祇益甚焉耳。其他鹽筴、酒麴、常平、和糴、茶稅、征商、榷場等法，大概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恆，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驟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無夫為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為丁。戶主推其長充，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令民以五家為保。泰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姦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為保，恐人易為計構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眾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顧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嘗欲罷坊里正，復以主首遠入城應代，妨農不便，乃以有物力謹愿者二年一更代。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則以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嘗收國二年，時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為苟安，多隱匿為奴婢者。太祖下詔曰：「比以歲凶民飢，多附豪族，因陷為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為奴，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以為奴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為良，元約以一人贖者，從便。」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將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昱等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中民戶萬餘，使宗人婆盧火統之，屯種於泰州。婆盧火舊居阿注滸水，又作按出滸。至是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遣拾得、査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四謀克，挈家屬耕具，徙于泰州，仍賜婆盧火耕牛五十。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為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弟昂與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聞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彊工技之民於內地。太宗天會元年，以舊徙潤、隰等四州之民於瀋州之境，以新遷之戶艱苦不能自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詔孛堇阿實賚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嘗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為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又命以官粟贖上京路新遷寧江州戶口賣身者六百餘人。二年，民有自鬻為奴者，詔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內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貧民為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詔兵興以來，良人被略為驅者，聽其父母妻子贖之。熙宗皇統四年，詔陝西、蒲、解、汝、蔡等州歲饑，百姓流落典顧為驅者，官以絹贖為良，丁男三疋，婦人幼小二疋。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為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實，抑為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戶，自陳皆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直人，遼時簽為獵戶，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諸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制禁

之又詔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爲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銀山側民於臨潢又命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爲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許令婚娉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娉於良人是年七月奏猛安謀克戶口墾地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爲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爲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爲准參知政事移剌履謂憑驗眞僞難明凡契丹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爲良見有者則不得與賣如此則三十年後奴皆爲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絕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路及中都路二稅戶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爲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爲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爲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爲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以聞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爲良爲驅皆從已斷爲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回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餘謂之雜戶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泰和七年六月勑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實鋪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百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虛矣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已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饑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壖爲疆烽鞞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通檢推排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歎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尙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

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離甚者即殞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富貴輕重適中定之旣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四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戶富貧差發不均皆自謀克內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從輕重不一自窩斡叛後貧富反復今當籍其夾戶推其家貲儻有軍役庶可均出詔集百官議右丞相克寧平章政事安禮樞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謀克僕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目止驗產業科差爲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驗財產多寡分爲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點檢襄言括其奴婢之數則貧富自見緩急有事科差與一例科差者不同請俟農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數各以所見上聞上曰一謀克戶之貧富謀克豈不知一猛安所領八謀克一例科差設如一謀克內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平均正隆興兵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朕於庶事未嘗專行與卿謀之往年散置契丹戶安禮極言恐擾動朕決行之果得安業安禮雖盡忠未審長策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多新強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里也先推中都路續遣戶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外官同分路推排九月詔毋令富者匿隱畜產貧戶或有不敢養馬者昔海陵時拘括馬畜絕無等級富者倖免貧者盡拘入官大爲不均今並覈實貧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幾無不均之弊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旣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願也肅對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視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數動搖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爲難爾二十六年復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數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貫外令減五萬餘貫今減不及數復續收二萬餘貫即是實二萬貫爾而曰續收何也對曰此謂舊脫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舊無力耕種而今耕種者也上曰通檢舊數止於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減之彼人賣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強則彼弱強者增之弱者減之而已且物力之數蓋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數不在多寡也朕恐實有營運富家所當出者應分與貧者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爲國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又命農民如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慳之郡所納錢貨則許折粟帛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馬百祿等推排遭墊溺州縣之貧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併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尙書戶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詔委官推排比舊減錢五千六百餘貫明昌三年八月勑尙書省百姓當豐稔之時不務積貯一遇凶儉輒有阻飢何法可使民重穀而多積也宰臣對曰二十九年已詔農民能積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亦減十分之二此固其術也承安元年尙書省奏是年九月當推排以有故不克詔以冬已深比事畢恐妨農作乃權止之二年冬十月勑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儻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數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吏部尙書賈執剛吏部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爲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強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二千九十五貫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以推排時旣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勑尙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

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遂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實免之造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書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五年六月簽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戶推收物力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強銷舊弱庶得其實今有司奉行滅裂恐臨時冗併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戶告諸推收標附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違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諸處稅務具稅訖房地每半月具數申報所屬違者坐以怠慢輕事之罪仍勑物力既隨業通推時止令定浮財八年九月以吏部尚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蒲察張家奴莒州刺史完顏百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推排諸路上召至香閣親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消乏戶雖集衆推唱然消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物力元三百貫今蠲免二百五十貫猶有未當者新強勿添盡量存其力如一戶可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各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金史卷四十六

金史卷四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八

食貨二 田制 租賦 牛具稅

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己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太宗天會九年五月始分遣諸路勸農之使者熙宗天眷十四年罷來流混同間護邏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拘括係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宮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蓋以授所遷之猛安謀克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兩猛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爲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顏讓巡察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十一年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無牧地嘗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毋致失業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爲自今事有類此卿等即告無隱十三年勅有司每歲遣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有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慢者舉劾以聞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爲豪強所占而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猛安謀克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爲己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又謂參知政事張汝弼曰先嘗遣問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蒔斫蘆爲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盜耕者由其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人能告者有賞遣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往拘籍之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爲牧畜嚙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爲無主地租佃及新開荒爲己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爲官地百姓所執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從人不便詔戶部沿路頓舍側近官地勿租與民耕種又詔故太保阿里先於山東路撥地百四十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五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濼多爲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穫否左丞守道對曰聞皆自耕歲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三月陳言者言豪強之家多占奪田者上曰前參政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亦多爲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猛安三合故太師耨盌溫敦思忠孫長壽等親屬計七十餘家所占地三千餘頃上曰至秋除牛頭地外仍各給十頃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者亦當同此也又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戶復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仍免

租稅六月上謂省臣曰近者大興府平灤薊通順等州經水災之地免今年租稅不罹水災者姑停夏稅俟稔歲徵之時中都大水而濱棣等州及山後大熟命修治懷來以南道路以來糴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糶又曰近遣使閱視秋稼聞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者自今皆令閱實各戶人力可耨幾頃畝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獲數多者則亦以等第遷賞七月上謂宰臣曰前徙宗室戶於河間撥地處之而不迴納舊地豈有兩地皆占之理自今當以一處賜之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戶復有餘地當以還民而免是歲之租八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謂梁肅曰朕嘗以此問卿卿不以言此雖稱民地然皆無明據括爲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已嘗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嘗恣意種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懼徵其租逃者甚衆若徵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論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赦其罪別以官地給之御史臺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濼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復召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復當刷問有公據者雖付本人仍須體問十月復與張仲愈論冒占田事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壠無一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諭爲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種而輒與人者合科違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從大興少尹王翛所奏以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又命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時人戶有執契據指墳壠爲驗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復遣安肅州刺史張國基驗實給之如已撥係猛安則償以官田上曰工部尚書張九思執強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漢以來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者皆以爲官田此田百姓爲己業不知幾百年矣所見如此何不通之甚也八月以趙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長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皆罰贖有差九月遣刑部尚書移剌慥于山東路猛安內摘八謀克民徙于河北東路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無牛者官給之河間宗室未徙者令盡徙于平州無力者官津發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嘗令俟豐年則括籍官地至是歲省臣復以爲奏上曰本爲新徙四猛安貧窮須刷官田與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太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後未嘗輸稅妄通爲己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爲酬直且先令猛安謀克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復不足則續當議時有落兀者與婆薩等爭懿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驗遂沒入官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它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今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訐恐滋姦弊況續告漏通地勑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七月諭旨尚書省曰唐鄧潁蔡宿泗等處水陸膏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寬其徵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邊地多爲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贍亦增羨官租其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稅八月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上從所請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諸人請佃官閑地者免五年租課今乞免八年則或多墾並從之十一月尚書省奏民驗丁佃河南荒閑官地者如願作官地則免稅八年願爲己業則免稅三年並不許貿易典賣若豪強及公吏輩有冒佃者限兩月陳首免罪而全給之其稅則視其鄰地定之以三分爲率減一分限外許諸人告詣給之制可明昌元年二月諭旨有司曰瀕水民地已種蒔而爲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對給三月勑當軍人所授田止令自種力不足者方許人承佃亦止隨地所產納租其自欲折錢輸納者從民所欲不願承佃者毋強六月尚書省奏近制以猛安謀克戶不務栽植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

畝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屬州縣勸諭民戶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並以事怠慢輕重罪科之詔可八月勑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謀克三年六月尚書省奏南京陝西路提刑司言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戶有憑驗已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而其中復有官地者亦驗數對易之矣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五年論旨尚書省遼東等路女直漢兒百姓可並令量力爲蠶桑二月陳言人乞以長吏勸農立殿最遂定制能勸農田者每年謀克賞銀絹一兩疋猛安倍之縣官於本等陞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謀克遷一官縣官陞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謀克追一官縣官以陞等法降之爲永格六年二月詔罷括陝西之地又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戶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稅官田則有租若更輸水利錢銀是重併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銀以輔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視實占地數除稅租命他路視此爲法承安二年遣戶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幷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戶部郎中李敬義往臨潢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與人違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內自種之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上聞六路括地時其間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五年二月尚書省奏若復遣官分往追照案憑訟言紛紛何時已乎遂令虛抱稅石已輸送入官者命於稅內每歲續剋之泰和七年募民種佃清河等處地以其租分爲諸春水處餇鵝鴨之食八年八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人戶請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仍免八年輸納若作己業並依第七等稅錢減半亦免三年輸納自首冒佃比鄰田定租三分納二其請佃黃河退灘地者次年納租向者小民不爲久計比至納租之時多巧避匿或復告退盡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識故爾今請佃者可免三年作己業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幷請退灘地並令當年輸租以鄰首保識爲長制宣宗

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曰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爲民佃者則俟秋穫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太常丞石抹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況軍戶率無牛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爲固守計上卒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上書曰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爲此舉民之塋墓井竈悉爲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上大悟罷之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論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南來共圖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軍糧之術衆議謂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參政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捨田之言及與人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從之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戶徙居河南者幾萬口人日給粟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三百萬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遂命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詣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人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糧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爲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暫還行有還期何爲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爲況無所利乎惟陛

下加察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焉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哉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臣等竊謂軍戶願佃者即當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蒔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銳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今奪於有力者即以授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戶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復曰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慕官賞必將抑配以至擾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況比年以來農功甫畢則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宅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爲便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爲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策也詔從之興定三年正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東平嘗試行之三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十月移剌不言軍戶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樞密院以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太半歲所入殆不能足若撥授之爲永業俟有獲即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上從之又河南水災逋戶太半田野荒蕪恐賦入少而國用乏遂命唐鄧裕蔡息壽潁亳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種未滲者種稻復業之戶免本租及一切差發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闕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貸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太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竟不能行

租賦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爲九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紓其期一月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藁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擿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戶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民愬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爲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愬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綿絹稅諸路兩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戶部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廕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敘當身者雜班敘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廕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

太宗天會元年勅有司輕徭賦勸稼穡十年以遼人士庶之族賦役等差不一詔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詔免民戶殘欠租稅皇統三年蠲民稅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謂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強戶不得抑配貧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稅上以國用雖乏民力尤難遂不允三年以歲歉詔免二年租稅又詔曰朕比以元帥府從宜行事今聞河南陝西山東北京以東及北邊州郡調發甚多而省部又與他州一例征取賦役是重擾也可憑元帥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稅六年以河北山東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稅租甚重上論翰林學士張景仁曰今租稅法比近代甚輕而以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斂殊輕非稅斂則國用何從而出二年二月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為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畜積備饑饉也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沽民譽亦多譏之蓋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也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十三年謂宰臣曰民間科差計所免已過半矣慮小民不能詳知吏緣為姦仍舊徵取其令所在揭牓諭之十月勅州縣官不盡力催督稅租以致逋懸者可止其俸使之徵足然後給之十六年正月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十七年三月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以水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其租稅以戶部尚書曹望之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又詔諸稅粟非關邊要之地者除當儲數外聽民從便折納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災免租前時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遞運者復於宅處未嘗就役之家徵錢償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復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許所役免租稅及鋪馬錢為便其預計實數以聞若和雇價直亦須裁定也有司上其數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計折粟八萬六千餘石上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內居者充役二十六年軍民地罹水旱之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稅凡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十一月詔河水泛溢農田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懷衛孟鄭四州塞河勞役並免今年差稅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則量減之尚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磽瘠者往往再歲一易若不以地等級蠲除則有不均遂勅以赦書特免一分外中田復減一分下田減二分舊制夏秋稅納麥粟草三色以各處所須之物不一戶部復令以諸所用物折納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戶部謂如此則諸路所須之物要當和市轉擾民矣遂命太府監應折納之物為祗承宮禁者治黃河薪芻增直二錢折納如黃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產乃令所屬計置而罷宅應折納者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稅恐廩粟積久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戶部尚書曹望之奏河東及鄜延兩路稅頗重遂減五十二萬餘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餘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賑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腐敗令諸路以時曝晾毋令致壞違者論如律制可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南荒閑官地許人計丁請佃願仍為官者免租八年願為己業者免稅三年詔從之明昌二年二月勅自今民有訴水旱災傷者即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畢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災傷闕食之民猶有未輸租者詔蠲之九月以山東河北三路被災其権閣之租及借貸之粟令俟歲豐日續徵上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戶今歲夏秋租稅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諭旨尚書省曰海壖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惟黍稗而已及賦於官必以易粟輸之或令止誤所產

或依河東路減稅至還京當定議以聞五年敕免河決被菑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詔責躬免所旱州縣今年夏稅九月陳言者謂河間滄州逃戶物力錢至數千貫而其差發有司止取辦於見戶民不能堪矣詔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隨其業而權止其浮財物力五年正月詔有司自泰和三年書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稅八年五月以宋謀和詔天下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己業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請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詔行之十二月詔免逃戶租稅四年三月免陝西逃戶租五月山東行省僕散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逋竄又別遣進納閑官以相迫督皆怙勢營私實到官者纔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斂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之興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虛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詔免租勸種且命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寬民輸稅之限十一月上曰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抑配見戶人何以堪軍儲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乎遂命行部官閱實免之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它役仍減桑皮故紙錢四之一三年令逃戶復業者但輸本租餘若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于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多種麥故令所在官貸易麥種今聞實不貸與而虛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元光元年上聞向者有司以徵稅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今麥將熟矣其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罪京南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朝廷不從元光二年宰臣奏去歲正月京師見糧纔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計國用頗足而民間租稅徵之不絕恐貧民無所輸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諭止之

牛頭稅卽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耒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爲一廩貯之四年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爲定制世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虧損則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猛安謀克定稅其後改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爲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襲謀克許以親族從行當給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於官豪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二十一年世宗謂宰臣曰前時一歲所收可支三年比聞今歲山西豐稔所穫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穫不能支半歲而又牛頭稅粟每牛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逋懸此皆避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輸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謂左丞完顏襄曰卿家舊止七具今定爲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議此而卿皆不欲蓋各顧其私爾是後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書省復奏其事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猛安謀克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旦軍興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閱其戶口畜產之數其以上京二十二路來上八月尚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

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後二十六年，尚書省奏併徵牛頭稅粟，上曰：積壓五年，一旦併徵，民何以堪。其令民隨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貧者俟豐年徵還。

金史卷四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三 錢幣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尙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鍮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尙書張中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陝西行戶部幷兩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為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臣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酤榷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官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賫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恩而後行者也此尙出朕安用若為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為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贍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天下之大朕豈能一一偏知凡此數事汝等何為而使至此且戶部與它部不同當從宜為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戶部官誰不能為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鐘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尙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鼓鑄之術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冶皆可採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於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俱在民間而新錢日增爾其遣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復問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費私家得之但新幣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礦苗脈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澁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十九年始鑄至萬六千餘貫二十年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命與舊錢並用初新錢之未行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二月上聞上京修內所市民物不即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悉知卿等何為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監曰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領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領設勾當官二員從八品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監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蓋以代州長貳廳幕兼領而奪於州務不得專意綜理故也遂設副監監丞為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百萬貫亦不為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太尉丞相克寧曰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齎則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矣尙聞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為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鑄錢別為一監以利通為名設副監監丞給驛更出經營銅事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既不流散公私無益與無等爾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若致之京師

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多亦惟散在民間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鑛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直既低又有刻剝之弊而相視苗脈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冶夫匠日辦冶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宰臣以聞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至是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遂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寖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剋工墨錢若干文庫掐攢司庫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初大定間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鍮器物若申賣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窠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價令運司佐貳檢校鏡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

腰帶十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抹銀盝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九文鈒鈷鏡每斤一貫九百二文鈒杵坐銅者二貫七百六十九文鏡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勅減賣鏡價防私鑄銷錢也舊嘗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採銅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言嘗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採煉上是其言遂不許出界五月勅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也四年上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為計置如錢鈔之類是也或有官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者參知政事胥持國不可上曰令償之銅錢不償將盡矣者果無用易刑為計持國曰如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閡銅錢不令過界爾如陝西市易亦有用銀布薑麻若舊有鐵錢宜姑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及諸無用之數貯於庫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陝西交鈔多於見錢使民艱於流轉宰臣以聞遂令本路榷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兵俸許錢絹銀鈔各半之若錢銀數少即全給交鈔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為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為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為賞餘皆沒入又諭旨有司凡使高麗還者所得銅器令盡買之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若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貫可令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且許於官庫換錢與它路通行十一月尚書省議謂時所給官兵俸及邊戍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

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隨處榷場若許見錢越境雖非銷毀卽與銷毀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駔儈同罪捕告人之賞官先爲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償時交鈔稍滯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時既行限錢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條約不爲不重其令御史臺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間鈔滯盡以一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遂復減元限之數更定官民存留錢法三分爲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內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賞告者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段易銀鈔亦許本務納銀鈔赴榷場出鹽引納鈔於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降補官及德號空勑三百度牒一千從兩行部指定處限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並許官庫易錢一貫二貫例並支小鈔三貫例則支銀一兩小鈔一貫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寶貨者聽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銀鈔阻滯乃權止山東諸路以銀鈔與綿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令院務諸科名錢除京師河南陝西銀鈔從便餘路並許收銀鈔各半仍於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收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並循環用之榷貨所鬻鹽引收納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省許人依舊諸庫納鈔隨路漕河所收除額外羨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截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浸增鑄銀鈔既通則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滯銀鈔罪制四年以戶部言命在都官錢榷貨務鹽引並聽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民間寶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毀先是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賫小鈔赴庫換錢卽與支見錢無異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易見錢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京師閉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軍儲調發支出交鈔數多遂鑄寶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蓋權時之制非經久之法遂罷承安寶貨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之所定每鋌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纔直八萬蓋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名若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斂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戶部見徵及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閏十二月上以交鈔事召戶部尙書孫鐸侍郎張復亨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既而復亨言竟詘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罷限錢法從戶部尙書上官瑜所請也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所以足銅之術中丞孟鑄謂銷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太府監梁瑝等言鑄錢甚費率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鍮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童行告者賞俟銅多別具以聞八月定從便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五年上欲罷交鈔工墨錢復以印時常費遂命貫止收六文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爲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六年十一月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於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於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於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於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於河閒府冀州河北西路則於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於平陽河東北路則於太原汾州遼東則於上京咸平西京則於西京撫州北京則於臨潢府官庫易錢令戶部印小鈔五等附各路同見錢用七年正月勑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惟遼東從便時民以貨

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上知之諭旨於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五月以戶部尚書高汝礪議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以鈔庫至急切增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議月餘不決七月上召議于泰和殿且諭汝礪曰今後毋謂鈔多不加重而輒易之重之加於錢可也明日敕民間之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六盤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鄙屯田戶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罰集衆沮法者以違制論工墨錢每張止收二錢商旅齎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辨鈔人以防偽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爲稱職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上曰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階解職戶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辨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卽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特行權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凡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尚書省今旣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爲稱職否則爲不稱職仍於州府司縣官給由內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十月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弊不僞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旣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昏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十一月上諭戶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少有壅滯卽當以聞勿謂已行而憚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多在公廨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

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宅路脫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爲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爲差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庫於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是月勅捕獲僞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爲賞時復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爲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並收見錢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爲陞降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爲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與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旣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二年濬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爲軍賞兵衂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四月河東宣撫

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爲名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爲喜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爲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錢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臟皆以銀價爲準六月勑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籍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臟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踊令尙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爲定制務從其便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僞造寶券官賞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買監當官營爲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爲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賫販纔踰南渡遂致物價翔踊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旣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尙書省經畫之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浸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卽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旣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寓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以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與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鵬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

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皆請徵斂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
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
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於徵斂之爲
法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
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
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著少寬民
力然後徵之與行之不難權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
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恩
敏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
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不必
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
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交章
以爲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恩敏何爲者徒害人爾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決
厭之乃詔如舊紓其徵斂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
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僞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五月以鈔法屢變
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
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
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
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
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尚未足而復
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
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
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弊則改爲寶券寶
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
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
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
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飢之害重爾時不能用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
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
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
爲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絕如此遂命准犯時銀價論罪三月參知
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
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
議遂命犯公錯過悞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四年十二月鎮南軍
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
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
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
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馳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
錢而官製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
而易行矣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
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
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爲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實
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
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今八百
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
貫爲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陞職
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決爲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
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決行部官降
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
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
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乃定
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
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

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金史卷四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三十

食貨四 鹽 酒 醋 茶 諸征商 金銀稅

鹽金制榷貨之目有十曰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爲稱首貞元初蔡松年
爲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
繳之數七年一釐革之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
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
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恆
亦隨時救弊而已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併爲山東鹽司二
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官禁私鹽朝論慮其久或隳法遂併爲海豐鹽
使司十一月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爲兩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濼爲西京
鹽司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爲袋
袋二十有五爲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
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爲小鈔引給之
以便其鬻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
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
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
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
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
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朐山東海
縣板浦場行漣水沭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
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即墨萊陽縣之二場鈔
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
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
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
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
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
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
安謀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
鹽判宋俁言更定狗濼鹽場作六品使司以俁爲使順聖縣令白仲通爲副以
是歲入錢爲定額四月以烏古里石壘民饑罷其鹽池稅十二年十月詔西北
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去鹽濼遠者所得不償
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十三年二月併榷永鹽爲寶坻
使司罷平濼鹽錢滄州舊廢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
司謂是場與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
遂寢其議三月大鹽濼設鹽稅官復免烏古里石壘部鹽池之稅二十一年八
月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
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令歲權以七
十餘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易也
遂罷十二月罷平州椿配鹽課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
寺具私鹽及刮鹹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
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鹻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
鹻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鹻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十
一月張邦基言寶坻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
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償直以優竈戶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
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戶甚艱舊速頻以東
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
添竈戶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
亟爲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濼州諸地亦嘗令民
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
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

引曰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爲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二十八年
尙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
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
雖知其誣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挪巡捕
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
及寧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兜荅館秩從六
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
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私煮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卽
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
諭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
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十二月戶部尙書鄧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
民既輸乾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
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
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近已減
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
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况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
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爲出必無不足之
患乞令平灤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
弊禮部尙書李晏等曰所謂乾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
之弊莫若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已又巡鹽兵吏往往挾
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尙書郭
邦傑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乾辦餘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剌仲
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
家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爲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
鎰則以乾辦爲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爲得中巡鹽
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

一日行之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爲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
足之餘從所請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時既詔罷乾辦鹽錢十二月以
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寧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
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爲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爲額罷西京及解州
巡捕使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
民多逃徙乞緩其徵督上命俟廉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二
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
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
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孫卽康等同鹽司官
議軍民犯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徵捕獲之賞於販造
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
渤海縣永和鎭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爲永豐鎭與曾子山村各挪設巡
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陞爲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餘
皆從之尙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滄洛等五場止行於
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
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姦弊遂定令五場自爲通比舊法與鹽司使
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幕等以課不能及額續進告
劾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滄洛等五場係設管勾可卽日恢辦乃以幕所
告入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戶部郎中李敬義等
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
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歷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
制令卽日收辦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酒麴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
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麴則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則付提點所若
遠悶犯人而所屬怯不遣者徒二年十一月尙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
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幷特旨減爲三十
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復加三文爲三

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尙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不甚多况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復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一斤加爲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石二貫文增爲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鬻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爲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爲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文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爲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爲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舊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爲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十六文遼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爲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文北京舊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爲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舊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爲二十八萬二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文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謀克有告私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與犯私酒麴殺牛者皆世襲權貴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數不以贖論不及徒者杖五十八月命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於民淸州北靖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織之十一月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于犯人然監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乞以司縣巡捕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詔從之三年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進士授鹽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後擬注四年六月以七鹽使司課額七年一定爲制每斤增爲四十四文時桓州刺史張煒乞以鹽易米詔省臣議之六月詔以山東滄州鹽司自增新課之後所虧歲積蓋官既不爲經畫而管勾監同與合干人互爲姦弊以致然也即選才幹者代兩司使副以進士及部令史譯人書史譯史律科經童諸局分出身之廉愼者爲管勾而罷其舊官十月西北路有犯花鹼禁者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鹻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賞同私礬例五年六月以山東滄州兩鹽司侵課遣戶部員外郎石鉉按視之還言令兩司分辦爲便詔以周昂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潁州隸滄鹽司以山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亳壽泗州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十月簽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壖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衆可量戶口均配之尙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所斂雖微人以爲重恐致流亡且私鬻者皆無籍之人豈以配賣而不爲哉遂定制命與滄鹽司皆馳驛巡察境內六年二月右丞相內族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鬻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販私鹽者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以達省部以爲陞降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巡捕官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四月從涿州刺史夾谷蒲乃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銀鈔七年九月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勾增虧升降格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者陞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資遷一官四分減兩資遷兩官虧則視此爲降如任迴驗官注擬者增不及分陞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遷一階四分減兩資遷兩階虧者亦視此爲降十二月尙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制竈戶盜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鹻土煎食之採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酵粥爲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鹽管勾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監官有失超陞縣令之階以

故憲而虧課乞依舊爲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擬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詔沿淮諸榷場聽官民以鹽市易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榮澤河陰諸縣饒鹹鹵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戶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爲有力者奪之而商販不行遂勑御史分行申明禁約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八其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憫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七月慶壽又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實驗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興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三年詔用其言設官鬻鹽給邊用四年李復亨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訛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酒金榷酤因遼宋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通注文武官餘並右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爲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贓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二十六年省奏鹽鐵酒麴自定課後增各有差上曰朕頃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麴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而無餘膳可與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難哉虛費用皆出於民不忍爲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從來若恢辦增羨者酬遷虧者懲殿仍更定併增併虧之課無失元額如橫班祇虧者與餘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且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雖迭兩酬者必止納萬貫而輒以餘錢入己今後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餘錢與後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爲酬庶錢可入官及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罷杓欄人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麴課而聽民酤戶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迭剌部族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中都麴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承安元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七月定中都麴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爲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爲額五年四月省奏舊隨處酒稅務所設杓欄人以射糧軍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廳役軍人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今擬將元收杓欄錢以代添支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餘萬以佐國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麴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爲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錢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將帶過數者罪之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亦五十餘員虛費月廩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復設麴使司

醋稅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榷之以助經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牣遂罷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後罷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國用浩大遂復榷之五百

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

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販。乃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為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製之。以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以不親嘗其味。但採民言謂為溫桑。實非茶也。還即白上。上以為不幹。杖七十。罷之。四年三月。於淄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五年。以山東人戶造賣私茶。侵侔榷貨。遂定比煎私礬例。罪徒二年。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新茶。味雖不嘉。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於人。既曰強民。宜抵以罪。此舉未知運司與縣官孰為之。所屬按察司亦當坐罪也。其閱實以聞。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五年春。罷造茶之坊。三月。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其勿伐其樹。其地則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樹槁者。命補植之。十一月。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為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國蹙財竭。奏曰。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諸征商。海陵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七月。各徵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創虧及功酬格。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三年。尚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逋欠。詔如監臨例。以年歲遠近為差。蠲減。又以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濼罷設官。復召民射買。兩界之後。仍舊設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豪強。毋得擅其利。明昌元年正月。敕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免賃房稅。十月。尚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既有陞還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則論如制。詔從之。二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三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又司竹監歲採入破竹五十萬竿。春秋兩次輸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筍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二千貫為額。明昌五年。陳言者乞復舊置坊場。上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尚書省參酌定制。遂擬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于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虧。令運司差官監權。

金銀之稅。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為稅。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物價視舊為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並添一分。詔從之。七年三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復止三分。是為不倫。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為如此恐多匿隱。遂止從舊。

金史卷四十九

金史卷五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三十一

食貨五　榷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鬻度牒

榷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
亦大有助於經用焉熙宗皇統二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九月命
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
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于泗州尋伐宋亦罷之五年八月命榷場起赴南
京國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嘗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
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榷場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
鞏洮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腊并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
十七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石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
不備其陝西沿邊榷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姦細前此以防姦
細罷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二榷場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
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為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
臣以陝西隣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榷場故姦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
設陝西者並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
於綏德州復置一場十二月禁壽州榷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齎見場官之錢
幣也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
五年制官為增修舍屋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舉察惟東
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
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
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
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
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秦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西子城場大
定間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承安
二年復置於保安蘭州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榷場擬於轄里尼
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二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榷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
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
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榷
場為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復開設之歲所獲以十數萬
計三年七月議欲聽榷場互市用銀而計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
也平章盡忠權參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
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斂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
犯法不行爾況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
矣上曰當熟計之興定元年集賢諮議官呂鑑言嘗監息州榷場每場獲布數
千匹銀數百兩兵興之後皆失之金銀之稅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
銀冶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
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害民乎遂罷之十二年詔金銀坑冶恣民採毋收稅二
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於農隙採銀承納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
餘鋌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鋌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冶禁民採煉五年以
御史臺奏請令民採煉隨處金銀銅冶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議謂國家承平
日久戶口增息雖嘗禁之而貧人苟求生計聚衆私煉上有禁之之名而無杜
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貧民壯者為夫匠老稚供雜役
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
者有間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兵里
胥皆不得與如舊場之例令州府長官一員提控提刑司訪察而禁治之上曰
此終非長策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姑聽如此後有利然後設官可也譬之酒
酤蓋先為坊場而後官榷也上亦以為然遂從之壙山西銀山之銀窟凡百一
十有三

和糴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
價和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廩久匱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山東

東西路收糴軍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年請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自古有水旱所以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儲其勑戶部宜急爲計五年責宰臣曰朕謂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勑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廣糴以備水旱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廩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廩且使錢幣通流又詔凡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十六年五月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十七年春尙書省奏先奉詔賑濟東京等路飢民三路粟數不能給上曰朕嘗諭卿等豐年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卽今不給可於隣道取之自今多備當以爲常四月尙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闕食者已賑之矣尙有未賑者詔遣官諸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蓄積有餘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糧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凇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諭旨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糴之何如於是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卽差官爭糴切恐市價騰踴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理收糴詔從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踴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糴之其明告民不須貴價私糴也六年七月勑宰臣曰詔制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糴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闕食州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恆產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闕隔饑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糴者減價糴之貧乏無依者賑濟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糴於河南諸郡令民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摑奴申言汝礪所糴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資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矣而止得三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十二月附近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騰踴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淤河諸津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雖有爲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旣罹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從之又制凡軍民客旅粟不於官糴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百淤河軍及譏察權豪家犯者徒年杖數並的決從重以物沒官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尙書省措畫之省臣奏已命山東河北榷酤及濱滄鹽司以分數帶納矣今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遏糴之擬於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以運易糧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姦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囷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者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勑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是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見寶志下興定元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戶部郞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尙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糴賞格

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嘗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勑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況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

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三年八月，勑常平倉豐糴儉糶，有司奉行勤惰褒罰之制，其偏諭諸路，其奉行滅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況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倉。舊擬備戶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則創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一月內交割給由。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九月，勑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當備粟數以聞。」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價騰踴，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水田。明昌五年閏十月，言事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郡。既而八路提刑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四十餘畝。詔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創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疋，其租稅止從陸田。承安二年，勑放白蓮潭東牐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毀高梁河閘，從民灌溉。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它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湖，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興定五年五月，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偏諭諸道。十一月，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勑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

區田之法，見嵇康養生論，自是歷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趙過一畝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執嘗論其法於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農民不達此法，如其可行，當遍諭之。」四年夏四月，上與宰執復言其法，久之，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日方之大定間，戶口既多，費用亦厚，若區種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則何爲不行也？」持國曰：「所以不行者，蓋民未見其利。今已令試種於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監督之，若使民見收成之利，當不率而自效矣。」參知政事夾谷衡以爲：「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廢壠畝之田功也。」上曰：「姑試行之。」六月，上問參知政事胥持國曰：「區種事如何？」對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見矣。」又問河東及代州田種，今歲佳否，曰：「比常年頗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馳驛巡視京畿禾稼。五年正月，勑諭農民使區種。先是，陳言人武陟高翌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地土多少定數，令種。上令尚書省議，既定，遂勑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

之地則從民便仍委各千戶謀克縣官依法勸率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止臣以爲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泰和四年九月尚書省奏近奉旨講議區田臣等謂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自當勉以效之不然督責雖嚴亦徒勞耳勑遂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

入粟鬻度牒熙宗皇統三年三月陝西旱饑詔許富民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興歲歉下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饑民者視其人數爲補官格五年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慶壽寺天長觀歲給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以賜之明昌二年勑山東河北闕食之地納粟補官有差承安二年賣度牒師號寺觀額復令人入粟補官三年西京饑詔賣度牒以濟之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胥鼎所請定權宜鬻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勸率諸人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簿過此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有能勸二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以濟軍儲又定制司縣官能勸率進糧至五千石以上者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等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陞一等皆注見闕四年河東行省胥鼎言河東兵多民少倉空歲饑竊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廕一名若願輸許增廕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券糧者宜量數遷加三舉終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並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雖未係班亦許進納遷官其有品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丞簿丞簿注縣令差使免一差掌軍官能自備芻糧者依職官例遷官如舊四年耀州僧廣惠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鎮以上僧道官乞令納粟百石防刺郡副綱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替諸監寺十石周年一代願復買者聽詔從之興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言近承奏格凡去歲軍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其入粟委帥府書空名宣勑授之則人無陳訴之勞而官有儲蓄矣比年屢降覃恩凡覊縻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遷新覃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粟積遷詔從之

金史卷五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三十二

選舉一 進士諸科 律科 經童科 制舉 武舉 試學士院官 司天醫學試科

自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秦漢以來各因一代之宜以盡一時之才苟足於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來遠矣在漢之世雖有賢良方正諸科以取士而推擇爲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備宿衛因被寵遇以位通顯魏晉而下互有因革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爲歉此由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攷其致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耳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泛濫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經陳紀之初所爲升轉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條而不紊百有餘年才具不乏豈非其效乎奉詔作金史志其選舉因得而詳論之司天太醫內侍等法歷代所有附著于斯鬻爵進納金季之弊莫甚焉蓋由財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載食貨志

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罷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後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于天德三年後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後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學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并得解舉人爲之後增州學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內舉人試補三之一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不限數經府薦及終場免試者不得過二十人凡試補學生太學則禮部主之州府則以提舉學校學官主之曾得府薦及終場舉人皆免試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註書用孔安國註詩用毛萇註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註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註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註邢昺疏孟子用趙岐註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註史記用裴駰註前漢書用顏師古註後漢書用李賢註三國志用裴松之註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註疏荀子用楊倞註揚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吳祕註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三月一私試以季月初先試賦間一日試策論中選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節辰皆有假病則給假省親遠行則給程犯學規者罰不率教者黜遭喪百日後求入學者不得與釋奠禮凡國子學生三年不能充貢欲就諸局承應者學官試能粗通大小各一經者聽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興學校推行三舍法及鄉以八行貢春官以設制舉宏詞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謂三舍之法起於宋熙寧間王安石罷詩賦專尚經術太學生初補外舍無定員由外陞內舍限二百人由內陞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經每月考試或特免解或保舉補官其法雖行而多席勢力尚趨走之弊故蘇軾有三舍既興貨賂公行之語是以元祐間罷之後雖復而宣和三年竟廢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試啓僥倖之門不可爲法唐文皇養士至八千人亡宋兩學五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

至十人天下今及千人今若每州設學專除教授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籍之一歲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行惡者黜之庶幾得人之道也又成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時入行者乃亡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中和爲八也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縣官薦之今制犯十惡姦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也夫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幷選人試之中選擢之臺閣則人自勉矣上從其議遂計州府戶口增養士之數於大定舊制京府十七處千人之外置節鎮防禦刺史州學六十處增養千人各設教授一員選五舉終場或進士年五十以上者爲之府學二十有四學生九百五人大興開封平陽真定東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間濟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遼陽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慶陽臨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鳳翔平涼延安咸平廣寧興中府各二十人節鎮學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絳定衛懷滄州各三十人萊密潞汾冀邢兗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聖州十五人餘二十三節鎮皆十人防禦州學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洛棣亳各十五人餘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女直學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後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爲學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之十三年以策詩取士始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以新進士爲教授國子學策論生百人小學生百人府州學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頻合懶蒲與婆速咸平泰州臨潢北京冀州開州豐州西京東京蓋州隆州東平益都河南陝西置之凡取國子學生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又定制每謀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戶內無願學者則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季月私試如漢生制大定二十九年勅凡京府鎮州諸學各以女直漢人進士長貳官提控其事具入官銜河南陝西女直學承安二年罷之餘如舊

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爲第而不復黜落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論策各一道其設也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爲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三年幷南北選爲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貞元元年定貢舉程試條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爲三年一闢大定四年勅宰臣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十八年謂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行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十九年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前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亦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論爲意者正爲此爾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上曰幷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二十年謂宰臣曰朕嘗論進士不當限數則對以所取之外無合格文故中選者少豈非題難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鄉舉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滿察鄉曲實行出倫者擢之又曰舊不選策今兼選矣然自今府會兩試不須試策已中策後則試以制策試學士院官二十二年謂宰臣曰漢進士魁例授應奉若行不副名不習制誥之文者即與外除二十三年謂宰臣曰漢進士皇統間人材殆不復見今應奉以授狀元蓋循資爾制誥文字各以職事鋪敘皆有定式故易至撰敕詔則鮮有能者參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對曰舊人已登第尚爲學不輟今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故爾上於聽政之隙召參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竊念久矣國朝設科始分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三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員不闕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科不過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縣令員闕也上曰自今文理可採者取之毋限以數二十八年復經義科章宗明昌元年正

月言事者謂舉人四試而鄉試似爲虛設固當罷去其府會試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羣經出題而註示本傳上是其言詔免鄉試府試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議外路添考試院及羣經出題之制有司言會試所取之數舊止五百人比以世宗勑中格者取乞依此制行之府試舊六處中有地遠者命特添三處上京咸平府路則試於遼陽河東南北路則試於平陽山東東路則試於益都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及荀揚老子內出題皆命於題下註其本傳又諭有司曰舉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試官或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出處注字之誤不在塗注乙之數明昌二年勑官或職至五品者直赴御試平章政事守貞言國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諸司局承應舊無出身自大定後始敘使至今鮮有可用者近來放進士第數稍多此舉更宜增取若會試止以五百人爲限則廷試雖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文合格則取六年言事者謂學者率恃有司全注本傳以示之故不勉讀書乞減子史注本傳之制又經義中選之文多膚淺乞擇學官及本科人充試官省臣謂若不與本傳恐碩學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題意而已遂命擇前經義進士爲衆所推者才識優長者爲學官遇差考試官之際則驗所治經參用詞賦進士題注本傳不得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曰添試策一道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餘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爲相作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素所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捨本取兼習恐不副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名爲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餘分爲兩甲中下人並在詞賦之下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時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詞賦進士不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聖訓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舉終場恩例若會試取人數過多則涉泛濫遂定策論詞賦經義人數雖多不過六百人少則聽其闕時太常丞郭人傑轉對言詞賦舉人不得作別名兼試經義及入學生精加試選無至濫補上勑宰臣曰近已奏定後場詞賦經義同日試之若府會試更不令兼試恐試經義者少是虛設此科也別名之弊則當禁之補試入學生員已有舊條恐行之滅裂爾宜嚴防閑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爲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單鎰病時文之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可令進士試策日自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相參爲問使發聖賢之微旨古今之事變詔爲永制先嘗勑樂人不得舉進士而奴免爲良者則許之尚書省奏舊稱工樂謂配隸之色及倡優之家今少府監工匠太常大樂署樂工皆民也而不得與試前代令諸選人身及祖父曾經免爲良者雖在官不得居清貫及臨民今反許試誠玷清論詔遂定制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其子孫則許之上又謂德行才能非進士科所能盡可通行保舉之制省臣奏在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萬民農工商賈皆是也前代立賢無方如版築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簡策者不可勝舉今草澤隱逸才行兼備者令謀克及司縣舉按察司具聞以擢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復宣旨以申之宣宗貞祐二年御史臺言明年省試以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道阻宜於中都南京兩處試之三年諭宰臣曰國初設科素號嚴密今聞會試至於雜坐諠譁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監察罪興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魯言國家數路收人惟進士之選最爲崇重不求備數惟務得賢今場會試策論進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詞賦經義二人取一前雖有聖訓當依大定之制中選即收無問多寡然大定間赴試者或至三千取不過五百泰和中策論進士三人取一詞賦經義四人取一向者貞祐初詔免府試赴會試者幾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則是十之一而已時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嘗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濫如此非所以爲求賢也宜於會試之前奏請所取之數使恩出于上可也詔集文資官議率從泰和之例又謂宰臣曰從來廷試進士日晡後即遣出宮恐文思遲者不得盡其才令待至暮時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覽其程文愛其辭藻者歎久之

因怪學者益少詔監試官左丞高汝礪曰養士學糧歲稍豐熟卽以本色給之不然此科且廢矣五年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格外多取十餘人上命以特恩賜第又命河北舉人今府試中選而爲兵所阻者免後舉府試

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爲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後復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餘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願學者俟行之久學者衆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乃就憫忠寺試徒單鎰等其策曰賢生於世世資於賢世未嘗不生賢賢未嘗不輔世蓋世非無賢惟用與否若伊尹之佐成湯傅說之輔高宗呂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築漁釣之間而其功業卓然後世不能企及者蓋殷周之君能用其人盡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聖上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並用言小善而必從事小便而不棄蓋取人之道盡矣而尙憂賢能遺於草澤者今欲盡得天下之賢而用之又俾賢者各盡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憫忠寺舊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湼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中選者得徒單鎰以下二十七人十六年命皇家兩從以上親及宰相子直赴御試皇家袒免以上親及執政官之子直赴會試至二十年以徒單鎰等教授中外其學大振遂定制今後以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直大字詩用小字程試之期皆依漢進士例省臣奏漢人進士來年三月二十日鄉試八月二十日府試次年正月二十日會試三月十二日御試勅以來年八月二十五日於中都上京咸平東平府等路四處府試餘從前例上曰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爲後人譏論丞相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

上曰其同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二十二年三月策試女直進士至四月癸丑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試已久矣何尙未考定參知政事斡特剌對曰以其譯付看故也上命速之二十三年上曰女直進士設科未久若令積習精通則能否自見矣二十八年諭宰臣曰女直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上曰大經義理深奧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於經內姑試以論題後當徐試經義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詔許諸人試策論進士舉七月省奏如詩策論俱作一日程試恐力有不逮詩策作一日論作一日以詩策合格爲中選而以論定其名次上曰論乃新添至第三舉時當通定去留明昌元年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擬依餘人例不可令直赴御試上曰是止許女直進士毋令試漢進士也又定制餘官第五品散階令直赴會試官職俱至五品令直赴御試承安二年勅策論進士限丁習學遂定制內外官員諸局分承應人武衛軍若猛安謀克女直及諸色人戶止一丁者不許應試兩丁者許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許三人三次終場不在驗丁之限三年定制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試進士舉於府試十日前委佐貳官善射者試射其制以六十步立垜去射者十五步對立兩竿相去二十步去地二丈以繩橫約之弓不限強弱不計中否以張弓巧便發箭迅正者爲熟閑射十箭中兩箭出繩下至垜者爲中選餘路委提刑司在都委監察體究如當赴會試御試者大興府佐貳官試驗三舉終場者免之四年禮部尙書賈鉉言策論進士程試弓箭其兩舉終場及年十六以下未成丁者若以弓箭退落有失賢路乞於及第後試之中者別加任使或升遷否者降之省臣謂舊制三舉終場免試今兩舉亦免之未可若以未成丁免試必有妄匿年者如果幼使徐習未晚也至於及第後試驗升降則已有定格矣詔從舊制在泰和格復有以時務策參以故事及疑難經旨爲問之制宣宗南遷興定元年制中都西京等路策論進士及武舉人權於南京東平婆速上京四處府試五年上賜進士斡勒業德等二十八人及第上覽程文怪其數少以問宰臣對曰大定制隨處設學諸謀克貢三人或二人爲生員贍

以錢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畝所給既優故學者多今京師雖存府學而月給通寶五十貫而已若於諸路總管府及有軍戶處置學養之庶可加益京師府學已設六十人乞更增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並置學官於總府以課克內不隸軍籍者爲學生人畀地四十畝漢學生在京者亦乞同此餘州府仍舊制上從之

凡會試之數大定二十五年詞賦進士不得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時以復加四舉終場者數太濫遂命取不得過六百人泰和二年上命定會試諸科取人之數司空襄言試詞賦經義者多可五取一策論絕少可四取一恩榜本以優老於場屋者四舉受恩則太優限以年則礙異材可五舉則受恩平章徒單鎰等言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率三四人取一平章張汝霖亦言五人取一府試百人中纔得五耳遂定制策論三人取一詞賦經義五人取一五舉終場年四十五以上四舉終場年五十以上者受恩

凡考試官大定間府試六處各差詞賦試官三員策論試官二員明昌初增爲九處路各差九員大興府則十一員承安四年又增太原爲十處有司請省之遂定策論進士女直經童千人以上差四員五百人以上三員不及五百二員各以職官高者一人爲考試官餘爲同考試官詞賦進士與律科舉人共及三千以上五員二千四員不及二千三員經義進士及經童舉人千人四員五百以上三員百人以上二員不及百人以詞賦考官兼之後又定制策論試官上京咸平東平各三員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員律科監試官一員試律官二員隸詞賦試院經童試官一員隸經義考試院與會試同其彌封幷謄錄官撿搜懷挾官自餘修治試院監押門官並如會試之制大定二十年上以往歲多以遠地官考試不便遂命差近者

凡會試知貢舉官同知貢舉官詞賦則舊十員承安五年爲七員經義則六員承安五年省爲四員詮讀官二員泰和三年上以彌封官漢語於舉人勑自今女直司則用右選漢人封漢人司則以女直司封宣宗貞祐三年以會試賦題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選者復以考官多取所親上怒其不公命究治之

凡御試讀卷官策論詞賦進士各七員經義五員餘職事各官二員制舉宏詞共三員泰和七年禮部尚書張行簡言舊例讀卷官不避親至有親人或有不敢定其去留或少加營護而爲同列所疑若讀卷官不用與進士有親者則讀卷之際得平心商確上遂命臨期多擬其有親者汰之

凡府試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年定以中京上京咸平東平四處至明昌元年添北京西京益都爲七處兼試女直經童凡上京合懶速頻胡里改蒲與東北招討司等路者則赴會寧府試咸平隆州婆速東京蓋州懿州者則赴咸平府試中都河北東西路者則赴大興府試西京幷西南西北二招討司者則赴大同府試北京臨潢宗州興州全州者則赴大定府試山東東西大名南京者則赴東平府試山東東路則試於益都凡詞賦經義進士及律科經童府試之處大定間大興大定大同開封東平京兆凡六處明昌初增遼陽平陽益都爲九處承安四年復增太原爲十中都河北則試於大興府上京東京咸平府等路則試於遼陽府餘各試於其境

凡鄉試之期以三月二十日府試之期若策論進士則以八月二十日試策間三日試詩詞賦進士則以二十五日試賦及詩又間三日試策論經義進士又間詞賦後三日試經義又三日試策次律科次經童每場皆間三日試之會試則策論進士以正月二十日試策皆以次間三日同前御試則以三月二十日策論進士試策二十三日試詩論二十五日詞賦進士試賦詩論而經義進士亦以是日試經義二十七日乃試策論若試日遇雨雪則候晴日御試唱名後試策則稟奏宏詞則作二日程試舊制試女直進士在再試漢進士後大定二十九年以復設經義科更定是制

凡監檢之制大興府則差武衛軍餘府則於附近猛安內差摘平陽府則差順德軍凡府會試每四舉人則差一人復以官一人彈壓御試策進士則差弩手及隨局承應人漢進士則差親軍人各一名皆用不識字者以護衛十人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各一人巡護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撿之際雖當嚴切然至於

解髮袒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上從其說命行之

恩例明昌元年定制省元直就御試不中者許綴榜末解元但免府試四舉終場依五舉恩例所試文卷惟犯御名廟諱不成文理者則黜之餘並以文之優劣爲次仍一日試三題其五舉者止試賦詩女直進士亦同此例承安五年勅進士四舉該恩詞賦經義當以各科爲場數不得通數又恩榜人應授官者監試官於試時具數以奏特恩者授之泰和三年以經義會元與策論詞賦進士不同若御試被黜則附榜末爲太優若同恩例又與四舉者不同遂定制依會經府試解元免府試之例會試下第再舉直赴御試

律科進士又稱爲諸科其法以律令內出題府試十五題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三十六條以上文理優擬斷當用字切者爲中選臨時約取之初無定數其制始見於海陵庶人正隆元年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遂令自今舉後復於論語孟子內試小義一道府會試別作一日引試命經義試官出題與本科通考定之

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爲中選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爲最初天會八年時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上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詔闢貢舉始備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間廢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謂宰臣曰經童豈遽無人其議復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上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經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以爲常天德時復廢聖主復置取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乞諭旨約省取之上曰若所誦皆及格何如守貞曰視最幼而誦不訛者精選之則人數亦不至多也復問參知政事胥持國對曰所誦通否易見豈容有濫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復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蓋資教之術耳夫幼習其文長玩其義使之從政人材出焉如中選者加之修習進士舉業則所記皆得爲用臣謂可勿令遽登仕途必習舉業而後官使之可也若能擢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中府薦或會試視其次數優其等級幾舉不得薦者從本出身似可以激勸而得人矣詔議行之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科試無常期上意欲行卽告天下聽內外文武六品以下職官無公私過者從內外五品以上官薦於所屬詔試之若草澤士德行爲鄉里所服者則從府州薦之凡試則先投所業策論三十道於學士院視其詞理優者委官以羣經子史內出題一日試論三道如可則庭試策一道不拘常務取其無不通貫者優等遷擢之宏詞科試詔誥章表露布檄書則皆用四六誡論頌箴銘序記則或依古今體或參用四六於每舉賜第後進士及在官六品以下無公私罪者在外官薦之今試策官出題就考通試四題分二等遷擢之二科皆章宗明昌元年所剏者也

武舉嘗設於皇統時其制則見於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挽一石力弓以重七錢竹箭百五十步立貼十箭內府試欲中一箭省試中二箭程試中三箭又遠射二百二十步垛三箭內一箭至者又百五十步內每五十步設高五寸長八寸臥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鑿頭鐵箭馳射府試則許射四反省試三反程試二反皆能中二箭者又百五十步內每三十步左右錯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槍馳刺府試則許馳三反省試二反程試三反左右各刺落一板者又依廢例問律一條又問孫吳書十條能說五者爲上等凡程試若一有不中者皆黜之若射貼弓八斗遠射二百一十步射鹿弓六斗孫吳書十條通四爲中等射貼弓七斗遠射二百五步射鹿弓五斗孫吳書十條通三爲下等解律刺板皆欲同前凡不知書者雖上等爲中中則爲下凡試中中下願再

試者聽舊制就試上等不中不許再試中下等泰和元年定制不分舊等但從所願試中則以三等為次二年省奏武舉程式當與進士同時今年八月府試欲隨路設考試所臨期差官恐以猝立未見應試人數遂權令各處就考之宣宗貞祐三年同進士例賜勑命章服時以隨處武舉入試者自非見居職任及已用於軍前者令郡縣盡遣詣京師別為一軍以備緩急其被薦而未授官者亦量材任之元光二年東京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言武舉入仕皆授巡尉軍轄此曹雖善騎射不歷行陣不知軍旅一旦臨敵恐致敗事乞盡括付軍前為長校俟有功則升之宰臣奏國家設此科與進士等而欲盡寘軍中非獎進人材之道遂籍丁憂待闕去職者付之

試學士院官大定二十八年勑設科取士為學士院官禮部下太常按唐典初入學士院例先試今若於進士已仕者以隨朝六品外路五品職事官薦試制詔誥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者充應奉由是翰苑之選為精明昌五年以學士院撰文字人少命尚書省訪有文采者勾取權試之

凡司天臺學生女直二十六人漢人五十人聽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試補又三年一次選草澤人試補其試之制以宣明曆試推步及婚書地理新書試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課三命五星之術凡醫學十科大興府學生三十人餘京府二十人散府節鎮十六人防禦州十人每月試疑難以所對優劣加懲勸三年一次試諸太醫雖不係學生亦聽試補

金史卷五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三

選舉二 文武選

金制文武選皆吏部統之自從九品至從七品職事官部擬正七品以上呈省
以聽制授凡進士則授文散官謂之文資官自餘皆武散官謂之右職又謂之
右選文資則進士爲優右職則軍功爲優皆循資有陞降定式而不可越凡銓
注必取求仕官解由據所隳行績資歷之要爲銓頭以定其能否其有犯公私
罪贓污者謂之犯選格則雖遇恩而不得與舊制犯追一官以至追四官皆解
任周年而復仕之承安二年定制每追一官則殿一年凡罷職會赦當敘者及
降殿當除者皆具罪以聞而後仕之凡增課陞至六品者任回復降既廉陞而
再任覆察不同者任回亦降自進士舉人勞效廕襲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倘多
而所定之時不一若牌印護衛令史之出職則皇統時所定者也檢法知法國
史院書寫則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將軍宮中諸局承應人宰相書表太
子護衛妃護衛王府祗候郎君內侍及宰相之子并譯史通事省祗候郎君親
軍驍騎諸格則定於世宗之時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檢討內侍寄祿官皆仕進
之門戶也凡官資以三十月爲考職事官每任以三十月爲滿羣牧使及管課
官以三周歲爲滿防禦使以四十月三品以上官則以五十月轉運則以六十
月爲滿司天太醫內侍官皆至四品止凡外任循資官謂之常調選爲朝官謂
之隨朝隨朝則每考陞職事一等若以廉察而陞者爲廉陞授東北沿邊州郡
而陞者爲邊陞凡院務監當差使則皆同從九品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
事及尚書省令史覆實架閣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長副檢法知法院務監當差
使及諸令史譯史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通事并諸局分承應有出身者皆
爲流外職凡此之屬或以尚書省差遣或自本司判補其出職或正班雜班則
莫不有當歷之名職既仕則必循陞降之定式雖或前後略有損益之殊而定
制則莫能渝焉

凡門廕之制天眷中一品至八品皆不限所廕之人貞元二年定廕敘法一品
至七品皆限以數而削八品用廕之制世宗大定四年五月詔皇家袒免以上
親就廕者依格引試中選者勿令當儀使五年十月制亡宋官當廕子孫者並
同亡遼官用廕又曰教坊出身人若任流內職者與文武同用廕自餘有勤勞
者賞賜而已昔正隆時常使教坊輩典城牧民朕甚不取又更定冒廕及取廕
官罪賞格七年五月命司天臺官四品以上官改授文武資者並聽如太醫例
廕其制凡正班廕亦正班雜班廕雜班明昌元年以上封事者乞六品官添廕
吏部言天眷中八品用廕不限所廕之人貞元中七品用廕方限以數當是時
文始於將仕武始於進義以上至七品儒林忠顯各七階許廕一名至六品承
直昭信計九階許廕二人自大定十四年文武官從下各增二階其七品視舊
爲九階亦廕一名至五品凡十七階方廕二人其五品至三品並無間越唯六
品不用廕乞依舊格五品以上增廕一名六品廕子孫弟兄二人七品仍舊爲
格時又以舊格雖有己子許廕兄弟姪蓋所以崇孝悌也而新格禁之遂聽讓
廕舊制司天太醫內侍長行雖至四品如非特恩換授文武官資者不許用廕
以本人見充承應難使係班故也泰和二年定制以年老六十以上退與患疾
及身故者雖至止官擬令係班除存習本業者聽廕一名止一子者則不須習
即廕凡諸色出身文武官一品廕子孫至曾孫及弟兄姪孫六人因門廕則五
人二品則子孫至曾孫及弟兄姪五人因門廕則四人三品子孫兄弟姪四人
因門廕則三人四品五品三人因門廕則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孫兄弟一人
因門廕則六品七品子孫兄弟一人舊格門廕惟七品一人餘皆加一人明昌
格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凡進納官舊格正班三品廕四人雜班三人正班武
略子孫兄弟一人雜班明威一人懷遠以上二人鎮國以上三人司天太醫遷
至四品詔換文武官者廕一人凡進士所歷之階及所循注之職貞元元年制
南選初除軍判丞簿從八品次除防判錄事正八品三除下令從七品四中令推官節
察判正七品五六皆上令從六品北選初軍判簿尉二下令三中令四上令已後並
上令通注節察判推官正隆元年格上甲者初上簿軍判丞簿尉中甲者初中

簿軍判丞簿尉下甲者初下簿軍判丞簿尉第二任皆中簿軍判丞簿尉三四五六七任皆縣令回呈省大定二年詔文資官不得除縣尉八年格歷五任令即呈省十三年制第一任權注下令舊制狀元授承德郎以十四年官制文武官皆從下添兩重命狀元更授承務郎次舊授儒林郎更爲承事郎第二甲以下舊授從仕郎更爲將仕郎十五年勑狀元除應奉兩考依例授六品十八年勑狀元行不顧名者與外除十九年命本貫察其行止美惡二十一年復命第三任注縣令二十二年勑進士受章服後再試時務策一道所謂策試者也內才識可取者籍其名歷任後察其政若言行相副則升擢任使是年九月復詔令後及第人策試中者初任即陞之二十三年格進士上甲初錄事防判二下令三中令中甲初中簿二上簿三下令下甲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試中策者上甲初錄事防判二中令三上令中甲初上簿二下令三中令下甲初中簿二錄事防判三中令又詔令後狀元授應奉一年後所撰文字無過人者與外除二十六年格以相次合爲令者減一資歷二十六年格三降兩降免一降文資右職外官減最後上令一任通五任回呈省遂定格上甲初錄事防判二中令三四五上令中甲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策試進士初錄事防判二三四五上令其次初上簿二中令三四五上令又次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下甲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二十七年制進士階至中大夫呈省明昌二年罷勸會狀元行止之制七年格縣令守闕各依舊格注授泰和諸格進士及第合授資任須歷遍乃呈省雖未盡歷官已至中大夫亦呈省又諸詞賦經義進士及第後策中試選合授資任歷遍呈省仍每任升本等首銓選貞祐三年狀元授奉直大夫上甲儒林郎中甲以下授徵事郎

經義進士皇統八年就燕京擬注六年與詞賦第一人皆擬縣令第二人當除察判以無闕遂擬軍判第二第三甲隨各人住貫擬爲軍判丞簿舊制五經及第未及十年與關內差使已十年者與關外差使四十年除下令正隆三年不授差使至三十年則除縣令大定二十八年始復設是科每舉專主一經

女直進士大定十三年皆除教授二十二年上甲第二第三人初除上簿中甲則除中簿下甲則除下簿大定二十五年上甲甲首遷四重餘各遷兩重第二第三甲授隨路教授三十月爲一任第二任注九品第三第四任注錄事軍防判第五任下令尋復令第四任注縣令二十六年減一資歷注縣令二十八年添試論後皆依漢人格

宏詞上等遷兩官次等遷一官臨時取旨授之恩榜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勑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女直人遷將仕漢人登仕初任教授三十月任滿依本格從九品注授明昌元年勑四舉終場亦同五舉恩例直赴御試明昌五年勑神童三次終場同進士恩榜遷轉兩次終場全免差使第六任與縣令依本格遷官如一次終場初入仕則一除一差其餘幷依本門戶仍使應二舉然後入仕每舉放四十人凡恩例補廕同進士者謂大禮補致仕遺表陣亡等恩澤補承襲蔭用幷與國王幷宗室女爲婚者正隆二年格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回呈省

凡特賜同進士者謂進粟出使回歿于王事之類皆同雜班補廕亦以雜班正隆元年格初授下簿二中簿三縣丞四軍判五六防判七八下令九中令十上令尋復更初注下等軍判丞簿尉次注中等軍判丞簿尉第三注上等軍判丞簿尉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

律科經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將仕郎皆任司候十年以上並一除一差十年外則初任主簿第二任司候第三主簿四主簿五警判六市丞七諸縣丞八次赤丞九赤縣丞十下縣令十一中縣令五任上縣令呈省三年制律科及第及七年者與關內差使七年外者與關外差諸經及第人未十年者關內差已十年關外差律科四十年除下令經童及第人視餘人復展十年然後理算月日大定十四年以從下新增官階遂定制律科及第者授將仕佐郎十六年特旨以四十年除下令太遠其以三十二年不犯贓罪者授下令十七年勑諸科人仕至下令者免差二十年省擬無贓罪及廉察無惡者減作二十九年注下令經童亦同此二十六年省擬以相次當爲縣令者減一資歷遷注勑命諸科人累

任之餘月日至四十二月，准一除一差。又勑舊格六任縣令呈省，遂減爲五任。二十八年，減赤縣丞一任。明昌五年，制仕二十六年之上者，如該廉升則注縣令。六年，減諸縣丞赤縣丞兩任。後吏格十年內擬注差使，十年外一除一差。若歷八任或任至三十二年，注下令，則免差，須遍歷而後呈省。所歷之制，初二下簿，三四中簿，五六七上簿，犯選格者，又歷上簿兩任，第九則注下令，十中令，十一十二上令。

凡武舉，泰和三年格，上甲第一名遷忠勇校尉，第二第三名遷忠翊校尉，中等遷修武校尉，收充親軍，不拘有無蔭，視舊格減一百月出職，下等遷敦武校尉，亦收充親軍，減五十月出職。承安元年格，第一名所歷之職，初都巡副將，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第二第三名，初巡尉部將，二上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餘人初副巡軍轄，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

凡軍功有六：一曰川野見陣，最出當先，殺退敵軍。二曰攻打抗拒州縣山寨，奪得敵樓。三曰爭取船橋，越險先登。四曰遠探捕得喉舌。五曰險難之間，遠處報事情成功。六曰謀事得濟，越衆立功。皇統八年格，凡帶官一命昭信校尉正七品以上者，初除主簿及諸司副使正九品，二主簿及諸司使正八品，三下令從七品，四中令正七品，五上令，或通注鎮軍都指揮使正七品及正將，其官不至昭信及無官者，自初至三任，通注丞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及知城寨從七品。章宗二十九年，遷至鎮國者，取旨升除。後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還至昭信校尉，餘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凡至宣武將軍以上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

凡勞效謂年老千戶謀克也，大定五年制，河南陝西統軍司千戶四十年以上擬從七品，三十年千戶四十年以上之謀克從八品，二十年以上千戶三十年以上謀克從九品，二十年以上謀克與正班，與差使十年以上賞銀絹，皆以所歷千戶謀克蒲輦月日通算。二十年制，以先曾充軍管押千戶謀克蒲輦二十年以上六十五歲放罷者，視其強健者與差除，令係班，不則量加遷賞。後更定吏格者，一命還宣武將軍以上，當授從七品職事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官不至宣武，初授八品者，授錄事，二赤劇丞，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初授九品官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大定九年格，三虞候順德軍千戶四十年以上者，與從八品，三十年千戶四十年以上謀克從九品，二十年以上千戶三十年以上謀克與正班，以下賞銀絹。大定十四年，定隨路軍官出職，以新制從下栁添兩重。舊遷忠武校尉者，今遷忠勇校尉，中都永固軍指揮使，及隨路掃兵指揮使出職，舊遷敦武校尉者，今遷進義校尉，武衛軍，大定十七年定制，其猛安曰都將，謀克曰中尉，蒲輦曰隊正。都將三十月遷一官，至昭信注九品職事，以隊正陞中尉，中尉陞都將。

省令史選取之門有四：曰文資，曰女直進士，曰右職，曰宰執子。其出仕之制，各異。文資者，舊惟聽左司官舉用，至熙宗皇統八年，省臣請若止循舊例舉勾，久則善惡不分，而多僥倖，遂奏定制，自天眷二年及第榜次姓名，從上次第勾，年至五十已上，官資自承直郎從六品至奉德大夫從五品，無公私過者，一闕勾二人試驗，可則收補，若皆可，即籍名令還職，待補官至承直郎以上，一考者除正七品以上從六品以下職事，兩考者除從六品以上從五品已下。奉直大夫從六品以上一考者除從六品已上從五品以下，兩考者除從五品以上正五品以下。節運同。正隆元年，罷是制，止於密院臺及六部吏人令史內選充。大定元年，世宗以胥吏既貪墨，委之外路幹事，又不知大體，徒多擾動，至二年，罷吏人而復皇統選進士之制，承直郎以上者，一考正七品，除軍判、節察判、軍刺同知，兩考者從六品，除京運判、總府判、防禦同知，奉直大夫已上一考者從六品，除同前，兩考從五品，除節運副、京總管府留守司判官。七年，以散階官至五品，亦勾充，不願者聽。十一年，以進士官至承直者衆，遂不論官資，但以榜次勾補。二十七年，以外多闕官，論者以爲資考所拘，難以升進，乃命不論官資，凡一考者與六品，次任降除正七品，第三任與六品，第四任升爲從五品，兩考者與從五品，次任降除六品，第三四任皆與從五品，五任升正五品。承安二年，以習學知除刑房知案及兵興時邊關令史三十月除隨朝闕，泰和八年以習學知除十五月

以上選充正知除。一考後理算資考。大安三年。以從榜次則各人所歷月日不齊。遂以吏部等差其所歷歲月多寡為次收補。知除考滿則授隨朝職。貞祐五年。進士未歷任者。亦得充補。一考者除上縣令。再任上縣令升正七品。如已歷一任丞簿者。舊制除六品。乃更為正七品。一任回降從七品。再任正七品升六品。如歷兩任丞簿者。一考舊除六品。乃更為正七品。一任回免降。復免正七一任。即升六品。曾歷令一任者。依舊格六品。再任降除七品。還升從五品。興定二年。勑初任未滿及未歷任者。考滿升二等為從七品。初任未滿者。兩任未歷任者。四任回升正七品。兩任正七。皆免回降。凡不依榜次勾取者。同隨朝升除。俟榜次所及日。聽再就補。興定五年。定進士令史與右職令史同格。考滿未應得從七者。與正七品。回降從七。一任所勾諸府令史。不及三考出職者。除從七品。回降除八品。若一任應得從七品者。除六品。回降正七品。若一任應得正七品者。免降。

女直進士令史。二十七年格。一考注正七品。兩考注正六品。二十八年。勑樞密院等處轉省者。並用進士。明昌元年。勑至三考者。與漢人兩考者同除。明昌三年。罷契丹令史。其闕內增女直令史五人。五年。以與進士令史辛苦既同。資考難異。遂定與漢進士一考與從六品。兩考與從五品。宰執子弟省令史。大定十二年制。凡承蔭者。呈省引見。除特恩任用外。並內奉班收。仍於國史院署編寫。太常署檢討。秘書監置校勘。尚書省准備差使。每三十月遷一重。百五十月出職。如承應一考以上。許試補省令譯史。則以百二十月出職。其已歷月日皆不紐折。如係終場舉人。即聽尚書省試補。十七年。定制以三品職事官之子試補樞密院令史。遂命吏部定制。宰執之子。幷在省宗室郎君。如願就試令譯史。每年一就試令譯史考試。院試補外。緦麻袒免宗室郎君。密院收補。大定二十八年制。以宗室第二從親。幷宰相之子出職。與六品。外宗室第三從親。幷執政之子出職。與正七品。其出職皆以百五十月。若見已轉省之餘人。則至兩考。止與正七品。二十九年。四從親亦許試補。

金史卷五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三十四

選舉三 右職 吏員雜選

右職省令史譯史皇統八年格初考遷一重女直人依本法外諸人越進義每三十月各遷兩重百二十月出職除正六品以下正七品以上職官正隆二年更爲五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人遷敦武校尉餘人遷保義校尉百五十月出職係正班與從七品若自樞密院臺六部轉省者以前已成考月數通算出職大定二年復以三十月遷一官亦以百二十月出職與正從七品院臺六部及宅府司轉省而不及考者以三月折兩月一考與從七兩考正七品三考與六品三年定格及七十五月出職者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五錄事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百五十月出職者初刺同運判推官等二三中令四上令回呈省大定二十七年制一考及不成考者除從七品須歷縣令三任第五任則升正七品兩考以上除正七品再任降除縣令三四皆與正七品第五任則升六品三考以上者除六品再任降正七品三任四任與六品第五任則升從五品

省女直譯史大定二十八年制以見任從七從八人內勾六十歲以上者相視用之明昌三年取見役契丹譯史內女直契丹字熟閑者無則以前省契丹譯史出職官及國史院女直書寫見任七品八品九品官充

省通事大定二十年格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一考兩考與八品三考者從七品餘與部令譯史一體免差御史臺令史譯史皇統八年遷考之制百二十月出職正隆二年格百五十月出職皆九品係正班大定二年百二十月出職皆以三十月遷一官其出職一考兩考皆與九品三考與八品明昌三年裁罷見役吏人用三品職事官子弟試中者及終場舉人本臺試補者若不足於密院六部見役品官及契丹品官子孫兄弟選充承安三年勅凡補一人必詢於衆雖爲公選亦恐久漸生弊況又在書史之上不試而即用本臺出身門戶似涉太優遂令除本臺班內祗令譯史名闕外於試中樞密院令譯史人內以名次取用不足即於隨部班祗令譯史上名轉充若須用終場舉人之闕則令三次終場舉人每科舉後與宅試書史人同程試驗榜次用之女直十三人內班內祗六人終場舉人七人漢人十五人內班內祗七人終場舉人八人譯史四人內班內祗二人終場舉人二人

樞密院令史譯史令史正隆二年制遷考與省同出職除係正班正從八品大定二十一年定元帥府令譯史三十月遷一官百二十月出職一考兩考與八品除授三考與從七品十四年遂命內祗并三品職事官承蔭人與四品五品班祗及吏員人通試中選者用之十六年定一考兩考者初錄事軍判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同初五六下令七八中令九十上令二十六年兩考者免下令一任三考以上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錄事軍防判二十六年免此除五下令二十六年亦免此除六七中令八上令十七年制試補緦麻袒免以上宗室郎君又定制三品職事子弟設四人吏員二人睦親府宗正府統軍司令譯史遷考出職與臺部同部令史譯史皇統八年格初考三十月遷一重女直人依本格餘人越進義第二第三考各遷一重第四考並遷兩重百二十月出職八品已下正隆二年遷考與省右職令史同出職九品大定二十一年宗正府六部臺統軍司令史吏部譯史元帥府通事皆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係班一考兩考與九品三考已上與八品除授十四年以三品至七品官承蔭子孫一混試充者以爲不倫命以四品五品子孫及吏員試中者依舊例補六品以下不與十五年命免差使十六年格一考兩考者初除上簿再除中簿三下簿四上簿五錄事軍防判六七下令八九中令十上令三考以上者初除錄事軍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如初五下令使免此除六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

按察司書吏以終場舉人內選補遷加出職同臺部

凡內外諸吏員之制自正隆二年定知事孔目出身俸給凡都目皆自朝差海陵初除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吏員外皆爲雜班乃召諸吏員於昌明殿諭之曰爾等勿以班次稍降爲歉果有人才當不次擢用也又定少府監吏員以內省司舊吏員及外路試中司吏補大定二年戶部郎中曹望之言隨處胥吏猥

多乞減其半。詔胥吏仍舊，但禁用貼書。又命縣吏闕則令推舉行止修舉爲鄉里所重者充。三年，以外路司吏久不升轉，往往交通豪右爲姦，令與孔目官每三十月則一轉移於它處。七年，勑隨朝司屬吏員通事譯史勾當過雜班月日，如到部者並不理算。又詔吏人但犯贓罪罷者，雖遇赦而無特旨不許復敘。又命京府州縣及轉運司胥吏之數，視其戶口與課之多寡增減之。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外路司吏止論名次上下，恐未得人，若其下有廉慎熟閑吏事，委所屬保舉，試不中程式者，付隨朝近下局分承應以待再試，彼既知不得免試，必當盡心以求進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言：「諸州府吏人不宜試補隨朝吏員，乞以五品以上子孫試補，蓋職官之後清勤者多，故爲可任也。」尚書省謂：「吏人試補之法行之已久，若止收承廕人，復恐不閑案牘，或致敗事。舊格惟許五品職官子孫投試，今省部試者尚少，以所定格法未寬故也。」遂定制，散官五品而任七品，散官未至五品而職事五品，其兄弟子孫已承廕者，並許投試。而六部令史內吏人試補者仍舊。泰和四年，簽河東按察司事張行信言：「自罷移轉法後，吏勢浸重，恣爲豪奪，民不敢言。今又無朝差都目，止令上名吏人兼管經歷六案文字，與同類分受賄賂，吏目通歷三十年始得出職，常在本處，使漁不便。」遂定制，依舊三十月移轉，年滿出職，以杜把握州府之弊。八年，以僉東京按察司事楊雲翼言，書史皆不用本路人，以別路書吏許特薦申部者類試，取中選者補用。凡右職官，天德制，忠武以下與差使，昭信以上兩除一差。大定十二年，勑鎮國以上即與省除。十三年，制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廣威注上令，信武權注下令，宣武、顯武免差權注丞簿。又制宣武、顯武功酬與上簿，無廕與中簿。二十六年，制遷至宣武、顯武始令出職。又以舊制通歷五任令呈省，詔減爲四任。明昌三年，以諸司除授守闕近三十月，於選綱窒礙，令後依舊兩除一差，候員闕相副則復舊制。泰和元年，以縣令見闕近者十四月，遠者至十六月，蓋以見格官至明威者並注縣令，或犯選幷廕承人若帶明威人亦注，是無別也。遂令曾廕承及犯選格女直人展至廣威，漢人至宣武，方注縣令。又以守闕簿丞近者十九月，遠者二十一月，依見格官至宣武、顯武、信武者，令注丞簿，遂命但曾廕承宣至明威方注丞簿。又吏格，凡諸右職正雜班，謂無實歷者班內班同皆驗官資注授，帶忠武以下者與監當差使，昭信以上擬諸司除授，仍兩除一差。宣武以上與中簿，若功酬人與上簿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廣威注上令，通歷縣令四任，如帶定遠已歷縣令三任者，皆呈省。若但曾廕承及犯選格，謂曾犯公罪追官私罪解任及犯贓廉訪不好幷體察不堪臨民並謂之犯選格女直人遷至武義，漢人諸色人武略，並注諸司除授，皆兩除一差，若至明威方注丞簿。女直人遷至廣威，漢人諸色人遷至宣威者，皆兩任下令，一任中令，回呈省。貞祐三年，制遷至宣武者皆與諸司除授，亦兩除一差。凡不犯選格者，若懷遠方注丞簿，至安遠則注下令、上令各一任，呈省。四年，復以官至懷遠注下令，定遠注中令，安遠注上令，四任呈省。檢法知法，正隆二年，嘗定六部所用人數及差取格法，初考兩考皆除司候，三考者除上簿。五年定制，十年內者，初考除下簿，兩考除中簿，三考除警判。十年外者，初考除第二任司候，兩考除上簿，三考則除市丞。大定二年，制曾三考者，不拘十年內外，皆與八品錄事、市令，擬當合得本門戶除授，舊授劄付。大定三年，始命給勑，以律科人爲之。七年，定制驗榜次勾取，如勾省令史之制。二十六年，命三考除錄事，以後則兩除一差。

女直知法檢法，大定三年格，以臺部統軍司出職令譯史曾任縣佐市令差使人內奏差，考滿，比元出身陞一等，依隨路知事例給勑，以三十月爲任。明昌五年，以省統軍司令譯史書史內擬年五十以下、無遺犯、慎行止，試一月，以能者充。再勒留者陞一等，一考者初上令，二三中令，四下令，兩考陞二等，呈省。

太常寺檢討二人，正隆二年，五十月遷一重，女直遷教武，餘人進義，百五十月出職，係離班。大定二年，制以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係正班九品。

省祗候郎君，大定三年制，以袒免以上親願承應，已試合格而無闕收補者，及一品官子已引見止在班祗候，三十月循遷，初任與正從七品，次任呈省。內祗在班初次任注正從八品，三四注從七品，而後呈省。班祗在班初九品，三四從八品，四五從七品，而後呈省。已上三藥並以六十月爲滿，各遷一重。八年定制，先役六十月，以試驗其才，不能幹者進一官黜之，才幹者再理六十月，每三十

月遷加百二十月爲滿須用識女直字者十六年定制以制文試之能解說傳制意者爲中選十八年制一品官子初都軍二錄事軍防判三都軍四下令五六上令回呈省內祗初錄事軍防判二上簿三同初四錄事五都軍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班祗初上簿二中簿三同初四錄事軍防判五錄事六都軍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回呈省

國史院書寫正隆元年定制女直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以熟於契丹大小字以漢字書史譯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韻以契丹字出題漢人則試論一道遷考出職同太常檢討

宗室將軍六十月爲任初刺同二都軍三刺同四從六副將軍以七品出職人充明昌元年以九十月爲滿中都上京初從七二錄事軍防判三入本門戶餘路初錄事軍防判二上簿三入本門戶承安二年改司屬令作隨朝

內侍御直內直六十四人正隆二年格長行人五十月遷一重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進義無出身大定二年格同上大定六年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并善書札者月給俸八貫石稍識字能書者七貫石不識字六貫石泰和二年以參用外官失防微之道乃掛寄祿官名以專任之既足以酬其勞而無侵官之弊

凡宮中諸局分大定元年世宗謂諸局分承應人班敘俸給涉于太濫正隆時乃無出身涉于太刻又其官品不以勞逸爲制遂命更定之大定六年諭有司曰宮中諸局分承應人有年滿數差使者往往苦於稽留而卒不得其差者復多不解文字而不幹故公私不便今後願出局者聽願留者各增其秩依舊承應其十人長雖老願留者亦增秩作長行承應餘依例放還七年詔宰臣曰女直人自來諸局分不經收充祗候可自今除太醫司天內侍外餘局分並令收充勾當

護衛正隆二年格每三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遷敦武餘遷保義百五十月出職與從五品以下從六品以上除大定二年格更爲初遷忠勇百二十月出職大定十四年官制從下添兩重遂命女直初遷修武餘人敦武十八年制初除五品者次降除六品第三復除從五品初任六品者不降第四任始授從五品再勤留者各遷一官明昌元年貲格初任不算貲歷不勤留者初從六品二三皆同上第四任陞從五勤留者初從五二三同上第四正五品再勤留者初正五品二同上三少尹四刺史明昌四年降作六品七品除貞祐制一考入品兩考除縣令三考正七品四考六品五年定一考者注上令兩考者一任正七品回降從七兩任正七回陞六品三考者正七一任回再任正七陞六品四考者三任六品陞從五品

符寶郎十二人正隆二年格皆同護衛出職與從七品除授大定二年格並同護衛十四年初收餘人遷進義二十一年英俊者與六品除常人止與七品除

奉御十六人以內駙馬充舊名入寢殿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同符寶郎大定二年出職從七品

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女直遷敦武餘人歷進義無出身大定二年格出職正班九品大定十四年定新官制從下添兩重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副尉十七年格有廕者初中簿二下簿無廕者注縣尉已後則依格明昌元年格有廕者每勤留一考則減一資二年以八品出職六年定格初錄事軍防判正從八品丞二上簿三中簿四正從八品若不犯選格者則免此除五下令六七中令八上令勤留一考者陞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回呈省勤留兩考者陞上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回呈省凡奉御奉職之出職大定十二年增爲百五十月二十九年復舊承安四年復增

東宮護衛正隆二年出職正班從八品大定二年正從七品初收女直遷敦武餘人保義

閤門祗候正隆二年格女直初遷敦武餘人保義出職正班從八品大定二年格出職從七品八年定格初都軍二錄事三軍防判四都軍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已帶明威者即與下令二錄事軍防判三都軍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奏

和四年格，初都軍二、錄事、軍防判三下令，四中令，五上令。
筆硯承奉。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更爲筆硯供奉，後以避睿宗諱，復更今名。
正隆二年，女直人遷敎武、餘歷進義，無出身，大定二年格，初考，女直遷敎武、餘
保義，出職正班從七品。吏格，初都軍二，三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
妃護衞。正隆二年格，與奉職同。大定二年，出職與八品。符寶典書四人，舊名牌
印令史，以皇家袒免以上親、有服外戚、功臣子孫爲之。正隆二年格，出職九品。
大定二十八年，出職八品，二上簿，回驗官資注授。
尚衣承奉。天德二年格，以班內祗人選充。大定三年，女直人遷敎武、餘人遷進
義，出職九品。
知把書畫十人。正隆二年格，與奉職同。大定二年，出職九品。十四年格，同奉職。
二十一年定格，有廕者，初中簿，二軍器庫副，使依本門戶差注；無廕者與差使。
凡已上諸局分承應人，正隆二年格，有出身者，皆以五十月爲一考，五考出職，
無出身者五十月止遷一官。大定二年三年格，皆三十月爲考，遷一重，四考出
職。十二年，復加爲五考。大定二十九年，又爲四考。承安四年，復爲五考。自大定
十二年，凡增考者，惟護衞則否。隨局內藏四庫本把，二十八人。正隆二年格，同
奉職。大定二年格，十人長，每三十月遷一重，四考出職九品，長行，每五十月遷
一重，初考，女直敎武、餘人進義，轉十人長者，其後依親軍例，轉五十人長者，以
三十月遷加，雖未至十人長而遷加至敎武者，依本門戶出職。十二年，加爲五
考。二十一年格，與知把書畫同。二十八年，以合數監同人內，從下選差。明昌元
年，如入寶石本把闕，六寶石局內選。六年，半於隨局承應人內選。
左右藏庫本把八人，格同內藏。大定二十九年，設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
職。
儀鸞局本把。大定二十七年，三人。明昌元年，設十五人，格比內藏本把。
尚食局本把四人。大定二十八年設，格同儀鸞。
尚輦局本把六人。二十八年設，格同儀鸞。
典客署書表十八人。大定十二年，以班內祗、弁終揚舉人慎行止者試三國奉
使接送禮儀，弁往復書表，格同國史院書寫。十四年，以女直人識漢字班內祗
一同試補。大定二十四年，終場舉人出職八品，注上簿，次下簿，三任依本門戶。
明昌五年，復許終場舉人材質端偉、言辭辯捷者與內班祗同試，與正九除。
捧案八人。大定十九年，以已承三品官廕人，命宣徽院揀試儀觀修整者，格同
尚衣承奉。二十一年格，同知把書畫。擎執儀使，大定四年，以內職及承奉班內
選。明昌六年，以皇家袒免以上親，不足則於外戚幷三品已上散官、五品以上
職事官，應廕子孫弟兄姪，以宣徽院選有德而美形貌者。
奉輦，舊名執擎兒，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格同擎執。
妃奉事，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大定十一年又名妃奉職，大定十八年更今名，格
同知把書畫。
東宮妃護衞十人。大定十三年格，同親王府祗候郎君。二十八年，有廕人與副
巡檢、護察，無廕人與司軍、軍轄等除。
東宮入殿小底。三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人遷敎武，餘人遷保義，吏格，有廕無
廕，其出職，初八品，二上簿，三中簿，四八品，五下令，六中令，八上令，回呈省。
東宮筆硯。五十月遷一重，百五十月出職正班九品，無廕人差使，有廕人二十
一年格，與二十一年知把書畫格同。
正班局分。尚藥、果子本把、奉膳、奉飲、司糧、儀鸞、武庫本把、
掌器、掌輦、習馭、韋子都管、生料庫本把。大定二十一年格，有廕人知
把書畫格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諸局分長行，並歷三百月，十人長九十月出
職。
雜班局分。儀坊子、尚食局廚子、果子廚子、食庫車本把、儀鸞典幄、
武庫槍隊、司獸、鐵帛庫官、旗鼓笛角唱曲子人、弩手、傘子。貞元
元年，制弩手、傘子、尚廐局小底、尚食局廚子，並授府州作院都監。大定二十九
年，長行三百月，十人長九十月，出職弩手、傘子，四百月出職。其他局分若祕書
監楷書及琴棊書院象說話待詔、尚廐局醫獸、駞馬牛羊韋子、醫人，皆無出身。
侍衞親軍長行，初收遷一重，女直敎武、餘人進義，每五十月遷一重，以次轉五

十人長者則每三十月遷一重如五十人長內遷至武義者以五十人長本門戶出職五十人長每三十月遷一重六十月出職保正班與九品除授有廕者八品除授如轄百人長者則三十月遷一重六十月出職保正班八品有廕者七品大定六年百戶任滿有廕者注七品都軍正將無廕及五十戶有廕者注八品刺郡都巡檢副將五十戶無廕者及長行有廕者注縣尉無廕注散巡檢十六年有廕百戶初中令二都軍正將三四錄事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回呈省無廕者初都軍正將二錄事三四副將巡檢五都軍正將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此言識字者也不識字者初上縣尉次主簿二十一年有廕者初中簿二縣尉無廕者初縣尉二散巡檢已後依本門戶識字不識字並用差注二十九年定女直二百五十月出職餘三百月出職吏格先察可親民及不可者驗其資歷若已任回帶明威懷遠者驗資擬注

拱衛直正隆名龍翔軍無出身大定二年改龍翔軍爲拱衛司定格軍使什將長行每五十月遷一重女直人教武餘人進義遷至指揮使則三十月出職遷一重保正班與諸司都監雖未至指揮使遷至武義出職保雜班與差使

司天長行正隆二年定五十月遷一重女直教武餘人進義無出身

太醫格同貞元元年書罷去六十餘人正隆二年格五十月遷一重女直人教武餘人進義無出身

教坊正隆間有典城牧民者大定間罷遂定格同上

金史卷五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三十五

選舉四　部選　省選　廉察　薦舉　功酬　虧永

凡吏部選授之制自太宗天會十二年始法古立官至天眷元年頒新官制及天德四年始以河南北選人並赴中京吏部各置局銓注又命吏部尚書蕭頤定河南北官通注格以諸司橫班大解并大將軍合注差人依年例一就銓注餘求仕人分四季擬授遂爲定制貞元二年命擬注時依舊令求仕官明數翻面授也不許就本鄉若衰病年老者毋授繁劇處世宗大定元年勅從入品以下除授不須奏聞又制求仕官毋入權門違者追一官降除有所餽獻而受之者奏之二年詔隨季選人如無過或有功酬者依格銓注有廉能及污濫者約量升降呈省七年命有司自今每季求仕人到部令本部體問政跡出衆者及贓污者申省核實以聞約量升擢懲斷年老者勿授縣令又謂宰臣曰隨朝官能否大率可知若外路轉運司幕官以至縣令但驗資考其中雖有忠勤廉潔者無路而進是此人終身不敢望三品矣豈進賢退不肖之路哉自今通三考視其能否以定升降爲格又曰今用人之法甚弊其有不求聞達者入仕雖久不離小官至三四十年不離七品者而新進者結朝貴致驟遷此豈示激勸之道卿等當審於用人以革此弊時青州防禦使常德輝上言吏部格法止敘年勞是以雖有才能拘於法而不得升以致人才多滯下位又刺史縣令親民之職多不得人乞加體察然後公行廉問庶使有懼心且今酒稅使尙選能者況承流宣化之官可不擇乎自今宜以能吏當任酒使者授親民之職從之十年上謂宰臣曰守令以下小官能否不能徧知比聞百姓或請留者類皆不聽凡小官得民悅上官多惡之能承事上官者必不得民悅自今民願留者許直赴部告呈省遣使覆實其績果善可超升之如丞簿升縣令之類以示激勸二十六年以闕官勅見行格法合降資歷內三降兩降各免一降一降者勿降省令譯史合得縣令資歷內免錄事及下縣令各一任密院令史三考以上者仝前免之

臺部宗正府統軍司令譯史合歷縣令任數免下令一任外路右職文資諸科合歷縣令亦免一任當過檢法知法三考得錄事者已後兩除一差明昌三年上曰舊制每季到部求仕人識字者試以書判不識字者問以疑難二事體察言行相副者其令自今隨季部人並令依條試驗宰執奏曰既體察知與所舉相同又試中書判若不量與升除無以示勸遂定制若隨朝及外路六品以上官則隨長任用外路正七品官擬升六品縣令一等除授任滿合降者免降從七品以下於各等資歷內減兩任擬注以後體察相同即依已升任使若體察不同者本等注授若見任縣令升中上令者并掌錢穀及丁憂去者候解由到部諸局分人亦候將來出職日準上擬注猛安謀克擬依前提刑司保舉到升任例施行時省令隨門戶減一資歷明昌七年勅復令如舊泰和元年上以縣令見守闕近者十四月遠者十六月又以縣令丞簿員闕不相副勅省臣右選官見格散官至明威者注縣令宣武者注丞簿雖曾犯選格及虧永者亦注是無別也遂定制曾犯選格及虧永者廣威注令明威注丞簿衛紹王大安元年以縣令闕少令初入上中下令者與其守闕可令再注丞簿一任俟員闕相副則當復舊宣宗貞祐二年以播越流離官職多闕權命河朔諸道宣撫司得擬七品以下尋以所注吏部不知季放之闕多至重複乃奏罷之時李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煩冗政在用人舊雖有四善十七最之法而拔擢蔑聞幾爲徒設大定間以監察御史及審錄官分詣諸路考覈以擬號爲得人可依已試之効庶幾使人自勵詔從之三年戶部郎中奧屯阿虎言諸色遷官並與女直一體而有司不奉妄生分別以至上下相疑詔以違制禁之初宣宗之南遷也詔吏部以秋冬於南京春夏於中都置選而赴調者憚於北行率皆南來遂併於南京設之三年命汰不勝官者令五品以上官公舉令季赴部人內先擇材幹者量緩急易之興定元年詔有司議減冗員又詔自今吏部每季銓選差女直漢人監察各一員監視又盡罷前犯罪降除截罷及承應未滿解去而復爲隨處官司委使者又定制權依劇縣例俱作正七品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未六十無公私罪堪任使者歲一人仍令兼領樞

密院經歷之職，以鎮軍人。凡上司不得差占及凌辱決罰，到任半年，委巡按官體訪，具申籍記，又半年覆察，考滿日，分等升用。如六事備爲上等，升職一等，四事爲中等，減二資歷，其次下等，減一資歷，不稱者黜罷。

凡省選之制，自熙宗皇統八年，以上京僻遠，始命諸赴京擬注者，以爲常。貞元遷都，始罷是制。其常調制，正七品兩任陞六品，六品三任陞從五品，從五品兩任陞正五品，正五品三任陞刺史。凡內外官皆以三十月爲考，隨朝官以三十月爲任，陞職一等。自非制授尚書省選在外官，命左司都事文勾取，承安三年，始命置簿勾取。大定十五年制，凡二品官及宰執權要使不理任，每及三十月，則書于貼黃，不及則附于闕簿。內外三品官以五十月爲任，泰和三年制，凡文資右職官歷遷三品職事者，五品以上歷五十月，六品以下及門廕雜流職事至四品以上而散官歷至三品者，皆歷六十月，方許告遷。七年，自按察使副依舊三十月理考，外內外四品以四十月理考，通八十月遷三品。泰和八年，詔以門廕官職事至四品者甚少，自今至刺史而散官歷至三品者，即許告遷三品。此省選資考之制也。世宗大定元年，上謂宰臣曰：朕曾歷外任，不能悉知人之優劣，每除一官，必以不稱職爲憂。大臣實乃相職，卿等其各盡乃心，勿貽笑天下。又曰：凡擬注之際，當爲官擇人，勿徒任親舊，庶無曠官矣。又曰：守令之職，當擇材能，比聞近邊殘破，多用年老及罪降者，是豈撫恤邊民也。若資歷高者，不當任邊遠，可取以下之才能者升授，回不復除，庶可以先後遷陞也。遷陞之制，蓋始于此。三年，詔監當官遷散官至三品，倘任縣令者，與省除。四年，勅隨朝六品以下闕，局分官有闕者，省不得擬注，令具闕及人以聞。六年，制官至三品除，朝廷約量勞績歲月，特與遷官。七年，制內外三品官遇擬注，其歷過成考以上月日，不曾遷加，或遷罷職，可於除目內備書以聞。又勅外路四品以上職事官并五品合陞除官，皆具闕及人以聞。六品以下官，命尚書省擬定而復奏。上又謂宰臣曰：擬注外官，往往未當，州縣之官賢則致乘，否則致弊，卿宜辨論人材優劣參用，則遞相勉勵，庶幾成治矣。又曰：從來頻會人例爲節副，今宣徽院同簽銀朮可，以特收頻會，然後授以諸州同知，此亦何功，但其人有足任使，故授以同簽也。且如自護衛符寶頻會考滿者，與六品五品之職，而與元苦辛特收頻會者例除，則是不倫也。十年，謂宰臣曰：凡在官者，若不爲隨朝職任，便不能離常調，若以卿等所知任使，恐有滯，如驗入仕名項或廉等第用之，亦可。若不稱職，即與外除。十一年，上謂宰臣曰：隨朝官多自計所歷一考，謂當得某職，兩考又當得某職，故但務因循而已。及被差遣，又多稽違。近除大理司直李實爲警巡使，而奏謝言臣內歷兩考，意謂合得五品，而除六品也。朕以此人幹事，當除監察御史及爲大理司直，未嘗言情見一事，由是除長官，欲視其爲政，故授是職。自今外路與內除者，察其爲政公勤則升用，若但務苟簡者，不必待任滿，即當依本等出之，不明賞罰，何以示勸勉也。十二年，上謂宰臣曰：朕嘗取尚書省百官行止觀之，歷任刺史知軍者甚少，近獨深州同知辭不習爲可，故用之，即令居五品者，皆再任當例降之人，故不可也。護衛中有考滿者，若令出職，慮其年幼不閑政事，縱循衛中如今日人材亦難得也。若勒留承應，累其資考，令至正五品可乎？皆曰：然。十六年，勅宰臣選調擬注之際，須引外路求仕人引至尚書省堂，量材受職。二十一年，謂宰臣曰：海陵時與人本官太優，今復太監，令散官小者奏之。二十四年，以省資考太滯，命各減一任，臨時量人材辛苦、資歷年甲，以次奏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定制，自正七品而上，皆以兩任而後陞。明昌四年以前制，有職官已帶三品者，不許告遷，有司因之不舉，以致無由遷敘。上慮其濡滯，遂定制，已帶三品散官，實歷五十月，從有司照勘，格前進官一階，格後爲始再算。五年，命宰臣擬注之際，召赴選人與之語，以觀其人。六年，命隨朝五品之要職，及外路三品官，皆具人闕進呈，以聽制授。七年，勅隨朝除授必欲至三十月，如有急闕，則具闕及人奏稟，尋復令不須待考滿，後當通算其所歷而已。承安四年，勅宰臣曰：凡除授恐未盡當，今無門下省，雖有給事中而無封駁司，若設之使於擬奏未受時辭審得當，然後授之可也。乃立審官院，凡所送令辭審者，以五日內奏，或申省。承安五年，以六品從五品闕少，勅命歷三任正七品而從陞六品。泰和元年，諭旨宰臣曰：凡遇急闕，與其用資歷未及之人，何如止起復丁憂之人也。命內外官通算，合得升等而少十五月者，依舊在職補足而

後升除，或有餘月日，以後積算，遇闕而無相應人，則以資歷近者奏稟。二年，命少五月以下者，本任補六月至十四月者，本任或別除補之。是制既行之後，至六年，以一例遷升，復恐太濫，命量材擬奏。衛紹王大安元年，定文資本職出身內有至一品職事官，應遷一品散官者，實歷五十月，方許告遷二品三品職事官，應告本品循遷者，亦歷五十月，不得過本品外，四品以下職事官，如遷三品者，亦歷五十月，止許告遷三品。一資六品以下職事官，歷六十月告遷，帶至三品，更不許告，犯選格者皆不許。如已至三品以上職事者，六十月亦聽。凡遷三品官資，及致任并積遷三品者，則具行止以聞，四品則六十月告遷，雜班則否。宣宗興定元年，從單頻借言，兵興以來，屢命數出，以勞進階者，比年尤多，職下僚散官，或至極品，名器之輕，莫此為甚，自今非親王子及職一品，餘人雖散官至一品，乞皆不許封公，若已封者，雖不追奪，其儀衛亦當降從二品之制。從之。凡選監察御史，尚書省具才能者疏名進呈，以聽制授，任滿，御史臺奏其能否，仍視其所察公事，具書於解由，以送尚書省，如所察事皆無謬戾，為稱職，則有陞擢，庸常者臨期取旨，不稱者降除，任未滿者，不許改除。大定二十七年，前書令六十以上者為之，後臺官以年老者多廢事為言，乃勑尚書省，於六品七品內，取六十以下，廉幹者備選。二十九年，令臺官得自辟舉。明昌三年，復命尚書省擬注，每一闕則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承安三年，勑監察給由，必經部而後呈省。泰和四年制，以給由具所察事之大小多寡，定其優劣。八年，定制，事有失糾察者，以怠慢治罪。貞祐二年，定制，以所察大事至五，小事至十，為稱職，數不及，且無切務者，為庸常，數內有二事不實者，為不稱職。四年，命臺官辟舉，以名申省，定其可否。

廉察之制，始見於海陵時，故正隆二年六月，有廉能官復與差除之令。大定三年，命廉到廉能官第一等，進官一階，陞一等，其次約量陞擢，污濫官第一等，殿三年，降二等，次二年，又次一年，皆降一等。詔廉問猛安謀克廉能者，第一等遷兩官，其次遷一官，污濫者，第一等決杖百，罷去，擇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復職，蒲輦決則罷去，永不補差。八年，省臣奏，御史中丞移剌道所廉之官，上曰：「職官多貪污，以致罪廢，其餘亦有因循以苟歲月者，今所察能實可顯擢者，即與升除，恐無以慰民愛留之意，且可遷加傔秩，滿日升除。」十年正月，上謂宰臣曰：「今天下州縣之職，多闕員，朕欲不限資歷用人，何以偏知其能，擬欲遣使廉問，又慮擾民而未得其真，若令行辟舉之法，復恐久則生弊，不若遣人晴察明廉，如其相同，然後陞黜之，何如？」宰臣曰：「當如聖訓。」十一年，奏所廉善惡官，上曰：「罪重者遣官就治，所犯細微者，量不能禁制姦弊耳，其誠勵而釋之。凡廉能官四品以下，委官覆實，同則升補，三品以上以聞，朕自處之。」時隙言者有云，每三年委宰執一員廉問者，上以大臣出則郡縣動搖，難復敢行事者，今欲察明間之，制蓋得其中矣。又謂宰臣曰：「朕以欲遍知天下官吏善惡，故每使採訪，其殿升黜者多矣，宜知勸也，若常設訪察，恐任非其人，以之生弊，是以姑罷之。」詔曰：「是官不設，何以知官吏之善惡也。」左丞相良弼曰：「自今臣等並心親察之。」上曰：「宜加詳，勿使名實淆混。」十一年，以同知山陽軍山和尚等清強，上曰：「此輩晴察明敏，皆奉致舉，夫賞罰必信，則善者勸，惡者懼，此道久行，庶可得人也。」其第其政績旌賞之。三月，詔職官既已被廉，若仍舊在職，必復審民，其遣辟使遍詣諸道，即日罷之。大定二十八年制，以閤門祗候、筆硯承奉、奉職、妃護衛、東宮入殿小底、宗室郎君、王府郎君、省郎君，始以選試才能用之，不須體察，內藏本把、不入殿小底與入殿小底，及知把書畫，則亦不體察。三年，以所廉察，則有清廉之聲，而政績則平常者，勑命不降注，以石仲淵等四人雖清廉，為百姓所喜，而復有行事邀順人情之語，則與公正廉能人不同，勑命降注，凡治績平常者，奪元舉官俸一月。明昌四年，上曰：「凡被舉者，或先察者不同，其後為人再舉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後察者不同，當何以處之，其議可久通行無窒之術以聞。」省臣奏曰：「保舉與體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攝提刑司境內職事，再令體察，如果同則依格用，不同則還本資歷。」時有議凡當舉人之官，歲限以數，濫實注受者，是日，省臣併奏以謂如此，恐滋久長求請僥倖之弊，遂擬被舉官如體察相同，隨常陞用，不如所舉者，元舉官約量降除，如自囑求舉，或因勢要，及為人請囑而舉之者，各追一官，受賄者以枉法論，體察官亦同此。歲舉

不限數。不舉不坐罪。但不如所舉則有降罰。如此則必不敢濫舉而實材可得。上曰。是可止作條理施行一二年。當別思其法。承安四年。以按察司不兼採訪。遂罷平倒別路除授之制。泰和元年定制。自第一等闕外。第二等闕滿合注縣令者。升上令少一任與中令少二任與下令少三任以上者。與錄事軍防判。仍減一資。注令少五任以上者。注丞簿。第三等任滿。合注縣令者。升中令。少一任。與下令少二任以上者。與錄事防判。亦減一資。注令少四任以上者。並注丞簿。已入縣令者。秩滿日與上令。仍依各等資考內通減兩任呈省。已任六品七品者。減一資注授。經保充縣令。明闕相同。依資考不待滿升除。見隨朝者考滿升注。既升除後。將來覆察公正廉能者不降。宣宗南遷後。以御史巡察。興定元年。以縣官或非材。監察御史一過不能備知。遂令每歲兩遣監察御史巡察。仍別選官巡訪。以行黜陟之政。哀宗正大元年。設司農司。自卿而下。迭出巡察吏治臧否。以陞黜之。

舉廉。大定二年。詔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舉廉能官一員。三年定制。若察得所舉相同者。即議旌除。若舉跡濫。所舉官約量降罰。九年。上曰。朕思得忠廉之臣。與之共治。故嘗命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于今數年矣。以天下之大。豈無其人。由在上者知而不舉也。參知政事魏子平奏曰。可令當舉官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否。以爲旌賞。上曰。一任舉一人。則人材或難。恐涉於濫。又少有所犯。則罪舉者。故人益畏而不敢舉。宋國被舉之官有犯罪者。所舉官雖宰執。亦不免降黜。若有能名。則被遷賞。且人情始慕進。故多廉慎。既得任用。或失所守。宰執自掌黜陟之權。豈可因所舉而置罪耶。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已申前令。命舉之矣。十年。上曰。舉人之法。若定三品官當舉幾人。是使小官皆諂媚於上也。惟任滿詢察前政。則得人矣。十一年。上謂宰臣曰。昨覩貼黃。五品以上官多闕。而難於得人。凡三品以上。朕則自知。五品以下。不能盡識。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國家之務。朕豈能獨盡哉。嘗思之。欲盡久安之計。與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雖有所行。皆尋常事耳。十九年。時朝廷既取民所譽望之官而升遷之。後上以隨路之民赴都舉請者。往往無廉能之實。多爲所使而來沽名者。不須舉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以選舉十事命奉御合魯諭尚書省定擬。其一曰。舊格進士軍功最高。尚且初除丞簿。第五任縣令升正七品。兩任正七品升六品。三任六品升從五品。兩任從五升正五品。正五三任而後升刺史。計四十餘年。始得至刺史也。其他資格出職者可知矣。拘於資格之滯。至於如此。其令提刑司採訪可用之才。減資考而用之。庶使可用者不至衰老。省臣遂擬。凡三任升者。減爲兩任。於此資歷內遇各品闕多。則於第二任未滿人內選人材苦辛可以超用者。及外路提刑司所採訪者。升擢之。其二曰。舊格隨朝苦辛驗資考陞除者。任滿回日而復降之。如正七滿回降除從七品。從五品回降爲六品之類。今若其人果才能可爲免降。尚書吏部遂擬令隨朝考滿。遷除外路五品以下職事。并廉驗考次職滿有才能者。以本官任滿已前十五月以上二十月以內察訪保結呈省。其三曰。隨路提刑所訪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職事從宜遷注。其四曰。從來宰相不得與求仕官相見。如此何由知天下人材優劣。其許相見以訪才能。尚書刑部謂。在制。求仕官不得於私第謁見達官。違者追一官。降等奏除。若有求請饋遺。則以奏聞。仍委御史糾察。上遂命削此制。其五曰。舊時臣下雖知親友有可用者。皆欲遠嫌而不引薦。古者舉賢不避親讎。如祁奚舉讎。仁傑舉子。崔祐甫除吏八百。皆親故也。其令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幾人。違者加以蔽賢之罪。吏部議。內外五品以上職事官。每歲保廉能官一人。外路五品。隨朝六品。願舉者聽。若不如所舉者。各約量降罰。今擬賢而不舉者。亦當約量降罰。其六曰。前代官到任之後。即舉可自代者。其令自今五品以上官。舉自代以備交承。吏部按唐會要。建中元年。赦文文武常參官外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刺史赤令畿令并七品以上淸官。大理司直評事。受命之三日。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外官則馳驛奏聞。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即以所舉多者量授。今擬內外官五品以上到任。須舉所知才行官一員以自代。太傅丞相平章頴。自古人材難得。若令舉以自代。恐濫而不得實材。參政謂。自代非謂即令代其人也。止類姓名。取所舉多者約量授之耳。此蓋舜官相讓。周官推賢之遺意。上以參政所言與吏部同。從之。其七曰。隨朝外路長官。一任之內。足知僚屬

之能否。每任可令舉與人。吏部擬令內外五品以上職事官長於僚屬內須舉才能官一人，數外舉者聽。其八曰，人材隨色有之，監臨諸物料及草滓隱逸之士，不無人材，宜廣舉用之。吏部擬監臨諸物料內，以外路五品、隨朝六品以上舉廉能者，直言所長，移文轉申省，差官察訪得實，隨材任使。草滓隱逸當遍下司縣，以提刑司察訪呈省，隨色人材，令內外五品以上職官薦之。其九曰，親軍出職內有尤長武藝、勇敢過人者，其令內外官舉，提刑司察，如資考高者可參注沿邊刺史、同知、縣令。吏部擬若依本格資歷恐妨才能，若舉察得實者，依本格減一資歷擬注。尚書省擬依旨升品擬注。其十曰，內外官所薦人材，即依所舉試之，委提刑司採訪虛實，若果能稱職，再加遷擢，如或碌碌，即送常調。古者進賢受上賞，進不肖有罰，其立定賞罰條格，庶使人不敢徇私也。省臣議，臨試各欲舉人，則一人內所舉不下五七人，自古知人爲難，人材亦自難得，限數多則猥避賞罰，務苟簡，不副聖主求賢之意。擬以前項各款隨色能舉一人，即充歲舉之數，如此則不濫而賢材得矣。每歲貢人數，尚書省覆察相同，則置簿藉之，如有闕，則當隨材委擬。明昌元年敕，齊民之中有德行才能者，司縣舉之，特賜同四舉五舉人下。明昌元年制，如所舉碌碌無過人跡者，元舉官依例治罪。宣宗興定元年，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未六十、不犯贓、堪任使者一人。三年，定辟舉縣令制，稱職，則元舉官減一資歷，中平，約量陞除，不稱罰俸一月，犯免官免所居官及官當私罪解任、杖罪贓污者，約量降除，污贓至徒以上及除名者，一任不理資考。三品以上舉縣令稱職者，約量升除，不稱奪俸一月，若被舉者犯免官等罪奪俸兩月，贓污至徒以上及除名者奪俸三月，獄成而會赦原者，亦原之。五年，制辟舉縣令考平者，元舉者不得復舉，他人舉之者聽。又舊制，保舉縣令秩滿之後，以六事論升降，三事以下減一資歷，四事減兩資歷，六事皆備則升職一等。既而御史張升卿言，進士中下甲及第人及監官至明威當入縣丞主簿，而三事以下減一資歷注下令，四事減注中令，令皆七品也，若復入品矣，輕重相戾，宜更定之。遂定制，自今四事以下如前條，六事完者，進士中下甲及第、監官當入縣丞主簿人減三資歷注上令，餘出身者亦同此。任二十月以上，雖未秩滿，若以理去官，六事之跡已經覆察，論升如秩滿例。五年，以舉官或私其親，或徇於請求，或謬於鑒裁，而妄舉，數歲之間，以濫去者九十餘人，乃罷辟舉縣令之制。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監察御史、司農司官，先訪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潔可爲舉主者，然後移文使舉所知，仍以六事課殿最而升黜舉主。故舉主既爲之盡心，而被舉者亦爲之盡力。是時雖迫危亡，而縣令號爲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

功酬虧永之制。凡諸提點院務官，三十月遷一官，周歲爲滿，止取無虧月日用之。大定四年定制，一任內虧一分以上降五人，二分以上降十人，三分以上降十五人，若有增羨則依此陞遷，其陞降不盡之數，於後任充折。二十一年，以舊制監當官並責決，而不顧廉恥之人，以謂已決，即得赴調，不以刑罰爲畏，擬自今若虧永及一酬以上，依格追官殿一年，外虧永不及酬者，亦殿一年。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罷年遷之法，更定制，比永課增及一酬，遷一官，兩酬遷兩官。如虧課，則制亦如之，各兩官止。又罷使司小都監與使副一體論增虧者，及罷餘前陞降不盡之數，使任充折之制。泰和元年制，犯選及虧永者，右職漢人至宣武將軍，從五品，女直至廣威將軍，正五品，方注縣令。又更格，曾犯選及虧永者，女直至武義，從六，漢人及諸色人至武略，從六，皆注諸司，亦兩除一差至明威方注丞簿。貞祐三年制，曾虧永犯選者，遷至宣武，注諸司，至懷遠，從四下，方注丞簿，至安遠，從四上，注下令。正大元年制，曾犯選曾虧永者，至廣威，與諸司兩除一差，至安遠，注丞簿，三任，其至鎮國，從三品下，方注下令。羣牧官三周歲爲滿，所牧之畜以十爲率，駞增二頭，馬增二疋，牛亦如之，羊增四口，而大馬百死十五疋者，及能徵前官所虧三分爲率，能盡徵及徵二分半以上，爲上等，陞一品級。駞增一，馬牛增二，羊增三，大馬百死二十五，徵前官所虧二分以上，爲中等，約量升除。駞不增，馬牛增一，羊增二，大馬百死三十，徵虧一分以上，爲下等，依本等除。餘畜皆依元數，而大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此明昌四年制也。五年，制馬牛羊虧元數十之一，騍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

等，決四十。若賸爲牛羊廚元數一分爲百死四十，後廚不得者，杖八十，降同前。

金史卷五十四

金史卷五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六

百官一 三師 三公 尚書省 六部 都元帥府 樞密院 大宗正府 御史臺 宣撫司 勸農使司 司農司 三司 國史院 翰林學士院 審官院 太常寺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昊迭之號以爲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骨之下有掃穩脫朵詳穩之下有麽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廣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遷選者千餘處數歲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略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必列于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皆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皆正一品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尚書省尚書令一員正一品總領紀綱儀刑端揆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從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佐治省事左司郎中一員正五品國初置左右司侍郎天會三年始更今名舊凡視朝執政官親奏事自天德二年始以付左右司官爲定制員外郎一員正六品掌本司奏事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付事兼帶修起居注官迴避其間記注之事每月朔朝則先集是月秩滿者爲簿名曰闕本及行止簿貼黃簿并官制同進呈御覽畢則受而藏之每有除拜凡尚書省所不敢擬注者則一闕具二三人以聽制授焉都事二員正七品貞元二年左右司官中出身并進士令史三色人內通選三年以監察御史相應人取次奏擬不復擬注掌本司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省內宿直檢校架閣等事右司所掌同右司郎中一員正五品員外郎一員正六品掌本司奏事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兼帶修注官迴避其間記注之事都事二員正七品

尚書省祗候郎君管勾官從七品掌祗候郎君謹其出入及差遣之事承安二年以前走馬郎君稱牲泰和令以左右女直都事兼正大間改用親從人

架閣庫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設仍以都事提控之管勾舊二員正大省一員正八品同管勾舊二員正大省一員從八品總掌察左右司大程官追付文牘并提控小都監給受紙筆餘管勾同女直省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人右十五人大定二十四年添三十人進士十人宰執子宗室子十人樞密院臺部統軍司令史十人譯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一人右十四人省譯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直譯史同通事八人左右各四人高麗夏國回紇譯史四人左右各二人諸部通事六人奚刺二十人走馬郎君五十人提點歲賜所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兼之掌提點歲賜出入錢幣之事

堂食公使酒庫使一員從八品掌受給歲賜錢總領庫事副一員正九品掌貳使事

直省局局長從八品掌都堂之禮及官員參謝之儀副局長正九品掌貳局長

管勾尚書省樂工從九品

行臺之制熙宗天會十五年罷劉豫置行臺尚書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與宋遂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天眷三年復置於汴京皇統二年定行臺官品皆下中臺一等

六部國初與左右司通署，天眷三年始分治。

吏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郎中，二員，從五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員，後省。員外郎，從六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員，後省。掌文武選授、勳封、考課、出給制誥之政。以才行勞效比仕者之實否，以行止文冊貼黃簿制各闕之機要。正七品以上以名上省，聽制授；從七品以下每至季月，則循資格而擬注，自八品以上則奏，以下則否。侍郎以下皆爲尚書之貳。郎中，掌文武選、流外遷用、官吏差使、行止名簿、封爵制誥，一員掌勳級、酬賞、承襲用廕、循遷、致仕、考課、議謚之事。員外郎分判曹務，及參議事，所掌與郎中同。文官九品，階凡四十有二。從一品上曰開府儀同三司，中曰儀同三司；中次曰特進，下曰崇進。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祿大夫，下曰銀青榮祿大夫。從二品上曰光祿大夫，下曰榮祿大夫。正三品上曰資德大夫，中曰資政大夫，下曰資善大夫。從三品上曰正奉大夫，中曰通奉大夫，下曰中奉大夫。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中曰通議大夫，下曰嘉議大夫。從四品上曰大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議大夫，中曰中憲大夫，下曰中順大夫。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舊曰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更。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從六品上曰奉直大夫，下曰奉訓大夫。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從七品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從八品上曰徵事郎，下曰從仕郎。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從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將仕佐郎。此二階大定十四年創增。武散官，凡仕至從二品以上至從一品者，皆用文資。自正三品以下，階與文資同。正三品上曰龍虎衛上將軍，中曰金吾衛上將軍，下曰驃騎衛上將軍。從三品上曰奉國上將軍，中曰輔國上將軍，下曰鎮國上將軍。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將軍，中曰昭毅大將軍，下曰昭勇大將軍。從四品上曰安遠大將軍，中曰定遠大將軍，下曰懷遠大將軍。正五品上曰廣威將軍，中曰宣威將軍，下曰明威將軍。從五品上曰信武將軍，中曰顯武將軍，下曰宣武將軍。正六品上曰武節將軍，下曰武德將軍。從六品上曰武義將軍，下曰武略將軍。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從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顯校尉。正八品上曰忠勇校尉，下曰忠翊校尉。從八品上曰修武校尉，下曰敦武校尉。正九品上曰保義校尉，下曰進義校尉。從九品上曰保義副尉，下曰進義副尉。此二階大定十四年創增。封爵，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舊曰縣伯，承安二年更。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凡勳級，正二品曰上柱國，從二品曰柱國，正三品曰上護軍，從三品曰護軍，正四品曰上輕車都尉，從四品曰輕車都尉，正五品曰上騎都尉，從五品曰騎都尉，正六品曰驍騎尉，從六品曰飛騎尉，正七品曰雲騎尉，從七品曰武騎尉。凡食邑，封王者萬戶，實封一千戶，郡王五千戶，實封五百戶，國公三千戶，實封三百戶，郡公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郡侯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郡伯七百戶，縣子五百戶，縣男三百戶，皆無實封。自天眷定制，凡食邑同散官入銜。司天、翰林官舊制自從七品而下，止五階，至天眷定制，司天自從四品而下，立爲十五階。從四品上曰欽象大夫，中曰正儀大夫，下曰欽授大夫。正五品上曰靈憲大夫，中曰明時大夫，下曰頒朔大夫。從五品上曰雲紀大夫，中曰協紀大夫，下曰保章大夫。正六品上曰紀和大夫，下曰司玄大夫。從六品上曰探賾郎，下曰授時郎。正七品上曰究微郎，下曰靈臺郎。從七品上曰明緯郎，下曰候儀郎。正八品上曰推策郎，下曰司正郎。從八品上曰校景郎，下曰平秩郎。正九品上曰正紀郎，下曰挈壺郎。從九品上曰司歷郎，下曰司辰郎。太醫官舊自從六品而下，止七階。天眷制，自從四品而下，立爲十五階。從四品上曰保宜大夫，中曰保康大夫，下曰保平大夫。正五品上曰保頤大夫，中曰保安大夫，下曰保和大夫。從五品上曰保善大夫，中曰保嘉大夫，下曰保順大夫。正六品上曰保合大夫，下曰保沖大夫。從六品上曰保愈郎，下曰保全郎。正七品上曰成正郎，下曰成安郎。從七品上曰成順郎，下曰成和郎。正八品上曰成愈郎，下曰成全郎。從八品上曰醫全郎，下曰醫正郎。正九品上曰醫效郎，下曰醫候郎。從九品上曰醫痊郎，下曰醫愈郎。內侍，天德創制，自從四品以下十五階。從四品上曰中散大夫，中曰中尹大夫，下曰中侍大夫。正五品上曰中列大夫，中曰中御大夫，下曰中儀大

夫從五品上曰中常大夫中曰中益大夫下曰中衛大夫正六品上曰中亮
大夫(天舊作中亮)下曰中涓大夫從六品上曰遍藥郎下曰遍侍郎正七品上曰
遍掖郎下曰遍御郎從七品上曰藥直郎下曰侍直郎正八品上曰掖直郎
下曰內直郎從八品上曰司贊郎下曰司謁郎正九品上曰司閽郎下曰司
僕郎從九品上曰司奉郎下曰司引郎教坊舊用武散官大定二十九年以
為不稱乃創定二十五階明昌三年自從四品以下更立為十五階從四品
上曰雲韶大夫中曰仙韶大夫下曰成韶大夫正五品上曰韋德大夫中曰
長寧大夫下曰儀和大夫從五品上曰景雲大夫中曰雲和大夫下曰協律
大夫正六品上曰慶喜大夫下曰嘉成大夫從六品上曰肅和郎下曰純和
郎正七品上曰舒和郎下曰調音郎從七品上曰比音郎下曰司樂郎正八
品上曰典樂郎下曰協樂郎從八品上曰掌樂郎下曰和樂郎正九品上曰
司音郎下曰司律郎從九品上曰和聲郎下曰和節郎凡內外官之政績所
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於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
解由之要於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又會歷任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
者以姓為類而書各人平日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又為簿列百司官名有
所更代則以小貼綴書更代之期及所以去就之故而制其銓擬之要領焉
凡縣令則省除部除者通書而各疏之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
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
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
野加闢為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滯與奪當理為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
姦盜不滋為嚴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評擬均當為檢校之最以上皆謂縣
令丞簿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斷合宜咨執當理為幕職之最
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為巡捕之最八曰明於出納物無損失為倉庫之
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旅無滯為關津
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
為監督之最十三曰讞察禁囚輕重無繆為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

濫不行為市司之最謂市令也十五曰戎器完肅扞守有方為邊防之最謂
正副部隊將鎮防官也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
役均平盜賊止息為軍職之最謂都軍軍轄也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
善或三善者為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為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
一善為下減一資歷節度判官防禦判官軍判以下一最而有四善或三善
為上減一資歷一最而有二善為中陞為榜首一最而有一善為下陞本等
首又以明昌四年所定軍民俱稱為廉能者是為廉能官之制參于其間而
定其甄擢焉宣宗興定元年行辟舉縣令法以六事考之一曰田野闢二曰
戶口增三曰賦役平四曰盜賊息五曰軍民和六曰詞訟簡六事俱備為上
等升職一等兼四事者為中等減三資歷其次為下等減一資歷否則為不
稱職罷而降之平常者依本格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曰恆(舊為遼明昌二年以漢遼唐宋梁秦
殷楚之號皆昔有天下者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邵(舊為梁)汴(舊為宋)鎬(舊為秦)并(舊為漢)益(舊為漢)彭(舊為齊)
趙越(舊為殷)郢(舊為楚)魯冀豫絳(舊為唐)兗鄂(舊為吳)夔(舊為蜀)宛(舊為陳)曹次國三十
曰涇(舊為隋)鄭衛韓潞豳瀋岐代澤徐滕薛紀昇(舊為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
(按金格舊書在此)沂荊榮英壽溫小國三十濮遂(舊曰濟)道定景(後改為鄆)申崇宿昔莒鄴
郜舒淄郕萊(舊為宗以避諱改)郯鄒杞向管(舊曰郕大定元年改)密胙任戴鞏蔣(士民須知云舊為蕭)
莘芮封王之郡號十金源廣平平原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封
公主之縣號三十樂安清平蓬萊榮安棲霞壽光豐仙壽陽鍾秀惠和永寧
慶雲靜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豐壽大寧聞喜秀容宜
芳真寧嘉祥金鄉華原凡白號之姓完顏溫迪罕夾谷陀滿僕散朮虎移剌
答斡勒斡準把阿不罕卓魯回特黑罕會蘭沈谷塞蒲里吾古孫石敦卓陀
阿廝準匹獨思潘朮古諳石剌石古若綴罕光吉剌皆封金源郡裴滿徒單
溫敦兀林荅阿典紇石烈納蘭孛朮魯阿勒根納合石盞蒲鮮古里甲阿迭
聶摸欒抹撚納坦兀撒惹阿鮮把古溫古孫耨盌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
阿里班兀里坦聶散蒲速烈皆封廣平郡吾古論兀顏女奚烈獨吉黃摑顏
盞蒲古里必蘭斡雷獨鼎尼龐窟(窟亦作古)拓特盍散撒荅牙阿速撒剌準土谷

納謀魯、業速布、安煦烈、愛申、拿可、貴益昆、溫撒、梭罕、霍域，皆封隴西郡。黑號
之姓，唐括（舊作唐古）、蒲察、朮甲、蒙古、蒲速、粘割、奧屯、斜卯、準葛、諳撻、獨虎、朮魯、
磨輦、益輦、帖暖、蘇孛輦，皆封彭城郡。王母妻封一字王者，曾封王妃，爲正
從一品，次室封王夫人。承安二年，勅王妃止封王夫人，次室封孺人。郡王母
妻，封郡王夫人。國公母妻，封國公夫人。郡公母妻，封郡公夫人。郡侯母妻，封
郡君。（承安二年更爲郡夫人。）四品文散少中大夫、武散懷遠大將軍以上母妻，封縣君。
（承安二年更爲恭人。）五品文散朝列大夫、武散宣武將軍以上母妻，封鄉君。（承安二年更爲宜人。）
皇統五年，以古官曰牧曰長各有總名，今庶官不分類爲名，於文義不便，遂
定京府尹、牧、留守、知州、縣令、詳穩、羣牧爲長官，同知、簽院、副使、少尹、通判、丞
曰佐貳官，判官、推官、掌書記、主簿、縣尉爲幕職官，兵馬司及宅司軍者曰軍
職官，警巡、市令、錄事、司候、諸參軍、知法、勸農、勸判爲監務官，應管倉庫院務
者，曰監當官。（監當官出大定制。）知事、孔目以下行文書者爲吏。凡除拜，尚書令、左右
丞相以下品不同者，則帶守字，左右丞則帶行守字。凡臺官、御史、部官、京尹、
少尹、守令、丞、簿、尉、錄事、諸卿、少至協律、評事、諫官、國子監學官、諸監至丞、郎、
符寶郎、東宮詹事、率府、僕正副、令、丞、王府官，散官高於職事者，帶行字，職事
高於散官一品者，帶守字，二品者帶試字，品同者皆否。猛安謀克、翰林待制、
修撰、判、推、勘事官、都事、典事、知事、內承奉、押班、通事舍人、通進、編修、勾當、續
令、部役、廟官、受給、管勾、巡河官、直省、直院長副、檢法、知法、司正、教授、司獄、
司候、東宮儀衛、掌寶、典儀以下、王府文學、記事參軍，並帶充字。權總宣
徽、勸農、諸軍都指揮、統軍、轉運使、招討、提刑、節度、羣牧、防禦、客省、引進、四方
館、閤門、太醫、教坊、鷹坊、警巡、巡檢、諸司局倉庫務使副，皆帶充字及知某事。
凡帶知、判、簽書字者，則不帶行守試字，已上所帶字品同者，則否。自三師、三
公、平章政事、元帥以下至監軍、東宮三師、三少、點檢至撒離、承旨、學士、王傅、
副統、招討及前所不載者，皆不帶行守試知充字。主事四員，從七品，掌知管
差除、校勘行止、分掌封勘、資考之事。惟選事則通署，及掌受事付事、檢勾稽
失、省署文牘，兼知本部楷直、校對、架閣。餘部主事皆受事付事以下所掌並
同此。（皇統四年，六部主事始用漢士人。大定三年，用進士，非特旨不得擬吏人，如學館保舉人材，不入常例。承安五年，增女直主事一員。令史六十
九人，內女直二十九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漢令史同。泰和八年，令史增十人。）架閣庫，（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設，仍以主事提控之。）管勾，正
八品，掌吏兵兩部架閣，兼校吏部行止。（以識女直、契丹、漢字人充，如無，識女直、漢字人充。）同管勾，
一員。官誥院提舉，二員，掌署院事。（以吏部郎中、翰林修撰各一人充。）
戶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二員，正四品。（泰和八年減一員，承安二年復增。）郎中二員，從五品。
（天德二年置五員，泰和省作二員，又作四員，貞祐四年置八員，五年作六員。）員外郎三員，從六品。郎中而下皆以
一員掌戶籍、物力、婚姻、繼嗣、田宅、財業、鹽鐵、酒麴、香茶、礬錫、丹粉、坑冶、榷場、
市易等事。一員掌度支、國用、俸祿、恩賜、錢帛、寶貨、貢賦、租稅、府庫、倉廩、積貯、
權衡、度量、法式、給授職田、拘收官物，并照磨計帳等事。（泰和令作二員，後增一員，貞祐四年作六
員，又作八員，五年作四員。）主事五員，從七品。女直司二員，通掌戶度金倉等事；漢人司三
員，同員外郎分掌曹事。（泰和八年減一員，貞祐四年作八員，五年六員。）兼提控編附條格、管勾架閣
等事。（令史七十二人，內女直十七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泰和八年增八人。）架閣庫管勾，一員，正八品，掌戶禮
兩部架閣。（大安三年以主事各兼之。）同管勾，從八品。檢法，從八品。勾當官，五員，各八品。貞
元二年設幹辦官十員，從七品。三年置四員，尋罷之。四年，更設爲勾當官，專
提控支納、管勾勘覆、經歷文鈔及香茶鹽引、照磨文帳等事。（承安二年作四員，貞祐四年作
十五員，五年作十員，興定元年五員，二年復作十員。）
禮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一員，從六
品。掌凡禮樂、祭祀、燕享、學校、貢舉、儀式、制度、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天文、
漏刻、國忌、廟諱、醫卜、釋道、四方使客、諸國進貢、犒勞張設之事。（凡試僧尼道女冠，三年一
次，限度八十人，差京府幕職或節鎮防禦佐貳官二員，僧官二人，道官一人，司吏一名，從人各一人，廚子二人，把門官一名，雜役三人。僧童能讀法華、心
地觀、金光明、報恩、華嚴等經共五部，計八帙。華嚴經分爲四帙，每帙取二卷，卷舉四題，讀百字爲限。尼童試經半部，與僧童同。道士、女冠童行念道
德、救苦、玉京山、消災、靈寶度人等經，皆以誦成句、依音韻爲通。中選者試官給據，以名報有司。凡僧尼官見管人及八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名，死
者令監壇以度牒申部毀之。）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十五人，內女直五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
左三部檢法司，司正二員，正八品，掌披詳法狀。（大定二年，右部員外郎檢知法，以受掌法，四年罷。）檢法
二十二員，從八品，掌檢斷各司取法文字。右三部檢法職事同。（元受省付，大定三年命給
敕。）

兵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二員，從六品。掌兵籍、軍器、城隍、鎮戍、廄牧、鋪驛、車輅、儀仗、郡邑圖志、險阻、障塞、遠方歸化之事。凡給馬，貴從一品以上從八人，馬十疋，食錢三貫十四文；從二品以上從五人，馬七疋，食錢二貫九十八文；從三品以上從三人，馬五疋，錢一貫五百十一文；從五品以上從二人，馬四疋，錢九百六十八文；從七品以上從一人，馬三疋，錢六百十七文；從九品以上從一人，馬二疋，錢四百六十四文。驛從一人，給七十八文。給館官者視從五品，省差者有官者人支錢四百五十一文，有從人加六十八文，吏屬人支錢百五十七文。驛書日行五百里。此天德所定之制也。泰和六年，置急遞鋪，其鋪軍屬鋪十里一鋪，每鋪設四人，內鋪頭一人，鋪兵三人，以所轄軍射糧軍內選充，日行三百里。凡元帥府大將文牒以諸道省遞牌子入鋪轉遞。主事，二員，從七品。貞祐五年，以承發司管勾兼一人。主事令史二十七人，內女直十二人，譯史二人，通事二人。

刑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一員掌律令、格式，審定刑名，關津譏察，赦詔勘鞫，追徵給沒等事。一員掌監戶、官戶、配隸、訴良賤、城門啟閉、官吏改正、功賞捕亡等事。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五十一人，內女直二十二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架閣庫管勾，一員，正八品。掌刑工兩部架閣。大安二年，以主事各兼。同管勾，一員，從八品。

工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郎中，一員，從五品。掌修造營建法式、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澤之禁、江河隄岸、道路橋梁之事。員外郎，一員，從六品。貞祐五年，兼修內司官。天德三年增二員。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十八人，內女直四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覆實司管勾，一員，從七品。掌覆實營造材物、工匠價直等事。大安元年省三司工部架閣同管勾。貞祐五年併入之，以工部主事兼。興定四年復設，從省擬，不令戶工部兼。

右三部檢法司，司正，二員，正八品。檢法，從八品，二十二員。

都元帥府。掌征討之事，兵興則置，天會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復改爲樞密院。都元帥，一員，從一品。左副元帥，一員，正二品。右副元帥，一員，正二品。元帥左監軍，一員，正三品。元帥右監軍，一員，正三品。左都監，一員，從三品。右都監，一員，從三品。經歷，一員。都事，一員。知事，一員。見興定三年。正七品。檢法，一員，從八品。元帥府女直令史十二人，承安二年十六人，漢人令史六人，譯史三人，女直譯史一人，承安二年二人，通事女直三人，後作六人，承安二年增作三人，漢人二人。正隆六年，海陵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總管，有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

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之號。泰和六年伐宋，複設平南撫軍上將軍，正三品，至殄寇果毅都尉，從六品，凡九階，曰平南撫軍上將軍、平南冠軍大將軍、平南龍驤將軍、平南虎威將軍、平南盪江將軍、殄寇中郎將、殄寇郎將、殄寇折衝都尉、殄寇果毅都尉，軍遇龍置令譯史八十人，正三十三人，攝四十七人，從本府選補。元光間，招義軍，置總領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訓練官，從八品。正大二年，更總領名都尉，陞秩爲四品。四年，又陞爲從三品。有建威、折衝、振武、盪寇、果毅、殄寇、虎賁、鷹揚、破虜之名。

樞密院。天輔七年，始置于廣寧府，天會三年，下燕山，初以左企弓等爲使，後以劉彥宗知院事，院之制，後則否。泰和六年嘗改爲元帥府。樞密使，一員，從一品。掌凡武備機密之事。樞密副使，一員，從二品。泰和四年置二人，從不爲例。簽書樞密院事，一員，正三品。同簽樞密院事，一員，正四品。大定十七年增一員，職同簽院，從一一員增，又省，三年九月復增一員。經歷，一員，從五品。興定三年置。都事，一員，正七品。掌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宿直之事。架閣庫管勾，一員，正八品。知法，二員，從八品，掌檢斷各司取法之事，兼檢法同。樞密院令史，女直十二人，漢人六人，正品官子弟四人，吏員補二人，譯史三人，通事三人，回鶻譯史一人，典制十五人。

大宗正府。泰和六年，避睿宗諱，改爲大睦親府。判大宗正事，一員，從一品。以皇族中屬親者充。掌教導宗屬，欽奉王命。泰和六年，改爲大睦親事。同判大宗正事，一員，從二品。泰和六年，改爲同判大睦親事。同簽大宗正事，一員，正三品。宗室充。大定元年置。泰和六年，改同簽大睦親事。大宗正丞，二員，從四品。一員於宗室中選能幹者充，一員不限親疏。分司上京長貳兼管治臨潢以東六司屬。泰和六年，改爲大睦親丞。知事，一員，從七品。檢法，從八品。諸宗室將軍，正七品。上京東盛武二處皆有之，世宗時始命遷官，其戶凡百二十。明昌二年，更名曰司屬，設令丞。承安二年，以令同隨朝司令，正七品，丞正八品。中都、上京、扎里瓜、合右西南、梅堅寨、蒲與、臨潢、泰州、金山等處，置屬大宗正府。

御史臺。登聞檢院隸焉。見士民須知，泰和令皆不載。御史大夫，從二品。舊止三品，大定十二年陞。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

臺治之。御史中丞，從三品。貳大夫。侍御史二員，從五品。以上官品皆大定十二年遞陞。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品。掌同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品。每遇朝對，立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凡百僚假告事具奏目進呈。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品。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察帳，并監祭禮及出使之事。參注諸色人。大定二年八員，承安四年十員，承安五年，兩司各添十二員。典事二員，從七品。架閣庫管勾一員，從八品。檢法四員，從八品。獄丞一員，從九品。御史臺令史，女直十三人，內班內祗六人，終場舉人七人，漢人十五人，內班內祗七人，終場舉人八人，御史三人，內班內祗二人，終場舉人一人，通事三人。

宣撫司。泰和六年，置陝西路宣撫使，節制陝西右監軍、右都監兵馬公事。八年，改陝西宣撫司為安撫司。山東東西、大名、河北東西、河東南北、遼東、陝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凡十處，置司。使，從一品。副使，正三品。

勸農使司。泰和八年罷，貞祐閒復置。興定六年罷勸農司，改立司農司。使一員，正三品。副使一員，正五品。掌勸課天下力田之事。

司農司。興定六年，置兼採訪公事。大司農一員，正二品。卿三員，正四品。少卿三員，正五品。知事二員，正七品。興定六年，陝西并河南三路，置行司農司，設官五員，正大元年，歸德、許州、河南、陝西各置，作三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一員，正五品。丞一員，正六品。卿以下迭出巡案察官吏臧否，而陞黜之，使節所過，姦吏屏息。十年之閒，民政修舉，實賴其力。

三司。泰和八年，省戶部官員，置三司，謂兼勸農、鹽鐵、度支、戶部三科也。貞祐罷之。使一員，從二品。副使一員，正三品。簽三司事一員，正四品。同簽三司事一員，正五品。掌勸農、鹽鐵、度支。判官三員，從六品。本參幹官，大安元年更參議規措審計官。三員，正七品。掌同參幹官。知事二員，從七品。以識女直、漢字人充。勾當官二員，正八品。大安元年置三員，照磨吏員七人。管勾架閣庫一員，正八品。三司令史五十人，內女直十人，漢人四十人，大安元年增八人。御史二人，大定元年增一人。通事二人。知法三員，從八品。女直知法一員，大安元年增二員。

國史院。先嘗以諫官兼其職，明昌元年，詔諫官不得兼，恐於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監修國史，掌監修國史事。修國史，掌修國史，判院事。同修國史二員，女直人、漢人各一員，承安四年更擬女直一員，罷契丹同修國史。編修官，正八品，女直、漢人各四員。明昌二年，罷契丹編修三員，添女直一員，大定十八年用書寫出職人。檢閱官，從九品。書寫，女直、漢人各五人。修遼史刊修官一員，編修官三員。

翰林學士院。天德二年，命翰林學士院自侍讀學士至應奉文字，通設漢人十員，女直、契丹各七員。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內帶知制誥。直學士以上同。貞祐三年，陞從二品。翰林學士，正三品。翰林侍讀學士，從三品。翰林侍講學士，從三品。翰林直學士，從四品。不限員。翰林待制，正五品。不限員。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內帶知制誥。翰林修撰，從六品。不限員。掌與待制同。應奉翰林文字，從七品。

審官院。承安四年設，大安二年罷之。著注擬失當，上令御史臺官論列。知院一員，從三品。掌奏駁除授失當事。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除授，並送本院審之。補闕拾遺、選案雖七品亦送本院，或御批亦送，惟部除不送。同知審官院事一員，從四品。掌書四人。女直、漢人各二人，以御史臺終場舉人擬充。

太常寺。皇統三年正月始置。太廟、廩犧、郊社、諸陵、大樂等署隸焉。卿一員，從三品。少卿一員，正五品。丞一員，正六品。掌禮樂、郊廟、社稷、祠祀之事。博士二員，正七品。掌檢討典禮。檢閱官一員，從九品。掌同博士。泰和元年置，四年罷。檢討二員，從九品。明昌元年置，以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同國史院漢人書寫例試補。太祝，從八品。掌奉祀神主。奉禮郎，從八品。掌設版位，執儀行事。協律郎，從八品。掌以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視音調。太廟署。皇統八年太廟成，設署，置令丞，仍兼提舉慶元、明德、承祚三宮。令一員，從六品。掌太廟衍慶坤寧宮殿神御諸物，及提控諸門關鍵、掃除、守衛，兼廩犧令事。丞一員，從七品，兼廩犧署丞。直長，明昌三年罷廩犧署，令丞以太廟令丞兼掌廩犧牲及養飼等事。

郊社署。承安三年設祝史、齋郎百六十人，作班祗候，使周年一番。大安元年奏隸武成王廟署。令一員，從六品。丞一員，從七品。掌社稷祠祀祈禱并廳舍祭器等物。直長，明昌三年廢。

武成王廟署。大安元年置。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春秋祀享。以郊社令丞兼。

諸陵署。大安四年，同隨朝。提點山陵，正五品，涿州刺史兼。令，從六品。丞一員，從七品。掌守山陵。直長，正八品。

園陵署。令，宛平縣丞兼。貞祐二年，以園陵遷大興縣境，遂以大興縣令丞兼。

大樂署，兼鼓吹署，樂工百人。令一員，從六品。丞，從七品。掌調和律呂，教習音聲，并施用之法。樂工部籍直長一員，正八品。大樂正，從九品。掌祠祀及行禮

陳設樂縣。大樂副正，從九品。

右屬太常寺

金史卷五十五

金史卷五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七

百官二

殿前都點檢司　宣徽院　祕書監　國子監　太府監　少府監　軍器監　都水監　諫院　大理寺　弘文院　登聞鼓院　登聞檢院　記注院　集賢院　益政院　武衛軍都指揮使司　衛尉司　戶禮兵刑工部所轄諸司　三路檢察及外路倉庫牧圉等職

殿前都點檢司。天眷元年置。掌親軍，總領左右衛將軍、符寶郎、宿直將軍、左右振肅、宮籍監、近侍等諸局署、鷹坊、頓舍官、隸焉。殿前都點檢，正三品。兼侍衛將軍都指揮使。掌行從宿衛，關防門禁，督攝隊仗，總判司事。殿前左副都點檢，從三品。兼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殿前右副都點檢，從三品。兼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掌宮掖及行從。殿前都點檢判官，從六品。大定十二年設。知事，一員，從七品。

殿前左衛將軍，殿前右衛將軍，殿前左衛副將軍，殿前右衛副將軍，掌宮禁及行從宿衛警嚴，仍總領護衛。右衛同此。

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舊名牌印祗候，大定二年改爲符寶祗候，改牌印令史爲符寶典書，四人。

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親軍，凡宮城諸門衛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八員，大定二十九年作十員，復作十一員。

左右振肅，正七品。掌妃嬪出入總領護衛導從。本妃嬪護衛之長，大定二年改今名。

宮籍監，提點，正五品。監，從五品。副監，從六品。丞，從七品。掌內外監戶，及地土錢帛，小大差發。直長，二員，正八品。掌同丞。

近侍局，提點，正五品。泰和八年，撥設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侍從，承勅令，轉進奏帖。直長，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員，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

器物局，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進御器械鞍轡諸物。直長，正八品。都監，正九品。明昌三年省罷。同監，從九品。泰和四年設。

尙廐局，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御馬調習牧養，以奉其事。大定二十九年添副使一員管小馬事。直長，一員。司馬牛羣，掌廐都轄，正九品。不限員。副轄，從九品。不限員數資考。

尙輦局，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承奉輿輦等事。直長，正八品。不限資考。大定十九年除年六十以下人充。典輿都轄，從九品。不限資考。收支都監，正九品。大定二十年設。掌給受之事。同監，泰和四年設。大安二年省。本把，四人。

鷹坊，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調養鷹鶻海東青之類。直長，正八品。不限員。管勾，從九品。不限員，數資考。

武庫署，令，從六品。掌收貯諸路常課甲仗。以曉軍器女直人充。丞，從七品。直長，二員，正八品。大定二年省一員。

武器署，提點，從五品。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祭祀朝會巡幸及公卿婚葬鹵簿儀仗旗鼓笛角之事。直長，正八品。或二員。頓舍官，二員。泰和令總格作四員。正八品。直長。見士民須知，泰和令無。

右屬殿前都點檢司

宣徽院，左宣徽使，正三品。右宣徽使，正三品。同知宣徽院事，正四品。同簽宣徽院事，正五品。宣徽判官，從六品。掌朝會燕享，凡殿庭禮儀及監知御膳。所轄奉手傘子二百三十九人，控鶴二百人。

拱衛直使司，威捷軍隸焉。舊名龍翔軍，正隆二年更爲神衛軍，大定二年更名爲拱衛司。都指揮使，從四品。舊曰使。副都指揮使，從五品。舊曰副使。掌總統本直，謹嚴儀衛。大定五年，詔以使爲都指揮使，副使爲副都指揮使，什將長行威捷軍。承安二年，擬籌手千人，泰和四年，以之備邊事。鈐轄，正六品。都轄，從九品。不資。

客省，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接伴人使見辭之事。引進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掌進外方人使貢獻禮物事。

閤門，明昌五年，閤門官以次排轉除授。東上閤門使，二員，正五品。明昌六年省一員。副使，二員，正六品。明昌六年省一員，西同。簽事，一員，從六品。掌簽判閤門事。西同。明昌六年，以減副使置。西上閤門使，二員，正五品。副使，二員，正六品。簽事，一員，從六品。掌贊導殿庭禮儀。西閤門，餘副貳同。閤門祗候，二十五人。正大間，十二人。三閤門通事舍人，二員，從七品。掌通班贊唱，承奏勞問之事。承奉班都知，正七品。掌總率本班承奉之事。舊置

判官，後罷。內承奉班押班，正七品，掌總率本班承奉之事，御院通進四員，從
七品，掌諸進獻禮物及薦享編次位序。
尚衣局，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御用衣服冠帶等事。都監，正
九品，舊設後罷。直長，正八品。同監，從九品。
儀鸞局，泰和四年或以少府監官兼或兼少府監官。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殿庭
鋪設帳幕香燭等事。直長四員，正八品，泰和令三員。收支都監，正九品，二員，一員
掌給受鋪陳諸物，一員掌萬寧宮收支庫，大定十年置，明昌二年增一員。同監二員，從九品。
司吏二人，如內藏庫知書例。
尚食局，元光二年，參用近侍奉御奉職。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總知御膳進
食先嘗兼管從官食。直長一員，正八品，不限資考。都監三員，正九品，不限資考。生料庫，
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給受生料物色。收支庫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給受金銀
裹諸色器皿，以外路差除人內選充。
尚藥局，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出職官內選除。副使，從六品，掌進湯藥茶果。直長，正
八品。都監，正九品。果子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給受進御果子。本局本把四人。
太醫院，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判官，從八品，掌諸醫藥，總判院
事。管勾，從九品，隨科至十人設一員，以術精者充，如不至十人併至十人置。
不限資考。正奉上太醫，一百二十月升除。副奉上太醫，不算月日。長行太醫，不算月日。十科，額五十
人。
御藥院，提點，從五品，直長，正八品，掌進御湯藥，明昌五年設，以親信內侍人充。都監，正九品，
不限員，泰和令四員。同監，從九品，不常除，泰和令無。
教坊，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判官，從八品，掌殿庭音樂，總判院
事。諧音郎，從九品，不限資考員數。
內藏庫，大定二年，分爲四庫。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內府珍寶財物，率隨庫都監等
供奉其事。直長一員，承安三年增。頭面庫，都監，正九品，同監，從九品，本把十人，大定二年，定出
身使，不入殿小底例。段匹庫，都監，正九品，同監，從九品，本把十二人。金銀庫，都監，正九品，
本把八人。雜物庫，都監，正九品，同監，從九品，本把八人，每庫知書各二人。

宮闈局，舊名宮闈司，大定二年改爲局，舊設令丞，改爲使副。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宮
中閤門之禁，率隨位都監同監及內直各給其事。直長，正八品。內直，一百七
十人，後作百七十九人。
內侍局，令二員，從八品，興定五年陞作從六品。丞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陞從七品。掌正位閤門
之禁，率殿位都監同監及御直各給其事。局長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陞正
八品。御直內直共六十四人，明昌元年分宮闈局正位內直置勅隸宮闈局。
東門都監同監諸隨殿位承應都監同監，掌各位承應及門禁管鑰。
昭明殿都監同監，大定二十九年設，各一員。承徽殿都監同監，元妃位。隆徽殿都監同
監，本隆和殿，係皇后位。鸞翔殿都監同監，崇儀殿都監同監，迎暉殿都監同監，
七妃充容，泰和三年設。蘂珠殿都監同監，瑞寧殿都監同監，回春殿都監同監，
芸香殿都監同監，瑞像殿都監同監，係佛殿，以上殿宇下無位字。凝福殿，改爲温芳。
二位都監同監，瑤華、柔則二位都監同監，以上無殿字及承應字。嘉福等殿位都
監同監，四位。慶仁殿都監同監，睿恩殿都監同監，以上有承應字。滋福殿都監
同監，本以隆慶改，無位字。杏正殿都監同監，通英殿都監同監，長慶院都監同
監，仙韶院都監同監，貞和門都監同監，原係錢帛經此門出入，明昌四年增一員。右昇平
門都監同監，長樂門都監同監，瓊林苑都監同監，各二員。廣樂園都監
同監，順儀位提控都監同監，舊寶林位。瑞華門，俗名金青朱門。都監一員，同監三員，
太師位提控都監同監，寶昌門都監同監，會昌門都監同監，東京
孝寧宮都監同監，崇妃位提控，世宗夫人冀陵。惠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温
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二位，明昌四年置。報德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光泰門街。報
恩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清夷門街，明昌三年設。三。孝嚴寺都監同監，在南京，安宣宗御容，改興國威。
鎮寺，正大元年設，三以下皆在南京。寧福殿都監同監，三。純和殿都監同監，三。仁安殿
都監同監，三。真妃位都監同監，三。麗妃位都監同監，宣儀位都監同
監，莊獻妃位都監同監，三廟都監同監，貞祐二年設。西華門都監同監，
京後園都監同監內侍，寄祿官。泰和二年設，勅隸宮闈局，尋直隸宣徽院。所以監用內侍局御直
內直有年勞者。

中常侍，正五品。給事中，從五品。內殿通直，正六品，先名內殿給使。黃門郎，從六品。內謁者，正七品。內侍殿頭，從七品。內使高品，正八品，不限員。內侍高班，從八品。

典衛司，大定二十九年，世宗才人寶林位各設，泰和五年閏八月以崇妃薨興定元年復設世宗妃才人寶林位各設防衛軍導從人。令，正七品。丞，從七品。直長，見士民須知。孝靖宮，章宗五妃位大安元年以有監同無總領者故設。令，從八品。丞，正九品。端妃位同監，真妃徒單氏。慧妃位同監，麗妃徒單氏。貞妃位同監，柔妃磨括氏。觀儀位同監，昭儀夾谷氏。才媛位同監，修儀晉古論氏。

懿安家，貞祐三年，為莊獻太子設。令，從八品。丞，正九品。

宮苑司，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宮庭修飾灑掃、啓閉門戶、鋪設氈席之事。直長，正八品，一員。泰和令一員。都監、同監二員。泰和元年設，泰和四年罷同監。

尚醞署，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進御酒醴。直長，正八品，二員。

典客署，令，從六品。丞，從七品。直長，後罷。書表十八人。

侍儀司，舊名掌執局，大定元年改為侍儀局，大定五年陞局為司。令，從六品。舊曰局使，掌侍奉朝儀，率捧案、擎執、奉輦各給其事。直長，正七品。舊設局副，從七品。

右屬宣徽院。

祕書監，著作局、筆硯局、書畫局、司天臺隸焉。監，一員，從三品。少監，一員，正五品。丞，一員，正六品。祕書郎，二員，正七品。泰和元年定為二員。通掌經籍圖書。校書郎，一員，從七品。承安五年二員，泰和五年以翰林院官兼，大安二年省一員。專掌校勘在監文籍。

著作局，著作郎，一員，從六品。著作佐郎，一員，正七品。掌修日曆。皇統六年著作局設著作郎、佐郎各二員，編修日曆，以學士院兼領之。

筆硯局，直長，二員，正八品。掌御用筆墨硯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直應奉兼。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改為筆硯供奉，以避諱改為承奉。

書畫局，直長，一員，正八品。掌御用書畫紙札。都監，正九品，二員或一員。

司天臺，提點，正五品。監，從五品。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密以奏聞。少監，從六品。判官，從八品。教授，舊設二員，正大初省一員。保舉學生七十六人，漢人五十人，女直二十六人，試補長行。司天管勾，從九品。不限員數，隨科十人設一員，以藝業尤精者充。長行人五十人。未授職事者，試補管勾。天文科，女真、漢人各六人，算曆科八人，三式科四人，測驗科八人，漏刻科二十五人。銅儀法物舊在法物庫，貞元二年始付本臺。

右屬祕書監。

國子監，國子學、太學隸焉。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掌學校。丞，二員，從六品。明昌二年增一員，兼提控女直學。

國子學，博士，二員，正七品。分掌教授生員，考藝業。太學同。明昌二年添女直一員，泰和四年減，大安二年並罷。助教，二員，正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員。教授，四員，正八品。分掌教誨諸生。明昌二年，小學各添二員，承安五年一員不除。國子校勘，從八品。掌校勘文字。國子書寫官，從八品。掌書寫實錄。

太學，博士，四員，正七品。大安二年減二員。助教，四員，正八品。明昌二年不除一員，大安二年減一員。

右屬國子監。

太府監，左右藏、支應所、太倉、酒坊、典給署、市買司隸焉。監，正四品。少監，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掌出納邦國財用錢穀之事。

左藏庫，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興定三年增一員。掌金銀珠玉寶貨錢幣。本把四人。右藏庫，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興定三年增一員。掌錦帛絲綿毛褐諸道常課諸色雜物。本把四人。支應所，又作支承所。都監，二員，正九品。掌宮中出入御前支賜金銀幣帛。大安三年省。

太倉，使，從六品。掌九穀廩藏出納之事。預除人。副使，從七品。

酒坊，部除。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掌醞造御酒及支用諸色酒醴。

典給署，本鈎盾署，明昌三年更。令，從六品。舊曰鈎盾使。丞，從七品。舊曰鈎盾副使。掌宮中所用薪炭冰燭，并管官戶。直長，一員，正八品。

市買司，天德二年更為市買局。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掌收買宮中所用果實生料諸物。

右屬太府監。

少府監，尚方、織染、文思、裁造、文繡等署隸焉。泰和四年，選能幹官兼儀鸞局近上官。監，正四品。少監，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大定十一年省，二十一年復置。掌邦國百工營造之事。

尚方署，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造金銀器物、亭帳、車輿、牀榻、簾席、鞍轡、傘扇。

及裝釘之事。（大定二十年，令不專除人，令人兼。）直長，正八品。

圖畫署。（明昌七年，省入祗應司。）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圖畫縷金匠。直長，正八品。（明昌三年罷。）

裁造署。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造龍鳳車具亭帳鋪陳諸物，宮中隨位牀榻、屏風簾額縧結等，及陵廟諸物，并省臺部內所用物。（泰和令有畫繪之事。）直長，從八品。（明昌三年，省裁造匠六人，針工婦人三十七人。）

文繡署。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繡造御用并妃嬪等服飾及燭籠照道花卉。（貞祐二年止設官一員。）直長，正八品。（繡工一人，都繡頭一人，副繡頭四人，女四百九十六人，內上等七十人，次等凡四各二十六人。）

織染署。令，從六品。丞，從七品。直長，正八品。掌織絍色染諸供御及宮中錦綺幣帛紗縠。

文思署。（明昌七年，省入祗應司。）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造內外局分印合傘浮圖金銀等尚輦儀鸞局車具亭帳之物，并三國生日等禮物，織染文繡兩署金線。直長，正八品。（明昌三年省去。）

右屬少府監。

軍器監。承安二年設，泰和四年罷，復并甲坊利器兩署為軍器署，置令丞直長。直隸兵部，至寧元年復為軍器監，軍器庫、利器署隸焉。（舊轄甲坊、利器兩署。）監，從五品。少監，從六品。丞，從七品。掌修治邦國戎器之事。直長，正八品。（泰和令無，貞祐有。）

軍器庫。至寧元年隸大興府，貞祐三年來屬。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省撥不常。）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課橫添和買軍器。（大定五年設。）

甲坊署。泰和四年廢，舊置令丞直長。

利器署。本都作院，興定二年更今名，同隨朝來屬。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修弓弩刀槊之屬。直長，正八品。

右屬軍器監。

都水監。街道司隸焉。分治監專規措黃沁河、衞州置司。監，正四品。掌川澤津梁舟楫河渠之事。興定五年，兼管勾沿河漕運事，作從五品。少監，正六品，以下皆同兼漕事。少監，從五品。（明昌二年增一員，衞州分治。）丞，二員，正七品，內一員外監分治。貞元元年置。掾，正八品，掌與丞同。外監分治。（大定二十七年添一員，明昌三年併罷之，六年復置二員。）勾當官，四員，准備分治監差委。（明昌五年以罷掾設二員，興定五年設四員。）

街道司。管勾，正九品。掌灑掃街道、修治溝渠。（舊南京街道司隸都水外監，貞元二年罷，歸京城所。）

都巡河官，從七品。掌巡視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分治監巡河官同此。其盧溝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兼石橋使。通濟河節巡官，兼建春官地分河道。諸都巡河官，掌提控諸埽巡河官。（明昌五年設，以合得縣令人年六十者選充。大定二年設歸滄河巡河官二員。）散巡河官。（舊諸局及丞簿廉人并見勾當人六十以下者充。）

黃汴都巡河官，下六處：河陰、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各設散巡河官一員。

黃沁都巡河官，下四處：懷州、孟津、孟州、城北，各設黃沁散巡河官各一員。

衞南都巡河官，下四處：新鄉、崇福上、崇福下、衞南、淇上，散巡河官各一員。

滑濬都巡河官，下四處：武城、白馬、書城、教城，散巡河官各一員。

曹甸都巡河官，下四處：東明、西佳、孟華、陵城，散巡河官各一員。

曹濟都巡河官，下四處：定陶、濟北、寒山、金山，散巡河官各一員。（凡二十五埽，埽兵萬二千人。）

諸埽物料場官，掌受給本場物料。分治監物料場官同此。惟崇福上下埽物料場官，與當界官通管收支南京延津渡河橋官，兼譏察事。管勾一員，同管勾一員，掌橋船渡口，譏察濟渡，給受本橋諸物等事，內譏察事隸留守司。餘浮橋官同此。

右屬都水監。皇統三年四月，懷州置黃沁河堤大管勾司，未詳何年罷。正大二年，外監東置歸德，西置于河陰。

諫院。左諫議大夫、右諫議大夫，皆正四品。左司諫、右司諫，皆從四品。左補闕、右補闕，正七品。左拾遺、右拾遺，正七品。

大理寺。天德二年置，自少卿至評事，漢人通設六員，女直、契丹各四員。卿，正四品。少卿，從五品。正，正六品。丞，從六品。掌審斷天下奏案，詳讞疑獄。司直，四員，正七品。掌參議疑獄，披詳法狀。（舊有契丹司直一員，明昌二年罷。）評事，三員，正八品。掌同司直。（明昌二年，省契丹評事二員，大安二年，省漢人一員。）知法，十一員，從八品。（女直司五員，漢人司六員。）掌檢斷刑名

事，明法，二員，從八品。貞定二年置，同諸外，四年罷之。

弘文院，知院，從五品。同知弘文院事，從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譯經史。

登聞鼓院，知登聞鼓院，從五品。同知登聞鼓院事，正六品。掌奏進告御史臺登聞檢院理斷不當事。承安二年，以諫官兼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員。）

登聞檢院，知登聞檢院，從五品。同知登聞檢院，正六品。掌奏御進告尚書省、御史臺理斷不當事。知法，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員。）

記注院，修起居注，掌記言、動。明昌元年，詔毋令諫官兼，或以左右衛將軍兼。貞祐三年，以左右司首領官兼，著定制。

集賢院，貞祐五年設。知集賢院，從四品。（正大元年，授[illegible]兼，[illegible]外兼吏部郎中。）同知集賢院，從五品。司議官，正八品。（不限員。）諮議官，正九品。（不限員。）

益政院，正大三年，置於內庭，以學問該博、議論宏遠者數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備顧問，講尚書、通鑑、貞觀政要。名則經筵，實內相也。末帝出，遂罷。

武衛軍都指揮使司。（[illegible]尚書兵衛。）都指揮使，從三品。（大定二十九年，以武衛軍六十人、兵馬一員、副都二員，其職低，故設使，品正四。承安三年陞。）副都指揮使，二員，從四品。副[illegible]，一員，從四品。（初正五品，承安三年陞。）判官，一員。（承安三年設。）掌防衛都城警捕盜賊。

鈐轄司，鈐轄，十員，正六品。（初設二員。）都鈐轄，四員，從七品。（貞定三年增設巡把門宅。）都將，二十員，從九品。（大定十六年立名。）掌管轄軍人防衛警捕之事。（承安元年，設萬人，內軍八千九百四十九人，忠衛二百人，隊正四百人。）

右屬武衛軍都指揮使司。

衛尉司，（大安元年，擬隆慶宮人數定之。）中衛尉，從三品。掌總中宮事務。副尉，從四品。左常侍，從五品。掌閤護導從儀仗之事。右常侍，從五品。常侍官，護衛，三十人。（同東宮。）奉引，八十人。（同東宮。）傘子，四人。（同東宮。）執旗，二人。（同東宮。）

給事局，使，正七品。副使，正八品。內謁者兼司寶，二員，從六品。（內直充。）奉閤，一十人。（同東宮入殿小底。）閤直，二十人。（同東宮局內直。）

掖庭局，令，正九品。（內直充。）掌皇后宮事務。丞，從九品。（內直充。）宮令。（宮苑司、儀鸞局兼。）食官。（尚食局兼。）飲官。（尚醞署兼。）醫官。（尚藥局、太醫院兼。）主藏。（內藏庫、給事兼。）主廩。（太倉兼。）

右屬衛尉司。

權貨務，（在京諸稅、保中、運司見錢，皆權赴本務收。）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掌發賣給隨路香茶鹽鈔引。

交鈔庫，使，（舊正八品，使陞從七品，貞祐復。）掌諸路交鈔及檢勘錢鈔換易收支之事。副使，從八品。掌書押印合同。判官，正九品。（貞祐二年作從九品。）都監，二員。（見泰和令。）

印造鈔引庫，（大安二年兼抄紙坊。）使，從八品。副，正九品。判，正九品。掌監視印造勘覆諸路交鈔鹽引，兼提控抄造鈔引紙。（承安四年，罷四小庫，併歸庫判四員。至寧元年設二員，貞祐二年作從九品。）

抄紙坊，（大安二年，以印造鈔引庫兼，貞祐二年復置，仍設小都監二員。）使，從八品。（貞祐二年同[illegible]。）副使，正九品。判，從九品。

交鈔庫物料場，（至寧元年置。）場官，（舊正八品，後作正九品。）掌收支交鈔物料。隨處交鈔庫鈔紙坊使，從八品。（貞祐二年，設於上京、西京、北京、東平、大名、益都、咸平、真定、河間、平陽、太原、京兆、[illegible]、平涼、臨洮、鳳翔、鄜延、[illegible]、[illegible]、州，貞祐三年罷之。）

平準務，（元光二年五月設，十月罷。）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勾當官，六員。

右自權貨務以下，皆屬尚書戶部。

惠民司，令，從六品。掌修合發賣湯藥。（舊又設丞一員。大定三年，有司言惠民藏入息錢不償官吏俸，上曰：「設此本欲濟民，官非人惠，於監視藥物、財費何足計哉，可減員而已。」）直長，正八品。都監，正九品。

右屬尚書禮部。

四方館，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提控諸路驛舍驛馬并陳設器皿等事。

法物庫，（元隸[illegible]大樂，貞元二年改付太常寺。）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掌鹵簿儀仗、車輅、法服等事。直長，正八品。（泰和三年省。）

承發司，管勾，從七品。同管勾，從八品。掌受發省部及外路文字。

右屬尚書兵部。

萬寧宮提舉司，（舊大寧宮，更名壽安宮，又更今名。）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掌守護宮城殿位。（本把五人。）

慶寧宮提舉司，提舉，正七品，兼龍門縣令。同提舉，正八品，兼儀鸞監。

右屬尚書刑部。

修內司。（大定七年設。）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宮中營造事。（兵匠一千六十五人，兵夫二千人，仍命少府監長官提控。）直長二員，正八品。部役官四員，正八品，掌監督工役。受給官二員，正八品，掌支納諸物。

都城所。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掌修完廟社及城隍門鑰、百司公廨、係官舍屋、幷栽植樹木工役等事。左右廂官各二員，正八品，掌監督工役。受給官二員，正八品，掌支納諸物及埏埴等事。

祗應司。提點從五品，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給宮中諸色工作。直長正八品。收支庫都監、同監。（泰和元年置。）

甄官署。令從六品，丞從七品，直長正八品，掌鑿石及埏埴之事。

上林署。提點從五品，泰和八年設，大安二年省。令從六品，掌諸苑園池沼、種植花木果蔬及承奉行幸舟船事。丞從七品，（大定七年增一員，分司南京，以直勾判兼之。大安三年復省一員。）直長二員，正八品。

花木局。都監、同監、管設接手官四人。泰和元年罷，復以諸司人內置都監、同監二員。貞祐三年，罷都同監，以同樂園管勾兼熙春園都監、同監三員。（泰和四年置，貞祐三年省。）

同樂園管勾。二員，每年額辦課程，隸南運司。宣宗南遷罷課，改爲隨朝職，正八品。

右皆隸尚書工部。

京東西南三路檢察司。（興定四年置。）使從六品，副使正七品，掌檢察支散軍糧，驗軍戶實給，均軍戶差役，勸農種，毋犯私殺馬牛，私鹽酒麴。

南京豐衍東西庫。（隸運司。貞祐二年副隨朝。）使正八品，副使從八品，判二員，正九品，監支納各一員，正八品。

提舉南京權貨司。（貞祐四年置。）提舉從五品，同提舉從六品，勾當官二員，正九品。

提舉倉場司。（貞祐五年置，先隸御史臺，後隸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出納公平及毋致虧敗。監支納官，八品，十六員。（以年六十以下廉幹人充，女直、漢人各一。廣盈倉、豐盈倉、永豐倉、豐備倉、富國倉、廣衍倉、三登倉、常盈倉、西一場、西二場、西三場、東一場、東二場、南一場、北一場、北二場、通濟倉與在京倉置監支納使副各一員。豐備倉、豐贍倉、廣濟倉、潼關倉，興定五年設，置潼關倉監支納一員，隸樞密院彈壓。陳州倉四員，洧川倉二員。）

入作左右院。設官同上，掌收軍須軍器。

金史卷五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志第三十八

百官三（內命婦　宮人女職　東宮官屬　親王府屬　太后兩宮官屬　大興府　諸京留守司　諸京城宮苑提舉等職　按察司　諸路總管府　諸府　諸節鎮防禦刺史縣等職　諸轉運泉穀等職　諸府鎮兵馬等職　諸猛安部族及群牧等職）

內命婦品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曰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員曰二十七世婦寶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員曰八十一御妻（按金格貞祐後之制貴妃下有真妃淑妃下有麗妃柔妃而無德妃賢妃九嬪曰婕妤下有麗人才人爲正三品婉儀婉容爲正四品尚宮夫人尚宮左夫人尚宮右夫人宮正夫人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人資明夫人爲正五品尚儀御侍尚服御侍尚寢御侍尚正御侍寶符御侍奉恩令人奉光令人奉徽令人奉美令人爲正六品司正御侍司寶御侍司儀御侍司服御侍司寢御侍司設御侍司衣御侍司膳御侍司藥御侍仙韶使光韶員侍明韶員侍從韶員侍爲正七品典儀御侍典飾御侍典設御侍典衣御侍典藥御侍仙韶副使承和員侍承惠員侍承宣員侍爲正八品掌儀御侍掌服御侍掌寢御侍掌飾御侍掌設御侍掌衣御侍掌膳御侍掌藥御侍仙韶掌畜稽畜員侍稽秩員侍稽愿員侍爲正九品）

宮人女官職員品秩皆同唐制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典記二人掌記二人掌在內諸文書出入目錄爲記審訖付行監印等事女史六人掌職文簿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傳啓奏之事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事司樂四人典樂四人掌樂四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禮儀班序設板贊拜之事尚服二人掌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四人掌珍寶符契圖籍之事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司飾二人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皿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二人掌醫藥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宮人食餼柴炭之事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帳牀褥枕席灑掃鋪設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輿輦扇羽儀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種植蔬果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油火燭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寶財貨之事司綵二人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二人掌錦文縑綵絲帛之事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宮正二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同掌典正二人糾察違失女史四人

皇后位下女職（從隆慶宮所設人數大定元年定）司閨一員八品掌宮內諸事并給散宮人俸給食料奉儀一員八品丞儀一員九品掌左右給事宣傳啓奏經籍紙筆之事直閣一員司陳一員九品掌帳幕牀褥輿輦灑掃鋪陳薪炭燈燭之事掌衣一員奉衣一員九品掌首飾衣服器玩諸寶財貨裁製縑綵之事掌饌一員八品奉饌一員九品掌飲食湯藥酒醴蔬果之事

東宮官宮師府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正二品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掌保護東宮導以德義海陵天德四年始定制宮師府三師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皆隸焉左右諭德爲東宮僚屬

詹事院太子詹事從三品少詹事從四品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左右衛率府從五品掌周衛導從儀仗左右監門正六品掌門衛禁鑰僕正正六品副僕正七品僕丞正九品掌車馬廐牧弓箭鞍轡器物等事掌寶二人從六品掌

奉寶龍其出入、典儀。從六品。贊儀從七品。司贊禮儀。侍正正七品。侍丞正八品。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典食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膳羞。侍藥正八品。奉藥正九品。承奉醫藥。掌飲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賜茶及酒果之事。家令正八品。家丞正九品。掌營繕栽植、舖設及燈燭之事。司經正八品。副正九品。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司藏從八品。副從九品。掌庫藏財貨出入之事。司倉從八品。副從九品。掌倉廩出納、薪炭等事。中侍局都監正九品。同監從九品。掌東閣內之禁令、省察宮人、廩賜給納諸物、轄侍人等。左諭德、右諭德正五品。左贊善、右贊善正六品。掌贊諭道德、侍從文章。內直郎正七品。

右屬宮師府

親王府屬官。傅正四品。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若親王在外，亦兼本京節鎮同知府尉。從四品。本府長史從五品。明昌三年改。掌警嚴侍從、兼總統本府之事。司馬從六品。同檢校門禁、總統府事。文學二人從七品。掌贊導禮義、資廣學問。記室參軍正八品。掌表牋書啓之事。大定七年八月始置，二十年不專除，令文學兼之。

諸駙馬都尉。正四品。

提舉衛紹王家屬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舊爲東海郡侯邑令丞。

提舉鎬厲王家屬提舉、同提舉。以上二宅，天興元年始聽自便。

提控掌國公家屬提控、同提控。

太后兩宮官屬正大元年置。衛尉從三品。副衛尉從四品。左典禁、右典禁從五品。奉令正七品。奉丞正八品。太僕正六品。副僕正七品。門衛二員正六品。典寶二員正六品。謁者二員從六品。閣正從七品。閣丞從八品。食官令正八品。食官丞正九品。宮令正八品。宮丞正九品。醫令正八品。醫丞正九品。飲官令正八品。飲官丞正九品。主藏正八品。副主藏。主廩從八品。副主廩正九品。

大興府尹一員。正三品。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總判府事。餘府尹同，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車駕巡幸則置留守、同知、少尹、判官，惟留判不別置，以總判兼之。同知一員。從四品。掌通判府事。餘府同知同此。少尹一員。正五品。掌同同知。總管判官一員。從五品。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判一員。從五品。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紀綱衆務、分判吏部工案事。推官二員。從六品。掌同府判，分判戶、刑案事。內戶推掌通檢推排簿籍。舊一員，大定五年增一員。知事正八品。掌付事勾稽省署文牘、總錄諸案之事。都孔目官。女直司一員、漢人司一員。職同知事。掌監印、監受案牘。餘都孔目官同此。不常置。省則吏目攝。六案司吏七十五人，內女直十五人，漢人六十人。司吏分掌六案，各置孔目官一員，掌呈覆糾正本案文書。餘分前後行，其他處總設十人以下、六人以上者，置孔目官三人。及置提點所處，仍舊女直司吏若十二人以上，分設六案，不及者設三案，五人以下設一案，通掌六案事。以上各充孔目官。知法三員。從八品。女直一員、漢人二員。掌律令格式、審斷刑名。抄事一人，掌抄事目、寫法狀，以前後行吏人攝。公使百人。女直教授一員。東京、北京、上京、河東東西路、山東東西路、大名、咸平、臨潢、陝西統軍司、西南招討司、西北路招討司、婆速路、曷懶路、速頻、蒲與、胡里改、隆州、泰州、蓋州並同此，皆置醫院。醫正一人，醫工八人。

諸京留守司。留守一員。正三品。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同知留守事一員。正四品。帶同知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副留守一員。從四品。帶本府少尹，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留守判官一員。從五品。都總管判官一員。從五品。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推官一員。從六品。掌同府判，分判刑案之事。上京兼管林木事。司獄一員。正八品。司吏，女直司吏，上京二十人，北京十三人，東京十人，南京、西京各五人。漢人司吏，三十萬戶以上六十人，二十五萬戶五十五人，十萬戶以上四十人，七萬戶以上三十五人，五萬戶以上三十人，三萬戶以上二十四人，不及萬戶，十人。譯人，上京、北京各三人，東京、西京、南京各二人。通事二人。知法。女直、漢人各一員。南京漢人二員。抄事一人，掌抄錄事目、書寫法狀。公使百人。

京城門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年，南京隨門設，舊有小都監，後省。正八品，十四員，戶部辟舉。開陽門、宣仁門、安利門、平化門、通遠門、宜照門、利川門、崇德門、迎秋門、廣澤門、順義門、迎朔門、順常門、廣智門。已上各門副尉兼職。貞祐五年制，乃罷小都監。十四門尉從七品。副尉正九品。

上京提舉皇城司。提舉一員。從六品。同提舉一員。從七品。司吏一人。

南京提舉京城所。提舉一員。正七品。同提舉一員。從七品。掌本京城壁及繕修等事。不常置。上京同此。管勾一員。正八品。掌佐繕治。受給官一員。掌收支之

事壞素官，一員，掌監督修造。

皇城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宮闕繕修之事。不常置。

管勾北太一宮同樂園，二員，正八品。掌守宮園繕修之事。

慶元宮小都監，三員，掌舖陳祭器諸物。餘宮同。

花園小都監，二員。

東京宮苑使，一員。西京、北京同。

東京西京御容殿閣門，各二員，掌享祀禮數舖陳祭器。

東京萬寧宮小都監，一員。

按察司。本提刑司，承安三年以上京、東京等提刑司併為一，提刑使兼宣撫使，勸農採訪事為官稱，副使、判官以兼宣撫副使、判官為名。復改宣撫為安撫，各設安撫判官一員。提刑一員，通四員。安撫司掌鎮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審錄重刑事。安撫判官則銜內不帶勸農採訪事，令專管千戶謀克。安撫使副內差一員於咸平，一員於上京分司。承安四年罷咸平分司，使在上京，副在東京，各設簽事一員。承安四年，改按察司。貞祐三年罷，止委監察採訪使一員，正三品，掌審察刑獄，照刷案牘，糾察濫官汙吏豪猾之人，私鹽酒麴並應禁之事，兼勸農桑，與副使、簽事更出巡案。副使，正四品，兼勸農事。簽按察司事，正五品。承安四年設。判官二員，從六品。大定二十九年設。明昌元年，以陝西地闊，添一員。知事，正八品。承安三年，上京者兼經歷安撫司使。泰和八年十一月，省議以轉運司權輕，州縣不畏，不能規措錢穀，遂詔中都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穀事，自餘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副使兼同知簽按察，並兼轉運副，添按察判官一員，為從六品。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轉運司事。遼東路惟上京按察安撫使及簽事，依舊署本司事，遼東轉運使兼按察副使，同知轉運使兼簽按察司事，轉運副使兼按察判官，添知事一員。知法，二員，從八品。書史四人，書吏十人，抄事一人，公使四十人。右中都西京並依此置。陝西、上京兩路，設簽按察司事二員，上京簽安撫司事。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并安撫司使，正三品，鎮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之事，仍專管猛安謀克，教習武藝及令本土純愿風俗，不致改易。副使，二員，正四品。簽安撫司事，正五品。簽按察司事，正五品。知事兼安撫司事，正八品。知法，四員，從八品。書史四人，上京東書吏十八人，女直十二人，漢人六人，中都西京，女直五人，漢人五人，北京臨潢，女直三人，漢人五人，南京，女直二人，漢人七人，山東，女直三人，漢人七人，大名，女直三人，漢人六人，抄事一人，公使十人。右按察使於上京，副使於東京，各路設簽事一員，分司勾當。惟安撫司不帶勸農字，內知事於上京，自餘並於兩處分職存設。

諸總管府，謂府尹兼領者。都總管，一員，正三品，掌統諸城隍兵馬甲仗，總判府事。同知都總管，一員，從四品，掌通判府事，惟婆速路同知都總管兼本遼軍事。兵馬副都總管，一員，正五品，所掌與同知同。總管判官，一員，從六品，掌紀綱總府眾務，分判兵案之事。府判，一員，從六品，掌紀綱眾務，分判戶禮案，仍掌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正七品，掌同府判，分判工刑案事。知法，一員。司吏，女直，山東西路十五人，大名十四人，山東東路、咸平府、臨潢府各十二人，曷懶路、河北西路各十人，婆速路十一人，河北東路八人，河[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臨洮、鳳翔、延安各四人。漢人，戶十八萬以上四十二人，十五萬以上四十人，十三萬以上三十八人，十萬以上三十五人，七萬以上三十二人，五萬以上二十八人，三萬以上二十二人，不及三萬戶二十人，[illegible]人，咸平三人，河北東西、山東東西、[illegible]大名、[illegible]各一人，[illegible]各二人。事：婆速、曷懶路高麗通事一人，[illegible]通事一人，[illegible]通事二人，慶陽府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八十人，[illegible]州十三人。凡諸府置員並同，惟曷懶路無府事。

諸府。謂非兼總管府事者。尹，一員，正三品。同知，一員，正四品。少尹，一員，正五品。府判，一員，從六品，掌紀綱眾務，分判吏戶禮案事，專掌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正七品，掌同府判，分判兵刑工案事。府教授，一員。知法，一員。司吏，女直[illegible]三人，漢人[illegible]管十六萬戶四十人，十四萬以上三十八人，十二萬以上三十五人，十萬以上三十二人，七萬以上三十人，五萬以上二十五人，三萬戶以上二十人，不及三萬戶十七人，譯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七十人。

諸節鎮。節度使，一員，從三品，掌鎮撫諸軍防刺，總判本鎮兵馬之事，兼本州管內觀察使事。其觀察使所掌，並同府尹。兼軍州事管內觀察使、同知節度使，一員，正五品，通判節度使事，兼州事者，仍帶同知管內觀察使。副使，一員，從五品。節度判官，一員，正七品，掌紀綱節鎮眾務，僉判兵馬之事，兼觀兵刑工案事。觀察判官，一員，正七品，掌紀綱觀察眾務，僉判吏戶禮案事，通檢推排簿籍。知法，一員。州教授，一員。司獄，一員，正八品。司吏，女直，臨州十四人，蓋州十二人，泰州十一人，速頻、胡

里改各十人，蒲與、八平、宗、懿、定、行、萊、濱、滄、冀、邢、同、雄、保、兗、邠、涇、朔、寧、聖、豐、內、許、徐、鄧、棠、麟、全、肇各三人，餘各二人。漢人依府尹數例，譯人一人，通事二人，抄事一人，公使人上鎮七十，中六十五，下六十人。惟蒲與、胡里改、速頻各二十人。曷速館路、蒲與路、胡里改路、速頻路四節鎮，省觀察判官而無州事。

諸防禦州。防禦使一員，從四品，掌防捍不虞、禦制盜賊，餘同府尹。同知防禦使事一員，正六品，掌通判防禦使事。判官一員，正八品，掌簽判州事，專掌通檢推排簿籍。知法，從九品。州教授一員。司軍，從九品。軍轄兼巡捕使，從九品。司吏，女直一人，漢人管戶五萬以上二十人，以率而減，譯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六十人，中五十五人，下五十人。

諸刺史州。刺史一員，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同知一員，正七品，通判州事。判官一員，從八品，簽判州事，專掌通檢推排簿籍。司軍，從九品。知法一員。軍轄兼巡捕使，從九品。司吏，女直，韓、慶、信、灤、蔚、通、登、復、濬、貴德、利、建州、來遠軍各三人，餘各二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五十，中四十五，下四十。惟來遠軍同下州省同知。凡諸州以上知印並於孔目官內輪差。運司押司官並同，無孔目官以上各司吏充，司錄同此。

諸京警巡院。使一員，正六品，掌平理獄訟，警察別部，總判院事。副一員，從七品，掌警巡之事。判官二員，正九品，掌檢稽失，簽判院事。司吏，女直，中都各三人，上、東、西三京各二人，餘各一人。漢人，中都十五人，南京九人，西京八人，東京六人，北京五人，上京四人。惟東、西、北、上京無副使。

諸府節鎮錄事司。錄事一員，正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同警巡使。司吏，戶萬以上設六人，以下為率減之。凡府鎮二千戶以上則依此置，以下則止設錄事一員，不及百戶者並省。

諸防刺州司候司。司候一員，正九品。司判一員，從九品。司吏、公使七人，依赤縣戶口置。

赤縣。謂大興、宛平縣。令一員，從六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捕除盜賊，禁止遊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判縣事。丞一員，正八品，掌貳縣事。主簿一員，正九品，掌同縣丞。尉四員，正八品，專巡捕盜賊。餘縣置四尉者，同此。司吏十人，內一名取識女直、漢字者充，公使十人。

次赤縣，又曰劇縣。令一員，正七品。丞一員，正九品。主簿一員，正九品。尉一員，正九品。

諸縣。令一員，從七品。丞一員，正九品。主簿一員，正九品。尉一員，正九品。凡縣二萬五千戶以上為次赤、為劇，二萬以上為次劇，在諸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為上，三千戶以上為中，不滿三千為下。中縣而下置丞，以主簿與尉通領巡捕事，下縣則不置尉，以主簿兼之。中縣司吏八人，下縣司吏六人，公使皆十人。

諸知鎮、知城、知堡、知寨，皆從七品。其設公使皆與縣同，惟驗戶口置司吏。

諸司獄司。司獄一員，正九品，提控獄囚。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獄二人，防守獄囚門禁啟閉之事，獄子，防守罪囚者。

市令司。惟中都置。令一員，正八品。南京以左右警使兼。丞一員，正九品。掌平物價，察度量權衡之違式、百貨之估直。司吏四人，公使八人。

軍器庫。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從九品。掌甲冑兵仗。司吏二人，庫子，掌出納之數，看守巡護。中都、南京依此置。西京省副使。北京惟副使，仍兼八作使。隨府節鎮設使副者，若軍器兼作院、軍資庫，兼軍器庫及防刺郡則置都監一員，以軍資監兼者，知管。

作院。使一員，副使一員，掌監造軍器，兼管徒囚，判院事。都監一員，掌收支之事。牢長監管囚徒，及差設牢子。中都、南京依此置，仍加都字。南京省都監一員，東京、西京置使或副一員，上京並省。隨府節鎮作院使副，並以軍器使副兼之。其或置一員，或以軍資庫兼之，若元設甲院都監處，並鎮州事設使副者，並仍舊。

都轉運司。使，正三品，掌稅賦錢穀、倉庫出納、權衡度量之制。同知，從四品。副使，正五品。都勾判官，從六品，紀綱衆務，分判勾案。惟南京勾判兼上林署丞。戶籍判官二員，從六品，舊止一員，承安四年增置一員，不許別差，專管拘收徵剋等事。支度判官二員，從六品，掌勾判分判支度案事。鹽鐵判官一員，從六品。都孔目官二員，勾稽文牘。知法二員，從八品。都勾案、戶籍案、鹽鐵案、支度案、開拆案。司吏，女直八人，漢人九十人，抄事一人，譯史三人，通事一人，押遞五十人，監運諸物公使八十人。惟中都路置都轉運司，餘置轉運司，省戶度判官各一員。南京、西京、北京、遼東、山東西路、河北東路則置女直知法、漢知法各一員，山東東路、河東南路、北路、河北西路、陝西東西路則置漢知法一員，餘官皆同中都，置女直司吏，遼東路十人，西京、北京、山東西路各五人，餘路皆四人。譯史遼東路三人，餘各二人。通事各一人。漢人司吏，課額一百八十萬貫以上者五十人，百五十萬貫以上四十五人，百二十萬貫以上四十人，九十萬貫以上三十五人，六十萬貫以上三十人，三十萬貫以上二十五人，不及三十萬貫二十人。公使人各七十人。押遞南京、山東東西路、河東南路、河北西路各五十人，西京、河東北路、河北東路各四十人，餘路各三十人。

山東鹽使司，與寶坻、滄、解、遼東、西京、北京，凡七司。使一員，正五品。他司皆同。副使二員，正六品。屯司皆一員。判官三員，正七品。泰和作四員。寶坻、解州設二員，餘司皆一員。掌幹鹽利以佐國用。管勾二十二員，正九品。寶坻、解、西京則設六員，北京、遼東、滄州則設四員，同管勾、都同監皆省。掌分管諸場發買收納恢辦之事。同管勾五員，都監八員，監同各七員，知法一員。司吏二十二人，女直三人，漢人十九人，譯人一人，抄事，公使四十人，屯司皆同。

中都都麴使司。酒使司院務、稅醋使司、榷場兼酒使司附。使，從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監知人戶

醞造麴蘗辦課以佐國用。餘酒使監醞辦課同此。都監二員，正八品。掌簽署文簿，檢視醞造。司吏四人，公使十人。凡京都及真定皆置都麴酒使司，設官同此。他處置酒使司，課及十萬貫以上者，設使副小都監各一員，五萬貫以上者，設使副各一員，已上皆設司吏三人，三萬貫以上者，設使及都監各一員，司吏二人，不及二萬貫者爲院務，設都監同監各一員。不及千貫之院務止設都監一員。其他稅醋使司及榷場與酒稅相兼者，視課多寡設官吏，皆同此。諸酒稅使三萬貫以上者正八品，諸酒榷場使從七品，五萬貫以上副使正八品。

提舉南京路榷貨事，從六品。

中都都商稅務司。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正大元年，陞使從七品。掌從實辦課，以佐國用。都監一員，從九品。掌簽署文簿，巡察匿稅。司吏四人，公使十人。餘置官吏同酒使司。

中都廣備庫。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從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疋帛顏色、油漆諸物出納之事。攢典四人，庫子十四人，內十二人收支，二人應辦，掌排數出納，看守巡護之事，與庫官通管。

永豐庫，鍍鐵院都監兼焉。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從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泉貨金銀珠玉出納之事。攢典三人，庫子十二人，內十人收支，二人應辦。凡歲收二十五萬貫者置庫子十人，不及二萬貫者置二人。

鍍鐵院。都監二員，管勾生熟鐵釘線。攢典一人。京府鎮通州並依此置，判官都監皆省或兼軍器並作院或設使若副一員，防刺郡設都監一員，乃兼軍器庫。

南京交鈔庫。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出入錢鈔兌便之事。攢典二人，攢寫計帳類會合同，庫子八人，掌受納錢數，辦驗交鈔，數書主簿曆。

中都流泉務，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爲本，小民苦之。若官爲設庫務，十中取一爲息，以助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卿等其議以聞。」有司奏，於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處並置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一員。凡典質物，使副親評價直，許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贖，即聽下架出賣。出帖子作寫質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及所典年月日錢貫，下架年月之類。若亡失者，收贖日勒合干人，驗元典官本，并合該利息，陪償入官外，更勒庫子，驗典物日上等時估償之，物雖故舊，依新價償。仍委運司佐貳幕官識漢字者一員提控，若有違犯，則究治。每月具數申報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罷之，二年，在都依舊存設。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解典諸物，流通泉貨，勾當官一員。攢典二人。

中都店宅務。管勾四員，正九品。各以二員分左右廂，掌官房地基，徵收官錢，檢料修造摧毀房舍。攢典左右廂各五人，掌徵收及檢料修造房屋之事。庫子左右廂各三人，僱錢人左右廂各十五人。又別設左廂平樂樓花園子一名，右廂館子四人。南京店宅務同。

中都左右廂別貯院。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判官，從九品。掌拘收退朴等物及出給之事。攢典、庫子同前。

中都木場。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判官一員，皆正九品。掌拘收材木諸物及出給之事。司吏一人，庫子四人，花料一人，木匠一人。

中都買物司。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收買官中所用諸物。都監四員，從九品。掌支應等事。司吏二人。

京兆府司竹監。管勾一員，從七品。掌養竹園採斫之事。司吏一人，監兵百人，給蒔養採斫之役。

諸綾錦院。真定、平陽、太原、河間、懷州置。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織造常課疋段之事。

規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公事。規措官，正七品。掌灌溉民田。點檢渠堰官一員，掌點檢啓閉涇陽等縣渠堰。司吏三人。

漕運司。提舉一員，正五品，景州刺史兼領，掌河倉漕運之事。同提舉一員，正六品，勾當官，從八品，掌催督起運綱船。司吏六人，分掌課使、起運兩科，各設孔目官、前後行各一人，僱使科掌吏戶禮案，起運科掌兵刑工案。公使八十一人，押綱官七十六人。景州依此置，肇州以提舉兼本州同知，同提舉兼州判。

諸倉。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掌倉廩畜積、受納租稅、支給祿廩之事。攢典，掌收支文曆，行署案牘。歲收一萬石以上設二人。倉子，掌斛斗盤量出納看守之事。

草場。使、副使，掌儲積受給之事。攢典二人。場子，掌積垛出納看守巡護之事。歲收五萬以上設四人。中都、南京、歸德、河南、京兆、鳳翔依此置，西京省副使，餘京節鎮料設使副一員，防刺仍舊置都監一員。

南京諸倉監支納官、草場監支納官，正八品。

南京提控規運柴炭使，從五品。副使，正六品。

京西規運柴炭場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

諸總管府節鎮兵馬司。都指揮使一員，正五品，巡捕盜賊，提控禁夜，糾察諸博徒、屠宰牛馬，總判司事。副都指揮使二員，正六品，貳使職，通判司事，分管內外巡捕盜賊。軍典十二人，掌本庫各營遣文、行署文書、巡捕等事，餘軍典同此。司吏一人，譯人一人，公使十人。指揮使一員，從六品，鈐轄四都之兵，以屬都指揮使事，著本指揮使事。軍使一員，正七品，指揮之職。左右什將各一人，共管一都。軍典二人，管典一人，左右承局各一人，左右押官各一人，以上軍員。每百人為一指揮，使各一員，分四都，每都設左右什將、承局、押官各一。若人數不及者近相合者並使上置，如無可相合者，三百人以上設一指揮，二百人以上止設指揮使一員，百人止設軍使，仍每百人以上立將一都，不及百人設什將、承局、押官各一，其指揮下軍使、什將下軍典、管典各同此置。惟北京、西京止設使、副各一員。

諸府鎮都軍司。都指揮使一員，正七品。舊鎮軍都指揮使，副從七品。掌軍事差役巡捕盜賊，總判軍事，仍與錄事同管城隍。軍典二人，公使六人。凡諸府及節鎮並依此置。

諸防刺州軍轄一員，掌同都軍，兼巡捕，仍與司候同管城壁。軍典二人。

諸府州兵馬鈐轄一員，從六品，掌巡捕盜賊，若有盜則總押巡尉併力擒捕。司吏二人。京兆、咸平、濟南、鳳翔、太原府州並使此置。惟東京、咸平府置兵馬都鈐轄，餘並省。

諸巡檢。中都東北都巡檢使一員，正七品。通州置司，分管大興、漷陰、昌平、通、順、薊、盈州界盜賊事。司吏一人，掌行署文書。馬軍十五人，步武衛軍內選少壯射弓手人充。

西南都巡檢一員，正七品。良鄉縣置司，分管良鄉、宛平、安次、永清、范陽、涿、易州界盜賊事。

諸州都巡檢使各一員，正七品。副都巡檢使各一員，正八品。司吏各一人。右懷、洺、唐、鄧、蔚、鄜、隴、鞏、鎮、寧、河、隴、秦等州，并西北路依此置，餘不加使字。

散巡檢，正九品。內泗州以管勾排岸兼之，皆設副巡檢一員為之佐。右地險要處置司處，鞏、衛、洵、潤、寧、蔚等州及諸處二十五處置。大定二十二年，廢府大斧山置巡檢司。明昌五年七月，升泰州鄭家村置巡檢。

潼關關使兼譏察官，正七品，掌關禁譏察姦偽，及管鑰啓閉。副譏察，正九品，掌任使之事。司吏二人，女直、漢人各一。居庸關、紫荊關、通會關、會安關及依州關皆設使，從七品。

大慶關管勾河橋官，兼譏察事，一員，正八品，掌解纜浮橋，濟渡舟楫，巡視河道，修完埽岸，兼率埽兵四時功役，栽植榆柳，預備物料，譏察姦偽等事，同管勾一員。司吏二人，女直、漢人各一人。九鼎大陽津渡惟置譏察官一員。

孟津渡譏察一員，正八品，掌譏察姦偽。副譏察一員，正九品。司吏二人。

提舉譏察使，正五品。副使，從五品。陝西一員，河南二員。南邊置譏察使，從七品，副使正八品。南邊，陝西置於秦州，河南置於唐、鄧、息、壽、泗五州。

提舉秦藍兩關，提舉從五品，同提舉正六品。南邊使置。

提舉三門集津南北岸，正六品。南邊使置。

淞淮譏察使，從五品。

管勾泗州兼排岸巡檢，正九品。

諸邊將。正將一員，正七品，掌提控部保將、輪番巡守邊境。副將一員，正八品。部將一員，正九品，輪番巡守邊境。隊將，正九品。鄜延九將，慶陽十將，臨洮十四將，鳳翔十六將，河東三將，並依此置。

統軍司。河南、山東、陝西、益都。使一員，正三品，督領軍馬，鎮攝封陲，分營衛，視察姦。副統軍一員，正四品。判官一員，從五品，紀綱庶務，簽判司事。大定九年置。知事一員，從七品。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書吏十三人，女直八人，漢人五人，掌行署文牘，上名置譯，守當官四人，譯書四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河南依此置，山東不設判官、知法，以益都府知法兼之。

招討司。三處置：西北路、西南路、東北路。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二員，從四品，招懷降附，征討攜離。判官一員，從六品，紀綱職務，簽判司事。勘事官一員，從七品。知事一員，正八品。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司吏十九人，譯人三人，通事六人，內諸部三人，河西一人，譯刺三十人，以上各充都管、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西北路增勘事官一員，東北路不置漢人知法。

諸猛安。謀克兼為猛安，從四品，掌修理軍務，訓練武藝，勸課農桑，餘同防禦。司吏四人，譯一人，隨局差役人數並同前例。

諸謀克，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司吏一人，女直，譯人一人，隨局。

諸部族節度使。節度使一員，從三品，統制各部，鎮撫諸軍，餘同州節度。副使一員，從五品。判官一員。知法一員。司吏四人，女直、漢人各半，通事一人，譯人一人，隨局右都監大將撫土番諸部族並依此置。

諸乣詳穩。一員，從五品。掌守戍邊堡。餘同謀克。皇統八年六月，設本班左右詳穩，定爲從五品。麽忽。一員，從八品。掌貳詳穩。司吏三人，習尼昆掌本乣差役等事，撻馬隨從也。咩乣、唐古乣、移剌乣、木典乣、骨典乣、失魯乣並依此置。惟失魯乣撒鄰人名士民須知某年有撒懶典乣、胡都乣、霞馬乣、撒失魯乣、蘇典乣。

諸移里堇司。移里堇。一員，從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司吏、女直一人，漢人一人，習尼昆掌本乣差役等事。諸局右土魯渾部族、南北移里堇司依此置。惟撒大部族、左右移里堇司、置女直司吏一人。

諸禿里。禿里。一員，從七品。掌部落詞訟、察違背等事。女直司吏一人，通事一人。

諸群牧所。又國言謂烏魯古。提控諸烏魯古。一員，正四品。明昌四年置。是年，以安遠大將軍尚廐局使石抹貞兼慶州刺史兼之。設女直司吏三人，譯人一人，通事一人。使。一員，從四品。國言作烏魯古使。副使。一員，從六品。掌檢校群牧畜養蕃息之事。判官。一員，正八品。掌簽判本所事。知法。一員，從八品。女直司吏四人，譯人一人，撻馬十六人。使八人，副五人，判三人。又設掃穩脫朵，分掌諸畜。所謂牛馬羣子也。惟板底因、烏解、忒恩、蒲鮮群牧依此置。

金史卷五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九

百官四 符印 百官俸給 鐵券 官誥

符制。初，穆宗之前，諸部長各刻信牌，交互馳驛，訊事擾人。太祖獻議，自非穆宗之命擅製牌號者寘重法，自是號令始一。收國二年九月，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蓋金牌以授萬戶，銀牌以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輦所佩者也。故國初與空名宣頭付軍帥，以爲功賞。遷牌，即國初之信牌也。至皇統五年三月，復更造金銀牌，其制皆不傳。大定二十九年，製綠油紅字者，尚書省文字省遞用之。朱漆金字者，勑遞用之。並左右司掌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如臺部別奉聖旨文字，亦給如上制。虎符之制，承安元年製，以禮官言，漢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唐以銅魚符起軍旅、易守長等用之，至是斟酌漢唐典故，其符用虎，並五左一右。左者留御前，以侍臣親密者掌之。其右符，隨路統軍司、招討司長官主之，闕則次官主之。若發兵三百人以上，及徵兵、召易本司長貳官，從尚書省奏請，左第一符，近侍局以囊封付主奏者，尚書備錄聖旨與符，以函同封，用尚書省印記之，皆專使帶牌馳送至彼。主符者視其封，以右符勘合，然後奉行者。一有參差者，不敢承用。主者復用囊封貯左符，上用職印，具發兵狀與符，以本司印封，即日還付使者，送尚書省以進，乃更其封以付內掌之人。若復有事，左符以次出，周而復始，仍各置籍注付受日月。若盜賊急速不容先陳者，雖三百人以上，其掌兵官司亦許給付，隨即奏上，詔即施行之。貞祐三年，更定樞密院用鹿符，宣撫司用魚符，統軍司用虎符。若發銀牌，若省付部及點檢司者，左右司用匣封印，驗封交受。若發於他處，並封題押，以匣貯之。

印制。太子之寶，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幸上京，鑄守國之寶，以授皇太子。二十八年，世宗不豫，以皇太孫攝政，鑄攝政之寶。貞祐三年十二月，以皇太子守緒控制樞密院，詔以金鑄撫軍之寶，如世宗時制，於啓稟之際用之。百官之印，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其前所帶印記無問有無新給，悉上送官，敢匿者國有常憲。至正隆元年，以內外官印新舊名及階品大小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鑄焉。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並金印，方二寸，重八十兩，駝紐。一字王印，方一寸七分半，金鍍銀，重四十兩，鍍金二字。諸郡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國公無印。一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二品印，方一寸六分，金鍍銅，重二十六兩。東宮三師、宰執與郡王同。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銅重二十四兩。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銅重二十兩。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銅重二十兩。六品印，一寸三分，銅重十六兩。七品印，一寸二分，銅重十六兩。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銅重十四兩。九品印，一寸一分，銅重十四兩。凡朱記，方一寸，銅重十四兩。天德二年，行尚書省以其印小，遂命擬尚書省印小一等改鑄。大定二十四年二月，鑄行尚書省、御史臺并左右三部印，以從幸上京。泰和元年八月，安國軍節度使高有鄰言：「本州所掌印三，曰安國軍節度使之印，曰邢州觀察使印，吏戶禮案用之，曰邢州之印，兵刑工案用之。以名實不正，乞改鑄。」宰臣奏請節度使事行之事，自當用節度使印，觀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點所軍兵民訟，則當用本州印，著爲定制。上從之。泰和八年閏四月，勑殿前都點檢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爲號，如本司差人則給之。

鐵券，以鐵爲之，狀如卷瓦，刻字畫欄，以金填之，外以御寶爲合，半留內府，以賞殊功也。

官誥。親王，紅遍地雲氣翔鸞錦褾，金鸞五色羅十五幅，寶裝犀軸。一品，紅遍地雲鶴錦褾，金雲鶴五色羅十四幅，犀軸。二品、三品，紅遍地龜蓮錦褾，素五色綾十二幅，玳瑁軸。四品、五品，紅遍地水藻戲鱗錦褾，大白綾十幅，銀裹間鍍軸，元牙軸，承安四年改之，大定二年復改爲金鏤角軸。六品、七品，紅遍地草錦褾，小白綾八幅，角軸，大安加銀鏤。公主、王妃與親王同。郡主、縣主、夫人，紅遍地瑞蓮鸂鶒錦褾，金蓮鸂鶒五色羅十五幅。郡王夫人、國夫人，紅遍地芙蓉花錦褾，金花五色綾十二幅，玳瑁軸。縣君、孺人、鄉君，紅遍地雜花錦褾，素五色小綾十幅。

銀裹間鈒軸軸之制如徑二寸餘大錢貫樞之兩端復以犀象爲鈿以韜之可圜轉如輪。金褙一品紅羅畫雲氣盤龍錦褾金龍五色羅十七幅寶裝玉軸二品翔鳳褾金鳳羅十六幅犀軸三品四品盤鳳褾金鳳羅十五幅五品翔鸞錦褾金鸞羅十四幅以上幅皆用五色羅軸皆用犀六品御仙花錦褾金花五色綾十二幅七品八品九品太平花錦褾金花五色小綾十幅軸皆用玳瑁凡褾皆紅幅皆五色夫人以上制授錦勅授皆給本色錦褾

百官俸給正一品三師錢粟三百貫石麴米麥各五十稱石春衣羅五十匹秋衣綾五十匹春秋絹各二百匹綿千兩三公錢粟二百五十貫石麴米麥各四十稱石春衣羅四十匹秋衣綾四十匹春秋絹各一百五十匹綿七百兩親王尚書令錢粟二百二十貫石麴米麥各三十五稱石春衣羅三十五匹秋衣綾三十五匹春秋絹各一百二十匹綿六百兩皇統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一字王者爲親王給二品俸餘宗室封一字王者以三品俸給之天德二年以三師宰臣以下有以一官而兼數職者及有親王食其祿而復領他事者前此並給以俸今宜從一高其兼職之俸並不重給至大定二十六年詔有一官而兼數職其兼職得罪亦不能免而無廩給可乎遂以職務煩簡定爲分數給兼職之俸從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帥樞密使郡王開府儀同錢粟二百貫石麴米麥各三十稱石春秋衣羅綾各三十匹絹各一百匹綿五百兩平章政事錢粟一百九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八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五匹絹各九十五匹綿四百五十兩大宗正錢粟一百八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五稱石羅綾同上絹各九十匹綿四百兩正二品東宮三師副元帥左右丞錢粟一百五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二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二匹絹各八十匹綿三百五十兩從二品錢粟一百四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匹絹各七十五匹綿三百兩同判大宗正錢粟一百二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八稱石春羅秋綾各十八匹絹各七十匹綿二百五十兩正三品錢粟七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六稱石春羅秋綾各十二匹絹各五十五匹綿二百兩外官錢粟一百貫石麴米麥各十五稱石絹各四十匹綿三百兩公田三十頃統軍使招討使副使錢粟八十貫石麴米麥十三稱石絹各三十五匹綿百六十兩公田二十五頃都運府尹錢粟七十貫石麴米麥十二稱石絹各三十匹綿百四十兩天德二年省奏職官公田歲入有數前此百姓各隨公宇就輸而吏或貪冒多取以傷民宜送之官倉均定其數與月俸隨給從三品錢粟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四稱石春秋衣羅綾各十匹絹各五十匹綿百八十兩外官錢粟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絹各二十五匹綿一百二十兩公田二十一頃皇統元年二月詔諸官職俱至三品而致仕者祿俸傔人各給其半正四品錢粟四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十二稱石春秋衣羅綾各八匹絹各四十匹綿一百五十兩外官錢粟四十五貫石副統軍錢粟五十貫石絹各二十二匹綿八十兩職田十七頃餘同下麴米麥各八稱石絹各二十匹綿七十兩公田十五頃許帶酒三十瓶鹽三石從四品錢粟四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春秋羅綾各六匹絹各三十匹綿一百三十兩外官錢粟四十貫石麴米麥各七稱石絹各十八匹綿六十兩公田四十四頃猛安錢粟四十八貫石餘皆無烏魯古使同無職田大定二十年詔猛安謀克俸給令運司折支銀絹省臣議若估粟折支各路運司儲積多寡不均宜令依舊支請牛頭稅粟如遇凶年盡貸與民其俸則於錢多路府支放錢少則支銀絹亦未晚也從之正五品錢粟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八稱石春秋衣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五匹綿一百兩外官刺史知軍鹽使錢粟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六稱石絹各十七匹綿五十五兩公田十三頃餘官錢粟三十貫石麴米麥同上絹各十六匹綿五十兩職田十頃從五品錢粟三十貫石麴米麥六稱石春秋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匹綿八十兩外官錢粟二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四稱石絹各十匹綿四十兩公田七頃謀克錢粟二十貫石餘皆無奚家部族都鈐轄無職田正六品錢粟二十五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七匹綿七十兩外官與從六品皆錢粟二十貫石麴米麥三稱石絹各八匹綿三十兩公田六頃從六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麥五石春秋絹各十五匹綿六十兩烏魯古副使同無職田正七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麥四石衣絹各一十二匹綿五十五兩外官諸同知州軍都轉運判諸府推官諸節度判諸觀察判諸京縣令諸劇縣令提舉南京京城規措渠河官諸都巡檢諸酒麴鹽稅副諸正將錢粟一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春秋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諸司屬令諸府軍都指

揮使同上無職田溫膊使錢粟一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三十兩無職田從七品錢粟一十七貫石麥四石衣絹各一十匹綿五十兩外統軍司知事錢粟一十七貫石麥四石衣絹各一十匹綿五十兩諸鎮軍都指揮使錢粟一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諸招討司勘事官諸縣令諸警巡副京兆府竹監管勾五品鹽使司判諸部禿里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諸河稅榷場使錢粟一十七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職田五頃會安關使諸知鎮城堡寨錢粟一十五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四頃正八品朝官錢粟一十五貫石麥三石衣絹各八匹綿四十五兩外官市令諸錄事諸防禦判赤縣令諸劇縣令崇福埽都巡河官諸酒稅使醋使榷場副諸都巡檢錢粟一十五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四頃烏魯古判官俸同上無職田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諸副都巡檢使錢粟一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二頃諸司屬丞俸同上無職田諸節鎮以上司獄諸副將錢粟一十三貫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南京京城所管勾京府諸司使管勾河橋諸關渡譏察官同樂園管勾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錢粟一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節鎮諸司使中運司柴炭場使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從八品朝官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綿四十兩外官南京交鈔庫使諸統軍按察司知法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綿四十兩諸州軍判官諸京縣丞諸次劇縣丞諸三品鹽司判官漕運司管勾永豐廣備庫副使左右別貯院木場使錢粟一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三頃諸麼忽諸移里董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綿一十五兩職田三頃正九品朝官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六匹綿三十五兩外官南京交鈔庫副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六匹綿三十五兩諸警巡判官錢粟一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六匹綿一十兩職田三頃諸縣丞諸酒稅副使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五斗衣絹各五匹綿一十七兩職田三頃市丞諸司候諸主簿諸錄判諸縣尉散巡河官黃河埽物料場官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管勾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諸巡檢俸例同上並無麥及職田諸鹽場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副永豐庫備庫判錢粟一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諸都將隊將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店宅務管勾錢粟一十二貫石綿絹同上京府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倉副同管勾河橋諸副譏察錢粟一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諸州軍司獄錢粟一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職田二頃節鎮諸司副中運司柴炭場副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三匹綿八兩從九品朝官錢粟一十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綿三十兩外官諸教授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三頃三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一十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司候判官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職田二頃諸防文軍轄俸同上無職田諸榷場同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判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三匹綿六兩諸京作院都監通州倉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九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六兩諸府作院都監諸埽物料場都監錢粟八貫石衣絹各一匹綿六兩諸節鎮作院都監諸司都監錢粟八貫石衣絹各二匹諸司同監錢粟七貫石絹同上陝西東德州世襲蕃巡檢分例月支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一十兩陝西西京原州世襲蕃巡檢月支錢二貫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絹三匹河東北路葭州等處世襲蕃巡檢月支錢粟一十貫石絹二匹綿一十兩

宮闈歲給太后太妃宮每歲各給錢二千萬綵二百段絹千匹綿五千兩諸妃歲給錢千萬綵百段絹三百匹綿三千兩嬪以下錢五百萬綵五十段絹二百匹綿二千兩貞元元年妃嬪婕妤美人及供膳女侍并仙韶長春院供應人等歲給錢帛各有差

凡內職貞祐之制正一品歲錢八千貫幣百段絹五百匹綿五千兩正二品歲錢六千貫幣八十段絹三百匹綿四千兩正三品歲錢五千貫幣六十段絹二百匹綿三千兩正四品歲錢四千貫幣四十段絹百五十匹綿二千兩正五品

尙宮夫人，歲錢二千貫，幣二十段，絹百匹，綿千兩。尙宮左右夫人至宮正夫人，錢千五百貫，幣十九段，絹九十匹，綿九百兩。寶華夫人以下至資明夫人，錢千貫，幣十八段，絹八十匹，綿八百兩。有大小令人、大小承御、大小近侍，俸各異。正六品尙儀御侍以下，錢五百貫，幣十六段，絹五十匹，綿二百兩。正七品司正御侍以下，錢四百貫，幣十四段，絹十四匹，綿百五十兩。正八品典儀御侍以下，錢三百貫，幣十二段，絹三十匹，綿百兩。正九品掌儀御侍以下，錢二百五十貫，幣十段，絹二十六匹，綿百兩。

百司承應俸給：省令史、譯史，錢粟一十貫石，絹四匹，綿四十兩。省通事、樞密令史、譯史，錢粟十二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樞密通事、六部、御史臺令譯史，錢粟一十貫石，衣絹三匹，綿三十兩。六部等通事、諸院令史、國史院書寫、隨府書表、親王府祗候郎君、典客署引接、書表，錢粟八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走馬郎君一品子孫，十貫石。內祗，八貫石。班祗，七貫石，並絹二匹，綿二十兩。護衛長、支正六品俸。長行，從六品俸。符寶郎、奉御、東宮護衛長，錢粟十七貫石，絹八匹，綿四十兩。東宮護衛長行，十五貫石，絹四匹，綿四十兩。筆硯承奉、閤門祗候、侍衛親軍百戶，十二貫石，絹四匹，綿三十兩。妃護衛、奉職、符寶典書、東宮入殿小底，十貫石，絹二匹，綿三十兩。勤留則添二貫石。尙衣奉御、捧案、擎執、奉輦、知把書畫、隨庫本把、左右藏庫本把、儀鸞局本把、尙輦局本把、妃奉事，八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侍衛親軍五十戶，九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未係班，絹三匹，綿二十兩。長行，七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弩傘什將，八貫石。傘子，五貫石。太醫長行，八貫石。正奉上太醫，十貫石。副奉上同。隨位承應都監，未及十五歲者，六貫石。從八品，七貫石。從七品，八貫石。從六品，九貫石。從五品，十貫石。從四品，十二貫石。止掌文書者，添支三貫石。牌子頭等，添支二貫石。司天四科人，九品，六貫石。八品，七貫石。六品，九貫石。五品，十貫石。四品，十二貫石。止教授管勾，十貫石。學生，錢三貫，米五斗。典客書表，八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東宮筆硯，六貫石。尙廄獸醫、祕書監揩書，六貫石。祕書琴棊等待詔，七貫石。駝馬牛羊群子、擒鶻人，皆三貫石。

諸使司都監食直，二十萬貫以上，六十貫。十萬貫已上，五十貫。五萬貫已上，四十貫。三萬貫已上，三十貫。二萬貫已上，二十五貫。諸院務監官食直，五千貫已上，監官二十貫，同監十五貫。二千貫已上，監官十五貫，同監十貫。一千貫已上，監官十五貫。一千貫已下，監官十貫。

舊制，凡監臨使司院務之商稅增者有賞，虧者剋俸。大定九年，上以吏非祿無以養廉，於是止增虧分數爲殿最，乃罷剋俸給賞之制，而監官酬賞仍舊。二十年，詔十萬貫以上鹽酒等使，若虧額五釐，剋俸一分，奏聽處提點院務官賞格。其省除以上提點官并運司、視管院務，若能增者，十分爲率，以六分入官，二分與提點所官，二分與監官充賞，若虧亦依此例剋俸，若能足數則全給。大定二十二年，定每月先支其半，外如不虧則全支，虧一分則剋其一分，補足貼支隨路使司院務并坊場，例多虧課。上曰：「若其實可減處，約量裁減，亦公私兩便也。」二十三年，以省除提控官與運司量司處虧課一分，剋俸一分，其爵捗重亦合先給月俸之半，餘半驗所虧分數剋罰，補公田則不在剋限。二十六年四月，奏定院務監官虧永陪償格。

諸京府運司、提刑司、節鎭防刺等漢人女直契丹司吏、譯史、通事、孔目官，八貫。押司官，七貫。前後行，六貫。諸防刺已上女直契丹司吏、譯史、通事，不問千里內外，錢七貫，公田三頃。諸鹽使司都目，十四貫。司吏，六貫。諸巡院司、縣司、獄等司吏有譯史、通事者，同錢五貫。凡諸吏人月支大紙五十張，小紙五百張，筆二管，墨二錠。

諸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過初五日者，給當月俸。或受差及因公幹，未能之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文牒未至，前官在任，及後官已到，前官差出，其祿兩支。職田皆給後官。凡職田，畝取粟三斗，草一稱。倉場隨月俸支，俸麴則隨直折價。諸親王授任者，祿從多，職田從職。朝官兼外者同。六十以上及未六十而病致仕者，給其祿半。承應及軍功初出職，未歷致仕，雖未六十者，亦給半祿。內外吏員及諸局分承應人病告至百日，則俸給除程給假者，俸祿職田皆以半給，衣絹則全給。皇家袒免以上親，戶別給。夫亡，妻亦同。若同居兄弟，收充猛安謀克，及歷任承應人者，不在給限。大功以上，錢粟一十三貫石，春秋衣絹各四匹。

小功粟一十貫石，春秋衣絹各三匹，緦麻袒免，錢粟八貫石，春秋衣絹二匹。

諸馳驛及長行馬，職官日給，（謂宣省院臺部委差或許差者，下文置所等官同。）一品，三貫文，二品，二貫文，三品，一貫五百文，四品，一貫二百文，五品，一貫文，六品，八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有職事官日給，外路官往回口券，依上款給。一品，二貫五百文，二品，一貫六百文，三品，一貫二百文，四品，一貫文，五品，九百文，六品，七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無職事官，並驗前職日給。無前職者，以應仕及待闕職事給之，四品，一貫三百文，五品，一貫二百文，六品，九百文，七品，七百文，八品九品，五百文。隨朝吏員，（宣差及省部差委官，諸遞者、引者亦同。）及統軍司按察司書吏譯人，本局差委及隨逐者，日給錢各一百五十文，燕賜各部官僚以下，日給米糧分例，無草地處內，親王給馬二十五匹草料，親王，米一石，宰執，七斗，王府，三斗，府尉，二斗，員外郎司馬，各一斗六升，監察御史、尚書省都事、大理司直、六部主事，各八升，檢知法，七升，省令譯史，六升，院臺令譯史、省通事，各五升，院臺通事、六部令譯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使庫都監，各四升，諸院令史、樞密院移剌，各三升，王府直府、王府及省知印、直省、御史臺通引、王府教讀、王傅府尉等下司吏、外路通事、省醫工、調角匠、招討司移剌，各二升，駕轄諸祗候人、（本破人同。）大程官、院子、酒匠、柴火，各一升，萬戶，一斗六升，猛安，八升，謀克，四升，蒲輦，二升，正軍阿里喜、旗鼓吹笛司吏，各一升，諸外方進貢及回賜并人使長行馬，每匹日給草一稱，粟一斗，宮中，（東宮同。）承應人因公差出，皆驗見請錢粟貫石口給食料，若係本職者，住程不在給限。其常破馬草料局分，如被差長行馬，公幹本支草料，即聽驗日剋除，若特奉宣差勾當者，依本格，十八貫石以上，九百文，十七貫石，八百六十文，十五貫石以上，五百四十文，七貫石以上，四百六十文，六貫石，四百二十文，五貫石，三百八十文，四貫石，三百三十文，三貫石，二百八十文，二貫石，二百三十文。

諸猷護衛親軍，聽自起發日為始，計程至都，比至試，補，其間各日給口券，若揀退還家者，亦驗回程給之。（未起關往口數不在支限。）其正收之後，再揀退者，亦給人三口米糧錢一百文，馬二匹草料。諸簽軍赴鎮防戍及班祗充押遞，橫差刷路勾當，千里以上者，沿路各日給米一升，馬一匹草料。（無馬有驢者各支，依本格。）車駕巡幸，顧工馬夫，三百文，步夫，二百三十文，圍鵜夫，隨程幹辦人，各二百文，傳遞果子夫，一百五十文。車駕巡幸，若於私家內安置行宮者，約量給賜段匹。太廟神廚祠祭，度勾當人，少府監隨色工匠，部役官受給官司吏，錢粟二貫石，春秋衣絹各一匹。

諸局作匠人，請俸繡女都管，錢粟五貫石，都繡頭，錢粟四貫石，副繡頭，三貫五百石，中等細繡人，三貫石，次等細繡人，二貫五百石，習學本把正辦人，錢支次等之半。描繡五人，錢粟三貫石，司吏二人，三貫石，修內司作頭，五貫石，工匠，四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軍夫除錢糧外，日支錢五十，米一升半，百姓夫，每日支錢一百，米一升半。國子監雕字匠人作頭，六貫石，副作頭，四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長行，三貫石，射糧軍匠，錢粟三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習學給半，初習學匠，錢六百，米六斗，春秋絹各一匹，布各一匹。民匠，日支錢一百八十文。

諸隨朝五品以下職事官身故，（因公差出及以禮去任未給解由者身故同。）驗品從去鄉地里支給津遣錢。（並受職事給之，下條承應人准此。）若外路官員在任依理身故者，皆依上官品地里減半給之。若係五百里內，不在給限，五百里外，五品，一百貫，六品七品，八十貫，八品九品，六十貫，一千里外，五品，一百二十貫，六品七品，一百貫，八品九品，八十貫，二千里外，五品，一百七十貫，六品七品，一百五十貫，八品九品，一百貫，三千里外，五品，二百五十貫，六品七品，二百貫，八品九品，一百五十貫。諸隨朝承應人身故，應給津遣錢者，護衛，（東宮護衛同。）奉御，符寶，都省樞密院御史臺令譯史，同九品官，通事，宗正府六部令譯史，（統軍司書吏，按察司書史同。）親軍，減九品官五分之二，通事，隨朝書表，吏員，譯人，（統軍司通事，守當官，按察司書史，譯人，分治都水監典吏同。）及諸局分承應人，（武衛軍同。）減五分之三。天壽節設施老疾貧民錢數，在都，七百貫，（宮籍監給。）諸京，二十五貫，（以此下並係省錢給。）諸府，二十貫文，諸節鎮，一十五貫文，諸防刺州軍，一十貫文，諸外縣，五貫文。（城寨保保鎮同。）諸孤老幼疾人，各月給米二斗，錢五百文，春秋衣絹各一匹。（五歲以下三分給二。）身死者，給錢一貫埋殯。諸因災傷，或遭賊驚劫，饑荒去處，貧民典顧賣為驅，遇恩官贖為良，分例，（若元價錢給。）男子，一十五貫文，婦人同，年幼各減半。（六歲以下。）（郡縣出榜，不在贖換之限。）諸士庶陳言利害，若有可採行之便於官民者，依驗等第給賞，上

等。鋌絹三十兩疋。中等。二十兩疋。下等。一十兩疋。其陳數事。止從一支。若用大事聽補官者從吏部格。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以糧儲不足。詔隨朝官承應人俸。計口給之。餘依市直折之。諭旨省臣曰。聞親軍俸粟每石以麥六斗折之。所省能幾。而失衆心。令給本色。二年八月。始給京府州縣及轉運司吏人月俸有差。舊制惟吏案孔目官有俸。餘止給食錢。故更定焉。三年。詔損宮中諸位歲給有差。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行纔數月。已復停滯。所患在支太多。收太少。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收。庶可久也。因條五事。一曰。朝官及令譯史諸司吏員諸局承應人。太冗濫。宜省併之。隨處屯軍。皆設寄治官。徒費俸給。不若令有司兼總之。且淤河等隄。各駐鄉兵。彼皆白徒。皆不可用。不若以此軍代之。以省其出。四月。以調度不及。罷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從己人力輸傭錢。減修內司所役軍夫之半。經兵處州府司吏減半。司縣三分減一。其餘除開封府南京轉運司外。例減三分之一。有祿官吏而不出境者。並罷給券。出境者。給其半。興定二年正月。詔陝州等處司縣官。徵稅不足。閣其俸給。何以養廉。自今不復閣俸。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送宣之使。其視五品而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今軍官以上奉待使者有所饋獻。至六品以下。亦不免。如例而莫能辦。則斂所部以與之。至有獲罪者。保舉縣尹。特增其俸。然法行至今。而關以西。尚有未到任者。豈所舉少而不數耶。宜廣選舉。以補其闕。且丞簿亦親民者也。而獨不增。安能禁其侵牟哉。

金史卷五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表第一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敘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疏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焉。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敘授官，大功以上薦舉廕敘，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概僅存，不可殫悉。今據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無所係、下無所承者，不能盡錄也。

斡魯			匡本名撒速，八世孫，太師尚書令。	

右始祖子，與德帝，凡二人。

輩魯		胡率	劾者特進。	

右德帝子，與安帝，凡三人。

信德				
謝庫德		拔達儀同三司。		
謝夷保	盆納開府儀同三司。			
謝里忽				

右安帝子，與獻祖，凡五人。婆盧火稱安帝五代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朴都				
阿保寒				
敵酷				
敵古迺				
撒里輦				
撒葛周				

右獻祖子，與昭祖，凡七人。

烏骨出	辭不失阿買勃極烈。		宗亨泰州刺史。	
			宗賢尚書左丞相。	
跋黑	斜斡	昂本名奔睹，太保兼都元帥。	宗浩右丞相兼都元帥。	
跋里黑				
斡里安				

胡失答				
右昭祖子與景祖凡六人什古稱昭祖曾孫崇成稱昭祖玄孫不稱睢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劾者韓國公	撒改國論忽魯勃極烈金源郡王	宗翰本名粘沒喝太保領三省事晉國王		秉德左丞相
				斜哥
		扎保迪[illegible]		
		宗憲尚書右丞相		
	斡魯西南路都統金源郡王	撒八銀青光祿大夫	賽一	
劾孫沂國公	昱本名蒲家奴大司空			阿魯
劾真保代國公				
麻頗虞國公	謾都本金紫光祿大夫			
	謾睹			
	賽也	宗尹平章政事		

		宗寧平章政事	面[illegible]州刺史
阿离合懣	晏本名斡論太尉左丞相	恧里乃	
		宗道河南路統軍使	
謾都訶阿捨勃極烈鄆國公	謀里也工部尚書		
右景祖子與世祖肅宗穆宗凡九人冶訶魯補稱保出景祖不稱睢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斡帶魏王			
杲本名斜也諳班勃極烈遼王	宗義本名孛吉平章政事		
	蒲馬龍虎衛上將軍		
	孛論出龍虎衛上將軍		
	阿魯龍虎衛上將軍		
	偎喝龍虎衛上將軍		
	阿虎里猛安		

斡賽，鄭王。	宗永，宣武軍節度使。	
斡者，魯王。	神土懣，鷹揚上將軍。	璋，本名胡麻愈，御史大夫。
烏故乃，漢王。		
闍母，魯王。	宗敘，參知政事。	
查剌，沂王。		
昂，本名烏特，平章政事，鄆王。	鄭家，益都尹。	承暉，右丞相。
	[illegible]	
右世祖子與康宗太祖太宗凡十一人。		
謾睹敗，隨國公。		
蒲魯虎，宋國公。		
右肅宗子二人。		
勗，本名烏也，太師領三省事。	宗秀，刑部尚書。	
撻懶，左副元帥。		

蒲察，齊國公。			
蒲里迭，宋國公。			
撒杭，銀青光祿大夫。			
右穆宗子五人，胡八魯稱穆宗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謀良虎	余里也		蒲帶，上京路提刑使。
	蒲魯虎，[illegible]猛安。	桓端，金紫光祿大夫。	奧頻
	按荅海，太子太保，金源郡王。		
	蒜京		
	阿鄰，兵部尚書。		
同刮茁，昭武大將軍。			
偎可，龍虎衛上將軍。			
右康宗子三人，史載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茶扎，怕八，訛出，皆稱謀良虎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			
宗幹，太師領三省事，遼王。	充，左丞相，代王。	檀奴，歸德軍節度使。	

		承元，本名元奴。		
		耶補，同知濟南尹。		
		阿里白，輔國上將軍。		
	兗，太尉、領三省事。	阿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		
	襄，輔國上將軍。	和尚，應國公。		
	袞，西京留守。			
宗望，本名斡离不，左副元帥、宋王。	齊	斡住，襲猛安。		
	京，西京留守。			
	文，大名尹、荊王。			
宗弼，本名兀朮，太師、領三省事、梁王。	亨，廣寧尹、韓王。			
	羊蹄			
烏烈，豐王。				

宗傑，趙王。	奭，會寧牧、鄧王。	阿懶		
		撻懶		
宗雋，右丞相、陳王。				
訛魯，滕王。				
訛魯朵，豳王。				
宗強，衞王。	爽，本名阿鄰，太子太保、榮王。			
	可喜，兵部尚書。			
	阿瑣，濟南尹。			
宗敏，左丞相、曹王。	襄，許國公。			
	阿里罕，密國公。			
習泥烈，紀王。				
寧吉，息王。				

燕孫，莒王。				
斡忽，蜀王。				
右太祖子，與景宣睿宗，凡十六人。遼王宗幹子與海陵五人。				
宗磐，太師領三省事宋王。				
宗固，左丞相豳王。				
宗雅，代王。				
阿魯補，虞王。				
斛沙虎，滕王。				
宗懿，薛王。				
宗本，左丞相原王。	阿里虎			
鶻懶，翼王。				
宗美，豐王。				
神土門，鄆王。				

斛孛束，霍王。				
斡烈，蔡王。				
宗哲，畢王。				
宗順，徐王。				
右太宗子十四人，史載北京留守卞、平陽尹稟皆太宗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				
元，本名常勝，胙王。				
查剌，安武軍節度使。				
右景宣子，與熙宗凡三人。				
濟安，皇太子。				
道濟，魏王。				
右熙宗子二人。				
光英，皇太子。				
元壽，崇王。				

矧思阿不。宿王。	
廣陽。滕王。	
右海陵子四人。	
吾里補。[illegible]王。	
右睿宗子與世宗凡二人。	
永中。鎬王。	瑜。石古乃。
	瑋。神土門。
	玘。阿思懣。
	瑹。阿離合懣。
孰輦。[illegible]王。	
斜魯。越王。	
永功。越王。	璐。福孫。奉國上將軍。
	璹。壽孫。密國公。

	琳。粘沒曷。
永成。豫王。	瑋。仁壽。
	瑭。仁安。
永升。夔王。	璉。[illegible]。
永蹈。鄭王。	按春
	阿辛
永德。潞王。	琰。[illegible]。
右世宗子與顯宗衛紹王凡十人。	
琮。承慶。鄆王。	
瓌。承暉。瀛王。	
瓊。阿鄰。霍王。	
璟。吾里補。瀛王。	
玠。謀良虎。溫王。	

右顯宗子與章宗宣宗凡七人。			
洪裕，絳王。			
洪靖，阿虎懶，荊王。			
洪熙，訛魯不，榮王。			
洪衍，撒改，英王。			
洪輝，訛論，壽王。			
忒鄰，葛王。			
右章宗子凡六人。			
從恪，皇太子。			
琚，猛安。			
瑄，按出。			
璪，按辰。			
右衛紹王子史稱六子可以名見者四人。			
守忠，皇太子。諡莊獻。	鏗，皇太孫。諡沖懷。		

玄齡				
守純，荊王。	訛可，曹王。			
	孛德，曹王。			
右宣宗子與末帝凡四人。他書載守純子三人可以名見者二人。				
阿古迺，始祖兄。	不知世次	撻不也，遼太尉。	胡十門，曷蘇館上將軍。	鉤室
	不知世次	合住，遼領辰復二州。	蒲速越，遼中正節度使。	
			余里也，寧州防禦使。	
			布輝，順天軍節度使。	
保活里，始祖弟。	四世孫跋不乃。	石土門，金源郡王。	習失，特進。	
			思敬，平章政事。	
		阿斯懣		
		迪古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泰州都統。	婆速	吾扎忽		

朝特宇山。婆盧火族兄弟。	果。本名撒離喝，行臺尚書左丞相。	宗安。御史大夫。		
什古。昭祖曾孫，東京留守。	阿魯帶。參知政事。	晏。尚書左丞相。		
崇成。昭祖玄孫，武衛軍都指揮使。				
冶訶。係出景祖，銀青光祿大夫。	阿魯補。元帥右將軍。			
	骨赧。天德軍節度使。	喜哥		
	訛古乃。西南路招討使。			
	撒答	蒲查。西南路招討使。		
阿魯補。係出景祖，行臺左丞相。	烏帶。尚書左丞相。			
	方。簽書樞密院事。			
胡八。參宗孫，象州刺史。	齊。利涉軍節度使。			
拔離速。宗室子，元帥左監軍。				
	銀朮可。拔離速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穀英。平章政事。		
	麻吉。銀朮可弟，銀青光祿大夫。	沃側。西北路招討使。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從姪，婆速路兵馬都總管。				

右諸宗室可譜者凡十一族，雖稱係出某帝，而不能世次，不譜於各帝之下，所以慎也。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表第二

交聘表上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籠慕虎變，欲離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者，取天下者不恤小節，成算既定矣。終不為卑辭厚禮而輟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肆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塞，汴京城下之盟，蹈公私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力戰，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人而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不然，亦不失為晉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于高麗，始通好，為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為兄弟，於其國自為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姪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閒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概也已。使者或書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舊史，不必強同云。

	宋	夏	高麗
始通好			穆宗時，高麗醫者自完顏部歸，謂高麗人曰：女直居黑水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之，乃遣使來通好。
太祖收國			
元年			
二年			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請保州。太祖曰：爾自取之。高麗遣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
天輔元年	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聘，請石晉時陷入契丹漢地。		
二年	正月，遣散覩報聘于宋，所請之地與宋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		十二月，遣孛菫尤直以勝遼報諭高麗，仍賜馬一疋。
三年	六月，宋遣馬政及其子宏來聘。		
四年	二月，宋復遣趙良嗣以書來議燕京、西京之地。		詔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高麗使謂習顯曰：此與先父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即依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

五年			
六年		六月，夏遣李良輔率兵三萬救遼，斡魯婁室敗之于野谷。	
七年	正月，宋復遣趙良嗣來議燕京西京地。答書如初約合攻，隨得者有之。今自我得，理應有報。趙良嗣言，奉命若得燕京，即納銀絹二十萬匹綾二萬匹以代燕地之租稅。二月，宋復遣趙良嗣來定議，加歲幣代燕地租稅，并議畫疆遣使置榷場，復請西京等事。癸卯，遣孛菫銀朮可、鐸剌報聘于宋，許以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其於西北一帶接連山川及州縣，不在許與之限。戊申，詔平州與宋使一同分割所與燕京		

	六州之地。三月，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以誓書來。四月，復誓書于宋。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張覺以南京叛入于宋。		
太宗天會元年	十一月，割武朔二州與宋。是月庚子，宗望敗張覺于南京城東，覺夜遁奔于宋。十二月，遣孛菫李靖告哀于宋。	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許以割地。	十二月，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強之。」命隨等還。
二年	四月，宋始遣太常少卿連南夫等來弔，以高尤僕古等充遣留國信使，高興輔、劉興嗣充告即位國信使如宋。八月，以孛菫烏瓜乃、李用弓為賀宋生日使。	正月，夏人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三月，夏使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閏三月，遣王阿海、楊天吉賜誓詔于夏。十月，夏使謝賜誓詔。戊午，夏使賀天清節。	

	宋	夏	高麗
	十月戊午，宋使賀天清節。十二月，孛堇高居慶、大理卿丘忠爲賀宋正旦使。		
三年	正月癸酉朔，宋使賀正旦。辛丑，宋龍圖閣直學士許亢宗等賀即位。六月，遣李用和等以滅遼告慶于宋。七月，以耶律固等爲報謝宋國使。十月壬子，宋使賀天清節。是月，詔諸將伐宋。十二月，宋給事中李鄴等奉金百鋌請復修好。是月甲辰，宗望敗宋兵于白河，遂取燕山州縣。	正月癸酉朔，夏使賀正旦。乙未，夏使奉表致奠于和陵。十月壬子，夏使賀天清節。	
四年	正月己巳，宗望諸軍渡河，使吳孝民入汴閔宋取首謀平山者。	正月丁卯朔，夏使賀正旦。十月丁未，夏使賀天清節。	六月，高麗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仍以保州地賜。
	癸酉，諸軍圍汴。甲戌，宋知樞密院事李梲等奉書謝罪，且請修好。丙子，宗望許宋修好，約質、割三鎮地、增歲幣，載書稱伯姪。戊寅，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爲質。辛巳，宋使沈晦等賫所上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癸卯，諸軍解圍。二月丁酉朔，夜，宋姚平仲以兵四十萬襲宗望軍。己亥，復進兵圍汴。辛丑，宋遣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以書來，辯姚平仲兵非出宋主意。改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壬子，宗望渡河，以滑州、濬州與宋。七月戊子，宋以蠟書陰構右都監耶律余睹，蕭仲恭獻其書。	清節。	七月，遣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十月丁未，高麗賀天清節。十一月，遣高隨等爲賜高麗生日使。

821

	八月，諸軍復伐宋，元帥府遣楊天吉、王汭以書責宋。十一月丙戌，宗望軍至汴。閏月壬辰朔，宗望敗宋兵于汴城下。癸巳，宗翰至汴。辛酉，宋帝詣宗翰、宗望軍。會青城。十二月癸亥，以表降。是日，歸于汴城。		
五年	正月庚子，宋帝復至青城。二月丁卯，宋上皇至青城。是月，降宋二帝爲庶人。四月，執宋二帝以歸。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構即位于歸德。十二月丙寅，宗輔伐宋。	正月辛卯朔，夏使賀正旦。十月辛未，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辛卯朔，高麗使賀正旦。八月，以耶律居謹、張淮爲宣慶高麗使。十月辛未，高麗使賀天清節。
六年	正月，宋康王奔揚州。七月乙巳，宋康王貶號稱臣，遣使奉表。	正月丙戌朔，夏使賀正旦。十月丙寅，夏使賀天	正月丙戌朔，高麗使賀正旦。十月丙寅，高麗使賀

	十月，宗翰、宗輔會軍于濮。	清節。	天清節。
七年	十月丁酉，宋壽春安撫使馬世元以城降。十一月壬戌，宗弼渡江。丁卯，宋知江寧府陳邦光以城降。十二月丁亥，宗弼克杭州。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于明州，宋康王入于海。	正月庚寅朔，夏使賀正旦。十月庚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庚寅朔，高麗使賀正旦。十月庚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八年		正月甲辰朔，夏使賀正旦。十月甲申，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甲辰朔，高麗使賀正旦。十月甲申，高麗使賀天清節。
九年		正月己亥朔，夏使賀正旦。十月戊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己亥朔，高麗使賀正旦。二月乙亥，高麗使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事。十月戊寅，高麗使賀

年	宋	夏	高麗
			天清節。
十年		正月癸巳朔，夏使賀正旦。十月壬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癸巳朔，高麗使賀正旦。十月壬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十一年		正月丁巳朔，夏使賀正旦。十月丙申，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丁巳朔，高麗使賀正旦。十月丙申，高麗使賀天清節。
十二年		正月辛亥朔，夏使賀正旦。十月庚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辛亥朔，高麗使賀正旦。十月庚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熙宗天會十三年		正月，遣使如夏報哀。	正月，遣使如高麗報哀。三月己卯，高麗使祭奠弔慰。四月戊午，高麗使賀登寶位。
十四年		正月己巳朔，夏使賀正旦。乙酉，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己巳朔，高麗使賀正旦。乙酉，高麗使賀萬壽節。十月甲寅，以乾文閣待制吳激爲賜高麗生日使。
十五年		正月癸亥朔，夏使賀正旦。己卯，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癸亥朔，高麗使賀正旦。己卯，高麗使賀萬壽節。
天眷元年	八月，以河南地賜宋。右司侍郎張通古等詔諭江南。	正月戊子朔，夏使賀正旦。甲辰，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戊子朔，高麗使賀正旦。甲辰，高麗使賀萬壽節。十二月甲戌，高麗使入貢。
二年	四月己卯，宋遣其端明殿大學士韓肖胄等奉表謝賜河南地。九月壬寅，宋端明殿學士王倫、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奉表乞	正月壬午朔，夏使賀正旦。戊戌，夏使賀萬壽節。十月癸酉，夏國王李乾順薨，子仁孝嗣位，遣使來告喪。	正月壬午朔，高麗使賀正旦。戊戌，高麗使賀萬壽節。

	歸父喪。		
三年	四月癸亥，宋禮部尚書莫將等來迎護梓宮。五月己卯，詔復取河南陝西。十二月乙亥，復伐宋淮南。	正月丁丑朔，夏使賀正旦。癸巳，夏使賀萬壽節。九月，夏使謝賻贈，復謝封冊。	正月丁丑朔，高麗使賀正旦。癸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皇統元年	二月，宗弼克廬州。九月，宗弼渡淮，宋乞罷兵，宗弼以便宜與宋畫淮爲界。	正月辛丑朔，夏使賀正旦。壬寅，夏使請上尊號。丁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辛丑朔，高麗使賀正旦。壬寅，高麗使請上尊號。丁巳，高麗使賀萬壽節。十一月己酉，高麗使賀尊號。
二年	二月辛卯，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州觀察使曹勛來進誓表。三月丙辰，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冊宋康王爲宋帝，以故天水郡王等三喪及宋帝母韋氏歸于宋。五月乙卯，遣使賜宋誓詔。八月丁卯，詔遣宋使朱弁、張邵、洪皓等歸。十二月庚午，宋使上表謝歸三喪及母韋氏。	正月乙未朔，夏使賀正旦。辛亥，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乙未朔，高麗使賀正旦。乙巳，詔加高麗國王王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辛亥，高麗使賀萬壽節。十二月乙丑，高麗使謝賜封冊。
三年	正月己丑朔，宋使賀正旦。乙巳，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己丑朔，夏使賀正旦。乙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己丑朔，高麗使賀正旦。乙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四年	正月癸卯朔，宋使賀正旦。己巳，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癸卯朔，夏使賀正旦。己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癸卯朔，高麗使賀正旦。己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五年	正月丁未朔，宋使賀正旦。癸亥，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丁未朔，夏使賀正旦。癸亥，夏使賀萬壽節。四月庚辰，以右衛將軍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爲橫賜夏國使。	正月丁未朔，高麗使賀正旦。癸亥，高麗使賀萬壽節。
六年	正月辛未朔，宋使賀		正月辛未朔，高麗使

	正旦。丁亥，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辛未朔，夏使賀正旦。丁亥，夏使賀萬壽節。	賀正旦。丁亥，高麗使賀萬壽節。五月壬申，高麗國王王楷薨，子晛嗣位，遣使來報喪。六月乙丑，遣使祭弔高麗。
七年	正月乙丑朔，宋使賀正旦。辛巳，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乙丑朔，夏使賀正旦。辛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乙丑朔，高麗使賀正旦。辛巳，高麗使賀萬壽節。二月戊寅，高麗使來謝弔祭。
八年	正月庚申朔，宋使賀正旦。丙子，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庚申朔，夏使賀正旦。丙子，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庚申朔，高麗使賀正旦。丙子，高麗使賀萬壽節。六月，高麗使謝賜封冊。
九年	正月甲申朔，宋使賀正旦。庚子，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甲申朔，夏使賀正旦。庚子，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甲申朔，高麗使賀正旦。庚子，高麗使賀萬壽節。

海陵天德元年	十二月，宋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立之事，於中路遣還。	十二月，夏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立之事，於中路遣還。	十二月，高麗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立之事，於中路遣還。
二年	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宋。是月，遣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固爲報諭宋國使。二月甲子，以兵部尚書完顏元宜、修起居注高懷貞爲賀宋生日使。三月丙戌，宋參知政事余唐弼、保信軍節度使鄭藻賀即位。余唐弼等回，以天水郡王玉帶歸于宋王。	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夏。再遣使報諭夏。七月戊戌，夏御史中丞雜辣公濟、中書舍人李崇德賀登寶位。再遣開封尹蘇執義、秘書監王舉賀受尊號。	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高麗。再遣使報諭高麗。三月丙戌，高麗遣知樞密院事文公裕、殿中監朴純冲賀登寶位。
三年	正月癸酉朔，宋使賀正旦。三月庚寅，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劉長言、	正月癸酉朔，夏使賀正旦。九月，夏主遣使上表，請不去尊號。	正月癸酉朔，高麗使賀正旦。九月，以東京路兵馬都總管判官蕭子敏、

	少府監耶律五哥爲賀宋生日使。六月，宋使奉表祈請山林地，不許。十月，以右副點檢不朮魯阿海、翰林侍講學士蕭永祺爲賀宋正旦使。	以經武將軍修起居注蕭彭哥爲夏生日使。	爲高麗生日使。
四年	正月丁酉朔，宋使賀正旦。壬子，宋使賀生辰。三月，刑部尚書田秀穎、東上閤門使大斌爲賀宋生日使。十月甲申，以太子詹事張用直、左司郎中溫都斡帶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辛未，以張用直卒，改遣南京路都轉運使左瀛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丁酉朔，夏使賀正旦。壬子，夏使賀生辰。九月，吏部郎中蕭中立爲夏生日使。	正月丁酉朔，高麗使賀正旦。壬子，高麗使賀生辰。九月，都水使者完顏麻潑爲高麗生日使。
貞元元年	正月辛卯，以皇弟兗薨，不視朝，命有司受	正月辛卯，以皇弟兗薨，不視朝，命有司受	正月辛卯，以皇弟兗薨，不視朝，命有司受
	宋貢獻。四月，以右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廣威將軍兵部郎中蕭衡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戶部尚書蔡松年、右司郎中婁室爲賀宋正旦使。	夏貢獻。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謀良虎爲夏生日使。	高麗貢獻。九月，以吏部郎中宏合山充高麗生日使。
二年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視朝，宋使就館燕。己巳，宋使賀生辰。四月辛卯，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吏部侍郎許霖爲賀宋生日使。十月，以刑部侍郎白彥恭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丁未，宋使貢方物。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視朝，賜夏使就館燕。己巳，夏使賀生辰。三月戊辰，夏使王公佐賀遷都。九月辛亥朔，夏使謝恩，且請市儒釋書。十二月丁未，夏使貢方物。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視朝，賜高麗使就館燕。己巳，高麗使賀生辰。六月己亥，高麗使謝橫賜。十一月戊辰，高麗使謝賜生日。十二月丁未，高麗使貢方物。
三年	正月己酉朔，宋使賀正旦。甲子，宋使賀生辰。三月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同知南京路	正月己酉朔，夏使賀正旦。甲子，夏使賀生辰。五月癸亥，夏使謝恩。	正月己酉朔，高麗使賀正旦。甲子，高麗使賀生辰。

	都轉運司事耶律隆爲賀宋生日使。十月己亥，翰林學士承旨耶律歸一爲賀宋正旦使。		
正隆元年	正月癸卯朔，宋使賀正旦。戊午，宋使賀生辰。二月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暉、大理卿蕭中立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己巳朔，以右司郎中梁銶、左將軍耶律湛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癸卯朔，夏使賀正旦。戊午，夏使賀生辰。	正月癸卯朔，高麗使賀正旦。戊午，高麗使賀生辰。
二年	正月戊辰朔，宋使賀正旦。癸未，宋使賀生辰。六月，以禮部尚書耶律守素、刑部侍郎許竑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助不古、戶部侍郎阿	正月戊辰朔，夏使賀正旦。癸未，夏使賀生辰。四月，宿直將軍搵敦斡喝爲橫賜夏國使。九月乙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爲夏生日使。	正月戊辰朔，高麗使賀正旦。癸未，高麗使賀生辰。三月丙寅朔，高麗使賀受尊號。四月，以僉書宣徽院事張祜爲橫賜高麗使。

	勒根寃產爲賀宋正旦使。		
三年	正月壬戌朔，宋使孫道夫賀正旦。丁丑，宋使賀生辰。三月辛巳，以兵部尚書蕭恭、太府監魏子平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書蘇保衡、吏部侍郎阿典和實懣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戌朔，夏使賀正旦。丙寅，夏奏告使遣命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云云。丁丑，夏使賀生辰。九月庚午，以宿直將軍阿會保爲夏生日使。	正月壬戌朔，高麗使賀正旦。丁丑，高麗使賀生辰。九月丁丑，以教坊提點高存福爲高麗生日使。
四年	正月丙辰朔，宋使賀正旦。辛未，宋使賀生辰。四月，遣翼德大夫祕書監王可道、朝散大夫左司郎中王蔚爲賀宋生日使。十月甲辰，宋使上表謝賜戒諭。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讀學士施宜生、宿州防禦使耶律闢里剌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丙辰朔，夏使賀正旦。辛未，夏使賀生辰。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九月，昭毅大將軍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爲夏生日使。	正月丙辰朔，高麗使賀正旦。辛未，高麗使賀生辰。九月，遣宣武將軍翰林待制完顏達紀爲高麗生日使。

	宋	夏	高麗
	十二月乙卯，宋使來告其母韋氏哀。乙丑，以左副點檢大懷忠、大興少尹耨盌温都謙為宋弔祭使。		
五年	正月庚辰朔，宋使賀正旦。乙未，宋使賀生辰。二月壬子，宋參知政事賀允中等為韋后遺獻使。四月，宋使葉義問等來謝弔祭。十一月，以濟南尹僕散烏者、翰林直學士韓汝嘉為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辰，夏使賀正旦。乙未，夏使賀生辰。	正月庚辰朔，高麗使賀正旦。乙未，高麗使賀生辰。
六年	正月甲戌朔，宋使賀正旦。己丑，宋使賀生辰。四月，以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為賀宋生日使。九月，以三十二總管兵伐宋。甲午，發南京。十月丁未，渡淮。癸亥，次和州，宋人陷德順州。十一月，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鄰先渡至南岸，失利，上進兵揚州。甲午，會師瓜洲渡。乙未，遇弒。	正月甲戌朔，夏使賀正旦。己丑，夏使賀生辰。	正月甲戌朔，高麗使賀正旦。己丑，高麗使賀生辰。八月，遣太常博士張崇為高麗生日使。

金史卷六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三

交聘表中

	宋	夏	高麗
世宗大定元年	十一月，宋人破陝州。十二月，元帥左監軍高忠建、德昌軍節度使張景仁以罷兵歸正隆所侵地報諭宋國。		十一月壬午，尚書右司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報諭高麗。
二年	三月，徒單合喜敗宋吳璘于德順州。六月，宋翰林學士洪邁、鎮東軍節度使張掄賀上書詞不依舊式，詔諭洪邁使歸諭宋主。七月丁酉，復取原州。丙午，宋主內禪。九月，大敗吳璘于德順州，宗尹復取汝州。十月己丑，詔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伐宋。十一月癸巳朔，右丞相僕散忠義節制伐宋諸軍，志寧移書張浚，使依皇統舊式通好，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	四月，夏左金吾衛上將軍梁元輔、翰林學士焦景顏、押進樞密副都承旨任純忠賀登寶位，再遣武功大夫賀義忠、宣德郎高慎言賀萬春節。八月癸酉，夏左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匣使王琪、押進御史中丞趙衡賀尊號。九月庚子，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爲夏生日使。十二月辛未，以夏乞兵復宋侵地，遣尚書吏部郎中完顏達吉體究陝西利害。夏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楊彥敬等賀正旦。	十二月，高麗衛尉少卿丁應起賀正旦。
三年	五月，宋人破宿州。是月，志寧復取宿州。宋洪遵與志寧書，約爲叔姪國。志寧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使胡昉以湯思退與忠義書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胡昉，詔釋之。	三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訛留元智、宣德郎程公濟賀萬春節。五月，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術爲橫賜夏國使。七月甲寅，詔市馬於夏國。九月癸巳，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爲夏生日使。十月己巳，夏遣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匣使李子美謝橫賜。	二月庚寅，高麗守司空金永胤、尚書禮部侍郎金淳夫進奉使，禮賓少卿許勢修賀登寶位，秘書少監金居實謝宣諭。三月壬辰朔，高麗衛尉少卿李公老賀萬春節。四月己卯，以引進使韓鋼爲橫賜高麗使。十月丙寅，以許王府長史移剌天佛留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乙酉，高麗使殿中少監金存夫謝

	宋	夏	高麗
			橫賜。
四年	十一月，徒單克寧敗宋兵于十八里口，克楚州。宋周葵、王之望與忠義書，約世爲姪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并以宋書副本來上。和議始定。	正月丁亥朔，夏遣武功大夫嵬嚕執信、宣德郎李師白賀正旦。三月丙戌朔，夏武功大夫紐臥文忠、宣德郎陳師古賀萬春節。九月，以宿直將軍宗室烏里雅爲夏生日使。十二月，夏奏告使殿前太尉梁惟忠、翰林學士樞密都承旨焦景顏上章奏告乞免徵索正隆末年所虜人口。	正月丁亥朔，高麗禮賓少卿高處約賀正旦。三月丙戌朔，高麗遣秘書少監崔孝溫進奉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鄭孝偁賀萬春節。九月，以太子詹事烏古論三合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高麗禮賓少卿金莊謝賜生日。
五年	正月癸亥，宋通問使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奉國書及誓書入見。二月，以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仲、太子詹事楊伯雄報問宋國。三月庚戌，宋禮部尚書洪适、崇信軍承宣使龍大淵賀萬春節。八月，宋吏部尚書李若川、寧國軍承宣使曾覿等賀尊號。九月，以吏部尚書高衎、移剌道爲宋生日使。十一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烏古論粘沒曷、尚書禮部侍郎劉仲淵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辛亥朔，夏武功大夫訛羅世、宣德郎高嶽賀正旦。三月庚戌，夏使賀萬春節。九月，以宿直將軍尤虎、臚查爲夏生日使。	正月辛亥朔，高麗衛尉少卿高珍緒賀正旦。三月庚戌，高麗殿中少監陳力升進奉使、秘書少監元顧沖賀萬春節。十月，以大宗正丞瑄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高麗遣吏部尚書李知深、中書舍人尹敦信賀尊號，衛尉少卿王輔謝賜生日。
六年	正月丙午朔，宋戶部尚書文滋、福州觀察使王抃賀正旦。三月甲辰朔，吏部尚書王曮、利州觀察使魏仲昌賀萬春節。九月，以戶部尚書魏子平、殿前左衛將軍夾谷查剌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殿前右副	正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高遵義、宣德郎安世等賀正旦。三月甲辰朔，夏武功大夫曹公達、宣德郎孟伯達押進知中興府趙衍賀萬春節。戊申，夏御史中丞李克勤、翰林學士焦景顏奏告乞免索正隆末年所虜人口，許之。	正月丙午朔，高麗太府少卿李世儀賀正旦。三月甲辰朔，高麗國子司業楊仁貴進奉使、秘書少監李復基等賀萬春節。四月戊戌，以尚書右司郎中移剌道爲橫賜高麗使。十月己卯，以尚書兵

年	宋	夏	高麗
	都點檢駙馬都尉烏古論元忠、少府監張仲愈爲賀宋正旦使。	四月戊戌，以宿直將軍斜卯摑剌爲橫賜使。九月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爲夏生日使。十二月戊戌，夏御史中丞賀義忠、翰林學士楊彥敬謝橫賜。	部侍郎移剌按答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戊戌，高麗禮賓少卿崔㮠謝賜生日，衛尉少卿金賓用謝橫賜。
七年	正月庚子朔，宋試工部尚書薛良朋、昭慶軍承宣使張說賀正旦。三月己亥朔，宋翰林學士梁克家、安慶軍承宣使趙應熊等賀萬春節。九月，以勸農使蒲察莎魯窩、東上閤門使梁彬爲賀宋生日使。	正月庚子朔，夏武功大夫劉志真、宣德郎李師白等賀正旦。三月己亥朔，夏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賀萬春節。九月乙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爲夏生日使。十二月壬戌，夏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都承旨趙衍奏告，以其臣任得敬有疾，乞遣良醫診治，詔賜之醫。	正月庚子朔，高麗司宰少卿潘咸有賀正旦。三月己亥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柳德容賀萬春節。十二月壬戌，高麗禮賓少卿崔儇謝賜生日。
八年	正月甲子朔，宋試戶部尚書唐瑑、保寧軍承宣使宋鈞賀正旦。三月癸亥朔，試工部尚書王瀹賀萬春節。九月，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獨斡、太府監高彥佐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同僉大宗正事宗室闍合土、尚書右司郎中李昌圖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甲子朔，夏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賀正旦。三月癸亥朔，夏武功大夫咩布師道、宣德郎嚴立本等賀萬春節。四月戊午，夏遣任德聰謝恩，使詔却其禮物。九月丁卯，以引進使高希甫爲夏生日使。	正月甲子朔，高麗司宰少卿金起賀正旦。三月癸亥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金光利、進奉使朝散大夫秘書少監趙湜賀萬春節。十月乙未，以翰林待制移剌綦、同修國史宗室靖爲高麗生日使。
九年	正月戊午朔，宋試工部尚書鄭聞、明州觀察使董誠等賀正旦。三月丁巳朔，宋翰林學士胡元質、保康軍承宣使宋直溫等賀萬春節。九月，以刑部尚書高	正月戊午朔，夏武功大夫莊浪義顯、宣德郎劉裕等賀正旦。三月丁巳朔，夏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王德昌等賀萬春節。五月丙辰，以宿直將軍完顏褒也爲橫賜	正月戊午朔，高麗司宰少卿陳玄光、禮賓少卿徐諴等賀正旦。三月丁巳朔，高麗秘書少監金利誠賀萬春節，朝散大夫衛尉少卿崔偦爲進奉使。五月，以符寶郎徒單

年	宋	夏	高麗
	德基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京兆尹宗室毅、尚書左司郎中牛德昌爲賀宋正旦使。	夏國使。九月，以宿直將軍僕散忠爲夏生日使。	懷貞爲橫賜高麗使。九月丙辰，以提點司天臺馬貴中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戊戌，高麗遣報稱王晛誕得繼孫，欲遣使奏告。庚戌，高麗太府少卿裴衍謝賜生日，司宰少卿李世奘謝橫賜。
十年	正月壬子朔，宋試吏部尚書汪大猷、寧國軍承宣使曾覿賀正旦。三月壬子朔，宋試工部尚書司馬伋、泉州觀察使馬定遠等賀萬春節。閏五月丁酉，尚書省奏宋祈請使赴闕日期，詔以九月十一日朝見。九月，以僉書樞密院事移剌子敬、宮籍監張僅言爲賀宋生日使。丙戌，宋祈請使資政殿大學士范成大、崇信軍節度使康湑至，求免起立接受國書，詔不許。十一月，以太子詹事蒲察速越、同知宣徽院事韓綱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子朔，夏武功大夫劉志直、宣德郎韓德容等賀正旦。三月壬子朔，夏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李師白等賀萬春節。丁丑，詔以夏奏告使於閏五月十六就行在。閏五月乙未，夏權臣任得敬中分其國，脅其主李仁孝遣左樞密使浪訛進忠、參知政事楊彥敬、押進翰林學士焦景顏等上表爲得敬求封，詔不許，遣使詳問。七月庚子，宋人以蠟丸書遺任得敬，夏執其人，并書以來。庚寅，以尚書戶部郎中夾古阿里補爲夏生日使。十一月癸巳，夏以誅任得敬，遣其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直學士高岳等上表陳謝。	正月壬子朔，高麗禮賓少卿陳升賀正旦。三月壬子朔，高麗衛尉少卿崔侊進奉使。尚書禮部侍郎崔光涉等賀萬春節。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宗室丸爲高麗生日使。十一月己卯，高麗翼陽公晧廢晛自立，不肯接受賜王晛生日使，王晧稱兄晛讓國，求封冊，詔遣使詳問。
十一年	正月丙子朔，宋試工部尚書呂正己、利州觀察使辛堅之賀正旦。三月乙亥，宋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驌等賀萬春節。八月，以尚書刑部侍郎駙馬都尉烏林答	正月丙子朔，夏遣武功大夫煞執直、宣德郎馬子才賀正旦。三月乙亥，夏使賀萬春節。丁卯，以近侍局使劉珫爲夏生日使。	正月壬辰，高麗王晧報稱前王久病，昏耗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四月丁卯，權軍國事王晧上表，并以兄晛表求封。五月，以尚書吏部侍郎宗室靖爲宣問高

年	宋	夏	高麗
	天錫御史中丞李文尉，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西南路招討使宗室崇肅、戶部侍郎程輝，爲賀宋正旦使。		麗王晛使崔至高麗。晧稱晛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乃以王晛表附奏，其表大概與前表同。丁卯，權高麗國事王晧告奏使、尚書禮部侍郎張明翼以王晧表求封。
十二年	正月庚午朔，宋試工部尚書莫濛、利州觀察使孫顯祖賀正旦。三月己巳朔，宋龍圖閣學士翟紱、宜州觀察使祖士燊等賀萬春節。四月，宋試吏部尚書姚憲、安德軍承宣使曾覿賀加上尊號。九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夾谷清臣、尚書左司郎中張汝弼，爲賀宋生日使。	正月庚午朔，武功大夫嵬恧執忠、宣德郎劉昭等賀正旦。三月己巳朔，夏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賀萬春節。殿前馬步軍太尉訛羅紹甫、樞密直學士呂子溫、押進匭匣使芭里直信等賀加上尊號。四月癸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爲橫賜夏國使。	正月庚午朔，高麗使賀正旦。三月己巳朔，權高麗國王晧遣尚書戶部侍郎金貴裕等賀萬春節。衛尉少卿蔡祥正賀加上尊號。丁丑，宿直將軍烏古論思列、尚書右司員外郎張亨，爲封冊王晧使。四月丁卯，高麗戶部尚書李著、國子祭酒
	十一月，以戶部尚書曹望之、尚書右司郎中紇石烈哲，爲賀宋正旦使。	九月辛巳，以殿前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剌，爲夏生日使。十二月癸亥，夏殿前太尉周榮忠、樞密直學士嚴立本等謝橫賜。	崔龍賀尊號。十月，高麗檢校太尉金于蕃、大府少卿金璜謝封冊。
十三年	正月乙丑朔，宋試吏部尚書馮樽、康州觀察使龍雲等賀正旦。三月癸巳朔，宋試禮部尚書韓元吉、利州觀察使鄭興裔等賀萬春節。八月，以殿前左副都點檢兼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宗室襄、國子司業兼尚書戶部郎中張汝霖，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大興尹璋、客省使兼東上閤門	正月乙丑朔，夏武功大夫臥落紹昌、宣德郎張希道等賀正旦。三月癸巳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踏等賀萬春節。九月乙未，以宿直將軍宗室榮，爲夏生日使。	正月乙丑朔，高麗國王王晧遣司宰少卿史正儒賀正旦。三月癸巳朔，高麗太府少卿李應求賀萬春節。十一月甲午，以引進使大᠃爲高麗生日使。

年	宋	夏	高麗
	使高坰爲賀宋正旦使。		
十四年	正月己丑朔，宋翰林學士留正、利州觀察使張蘊等賀正旦。癸巳，宋使朝辭，尚書省奏宋來書語涉平易，遣人就館諭宋使。大興尹璋至宋，宋人就館奪其國書，璋乃赴其宴，受其私物。璋坐除名。二月，以刑部尚書梁肅、趙王府長史蒲察訛里剌爲詳問宋國使。三月戊子朔，宋遣戶部尚書韓彥直、保信軍承宣使劉炎等賀萬春節。梁肅等至宋，宋主接書如舊儀。五月，梁肅等還，宋主以謝書附奏。九月，以兵部尚書完顏讜、秘書少監賈少沖爲賀宋生日使。己酉，宋試工部尚書張子顏、明州觀察使劉崈爲報聘使，仍求免起立接書，詔不許。十一月，以御史中丞劉仲誨、殿前左衛將軍兼修起居注紇石烈與也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己丑朔，夏武功大夫煞進德、宣德郎李師旦賀正旦。三月戊子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賀萬春節。九月乙未，宿直將軍宗室崇肅爲夏生日使。	正月己丑朔，高麗遣尚書吏部侍郎崔均等賀正旦。丙戌，高麗遣尚書刑部侍郎車仁揆進奉。三月戊子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金鍊光等賀萬春節。乙亥，以勸農副使完顏蒲涅爲橫賜高麗。十一月戊申，以儀鸞局使曹士元爲高麗生日使。
十五年	正月，宋試戶部尚書蔡洸、江州觀察使趙益等賀正旦。九月，以歸德尹完顏王祥、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盧璣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右宣徽使宗室靖、拱衛直都指揮使高運國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夏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慶嗣等賀正旦。九月己未，以符寶郎斜也和尚爲夏生日使。十二月丙午，夏遣中興尹訛羅紹甫、翰林學士王師信等謝橫賜。	七月丙申，曷懶路奏得高麗邊報，以其西京留守趙位寵作亂，欲遣告奏，而義州路梗不通，欲由定州入曷懶路。詔許之。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遣徐彥等進表，欲以慈悲嶺以西、鴨淥江以東內附。詔不許。辛酉，高麗國王王晧以平趙位寵之亂，遣秘書少監朴紹奉表

年	宋	夏	高麗
			告奏。十一月戊辰，以宿直將軍阿典蒲魯虎為高麗生日使。十二月丙午，高麗遣朝散大夫禮賓少卿趙永仁謝賜生日。
十六年	正月戊申朔，宋試戶部尚書謝廓然、泉州觀察使黃夷行等賀正旦。三月丙午朔，宋試工部尚書張宗元、利州觀察使謝純孝等賀萬春節。壬子，宋翰林學士知制誥朝散大夫湯邦彥、昭信軍承宣使陳雷等奉書申請。丙辰，宋申請使朝辭，上以書答之。九月，以殿前都點檢蒲察通、尚書左司郎中張亨為賀宋生日使。	正月戊申朔，夏武功大夫嵬宰師憲、宣德郎宋弘等賀正旦。三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骨勒文昌、宣德郎王禹珪賀萬春節。九月癸酉，以宿直將軍完顏覩古速為夏生日使。	正月戊申朔，高麗尚書吏部侍郎李章賀正旦。三月丙午朔，高麗遣尚書戶部侍郎蔡順禧賀萬春節。十一月，以尚書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為高麗生日使。十二月庚子，高麗遣禮賓少卿王珪謝賜生日，戶部尚書吳光陟、尚書工部侍郎尹樂儔等以不許趙位寵內附陳謝。
	十一月，以同知宣徽院事劉珫、近侍局使烏林答愿為賀宋正旦使。		
十七年	正月壬寅朔，宋遣試吏部尚書閻蒼舒、江州觀察使李可久等來賀正旦。三月辛丑朔，宋遣試戶部尚書張子正、明州觀察使趙士葆等賀萬春節。九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習尼烈、提點太醫院兼儀鸞使曹士元為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延安尹完顏蒲剌覩、左諫議大夫兼翰林直學士鄭子聃為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寅朔，夏武功大夫訛略德昌、宣德郎楊彥和等賀正旦。三月辛丑朔，夏武功大夫芭里慶祖、宣德郎梁宇等賀萬春節。九月丁酉朔，以尚書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為夏生日使。十月，夏國獻百頭帳，詔不受。十一月，仁孝再以表上曰：「若不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効。」詔許與正旦使同來。十二月甲午，夏遣東經略使蘇執禮橫進。	正月壬寅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吳淑夫賀正旦。二月己亥，高麗遣朝散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丁守彌進奉。三月辛丑朔，高麗遣尚書工部侍郎崔光遠賀萬春節。四月戊子，以滕王府長史徒單蕭都為橫賜高麗使。十二月戊辰，以宿直將軍僕散懷忠為高麗生日使。甲午，遣禮賓少卿崔榮謝橫賜。
十八年	正月丙申朔，宋翰林	正月丙申朔，夏武功	正月丙申朔，高麗尚

	學士錢良臣嚴州觀察使延璽等賀正旦、三月乙未朔、宋遣試禮部尚書趙思宜州觀察使鄭槐等賀萬春節、九月、以大理卿張九思殿前左衛將軍宗室崇肅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靜難軍節度使烏延查剌太府監王汝楫爲賀宋正旦使、	大夫恧恧存忠宣德郎武用和等賀正旦、三月乙未朔、夏武功大夫嵬茗仁顯宣德郎趙崇道等賀萬春節、四月己丑、以太子左贊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爲橫賜夏國使、九月辛未、以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爲夏生日使、十二月戊午、夏遣殿前太尉張訛元智翰林學士劉昭謝橫賜、	書戶部侍郎孫應時賀正旦、二月癸巳、高麗遣吏部侍郎崔孝求進奉、三月乙未朔、高麗尚書刑部侍郎李仁成等賀萬春節、十一月丙戌、以東上閤門使左光慶爲賜高麗生日使、十二月戊午、高麗禮賓少卿奇世謝賜生日、
十九年	正月庚申朔、宋遣戶部侍郎宇文价江州觀察使趙彝等賀正旦、三月己未朔、宋龍圖閣學士錢沖之潭州觀察使劉沓等賀萬	正月庚申朔、夏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張希聖等賀正旦、三月己未朔、夏遣武功大夫來子敬宣德郎梁介等賀萬春節、九月戊午、以太子左	正月庚申朔、高麗刑部侍郎金節賀正旦、二月丁巳、高麗尚書吏部侍郎柳得仁進奉、三月己未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盧卓儒、
	春節、九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尚書刑部郎中高德裕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御史中丞移剌慥東上閤門使左光慶爲賀宋正旦使、	衛率府裴滿胡剌爲夏生日使、	賀萬春節、十一月戊辰、以西上閤門使盧拱爲賜高麗生日使、十二月壬子、高麗遣朝散大夫禮賓少卿柳得義謝賜生日、
二十年	正月庚申朔、宋試禮部尚書陳峴宜州觀察使孔異賀正旦、三月癸丑朔、宋試工部尚書傅淇婺州觀察使王公弼等賀萬春節、九月、以太府監李佾尚書左司郎中完顏烏里也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真定尹駙馬都尉徒單守素左諫議大夫楊仁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申朔、夏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吳日休賀正旦、三月癸丑朔、夏武功大夫罔進忠宣德郎王禹玉賀萬春節、九月壬戌、少府監宗室賽補爲夏生日使、十二月癸卯、詔有司、夏使入界如過當月小盡、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朝見、丙午、夏遣奏告使御史中丞罔永德樞密直學士劉昭等入見、	正月庚申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尹東輔賀正旦、二月辛亥、高麗尚書吏部侍郎金畝公進奉、三月癸丑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孫碩賀萬春節、四月己亥、以西上閤門使郭喜國爲橫賜高麗使、十一月乙亥、以太常卿任倜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丙午、高麗禮

			賀少卿沈晉升謝生日，禮賓少卿王度等謝橫賜。
二十一年	正月戊申朔，宋龍圖閣學士龔宏、福州觀察使張韶賀正旦。三月丁未朔，宋試戶部尚書蕭經、閬州觀察使裴夏能等賀萬春節。八月，以殿前右副點檢宗室胡什賚、尚書左司郎中鄧儼爲賀宋生日使。	正月戊申朔，夏遣武功大夫謀寧好德、宣德郎郝處俊賀正旦。三月丁未朔，夏武功大夫蘇志純、宣德郎康忠義等賀萬春節。四月戊辰，以滕王府長史把德固爲橫賜夏國使。八月乙丑，以尚書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爲夏生日使。	正月戊申朔，高麗尚書禮部侍郎賀正旦。二月甲辰，高麗尚書吏部侍郎李德基進奉。三月丁未朔，高麗尚書戶部侍郎申寶至賀萬春節。
二十二年	三月辛未朔，宋使賀萬春節。九月，以殿前左衛將軍宗室禪赤、翰林直學士呂忠翰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昭毅大將軍吏部尚書宇允魯罕、中大夫都水監宋中爲賀宋正旦使。	三月辛未朔，夏使賀萬春節。九月乙酉，以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爲夏生日使。	三月辛未朔，高麗使賀萬春節。十一月甲申，以宿直將軍僕散忠佐爲高麗生日使。
二十三年	正月丁卯朔，宋試吏部尚書王藺、明州觀察使劉發賀正旦。三月丙寅朔，宋試工部尚書賈選、武泰軍承宣使鄭興裔等賀萬春節。九月，以同簽大宗正事宗室方、同知宣徽院事劉瑋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西京留守宗室婆盧火、尚食局使李瀛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丁卯朔，夏武功大夫劉進忠、宣德郎李國安等賀正旦。三月丙寅朔，夏武功大夫吳德昌、宣德郎劉思忠等賀萬春節。九月己巳，以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爲夏生日使。	正月丁卯朔，高麗尚書禮部侍郎崔承灝賀正旦。二月甲子，高麗戶部侍郎文章煒進奉。三月丙寅朔，高麗戶部侍郎盧孝敦賀萬春節。四月癸丑，以大理正紇石烈述列速爲橫賜高麗使。十二月丁亥，高麗使崔孝著朝辭，以詔答王皓。是歲，皓母任氏薨。
二十四年	正月辛卯朔，宋顯謨閣學士余端禮、宜州觀察使王德顯等賀正旦。三月庚寅朔，宋試吏部尚書陳居仁、隨州	正月辛卯朔，夏武功大夫劉執中、宣德郎李昌輔賀正旦。二月甲戌，以器物局使宗室回爲橫賜夏國使。	二月甲戌，高麗王王皓以母憂未卒哭，請免今年萬春節及進貢。詔以王皓未經起復，不當陳賀，其進貢方物宜令隨明年貢

年	宋	夏	高麗
（續）	觀察使賀錫來賀萬春節。八月，以太府監張大節、尚書左司郎中完顏婆盧火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甲午，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來歲宋國正旦、生日並不須遣使。	三月庚寅朔，夏武功大夫晁直信、宣德郎王庭彥等賀萬春節。五月丙申，尚書省奏夏國王以車駕幸上京，願遣使入賀，上曰：「往復萬里，暑雨泥濘，不須遣使。」令諭止之。八月癸亥，以侍御史遙里特末哥爲夏生日使。十月丙辰朔，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來歲賀正旦、生日、謝橫賜使權止一年。	正旦使同來。丙戌，以高麗王晧母喪，遣東上閤門使完顏進兒、翰林修撰郝俁爲勅祭使，西上閤門使大仲尹爲慰問使，慶王府長史永明爲起復使。十月丙辰朔，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來歲高麗賀正旦、生辰、進奉使權止一年，其謝勅祭、慰問、起復三番人使，令以後隨朝賀人使同來。
二十五年	十一月，以臨潢尹僕散守中、御史中丞馬惠迪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宋遣試禮部尚書王信、明州觀察使吳瓌賀萬春節。	十一月丙申，夏國以車駕還京，賀尊安使御史大夫李崇懿、中興尹米崇吉、押進匭匣使李嗣卿等朝見。	十一月壬寅，以尚書禮部員外郎移剌履爲高麗生日使。十二月戊寅，高麗戶部尚書梁翼京、府少監卿崔綦謝勅祭，司宰少卿康勇儒謝慰
（二十五年續）			問，禮賓少卿崔仁謝起復。
二十六年	正月庚辰朔，宋使賀正旦。三月己卯朔，宋試戶部尚書章森、容州觀察使吳曦等賀萬春節。八月，以益都尹崇浩、左諫議大夫黃久約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刑部尚書移剌子元、尚書左司郎中馬琪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辰朔，夏武功大夫麻骨進德、宣德郎劉光國等賀正旦。三月己卯朔，夏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慶崇等賀萬春節。八月己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爲夏生日使。	正月庚辰朔，尚書工部侍郎崔仁請賀正旦，以宣孝太子未大祥，飯詔權停三日曲宴禮，三國人使各賜在館宴。二月丁丑，高麗戶部侍郎門義赫進奉。三月己卯朔，高麗禮部侍郎柳公權賀萬春節。四月壬戌，以客省使李磐爲橫賜高麗使。十二月庚子，高麗禮部侍郎任濡謝橫賜，禮賓少卿盧元謝生日。
二十七年	正月癸卯朔，宋遣試刑部尚書李巘、漳州觀察使趙多才賀正旦。三月癸卯朔，宋遣試	正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嵬德昭、宣德郎索遵德賀正旦。三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遇忠輔、宣德郎	正月癸卯朔，高麗司宰少卿崔匡輔賀正旦。二月辛丑，高麗禮賓少卿車若松進奉。

	兵部尚書張淑春、鄂州觀察使謝卓然等賀萬春節。九月，以河中尹田彥皋、近侍局使宗室鶻殺虎為賀宋生日使。十月乙亥，宋前主殂。十一月，以殿前左副都點檢崇安、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李宴為賀宋正旦使。十二月壬午，宋敷文閣學士韋璞、鄂州觀察使特立來告哀。	呂昌齡等賀萬春節。九月己酉，以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為夏生日使。十二月，夏殿前太尉訛羅紹先、樞密直學士嚴立本謝橫賜。	三月癸卯朔，高麗戶部侍郎李公鈞賀萬春節。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趙可為高麗生日使。甲午，高麗禮賓少卿崔存謝賜生日。
二十八年	正月丁酉朔，宋試工部尚書葛鍾、宣州觀察使趙不違賀正旦。是月，以左宣徽使駙馬都尉蒲察克忠、戶部尚書劉瑋為宋弔祭使。二月，宋試戶部尚書顏師魯、福州觀察使高震來進其前主遺留禮物。	正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麻奴紹文、宣德郎安惟敬賀正旦。三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鄧昌祖等來賀萬春節。九月甲午朔，以鷹坊使崇夔為夏國生日使。	正月丁酉朔，高麗司宰少卿崔迪元賀正旦。二月乙未，高麗禮賓少卿吉仁進奉。三月丁酉朔，高麗戶部侍郎李禧賀萬春節。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剌彥拱為高麗生日使。
	三月丁酉朔，宋試戶部尚書胡晉臣、鄂州觀察使鄭康孫賀萬春節。五月甲辰，宋試禮部尚書京鏜、容州觀察使劉堝仁來報謝。九月丙申，以武安軍節度使王克温、近侍局使鶻殺虎為賀宋生日使。十一月，以河中尹田彥皋、吏部侍郎移剌仲方為賀宋正旦使。		庚寅，高麗戶部侍郎周匡美謝賜生日。
二十九年	正月壬辰朔，宋顯謨閣學士鄭僑、廣州觀察使張時修等賀正旦，上大漸，宋正旦使遣還。甲辰，遣大理卿王元德等報哀于宋。二月，宋主內禪，子惇嗣立。四月辛未，宋葛廷瑞、趙不慢來弔祭。	正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宇得賢賀正旦，上大漸，夏使遣還。三月，夏殿前太尉李元貞、翰林學士餘良來陳慰。四月，進奉使御史中丞鄒顯忠、樞密直學士李國安入奠。五月，夏知興中府事	正月壬辰朔，高麗禮賓少卿李尚儒賀正旦，上大漸，高麗使遣還。六月乙卯，高麗檢校尚書右僕射戶部尚書李英播、檢校工部尚書戶部侍郎黃清來奏會葬并祭奠。七月辛未，高麗檢校太尉鄭存實、殿中監

五月壬寅，宋遣羅點、譙熙載來報嗣位。戊午，遣東北路招討使温迪罕速可等使宋賀即位。 閏月庚辰，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 六月乙巳，勅有司移報宋天壽節。 七月辛巳，遣刑部尚書完顏守貞等爲賀宋生辰使。 八月丙辰，宋遣禮部尚書謝深甫、觀察使趙昂賀天壽節。 十一月辛酉，遣右宣徽使裴滿餘慶等爲賀宋正旦使。	迺令思敬、秘書少監梁介賀登位，知中興府事田周臣押進使。 八月丙辰，夏嵬茗彥、劉文慶賀天壽節。	任沖來賀登位。 八月，高麗遣戶部尚書崔膺膺賀天壽節。 十二月，高麗禮部侍郎閔湜謝生日，戶部侍郎孫衍謝橫賜。

金史卷六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表第四

交聘表下

	宋	夏	高麗
章宗明昌元年	正月丙辰朔，宋試戶部尚書郭德麟、宣州觀察使蔡鎬賀正旦。七月己巳，遣禮部尚書王翛等為賀宋生辰使。八月己酉，宋顯謨閣學士丘崈、福州觀察使蔡必勝賀天壽節。十一月乙卯，遣簽書樞密院事把德固等為賀宋正旦使。	正月丙辰朔，夏武節大夫唐彥超、宣德郎楊彥直賀正旦。八月己酉，夏武節大夫拽稅守節、宣德郎張仲文賀天壽節，知中興府罔進忠謝橫賜。	八月己酉，高麗戶部侍郎陳克修及進奉使戶部郎鄭世懿賀天壽節。十二月丁未，高麗戶部侍郎盧湜謝生日。
二年	正月庚戌朔，宋試吏部尚書蘇山、潭州觀察使劉詢賀正旦。丙寅，遣左副都點檢完顏匡等使宋告哀。三月丁丑，宋遣試禮部尚書宋之端、嚴州觀察使宋嗣祖為皇太后弔祭使，太常少卿王叔閔讀祭文。七月己巳，遣同簽大睦親府事完顏兗等為賀宋生辰使。八月乙巳，宋試戶部尚書趙廱、婺州觀察使田皋賀天壽節。十一月丁巳，遣豳王傅完顏宗璧等為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戌朔，夏武節大夫王全忠、宣德郎張思義賀正旦，許使貿易三日。三月丁巳，夏左金吾衛正將軍李元膺、御史中丞高俊英為陳慰使。丁卯，夏進奉使知中興府李嗣卿、樞密直學士李永昌奉奠皇太后。八月丁丑朔，夏武節大夫執嵬英、宣德郎焦元昌賀天壽節。	正月庚戌朔，高麗禮賓少卿鄭克溫賀正旦。三月乙亥，高麗檢校尚書右僕射工部尚書韓正修、吏部侍郎崔敦禮奉慰，檢校尚書文得呂、禮部侍郎李世長祭奠。八月乙巳，高麗戶部侍郎柳光壽來賀天壽節，戶部侍郎宋弘迪進奉。十二月癸卯，高麗戶部侍郎李至純謝賜生日。
三年	正月乙巳朔，宋煥章閣學士黃申、明州觀察使張宗益賀正旦。七月辛卯，遣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等為賀宋生辰使。八月，宋工部尚書錢之望、廣州觀察使楊大節賀天壽節。十一月戊寅，遣左副都點檢溫敦忠等為賀宋正旦使。	正月乙巳朔，夏武節大夫趙好、宣德郎史從禮賀正旦。八月丁卯，夏武節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韓伯容賀天壽節。	正月乙巳朔，高麗禮賓少卿洪孝忠賀正旦。八月辛丑朔，高麗衛尉少卿朴初賀天壽節，秘書少監師威謝橫賜，禮賓少卿石城柱進奉。十二月丁卯，高麗遣戶部侍郎丁光敘謝賜生日。
四年	正月己巳朔，宋顯謨閣學士鄭汝諧、均州	正月己巳朔，夏武節大夫吳略遂良、宣德	正月己巳朔，高麗司宰少卿楊淑節賀正

	觀察使譙令雍賀正旦。七月己丑，遣御史中丞董師中等爲賀宋生辰使。八月辛酉，宋吏部尚書許及之、明州觀察使蔣介賀天壽節。十一月庚寅，遣翰林直學士完顔匡、更名弼，爲賀宋正旦使。	郎高樂德賀正旦。八月辛酉，夏武節大夫應靜師德、宣德郎張樂師賀天壽節，御史中丞迺令思聰謝橫賜。九月，仁孝薨，子純佑立。十一月壬申，夏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學士李國安來訃告。十二月甲午朔，夏殿前太尉咩銘友直、副使樞密直學士李昌輔奉遺進禮物。	旦。八月辛酉，高麗禮賓少卿蘇貢奚賀天壽節，吏部侍郎門侯軾進奉。十二月庚申，高麗戶部侍郎陳光卿等謝賜生日。
五年	正月癸卯朔，宋翰林學士倪思、知閤門使王知新賀正旦。六月戊戌，宋前主昚殂。七月甲子，宋主禪位于子擴。八月乙卯，宋試工部尚書梁總、明州觀察使戴勳賀天壽節。九月壬申，宋顯謨閣學士薛叔似、廣州觀察使謝淵來告哀。戊寅，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爲宋弔祭使。十月庚寅，宋戶部尚書林湜、泉州觀察使游恭獻遺留物。閏十月戊午朔，宋翰林學士鄭湜、廣州觀察使苑仲任報即位。甲戌，以河東南北路提刑使王啓、廣威將軍殿前都副都點檢石抹仲溫爲賀宋即位國信使。十一月庚子，以廣威將軍右宣徽使移剌敏、山東東路轉運使高世忠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癸亥朔，夏武節大夫麽廼世忠、宣德郎劉思問等賀正旦。辛巳，命中憲大夫國子祭酒劉璣、尚書右司郎中烏古論慶裔等充夏國王李純佑封冊起復使。四月壬寅，夏御史中丞浪訛文廣、副使樞密直學士劉俊才，押進知中興府野遇克忠來報謝。八月乙卯，夏武節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張公輔賀天壽節。	正月癸亥朔，高麗衞尉少卿李居正賀正旦。八月己丑朔，高麗禮賓少卿權值賀天壽節，太府少監柳澤進奉。十二月丁巳朔，高麗戶部侍郎劉邦氏謝賜生日。
六年	正月丁亥朔，宋試禮	正月丁亥朔，夏武節	正月丁亥朔，高麗戶

年	宋	夏	高麗
	部尚書曾三復賀正旦。 二月癸未，宋煥章閣學士林季友、明州觀察使郭正己報謝。 八月辛未，遣吏部尚書吳鼎樞等爲賀宋生辰使。 己卯，宋試吏部尚書汪義端、福州觀察使韓侂胄賀天壽節。 十一月丙申，遣刑部尚書紇石烈貞等爲賀宋正旦使。	大夫王彥才、宣德郎高大節賀正旦。 三月丙申，夏御史大夫李彥崇、知中興府事鄭庭俊謝賜生日。 八月己卯，夏武節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吳子正賀天壽節。	部侍郎白存儒賀正旦。 八月己卯，高麗禮部侍郎徐讜賀天壽節。衛尉少卿周元迪謝橫賜。 十二月丁丑，高麗尚書戶部侍郎孫弘謝賜生日。
承安元年	正月辛巳朔，宋遣翰林學士黃艾、均州觀察使柳正一賀正旦。 八月甲戌，宋試工部尚書吳宗旦、湖州觀察使張卓賀天壽節。 九月癸未，遣吏部尚書張嗣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甲午，遣陝西路統軍使完顏崇道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辛巳朔，夏武節大夫員元亨、宣德郎元叔等賀正旦。 八月甲戌，夏武節大夫同崇義、宣德郎呂昌邦賀天壽節。	正月辛巳朔，高麗禮賓少卿宋璉賀正旦。 八月甲戌，高麗尚書禮部侍郎趙冲賀天壽節，太府監卿劉應樂進奉。 十二月丙午朔，高麗戶部侍郎金光當謝賜生日。
二年	正月乙亥朔，宋煥章閣學士張貴謨、嚴州觀察使郭倪賀正旦。 辛丑，宋試禮部尚書趙介、利州觀察使朱龜年，以母喪告哀。 八月戊戌，宋試工部尚書衛涇、泉州觀察使陳奕賀天壽節。 九月丁未，遣知歸德府事完顏愈等爲賀宋生辰使。	正月乙亥朔，夏武節大夫嵬茖世安、宣德郎李師廣賀正旦。 八月戊戌，夏武節大夫羅瞭守忠、宣德郎王彥國賀天壽節。知中興府事李德冲、樞密直學士劉思問等奏告権場。 十二月丁酉，夏殿前太尉李嗣卿、知中興府事高德崇謝復権場。	正月乙亥朔，高麗禮賓少卿牙膺鄉賀正旦。 八月戊戌，高麗禮部侍郎趙謙賀天壽節，戶部侍郎梁元進奉。
三年	正月己亥朔，宋煥章閣學士曾炎、鄂州觀察使鄭挺賀正旦。 乙丑，宋試禮部尚書趙介、利州觀察使朱龜年，以宋祖母喪告哀。	正月乙亥朔，夏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鍾伯達賀正旦。 八月甲午，夏武節大夫折嵬俊乂、宣德郎羅世昌賀天壽節。	三月丙寅，王晧以國讓其弟晫，禮賓少卿趙通來奏告，求封冊，賜，遣使宣問。 是歲，晧薨，晫嗣立，遣禮賓少卿白汝舟來奏告。

	八月癸未宋試刑部尚書湯碩福州觀察使李汝翼等報謝。九月丙申宋顯謨閣學士王休利州觀察使李安禮賀天壽節。遣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等爲賀宋生辰使。十一月丁未遣太常卿楊庭筠等爲賀宋正旦使。		
四年	正月癸巳朔宋工部尚書馬覺廣州觀察使鄭挺賀正旦。八月己丑宋試工部尚書李大性泉州觀察使金湯楫賀天壽節。九月己未遣知東平府事僕散琦等爲賀宋生辰使。十一月甲寅遣知濟南府事范楫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癸巳朔夏武節大夫李慶源宣德郎鄧昌祖賀正旦。八月己丑夏武節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李公達賀天壽節。殿前太尉迺令思聰、樞密直學士楊德先、謝橫賜。	正月丁酉高麗告哀。三月遣使冊高麗王王晫。八月己酉高麗王晫遣工部侍郎劉元順賀天壽節，戶部侍郎鄭邦輔進奉。十二月乙酉高麗知樞密院金陟侯太府卿王儀謝封冊。
五年	正月戊子朔宋煥章閣學士朱致知福州觀察使李師顏賀正旦。八月壬子宋戶部尚書趙善義鄂州觀察使厲仲祥賀天壽節。是月宋前主惇殂。十月庚子宋試刑部尚書吳旴利州觀察使林可大來告母喪。十一月己巳宋煥章閣學士李寅仲福州觀察使張良顯來告前主喪。乙卯遣工部尚書烏古論誼爲宋弔祭使，辛未遣殿前右副點檢紇石烈忠定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癸未遣河南路統軍使完顏充等爲宋弔祭使。	正月戊子夏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賀正旦附奏爲母疾求醫，詔遣太醫時德元王利貞往診治，仍以御劑藥賜焉。八月壬子夏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賀天壽節，南院宣徽使劉忠亮知中興府高永昌來謝恩。	正月戊子朔高麗禮賓少卿白元軾來賀正旦。八月壬子高麗戶部侍郎池資深賀天壽節，戶部侍郎申周錫等進奉。
泰和元年	正月壬子朔宋寶謨	正月壬子朔夏武節	正月壬子朔高麗禮

年	宋	夏	高麗
	閤學士林楠、利州觀察使王康成，賀正旦。壬戌，宋試工部尚書丁常任、嚴州觀察使郭倰進遺留物。三月乙亥，宋試刑部尚書虞儔、泉州觀察使張仲舒等來報謝。八月丙申，宋試戶部尚書俞烈、福州觀察使李盲等報謝。丙申，宋遣試吏部尚書陳宗召、廣州觀察使實變賀天壽節。九月戊申，遣右宣徽使徒單懷忠等爲賀宋生日使。十一月庚申，遣殿前右衛將軍紇石烈七斤等爲賀宋正旦使。	大夫臥德忠、宣德郎劉筠國，賀正旦。三月乙丑，夏左金吾衛上將軍野遇思文、知中興府田文徽等來謝恩。八月戊寅朔，夏武節大夫柔思義、宣德郎焦思元等賀天壽節。	賓少卿李惟卿，賀正旦。八月，高麗戶部侍郎鄭公順，賀天壽節；禮賓少卿趙淑進奉；衛尉卿秦彥匡，謝賜生日。十二月乙巳，高麗禮賓少卿崔南敷進奉。
二年	正月丁未朔，宋煥章閣學士李景和、福州觀察使陳有功，賀正旦。八月庚子，宋試工部	正月丁未朔，夏武節大夫白克忠、宣德郎蘇貪孫，賀正旦。八月庚子，夏武節大夫天籍辣忠毅、宣德	正月丁未朔，高麗司宰少卿門孝賦，賀正旦。八月庚子，高麗戶部侍郎史洪祐，賀天壽
	尚書趙不艱、鄂州觀察使黃卓然，賀天壽節。丙辰，以完顏璹、張行簡爲賀宋生日使。十二月癸酉，遣武安軍節度使公弼等爲賀宋正旦使。	郎王安道，賀天壽節。殿前太尉李建德、知中興府事楊紹直等，謝橫賜。	節。禮部少卿韓氏，謝賜生日。閏十二月己巳，高麗禮賓少卿宋弘烈進奉。
三年	正月辛未朔，宋試吏部尚書魯暄、利州觀察使王處久，賀正旦。甲子，宋試禮部尚書劉甲、泉州觀察使郭倬，賀天壽節。九月壬申，遣刑部尚書承暉等爲賀宋生辰使。十一月辛未，遣簽樞密院事獨吉思忠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辛未朔，夏武節大夫崔元佐、宣德郎劉彥輔，賀正旦。八月甲子，夏武節大夫龔德元、宣德郎高大亨，賀天壽節。	正月辛未朔，高麗戶部侍郎郭公儀，賀天壽節；禮賓少卿師公直，謝賜生日。十二月癸亥，高麗禮賓少卿林德元進奉。是歲，王晫薨，子禖嗣位。
四年	正月乙丑朔，宋試吏部尚書張孝曾、容州觀察使林伯成，賀正旦。丁丑，張孝曾迴至慶都縣卒，賻贈絹布各二百二十疋，差防禦	正月乙丑朔，夏武節大夫梅訛宇文、宣德郎韓師正，賀正旦。八月己丑，夏武節大夫李德廣、宣德郎韓承慶，賀天壽節。	正月乙丑朔，高麗司宰少卿李延壽，賀正旦。三月庚寅，禮部侍郎王永齡來告哀。八月乙丑，高麗國王禖遣戶部侍郎曹光

	使女奚烈元尤勅祭使。管伴使張雲護送以還。八月癸丑。宋試禮部尚書張嗣古。廣州觀察使陳煥賀天壽節。乙卯。遣知真定府事完顏昌等爲賀宋生辰使。十一月丁卯。遣殿前右副都點檢烏林答毅等爲賀宋正旦使。癸未。賓離縣諸社屢被宋抄掠。		壽賀天壽節。戶部侍郎李傚謝賜生日。十二月丁巳。高麗禮賓少卿姜植材進奉。司宰少卿車富民謝橫賜。戶部尚書金慶夫。禮部侍郎崔克遹謝勅祭。衛尉少卿門存謝慰問。禮賓少卿黃孝卿謝起復。
五年	正月己未朔。宋試吏部尚書鄧友龍。利州觀察使皇甫斌賀正旦。庚申。宋兵入遂平縣。縱掠。出獄囚。火官舍。審令尉而去。二月己酉。宋兵掠泌陽。剽巡檢家。賞審其家人。三月戊午朔。宋兵焚平氏鎮。掠民財。	正月己未朔。夏武功大夫邁惟德。宣德郎高大倫賀正旦。閏八月辛巳。夏武節大夫趙公夏。宣德郎米元懿賀天壽節。殿前大尉酒來思聰。知中興府通判劉俊德。來謝橫賜。	正月己未朔。高麗司宰少卿林仁碩賀正旦。閏八月辛巳。高麗司宰少卿崔義賀天壽節。十一月辛巳。高麗衛尉卿吳慶天進奉。
	四月。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庚午。宋兵掠鈌州白亭巡檢家。賞持其印去。辛巳。宋兵犯鞏州來遠鎮。丁亥。唐州獲宋諜。言韓侂胄屯兵鄂州。將謀北侵。五月甲子。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籍諸道兵備宋。宣撫司移文宋三省樞密。問用兵之故。宋以鐫諭邊臣爲辭。乃罷宣撫司。僕散揆還京師。甲申。宋楚州安撫使威拱遣其將高顯以兵五百人破漣水縣。閏八月辛巳。宋試吏部尚書李壁。廣州觀察使林仲虎賀天壽節。九月甲申。遣河南路		

	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爲賀宋生辰使。十一月乙酉，宋兵入內鄉。己丑，遣太常卿趙之傑等爲賀宋正旦使。十二月，宋吳曦據秦興元，欲窺關隴，皇甫斌擾淮北。		
六年	正月癸未朔，宋試刑部尚書陳景俊、知閤門事吳琯賀正旦。四月丙寅，詔平章政事僕散揆行省于汴，會諸道兵伐宋。十月庚戌，僕散揆出穎壽。十一月丁亥，克安豐軍。壬辰，次廬江，宋主密諭丘崈使歸罪韓侂胄，將乞盟。崈既送韓元靚歸，遣忠訓郎林拱持書求和於僕散揆。癸卯，丘崈復遣武翼郎宋顯等以書幣乞	正月癸未朔，夏武節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鄧易賀正旦。乙丑，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自立，令純佑母羅氏爲表，遣御史大夫罔佐執中等來奏求封冊。六月戊戌，詔宣問羅氏所以廢立之故。安全復以羅氏表來。辛丑，以朝議大夫尚書左司郎中溫迪罕思敬、朝請大夫太常少卿黃震爲夏國王李安全封冊使。十二月乙丑，夏御史	正月癸未朔，高麗禮賓少卿崔甫淳賀正旦。八月丙子，高麗遣衞尉少卿李迪儒賀天壽節，衞尉卿金升謝賜生日，禮賓卿李俁謝起復，知樞密事韓奇、太府卿李承白等來謝封冊。十二月乙亥，高麗衞尉少卿慶裕升進奉。
	和於揆。十二月癸丑，宋吳曦納款于都大提舉完顏綱，賜詔獎諭。宋簽書樞密院事丘崈復遣陳璧奉書詣揆乞和，揆以其辭尚倨，不見。乙丑，僕散揆班師。封吳曦爲蜀國王。吳曦遣郭澄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	大夫謀寧光祖、翰林學士張公甫謝封冊，押進使知中興府梁德樞等入見。	
七年	正月庚寅，僕散揆還至下蔡，有病。丙申，以左丞相崇浩代揆行省于汴。二月，宋安炳殺吳曦。宋方信孺詣行省，以書乞和。五月丙申，宋張巖復遣方信孺詣都元帥府，請增歲幣。九月，崇浩薨，以平章政事完顏匡行省于汴。	正月丁丑朔，夏武節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鄧昌福賀正旦。八月甲辰朔，夏武節大夫囉嚛思忠、宣德郎安禮賀天壽節。	正月丁丑朔，高麗戶部侍郎師應瞻賀正旦。四月壬子，以昭勇大將軍官籍副監楊序爲橫賜高麗使。八月壬申，高麗遣衞尉少卿徐珖賀天壽節，衞尉少卿金義元謝賜生日。十二月壬寅朔，高麗遣戶部侍郎鄭光習進奉。

	宋	夏	高麗
	十一月丙子，宋韓侂冑遣王柟以書詣元帥府。壬辰，宋錢象祖、李壁移書行省議和。		
八年	二月乙巳，宋錢象祖復遣王柟以書上行省。乙未，宋函韓侂冑、蘇師旦首，贖淮南故地。元帥府露布以聞。宋請改叔姪爲伯姪，增歲幣至三十萬。六月癸酉，宋試禮部尚書許奕、福州觀察使吳衡奉誓書通謝。七月戊申，答宋誓書。以左副點檢完顏侃爲宋諭成使。己酉，宋戶部尚書鄒應龍、泉州觀察使李謙賀天壽節。八月己丑，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等爲賀宋生辰使。	正月辛未朔，夏武節大夫渾光中、宣德郎梁德懿賀正旦。三月甲申，夏樞密使李元吉、觀文殿大學士羅世昌等奏告。五月辛亥，夏殿前太尉習勒遵義、樞密都承旨蘇寅孫謝賜生日。十月己酉，夏武節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傑賀天壽節。御史大夫權鼎雄、樞密直學士李文政謝橫賜。參知政事浪訛德光、光祿大夫田文徽等來奏告。	正月辛未朔，高麗戶部侍郎林桂材賀正旦。二月乙酉，高麗禮部侍郎林永祖賀天壽節，禮賓卿祂利中謝賜生日。

	宋	夏	高麗
衛紹王大安元年	八月，宋使賀萬秋節。		五月，高麗來賀即位。
二年	八月，宋使賀萬秋節。		
三年	正月乙酉朔，宋使賀正旦。	正月乙酉朔，夏使賀正旦。	正月乙酉朔，高麗使賀正旦。
崇慶元年	正月，宋使賀正旦。	正月，夏使賀正旦。三月，遣使冊李遵頊爲夏國王。十二月，夏國王李遵頊謝封冊。	
至寧元年			
宣宗貞祐元年	閏九月辛未，奉國上將軍、武衛軍都指揮使烏林荅與、尚書戶部侍郎高霖爲報諭宋使。十一月，宋賀正旦使入境有期，以大兵在近，姑停之，令有司移報。	十二月癸亥，夏人陷涇州，節度使夾谷守中死之。	

二年

正月丁丑，宋刑部尚書真德秀等賀即位，駐境上，以中都被圍，諭罷之。

十一月乙卯，蘭州譯人程陳僧叛入于夏，自是連歲與夏交兵矣。

三年

正月辛酉朔，宋顯謨閣學士聶子述、廣州觀察使周師銳賀正旦。

三月壬申，宋寶謨閣學士丁焴、和州觀察使侯忠信賀長春節。

是月丙子，宋使朝辭，因言宋主請減歲幣，如大定例。上以本自稱賀，不宜別有所請，諭遣之。

九月己巳，以左諫議大夫把胡魯、尚書工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庚辰，以拱衛直都指揮使蒲察五斤、尚書禮部侍郎楊華翼，爲賀宋正旦使。

四年

正月己卯朔，宋試工部尚書施累、廣州觀察使陳葛春賀正旦。

三月甲子，宋遣華文閣學士留鍇、宜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師亮，賀長春節。

九月乙未，以榮祿大夫中衛尉完顏奴婢、太子少詹事納坦謀嘉，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甲辰，以尚書工部侍郎內族和尚、尚書右司郎中僕散毅夫，爲賀宋正旦使。

興定元年

正月己卯朔，宋煥章閣學士陳伯震、福州觀察使霍義賀正旦。

三月己丑，宋試工部尚書錢撫、潭州觀察使馮柄賀長春節。

四月丁未朔，以宋歲

	幣不至，命烏古論慶壽經略南邊。		
二年	十二月甲寅，朝議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治中呂子羽、南京路轉運副使馮璧爲詳問宋國使，行至淮中流，宋人拒止之，自此和好遂絶。		癸丑，以詔付行省，必蘭出論高麗貸糧開市二事，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
三年			正月戊辰朔，遼東行省報高麗有奉表朝貢之意，詔行省受其表章，以闕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
四年			
五年			
元光元年			
二年			
哀宗正大元年	二月，以邊帥意遣忠孝軍三百送省令史李唐英往滁州通好。宋人寘情旬日，以奏稟爲辭，和事竟不成。	十一月，夏遣使議和。	

	六月，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以文榜遍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自是宋人亦斂兵。	
二年		九月，夏國和議定，夏稱弟，各用本國年號，遣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中書省左司郎李紹膺來聘。十月，遣聶天驥、張天綱使夏講和事。十二月，夏使朝辭，國書報聘稱兄大金皇帝致書於弟大夏皇帝闕下，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充報成使。
三年		正月丁巳朔，夏遣精鼎匭匣使武紹德副

		儼、增御史中丞咩元禮賀正旦。十月，夏使報哀。十一月甲戌，遣人使夏賀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是月，遣中奉大夫完顏履信、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徒單居正爲弔祭夏國使。	
四年		夏遣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未復命國亡。	
五年			
六年			
七年	揚州制置趙善湘遣黃謨詣京東帥府約和，朝廷以寧陵令王渥往議，凡再往，約竟不成。		
天興元年			
二年	八月己卯，假蔡州都尉致仕內族阿虎帶、同簽大睦親府事，如宋借糧，宋人不許。		
三年	正月己酉，國亡。		

金史卷六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節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順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
世祖翼簡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后徒單氏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息妬忌防淫慝塞禍亂也后亡則媵爲繼室各以其敘無三媵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敘繼室者治其內政不敢正其位號禮廟無兩祔不並尊也魯成風始兩祔宋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內宰其屬則內小臣閹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又次之昏義稱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說後宮遂至數千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宮寖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溫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簡少明昌以後大備內宮制度諸妃視正一品比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二品比九嬪婕妤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太祖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祔宣獻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廟祔四后睿世顯宣皆祔兩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宣宗祔一后貞懿光獻昭聖雖庶姓皆以子貴宣宗冊溫敦氏乃賜姓夔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鑒焉其無與於世道者置不錄

始祖明懿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天會十五年追諡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安帝節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獻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昭祖威順皇后徒單氏諱烏古論都葛活剌渾水敵魯鄉徒單部人其父拔炭都魯海后性剛毅人莫敢以爲室獻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爲配乃爲昭祖娶焉天會十五年追諡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諱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饌享鄰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紀昭祖曰俊奮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廼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遼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勃孫爲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翌日枚數其人所爲無一不中其綮肯有醉而喧呶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歿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耕耘刈穫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勸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勵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赧散達偕來是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桓赧散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桓赧散達怒乃解其後桓赧兄弟起兵來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烏春兵與桓赧戰于北隘甸部人失束寬逃歸祖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方憂懣會康宗來報捷后乃喜既而桓赧散達皆降后不妬忌闕略女工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天會十五年追諡

世祖翼簡皇后拏懶氏。大安元年癸酉歲卒。天會十五年追謚。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爲壽。卽奉后出門。醉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天會十五年追謚。

穆宗貞惠皇后烏古論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追謚。仍贈后父留速太尉。榮國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國公。曾祖勃迺司空。溫國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謚。

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爲太皇太后。宮號慶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慶元宮。然後御乾元殿受羣臣賀。是月丁丑。崩于慶元宮。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太祖宣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天會十三年。追冊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謚。

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慝殺之。併殺所生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大宗正丞宗安監護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下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古者入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與今蕭妃事不同。恐不得稱太。止當追封妃號。詔從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卽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爲太皇太后。號明德宮。贈后父阿魯束太尉。宋國公。祖實匹司徒。英國公。曾祖阿魯瑣司空。溫國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宮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爲常。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于明德宮。明年。上如天開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開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二年。崩于明德宮。謚曰欽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熙宗卽位。封貴妃。天眷元年。立爲皇后。父忽達。拜太尉。贈曾祖斛也司空。祖鶻沙司徒。皇統元年。熙宗受尊號。冊爲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太子濟安生。是歲。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一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雖初年國家多事。而廟算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既沒。舊臣亦多物故。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濟安薨後。數年繼嗣不立。后頗掣制熙宗。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酗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之疑畏愈甚。蕭牆之變。從此萌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還屯燕南。入訴於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竟得不遷。秉德。唐括辯之姦謀起矣。海陵乘之以成逆亂之計。久之。熙宗積怒。遂殺后而納胙王常勝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熙宗遇弒。海陵已弒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無罪。降熙宗爲東昏王。追謚后爲悼皇后。封后父忽達爲王。大定間。復熙宗帝號。加謚后爲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卽海陵庶人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充爲己子。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弒熙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曾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

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祕書監納合椿年往上京爲太后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奉遷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凊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尙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撒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概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斡論尙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斡勒補速斡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摴蒱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幷殺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魯瓦乂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斡里保寧德宮護衛温迪罕沓剌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幷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斯子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爲鄆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妃賜銀二千兩勑戒特末哥無酗酒毆福娘毆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諡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其後貶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與徒單氏俱尊爲皇太后大氏居永寧宮曾祖暨嗣贈司空祖臣寶贈司徒父昊天贈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一月昊天進封爲王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武德殿大氏懽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兒爲天子固可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也及還中都永壽宮獨留上京大氏常以爲言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詔以錢十萬貫求方藥及病篤遺言海陵當善事永壽宮戊寅崩詔尙書省應隨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爲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到日後官司三日不治事禁樂一月聲鐘七晝夜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後宮奠哭于殯宮海陵將還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猶在殯宮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宮至中都尊諡曰慈憲皇后海陵親行冊禮與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廟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諡號及宗幹降帝號封遼王詔以徒單氏爲妃而大氏與順妃李氏寧妃蕭氏文妃徒單氏並追降爲遼王夫人

廢帝海陵后徒單氏太師斜也之女初爲岐國妃天德二年封爲惠妃九月立爲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日百僚稱賀於武德殿久之海陵後宮寖多后寵頗衰希得進見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耶律徹在北京與海陵游從海陵使璋妻及徹妻侯氏入宮侍后徹本名神涅貿官錢二千六百餘萬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海陵衞法駕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伐宋后與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宮頃之世宗憐其無

依詔歸父母家，于上京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大定十年卒。

海陵為人善飾詐，初為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遂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即位，封岐國妃徒單氏為惠妃，後為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脩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脩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麗妃。即位之初，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敘，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侈心既萌，淫肆蠱惑，不可復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初嫁宗盤子阿虎迭，阿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葛速為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纂位，方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里虎怒重節，批其頰，頗有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海陵將殺之，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臥起，如夫婦。廚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為過，惟戒阿里虎勿箠三娘。阿里虎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閤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禱祝，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為，海陵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擊三娘者。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為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荅補為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荅補為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溫、葛魯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為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為娘子。貞元元年，封為貴妃，大愛幸，許以為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為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閻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為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疎己，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閽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閽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閽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之。閽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閽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莘國夫人。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與閻乞兒有姦，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遜去。及還中都，復召為小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姦事被杖，後與祕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姦，文杖二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海陵以葛溫、葛魯為護衛，葛溫累官常安縣令，葛魯累官襄城縣令。大定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是時海陵還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為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為脩容。貞元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于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歎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為充媛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鞏國夫人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却以擇特懶妻文既而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入宮亂之其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為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修儀高氏秉德弟糺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宗本子莎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及糺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為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為修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為昭媛堂古帶為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鵪鶉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梁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鄭國夫人重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刺忽出入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刺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譏其衰老以為笑唯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笞決其夫海陵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臥內徧設地衣倮逐以為戲莎里古真在外為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恧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為眾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焉餘都牌印松古刺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刺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即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者也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為笑凡坐中有嬪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誡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

女使闢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闢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叉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

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而納之。义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事覺。海陵殺守誠。太后爲义察求哀。乃釋之。义察家奴告义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义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邪。遂殺之。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金史卷六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爲左副元帥天會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潞王妃皇統六年進號冀國王妃天德閒進國號正隆例覲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后封許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諡欽慈皇后贈后曾祖賽補司空韓國公祖蒲剌司徒鄭國公父按補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世宗嘗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輩雖親戚世敘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謂宗敘曰亦是鄭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敘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疎遠何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致仕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以均勞佚上曰莎魯窩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仕遼官至桂州觀察使天輔閒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爲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淸安禪寺別爲尼院居之貞元三年世宗爲東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毀過禮以喪去官未幾起復爲留守是歲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東京追諡爲貞懿皇后其葬園曰孝寧宮大定二年改葬睿宗於景陵初后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爲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淸安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勑禮部尚書王兢爲塔銘以敘其意贈后曾祖參君司空潞國公祖波司徒衛國公父雛訛只太尉隋國公四年封后妹爲邢國夫人賜銀千兩錦綺二十端絹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報德殿詔翰林學士張景仁作淸安寺碑其文不稱旨詔左丞石琚共修之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狹詔買傍近民地優與其直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東京幸淸安垂慶寺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爲烏林荅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與本朝爲婚姻家曾祖勝管康宗時累使高麗父石土黑騎射絶倫從太祖伐遼領行軍猛安雖在行伍閒不嗜殺人以功授世襲謀克爲東京留守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敘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爲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酗酒獨於世宗無閒然海陵纂立深忌宗室爲帶譖秉德以爲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頗解后不妬忌爲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嘗有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妾所爲惟欲己厚也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嶽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

安國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爲衆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爲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于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贈三代曾祖勝管司空徐國公曾祖母完顏氏徐國夫人祖朮思黑司徒代國公祖母完顏氏代國夫人父石土黑太尉濬國公母完顏氏濬國夫人勑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暉子天錫爲太尉石土黑後授世襲猛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壻七人此壻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卜葬有期嚮昔之言驗矣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捕逃軍受贓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議詔論如法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謂顯宗曰得社稷冢嗣朕樂何極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十年十月將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禮儀援唐葬太尉李晟詔司徒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門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嘗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禮改葬之惟親戚皆送詔皇太子臨奠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別廟于太廟東北隅是歲五月車駕幸土魯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宮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車駕如楊村致祭丙辰上登車送哭之慟戊午奉安于磐寧宮庚申葬于坤厚陵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興陵章宗時有司奏太祖諡有昭德字改諡明德皇后

元妃張氏父玄徵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實孝親世宗納爲次室生趙王永中而張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歲十月追進惠妃十九年追進元妃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議立章宗爲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尚書左丞汝弼者玄徵子永中母舅汝弼妻高陀斡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覬望徼福及挾左道明昌二年高陀斡誅死事連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後事覺得

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章宗愈不悅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肯決章宗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衞紹王允濟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儀梁氏早卒上命允成爲妃養子大定元年封賢妃二年進封貴妃七年進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嘗曰朕所以不復立后者今後宮無皇后之賢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以尚書令之位而貴戚左右丞相以下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壼無事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長春宮戊子妃以疾薨詔允成允蹈允濟允德皆服衰絰居喪己丑皇太子及扈從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提控殯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少尹王脩典領鹵簿儀仗宮籍監別治殯所還殯京師乙未入自崇智門百官郊迎親戚迎奠道路殯于興德宮西位別室庚子上至京師幸興德宮致奠比葬三致奠焉詔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監護葬事癸未發引上輟朝皇太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於海王莊丙戌上如海王莊燒飯二十八年九月與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衞紹王即位追諡光獻皇后贈妃弟獻可特進貞祐二年九月削皇后號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其先忒里闢剌人也曾祖抄從太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爲猛安世襲之祖婆盧火以戰功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初即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服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爲虐況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而罷是年十一月顯宗生辰初封爲皇太子妃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斡以名馬寶刀御膳賜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

慶之後，宜以此刀寘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爲章宗。時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又賜御服佩刀等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后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貫，他所應用，內庫奉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敦睦九族，恩紀皆洽。尤惡聞人過，諛佞之言無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慍，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莘國夫人、嫂涇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輩家素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況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以玉盂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況我之賜予有度，今爾以此爲獻，何以日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爾。」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爲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上諭有司曰：「太后執意甚堅，其待來年。」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謚曰孝懿，祔葬裕陵。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撫諸嬪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己所生。然訓無附，上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之嚴誡云。

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甫學語，因卜志仍讀孝經，旬日終卷，能讀佛經。世宗爲東京留守，因擊毬見而奇之，使歸顯宗。后在府中，淑振閑雅，無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三年三月十一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電，后驚悸得疾，尋卒。承安五年，贈裕陵昭華。宣宗即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顯宗廟，追謚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祖太神，國初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阿胡迭，官至特進，贈司徒、譙國公。父鼎壽，尚熙宗鄭國公主，授駙馬都尉、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累官至金吾衛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后之始生，有紅光被體，移時不退。就養於姨冀國公主，既長，孝謹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廐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閤下，慶雲見于日側，觀者異之。是年十一月，備禮親迎，詔親王宰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封金源郡王夫人。後進封妃，崩。后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書爲文。帝即位，遂加追冊，仍詔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寧宮，歲時致祭。大安初，祔葬于道陵。

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封淑妃。父湘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贈。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姦蠹，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紇石烈執中貪愎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荅、烏古論諸部部長之家，世爲婚姻，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

后倖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𦐇上飛，則風雨順時；𦐇下飛，則五穀豐登；𦐇外飛，則四國來朝；𦐇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奏皇嗣未立，乞聖主親行祀事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宮，既而止之，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焉。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鄰，羣臣上表稱賀，宴五品以上于神龍殿，六品以下宴于東廡下。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宮。既彌月，詔賜名，封爲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國號無葛，尚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國號，上從之。十二月癸酉，忒鄰生滿三月，勑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爲忒鄰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二歲而薨。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鐵哥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監。至泰和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是時，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使繼體，立之諷在衛紹王紀。衛王朝辭，是日，章宗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恆召之。守恆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迺使守恆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卽皇帝位。詔曰：「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衛紹王卽位。大安元年二月，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申諭多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爲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遣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已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奏言：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脈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尙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之暨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爲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入，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爲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勑旨：『我有兩宮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並聞斯語。李氏幷新喜乃敢不依勑旨，欲喚喜兒、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勑同平章入內，一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卽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令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如律，仍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章宗崩三日，而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勑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師兒。及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請貶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其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靈、王傳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寃。此時逵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據當時被罪貶

賣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為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亂與衛王俱遷于衛邸帝遇弒宣宗即位衛王降為東海郡侯徒單氏削皇后號貞祐二年遷都汴詔凡衛紹王及鄗厲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二玉梳化為月已而生二后及歿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與龐氏偕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為元妃姊為淑妃龐氏為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純后無子養哀宗為己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溫敦氏立為皇后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冀國公曾祖母劉氏冀國夫人祖璞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益國夫人父彥昌太尉汴國公母馬氏汴國夫人三年莊獻太子薨哀宗為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為皇太后號其宮曰仁聖進封后父曰南陽郡王或曰宣宗為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為正妃及即位尊為皇后貞祐元年九月詔曰元妃某氏久奉侍於潛藩已賜封於國號可立為皇后其名氏盡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寵衰尋為尼王氏遂立為后皆后姊明惠之諱也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已而后乞丐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將誰訴焉后遂勅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皆目覩焉哀宗釋服將禘饗太廟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請仁聖慈聖兩宮太后御內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為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慈聖太后亦曰恆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為上壽歡然而罷天興元年冬哀宗還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朮甲答失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殿出鋌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從行忠孝軍是夜兩宮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宮行至陳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進后亟命還宮明日入京憩四喜家少頃輦迎入宮方謀再行京城破后及諸妃嬪北遷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佛殿中作為幡旆會當同后妃北行將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為淑妃及妹立為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為皇太后號其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為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榎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盤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荊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荊王母豈卑我兒婦邪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荊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邪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為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為妻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鞠后傳旨戒之云汝為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邪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為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諡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嘗刲股以進宣宗聞而嘉之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因曲赦之聽其致仕正大元年詔立為皇后哀宗還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未幾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

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衒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擊頰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羣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僨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金史卷六十四

金史卷六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

始祖以下諸子

斡魯 輦魯 謝庫德孫拔達 謝夷保子盆納

謝里忽 烏古出 跋黑 崇成本名僕灰

劾孫子蒲家奴 麻頗子謾都本 謾都訶 斡帶

斡賽子宗永 斡者孫璋 昂本名吾都補子鄭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季曰斡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輦魯輦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輦魯之孫胡率胡率之子劾者與景祖長子韓國公劾者同名韓國公前死所謂肅宗納劾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踈阿踈走遼遼使使來止伐阿踈軍穆宗陽受遼帝約束先歸國留劾者守阿踈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次曰信德次曰謝庫德次曰謝夷保次曰謝里忽

謝庫德之孫拔達謝夷保之子盆納皆佐世祖有功盆納勇毅善射當時有與同名者嘗有貳志目之曰惡盆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盆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歡都冶訶及劾者拔達盆納五人者不離左右親若手足元勳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饗世祖廟廷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皆駞滿部人富者粘沒罕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皆雅達瀾水完顏部勃堇此七人者當攜離之際能一心竭力輔戴者也達紀胡蘇皆朮甲部勃堇勝昆主保皆朮虎部人阿庫德溫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世祖初年跋黑爲變烏春盛強使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與太師共之太師謂世祖也白達大喜曰我心正如此耳烏春兵來堅壁自守勿與戰可也達紀胡蘇居琵里郭水烏春兵出其間不爲變終拒而不從勝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堇烏春止其家而以兵圍勝昆烏春解去世祖殺滓不乃勝昆請無孥戮世祖從之世祖破桓赧散達主保死焉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皆贈金紫光祿大夫束里保醜阿富者粘沒罕達紀胡蘇勝昆主保溫迪痕阿庫德皆贈銀青光祿大夫皆天會十五年追贈又有朝論加古部勝昆勃堇婢春水烏延部富者郭赧畏烏春彊請世祖出兵其間以爲重也世祖使斜列躍盤將別軍過之郭赧教斜列取先在烏春軍中二十二人爲春覺之殺二人得二十人郭赧又以士人益斜列軍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寧妻郭赧子胡里罕焉婆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附於世祖桓赧焚之斡不卒世祖厚撫其家因併錄之以見立國之艱難云

謝里忽者昭祖將定法制諸父國人不悅已執昭祖將殺之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衆乃散去昭祖得免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迺繫刃于杖端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畫地劫取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及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扎部以國俗治之大有所獲頒之於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吾之力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於是早起自齎閒金列鞢往餽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寢衣而問曰爾爲誰昭祖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頒及他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鞢者腰佩也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敵酷次曰敵古迺次曰撒里輦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次曰烏古出次室達胡末烏薩扎部人生跋黑僕里黑斡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答烏古出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

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肖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景祖初立烏古出酗酒屢悖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迺不知也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烏古出之子習不失自有傳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時每爭攘飲食昭祖見而惡之曰吾娶此妻而生子如此後必爲子孫之患世祖初立跋黑果有異志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離間部屬使貳於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爲勃菫而不令典兵跋黑既陰與桓赧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謠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劾里鉢頗剌淑之語世祖亦以賞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赧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强兵而內畏跋黑之變將行鬪跋黑食於其愛妻之父家肉脹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昭祖玄孫也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職改東宮入殿小底轉護衛二十五年章宗爲原王充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爲皇太孫復爲護衛上即位授河間府判官以憂去職起復爲宿直將軍累遷武衛軍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卒賻贈有加崇成謹飭有守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國公劾孫次肅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國公劾真保次室溫迪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懣鄭國公謾都訶劾者阿离合懣別有傳

劾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孫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鄭國公子蒲家奴又名昱嘗從太祖伐留可塢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詐都詐都即降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阿里保太彎阻兵招納亡命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擊破之盡俘其孥而還邊境自此無復亡者後與宗雄視泰州地土太祖因徙萬家屯田于其地天輔五年蒲家奴爲昊勃極烈遂爲都統使襲遼帝而以兩濼不果行既而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爲之副遼帝西走都統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撻懶擊遼都統馬哥與撻懶不相及蒲家奴與賽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衆而降民稍復逃散訛室部亦叛遂率兵襲之至鐵呂川遇敵八千遂力戰兵敗蔡剌以兵來會追及敵兵于黃水獲畜產甚衆是役也奧燉按打海被十一創竟敗敵兵而還軍于旺國崖西賽里亦以兵會太祖自草濼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爲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上次胡离畛川吳十馬和尙至小魚濼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遁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斡魯爲之副烏虎部叛蒲家奴討平之天會間爲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誅辭及蒲家奴詔奪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廟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國公

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國公長子謾都本孝友恭謹多謀而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從攻窩盧歡及係遼女直胡失答等爲變謾都本自爲質遂從胡失答歸中途以計殺守者而還攻寧江州取黃龍府破高永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賞賚遷爲謀克討懶東未服州郡過土河東山敗賊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與猛安蒙葛麻吉擊之謾都本對敵之中推鋒力戰破其衆九萬人奚衆萬餘保阿鄰甸復擊敗之降其旁近居人復以五百騎破遼兵一千生擒其將以歸與闍母攻興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七天眷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英毅

謾都訶屢從征伐天會二年爲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明年薨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明昌五年謚定濟

蠻覩蠻父麻頗猛安蠻覩卒子掃合襲掃合卒子撒合輦襲撒合輦卒子惟鎔襲惟鎔本名沒烈字子鑄駢骨多力喜周給人至寧初守楊文關有功兼都統

護漕運。貞祐二年，佩金牌，護親軍家屬遷汴，遙授同知祁州軍州事，充提控。貞祐三年，破紅襖賊於大沫堌，惟鎔入自北門，諸軍繼進，生獲劉二祖，功最，遷泰安軍節度副使，改遼王府尉、都水少監、東平府治中。坐誤以刃傷同知府事紇石烈牙吾塔，當削降殿年，仍從軍自効。討花帽賊于曹濮間，行省蒙古綱奏其功，復前職，遷邳州經略使。卒，子從傑，襲猛安，累功遙授鎭南軍節度副使。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帶，次太宗，次遼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斡賽，次魯王斡者。次室僕散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朮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朮虎氏生沂王査剌。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昂。

斡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斡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懣等俱爲裨將。諸將議攻取，斡帶主攻城，使太祖將至軍，斡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感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決。斡帶急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盜，斡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斡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斡豁勃菫不至。斡准部狄庫德勃菫、職德部廝故速勃菫亦皆避去。過塢塔於馬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斡帶將兵伐斡豁，募軍于蘇濱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闢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斡帶，斡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斡帶偕行。斡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畫寢于來流水傍，夢斡帶之場圃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爲憂。是時，斡帶已寢疾，太祖至闇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強與之偕行，未必死也。」斡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歎曰：「恨斡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諡曰定肅。

斡賽，穆宗初，斡准部族私結鄰部，追納根涅亭葷。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爲兵，不聽，輒攻略[illegible]來告，穆宗使斡賽及冶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因遯去。冶訶[illegible]皆不欲追，斡賽獨[illegible]而進，至托忽撒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斡賽撫定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斡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治蘇濱水諸部，斡賽、斡魯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將內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迺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斡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斡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斡魯代之。未幾，斡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宗永本名挑撻，斡賽子，長身美髯，忠確勇毅。天眷初，以宗室子預誅宗磐，擢寧遠大將軍。皇統初，充牌印祗候。五年，出爲趙州刺史，秩滿，再任，轉興平軍節度使，改大名尹。貞元三年，復爲興平軍節度使，歷昭德軍、臨洮、鳳翔尹。大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與蘇保衡、完顏余里也，還加伐宋士官賞。宗永性滯，不習事，凡與土賊戰者，一概加之。世宗久乃知之，謂宰相曰：「若一概追還，必生怨望，若因循不問，則爵賞濫矣。其與土賊戰者，有能以寡敵衆，一人敵三十人以上者，依已還爲定。」改同簽大宗正事，震武軍節度使，卒。

斡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魯王。正隆例，改封公。子神土懣，驍騎衛上將軍。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契丹、漢字。年十八，左副元帥撤离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師，見梁王宗弼，與語，宗弼悅之。皇統六年，父神土懣卒，宗弼奏璋可襲謀克，詔從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奪其謀克，寓居中都。海陵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遼陽，璋勸沙离只歸世宗，沙离只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烏林荅愿、徒單二郎、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殺沙离只及判官漫撒撒离喝，推宗強子阿瑣爲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愿、蒲查、中都轉運使左淵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奉表如東京賀即位。世宗嘉之，以愿、蒲查爲武義將軍，充護衛，貽慶賜及第，授從仕郎，磐充閤門祗候。就以璋爲同知中都事。璋以殺沙离只，自攝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謀[illegible]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山陵，璋等九人會于

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璋知事不成乃與可喜共執斡論諸有司陳上誅可
喜本　惟忠等以璋爲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赴元
帥都監徒單合喜軍前任使於是宋入據原州寧州刺史顏盞門都以兵四千
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騎援門都
兵而姚良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璋至軍會平涼涇州潘原長武等戍兵
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
千軍於城西北十里麥子原皆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
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
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鑽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入陣而刜以騎二千
襲璋軍璋方出迎戰習尼列來報曰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矣璋遣萬戶特里
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撒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撒屋出崔尹以兵二
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良久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
與移剌補與屯撒屋出崔尹僕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爲伏餘兵皆捨馬步
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
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璋
已破城下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與戰奮擊
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數鑽足行馬者盡殪之獲甲矢
萬餘器仗稱是良輔亦中兩創脫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圮宋人宵遁璋等
入原州宋戍軍在寶雞以西聞之皆自散關遁去京兆尹烏延蒲离黑寧州刺
史赤盞胡速魯改已去德順州宋吳璘復據之都監合喜以璋權都統與習尼
列將兵二萬救德順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二萬戰于張義堡逐沙山下敗
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遁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爲
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
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
兵來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泥河以兵七千來會與璘軍復
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與習尼列泥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

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
[illegible]亦習尼列追擊之璘城北營兵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
[illegible]者二百人璘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剌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
[illegible]小塹射璋軍移剌補少却習尼列望見北原火發乃止攻東山堡亟與
將士[illegible]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
萬據險作三陣皆環以劍盾行馬璋遣萬戶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特里
失烏也移剌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濠壑者甚衆璋軍
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illegible]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總管兵
古查剌來問策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
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
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剌還
報合喜於是親率四萬人[illegible]之吳璘詰旦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
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
踵擊璘軍復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略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
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宋經略使
荆皐以步騎三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尼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尼列
兵乃出其前還自赤觜遇其前鋒敗之于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
暮乃罷荆皐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節宋
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
習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遁璋遂班師習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還上使御史
中丞達吉視諸軍功狀達吉舊與璋有隙故損其功詔璋將士賞比諸軍半之
璋兼陝西路都統進官一階及元帥府上功璋居多詔達吉削官兩階杖八十
解職上復賞璋及將士如諸軍以璋爲西北路招討使召爲元帥左都監兼安
武軍節度使賜以弓矢衣帶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監如故宋人棄海州遁去焚
官民廬舍且盡璋至海州得所棄糧三萬六千餘石安集其人復其屯戍五年
宋人約和罷三路都統復置陝西路統軍司璋爲統軍使上曰監軍合喜年老

故授卿此職邊境無事且召卿矣以本官兼京兆尹召爲御史大夫璋奏竊觀文武百官有相爲朋黨者今在臺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材奏擬上曰朋黨爲誰卽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爲限論其人材而已頃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當製大金受命之寶以明示萬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國市玉十八年受命寶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上御正殿改大興尹爲賀宋正旦使十三年璋受命使宋既行上遣人馳諭璋曰宋人若不遵舊禮愼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見卽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宋人就館迫取書璋與之且赴宴多受禮物有司以聞上怒欲寘之極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爲將大破宋軍宋人讐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殺璋或者墮其計中耳上以爲然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沒入其所受禮物後歲餘上念璋有征伐功起爲景州刺史遷武定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蒲底山拏兀魯河謀克改臨洮尹十九年卒

鄆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諸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韋二部達內地詔詰班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徙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歸遼主違命失衆當寘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殺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爲西京留守天眷二年爲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銜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羣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鄭家皇統初以宗室子授定遠大將軍除磁州刺史天德間爲右諫議大夫累遷會寧尹安化軍節度使改益都尹海陵伐宋爲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以舟師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旦舟人望見敵舟請爲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卽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卽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脫赴水死時年四十一

金史卷六十五

金史卷六十五考證

鄭家傳〇鄭家。宋史作完顏鄭家奴。

楊林島〇宋元通鑑作陳家島。

金史卷六十五考證

金史卷六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

始祖以下諸子

勗本名烏野 子宗秀 隈可 宗室胡十門

合住子布輝 摑保 衷本名醜漢

齊本名掃合 朮魯 胡石改

宗賢本名阿魯 撻懶 卞本名吾母

膏本名阿里刺 奕本名三寶 阿喜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譚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遺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使僥曰臣愚以為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己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為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勗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為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為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儀同監修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廄馬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為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疋通犀玉鉤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鬚髯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切海陵不懌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板行之子宗秀

宗秀字實甫本名廝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磐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取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

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亳宿之閒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迎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燕京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遣使以土產獻却之入爲刑部尙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宿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謀良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坐事早死生龍虎衞上將軍鶻可鶻可亦作鶻喝奕鷙驍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江寧州戰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驃騎上將軍除迭魯葛撒乣詳穩還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爲大宗正丞四年出爲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謀良虎子奧端合扎謀克餘戶授鶻喝上京路扎里爪猛安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遏速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爲勸農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後爲神土懣迪古乃別有傳胡十門者曷蘇館人也父撻不野事遼爲太尉胡十門善漢語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戰高永昌據東京招曷蘇館人衆畏高永昌兵彊且欲歸之胡十門不肯從召其族人謀曰吾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于遼吾與皇帝皆三祖之後皇帝受命卽大位遼之敗亡有徵吾豈能爲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迺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此蓋自謂阿古迺之後云於是率其族屬部衆詣撒改降營于馳回山之下永昌攻之胡十門力戰不能敵奔于撒改及攻開州胡十門以糧餉給軍後攻保州遼將以舟師邀胡十門邀擊敗之降其士卒賞賜甚厚以爲曷蘇館七部勃堇給銀牌一木牌三天輔二年卒贈監門衞上將軍再贈驃騎衞上將軍子鉤空嘗從攻顯州領四謀克軍破魚梁務功最以其父所管十部爲曷蘇館都勃堇有合住者亦稱始祖兄苗裔但不知與胡十門相去幾從耳

合住曷速館葵里海水人也仕遼領辰復二州漢人渤海子褚速越襲父職再遷靜江中正軍節度使佩金牌爲曷速館女直都長子余里也與胡十門同時歸朝屢以糧餉助伐高永昌及高麗新羅後從宗望伐宋以功遷眞定府路安撫使兼眞州防禦使佩金牌授葵里海水世襲猛安長子布輝識女直契丹漢字善騎射年十八宗弼選爲扎也從阿里補盧渾追宋康王于明州睿宗聞其才召置麾下從經略山東河北陝西襲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將軍海陵伐宋以本猛安兵從半道與南征萬戶完顏福壽等俱亡歸謁世宗于遼陽世宗卽位除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刑部侍郎斜哥爲都統布輝副之坐擅署置自吏私用官中財物削兩階解職未決旬世宗厭事山陵兵部尙書可喜昭毅大將軍翰林中都同知完顏璋等謀反欲因上謁山陵舉事翰林與布輝親舊與之謀議事具可喜傳既知事不可成乃與可喜璋執翰林等上變可喜不肯以始謀盡首遂并誅之而賞布輝璋除布輝濬州防禦使累遷順天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攔保者從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還至姑里甸昭祖得疾薨于村舍潤殺門扉乃以車輪當門爲蔽攔保臥輪下爲扞禦已而賊至刃交於輪輻閒攔保瞯見胥恐昭祖知之乃然薪取胥以爲灸閒之以闕五字知之遂中夜啓行

裘本名醜漢中都司屬司人世祖曾孫祖霸合布里封鄆王父梧烈官至特進大定中收充閤門祗候授代州宣毅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爲刻石紀之四遷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尙輦局使扈從北幸賜廄馬二以旌其勤尋爲夏國王李仁孝封冊使歷寧海蠡州刺史入爲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陛辭賜金幣特寵異之移鎭鎭西泰和六年致仕卒裘孝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令裘相之治後有能稱其在寧海蠡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遺愛大安初追贈輔國上將軍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父胡八曾寧州刺史大定中以族改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上諭曰本朝以來未嘗有內族爲六部郎官者以卿歷職廉能故授之先是復州合廝罕關地方七百餘里因圍獵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令賦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從之爲弛禁卽牧民以居田

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廝罕猛安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爲磁州刺史治以寬簡未嘗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爲請鄰郡王師者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徒縣令惡其爲人反坐之具獄上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問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卽同居也當准首俱釋其罪其寬明大體皆此類也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選郡人以前政有擧如劉徽柔程輝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狀聞明昌三年始議置諸王傅頗難其選乃以齊傳充王王將至任郡猛安迎接齊輒卻之王怪問故曰三國藩輔猛安皆總戎職於王何利焉卻之以遠嫌也王悅服王府家奴爲不法輒發遣本猛安終更無敢犯者明年授山東東西路副統軍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愛郡人爲之立碑轉彰化軍節度使六年移利涉軍召見勞慰有加詔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齊明法識治體所至有聲內族中與丞相襄暉並稱云

朮魯宗室子從鄭王斡賽敗高麗于曷懶取亞魯城克寧江州敗黃龍府出河店之役達魯古城之役護步答岡之役皆力戰有功東京降爲本路招安副使敗遼兵破同刮營蘇州漢民叛走朮魯追復之以功爲謀克天輔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統中贈鎮國上將軍

胡石改宗室子也從太祖攻寧江敗遼兵于達魯古城破遼主親兵皆有功遼軍來援濟州胡石改與其兄實古乃以兵迎擊敗之還攻濟州中流矢戰益力克其城軍中稱其勇從攻春泰州降之并降境內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拔之遼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獲其宮人輜重凡八百兩有恩泥古者復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獲其親屬部人以還德州復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從婁室擊敗敵兵二萬於歸化之南并降歸化從取居庸關并燕之屬縣及其山谷堵屯移失部既降復叛去胡石改引兵追及戰敗之俘獲甚衆澤州諸部有逃者皆追復之又敗叛人於臨潢誅其酋領而安撫其人民天眷二年遷永定軍節度使改武定軍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八

宗寳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攜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倅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寳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寳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繖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塡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寳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寳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冤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寳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爲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特進撻懶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嘗去左右出河店之役太祖欲觀戰撻懶控其馬而止之曰主君何爲輕敵臣請效力卽挺槍前手殺七人已而槍折騎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壯之曰誠得此輩數十雖萬衆不能當也及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一千陣于營外太祖遣撻懶往擊之撻懶衝出敵陣大敗其衆攻臨潢府春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輔六年授謀克天會四年從伐宋屢以功受賞明年再舉至汴宗望聞宋人會諸路援兵于睢陽遣撻懶與阿里刮將兵二千往拒之敗其前鋒軍三萬于杞縣又破三寨擒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寧陵復破二萬于睢陽進取亳州閱宋兵十萬且至會宗望益兵四千合擊大敗之其卒二千陣而立馳之不動卽麾軍去馬擊之盡殪擒其將石瓊而還帥府嘉其功賞賚優渥睿宗駐兵熙州分遣諸將略地撻懶以軍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餘民戶四千獲馬二千匹皇統中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遷諸陵于大房山以撻懶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

前。

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二年，收充護衛，積勞授彰化軍節度副使，入爲都水監丞，累遷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歸德府、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都水監導河有勞。除北京留守，未幾，改知大興府事。時有言尚書左丞夾谷衡在軍不法，詔刑部問狀，事下大興府，卞輒令追攝，上以爲失體，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許，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諫赤盞高門上言御史大夫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上由是用卞。前時，孫鐸、賈鉉俱爲尚書，鉉拜參知政事，而鐸再任，對賓客輒唐張在時，有鬱鬱意。卞劾奏之，鐸坐降黜。既而復申前請，遂以金吾衛上將軍致仕，薨。

書本名阿里剌，隸上京司屬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親收充東宮護衛，轉十人長，授御院通進，從世宗幸上京，會皇太子守國薨，世宗以書親密可委，特命與滕王府長史臺鼐驛往護喪。時章宗爲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書等保護，諭之曰：郡王遭此家難，哀哭當以禮節之，飲食尤宜謹視。世宗還都，遷符寶郎，除吏部郎中。章宗即位，坐與御史大夫唐括貢爲壽，犯夜禁，奪官一階，罷。明昌元年，起爲同知棣州防禦使事。上書歷詆宰執，帝以小臣敢譏訕宰輔，杖八十，削一官，罷之。尋還本猛安。明年，降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四遷知大興府事，轉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書右丞，出爲泰定軍節度使，移知濟南府，卒。

奕本名三寶，隸梅堅臺吾司屬司。大定七年，以近親充東宮護衛十人長，轉爲尚廄局使。章宗即位，遷左衛副將軍，累遷右副都點檢，兼提點尚廄局，使諭旨曰：汝非有過人才，第以久次遷授，當謹乃職，勿復有非違事使朕聞之。未幾，坐廄馬瘦，決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司都點檢，兼職如舊，俄授同簽大睦親府事，卒。奕爲人貪鄙，數以贓敗，帝愛其能治園場，故進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學問。父北京路番柏山猛安，聽訟明決，人信而愛之，察廉能，除彰國軍節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國軍治狀，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事，改歸德軍，歷海、邳二州刺史，皆兼總押軍馬。宋統領劉文讓以兵犯宿遷，阿喜迎擊，破之，復破咸春夏與國舟兵萬餘人，斬夏與國于陣。遷鎮國上將軍，再賜銀幣，爲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前鋒，渡淮，破寶應、天長二縣，師還，遷同知歸德府事，改泗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大安二年，改華州防禦使，遷鎮南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馬軍都提控，歷橫海、安化軍節度使，充宣差山東路左翼都提控，尋知濟南府事，徙沁南軍節度使，還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卒。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盡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金史卷六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

石顯　桓赧弟散達　烏春溫敦蒲刺附　臘醅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疎　奚王回离保

石顯孩懶水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于逷刺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懶水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馬大彎與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士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衆推景祖爲諸部長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皆從服及遼使曷魯林牙來索逋人石顯皆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詭計取之乃以石顯阻絕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曰不敢違大國之命遼人厚賜遣還詔婆諸刊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請石顯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顯於邊地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撫有其子與部人也婆諸刊蓄怨未發會活刺渾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起兵婆諸刊往從之及敗於暮稜水麻產先遁去婆諸刊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久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則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懼不肯歸服遼主以爲然遂遣婆諸刊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

桓赧散達兄弟者國相雅達之子也居完顏部邑屯村雅達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桓赧兄弟嘗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異志陰誘桓赧欲與爲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行過桓赧散達各被酒言語紛爭遂相毆擊舉刃相向昭肅皇后親解之乃止自是謀益甚是時烏春窩謀罕亦與跋黑相結詭以爲不屯賣甲爲兵端世祖不得已而與之和閱數年烏春以其衆涉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往拒之桓赧散達遂起兵肅宗以偏師拒桓赧散達世祖畏其合勢也戒之曰可和則和否則戰至韓魯紺出水旣陣成列肅宗使盆德勃堇議和桓赧亦恃烏春之在北也無和意盆德報肅宗曰敵欲戰或曰戰地迫近村墟雖勝不能盡敵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戒之乃令軍少却未能成列桓赧散達乘之肅宗敗焉桓赧乘勝大肆鈔略是役也烏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罷兵世祖聞肅宗敗乃自將經舍很貼割兩水取桓赧散達之家桓赧散達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殺略百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讓肅宗失利之狀使歡都冶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復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欲得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不許遂與不术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滉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爲陣鳴鼓作氣馳騁桓赧特其衆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天門開矣悉以爾車自隨凡烏古迺夫婦寶貨財產恣爾取之有不從者俘略之而去於是跋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附於世祖桓赧等縱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旣定桓赧以舊地還之桓赧軍復來蒲察部沙祗勃堇胡補荅勃堇使阿喜間道來告且問曰寇將至吾屬何以待之世祖復命曰事至此不及謀矣以衆從之自愛可也惟以旗幟自別耳每有兵至則輒遣阿喜穿林潛來令與畢察往還大道即故潛往來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甸世祖將出兵聞跋黑食于愛滿村死矣乃沿安朮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朮烈速勃堇之衆而後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戒辭不失整軍速進使待於脫豁改原嘗是時桓赧兵衆世祖兵少衆寡不敵比世祖至軍士氣頗沮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解甲少憩以水洗面飲麨水頃之士氣稍蘇息是時肅宗求救於遼不在軍中將戰世祖屏人獨與穆宗私語兵敗則就與肅宗乞師以報讎仍令穆宗勿預戰事介馬以觀勝負先圖去就乃袒袖韜弓服矢以緼袍下幅護前後心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提劍身爲軍鋒盡銳搏戰桓赧步軍以干盾進世祖之衆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辭不失從後奮擊之桓赧之騎兵亦敗世祖乘勝逐北破多吐水水爲之赤世祖止軍勿追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以戰勝告于天地頒所獲於將士各以功爲差未幾桓赧散

違僕以其屬來降卜灰猶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據阿魯紺出村世祖遣人與之議和撒骨出謾言為戲答之曰我本欲和壯士巴的懣不肯和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奚衣肥羊不可復得是以不敢從命遂縱兵俘略旁近村墅有人從壇傍射之中口死卜灰之屬曰石魯石魯之母嫁于駝滿部達魯罕物薑而為之妻達魯罕與族兄弟抹腮引勃薑俱事世祖世祖欲間石魯於卜灰謂達魯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母于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石魯石魯聞之遂殺卜灰而降石魯適於卜灰之妻常懼得罪及聞世祖言藏之使告于達魯罕曰將殺卜灰而來汝待我于江侗卜灰睡熟刺刃於胸而殺之達者急白日蹕鼻臥水中達夜至江方游以濟達魯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與達魯罕狠爭達魯罕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鍛鐵為業因歲歉策杖負擔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既而知其果敢善斷命為本部長仍遣族人盆德送歸舊部盆德烏春之甥也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陰懷觖覦間誘桓赧散達兄弟及烏春窩謀罕等烏春以跋黑居肘腋為變信之由是頗貳於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訴於世祖世祖使人讓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為部長今人告汝有實狀殺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不得復爾為也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為長能幾日于汝何事世祖內畏跋黑恐烏春為變故曲意懷撫而欲以婚姻結其歡心使與約婚烏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處豈能生育胡里改與女直豈可為親也烏春欲發兵而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為端加古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千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輒取吾甲其亟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不肯與我甲而為和解則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廝勒來斜葛蓋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講和者將以有為也不欲遣來固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謂廝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矣半途辭疾勿往既行廝勒曰我疾作將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矣同行者強之使行既見烏春烏春與斜葛厚為禮而果執廝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其甲廝勒

乃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道斜寸嶺涉活論來流水會於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是時十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澌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於是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自拒烏春而使肅宗拒桓赧已而烏春遇雨歸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併力於桓赧散達一戰而遂敗之斡勒部人盃乃舊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畢懇忒村遂以縱火誣歡都欲因此除去之語在歡都傳中世祖獲盃乃釋其罪盃乃終不自安徙居吐窟村與烏春窩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皆陣將戰世祖不親戰命肅宗以左軍戰斜列辭不失助之徵異夢也肅宗東繩縱火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煙焰蔽天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復獲盃乃獻於遼而蘇素海甸以據之紇石烈臘醅麻產與世祖戰於野鵲水世祖中四創軍敗臘醅使舊賊禿罕等過青嶺見烏春賂諸部與之交結臘醅麻產求助於烏春烏春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臘醅獻于遼主并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修鷹道罪之遼主使人至烏春問狀烏春懼乃為謾言以告曰未嘗與臘醅為助也德鄰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臘醅既敗世祖盡得烏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長斡善斡脫往招其衆盡遣斜鉢物蓋撫定之斜鉢不能訓齊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誘三百餘人入城盡陷之世祖始驚遣斜列來告世祖使歡都為都統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將過烏紀嶺至窩謀罕村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居烏延部富者郭赧請分一軍由所部伐烏春蓋以所部與烏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列闍母以支軍道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歡都合至阿不塞水徧東諸部皆會石土門亦以所部兵來是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世祖來伐訴於遼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軍至窩謀罕請緩師盡以前所納亡人歸之世祖使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窩謀罕以三百騎乘隙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懸其無信不復為主和乃進軍圍之太祖衣短甲行圍號令諸軍窩謀罕使太峪潛出城攻之太峪馳馬援槍將及太祖活臘胡擊斷其槍太祖乃得免斜列至斜村水用郭

歟計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烏春軍覺之。殺二人。餘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貲產分賚軍中。以功爲次。諸部皆安輯焉。穆宗常嘉郭敵功。後以斜列之女守寧妻其子胡里罕。烏春之後爲溫敦氏。裔孫曰蒲剌。

溫敦蒲剌。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剌初從希尹征伐。擒猛安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殺二十餘人。用是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遷宿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銜賞之。往曷懶路選司充護衛者。使還稱旨。遷耶盧椀羣牧使。改遼州刺史。正隆伐宋。召爲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人。是時嵩汝兩州百姓多逃去。蒲剌招集。使之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鎮西胡里改顏德軍節度使。致仕。卒。

臘醅麻產兄弟者。活剌渾水訶鄰鄉乾石烈部人。兄弟七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爲難。故臘醅兄弟乘此際結陶溫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於迭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醅怒。將攻之。乃約烏古論部騷臘勃堇富者撻懶。胡什滿勃堇海羅勃堇斡茁火勃堇。海羅斡茁火閒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備。臘醅等敗歸。臘醅乃由南路復襲野居女直。勝之。俘略甚衆。海羅斡茁火胡十滿畏臘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輕兵邀擊臘醅等于屯睦吐村。敗之。盡得所俘。臘醅麻產驅掠來流水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姤骨會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醅于野鶻水。日已曛。臘醅兵衆。世祖兵少。歡都羣戰。出入數四。馬中創死者十數。世祖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庵吐渾津度江。遇敵于蒲蘆買水。敵聞爲離。應之曰。歡都聞者射穆宗。矢著于弓韃。是歲。臘醅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龍朱剌取尸魯不濼牧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臘醅等僞降。遺軍。臘醅復求助於烏春窩謀罕。窩謀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臘醅據暮稜水。保固險阻。石顯子婆諸刊亦往從之。世祖率兵圍之。克其軍。麻產遁去。遂擒臘醅及婆諸刊。皆獻之遼。盡獲其兵。使其卒長斡善斡脫招撫其衆。使斜鉢撫定之。復使阿离合懣察暮稜水人情。弁募兵與斜鉢合師。在烏春傳。世祖既歿。肅宗襲節度使。麻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特陶溫水民爲之助。招之不聽。使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鄰岡乘舟至於帥水。舍舟沿帥水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產急。太祖來會軍。於是麻產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圍遁去。太祖曰。麻產之家殆盡矣。走將安歸。追之。麻產不知太祖急求己也。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下。太祖識之。問狀。其人曰。我爲麻產來伺軍。彼走者二人。麻產在焉。麻產與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勃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麻產。不見。急追之。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濼渾。麻產棄馬入葦。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挑戰。烏古論壯士活臘胡棄馬來。問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識麻產。佯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戰。麻產逆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圍之。歡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乃前抉其首而視之。見其齒齾。曰。真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之。太祖獻馘於遼。

鈍恩。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曰勃魯石。父納根涅。世爲其部勃堇。斡准部人冶剌勃堇海葛安勃堇暴其族人斡達罕勃堇及諸弟屋里黑屋徒門。抄略其家。及抄略阿活里勃堇家。僕及納根涅所部。穆宗使納根涅以本部兵往治冶剌等。行至蘇濱水。輒募人爲兵。主者拒之。輒抄略其人。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斡賽冶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根涅止蘇濱水東屋邁村。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償。時甲戌歲十月也。明年八月。納根涅遁去。斡賽追而殺之。執其母及其妻子以歸。而使鈍恩復其所。

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堇之子。詐都。渾蠢水安春之忽沙渾之子也。間誘與紇埸塔兩部之民作亂。敵庫德鈍恩皆叛而與留可詐都合。兩黨揚言曰。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爲一。烏古論部之黨十四部爲一。蒲察部之黨七部爲一。凡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

人戰一人也。勝之必矣。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當是時。惟烏延部斜勒勃菫及統門水溫迪痕部阿里保勃菫撒葛周勃菫等。皆使人來告難。斜勒遣紀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臘來。既而以其甲來歸。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從亂。但乞兵爲援耳。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斡都阿伐敵庫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詣撒改軍中。遣以四十甲與斡都阿。石土門之軍與斡都阿會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鈍恩將援留可。聞斡都阿之兵寡。以爲無備。而未知石土門之來會也。欲先攻斡都阿。斡都阿石土門迎擊。大破鈍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獲鈍恩。敵庫德皆釋弗誅。太祖至撒改軍。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帥皆誅之。取其孥累貲產而還。塢塔城亦撤守備而降。留可先在遼。塢塔已脫身在外。由是皆未獲。詐都亦詣蒲家奴降。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安業如故。久之。留可塢塔皆來降。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阿海。勃菫。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濼。獻黃金五斤。世祖嘉之。曰。烏春本微賤。吾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念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此言。未幾。世祖歿。阿海亦死。阿疎襲之。阿疎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疎既爲勃菫。嘗與徒單部詐都勃菫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疎。穆宗嗣節度。聞阿疎有異志。乃召阿疎。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陰察其意趣。阿疎歸。謀益甚。乃斥其事。復召之。阿疎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勃菫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略定瀕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略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疎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暝。雷霆下阿疎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疎城中。識者以謂破亡之徵。阿疎聞穆宗來。與其弟狄故保往訴於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菫守阿疎城而歸。金初亦有兩劾者。其一撒改父。贈韓國公。其一守阿疎城者。後贈特進云。劾者以兵守阿疎城者二年矣。阿疎在遼不敢歸。毛睹祿乃降。遼使復爲阿疎來。穆宗聞之。使烏林荅石魯往迎師。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魯勃菫邈遜勃菫與俱至劾者軍。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干汝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邈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歸。殺之。阿疎聞穆宗以計却遼使破其城。殺狄故保。復訴於遼。遼使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狀。且使備償阿疎。穆宗復使主隈禿荅水人偽阻絕鷹路者。而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於遼。平鷹路非己不可。遼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畋於土溫水。謂遼人曰。吾平鷹路也。遼人以爲功。使使來賞之。穆宗盡以其物與主隈禿荅之人。而不復備償阿疎。遼人亦不復問。阿疎在遼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爲懶甸人長穆宗執而送之。阿疎遂終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疎亡命。遼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闍母婁室略定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麻產。諸刊既獻之遼。以爲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宗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歿。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劃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爲己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爲己重。戰陣一夏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與契丹俱起。在元魏時號庫莫奚。歷宇文周隋唐。皆號兵強。其後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陘。其留者臣服于契丹。號東西奚。厥後遼太祖稱帝。諸部皆內屬矣。鐵勒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遼史。今不載。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三百六十二族。甲午歲。太祖破耶律謝十。諸將連戰皆捷。奚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降。未幾。遯歸于遼。及遼主使使請和。太祖曰。歸我叛人阿疎。降人回

離保迪里等。餘事徐議之。久之。遼主至鴛鴦濼。都統果棄之亡走。天德回離保與遼大臣立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蕭妃權國事。太祖入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回離保至盧龍嶺。遂留不行。會諸奚吏民于越里部。僭稱帝。改元天復。改置官屬。籍渤海奚漢丁壯爲軍。太祖詔回離保曰。聞汝脅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異。汝與余睹有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瑕玼。朕豈從之。儻能速降。盡釋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衆。還其官屬財產。若尙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回離保不聽。天輔七年五月。回離保寇燕地。敗於景薊閒。其衆奔潰。耶律奧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殺之。其妻阿古聞之。自剄而死。先是。遠古部人撻勃山奚路都統撻懶招之不服。往討之。鐵泥部衆扼險拒戰。殺之殆盡。至是。速古啜里鐵泥三部所據十三巖皆討平之。達魯古部節度使乙列已降復叛。奚馬和尙討達魯古幷五院司等諸部。諸部皆降。遂執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獲者皆還之。初。太祖破遼兵于達魯古城。九百奚營來降。至是。回離保死。奚人以次附屬。亦各置猛安謀克領之。

贊曰。庫莫奚與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閒。俱彊爲隣國。合幷爲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爲終始。奚有五大定閭類族著姓。有遙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

金史卷六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

歡都子謀演　冶訶　阿魯補　骨赧

訛古乃　蒲查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魯。初，烏薩扎部有美女名罷敵悔，青嶺東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滓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青嶺右，炷火於箭端而射蜀束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無所復見，卻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攻取其貲產，虜二女子以歸。昭祖納其一，賢石魯納其一，皆以為妻。是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入于蘇濱、耶懶之地，賢石魯佐之也。其後，別去，至景祖時，石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胡凱山者，所謂和陵之地是也。歡都，劾孫子。世祖初襲節度使，而跋黑以屬尊嘗異謀，不可倚，諸部不肯受約束，相繼為變。歡都入與謀議，出臨戰陣，未嘗去左右。斡勒部人盃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盃乃將與烏春合，閒誘斡准出水居人與之相結，欲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納錄人不歌束，詭稱放火為歡都胡土二人使往。都來請世祖曰：「不歌束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者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擬之石盧斡勒勃董，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使歡都擐甲執戟而起曰：「彼為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往見盃乃，陽驚，剌水而與之盟曰：「不歌束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讎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束來。」不歌束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盃乃見之。既而聞之，放火者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盃乃欲開此釁，故以誣歡都云。臘醅麻產與世祖遇于野鵲水，日已曛，惟從五六十騎。歡都入敵陣，塞輦之左右，出入者數四，世祖中創，乃止。烏春窩謀罕據活剌渾水，世祖既許之降，遂還軍。於是騰臘勃董富者、撻懶觀勝負不助軍，而騰臘、撻懶先會與臘醅麻產合，世祖欲因軍還而遂滅之，馳馬前進。撻懶者，貞惠皇后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諫曰：「獨不念愛弟蒲陽溫與弟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溫者，漢語云幼弟也。世祖母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歡都言，從以撻懶女烏蘿哂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命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為詳穩，歡都辭。脫以姑里甸兵來歸，使斜鉢勃董撫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誘其衆入城，隔三百餘人。歡都為都統，往治斜鉢失軍之狀，盡解斜鉢所將軍，大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擒故石、拔石。初，耶悔水納喝部撒入之弟曰阿注阿，與人爭部族官不得直，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濱，曰撒達。辭不失破烏春窩謀罕城，獲三濱、撒達并獲其母，以為次室，據其二子。撒達告阿注阿以為變，不能而殺之。撒達臨刑歎曰：「後必知之。」至是，阿注阿果為變，因穆宗屬出獵，糾率七八人據兵入宅，奪據寢門，劫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入見阿注阿曰：「汝輩所謀之事奈何？闔門眷屬，豈足劫質，徒使之驚恐耳。汝國讎我，當以我為質也。」再三言之，阿注阿從之，貞惠皇后乃得解，而質歡都。而撒改、辭不失使人告急於獵所，穆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遣告者日午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使係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結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遼國，庫金、廄馬與我勿惜，歡都亦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而要穆宗盟，穆宗皆從之，遂執歡都及阿魯太彎、阿魯不太彎等七人，以衣裾相結，與阿注阿俱行，至遼境乃釋歡都。歡都至濟州黃龍府，使人馳驛要遮阿注阿黨屬，惟縱其親人使去，遂殺三濱并其母，具報於遼，乞還阿注阿。遼人流之烏董城。其後，阿注阿懷思鄉土，亡歸，附于係案女直，因亂其官僚之室，補之不伏，乃見殺。穆宗襲位之初，諸父之子習烈、斜鉢及諸兄有異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輩為之，奈何？」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聞之，遂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者。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征伐之際，遇敵則先戰，廣延大議，多用其謀。世祖嘗曰：「吾有歡都，則何事不成。」肅宗時，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圖遼事，皆專委之。康宗以為父叔舊人，尤加敬禮，多所稱益。康

宋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於米里每水薨年六十三喪歸康宗親迓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五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敏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謀演當阿注阿之難從歡都代爲質後與宗雄俱侍太祖宗雄坐謀演上上怒命坐其下勃堇老勃論拔合汝轄拔速三人爭千戶上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謀演爲千戶三人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卒天會十五年贈太子少傅

冶訶系出景祖居神隱水完顏部爲其部勃堇與同部人把里勃堇韓抵水猛察部胡都化勃堇曷喇都勃堇泰神忒保水完顏部安團勃堇統八門水溫迪痕部活里蓋勃堇俱來歸金之爲國自此益大肅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歡都冶訶以本部謀克之兵助之冶訶與歡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則泊行陣未嘗不在其間天會十五年贈銀青光祿大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謚忠濟與代國公歡都特進勳者開府儀同三司金納儀同三司拔速俱配享世祖廟廷冶訶子阿魯補胥鞭乾古乃散答散春子積查

阿魯補冶訶之子爲人魁偉多智略勇於戰未冠從軍下咸州東京遼人來取瀋州從勃堇麻吉往援遼軍敗力戰斬首千級從斡魯古攻豪懿州以十餘騎破敵七百進襲遼主阿魯補徇北地招降營帳二十四民戶數千時已下西京闍母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里夜遣阿魯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襲阿魯補遂與之遇斬首百餘級獲馬六十後遼兵三萬出馬邑之境以千兵擊之斬其將於陣天會初宋王宗望討張覺於平州聞應州有兵萬餘來援遼阿魯補與阿里帶迎擊之斬馘數千而還復從其兄麻劉率兵三千攻乾州麻劉遇病卒代領其衆至乾州降其軍及營帳三十獲印四十與侯應攻下義州宋蓋伐宋與郭藥師戰于白河宗望命阿魯補以二謀克先登奮戰賞賚特異至汴破淮南援兵斬其二將大軍退次孟陽姚平仲夜以重兵來襲阿魯補適當其中力戰敗之既還聞大名開德合兵十餘萬來爭河至河上知去敵尚遠乃以輕兵夜發詰旦至衛縣遇敵斬首數千級餘皆潰去師次邢州滹沱橋已焚阿魯補先以偏師會於水上比軍至而橋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庫物賞之爲長勝軍千戶及再伐宋從宗望破敵於井陘遂下欒城師自大名濟河阿魯補屯於洺州之境時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兵來攻我營阿魯補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阿魯補乘其未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既克汴京攻洺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洺州從撻懶攻恩州還洺人復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執其守佐遂與蒲魯懽取信德軍梁王宗弼取開德阿魯補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內多盜命阿魯補留屯其地賊犯莘縣阿魯補至即潰去追擊一晝夜至館陶及之皆俘以歸從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魯補以兵四千留和州總督江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太平州擊其將廬州叛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六千擒三校明日復破敵二萬於樸縣斬首五百獲衆舍步騎數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敵圍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而還再攻廬州與適古不敗敵萬衆於拓皋至廬州騎兵五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宗弼攻陝西道聞大名復叛遣阿魯補經略之獨與撻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下令民間兵器悉上送官於是吏民扶攜負戴爲大名開德路都統齊國建阿魯補屯兵於汴城外天會十五年廢齊國已執劉麟阿魯補先入汴京備變明年除歸德尹割河南地與宋入爲燕京內省使宗弼復河南阿魯補先濟河撫定諸郡再爲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大臬陳州赤盞暉皆會於汴阿魯補以敵在近獨不赴而宋將岳飛劉光世等果乘間襲取許潁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其兵犯歸德者阿魯補連擊敗之復取亳滑等州河南平阿魯補功最多皇統五年爲行臺參知政事授世襲猛安兼合扎謀克改元帥右監軍遷歸德軍節度使累階儀同三司其在汴時嘗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事覺法當議勳議親辟贓嘗在軍中悉阿魯補詔曰若論勳勞更有過於此者況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法貴賤一也豈以親貴而有異也遂論死年五十五阿魯補以將家子從征伐屢立功歷官有惠愛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贈儀同三司詔以其子爲右衛將軍襲猛安及親管謀克賜錢五百貫

重綵二十端絹三百匹
骨赧冶訶子善騎射有才幹從討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留可之叛皆有功從
太祖伐遼骨赧從軍戰寧江州出河店破遼主親軍皆以力戰受賞襲其父謀
克領秦王宗翰千戶攻下中西兩京宗翰伐宋圍太原未下宗翰還西京骨赧
以右翼軍佐銀朮可守太原是時汾州圍柏榆交嵐憲潞皆有兵來援骨赧凡
四戰皆破之大軍圍汴骨赧引萬戶軍屢敗其援兵憲潞等州復叛骨赧引兵
復取之并收撫保德火山而還後領軍鎮夏邊在職十二年天會八年授世襲
猛安天眷初爲天德軍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
襲猛安加宣武將軍
訛古乃冶訶子姿貌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常領兵行前爲偵候及大
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牙
不里以獻有軍來爲遼援方臨陣中有躍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爲我取
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同瓜蓋北部中之勇者也訛古乃善
馳驛日能千里及伐宋屢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余睹反於西
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皇統元年以
功授寧遠大將軍豪剌唐古部節度使五年授千戶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
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二年召見四年遷臨洮尹加金紫光祿大
夫卒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堅河徙屯天德初爲元帥府扎也使於四方稱職按事能得其
實領猛安皇統間除同知開遠軍節度使斥候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爲中都
路兵馬判官是時京畿多盜蒲查捕得大盜四十餘人百姓稍安改安化軍節
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戶充邳州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萬戶管所屯九猛
安軍昌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統撒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副統事入爲太
子少詹事再遷開遠軍節度使襲伯父骨赧猛安歷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西北
路招討使卒蒲查性廉潔忠直臨事能斷凡被任使無不稱云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蓋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
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爲首冶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敘焉

金史卷六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

太祖諸子

宗雋本名訛魯觀 宗傑本名沒里野 宗強本名阿魯 爽本名阿鄰
可喜 阿瑣 宗敏本名阿魯補 充本名常勝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瀋王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豳王訛魯朵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斡忽宗幹宗望宗弼自有傳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為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為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傅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謚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奭為會寧牧封鄧王後為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為相將謀弒立構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為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守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坐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亨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祕書監母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為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陞擢爽疾少閒將從上如涼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羣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為法以爽貲用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勅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既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為恨其見友愛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即位即棄州來歸與其兄歸化州刺史阿鄰會于中都是時弟阿瑣權中都留守事可喜謂阿鄰曰阿瑣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鄰乃行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麻吉補除兵部尚書佩金牌將兵往東京行至中都聞南京已定遂止可喜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傯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斡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毅英軍于歸化攻彰德會獨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斡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以所將蒲輦兵列陣待之斡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勞斡論托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之佯為不知使其從者追而伺之斡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斡論上謁上亦撫慰之斡論自慊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斡里朵為人狡險喜圖事斡論取兵于河南統軍使阿滿訛里也斡里朵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熙宗弒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領

其職因而援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於是可喜幹論李惟忠斡里朵璋布輝謀欲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猛安沃窟剌必不違我惟忠曰惟忠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論往約沃窟剌沃窟剌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乙亥夜召幹論惟忠斡里朵璋布輝會其家沃窟剌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幹論惟忠斡里朵沃窟剌詣有司自首既下詔獄可喜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太祖孫惟數人在惻然傷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不緣坐遂誅幹論惟忠斡里朵沃窟剌等其沃窟剌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潞州防禦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戶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克絹十匹甲士絹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阿璉宗雄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國上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海陵伐宋以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會寧世宗即位東京阿璉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抹撚謀离喝衆以阿璉行留守事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謀克石家奴烏林荅愿蒲察蒲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大定二年授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軍以母憂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廐馬遷廣寧尹坐贓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爲全貸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聲達於朕聽改平涼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王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弒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蟣蝨爾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罕遂見殺大定間詔復官爵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弟查剌爲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己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荅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疏由是海陵謂胙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楞是時阿楞方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書疑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帝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剌特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剌并殺特思海陵乘此并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楞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矯詐雖盱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

者也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大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温胙王元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閒於元尤款密

贊曰太祖躬擐甲胄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略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金史卷六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

撒改　宗憲本名阿懶　習不失　宗亨本名挞不也
宗賢本名賽里　石土門　忠本名迪古乃　思敬本名撒改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計定諸部愛世祖膽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穆宗屢藉父兄趾業鋤除彊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踈穆宗自將期阿踈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堇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踈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會於阿踈城下鈍恩在南阿踈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即會攻阿踈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踈然後深以斜勒取鈍恩城爲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塢塔等軍而阿踈亡入于遼既破留可詐都塢塔鈍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撒改以遼政事日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歡呼曰義兵始至遼出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決於迪古乃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肅宗爲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羣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月太宗爲諳班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杲國論昃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絕等杲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辭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賵以所御馬撒改爲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撻懶宗磐唱議以河南地與宋宗憲廷爭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丞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擢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爲中京留守武安軍節度使封河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

若能來宜速至此若爲紇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遏亦不煩叔憂宗憲聞世宗卽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小遼口除中都留守卽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穀英同議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京師宗憲攝行臺尙書省事召爲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尙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祕書監溫王爽各一本移剌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汚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祕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很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爾旣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擧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尙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遷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從定爲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威順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祖沒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爲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健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肅宗與拒桓赧散達戰於斡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方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爲推鋒居前如此以弓弰築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旣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疑尤甲孛里篤或與烏春等爲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孛里篤與怨會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呢呢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蹻如此孟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甸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束縕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孟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人賞功移宗太祖撒都習不失皆爲詳穩萬後與阿里合懣斡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習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挫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爲勃極烈習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今國家洪有大慶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聞太祖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倖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感動而病轉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紿對曰今卽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諡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中爲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宗亨本名撻不也性忠謹天輔初以宗室子充護衛擒宗磐宗雋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尙廐局直長三年陞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官屬例以材選宗亨在選中遂起復爲淑溫特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刺史改獻州刺史澤州定爲特滿羣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職領武陽軍都總管遇淮世宗卽位以手詔班賜宗亨宗亨得詔卽入朝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幾爲西北路兵馬都統以討契丹賊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遇于花道宗亨與左翼萬戶蒲察世傑等以七謀克軍與之戰失利及窩斡敗其黨括里札八率衆南奔宗亨追及之札八詐稱降宗亨信之札八諭曰括里走顧往邀宗亨不聽乃大縱軍士取賊所棄囊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札八亡入于宋坐是降爲寧州刺史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從都統杲取中原襲遼帝于鴛鴦濼宗翰使撻懶襲耶律馬哥都統使蒲家奴及鄭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襲蒲

胡撻。達魯古廝列。耶律吳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獲遼留守迪越家人輜重。犇降。畢牧官木盧瓦。得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賽里等趨業迭遠。以偏師深入敵邀擊之。撒合戰歿。簿家奴至旺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天眷二年。方捕宗磐。賽里坐會飲其家。奪官爵。未幾復官。皇統四年。授世襲謀克。轉都點檢。封齒國公。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為左副元帥。無何。復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監修國史。出為南京留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復為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再為太保。領三省事。復為左丞相。兼都元帥。賽里自護衛。未十年。位兼將相。常感激思自効以報朝廷。雖於悼后為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里未嘗附之。皇太子濟安薨。魏王道濟死。熙宗未有嗣子。賽里勸熙宗選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之。與海陵同在相位。未嘗少肯假借。海陵雖尊而心憚。賽里外以屬尊加禮敬。而內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與后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胙王常勝死。熙宗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及妃數人。將以常勝妻為后。未果也。及海陵弒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賽里聞召。以為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為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為熙宗將立常勝妻而先殺之也。曰。誰能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左右無助爾。遂遇害。

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為其部長。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邀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邀孫歲餘。厚其餼廩。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為贈。結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為助糴費。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與握手為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質直孝友。彊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懣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臯。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腹。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懣與勇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懣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金牌。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俟其獲。當以為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繼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將舉兵伐遼。而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憑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為我決之。遼名為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仗義而西。君以為如何。迪古乃曰。以王公英武。士眾樂為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襲遼主兵。次爻剌。迪古乃與銀朮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會斡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等禦耶律捏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懿等州降。天輔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雞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為耶懶路都勃堇。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朮實勒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習失。康宗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習室從斡賽軍。太祖攻寧江州。習室摧鋒力戰。授猛安。後從斜也克中京。襲遼主于鴛鴦濼。略定山。敗夏將李良輔兵。與婁室俱獲遼帝于余睹谷。宗翰伐宋。與銀朮可圍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潞城。

降西京至汴元帥府以懷孟北阻太行南瀕河控制險要使習室統十二猛安軍鎮撫之於是殄平寇盜招集流亡四境以安天會四年薨熙宗時贈特進大定間諡威敏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勳業最著者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斡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朮可隋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凡二十一人初海陵罷諸路萬戶置蘇濱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奏請改蘇濱為耶懶節度使不忘舊功上曰蘇濱耶懶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治蘇濱不必改名土門親管猛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為耶懶猛安以示不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辭不失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純直有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隣淀方獵因詔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兄習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太宗幸東京溫湯思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朮虎麟有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雋功遷顯武將軍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緊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歎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戶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廄馬錢萬貫及歸復遣使賜弓劍是年入為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為吏部尚書天德初為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潮思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為真定尹用廉封河內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為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底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禦遠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為限詔孛古底曰爾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為元帥右都監以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偽節度特末也獲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斡執窩斡并其母徐輦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廄馬各一拜右副元帥經略南邊駐山東罷為西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略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衆以為備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為北京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為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為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為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直猛安其三鹽濼官可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勾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女直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厖古鑑徒單鎰完顏匡輩皆由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錄卿嘗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吾佩朮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授速濱路寶鄰山猛安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為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盡前人之愆著勳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為強宗而取遼之策卒定于迪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金史卷七十

金史卷七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

斡魯　斡魯古勃堇　婆盧火　吾扎忽

闍母　宗敘本名德壽

斡魯韓國公劾者第二子康宗初蘇濱水含國部斡豁勃堇及斡準職德二部有異志斡帶治之斡賽斡魯爲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母疾病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斡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斡魯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爾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甔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斡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爾斡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既已克敵下城何爲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盡謂世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以斡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魯上謁于婆盧買水上慰勞之辛亥幸斡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燭偎水部實里古達殺酬斡僕忽得斡魯分胡剌古烏蠢之兵討之酬斡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韋獲其民衆及招降燭偎水部以功爲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偎水部領行軍千戶從破黃龍府戰達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至是與酬斡同被害斡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遁去追及于合撻剌山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斡等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冰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戶爲一謀克以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爲質斡魯乃還天眷中酬斡贈奉國上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銳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冢之間斡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剌淑撒曷懣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於白水濼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冢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斡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朮可往代州受之詔偏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傳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朮可不須往矣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爲西

北西南兩路都統斡魯及蒲家奴制之宗翰朝京師詔以夏人言宋使略新割地以便宜決之斡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貲幣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雜土並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或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雜土于夏誠有異圖宜謹守備並索在夏戶口通闕兩國事審處之斡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卿復及此疆場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薨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子撒八銀青光祿大夫子賽里

斡魯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遼使斡魯古阿魯撫諭斡忽忽賽兩路保遼女直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敗之斬撻不也睹甕領阿魯蒙罕等十四大部皆降斡忽忽賽兩路亦降與遼都統實婁戰于咸州西敗之斬實婁于陣與婁室克咸州詳穩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魯古鄰部戶七千亦來歸遂與遼將喝補戰破其軍數萬人太祖嘉之以爲咸州軍帥斡魯伐高永昌于東京斡魯古以咸州軍佐之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等將二萬衆合斡魯古咸州兵往擊之胡突古嘗叛入于遼居于東京南永昌據東京太祖索之以歸斡魯古伐永昌以便宜署胡突古爲千戶散都魯訛魯補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權謀克斛拔魯實哥達及保等職皆非其罪太祖聞之盡復斛拔魯等謀克胡突古等皆罷去太祖聞斡魯古軍中往往闌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耶律捏里使佛頂遺斡魯古書請和斡魯古以捏里書幷所答書來上且請曰復有書問宜如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和汝當以阿疎等叛亡索而不獲至於交兵我行人賽剌亦不遣還若歸賽剌及送阿疎等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仍恐議和非實無失備禦耶律捏里軍蒺藜山斡魯古以兵一萬戍東京太祖使迪古乃婁室復以兵一萬益之詔曰遼主失道肆命徂征惟爾將士當體朕意拒命者討之服者撫安之毋貪俘掠毋肆殺戮所賜捏里詔書可傳致也詔捏里曰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昏主擇立賢者副朕弔伐之意然後可議和約不然當盡幷爾國其審圖之捏里復書斡魯古云降去人痕孛兒還則當送阿疎等上曰痕孛等乃交兵之後來降阿疎則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異復詔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疎至顯州各遣重臣議疆場事斡魯古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顏斡論以兵來會即以兵三千先渡遼水得降戶千餘遂薄顯州郭藥師乘夜來襲斡論擊走之斡魯古等遂與捏里等戰于蒺藜山大敗遼兵追北至阿里真陂獲佛頂家屬遂圍顯州攻其城西南軍士神篤踰城先入燒其佛寺煙焰撲人守陴者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銀二州居之捏里再以書來請和斡魯古承前詔以阿疎爲言答之駐軍顯州以聽命賜斡魯古等馬十匹詔曰汝等力排大敵攻下諸城朕甚嘉之遼主未獲人心易搖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斡魯古以便宜命復其職仍令世襲斡魯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勃里保雙古等告斡魯古不法事遼帝在中京可追襲而不追襲咸州糧草豐足而奏數不以實攻顯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捏里孛剌東等亦告孛堇蒙葛麻吉窩論赤閩阿剌本乙剌等多取生口財畜遂以闍母代爲咸州路都統闍母亦宗室子也既代斡魯古治咸州初迪古乃婁室奏攻顯州新降附之民可遷其富者于咸州路其貧者徙內地於是詔使闍母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謀克其豪右誠心歸附者擬爲猛安餘其姓名以聞饑貧之民官賑給之而使闍母爲其副統云久之遼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咸州都統降上曰遼人賦斂無度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諸部擇善地以處之太祖召斡魯古自問之斡魯古引伏闍哥斡窩論等詔降斡魯古爲謀克而禁錮窩論等天輔六年討賊于牛心山遇病卒天眷中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大定十五年謚莊翼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婆盧火徵迪古乃兵失期杖之後與渾黜以四千人往助婁室銀朮哥攻黃龍府辭勒罕撒孛得兄弟直撫里部人嘗寇耶懶路穆宗遣婆盧火討之至阿里門河辭勒罕僞降遂略馬畜三百而去復元勒部掠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之婆盧火渡蘇變河招降旁近諸部因

籍丁壯爲軍至特勝吳水撒字得偽降復叛去執而殺之婁盧火至特鄰城圍之辭勒罕遁去婁盧火破其城執其妻子辭勒罕遂降曰我之馬牛財貨盡矣何以爲生婁盧火與之馬十匹直撒里部產畏馬太祖使訖石烈阿習罕掌其畜牧婁盧火及子婁速俱爲謀克天輔五年摘取諸路猛安中萬餘家屯田于泰州婁盧火爲都統賜耕牛五十婁盧火舊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査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俱徙焉唯族子撒刺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徙太祖取燕京婁盧火爲右翼兵出居庸關大敗遼兵遂取居庸蕭妃遁去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乞降習古乃追蕭妃至古北口蕭妃已過三日不及而還上令婁盧火胡實賚率輕騎追之蕭妃已遠去獲其從官統軍察剌宣徽査剌幷其家族及銀牌二印十有一及迭剌叛婁盧火習古乃討平之其羣官率衆降者就使領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之同時有婁盧火者妻室平陝西婁盧火繩果監戰後爲平陽尹西南路招討使終於慶陽尹泰州婁盧火守邊屢有功太宗賜衣一襲幷賜其子剖叔八年以甲冑賜所部諸謀克天會十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駐烏骨迪烈地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剛毅子剖叔襲猛安天眷二年爲泰州副都統子斡帶廣威將軍婁速官特進子吾札忽

吾札忽善騎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從征伐有功授脩武校尉皇統二年權領泰州軍平陝西至涇州大破宋兵於馬西鎮超遷宣遠大將軍襲猛安復以本部軍從宗弼權都統正隆末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篠昌軍節度使移室懣同討契丹詔以便宜從事大定初除咸平尹駐軍泰州俄改臨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懣解臨潢之圍契丹引衆東行吾札忽追及于窊歷山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助敵攻官軍官軍失利泰州節度使烏里雅來救未至臨潢與敵遇烏里雅敗僅以數騎脫歸敵攻泰州其勢大振城中震駭將士不敢出戰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持鎌刀循城鏖敵力戰斫刈甚衆敵乃退泰州得完吾札忽迺使謀克蒱盧渾從百姓旁邑及險阨之地以俟大軍明年衆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謀衍敗窩斡於長濼戰霿䨓河戰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節度使卒吾札忽性聰敏有才智善用軍常出敵之不意故能以寡敵衆而所往無不克號爲鐵軍云

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斡魯征伐之闍母等爲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擊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衆遇淖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匹及斡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渾河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尙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婁室等於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兵襲餘將燒之溫迪罕蒱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蒱匣自執旗奮擊卻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馬邑縣南復擊破之擄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濠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與中府宜州復叛闍母討之幷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與中平闍母爲南路都統討回離保詔曰回離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與古哲等殺回離保于景薊之間其衆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隰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逐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敗覺兵於營州東北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壖逐水草休息使僕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闍母破覺將王孝古

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於兎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赴闕闍母遂破僞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兵民甚善諸軍之賞齊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埸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拔乂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語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爲都統以監戰事於是闍母爲都統掃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二萬人闍母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闍母爲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烏林答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古補兀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答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羣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四十熙宗時追封吳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謚莊襄子宗敘

宗敘本名德壽闍母第四子也奇偉有大志喜談兵天德二年充護衛授武義將軍明年授世襲謀克權御院通進遷翰林待制兼脩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左補闕正隆初轉符寶郎在宮職凡五年皆帶劍押領宿衛遷大宗正丞以母憂去官以本官起復未幾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左驍騎都指揮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敘至汴契丹撒八反宗敘爲咸平尹發本路兵馬都總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許以便宜宗敘出松亭關取牛遞于廣寧聞世宗即位將歸之廣寧尹按答海弟燕京勸宗敘乃還與中白彥敬紇石烈志寧使宗敘奉表降宗敘見世宗於梁魚務授寧昌軍節度使明年二月契丹攻寧昌宗敘止有女直渤海騎兵三十漢兵百二十人自將擊之遇賊千餘騎漢兵皆散走宗敘與女直渤海三十騎盡銳力戰身被二創所乘馬中箭而仆遂爲所執居百餘日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剌阿塔等盜馬授之得脫歸宗敘陷賊久盡得其虛實見元帥完顏謀衍平章政事完顏元宜謂之曰賊衆烏合無紀律破之易爾於是帥府欲授軍職宗敘見謀衍貪鹵掠失事幾欲歸白上不肯受職曰我有機密須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廣寧矯取驛馬馳至京師而帥府先奏以聞上遣中使詰之曰汝爲節度不度衆寡戰敗被擒幸得脫歸乃拒帥府命輒自乘傳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還軍併力破賊宗敘附奏曰臣非辭難者事須面奏不得不來遂召入乃條奏賊中虛實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詔大臣議皆以其言爲然是時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爲元帥進討於是拜宗敘爲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左翼都統率宗寧烏延查剌烏林答剌撒兵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右翼都統宗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卻宗敘勒本部邀擊之麾幟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逞大軍整列復至合勢擊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窩斡於陷泉大破之復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大敗之元帥忠義遂留宗敘自從賊平入爲右宣徽使宋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敘爲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敘駐山東分兵據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參議軍事四年宗敘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頻兵邊陲飛輓頗艱乞俟秋涼進發上從其請及還軍授以成算賜襲衣弓矢九月渡淮宗敘出唐鄧北至襄陽屢戰皆捷明年宋人請和軍還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敘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騷擾爲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參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爲姦率斂星火所費倍蓰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此等類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及與上論兩邊事宗敘曰南人遣諜來多得我事情我遣諜人多不得

其實盡彼以厚實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資隸人徒費其財何能爲也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將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敘還七月病甚遺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上見其遺表傷悼不已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銀千兩綵四十端絹四百匹上謂宰臣曰宗敘勤勞國家他人不能及也初宗敘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既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彊固卿等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番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爲末事耶往歲參政宗敘嘗爲朕言此事若宗敘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覽上追念宗敘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金史卷七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

婁室　活女　謀衍　仲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朮可　毅英本名撻懶　麻吉子沃側

拔里速　習古迺

婁室字斡里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答爲七水諸部長太祖克寧江州使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遂降移懶益海路太彎照撒等敗遼兵于婆剌趕山復敗遼兵擒兩將軍既而益改捺末懶兩路皆降進兵咸州克之諸部相繼來降獲遼北女直係籍之戶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衆來戍邊太祖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召婁室婁室兒上于軍中上見婁室馬多疲乏以三百給之使隸左翼宗翰軍與銀朮可繼兵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銀朮可戍邊及九百奚營等部來降則與銀朮可攻黃龍府上使完顏渾黜婆盧火習古乃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軍蒺藜山斡魯古婁室等破之遂取顯州太祖取黃龍府婁室請曰黃龍一都會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郡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爲萬戶守黃龍府進都統從杲取中京與希尹等襲走迪六和偷雅里斯等敗奚王霞末降奚部西節度訛里剌遼主自鴛鴦濼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婁室遂與闍母攻破西京復與闍母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攧以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離速往斡魯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離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爲陣乃使人報斡魯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魯軍亦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照里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遼闍里剌守奉聖州棄城遁去從與宗望追遼帝婁室蒲察以二十騎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三山有千人將趨奉聖州蒲察復敗之擒其主帥而還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其後復襲遼帝于余都谷獲之賜鐵券惟死罪乃笞之餘罪不問銀朮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救太原率衆十萬出壽陽婁室擊破之繼敗宋兵數千於榆次宋張灝軍出汾州拔離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離速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蒲察降壽陽取平定軍及樂平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諸縣宗翰趨汴州使婁室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曰若至澤州與賽里婆盧火習失遇當與俱進習失之前軍三謀合敗宋兵三千于襄垣遇伏兵二千又敗之撒剌答破天井關復破步兵於孔子廟南遂降河陽婁室軍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中兵來拒戰習失逆擊敗之西京降婁室取偃師永安軍鞏縣降撒剌答敗宋兵於氾水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相次皆降宗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阿離土罕敗敵于河上撒按敗敵于陝城下鶻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陝府習古迺桑袞破陝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破敵於平陸婁室破蒲解之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宗翰往洛陽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阿鄰等破宋大兵於河中斡魯破宋劉光烈軍於馮翊訛特剌桑袞敗敵於渭水遂取下邽宗翰會宗輔伐康王命婁室蒲察專事陝西以婆盧火繩果監戰繩果等遇敵於蒲城及同州皆破之婁室蒲察克丹州破臨真進克延安府遂降綏德軍及靜邊懷遠等城寨十六復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婁室晉寧軍所部九寨皆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爲飲乃決渠于東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啟鄆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

之使之拜不聽臨之以兵不為動縶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徵言大罵與統制孫昇皆不屈乃幷殺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於是婁室婁盧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綏德蒲察還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置官府輯安之剡將斡論降建昌軍京兆府叛婁室復討平之遂與阿盧補謀里也至三原訛哥金阿胥欲擊淳化兵敗之婁室攻乾州已築甬道列敵具而州降遂進兵克邠州軍于京兆陝西城邑已降定者輒復叛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卻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及甲冑幷馬七匹與之天會八年薨十三年贈泰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廟庭謚莊義子活女謀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從攻寧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閒太祖適高望見問之知是婁室子親撫慰賜藥歎曰此兒他日必為名將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移剌本陷于陣活女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頂等兵于濟州及宗翰以兵襲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從攻乙室部敗之破其二營迭剌部族叛率二謀克突入大破之活女常從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擊敗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繼之宋將鄭京出兵數萬遇婁室營活女從旁奮擊敵亂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以兵破敵於張店原時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敵並破之又分兵取陝西蒲州降留活女鎮之攻鳳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陝西活女為都統進攻涇州敗其兵王開山以兵拒歸路遂戰再擊再敗之遂降京兆鳳翔諸縣婁室薨襲合扎猛安代為黃龍府路萬戶天眷三年為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府罷改安化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國公進封隋國公謚貞濟卒年六十一。

謀衍勇力過人善用長矛突戰天眷閒充牌印祗候授顯武將軍擢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戶以親管奧吉猛安讓謀衍朝廷從之權濟州路萬戶八年為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為順天軍節度使歷河閒臨潢尹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撒八反謀衍往討之是時世宗為東京留守自將討括里遣遇謀衍于常安縣盡以甲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顏福壽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亡歸東京謀衍亦率其衆來附即以臣禮上謁遂殺高存福李彥隆等謀衍福壽忠建及諸將吏民勸進世宗即位拜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受命謀衍伐之過其衆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戰彥敬志寧遂降二年正月謀衍率諸軍討窩斡會兵於濟州合甲士萬三千人過泰州至朮虎崖乃捨輜重持數日糧輕騎追之是時窩斡新敗于泰州將走濟州謀衍兵至長濼兩獲其諜者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吏丸者來降謀衍用其計因夜亟往邀敵輜重忽大風不能燧火路暗莫相辨比曉纔行三十餘里將至敵營將士少憩謀衍率善射者數十騎往覘之而都統志寧克寧等已敗敵衆二萬餘於長濼追殺甚衆敵遂西遁志寧軍先追及於霿𩆜河急擊敗之而謀衍貪鹵掠不復追以故敵得縱去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惟克寧軍追躡謀衍託馬羸引還懿州上聞之下詔切責謀衍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之紇石烈志寧為右監軍代完顏福壽而謀衍子斜哥暴橫軍中詔勒歸本貫謀衍至京師以為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責之曰朕以汝為將汝不追賊當正汝罪以汝父婁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雖非宗室而授此職汝其勉之未幾速頻路軍士朮里古告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有司幷上其書世宗察其誣詔鞫告者朮里古款伏遂誅之召謀衍謂之曰人有告卿子為反謀者朕知卿必不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初窩斡方熾上使温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及窩斡敗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諸奚攻古北口阿魯帶因其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衆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阿魯帶坐除名詔謀衍捕察爲里雅補察適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擒賊黨猛安合住未幾窩斡平乃還七年出為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賜食及御服衣帶

佩刀謂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勞逸故授此職卿其勉之改東京留守封欒國
公大定十一年薨年六十四謀衍性忠厚善擊毬射獵時論以爲雖智略不及
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通女直契丹漢字其兄斡魯爲統軍愛仲才欲使通
吏事每視事常在左右遇事輒問之應對如響斡魯嘆曰此子必爲令器皇統
初充護衛授世襲謀克天德元年攝其兄活女濟州萬戶部內稱治除濮州刺
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知積石軍事轉同知河南尹正隆六年伐宋爲神勇軍副
都總管與大軍北還除同知大興尹將兵二千益遼化屯軍備契丹遷西南路
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政尙忠信決獄公平蕃部不敢寇邊召爲左副都點
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謂侍臣曰石古乃
入直朕寢益安五年宋人請和爲姪國不稱臣仲爲報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
禮儀世宗曰宋主親起立接書則授之乃至宋一一如禮正隆用兵宋人執商
州刺史完顏守能以歸至是仲取守能與俱還上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愼河南控制江淮爲國重
地卿益勉之賜廄馬金帶玉吐鶻復有罪解職久之起爲西北路招討使改北
京留守卒
海里宴室族子體貌豐偉善用鎗宴室爲黃龍府萬戶海里從徙於執吉訛母
從宴室追及遼主於朔州阿敦山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宴室遣海里及朮得往
見遼主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宴室因獲之賞海里金五十
兩銀五百兩幣帛二百匹綿三百兩睿宗經略陝西海里戰却吳玠軍於涇邠
之南尋遣脩棧道宋人恐棧道成以兵來拒破其兵賞銀百五十兩奴婢十人
天眷元年擢宿直將軍與定宗磐宗雋之亂再遷廣威將軍除都水使者改西
北路招討都監歷復州灤州刺史耶盧椀羣牧使迭刺部族節度使同知大興
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改武寧軍節度使廣寧尹卒年六十二
銀朮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備家奴如遼取阿踈事久不決乃使習古迺銀朮
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朮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
且言遼國之狀太祖決意伐遼盡自銀朮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朶戰于
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朮可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
敗遼軍銀朮可爲謀克遼與婁室戍邊復與婁室渾黜擊盧火石古乃等攻黃
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朮可守達魯古城收國二年分鴨
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朮可爲謀克屯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還回
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夷刺麻荅十三
人兵十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芻牧銀朮可獲之乃知遼邊吏乙薛使之太祖
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朮可與習古迺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
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棄兵遁遼主西奔天德銀朮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遠見
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
朮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
於西都谷所殺不可勝計宋樊夔施統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郡銀朮可
與習失孟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鶻懶
拔离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據榆次救太原銀朮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活
女斬師中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川谷大敗之撒里土敗宋軍
於回馬口郭企忠殲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朮可等
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朮可降岢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
同賜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朮可取鄧州殺其將李操等蕭謀魯入
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擒轉運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
蔡陳三州克潁昌府沙古質別克舊潁昌宗翰會伐康王銀朮可守太原天會
十年爲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
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廷
大定十五年諡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廷子毅英
毅英本名撻懶幼警敏有志膽初丱角太祖見而奇之年十六父銀朮可授以
甲使從伐遼常爲先鋒授世襲謀克宗翰自太原還西京銀朮可圍守之毅英
在行閒屢有功宋兵數萬救太原至南關銀朮可與弟拔离速完顏婁室等擊

之當隘巷閒一卒揮刀向拔离速彀英以刀斷其腕一卒復從旁以槍刺之彀英斷其槍遂殺之拔太原下河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鄜統馬五徇地漢上至上蔡以先鋒破孔家軍睿宗攻開州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親視之創未愈強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彀英次之攻東平彀英居最拔离速襲宋康王于揚州彀英爲先鋒拔离速追宋孟后於江南彀英前行趨潭州宋大兵在常武彀英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出兵來戰彀英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諸軍爲大陣居其後彀英以五百騎爲小陣當前行卽麾兵馳宋軍宋軍亂遂大敗之拔离速觀其周旋嘆賞之其後河東郡縣多叛彀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復攻沁州飛砲擊其右脅昇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創將昏鼓聲起彀英指麾士卒遂克之攝河東路都統從左監軍移剌余睹招西北諸部彀英將騎三千五百平其九部獲生口三千馬牛羊十五萬以先鋒破宋吳山軍再戰再勝遂蹙宋兵于隘死者不可勝計宋兵遁去宗弼再取和尚原彀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嶺又口宗弼留兵守之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彀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彀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爲殿以備伏兵宗弼至仙人關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擊其兜鍪使之退彀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旣往不咎乃班師彀英殿且戰且却遂達秦中齊國初廢元帥右監軍撒离喝馳驛撫治諸郡至同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陽墜馬稱折臂舁歸撒离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自壁後突出執撒离喝彀英方祭馬于外變起倉卒不得入城門已閉皆有兵衛至東門合答雅領騎三十餘與彀英遇遂斬門者出而世輔擁衆自西門出彀英與合答雅襲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使不得遠世輔度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於道側彀英識其挐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攝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搖鼙而還遣遊騎不得逞彀英請兵五百薄

壘先使五十人趨山巔令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闘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彀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軍從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彀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喝曰計將安出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擁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爲疑兵可以得志撒离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彀英斜補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籍大澗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陝遂定歷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弼巡邊遷刑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罷改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北西南兩路招討兵馬坐無功降臨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爲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統討契丹撒八駐軍歸化州世宗卽位於遼陽使彀英姪阿魯瓦持詔往歸化命彀英爲左副元帥就遣使召陝西統軍徒單合喜賫大定改元詔赦于西南西北招討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鎭綱猛安軍屯京畿阿魯瓦見彀英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彀英不得已乃受詔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爲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大定元年十一月彀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州見世宗于三河詔彀英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汝潁嵩等州縣授世襲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罷爲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初彀英宿將恃功在南京頗漬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彀英不答聞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己所欲輒自奏行之除留守輒怏怏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遂改濟南上數之曰朕念爾父有大功于國爾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爾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彀英頓首

謝久之改平陽尹致仕起爲西京留守以母憂去官尋以本官起復俄復爲東京歷上京詔曰上京王業所起風俗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爲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正風俗檢制宗室特以大體十五年致仕久之史臣上太宗睿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穀英在詔係撲逼迪罕締達往北京訊其家問之多更定焉十九年薨年七十四最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金爲兩二百五十銀爲兩六千五百絹爲疋八百綿爲兩二千馬三百十有四牛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銀朮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兵下寧江州平保遼女直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爲謀克權領猛安破奚兵千餘自斡魯古攻下咸信濟州及東京諸城麻吉皆有功都統杲取中京與稍合胡拾答别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孛堇大破敵兵復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二千餘人戰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麻吉大小三十餘戰所至皆捷皇統中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毅敏子沃側

沃側年十七隸軍中從拔离速擊遼將馬五敗之麻吉死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來伺我師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以一舟往迎之盡俘以還襲康王於江淮間沃側皆與焉師還駐東平及廢齊屯兵河北招降旁近諸營多獲畜產兵仗軍帥嘉之賞以甲馬從攻陝西爲右翼都統攻城破敵皆與有功師還正授謀克遷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饑盜賊充斥沃側募兵討平之部以無事郡人列狀丐留不報未幾除迪列部族節度使改迭剌部用廉入爲都水使者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爲西北路招討使撒八秩滿已數月冒其俸祿不卽解去沃側發其事撒八反沃側遇害

拔离速銀朮可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嶺遼兵奄至古北口使婆盧火渾黜各領兵二百擊之渾黜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婁室曰此易與耳請以千人爲公破之渾黜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右北口遇其遊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追戰亡騎五人渾黜退據關口希尹婁室至拔离速亂謀罕胡實海推鋒奮擊大破之斬馘甚衆盡獲甲胄輜重希尹與撒里古獨婁滿突撚敗其伏兵殺十餘人獲馬百餘匹婁室拒夏人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銀朮可圍太原近縣先已降宋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復取之宋姚古軍隆州谷拔离速敗之張灝兵出汾州又擊走之天會四年克太原拔离速爲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復與婁室敗宋兵于文水遂從宗翰圍汴與銀朮可略地襄鄧入均州還攻唐蔡陳三州皆破之克潁昌府遂與泰欲馬五襲宋康王于揚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天會十五年遷元帥左都監宗弼再定河南撒离喝經略陝西至涇州拔离速大破宋軍于渭州渭州德順軍皆降陝西平遷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諡敏定

習古迺亦書作實古迺嘗與銀朮可俱往遼國取阿疎還言遼人可取之狀太祖始決意伐遼矣婆盧火取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習古迺追之不及後爲臨潢府軍帥討平迭剌其羣官率衆降者請使就領諸部太宗賜以空名宣頭及銀牌使以便宜授之獲遼許王蒴遲駙馬都尉蕭乙辛遼梁王在紇里水雅里自立不知果在何處至是始知之於是徙遼降人於泰州時暑未可徙習古迺請姑處之嶺西及習古迺築新城於契丹周特城詔置會平州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撻僕野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迺封遷撻僕野等宣誥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塡空名告身授之及餘上降附有勞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從之於是迪烈加防禦使爲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爲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撻离答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杲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其餘遷授有差以龐葛城之地分賜烏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墾者聽任力占射久之領咸州烟火事天輔六年完顏愼思所部及其餘未置猛安謀克戶口命習古迺通閱具籍以上天會十年改南京路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古迺爲都統移治東京鎭高麗

贊曰金啓疆土斡魯斡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圉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母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朮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斡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續罰之亟諸將惕焉夫能以弱小終

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朮可習古迺覩人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金史卷七十二

金史卷七十二考證

婁室傳○婁室宋史作婁宿

金史卷七十二考證

金史卷七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一

阿离合懣 晏本名斡論 宗尹本名阿里罕

宗寧本名阿土古 宗道本名八十 宗雄本名謀良虎

阿鄰 按答海 希尹本名谷神

守貞本名左靨 守能本名胡剌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產起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倘反側不自安，使阿离合懣往撫察之，與斜鉢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离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离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离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懣暨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為國論乙室勃極烈。為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實。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為奏。奏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為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离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剛憲。子賽也、斡論。賽也子宗尹。

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离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鑿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為柵，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為廣寧尹，入為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為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時近郊禁圍獵，特畀晏三百人從獵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為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為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恧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恧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魯補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彌日。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畢，上將獵，有司已夙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祭，賻贈銀幣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護衛，改牌印祗候，授世襲謀克，為右衛將軍。歷順天、歸德、彰化、唐古部族、橫海軍節度使。正隆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先鋒渡淮，取揚州及瓜州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統，駐軍諸州之境。是時，宋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人。宗尹遣萬戶孛朮魯定方、完顏阿喝懶、夾谷清臣、烏古論三合、渠雛訛只將騎四千往攻之，遂復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統如故。頃之，為河南路統軍使，遷元帥左都監，除南京留守。上曰：「卿年少壯，而心力多滯，前任點檢、京尹，勤力不怠，而處事迷錯，勉脩職業，以副朕意。」賜通犀帶、廄馬。八年，置山東路統軍司，宗尹為使，遷樞密副使，錄其父功，授世襲蒲輿路屯河猛安并親管謀克，除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上謂宰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昔為達官，卿等尚未信也，朕欲以為平

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卽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兼太子太傅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復何慮太尉守道老矣捨卿而誰於是養馬等錢始罷他日上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顧謂宗尹曰政事亦當如此矣有頃北方歲饑軍食不足廷議輸粟賑濟或謂此雖不登而舊積有餘秋成在近不必更勞轉輸宗尹曰國家平時積粟本以備凶歲也必待秋成則飢者衆矣人有積蓄其如防戍何上從之宗尹乞令子銀朮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卽許承襲遂著于令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問宰臣曰宗尹何爲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對上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伐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當此意耶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曾不登朕欲自臨潢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殯五月可達上京春月禽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寬田獵事卿等以爲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豐宜如聖旨還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開同賽大宗正事宗室不能撫治上京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奏曰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宴宗室于皇武殿擊毬爲樂上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概遷官欲令諸局分收補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將軍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職更訪其餘以聞詔以按出虎阿魯爲奉御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從其請可也宰臣奏曰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如賢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與其光美宰臣無以對宗尹入謝上曰卿久任外官不閑有過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煩若勉留卿則四方以朕爲私卿亦不自安也頃之上問宗尹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其子曰衆屬既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如何宗尹曰臣豈不欲在此但餘閑之年猶在輦下恐聖主心困耳既哀老臣不忍遽棄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鄉里故老無存者雖到彼倘將與誰游乎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二十八年薨

宗寧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懣之孫性勤厚有大志起家爲海陵征南都統戰瓜洲渡功最歷邢州刺史大定二年爲會寧府路押軍萬戶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移鎭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移天德軍世宗嘗謂宰臣曰宗寧志慮雖淺然所至人皆愛之卽命爲行軍右翼都統爲賀宋正旦使累遷兵部尙書授隆州路和團猛安烈里没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鎭利涉軍俄同簽大睦親府事宗寧多病世宗欲以涼地處之俾知咸平詔以其子符寶郞回爲韓州刺史以便養無幾入授同判大睦親府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其鎭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知乏糧卽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卽遁去邊人以爲斡亂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系出景祖太尉龍論之少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騎射大定五年充閤門祗候累除近侍局使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將軍僕散揆等嘗燕集有所譏議宗道卽密以聞世宗嘉之授右衛將軍出爲西南路副招討章宗卽位改同知平陽府事陝西路副統軍左宣徽使移剌仲方舉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討使故事諸部饋馬八百餘疋宗道辭不受諸部悅服邊鄙順治提刑司察廉召爲殿前右副都點檢尋除陝西路統軍使以鎭靜得軍民心特遷三階兼知京兆府事時夏旱俾長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是歲大熟人以爲精誠所感刊石紀之承安二年爲賀宋正旦使尋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僧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冤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僧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爲僧所誣乃坐僧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層觀以時

衆之移知臨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贈龍虎衞上將軍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為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既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謹願人愛敬之康宗歿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賵贈之馬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又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銳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以功授世襲千戶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駝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答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雄與宗斡婁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逆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發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發行破遼援兵之攻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與宗翰等擊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羣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詔合扎千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矯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殪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公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諡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剌胡剌蒲魯茶札怕入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衞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尭霞牌印闍山往河間囚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茶札之子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濼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襲之官至金吾衞上將軍桓端卒子蒙頻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為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咸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復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拶者均平決遣鈐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糾獄犴無冤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則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帶乃襲猛安云

阿鄰穎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年十八授定遠大將軍爲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用廉遷益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泰寧軍定海鎮西安國等軍節度海陵南伐以爲神勇武平等軍都總管由壽州道渡淮與勸農使移剌元宜合兵三萬爲先鋒是歲十月至廬州與宋將王權軍十餘萬戰于柘皋鎮消子橋敗之至和州兩復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又敗之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級上即位于遼陽海陵死大軍北還將渡淮而舟楫甚少軍士爭舟不得亟渡阿鄰得生口知可涉處識以柳枝命本部涉濟既至北岸而諸軍之爭渡者果爲宋人邀擊之及入見上聞阿鄰淮上戰功又以全軍還遷兵部尚書監督經畫征窩斡諸軍糧餉授以金牌一銀牌四窩斡敗遷至懿州以疾卒喪至京師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絹百匹

撻答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遼虜三籌宗工耆老咸異之進呈所虜禮物撻答海爲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喚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撻答海諫曰業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撻答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撻答海拒弗受撻答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撻答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撻答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復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翦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撻答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撻答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再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瘠詔撻答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還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邪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巡幸毬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暴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翦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復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還奚人落虎雙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翰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婁盧火將兵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爲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婁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爲公破之渾黜至古北口遇遼遊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迫戰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濼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爲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委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水濼遼主以輕騎遁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遂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爲儲嗣太宗遂以

熙宗爲諳班勃極烈熙宗即位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
希尹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爲興中尹二年復爲
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磐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曰師臣密奏
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遜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
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
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
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
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孫守道守貞守能守道自有傳
守貞本名左靨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寶祗候授通進除
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戶民部內娶妻杖一百除
名二十五年起爲西京警巡使世宗愛其剛直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府治
中進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守貞治有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
貞勳臣子又有材能全勝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章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兼
右諫議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閤諫官隨之欲其預
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
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今侍從官每遇視朝正合侍立自來左司上殿諫官
修起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令臣等迴避及
香閣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
何所記錄何所開說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從之尋爲
賀宋生日使還拜參知政事時上新即政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
之道其施行之實果如何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
守貞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久之進尚書左丞授上京世襲謀克明昌三年夏
旱天子下詔罪己守貞懼恐表乞解職詔曰天嗇時雨稽歲爲災所以警懼不
逮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思有以助朕脩政上荅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
姓卿達機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貞懇辭乃出知東平府事
命參知政事夾谷衡諭之曰卿勳臣之裔早登膴仕才用擧績朕所素知故嗣

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數載毗贊實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均內外之職
亦當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饑歉正賴經畫卿其爲朕往
綏撫之仍賜金幣廄馬以寵其行它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
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
留于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尋改西京留守監察御史蒲剌都劾奏守貞前宴賜
北部有取受事不報右拾遺路鐸上章辯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上
御後閣召守貞曰朕以卿乃太師所擧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門下
人少慎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載念我昭祖太祖開創以來乃祖佐
命積有勳勞茲故召用卿其勉盡乃心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
改革因賜玉帶併以蒲剌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爾故以示卿舊制監
察御史凡八員漢人四員皆進士而女直四員則文資右職參注守貞曰監察
乃清要之職流品自異俱宜一體純用進士一日奏事次上問司吏移轉事守
貞曰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上嘗歎文士卒無如党懷英者守貞奏進
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
難然國家培養久則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擧之法惟女直漢人進
士得人居多此擧更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才許敘使經
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本朝
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廷寬
大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並
嘉納焉先是鄭王允蹈等伏誅上以其家產均給諸王戶部郎中李敬義言恐
因之生事上又以董壽爲宮籍監都管勾並下尚書省議守貞奏陛下欲以允
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減諸王弓矢府尉司其出入臣
以爲賜之無害如董壽罪人也特恩釋之已爲幸矣不宜更加爵賞上是守貞
所言自明昌初北邊屢有警或請出兵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河而復用兵於
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圉今一懲之後當不復來明年可以見矣上因論
守禦之法守貞曰惟有皇統以前故事捨此無法爾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國

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章宗卽位。乃更定脩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先是。上以猜忌誅鄭王允蹈。後發汝弼妻高陀斡獄起。意又若在鎬王允中。時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寬解上意。右拾遺路鐸繼之。言尤切直。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疑有黨。乃出守貞知濟南府事。仍命卽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上諭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至其識量。方之真儒則未也。然太遽補外。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哉。今姑令出。當思之矣。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密語宮掖事。而妄稱奏下。上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責諭之曰。朕嘗聞上古人臣無私養交。臣之大戒。教爾子相乃輔厥事。爾本出勳門。蚤登膴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周歲。驟升爲宰輔。每期納誨。共致太平。盡求所長。不考其素。授權不爲不專。任用不爲不重。當思竭力之報。恩輒私權之自樹。交通近侍。窺問起居。窺測上心。預圖趨向。毫髮失之。心實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陳。尚豈知於歸美。惡事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若然。豈爲臣之當耳。從顯罷彈奏。益見私情。求觀識之援而列布宮中。繼罪愆之餘。而出入門下。而又凡有官使。欲爲己恩。詞皆涉於回邪。不宜任之中外。實之清職。國所不容。擯之乃心。爲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諭百官於尚書省。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遷陝州。上賜手詔。責諭之。令赴職。久之。遷知鄴府事。時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府。卒。上聞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謚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傳經以對。上嘗與泛論人材。守貞乃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爲胥持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遽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問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其爲天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剌。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被執。大定五年。宋人請和。書曰。俘虜之人。盡數發遣。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求守能及淅惠縣令完顏按辰於宋。遂與俱歸。守能等至京師。入見。詔給書官之俸。大定十九年。爲西北路招討使。是時。詔徙窩斡餘黨于臨潢泰州。押剌民列書從窩斡。其弟闍敵也當徙。僞稱身亡。以馬賂守能。匿不遣。及受賕。補察也書部通事。事覺。是時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奚沙阿補杖殺無罪鎮邊猛安。尚書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向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駞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並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驟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前招討哲典以貪墨伏誅。守能豈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之也。上謂宰臣曰。監察事任糾彈。宋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爲招討使。貪冒狼藉。凡達官貴人皆未嘗舉劾。斡睹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取部人毬杖兩枝。卽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脩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得去職。尚書省奏守能兩贓俱不至五十貫。抵罪。奚沙阿補解見居官。幷解世襲謀克。上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于令。特詔守能杖二百。除名。

贊曰。阿离合懣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益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金史卷七十三

金史卷七十三考證

完顏希尹傳○松漠紀聞悟室者女真人或云悟室名希尹

金史卷七十三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二

宗翰本名粘罕　子斜哥　宗望本名斡离不　子齊　京　文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為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即稱帝為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羣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宗翰與阿离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為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酬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為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會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為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迺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奔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赧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保迪沒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詣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為都統昃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敕從事鄉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日月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羣帥及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按籍索之而闍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

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朮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復留銀朮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答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爲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朮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會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王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黄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還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晉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脩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婁盧火監戰平陝西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离速烏林答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离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乣里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爲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爲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斜哥累官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斜哥當死布輝當除名詔寬減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解職二年起爲大宗正丞除祁州刺史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衛將軍夾谷查剌諭斜哥曰卿何面目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徙鄰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久之起同知興中尹遷唐括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斜哥前在雲內受贓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盡其貲質鄙惡如此令驍幹吏鞫之獄

成法當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
起爲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屬潰既捷諸將皆有
怠忽之心而請伐不已越千里以襲遼王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
其欲置江淮專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斂衽歸朝以定熙宗
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都統
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
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虛
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罷乏獨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
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
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婁室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走陰山遼
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
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寇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羣臣歡
甚宗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間而捏里
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
授以成算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
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羣臣曰徙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
殘敝芻糧不給由上京爲宜然新降之人遽爾騷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
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迺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在大
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
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
將議余睹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
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
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
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
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爲後繼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爲
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婁室銀朮可以三千軍分路襲
之將至青塚遇泥淖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大石使
爲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
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
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
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
婁室銀朮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撻里門爲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
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
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照里特末胡巴魯皆荅
別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羣臣之功也遂
寘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兔鈕
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
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歡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
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吳十回皆言夏國迎護遼主渡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
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
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
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
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
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爲都
統劫府庫括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
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
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
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還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
俟畢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大敗
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盡關遂拜敦固乃開

其一門宗望使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別勅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糧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嚴索張覺及逋亡戶口於宋閒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斂恐民匱乏度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爲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闍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勳賢及有民望者爲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兵執僞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幹魯亦言之闍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度盧斡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爲後患宗翰亦以爲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爲叔父請以闍母爲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彥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莧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胄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過中山三萬人於陑隘之地力戰死之乣烈違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爲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爲伯姪國效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辯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

宗望毅弗攻改肅王樞爲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爲右副元帥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李邈得戶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遇宋援兵奔時那野賽剌臺實遇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雜禮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涼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京文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懷恩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溫爲興中尹太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溫毋降事泄謾都本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過遼都統孛迭等道溫在其中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孛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溫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溫曰吾兄辱於見獲樂於死

國宗望顧馬和尙曰能爲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衆直趨道追射中其背擒而殺之

齊本名受速長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軍皇統元年遷光祿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祿大夫大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齊以近屬上所寵遇而性庸滯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三品俸累官特進卒弟京弟文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家財產與齊之子鼢住詔齊妻曰汝等皆當緣坐有至大辟及流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產賜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爲鼢住擇婚其禮幣命有司給之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徒母堅猛安

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尙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濬國公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卽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疎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羣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廄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乃詐爲圖讖作詩中有鶻魯爲之辭以獻於京京曰後驗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上田遣兀古出劉珫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尙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爲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聞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如何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贓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鼢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爲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穢術敲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聞之召敲仙詰問窮竟本末旣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祕書坐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祕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常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卽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赤心事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眞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荊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稅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

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
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
不矯正又不言上者並嚴行懲斷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
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顏里銀朮可與大
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
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
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
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紿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
奴斡敵書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孛特靴往德州捕
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
兵衞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
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
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鞫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
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
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詿誤者多督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
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獲伏誅康洪論
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朮實懶孛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
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
談祿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
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
文家財產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斂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
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
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金史卷七十四

金史卷七十四考證

宗翰傳乞致仕詔不許〇臣人龍按續資治通鑑綱目金太宗召粘沒喝爲相
蒲盧虎欲挫之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贓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爲庶人以贖
其罪金主不許粘沒喝恚悶絶食縱飲而卒

金史卷七十四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三

盧彥倫 子璣 孫亨嗣　毛子廉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 曹勇義 康公弼附　左泌 弟淵 姪光慶

盧彥倫臨潢人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置爲吏以材幹稱是時臨潢之境多盜而城中兵無統屬者府以彥倫爲材薦之於朝即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遼兵敗於出河店還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養之而軍士縱恣侵擾無所不至百姓殊厭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兒不能禁戢乃召軍民諭之曰契丹漢人久爲一家今邊方有警國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間有侵擾亦當相容衆皆無敢言者彥倫獨曰兵興以來民間財力困竭今復使之養士以國家多故義固不敢辭而此輩敢爲強暴人不能堪且番漢之民皆赤子也奪此與彼謂何初取臨潢軍中有辛訛特剌者舊爲臨潢驛吏與彥倫善使往招諭彥倫殺之遼授彥倫團練使勾當留守司公事天輔四年彥倫從留守撻不野出降授夏州觀察使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撻不野以城叛彥倫乃率所部逐撻不野盡殺城中契丹遣使來報未幾遼將耶律馬哥以兵取臨潢彥倫拒守者七月會援兵至敵解圍去因赴闕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彥倫爲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靜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煙火事未幾遷靜江軍節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改利涉軍節度使未閱月還復爲提點大內所彥倫性機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頗見寵用歲餘還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爲宋國歲元使改禮部尙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爲大名尹明年詔彥倫營造燕京宮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璣

璣字正甫以蔭補閤門祗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還同知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度使入爲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爲左宣徽使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參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強命以所策杖爲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擊毬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

亨嗣字繼祖以廕補閤門祗候內供奉調同監平涼府醋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丘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爲典給直長改西京戶籍判官歷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尙醞署丞丁父憂大安初復爲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以辦最遷定遠大將軍入爲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宣撫司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十一亨嗣與弟亨益盡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爲同知宣徽院事當廕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兟兟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羣盜起募勇士子廉應募遼主召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官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天輔四年遣謀克辛斡特剌移剌窩斜招諭臨潢子廉率戶二千六百來歸令就領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盧彥倫怒子廉先降殺子廉妻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與窩斜經險阻中騎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股子廉避其槍與搏戰生擒之乃彥倫健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天會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鹽鐵事天眷中除燕京麴院都監遼王宗幹問宰相曰子廉有功何爲下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盧彥倫何不除此職子廉之功十倍彥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誰能及此是時盧彥倫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以爲比除寧昌軍節度使海陵弒熙宗子廉聞之歎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貲得官遼季盜攻錦州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賴以完錄功授左承制遼主走天德劉彥宗辟三錫將兵保白雲山

金兵次萊州，三錫以其衆降，攝寧海軍節度副使，參預元帥府軍事，改知嚴州。宗望伐宋，三錫領行軍猛安，敗郭藥師軍於白河，進官汝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闍母護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廢齊國擇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遷爲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爲北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遼陽。遼季，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斡魯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遂以敬宗爲鄉導，拔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徙內地，授世襲猛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祿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也。」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効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故一概常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爲本州麴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于鴛鴦濼，郡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搜卒治兵。迪古乃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余睹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余睹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別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遁，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徙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也。學進士業。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衞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寶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瑨，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嘗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爲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牓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事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師夔非有君命，爲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說也。盧彥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財，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進士，再遷萊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爲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

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遼主自鴛鴦濼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廢遼主爲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欲根株之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六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來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諡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爲黨仲文乃求養親久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平白霫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年五十五卒諡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政累擢館閣遷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召爲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讎誼友善與虞仲文同在樞密事小擿之復出爲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諡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胤遼保寧間以戰功授酋豢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爲寧遠令縣中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廷乃釋之因免縣中租賦縣人爲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權于川州大盜侯概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權乾州節度使卒諡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正隆二年改贈特進道國公

企弓子泌藏淵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仕遼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還至平州企弓爲張覺所害泌復還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權西上閤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懸等州貞元初爲滄州防禦使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泌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爲早泌嘆曰予年三十忝廕餘便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淵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路都轉運使淵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都凡八年不求遷與李通許霖交關賄賂籠納漕司諸物規取財利世宗即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忠傑牓第三甲進士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世宗詔淵曰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謹宮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忻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爲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爲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勿思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坐前爲中都轉運嘗盜用官材木除名子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廕補閤門祗候遷西上閤門副使丁父憂起復東上閤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牓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

陵寢安宮工役不爲苛峻使勞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世宗獨察之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鼈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典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時人以爲得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疋平時喜爲善言善善奕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金史卷七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四

太宗諸子

宗磐本名蒲盧虎　宗固本名胡魯　宗本本名阿魯蕭玉附
杲本名斜也　宗義本名孛吉　宗幹本名斡本
充本名神土懣子檀奴等　永元本名元奴　兗本名梧桐
襄本名永慶　衮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盧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鄰阿魯𨱑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斡烈鶻沙

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為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謁奠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衛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祕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為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雋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祕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輒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書必無他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論說軍民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秖太傅便合為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圖塌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圖塌日近身應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闢離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點檢蕭祚家遣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還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為監

丞時太府監失火按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爲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景有舊坐遣貧久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告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鞫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爲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豳王斛孛束濬王韓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撻懶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爲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頼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爲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爲人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帶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爲相蕭斛律爲左司郎中趙德恭爲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愛憎爲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通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餘當思之繼以司徒判大興尹玉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大臣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爲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爲尚書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顧謂玉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內閤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爲如何玉對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及肌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嘗所賜家產久之起爲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信汝爲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實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猶昔居要地以今日爲不足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喝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玉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爲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異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爲後世鑒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爲諳班勃極烈杲爲吳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爲忽

會物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爲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愼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鬭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卽營田牧侯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紿曰乞明旦來降於此杲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納合鈍恩蒲察婁羅侃諸甲拔剔離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合鈍恩功爲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尙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擣里撻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衕料斬降丁壯迨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擒耶律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卽位時在兩國絕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爲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特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啟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尙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畫室敗夏將李良輔使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胡离畛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卽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爲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宗卽位杲爲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伐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烈子孛吉

宗義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爲平章政事海陵已殺太宗子孫尤忌斜也諸子盛強欲盡除宗室勳舊大臣是時左副元帥撒离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女爲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离喝於是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迎合風指詐爲撒离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宮外遙設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紙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某王印書辭云阿渾汝安樂否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阿渾平章謀里野阿渾等處觀事勢再通往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嘗備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皦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

無憂慶矣詳略互見撒离喝傳中女直朝子阿渾前阿渾朝撒离喝子其子宗安使阿渾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室子猶有書稱以是殺宗義謀里野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帶孫活里甲遂設詐書無活里甲海陵見其坦率書倚飾懸之大臣以無罪為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謀里野景祖孫讃都訶次子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金覆而縊之當其頸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後封為王授世襲千戶大定初追復宗義官爵贈特進弟楊馬字輸出阿魯隈喝並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襲遇于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塡塹士卒畢渡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却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垤之馬杲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太祖既攻下黃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精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為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士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王撻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遁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宗幹為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十年熙宗為諳班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側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戊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沖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諡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諡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僭竊庶人之列塞之閒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庭子充亮兗襄袞亮是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徒單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為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補兒阿里白

檀奴為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安忽隆河謀克海陵弑徒單氏以充嘗為徒單養子因并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贈榮祿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為宗正丞耶補兒為輔國上將軍後為同知濟南尹事

永元字悖禮本名元奴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

習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為滁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為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贏，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泰寧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盡徵訟，皆亂賦役，永元劾其宿姦，百姓安之。坐賣馬與驛人取贏利，及滄州防禦使斡論坐縱牧畜踐民田，俱解職。頃之，永元起為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鋒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宰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底於主印處給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宰國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宰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為良，使化胡為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衊宗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興中尹，為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疋。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尤著，其民並為立祠。

兗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為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為會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兗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產賜兗，罷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兗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為兗輟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賀獻。又進兗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兗妻烏延氏，正隆六年坐與奴為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烈私于族弟屋謀睿之妻，屋謀睿之奴謀欲執習泥烈，習泥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習泥烈。兗子阿合，大定中為符寶祗候，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滿，朕念乃祖乃父為汝遷官，勿為不善，當盡心舉之。」

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夏璃、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笞二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寐之次有異徵，襄妃僧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死，則妖妄譸惑愚民者，便以為真，不可不誡。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袞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驁強悍，海陵不喜其為人。初為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為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袞與翰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皆決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猛安，及還中都，道中以蒲家為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謨盧瓦與蒲家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蒲家嘗以玉帶遺之，蒲家稱謨盧瓦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修官圖福奴之妻與蒲家奴戚，圖福奴嘗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韜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禎、刑部侍郎耶律慎須呂就西京鞫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謨盧瓦、圖福奴并日者皆凌遲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果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果于宗義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金史卷七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五

宗弼本名兀朮　享本名孛迭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朮，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獵鴛鴦濼，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盧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斡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斡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泝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朮列速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蒲盧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還，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

無厭今者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
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
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
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
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遣
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
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武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
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酹酒飲之賜以甲胄弓矢及馬
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遂伐淮南克廬州
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北還軍與宰相同
入奏事俄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隸尚
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
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斂邑拜表
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三年二
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
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
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
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
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
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
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遣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璲玉
冊冊康王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
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
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
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
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

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
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謚忠烈十八
年配享太宗廟庭子亨迭

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爲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
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亨爲右衛將軍籍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亨弓亨性直
材勇絕人書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爲真定尹謂亨曰太
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爲重耳其實忌
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
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令構其罪狀亨初除廣
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魯曰孛迭雖稍下遷勿以爲嫌
國家視京府一也況孛迭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爲室斜
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譖后告兀魯辭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當大
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
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爲莘國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
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爲奴寧不念爲良乎六斤識其意六
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
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
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
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
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爲怨望遂誣亨欲因閽刺海陵老僧即捕繫
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
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
僧同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搒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
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爲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
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亨擊鞠爲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
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鎚擊狐兔一日與

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事曰吾能以鎚殺之即奮鎚逐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贊曰宗弼蹙宋主于海島卒定畫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爲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五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爲宋太宰與肅王樞俱爲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復伐宋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爲大楚皇帝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爲質既而肅王樞易之康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衮冕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邦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爲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眞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愨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爲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爲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爲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既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內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汴京降宋南京爲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爲州張孝純等爲宰相弟益爲北京留守母翟氏爲皇太后妻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亥年爲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爲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睿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載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未幾宋主閣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軍將佐至汴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初宗弼自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爲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撻懶師至瓜洲而還天會十四年劄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爲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進封曹王皇統三年薨子麟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廕補將仕郎累加承務郎天

會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因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豫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以濟南為興平軍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判濟南府事明年為齊尚書左丞相明年從豫遷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豫請立麟為太子朝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而還及朝廷議廢齊報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淮上撻懶以軍廢豫止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撻懶諭麟止從騎南岸獨召麟渡河因執麟豫廢麟遷臨潢頃之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例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進息國公

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濼遣都統馬哥奔撻里撻懶收其羣牧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大魚濼留輜重于草濼使撻懶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渾黜不能安撫其衆遂以撻懶為奚六路軍帥鎮之習古迺婁室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迺婁室盧火迺合於撻懶久之討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速古啜里鐵尾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為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回离保部族來附餘衆奔潰無能為已比命習古迺婁室盧火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叛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遙外戚遙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殺之降民戶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遙輦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遙輦九營為九猛安上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為親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為興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撻懶為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破宋兵二萬於杞獲其三營復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又擊走之擒其將石瑱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為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密州迪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括取宗城迪古不取清平臨清蒙刮取趙州阿里刮徇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為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降豫為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羣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勗亦以為不可既退撻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離胡土撻懶二子斡帶烏達補而赦其黨與宗弼為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為界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屨安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斁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屨援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

倚以爲功。豈有是理哉。揵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金史卷七十七

金史卷七十七考證

宗弼傳宋主自揚州奔赴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宋通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

金史卷七十七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六

劉彥宗 劉萼 劉筈 劉仲誨 劉頍 時立愛
韓企先子鐸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怦。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擢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密院事。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至駐蹕城南。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職。遷左僕射。佩金牌。張覺為南京留守。太祖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宣慰之。太祖至鴛鴦濼。不豫。還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彥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衆推張敦固為都統。殺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下。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奏。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曰。中京等兩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撫諭。貰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等選官與使者往諭之。使勤于稼穡。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蔡靖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留闍母彥宗于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伐宋。已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兗國公。謚英敏。子萼筈。

萼。彥宗季子也。遼末以蔭補閤門祗候。天輔七年。授禮賓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使。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為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正隆南伐。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萼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藉。廉使劾之。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鞫問。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彥潛榜及第。

筈。彥宗次子。幼時以廕補閤門。不就。去從學。遼末擁兵而筈在選中。遼兵敗。左右多散亡。乃選筈為扈從。授左承制。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筈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寄班閤門。天輔七年。太祖取燕。筈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禮儀。皆筈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閤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筈之畫焉。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兼上閤門使。從宗翰伐宋。圍太原。還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父憂。明年。起復直樞密院事。加給事中。七年。為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權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駕儀仗。筈討論者為多。皇統元年。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牓其居曰行宮。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請去牓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餽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筈不之顧。皆辭曰。大國有人焉。五年。為行臺尚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廢罷河南官吏之權攝者。筈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為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為是紛更也。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為有警。即令北軍入居之。筈曰。今天下一家。孰為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宄。無示彼此之間也。其後竟從筈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筈曰。三小州不足為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筈議。陝西邊帥請完沿邊城郭。以備南寇。筈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結怨。況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吳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筈自為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頗銜之。及筈求

致仕詔略曰不爲賄於臨事不爲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illegible]因循而
死年五十八子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
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以時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
陵稱賞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注左
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
詔玉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權密雲縣尉順州司
候張蕃密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丁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翰林直學士
改棣州防禦使厭次縣捕得強盜數十人皆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冤
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盜實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辨其冤者先釋之未幾
乃獲真盜入爲禮部侍郎兼左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上曰東宮官
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宮講書或論議
閒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
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爾以此意諭之改御史
中丞十四年爲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辯
強說欲要以必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誓約所載非使臣
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毋徒徼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
書成禮而還復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
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爲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
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立朝敦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
仲誨奮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頍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充閤門祗候調莘縣令召爲承奉班都知遷西上閤門
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閤門使泰和二年宋奸貽單報明年賀正旦使
會館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會館殿上不變跪詔頍就閤詰問先
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及不變跪者會館對拜時並變跪有足
疾似單跪者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

不宜有墓頍實本悍後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
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上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
嘉後恩禮不周俟稍寧息即以上郡庭卿頃之起爲知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
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起爲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捕盜賊坐與保
靜軍節度使會飲解職起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詹事院欲開廣東宮園囿
頍諫於皇太子曰師旅饑饉之際何爲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
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中進士第調泰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
逾年遷雲內縣令再除文德令權密院遷爲吏房副都承旨轉都承旨累遷御
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復遷遼興軍節度使
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燕京訪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是時奚王回
離保在盧龍嶺立愛未敢即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即順從願降
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愛嘉忠款特
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
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離保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復叛民間流言
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
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意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
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嘉歎不
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
按堵如故或有將卒侵侮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
秋毫有犯必刑無赦今遣斡說阿里等爲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
朕意其後以平州爲南京用張覺爲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因燕京
人東徙其衆怨望覺遂叛入于宋立愛既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薊與宋新
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
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
望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爲侍中知樞密院事久

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贈賻錢布綃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

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爲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爲都統經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尙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尙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尙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嚮者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爲相每欲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猛安且關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諡簡懿

韓鐸字振安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勳賢之子行己稱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讞議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郎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爲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金史卷七十八

金史卷七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七

鄜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

鄜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括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爲七百人長澤死綱戍滑州時宗望伐宋將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瓊爲主瓊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齊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齊國廢以爲博州防禦使用廉遷驃騎上將軍宗弼復河南以瓊爲山東路弩手千戶知亳州事丁母憂去官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冑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爲確論元帥謂宗弼也及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而江南果稱臣宗弼喜瓊爲知言初瓊去亳未幾宋兵陷之而不守復棄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至超復以州事委其鈐轄衛經而遁去帥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帥曰城所不下者凶豎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守亳因止戮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遷武寧軍節度使八年爲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貞元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衆爲盜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齊累除知開德府從大軍伐宋齊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鷙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兩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樂爲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與率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昃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爲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馬嘗取官羨累充公費坐奪兩官解職正隆間起爲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亡賴不事生產避罪之汴占籍軍中坐事繫獄說守者解其縛乘夜踰城遁去已而殺人亡命爲盜宋靖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聞大軍將至山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渡河南去宋人復招之以爲沿江招捉使彥舟暴橫不奉約束宋人將以兵執之彥舟走之齊從劉麟伐宋爲行軍都統改行營左總管齊國廢累知淄州從宗弼取河南克鄭州擒其守劉政破孟邦傑於登封授鄭州防禦使討平太行車輻賊從征江南渡淮破孫暉兵萬餘人下安豐霍丘及攻濠州以彥舟爲先鋒順流薄城擒其水軍統制邵青遂克濠州師還累官工兵部尚書河南尹封廣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改南京留守彥舟荒于色有禽獸行妾生女姿麗彥舟苦虐其母使自陳非己女遂納爲妾其官屬負官錢私其妻與折券惟破濠州時諸軍凡係獲皆殺之彥舟號令毋輒殺免者數千人人頗以此稱之然自幼至老常在行伍習兵事知利鈍海陵欲以爲征南將佐正隆五年除南京

留守。彥舟有疾，朝臣有傳彥舟死者，而彥舟尙無恙，海陵益杖妄傳彥舟死者，以激勵之。無何，竟死於汴，年五十五。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爲業，往來瀕海數州，剛勇尙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戰士，爲密州板橋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爲徐大刀。從攻王龍圖麾下，與夏人戰，生擒一將，補進武校尉。東遺破羣賊楊進等，轉承信郎。宋康王渡江，召文爲樞密院准備將，擒苗傅，及韓世績以功遷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是時，李成、孔彥舟皆歸齊，宋人亦疑文有北歸志。大將閻皋與文有隙，因而譖之，宋使統制朱師敏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于齊。齊以文爲海密二州沿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都統，兼海道總管，賜金帶。文以策干劉豫，欲自海道襲臨安，豫不能用。齊國廢，元帥府承制以文爲南京步軍都虞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梁小哥，以本職兼水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宗弼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傑於登封。宋將知軍據河陽，文遲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城東北，自將精銳濟師，壞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破郭清、郭遠於汝州。鄭州叛，復取之，擊走宋將咸方。河南既平，宗弼勞賞將士，賞文銀幣鞍馬，充行軍萬戶。從宗弼取廬、濠等州，超換武義將軍，知濟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海陵即位，錄舊功，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濟州防禦使。未幾，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於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眞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劾驗眞等詣東海觀賊形勢，皆爲賊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詔文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窊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謂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將以試舟師耳。」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衆請降。是役也，張弘信行至萊州，稱疾留止，日與妓樂飲酒。海陵聞之，師還，杖弘信二百。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眞三人官賞有差，死賊者皆贈官三級，以銀百兩、絹百匹賜其家。大定二年，詣闕自陳年老目昏，懇求致仕，許之，以軍恩遷龍虎衛上將軍，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爲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爲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尙書吏部員外郎，爲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爲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爲尙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冬，爲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閒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爲於建劍。已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泰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實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饑而汝獨餘諸傭，且撤器有數數，是以識汝非眞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贐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擬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孚泣涕請尋父屍，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屍以還。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以兵拒大軍。浚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九年，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壯爲鄉軍。中孚以爲涇原地瘠，無夏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必逃徙，秖見其害，未見其利也。竟執不行。時齊政甚急，莫敢違，人爲中孚懼，而中孚不之顧。未幾，齊國廢，一路獨免掊克之患。天眷初，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陝西，移文

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遷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爲濟南尹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贈鄧王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葬之日老稚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爲罷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也少以父任仕宋爲涇原副將知德順軍事睿宗經略陝西中彥降除招撫使從下熙河階成州授彰武軍承宣使爲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宋將關師古圍鞏州與秦鳳李彥琦會兵攻之王師下鞏鳳關得金洋諸州以中彥領興元尹撫輯新附師還代彥琦爲秦鳳經略使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中彥徙治北山因險爲壘今秦州是也築臘家諸城以扼蜀道帥秦凡十年改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南陝西賜宋中孚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略使慕洧謀入夏將闖關陝中彥與環慶趙彬會兩路兵討之洧敗入于夏中彥與兄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皇統初恢復河南詔徵中彥兄弟北歸爲靜難軍節度使歷彰化軍鳳翔尹改尹慶陽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寧州刺史宗室宗淵毆死僚佐梁郁郁遠人家貧無能赴告者中彥力爲正其罪竟寘于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均賦調法姦豪無所蔽匿人服其明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峯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驚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秫稭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俄遷平陽海陵將伐宋驛召赴闕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賜細鎧使先取散關俟後命世宗即位赦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咸悟受詔上召中彥入朝以軍付統軍合喜及見上賜以所御通犀帶封宗國公尋爲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從之踰年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兵土民與戍兵雜居訟牒紛紜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彥得戍兵爲盜者悉論如法帥府怒其專決劾奏之朝廷置而不問秩滿轉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京兆明年起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華州劉海構亂既敗籍民之從亂者數千人中彥惟論爲首者戮之西羌吹折密臧隴逋龐拜四族恃險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彥論方略中彥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彥自行勢必不可即至積石達南寺酋長四人來與之約降事遂定賞而遣之還奏上大悅遣張汝玉馳驛勞之賜以毬文金帶用郊恩加儀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號輟市立像祀之

贊曰自古健將武夫其不才者遭世變遷賣降恐後此其常態君子之所不責也酈瓊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壬人李成盜賊之靡孔彥舟漁色觀出自絕人類又何責也張中孚中彥雖有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戰歿於金若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之讎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若趨市然惟利所在於斯時也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吁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天會四年宋少帝已結盟宗望班師至孟陽宋姚平仲乘夜來襲明日復進兵圍汴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告以襲兵皆將帥自爲之復請和議如初且視康王安否頃之臺諫以和議歸罪虛中罷爲青州復下遷祠職建炎元年貶韶州二年康王求可爲奉使者虛中自貶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是時興兵伐宋已留王倫朱弁不遣虛中亦被留實天會六年也朝廷方議禮制度頗愛虛中有才藝加以官爵虛中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虛中甚鄙之天會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詞虛中作也天眷間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太祖睿德

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皇統二年宋人請和其書表曰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說願自歸者更不禁止上國之於敝邑亦乞並用此約於是詔尙書省移文宋國理索張中孚張中彥鄭億年杜充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家屬發遣李正民畢良史還宋惟孟庚去留聽其所欲時虛中子師瑗仕宋至轉運判官攜家北來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尙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惡虛中者擿其字以爲謗訕朝廷由是媒孽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幷殺士談至今冤之士談字季默高瓊之後宣和末爲忻州戶曹參軍入朝官至翰林直學士虛中士談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倫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俠邪無賴年四十餘尙與市井惡少羣遊汴中天會五年宋人以倫爲假刑部侍郎與閤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是時方議伐宋凡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遣居數年倫久困乃唱爲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諷之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爲來哉惟元帥察之天會十年劉豫遣歲出師皆無功撻懶爲元帥左監軍經略南邊密主和議乃遣倫歸先此宋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許也倫見康王言和議事康王大喜遷倫官并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兵未可和天會十五年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請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尙勤屯戍朝廷厭其無能爲也乃廢劉豫撻懶以左副元帥守汴京於是倫適至撻懶太祖從父兄弟於熙宗爲祖行太宗長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幹上宗翰薨已久宗幹不能與宗磐獨抗明年天眷元年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俱入朝熙宗以宗雋爲左丞相宗雋太祖子也撻懶宗磐宗雋三人皆跋扈嗜利陰有異圖遂合議以齊地與宋自宗幹以下爭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遣倫先歸明年宋以倫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水郡王喪柩及請母韋氏兄弟宗族等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副之是歲宗磐宗雋撻懶皆以謀反屬吏熙宗誅宗磐宗雋以撻懶屬尊赦其死以爲行臺尙書省事左丞相奪其兵權右副元帥宗弼奏曰撻懶宗磐陰與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會撻懶復謀反捕而殺之於祁州倫至上京有司詳讀康王表文不書年閱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上使宰相責問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藍公佐歸三年五月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皇統元年宋人請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三月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祹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南歸四年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於上京年六十一

贊云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執袴之子市井爲徒此豈行己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冤其自取亦多矣

金史卷七十九

金史卷八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八

熙宗二子

濟安　道濟

斜卯阿里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赤盞暉

大臭本名撻不也　磐本名蒲速越　阿里補子方

熙宗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

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廟丁巳翦幣奏告天地宗廟戊午冊爲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爲王賜人口馬牛五百駝五十羊五千隨朝職官並遷一資皆有賜己未詔天下十二月濟安病劇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是夜薨諡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隨毀

道濟皇統三年命爲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張玄素爲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封其母爲賢妃初居外至是養之宮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渾坦穆宗時內附數有戰功阿里年十七從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獲其弟沙里只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渾坦攻之遇敵於木里門甸力戰久之阿里挺搶馳刺其將於陣中敵遂潰渾坦與石適歡合兵於徒門水阿里首敗敵兵取其二城高麗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進乃還阿里追及于曷懶水高麗人爭走水上阿里乘之殺略幾盡遂合兵于石適歡道遇敵兵五萬擊走之又與石適歡遇敵七萬阿里先登奮擊大敗之石適歡曰汝一日之間三破重敵功豈可忘乃厚賜之斡塞爲睹本攻鞊吉城阿里壘壖爲門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其城烏睹本以被甲并乘馬賜之從攻下寧江州授猛安又從攻信州賓州皆克之遼人來攻宇董忽沙里城阿里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爲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遁去蘇復州叛衆至十萬旁近女直皆保於太尉胡沙家築壘爲固敵圍之數重守者糧芻俱盡牛馬相食其鬃尾人易子而食夜縋二人出告急於阿里阿里赴之內外合擊之破其衆於闢離密罕水上斬殺幾盡水爲之不流蒲離古胡什吉水馬韓島凡十餘戰破數十萬衆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將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臥舟中中夜始蘇敵船已入王家島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敵走險以拒阿里以騎兵邀擊再中流矢力戰不退竟破之盡獲其舟於是蘇復州婆速路皆平攻顯州下靈山縣取梁魚務敗余睹兵功皆最從與撒睹魯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興中兵數萬攻胡里特寨阿里以八謀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敗於城下阿里指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此必賊魯也麾兵奮擊皆殺之餘衆大潰來州隰州兵圍胡里特城聞阿里來救即解圍去闍母討張覺有兵出樓峯口山谷間阿里撒篤魯忽盧補三猛安擊敗之宗望代闍母討張覺阿里再敗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別擊宋兵敗之孟陽之役阿里扼橋渡力戰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之進圍真定阿里與婁室鶻魯乘風縱火焚其樓櫓諸軍畢登克其城師至河上粘割胡撒擊走宋人扼河津兵數千遂渡河諸將分出大名境阿里破敵四百盡殪遂圍汴汴中夜出兵來焚攻具阿里與謀克常孫陽阿欒之其衆大潰還攻趙州降之六年伐宋主取陽穀莘縣敗海州兵八萬人海州降破賊船萬餘於梁山泊招降滕陽東平泰山羣盜盜攻莞縣擊走之獲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陽與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往招壽春具舟淮水上時康民聚貫船四百與壽春相近乣列速以騎四百破康民斬馘數千與當海大臭破賊十萬於淮南比至江寧阿里蒲盧渾別降廣德軍先趣杭州去杭十餘里遇宋伏兵二千取我前騶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伏兵敗皆逼死於水宗弼至餘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與蒲盧渾以精騎四千襲之破東關兵濟曹娥江敗宋兵於高橋

鎮至明州，碩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選軍餘姚，宗弼使當海濟師，遂下明州，執宋守臣趙伯諤，進至昌國縣，宋主自昌國走溫州，由海路追三百餘里，弗及，遂隳明州，與宗弼俱北歸。睿宗經略陝西，駐涇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趨熙河路，阿里斜喝、韓常三猛安爲前軍。十二年，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水寨賊，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之。天眷間，盜據石州，阿里討之，粘割胡撒與所部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戰船。宋稱臣，詔賜阿里錢千萬。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爲迭里部節度使，歷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進，封王。正隆例封韓國公。召赴闕，命造戰船，以疾薨，年七十八。雖督斂，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愛，家故饒財，以己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之。

突合速，宗室子，韡罕塞人。初隸萬戶石家奴麾下，嘗領偏師破雲中諸山寇盜，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討灤州賊，平之，撫安其民而還。及伐宋，在宗翰軍，以入謀克破石嶺關屯兵數萬，殺戮幾盡。師至太原，祁縣降而復叛，突合速攻下之，進取文水縣。後從諸師列屯汾州之境，宋河東軍帥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合兵數萬來援，皆敗之。宗翰南伐，至澤還，太原猶未下，即留完顏銀朮可總督諸軍經略其地。於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從馬五、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聞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萬柵于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殺八萬餘人，獲馬及資糧甚衆。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速與拔离速以步騎萬餘禦之，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銀朮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還，與活女等合兵八千，擊敗之，斬師中于殺熊嶺。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近郊，復與拔离速擊破之。潞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背敵，突合速、拔离速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遂潰圍而出。及再舉伐宋，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婁室至澤州，突合速、沃魯以五百騎爲前驅，往招河陽。先據黃河津，宋兵萬餘背水陳，進擊敗之，皆擠于水，遂降河陽。汴京平，諸將西趣陝津，略定河東郡縣，突合速取憲州，遇其援軍，擊敗之，生擒其將。孛堇護瑰、朮魯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進兵助擊，梯衝並進，遂克其城。孛堇烏谷攻石州，屢敗，亡其三將，軍士歿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畫馬以繫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耶。」乃令諸軍去馬，戰盡殪之。六年，宗輔駐師鄧州，突合速、馬五、拔离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陳州及潁昌府，皆克之。天眷初，除彰德軍節度使。三年，爲元帥左監軍。皇統八年，改濟南尹。天德間，封定國公，授世襲千戶，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贈應國公。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及分財異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爭襲，連年不決，家貲費且盡，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纔五六十口。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以問近臣，具以爭襲之故爲對。世宗曰：「次室子豈當受封邪。」遂以嫡妻長子襲。

烏延蒲盧渾，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父孛古剌，龍虎衛上將軍。蒲盧渾膂力絕人，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與兄鶻沙虎俱以勇健隸闍母軍，居帳下。攻黃龍府，力戰有功。闍母敗于兎耳山，張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敢戰，蒲盧渾登山望之，乃紿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郭藥師、蔡靖以燕京降，蒲盧渾率九十騎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將漢兵千，隸完顏蒙适，攻真定，進攻贊皇，取之，獲人畜甲仗萬餘。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猶力戰，槍刺中蒲盧渾手，戰益力，遂敗宋軍。賜金五十兩。睿宗爲右副元帥，已定關陝，議取劍外諸州，遂拔和尚原，元帥府承制，以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及宋主在揚州，蒲盧渾與蒙适將萬騎襲之，宋主已渡江，破其餘兵，後與斜卯阿里俱從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寧。宗弼入杭州，宋主走明州，再走溫州，由海道追三百餘里，隳明州而歸。語在阿里傳。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除安國軍，以疾去官。皇統六年，授世襲謀克，起爲延安尹，賜御衣一襲，尋致仕。海陵遷中都，起爲歸德尹，就其家授之，賜銀牌、襲衣、玉吐鶻，馳驛之官。蒲盧渾留數十日，已遣程，復辭致仕，召赴京師，至薊州，見海陵于獵所。明日從獵，獲一狐，海陵曰：「卿年老，

倘能馳逐擊鞠便捷如此賜以御服封壽國公除太子少師進太子太保改眞
定尹入判太宗正事頃之伐宋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師次西采石海陵
欲渡江蒲盧渾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庳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昔從梁王
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設不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
已七十縱自愛豈有不死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既而復止之乃遣別將先
渡江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二百餘人皆陷沒海陵遇害軍還大
定二年至中都上謁除東京留守世宗召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
曰卿宿將久練兵事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視事賜衣一襲進
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壽國公是歲卒十八年孫扎虎達廣威將軍襲爲古敵
昏山世襲猛安并親管謀克
赤盞暉字仲明其先附於遼居張皇堡故嘗以張爲氏後家萊州暉體貌雄偉
慷慨有志略少從鄉校遼季以破賊功授禮賓副使領來隰遷潤四州屯兵天
輔六年降仍命領其衆從闍母定興中府義錦等州及破張覺皆與有功以粟
萬五千石助軍授洺州刺史宗望初伐宋孟陽之戰敵之中軍徑薄宗望營暉
與諸將擊敗之追殺至城下乾師還數立戰功明年再舉伐宋攻下保州眞定
暉皆與焉進圍汴宋人夜出兵二萬焚我攻具暉以二謀克兵擊走之凡城中
出兵拒戰暉之所當無不勝捷既克宋還從攻河間敵將李成以雄冀之兵來
援暉與所部迎擊馬傷而墜暉輒奮起步鬭竟敗成兵是日凡七戰皆勝敵人
多過死濠隍間暉兩臂亦數中流矢賊將劉先生以兵二萬夜襲營暉力戰達
旦賊始敗走皆溺死于水暉復傅城力戰如是連月諸軍四面合攻遂克之加
桂州管內觀察使因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幾暉下令
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按堵如故從睿宗經略山東既攻下青州復從闍母攻
濰州暉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積芻茭乘風縱火發機石暉率將士衝冒而下
力戰敗之軍還復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帥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進攻城
中砲出幾中暉拂其甲裂之暉益奮攻卒破其城又從攻泗州克之還屯汶
陽破賊衆于梁山濼獲舟千餘移軍攻濟州既敗敵兵因傅城諭以禍福乃舉

城降暉約束軍士無秋毫犯自是曹單等州皆聞風而下從攻壽春歸德及渡
淮爲先鋒遇重敵于秀州蘇州皆擊敗之遂至餘杭遇糧餉治橋道暉之力爲
多乃還載貲治通鑑版以歸大軍過江事徙其官民北渡時暑多疾疫老弱轉
死道路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怒將殺之暉曰此義士也力營救之竟得
免富平之戰暉左右翼遇潭而敗睿宗念其前功杖而釋之師至熙河暉別降
諸寨將鈐轄及吐蕃酋長等并民戶萬五千餘蘭州叛與毗舍補等攻下之獲
河州安撫使白常熙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還攻慶陽兩敗重敵殺其將
戴巢師還遷歸德軍節度使宋州舊無學暉爲營建學舍勸督生徒肄業者復
其身人勸趨之屬縣民家奴王夔者嘗業進士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其業
夔後至顯官密州吏龐乙卒於官其孤貧不克葬暉爲營治葬事且賚給其家
十三年復從大軍渡淮還鎭丁母憂尋以舊職起復既歷齊爲安化軍節度使
天眷二年復河南宋人乘間陷海州帥府以登萊沂密四州委暉經畫敵無敢
窺其境者爲定海軍節度使尋改濟南尹累遷光祿大夫俄以罪罷久之起爲
昌武軍節度使天德二年遷南京留守尋改河南路統軍使授世襲猛安拜尙
書右丞封河內郡王歲餘拜平章政事封戴王正隆初出爲興平軍節度使正
隆降王爵爲樞密副使封景國公未幾復爲左丞封濟國公尋除大興尹封榮
國公薨年六十五大定間謚曰武康子師直登進士第
大臭本名撻不野其先遼陽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遼遼人徵兵遼陽時臭
年二十餘在選中遼兵敗臭脫身走寧江寧江破臭踰城而逃爲軍士所獲太
祖問其家世因收養之收國二年爲東京奚民謀克是時初破高永昌東京旁
郡邑未盡服屬使臭伺察反側有聞必達太祖以爲忠實授猛安兼同知東京
留守事取中西兩京隸闍母軍遼軍二十萬來戰吳王使臭以本部守營臭堅
請出戰不許或謂臭曰戰危事獨苦請何也臭曰丈夫不得一決勝負尙何爲
苟臨戰不捷雖死猶生也吳王聞而壯之乃遣出戰既合戰闍母軍少却遼兵
後躡之臭麾本部兵橫擊殺數百人由是顯名軍中天會三年宗望伐宋信德
府居燕汴之中可駐軍以濟緩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議未決臭獨率本部

兵選善射者射其城樓別以輕銳潛升於樓角之間遂克其城軍至濬州宋人
已燒河橋宗望下令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爲上㚖捕得十餘舟使勇悍者徑渡
擊其守者而奪其戍柵由是大軍俱濟明年再伐宋授萬戶賜金牌既破汴京
㚖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闍母怒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㚖諫止之已掠者
官爲贖還除河間尹從攻襲慶府先一日㚖命軍士預備畚鍤及薪既傅城諸
將方經營攻具未鳴鼓㚖軍有素備遂先登軍帥以㚖未鳴鼓輒戰不如軍令
請罪㚖朝廷釋弗問仍倒賞之宗弼伐江南濟淮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
拒㚖率本部從擊敗之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殺萬餘人王善
來降將渡江㚖軍先渡舟行去岸尚遠宋列兵江口㚖視其水可涉則麾兵捨
舟趨岸疾擊之宋兵走大軍相繼而濟俄遇杜充兵六萬於江寧之西㚖與鶻
盧補擊走之師還㚖留爲揚州都統經略淮海高郵之間再爲河間尹兼總河
北東路兵馬十一年入見太宗賜坐慰勞甚久特遷太子太保賜衣一襲馬二
匹及鞍勒鎧甲改元帥右都監齊國廢㚖守汴京熙宗念㚖久勞降御書寵異
之天眷三年罷漢渤海千戶謀克以㚖舊臣獨命依舊世襲千戶是歲拜元帥
右監軍宗弼再伐宋宋人稱臣乞和遂班師㚖獨留汴行元帥府事皇統三年
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進左監軍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帥兼行臺右丞遷平章
行臺省事進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帥撒离喝以爲行臺
左丞相使㚖伺察之詔軍事不令撒离喝與聞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與㚖
爭軍事不能得遂與㚖有隙海陵竟殺撒离喝召㚖入朝拜尚書右丞相封神
麓郡王四年請老爲東京留守貞元三年拜太傅領三省事累封漢國王十二
月有疾海陵幸其第問之是歲薨年六十八海陵親臨哭之詔有司廢務三日
禁樂三日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以不賜教坊樂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宣諭
之贈太師晉國王謚傑忠遣使護喪歸葬正隆奪王爵贈太傅梁國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襲猛安大定三年除壽州刺史從僕
散忠義伐宋有功五年召爲符寶郎遷拱衛直都指揮使初磐以伐宋功進官
一階磐心少之顧形于言上聞之下吏按問杖一百五十改左衛將軍詔求貢

弓磐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輒以己意更代護衛妻室告其事詔點檢司詰問
磐有妹在宮中爲寶林磐屬內侍僧兒員思忠使言于寶林曰我無罪問事者
迫我使自誣服寶林訴于上上怒杖僧兒一百磐責隴州防禦使上戒之曰汝
在近密孰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廢棄姑令補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禦
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坐事除名起爲韓州刺史改祁州刺史復坐事削四官解
職久之尚書省奏大磐以年當敍上曰剛暴之人屢冒刑章不可復用太傅大
㚖別無嫡嗣其世襲猛安謀克不可易也
阿离補宗室子系出景祖屢從征伐滅遼舉宋皆有功天會九年睿宗經略陝
西阿离補爲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宗弼撫定鞏洮河西寧蘭廓等州軍來賓
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鎮堡蕃漢營部四十餘處漢官軍民蕃部
酋長甚衆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詔以兄猛安沙离質親管謀克之餘戶以
阿离補爲世襲謀克天會十二年爲元帥右都監十五年遷左監軍天眷三年
從宗弼復河南遷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譚國公六年爲行臺左丞相元帥如
故是歲薨大定間大褒功臣圖像衍慶宮歡都死康宗時不及與馳騖遼宋之
郊然而異姓之臣莫先焉故定衍慶亞次功臣代國公歡都金源郡王石土門
徐國公渾黜鄭國公謾都訶濮國公石古乃濟國公蒲查韓國公斜卯阿里元
帥左監軍拔离速魯國公蒲察石家奴銀青光祿大夫蒙适隨國公活女特進
突合速齊國公婁盧火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魯補鎮國上
將軍烏林答泰欲太師領三省事勗太傅大㚖大興尹赤盞暉金吾衛上將軍
耶律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并阿离補咸著勳焉子言方言別有傳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遷陝西路統軍都監方事事賄不恤軍旅詔戒
之曰卿宗室舊人乃縱肆敗法惟利是營朕甚惡之自今至於後日萬一爲之
必罰無赦大定三年遷元帥右都監轉元帥左監軍改順天軍節度使上曰卿
本無功歷顯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惡在京兆貪鄙彰聞至無謂也朕念卿已
過中年必能悛改慎勿復爾除西南路招討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
都監以佐之詔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長曲從之也衛闕沿邊士卒毋用脅

科之人毋以僕隸代役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從其居處之便亦不可召集擾之久之方坐強買部人馬二匹削一階解職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贓除名方後遷横海軍節度使入爲同簽大宗正事簽書樞密院事初阿魯當授謀克未封而薨烏帶受之烏帶死兀答補襲之兀答補死烏也阿補當襲是時已降海陵爲庶人世宗以烏帶在熙宗逆黨中其子孫不合受封傳封者久之而阿离補功亦不可廢絶特詔方襲之云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臭阿离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

金史卷八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九

鶻謀琶　迪姑迭　阿徒罕　夾谷謝奴
阿勒根沒都魯　黃摑敵古本　蒲察胡盞　夾谷吾里補
王伯龍　高彪　溫迪罕蒲里特　伯德特离補
耶律懷義　蕭王家奴　田灝　趙誠

鶻謀琶兀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寬厚重節義勇於戰父阿鶻土贈金吾衛上將軍穆宗時鶻謀琶內附先遣子宰吉從間道送款遂使活里甕與鶻謀琶合軍攻降諸部因領其衆與弟胡麻谷渾坦姪阿里等攻下諸城從撒改破塢塔城穆宗屢賞之破高麗戍兵與石適歡討平諸部蒲察部雅里孛董與其兄弟胡八雙括等欲叛歸遼鶻謀琶執之送于康宗賜賚甚厚破高麗曷懶甸及下隴魯城有功天輔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贈銀青光祿大夫

迪姑迭溫迪罕部人祖扎古迺父阿胡迭世為胡論水部長迪姑迭年二十餘代領父謀克攻寧江州敗遼援兵獲甲馬財物攻破奚營回至韓州遇敵二千人擊走之幹魯古與遼人戰於咸州兵已卻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戰諸軍復振遼大破之護步答岡之役乙里補孛董陷敵中迪姑迭援出之攻黃龍府身被數創授猛安天輔七年從上至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贈光祿大夫

阿徒罕溫迪罕部人年十七從撒改幹帶等討平諸部皆身先力戰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幹塞築之阿徒罕為前鋒高麗有屯于海島者阿徒罕率衆三十人夜渡焚其營柵戰艦大破之遂下隴吉城既而入城皆下功最遼兵自寧江州東門出阿徒罕逆擊盡殪之以功授謀克從攻黃龍府力戰身被數十創竟登其城後與烏論石準援照散城阿徒罕請乘不備急擊之遂夜過益褪水詰朝大敗之幹魯上其功賜幣與馬天輔四年五月疾病賜廄馬一匹詔曰汝安則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弔祭以馬為賻阿徒罕為人孝悌好施惠健捷善弋獵手角觝蹴鞠咸精其能

夾谷謝奴蘆州納鄰河人也國初祖阿海率所部來歸獻器用甲仗父不剌速襲本部勃堇從太祖伐遼授世襲猛安親管謀克為曷懶路都統謝奴其長子也長身多髯善騎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既冠隨其父見太祖命佩金牌總領左翼護衛西京未下謝奴獲城中生口乃知城中潛遣人求救於外都統府得為之備卻其救兵西京乃下自燕京還過判泥屈納阿遇敵於隘謝奴身先士卒射殺敵中先鋒二人敵潰走總管蒲魯虎以甲及馬賻之後領其父猛安從攻和尚原出仙人關宋兵據險猛安雛訛只突戰不克謝奴選麾下五十人戰克之與吳玠相拒烏里雅行陣不整吳玠乘之謝奴領兵逆戰遂大破敵計前後功襲其父猛安謀克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宋人欲潛兵襲取石閏諸營謝奴自渭南大禹鎮捷其伏兵射中其軍帥宋兵敗走多獲旗幟兵仗帥府厚賞之除華州防禦使入為工部侍郎遷本部尚書改平涼尹昭義軍節度使大定初卒

阿勒根沒都魯上京納鄰河人也後徙咸平路梅黑河雄偉美鬚髯勇毅善射國初伐遼沒都魯在軍中領謀克猛安每遇敵往來馳突人莫敢當故所戰皆克皇統元年計功擢宣威將軍明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改移剌都乣詳穩授世襲本路寧打渾河謀克為滑州刺史改肇州防禦使蒲與路節度使遷驃騎上將軍是歲以年老致仕卒累官金吾衛上將軍年七十三

黃摑敵古本世居星顯水從破寧江取咸州平東京路及諸山寨柵皆有功從麻吉破遼將和尚節使兵七千於上京復破那野軍二萬再從麻吉遇敵於阿鄰甸麻吉被創不能戰敵古本率兵擊敗之斬殺殆盡從攻回鶻城破其兵九萬敗木匠直撒兵於山後俘獲甚衆敗昭古牙之兵三千獲其家屬而還攻平州張覺吾春被圍於西山敵古本引兵救之解其圍并獲糧五千斛招降戶口甚衆從平興中撫安其民人天會間大軍伐宋敵古本從取濬開德大名及取濟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統間以功襲謀克移屯於壽光縣界為千戶六年授世襲千戶棣州防禦使卒

蒲察胡盞棠出淅水人年十八從軍其父特廝死襲為謀克天輔間夏以兵三

萬出天德路胡盡從婁室迎戰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天會三年大軍攻太原城中出兵萬餘來戰胡盡以所領千戶軍擊之復敗敵兵三萬餘於榆次境六年從婁室攻京兆以所部兵屢與宋人接戰皆先登有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餘萬我軍右翼少却時胡盡爲左翼千戶摧鋒陷陣敵遂敗去敗張浚富平復有功十三年擊關師古於臨洮衆三萬餘從攻熙州從破德順秦鞏臨洮河蘭等州破吳璘兵胡盡皆有力焉授德順州刺史改隴州防禦使鳳翔尹卒年五十五

夾谷吾里補隋土渾河人從天德父兀屯討烏春窩謀罕有功吾里補隸婁室幕下攻保遼女直招降太彎照三部從婁室救斡魯古于咸州敗遼兵于押魯虎城遼軍營遼水吾里補五謀克軍乘夜擊之遼軍驚潰殺獲幾盡斡魯伐高永昌吾里補以數騎奮擊於遼水之上復以四十騎伏于津要遇其候騎擊之獲生口因盡知永昌虛實太祖嘉之賞奴婢八人永昌駐軍於鶻兒隴先據津要軍不得渡吾里補與撒八射殺其先鋒二人永昌衆稍却大軍遂渡遼水及攻廣寧軍帥選勇士先登吾里補與赤盞忽撻渾各領所部突入其陣大軍繼之遂拔廣寧太祖攻臨潢吾里補面被重創奮擊自若賞以遼宮女二人遼王杲已取中京吾里補以四十騎覘敵獲遼喉舌人因知遼主所在從都統斡魯定雲中從宗翰屯應州遼軍在近境吾里補以所部擊敗之宗望伐宋宋安撫使秦靖諸吾里補降婁室攻陝西諸郡往往復叛吾里補攻敗之敗張浚軍于富平吾里補先登睿宗賞以金器名馬遂以先鋒攻蘭州下其城加昭武大將軍授世襲猛安累官孛特本部族節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國公吾里補多智略膂力過人雖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劇賊嘯聚出特鄰關吾里補率鄉里年少逆擊之賊黨遂潰事聞賞賚甚厚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歲

王伯龍瀋州雙城人也遼末聚黨爲盜天輔二年率衆二萬及其輜重來降授世襲猛安知銀州兼知雙州三年太祖攻臨潢伯龍與韓慶和以兵護糧餉轄夫千五百人皆授甲慶和已將兵行前伯龍從糧居後遇遼兵五千餘邀於路伯龍率轄夫擊敗之獲馬五十匹四年從攻下中京并克境內諸山寨爲靜江軍節度留後五年眞授節度使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伯龍先登馳擊手殺數十百人遷右金吾衛將軍白河之戰伯龍當其左軍麾兵疾馳蹂之宋軍亂我師乘勝奮擊敗之宗望伐宋伯龍爲先鋒攻保州遇敵五萬破之招降新樂軍民十餘萬大軍圍汴宋太尉何㮚以軍數萬出酸棗門伯龍以本部邀擊多所斬獲及破汴伯龍以治攻具有功進破孔彥舟酈瓊衆三萬於洺州是年同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將兵數千攻北平拔之復取保州河間睿宗經略山東伯龍從攻青州未下城中夜出兵襲伯龍營伯龍不及甲獨被衣挺刃拒營門敵不得入因奮擊殺數十人已而軍士皆甲出殺傷宋兵不可勝計并獲其一將斬之及下青州第功伯龍第一六年還攻冀州降之加太子少保冀州安撫使破李固寨衆十餘萬於濮州濮城守城中鐃鐵揮我軍攻之不能克伯龍被重甲首冠大釜挺槍先登殺守陴者二十餘人大軍相繼而上遂克之進攻徐州伯龍復先登兗徐宿邳三路軍馬都統敗高托山之衆十五餘萬於清河遂擊韓世忠於邳州走之與大軍會於宿遷追世忠至揚州還攻泗州泗州守將以城降屯軍睢陽破陳宏賊衆四十餘萬破黃戩於單州進攻歸德軍帥遣伯龍立攻具伯龍從二十餘騎行視地形城中忽出兵千餘欲生得伯龍伯龍縱騎馳之敵兵亂墮壍而死者幾二百人破王善之衆於巢縣取廬州和州伯龍之功多軍渡采石擊敗岳飛劉立路倚等兵獲舟糧數百萬計還遇眞揚道遇酈瓊韓世忠軍復戰敗之復爲冀州安撫改知澤州太行羣賊往往嘯聚伯龍皆平之天眷元年爲燕京馬軍都指揮使從元帥府復收河南權武定軍節度使兼本路都統宋兵據許州伯龍擊走之招復其人民是年秋泰安卒徒張貴驅脅良民據險作亂伯龍討平之皇統元年以本部從宗弼南伐攻破濠州而還三年爲武定軍節度使改延安尹寧昌軍節度使天德三年改河中尹徙益都尹封廣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隆間例贈特進定國公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國遼與辰開三鎮節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術者言爲其時日不利於己欲不舉其母爲營護居數歲竟逐之彪匿於外家遼人調兵東京時六哥已老當從軍彪慨然請所親曰

吾兒若在可勝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行戰於出河店遼兵敗走彪獨
力戰軍帥見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斡魯攻東京六哥率其鄉人迎降以為
楡河州千戶久之告老彪代領其衆都統杲攻中京彪領謀克從斡魯破遼將
合魯燥及韓慶民於高惠之境已而駐軍武安合魯燥以勁兵二萬來襲從斡
魯出戰與所部皆去馬先登奮擊敗之奚人負險拒命所在屯結彪屢戰有功
宗望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敵招降石家山寨再從宗望伐宋為猛安師次
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臨城築甬道城中夜出兵焚攻具彪擊走之大軍圍汴
以五十騎屯於東南水門宋人再以重兵出戰彪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復破
敵於霸州擒其裨將祝昂河間夜出兵二萬襲我營壘彪率三謀克兵擊敗之
天會五年授靜江軍節度使壽州刺史明年伐宋從帥府徇地山東攻城克敵
數被重賞七年師至睢彪以所部招誘京西人民文柘縣其官吏出降彪獨與
五十餘騎入城繼而城中三千餘人復叛彪率其衆力戰敗之撫安其民而還
從梁王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還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數百扼於江北宗弼引
而西將至黃天蕩敵舟三十餘來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載兵士二百餘彪度垂
及以鉤挽之率勇士數十躍入敵舟所殺甚衆餘皆逼死於水中明年從攻陝
西師至寧州彪與宗人昂率兵三千取鄜州始至有來降者言城東北隅守兵
將謀為內應彪即夜從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覺之彪與從者皆殊死戰諸
軍繼進遂克其城從攻和尚原及仙人關與阿里監護漕糧舟戰艦至亳州宋
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擊敗之擒其將蕭通擊漣水賊水寨進取漣水軍其官
民已遁去悉招降之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及臨敵
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以少擊衆無不勝捷齊國既廢攝滕陽軍
以東諸路兵馬都統撫諭徐宿曹單滕陽及其屬邑皆按堵如故為武寧軍節
度使頗贖貨嘗坐贓海陵以其勳舊杖而釋之改忻州防禦使歷安化安國武
勝軍節度使遷行臺兵部尚書改京兆尹封鄅國公以憂去官起復為武定軍
節度使歸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祿大夫久之致仕復起為樞密副使舒國公
賜名彪卒年六十七鎰桓壯彪性機巧通音律人無貴賤皆溫顏接之

溫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閔阿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有謀略以智勇聞都
統杲取中京蒲里特權猛安領軍五千遇契丹賊萬餘與戰敗之出衰古里道
敗敵八千餘至臘門華道復以伏兵敗敵萬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關執
其喉舌人有頃賊三千餘人復寇臘門華道蒲里特整隊先登賊識其旗幟望
風而遁遂奮擊之親執賊帥皇統元年從梁王宗弼伐宋留軍唐州敵衆奄至
蒲里特擊之大名軍萬四千號二十萬蒲里特率親管猛安身先士卒衝擊敵
少却乃張左右翼併擊之敵衆散走而別遇兵二萬來援復以兵三千擊走之
時邳州土賊嘯聚幾二十萬蒲里特軍三千分為數隊急攻之賊潰去南京路
遇敵軍二萬蒲里特以軍三千擊敗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復擊敗之皇統
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同知鳳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轄寧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討
都監遷永定軍節度使海陵南征改武衛軍都總管大定三年授開遠軍節度
使改泰寧軍卒十九年以功授其子兀帶武功將軍本猛安奚出痕世襲謀克

伯德特离補奚五王族人也遼御院通進天會初與父撻不也歸朝授世襲謀
克後以京兆尹致仕特离補招降松山等州未附軍民及招降平州灤州境內
督之耕作宗望伐宋特离補為軍馬猛安與諸將留規取保遂安三州攻安肅
軍河間雄保等兵十餘萬來救特离補率所部先戰大軍繼之大破其兵遂拔
安肅特离補攝通判事降將胡愈陰結衆謀亂特离補勒兵擒愈及其衆五十
餘人安肅軍改為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獲太行群盜元帥府以磁相二
州屯兵屬之擒王會孫小十苗清等群盜遂平遷濱州刺史廉入優等以母憂
去官起復本州改涿州刺史入為工部郎中從張浩營繕東京宮室及田穀黨
事起朝省為之一空特离補攝行六部事遷大理卿出為同知東京留守天德
三年復為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丁父憂起復洺州防禦使正隆盜起州縣無
兵不能禦洺舊有河附于城下特离補乃引水注濠中以為固盜弗能近州賴
以安遷崇義軍節度使未幾告老歸田里卒特离補為人孝謹為政簡靜不積
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
而已

耶律懷義本名孛迭遼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戰功累遷同知點檢司事宗翰已取西京遼主謀奔于夏懷義諫止之不見聽乃竊取遼主廐馬來降太祖自燕還師留宗翰幹魯經略西方懷義領謀克從軍天會初帥府以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令懷義易置之承制以爲西南路招討使乃擇諸部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人多匱乏自是衣食歲滋畜牧蕃息矣從宗翰伐宋降馬邑破鴈門屯兵進攻太原以所部別降清源縣徐溝鎮遂與諸將別屯汾州之境時河東陝西路兵來救太原劉光世折可求欄于文水西山懷義捕得生口盡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襲敗之明年再伐宋從婁室取汾州及其屬邑遂過平陽出澤潞以趨河陽所至皆降及大軍圍汴懷義屯京西汴城旣下宋兵之出奔者邀擊盡之從攻鄭鄧州及討平鄭州叛者攻下濮州及曹濮縣從破大名東平府徐兗等州皆有功七年還鎮十年加尚書左僕射改西北路招討使懷義在西陲幾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戀數日不得發天眷初爲太原尹治有能聲改中京留守從宗弼過烏納水還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許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傔給之每歲春水扈從餘聽自便明年再請老得謝給俸傔之半海陵卽位封漆水郡王進封莘王久之進封蕭王正隆例封景國公其子神都斡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迎侍之官神都斡從海陵南征懷義卒于雲中年八十二

蕭王家奴奚人也居庫党河爲人魁偉多力未冠仕遼爲太子率府率天輔七年都統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鄉人來降命爲千戶領之奚王回离保旣死其親黨金臣阿古者猶保撒葛山王家奴與突撚往討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餘衆時平灤多盜王家奴以所部屢破賊兵斬馘執俘數被賞賚宗望伐宋敗郭藥師於白河亦與有功至河上宋兵扼津要與諸將擊敗之進圍汴破其東門兵明年再伐宋宗望軍至中山諸門分兵出戰焚我攻具祁州河間各以兵來援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濱州賊葛進衆數萬臨淄李直照里以騎兵二千討之王家奴領謀克先登力戰大破其衆明年攻滄州宋兵拒戰復從照里擊走之宋將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島卽以商船十八進襲斬首七百級獲舟二十天會八年除靜江軍節度使授世襲千戶從梁王宗弼征伐爲萬戶遷爲五院都節度使天德二年改烏古迪烈招討都監卒

田灝字歇之興中人遼天慶八年進士歷官金部員外郎權歸德節度使太祖定燕灝舉四州版圖歸朝加都官郎中權節度使事四遷知真定府事招降齊博游賁等賊衆五千餘人已而賁復叛去灝遣齊博僞叛從賁因令伺間殺之降其衆賊壘悉平三遷行臺左丞彰德軍節度使是時新定力役灝獨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繇賦比他州獨輕徙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改同簽燕京留守司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尋改絳陽軍節度使居三年以疾請謝事徑解印歸數奏不允移鎮振武軍入爲刑部尚書居三月請老卒于家

趙隇字德固遼陽人其婦翁以優伶得幸於遼主隇補閤門祗候累遷太子左衛率後居灤州宗望討張覺隇踰城出降授洛苑副使爲灤州千戶遷洛苑使檢校工部尚書從伐宋至汴還棣州刺史侍衛步軍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與有功改商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統押軍兵兼沿邊安撫司事明年權知濟州事八年從定河南授龍州團練使十年改知石州隇久在兵間不善治民坐謗議謫監平州甜水鹽齊國廢河南皆以宿將守之授隇宿州防禦使統本路軍兵隇重義接儒士嘗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隇以橐金贈之其子悉爲私費復代輸之頃之有訟徐帥不法者朝廷使隇鞫治隇委曲營護坐是廢罷寓居於燕海陵出領行臺省至燕隇往見之因訴其事及海陵卽位起爲保大軍節度使貞元初改內省使未幾爲中都路都轉運使明年再徙順義興平入爲太子詹事鎮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後十餘年隇子孫司徒張通古子孫皆不肖淫蕩破貲產賣田宅世宗聞之詔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沒子孫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賣仍著于令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

郭藥師 子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剌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盞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合三　移剌溫　蕭仲恭 子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
光英　元壽　矧思阿補　廣陽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國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直號曰怨軍藥師為其渠帥轄魯古攻顯州敗藥師于城下遼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諸衛上將軍捏里死其妻蕭妃稱制藥師以涿易二州歸于宋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皆入城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藥師大敗棄馬步走踰城以免宋人猶厚賞之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函其首以與宗望藥師深尤宋人而無自固之志矣宗望軍至三河藥師等拒戰于白河兵敗藥師乃降宗望遂取燕山太宗以藥師為燕京留守給以金牌賜姓完顏氏從宗望伐宋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宗望能以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兩鎮不受約束命諸將討之藥師破順安軍營殺三千餘人海陵即位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

郭安國藥師子也累遷泰國上將軍南京副留守貞元三年南京大內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銶同知安武軍節度使王全按問失火狀留守馮長寧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處勾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吳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並斬詔之曰朕非以宮闕壯麗也自即位以來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姦細燒延殆盡本欲處爾等死罪特以舊人寬貸之押宿人兵法當處死無此輩容隱姦細故皆斬也安國性輕躁本無方略海陵將伐宋以安國將家子擢拜兵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軍興領武捷軍都總管與武勝武平軍為前鋒海陵授諸將方略安國前奏曰趙構聞王師至其勢必逃竄臣等不以遠近追之獲而後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是也得構即置之寺觀嚴兵守之及聞世宗即位海陵謀北還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以完顏元宜為都統安國副之及海陵遇弒衆惡安國所為與李通輩皆殺之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倖也魏公叔痤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耶律塗山系出遙輦氏在遼世為顯族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裕爾相還遼帝奔天德塗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書為西北路招討使宗翰伐宋塗山率本部為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從攻太原隆德府從入汴克洛陽及從婁室平陝右天會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遷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贈特進鄆國公

烏延胡里改曷懶路星顯水人也後授愛也窟謀克因家焉從闍母圍平州有功及伐宋圍汴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馳擊敗之元帥府遂賞良馬一匹五年攻宗城縣敵棄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殺千餘人獲車四百輛帥府賞牛三十頭馬一匹七年討泰山羣盜平之毀其營柵兗州羣寇三千餘保據山險胡里改復破之賞牛二十二頭馬四匹八年攻廬州至柘皐鎮胡里改領甲士三十為前鋒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將者七人復以先鋒軍攻和州比至含山縣五里獲甲士十二人乃知宋三將將兵且至胡里改伏其軍遂獲姚觀察帥府賞馬二匹九年定陝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敵千人敗之生擒甲士一人盡得敵之虛實又從蒲魯渾徇地熙秦敗敵兵二千於秦州賞馬一匹宋人屯襄陽府監軍拔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營壁壘乘其未就突戰破之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

偵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大敗之皇統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八年授臨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改同知平陽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貞元三年改同知曷懶路總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節度使七年改歸順軍節度使十年移鎮順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詔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將軍世襲本路婆朵火河謀克

烏延吾里補曷懶路禪春人也從大名路天會中從其父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撻懶以事赴闕以達吉補自隨吾里補領其父謀克從大軍攻滄州方夷濠墮城中兵來拒吾里補以本部擊卻之王師下青州力戰有功獲馬百匹以獻降獲賊黨甚衆青州戍將覲吉補以萊州兵衆請濟於帥府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營拔其一營得戶四千又敗賊兵五萬于恩州攻破其營降戶五萬獲牛畜萬餘將至臨清縣遇敵兵三千又敗之俘獲甚衆生擒賊首以獻帥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賞之時覲吉補敗于恩州之境吾里補復以兵四千往救之破敵萬餘宋兵十萬在單父闍總管宗室移剌屋選步卒一萬騎兵四千往討之吾里補領其親管謀克以從遇敵先登力戰有功大軍經略密州吾里補將兵二千為前鋒遇敵萬人于高密遂敗其衆追至城下殺戮殆盡獲馬牛三千餘吾里補與李太欲敗賊王義軍十餘萬于州南是夜賊兵數千來襲營吾里補以兵橫擊走之後從大軍攻楚揚通泰等州天眷二年襲其父世襲猛安授軍遠大將軍皇統七年益以親管謀克天德三年除同知歸德尹正隆初為唐古部族節度使大定二年為保大軍節度使是歲改鎮通遠是時宋軍十萬餘入河隴據險要攻郡邑元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詔益兵七千遣吾里補與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備任使進階龍虎衛上將軍卒于軍中

蕭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後也父翊天輔間歸朝從攻興中遂以為興中尹師還以恭為質子宗望伐宋翊嘗領建興成川懿五州兵為萬戶軍帥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時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戰恭先以所部擊敗之經山東及渡淮襲康王嘗在軍中師還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奚人之屯濱棣間者皆隸焉改棣州防禦使皇統間改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丁父憂起復為太原少尹用廉遷同知中京留守事累遷兵部侍郎授世襲謀克坐闌禁中起居狀決杖奪一官貞元二年為同知大興尹歲餘遷兵部尚書為宋國生日使以母憂去官起復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四年遷光祿大夫復為兵部尚書是歲經畫夏國邊界還過臨潢失所佩金牌至太原憂懣成疾時已具其事聞於朝海陵復命給之仍遣諭恭曰汝失信牌亦由不謹朕方倚汝欲有委使乃稱疾耶必以去日身佩信牌雖則無以為辭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篤猶舉額受命俄頃而卒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乃戒府官使善護之至保州已聞訃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護喪以還所過州府設奠喪至都命百官致祭親臨奠賻贈甚厚并賜廄馬一謂九哥曰爾父銜命卒於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馬十年今賜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既葬汝則乘之

完顏習不主年十六從伐宋攻下懷仁縣功居最從睿宗經略陝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遇盜三千擊敗之又破賊四千生擒其將帥出隴州以兵四百敗敵數千宋兵七千來取鞏州復擊走之又以五千兵敗吳玠之衆三萬白蕃口遇敵五千復敗之別降定遠等寨皇統二年授同知臨洮尹以憂去官未期以舊職起復改孟州防禦使遷臨洮尹復以罪罷正隆三年起為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

紇石烈胡剌畔發川喹設河人徙西北路識契丹字為帥府小吏梁王宗弼復陝西久不通問睿宗在燕京遣胡剌往候之是時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視彼中地形修道築城十二年往潢州密訪南邊事體及覘劉豫治齊狀盡得其虛實睿宗甚嘉之皇統初從宗弼渡淮及下廬和二州大破張浚韓世忠等軍遣胡剌馳奏賞以金盂重彩五端絹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軍州事以廉加忠武校尉天德初以監察御史分司行臺歷同知濟州防禦使事入為監察御史秩滿再任大定二年遷刑部員外郎與御史大夫白彥敬往西北部族市

馬累轉泗州防禦使，三遷蒲與路節度使，移寧昌軍，卒。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耨里，遼橫帳秦王之族也。為人謹愿有志，喜讀書，通契丹大小字。與耶律高八來歸，婁室問高八曰：「與爾同來者，誰可任用治軍旅事？」高八對曰：「耨里可。」婁室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關，特為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离喝辟署陝西參謀事，以軍務遷行臺兵部侍郎，再遷尚書左司郎中。海陵為平章政事，謂恕曰：「君亦有黨乎？」恕正色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黨之有？」海陵徐曰：「前言戲之耳。」久之，為沁南軍節度使，遷行臺工部尚書。行臺罷，改安國軍節度使，為參知政事。以疾求解，為興中尹，入為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廣平郡王。薨，年六十九。二年，例贈銀青光祿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陽王子儀之後。郭氏自子儀至承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入于遼，子孫繼為天德軍節度使，至昌金降為副使。企忠幼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居母喪，哀毀如成人。服除，襲父官，加左散騎常侍。天輔中，大軍至雲中，遣耶律坦招撫諸部，企忠來降。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韓州。及見太祖，問知其家世，禮遇優厚，以白鷹賜之。天會三年，伐宋，領西南諸部番漢軍兵為猛安，從破鴈門，屯兵，加桂州管內觀察留後，鎮代州。明年，賊楊麻胡等聚衆數千于五臺，企忠與同知州事適里討平之。遷知汾州事。是時，汾州初下，居民多為軍士掠去，城邑蕭然。企忠詣帥府力請，願聽其親舊贖還，帥府從之。未幾，完實如故。石州賊閻先生衆數萬至城下，僚屬慮有內變，請為備。企忠曰：「吾於汾人有德，保無他。」乃率吏民城守，會援至，合擊破之。六年，改靜江軍節度留後，還天德軍節度使、汴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秩滿，權沁州刺史。到官歲餘，卒，年六十八。

烏孫訛論善騎射，襲父撒改謀克。從蒙刮攻東京及廣寧，擊北京山賊，皆有功。蕭霸哲來攻恩州，訛論以六十騎偵之，遼夜遇敵數百騎，掩擊之，生獲三人，知霸哲衆九萬且至，故蒙刮得以為備，遂破霸哲。宗望伐宋，已至汴，訛論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敵一千於滄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開州，訛論以騎四百守河，復敗千餘人，斬首七百餘。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闍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訛論擣師，敗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訛論帥二千人直前敗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寧。十五年，沂州賈防禦叛，訛論敗之，獲賈防禦。錄前後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將軍。宗弼再取河南，訛論以五十騎敗楊家賊五百於徐州東。以功受賞不可勝計。天德二年，除磨州刺史，移淄州，遷石壘部族節度使，行至北京，病卒。

顏盞門都，隆州帕里千山人也。身長，美鬚髯。天會間，從其兄羊艾在軍中。方取汴京，其兄戰歿，遂擐甲代其兄充軍。睿宗定陝右，以門都為蒲輦，隸監軍杲親管萬戶。攻饒風關，至坊州，杲欲與總管蒲魯虎會於鳳翔，遣門都領六十騎先往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阨，賞銀五十兩。其後，梁王宗弼駐軍山東，遣人詣陝西，特召門都至，令齎慶齊及安撫百姓詔書往諭監軍宗室杲。門都既還，宗弼賞以良馬銀絹。事畢，復遣從杲。天眷初，叛將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僞邀杲至私署，以獻甲為名，遂以兵劫執而去。門都突出以告，押軍猛安完顏撻懶同率兵追及，首出與戰，杲由此得脫。以功遷明威將軍。復從杲招復陝西，進至鳳翔。齊國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授門都牌劄，令往撫定。門都所至，多獲甲兵，從者安之，違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杲甚嘉之。皇統初，遷廣威將軍。四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改知保安軍事。天德三年，為丹州刺史，兼知軍事。正隆初，為寧州刺史。大定初，宋將吳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隴，元帥府承制以門都為勇烈軍都總管，領軍討之。宋人保據德順，都監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剌會宗室璋議征討之策，璋與門都曰：「須都監親至，敵必退矣。」合喜領軍四萬來赴，遂復德順州。明年，秦隴平，以功遷金吾衛上將軍，授通遠軍節度使。五年，改慶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卒于官。十九年，錄功，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安敵骨論窟申謀克，授武功將軍。門都性忠厚謹愨，安置營壁尤能慎密，有敵忽來，雖矢石至前，泰然自若，遇號令士卒如平時，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僕散渾坦，蒲與路挾懣人也。身長七尺，勇健有力，善騎射。年十六，從其父胡沒

遠征伐，初授修武校尉，爲宗弼扎也。天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規伺，至鄢陵，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多所俘獲。皇統九年，除慈州刺史，再遷利涉軍節度使，授世襲濟州和朮海鸞猛安涉里斡設謀克。貞元初，以憂去官，起復舊職，歷泰寧、永定軍，改咸平尹。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召渾坦至南京，既見，沉思久之，謂之曰：「汝有功舊，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甚可憐憫。」遂釋之，改興平軍節度使。世宗即位，以爲廣寧尹。窩斡反，爲行軍都統，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翼，敗窩斡於長濼，改臨潢尹。賊平，賜金帛，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徙顯德軍、慶陽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舊功，起爲利涉軍節度使，復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二。渾坦歷一十七官，未嘗爲佐貳。性沉厚有識，雖未嘗學問，明於聽斷，所至有治聲云。

鄭建充字仲實，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安府事。天會七年來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劉光烈兵八萬來攻，建充相距四十餘日，攻益急，建充遣人會斜喝軍，夾擊破之，俘其裨將賈貴，遷節制司統制軍馬，改京兆府路兵馬都監。敗宋曲端於彭原。高昌宗據延安，爲宋守，建充擊之，盡復城邑，復知延安軍府事。齊國建，累遷諸州團練使，知寧州。齊國廢，朝廷以地賜宋，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副使，仍知寧州。天眷復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正隆軍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於朝。建充性剛暴，常畜猘犬十數，奴僕有罪，既笞已，復嗾犬嚙之，骨肉都盡，雖僚屬下士於敵己上，一無所屈，省部文移有不應法度，輒置之坐下，或即毀裂，由是在位者銜之。軍胥李換竊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誣建充藏甲欲反，更再鞫，皆無狀。方奏上，鞫事者素與建充有隙，恐其得釋，使吏持文書紿建充曰：「朝省有命，柰何。」建充曰：「惟汝所爲。」是夜，死於獄中，長子邦亦死焉。

烏古論三合，曷懶路愛也窟河人。後從真定，睿宗爲右副元帥，聞三合勇略，選充扎也。後從宗弼征伐，積勞遷都監，未幾從伐宋，與宋兵遇於潁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統元年，領漢軍千戶，帥府再以軍四千益之，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再遷太子少詹事。大定六年，改洺州防禦使，上曰：「卿昔事睿宗積勞，甚達事體，輔佐太子宜力多矣。今與名郡，所以勞卿也。」遷永定軍節度使，歷臨潢、鳳翔尹，陝西路統軍使，東平尹，節制州郡，躬行儉約，政先寬簡，邊鄙久寧，人民獲安。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卒。十八年，世宗追錄三合舊勞，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也窟河世襲猛安阿里門河謀克，陞武功將軍。

移剌溫本名阿撒，遼橫帳人。工契丹小字。睿宗爲左副元帥，伐宋，溫從大軍渡江，辟江寧府都巡檢。江寧太平初下，宋遣諜人屬官百姓，屬者數萬人，溫擒其諜者，遂不敢竊發。宗弼嘉之，賜銀千兩、重綵百端、絹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嘗不在行間。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會宗弼巡邊，溫從軍，不之官。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壽詩，已被酒失次，溫捉而出宮。明日，熙宗謂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謹，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親信之，嘗謂女壻紇石烈志寧曰：「汝可效阿撒之爲人也，可以幾古人矣。」未幾，除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累遷左諫議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爲濟州路行軍萬戶，從至揚州，軍還，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膳不適口，召溫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歷永定、寧武、彰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頗決，百姓懼駭，不知所爲。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溫，溫曰：「爲政疵癘，水逆溢爲災，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移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灑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群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爲至誠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蕭仲恭本名朮里者，祖撻不也，仕遼爲樞密使、守司徒，封蘭陵郡王。父特末，爲中書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勤有禮節，能被甲超橐駝。遼故事，宗戚子弟別爲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爲班使，歷宮使、本班詳穩。遼帝西奔天德，仲恭爲

護衛太保兼領軍事至霍里底泊大軍奄至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國家無以我爲也仲恭母遼道宗季女也遼王傳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并進乾糒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感而余睹爲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爲內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即以蠟丸書獻之宗望察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累遷右宣徽使改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辯於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誅仲恭衛禁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皇統初封蘭陵郡王授世襲猛安進拜平章政事同監修國史封濟王詔葬遼豫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改行臺左丞相居無何入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海陵親爲書以玉山子賜之是歲薨年六十一諡貞簡正隆例降王爵改儀同三司鄭國公子拱

拱本名迪輦阿不初爲蘭子山猛安海陵爲宰相徽取人譽薦大臣子以爲達官遂以拱爲禮部侍郎耶律彌勒拱妻女弟也海陵將納爲妃使拱自汴取之還過燕是時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竊憂之曰上多猜嫌拱其及禍矣拱去不數日仲恭卒拱至上京聞訃以本官起復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彌勒入宮果如仲恭所相度即遣出宮夜半召拱至禁中詰問無狀海陵終疑之乃罷拱禮部侍郎奪其信牌拱待命踰年不報歸蘭子山治猛安事是時蕭恭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拱至蘭子山與客會語及之有阿納與拱有隙乃誣拱言張九無罪被誅語涉怨謗海陵遣使鞫之戒傳者曰此子狂妄宜有此語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復問拱但榜掠其左驗使如告語證之拱遂見殺

仲宣本名野里補仲恭母弟聰敏好學沉厚少言五歲遙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爲本班詳穩從天祚西爲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至石輦鐸遼主留仲宣侍母遂與其母皆見獲太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宣徽使從睿宗伐康王師還家居者久之皇統二年特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永定昭義武寧四鎮節度使爲政平易小吏不敢爲姦賄賂禁絕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朔潞百姓皆爲立祠刻石頌之正隆二年卒年六十四

高松本名檀朵澄州析木人年十九從軍爲蒲輦有力善戰宗弼聞其名召置左右從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咸平總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謀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說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共捕斡論赴有司松從征窩斡以功遷咸平少尹四遷崇義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

贊曰忠信行己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稱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詛遏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海陵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

光英本名阿魯補徒單后所生是時燕京轉運使趙襲慶多男故又名曰趙六養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於是贈璋銀青光祿大夫賜宗正方錢千萬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爲皇太子是月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盡召國初嘗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並加宣武將軍賜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歲矣有子十人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答其厚意後以英字與鷹隼字聲相近改鷹坊爲馴鷙坊國號有英國又有應國遂改英國爲壽國應國爲杞國宋亦改光州爲蔣州光山縣爲期思縣光化軍爲通化軍云太醫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義俱以醫藥

侍光英。李中超換宣武將軍、太子左衛副率。薛遵義丁憂，起復宣武將軍、太子右衛副率。光英穉禩時，養于宗正方家，其後養于永寧宮及徒單斜也家。貞元元年，詔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居于東宮。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龍殿，賜京師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獐獲之，海陵大喜，命薦原廟，賜光英馬一匹、黃金三斤，班賜從者有差。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肅州，光英獲二兔，遣使薦于山陵，居數日，復獲麞兔，從官皆稱賀，賜光英名馬弓矢，復遣使薦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羣臣迎謁，海陵與徒單后、光英共載而入。海陵嘗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當日遊宴於宮掖苑囿中，以自娛樂。光英頗警悟，海陵謂侍臣曰，上智不學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太子宜擇碩德宿學之士，使輔導之，庶知古今，防過失。詩文小技，何必作耶。至於騎射之事，亦不可不習，恐其懦柔也。及將親征，后與光英挽衣號慟，海陵亦泣下，曰，吾行歸矣。後誦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言海陵弒母事。及伐宋，光英居守，以隴滿訛里也爲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以衛護之。完顏元宜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殺光英于汴京，死時年十二。後與海陵俱葬于大房山諸王墓次。

訛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襲其父忽土猛安，除邳州刺史，三遷昌武軍節度使、歸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統軍使、太子少師。大定二年，遷元帥右都監。宋人陷陳蔡，訛里也師久無功，已而兵敗于宋，解職。俄起爲京兆尹，世宗謂之曰，卿爲河南統軍，門多私謁，百姓惡之。其後經略陳蔡，不惟無功，且復致敗，以汝舊勞，故復用汝。京兆地近南邊，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壽，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爲起第。五月己酉彌月，封其母唐括氏爲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補爲宿王，葬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語，伯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祗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雖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閑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秪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臭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南氏爲才人。七月，封廣陽爲滕王。九月薨。

贊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隴滿訛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戕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己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金史卷八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一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遁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劉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爲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御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論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爲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請送伴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況齊乎肖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迺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詐稱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爲相內懷覬覦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王以誣構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念裴滿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宮頗鬱鬱因縱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鞫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導引孫進逼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正及孫進引服盡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實於生海陵既殺胙王不復緣審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藩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天資樂易不爲表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遼而爲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爲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祕書郎太宗將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趙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瑴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爲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

事進拜尚書右丞天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改析津府為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賜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疏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珫來視工役凡一殿之成費累鉅萬珫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為千戶謀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任之意也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為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恕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為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為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烈志寧等其後皆為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衎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奇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為請三年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朝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諡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權大興縣令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於香閤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為降朕以刑部闕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戶部尚書升諸相位由榮德大夫賜還金紫卿所目見也當既厭心無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權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為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廉吏奉法不為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為臺官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為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日輪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

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恐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敢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爲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慚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言熙宗聖節盡七月七日爲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外國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乞移他月爲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講好日久遽以暑雨爲辭示以不實萬一雨水踰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既而竟用襄議時帝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爲當矣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錡陽訃聞輟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眞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斡魯軍至乃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閤門使客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最遷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通領中京以玄素爲魏王府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轉運使改興平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世宗即位玄素來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取在官貲糧及據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戶部尚書出鎮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瘧疾輒愈人皆異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以父廕補軍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濟州樂郊縣主簿玄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徵女爲次室是爲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叔玄素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微閣召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衎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貪緣爲姦多亡失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爲籍作四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進階賞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詔徙女直猛安謀克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瘠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爲己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

給地不可種藝，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攝其事，請條約立限，令
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
拘籍之。上聞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
丞襄對曰：故遼與夏爲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遼故
禮，所以然耳。汝弼曰：當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
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小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
年老，卿等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拜尚書右丞，於是戶部
闕官，倉粟，汝弼請使暴揚，既得擢之。上讓曰：汝欲積陰德邪，何區區如此。左丞
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爲樞密使，是日汝弼亦請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
年未老，未可退也。遷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爲榮。有年未
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言嘗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
十者致仕，不許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
此類也。久之，坐禮增諸皇孫食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參政襄、汝霖
各削官一階。上曰：惟法當奪職，但示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
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爲廣寧尹，賜通犀帶。汝弼
爲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爲，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爲，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
婉辭以引過，然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嗜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
好。大定二十七年，薨。汝弼既與永中舅甥，陰相爲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
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術者推算永中。有司鞫
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遙輦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閉關避亂，未嘗一日
怠學。遣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使主帥府文字，擢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
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
立，行路嗟歎。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
行臺尚書省，入爲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爲宋國歲元使，被詔治鞫
韓王亨于廣寧。亨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遂使安禮與梁王宗弼故吏乃竇安
禮曰：宇迭有三罪，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既引伏，其罪不足道，焉及密
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爲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
李老僧同鞫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絕滅事迹，覬減
得以不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改吏部尚書。議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
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尚書右丞，進封鄖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
伐江南，忤海陵意，罷爲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從帥府
再伐宋，資貨人口一無所取，貴爲執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券。時議賢之。薨年
五十六。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
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
令史，累官殿中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爲相，薦爲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
陵篡立，以爲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
修起居注，授世襲猛安，爲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猛安於中
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廄馬。奉遷山陵，還爲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
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
婁室，海陵以婁室爲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
言，惟實知實信矣。婁室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正
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譚國公，諡忠辯，賻銀二千兩、綵百端、
絹千匹、錢千萬，以長子參謀合爲定遠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答爲忠武校尉。
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轂士類，然頗營產業，爲
子孫慮，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
地，貧民不得耕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
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
椿年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
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

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巳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蕭戩宰壻也海陵疑奏疏戩爲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猶杖戩召集中都司局官至咸德門諭以殺宰事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御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淟涊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贊曰異哉海陵之爲君也肆智御下而不卹羣君子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貲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金史卷八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二

杲本名撒离喝　耨盌溫敦思忠子乙迭　溫敦兀帶
奔睹　高楨　白彥敬
張景仁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爲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离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凡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离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秦王，撒离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二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覩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遷擇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衛要，使撒离喝總之。居無何，詔收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濼，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風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葛杌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离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賜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馬二，命射于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离喝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离喝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撒离喝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保屬籍，以玉帶寶書賜之。撒离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凡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野獨有附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遙設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剌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令掃胡證宗安，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實知不舉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斛魯渾殺撒离喝于汴，并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斡者孫耶魯侯撒离喝于汴，斛魯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斛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覩還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設爲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

云然逃散在博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諡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耨碗溫敦思忠本名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答贊謨往來專對其間號閘剌閘剌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剌至遼遼人殺之遼主自將至駞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袞往書曰若不從此胡突袞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賽剌殺之惟所欲者天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樸潤色胡十答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謨與習泥烈偕行贊謨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王自陳閽者止之贊謨不顧直入閽者相與搏撇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謨歸太祖再遣贊謨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宗翰軍封劉豫為齊帝思忠為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克和尚原還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元帥府在陝西者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為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為行臺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為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贊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為尚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鄗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天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為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疎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為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驗隨至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為期海陵曰何久也朞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閒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讀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既不用思忠言遣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為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斡窩果反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諫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鑄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答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敝如此其糾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逆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實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實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發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繇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答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長其

擾乃驗民財買銀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諜坐奪猛安遇赦求敘上曰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

耨盌溫敦兀帶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爲詩選爲尙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爲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尙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尙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爲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卽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爲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寓幹人心未安兀帶爲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擧兀帶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當理否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勑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兀帶刑部尙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郞敵斡郎中骨赧皆爲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帶輩者乎卿等爲朕擧之其見思如此

昻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斜斡之子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昻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遼謂之曰汝可擐甲從軍矣昻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在鴛鴦濼遣耨盌溫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杲願以所部軍追之杲不能決乃遣昻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闍母遣昻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伐宋承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與昻以兵三千爲前鋒比暮昻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昻諭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闍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遣昻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昻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昻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昻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略熙秦遣昻與撒离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昻等遂取寧洮安龍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昻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鎭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昻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爲疑兵自以精兵陳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昻勒兵躡之至淸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昻乃附水屯營夜將半怱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昻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昻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變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昻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塡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昻擧兵以爲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牧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移里閔斡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昻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尙書左丞相昻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昻五十久之拜太尉封濟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衞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昻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昻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昻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昻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

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遼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稷殿小底宗浩與其壻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其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獻勞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略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爲勅葬使事畢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爲輟朝親臨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雖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幔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辦於家即命駕相就爲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君子以爲達

贊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猜與大㚖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爲林答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遂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欲其貲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遷側趑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嘗業進士斡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僞送款以緩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斡魯乃進攻既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安天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清簡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楨爲同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爲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术者因之嘯聚爲盜海陵患之即以楨爲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嚴肅有近侍渦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于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慴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當路者忌之蕭張忠輔馬諷爲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爲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倘可愛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遏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改焉祖屋僕根父阿斯仕遼爲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家爲吏補元帥府令史伐宋爲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爲尚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數千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遣彥敬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爲本部侍郎遷大理卿出爲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誣開府愼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陵嘉之遷簽書樞密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敬主會寧蒲與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敬爲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補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跪移迭不屈皆殺之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蒲速賚稱疾不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牓於北京市肆以宣賞彥敬志寧恐爲人圖己遂降以爲曷速館節度使不數月召爲御史大夫窩斡僭帝號諸軍馬

瘦鶻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
以新馬三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爲兵部尚書出爲鳳
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
尊祖配天爲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永固傳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
文辭宋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凡七
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
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爲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
講八年爲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實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累年國書
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
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
就館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爲禮部侍郎降石州
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久之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數幾
何景仁率易少周悉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
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有不可行者卿謂無
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
兼太常卿學士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爲御
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
後行之斯爲稱矣不能如古之人衆人不獨誚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辭中頗
輕脫失言嘗以酒爲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察景仁被
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爲大夫或
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
謝未幾詔罪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罪事都水監丞
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
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勑元忠曰監丞六品有
罪聞奏今乃一切趣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
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懟之荼毒
直己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稍使久在此位其深
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金史卷八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三

世宗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子璹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孰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鄗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衞紹王允濟、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孰輦、斜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爲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懣曰玘、阿离合懣曰璲、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再賜永中修公廨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榮祿大夫、阿离合懣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顧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遜、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薰、御史中丞孫卽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上謂宰臣曰、鎬王秖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离合懣等皆棄市、敕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敕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爲盜亡入衞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爲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溫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寧至、推爲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嗣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衞真百姓王深等皆

僧以爲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歌契黨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旗旅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承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興初詔免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爲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衞王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己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兎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爲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蒲剌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類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玉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剌覩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敍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剌以衞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爲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勸停上次薊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爲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憩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中水果得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爲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密雲王氏素猾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間尹閏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北京爲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勑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書與胡剌爲地胡剌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剌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磨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笞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後毋復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鄆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潞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曰忠簡子福孫

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璘壽孫名璹粘沒曷名琳是年璘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爲興陵榮妃養子常居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爲詩工眞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衞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璹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爲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初璹已臥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何復望是時曹王出質璹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五子守禮字慶之風神秀徹璹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畫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隆守禮病卒年未三十

豳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秘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剌猛安三年進封曹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豳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衞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賜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鶻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爲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曹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爲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復徙封吳判眞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盆買必剌猛安明年進封兗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賢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申盤友于之愛洎沖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繫在寵渥莫踰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嘉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鎭府困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遠罹於國憲良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尙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不望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誡欲成終始之殊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愼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稟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寵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武寧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誓金縢之辭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匹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儒業時惟茂親識通古今砥礪忠義方今憂於外服來輸誠於上聞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遂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爲之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虞王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

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衞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婚姻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金史卷八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四

李石 子獻可　完顏福壽　獨吉義　烏延蒲离黑
烏延蒲轄奴　烏延查剌　李師雄　尼厖古鈔兀
孛朮魯定方　夾谷胡剌　蒲察斡論　夾谷查剌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為宰相高祖仙壽嘗脫遼主之
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雛訛只
桂州觀察使高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
會二年授世襲謀克為行軍猛安睿宗為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
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臺省於汴石為汴京都巡檢使歷大
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宮室石護役皇
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
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厭前日之言秩滿託疾還鄉里世
宗留守東京契丹括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
宗動靜知軍李蒲速越知存福謀以告世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
世宗從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為戶部尚書無何拜參知政事阿瑣殺同知中
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羣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
遠在江淮寇盜蜂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赴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
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生鄭
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為元妃李氏三年戶部尚書梁銶上言大定以前官吏
士卒俸粟支帖真僞相雜請一切停罷石買草去舊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
以新粟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銶梁銶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丞翟永固鞫之
梁銶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為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
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警不可不嚴近都猛安
內選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券糧粟謂宰臣曰府軍錢幣非徒聚貨也若軍士
貧窮百姓困乏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
居上以使傳頻煩命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
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平章政事合喜之姪也贓濫不法石即劾
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
為天下姦污未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等惟
劾有罪而未嘗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聞石司憲既久年寖高御
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
御香閣召中丞移剌道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
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
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亦不負此職也九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
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
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
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
所見雖當則違不從乎豈可以與己相違而蓄怒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
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
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
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
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
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任五品職
事多闕何也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稱旨上
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賻錢萬
貫官給葬事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諡襄簡石以勳戚久處
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奏徒單子溫退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
不能堪者時論得失半之亦豈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
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及中年以晉
累見斥衆譏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以事見

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爲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岸頓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爲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爲長久之術。趣有司按問。自是軍民之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上從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爲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單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子獻可。遵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爲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衞紹王即位。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遵安。權符寶郎。

完顏福壽。曷速館人也。父合住。國初來歸。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壽襲父合住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衞上將軍。海陵省併猛安謀克遂淨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妻室臺答藹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壽乃誘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徒單思忠府吏張謀魯瓦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福壽等問曰。將軍何爲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爲主。以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爲書以授思忠。於是督諸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擐甲入衞宮城。殺高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衍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爲元帥右監軍。賜以銀幣御馬。初。謀衍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爲右軍。謀衍曰。樹置在我。爾曷敢言。福壽曰。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建爲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從完顏謀衍討白彥敬紇石烈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吾扎忽等與窩斡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復其世襲猛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曷速館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秘剌。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秘剌領戶三百。遂爲謀克。秘剌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秘剌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照屋。人咸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爲管勾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權右監門衞大將軍。除寧化州刺史。察廉。遷造剌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卓魯部族節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爲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統軍司徙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日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榷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沿邊唐州等處諸軍猛安皆隸于義。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節度使。爲彰化軍。改利涉軍節度使。是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爲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則討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斡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窩斡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爲便。上納之。次梁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爲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子和尙。大定初。除應奉翰林文字。僞金牌賊滿龍里也乎撒曷輦充護衞司吏王得兒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止。和尙爲奉使擅廢置州縣

官毓行教戮詔尙書省賙恤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引壽爲斜卯阿世襲謀克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尙奢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問羣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己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言義最先至諸將尙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离黑速頻路哲特猛安人改屬合懶路祖恩列預平烏春窩謀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贈銀青光祿大夫父國也襲猛安蒲离黑從太祖伐遼勇聞軍中天眷二年襲猛安授卓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節度使還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爲順義軍節度使徙貝合喜定秦隴蒲离黑統完顏習尼列顏盞門都兵救德順州改延安平涼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延蒲轄奴速頻路星顯河人也後改隸曷懶路父忽撒渾天輔初追授猛安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長有力多智略襲其父猛安謀克階宣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海陵南征改歸德尹爲神策軍都總管屯潁州比至山東盜已據其城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說之盜舍其衆所圍乃與軍士皆下馬立而剌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迤邐歸之至暮而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擾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惠爲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爲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與宋軍十萬餘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與蒲兵合爲二萬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子查剌

烏延查剌銀青光祿大夫蒲轄奴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敵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剌適出城平遼率本部亟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查剌下巨木壓之殺賊甚衆括里乃解去查剌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爲鐵簡萬戶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食野爲陣查剌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世宗即位查剌爲兒充護衛爲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斡戰于花道大軍未集查剌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蒲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世傑走查剌軍賊合圍攻之查剌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過裊嶺追及於陷泉賊先犯右翼查剌迎擊之賊退走窩斡募人刺之僞護衛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剌查剌回顧以簡背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窩斡平以爲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本官起復襲其父猛安除秦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節度使徙鎭邠州爲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鈌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爲右副點檢出爲興中尹改婆速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爲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查剌貞懿寡言平居極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雖重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雁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摘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爲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滑州齊廢爲汴京馬軍都虞候歷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爲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爲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德順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鞍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

尼厖古鈔兀曷速館人初爲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率戰艦蔽塞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察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獲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田胡陵夜襲孛堇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爲蒲部孛堇賜綵絹幣帛三

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之官河間尹大奧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實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廐馬四匹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遣陽鈔兀迎謁還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宜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還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爲東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錢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奧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內省自訟從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爲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走京師鈔兀爲人倘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爲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尙世襲布輝猛安徙胡眼謀克

孛朮魯定方本名阿海內吉河人也材勇絕倫海陵素聞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充護衛數月轉十人長遷宿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爲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權殿前右副點檢世襲猛安改左副點檢出爲河南尹改彰德軍節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爲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鷄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既而定方引兵趨鷄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禕乂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邊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亳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下馬取水爲人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悶之詔有司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夾古胡剌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帥撻懶麾下有戰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謀克正隆末山東盜起胡剌爲行軍猛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山東路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胡剌將之與驍騎軍皆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敗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鎭僕散忠義伐宋胡剌領萬戶由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歿于陣贈鎭國上將軍

蒲察斡論上京益速河人徙臨潢祖忽土華父馬孫俱贈金紫光祿大夫斡論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衛還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爲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呂斜魯猛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爲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爲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據壽安縣嵩州刺史石抹突剌押軍萬戶徒單寨補以騎兵三百巡邏遇于縣東請師於斡論斡論使猛安完顏鶻沙虎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剌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入縣城突剌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本官

夾古査剌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剌速國初授世襲曷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謝奴官至工部尙書査剌狀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二年授武義將軍未幾權符寶郎凡再考出爲灤州刺史改知平定軍事海陵南征爲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宋將吳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査剌與諸將議破敵策璋等議曰我兵雖屢勝而敵兵不退者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合喜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爲殿前右衛將軍襲父猛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焉九年出爲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諸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舉達於朕聰大定十二年卒査剌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超越倫

輩。太師勗嘗曰。查剌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才。鮮矣。

贊曰。陷泉之捷。夏實孱孱。衍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擾攘。淮蹈鉤瓠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焉。

金史卷八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五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韓赤以來與國家世
爲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爲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轉猛安書爲東平
尹開遠軍節度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宗弼於諸壻中
最愛之皇統間爲護衛海陵以爲右宣徽使出爲汾陽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
書改左宣徽使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北
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坐誅於是志寧爲西北面副統
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臨潢泰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
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
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卽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補來招彥敬志寧殺其使者九
人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正隆暴虐人望
旣絕朕以太祖之孫卽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爲正隆死節恐爲人所圖然
後來降朕今殺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
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
使扎八招窩斡扎八乃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之志寧以
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窩斡敗于長濼西走志寧追及于霿䨴河賊已先渡
依岸爲陣毁橋岸以爲阻志寧與賊夾河爲疑兵與萬戶夾谷清臣徒單海羅
於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淖乃束柳塡藉士卒畢濟行數里
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
自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風煙突
人不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謀衍右監軍福壽不急
擊賊久無功右丞僕散忠義請自討賊而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謀衍志
寧代福壽封定國公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略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慶和

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寧方追躡之元帥忠
義與賊遇于花道軍頗失利賊見志寧躡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大軍馬
瘦弱不堪追襲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獲賊候人知賊自還精銳與老小輜重
分道期山後會集可擊其輜重忠義以爲然遂過移馬嶺進及裊嶺西陷泉賊
見左翼據南岡爲陣不敢犯右翼萬戶烏延查剌擊賊少却志寧與夾谷清臣
等擊之賊衆大敗涉水走窩斡母徐輦擧營由落括岡西去志寧追及之盡獲
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窩斡走奚中
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過渾嶺入于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
官賞縱之歸約以捕窩斡自効稍合住旣去見窩斡秘不言見獲事乃反間奚
人于窩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不察當是時窩斡屢敗其下亦各有
心稍合住乃與賊帥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清臣
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因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
逆黨旣平入朝爲左副元帥賜以玉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
京節制諸軍宋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
觀察遁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
舊式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是時宋得窩斡黨人括里扎八用其謀
攻靈璧虹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北人恃騎射戰
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尤甲撒
速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剌撒萬戶溫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
候大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剌撒嘗遺人入宋界貿易交通李世輔受其
賂遺久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舉除名撻不也母斡里懶緣坐當死
上曰撻不也背國棄母殺之何益朕閔其老遂原其死詔撒速剌撒速可婁室
各杖有差撒速剌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爲得志曰與括里扎八置酒高會志寧
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
恐世輔遁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里等
間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愼毋

擊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為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為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蹙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走明日夾谷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剌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謀克並如陝西遷賞蒲輦進官三階重綵三端絹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徒單克寧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往反議遂定宋世為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書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賜之詔曰靈壁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實閔焉宜歸葬鄉里官為齎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孛朮魯定方以下猛安謀克官為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猛安三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寧還京師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飲志寧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敘北征旣還遣使者迎勞賜以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以玉帶賜志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征護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看問日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隧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諡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害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舊臣惟秦宋二王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盧古河人宣獻皇后姪元妃之兄也高祖斡魯補曾祖班覩祖胡闌父背魯國初世襲謀克婁速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略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輔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為謀克宗弼再取河南表為忠義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明府以本部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大將軍承其父世襲謀克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猝閒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擊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為兵部尚書僕散忽土與海陵篡立恃勢陵傲同列忠

義因會歛衆辱之海陵不悅出爲震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衆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吏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閱再考徙平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爲漢南路行營副統制伐宋克通化軍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師拜尙書右丞移剌窩斡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顏謀衍旣敗之于霿㶟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斜哥暴横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踵其遺餘水草乏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欲願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卽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貫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違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行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爲左翼宗敘爲右翼與賊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賊引去窩斡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復及于裊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奠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裊倖生口三十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悉分諸軍賊走趨奚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旣踰渾嶺復進軍襲之望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賜卿御衣及胄睹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軍士窩斡旣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移剌道敗抹白諸奚之衆抹白奚乃降窩斡勢益弱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稍合住縱之使歸約以捕窩斡自贖仍許以官賞稍合住與其黨執窩斡詣完顏思敬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尙書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而窩斡驕張命將徂征及窩斡敗其黨括里

扎八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謀使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位于宗室子眘是爲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旣至南京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埸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衆敬造麾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于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卽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閒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璧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爲叔侄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事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侄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佗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敘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侄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數職未嘗增也至是增

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員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諜人符忠忠刺書至中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國書副本宋世爲侄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見其書曰侄宋皇帝眘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侄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可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虞候司軍共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強丁多者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曷速館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並行放還詔近侍局使裴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符寶祗候龐滿回海佩銀牌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一匹阿里喜絹一匹謀克倍軍人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詔曰其令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三月詔曰如大軍已放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軍宗敘留駐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勸還任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六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撫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賻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焉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爲給之大宗正丞竟充勑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勑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忠義勤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勳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傳

徒單合喜上京速蘇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襲猛安合喜魁偉膂力過人一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王婁室爲扎也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爲謀克尋領婁室親管猛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爲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五百於鳳翔以二謀克拒鐃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口奮擊敗之諸軍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尹是時關陝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多失業合喜守之以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年爲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爲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合喜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横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爲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于華州是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雞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乞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

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
順駐兵平涼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順之圍合喜遣萬戶完顏習尼列大㚐順
寧州刺史顏盞門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
押之與迭勒會吳璘聞之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
尚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也等馳擊之迭
勒蒲离黑繼至併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
國講和請各罷兵璘遂遁去蒲离黑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
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猛安溫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戰未嘗少挫及救兵
至圍解蒲里海之功爲多頃之吳璘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
益合喜兵號二萬人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節度
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剌高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
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皆備軍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虢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
人來圍華州押軍萬戶裴滿按剌欲堅壁守之猛安移剌沙里剌曰宋兵雖多
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按剌以騎兵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
敗斬首五十餘級已而璋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寶雞以西至于大
散關皆自散關遁去頃之吳璘聞赤盞速魯改烏延蒲里黑軍已去德順率兵
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洮少尹紇石烈驅洛死之詔贈官一階
賜錢五百貫合喜以璋權都統習尼列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敗
璘恃其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駐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
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德順秦州之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習
尼列邀擊宋經略使荊皋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人習尼列擒宋將朱永
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德順亦棄城遁速魯改邀擊之所殺過半擒將
校十餘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遁高景山定商虢宗室泥河取環
州於是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鎮戎德順商虢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
復之陝西平詔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猛安階昭毅以下遷兩資昭武
以上遷一資謀克階六品以下遷兩資五品以上遷一資押軍猛安階昭武以
上者遷一資昭毅以下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宣武餘人遷奉
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軍謀克武功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
忠勇以下女直人遷昭信餘人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
軍有官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猛安賞銀五十兩重綵五端絹十匹權正同
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阿里喜十貫戰歿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
置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合喜年
老以陝西軍事委卿凡鎮防利害可訪問合喜也七年入爲樞密副使改東京
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爲平章政事奏
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祕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擊毬聞訃
遂罷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
其功遷其孫三合武功將軍授世襲本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配享
世宗廟廷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窩斡橫噬有弗戢之長焉
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
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爲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爲相之
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
哉

金史卷八十七

金史卷八十七考證

訖石烈志寧傳李世輔○臣宗楷按，宋史，世輔，李顯忠之舊名。

金史卷八十七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六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本名習尼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剌道本名趙三　子光祖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父太宇，世襲蒲輦，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過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為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嘗書邊目，輒得其隱奧，雖大文牘，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為第一。除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監為宋主歲元使。是時，納合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己右，用是為刑部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己者，卿舉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為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還右。既而諸軍往往遁亡北歸，而世宗即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為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弼曰：「卿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屢殞。當時懷祿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也。」良弼頓首謝。窩斡敗于陷泉，入奚中，詔良弼佩金牌及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左丞。上言：「祖宗以來未錄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量第封賞。」詔曰：「已有五品已上官者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爭訴。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志寧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悅。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為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充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乏。」上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良弼金帶、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差。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為臣孰賢不肖，因顧宰相曰：「皇統、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違道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弼對曰：「臣等過蒙嘉獎，雖勉勵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榷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使習射。頃之，問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習射，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敘年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今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為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猛安謀克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為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起復

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問羣臣羣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敘請置沿邊濠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晛表讓國於其弟晧上疑之以問宰相良弼良弼策以為讓國非王晛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王晧弒其兄晛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世宗罷採訪官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為陛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為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良弼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謂事不在己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為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閤門事劉崈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達問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書之受嘗蘄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睿覽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為姪免奉表為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移剌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禮以為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答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顧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為徇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願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嘗求內外官舉實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為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恆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是以為升黜耶良弼曰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盍申明前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采訪恐用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為陛下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以嘗預亂者徙居烏古里石壘部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郡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盡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多已亡歿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易答俾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攝事上從之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給丞相俸傔良弼乃致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粘割斡特剌移剌慥裴滿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託絕然無之嘗問良

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得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剌糙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爲勅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喪葬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剌履勒銘墓碑諡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諡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守道本名習尼列以祖谷神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濱薊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剌元宜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癸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斂遽出如羣望何宜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猛安謀克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從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謀衍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勳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爲多讓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彝合等內附民以寧息遷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爲不可許帝卒從之詳在紇石烈良弼傳中既而遷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謀克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諭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勳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錄其子珪襲謀克充符寶祗候章宗爲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爲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巵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瓌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震悼遣其弟點檢司判官撒帶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疋太常議諡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皐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爲長者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城破命皐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皐緩其事闍母讓之皐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皐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嘗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爲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琚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

侍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纖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爲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右丞蘇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許從宜規畫上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毋使貪吏夤緣爲姦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徒單合喜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母憂尋起復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司闢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蕈役數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兎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眞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眞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誚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莚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爲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籌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劫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傳戩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再不許參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出爲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括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尚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以爲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琚曰卿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爲朕留候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爲天子未嘗敢專行獨斷每事偏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表乞仕乃許詔以一孫爲閤門祗候即命駕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移剌道參政粘割斡特剌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備識人材爲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嘗輕信又曰近日刺史縣令多闕員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曰惟石琚最爲知人唐括鼎爲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嘗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

唐括安禮本名斡魯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爲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潢軍節度使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改瀋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訐吏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祿大夫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尹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兩路女直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浹旬上問曰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戶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對曰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倣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剌使會之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剌四人授剌招得雅會斡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斡爲亂契丹等擧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剌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爲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奧也同儹發徙之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即還鎮上已遣奧也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爲叛亂羣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朮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爲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他日上又曰廉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閥閱子孫朕所知識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廉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強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況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移剌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爲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閑雜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

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臣曰實有功不可緩緩實無以勸善安禮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擢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移剌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爲人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臺補初補刑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戶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猛安屯戍斡盧速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爲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歸與道爲奴道受之至睢使諸軍暴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爲戶部郎中與梁銶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僕散忠義討窩斡道參謀幕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之世宗曰道淸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貪俘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爲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爲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蒲察蒲查爲博州防禦使咸州刺史完顏兀答補爲磁州刺史治狀不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爲蔚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爲同知北京轉運使衞州防禦使完顏阿鄰爲蠡州防禦使眞定尹徒單拔改爲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節度使唐括重國爲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宣諭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軍籍擬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臧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賣金事覺伏誅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賙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衞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爲戶部員外郎閱卿孳孳爲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戶部經治國用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貢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有獄訟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爲姦利道請專設一官上嘉納之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輒經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於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爲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思列也入拜平章政事道弟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奏曰其弟犯死刑援制不合入內上曰此何傷也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入品以下已去官者錄事丞簿有淸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五品無貪汙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制二十三年罷爲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窩斡亂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祭賻贈有加詔圖像藏祕省擢其子八狗爲閤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八狗以廕補閤門祗候調平晉令衞州都巡河內承奉押班累轉東上閤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

知宣徽院使事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傳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壽觱在九公傳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夏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遭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承暉能知務剸遭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偷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薑易之世宗覺之卽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請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爲金謀者至矣

金史卷八十八

金史卷八十八考證

紇石烈良弼傳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己右用是爲刑部尚書賜今名○臣浩按納合椿年傳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爲右司員外郎婁室後賜名良弼兩傳互異

金史卷八十八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七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田瑴附　梁肅
移剌慥　移剌子敬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宗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攝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撒离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役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余里也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擐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譖構下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徽嗣璋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當加攝養以俟疾閒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為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遂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參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攝左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為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為報諭宋使永固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為猜度己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俱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釁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永壽宮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歸臥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請依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表乞致仕詔不許罷為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為真定尹其繖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為令五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為尚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隆三年為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饋運給金牌

一銀牌六種遺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久之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騃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寡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爲宋之軍官上聞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軍代之子平曰昔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祈州刺史斜哥滄州同知訛里剌楚丘縣令劉春哥以贓汙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爲不可上以問子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爲何如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上曰朕與卿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就問狀宗敘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爲文移故欲入見言之斡特剌召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至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爲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年起爲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爲樞密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爲戶部員外郎郎中韓企先爲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瑴皆在尚書省瑴爲吏部侍郎浩爲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小人求與瑴相結瑴薄其爲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將兵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瑴頗以此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於行臺省以儇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爲刑部員外郎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令史皆怨瑴等時時毀短之於宗弼凡與瑴善者皆指以爲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往問之是日瑴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己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瑴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瑴聞流汗浹背企先薨瑴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瑴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白瑴瑴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瑴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瑴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傚趙益興龔夷鑒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世宗在熙宗時知田瑴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瑴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爲侍御史穀爲大理丞補爲工部員外郎煦爲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浩尋復爲右司員外郎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上嘉其忠每對大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爲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閱月拜參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爲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羣臣于東宮以大玉杓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

享顧謂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曰參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爲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尙純朴今之風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爲豬王食之以牢納之泥中以爲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衆人共知之者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尙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眞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尙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啗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職以聞張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上初卽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爲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尙書省曰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爲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爲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歿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已敘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廕敘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尙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肅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釋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檀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閹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鎭鄕村權行停止不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䶮翰林待制劉仲誨祕書少監移剌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閒顧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窩斡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勑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爲準於是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還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爲一再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便上從之改大理卿尙輦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久不治上自擇肅爲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尙書上疏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上曰善

改刑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
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蕭爲宋國詳
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
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
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蕭至宋宋主一一如
約立接國書蕭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興祚
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遵盟之久無一毫成約之違獨顧禮文
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尚循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
元之來使遂商榷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蕭控請祈
蕭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馳滿蒲馬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蕭爲執政
左丞相良弼曰梁蕭可相但使宋還即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爲
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
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
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
人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參知政事上謂
侍臣曰梁蕭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勸矣蕭奏漢之羽林皆通孝
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
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
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
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
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上曰縣欠院務許折納
可也蕭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
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
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
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
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餘年鑒海陵之失

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蕭論正員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
及正員還任皆准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備
差無差正員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
之蕭曰誠如聖旨蕭與宰相奏事既罷蕭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
以爲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神願爲宗
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
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
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蕭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
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豈必循資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
著者升之後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蕭曰誠如聖訓蕭
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蕭曰他路則已中都
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
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蕭自以身爲執政昔
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
年蕭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蕭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
蕭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詔以其子汝翼爲閤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移剌慥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辟契丹令史擢知除
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爲
侍御史毋憂去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致
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剌慥清幹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太
府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
爲大理卿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爲皇統制條
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
知適從夤緣舞法慥取皇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
有例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決
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有可常行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削

去者別爲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餘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頃之擢徙山東猛安入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擢御史大夫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尋改大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獲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爲刑部尚書上還自上京以爲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魯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拔魯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拔魯乃自覺逃于山林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剌固修遼史辟爲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爲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爲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戰軍師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于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曰凡受進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諸猛安謀克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祕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贐行識者韙之是時僕散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祕書少監石抹頣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反覆無信喜爲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官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克隨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院及端午朝會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祕書監諫議起居如故子敬擧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兵部侍郎移剌按答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侍上曰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世宗將如涼陘子敬與右補闕粘割斡特剌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曷里滸西北招討司圍於行宮之內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書省曰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撒入仍於燕子城治猛安謀克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相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爲河中尹請老河中地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尙忍侵犯邪徙咸平廣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剌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金史卷八十九

金史卷九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趙元　移剌道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沖子益　移剌斡里朶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衎　楊邦基　丁暐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爲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來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其後朝廷立磨勘格凡書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齊國廢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戶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己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爲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剌道本名按宗室移剌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道路梗澀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間具言四方盜賊狀海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下謀克徐列等皆欲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發兵捕擒合住子婿孫異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奮白撒妻孥是日適斡道白撒發抹白猛安軍自撒聞其家人被獲遂來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也招降叛奚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令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滄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同知滄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非奉旨不得錄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士民輻輳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爲文所持斷之以公可也朕書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書尚廄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事覺尚廄局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使輕其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鞫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丁暐仁皆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爲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恣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與之辯及纂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戶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籌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己馬往邪銀牌可於南京尚書省取之籌乞先降銀牌復遣中使謂籌曰牌之與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二十遣乘己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溢水入京城德基遽命閉長樂門疏分使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

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爲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不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爲尚書取悅宰執近臣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奈何如此於是決杖八十戶部郎中王佐員外郎盧彥沖同知中都轉運使劉銑副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寶判官強銳昌姚宗爽尼龐古達吉不皆決杖有差詔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史臺戶部轉運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之德基降薊州刺史王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沖河北西路戶籍判官劉銑東京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水縣令強銳昌姚宗爽尼龐古達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諷字貫弼大興漷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調蔚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爲尚書省令史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軍州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懽呼感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爲大理少卿是時高楨爲御史大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爲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楨絲髮相假借楨畏其害己因訴于海陵海陵以楨太祖舊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餘出爲順天軍節度使大定二年復爲大理卿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生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問押懶路詐褻謀克事人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吾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世宗即位于遼陽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喜其善數奏特詔再任謂宰臣曰兀不喝爲人公忠從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如此窩斡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窩斡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員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爲亂者與來降者一概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員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爲不冤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初爲真定欒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遺者投牒于縣以爲夜兩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爲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入爲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爲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月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

賈少沖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道中得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沖當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著欲以妹妻之少沖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營州軍事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從其意少沖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讓以失道少沖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詿誤牽連其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沖居下位有守如

此除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爲祕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沖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沖少沖對曰臣有死無辱宋人別致珍異少沖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夫祕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兼祕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少沖性爽闓不喜言利害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宂庳不可爲也聞者偉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沖爲祕書少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沖問益曰卽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奈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沖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鄠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爲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爲吏部尚書益爲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爲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還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九年卒

移剌斡里朵一名八斤系出遙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償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慶會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斡里朵以兵邀擊之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弼復河南斡里朵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時六部未分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孟州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遊古河闌子山等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斡里朵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爲賊黨江哥所執且欲推爲主盟要以契約斡里朵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之斡里朵說其監奴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使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斡里朵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闞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阿勒根彥忠本名窊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入爲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召讓之彥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咸爲懼彥忠固執不變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艱食戶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千芻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祿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蔭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班敘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蔭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爲務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

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召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指射租田，近歲冒為己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為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買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張汝弼曰，九思耄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思男若拙為尚書省令史，冒填詔勑，事覺亡命。汝弼因奏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獲日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衎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怡然，未暮十賦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方調鄉陰丞，召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榮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大榮皆進士第一，次當在慶之上。彥潛洛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濬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洛州，詭曰，洛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彥潛臨海軍，大榮濬州，慶之洛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為會試詮讀官，而慶之第慶螢為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承寧太后族人，先為東京警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海陵不許。衎與奉國臣有鄉里舊，擬為貴德縣令，海陵大怒，於是昌祚衎吏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螢決杖一百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螢皆死，衎降為清水縣主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春縣主簿，吏部主事宋仝降鄉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聞陽縣主簿。居二年，為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其體朕意。使衎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沮遏，許進表以聞。還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衎三為吏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五年，為賀宋國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緔，宋末為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緔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鐵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秉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為河東第一，召為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奴，與高衎等皆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邦基前為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為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秘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繖，衛士訶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己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官為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暐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奭，祖惟壽，父筠，以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鬭訟者，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暐仁沖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季避難，雞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暐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暐仁以廉攝守事，還和川令。前令罷耎不事事，羣小越法干禁，無所憚。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強悍，畏服暐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為期，率比他

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暐仁為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是賈少沖為刑部郎中上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少沖為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之乃以暐仁為刑部郎中坐尙廕局官私用官物違格付大興府鞫問解職改邢州刺史邢州為定武支郡士民聞暐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興學校以明養士之法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衎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金史卷九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九

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剌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剌按荅　孛朮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兀冷窟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爲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穩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撒改爲萬戶領銀朮可等猛安戍北邊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爲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遷迭剌部族節度使改歐里本群牧使爲曷懶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爲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効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駭懼請避迪遽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還自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齊國建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甚衆復破關師古兵權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衆悔曰公爲政寨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斂煩急官吏因緣爲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爲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疾嘗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糜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溫迪罕移室懣速頻屯懣歡春人從上京忽論失懶兄朮輦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懣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斡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移典乣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懣以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安於締毋猾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懣率數千人殺賊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斡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練邊事未審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悉或遁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毅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懣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剿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爲賊所執賊使移室懣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懣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

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懣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土懣輔國上將軍阿愿懣衆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神土懣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胡速魯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懣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懣死攻之不能克迺引衆東行神土懣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得奏上曰神土懣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襲矣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軍至神土懣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濼戰霿鬆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

移剌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字天會間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爲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爲武毅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都總管與孛朮魯定方爲浙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會海陵庶人死軍還復鎭昭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還南京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鄰猛安下查不魯謀克

結什角者西番既衰其苗裔曰董氈其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遙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既而鬼蘆族長京臧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臧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通與鄰族木波隴逋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爲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龐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隴逋龐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隴逋龐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諜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斡特剌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鎭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圖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爲木波喬家丙離隴逋龐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爲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爲

右監軍召卞赴闕下丁父憂是時宗弼爲太師提領爲左副元帥人爭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弼提領皆以爲快人多其有識宗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穎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還奮有勞者與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爲武毅軍都督總管由别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人以三百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蔣州宋守將棄城遁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關子山猛安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會於蔣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將吏乘夜掩殺關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戸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羣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爲宥州團練使宋末仲武隸經略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爲先鋒妻室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爲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州關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與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爲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巵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斡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脊死之有犢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宗敏爲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位即立以爲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審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怪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爲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疋馬二匹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邢人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爲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餫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潰海陵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槍宋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世傑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爲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久除西北路副統賜廐馬弓矢佩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經略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絶

橅路世傑擊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略使荆皐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糴米麫有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吏蔡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為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踈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既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窊人也為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為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既誅懷忠為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為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賾右衛將軍蕭禿刺護衛十人長斡魯保往討之蕭禿刺戰無功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適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刺無功懷忠賾師恭逸賊既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賾懷忠皆族之斡魯保禿刺初為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賾懷忠禿刺斡魯保官爵賾弟安州刺史頤求襲賾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賾家產付之

移剌按答遼橫帳人也父留斡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下復叛留斡遇害按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城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答騎射絕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孛朮魯阿魯罕隆州琶离葛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為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窩斡既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為大理司直未幾受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入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戶所貸官粟阿魯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榷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一切禁絕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營塹損圮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魯罕為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為參知政事命條上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贊曰記曰君子聽鼙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閤門祗候謁告省親于白霫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

官起復，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為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壽之，賜以玉帶，詔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帶。」立為漢南尹，賜單馬、金帶、金盤盂，改歸德軍節度使，召為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為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以為秘書監，復為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祿。朕在藩邸時，宋廢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俸祿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珍玩，世宗卻之，謂興祥曰：「朕兼有天下，未嘗以奢技為心，自今勿復有獻。宣徽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罷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之，以其孫瑞為閤門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上謁于真鄉，賜銀五百兩、重綵、廏馬。賜藥，未幾，卒官。

石抹榮字曷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惕剌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土特滿攜之流離道路，宋軍神谷得之，納為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剌既見遼王，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朮可曰：「彼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七人。熙宗親飲之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遠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從秦漢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為神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以邊還本。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銶招撫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改太原尹，從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為簽書樞密院事，北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囊寃、陝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高買貴私物、抑買貴民物得罪。靳家奴前為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虛券，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為陝州，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靳家奴鼓虛譽以詿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囊寃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為宰相，愛之，及篡立，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高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悉嗣暉巧佞，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周旋閑雅，由是起為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為正隆執政，阿順取容，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為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嗣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七年，蒲察通除秦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牓匿名書于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為執政，令指卿以為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辯，但願自衒鬻，求人之舉，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逮世宗之却奢技、減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與起哉。

金史卷九十一

金史卷九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 本名習顯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宋兵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權知滑州劉麟伐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孫俊據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徑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誹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爲之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碩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絹乾薑商賈不通酒稅之入耗減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而華會德順道路多險鹽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從之秦州倉粟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直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書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之故監官被擊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爲姦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常書置座右以爲莅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蔭補官累東平府司戶參軍撻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爲吏部員外郎攝戶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槩歛多議取之盡古人助法也收斂之時吝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論其弊豫改定爲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隨地入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河南是時關陝猶解汝蔡民飢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鄰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劇猶不能數所至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徙家宣德天會間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資補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瑴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海陵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鎮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給之撒八反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主軍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芻草五十萬石帥府以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既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大鹽濼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移剌道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遷本部侍郎領覆實維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故主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歲久以

致如此上責望之曰宥水運不濟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
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宮籍監戶及摘東宮
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卽以五百里內軍夫補之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
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
望之嘆賞薄謂人曰裁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
學士望之又曰上與他人便道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
之曰汝爲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義朕敕臣
下有過卽當諫爭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
宗皇帝實錄成復賜銀幣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覬今出汝於外宜改心滌
慮不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
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
之閒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
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
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
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
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
二人自此以下以品秩爲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
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
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
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敘吏部
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
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
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
軍民多與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
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
定科條務爲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卽以此賑給之招討及

部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駝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
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
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
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
米粟遠負重往往就倉糶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
安謀克用工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
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
矣又論六鹽場用人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
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民有入貲之費富室
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輸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
期以一月易之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頒印署白簿使盡
書之以俟審閱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
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
北邊召拜戶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爲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錢穀故任
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效也是時戶部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貶降
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懲德基也旣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
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勅望之曰新宮中所須毋取于民間也
有買民夫婦賃身於東京留守完顏穀英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鞫治
望之言穀英爲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鞫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
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喜希覬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國使還世
宗嘗欲以爲執政久而未用亦頗銜鬱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
望之梁肅急於見知涉於躁進遂出梁肅爲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事而
望之終於戶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錢三千貫勅使致祭賻銀
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奉其後尚輦局
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事以盜取官
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以問戶部尚書劉瑋瑋恐監官

靜己不肯實對。世宗因思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閤門祗候，三遷東上閤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為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絳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畫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嘗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為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興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惠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州刺史，入為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為備。十一月，夏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平涼賴以完。貞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槩請慶陽、平涼、德順、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為阨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為之屏蔽，特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鬬，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庸以病請求醫藥，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第，調遼山簿，累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行省事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曰：戶部財用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敘尚淺，勿以秩滿例升三品，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藁秸，備管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閒，聽民作廛舍，取其僦直，至是罷收僦直，廛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使巷達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北古土之地，後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妻戚中誰可侍衛者，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為符寶祗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裴滿忽土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充護衛，轉符寶郎，遷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爲西京留守搆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嚴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趨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紇者計策襲賊輜重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爲殿與賊遇于長濼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霿𩃙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擊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上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再北元帥謀衍利虜掠駐師白濼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憊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爲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爲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此其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克寧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略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弊舟鑿其底實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實以鐵鎖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繫大繩植木上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猛安長壽先行薄岸水淺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潰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里合懣以步兵百人禦之克寧自與扎也銀朮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銀朮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踰運河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猛安賽剌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剌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四州宋人尚遲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一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克寧女嫁爲藩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內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

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宜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單懷忠
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賜宴慶會可一飲適今日可勿飲也
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
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賢能在權貴未嘗有遺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
爲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爲愧耳二十一年
左丞相守道爲尚書令克寧爲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
事逮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
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
改易之邪頃之克寧改樞密使而遂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虛尚書令位者
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今名二十三年克寧復
以年老爲請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勞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朕念舊
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遣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與共
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
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將親
之毋忽細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詔克寧行左
丞相事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
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肅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
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
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
者肅然敬憚章宗時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
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
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親視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至
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禁擁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還京
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
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
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

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
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
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
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
長其母張玄徵女玄徵子汝弼爲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爲廣平尹
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爲右丞相因使克寧
輔導之原王爲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
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
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
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
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齎庶幾錢
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爲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
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閣既退原王已
出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爲皇太孫
明日徒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
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特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爲之釂有詔給太尉
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
怒用刑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
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四月
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
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
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盧溝河決久
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
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
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怪
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貢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

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遺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尙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尙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爲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爲皇帝是爲章宗徙封爲東平郡王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惛憒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闕落官吏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眞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贓吏僥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尙書令賜尙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擇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尙書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錄之細事不須覩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尙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埸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今臣老病將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篤怯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是歲二月薨遺表其大槩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愼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謚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金史卷九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一

顯宗諸子

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諸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扢搭　宗浩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溫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襟韻清粹。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慍色。書翰啄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曷速路猛安火羅合打世襲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惠。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豐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榮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勅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敏。其後帝謂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為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溫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為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有司曰。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為趙王。以從彝為趙王後。承安元年。為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秘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秘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贈。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遣宮籍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勅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為輟朝。臨奠者再。諭宣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者。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喪葬。斂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敏懿。

溫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溫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為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賈明夫人林氏生荊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鄰。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綵二十端。胥親厚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鹿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胥親厚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歡。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二年生。王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荊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忒鄰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爲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瑭按辰曰琭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鄭邸顛躋非彝葉窆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令稽式古典命汝爲鄭王後守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爲王從恪胙王有任王葷王餘弗傳是歲從恪爲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從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爲梁王汴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王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餘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從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説在王后傳胡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鄞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立爲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膺景命念祖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保多方之衆皇太子守忠性稟溫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則宜升儲副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羣情其立爲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爲太子少師庚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宜知時艱撙節也又諭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諡莊獻五月立其子鏗爲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諡沖懷太孫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生

荊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鍊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兒將校令諧和接遇可也三年爲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叔賢轉運副使張正倫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剌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爲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爲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燕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令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趨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閣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開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爲荊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詳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薰國公天興元年二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宇德封

肇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劃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聞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爲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骨肉非明惠之實荊王幾不能免豈宗子惟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爲行省都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幺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牆隍無女牆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獎諭曰直乾之維扼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頼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爲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勅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秘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既而宋人來請和議遂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充符寶祗候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遷括戶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病免起爲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譽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二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尤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稱頃以過失遠開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遠罪且不赦汝矣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答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安初召爲御史中丞二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爲沙堡之役不爲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以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躡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年起爲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還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丹留可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遷

東宣撫使貞祐初改臨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爲主會河堡之役稱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尙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尙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爲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故令尙主寘之宿衛嘗以忠孝自勵日者乃與外人竊議汝度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起爲濮州刺史改蠡州入爲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尙書章宗即位出爲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敢戰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寃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蕃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諭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靜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起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鳳盂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塞追襲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尙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權威鎮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沿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勅盡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拜尙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爲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謀無遺筴朕非好大喜功務要寧靜內外宋人屈服幸復可議若怙不悛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御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集將士宣布大揆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獲鹿尾舌爲賜宋人屢挑即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璧圍壽春命揆爲右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襲敗復取臨淮新息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歸宼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使我羅揚命卿指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守善爲奉御乃遣揆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焚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趨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黶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入疊灘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閫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倈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寬吏擾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保趙擴之頭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詳諭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既而宋帥丘崈果奏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精騎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提控蒲察貞八千騎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鼓譟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

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衆萬保河橋揆遣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瀨
潰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從常思敬從
獲其子容晉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從欲繼
師御之宋人既喪敗不復能成乃決巨扉成公習塘堵積水以為阻蓋救其廬
合饋積遏江道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撤戍而還次下
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寧華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
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
哭之慟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諡曰武肅
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為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發淮師
令撤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
亦樂為之用故南征北伐為一代名將云

抹撚史扢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扢搭幼襲爵守邊有勞泰
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
縣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
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扢搭以精騎三千戍宿
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史扢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
翼以衆五萬復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糧乏不能守會淫雨深溢敵軍疲
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扢搭率騎躡之殺傷數千人敵
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史扢搭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
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史扢搭為統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丘花靨
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史扢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
長二丈軍中號為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
敵抽箭以撥揮之或以指鉗取飛鏃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術皆以智
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豚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
惜之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
中為海陵廉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
寶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東路
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閱撻懶猛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憂
解服闋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軍節度
使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改易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
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為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辭世
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
二十六年為賀宋主趙眘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事章宗即位出
為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
從事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
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
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䪁亦叛內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
破廣吉剌則阻䪁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
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䪁章再上
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
與婆速火等相結廣吉剌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與附仇敵則理必求
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為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就徵其兵
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
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屬隔往來阻䪁廣吉剌間連歲擾邊皆
二部為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
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
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
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
只昆部長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剌
因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必列土遇
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

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窊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幷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爲憲司所糾出知眞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爲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撒里部長陀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躐遷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金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宋人敗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卻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賫其主趙擴誓書來且言擴併發三使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遣貽報敕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爲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哀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忱實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撤戍而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況關係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爲屏蔽儻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是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册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旣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蒙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呈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爲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爲例宗浩怒其輕妄因之以聞朝廷亦以其爲行人而不能爭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恌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擇佗有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辭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使我疆埸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

斂軍撤戍，以爲悔過之效，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盡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僥倖毫末，然則所爲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概見也。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爲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黃，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賚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者，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疋，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飾給，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三萬兩疋，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疋，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段裹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駞一千，書五監。今即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璧、吳琯輩，似乎忠實可遣，諧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處，無貽後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仍命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勅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勅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翰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佛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肆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扢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金史卷九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二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駮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爲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窩斡餘黨敗之柔遠六抹拔里速悉獲之賊平遷鎮國上將軍知穎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稜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正遣萬戶孛朮魯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十哥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爲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辭賜以金帶廐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兵馬都統制使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二年拜尚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發軍戍邊上問漢人與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未幾遷榮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已疎矣尋上表丐閑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也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寒暑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贓罰北阻轐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上曰姑與滄州既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尋復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幺查剌襲猛安初議征討清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迺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霧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俟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爲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攻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聞

計襄曰今兵少地監僕不得覲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
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難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
衛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發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
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眞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
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
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
人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日使宋方祈免
覲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御服
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尙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
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見其公勤如此若
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尙書右丞諭之曰朕在河南經制邊事
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授憲臺亦以剛直聞
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異政至是朝廷以襄
實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勸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
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
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乣人而頗有私繼不法
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恆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
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
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
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
屬部鎭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從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
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
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
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
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
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曹上封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曹所言襄預

知之於是詔曹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
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
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
細鎧及戰馬二時胡疋乣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
臨潢頃之出師大鹽灤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
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諭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
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轐
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
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
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
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還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黎晨壓敵突擊之圍中
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
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
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
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十月阻轐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羣
牧契丹德壽陀鎖等據信州叛僭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
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鎭也至石門鎭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
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
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
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
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
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
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
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
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
方德壽之叛諸乣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乣居之近京地撫慰

之或曰乣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乣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奇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千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驚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爲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爲左副元帥蒞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焉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䪁，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卽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事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寶劍，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齎糧以省轉運，進屯於沔移剌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卽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將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匹。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爲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繫梁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卽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大定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仍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條有所稟，必問因諸相云何，樣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議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會少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案牘，且聽彙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己詔，仍慰諭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遼，特改授河間府路算朮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旣祀萬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克寧，諡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畀襄，其明信如此。旣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剏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鎰、夾谷衡、尼龐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爲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數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或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歷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洎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爲上京留守，尋改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

聞之惻然為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敕葬諡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阿毋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斜婁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雅有謀畫尤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為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為常山鎮轄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慶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無惰容時北阻䪁追近塞垣諸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遣安國偕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辭強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奏請邊庭不報食於病死廳下衆壯其言號聽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選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提闍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得以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克帝幸慶寧宮命安國嚴飭邊備發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賻特進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慄甚為鄰國所畏服

瑤里孛迭北京路宿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臨潢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衆兵圍慶州急孛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孛迭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徙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羣牧人叛改寧昌軍孛迭為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孛迭親陷陣奮力鏖擊卻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以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孛迭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為左翼都統戰移密河勝戰胥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為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大夫孛迭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為上倚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遂以貪小利敗襄雖實竭力而後勝其任衛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遼襄之開築壕壍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金史卷九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三

移剌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剌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蔚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尼龐古鑑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廕補為承奉班祗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經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履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遇期降應奉踰年復為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為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攢正殿而奠於別宮情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遷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書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算書繪事先是書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為後既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為執政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簿大定四年為東京辰滌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稱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數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為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謂宰臣曰隨處雖得兩尚未霑足奈何萬公進曰自陛下即位以來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飭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

董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社稷
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
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
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
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
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
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忘也萬公謝且携書
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受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
之臣猶不忘君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
府時軍興綱發繁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
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起復拜平章政事進階通奉大夫封壽國公時
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
怒御史大夫張暐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
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
弗便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爲治與同列議多
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然後審其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
弗行也萬公於是兩上表以衰病乞閑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
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
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
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
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
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
饑寒者故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臣議已定
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
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
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
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
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
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
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
人邪正不分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煒田
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
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
乎或同列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謝無他第
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
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
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爲卿屢求退去
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
須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
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饑盜起當預備賑濟時兵興國
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
五州給賣納粟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復乞
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
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
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
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廷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也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
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
廷義而從之後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御院
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
及半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槊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
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屯是夜海

陵過弒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閔仆地衆披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尙廄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詔繼往泣軍還本局使以母喪免起爲殿前右衞將軍兼領閑廄尋命其子蒲速烈尙衞國公主出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鎭歸德軍遷西南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欲令通爲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蔡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尙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爲上京留守先往鎭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眞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諭旨於其第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葬禮通舊臣懿戚故特命勅祭及葬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爲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斡特剌蓋州別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習女直字試補戶部令史轉尙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敘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斡特剌就問之仍究其實至汴問宗敘及召凡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兵築祁安城及誘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諜者言夏與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斡特剌往按其事夏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及喬家族民戶願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具以聞世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鎧仗十二年爲夏國生日使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爲河南路統軍都監賜金帶及具裝馬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領前職明年入爲刑部尙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論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爲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爲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斡特剌所舉者頗稱朕意時右三部檢法裴括蠻都告斡特剌與招討哲典朋黨乞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爲執政卿亦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其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若經練是以委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爲不知也二十三年進尙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爲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思之獄訟簿書有斡特剌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問邪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尙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焉今阿魯罕年老斡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斡特剌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爲難矣二十八年爲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往馬一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任之乃起爲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精神尙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先基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年六十九訃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貫謚曰成肅斡特剌性溫厚醞藉嘗爲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

謂宰臣曰夏雅善知人如斡特剌薦其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部令史及令隨朝吏員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爲非云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嘗擿之命發母以與僧剌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言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輒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聵第恐謬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嘗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託事效之何以辭爲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處置耳輝以爲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麵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職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離久歷外未嘗得善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輝性儒儉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就率用涼藥神書語書者方數職輝召之因書書非細事四字語書者細字改書作根輝頗嫌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恭之裔祖弘遼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宗錄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建化縣令補尚書省令史歷戶部主事監察御史累遷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此乎遷戶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陞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爲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戶部侍郎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爲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稱下故移戶部侍郎雖大節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明年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旨衛撫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使民以避其衝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督戒稍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以爲宋弔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爲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書問考課法令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綜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毬於臨武殿聞瑋卒而止謚曰安敬後上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遽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慮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己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深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一者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骨縣有遺骸寓于驛舍者悉爲葬之遷絳上令補尚書省令史

右相唐括訛魯古尤異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為監察時彈奏大名總管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剌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為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擅支官錢罪以廉能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為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權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寧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寧近以贓罪鞫于有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強悍深可為慮陛下若閑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蠭蠆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里遠幸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沴明詔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授之於事似為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饑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慮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衷修德銷變矧夫逃避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諫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遂罷北幸尋為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尚書省召師中等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平章諭旨其往聽焉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權吏部尚書初完顏守貞改為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史蒲剌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俟復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舉罪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為御史大夫命與禮部尚書張暐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還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葬祭仍賻贈之謚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真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藉其資蔭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子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姪為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夏鄉丞治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內除而憲臺有言以是補外如能澡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廉察為第一授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參知政事蔚懇

辭不任負荷、勍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眞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尙書右丞、致仕、卒、

馬惠迪字吉甫、漷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尙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彰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衒、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士、毀其船栰、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圖知之、所以毀其船栰、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淸源主簿、三遷永淸令、永淸繁劇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尙書省令史、以永淸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興中府治中、召爲戶部員外郎、改侍御史、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其於富戶寄錢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爲全尙寬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戶部、章宗卽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戶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或擧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來一人而已、或擧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戶部尙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贖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有違不同、宜贖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選難得人、顧無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少、上曰、往多情見、爲是耶、今無者爲是耶、琪曰、事狀明者不假情見、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灌封丘而東、琪行尙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鎭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閤門祗候、當給假以聞、上悼之、以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爲上所少云、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尙書省令史、爲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表薦伯通廉幹、尙書省覆察、如所擧、召爲尙書省都事、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累遷吏部尙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暐輒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伯通居家待罪、鉉奏暐言彈糾大臣、須有實跡、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尙書左丞、致仕、卒、

尼厖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卽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厖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爲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尙書戶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諡曰文肅、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經純儒駁、以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直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羣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與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特剌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金史卷九十五考證

董師中傳上謂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誰歟師中曰恐謂李喜兒輩上默然○臣人龍按中州集傳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有楊國忠之權德州教授田庭芳上書言事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道陵顧謂紹祖曰近臣怙寵者爲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側目指之曰莫非謂李喜兒之屬否上頷之乃本傳則書姬端修而不及田庭芳錄之以備參考

金史卷九十五考證

金史卷九十五

金史卷九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四

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賁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滑山先生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晏言之妹一夕夢神人授以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擢進士第調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爲強郡守欲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因得免死累遷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爲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委諸縣鞫之而後行久之復入翰林爲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爲賀宋生日副使至臨安還館伴使病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約曰賀副使亦病又將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轡如故乃終禮而還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事寢時領右丞相襄是其議尋上章請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遷太常卿仍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乏材闕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屬意而使諫臣言之歟即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職官遞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爲耳他官品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哲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爲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全無進士何也豈薦舉之法已有弊歟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人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爲武安丞臣見其廉謹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省選使處決疑獄上曰必福非獨選舉亦全不解事所以昇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汙耳久約無以對必福五經出身蓋諸科人故上問及之翌日侍朝啟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章宗即位久約以國富民貧本輕末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冗俸高坊場害民與夫選左右擇守令八事爲獻皆嘉納之再乞致仕不許授橫海軍節度使以優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約倜儻敢言性友弟爲文典麗有外祖之風云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丁內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爲衛州防禦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閤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慰勞甚悉時方議郊禮命攝太常博士儀而真授爲高麗讀冊官五遷秘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顧侍臣曰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爲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召爲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爲翰林直學士世宗御便殿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尋權吏部侍郎兼前職諭之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爲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爲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長宰相何圖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未衰一日御史

臺奏請增監察員上曰採察內外官吏固保監察然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況糾正非違臺官職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晏曰卿王年少未練朕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為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乎遼以良民為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為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沒為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擿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為賀宋正旦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信禁中一時詔冊皆晏為之章宗立晏畫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度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戶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六曰量輕租稅七曰減鹽價八曰免監官賠納虧欠九曰有司銜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以廣視聽皆採納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為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歸老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為澤州刺史以便侍養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調冀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為立夏國王冊冊官遷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幾轉員外郎以親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為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以父喪免起為戶部郎中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勸力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斂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學士兼前職因命充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觀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為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將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和五年卒上聞之歎曰此人於國家實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贈朝列大夫謚曰襄憲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遷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累遷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王奉命宣撫北部愈從行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迴賜務省費以廣邊儲又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壁壘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上覽其奏顧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過闕復上言以為前表備可採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宣撫人以為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上諭之曰卿資歷應得三品以是員方闕而卿能幹故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苑檏知歸德府事鄭猷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為便並從之遷臺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為最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宰執有何議論平章政事守貞曰李愈言河決事上曰愈稱陳備禦北邊策言甚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豈以其敢為耳又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奏陳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為刑部尚書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為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無言

其功之語，鄭等定恐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爲賀宋正旦副使。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叉尤近北陲，恆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虞，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闍母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諡曰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辛之譖，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冤者，士方舉義鐘以訴，遼主感悟，卒誅乙辛，厚賞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瑴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解，終沂州防禦使。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士，由復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舉賁安靜有守，不倚奔競，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遷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產業，比歿，家甚窶，上聞憫惜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弟質，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章宗問賁臨事若何，張萬公對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致仕，終。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從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薦于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其立己純正，宜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遞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廟所願藉，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諡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所稱云。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襄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臧，獲遁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皁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御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沾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斂，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橜之變，猛獸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正謂此也。所次之宮，草

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暴露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曉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志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承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謁陵近郊司馬懿稱兵而篡國隋煬帝雖縱德實盈人誰敢議止以權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實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虞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斂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避暑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之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起露臺重費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喻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暑不離所居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實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委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悔必矣論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眞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獵居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嶺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言回北轅之車塞鞭聲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蠛蠓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裂其爲身計豈不愚哉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爲心辨幸蒙納則小臣素願遂矣雖死猶生他非所覬也世宗納之遂爲罷行仍論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如煬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爲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遊以時即兆禍亂者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遷爲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奕事罰俸一月世宗責之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聞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察爲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憂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避父諱改寶武軍太常卿張暐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illegible]果實倉

與使價為按察司所劾，以履歷陝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
秋左氏傳，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秦至晚唐，學者服膺，有疑義者賴其
太倚云。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衛紹、海陵至章宗大定間，人
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精明，人各盡其所能，得傳其說，有可傳者。惜史
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斷簡遺策而書亦多至散佚矣，之以見當時君
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衰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性純厚，有遠識。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倫
城主簿，由泗州推官入補尚書省令史，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為大理司直。大定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鄉邦是念？空
京師而事遠遊，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改秘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
初封原王，伯達以文行知名，章宗嘗召見，以大夫禮，賞安國節度使王克禮奉
伯達行義甚高，同知西京轉運使事，除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勸
與聚行，章宗即位，百官上表，請以九月一日為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
列以其非時，不宜改易，章宗嘉納，不欲下其不可下尚書省議。
伯達曰：「上始即位，當行正大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給四方，非信，且言非其職。」
是輕議禮，因陳正名從禮之義，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
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帝王之化，必自近始，今畿內採獵之禁，廣
郊，以示敦本，請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
粟不廣者，未之有也。」章宗嘉之，至其定議，遷北及乘狐，數百里內
皆為禁地，民有墾殺獵者有罪，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
軍節度使，未幾，改安武軍節度使，卒。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
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章宗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
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建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
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字叔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棗州觀察
判官。鐸長知名，別有傳。

贊曰：金謝宋稱臣，延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恭事，禮也，納其重賂，其可
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皆以為常，莫有知其為非者，故去則云驕勞勉，還則云增
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禮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固辭所饋，賚志未畢，
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情事之宜，乃能如是，
士大夫稱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金史卷九十六

金史卷九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五

裴滿亨　斡勒忠　張大節 子巖叟　張亨

韓錫　鄧儼　巨構　賀揚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百祿　楊伯元　劉璣 兄琉　康元弼

移剌益

裴滿亨字仲通，本名河西，臨潢府人。其先世居建州，祖諱虎山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義敏習儀，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為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言。俄權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鎬王府尉，出為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己俸為之糜粥，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諫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藁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蓋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累遷遷事，嘗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為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出為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徒單移剌古舉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嘗綱發黃河船數以備期驗，擢授北京副留守，入為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寧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義愨，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達。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權祕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巡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為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洺州防禦使事，入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堤城，權修內司使，推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弊，與吏部員外郎麻珪推其事，積鐗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定襄退吏經隸民履錮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斲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從太府監，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藉辦耳。尋為宋生日使，還授橫海軍節度使，過闕，詣謝東宮，顯宗撫慰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牓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盜，久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為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貿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為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遷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寧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為爭盜由此生，付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皆以官權為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責，於官亦便。上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為忻州刺史，以便祿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舉于任侗，待侗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碁，當世推為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稱宰臣曰：人多稱王倚能官，以朕觀之，

凡事不責實心。一考案其實，大費賦法則量其於從政，遠在王修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歸近臣，只竟莫展其用，不及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康元弼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調易州司候判官，再除莘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景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備兵，詔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元弼曰：「塞門所以禦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將背城決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從駕南遷。明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張亨字彥通，大興漷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歷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戶部侍郎，移吏部，權中都路都轉運使，坐草場使鄧汝霖盜草失察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戶部尚書。世宗謂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爲人雖正，於事不敢專，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東京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轉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齎囊，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爲絳陽軍節度使，已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令補外，頗爲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爲左司，奏事多有脫略，是亦擇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其選，上以亨爲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其利病，條爲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事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泰州防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同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然始有可稱云。

韓錫字[illegible]老，其先自析津徙瀋之渙陽。祖貽慶，遼宣徽北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廕補閤門祗候。天會中，南伐，錫從軍，掌禮儀。錫以母老，迴就養。久之，授特鎮軍都指揮使，入爲宮苑使。天德元年，權尚書工部員外郎，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禮榜進士及第。四遷尚書戶部侍郎，以母喪解，旋起復舊職，付金牌一、銀牌十，籍水手於山東。時蘇保衡爲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遣保衡敗退，棄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進，海陵遣使急責之，衆稱亡。錫召諸衆諭之曰：「今違保法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倖脫，其如妻子何？」衆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間府事，引見於香閣，諭之曰：「聞皇族居彼者縱甚，爾當以法繩之。」錫下車宣布詔旨，使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爲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戶部侍郎王翛、工部侍郎張大節對。世宗曰：「王翛、張大節皆無實歷，與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儼往。嘗謂宰臣曰：「人言鄧儼用心不正，朕視儼奏事，其心識甚明，在太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有心力，於是擢戶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實儼於吏部。」因改命焉。累遷中都路都轉運使。明昌初，爲戶部尚書。上命尚書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之風俗，競爲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仕，復貴緣求進，上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離比。」守貞曰：「臨事則不使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于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然之，遂不復用云。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都丞察廉，爲石城令。

補尚書省令史授振武軍節度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爲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內明悟第乏剛鯁耳佐貳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權橫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遺以書則裁答寒溫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

賈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調苑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爲監察御史歷右司都事戶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爲官俄以廉能遷戶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釋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揚庭性疾惡纖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揚庭則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明年夏除洺州防禦使時歲歉民飢揚庭諭蓄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糶之飢者獲濟洺人爲之立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曰揚庭能幹者也當何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速許之卒年六十七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韓錫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遵俾繩以法使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純敏賈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豈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疏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黠致仕又求進用鄧可改也夫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主簿由黃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召爲大理正累遷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文字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爲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銳沃州柏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覘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上然之召爲右警巡使旭爲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遂詣監察御史訴其事辭涉詆亂即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爲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爲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爲監察御史時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難居是職上命別舉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爲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翛劉仲洙輩世稱能吏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推捕皆獲罪以廉能進官一階陞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爲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庸常不正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者如劉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爲邢州刺史以六善爲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

寃。上書力辯，帝從之，遂復數官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弁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陞爲定海軍節度使。歲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兼易石，朝廷義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蓋一時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調澄城主簿，有遺愛，民爲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書省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接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年，爲監察御史，敢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久者補，吏同類，皆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權尚書省都事，出爲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馬百祿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遷翰林修撰，坐田瑴黨免官。逮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焉。百祿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榷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爲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錄南北路刑獄，所至無寃，召爲尚書戶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事李京爲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郾城主簿，升輸文令，召爲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憂免。起爲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權工部侍郎，四遷安武軍節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伯元以才幹多被委任，凡兩爲推排定課使，累爲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賜謚曰達。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爲太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曰：「汝職掌教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丞中曰：「卿有長史，而令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爾。」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權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爲人何如？」參知政事程輝曰：「璣執強敢應，嘗追濟南府官錢，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僞，輒放爲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己之奴何爲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爲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權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琬。

琬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遭父喪，求終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琬坐與往來，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琬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爲護衛十人長，往招宗敘、白彥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致朕至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六宮百司，琬建議留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經略淮右，餘皆北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西京，留琬爲中都總管判官，再轉近侍局使，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使，賜襲衣。未幾，爲陝西統軍都

監賜廐馬金帶皇太子以馬與幣爲贈召爲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與張僅言典領昭德皇后園陵葬事太子贈以廐馬轉左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爲同知宣徽院事琥朝辭上曰卿舊臣令補外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仍賜廐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琥柩過京畿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汝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爲大理丞大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以徙之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轉秘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爲皇太后以元弼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理卿以喪去起復爲尚書刑部侍郎兼鄆王傅遷南京路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遷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魯土猛安人也以廕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録事召爲樞密院知法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之太尉克寧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臺舉益剛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內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謝詔諭之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卿等往撫育之其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以材選爾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飢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爲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堤久頹圮水屢爲害益增修之民以爲便爲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禦使召爲尚書戶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羣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遷鄜弗軍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爲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啓敵人侮玩之心出爲山東西路轉運使有勅使按鷹于山東益奏乞止令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治使者罪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爲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賄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贊曰闞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爲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量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琥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剌益剛而敢言益以克寧北伐爲不可仲洙釋田毀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金史卷九十七

金史卷九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六

完顏匡　完顏綱　完顏定奴

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爲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啓顯宗曰豳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賚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駞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兩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二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二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把內剌國史院編修官夾古衡國子助教尼龐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祗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衛助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荅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十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訛可俱爲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訛可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爲皇太孫匡仍爲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祕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爲外臺匡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

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閒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察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摑按出使烏都椀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爲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泰御賚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再爲國使窺知朝廷虛實及爲相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爲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遣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爲小寇上問參政思忠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畏也合上以爲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邪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川虹縣靈璧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匡爲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爲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硲遂取穀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以爲請得崈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和吳琯李大性李璧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巖于建康罷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璧已爲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柟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爲界今大國遵先皇

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於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爲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旣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勉强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啓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旣貶侂胄尙力庇之屬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祇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鬬其間遂成嫌隙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毫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爲首尾關隘繫蜀安危望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遵上國之命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尙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魁旣諭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匡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鎭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悖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首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元畫專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貰宋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旣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聖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追修誓書賚詣通謝人使赴闕王柟之歸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劃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卽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爲定又睹今來聖旨旣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係改定先次錄本齎呈幷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等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候侂胄首到界上卽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眞揚間伺候嘉報遄還前去界首以候取接匡得錢象祖書卽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尙且略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卽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卽當撤還川陝關隘候歲幣犒軍銀兩至下蔡畫日割賜匡得詔書卽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尙書高汝礪禮部尙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鏞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尙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幷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爲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奕吳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曆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

付昇寶祚。卽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衞紹王卽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衞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匡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眞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閑。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爲哉。

完顏綱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爲奉御。累官左拾遺。詔三叉口置捺鉢。綱上疏諫。疏中有云。賊出沒其間。詔尚書省詰問。所言不實。章宗以綱諫官。不之罪。遷刑部員外郎。綱言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幷犯徒罪連逮二十人以上者。並令就問。曾經所屬按察司審讞者移推別路官。亦依上就問。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經本路按察審訖。卽當移推別路按察司。部分廣闊如上京路移推臨潢路。最近亦往復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討司。最近亦須數月。乞依舊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之。故事。使夏國者。夏人饋贈禮物。視書幾道以爲多寡。泰和元年。綱爲賜夏主生日使。章宗命齎三詔。左司員外郎孫椿年詔奏爲一道。尋自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乞於少府監依此例注能幹官一員。兼儀鸞局官。儀鸞局官一員兼少府監官。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詔綱與喬宇、宋元吉編類陳言文字。綱等奏。凡關涉宮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爲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宣徽院事。六年。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之未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蒲察秉鉉分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溫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尤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鎭。乾州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戍虢華。扼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顏忠本名益都。同知京兆府事烏古論兗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翮翅軍散據邊陲。緋翮翅軍名也。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總其事。宋吳曦以兵六千攻鹽州。鞏州戍將完顏王善、隊校僕散六斤、猛安龍延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曦別兵萬人入來遠鎭。尤虎高琪破之。青宜可者。吐蕃之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酋豪族帥曰嶺京。據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麻竹大山蓋彎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云。嶺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曾佛留爲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長慕佛留。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屬羌已庞殺郡佐反。是時。綱爲奉御。奉詔與曾佛留計事。因召青宜可。會兵擊破已庞。曾佛留遷同知臨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爲洮州管內巡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內屬。出其至情。綱輒奏之。上終不納。及綱部署陝西。上密勑經略西事。於是曾佛留已死。普賢爲懷羌巡檢使。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詣綱請內屬。綱奏其事。上以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爲雄長。嚮風慕義。背僞歸朝。願效純誠。恆輸忠力。緬懷嘉矚。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僞牌。朝廷之敕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鎭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爲藩衞。曾普賢眞授同知洮州事。綱還。拱衞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史烏古論兗州領曾普賢押領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顏綱初行時。朕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

必獲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草屈失體亦勿以善部而輕視之九月綱安撫陝西略曰京兆鳳翔臨洮三路屢被宋兵邊骨背國從僞或沒落外境者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拋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膀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並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宜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宋程松遣別將曲昌世駐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駐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等關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奧屯撒合門裴滿鞥令孔虎合沓別將壯士五百取間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孔虎合沓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烈南家押軍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關遁貞且修道且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裴滿阿里爲疑兵潛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于陣宋兵走二里關復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合沓乘夜潛登和尚原絕頂宋人驚以爲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之遂盡復故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赤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蒲察秦紇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躡宋步兵宋步兵據山搏戰部將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騎乘擊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皆爲金軍所殺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石抹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初吳玠吳璘俱爲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璘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爲盜遣諜以利餌鳳翔卒溫昌誘三處侯軍爲內應昌詣府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上聞韓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其賜曦詔曰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胙大師遂荒西土長爲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欒黶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于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爲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爲讎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騖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紐至可領也綱次臨江被詔遣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間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會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爲援欲先取襄陽以爲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陽詔略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爲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

能爲國建功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十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爲陝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遣軍吳曦遣郭澄進謝恩表誓表賀全蜀歸附三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答之并賜誓詔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主書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冊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朮虎高琪爲封冊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事頃之宋安丙殺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爲曦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于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子爲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冑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勳效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立功勳高爵厚祿朕所不吝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內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長爲四川安慰使摘察貞撤黃牛戍宋安丙乘之遣兵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完顏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遣戶部侍郎尼龐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于團練綱遣使奏捷詔書獎諭貞等釋不問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綱還京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爲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至縉山遂大敗胡沙虎斬關入中都還衛紹王于衛邸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明日押至市口使張霖卿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綱子權復州刺史安和上書訟父冤略曰先臣綱在章宗時招懷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吳曦以全蜀歸朝胡沙虎無故見殺奪其官爵詔下尚書省議謹按元年詔書云胡沙虎屢害良將正謂綱輩也乃追復尙書左丞弟定奴

定奴與兄綱俱知名充護衛除平涼府判官累官同知真定府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將軍兵罷還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爲右副點檢大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西京改震武軍節度使元帥奧屯襄敗績定奴坐失期及不以軍敗實奏降河州防禦使遷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宣宗即位改知歸德府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統軍尋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品以上舉能幹之士充河北州縣官改簽樞密院事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復爲簽樞密院事行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兼武寧軍節度使行院于徐州召爲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與定三年薨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爲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彊智疎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乘和終功之臣然匡曠志于大安綱罔難于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金史卷九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七

徒單鎰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烏輦北京副留守鎰穎悟絶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温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尚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當自衆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曙考試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鎰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譯諸經著作佐郎温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剌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爲國子助教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嘗到學中與鎰談論深加禮敬丁母憂起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温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鎰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爲經久之治章宗銳意于治平鎰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也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群目張矣進尚書右丞修史如故三年罷爲横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永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又知平陽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二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問宰臣徒單鎰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鎰似優者鎰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鎰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横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曀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鎰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荐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群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蓋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

授節制實領方面上恩用謀臣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俾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亦資算勝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寄宜以長策制敵勵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置者達于臨洮自真定至彰德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行軍都統斡勒葉祿瓦副統把回海完顏搯剌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葉祿瓦拔錫喇關搯剌別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敖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遂取上津縣葉祿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柟以書乞和詔鎰召葉祿瓦軍退守錫喇關八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統領由梓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錫喇關回海搯剌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鎰還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為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遂開府儀同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參知政事梁瑭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咎曰我見丞相恥哉朮虎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為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顏綱將行省于縉山鎰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聽綱至縉山遂敗績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聞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殺徒單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說之曰車駕道出真定鎬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徒單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為功惟鎰是賴焉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剌謀克鎰尚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鎰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賻贈從優厚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為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刑部主事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刊修遼史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敕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其大概以為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拔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聞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

姑務苟簡反害事體況律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絕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結絕違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薦孫即康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次朕意以為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泰和二年興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葬之禮以問鉉鉉對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勑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纂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僞造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僞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僞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泰和六年御試鉉為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嘗言試賦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令以日合天統為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積致學業而已遂用之久之鉉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參機務補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為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祐元年薨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為右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即位問鐸安在有司奏為右都管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為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為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鐸為選首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須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召鐸戶部侍郎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為中都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温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迤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即詔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濬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徙絳陽軍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還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年致仕是歲薨

孫即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石晉之末遼徙河北實燕薊八代祖延應在徙中占籍析津實大興仕至涿州刺史延應玄孫克構遼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即康克構曾孫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為右丞相是時即康為尚書省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為吏部左司郎中上謂宰臣曰孫即康向為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即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為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初張汝弼妻高陀斡不道伏誅汝弼鎬王永中舅也

上由是頗疑丞中丞中府傳尉奏丞中第四子阿离合懣語涉不軌詔同簽大睦親府事壽與鄖康鞫之第二子神土門嘗撰詞曲頗輕肆遂以語涉不遜就逮家奴德哥首丞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以爾爲妃子爲大王壽鄖康還奏詔禮部尚書張暐覆訊丞中父子皆死時論冤之頃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上問宰相今漢官誰可用者司空襄舉鄖康上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爲中丞觀之上乃復召鄖康爲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猶以爲小盜竊發不足恤鄖康與左丞僕散端參政獨吉思忠以爲必當用兵上以爲然上問鄖康參知政事賈鉉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元字合缺點晝如統傍之充似不合缺鄖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𦵏字泯字作汦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沇字銳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傳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舊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調文任回降崔建昌已優調與平軍節度副使未回降鄖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李賢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郎高庭玉決四十解職鄖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王即位鄖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歲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革穎悟讀書一再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定主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爲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丁父憂起復簽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軍興隨路官差占者別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及司縣各存留強幹正官一員革與簽陝西高霖簽山東孟子元俱被詔體訪三路官員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員數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徒單南平貴倖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貞祐三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遷知開封府事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拜參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倖門乞凡斷例敕條特旨奏斷不爲永格者不許引用皆以律爲正詔從之是歲大元兵破潼關革自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罷不許罷爲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胥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代鼎爲河東行省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太原兵後闕食革移粟七萬石以濟之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東於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毀清野革奏今歲雨澤及時秋成可待如令耕毀民將不堪詔從革奏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禪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挹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耆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惟孫鄖康詭隨乃驟至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鄖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古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爲相之風焉

金史卷九十九

金史卷一百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八

孟鑄 宗端修 完顏閭山 路鐸
完顏伯嘉 朮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薦戶部員外郎李獻可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宮籍監丞張庸右警巡使奏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戶部主事郭蛻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中都鹽鐵判官趙焉尚書省令史劉昂及鑄十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合磁州刺史繹秘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奏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蛻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翰林修撰焉都水丞昂戶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入為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勳乃職無曠朕命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己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賀正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旨達宋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賈鉉奏乞差監察時即別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並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上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當宿直今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准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復為御史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答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為崇改宗氏為姬氏端修好學喜名節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脩舉詔以端修及苑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修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修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修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朞年後敘章宗知端修不為衆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召見於香閣上謂端修曰汝前為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為大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為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所見何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端修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修別出情見不當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為節度副使卒官端修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為政端修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修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閭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陝西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

鄜監參議諸軍事宋兵千餘人伏吳寨谷闔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十五里殺三百餘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于步落堝遷官一階三年召爲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闔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阤滿胡土門暴刻以闔山代之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對御閣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後今臺諫言民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其言大切召對于崇政殿既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於是尚書右丞烏林荅愿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爲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暐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修撰完顏撒剌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其閒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鄜忠愈獄起事密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恩有以寬解上意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之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朕嘗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則臣虀粉矣上曰宰相安能虀粉人至是章宗並以此言告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自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爲己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貞幷忌鐸黨鐸黨雖嘗爲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遣防守貞以爲援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並指以爲黨上乃出守貞知濟南府凡嘗薦守貞者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人者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闇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爲陝西西路轉運使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戶部郎中李敬義方使高麗還即出爲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尚書張暐大理卿麻安上及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上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爲不可持國黨閭之怨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知除武都承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涉妄冒大夫張暐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暐伯通待罪于家賈鉉奏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暐暐言路鐸嘗稟會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暐以爲彈糾大臣須有阿曲實跡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尉諭伯通治事如故頃之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違意于大夫張暐及鐸暐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脩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脩款伏乃云祗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脩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暐鐸坐奏事不實暐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閒有憎嫌何以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即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岐爲之詔特改鐸爲景州刺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皆勸人爲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糾彈

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儉推官愛剌寔欽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爲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謚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爲文尚奇詩篇逼䢷精緻號虛舟居士集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剌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鉤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平涼治中累官莒州刺史獲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改詔伯嘉治之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忠完顏毛吉打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勑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夾谷氏琢請曰前代皆賜國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莫大焉詔更賜完顏氏是月伯嘉還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斡勒合打爲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斡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爲侵掠遙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斜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悅遣臣護送糧運于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嘉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誣無以自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勑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合打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臺廉問既得其事遂不復鞫治若合打奏實伯嘉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盡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從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忻代定襄閒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欺國害民無如琢者石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粟粟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澠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單氏聞之捕執紇石烈斷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劾奏乞就詰紇石烈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亦無容不知請鞫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効尚書省奏阿里不孫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

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矣。」阿里不孫乃除名。五月，亢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決四品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暵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寃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顓歸之有司邪。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剌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脩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愈怒。甚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懲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爲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實不足以周眾，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實跡無僞者，卽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眾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躐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秋，河南大水，亢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劾伯嘉違詔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訛里剌不法，沈丘令夾谷陶也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獨吉鼎亢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眾。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遙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苑鐸以聞，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與桀驁者姦謀，鐸不能制，委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擒殺琢，又官屬程珪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誅苑鐸。

尤虎鑄壽，貞祐間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鑄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鑄壽爲橋西提控。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簣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尤虎鑄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邪。

張煒，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爍，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費

州軍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使煒言宮功利寡廉節文通部民閻元憲縉紳薛之累官戶部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此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內小人宜在外章宗問孰爲小人萬公對曰戶部員外郎張煒文繡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爲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使事是時大築界牆被行戶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復桓州刺史奏請以鹽易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悉涉細碎不敢盡上詔尙書省曰張煒通曉人也朕不敢縷詰卿等詳問之毋爲虛文充宣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斂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來姦人往往投牒妄指產業號鄰保姓名煒信之多與之錢已而亡去即逮繫鄰保使之代償一路爲之疲敝以故舊罰鏹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歲餘改戶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俱兼規措職事左丞相崇浩奏張煒長於恢辦比戶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十四萬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恢辦乞不隸省部委臣專一提控有應奏者許煒專達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從其請泰和八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餉固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譏國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簽三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規措者煒舉中都轉運戶籍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錢物以鉅萬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簽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猶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戶部侍郎貞祐初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糧詔同知都轉運使事邊源以兵萬人護送通州積粟軍敗死焉平章政事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運使宣宗遷汴佐尙書右丞胥鼎前路排頓及脩南京宮闕無何坐事降孟州防禦使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煒有才旣察其無實遂不復用貞祐四年卒

高坛渤海人以廕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劇遷奉聖州錄事察廉遷內黃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妃李氏以皁幣易紅幣坛獨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爲例轉儀鸞局少府少監改戶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坛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撫使徙同知大名府設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錄大名功遷三官致仕興定四年卒

李復亨字仲修絳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蟣馬血火煆之則刃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戶籍判官轉河東北度支判官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歷官遷解鹽副使歷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事丁母憂起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遙授忻州刺史貞祐閒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擣鞏南鄙故籍邊郡民爲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效徵科均一朝廷皆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榷等事戶部侍郎張師魯攝東路治歸德戶部侍郎完顏麻斤出攝南路治許州復亨攝西路治中京實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之復亨奏民閒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爲未便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陽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滄濱鹽勿令過河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濱鹽南北俱濟詔尙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尙書再閱月轉吏部尙書權參知政事四年三月眞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凡官吏貪汙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又奏曰詔書令臣民閒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由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均賦於民又奏河南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

全免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貲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緣詔書不急科役即令免罷臣不敢輒行如以臣言爲然乞付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與糧草復亨奏河渡不通陜西鹽價踴貴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詔戶部從長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驟至通顯既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譽望頓減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時戩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書請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金史卷一百

金史卷一百考證

孟鑄傳奏彈知大興府事 至 尙書省問之○臣人龍按遺山集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恐爲不法張公著與諸御史發其奸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如此耶公著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乃鑄傳並未言及公著卽胡沙虎傳亦然遺山固非虛談修史者偶遺之耳

宗端修傳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改宗氏爲姬氏○臣浩按中州集傳衛紹王避世宗父諱改宗爲姬與金史謂是章宗不同

金史卷一百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九

承暉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孛朮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塔割剌訛沒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祇候遷筆硯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孫選充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還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況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慚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雨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及伐宋還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的決尚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都軍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事衛紹王即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拜尚書左丞行省于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朮魯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遣人以礬寫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悋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玆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元帥府于保州戶部侍郎侯摯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

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
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
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
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
兄子承慶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
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
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
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
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
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
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以承慶爲器物局直長承慶子撒速爲
奉御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
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
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
翰林修撰同知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買賣
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書省議止聽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
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奪官收贖權常平粟
詐稱宣差和糴降號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左監軍完顏充經
歷官坐奏報稽緩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
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離
駐扈營擅撫御其部曲營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執中自紫荊
關走還中都詔盡忠爲左副元帥兼兼　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
百兩銀千兩重綵段絹二百疋未幾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丞
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倚賴朕新嗣祚念賞重臣盡勉乃
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

進拜都元帥左丞如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爲都元帥盡忠
復爲左都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
撫乣軍盡忠不察殺乣軍數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
事嘗約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
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
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奈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
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
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
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
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
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爲然盡忠奏應奉翰
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爲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
他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
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
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
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
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
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
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使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
論石虎乃汝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禾
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聞若輩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
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謝
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秉朝政高琪既誅此輩以
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
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頗疎己高琪間之其兄吾里也爲
許州監酒秩滿求調南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還來上頗疎我此高

璞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執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書
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蠡忠謀逆上愀然曰朕何負汝多彼
棄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遺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妻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司
鞫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里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剌猛安人事親孝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
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廄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
宗朝隆慶宮護衛花狗遮駕陳言端叔父胡睹預弒海陵端不宜在侍衛詔杖
花狗六十代撲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
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
誤入圍杖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泰和六年詔大
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
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
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未幾丁母憂起
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僕散揆已渡
淮次廬州宋使皇甫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廷諸道兵既進疑宋以計緩師
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阿魯不嫁爲武衛軍
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或以爲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
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
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己
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
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從人譖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倪嚮于予
懷念之難置其備省于往咎思善補于將來恪蠡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
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還一官章宗遺詔
內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爲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即康護視
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大醫副使儀師
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
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
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
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
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爲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
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進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
西給親軍三十人騎兵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侍行賜契紙勘同曰
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遙領通安軍節度使完顏狗兒即日來歸奏遷知平
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於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
石州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繼
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
診視端雖疲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譏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許自
今專使酒三行則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
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承鍚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
行省緩急可使朝廷從之及大元兵入潼關承鍚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
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
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
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
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爲首尾足以備緩急矣
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謚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
庭子納丹出爲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丹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
里門及護衛顏盞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
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
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
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吏郭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
擲匕筯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
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

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兼祕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爲副使宣宗即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僕散端二表皆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蓄都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捶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旅必練習者朮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佡頭抹撚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右副元帥朮虎高琪辟爲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鎭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概謂居中土以鎭四方委親賢以收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幷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次眞定以英爲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于激濁揚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軍于龕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驟於用賞賞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曾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狗兒毅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上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蠟寫奏告急詔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大夫諡剛貞官護葬事錄用其子云

孛朮魯德裕本名補剌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邊濠塹立堡寨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刺濬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軍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

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犴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辛巳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年還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顏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棗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詔討副使棣州防禦使興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濠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

贊曰承暉守中都蒼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汴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扶撼盡忠委中都膚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孛朮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金史卷一百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爲符寶祗候復爲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蠻猛安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輦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爲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僞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爲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械不可勝計壬午賊黨七萃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留家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爲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雲相結納官軍丁亥夜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尚安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史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實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赴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汝楫李思溫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爲寇盜罪無輕重並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堌赦至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荅與卽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爲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堌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僞太師李思溫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卹無令失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衲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

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都事完顏胡魯剌衝擊敗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剌進一階。久之。安貞燕見。奏曰。淝水之捷。胡魯剌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别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藉世姻。寖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羅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斂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倘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姦謀。蓋慮前後罪之上聞。迺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祕。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內庭之指意。如覺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讎。豫冀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爲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賀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剌。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朮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剌都銀朮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蒲剌都銀朮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茌平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爲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効。以用弄兵死禍。遽爾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從河南。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遣沈思忠。宮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爲將。詔加思忠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宮楫副之。頃之。西山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女直人。均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衞輝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遙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衞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犢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衞州防河。

詔盡徙屯陝。琢復奏臣幸徙安地。然潼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潼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奏陳不一。請遣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勑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使朮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偽鄒元帥于小堌。獲其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偽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偽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山堌水寨。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鞫玩。會赦而止。既而昌樂縣令朮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摯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堌。琢奏。沂州須知兵。昔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爲沂州總領。琢奏濰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卻李全。保濰州。六哥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嘗攝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兇險不遜。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卽率衆譟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相襄戍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攻襄陽。破雷太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弼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戶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得免。遷右副都點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爲元帥左監軍。捍禦遼東。請自募二萬人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譏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謫爲雲內州防禦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矟。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強。今外兵日

增軍無闘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恤之見聞習熟相傚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奏將帥以閫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頗狡左丞蓋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大名軍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爲古論兗州置秦州榷場弼以擅置移文問之兗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蕩榷場幾一年矣今既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兗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專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勸子堌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舉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遙授濰州刺史汝楫遙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弼薦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懷遠大將軍槊聚寬遙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手詔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千別爲一軍立功者全戶爲良必將爭先效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徧諭覈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瞶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捕告以軍與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所言餘皆不允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宣宗賜詔獎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太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善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爲常所辟如承裔阤滿胡土門紇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間軍民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承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朮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良與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沒烈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沒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沒烈復前職與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與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鄰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獨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

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
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
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
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
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
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
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
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
玉督兵躡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躡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
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勑以綱第功遷賞遣
樞密院令史劉顯涖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貸死自効請曰臣兄演在宋爲統
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
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
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
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
資綱奏賞倜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
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
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適爲逗遛甚
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
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
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即爲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
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
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
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
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摑兀也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
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
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衆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
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
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
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
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
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
頗采阿虎德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
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
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乏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
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逮徵逋稞窘迫陵辱有
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怨執羊
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
徵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
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臧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
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會諸道兵討
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三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
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
浮梁絕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
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
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寧陵備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
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賞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
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
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
有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封國公仍
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
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

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勑錢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陞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李尤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襲謀克僕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遙授安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閏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與屯喜哥復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招撫義軍爲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餉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閒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者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閒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徙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閡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析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沔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臥沔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振擧以爲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稱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遺謀是用煦煦以爲慈皦皦以爲明孑孑以爲強既而潼關破毀崤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金史卷一百二

金史卷一百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一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霆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剌都　夾谷石里哥　朮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剌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使仲元爲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強號花帽軍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頃之兼本路宣撫使八月遙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東東路宣撫副使貞祐四年山東乏糧仲元軍三萬欲於黃河之側或陝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策當詣闕面陳詔曰卿兄弟爛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柔朕心卿求入見其意固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援俟兵勢稍緩即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李霆等積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賜金牌霆等皆爲名將功名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從坦等軍圖恢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爲三等上等備征伐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元遣提控婁室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兩階陞職一等未幾仲元遙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徙軍盧氏改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虢潼關實相連屬卿思爲萬全之計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虢復至嵩汝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摧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斃其大概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爲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爲要害乃由小嶺紫荆逸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興定元年復爲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于盱眙敗紅襖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鄰領騎遶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獎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並閑訓練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靜軍節度使尋爲勸農使五年爲鎮南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盞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衆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顏盞蝦蟆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還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剌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褒諭正大間爲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爲將沉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完顏阿鄰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完顏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鄰與完顏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即位遷通州防禦使宣宗遷汴阿鄰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横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阿鄰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顏盞天澤不相能詔阿鄰當與天澤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改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濟南府賜姓完顏與阿鄰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隣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隣所部黃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詔阿隣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

家阿鄰既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爲請宰臣奏阿鄰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機密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勾添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同一家今爲兩族完顏阿鄰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阿鄰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偕還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衞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鄰節制阿鄰亦不欲分之因以爲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傚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爲然加遙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鄰將兵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欲令阿鄰駐軍商虢拒東向之路阿鄰上奏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相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鄰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併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興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鎬守阜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據山之險阿鄰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鄰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敗生擒吳鎬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死者甚衆又敗之于寨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石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宿麥方滋阿鄰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鄰戰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爲四鄉部頭霆招集離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遙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劉璋說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攝寶坻令陞都提控遙授同知通州軍州事中都食盡霆遣軍分護清滄河路召募實船通餉道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遙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霆輩忠勇絕人遂與之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檝而江將兵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檝得其書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遙授同知益都府事知宣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滕兗土寇蜂起東平行省侯摯遣霆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霆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二萬駐朐山霆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贇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爲符寶典書逾月宋兵復至霆逆戰駐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虛踰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兵搏戰都統溫迪罕五兒副統蒲察永城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完詔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爲護衞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官民還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變宣宗以爲然十月霆以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爲副使分護百姓之還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立將突門族人也本姓包氏襲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緋翮翅軍千戶取床川寨及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使署征行萬戶陞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寧軍馬都彈壓詔錄前後功遙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本族都巡檢二年賜今姓攻蘭州程陳僧爲先

錄都統夏人圍臨洮拖滑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長壽應募緘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宣武將軍遙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捕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陞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州規措官頃之遙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提控如故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四千於荔川寨即趨宕昌縣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縣進攻西和洲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與宋兵合依川為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還凡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遙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頃之長壽陞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國恩益思自効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三百級既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為武靖縣巡檢完顏齩住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齩住副之戍直沽寨貞祐二年糺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磨衆執永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齩住鎮國上將軍遙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隣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祿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伐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霆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于此

石抹仲温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護衛十人長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遷左副點檢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為左副點檢遷知臨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內附進爵二級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管內與有勞焉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閒諸事量宜而行頃之諸道進兵仲温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温率兵敗之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習騎累擢近侍局直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受紀南軍節度使兗王永成名馬玉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為蒲速碗羣牧副使改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為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遷武寧軍節度泰和伐宋為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軍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盟罷兵馬都統官仍以節度兼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副統軍歷知河南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河東北路安撫使三年充本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轉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匡為副統攻宣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安三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還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城被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圍再舉衆既憚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撫諭

奧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乣詳穩召爲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爲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爲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頻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爲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事同心併力備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從衆倘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爲北京宣差提控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烈復爲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完顏蒲剌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剌罕猛安人充護衛除泰定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從安國軍移乣詳穩累官原州刺史坐貿鄰內馬虧直奪官一階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尋遷軍刺史歷同知臨洮府西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鎮武軍節度備禦有功遷一官初置東西面經略司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管內太和嶺諸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萬二千戍真定餘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銳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見兵不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所統詔真定元帥府還其精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州有警急約爲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罷經略官入爲簽樞密院事改左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尚書興定元年致仕四年卒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歷臨潢婆速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蘭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待制爲宿州提控與山東宣撫完顏弼攻大沫堌賊衆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紇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買人爲生口當死特詔決杖八十從洺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坐不時進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爲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遙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朮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散集軍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遙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躡踪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權岡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宋諜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旗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焚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林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械甚衆二年賞征南功陞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紇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朮可謀克泰和伐宋充行軍萬戶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鷂子嶺遂克安豐軍還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本典乣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充合扎萬戶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節度副使遙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從東路宣撫使都統耿移剌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驃騎衛上將軍遙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貞祐二年爲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蒲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溫迪罕怕哥輩擊卻之四月復掠上古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萬奴別遣五千人攻盤婆驛都統奧屯馬和尚擊之都統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于三叉里五月都統溫迪罕福壽攻萬奴之衆于大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千人出宜風及易地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唵吉斡都麻渾賓哥出臺荅愛顏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隊十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

之未下者貞祐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遷遼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温甲海世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溫迪罕哥不霸遷顯德軍節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權判官蒲僑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兩階陞二等王汝弼遷四階陞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宣撫承制遷賞是歲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紅襖賊數萬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黃山賊復來桓端薄其衆走保比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數萬圍沂州同知防禦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還入沂州與桓端內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樞密副使僕散安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有計畫曉習軍事撒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桓端進金紫光祿大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提控屯陳州興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沙度店至定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破其山寨水堡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數月改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監行元帥府于息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盞女魯歡剛愎自用詔桓端以本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竊聞宋人與李全將併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端與朝臣面議尋有疾賜太醫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防其患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勅有司給喪事

完顏阿里不孫字彥成曷懶路泰申必剌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調易州忻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令史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修撰充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楚州縱兵大掠坐不諫正決杖五十大安初改戶部員外郎鈞州刺史執中行樞密院於西京復以爲經歷官改威州刺史貞祐初累遷國子祭酒歷越王濮王傳改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宣撫副使召爲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遷元帥左都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廄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絹百匹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協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強助糧八萬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剌都改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撫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里不孫輒矯制大赦諸道衆乃稍安而請罪于朝初留哥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伯德胡土約爲兄弟青狗兵隸阿里不孫內猜忌不協蒲察移剌都奏青狗無隸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既而胡土率衆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軍溫迪罕哥不霸遙授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澍謀誅胡土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夾谷愛荅左右司員外郎抹撚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諾遂召胡土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奏疏詔有司擬諭未幾聞阿里不孫死于亂詔贈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坦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霸進一階愛荅獨魯郭澍遷官陞職有差阿里不孫寬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劇要識者以爲用之未盡云

完顏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書年二十四襲父速頻路曷懶合打猛安授廣威將軍御下惠愛察廉除臨海軍節度副使改底剌乣詳穩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鐵哥爲先鋒萬戶有功丁母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副元帥完顏匡副統號平南盪江將軍攻光化軍王統制以步騎出東門逆戰鐵哥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之進攻襄陽爲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植標以識之大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皆捷以勞進官兩階匡圍德安鐵哥總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北城作甬道立鵝車對樓攻之擊走張統制兵時暑還屯鄧州兵罷進官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使貞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剌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哥兵強牒取所部騎兵二千又召泰

州軍三千及戶口遷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鐵哥赴上京，命伐蒲與路。既遣，鐵哥奴代承充為宣撫使，撫前不發軍，鐵哥下獄，被害。猛安穀

納蘭胡魯剌，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書，博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胡魯剌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者。使還，襄稱其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平章政事僕散端舉廉能有文采，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民僕散播合立私渡於定陶，閭逃兵盜劫，皆藉為淵藪，累政莫敢問。胡魯剌捕治之，竟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為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魯剌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備偫，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于絳州。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金史卷一百二

金史卷一百三考證

石抹仲溫傳〇臣瑺按：元史，石抹在遼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改述律為石抹氏。

金史卷一百三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二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林荅與　郭俁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剌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斡勒合打　蒲察移剌都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六年選入東宮教鄆王琮瀛王瓌讀書以終場舉人試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者稱承安元年契丹陀鎖寇掠韓州信州提刑司閱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行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顏寓舉謀嘉才行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被圍食且盡胥鼎奏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唐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興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穎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穎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濬王府文學尚書省奏擬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情法折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陝西河南訪察及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爲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爲刑部主事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爲大理寺丞尚書省點差接送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員呈請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卽是安用許爲命左右攬昂衣欲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已詈諸令史爲奴畜明日語權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詈罵汝進退去留亦皆在我羣吏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贖攬昂衣欲加杖當決三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宰臣對曰李炳疾惡衆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告者未必是也乃從谷議歷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歷定海泰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貞祐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察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恆數百人服除爲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遏監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梗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爲時病乞並河堤廣樹榆柳數年之後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改監察御史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員能否仍赴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稍稽滯有司皆坐失誤軍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監大安初爲耀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傅兼翰林直學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霖奉儲符迎宣宗至新城勅霖南迎諸妃既至賜錢千貫遷官三階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霖請城宜村爲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爲兵部尚書知大興府事俄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尋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尸中以免贈翰林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諡文簡

孟奎字元秀遼陽人也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簿丁母憂服闋調淄州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興令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塞澶淵決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巖十

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
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速頻路讞而
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簽行樞密院于鎮寧充
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
曰親民之寄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
使紀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旱詔審錄中都
路冤獄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
防吏姦人使之改山東東西路安撫副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本
官爲行六部侍郎劾奏監軍完顏訛出虛造功狀訛出坐免官詔以奎爲宣差
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

烏林荅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剌猛安人充奉職奉御尚食局直長兼頓
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衞軍都指
揮使貞祐二年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上
言按察轉運司拘榷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
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糧爲給
之又曰潼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頗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代之又
曰兗曹濮滑諸郡皆可屯重兵勅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
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財物稽緩者並的決與奏有司必督責趣辦
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爲拱
衞直都指揮使復爲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

郭俁字伯有潭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
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
史臺舉俁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檝吏部主事王賓刑部主事抹撚居中通事
舍人完顏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勾烏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温
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陞一等遷除俁平陽府治中張檝國子博士王賓
昭義軍節度副使抹撚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同知弘文
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温迪罕思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俁
召爲同知登聞鼓院兼秘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
季合差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差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
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
使大安元年遷遼東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
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使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改河北西
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温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初舉進士廷
試搜閱官易達貌小謂之曰汝欲求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
異之明昌五年中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丞相襄辟行省
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
給事行尚書省大安初遷德興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職護送
衞士妻子復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遷一官轉戶部員外郎左司
郎中遭繼母憂起復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經歷官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
史上疏論伐宋略曰天時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無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
之地移剌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
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疎外非計
也宣宗曰一子非所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天下輕重係于宰
相邇來每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今豈無其人
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先試其稱否卿何患焉所謂用之未盡者
爲誰對曰陝西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謀能
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礪惡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
參議官二年召爲戶部侍郎改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
傅尋還河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權同簽樞密院行院許州改集慶
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荐饑達上疏曰亳州戶舊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爲州
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爲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

兵食遂覈閑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斛即具奏朝廷大駭詔戶部尚書高夔偕虎符事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累抵罪遂自念失奏因感愧發病尋卒。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錄事潤色律令文字遷懷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數外給之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擒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衆以爲有神再遷監察御史被詔鞫讞冤獄是時凡鬭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爲賞擴謂同輩曰生者既幸地下之冤云何是時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定間曾望之爲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戶部之舊吏何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乎既而三司亦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諉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大安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概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饋餉一途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爲恩徒增廪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省還汴後召爲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艱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進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員外郎張好禮往商虢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死宣宗薄其責削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爲遙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諡剛毅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移剌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廕補吏部令史轉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益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劾既跡得其所在率衆人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橫海軍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興中治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擾動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宜差提控嚴勤禁治詔尚書省行之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郭浚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鞏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沙虎澤王百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撫而罪之詔除福僧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歲按察司罷仍充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十一月庚辰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剌都戶部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學士完顏孛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沁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溫泰定軍節度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孛吉賜食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乣人選擇乣人舊有宿望雄辯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芻糧調度仰給河南賦

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定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兵旣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爲患愈大當選才幹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憙其壯悍爲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閒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衞一旦有急羸疲備出戰軍不敗事罷之爲便書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贊曰宣宗急於求實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閒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奧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州司候察廉遷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戶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倂河及王村厲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爲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爲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衞州勾集紡麻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爲沁南軍入爲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衞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議䀆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爲己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使當絕食不獨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處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旣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奧屯忠孝平生矯僞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錢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衆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卽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嘿然不聽頃之罷爲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文德鄉陸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太學博士累遷涿州刺史吏部郎中遷鄒王傅被詔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爲先後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千之衆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婁室谷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閒列可也思忠論多矯飾不盡錄錄其頗有理者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諫同修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至數千不得爲小寇但當選擇實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可者上以爲然頃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理卿同修國史如故再閱月兼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自思忠始宋人請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侍講學士兼諫議修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祐初胡沙虎請廢衞紹王爲庶人思忠與奧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大位以私己乎宣宗不從頃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思忠攝太尉辭暇禮直官御史臺劾奏降祕書監兼同修國史頃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中都路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宋元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知彰德

府事。五遷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農。二年。薨。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完顏寓。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調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遼州軍州事。召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檢院。累遷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紹王事。語在衛紹王紀。中都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所。內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衒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寓薦于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擲。大概似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爲功。賈耐兒者本岐路小說人。俚語詼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衛紹王時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俱爲司天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實。徼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己修政。轉禍爲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寓面訂守信事。復與近侍就決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爲然。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糴苗道潤。移剌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爲亂軍所殺。

斡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充親軍。調陰山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士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功遷本縣令。縣陞爲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廢。詔從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遙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遙授彰德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嘗權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辨。合打惡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己。御史臺廉得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數月。召爲勸農使。久之。爲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復爲勸農使。歷知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駐兵棗恩間。權同簽樞密院事。守河濟。改知歸德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剌都。東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長。調同知泰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祐二年。與降兵萬餘人俱脫歸。遷隆安府治中。賜銀百兩。重幣六端。遙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移剌都與上京行省蒲察五斤爭權。及賣隆安戰馬。擅造銀牌。睚眦殺人。已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鄧州。御史臺奏移剌都在軍中買沙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禁書。指斥鑾輿。使親軍守門。護衛押宿。擬前後衛仗。婢妾効內人粧飾等數事。詔吏部尚書阿不罕斜不失鞫之。坐是誅。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奧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爲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奧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斡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金史卷一百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三

程寀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倫　楊伯雄兄伯淵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爲程一舉冀次子四穆遼崇義軍節度使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篤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尚書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爲史館修撰以從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寀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衛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衛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謚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汙奢侈詐僞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議贈上太祖尊謚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寀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爲後唐宰相圜孫睿隨石晉北遷遂爲燕人熊祥登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太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當丞宋法新附官不釐務熊祥言於郡守楊皙曰既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養親皙雖不許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留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嘗阿意事之其後杜充劉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異論熊祥爲折衷之歷深磁州刺史開府少尹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是時詔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信逗遛稱疾不進決杖二百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

以事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御試熊祥復以賞罰之令信如四時爲賦題海陵大喜以爲翰林侍讀學士大定初起爲太子少師時契丹賊窩斡竊號北鄙用兵未息上以爲憂詔公卿百官議所以招伐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使者對曰臣雖老憑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爲此七年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二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卽位興制度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史通歷唐律乙夜乃罷皇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封加文林郎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元措字夢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六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終焉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第除將仕郎小學教授以主簿奉祀致仕

范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彥辟爲書記攝學事劉豫鎭東拱撰謁廟文豫奇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齊國建累擢中書舍人上初政錄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納諫五曰遵圖六曰治亂七曰擧賢八曰守令九曰延問十曰畏愼十一曰節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能盡用也久之權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什一稅民名爲古法其實裒斂而刑法嚴急吏貪緣爲暴民久罹兵革益窮困陷罪者衆境內苦之右丞相張孝純及拱兄侍郎巽極言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從巽坐貶官自是無復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則爲黨兄不言則百姓困弊吾執政也寧爲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爲國家懲亡宋重斂弊什一稅民本務優恤官吏奉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卽從而亦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稅抵罪者凡千餘人豫見其多乃更爲五等稅法民猶以爲重也齊廢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爲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愼許可而推轂士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汝州郟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濟南聞其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鎬以吳嶽爲西岳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改寧州刺史海陵卽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喪至親臨奠賜錢千萬其養子始七歲特受武義將軍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貲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

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特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樞一無所應乃撫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獨樞治狀入優等躐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宮室選樞分治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單阿里虎出反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敗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彥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故用樞以佐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囑故人姦罪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翛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事務出罪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偷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履正以無偏何必賣法以徼福耶尋命賑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戶冒請粟三萬餘石爲尚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翛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力直一老姦耳二十四年遷遼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擅辱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勅杖七十降授鄭州防禦使章宗卽位擢同知大興府事審錄官奏翛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斂迹無訟獄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劍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弑熙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翛言晉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唐以來大駕鹵簿有班劍其王公以下鹵簿並無班劍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劍羽葆怒曰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翛及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官禮官卽當辯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况卿等乎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翛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翛曰奉上命卽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於刑者殿年降敘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上曰翛能幹者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翛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闕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如王翛輩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楊伯雄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清泰中爲定州兵馬使後隨晉主北遷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買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刦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穽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還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他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耶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還右諫議大夫兼

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為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嬪為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為書。號瑤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為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擧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陘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涼陘。徼巡果有疎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為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臣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徼倖一時。如後世何。羣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擧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謫譴者。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為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諡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為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羣盜蠭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蕭貢字真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書例試補。踰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為能。即用之。擢監察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左丞董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按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敍。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推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擧矣。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為第一。賜重幣四端。貢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刊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諡文簡。貢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離剌等教之。其後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譯解經書。累遷秘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求養。顯宗使內直丞六斤。謂締達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既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離于懷。久之。轉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諡文成。子二十。章宗即位。以為符寶典書。累官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邊備未徹。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為采訪。以義褒嘉。興定元年。遷武勝州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開封府。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復知開封府。復坐以事遣譜巡使完顏金僧奴。降為鄭州防禦使。未幾。復為知開封府事。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軍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為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戶部主事遷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尚書省都事戶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行省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叶處置乖方翰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為翰林直學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戶部侍郎宣宗遷汴翰規措扈從糧草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強本謂當裒兵徙豪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察汴舊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即以省官且易於備盜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稱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諡達義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主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調泰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調崇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右司都事遷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貞祐初轉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糧運艱阻天寵悉力營辦曲盡勞瘁出家貲以濟飢者全活甚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幹可安集百姓遷戶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諡純肅

贊曰程寀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倫之彊敏於事楊伯雄之謇諤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概見矣

金史卷一百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四

張暐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朮虎高琪 塔不也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爲皇太孫，復爲左贊善，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論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暐曰：「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元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親爲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暐奏：「仰惟聖慈追念勳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暐及兵部侍郎爲古論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暐曰：「百官舉閱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爲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獄決矣。鄯王從彝母早死，温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暐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也。從彝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內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焉。頃之，翰林修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再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相襄之門。上曰：「張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暐不復請，遂止。暐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博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祭，不可。」廷議遣使橫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橫賜未晚。徒單克寧韙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行簡奏：「乞還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不可用。道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罷去。羣臣屢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行簡奏曰：「往年饑民棄子，或丐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爲收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中書行之。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生日，百官通班致賀，降階答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以下，領羣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不答拜。今尚書省宰執生日，分

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宰執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謂身坐舉手答揖近於坐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生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禮部蓋嘗參酌古今典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輒改以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宰執生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賀起立答之自此始行簡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二員通禮學資淺者使爲之積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顏瓌戒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頗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簡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爲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鹻者三之一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鹻瘠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可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祕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扎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干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石古乃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須降詔卿草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并進詔草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東海郡侯嘗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絕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遣忠實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概以和親爲主焉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升承旨爲二品以寵行簡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若於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章政事高琪盡忠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此權參政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祿軍輿以來曾無寸補況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官竟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愨慎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搢紳以爲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

贊曰張暐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謨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惟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

至居是職左司事不爲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差繆若武庫署直長移剌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典貴副轄在職才五月陞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閲貼黄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爲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擇其任內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宮清暑守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閣召守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而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既而以譏衛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七月降爲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閣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強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戶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并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驅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弒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爲人勤儉愼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史不絶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噫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鎭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衄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庚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鎭移檄遠近形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患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

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勳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靡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斂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朮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衞，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爲武衞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虢猪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青宜可內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溫與高琪俱出界，與青宜可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今與仲溫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祿，朕不吝也。」詔封吳曦爲蜀國王，高琪爲封册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職有違禮生事，卿與喬宇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皁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攻馬連寨，以鏡湫阤遣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糺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縉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糺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閫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丙寅，詔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衞副使提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輦累曾陳奏，方慎圖之。斜烈漏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故降此詔。頃之，拜平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閱三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足用。」宣宗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令加意也。」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

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可用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戶部工匠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牆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爲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間見主上實惡相公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控劉溫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復奏曰高琪本無勳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妬賢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乣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剌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招乣軍已而無功復以爲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亂紀綱禍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曰慎無泄也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闕臺院令史高嶷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爲帥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奏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決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爲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與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絕矣與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煙絕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榷場每場所獲布帛數千疋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疋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冬冱寒吾騎得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諭之誠爲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

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豎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事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効牧豎馭卒之智伏望宸斷詔問尚書省高琪曰鑄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二年胥鼎上書諫曰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爲憂右司諫呂造上章乞詔內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爲訪問陛下博採兼聽以盡羣下之情天下甚幸宣宗嘉納詔集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時築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宣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自爲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剌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剌蒲察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戍衆多厚撫此軍衆多輒殺乣軍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衆多也終身以爲恨云

移剌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閤門使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遷授同知慶州事權迪列乣詳穩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曾王傅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乣軍無功平章高琪芘之召爲武衞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書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爲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尫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乣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卽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金史卷一百六

金史卷一百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五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歷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爲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盡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進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諭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爲請囑狡猾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爲法焉尋爲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爲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勑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諭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勑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

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爲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鎭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閱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與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眾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爲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順原州右丞相僕散忠

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爲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爲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糴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爲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爲小鈔小鈔弊改爲寶券寶券不行易爲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尙何以煩民爲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羣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時朝廷以買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寖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書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蔭人免當儤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陞本榜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陞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獲上從之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見法切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陞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辯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尙書省戶部尙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尙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

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爲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躐遷榮祿大夫仍諭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譏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爲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爲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羣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殆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于殿下仍勑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迺謂羣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爲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爲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爲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爲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僉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爲害更甚前日況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爲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爲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胡沙虎誅上封事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奬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

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權元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衂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為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有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斂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糧恐失民心上書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已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乃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還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奧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與胡沙虎為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卽罷之上曰朕始卽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卽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勑有司嚴為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詭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卽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勑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為吏部尚書九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四年二月為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為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為黃帝立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為火德明矣五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為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為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太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為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為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為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為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為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為不然彼幸

晉嘗陵歲幣復拆遣臣以兵卻之後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徵以兵越非示弱乎至於間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爲辭諭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辭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勑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璧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二年二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還來殊不以斡當爲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奏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爲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僞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爲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爲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勑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三十餘年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爲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戶畜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疋此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又曰比者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恩願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皆以爲常臣所未論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爲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願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卽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納焉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卽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

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規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謇諤言無避忌然一遷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於斯矣

金史卷一百七

金史卷一百七考證

張行信傳○臣浩按中州集傳行信作行中

金史卷一百七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六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爲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爲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爲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爲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陞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閱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勑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略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爲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爲用上從之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文牓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料況今累值兵戎農民寖少且無雨雪闕食爲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爲盜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敝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棲嶺諸隘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追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爲請詔趣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寖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

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
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備以
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數所
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
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
中所有日湊于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
將誤軍儲而啓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
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蘭
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
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
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
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
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
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
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
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
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書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
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
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
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
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
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
圍四方無援為恨明敕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
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
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
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

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初
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
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
大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
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遙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
趨陝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相與會兵以為
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
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
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誘此失
職之衆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
為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
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
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
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
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
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
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
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辭在德升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
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
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悃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
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
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
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寖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
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懼而不
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
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首尾莫救得無貽後

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
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
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
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
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
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
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
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潰衆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
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恆
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
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
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
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爲止當遴選
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于士氣益強民
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
書省宰臣以爲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
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
皆曰散關至蕃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
有恆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
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恆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
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
應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
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
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
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
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

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
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善之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
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
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
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于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
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
得裁決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蒲阿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
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
漢中西蜀喉襟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使一郡帖然
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
詔諭之胥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
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爲過己遠甚欲以自代胡魯固佳至
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
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
乃爲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
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
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愚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
時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
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諭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
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覆徒爲逗遛也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
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爲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
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
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爲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
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
元年五月上勑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
承旨致仕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

爲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卽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鎭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貴練軍政者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鎭敵不復侵何乃過爲嫌避且君臣均爲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爲過計況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鎭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鎭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遷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戶部主事與王晛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煒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除爲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麴使請出募軍已而畢城有功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適秀分詣西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荊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僉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可陞爲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爲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小卻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會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遁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敝廩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摯恐爲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卿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摯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河北大饑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

赤子而遣權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權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皆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邳州硃子堌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爲亂摯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顏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僞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䘏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置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飢且死而尚爲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破李全於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願爲內應阿魯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黨于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爲阿魯答馳抵城下皷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堌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兵權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難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摯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聽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奏乞遷于內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督農民趨時耕種且令貴糴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軍爲亂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己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爲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裏城畢工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爲大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爲大兵所殺摯爲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爲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二年十一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爲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爲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司諫郭著往關其迹撫諭軍民焉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寖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州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況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陲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六月召爲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群盜擾攘侵及內地陳潁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町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蒙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爲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採訪自今其令禁止之初胡魯拜命日巡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避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爲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會哀宗即位以有開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爲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尙義初補尙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稾託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

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爲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姦不實決杖追官及哀宗卽位正大元年權爲同簽樞密院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詔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上甚悼惜之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摰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金史卷一百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七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也。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從。七月，車駕至汴。素蘭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暨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轍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正月，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回，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焉。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乣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懷，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姦，不知諸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帥府，然則賊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乣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聽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乣軍爲變，以黨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則復以爲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臣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勳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秦多以留同事足矣。」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素蘭曰：「福興、秦多同心同德，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慎無泄也。」厥後，上以素蘭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體訪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

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為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
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
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闕選法素責品為言是不知方今之
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
行之時哀宗為皇太子春宮新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素蘭上章言
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
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
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
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
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實如周召之傳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
足侔矣上稱善未幾權為內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夫進侍御史興定二年四
月以蒲鮮萬奴叛遣素蘭與近侍局副使內族訛可同赴遼東詔諭之曰萬奴
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難得其
耗也又曰朕以訛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當詳議之素蘭將行上言
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爾出若令行省就遣諭
之不過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達使聖恩不達於高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
本意也況彼世為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貸權開市二
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上是其言於是遣與
客省書表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詔集群臣議修復河中
府素蘭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傳是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叛
坐繫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於素蘭曰此獄詿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他日
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死於榜笞之下者多矣素蘭命華及檢法邊澤分別當
死當免者素蘭以聞止坐首惡及拒傷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戶部侍
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
都監參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還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既而召還
朝行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素蘭莅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

任大事敏之輩流頗可稱自擢為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其居父喪不
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為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為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
一月上章言參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擢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
授以執政蓋欲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
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權酤豈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
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夜講求
其故啓告陛下者也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陛下特賜省察量其才分別加任使
無令負天下之譏不報又言奉遣使滿辟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
為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即罷辟職且諭規曰卿知
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
河北艱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為仇一遇年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
仁豈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視困餓而不救哉況軍民効死豈敢使復乏
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搖為害不細臣輒宜於太陽孟津等渡委官閱視過河之
物每石官收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輻湊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
以河南軍儲為重詔兩渡委官取其入二以與民至春澤足大兵北還乃依規
請制可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盜起州遣節度副使紇石
烈鶴壽將兵討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屬為驅甚不可也乞明勅有司凡鶴壽所
虜俱放免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國人為驅者亦乞一體施行庶幾河朔有所係
望上愿無有極已事下尚書省命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
為奴婢法仍許諸人告捕依令給賞被虜人自訴者亦賞之四月上言河北瀕
河州縣率距一舍為一寨籍居民為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並以宣差從宜為
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軍之長偏裨之屬尤多無賴輩徼逐宴飲取給于下日
以為常及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驅擾如初此輩小人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
權無乃太輕乎臣輒宜皆罷之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

亦不坐羿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尙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己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鎭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明皇制中書門下入閤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爲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爲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出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爲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切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尙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雖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瘡痍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蓋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尙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糜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爲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

廷愛重耳若不計勳勞朝授一官暮陞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勳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入貲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于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擧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殃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易擾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爲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五千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仍勅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擧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至于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士卒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謂所言多不當於是規惶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規有放歸山林之語故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惡其言而怒也朕初無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爲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召爲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卽修之未晚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書趙伯成坐銓選吏員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填開封警巡判官見闕爲京所訟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補闕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正月規及臺諫同奏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爲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冤獄臨發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爲也十一月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且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爲白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三

月上召羣臣諭以陝西事曰方春北方馬瘦秋高大勢併來何以支持朕
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卿等以爲如何又言和事無益撒合輦力破和議蓋
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獨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
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古論
四和曰陳規之言非是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監察御史完顏習顯
從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規對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
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爲然明日又令集
議省中欲罷和事羣臣皆以和爲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而事竟不行十月規
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大睦親事撒合輦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
是撒合輦竟出爲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一將帥出
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
絕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上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
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陳規輩知否壽孫頓首
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
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
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爲中京
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
篤於學問至老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
時事輒憤惋盡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
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貞祐初
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
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
悼之心至爲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祿
受賞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顒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
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既棄其恆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
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
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
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
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
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
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
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
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
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爲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
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
亦必以天下爲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
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還來城守
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
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
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
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
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
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
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
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
膽勇者爲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爲府長官州縣亦如之
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
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爲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
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
兵緩急征討必由於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
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

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疏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爲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勅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踰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閿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躡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偽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辭特市井屠沽兒所爲曷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策也上善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訴訟古上言曰臣以爲賞者有勸罰者有懲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雖勤無所施矣上嘉納之古以朝廷欲舉兵伐宋上疏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齎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傳爲歸附以見丘崈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爲事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貴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迺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遣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榷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污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刪定頗有脫漏梭失以聞削官一階解職特免殿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爲請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趣召之復拜左補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見殺也迺譟入州署索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禍姑徇衆情與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舁擁護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鞫之言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閱實以聞奧屯胡撒合既下獄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哀宗初即位召爲補闕俄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絶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

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岢者。遇事輒言無少隱。上嘗面獎。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策爲不行。識者惜焉。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金史卷一百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八

楊雲翼　趙秉文　韓　玉　馮　璧　李獻甫　雷　淵　程　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譜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讀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有請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高夔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以爲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卹也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及戶部尚書夔翰林學士秉文於內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事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懼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遂掌樞務哀宗即位首命雲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三年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諡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寬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餉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

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彊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乣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逃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曆上進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各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屛跡。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眞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尙，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遂大喧譟，愬於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

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愼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卽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聞者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爲赦事大愧高允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濟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而玉將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蓋形勢遽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皆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聞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實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卽實其罪玉遂出華州被囚死於郿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憫然

馮璧字叔獻眞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卽日罷之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伐宋行部檄充軍前檢察鄜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關不下金兵殺傷甚衆璧言彼軍拒守而殃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帥韙之以璧招兩當潰卒璧卽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掾剛李果偕行道遇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家鼓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忽沙虎弒逆璧去官宣宗南遷璧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

辭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璧攝監察御史汰逐之總領撒合問冒券四百餘口劾業以聞詔杖殺之故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溫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於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溫竟其事璧馳至衛召四將諭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璧責以大義將士慴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詔東京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爲言璧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駿剛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請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姦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託疾營私閉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璧歎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朝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舉詔璧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僚承望風旨問璧何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議擬爲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爲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弟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倘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損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傳于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恆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且瞯卿爲後從李之純遊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閭巷間多畫淵像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兼

記室參軍韓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戸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正大庚寅倒迴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然亦不能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客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嘗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隷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

贊曰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變玉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爲御史權貴斂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冤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蹤淵雷然亦以羣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金史卷一百十

金史卷一百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九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爲人剛悍頗自用所在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副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顏蒲剌都幾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既乃交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華陽軍節度使權經略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衆興定元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使兼衛州管內觀察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爲朕言之然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悉之益當戮力以補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兼嵐州管內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此帥府控制則興管保德岢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勅令樞密院遣授之三年二月石倫奏向者幷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幷將權太原治中郭遹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剌復太原臣召遹祖欲號令其衆遹祖不從尋得胡剌報曰嘗問軍數於遹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己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以方伐宋不從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爲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爲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爲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石倫遷調焉是月石倫復言日者遣軍清據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殺土寇且備嵐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里鴉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糺武州刺史郭憲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位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並不稟從乞朝廷嚴爲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宰

臣惡之乃奏曰桓端獨擒已經奏改無復可議石倫身兼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蕙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禦萬家等不從未爲過也上以爲然因遣諭石倫曰卿嘗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爲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當自誓以死報國今所爲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爲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家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爲容忍可也閏三月石倫駐兵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聞脅從人頗有革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勅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上從其請並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州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宇禿魯銀朮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朮哥事忞慘酷私造甲杖將謀不軌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猪剌都圖之猪剌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猪剌都權州事撫安其衆焉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元帥內族承立應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爲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仝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椿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也時北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爲游騎所獲數日知兩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兩手皆折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糧草數目奔大元軍仍告以城弛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孫持檄招降言三峯敗狀石倫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內族按春開南門夾谷太守開西門大元軍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爲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即殺之石倫投廨後井中仝周自縊州廨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仝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爲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爲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道路責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別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於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爲便蘇椿大名人初守大名歸順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訛以官中牙牌報班齊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宣宗既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尋有旨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爲失策毀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祿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幾鳳翔破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

河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樓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鬭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齎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關鄉尋有詔赦將佐以下責訛可以不能死車載入陝州決杖二百識者以爲河中城守不下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冤之者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爲孫行而訛可動爲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中總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請訛可奉旨往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所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爲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不亦宜乎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暬御治軍旣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輦字安之內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盤都先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英王在宮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啓門合住見上上命撒合輦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見親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輦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部完顏素蘭言把胡魯實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無以酬之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魯之命中輟輦猶升二品云四年大元旣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丙申召尙書温迪罕壽孫中丞爲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忽帶直學士蒲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同議西事上曰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羣臣多主和事獨輦力破和議語在陳規傳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帶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避遷計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供帳北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撒合輦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言撒合輦諂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諂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亦極言之上頗悟出爲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爲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爲御營命移剌粘合築之至是撒合輦爲留守九年正月北兵從河清徑渡分兵至洛出沒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無軍得三峯潰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餘守禦時輦疽發于背不能軍同知温迪罕斡朶羅主軍務有大事則就輦稟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強擁輦出奔輦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子自隨才出南裏城門城上軍覺閉之裏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輦知不能出仰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輦意以繩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鎭撫官縛出奔之黨欲殺之已斬三人輦親爲乞命得免乙酉斡朶羅賚金帛出北門如前日巡城犒軍之狀旣出即沿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去者三四百人少之輦傳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斬

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奪東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強伸復立帥府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嘗監鄧州順陽酒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虜從都尉兀林荅胡土竄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騎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數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荅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馬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挾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烏林荅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爲鎭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憂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胡土爲破虜都尉戍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紿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卿率兵赴汴京因與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劫掠居民甚於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累變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糧粮亦分有之七月恆山公武仙參政思烈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行省軍潰於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無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徵兵同保洛陽又遷延不行思烈以檄來言若依前逗遛自有典憲吾不汝容矣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爲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語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重強伸方盡力戰禦而胡土即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胡土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譏己乃出榜募人爲敢篤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國家諸人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於是不逞之徒隨募而出得澤人綦麻冀武錄事等二十餘人從令赴京行及廬店即行劫掠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上召見慰諭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古論黑漢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入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斂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既而以胡土爲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大兵圍蔡分軍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胡土縱之往將有異志胡土聞

之內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爲帥臣受恩不爲不厚顧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而千里遠來降於蔡豈人情也哉聞卿過叔太傅且其衣食不常給之此蓋往求溫飽耳卿何懼焉因賜鎧以安其心初胡土罷機政頗有停官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聽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樂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孛术魯婁室與胡土皆權參政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麟爲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婁室隨機備禦二日猶攻南城爲古論鎬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乃罷攻俄而四面受敵仲德難於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東面而乞與婁室同救應初胡土失外城頗慚恨每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降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屢挫側厚遭遇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爲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侍在艱亂嘗涕泣跪抱帝膝妄訴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捧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寵思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譬思烈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援即與仙輪議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頗以持重爲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仙策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爲不多兵事當共議思烈疑其與仙有隙兼斷之渥自以無愧於內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遂歿於陣渥字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晉人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爲時帥奧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從辟寧陵令有治績入爲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之及還爲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爲左右司員外郎從行

贊曰思烈夙慧請誅權姦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所謂茂異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貞祐間僕散安貞爲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爲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羣盜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馬耳山寇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偽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功累遷欄通渡經略使十月爲元帥左都監十二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牙吾塔麾兵佯北發兵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獲覘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卻旋以輕騎挑其後初退遁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算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二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以其有功賜金帶一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敗於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殺統制正大建等斬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俘五百餘人獲馬牛數百糧萬斛三月提控與教吾里不

大敗宋人于上津縣，兵還至濠州，宋人以兵八千拒戰，牙吾塔迎擊敗之，獲馬百餘匹。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爲害，邊兵久勞苦，詔牙吾塔遣宋人書求戰，略曰：「宋與我國通好百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爲足恃，請悉衆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我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陰伺夜，以爲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竊爲彼國羞之。」先是，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被衆南奔，乃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買家等諸寨，進逼濠州。牙吾塔慮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騎二百于城東，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芻糧甚艱，乃西掠定遠，由濠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詔遷官升職有差。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爲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三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令一出，不可中變。向中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給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濟。」以種餉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壽州，剽掠數日而去，牙吾塔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過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先是，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於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六哥既誅，衆猶拒守，方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黃溫等縛首亂顏俊、威館完顏乞哥及梟提控金山入打首，遣其校馬俊、吳珪來獻。既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孫成、總押徐琦納款，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牙吾塔入城撫慰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練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來報，仍函六哥首以獻。宣宗大喜，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內府重幣十端，將士遷賞有差。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狎入西夏，攻中興府甚急，召陝西行省及陝州靈寶二總帥訛可、牙吾塔議兵，又詔諭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行省從宜規畫。」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是歲，大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月，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爲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尋遣斡骨欒爲小使，徑來行省。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內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爲左副元帥，屯京兆。初，斡骨欒來，行省恐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鬬來。」語甚不遜。斡骨欒以此言上聞，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五月，至閿鄉，得寒疾，汗不出，死。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蓋女直語無正字也。是歲九月，國信使內族垂慶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略，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知書誤國乃耳。塔爲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毀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亦優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趨左右持艾來，臥張於床，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賕，州將之妻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

彭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概如呼麻胡云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嘗爲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伏誅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輦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韙之轉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爲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爲人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好爲苛察然爲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爲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爲過也

金史卷一百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

完顏合達　移剌蒲阿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祐初以親衛軍送岐
國公主充護衛三年授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
之民共壁平州合達總其經略使烏林荅乞住乞住以便宜授軍中都統累遷
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行至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
軍變殺乞住擁合達還平州推爲帥統乞住軍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其年
六月北兵大將喊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
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陣監戰以合達北上留半歲令
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乃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
安右三部檢法蒲察蒲女涉海來報四年十一月合達果率所部及州民並海
西南歸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應接充宣
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合達
率兵屢戰於壽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
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內觀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
兵馬都總管三年正月詔伐宋以合達爲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於梅林關
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城縣獲其令張倜幹辦官
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
逆戰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暮乃還六月
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委卿兼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
也四年正月復爲元帥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桂天山合
達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畢會于山顛見夏
人數萬餘傳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
五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
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
惟老稚而已乞遷老成人爲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
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禦之
合達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彼易爲力於是潛軍襄糧倍道兼進夜
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
兩重幣十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
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徧諭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
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
年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權參知政事行省事
於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
翼州據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
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當鹽之時而敵據之將失其利乞
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
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
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
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
於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
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兵於帥
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
應今葭州之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於
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元帥買住議以兵護公
佐軍民來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
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已勒兵爲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合
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懸數十人軍乃定六月合達上言屢獲諜者皆云北
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陝西重兵兩行
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

平涼行省內族白撒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爲便詔許之二年二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一是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兼職樞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達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樞密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朔詔合達及樞密副使蒲阿救衛州初朝廷以恆山公仙屯衛州公府節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內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皆授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全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未幾以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先是陝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北帥速不解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率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於二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澤軍一萬往應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關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以爲聲援十一月鄧州報北兵道饒峯關由金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鄧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楊沃衍軍守閿鄉沃衍尋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州備上津與恆山公仙相掎角合達復留禦侮中郎將完顏陳和尚於閿鄉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

知北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恆山公仙萬人元駐胡陵關至是亦由荊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鄧下屯順陽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之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爲不足慮絕不往來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奧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羣臣建言可因國喪遣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共守武休之險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爲辭元年上諭南鄙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爲辭和事遂不諧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之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爲竊嘆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將以爲可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丙子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卻營於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峯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爲捷書所誤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恆山一軍爲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鬬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

河需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倖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爲之用其爲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戸遷都統初哀宗爲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充親衞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衷甲聚兵屯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嘗謂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此遂自遙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十餘獲一人餘即退蒲阿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衞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合達還朝白撒亦召至闕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東還十二月乙未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詔可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兵於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以詔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省于閿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以截江爲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衞州扇車回縱出之定住高英皆謂蒲阿此言爲然合達乃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木北人知其軍情此言爲有理然不能奪蒲阿之議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不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親繞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爲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帥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鬭乃却之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號二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己卯邏騎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凡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詐降者十人敝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爲覘騎也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不與戰大將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荅內族達魯歡總領夾谷移特剌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寇都尉完顏阿排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恆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爲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兩宿竹林中庚寅頓安皐辛卯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

䮐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斂避。金軍縱擊，北軍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營，北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變雪，北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遲衛孟兩州，兩省當常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曰「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又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峯之東。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按得木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覯。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脛，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漻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瞶眙，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偉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金史卷一百十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完顏賽不　白撒 一名承裔　赤盞合喜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略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軍爲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轉胡里改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尋爲殿前左副都點檢及平章僕散揆伐宋爲右翼都統六年六月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分路侵蔡閭郭偉李爽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揆遣賽不及副統尚廄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史完顏達吉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賽不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賽不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卿向在西京盡心爲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職者以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不尊安撫使達吉不節制多致敗事今已責罰兗州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俄爲元帥右都總四年四月調兵拔宋木陡關五月夏人於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賽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觜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衆于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人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兎鶻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爲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上石店唐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內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宋兵敗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於七口倉又奪宋小鶻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石鶻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賽不上章言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密副使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監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東士衆縱之虜略請正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諭宰臣曰樞密副使賽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其舊人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賽不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賽不爲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七斤鎮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盞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爲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不廢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二年進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蘊藉朝廷鄙之天興九年兵事急自致仕起爲大司農未幾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

敢行者復拜擊平章政事都堂會議擊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擊劃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賽不顧謂白撒曰使相言甚當白撒遂含憤而罷時大元兵薄汴白撒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賽不領省事拜爲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德起復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壁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績而還再命卓翼攻豐縣破之初郭恩以敗爲恥託疾不行乃密與河北諸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紇石烈善住併殺之又逐都尉斡轉留奴泥龐古桓端蒲察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爲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野驢者每辭疾不行賽不遂授野驢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實羈之也野驢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皷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大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杖一百收係居許州大兵至許按春開南門以降從攻京師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罵以至指斥是冬復自北中逃遁詔令押入省問事情按春隨近侍登階作揮涕之狀詔問丞相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與問彼中息耗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十二月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擊等直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諸孫自幼爲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興定元年爲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伐宋白撒出鞏州鹽井遇宋兵于皂郊堡敗之又遇宋兵于天水軍掩擊宋兵大潰二年四月復敗宋兵至雞公山遂拔西和州毀其諸隘營屯遣合扎都統完顏習涅阿不率軍趨成州宋帥羅參政統制李大亨焚廬舍棄城遁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糧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敗宋兵于七盤子雞冠關褒城縣官民自焚城宇遁因取其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民遁於是白撒遂取興元以駐兵焉命提控張秀華馳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括移失不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悅進白撒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爲敵據將遣白撒復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爲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涼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撥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謐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溫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上是其言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西州環城爲柵白撒遣刺史愛申阿失剌與行軍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仗甚衆五年五月白撒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離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遙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焉舉撥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略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諭有功乞遷官授職以獎勵之上皆從其請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合達納合買

佳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南亦經抄掠比者西北二敵併攻鄜延城邑隨陷惟延安孤墉僅得保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而深入雖京兆鳳翔慶陽平涼已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徑取蜀漢實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之先是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鄜延大通諸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命發兵襲其浮橋逐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令達出碾州以報二道之役白撒馳至臨洮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使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踏南寺擊走之夏人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斷其橋與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其橋西遁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木華里悉兵沿渭而西謀攻鳳翔鳳翔既下乃圖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踐二麥以困我未幾大兵果圍鳳翔帥府遣人告急臣以爲二鎮脣齒也鳳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平川廣野實騎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已遣提控羅桓將兵二千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紓城圍更乞發河南步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二年冬哀宗即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還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然本恇怯無能徒以儀體爲事性復貪鄙及入爲相專愎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麻斤出鄧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麻斤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反者壬辰棄衛州遷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爲大兵所據甲午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議所守

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大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避遷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內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等皆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僕果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去其黨元帥完顏斜捻阿不領本部軍戍汴閭之徑詣其所斷經其垣下者一人以鎮之是時速不䚟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復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白撒爲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於是羣臣爲上畫出京計以賽不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內族訛出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徒單百家元帥左監軍行統帥府事東面元帥高顯副以果毅都尉粘合咬住兵五千南面元帥完顏猪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顏斜論出兵五千西面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北面元帥內族婁室副以振威都尉張闓軍五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權總帥百家都尉內族久住副都尉王簡總領王福胤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內族小婁室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一千總領完顏長樂副帥溫敦昌孫馬軍三百鄆王王義深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步軍三千權總帥百家飛騎都尉兼合里合總領札虎只魯歡總領夾谷得伯丸軍田衆家奴等百人及諸臣下發京師十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降將上赦之授

以印及金虎符賜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上以為然時上已遣官奴將三百騎探遲麻鬪未還上將御船賜白撒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奴遂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為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大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一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鬭得卒十餘人大兵少卻上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豬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於大元上於北岸望之震懼率從官為豬兒等設祭奠之皆贈官錄用其子姪斬訛論出二弟以徇遂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留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奴忠孝軍一千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帥劉益等軍總帥百家總之各齎十日糧聽承裔節制發自蒲城上時已遣賽不將馬軍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騎追及謂賽不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知白撒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其夜北騎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援出虎與之戰北兵卻六十里然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攻具縛槍為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及聞河南大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躡其後戰於白公廟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為民家所殺軍潰還次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末撚兀典總領溫敦昌孫時侍行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聞遣近侍局提點移剌粘古紇石烈阿里合護衛二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憤出惡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將士明聽朕言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令率諸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敗衄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可當信從登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不復錄用籍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無效此人因白撒七日而餓死發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當時議者衛州之舉本自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初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軍繼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譚苗用秀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俟大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揣闈中人主心遂浸潰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恇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赤盞合喜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騎圍定西聚致攻具將取其城合喜及楊幹烈等率兵鏖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衆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遷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合喜權行元帥府駐來遠寨以張聲勢既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合喜擊走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

州四年四月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論世
鋒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鞏州合
喜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精兵三萬傅城又擊走之生擒夏
將劉打甲王等詗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謀以爲鞏帥府所在鞏既下則
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
合喜聞之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却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
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
率衆躡其後斬首甚衆十月以功遷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大將萌古不
花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守衆命合喜將兵援之二年二月
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
汧隴數百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合喜盡力僅能禦之於是合喜以同知臨
洮府事顏盞蝦蟆戰尤力遂以便宜升爲通遠軍節度使上嘉其功許之是歲
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卽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
報大元兵破嶢峯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於此
奈何上卽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宮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擐壯趫捷極
爲精練步卒負擔器甲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
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選之乃得補親衞騎
兵武衞護衞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氣既振
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勢
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
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淸野百姓不能入城
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上太息
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
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
命惟不負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三峯山
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北行留速不解攻城攻具已辦旣
有納質之請卽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辰曹王入辭
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沿壕列木柵以薪草塡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
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鬨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
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
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藉於地上勑衞士令各歸其家
老幼遮擁至有誤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
用此爲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
士五六十輩聚而若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大兵劄土塡壕功已過半平章傳
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
無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兵不退
汝等死戰未晚使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
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衞士欲擊之上
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
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夫之役恐
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勑記姓名卽免其役過南薰門値被創者親傅以
藥手酌巵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
負薪草塡壕塹城上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爲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
靈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
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
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更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
櫓皆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
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砲
擊之隨卽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
受砲所擊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
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陿
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大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

出巳爲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圍者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若丞世書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謳吟之思其謬計如此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辭官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爲效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知不可下乃謾爲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遽召翰苑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强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爲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密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領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印有用時不宜變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欽藥死訛出稱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事盡決于合喜矣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岢字至分爲兩耳天興元年七月權參知政事思烈恆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爲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賽不爲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衆軍乃入言者謂合喜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爲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既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大將速不斛遣人招之合喜既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二百兩爲贐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朕老臣中間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處舊人尙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縶之獄是日斬之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盞蝦蟆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賀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牟之潰衆怒所歸幸逭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金史卷一百十三

金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亦盡合喜傳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之○臣人龍按續綱目云金主遣曹王訛可爲質請和速不台聞之曰我受攻城不知其他乃列櫓填壕攻益急與金史語各異

金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金史　卷一百十二考證

七一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二

白華　斜卯愛實 合周附　石抹世勣

白華字文舉庾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爲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遷爲樞密院經歷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卽遣華相視彭傳實掎之也事竟不行三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餘人時夏全自楚州來奔十月庚申集百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下宋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狼狽而北止求自免無他慮也華因是爲上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爲平淮府以全爲金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張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四年李全據楚州衆皆謂盱眙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深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慶山奴敗績于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相奏遣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温撒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減工三之一温撒李辛賜姓也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定住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卿等以爲何如華對曰臣以爲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北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定住還屯尉氏時陝西兵大勢已去留脫或欒駐慶陽以擾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恆山公府並立慮一旦有警節制不一欲合二府爲一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爲院官不以軍馬責汝汝辭辦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爲齟齬害事非細今以汝綢繆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綢繆之意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卽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辭費必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卽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留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爲甚難故以華處之五月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上令密諭蒲阿纔候春首當事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北向爲難今日異於平時況事至於此不得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爲然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軍還白華上奏凡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

代爲副使七斤傳旨云朕用汝爲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八年大軍自去歲入陝西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閿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動宰相臺諫皆以樞院瞻望逗遛爲言京兆士庶横議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前上曰合達蒲阿必相度機會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勉強恐無益而反害也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道宰相百官所言并問以目今二月過半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且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同諭兩行省以上意合達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絕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敝矣合達對蒲阿及諸帥則言不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合達近嘗得罪又謂蒲阿方得君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二相見北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爲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即復遣華傳旨諭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大兵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爲掣肘計耳二相延奏領旨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奏人追及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爲之仰天浩歎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所奏爲徒然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夏五月楊妙真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之北就北帥梭魯胡吐乞師復讎朝廷覘知之以詔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軍桃源界滶河口備之兩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爲夾攻之計二趙亦遣人報聘俱以議和爲名以張聲勢二相屢以軍少爲言而省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關屯駐半年適遣省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徒自疲而已況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濕之地不便牧養目今非征進時月決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計圖之已遣提控王銳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此傳諭二相兼領王銳行二相不悅蒲阿遣水軍虹縣所屯王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莊城門爲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今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力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幾及八里莊城門相直城守者以白鵝大船五十泝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省不益軍謂皆華輩主之故擠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載大金歸路某等商議主將還即閉門不納渠已奔去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上大喜初合達謀取宋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鈐往楚州計事於楊妙真北還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合達遂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之郭恩爲元帥右都監既而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使留館中郭恩謀劫而取之或報之于盱眙帥府即以軍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因遣其將夏友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矢哥利館中銀絹遂反防禦使徒單塔剌聞變扼受山亭甬路好謂之曰容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取朝服望闕拜慟良久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亦以盱眙降宋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領兵入界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華奏偵候得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布置如此爲今計者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經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在北爲投機在南爲掣肘臣以爲如此便上曰此策汝畫之爲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平日銳於武事聞華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未幾合達自陝州進奏帖亦爲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蓋有意於此矣蒲阿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鋒忒木䚟統之將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上曰朕不問此只欲聞河中可擣否蒲阿不獲已始言睿宗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大兵軍少而精無非

選鋒金軍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距其選鋒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陝州蒲阿曰合達樞密使所言此間一面草擬恐亦未盡乞召至同議可否上曰見得合達亦止此而已往復遲滯轉致誤事華奏合達必見機會召至同議爲便副樞赤盞合喜亦奏蒲阿白華之言爲是上乃從之召合達至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入見既議華執合達奏帖擧似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時蒲阿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何如合達曰是矣遂入見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合達數奏其言甚多大槪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寢二相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惟平章白撒副樞合喜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忽魯剌退罷忽魯有口辯上愛幸之朝議罪忽魯剌而書生輩妬華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點曳剌粘古即白華所居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人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荊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既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荊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聖主亦得少寬矣於是起華爲右司郎中初親巡之計決諸將皆預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尚有舊人諳練軍務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此爲未盡上問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華上頷之故有是命明日召華諭之曰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群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面背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大將速不斛今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爲如何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速不斛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爲今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軍食力猶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擧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相及首領官同議禾速嘉兀地不元帥豬兒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之議丞相賽不主鄧議竟不能決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此意諭訖諸帥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効死上猶豫欲以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盡揬與議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參政內族訛出大罵云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惟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明日民間閧傳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賽不合周訛出烏古孫卜吉完顏正大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爲一白華都改却今往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白撒傳天興二年正月朔上次黃陵岡就歸德餫船北渡諸相共奏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所在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爲拊慰人人爲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糧赦文條畫十餘款分道傳送二日或有云昨所發河南詔書傳落大軍中柰泄事機何上怒委近侍局官傳旨詰首領官張袞白華內族訛可當發詔時不爲後慮皆量決之是時衛州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宰相諸帥共議上前郎中完顏胡魯剌秉筆書某軍前鋒某軍殿後餘事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胡魯剌訖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訛可袞就華幄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華遂問其由訛可云我昨日已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歸德令諸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帥官奴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

登舟軍士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亦留營中詐舟已行數里矣華又問
公何不從往云昨日擬定首領官上令胡魯剌登舟餘亦隨軍用是不敢是夜
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
右宣徽提點近侍局移剌粘古謀之鄧上不聽時粘古之兄瑗爲鄧州節度使
兼行樞密院事其子與粘古之子並從駕爲衛士適朝廷將召鄧兵入援粘古
因與華謀同之鄧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粘古改之徐州華既
至鄧以事久不濟淹留于館遂若無意於世者會瑗以鄧入宋華亦從至襄陽
宋署爲制幹又改均州提督後范用吉殺均之長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歸
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貶云用吉者本姓孛朮魯名久
住初歸入宋隸制置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趙怒其騙誚斥之
用吉猶應對如故趙良久方悟且利其事與已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動略不
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爲太尉改鎮均州未幾納款于北後以家人誣以欲叛
爲同列所害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衂之餘
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身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
譙周等例云

斜卯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
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
軍內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喜遇
之笑語撒合曰吾言信矣當爲我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明日金兵遂合
朝廷置而不問於是愛實上言曰撒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息未定
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
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爲命初不敢傳之比戰特
以外議鬨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鎬厲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
巡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鎬厲宅二十年正大間朝臣屢有言
及者不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
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宗
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其人書歷數曰平章白撒
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賽不菽麥不分更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
參政兼樞密副使赤盞合喜麤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顏
盞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
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賽不乞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
兵退既而以審虜慶事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爲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
轉運使完顏珠顆張俊民曳剌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
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令復以進
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
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
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
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
吾得之矣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秕以
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斗六升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
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
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
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實遂上奏大概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憾氣爲
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
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之寧
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
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
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貴或吏員爲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
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尊何
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
不知所終合周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爲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

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總兵陝西合周留沔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令鎮陝西所犯乃爾國家大法豈敢私耶遂再奪爵免死除名至是為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吏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敗事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學為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兩科進士第貞祐三年累官為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宰職議給以田世勣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蒔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戶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為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為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選為華州元帥府參議官初右都監完顏合達行帥府于楨州嘗以前同知平涼府事卓魯回蒲乃速為參議及移駐華州陝西行省請復用蒲乃速令世勣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人耳餘無所長非如世勣可任以事華為要鎮而輕用其人或致敗事遂獨用世勣焉尋入為尚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奪一官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覆察不如所舉未籍行止中後主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之繁私屬治籍吏冀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責久之起為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為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恆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移剌粘古溫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為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嵩時為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勣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閒矣倉扁何施焉其為忠讜則不可廢也

金史卷一百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三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完顏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五年轉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魯剌劾近侍張文壽仁壽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奴申鞫問得其姦狀上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大夫奉使大元至龍駒河朝見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朝廷以勞拜參知政事天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滕寺遣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副之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兼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又以把撒合為外城東面元帥术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术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戶部侍郎刁璧為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設諫議所受陳言文字以大理卿納合德暉戶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實等總其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錦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撫捍之遠不能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初上以東面元帥李辛跋扈出怨言罷為兵部侍郎將出密諭奴申等覊縶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棄馬踰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為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煑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荊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天興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為然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默稱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卽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論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顧曰亦為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穽議者欲推立荊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論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孛术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為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為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暉等餘見崔立傳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

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遇也。祁字京叔，渾源人。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遷，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鈸鼓。衆兵亂，從上黨公開爲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爲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爲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姣，常思亂以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傾身日飽之，以急遽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奪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孛朮魯長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見其衷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須臾入，以太后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從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詣速不𧝓納款。凡除拜皆以監國爲辭。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爲王妃，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孛朮魯長哥御史中丞，韓鐸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國、張軍奴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內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壬申，速不𧝓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閱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鄖國夫人及內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溫屯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讎，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三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荊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琦者，山西人，爲都尉，在陳州，與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婿折希顏娶夾谷元之妻，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拘隨駕官之家屬，妻輿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者，立欲驗之，琦每見立欲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爲折希顏所折辱，乃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與妻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嘗以軍功遙領京兆府判。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舊與敵體，頗疑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視賤奴如部曲，然賤奴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數騎往。歸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黄摑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鬭，欲前解之，遂爲軍士所斫，殺

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纍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幔下士初立之變也前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爲尚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尋爲左司郎中同簽樞察院事充益政院官皆稱上意及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陳糧運陳變世達亦與脅從尋閒道之汴至是徒行在上念其舊錄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魯亦宜任用上曰世達曲從非出得已然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薄罰彼撒合掌軍一面石魯宿衛九重崔立之變曾不聞發一矢束手於人今雖來歸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與世達等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酧其負御容之勞未幾以撒合爲北門都尉其子爲本軍都統石魯復充護衛世達字正夫泰和三年進士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爲辭退欲由己斂怨歸國其爲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調汝陰簿歷睢州司候封丘令興定初辟爲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貿易於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爲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陝西行尚書省辟召特旨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爲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爲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衛總帥牙古塔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是被繫逮天驥除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爲開封簽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復職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立變天驥被創甚臥一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歎曰吾幸得死兒女曹乃爲謁醫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有傳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省若素宦然諸人多自以爲不及也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第後選爲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兩禾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爲戶部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爲戶部尚書權職如故三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曰尉忻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內族撒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爲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爲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輦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爲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沒於兵間弟秉甫字正之

贊曰聶天驥秉履清慎赤盞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金史卷一百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四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內族承立一名慶山奴

徒單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爲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爲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爲之騷動兀典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覘邏日報之務爲不可欺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徐州自恃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移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州民云淮南透漏軍馬慮其道由潼關勢不能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入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顏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尤甲某振武都尉張翼及虎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隘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大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以船八十往運潼關閿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北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不能克遣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盡是時陝州同知內族探春願從行省征進兀典援以帥職聽招在城民充軍探春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兀典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宣差趙三三名偉亦依探春招募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兀典忌偉得衆欲挾詐坑之完顏素蘭時爲同華安撫使力諫乃止尋以偉權興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軍三百屯金雞堡大兵既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陝賀都喜不待命出城迎戰馬蹶幾爲所獲兀典易以一馬遂下令不復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盡偉亦無船可渡矣初兀典發閿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軍資器械爲之一空期日進發已而不行日造鍛器及兵幕牌印陝州及鹽司牌亦奪取之又欲劫州民財物以資軍素蘭諫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寬相公入援亦易爲矣兀典大怒以爲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幼自隨州中亦有關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行婦女皆嫁士卒軍中亦有強娶奪者是日軍出兩東門及南門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劉趙兩帥即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邀躡其後明日張翼軍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大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聚慮爲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有鬭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頗亦散走於是完顏重喜先降大軍斬於馬前鄧儼劫苗英降英不從殺之攜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兀典合閏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禽得皆殺之先是兀典嘗爲鄧州節度使世襲謀克黃摑三合時爲宣差都總領與兀典親厚故決計入鄧是役也安平盪寇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雞等軍脫走者百才一二二月素蘭竄歸有報徒單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馬前哀訴云行省復來吾州碎矣願無出迎百家曉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爲素蘭力勸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蘭也父老乃聽百家出城陝州自軍出日有逃還者百家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百家又募收所棄甲仗若糧二副即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之由是軍稍振五月總帥副點檢顏盞領軍復立商州總帥華州人王某立虢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權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剌爲金安軍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鞏昌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入陝州詔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李獻能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山寨安撫軍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陽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剌權參知政事行省時趙偉爲河解元帥屯金雞堡軍務隸陝省行省月

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省劄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盡屢白陝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員外郎有隙坐視我軍飢餓不爲存恤於是自往來軍中勸喻偉頗爲小民所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前鋒把監軍提控以偉檀恣言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永寧元村寨偉還金雞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於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葉園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殺北城邏卒舉號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殺阿不罕奴十剌李獻能提控蒲鮮某總領來達安因輕奏奴十剌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詰就授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貪盡括粟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劫掠自資一日詣李獻能獻能斬之曰從宜破敵不易由是誡之乃乘奴十剌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踰城而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扇爲箭鏃華州人疑叛軍多不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能最爲所恨故被害尤酷偉之變蒲州錄事張升字進之大同人戶工部令史出身曾爲漁陽鎮遷蒲州錄事謂知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祿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及偉軍百家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爲上言兀典等鐵嶺敗狀於是籍重喜合閭兀典家貲暴兀典爲罪首牓通衢云

石盞女魯歡本名十六興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爲元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涼控制西垂實爲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魯歡十一月女魯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爲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度使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爲防禦使擇帥職以鎮之又舊來諸監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類於鎮邏亦合依上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荊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兒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所設邏候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略施行之正大九年二月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乙丑大元將忒木𢤱率眞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得之頗有鬭志己巳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兵女魯歡令自募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爲可用初患砲少欲以泥或磚爲之識者恐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園中時得古砲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山將尹子奇於此攻巡遂得睢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傅琦極力守禦城得不拔方大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決敖游堌時曾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往決之纔出門爲游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河既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睢水道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魯歡爲總帥佩金虎符罷司農司以其官籍察世達爲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郎遲特罕遣偕歸德府同知李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尤甲搭失不奉職權奉御粘合斜烈來歸德徵糧女魯歡遣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顏胡土權元帥護送截糧千五百

石。是月晦，二更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且命毀布為韉，上遂用此舟以濟。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止有馬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為李辛軍彈壓，在歸德權果毅都尉，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復有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二月戊辰朔，制旨令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以兵乘之為亂，明日攻用，用軍敗走，被殺眾下城投水奪船而去者，斯須而盡。官奴在雙門，聞知府女魯歡至，曰：「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給，好嗇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至其家，檢其家雜畜凡二十騾，且出所有金具，然後殺之。即提兵入見，言石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女魯歡之惡，使其姪大安入粟，上言求償費，上復其官，詳在烏古論鎬傳。禾速嘉兀底代女魯歡為總帥，軍變，官奴無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害意，兀底害，各以金十星與之，同見官奴，二卒復恐受金事泄，亦殺之。

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餉不給，朝廷命宰相孛朮魯阿海行總帥府事，以親軍武衛皆隸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醉轄道中，朝廷聞之，使問其故，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海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醉轄者，阿海得四人，斬之國子監前，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傑及蒲察赦住等凡九家，一軍遂散，數日遂有官奴之變。

蒲察官奴，少嘗為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即自拔歸朝廷，以其種人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戶。此軍月給甚優，官奴日與羣不逞博，為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詔勿問。移剌蒲阿攻平陽，官奴請行，論功第一，遷本軍提控，佩金符。三峯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効，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遣移剌留哥入鄧，說鄧帥粘合，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奴繼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粘合欲就囊城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邊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挫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辨理屈直，留馬於鄧而去。乃總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懾，其智略有可取者，宰相以為然，乃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回紇而還，遂巡黃陵入谷等處，劫牛羊糧資甚眾，尋轉正都尉。又以軍至黃陵，幾獲鎮州大將，於是中外皆以為可用，遂拜為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十二月，從哀宗北渡，上次黃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戰，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衆食寡，權不能給，請於上，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從之，乃召諭官奴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歸德，始升為元帥，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圖用之志。是時，大元將忒木觕守歸德，官奴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迴附奏帖，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遂東上，覽奏不從，又嘗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是有異心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為剽掠，官奴不之禁，於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為上言官奴有反狀，上密令之以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我從官奴微賤中起，為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官奴漸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官奴乘隙率其軍攻用，用軍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皆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駙馬都尉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於地曰：「為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迫，逡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顏胡魯剌、都事冀禹錫赴水死。禹錫，字京用，龍山人，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禹錫為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免，不從，見害。是日，蒲

募官奴提兵入見，言赤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爲權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初，官奴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故官奴密與忒木斛議和事，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斛信之，遣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奴畫斫營之策。先是，忠孝軍都統張姓者，謂官奴決欲劫上北降，遂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奴之第，數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大朝不赦者，使安歸乎？」官奴懼，乃以其母出質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謀，即殺之，我不恨。」張意稍解，即以好語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即當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張乃退。官奴即集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也。遂畫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戰，忠孝初小却，再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伍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官奴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仍以御馬賜之。槍制，以敕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蓋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留習顯總其軍。上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答、女奚烈完出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計構國用安，脅上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宋，自贖反覆之罪。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還，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還。上諭以幸蔡事，官奴憤憤而出，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上決意欲誅之，遂與內侍宋乞奴處置，令裴滿抄合召宰相議事，完出伏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上呼參政，官奴即應，完出從後刺其肋，上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叱忔答、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諭上親誅賊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完出至，殺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爲亂箭所射而死。乞奴、愛實、忔答皆授節度使，世襲千戶，完出兼殿前右衛將軍。范陳僧、王山兒，忠孝軍元帥。於是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除崔立不赦外，其餘常所不原者咸赦之。初，官奴解睢陽之圍，侍從官屬久苦飢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奴以書從點檢內族斜烈過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爲不可，故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上早爲計。會其變，遂以計誅之。後遣烏古論鎬餉蔡，鎬還，言其城池兵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詔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俸，無失所。習顯既黨官奴，一日率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溫特罕道僧、帥府經歷把奴申鞠問顯，伏罪下獄。官奴變，顯脫走，殺總領完顏長樂於宮門，殺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答即亳州斬顯，及忠孝軍首領數人。兀惹使用安來還，伺於中路，數其罪，殺之。

內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拐山之子，平章白撒之從弟也。爲人儀觀甚偉，而內恇怯無所有。至寧初，宣宗自彰德赴闕，慶山奴迎見于臺城，宣宗喜，遣先還中都觀望。宣宗既即位，以承立爲西京副留守，權近侍局直長，進官五階，賜錢五千貫，且詔曰：「汝雖授此職，姑留侍朕，遇闕赴之，仍給汝副留守祿。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貞祐初，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胡沙虎專權僭竊，宣宗言之，後胡沙虎伏誅，慶山奴愈見寵幸，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三年，大元兵圍中都，詔以慶山奴爲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爲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前職。四年，知慶陽府事，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以所獲馬駝進，詔諭曰：「此皆軍士所得，即以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復進，因令偏諭諸道帥府焉。興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人過經寧州，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山奴以兵逆之，戰于馬吉峯，殺百餘人，斬會首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疋。三年四月，夏人據通秦寨，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

討之。夏人以步騎二萬逆戰，買住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去，凡斬首八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首五千級，復其寨。詔賜慶山奴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山奴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復擊走之。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詔以慶山奴爲元帥，同總帥完顏訛可將兵守盱眙，且令堅守勿出戰。已而全軍盱眙界，二帥迎敵，大敗，死者萬餘人，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歎盈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拜章乞斬之以謝天下，不報，降爲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八年正月，鳳翔破，兩行省徙京兆居民於河南，令慶山奴以行省守之。時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承立懼不能守，屢上奏請還。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書，令爲地。朝廷不許。十月，慶山奴棄京兆還朝，留同知乾州軍州事保義軍提控術甲琪守之。慶山奴行至閿鄉，哀宗遣近侍裴滿七斤授以黃陵岡從宜，不聽，入見，未幾，代徒單兀典行省事於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選精銳一萬五千與徐帥完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驛店，遇小乃鮮軍，遂潰。兀論戰死，慶山奴馬蹶，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烏林荅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一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道中見眞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爲誰？」史帥言：「我眞定五路史萬戶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爲念。」及見大帥忒木解，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以死報國，亦足稱云。初，睢州刺史張文壽聞大兵將至，遷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然無固守意，日夜謀走以自便。既而聞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託以應援徐兵，夜啓關挈家走歸德。慶山奴以爲行部郎中，死楊驛。俄大兵圍睢州，以無主將，故殘破之甚也。兀論，丞相賽不之姪，元光間，例以諸帥爲總領，兀論以丞相故，獨不罷。金朝防近族而用疎屬，故白撒、承立、兀論輩皆腹心倚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依南依北，若鼠斷然，哀宗一旦倚爲腹心，終爲所制，照碧之虐，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爲將皆貪，宜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冤哉。

金史卷一百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五

徒單益都 粘哥荆山劉均附 王賓王進等附 國用安 時青

徒單益都不詳其履歷嘗累官爲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時
慶山奴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
降大兵於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張盆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卽令
移剌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掩之一軍皆覆徐危甚益
都籍州人及運糧掃兵得萬人乙巳大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北卽以
爲京東行省進遣騎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
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益都聞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
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差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盆渡敗蕭縣破白塔戰於
土山殺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侯進亡命駐靈壁杜政張興亦慮爲北所審
聽嘗自歸益都撫而納之與留徐杜政還邳州益都賞稟仁厚持大體二子兩
姪爲軍將頗使漁軍民青州人王祐爲掃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
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閭張祚下邑令李閭義勝都統封仙遙援
永州刺史成進忠軍乘軍政廢弛城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
興臥病祐恐事不成起興與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從宜
衆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爲都元帥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
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
士迎之用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爲元帥兼節
度使主徐州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爲人所逐
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爲叛歸亦不納城
中鎮防千戶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執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
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尋亦入城
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爲將帥亦
久以黃性疏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嘗變
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卽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屈而死徐州既
歸海州邳帥兀林答某亦繳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
國亦送款海州惟益都不改嘗變以至於死云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騎自鄭至
亳鈔鹿邑營於衛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卽夜趨亳道出
衛真呼縣令楚珩約同行珩知勢不支卽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丁
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提控楊春
邢某都統載與屯己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壯爲軍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
四月擁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五月縱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
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爲之空荆山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
返鎮安者皆紅襖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荆山以遷民
爲軍盡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領統之既至鎮
安疑其謀己乃乘將士斬到不設備至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真楚珩與之
馬而去州中豪貴悉被剽略劉堅者初爲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
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爲宣差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改州爲順天府春爲
總管載與爲同知劉順治中留黨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
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爲質竟不屈而死春既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提控
邢某邢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臥病聞春亂流涕不自禁春遣人舁致之邢
指春大罵春慚恧無言春欲殺荆山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遣之出城
邢尋病卒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解攻歸德春以載與提精卒以往獨與疲弱
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七斤爲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
以七斤爲節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七斤爲城父令所殺
未幾單州軍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而去既渡河知
亳人不疑復來攻州竟爲春所破是年六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劉均
者林慮人時爲亳州觀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

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備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積遲而深有謀畫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尋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荊山出走楊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贏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魏節享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遁遣節享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享節度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而北六月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慨用之晚權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亳賓等適徵民丁負鐵甲入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餞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擐甲譁譟登樓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即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罵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節度副使魏節享節度判官孫夏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害又數日殺節度使王進進嘗爲荊山之幕由間道入汴京納奏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有李喜住者本宿州衆僧奴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住爲振武都尉將兵三千應援是時大兵圍亳步騎十萬喜住以衆寡不敵獨與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住不可進即以兵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己未官奴與阿里合提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爲不可當留輜重於蔡還軍扈從入聖朵戴武仙軍遂入關中關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蝦蟆等軍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奴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軍半於亳乃赴六月壬辰車駕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住扈從入蔡則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糧餉聞亂遂不敢入亳後投宋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輒羣起而償之無復忌憚益都荊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楊安兒李全餘黨也嘗歸順大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六月徐州埽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作亂逐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張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以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宿州鎮防軍千戶高騰哥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擒徐州總帥王德全殺宿帥紇石烈阿虎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宜兀林答某亦據州於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歸安用北大將阿朮魯聞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謀於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託從宜衆僧奴自通於朝廷衆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數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略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未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知反復失計事已無可奈何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真念其叛己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遣兵分將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無寧歲矣未幾朝廷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兗王賜號英烈戡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顏附屬籍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駝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戶宣命勅榜牌樣御畫體直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彭王妃諸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聞使者至猶豫未決以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輩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與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遣人取朝廷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

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設宴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宣大信牌玉兎鶻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還蔡州乃遣人以蠟書言還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廪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傅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業已還蔡議遂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宣玉帶各二由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爲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徵徐宿兵止以勤王爲辭二帥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糧爲名襲徐宿既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遣温特罕張哥以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羅吳帥張哥輩九人併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咬兒汝無尺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辦於地下矣會上遣撒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爲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襲封仙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既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龍山寺用安使人劫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於是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陽許之即改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亡去乃命蕭均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大元東平萬戶查剌將兵至漣水遂降焉查剌既渡河趨蔡州用安以詭計還漣水復叛歸於宋受浙東總管忠州團練使隸淮閫甲午正月聞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剖面縶馬尾爲怨家田福一軍臠食而盡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子游日擊鞠衢市間顧眄自矜無將帥大體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爲用安參議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間行經北軍營幕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師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州事留二日至項城縣令朱珍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衆僧奴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具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顯者任俠尚氣知義理即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我欲矯稱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來歸隸軍中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戶是時叔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青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殺之頃之青率其衆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攜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僕雖偷生寄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竭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昔之過牙吾塔復書曰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軍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目

以兵屢敗愈哉牙吾塔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仍爲本
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爲請樞密院奏恐青意止
欲得邳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
布往來之言及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爲宋守興定五年
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是時時全爲同簽樞密院
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
獲紅襖賊一人詰問之乃知青爲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頗喜乃殺其人以
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雖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
控王慶孫穴城東北隅青夜出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
青以舟兵二千合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管提控斡魯朵先知設伏掩擊青兵大
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慶孫穴城將及城中青鑿地然薪逼出
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其目餘衆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
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二月全與元帥左監軍訛
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實權可取規取
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遲歸以爲我用罪在全全與訛可由
潁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
言時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
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可及諸將
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
漲宋衆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從宜達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
全怒曰訛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於汝無不
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
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
渡淮每立功効諸將縱部曲散亡流離憂苦朕甚閔焉各歸舊營勉圖自効
又詔曰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局承廕十五以下
十歲以上者依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皆依例給俸廕贈官
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制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冑搆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
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蠭起相爲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
餘年麋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觀書所載
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蹙頞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
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金史卷一百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苗道潤　王福　移剌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羣
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鬭能得衆心比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
相難其事宣宗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為朕決道潤事今即以其
衆使為將肯終為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度道潤得衆有功
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為宣宗
顧謂宰執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
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
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
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十一
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七斤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剌鐵
哥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創臣將提兵問罪重以鐵哥自
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鐵哥宜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宣
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鐵哥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道
潤復中都和輯鐵哥軍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之
相攻琛遣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烏
林答吾典承道潤風指曰諜使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
殺臣兄榮弟明等恣橫如此將為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統攝並聽
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
潤奏李琛以衆叛陷滿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為兩人失和故至于
此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本以義
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
然也嚴為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移剌鐵哥合兵撫定河北令
諸道兵互相應援既而道潤與賈仝賈瑀互相攻擊詔道潤賈仝王福武仙賈
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衛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既與道潤相攻
已而詐為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依提
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二年也右丞侯摯乞以保
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移剌衆家奴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爭
靖安民等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柔奏賈瑀攻易州寨
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頃之張柔攻賈瑀殺之道潤既死靖
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朮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
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
為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鎬等十有六人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
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
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
聚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
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
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
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勑晉安河中守臣檄石嵐汾霍之兵以謀
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答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
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
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
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
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以高爵募民大概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
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
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
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

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効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略副使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滄州東濱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爲經略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爲鄰境今利津已不守遼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爲使但託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濱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今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貽後悔宣宗以爲然乃以福爲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焉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匹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爲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騎兵五百滑濬衞州資助芻糧先定賞格以待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功待至來年春使東平帥府與高陽公併力討之乃止

移剌衆家奴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遙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顏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衆家奴封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內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重之詔改信安爲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祿大夫二年衆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總領提領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未幾衆家奴奏鎮安距迎樂堌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校尉授八品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一等回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爲道士時人以此呼之貞祐二年仙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權知真定府事遷洺州防禦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遙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遷知真定府事兼經略使遙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順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爲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貴亦歸順于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己嘗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大元大將笑乃䚟討仙仙走閱月乘夜復入真定笑乃䚟復擊之仙乃奔汴京五年召見哀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其禮儀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衞州七年仙圍上黨已而大兵至仙遁歸未幾衞州被圍內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合達樞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十一月大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駐鄧州仙由荆子口會鄧州軍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荅胡土不納幾爲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嵩山絕頂清涼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霍琢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

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以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大元大將速不𧽚兵過之仙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哀宗罷思烈爲中京留守詔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一以付卿日夕以待戮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承制授宣差總領黃摑三合五朵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及仙還留山惡三合權威改爲征行元帥屯比陽三合怨仙奪其權乃歸順于大元大將速不𧽚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詐以書約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報大元大將遣兵夾擊敗仙于柳河仙跳走聖朵寨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聖朵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聽且教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詔何爲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會赦猶囚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是時哀宗走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間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于柳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己二年正月仙閱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於此仙怒幾殺璠璠及忽魯剌還歸德仙乃奏請誅璠哀宗不聽以璠爲歸德元帥府經歷官璠字邦彥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云仙部將董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其偪己久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官奴欲殺仙猶豫未敢發近侍局使完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禦牧使移剌呆合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爲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呆合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三月仙以聖朵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給于鄧州總帥移剌瑗鄧州倉廩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淅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概劉琢往襄陽借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概持兩端畏留逾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爲借糧實欲納欵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爲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欵矣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剌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之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終疑仙五月瑗舉城降宋嵩之益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率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孟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概琢妄說將納欵于嵩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移剌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孟珙雖敗而去仙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淅川泝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絕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東還自內鄉將入聖朵寨至峽石左右入壘秋林閒總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遷大和九月至黑谷泊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芝字廷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玠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者不得到蔡州

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珍殺之芝走至南陽爲土賊所害甲午蔡州破糧且盡將士大潰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爲澤之戍兵所殺

張甫賜姓完顏氏初歸順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驢招之興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偕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瘸驢權道潤中都路經略使甫與張柔爲副頃之苗道潤之衆請以靖安民代道潤是時張柔安民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以瘸驢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雄霸以東皆隸之甫進與永定軍節度使賈仝不協以兵相攻奪據仝地取仝馬以遺經略使李瘸驢瘸驢受之朝廷怪瘸驢不能和輯州府乃有向背召瘸驢别與官職詔東平蒙古綱譬睦甫與賈仝綱遣同知安武軍王郁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輒留瘸驢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瘸驢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與瘸驢議所以平之者然後可況甫等不識禮義之人瘸驢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未幾賈仝復以兵捕甫部民殺甫參議官邢璋甫率兵攻之賈仝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無何李瘸驢歸順大元甫爲中都東路經略使遙授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三年張進爲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真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恆山公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真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四年甫封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剌衆家奴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是歲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始賜姓完顏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顏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謀克千戶總領萬戶都統皆隸苗道潤麾下以功遙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遙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遙授安武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是歲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瘸驢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瘸驢自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爲中都西路經略使西山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遙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貴孫招撫楊德勝家人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使劉瑋詣南京自訴且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彥暉彈壓劉智元杜貴欲充偏裨彥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元竟驅彥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柏山等日謀見害乞許罷去廷議劉鐸本行招誘遣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以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檀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檐車寨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爲節鎮廷議遼州城郭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潤恢復中都會道潤與賈仝相攻而止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三年遷遙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文振奏若秋高無兵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升樂平縣爲臯州壽陽縣西張寨爲晉州從文振之請也文振上疏曰楊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擾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其

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關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剌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偏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狀見澤潞等處夠權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姦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畫不能盡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朮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衆猜不遑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璠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逐之恥受臣節制宣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恆山公節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詭辭不遣臣若興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輒違律令爲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公家計屑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當娶而輒娶之敢以此罪爲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之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招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還定宣宗用其策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隩石寧化保德諸州境土闊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爲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文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隸晉陽公府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爲不可惟良在林州五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幾鱗尖之衆作亂逐招撫使康瑭乞遣惟良還林州爲便不許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爲言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爲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爲文振副護沿山諸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爲軍迄正大間寓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還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安府之翼城縣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琢麾下琢死成率衆保隰州以爲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爲州隰州之仵城鎮可改爲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爲蒲州以大寧縣隸之仵城鎮爲仵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有功詔錄其子定哥爲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攻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朮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誅忽失來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大元大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

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謚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張開賜姓完顏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爲固守累功遙授同知青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四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宣撫司留付空名宣勑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青州乞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賜姓完顏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是歲秋徙軍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騾驘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元年遙授澤州刺史二年遙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從潞人實林州既復遣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爲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遙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爲崇州從開請也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巉尖寨衆亂逐招撫使康瑭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還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備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閒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爲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恆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閒道請糧二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開開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爲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是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窶開勢愈孤以至於敗

燕寧初爲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相依爲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爲重紅襖賊五公喜據注子堌率衆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田琢傳寧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爲腹心賊中聞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遙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五年與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故祖皋銀青榮祿大夫祖母張氏苑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皆爲苑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逐田琢繼而寧死蒙古綱勢孤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閒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金史卷一百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七

粘葛奴申劉天起附　完顏婁室　烏古論鎬　張天綱　完顏仲德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論進士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爲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爲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鬨如汴之閑閑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爲東南生路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爲金興軍陞使褒諭以奴申爲節度使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陳於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將其兵建威來猪兒虎威蒲察合達振武李順兒振威王義果毅完顏某凡招撫司至者皆使隸都尉司是時交戰無虛日州所屯軍十萬有餘奴申與官屬謀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糧有盡柰何乃減軍所給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將領則不給人心稍怨故李順兒崔都尉因而有異志劉提控及完顏不如哥提控者預焉奴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大元兵往朱仙鎮市易奴申遣五都尉軍各二百人以李順兒副都尉崔某將之襲項城寨令孫鎮撫者召順兒議兵事孫至其家順兒已擐甲孫欲觀其刀順兒拔示之孫色動即出門奔去順兒追殺之乃上馬引兵二百人入省說軍士曰行省剋減軍糧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於是省中軍士皆坐不起奴申聞變走後堂追殺之提控劉某知害解其虎符以與順兒并殺其子姪壻及鄉人王都尉順兒令五都尉軍皆甲守街曲自稱行省署元帥都尉以劉提控語不順斬之坐中明日遂遣紇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順兒淮陽軍節度使行省如故未幾虎威都尉蒲察合達與高元帥者盡殺順兒之徒舉城走蔡州大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有脫者初奴申聞崔立之變遣人探其事情而順兒崔都尉亦密令人結構崔立適與奴申所遣者同往同還順兒懼其謀泄故發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謀故遣襲項城欲因其行襲殺之然已爲所先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廉節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千君相顧寄假一職以自効每言戰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兩天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召見乞往陳州運糧上從之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功陳人甚倚重之順兒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爲所殺同時一唐括招撫者亦不屈而死

完顏婁室三人皆內族也時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別之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遷虢揚都尉大婁室運軍器至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既盡以絛繫挿金牌力戰而死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帥中婁室小婁室以馬軍三千遇之於汝墳時大兵以三四十騎入襄城擇驛馬而出又入東營殺一千夫長金人始覺之兩婁室以正旦飲將校皆醉不能軍遂敗退走許州會中使召入京師天興二年正月河朔軍潰哀宗走歸德中婁室爲北面總帥小婁室左翼元帥收潰卒及將軍夾谷九十奔蔡州蔡帥烏古論栲栳知其跋扈不納遂走息州息帥石抹九住納之時白華以上命送虎符於九住爲息州行帥府事九住出近侍好自標致驕從盈路三人者妬之各以招集勤王軍士爲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給之久之漸生猜貳九住亦招負販牙儈數百人爲虎子軍夜則擐甲爲備一日九住使一萬戶巡城三帥執而釃之使大呼云勿學我欲開西門反即斬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懼州人及禍乃從三百卒以往三帥令甲士守街曲九住從者過處處執之九住獨入三帥問汝何爲欲反九住曰我何緣反三帥怒欲殺者久之小婁室意稍解頗爲救護得不殺使人鎖之以夾谷九十爲帥兼權息州蔡帥栲栳聞九住爲三帥所誣上奏辨之三帥亦搆擠九住之過上聞朝廷主栲栳之辨且不直三帥六月赦至蔡栲栳懼九住爲三帥所誅遣二卒馳送詔書於息乃得免及上將幸蔡密召中婁室引兵來迓婁室遷延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入息州括馬即召九住九住至與中婁室辨於上前時中婁室已授同簽樞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終訟乃罷九住帥職授戶部郎中以烏古論忽魯爲息州刺史時有土豪劉禿兒馬安撫者自蔡朝還以軍餉不給叛入宋州之北關爲所焚毀是時城中軍無幾日有叛

去者。且覘知宋人有窺息之意。息帥憚。上奏請益兵為備。朝廷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婁室以同簽樞密院事為總帥。小婁室以副點檢為元帥。王進為彈壓。帥夾谷九十為都尉。以忠孝馬軍二百步軍五百屬之。行省院於息。將行。上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金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卿等勉之。八月壬辰。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餘騎襲宋營於中渡。我軍皆北語。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駭愕奔潰。斬獲甚衆。復奏元帥張閏不遵約束。失亡軍士。乞正典刑。婁室表閏無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蓋閏為婁室腹心。九住之獄。皆閏發之。兀典廉得其事。因其失律而誅之也。九月。以忽魯退驢不能撫御。民多叛去。奪其職。以夾谷九十權息州事。十一月。宋人以軍二萬來攻。城中食盡。乃和糴。既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并括金帛衣物。城中皆無聊矣。前兩月。蔡州以軍護老幼萬口來就食。北兵覺之。追及於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餘人。至是蔡問不通。行省及諸帥日以歌酒為事。蔡樂不絕。下及軍士。強娶寡婦幼女。絕滅人理。無所不至。二年甲午正月。蔡凶問至。諸帥殺之以滅口。然民間亦頗有知者。初諸帥欲北降而遞相猜忌。無敢先發者。數日。蔡信闃然。諸帥屏人聚議。皆言送款南中為便。時李裕為睦親府同僉。桓端國信使下經歷官。乃使送款于宋。遂發喪設祭。號哀宗曰昭宗。州民奉行省為領省。丞相總帥左平章。皆娶婦。十三日。棄城南還宋人。焚州樓櫓。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羅山委曲之信陽。北兵見火起。追及之。無有免者。且誅宋行省已下官屬于宋。宋人令官屬入城。託以犒賞。從萬戶以上六七百人。皆殺之。軍中亦有奪命死敵者。宋人諭諸軍。行省已下有罪。已處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軍防之。既而與北軍接。兩軍斂避。一軍悉為所殺。

烏古論鎬。本名栲栳。東北路招討司人。由護衞起身。累官慶陽總管。天興初。遷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在歸德。蒲察官奴國用安欲上幸海州。未決。會鎬餽米四百餘斛至歸德。且請幸蔡。上意遂決。先遣直學士烏古論蒲鮮如蔡。告蔡人以臨幸之意。六月。徵蔡息軍馬來迓。以蔡重鎮。且慮有不測。詔鎬勿遣迎。辛卯。車駕發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數日。足脛盡腫。參政天綱亦然。壬辰。至亳。上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行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亳之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跡。上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是日。小婁室自息來迓。得馬二百。己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衞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歔欷者久之。七月。以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初鎬守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歷識其面。人有以糧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大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為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俱盡。鄢城土豪盧進殺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兩關陝帥府經歷范天保為副。至是天保來見。進麥三百石。及獐鹿脯茶寶等物。遂賜進金牌。加天保官。自是進物者踵至。既而遣內侍殿頭宋珪與鎬婁選室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右丞忽斜虎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擇。今承規諫。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遣。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上。甚以尚食闕供為言。上怒。雖擢拜大夫而召見特疏。小婁室之在息州也。與石抹九住有隙。愬鎬為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婁室見於雙溝。因厚誣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讒。憂憤鬱抑。常稱疾在告。會前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姪大安來。以女魯懽無反狀。為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尚書省以聞。上曰。朕嘗謂女魯懽反邪。而無迹可尋。謂不反邪。朕方暴露遣人徵援兵。彼留精銳自防。發其羸弱者以來。既到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饘粥有闕。朕為人君。不當屑此細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篤取人材。以濟艱難。錄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釐正之。羣臣知上意之在鎬也。薦為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意少解。及參政抹撚兀典行

省息州行省，以御史大夫權參知政事。九月，大兵圍蔡，鎬守南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未幾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下，殺之。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為全真師，佯為狂態以惑衆，常是襲麻為衣，人亦謂之麻衣先生。宣宗嘗召入宮，問以秘術，因出入長大主家，來往有嫌疑，上聞之，勅有司捕捉，已逃去。正大末，從鎬來蔡，汝南人皆知與其妻通，而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為奏管道學觀察備遣使，居之草寓。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食。權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收，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一真人之號，使出奇計。北兵猶至，必驗其之言，可以有成功。參政天綱以為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能計可以退敵，及見其術不靈，且多大言，欲出說大帥，實為脫身計。時郎中剌完出員外郎王鶚具以聞，有旨付獄，竟為言，上怒殺之。

贊曰：奴申、鎬石其於撫納短於將略，以敢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以金內族，惟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蠶賊人也，中婁室為辭不能軍，乃遂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是。烏古論鎬奏蔡之謀，非至誠區區効忠以報見知，哀宗之明，豈可知矣。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能議論，正遷大不少懈。累官威戎縣令，入補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以鯁直聞。權戶部郎中，權左右司員外郎。哀宗嗣位，遷左右司郎中，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帥官奴有反狀，屢為上言之，上不從。官奴果變，遷權天綱權參知政事。及從上遷蔡，留亳州，道取使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之以安。及蔡，權御史中丞，仍權參政。扶護藏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伐宋，其略云「官軍在前，饑民在後，南踰江淮，西入巴蜀」，頃合上意。上命天綱面詰其籌，籍召與語，無可取者，然竟達上命，且恐閉塞言路，奏以為尚書省委差官。猶衛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內族泰和四人，以食不給，出歸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令置之出門，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見殺，時人快之。妖人烏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食，權右丞仲德援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駭敵，語在烏古論鎬傳。上頗然之，天綱力辨以為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為此賊所誤。」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為圖，具如獅子狀而畫，制者麻布為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每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不可。彼來我寡，此不足恃，幾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恐徒費工物，擾取敵人笑耳。」乃罷之。蔡城破，為宋將孟珙得之，權軍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既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快去。」明日，遂奏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少穎悟不群，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軍，雖備宿衛，而學業不輟。中泰和三年進士第，歷仕州縣。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為大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奪車脫歸，挈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奇之，授邳州刺史。兼從宜，增築城壘，鑿水環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遷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疊石為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為固，民賴以安。正大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兵叩關，仲德遣與前帥奧屯阿里不孫迺更代，而兵猝至，遂潰而東。阿里不素無守禦之策，為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以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貰其死。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為柵，屯田積穀，人多歸焉，一方獨得小康。號令明肅，至路不拾遺。八年四月，詔授仲德鞏昌行省，及虎符銀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陝州。時兀典新敗，陝州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民。會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院帥府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為食，間關百死至汴，至

之日適上東還妻子在京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問東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諫云北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臣嘗屢遣人奏秦鞏之間山岩深固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興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與白撒議定不從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難進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軍次黃陵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德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問沛縣卓翼孫璧沖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爲東平郡王璧沖博平公升沛縣爲源州已而翼璧沖來歸仲德畀之舊職令統河北諸砦行源州帥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至徐德全大恐求赴歸德仲德留之遣人納奏帖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離鎮仲德處州廨不居亦無兵衛自防日以觀書爲事而德全自疑益甚二月魚山總領張甕作亂殺元帥完顏胡土降北仲德累檄討之德全不從即領麾下十許人親勒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而從宜嚴祿已誅甕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還有曹總領者盜御馬東行制旨諭行省討之仲德既殺賊德全欲功出己殺曹黨四十八人三月阿朮魯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厩爲所掠仲德時往宿州德全以失馬故始議殺蕭縣遣張元哥苗秀昌率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哥遁走北兵捧之皆爲所擒殺之蕭縣遂破四月仲德陽以關糧往邳州州官出迎就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初完顏胡土以遙授徐州節度往帥嚴祿軍於永州北保安鎮時祿已爲從宜在碭山數年又得士心忽土到軍士不悅二月辛卯夜遂爲總領張甕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張敏修忽土下經歷官乃以軍變脅嚴祿降北祿佯應之陰召永州守陳立副招撫郭昇會諸義軍赴保安鎮誅作亂者軍夜至祿遣敏修召甕振計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其黨與皆爲祿所殺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聞之來討會祿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祿行元帥左都監就佩忽土虎符朝廷復授祿遙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未幾大元將阿朮魯兵至保安祿夜遁從祿聞官奴變一軍頓徐宿間幾一月遂投漣水敏修入徐五月詔仲德赴行在時官奴已變官屬懼爲所給勸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真僞耶死亦當行尋使者至果官奴之詐六月官奴誅詔仲德還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贊成之及蔡領省院事無鉅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未幾大兵梗路竟不果行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爲恨是月上至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遊息之所仲德諫曰自古人君遭難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貶損然後可以克復舊物況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宮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遽命止之八月定進馬遷賞格每甲馬一匹或二匹以上遷賞有差自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馬進凡得千餘匹以抹撚阿典領之又遣使分詣諸道徵兵赴蔡得精銳萬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朮甲咬住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爲可守矣會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時諸帥往往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且戰且行比至蔡幾喪其半上褒異之賜以大信牌升爲總帥息州忠孝軍帥蔡八兒王山兒亦來援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賞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九月蔡城戒嚴行六部尚書蒲察世達以大兵將至請諭民併收晚田不及者殘毀之毋資敵制可丙辰詔裁冗員汰冗軍及定官吏軍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于皂隸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減糧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復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輒多受賞遷中者或面賜酒人益爲勸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謀也甲子分軍防守四面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壘成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

觀實其繼而退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傅城有司盡籍民丁防守不足則括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蔡旣受圍仲德晝夜設備未嘗一至其家撫存軍士無不得其懽心將校有戰亡者親爲贈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壕爲備雖克之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柵南北相去百餘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飢窘愁嘆而已圍城以來戰歿者四帥三都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大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己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貧斂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爲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眞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金史卷一百十九

金史卷一百十九考證

烏古論鎬傳城破被執以拒息州不下殺之○臣浩按宋史孟珙傳珙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夫執與降不同而栲栳官御史大夫非丞相也宋史與此異

大帥嗔盞○臣人龍按宋史孟珙傳元將那顏倴盞元史塔察兒傳金主遷蔡州塔察兒與宋將孟珙合師圍蔡金亡留鎮中州又本末紀要塔察兒問金主所在知自經乃與孟珙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則是嗔盞倴盞塔察兒同是一人宋金元之稱各異也

金史卷一百十九考證

金史卷一百二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八

世戚

石家奴 裴滿達 忽覩 徒單恭 烏古論蒲魯虎 唐括德溫 烏古論粘沒合 蒲察阿虎迭 烏林荅暉 蒲察鼎壽 徒單思忠 徒單繹 烏林荅復 烏古論元忠子誼 唐括貢 烏林荅琳 徒單公弼 徒單銘 徒單四喜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爲難，世祖欲求昏以結其歡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爲昏。」世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詳也。有國家者昏因有恆族，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等威有别焉，蓋古法也。敘作世戚傳。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魯短，世祖外孫。桓赧、散達之亂，昭肅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敵境，斛魯短以計迎還之。石家奴自幼時撫養于太祖家，及長，太祖以女妻之。年十五，從攻寧江州，敗遼主親軍，攻臨潢府，皆有功，襲謀克。其後自山西護齊國王謀良虎之喪歸上京，道由興中，是時方攻興中未下，石家奴置柩于驛，率其所領猛安兵助王師，遂破其城。從宗望討張覺，再從宗翰伐宋。宗翰聞宗望軍已圍汴，遣石家奴計事。抵平定軍，遇敵兵數萬，敗之，遂見宗望，已還報。宗翰聞其平定之戰，甚嘉之。明年，復伐宋，石家奴救婁室軍。婁室討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爲元帥，石家奴爲副，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天眷間，授侍中、駙馬都尉，再以都統定邊部。熙宗賜御書嘉獎之，封蘭陵郡王，除東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三。加贈鄭王，正隆例奪王爵，封魯國公。

裴滿達，本名忽撻，婆盧木部人。爲人淳直孝友。天輔六年，從蒲家奴追叛寇於鐵呂川，力戰有功。熙宗娶忽撻女，是爲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除會寧牧，居數歲，以太尉奉朝請。九年，悼后死，無何，海陵弒熙宗，欲遂其姦，推熙宗過惡，以悼后死非罪，於是封忽撻爲王。天德三年，薨。子忽都爲燕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馳驛赴之。及葬，使祕書監納合椿年致祭，賻銀五百兩。

忽覩，天眷三年，權猛安。皇統元年，爲行軍猛安，歷橫海、崇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怙勢，贓汙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父，及死，爲之行服，而分其貲。在崇義，輒寺僧殺齋受其施，及留守中京，笞辱寮衛，可以得財無不爲者。選諸猛安富人子弟爲扎野，規取財物，時號閑郎君。朝廷以忽覩與徒單恭等汙濫甚，命秉德廉訪天下官吏，忽覩以贓罷。海陵以忽覩所至縱家奴擾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天德三年，復起爲鄭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九。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爲奉國上將軍，以告吳十反事超授龍虎衛上將軍，爲戶部侍郎，出爲濟南尹，遷會寧牧，封譚國公。復出爲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爲金總管。秉德廉訪官吏，斜也以贓免。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也，由是復用爲會寧牧，封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剌渾水，斜也編立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斜也爲相，朕非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者，豈千慮無一得乎？」他宰相無以對。溫都思忠舉數事對曰：「某事本當如此，斜也輒以爲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嘗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堂脊杖令史湯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強率取部人財物，海陵命侍御史保魯鞫之，保魯鞫不以實，海陵杖保魯，而以撒合出爲符寶祗候，改隸合扎猛安。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剌爲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強納兀魯爲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亨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亨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陵使蕭裕鞫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

不敢言遂殺亢魯斜也因而盡奪亢家財大定間皆追正之海陵以亢魯有怨望諱斜也不舉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復爲司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晉國王貞元二年九月斜也從海陵獵于順州方獵聞斜也薨即日罷獵臨其喪親爲擇葬地遣使營治及葬賜轀輬車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賜謚曰忠正隆間改封越國公再進齊國公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嘗至其葬所致祭起復其子率府率吾里補爲諫議大夫大定間海陵降爲庶人徒單氏爲庶人妻斜也降特進鄆國公

烏古論蒲魯虎父當海國初有功蒲魯虎通契丹大小字娶宋王宗望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爲護衛改牌印常侍左右轉通進襲父謀克再遷臨海軍節度使改衛州防禦使海陵賜食內殿謂之曰衛州風土甚佳勿以防禦爲降也對曰願聞衛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陽軍節度使賜衣服佩玉帶劍入爲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親臨哭之后妃皆弔祭賻贈甚厚有司給喪事贈特進駙馬都尉正隆例贈光祿大夫

唐括德溫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從太祖平臘醅麻產領謀克祖脫孛魯領其父謀克從太祖伐遼攻寧江泰州戰有功父挾懶尚康宗女從宋王宗望以軍二萬收平州至城東十里許遇敵兵甚衆戰敗之太祖賞賚甚厚授行軍猛安皇統初遷龍虎衛上將軍歷興平臨海等軍節度使德溫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國長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將軍皇統元年從都元帥宗弼南征以善突戰遷廣威將軍六年遷定遠大將軍七年授殿前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點檢遷兵部尚書出爲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改橫海軍節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封道國公爲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襲謀克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獵謂德溫曰扈從軍士二千飲食芻秣能無擾百姓乎嚴爲約束仍以錢一萬貫分給之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賜犀弓玉帶召入爲皇太子太傅卒上輟朝親臨喪奠祭賻贈甚厚十八年追錄其父挾懶并德溫前後功授其長子駙馬都尉鼎世襲西北路按里山猛安從徙泰州

烏古論粘沒曷上京胡剌溫屯人也移屯河間祖唉端太祖伐遼常侍左右追遼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襲謀克父歡覩官至廣威將軍粘沒曷尚睿宗女冀國長公主初爲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海陵伐宋爲押軍猛安世宗即位軍還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加駙馬都尉歷左副點檢禁直被酒不親視馬轡杖四十遷右宣徽使勸農使出爲興平軍節度使改廣寧尹賜錢三千貫粘沒曷至廣寧嗜酒不視事上以兵部員外郎宗安爲少尹詔宗安戒諭之上謂宗安曰汝能繼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大定中粘沒曷卒上聞之遣其子駙馬都尉公說馳驛奔喪賜錢三千貫沿路祭物並從官給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迪鉢爲駙馬都尉遼國薨繼尚鄧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爲右副點檢五年使宋爲賀正旦使改左副點檢禮部工部尚書廣寧咸平臨潢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海陵親臨喪贈韓王正隆例贈特進楚國公

烏林荅暉本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護衛以捕宗磐宗雋功授忠勇校尉遷明威將軍從宗弼北征遷廣威將軍賞以金幣廐馬鞍馬久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群牧使權畜牧不事遊宴孳產蕃息進秩改特滿群牧使世宗即位召見行在除中都兵馬都指揮使世宗至中都將遣使於宋以暉爲使世宗曰暉嘗私用官錢五百貫遂數其罪而罷之遣高忠建往因謂宰臣曰朕於賞罰無所假借果公廉辦治雖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雖至親不少恕遷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諸王百官會葬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十匹詔以暉第三子天錫世襲納鄰河猛安親管謀克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沉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慶宜公主子加定遠大將軍爲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歷符寶郎鄭州刺史滑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橫海軍入爲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曷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

襲謀克。改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跡。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賻銀綵絹。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為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為外戚之冠云。

徒單思忠字真弼。本名寧慶。曾祖賽補。尚景祖女。從太祖伐遼。戰歿于臨潢之渾河。父賽一。尚熙宗妹。正隆末為乣梳羣牧使。契丹賊窩斡擾北邊。賽一與戰死之。大定初。贈金吾衛上將軍。思忠通敏有才。頗通經史。世宗在潛邸。撫養之。賦性寬厚。十有二歲。從上在濟南。一日與姻戚公子出遊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思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釋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矢。思忠恐欲傷人。速馳至其傍。奪其弓弛而還之。上聞之。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第二女唐國公主。大定初。世宗使思忠迎南征萬戶高忠建。完顏福壽于遼口。察其去就。思忠知其誠意。乃與俱至東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忠從行。軍國庶事。裨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衛將軍。二年。加駙馬都尉。卒。上為輟朝。即喪所臨奠。命有司備禮葬之。賻贈從官給。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輔立功。贈驃騎衛上將軍。仍授其子鐸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獨渾謀克。

徒單繹本名朮輦。其先上京按出虎達阿人。祖撒合遼。國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尋古阿。蹛猛安。繹美姿儀。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瀋國公主。充符寶祗候。遷御院通進。授符寶郎。歷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廣寧府事。以母鄂國公主憂。不赴。世宗特許以憂制中襲父封。服闋。授同知濟南府事。二十六年。遷棣州防禦使。以政迹聞。升臨海軍節度使。卒。繹家世貴寵。自曾祖照至繹。尚公主者凡四世云。

烏林荅復本名阿里剌。東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改引進使。兼符寶郎。出為蠡州刺史。三遷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轉知興中府事。久之。為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拜絳陽軍節度使。卒。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獨拔古人。父訛論。尚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以長女妻之。後封魯國大長公主。正隆末從海陵南伐。世宗即位遼陽。時太保昂為海陵左領軍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定遠大將軍。權符寶郎。諭之曰。朕初即位。親密無如汝者。侍從宿衛。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除近侍局使。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之。進殿前右副都點檢。為賀宋正旦使。還轉左副都點檢。坐家奴結攬民稅。免官。十一年。復舊職。明年。升都點檢。十五年。北邊進獻。命元忠往受之。及還。詔諭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寢必安。今夏幸景明宮。卿去久。朕甚思之。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實。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以其子誼尚顯宗長女鄴國公主。十八年。權御史大夫。授撒巴山世襲謀克。世宗問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以元忠對。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尚書右丞相。會論進士之科。毀元忠贊成之。世宗將幸會寧。元忠進諫。不聽。出知真定府。尋復詔為右丞相。世宗欲毀上京城。元忠曰。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凋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復。況土性疎惡。毀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益困矣。駕東幸。久之未還。元忠奏曰。鑾輿駐此已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實諸法。恐傷陛下仁愛。世宗嘉納之。尋出為北京留守。責諭之曰。汝強悍自用。頗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後左丞張汝弼奏事。世宗惡其阿順。謂左右曰。卿等每事依違苟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古論元忠為相。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間。明昌二年。知廣寧府。以河間修築毬場擾民。會赦。下除順義軍節度使。乞致仕。不許。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守。從知濟南府。遇闕。令預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移守南京。尋改知彰德府。卒。訃聞。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賻物甚厚。元忠素貴。性驕豪而內深忌。世宗嘗責之。又所至不能戢奴僕。世以此為訾云。子誼。

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婦預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孫猶朕之女乃父廢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顯宗女廣平郡主誼歷仕宮衛爲人蟲豪類其父二十六年上謂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復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嘗宥待殊不知恩汝宜知其爲人謂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補外自今宮掖官已有旨補外者比及廷授即毋令入宮於是誼除同知澄州軍州事章宗即位廣平郡主進封鄴國長公主誼改順天軍節度副使加駙馬都尉承安元年累遷祕書監兼吏部侍郎改刑部遷工部尚書泰和元年遇父元忠憂二年以本官起復三年知東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伐宋還元帥左都監十年轉左監軍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寧初以謀逆伏誅

唐括貢本名達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吳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五遷刑部侍郎坐擅離職削官一階出爲德州防禦使升順天軍節度使移鎮橫海召爲左宣徽使遷兵部尚書改吏部轉禮部尚書兼大理卿先是大理卿闕世宗命宰臣選可授者左丞張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也大理須用公正人右丞粘割斡特剌舉貢可任以閑劇部分而兼領是職遂以貢爲之二十八年拜樞密副使章宗立爲御史大夫會貢生日右丞相襄參知政事劉瑋吏部郎中晝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和喜爲貢壽遂犯夜禁和喜遣軍人送襄至第監察御史徒單德勝劾其事下刑部達晝等閒狀上以襄瑋大臣釋之而貢等各解職尋知大興府事復爲樞密副使乞致仕不許進樞密使封莘國公改封蕭復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嘗告續知意欲外除今之告將復若何遂優詔許之尋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烏林荅琳本名留住尚鄧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貞祐元年爲靜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會延安府遣通事張福孫至夏國夏人使福孫見琳時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付福孫屬以懇禱朝廷冀早太平得還鄉之意福孫具以聞詔賜以藥物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除濮州刺史再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從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紓民朝廷從之大安初知大興府事讞武清盜疑其有冤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右丞轉左丞至寧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拜右丞相罷知中山府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圍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歷定國軍節度使事太孫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薨宣宗輟朝賻贈諡恪愿

徒單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祖貞別有傳父特進逕國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即位特勅襲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醞署直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評事孫人鑑爲採訪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陞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大名荐饑重困銘乞大出交鈔以賑之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復充河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至寧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府俄拜尚書右丞出爲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貞祐二年卒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雝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爲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己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徒單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內侍馬福惠至自歸

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勑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蘂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兩宮隨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朮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明日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遙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實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顧羣卒言此官人我識之前築裏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十餘卒盜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不之問但笞數十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贊曰四喜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無策也四喜奉其私親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愚乎

金史卷一百二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一

胡沙補撒八附　特虎雅　僕忽得斡魯附
粘割韓奴　曹珪　溫迪罕蒲覩蒲帶附
訛里也　納蘭綽赤　魏全
鄯陽石古乃附　夾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兀屯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翰　移剌古與涅
宋扆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溫
九住李古速附　李演　劉德基
王毅　王晦牛斗附　齊鷹揚楊敏中侯乞住附
术甲法心咬查剌處會十方奴附　高錫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嗚呼仁哉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太祖使僕刮剌往遼國請阿疎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兵不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猶未大集及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為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渤海軍侮胡沙補且笑且言曰聞女直欲為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凍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亟伐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幷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絕口至死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俱贈遙鎮節度使

特虎雅撻瀾水人驍幹雄偉敢戰鬭達魯古城之役活女陷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殺遼兵數輩援而出之實賚遠遣自臨潢班師至遼河余睹來襲實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憊乃步鬭實室與數騎來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沒于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婿僕水部族酬斡為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戶從破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鼈古河籍軍馬婿僕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伐實里古達于石里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濟逞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鼈古城邑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幷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為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為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

降者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荅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羣牧宜列屯戍詔荅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粘割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朶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邪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爲尙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爲武器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尙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爲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溫迪罕蒲睹爲兀者羣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羣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陰爲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閱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閱諸奴以爲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舂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是時迪斡羣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荅耶魯瓦羣牧使鶴壽歐里不羣牧完顏兀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木典乣詳穩加古買住胡睹乣詳穩完顏速沒葛轄木乣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尙率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爲尙廄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軍士閭孫史大習馬小底頗荅皆被害二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閭孫史大皆贈修武校尉頗荅贈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舂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羲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廝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羲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羲益勵不衰募人往斫爽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爽謂全曰若爲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僕散揆遣

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騎二十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夾兵遇乞住分兩翼夾擊夾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夾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夾與其副田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遷義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刺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爲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廕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板頒諭天下

鄯陽宗室子爲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爲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爲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錠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二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沒者贈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清池聞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涿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事大安二年爲秦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入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愼勿降夏人交刃殺之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子兀母爲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劫爲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爲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使省檄錄陝右五路刑獄無寃人復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明昌初辟召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閒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別郡有殺人者屢鞫不伏元毅訊不數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坂磽瘠大比時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衆感其忠爭爲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勣侍儀司承應世勣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日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邪數賞者久之元毅性沉厚武勇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歎賞慕喜動顏色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秦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衛授曷魯椀羣牧副使未幾復召爲護衛十人長改尚廄局副使轉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典尚廄者十餘年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州刺史明昌初爲西北路副招討改秦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鎭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爲副統會敵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衛闞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爲流矢所中死闞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贈龍虎衛上將軍躐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子都奴爲軍前猛安中奴護喪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爲勅祭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勅葬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爲典署丞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戶備邊有功除

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察廉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闌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散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擣擊之殺數千百人宋兵大亂迨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追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襲遇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梁縣令各進兩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右翼都統匡取棗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強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度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祐元年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郡邦縣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崇義軍節度使諡忠敏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義兵爲城守計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諭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餉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爲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堅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東山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俟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佐胥持國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兼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也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復詔維翰曰雨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猶愈於荒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使知之八年宋人受盟還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畏韓侂冑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爲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諡貞潔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既拔去復中其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

使時國安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原用昭屬抑原使毋爭御史臺劾奏奪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轉運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使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禦使移滑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武寧軍正月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履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蹭蹬於世云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諡毅勇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剌蓋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遣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輟騎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為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諡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宗室子為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為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為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為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為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為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邪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蹋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憙常慕張詠之為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為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踴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冑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邪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邪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為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术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為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温迪罕咬查剌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為計耶。」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丸舍與雞澤縣令温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丸舍、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剌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丸舍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長、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

金史卷一百二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六十

忠義二

吳僧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窊哥　奧敦醜和尚
從坦郭用附　孛朮魯福壽　吳邦傑
納合蒲剌都　女奚列斡出王擴附　時茂先
溫迪罕老兒　梁持勝裴滿賽不韓公恕附　賈邦憲
移剌阿里合孔祖湯附　完顏六斤　紇石烈鶴壽
蒲察婁室　女奚烈資祿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黃摑九住
烏林荅乞住　陀滿斜烈　尼龐古蒲魯虎
兀顏畏可　兀顏訛出虎　粘割貞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乣上沙鷰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爲兵僧哥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真授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真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曹兒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糧十五萬斛朝廷以爲應州已破朔爲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嵒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還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爲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爲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者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爲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爲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爲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搒掠求金驤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驤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爲大金鬼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歲時致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貫石局分收補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壯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荊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

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宏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兵剽掠興定元年詔宏哥遙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胡權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興定三年宏哥特遷三官遙授同知晉安府事壽真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宏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宏哥死之

與義醜和尚爲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義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擧率先苑陽三都統兵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洛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産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已而復還攜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羣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飢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目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況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權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澠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臣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繼歷遇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鄯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衆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爲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歛于屯守之地是爲長策從之加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垣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李九會福壽爲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爲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涼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加遙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蒲剌都爲節度使上言古者一

人從軍七家奉之與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宜擇勇敢謀略者爲兵驍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爲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雠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羸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鎭其餘皆可罷鞏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嶢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積州刺史被行省牒從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臥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曾坐食官祿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杖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初積州人還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能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絕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溫迪罕老兒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以其姪壘廝爲後特授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軍節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鎭國上將軍順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憲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大元攻河東邦憲集居民爲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憲輒以衰老爲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鎭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憲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移剌阿里合遼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攢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恭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顏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脫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還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十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顛墜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新寨新息褒信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

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軍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宮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尙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勑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遙授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獄繫火延燒官舍杖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遙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遙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決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遙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朮虎移剌答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遙授武勝軍節度使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牟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尙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遙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進兵抵棧道宋人悉銳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爲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遙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褒勇勑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尉遷灤縣主簿貞祐初遙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秦州三年遙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今姓久之遙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楷子嶺三年攻破武休關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等遙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遙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軍官闕員卿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請資祿褒贈尙薄詔錄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大元兵入境益糾合士豪保聚山險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權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適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妻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衆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軍遙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大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

小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恩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疑尙在遼令阿外代之絕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遙授寶昌軍節度副使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爲質奈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救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黃摑九住臨潢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彰德府事戰歿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烏林荅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尙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歿贈榮祿大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軍萬戶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遷知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大元兵復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龐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尙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權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兀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爲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爲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鎭西軍權經略副使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死焉

兀顏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尙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從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錄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鎭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尙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六十一

忠義三

徒單航　完顏陳和尚　楊沃衍 劉興哥附
烏古論黑漢　陀滿胡土門　姬汝作
愛申 馬肩龍附　禹顯 張邦憲 劉全附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為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沙虎弑逆，降航為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摩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州，乞哥戰歿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櫬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

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事母孝襲世謀克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問而知之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括迪剌部族少嘗為北邊屯田小吏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內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眾數千推沃衍為招撫使號其寨曰府收殘破鎮戍從眾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軍捕之攻圍不下轉走嵐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眾來歸時宣宗遷南京大駕門聞之甚喜遂以為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城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嵐州以武州功權為本州防禦使仍升嵐州為節鎮以沃衍為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應其將校其所屬量與官賞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吾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illegible]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為十翼五都統統之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甚眾夏兵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未幾遷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內族白撒通遠軍節度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川至故城遇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死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疋甲仗不勝計遂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遙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遙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于野豬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遣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聞野豬嶺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遷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邀於五朵山下兩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趣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賞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十里皆洶洶不安識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猝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為泣下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內族斜魯病卒鄧州總帥府以推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唐之糧多為鄧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戶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糧不報七月鎮防軍為亂領軍定住為變殺推察都尉時朝廷遣樞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寨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將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屈棄老幼奔襄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

實會偽帥移剌以城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廣鄣同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閉其宋遣來人求救上官權參政兀林答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擊其半入城遂奪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衆議欲降黑漢與彞都統赫舍谷堅漢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漢歸宋軍不得入彞都統晴漢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孫貌兒者初與漢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貌兒約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為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總領移剌望軍女奚烈軍觀定走秦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累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梟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營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專意在民移治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為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壁壘積芻糧為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敢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愧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譁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東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辛章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謬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為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屈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屈終不能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論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全州節度副使端修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補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嵩郟縣士兵百餘人入青陽堡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遂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閑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柳千戶者入州張逃去柳遂據之未幾城復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為國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遞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為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為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為大兵所破汝作以為倉中糧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構隙既行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釋之曰外難未解而顧私忿辭甚諄切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嵩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為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

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爲邏騎所獲，慶事益嚴，城中糧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譽工之懼，謀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還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爲金民，死爲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避者，吾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塹汝州，州人梁皋作亂，與故吏溫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爲備，遂爲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強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驛。梁皋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糧斛，不恤軍民，衆怒殺之矣。」皋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權乃以皋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珪脫走入蔡，以皋殺汝作事聞，哀宗甚悼惜之，遣近侍發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官其子孫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范真併力討皋。天錫避峴山，遣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兵擒皋。軍民爲皋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爲之備。李猶豫不敢發，皋館天錫于望嵩樓，置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皋後爲大元兵所殺。天錫字飛卿，能詩。

愛申，失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縣鎮防軍，累功遷軍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愛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聞之，樞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遣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禿速蒸圖論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守二十晝夜，力盡乃死。肩龍以劍自剄，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其終。書聞，有旨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勵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褒忠廟。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時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謐，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輕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敕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忠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錄事，委行省試驗。事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日，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馬軍權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爲姦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禹顯，雁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達兒解、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豬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遂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軍二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千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寨，大獲。聞言於朝，權元帥府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一月，軍內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鈐之，既而潛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遁與真金一兵相失，匿飯山寺中，僧走報，遂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

蔡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求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鄰數百避兵沫溝，推爲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稱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遙領彭城縣尉。後爲國用安以其不附己見殺。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忠義四

馬慶祥 胥謙等附　商衡　朮甲脫魯灰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奴申 裴滿阿虎帶等附　蒲察琦
蔡八兒 毛佺等附　溫敦昌孫 納坦胡失打附　完顏絳山 斜烈等附
畢資倫　郭蝦蟆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尙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遣使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爲鳳翔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淸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濬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帥郭仲元與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史諡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官楨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靑榮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淸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十有三人爲立褒忠廟仍錄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無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縣尉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饑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耆部士衆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尙書省令史轉戶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戶部侍郎權尙書曹溫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使未幾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爲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爲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爲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朮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爲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宋阿答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宋人略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脫魯灰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遙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

使行戶工部尚書時大元兵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鄰敵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發兵河南出師戰連年不息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眙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營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屢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棄所穫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真陽縣者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姦人妄言求賞欲使吾民廢業也不可信已而果然叛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伏鄉陽道賊果夜出此遂伏發擒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朝廷皆賀以爲無事脫魯灰獨言曰藍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鄙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脣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飢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章奏韋坐字誤降平涼府判官尋主鄠縣簿事一從簡更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詔避兵于州北之横嶺爲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覿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横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農延登幼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真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補寧遠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雹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爲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既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於說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曰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爲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傳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髯猶汝命也吒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羈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爲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攜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先是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寘極辟詔減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歸太后奉佛捗士家敗國之輕上怒授同州節度使哀宗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使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歎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寓一詩示之其詩大概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杳巢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遠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言畢還飲數杯遂辭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

矣。愿忠夫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為人樂易寬厚，知大體。妻公好善，稱得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為護衛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戶。愿忠名正之，本名蒲剌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古孫奴申，字璉道，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贓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為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哥、大睦親府事吾古孫仲端、大理卿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參政完顏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襲謀克，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為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欲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耳。」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為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為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西城以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哀宗傳位承麟，羣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毛佺者，應州人。貞祐中為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為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為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鄭乙、王阿驢、婁喬。閻忠，清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婁哥叛，忠單騎入城，縛婁哥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驢、婁喬皆河中人，初為砲軍萬戶，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砲如故，即給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纔十餘擊，由是機棙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溫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為人短小精悍，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御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坦胡失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濟，城中處實，尋止之。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斜烈、嬪御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趨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從何也？」曰：「吾君縊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

從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餘山乃掇其餘燼裹以歛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傭雇從軍軍還例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爲鎮州朮虎高琪爲防禦使行元帥府事于是州選資倫爲防城軍千戶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權授都統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輩子都董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海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潰遂取梅林關阿海軍得南行留提控王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爲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黃振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資倫懸賞爲時青所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閤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時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鎮江之囚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髯疏而黃資禀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祿大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獎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祿大子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鐐事覺祿大竟爲所殺蝦蟆獨拔歸上思祿大之忠命復遷伴牛官一階遙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遙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祿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敵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遙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薄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正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爲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遙授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尙廐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兔鶻一并所遣郭

倫哥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
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
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
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
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
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
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
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甲午春
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
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為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
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
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
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
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
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
十五士人為立祠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為行省以蠟丸為詔期
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峯關出宋不意取與元既而不果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三

文藝上

韓昉　蔡松年子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
胡礪　王競　楊伯仁　鄭子聃
党懷英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能盡哀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高麗雖舊通好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皆不得要領而昉復至高麗移督再三高麗徵國中讀書知古今者商榷辭旨使酬答專對凡挾旬乃始置對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如約昉乃還宗幹大說曰非卿誰能辦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年六十八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自使高麗歸後高麗使者至必問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勾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元帥府辟松年爲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松年爲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爲真定人嘗從元帥府與齊俱伐宋是時初平鎮定西山羣盜山中居民爲賊汙者千餘家松年力爲辨論竟得不坐齊國廢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松年爲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宋稱臣師還宗弼入爲左丞相薦松年爲刑部員外郎皇統七年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田瑴黨事松年素與瑴不相能是時宗弼當國瑴性剛正好評論人物其黨皆君子韓企先爲相愛重之而松年許霖嘗望之欲與瑴相結瑴拒之由是構怨故松年許霖構成瑴等罪狀勸宗弼誅之君子之黨熄焉是歲松年遷左司員外郎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戶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啓之海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遂以缺四字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是年自榮德大夫進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未幾爲左丞封郜國公初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及孫道夫賀正隆三年正旦入見山呼聲不類往年來者道夫退海陵謂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衛軍習其聲此必蔡松年胡礪泄之松年惶恐對曰臣若懷此心便當族滅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

命作祭文以見意加封吳國公謚文簡起復其子三河主簿珪爲翰林修撰璋賜進士第遣翰林待制蕭籲護送其喪歸葬眞定四品以下官離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費皆從官給松年事繼母以孝聞喜賙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爲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爲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坐監臨姦事求援於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王元忠震亨以屬翰林官御史臺典事李仲柔仲柔發之珪與刑部員外郎王修宛平主簿任詢前衞州防禦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復亨文林郎翟詢敦武校尉王景晞進義校尉任師望坐與居實等轉相傳教或令元鼎逃避居實長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修珪詢恕復亨翟詢各笞四十景晞師望各徒二年官贖外並的決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爲修撰遷禮部郎中封眞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括安禮參政王蔚曰卿等閱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糾之人言卿等相爲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晉陽志文集今存餘皆亡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羣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政間游江浙詢生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學高才卓犖不羈天德貞元間有聲場屋後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散人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祕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嵓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爲時輩所稱有崐崙集行于世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陵爲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內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諮訪獨永祺識論寬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

士匯香山寺與儒保龍虎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庶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爲元化格皇統初爲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絶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十人歲取民錢五千餘萬爲顧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爲名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爲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刑部侍郎白彥恭爲使海陵諭礪曰彥恭官在卿下以其舊勞故使卿副之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官宋宣和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內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爲姦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爲之謠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天眷元年轉固安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爲真遷尙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轉翰林待制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權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大定二年春從太傅張浩朝京師詔復爲禮部尚書是歲奉遷睿宗山陵儀注不應典禮競削官兩階詔改創五龍車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云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鳥伯仁獻獲鳥詩以諷丁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歲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鎭西節度副使入爲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橫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窮竟渠黨四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寃狀館陶人爲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贓削封降德州防禦使同知裴滿子寧及伯仁判官謝奴皆以不能匡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到官三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德除濱州刺史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入爲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閔其勞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讀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呂

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詔點竄再四終不能盡朕意狀元雖以詞賦甲天下至於辭命未必皆能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伯仁多病至臨潢地寒因感疾還中都明年上還幸中都遣使勞問賜以丹劑是歲卒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丘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二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親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真卿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補外遂爲沂州防禦使皇太子幣贐甚厚命以安輿之官召還爲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直學士如故遷侍讀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錄知其詳無如子聃者盡以史事專責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爲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餘篇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安軍錄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尹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學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俁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渢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是時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俁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剌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謂宰臣曰郝俁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議開邊防濠塹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六年有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四

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呂中孚 張建附 李純甫
王鬱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 子好問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沖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黨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黨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久之起為龍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為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倫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卹有擧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傚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黨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為嘗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為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為翰林修撰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語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為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為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叢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子曼慶亦能詩并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李純甫故人外傳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為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遂廢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章宗者泰和初自國子司

業擢爲左司郞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昂章宗震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謫逐之鉉尋亦罷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遣卒竟如術者之言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李純甫見其詩曰眞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鄕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其高祖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子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葉人聞之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從益博學強記精於經學爲文章長於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子祁字京叔爲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中孚有清漳集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于世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及大元兵起又上疏論時事不報宣宗遷汴再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甫爲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卽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以故爲名教所貶云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敍天興初元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鬱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術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死矣年三十餘同時以詩鳴者雷琯侯冊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中至寧元年進士第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爲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歿于癸巳之難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聲南渡後爲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郞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爲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迨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獻能苦學博覽於文尤長於四六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爲鄜州觀察判官用薦者復爲應奉俄遷修撰正大末以鎭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陝州行省以權左右司郞中值趙三三軍變遇害年四十三獻能爲人眇小而墨色頗有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薦之不令出館家故饒財盡於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於自奉小不如意則必訶譴人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時人以純孝稱之嘗謂

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同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南遼戶部侍郎父翊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及還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卽逍遙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年五十餘卒有詩集行於世弟元德亦第進士有能名於時終南京路提刑使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校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定三年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勳留凡三考出爲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爲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勅留再任蓋知其材器故也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大元軍戰敗績哀宗遣國綱乘上廐馬徑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中途值大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及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郾城天興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爲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爲潤色其所著書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耆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爲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卽以上客禮之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爲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錄纂述既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錄潔本呈翰長汾既爲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爲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

爲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恆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顯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幷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贊曰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儁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党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遺金人言利與黨獄殺田瑴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六十五

孝友

溫迪罕斡魯補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恆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恆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恆性乎以人之恆情責人之恆性而不副所欲者恆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恆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恆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飢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勸農與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溫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封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權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買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棣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封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尙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滄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封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立心造行之異固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則又嘗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凡隱遁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其志將以行道其爲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世干祿者多其先人尙人之志與數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隱逸傳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闑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之稾城縣令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諡曰玄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

北鄰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為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為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為曼卿而以為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歿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荊軻聶政為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號目曰張古人後客崧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為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為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為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子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秦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秦氏疎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秦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秦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

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廁也是雖與他人道予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爲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爲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饑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貯竹橐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靡龍什於道則稱驪天玄後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轂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六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張彀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師夔等附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斲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尙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盧克忠貴德州鳳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王斡魯營降遂以撒屋出爲鄉導斡魯克東京永昌走長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撻不也追獲之收國二年授世襲謀克其後定燕伐宋皆與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執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糶之由是無捐瘠之患轉陝州防禦使後以靖難軍節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廕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統二年進士第調攀山簿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羣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牓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伯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廣寧太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龍之好問學屬遼季盜賊起雖避地未嘗廢書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至大定府金源令歸朝爲御前承應文字天眷初遷殿中少監四年從攻太原遷少府監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髮欺及還轉車載書史而已尋遷昭文館直學士知絳州先是軍興民有爲將士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遍諭俾其自實凡數千人具白元帥府許自贖爲良或貧無貲者以公廚代輸六年改河東北路轉運使時承宋季之弊民賦繁重失當承吉乃爲經畫立法簡便所入增十數萬斛官既足而民有餘歷同知平陽尹西京副留守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改同簽燕京留守事順天軍節度使屬地震壞民廬舍有欲爭先營葺者工匠過取其直承吉命官屬畫其役先後以次不問貧富民賴以省費歷鎭西軍節度使行臺禮部尙書泰寧軍節度使復鎭順天奚卒散居境內率數千人爲盜承吉繩以法不少貸懼而不敢犯貞元二年以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沉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逡巡引退吳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克從破白霫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爲燕京都麴院同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

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張奕字彥徽其先澤州高平人以廕補官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阿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行臺承制除同知歸德尹天眷元年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取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使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曳折氏墳壠而戮其屍折氏怨人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讎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間同知西京留守事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徵爲戶部尚書甫視事得疾卒

李瞻薊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爲平州望雲令張覺據平州叛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城中復叛瞻踰城出降其子不能出爲賊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爲興平府判官天會三年遷大理少卿從宗望南伐爲漢軍糧料使四年金兵圍汴宋人請割河北三鎮瞻與禮部侍郎李天翼安撫河北東西兩路略定懷濬衛等州衛湯陰等縣七年知寧州累遷德州防禦使爲政寬平民懷其惠相率詣京師請留者數百千人貞元三年遷濟州路轉運使改忠順軍節度使正隆末盜賊蠭起瞻增築城壘爲備蔚人賴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閱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累遷爲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傅慎微字幾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後徙遼陽慎微遷居長安宋末登進士累官河東路經制使宗翰已克汴京使婁室定陝西慎微率衆迎戰兵敗被擒送至元帥府元帥宗翰愛其才學弗殺羈置歸化州希尹收置門下宗弼復取河南地起爲陝西經略使尋權同州節度使事明年陝西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慎微爲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餓者全活甚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轉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遷太常卿除定武軍節度使移靖難軍忤用事者蘇保衡救之得免大定初復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與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翰林待制移剌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卒官年七十六慎微博學喜著書嘗奏興亡金鏡錄一百卷性純質篤古喜談兵時人以爲迂闊云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煮糠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絛結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爲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

中濬以鑄若青銅可鑄歷代何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黃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聽其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宋諜者即殺之昌福覈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譏監吏意得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愬昌福欲擠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師還除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禮部員外郎天德間行臺罷改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兵部員外郎改河間少尹世宗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上披閱再三因謂侍臣曰內外官皆上書言事可以知人材優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路轉運使工部尚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書言賦稅大重上問翰林學士張景仁曰稅法比近代爲輕而以爲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殊輕若復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遷河中尹致仕卒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事判官涞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痛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選尚書省令史不就丁父憂去官民爲刻石祠之察廉起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累薦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應州刺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德淵由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乏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許告老士大夫竊歎望朝廷起復必能建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而卒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進士調歷州司理參軍是時江淮方用兵鑑棄官還鄉里齊國建除歷城丞轉長清令皆劇邑雖治鑑政甚著劉豫召見遷直秘閣提舉涇原路弓箭手兼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戒之曰邊將多不法可痛繩之原州守將武悍自用以鑑年少易之鑑發其姦守將坐免郡縣聞風無敢犯者齊廢除知城陽軍改山東東路轉運副使攝行臺左司郎中行臺宰相欲以故宋宦者權都水監鑑曰僞國閹豎汴人視爲寇讎付以美官將失人望遂不用以母憂解職天德初起爲濟州刺史移涿州海陵召鑑入朝應對失旨遣還郡俄除知火山軍以病免大定初起知寧海軍秋禾方熟子方蟲生鑑出城行視蟲乃自死再遷鎮西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卒

蒲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斡底必剌猛安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高苑主簿濬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除監察御史累官北京臨潢按察副使戶部侍郎御史臺奏鄭留前任北京稱職遷陝西路按察使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獄空賜錫宴錢以褒之改利涉軍節度使詔括馬鄭留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諸路括馬皆瘦惟隆州馬肥乃釋鄭留大安初徙安國軍二年知慶陽府事三年夏人犯邊鄭留擊走之至寧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招潰卒爲禦守計夏兵退遷官四階貞

祐二年，改東京留守，致仕。貞祐四年卒。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慍，臨終，取奏章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門，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既冠，或謂食肉昏神識，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歿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第，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爲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爲黨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閒，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官錢，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爲理，詣闕于戶部而償還之，流民歸業者數千人，勒其事于石。改秘書郎，母喪，勺飲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寢。太常寺、勸農司交辟，守愚皆不就。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郎，承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爲山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戶部侍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權陝西路安撫司事。安撫完顏鄠惡其爲人，每事掣而後行。未幾，有疾，詔賜御藥。三年卒。守愚爲人忠實無華，孜孜于公，蓋天性然也。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歲喪父，號泣不食者數日。十三，居母喪如成人。嘗乘驚馬跌，歎曰：「生無兄弟，而數乘此險，設有不測，奈何。」由是終身不復乘之。補樞密院尚書省令史，轉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爲同知滑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爲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閿鄉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泌南軍節度副使。河內民家有多奚權者，嚴侵厚利，仇家夜入殺娶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獄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尋改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累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初，黃擢晉典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大括民財，衆皆怨懟。副統侯摯擒合殺晉典於坐，取其符佩之，繼恣尤甚。元密疏劾擒合擅殺近臣，無上不道，擒合坐誅。移知濟南府，到官六月卒。元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張轂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寧陵縣主簿，改泰定軍節度判官，率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雕鷹羽爲之，其價翔躍不可得。轂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轂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北京鹽使，丁父憂。服除，再遷監察御史，從伐宋，遷武寧軍節度副使，居母憂。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歷河南治中、滕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元年，以疾卒。轂天性孝友，任子恭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趙重福字履祥，寰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譯院令史，轉兵部譯史。陝西提刑知法，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隸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惶懼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滄州鹽副使。歲饑，民賣鹽爲質以給食，置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除織染署令。大安三年，佐戶部尚書張煒調兵食于古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雲縣，兼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以守密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部侍郎，權清州防禦使，攝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河間被圍，有劉中者，嘗與重福密雲聯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戰，輔者守。會久雨，圍乃解去。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調陽穀主簿，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盜民畜、縱火行劫、推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累遷中都路都轉運副使，以親老，與弟監察御史郁俱乞侍養。丁憂，服除，調太原治中，復爲都轉運副使，遷陳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規措官，都拘括散逸官錢百萬，入爲戶部郎中，權右司郎中，奏事稱

旨被詔由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都高其價直募人入粟招海賈船致之三遷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侍郎以勞遷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書佐元帥抹撚盡忠備禦西京有勞召爲戶部尚書賞銀二百兩絹一百匹宣宗卽位議衞紹王降封語在衞紹王紀頃之中都戒嚴都知大興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彈壓中外軍民都醉酒以褻衣見詔使坐是解職起爲刑部尚書中都解圍爲河東路宣撫使俄以參知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卒

紇石烈德字廣之眞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南京教授察廉能遷隰次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歷同知臨潢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肇州防禦使是歲肇州升爲武興軍節度德爲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肇州圍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穽伏甲其旁以拒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蒲鮮萬奴逼上京德與部將劉子元戰却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軍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俱行元帥府于宿州四年遷工部尚書明年召還中都是歲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闔境肅然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拜章言鎬厲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柝警如防寇盜近降赦恩諜反大逆皆釋蕩雪彼獨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尚書右丞顏盞世魯遣其奴與小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徒單兀典昭事近習得居其位皆宜罷之當路者忌其直陰有以擠之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時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歸楨等泣訴于道以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張爲其進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實并治特立及賓特立左遷邳州軍士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卒癸丑歲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爲立生祠歲時思之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曰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初辟舉法行縣官甚多得人如咸寧令張天綱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特立三人有傳餘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党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孫鼎臣郏城李無黨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葉縣劉從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六十七

酷吏

高閭山　蒲察合住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遼宋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鉤棘傅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尙威虐以爲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爲作酷吏傳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調順義軍節度副使轉唐括移剌都糺詳穩改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遷汝州刺史改單州剛暴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歷原州濟州泗州刺史改鄭州防禦使遷蒲與路節度使移臨海盤安軍寧昌軍貞祐二年城破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爲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合住爲恆州刺史需次近縣後大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住赴恆州爲北走計朝廷命開封鞫其親屬合住出怨言曰殺卻我即太平矣尋爲御史所劾初議笞贖宰相以爲悖理斬於開封府門之下故當時有宣朝三賊之目謂王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興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京師宣勸七十餘所阿里輩乘時起事以肆其毒朝士惴惴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字阿海誅文之亦無所問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潰軍變與其家皆被殺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爲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璧號馮劊雷淵爲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胥持國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爲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諂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肄憑恃恩倖倨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外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詼諧語爲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爲書表及即位爲祕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倮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倮褫雖徒單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顏普連大興少尹李惇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千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爲祕書郎之彰置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爲褻唐括辯家奴和尙烏帶家奴葛溫葛魯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海陵語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常置黃金裀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寶位且還

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爲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俄遷祕書丞，轉少監。是時營建燕京宮室，有司取眞定府潭園材木，仲軻乘間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軻受請託，免仲軻官。未幾，復用爲少監。海陵獵于途你山，次于鐸瓦，酹天而拜，謂羣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脊上。』及射，果橫加門脊上。後爲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爲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設機祥以諷羣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導之南伐。貞元二年正月，宋賀正旦使施臣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施臣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爲尙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二年，仲軻爲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賀正使孫道夫陛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嘗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用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海陵盡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嘗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豔美，蜀之華蘂、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習失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矣。」海陵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則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夕，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尙書，請謁賄賂輻輳其門。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詔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尙書烏帶、簽書樞密邁設爲之先容，左司員外郎何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尙書李通、戶部尙書許霖爲之先容，右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識者寡，不識者衆，莫非人臣，豈有遠近親疎之異哉。苟奉職無愆，尙書、侍郎、節度使便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赦。」頃之，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彊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珫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於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頻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曷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閒府、眞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六

年正月海陵使通事宣諭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閒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遷進拜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別當遷賞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人某人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卽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畫使王全激怒宋主將以爲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騾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騾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尙多今禾稼滿野騾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調諸路馬以戶口爲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海陵因出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及東海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於是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遣護衛普連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千人分往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鎭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頑犀爲定武軍節度副使尙賢爲武安軍節度副使蒲甲爲昭義軍節度副使皆給銀牌使督責之是時山東賊犯沂州臨沂令胡撒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邊六斤王三輩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怒而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奔睹爲左領軍大都督通爲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海陵召諸將授方略賜宴於尙書省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不愁嗟徒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尙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馬具裝啓行明日嬪妃皆行宮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海陵拜而酹之至宿次見築壕垣者殺四方館使張永鈐將至廬州見白兔馳射不中旣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於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使汝等欲伺我動靜耶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是時梁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戰船督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煑死人膏爲油用之遂築臺於江上海陵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已渡江悲懼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奧剌國子司業馬欽武庫直長習失皆從戰海陵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旣渡江兩舟先過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爲所獲亡一猛

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於是尚書省使右司郎中吾補可員外郎王全奏報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護衛謀良虎特离補往東京欲害世宗行至遼東遇世宗詔使撒八執而殺之遂還軍中海陵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海陵至揚州使符寶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即命焚之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乙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弑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等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大定二年詔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馬欽幼名韓哥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將南伐遂召用欽自貴德縣令為右補闕欽為人輕脫不識大體海陵每召見與語欽出宮輒以語人曰上與我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海陵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海陵至和州欲遣蒲盧渾渡江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海陵使人召欽先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棹亦可渡也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穎為秘書丞穎在正隆間嘗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穎忠直惡欽巧佞故復用穎而放欽焉

高懷貞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會熙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屬為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弑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從臾導之海陵篡立以懷貞為修起居注懷貞故父濱州刺史贈中奉大夫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歸田里五年與許霖俱賜起復懷貞為定國軍節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姦佞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沒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

蕭裕本名遙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為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竟成弑逆之謀者裕啟之也海陵為左丞除裕兵部侍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為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雖自良鄉召還不能如約遂弑熙宗篡立以裕為秘書監海陵心忌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海陵既詔天下天下冤之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為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授猛安賜錢二千萬馬四百匹牛四百頭羊四千口再閱月為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國史海陵以命裕謂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豐功茂烈光於四海恐史官有遺逸故以命卿久之裕為右丞相兼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己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藥師藥師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諭之而不以為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為忌裕者衆不之信又以為人見裕弟蕭祚為左副點檢妹夫耶律闢离剌為

左衛將軍勢位相憑藉遂生忌嫉乃出祚爲益都尹闢离剌爲寧昌軍節度使以絕衆疑裕不知海陵意遽見出其親表補外不令己知之自是深念恐海陵疑己海陵弟太師兗領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乃謂海陵使兗備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眞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遙設裕女夫遏剌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裕使親信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卽懷忠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往招折前爲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詣懷忠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懷忠舊與朗有隙而招折書上犍槶變事懷忠疑招折反覆因執招折收朗繫獄遣使上變遙設亦與筆硯令史白答書使白答助裕以取富貴白答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謂白答構誣之命殺白答於市執白答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白答問其故因止之徒單貞已奏變事以白答爲請海陵遽使釋之海陵使宰相問裕裕卽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能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大丈夫所爲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領省國王每事謂臣專權頗有隄防恐是得陛下旨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復謂裕曰朕爲天子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錯誤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謂之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終身守汝祖先墳壟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但願絞死以戒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謬雖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門殺之幷誅遙設及馮家奴馮家奴妻豫王女也與其子穀皆與反謀幷殺之遣護衛龐葛往西北路招討司誅朗及招折而屯納遏剌補皆出走捕得屯納棄市遏剌補自縊死屯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之詳初不知裕事留之三日屯納往之詳茶扎家茶扎遣人詣之詳告公引得之付屯納遣之他所茶扎家奴發其事吏部侍郎窊產鞫之之詳曰屯納宿二日而去決家以之詳隱其間欺尚書省罪當贖海陵怒命殺之杖窊產及議法者茶扎杖四百死龐葛殺招折等幷殺無罪四人海陵不問杖之五十而已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懷忠遷樞密副使以白答爲牌印云高藥師遷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藥師嘗奏裕有怨望至是賞之云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時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上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國按覈之持國還言此地自異代已爲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寢尋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兼司倉皇太子識之擢祗應司令章宗卽位除宮籍副監賜宮籍庫錢五十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並領宮籍監閏三月遷工部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賜孫用康牓下進士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尚書右丞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第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嚴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姦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第還官二階使之致仕耳尋卒于軍謚曰通敏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今已死其爲人竟何如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

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臣，乃爲好利也。子鼎別有傳。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八

列女

阿鄰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住住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魯真　撒合輦妻　許古妻　馮妙真
蒲察氏　烏古論氏　素蘭妻　忙哥妻
尹　氏　白　氏　聶孝女　仲德妻
寶符李氏張鳳奴附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集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為甲以裳為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為謀克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為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為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害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姑既歿兄師逵與夫姪規其財產乃偽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康住住鄜州人夫早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為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強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為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為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釋耶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為夫人張曰我死則為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有傳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為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為所得賊見欒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為犬彘所汙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魯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眾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為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充應蒲鮮萬奴阿魯真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使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魯真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眾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十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遷賞承充已被執乘閒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衞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為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衞銀朮可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內族撒合輦閨門肅如撒合輦為中京留守大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為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攜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為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乃取平日

衣服粧具玩好布之臥榻資貨悉散之家人齇粧威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臥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撒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爲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馮妙眞刑部尙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鑪興定五年鑪爲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鑪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鑪欲偕妙眞以往妙眞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奴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眞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眞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帚義不從辱即擁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春鑪發井得屍殯于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人訥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蒲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愼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爲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己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閱之蒲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爲難者時年二十七

烏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籍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汙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縊一婢從死

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溫特罕氏夫完顏忙哥五朵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系出蕭王忙哥叔父益都節度秦州爲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

尹氏完顏豬兒之妻也豬兒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哀宗爲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豬兒死聚家貲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豬兒贈官第長住即日詔補護衛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尙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初東坡潁濱叔黨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爲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與之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廟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舁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聶孝女字舜英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騏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騏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騏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騏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尙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爲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爲泣下者其家以舜

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給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金史卷一百三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宦者

梁珫 宋珪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爲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爲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時宣哀時有裨益盡傭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珫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爲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事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珫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珫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珫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珫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識者言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徼天下兵以疲敝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珫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珫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因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珫同謀者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遇弒珫與信皆爲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爲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諫曰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言宣徽哀宗放鶻後苑鶻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得此鶻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遺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價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怒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爲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爲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闌忔答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諫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屋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序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伎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伎傳蓋祖其意焉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託岐黃以傳其秘奧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爲不善古之爲醫以活人爲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爲利而誤殺人故爲政於天下雖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職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自

號通玄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洺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爲。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爲診脈。謂之曰脈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爲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世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爲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爲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爲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渙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脩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德爾。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爲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爲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有星變於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頹。內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以爲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哀帝問曰。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

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不關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懋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爲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殽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尙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得甚歡卽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大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胡亦舉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

逆臣

秉德本名乙辛　唐括辯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夫懲惡，乃所以勸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乙辛。初為西南路招討使，改燕京留守，丁母憂，起復為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林荅暉蕭虎等廉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議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詈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懷怨，乃與唐括辯、烏帶等謀廢立。烏帶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弒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辯、烏帶、忽土、阿里出虎、大興國、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廝弒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弒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為亂。既立，以秉德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為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內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弒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帶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嘗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撻獨曰：『已前曾說邪公事，頗記憶否？』撻獨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贊謀。贊謀，秉德乳母子也。初，贊謀與前行臺左丞溫敦思忠同在行臺，思忠贓貪無厭，贊謀發其罪，思忠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誣贊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撾殺之。海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帶以口語致怨，既死，遂并殺其弟特里、紇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撒改、宗翰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海陵以賞烏帶，傳其子兀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盆買，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徒單氏居之，徒單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為佛寺。

唐括辯本名斡骨剌，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為駙馬都尉，累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若行大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為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弒熙宗，立海陵，辯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千萬、絹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宣國，遷東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弒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因設饌，衆皆惶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及與蕭裕謀殺宗本兄弟，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宣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為忻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宣國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跡著聞，歷

安國彰化橫海軍節度使，從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已降為庶人，以辯與弑逆，不許。

言本名。

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卽詣海陵啓之，遂與俱弑熙宗。海陵卽位，烏帶為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錢絹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烏帶妻唐括氏淫泆，嘗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閣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帶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以為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猛安謀克授烏帶，進右丞相。烏帶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帶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禍，烏帶獨免，遂以秉德千戶謀克及其子婦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帶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親恚之，遂罷司空，出為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為后，使殺烏帶。海陵詐為烏帶哀傷，使其子兀答補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為王，仍詔有司送其喪車，賜絹三百，為道途費，納唐括於宮中，封貴妃。兀答補襲猛安謀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以阿魯補謀克授兀答補，終同知大興尹。子壻本名烏也阿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祗候。

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每遇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卽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翫賜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先得興國乃可伺閒入宮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既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召至臥內，令解衣，欲與之俱臥，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卽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我，我深以為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為如何？」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海陵既立，以興國為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再賜興國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䩞車一乘、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鉤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歸德、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世宗卽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厠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為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弑逆，遣誅至今，為幸多矣。」遂戮于恩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時有戰功，領謀克。曷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為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為姻家。皇統九年，阿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為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得二人者為內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也。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熙宗頗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為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朮斯剌，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領親管謀克，以憂去職。起復為太原尹，封王。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很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詈辱無所恤。嘗聞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聞張王乞。王乞以謂嘗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

王乞海陵使其子光斯剌焚其屍投骨水中拔改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為勸農使復為河間尹改臨洮尹入為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本微賤宗幹書周恤之擢置宿衞為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為內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為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屣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忽土殺之既即位忽土為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思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之以憂解職起復為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為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為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為太尉樞密使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護寧德宮宮徒單太后所居也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禿剌斡盧補與契丹撒八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撒八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去師恭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撒八師恭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刑縲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幷誅滅蕭禿剌蕭賾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為庶人師恭以預弒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老海達葛師恭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里徒等皆奪官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師恭蕭禿剌蕭懷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臣在軍中忽土實有精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從之人以氈紙為甲易與也忽土等恇怯遷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渾坦。

徒單貞本名特思忒闍剌人也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授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貞娶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弒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為左衞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為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昏斯魯猛安居二年海陵召貞勗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乃恣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念弟婁及公主與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即日解點檢職仍為大興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爾歸田里矣逾月復為都點檢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濬還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為安武軍節度使京為灤州刺史爽歸化州刺史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為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為皇太子妃除貞為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貪汙不法累贓鉅萬徙真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傳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剌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為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為清平縣主頃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勅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中尹進封其妻為任國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貞鞶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貫有司奏海陵已貶為庶

人宗幹不當猶稱帝於是以宗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永平縣主貞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猛安不稱駙馬都尉再徙臨潢尹初與弒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辯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見殺帶以妻殞李老僧以反誅至是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姻藉恩寵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諸孫俄而興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后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貞祖杪司空魯國公父婁盧火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陁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鎭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諡莊簡貞妻進封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興國興國終爲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宮中成弒逆者老僧爲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錢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一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爲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耽論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李迭三罪伏其一已見款狀爾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爲易州刺史久之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反誅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愼簡乃僚其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羣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弒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爲之扼擊皆出于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楮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搆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無尊君親上之心而羣姦竊發侍御之臣不復有如辭不失特思者矣綿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甌里本羣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爲兵部尚書勸農使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皋力戰卻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衞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散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斡盧保婁薛温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球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高楨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顧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

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諭契丹移榮詔追贈榮進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羣牧鐵甲詔從之每羣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爲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鶻廐馬海東青鶻未幾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其世襲謀克姑聽仍舊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書凡爲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録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爲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趙王府祗候郎君元宜子習涅阿補大定二十五年爲符寳祗候乞依女直人例還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令習涅阿補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齊人弑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邴歜閻職也海陵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邴歜閻職去之海陵之弑也元宜歸于世宗邴閻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覬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又予賞者也況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徙東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再遷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剌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移剌保詔的決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踰年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爲簽樞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爲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爲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者爲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涞州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爲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戶已三世矣文昭孫勍誣廷實爲奴及妄訴毆詈警巡院鞫對無狀法當訴本貫勍訴于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勍廷實不從還涞水執中徑遣鎖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戶部侍郎粘割合荅推問炳合荅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御史中丞孟鑄奏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擅罪之後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揆行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執中爲山東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撒剌副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邊兵衞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周奴以騎兵三百禦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謀克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周奴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三合已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擒忠義軍將呂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千搏戰遏宋舟兵遣副統移剌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還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府復爲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衆遂潰行次蔚州

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荊關杖殺涞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乃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川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豫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媯川乞移內地其謀略概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識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單鎰以爲不可用參知政事梁璫奏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不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剌謀作亂是時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鶻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烈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鎗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剌召沒烈殺之符寶祗候鄯陽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遽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使呼門者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皆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即徒單鎰也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拾鑰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金壽奪剌及軍官軍士大興府皁隸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顏綱至軍中即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等二人護衛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爲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猪糞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點檢徒單渭河爲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剌遙授知真定府事徒單金壽遙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遙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賜紫給銀鞍車戊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降衛紹王爲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奧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戶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嘗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爲東海郡侯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

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糺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糺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糺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奉寧軍節度使烏古論奪剌真授知濟南府事徒單金壽真授知歸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陽府事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弒逆當是時惟鄯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弒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做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鄯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宗摹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恆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張覺子僅言　耶律余睹　移剌窩斡

古者畔與叛通，畔之爲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違此向彼，即爲叛矣。書惡判於跬步，禍患極於懷襄，吁可畏哉。故作叛臣傳。

張覺亦書作瑴，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故弗與，而以平州爲南京，覺爲留守。既而聞覺有異志，上遣使劉彥宗及斜鉢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爲南京，節度使今爲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何爲當此農時輒相扇動，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天輔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赴廣陵，過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下，遂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太祖下詔諭南京官吏，詔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爲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可輒爲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爲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爲。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闍母自錦州往討之，已敗覺兵，欲乘勝攻南京，時暑雨不可進，退屯于海壖。無何，闍母再敗覺兵，復與戰于兔耳山，闍母大敗。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覺爲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宗望軍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納叛責宋安撫司，索張覺。宣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紿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爲執言云。子僅言。

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間，里人劉承宣得之，養於家。其隣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因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家事，總檢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將士往往亡歸，請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進。世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僅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阿虎帶、御院通進劉珫發遣六宮百官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遂以本職提控尙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內藏。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匭之事覺，法當死，僅言實取其物與官，釋其罪，尋兼祗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籍監、祗應司如故，護作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典領昭德皇后山陵，遷勸農使，領諸職如故。僅言雖舊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終不假以權任。二十一年，尙書省奏宮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敘。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爲讒諂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險言未嘗入耳。宰臣曰，誠如聖訓，此國家之福也。世宗欲以爲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僅言始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棺槨衣衾銀汞斂物葬地，皆官給，贈輔國上將軍。

耶律余睹，遼宗室子也。遼主近族，父祖仕遼，具載遼史。初，太祖起兵，遼人來拒，余睹請自効，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爲東路都統。天輔元年，與都統耶律馬哥軍於渾河，銀朮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戰，比銀朮哥等至，馬哥、余睹已遁去。銀朮哥、希尹坐稽緩，太祖皆罰之，所獲生口財畜入于官。天輔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等來降，而余睹復取之，遼以撻不野爲節度使。未幾，應古等遂撻不

野自劾太祖於國中以問遼主龍化州已經降附何爲問罪而殺其主者遼主託以大盜羣起使余睹收之太祖已取臨潢府賜詔余睹曰汝將兵在東路前後戰未嘗不敗今聞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將往取遼主矣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報若知不敵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及太祖班師闍母等還至遼河方渡余睹來襲完顏背答烏塔等殿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匹天輔五年余睹送款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來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統司以聞詔曰余睹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無何余睹送上所受遼國宣誥及器甲旗幟等與將吏韓福奴阿八謝老太師奴蕭慶醜和尚高佛留蒲答謝家奴五哥等來降余睹作書具言所以降之意大槪以謂遼主沉湎荒于遊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言樞密使得里底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其子磨哥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子晉王素係人望宜爲儲副得里底以元妃諸子己所自出使晉王出繼文妃又言晉王與駙馬乙信謀復其樞密使來告余睹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己粗更軍事進策遼主得里底蔽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軀土日闢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得里底高十捏等欲發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率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千兩畜產數萬遼北軍都統以兵追襲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所有官吏職位姓名人戶畜產之數遣韓福奴具錄以聞遂以其將吏來見上撫慰之遂賜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上命余睹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別當擬用自余睹降益知遼人虛實矣余睹在軍中屢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詔咸州路都統司曰余睹家屬善監護之復詔曰余睹降時其民多強率而來者恐在邊生變宜徙之內地都統杲取中京余睹爲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奚部奉聖州降其官吏皆遁去余睹舉前監酒李師夔爲節度使進士沈璋爲副使州吏裴曠爲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遷太常少卿久之耶律麻者告余睹與吳十鐸剌結黨謀叛及其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余睹從容謂之曰今聞汝謀叛誠然邪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祈免死欲留事我則無懷異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戰慄不能對乃杖鐸剌七十餘皆不問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睹爲元帥右都監宋兵四萬救太原余睹屋里海逆擊于汾河北擒其帥郝仲連張關索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會十年余睹謀反雲內節度使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自殺邊部斬余睹及其諸子函其首以獻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趙公鑑劉孺信劉君輔等並授遙鎮節度使以賞之

移剌窩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受其僞署後殺撒八遂有其衆撒八者初爲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爲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楊葛深念後西北有事得罪遂以憂死燥合復與牌印耶律娜尚書省令史沒答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子當盡起於是撒八孛特補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而執耶律娜沒答涅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四羣牧山前諸羣牧皆應之迪斡羣牧使徒單賽里耶魯瓦羣牧使鶴壽等皆遇害語在鶴壽傳中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殺節度使术甲兀者以應撒八會寧人猛安牧馬于山後至迪謀魯賊盡奪其馬闢沙河千戶十哥等與前招討使完顏麻潑殺烏古迪列招討使烏林答蒲盧虎以所部趨西北路室魯部節度使阿廝列追擊敗之十哥與數騎遁去合于撒八咸平府謀克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余里野欲收捕括里家屬括里與其黨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衆二千遂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遂趨咸平余里野發兵迎擊之兵敗賊遂據咸平於是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以募兵賊勢益張權曹家山猛安綽質集兵千餘扼于夜河賊不得東綽質兵敗括里遂犯濟州會宿直將軍孛朮魯吳括剌徵兵于速頻路遇括里于信州與猛安烏延查剌兵二千擊敗括里括里收餘衆趨京是時世宗爲東京留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賊至長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者候見

旌旗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卽引還亦以其衆合于撒八海陵使樞密使僕散忽土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與右衛將軍蕭禿剌討平之禿剌與之相持數日連與戰皆無功而糧餉不繼禿剌退歸臨潢禿剌雖不能克敵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大石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及僕散忽土蕭懷忠等兵至與禿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土懷忠禿剌坐逗遛不卽追賊皆誅死北京留守蕭賾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亦坐誅於是白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副之完顏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的副之以討撒八等撒八旣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尚李特補等至是窩斡始自爲都元帥陳家爲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使移剌扎八前押軍謀克播斡前牌印麻駭利涉軍節度判官馬腦等招之扎八等見窩斡以上意諭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八見窩斡兵衆彊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有前李特本部族節度使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遂決意不復肯降矣扎八亦留賊中惟麻駭播斡還歸窩斡乃引兵攻臨潢府總管移室懣出城戰兵少被執賊遂圍臨潢衆至五萬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窩斡遂稱帝改元天正是時北面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卽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顏骨只救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臨潢賊已解圍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窊歷兩軍已陣將戰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應賊吾扎忽軍遂敗泰州節度使烏里雅率千餘騎與窩斡遇烏里雅兵復敗僅以數騎脫歸賊勢愈振城中震駭莫敢出戰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各持刀以身率先循城擊賊力戰斫刈甚衆賊乃退走城賴以完泰州司吏顏盞蒲查奏捷除忠翊校尉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

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諸軍北征窩斡二月壬戌詔曰應諸人若能於契丹賊中自拔歸者更不問元初首從及被威脅之由奴婢良人罪無輕重並行免放曾有官職及糾率人衆來歸者仍與官賞依本品量材敘使其同來人各從所願處收係有才能者亦與錄用內外官員郎君羣牧直撒百姓人家驅奴宮籍監人等並放爲良亦從所願處收係與免三年差役或能捕殺首領而歸者准上施行仍驗勞績約量遷賞如捕獲窩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節度使謀克加四品官授防禦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詔曰尚書省如節度防禦使捉獲窩斡者與世襲猛安刺史捉獲者與世襲謀克驅奴宮籍監人亦與庶人同復詔宰臣偏論將士能捕殺窩斡者加特進授真定總管於是括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遁去將轉趨懿宜州謀衍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平縣奏請糧運當遣人護送兵仗乞選精良者付之詔以南征逃還軍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簽調就近地簽步軍給仗護送糧運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規措邊事前安遠大將軍斡里褭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磨哥等自窩斡中來降斡里褭七斤加昭武大將軍阿里葛武義將軍磨哥忠勇校尉窩斡遂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運元帥完顏謀衍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吾扎忽合兵甲士萬三千人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爲左翼臨海節度使紇石烈志寧曷速館節度使神土懣同知北京留守完顏骨只淄州刺史尼龐古鈔兀爲右翼至朮虎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乣椀羣牧人契丹乣者與其弟李迭揆剌皆棄家自賊中來降乣者謂謀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者也謀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窩斡趨濟州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于長濼旣陣謀衍別設伏于左翼之側賊四百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徒單克寧射却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

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衆勢塵軍擊其一偏賊遂却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紇者爲武義將軍孛迭昭信校尉授剌忠翊校尉紇者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率孛迭取家賊中遂被害上憫之後以授剌爲汝州都巡檢使窩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霿𩃬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紇石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兵以夾谷清臣徒單海羅兩萬戶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濘淖命軍士束柳塡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四月詔元帥府曰應契丹賊人與大軍未戰已前投降者不得殺傷仍加安撫敗走以後招誘來降者除奴婢准已虜爲定外親屬分付圜聚仍官爲換贖窩斡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濼窩斡攻懿州不克遂殘破川州將遯于山西而北京亦不邀擊之於是發驍騎軍二千曷懶路留屯京師軍三千號稱二萬會寧濟州軍六千亦號二萬元帥左都監高忠建總兵沃州刺史烏古論蒲查爲曷懶路押軍萬戶邳州刺史烏林荅剌撒爲濟州押軍萬戶右驍騎副都指揮使爲驍騎萬戶祁州刺史宗寧爲會寧路押軍萬戶右宣徽使亨爲北京路都統吏部郎中完顏達吉爲副統會元帥府討擊之詔使尚廄局副使蒲察蒲盧渾往懿州戒勅將帥上曰朕委卿等討賊乃閑不就賊趨戰而駐兵閑緩經涉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劫掠數日後方追北霿𩃬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捗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謂蒲盧渾曰卿若聞賊在近卽當監督討伐用命力戰者疏

記以聞朕將約量遷賞無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濫署無功者普戰士卒勿縱虜掠以紇石烈志寧爲元帥右監軍右監軍完顏福壽召還京師咸平路總管完顏兀帶復舊職謀衍里斜哥在軍中多暴橫詔押歸本管窩斡使所親招節度使移里堇窟域窟域執其使送官與窩斡連戰有功遷宣武將軍賜銀五百兩衣二襲起運在中都弓萬五千箭一百五十萬赴懿州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寧昌軍節度使宗敘入見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論元宜謀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効死力除邊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敘爲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內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除連職奏聞餘依軍法約量決責有功者依格遷賞以大名尹宗尹爲河南路統軍使河南路統軍都監蒲察世傑爲西北路副統賜弓矢佩刀廄馬從忠義征行詔論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無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副元帥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帥謀衍罷爲同判大宗正事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姦細捕獲者加官賞萬戶溫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魯帶爲猛安移剌娜爲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世宗以阿魯帶爲濟州押軍萬戶移剌娜爲同知灤州事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爲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舊戍軍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遠斥候賊至卽戰不以晝夜爲限詔思敬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芻秣以備追襲僕散忠義至軍中是時窩斡西走花道衆尙八萬忠義高忠建軍與賊遇萬戶 查剌蒲查爲左翼宗亨統之宗寧剌撒爲右翼宗敘統之世傑亦在左翼中與賊夾河爲陣賊渡河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查剌以六百騎奮擊敗之以四萬衆與右翼軍戰宗亨世傑七謀克指畫失宜陣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查剌軍中賊圍查剌軍查剌力戰宗敘以右翼軍來救賊乃去詔曰自契丹作逆有爲賊詿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扇誘作亂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

安亡者招諭散叛已命其子孫襲其職謝奴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既破散山後者諸許命將士遇其逃竄謝奴等雖欲不降終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窩斡自花道西走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裊嶺西陷泉明日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迤邐而北右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得見其所因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既延吉與之戰賊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剌撒鐸剌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欲浮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眾蹈藉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間大軍躡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偽六院司大王裊窩斡僅以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眾其母徐輦舉營自落括岡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徐輦弟偽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詔北京副統完顏達吉括本部馬規辦芻糧仍使諸將帥監戰官錄有功者聞奏詔選中都西京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窩斡敗走恐或衝突也僕散忠義使使奏捷詔略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鬭敵皆釋其罪其敗亡人內除窩斡一身不以大小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放有能誅捕窩斡或於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獻或能率眾於掌軍官及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損無資給者不以是何路分隨有糧處安置仍官為養濟窩斡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從時時出兵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溫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與戰敗焉詔完顏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盧渾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大軍討窩斡賊黨霧鬆河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帥府約降詔令擒捕窩斡許以官賞賊將降者甚眾其散走者聞詔書招降亦多降者其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鬭志窩斡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眾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間詔尚書省凡脅從之家被俘掠遂致離散宜從改正將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檢括分付監軍志寧獲賊稍合住釋而弗殺縱遣賊中使誘其親近捕窩斡以自効許以官賞九月庚子稍合住與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獲其母徐輦及其妻子婦弟姪盡收偽金銀牌印唐括孛古底獲兩胡里改節度使什溫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家奴獲偽樞密使逐斡等三十餘人復與猛安泥本婆果追偽監軍那也至天成縣那也乃降仍獲偽都元帥醜哥及金牌一銀牌五志寧與清臣宗寧速哥等追餘黨至燕子城盡得其黨前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遂平甲辰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詔天下辛亥完顏思敬獻俘于京師窩斡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輦及妻子皆戮之契丹降人皆拘其器仗貧不能自給者官為養濟括里扎八率眾南走詔左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八詐稱降宗亨信其言遂不與戰扎八紿之曰括里黨走願追之宗亨縱扎八去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貲囊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李世輔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頗為邊患神獨斡除同知安化軍節度使稍合住除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為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㖊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二

外國上

西夏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時為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茂貞、李克用等破黃巢，復京師，賜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為唐患。歷五代至宋，傳數世至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貢不絕，事具遼史。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沒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天會二年，乾順遣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為援以啓端，曾犯威而結釁。既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敘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謂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太祖命與之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太宗使王阿海、楊天吉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基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卿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朕纂紹，仰遵遺制，以遣行人，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於是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表謝賜誓詔，并論宋所侵地。詔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朝京師，未遣歸，夏國奏付權都統斡魯。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海等以儀物事與夏通問，以便宜決之。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從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為界。及婁室定陝西，婁室軍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為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威戎東，而使使議事于婁室。婁室報曰：「元帥府約束，若兵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為掎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睿宗既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北鄙與夏國，詔曰：「卿等審處所宜從事。」天眷二年，國王乾順薨，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元年，請置榷場，許之。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詔。厥後不遣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初，慕洧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宋人，洧奔夏國，夏人以為山訛首領。及撒离喝再定陝西，洧思歸，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聞，詔書責讓之。及海陵弒熙宗，遣使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為見廢？」不肯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二年

七月夏使御史中丞韓撩公濟等來賀如舊禮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蕩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獎仍遣吏部郎中完顏達吉不體究陝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尚未還請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細臥文忠等賀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略曰衆軍破蕩之時奔而免者十無一二儻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疲劇又坐爲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約理索韓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爲請詔許之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夏醫爲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却之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得畫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其謝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爲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朝廷曾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先是尚書奏夏國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曰夏使館內貿易且已明昌二年復舊頃之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阿魯帶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詔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詔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六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于廢所七月使純佑母羅氏爲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遣使奏告夏使私問館伴官奏告事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夏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若又不答則升殿奏請上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乃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爲夏國王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錄不知其故然是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略邊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齎夏國書大概言金邊吏侵略乞禁戢詔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將責問彼必飾詞徒爲虛文無益於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十一月蘭州譯人程

陳僧諸夏人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關邊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婁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關都統曹記僧萬戶忽三十卻之三月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三月詔議伐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遁去遂還巢穴蓋為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烟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城萬戶楊再興擊走之詔陝西宣撫司及沿邊諸將陞空名宣敕臨陣立功五品以下並聽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既而深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于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十一月夏兵敗于克戎寨復敗于綏平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實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四月夏龍俄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羊千口詔納之優給其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夏於來羌城界河起折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焚之斬馘其衆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封還其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中分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環州宣宗曰聞夏人悉軍備其王城衛恐詐我勿墮其計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捷擊夏兵于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慶壽敗夏兵于寇安堡右都監賽不擊走夏兵于結耶觜川復破之于車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解定西之圍十二月丙寅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剌答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詔河東行省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伐夏鼎馳奏不可遂止語在鼎傳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夏人稱山以俘戶來降除同知禪州軍州事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統紇石烈豬狗掩擊敗之宣宗欲與夏講和右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為然右都監完顏閭山敗夏兵于黃鶴岔夏人圍羊狼寨都統党世昌與戰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解其圍猶駐近地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銳兵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擊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月都統羅世暉卻夏兵于克戎寨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得互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遵頊非邊吏所敢專者朝廷不以為然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峯七月犯龕谷夾谷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三年閏月夏人破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自葭蘆川遁去華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四年二月夏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四月夏兵犯邊元帥石盞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烏古論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于新泉城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擊走之斬首二千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復犯龕谷夾谷瑞連戰敗之夏人乃去是月詔有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夏人三萬自高峯鎮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擊走之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烏古論長壽擊卻之乃襲鞏州石盞合喜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解去五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虞二月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于搜嵬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龕谷白撒連敗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三月提控李師林敗夏兵于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攻神林堡入質孤堡提控唐括昉敗之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

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是歲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之困敵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龍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鄰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斃是歲遵頊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使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國已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戶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以歸立之賜以幣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戶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云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彊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鬭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彊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盪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彊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

[illegible]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三

外國下

高麗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綠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于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于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山漸强大號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禮樂至唐末稍衰自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慎地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女直雖舊屬高麗不復相通者久矣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于金初有醫者善治疾本高麗人不知其始自何而來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戚屬有疾此醫者診視之穆宗謂醫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則吾遣人送汝歸汝鄉國醫者曰諾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約歸之乙離骨嶺僕散部胡石來勃堇居高麗女直之兩間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醫者歸之高麗境上醫者歸至高麗因謂高麗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來來歸遂率乙離骨嶺東諸部皆內附穆宗十年癸未阿踈自遼使其徒達紀來說曷懶甸人曷懶甸人執之穆宗以達紀送高麗謂高麗王曰前此爲亂於汝鄙者皆此輩也及破蕭海里使斜魯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未幾復使斜葛與斜魯罕往聘高麗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禮有加矣乃以一大銀盤爲謝康宗時曷懶甸諸部盡欲來附高麗聞之不欲使來附恐近於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麗及往來曷懶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適歡往納曷懶甸人未行而穆宗歿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益募兵趨活涅水徇地曷懶甸收叛亡七城高麗使人來告曰事有當議者曷懶甸官屬使斜勒詳穩冶剌保詳穩往石適歡亦使盃魯往高麗執冶剌保等而遣盃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團練使稽者十四人二年甲申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還四月高麗復來攻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闢登水復大破之追入闢登水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曰告邊釁者皆官屬祥丹傍都里昔畢罕輩也十四團練六路使人在高麗者皆歸之遣使來請和遂使斜葛經正疆界至乙離骨水曷懶甸活祢水留之兩月斜葛不能辦訟每一事輒至支黨民頗苦之康宗召斜葛還而遣石適歡往石適歡立幕府于三潺水其晉陸與高麗往來爲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康宗以爲能四年丙戌高麗使使黑歡方石來賀嗣位康宗使盃魯報聘且尋前約取亡命之民高麗許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爲信然使完顏部阿聒烏林荅部勝昆往境上受之康宗畋於馬紀嶺乙隻村以待之阿聒勝昆至境上高麗遣人殺之而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歸衆咸曰不可舉兵也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獨曰若不舉兵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爲然乃使斡塞將兵伐之大破高麗兵六月高麗率兵來戰斡塞敗之進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則與之和高麗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黃龍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請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來太祖使納合烏蠢以百騎益之詔撒喝曰汝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聞胡沙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邊戍吾已克黃龍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則護送以來邊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保遼女直麻懣太彎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爲保州路都統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烏蠢等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石顯等軍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撒喝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且蒲馬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即當別議天輔二年十

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賴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間來府州縣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孛堇朮孛報諭仍賜馬一疋至可領也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耳曷懶甸孛堇胡剌古習顯以聞詔曰無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國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殊亂者使顧習顯曰比與先父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凡殊致官僚七十餘人即以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復以遼帝亡入夏國報之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强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同知南路都統鶻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詔闍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島以備之四年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勅伯淑曰若一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是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曷蘇館人獲之詔還其國既而楷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戶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二年詔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六年楷薨子晛嗣立大定四年詔鴨綠江邊戍頗被侵越焚毀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邪邊吏爲之邪若果邊吏爲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以爲常是歲萬春節上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十年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大宗正丞紇至界上高麗邊吏稱前王已讓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讓國來奏告詔要遣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晛讓國表來大略稱先臣楷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篡兄誣情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當遣使封冊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士民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爲宣問王晛使晧實篡國囚晛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晧轉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槩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遣賜封冊晧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歲十二年將盡未及遣使有司請至來歲舉行焉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晧遣徐彥謙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實弒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兵爲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彥謙等送高麗寘之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自位寵之亂晧所遣生日回謝橫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使皆阻不通至是晧并奏之詔答其意甚合遣人使令節次入朝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彼小國無能識者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乃止十二月有司奏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例外將帶甲三過界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發遣本國而已二十三年晧母任氏薨晧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章宗即位詔使至界上頗稽滯詔移問高麗遂謝明昌三年下節金挺回至平州撫寧縣毆死當驛人何添兒有司請凡人使往還乞量設兵衛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可於宿頓之地巡護之上可其奏詔自今接送伴使副失關防者當坐故事賀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春詔於前二日丁丑入見云承安三年晧表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晫晫權國事是歲晧薨晫嗣立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高麗使人以小佩刀劄褁靡下巡廊奉職見而糾

之詔館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歲，王暭薨，子韺嗣立。泰和七年正月，是時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詔不賜曲宴及天壽節。夏、高麗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者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詔從之。至寧元年八月，王韺薨，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邊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義，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然後遣使致祭慰問，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以為然，乃遣使撫諭高麗，終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行省且羈縻勿絕其好，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為鄰國，既而為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為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近因校閱金史見所附國語解一篇其中訛舛甚多金源即滿洲也其官
制其人名用本朝語譯之歷歷可見但大金全盛時索倫蒙古亦皆所服屬
幅幀遼廣語音本各不同而當時惟以國語為重於漢文音義未嘗校正畫
一至元臣纂修又不過沿襲紀載舊文無暇一一校正訛以傳訛有自來矣
即如所解之中或聲相近而字未恰合或語似是而文有增損至於姓氏惟
當對音而竟有譯為漢姓者今既灼見其謬豈可置之不論爰命大學士訥
親張廷玉尚書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國朝校定切音詳為辨正令讀史者
咸知金時國語本音本義訛謬為之一洗並註清文以便考證即用校正之
本易去其舊其坊間原本聽其去留庶考古信今傳世行遠均有裨焉欽此

欽定金國語解

官稱

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都勃極烈卽

都伯伊勒 索倫語謂高爲都。

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諳版勃極烈卽

阿𡰪巴伯伊勒 此舊金國語與

本朝清語相同。卽不加注。餘倣此。

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國論勃極烈卽

固㖑固伯伊勒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胡魯勃極烈卽

庫哷固伯伊勒

移賚勃極烈位第三曰移賚。移賚勃極烈卽

伊拉固伯伊勒

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阿買勃極烈卽

阿瑪伯伊勒 蒙古語謂關隘爲阿馬。

乙室勃極烈迎迓之官。乙室勃極烈卽

額西伯伊勒 蒙古語謂詔旨爲額西。

扎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之稱。扎失哈勃極烈卽

扎斯喇胡伯伊勒 蒙古語謂管轄爲扎斯喇胡。

昃勃極烈陰陽之官。昃勃極烈卽

扎伊伯伊勒

迭勃極烈倅貳之官。迭勃極烈卽

德伊伯伊勒 蒙古語謂其次曰德特。

猛安千夫長。猛安卽

密英噶图

謀克百夫長也。謀克卽

畢由克 索倫語謂鄉里爲畢由克。

詳穩邊戍之官。紏卽

單字詳穩卽長官。見遼史。

諸移里菫部落墟砦之首領。詳穩移里菫本遼語。金人因之而稍異同焉。移

里菫卽

伊哷格图

禿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禿里卽

图噜

烏魯古牧圉之官。烏魯古卽

鄂囉克

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斡里朵卽

鄂哷多

人事

孛論出胚胎之名。孛論出卽

播英图

阿胡迭長子。阿胡迭卽

阿胡英噶

骨赧季也。骨赧卽

顧納

蒲陽溫曰幼子。蒲陽溫卽

費雅英顧

益都次第之通稱。益都卽

伊都

烏九曰烏也。烏也卽

武徹图

十六曰女魯歡。女魯歡卽

尼嚕粘暉

按答海客之通稱按答海卽

阿因塔哈

山只昆舍人也山只昆卽

沙因齊因庫因　索倫語謂守寨人爲沙因齊因庫因

散亦孛奇男子散亦孛卽

薩伊因伯

散答老人之稱也散答卽

薩克達

什古乃瘠人什古乃卽

西因納　索倫語謂瘦長爲西沽訥

撒合輦黧黑之名撒合輦卽

薩哈禮雅因

保活里侏儒保活里卽

播和尼　蒙古語謂矮小爲播和尼

阿里孫貌不揚也阿里孫卽

額申蘇因

阿徒罕採薪之子阿徒罕卽

阿哈因圖

答不也耘田者答不也卽

達胡哩　索倫語謂耕種者爲達胡哩

阿土古善採捕者阿土古卽

阿徵塔哈　索倫語謂打牲者爲阿徵塔哈

阿里喜圍獵也阿里喜卽

阿巴拉齊

拔里速角觝戲者拔里速卽

巴哩勒都　蒙古語謂角觝者爲巴哩勒都

阿离合懣健啗者阿离合懣卽

阿禮哈

胡魯剌戶長胡魯剌卽

庫呼勒

阿合人奴也阿合卽

阿哈

兀朮曰頭兀朮卽

武珠

粘罕心也粘罕卽

尼雅瑪因

畏可牙又曰吾亦可畏可卽

倭伊赫

盤里合將指盤里合卽

費哷赫

三合人之瞖也三合卽

薩哈

牙吾塔瘍瘡牙吾塔卽

岳由納哈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蒲剌都卽

富拉塔

石哥里瘦疾石哥里卽

西克

謾都謌癡騃之謂謾都謌卽

曼因圖祜因

謀良虎無賴之名皆不美之稱也謀良虎卽

實人同受福曰忽都。忽都。卽

瑚圖哩

以力助人曰阿息保。阿息保。卽

阿伊西拉布

辭不失酒醒也。辭不失。卽

蘇布齊

奴申和睦之義。奴申。卽

納蘇克圖

訛出虎寬容之名也。訛出虎。卽

鄂囉輝柯圖

賽里安樂。賽里。卽

塞拉克

迪古乃來也。迪古乃。卽

濟錫喀們

撒八迅速之義。撒八。卽

薩布胡

爲古出方言曰再休猶言再不復也。爲古出。卽

武里濟喇

凡事之知者曰后論。后論。卽

赫勒圖

以物與人已然曰阿里白。阿里白。卽

阿禮布

吾里補畜積之名。吾里補。卽

武禮布

習失猶人云常川也。習失。卽

西英西葉勒。索倫語謂行走勤者爲西英西葉勒。

凡市物已得曰兀帶取以名子者猶言貨取如物然也。兀帶。卽

武岱

物象

兀典明星。兀典。卽

武都徳圖

阿隣山。阿隣。卽

阿林圖

太神高也。太神。卽

德圖

山之上銳者曰哈丹。哈丹。卽

哈達

陂陀曰阿懶。阿懶。卽

阿拉

大而峻曰斜魯。斜魯。卽

碩嚕因。索倫語謂山之高峻爲碩嚕英。

忒鄰海也。忒鄰。卽

特禮因。索倫語謂淀湖爲特禮因。

沙忽帶舟也。沙忽帶。卽

扎胡達

生鐵曰斡論。斡論。卽

穆哷因

釜曰闍母。闍母。卽

西揚圖

刃曰斜烈。斜烈。卽

塞勒

婆盧火，椎也。婆盧火，卽
佛哷。

金曰按春。按春，卽
阿伊西因。

銀朮可，珠也。銀朮可，卽
尼楚赫。

布囊曰蒲盧渾。蒲盧渾，卽
富勒胡。

金曰阿里虎。阿里虎，卽
阿禮祜。

罐曰活女。活女，卽
[illegible]尼呼。

烏烈，草廩也。烏烈，卽
武喇。

沙刺，衣襟也。沙刺，卽
沙喇。

活臘胡，色之赤者也。活臘胡，卽
富拉胡。

胡刺，竈突也。胡刺，卽
呼拉。

物類

桓端，松。桓端，卽
和勒多。

阿虎里，松子。阿虎里，卽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卽
舒伊嚕。

活離罕，羔也。活離罕，卽
[illegible]。

合喜，犬子。合喜，卽
喀齊喀。索倫語謂小犬爲喀齊喀。

訛古乃，犬之有文者。訛古乃，卽
鄂呼納伊。蒙古語謂有花文者爲鄂呼納伊。

斜哥，貂鼠。斜哥，卽
[illegible]。

蒲阿，山雞。蒲阿，卽
[illegible]。

窩謀罕，鳥卵也。窩謀罕，卽
[illegible]。

姓氏

完顏，卽
[illegible]。

烏古論，卽
武[illegible]哩。

紇石烈，卽
赫舍哩。

徒單，卽
[illegible]沙喇。

女奚烈，卽
尼[illegible]祜嚕。

兀顏，卽
武雅。

蒲察。卽
富察。
顏盞。卽
[illegible]圖扎。
溫迪罕。卽
武圖特赫。
石抹。卽
舒穆嚕。
奧屯。卽
鄂托英。
孛朮魯。卽
博都哩。
移剌。卽
伊喇。
斡勒。卽
鄂呼。
納坦。卽
[illegible]喇。
夾谷。卽
[illegible]。
裴滿。卽
佛伊莫。
尼忙古。卽
尼瑪哈。
斡準。卽
鄂卓。

阿典。卽
阿克扎圖。
阿里侃。卽
阿禮哈。
溫敦。卽
武圖[illegible]圖。
吾魯。卽
珠嚕。
抹顏。卽
穆雅圖。
都烈。卽
都哩。
散答。卽
薩克達。
阿不哈。卽
哈圖達哈。
烏林達。卽
武[illegible]英嚕。
僕散。卽
布薩。
兀虎。卽
珠[illegible]哩。
古里甲。卽
[illegible]嚕[illegible]基哩。

兵部右侍郎臣王會汾謹言。昔元順帝至正三年。命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分撰金史。大抵仍劉祁元好問原本。而稍爲增益。其間豈無重見而涉於繁者。然體裁猶簡覈。惟是金源建國百年。承遼鄰宋開元。稽諸三史頗有異同。薛應旂宋元通鑑。王宗沐續資治通鑑。明成化綱目。編輯復屬參差不一。臣等奉

勅校勘謹就數書之見確有證佐者。徵引若干條。附於卷末。以備參考焉。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庶子。臣林蒲封。侍讀。臣齊召南。編修。臣孫人龍。副貢生。

臣歸元朱等奉

勅恭校刊。